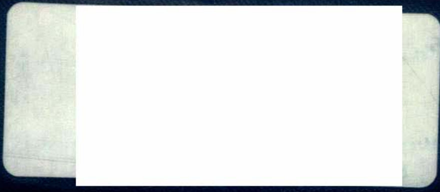


儒藏






精華編二七二册
集部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七二/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301-11990-7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240829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七二）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王長民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990-7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010-62752015　發行部010-62750672　編輯部010-62756694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83.25印張　856千字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200.00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七二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趙伯雄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七二册

集部

西河文集卷九十四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僧彌稿

墓誌銘四

趙少府墓誌銘

山陰趙少府曾於崇禎十七年筮仕成都之郫縣，而驟死於賊，家未知也。康熙五年，成都守冀君修《成都志》，檄州縣父老有能言二十年前死賊事者，將薦於臺，而久而不應。無何，他邑藉藉稱少府曾死賊。成都舊民無在者，郫又最薄，城中屠且盡。間或僦居自外來結竹木，比屋不滿三户，不能徵其事。且微聞少府死於灌，而不死於郫。不解其故。既而其子麒從成都還，謂曾覓父于郫，不得，既而之灌。有向應泰者，郫人也，故爲灌堰夫。遇麒與語，驚曰：「君趙少府子耶？少府官於郫。郫有都江。都江者，粉江也。粉江之水可以注錦江而溉蜀田，而其堰在灌。少府者，司堰者也。少府甫受事，即以司堰故入灌。而獻賊適至，脅之降，不詘，因射死，而沉之於江。今堰傍有安家口，則少府死所也。」麒乃走堰，求父屍，不得。號咷招魂，以衣裹之，取堰傍土塊而納諸懷。而冀君者則先爲之記，且載之《通志》以表其事，今《志》所稱「趙嘉煒以知郫縣事死賊」是也。

予官京師，其子貽狀來。予竊讀之，憬然曰：「獻賊將破蜀，中丞龍文光設守遣將。劉佳引出戰而敗。時城濠枯，賊謀渡

濠薄城下。文光預遣人決都江大堰，使之注錦江，以益濠水。水未至，而城已破。然不知當日所爲遣之者何人也。少府之死，豈即其時之決堰以益濠者與？」吾聞忠臣在天，其靈爽足以自著。故君蒿上泊，皎若雲霓。雖其事已久，而昭昭耳目，終不可掩。縱或同時並事澌滅殆盡，而終有人焉爲之紀其文而覈其實。而遲久愈烈，原不必過爲尋求。展轉曲發，而後人得而知之。乃予方奉詔纂修，摘前代忠烈入之史乘。而其子復刻木被衣，懷堰傍之土而瘞之。且已礱石，將樹之墓門，而謁予以銘也。予乃發史册，書於端曰：成都之死事，先之者，御史劉之渤也，又繼之中丞龍文光、總兵官劉佳引、推官劉士斗、華陽縣沈雲祥也。其誤傳已死而初未死，成都縣吴繼善也。獨少府之死不得月日。《成都志》第記其事。而冀君作記有曰八月三日者。夫八月則賊在重慶，是時未入成都也。賊以十月五日抵成都，越四日城破。計少府決水，當在十月六日，佳引戰敗之後，則實惟七日，故都已破。國既無史官，而蜀人血肉溉地，耳目櫟絶，未能於影盡言湮之後，考月日而爲之記之，得毋忠臣靈爽，必遲久益烈者與？

少府諱嘉煒，字景思。其先世，宋理宗後，所謂福王與芮子者，世居山陰華舍村。父柱，官四川成都經歷。母陳太君同之官，生一子，即少府也。崇禎癸未，少府由監生授成都郫縣主簿，《志》稱知縣，亦無考。銘曰：

是何所有，而碣以斯？夫亦安所有，而可不係之以其詞？蓋少府之忠魂。不惟是也，而於是乎思。

敕封文林郎内閣中書舍人劉先生墓誌銘

曩渡淮時，謁劉先生。會先生著《茶史》成，甫就坐，即詢茶銙之製。且以未見皮襲美所記太原温從雲、武威段碣之所補茶事十數節爲問。時先生方七十，手輯書千卷，填一橱，務極根柢。其于經史子集外，復註《首楞嚴經》、《參同契》以及飲食服飾諸瑣瑣書，《茶史》其一也。是歲，解舉人京師。先生之冢君六皆，以第三人中禮部試，四方來賀者滿庭下。予于是時隨衆中賀先生去。越十年，六皆以參軍領從征尺籍，隨撫遠圖大將軍入安西樸涇原叛帥。既已奏捷，從涼州還。值先生病痺，六皆方草奏間，聞耗，急馳騎歸省。軍諮促奏者踵至。先生笑曰：「吾兒能破賊，吾何憾矣！」遂易簀。時四方會弔，合數千人。予方走巴山，即欲致生芻，而未能也。又十年，六皆補都官來京，與予對巷居。相見流涕，自言先生已卜兆，將掩石于幽。而以予受先生教，屬爲誌。予惟近代多諛墓，非好爲佞，亦以其人無可述，不得不張門閥、鋪官階、夸飾所無有。獨顏光禄誄《陶徵士》、蔡中郎作《郭有道碑文》，第約舉大槩，而其人已見。先生非其倫與？

先生守正學，以篤行勗淮人士。淮人士受教者出而問世，比之房魏之于河汾，皆卓卓有治行。其爲舉文，方正博大，一如其爲人。值先朝光廟間，方尚弔詭，相争以諸子茁軋，襲取富貴。而先生屹然不變，然其門徒亦往往售去。當是時，上頗重儒術，詔舉孝廉，仿漢晉故事。江淮間開藩者皆得自辟士以官。州邑吏持板到先生門，有司

親造請，執羔雁，敦逼再四，先生終不就。然而人士競奮，以譽望相矜高。其在道路，見有度莊而意沈者，必詢曰：「子從劉先生來耶？」其或佻達，輒引避去，曰：「毋爲劉先生見。」其推重如此。先生與高年者爲尚齒之會，每禊飲，不輿不蓋，龐眉而修髯，偃然集東湖之濱。人争觀之。獨與謝先生名古修者尤密，居恒以行誼相礲礪，有擇言必告。時稱好友者，必以二人爲之歸，至爲語曰：「交道不偷，有謝與劉。」初，先生父明暘公官粤西懷集縣，有賢名，以勞卒于官，貧不能歸。先生方成童，哭愬于兩粤。開府許揭櫝置驛。既而渡湖，將抵岸，忽颶風作。同舟者多溺，至有竄他舟以免者。先生抱棺，哭請殉，風亦竟息。少侍王母秦安人疾，百治不效。先生閉一室，刻臂肉，和糜食之，疾遂愈。人以爲孝感云。

先生諱源長，字介祉，山陽縣學生，以子貴，封文林郎内閣中書舍人，加一級。七爲鄉大賓。娶徐封孺人。子三：長謙吉，即六皆也；次履吉；次晉吉。女一，孫六，女孫七，娶嫁皆名族。生于萬曆癸巳六月二日，卒于康熙丙辰十一月一日，年八十四。銘曰：

維德可砥身，而行又足以及人。時古之君子也，而世已奉之爲人倫。迄于今，讀其書，過其里門，而思其居處服食，猶足以起敬，而況其穸與窀！嗚呼！予所不愧者惟此文。

敕封胡太孺人徐太君墓誌銘

予與別駕胡君爲文酒歡，知別駕在漳爲郡良股肱，曾以征海功聞于朝，嘉之。會

入訃，别駕乘訃車，捧瑞來覲，在京上下藉藉稱别駕賢。乃别駕過予，道平生外，謂：「有母在仲弟博陵官署，顧春秋高，予以七閩遠，不能迎養。幸覃恩兩及，得邀予與仲弟同封。而仲弟官貧，尚不能具薗帔，爲母稱慶，予何以爲人！」乃詣市，買良珠爲冠，被以重錦。紆道赴博陵，舉觴，跽獻母前。母喜，爲一展齒。既而咨嗟，謂：「吾年七十有奇，稱未亡已久。慮旦暮從爾父地下，而須材未備，得毋倉卒多違踰者？」别駕遽居起，急顧門外，舁文木内之廡下。母見再喜。蓋别駕是時豫以京師多名材，陰購之爲具，而不敢告也。博陵去京師近，傳其事美談，且益知别駕兄弟孝，能先意伺志。而既而聞母訃，疑别駕已還任，或不能待母當大事。而别駕使至，請予先誌墓，爲歸葬用。然後知别駕之孝，復能以覲生者送死而兩無憾也。然則予之誌之者，又安辭矣！

按狀：母徐氏，會稽望族。父承林公，負奇氣，生子五，母齒居長。見母帥諸弟承家事甚辦，嘗嘆曰：「惜哉！我女女也。假爲丈夫子者，吾當授之室而游人間矣。」以故歷相攸，不令蚤適人，至年二十三而始歸贈君。贈君少母年五歲。會贈君父即世，其姑亦悉以家事畀母，曰授室，母不之辭。母生三子，皆母親課誦。嘗勉之砥名節，謹廉隅，爲用世學。謂家自姚江來遷，代有賢哲，贈君又賫志，徒讀等身書，無所展，宜各自奮以纘遺緒。于是仲君明府先以覃恩薦于鄉，出宰安平，而長君、三君繼之。當其時，明府入官，長跪乞母教。值其縣多盜，母告之曰：「從來盜賊皆飢寒所驅。夫民安則盜自息，此本論也。汝毋治

盜，但治民而已。」明府之任凡數年，而盜果息。既長君之漳，母以道遠不能從，然每詢其政，往有言能事上官者，母不應。既而以征海積軍功多級，開府大司馬計兵秩。一時稱監郡者，往往聞母耳，而母復不應。曁入覲去漳，漳民刻不能離君。且恐以尤異，一旦爲銓人徙去，父老攜持遍郊野，願留君無行，因饗君于留珮亭。留珮亭者，宋郡判鄭樵被留處也。母詢君新政，君以是告母，母爲之慰。至是易簀，呼諸君，語曰：「諸兒皆起家下吏，親民務，亦知愛民在省刑乎。勿第謂一荆一楚無傷天和，即偶或過之，而心體虧矣。心虧而事善者，未之前聞。蜉蝣且知生，草木亦有氣。」語畢而逝。嗟乎，賢已！

母生于萬曆辛亥六月二十五日，卒于康熙癸亥四月十五日。以覃恩敕封太孺人。子三：長宮，漳州府通判，功加二十三級；次宣，安平縣知縣；次宗，候選州同知。女四，適名族。孫三。母口不言錢，病中以白金三百兩出篋中，謂諸君曰：「此吾一生勤苦所積也，爲我買良田三十畝，歲稅之以供祭祀。」又曰：「汝父曾收贍族人之貧且老者，及死，合一塚。其塚具在，汝即以祀祖之餘遍祀之。此亦先志也。」乃爲之銘。銘曰：

於昔婦教，著在婉娩。維母持門，所見者遠。自古訓子，亦以其慈。母之嚴也，有如父師。既秉家政，兼識官方。勗子吏治，一何煒煌！潘生養母，不徒以食。班昭就子，爰勵厥職。我母畜德，有邁前賢。況理饋祀，豪系不僭。頃者玉棺，降于官署。萬户撤歌，四州裂布。第以虞殯，將返江郭。齊女望丘，滕公發宅。從此豐碣，賁于原

阡。窀門之石，千秋勿刊。

敕贈承德郎陳先生墓誌銘

予成童時赴崇禎己卯鄉試，見山陰陳先生以廩餼高等，率先諸試人。諸試人咸藉藉稱先生藝文不置。既而傳先生高蹈，焚所著書。且盡發生平所藏諸經史載籍，拉雜鬻市門，嘆曰：「書生何益于人國，而擁此纍纍爲哉！」予嘗聞其言而悲之。今相距三十年，與其嗣君州司馬、參軍兄弟游于京師，知先生尚健。好故鄉山水，嘗登種山，樂之，爲層樓相望。間與客汎鑑湖，竟夜忘返，逮曉不能別，因自號「鑑湖逸民」。予謂先生以高才碩學不能行于時，懷抱鬱鬱，宜假此自遣，以銷支干。及接其猶子廣文來京，謂先生已謝世。且持其嗣君書幣并狀，以請予誌墓。予啓讀之，然後知先生篤行。其生平壘塊，原有不得已于中，而非以自放已也。

先生諱長吉，字履謙，小名緑衣，以生時有緑衣客來故云。乃生甫週歲，而驟罹家變。其父工正公隨兄太僕公官京師，而留其所娶于家，則沈孺人也。沈孺人實生先生在襁褓。而先生王父少府公家居，王母馬太孺人性素嚴，沈孺人事之失歡。偶以細故，女僮譸張之，大怒，出沈孺人。當是時，沈孺人脱先生于懷，置地去。先生不知也。及稍長知之，嘗出外傅，長跪請就里門學，冀以往省，不許。遇伏臘，親串有慶弔，必長跪請遣行，不許。時先生嬉戲，百計謀所以過省者。雖馬太孺人知其情，故禁勿往，然間一自往，而沈孺人則竟以是怏怏死。先生隱痛，既不言，顧私自哭踊若居

喪者。而見馬太孺人，輒收涕如平常。幸先生少慧，且鞠于馬太孺人，馬太孺人故愛孫。而先生承伺之曲至，偶有過苦之，必跪曰：「請易以杖。」問之，曰：「恐傷大母手也。」馬太孺人以是亦憐之。嘗侍馬太孺人于京邸，就工正公養。時年甫垂髫，帷燈夜讀，達曙不寐。人勞之，曰：「吾不敏，故然也。」且肆力古學，日就太僕公繙諸古文史。每遇前人處人倫之變，必反覆流涕，求其得當而後已。嘗讀《新序》，宋襄母歸衛，襄每欲省母，而不能也，託言：「兒有舅在衛，嘗愛兒，請省之。」慟哭曰：「吾獨無舅氏哉！」因作《懷舅》詩十章，日諷之以見志云。既而工正公再娶，則馬孺人也。馬孺人齒少于先生。馬太孺人愛馬孺人甚，惟恐先生事之不能如事母。而先生事馬孺人，無異事馬太孺人。會先生娶婦俞，其事馬太孺人、馬孺人無異先生。然後馬太孺人大悔恨，謂前此誤聽女僮言，出沈孺人，沈孺人無過。先生乃乘間涕泣，請立沈孺人主，且請合兆于陳氏之墓，擇日發喪，遷于盛塘之上埠。而于是沈孺人還陳氏焉。

崇禎十六年，獻賊破武昌。先生奉馬太孺人歸自楚，以就工正公養也。既而馬太孺人卒，先生終其喪不出試。會國變，人有以先生名入薦者。曰：「吾安庸矣？」先生性近物，不好訐人過。人以逆至，必受之。顧介節，不事干謁。里中人以庸調列先生名，先生起自直，乃免。邑長吏有舉先生鄉飲酒禮者，先生拒不許。至金錢往來，必自損，寧予勿取。歲歉，里各設粥廠。先生請馬太孺人設粥紫金里。當工正公仕楚時，人多貸其金，雖家居甚貧，而不之責也。嘗曰：「生丁不辰，吾所得于天已歉，若金

錢，豈吾所宜有哉！」鼎革以來，先生既以高行稱。而諸子游京師者，争致所得賣賦金，爲奉養貲。先生悉均諸弟，馬孺人所出者。且爲族譜，自溯家世。從潁川後迄宋中葉，有宣和進士拜録參大夫，扈蹕南渡，移家上虞，閲七世而遷郡城。有正一公者仕元，爲紹興路副提舉，實居山陰紫金里。乃爲宗祠，祀一世祖，自上虞以下。稍合錢于群從之有財者，而身成之，然猶以未置祀田爲嗛。臨卒，顧諸子而嘆。諸子曰：「豈以兒輩不盡在側耶？抑祀田未置耶？」曰：「吾六兒，而在側者三，何憾？若祀田不置則誠有之，然不曰有兒輩在乎？吾所苦者，幼不得奉沈孺人一日歡，老不得待馬孺人百年後耳。」

先生生于萬曆年月日，卒于康熙年月日。娶俞孺人，則前山海關游擊將軍闇然公女也。子六：士鐸、士銓、士錦、士錫、士鎬、士鈺。鐸與銓則前所云以廩監爲州司馬與參軍者，餘悉具狀。

狀又云：先生聰敏多技，然不好用。當其在京時，有異人授祕書，能避刀劍，爲隱形法。先生薄爲幻屏去。然間以易數射覆，多奇中。同舟客畫銜書雀于紙，請射之。兆成。笑曰：「鼓翼無聲，傳言不明，畫禽之銜簡者也。」其敏如此。銘曰：

於惟君子，顯德被身。慮物用義，居心以仁。修是天節，篤于人倫。豈謂少小，遭生不辰。阿母投杼，慈闈拾塵。漸起中搆，因之反脣。銀床斷綆，金車覆輪。大歸在嫣，絶兆于陳。哭止孔伋，養亡曾元。所藉孝子，周旋其間。北歷燕齊，南游楚郎。冥爾視聽，親爲寒暄。至誠所感，克孚于神。珠還就浦，璧完自秦。唾地已滅，煉天無

痕。況經多學，夙稱博文。珪璋特達，形聲斯聞。將獻司徒，入公車門。驟丁陽九，遽屏典墳。絶跡仕進，甘心隱淪。鑑湖一曲，忘乎冬春。坦抱好予，達節任真。才智狡獪，槩勿以先。潛光彌耀，隱德倍宣。堂構日大，子孫其蕃。爰溯世德，肇自潁川。近代祖述，興于南遷。作譜敦族，爲祠妥神。三鳳同薛，八龍成荀。趨嬗詩禮，侍垂冠紳。薄禄致養，小輿迎歡。顧菟虧復，何足以言。少微載殞，雕梁乍騫。甫聽虞殯，應歸原阡。潘誄永叶，郭碑新鐫。閟宮孔揚，以貽後人。

何母王太孺人墓誌銘蓋石❶

虞山錢宗伯爲王太君墓誌銘，時歲在辛丑，即太君就木之明年，尚未定瑕丘也。先是，光禄公原配曰單，繼曰瞿、曰來。單、瞿早世，無出，而來又繼逝。議兆分合，太君莊言曰：「二母無嗣，恐離窀遲久失饗，當合來共附窀穸，而别予于兆。」是以厥木在殯者十七年。今丙辰某月日，奠宅于山陰青化之大甲山，負應駕面申，右伸左絀。似有眠牛，因置銘于隧，而命予書石。方太君含斂時，予適以避人，遠之梁陳，不及睹伯興倚廬扶杖容色，然嘗見伯興從江上軍歸，以師潰欲殉，而忽念太君，遂奔還。太君亦勉之以儉德避難之義。時相對哭泣，哀動旁人。其慈孝兩得如此。今置銘書石，距卒哭遠，而悲哀懰摯，當日可知已。何氏數世入臺諫，因居芹沂，稱芹沂何氏。伯興以功舉，授兵部職方郎監軍，娶甲戌進

❶ 四庫本無此篇。

士王公次君京兆幕公次女。孫仍炎娶兩淮運副朱公長女，次佐炎娶癸未進士金公長女，次倬炎娶大中丞忠敏祁公長君三女，次任炎娶丁卯孝廉徐公次君次女。因誌略，故復書此。曰：此王太君之墳，後之考閟者并觀斯文。

西河文集卷九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于稿

墓誌銘五

傅母陸太君墓誌銘

歲乙丑，奉天子簡命，分校會試，領十八房考。維時所首薦者，則傅生也。傅生以《春秋經》先多士，天子親策之。已賜出身，將入保和殿，親赴舘選。適陸太君訃至京，使者遷延間豫投其從父太常公邸，覬稍緩一日，令無誤選期，而後告之。傅生忽察得，大慟，厚責其使者。臨至午門，匍匐出，披髪徒跣，望星而南奔。京師見之者，皆以爲孝。暨予請沐歸，傅生流涕迎馬前，謂太君已小祥，將卜葬於梁諸之原有日矣，請錫以銘。

按太君陸姓，山陰宋右丞後，代多名臣。崇禎間有以進士爲邑宰，知時不可爲，而掛冠去，即太君季父也。太君歸贈君爲繼室。當初歸時，贈君母袁太夫人已疾棘，太君甫施帳，即脱衿佩入侍疾，連晝夜不寐，凡九閲日。每嘗藥，泣曰：「吾不事姑以羹湯，而事以藥，痛何如矣！」既而袁太夫人終不起。太君喪盡禮，然究以不得生事姑，終其身志憾焉。太君嘗卧起外宅，兒不戒于火，家人東西竄，不知所嚮。獨太君趨贈君所，亟呼贈君暨傅生先行，而身遽入廟，手捧廟主從烈焰中出，一切籯笥皆不顧，觀者稱之。贈君初娶王太君，而亡。傅生者，王太君所出也，是時年十二。太君鬻

之如己出。稍長，爲延名師，督之學。以所居窪卑，築别業居之，今所稱「横秋别業」是也。傅生學稍就，太君以所生二子隨傅生學。每朔望歸覲，必詢曰：「兩弟率教否？」傅生應聲答則喜，否即以督責隨之。杭俗不事蠶，獨袁太夫人性好蠶。然太君歸晚，未之見也。太君每思姑所嗜，自以不得生事姑，聞太夫人性如此，每歲辟蠶室，躬率子婦入室中虔祓而事之。事畢，即以所獲繭與絲饗之先姑，隨散諸子婦以逮臧獲，廣姑惠云。

太君生于崇禎辛未七月二日，卒于康熙乙丑三月三十日，年五十有五。子三：長光遇，康熙乙丑進士，即傅生也，娶江，繼娶吴，又繼娶沈，四川按察使心泉公子龍驤衛參戎君育公女；次牧，太學生，娶張，繼娶邵；次光昭，太學生，娶張，繼娶張，福建漳州府同知顯侯公女。女四：長適嚴渼；次適茅應茂前，一甲第一名、内閣學士見滄公，其曾祖也；次王臣望，次朱裕德，皆候選知縣。孫四。乃系以銘。銘曰：

猗彼晉淑，嗣服維姜。獨憐入侍，姑淹在床。進此苓术，如調羹湯。焚乳致感，摧躬自傷。曰修饋祀，以孝饗彰。縱值造次，猶臻帷堂。伯姬尚在，捧主以翔。但因佐餕，恒懷躬桑。原蠶不替，園繭並將。嗜好有素，孝思難忘。至于訓子，廸之義方。燃膏績室，鬻書巾箱。螭篆其額，牛眠在傍。穹然何爲，維夫人藏。

陳太孺人墓誌銘

予承乏入史館，作弘、正朝傳，鬮題得先忠襄名氏。夫世德駿烈，本難誦揚，況煌

煌國史，將垂及萬世。而以後人而爲之紀述，雖子姓之幸，然非先公實有神，曷克致此！會忠襄諸裔有刑部郎孫，以大名主簿解車京師，則予兄弟行也。因詢忠襄事，兼搜討忠襄長子廉使征土司思陸遺蹟，惋嘆久之。越一年，主簿弟同兩弟國子判官以太孺人訃來，踉蹌將南歸，急走予邸，再拜哭泣，口述太孺人遺事，而請予以銘。

太孺人氏陳，前朝布政司使諱廸女也。其兄充曾爲吴淞驃騎將軍，守平望有功。太孺人少倚閥閱，又習視開府豪奢，未嘗事操作。聞其來歸，克以儉自持，弋綈不厭，且能以禮得尊章歡心。迄于今，其先後姻戚在堂群從與夫臧獲竈下之養，尚能道太孺人慈愛。所至有禮，每刻于檢身而和于御物。惜予析處，不得而知其詳也。第予觀諸弟在京，皆篤實友愛，相顧怡怡然。或爲上轄，或爲參幕，或就學四門，而索米九市，無不處之以其宜，而持之以其厚，大略得太孺人之教居多。從父嘗曰：「吾身游四方，而貽健婦以持門，且能代予爲嚴君者，太孺人也。」又曰：「予以幼具羸疾，積十年不愈。太孺人親侍醴熨，以衣著席薦，窺伺體驗，一如子媳事尊章者。卒致羸疾霍然，而垂老彌健。」然則太孺人之賢何如矣！

太孺人生于若月日，卒于若月日，年七十五。子四：長士弘，直隸大名府滑縣主簿；次士奎，國子監生；次士學，出繼；次士遴，考授州判官。孫四，女一。銘曰：

是太孺人之阡，志之封之，以無泐乎其文。

王徵君墓誌銘

君諱攸寧，字公遠。先世氏謝，以後王爲王氏。初家山陰之住墅，年十四隨伯兄僦新昌長潭。兄命入沃洲山販炭，艤舟嵊南門。會王師下江東，江上兵從西陵來潰，且奔爭門，殺所居民，而略其稚且艾者。君已隨衆竄，獨念炭在舟，舍之，畏兄責己；守而不去，慮不免。乃擇叢莽之近溪者，晝伏莽瞭舟，而夜守之。時嵊民被鹵，自十四以上二十以下，鮮遺者。而君以警敏免，且不失一炭。俟稍定，鬻炭會稽市，利倍。兄大悦，使下上行販三年。

祖姑之子周繼芳，以進士改户部主事榷北新關，素愛君。會君奉仲兄之禾詣關，繼芳乃留君，使典商錢，而令仲兄獨之禾。及繼芳還部，厚贈君。君悉以上兄，且尋兄于禾而奉之歸。時君已娶婦。兄乃用君所贈貲立盡，忽挈己妻去，第予君夫婦以匕箸，使自居。當是時，君痛己少孤，不逮事父母，鮮所顧恃；又失學，昧先世所傳詩禮之緒；且交游少，其于親黨士大夫，乏方幅齒遇。乃復以貧故，不能得兩兄歡心，深刻責。入市買書，執問于所親之學者，久之忽有悟。乃卜居南鄉之鳳凰山，環水而堵，以漁以佃。家稍豐，即所學亦日進。乃遂與士大夫講道論德，務躬行，而間爲文章以自娱，當世稱君子焉。

久之，兄復謀合爨。或曰：「指斷，可復續乎？」君曰：「吾惟不能續，故求續也。豈有願續而不聽續者？」又久之，兄復挈妻去。君痛自悔責，謂事兄無狀致有此，乃事兄倍謹。又久之，復來。然兄已病，遷居于

玉屏山側。親執湯藥，如事父。仲兄死，其伯兄僦新昌者，亦折閱致病，挈妻子從新昌來住君宅，君讓已所居居之。伯兄既病，又以貧不得志，性懆急善詈。君夫婦承順之，朝夕婉伺，竟其死，無忤色。

康熙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君卒，年四十四。子緒思，有文章名。當君卒時，宗戚里黨皆會哭于社。既喪，言及君，皆歔歔泪雨下。是年州縣已薦君，不及。其後，族弟光禄君亦孝友，敦行誼，多推解于世，稱君子與予善，因率其子請誌石而系之以銘。其銘曰：

孝乎孝，友于兄。古有之，惟君陳。伊稚弟，銜火薪。估而士，敦人倫。曰禮教，萃厥身。臂與指，斷復聯。彼喬者，君之墳。貽邁種，與後賢。

敕贈文林郎家明府君暨孺人方氏墓誌銘

明府君以子貴，占閩縣籍。其先閩之福清人也，自宋南渡後，由陳留來遷，分處浙閩。歷明嘉、隆間，有民部、觀察兩公先後繼起，與越之侍御殿翰暨睦州司馬、三衢司寇，一時鱗接，皆以姬所出，合譜通敘。而府君仲子若孫，則皆由閩縣公車占籍而起，于是族之稱鼎盛者，必曰閩縣毛氏。往從大梁周司農許讀府君仲子文山君詩，嘆近代詩格能鴻明亮闓，直入三唐壼域者，惟文山一人。而合肥龔宗伯至以揚雄、宋玉相期待。且聞其筮仕西川，撫循有法，當獻賊草薙之後，而與民休息。天子嘉其能，已經行取，而以他事拂衣去。其才高，其遇致，可惜也！乃予過八閩，自閩中丞下漸

至輿皁，嘖嘖稱文山至德，足鄉里法。且能救灾捍患，爲邑大夫扶掖所未逮，比之太丘彦方。而文山則正丁營葬，將遷府君與孺人柩室，歸之福清，曰：「此先志也。」因以予厠從子行，屬予爲誌。

嘗讀《魯語》，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事本至常，而聖賢論士必及之，以爲是根柢所自出也。府君兄弟三人，各以讓産爲世指名，而文山兄弟繼之。聞府君課文山兄弟誦讀，必述祖德，道家世艱難。至語及先人遺事，必垂涕反覆以爲常。以故文山兄弟皆肯堂肯搆，能世其業，倘所稱古之爲士，非與？至于輕財仗義，撝斥所有，爲他人贖子及婦，皆餘事也。府君已占籍閩縣，而不忘首丘。其推而上之，凡一本之所出猶是矣。

府君諱一森，字應立，别字位東。生于萬曆庚寅月日，卒于順治辛卯月日，以覃恩贈文林郎，年六十二。配方太君，賢而有助，後府君五年卒。生于萬曆辛卯月日，卒于順治丙申月日，贈孺人，年六十六。子三：長獻瑞，閩縣學生，先卒；次即文山也，初名獻球，順治甲午科舉人，授四川營山縣知縣，今名鳴岐；季用鑣，侯官縣學生。孫五：長翼坦，康熙辛酉科舉人；次廷對，府學生；次廷奏，國學生；次廷講、廷諫，俱幼。曾孫七。

方文山兄弟葬府君時，以閩海多故，兵戈相尋，距府君死時已三十七年。而予隨諸親黨後，執紼于官亭，親見文山兄弟伏柩室傍，哀號如初殁者。嗚呼，孝已！是爲銘。銘曰：

肇稽姬穆，以子圉封。典午而降，僕射是宗。越兹庶譜，于陳留通。判牒楊左，連

支甌東。人曹既長，使憲則雄。西臺南省，親如同堂。乃者贈君，孝友並稱。推甘饜苦，培荆比棠。已袪段蔓，毋亂晉行。以故哲嗣，三珠在庭。克嫿詩禮，還追冠纓。業誇二阮，猶存兩馮。獨羨仲子，文章宗工。繡褓吐鳳，珊竿釣龍。翱翔左海，徘徊南宫。彈琴朗池，燒丹大蓬。錦官花發，甲于巴充。天子逖聽，書之扆屏。將行取召，而歸鄉邦。所藉寵贈，上明府翁。北堂笄薉，以珈以瑛。頃因虞殯，將還先塋。佳山鬱鬱，開于香城。紫雲新闢，青碑舊銘。善爾合祔，于斯承之。

誥封淑人張母章太君墓誌銘

余從子舉鄉，出聞喜侍讀門下。其于江陵司徒公，則主貢所自出也。嘗聞從子從司徒公大令今麗水君歸江陵，讀書于江陵之柳間，屢稱章太君家居程檢有法，一切印取俯拾，絲黍不貸。而内而鍼管，外而栝盂，速父潔客，無大小，必躬事怵惕。❶而爇膏畫荻，所在尤警。會滇黔用兵，王師之撻伐與四方之輓輸者，❷咸來荆門。居民鳥獸竄，不災而殣。司徒公以冏寺羇京師里，帑無羸財，廩庾穹然。而太君檢損諸日用，廢纂組，絶烹剥炰割，推服御所有餘與囷箱之稍可繼者，以施以給。凡癃瘵惸獨，不能嗑食，往往藉太君延飼喘息，以幾于存活，如此甚衆。以故諸子各率教，無帬屐之習，在寵知畏。而太君則益督教之。嘗親入蠶室，舉澡瀹組練以下，及洴澼之細，示諸子

❶「惕」，原作「愓」，據四庫本改。
❷「伐」，原作「代」，據四庫本改。

曰：「亦知衣被所猶來乎？必具物積功，以次層累，而後經之緯之，以幾于有成。學亦猶是矣。」予嘗聞其言而旨之，命從子書之。暨予官京師，而公之大令適以選人筮鄉之麗水，稱麗水君。予餞之橫門，以爲鄉有賢大夫，梓桑之慶。而既而南歸，則麗水君方以憂服歸江陵。而以予通家，且能累太君之行，而屬以誌也。予何敢辭！

太君章姓，江陵人。幼慧，通劉向《列女傳》。司徒公就塾，必抱書嗛過太君門。太君父見司徒公，愛之，即以太君許字司徒公。而太君父卒，時太君有二弟提抱，一切家人事責之太君，不即歸。而司徒公父贈公曾爲司徒公聘馬太君，特以馬太君羸弱，不宜子，故又通媒氏，委禽聘太君。暨馬太君歸，而太君繼之，一切家人事則亦惟責之太君。故馬太君卒，而太君勞勩，終始不得徹。嘗以不解主中饋自憾，及主之，而精洗逾等。楚俗本尚儉，而太君未嘗以奢教，然而炊菰煑雪萱蘇蓴芼，遠過大庖。而至于臅腴鱻鱠醓鹽餖飣，凡爲賓供者，率和齊調浹，以極于其法。以故予在京師，每于請沐過司徒公，索司徒公饌啜，饜飫摩腹。而司徒公于退朝之隙，遇有烹炙，必折簡邀過，相顧饕餮以爲常。蓋飲之食之，而不知中饋之教之有由也。方予南歸，在康熙二十五年之秋，而麗水君聞太君疾，早于未訃時，即抱牒愬臺使君，願乞終養臺。使君不即許，而君復彊之。麗水距杭州近千里，朝夕匍匐，至形之寢處，每夜夢歸闉，往往隔垣一方聞太君聲。而呼之，而不之見也。夫至于聞聲而不獲一見，其寤寐之形，可謂已切！而太君于設纊時，手書遺誡，貽麗水君，曰：「毋上傲，毋下陵。務使居世，皆

長厚名。」夫以君之粥粥若處子，而猶以傲爲戒。以君之治麗水撫字忳懩，視子婦如一家人，而猶懼其陵下。以君之敦龐不佻，惟恐以鍥刻予物，而猶督以厚。太君其真賢矣！惟太君賢，故君孝。古人云：「非是母不生是子。」有以夫！

太君生于崇禎乙亥九月二十一日丑時，卒于康熙丙寅十月二十日戌時，年五十有二。以覃恩誥封淑人。子二：長毓瑞，拔貢生，見任浙江處州府麗水縣知縣，娶王氏，戊戌進士、原任河南光山縣知縣諱起岱女；次毓萼，江陵縣學生，早卒，聘胡氏，見任翰林院庶吉士諱作梅，其兄也。孫二：長錫蕃，❶次錫爵。女孫一。俱幼。乃爲之銘。銘曰：

自昔南郡，首推陶桓。曰有湛母，以教子傳。惟茲太君，克配賢哲。幼誦女經，長飭婦節。歸之司徒，爰奉蘋藻。持門訓寢，如掌邦教。以故顯嗣，賢于黃童。登朝試仕，卜章安東。乃以道遠，養堂未築。執板告歸，望垣而哭。伊母之慈，怡然安之。子果式穀，請從此辭。特憐母德，指難詘述。衂災拯寡，浹雨沐日。鶴飛何所？龍蓋何求？佳城鬱鬱，將延千秋。懿績既彰，恩綸未已。藹祓在公，禮宜從子。惟是子孝，倍徵母慈。貞珉有盡，汗簡不遺。乃展筮祥，兼兆卜食。焉審百興，視此片石。

❶「錫」，原作「鍚」，據四庫本改。下「錫」字同，不再出校。

西河文集卷九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一字于稿

墓誌銘六

曼殊葬銘

曼殊小妻，張姓，京師豐臺人。十八歸予，能食貧，人謂之糟糠之妾。既而大婦至，徙居右安門墳園，累病不可解。嘗夢隣廟阿母喚之去，牽予衣不忍。醒而惡之，飾桃梗貌己，送廟間，若代己者。乃復圖其影於幛，而自題之，名「留視圖」，觀者哀焉。

先是，曼殊將歸時，相國馮公，予師也，爲予擇娶之，而憐其慧，視若己女。至是公將致政歸，謂曼殊曰：「本以毛生無子，故娶汝，今三年不身，而大婦忽南至，汝自料能安其身耶？抑否乎？且毛生年大，家故貧也，蕭山去此遠。貧不汝鞠，家去此遠則叵測，年大棄汝早。黄鵠口噤，則其摧挫有難言者。汝曷不請去而貿貿爲？」蓋公愛是人并愛予，以爲爲予兩人計，無過是也。曼殊聞其言，大驚，反覆泣謝，執不可。且曰：「本謂公教以禮義，不謂其出此也。獨不聞女不嫁二夫耶？」當斯時，有婦辯而坐于傍者，笑而曰：「有是哉？誰則以妻汝而夸謾若是？」顧曼殊曰：「毛先生非汝夫也。」曼殊乃大恚，號咷呼曰：「天乎！人不以我爲妻斯已耳，乃謂我無夫，不如死！」攫身擲于地。公急止之，曰：「賢哉！」嘆而起。曼殊歸謂予。予曰：「然。

惟公亦爲予言之。汝試思，予豈欲去汝者？特爲予汝計，無出此便。獨需汝自決耳。」曰：「吾決之矣。君果遣予，則予請先死君前。不然，尚憐予而終收之。」言訖，詘雙膝箸地，曰：「以乞君。」既而有戚媪居京師者，假予言遣之。初不信，重强之，以爲果然，哭踊氣絶。一婢持抱之，不得死，三日，高郵葛先生力救得活。然嗣是氣匱，血上壅，涎液結轄不可下。嘗泣曰：「吾死固分，獨不能爲君生一兒。」指婢曰：「俟此子長，可當夕，吾無憾矣。」又曰：「吾病不可耐。病小間，吾當從阿潘居尼寺中。雖然，君南行時其能掩面一揮手耶？君毋嫌予，他日願以尼從行。」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日病發，卒，年二十四。初，曼殊有二婢，一名金絨兒，即予師馮公所遺媵也。一名來子，光禄王君買贈者。後以乏食賣來子，惟金絨兒存。至是金絨兒年十七，曼殊所稱「俟此子長」者是也。前一月，金絨兒亦病。及聞主母死，不能起，匍匐出伏苓牀下，叩頭哭，越七日亦死。

初，予將葬曼殊于豐臺張氏之阡，黄門任君謂予曰：「生不忍相離，而死棄之？」予曰：「然。」遂攜櫝歸蕭山，將附于藏予之地，而系以銘。銘曰：

生矢相隨，豈既死而魂無不之歸哉？歸哉！汝在斯。

金絨兒從葬銘

金絨兒者，曼殊婢也。十一從曼殊，如花藹之有枝葉。越六年，金絨兒病。初以月事閼，腹下小痛，醫者誤下之，遂中死法。曼殊在病中聞之，泣曰：「是婢死，吾無生

矣。」既而曼殊死，金絨兒驚起，以手據地行，哭七日，口血漉漉，隨死。哀哉！因擕其櫝，偕曼殊同歸，而葬于其側。曰：

魂乎來乎，從之者金絨兒乎。

曼殊別誌書鏄

曼殊，豐臺賣花翁女。陳檢討維崧序云：「疎籬織處，青門種樹之翁；纖籠攜來，縞袂賣花之嫗。」汪主事懋麟詩云：「荒村侍婢賣花回，補屋牽蘿曉鏡開。怪底紅顏如芍藥，妾家生小住豐臺。」汪春坊楫詩云：「春到長安芍藥開，尋花曾一到豐臺。自從解語歸金谷，不是花時客也來。」張學士英詩云：「聞說豐臺住小姑，百環新髻世應無。又添一段游人話，芍藥開時說曼殊。」生時，母夢隣嫗以白花一當一根也。寄使賣。其前隣奶奶廟也，後隣錢氏，疑昔者乃錢氏嫗，因名阿錢。周贊善清原《續長恨歌》云：「張家小女名阿錢，種花家住豐臺側。生成骨格一枝香，斟酌衣裳百花色。」

阿錢慧甚，能效百鳥音。京城販兒推貨車行叫賣，嘤嘟不可辨，阿錢遥聞便知之。十歲，前村學針線，把翦即能刻花種人獸，不搆譜，儼熟習者。客有以千錢購蕃繡旛燈于前村家，阿錢方學繡，立應之去。既長，色白，目有曼光，十指類削玉，黝髮委地可鑑。《續長恨歌》云：「十枝春笋扶釵出，一寸横波入鬢流。銀蒜雙雙垂綵索，曉日曈曨射妝閣。」張編修廷瓚詩云：「子夜清歌醉不醒，曾看寶髻倚銀屏。菱花掩後香雲散，腸斷春山一樣青。」才攏頭，作十種名。最上以髲弗，綰作連環百結蟠頂前，名「百環髻」。《留視圖》自序云：「飾予生平所梳百環髻。」王舍人嗣槐詩云：「東風吹羅衣，空園自摇曳。採將千種花，攏作百環髻。」《續長恨歌》云：「八幅湘裙初拂地，百環雲髻早宜春。」方編修象瑛詩云：「自製新妝號百環，春風搖漾畫圖間。無端夢逐空王去，凄絶豐臺舊日山。」張中書睿詩云：「百結雲鬟別樣妝，曼殊花放下巫陽。祇今

留視圖猶在，減卻生時一段香。」喬侍讀詩云：「百環髻就玉爲神，別有穠華領好春。斜傍青山長不埽，有誰堪作畫眉人。」顧性貞静。十二從廟歸，路人觀者嘖嘖稱好，姑則大愠，歸不再出。

予來京師，益都夫子爲予謀買妾。有以阿錢言者，豫遣二世兄往視。不許。吴文學闡思詩云：「争似豐臺解語花，臉波春色襯朝霞。盈盈碧玉年嬌小，不愛青齊宰相家。」喬侍讀詩云：「村莊無復住東墻，但對名花引興長。莫道小家劉碧玉，一生不嫁汝南王。」先是阿錢病，西山尼師過其門，咨嗟曰：「阿錢不年，不宜爲人妻。」或曰：「爲小妻即免。」遂決計作妾。然往請者率驕貴，深不自願。及二世兄往，謂猶是相公家也。越數日，予親往。詢予，喜甚，且有謬譽予善文者。李檢討澄中《曼殊》詩云：「守身堅擇對，偃蹇已數夫。不惜充下陳，但願嫁通儒。毛郎富文史，作賦邁三都。」《續長恨歌》云：「紛紜粱肉皆塵土，不願將身入朱户。蘭生空谷人自知，嘖嘖張家有賢女。毛君一賦奏凌雲，柱下才名天下聞。」龍檢討燮詩云：「湘湖詞客毛先生，日昨捧檄來燕京。《子虛賦》獻官侍從，閨中兒女皆知名。」李中允鎧詩云：「毛子鑾坡彦，文筆五色鮮。造訪出花下，驚鴻何翩翩。豈有十斛珠，乃訂三生緣。盈盈賦麗情，慕義良獨難。」是夜，予夢大士取盎中花手授予。次日插戴。北方以下定爲插戴。《續長恨歌》云：「疎籬野徑多閒暇，落花無人碧牕夜。天然芳潔不由人，優鉢曇花是化身。」胡文學渭生詩云：「媒氏新傳玉帳音，定情何用百黄金。簾前一見如相識，爲插蓮花玳瑁簪。」丘學士象升詩云：「昨夜優曇帶露開，簪花迤邐到豐臺。湘簾一控春如海，萬朵花光入座來。」其母兄與其母疑予年大，又貧，且相傳婦妒，欲悔之。阿錢不然。陳序云：「原思入仕，仍然環堵之家；仲路居官，不離緼袍之色。況乎桓家郡主，性極矜嚴；吴國夫人，理多貴倨。王茂弘將膺九錫，時來悠謬之談；劉孝標永慽三同，屬有紛紜之論。而乃情堅一諾，面許三生。」《續長恨歌》云：「相國馮公重古風，爲訪名姝到韋曲。韋曲春花爛熳生，求婚三唱踏莎行。忽傳婦妒幾中止，官貧復恐離鄉里。阿錢卻喜嫁才人，委身情願同

生死。」劉文學錫旦詩云：「夢授一枝和露種，肯教連理被雲遮。」及娶，檢討陳君就予飲，更名曼殊。曼殊者，佛花也。汪主事詩云：「昨宵夢乞楊枝露，從此更名號曼殊。」陳序云：「僕于阮婦之新婚，曾學劉楨之平視。屏前乍見，遽訝天人；燭下潛窺，已驚絶世。值此同官之被酒，屢爲愛妾以徵名。以姬夙悟静因，親躭禪喜，遂傍稽夫梵夾，肇錫之以曼殊。」姜州丞啓詩云：「曼陀花散到人間，色相端然菩薩鬘。」蔡修撰升元「月上紗牕烏夜啼」詞云：「檀心蕙質玉亭亭，解語識迦陵。慈雲一滴楊枝露，訂三生。卻向天花落處認前身。」《續長恨歌》云：「同官往往停驂御，欲拜青娥不能去。迦陵太史爲徵名，曼殊本在西來處。」

曼殊既歸，執摯即贄。願從學。取書觀，有悟。才把筆，即能畫字。其字每類予，見者輒謂予假爲之。任黄門辰旦傳云：「檢討善詩文，能書，曉音律，曼殊心習焉，輒似檢討。」方編修詩云：「夫子江東早擅名，學書學字儘聰明。」吴文學陳琰詩云：「學書不學衛夫人，别有簪花體格新。争怪拈毫似夫壻，燕釵作贊仿來真。」施侍讀閏章詩云：「夫人才把筆，便作逸少字。如此好夫壻，何處不可似。」朱供奉《葉兒樂府》云：「檀板能歌絶妙詞，銀鈎學寫相思字。」嘗爲予書刺。早起呵凍，連作十餘刺，心痛遽罷。陳序云：「於是雜弄簡編，閒親文史。畫眉樓畔，即是書林；傅粉房中，便成家塾。學新聲于絃上，詢難字于枕間。硬黄紙滑，竊書夫子之銜；縹碧釵輕，戲作門生之贄。」張檢討鴻烈詩云：「瞥見仙姝漫七年，每聞素腕寫鸞牋。」潘檢討耒詩云：「學得簪花字體新，蠻箋十幅簇芳茵。修成外傳多情思，爲有燈前擁髻人。」予有《曼殊病詩》云：「黛椀誰書刺，銀床想挈壺。曼陀花一朵，看向日邊枯。」予生平好歌，至是酒後歌，每歌必請予復之，三復則已能矣，按扐度節，絲黍不得爽。尤喜歌真定夫子《祝家園》詞。梁司農夫子《桂枝香》曲：「開句賞心樂事，祝家園裏。」馮太傅夫子《長歌》云：「從來繡閣惜娉婷，紅牙欲按聲轉停。聞君雅擅周郎顧，妾若歌時君細聽。」《續長恨歌》云：「學書便倣簪花格，偷曲初成按拍時。」又云：「拙宦中年何草草，但看曼殊愁頓埽。酒闌一唱祝家詞，温柔鄉裏真堪老。冰絃檀板兩怡然，花底徵歌月底眠。」田編修需詩

云：「百縐雲鬟巧樣成，淡黃裙子稱身輕。清歌按板偏能會，不數紅紅記豆名。」　胡文學詩云：「新翻子夜與前溪，顧曲周郎總不迷。一唱黃雞嬌欲絶，簫聲同徹鳳樓西。」　王光禄三傑詩云：「歌殘金縷不勝悲，記得南園卧病時。夜起與郎花下坐，含顰一唱祝家詞。」　曼殊自爲詩云：「階草唧虚檻，亭榴接斷垣。酒闌携錦瑟，請唱祝家園。」第苦無彈者，不可已，呼盲女街前琵琶，聽數曲，諦視其攏撚剅撥，遂能彈。朱供奉《洞庭秋色》詞云：「想暗通心曲，朱絲絃裏，盡携書卷，玉鏡臺前。」　尤檢討侗《新樣四時花》曲云：「羅敷趙瑟儂家占，子夜吴歌近日諳。」　袁編修佑詩云：「郎自豔吴曲，儂自緩秦箏。雙栖梁上燕，解語弄春聲。」　馮檢討勗詩云：「細抛紅豆譜相思，腸斷金槽一縷絲。誰道梁塵驚散後，酒闌猶唱祝家詞。」　吴別駕融詩云：「淥水春來豔，金槽夜自彈。市樓盲女在，莫作段師看。」

顧得奇疾。初書刺心痛，謂脘寒也。既謂傷肝，輸東風木揚，春作而秋止。又既謂中懣，有瘕癖，在胃傍，氣積不行。歷數載，審候，終不得其要領。每疾作，遍體若熥。使婢按摩之，不足。以帔作兜負之行，又不足。縋筐而坐之，東西推挽，若鞦韆然。　任黃門傳云：「然而有奇疾，疾劇，則必約綵爲兜，有若花籃，坐其中，懸諸空際，左旋右轉，乃少可，特終不可治。嘗遍搜方術，不治。遂立願捨身，作佛弟子，不治。乃召繪者圖之，名曰『留視圖』云。已而竟不可治。」　陸文學弘定詩云：「病倚籃輿挹翠霞，後庭編徑曲欄斜。綵兜行遍雖無跡，猶長金蓮處處花。」嘗夢隣廟奶奶喚歸去，一日攜兒至，曰：「汝本吾家物。我擠眼，汝當隨我行。」其兒曰：「家去罷，不去，奶奶幺喝。」醒乃刻桃木爲偶人，飾之衣，被以生平所梳百環髻，流涕送廟間。　趙編修執信詩云：「淡紅香白好容顔，寶髻堆雲作百鬟。喚作佛花元自悮，如今爭肯住人間。」　吴文學陳琰詩云：「阿錢生小態嬋娟，多病皈依繡佛前。不信曼陀花一朵，忍教憔悴夕陽天。」　又云：「妖夢頻隨阿母回，香檀分影禮蓮臺。百鬟巧髻親留視，畫裏真真喚不來。」　沈文學季友詩云：「雕香分送淚模糊，六尺生綃便作圖。認取白

衣龕外立，前身應是小龍姑。」　予送偶人詩云：「且送青娥去，言隨阿母歸。荷花開作面，菊葉翦爲衣。淚盡中途別，魂離何處依。他時香案下，相待莫相違。」　曼殊自爲詩云：「百計延醫病轉深，暫回阿母案傍身。此身久已魂離殼，莫道含顰又一人。」乃復圖其形，名「留視圖」，而題詩焉。　梁司農夫子詩云：「百朵雲光綰髻斜，焚香小坐澹鉛華。畫圖展向春風裏，好護豐臺第一花。」　任黃門詩云：「捨身現在禮慈雲，月月纖腰減半分。何事畫工還染色，澹紅衣褶藕絲紋。」　沈明府皞日詩云：「彈窩石畔冷如冰，消得春風數尺綾。一自檀雕分影去，夜深只坐佛前燈。」　阮庶常爾詢詩云：「新鏤香檀舊夢頻，碧綃留供佛前身。由來仙骨原無二，不信雙毫寫玉人。」　汪春坊霦詩云：「寶篆依微繡佛前，香臺欹坐髻鬟偏。夢魂縹緲知何處，只在蓮花秋水邊。」　高徵士兆詩云：「百結雲鬟委陌塵，一函玉骨瘞江濱。可憐遺落春風影，挂向花前還妒人。」　鄭驃騎勳詩云：「細雨難滋天上花，春光杳渺白雲賒。可憐粉黛空留視，腸斷當時油壁車。」

初，予婦將至，徙居南西門墳園，慮不容也。益都夫子憐其窮，强予開閤，而曼殊難之。其後有假予意逼遣之者，曼殊死，復活。《曼殊回生記》云：「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越三日，高郵葛先生治之，復甦。」　李檢討《曼殊》詩云：「食貧二三載，兩情如斯須。何意南來者，事變出不虞。舉家色慘悽，丞相謂曼殊：毛郎生遲暮，官貧徒區區。改圖便爾爲，作計莫太迂。曼殊一無語，淚落紅羅襦。」　又云：「始至相逼迫，既乃復揶揄。郎意久異同，計事一何愚。曼殊大悲摧，天乎我何辜！郎今負義信，慟哭聲嗚嗚。氣結腸欲斷，死生在須臾。倉皇覓良醫，强起事跏趺。藥餌徐徐下，數日魂始蘇。」　李中允詩云：「踟躕貯別館，咫尺明河懸。脉脉但相望，郎言遂浪傳。謂當羽翼乖，聽續鴛鴦絃。聞言一悲憤，氣絶如絲聯。已乃泣吞聲，仰首呼蒼天。」《續長恨歌》云：「食貧三歲恩情重，恩情衹道長相共。桓家郡主驀地來，驚散鴛鴦夜深夢。深情無賴金門客，愁煞飈風蕩魂魄。倉卒墳園貯阿嬌，將使犢車無處覓。那料流光迅如電，好信不來飛語遍。野花村落白楊郊，安得仙郎日相見。含情一動倒玉山，杳杳冥冥去世間。葛翁投藥雖扶起，那得桃花還結子。畫圖試展舊時

容，玉貌花姿全不是。」孟監州遠記云：「其初歸也，則不以遲暮爲非匹，而惟以得偶乎才子爲幸。其濱危也，群言紛搆，猶矢若金石，惟願得死于才子之手。」彭侍講孫遹詩云：「優鉢從來不染塵，無端號作斷腸春。憑誰地下三彈指，喚起迦文坐畔人。」張文學闇然詩云：「曾説南園卧病時，金槽猶撥祝家詞。新聲不向豐臺度，付與啼鶯戀舊枝。」曹學士禾詩云：「芍藥初開驟委泥，豐臺猶見草萋萋。甘心遠葬西施里，苦戀貧官與忌妻。」楊文學卧續《張夫人拜新月》詞云：「拜新月，拜月在前墀。死魄回生後，殘眉未埽時。」至是病轉劇。嘗曰：「令吾小可者，吾當爲尼懺除之。」李中允詩云：「古今傷心人，慷慨以永嘆。庶幾法王力，遣此長恨端。灼灼青蓮花，阿母夢所搴。因之綺羅中，愛參清静禪。」《續長恨歌》云：「從此香奩日日扃，長齋頂禮願難成。綵兜虚約香塵滿，伏枕空房小胆驚。」既而謂予曰：「向阿三病時，予從子阿三死京師。予藉其園居，邀君日來以爲幸。今君將南行，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以尼隨君行，惟君置之。」既而病發死。曼殊之死，京朝争作挽弔，自梁司農夫子暨張、曹諸學士下，詩詞文賦不可勝紀。又有作鼓子詞，同韻唱和成帙。如雲間李穠、李榛、顧士元、馬左，西泠何源長、魏里、周珂，同郡成肇璋、達志、金振甲、馬會嘉、王麟遊、陶篔、劉義林諸君，至同舘生有託碧虚仙史作《奩中花雜劇》者，皆彙載別集。死時羸甚，及斂，面有生色，坐而衣，骨節緩澤如平時。任黄門詩云：「垂簾無力倚闌干，怕見庭花易早殘。偏怪瓦棺將掩處，海棠猶作睡時看。」初，陳檢討孺人死，索予爲墓銘，而貽予以絹。絹淺黄色，爲製裙而喜，囑曰：「假使貽絹有桃暈紅者，當復製一裙。」越四年，無有貽者。既斂，乃賣金槽，裁一裙，納柳棺中。《續長恨歌》云：「去路茫茫在何處，矯首空濛隔烟霧。金槽賣卻剪紅裙，大叫曼殊將不去。」高徵士詩云：「羅裙淺澹剪鵝黄，一束纖腰白玉床。長恨無人十洲外，飛行爲覓返魂香。」吴文學詩云：「減盡纖腰勝小蠻，淡黄裙子帶圍寬。可憐紅絹空裁剪，不付金箱付玉棺。」

西河文集卷九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又名甡稿

墓誌銘七

陳翰林孺人儲氏墓誌銘

孺人姓儲氏，翰林院檢討陳君妻也。齊國相臣基開青土，開元才子，家住丹陽。祖江西按察使，著績南州。父太學生，垂聲東序。孺人生而婑媠，性兼明慧。刺朱幃于帳裏，弄粉絮于欄邊。學書操管篆，略作丹黄雜技，按楸紋便知横直。第名嬌女，未字令人。其母陳太君，爲陳君父姑。君祖少保公，即孺人祖舅。兩相歡愛，願合葭莩。阮甥兄表，抽碧軫以徵情；劉女姑兒，用玉臺爲聘物。遂使羊鄧婚姻之好，加之郗王中外之親。八縣初著體，倍見同功；九蕙未分根，依然並蒂。謂鴻妻之可託，詠鳩配以奚慚。

獨是衿褵乍結，新婦居儀，珮帨將貽，尊嫜寢疾。君母湯太君病，而孺人扶持之。厨無茧蜜，猶堪三日爲羹；盤裕棗修，誰使七年求艾？乃曰老親方患苦，思食江魚；敢言夫壻未分明，心同幙雀。伺燕帬之澣滌，伸鳥爪以抑搔。

不意君過澄江，太君遽逝。桑枝未捋，秋胡有遠道之行；木李難投，秦掾少新婚之戀。上黄世子不共游仙，下軍大夫仍爲生客。痛臯魚之哭母，賴趙孝以斂姑。

于是君父贈君分田授室，責孺人奉養。

蕭娘初得壻，略辨酸甜；左女在兒時，早營盤槅。擊殊鮮而傳食，斥他肉于當餐。酒漿汎濫，不疑溢浦。留賓宰割從容，奚翅安東歸獵！

其奈家世仕宦，不事生産。作客窮歸，門巷迷失。孺人好慰之，使毋廢歌詠。百尺樓陳氏劇厭求田，三十歲王郎安知問米？但驅饑于彭澤，恍失路于天台。柴門月色，不辨誰家；荻港烟生，全迷舊徑。錦文當户織，自下機來；翠裯出簾迎，剛逢帶解。庭能漂麥，直須把卷房中；爨有樵蘇，何必行歌市上？

孺人每顧視嫁時衣飾，典賣不郄。嘗燈下出金簪一枝及羊脂小玉合子，是八九歲弄物，估值相示。三英玉合子，宛若凝脂；七寶鈿頭釵，非關曜首。簪垂黄粟，小年興炊鏕之嬉；帕裹青梅，數歲作繞床之弄。每嘆長門之未草，因之補屋以牽蘿。招靈廻短髩，誰從井底收來？私語記長生，那許波斯買去。

當春末夏初，牕前黄杏樹爲君從祖殿元君手植。子熟將脱，夜半謳吟時，聽觸地一聲。孺人輒令婢啓扉，拾以啖君。金門未入，有誰從西母偷桃？銀扇嘗關，無復向東家撲棗。惟此房陵三色李，和嶠栽成；似玆廊下九英梅，元稹種在。喜均亭之既熟，儼巴旦之能甘。味逾鑾奈，生垂嘉慶坊邊；響似霜桃，聽落華林園裏。雖酪需寒食，未足充饑；而果出天漿，儘堪解渴。

乃君應制科，置身翰苑。每欲迎孺人到京，一語昔昔，而舟車蹉跎，竟至奄忽。門來羔雁，徒致府侯勸赴之詞；身入承明，原無僚壻相欺之意。黄鵠已摩天，未銜雌去；青嬰方出浦，難見珠圓。贈紅衣于騈

蔕荷間，寄尺素在一流泉裏。塞垣別鶴，未貽徐氏瑶琴；禁樹棲鸞，空詠義安錦帳。游宦度年時，悵關河之阻隔；思君如日月，託晝夜以還生。東瀛將涸，可知床半封塵；北地常寒，不用庭中取冷。

遂于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六日終于陽羡私第，越某月日葬于某阡。祝英臺畔，宜多佳婦之墳；玉女潭邊，即是其人之墓。文褕應錫賚，姑掩泉門；華表待歸來，相從地下。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粤稽肇族，厥惟甞丘。諫議持節，名賢是求。由漢迄唐，世嬗彤騶。開元詩體，高超眇儔。惟是孺人，門閥蔚薈。瓠父陳思，韞從阿大。秀稱顧婦，親即鮑妹。鬱金成床，迷迭結帶。盤載纂組，案據荼菽。縑書覆紅，螺字刷緑。以其餘技，時展玉局。坐而談之，有如姑媳。乃持門户，能欽尊嫜。但咨傅姆，不杖小郎。夜蚌作燭，春蠶着湯。亦既辛苦，名爲糟糠。有時灑室，人歸自遠。山畔賣珠，市中鬻盌。肉杏可食，如棗纂纂。牛衣雖單，馬齒未晚。何晤獻賦，旋登皇闈。買臣無婦，相如有妻。只嫌顑頷，金門苦饑。是以迎子，徒勞驅馳。河行亡梁，陸驟匪輛。甫盻三塗，遽隔重壤。子荊有詩，亦復增伉。金蝶閉壠，銅棺掩墳。塞北花飛，江南草長。離山埋日，長蕩飄雲。碣藉龜守，泉從蟻分。睠言誌之，以紹來聞。

舊評曰：庚子山有數之文。必如是，方能洗盡初唐以來四六習氣。

王給事孺人張氏墓誌銘

孺人張氏，西安人。其父興由大同來遷，生孺人，即以官柳州城守都司，攜孺人

柳州有年。逮歸，道荆南。會郃陽今給事王君，知潛江有聲，而亡其雌。荆南道使君知孺人賢，謂兩家同鄉，請合好爲婚姻。孺人遂歸君。時官居，無廟見禮，然猶奠菜扱地，問尊章起居。乃以不逮事老姑，臨扱垂涕洟，人稱賢焉。既而君應取赴京，天子嘉之，命給事門下。隨以丁外艱西歸，且承重先王母，與孺人共執三年喪有年。先是，孺人夢姑來褰帷坐，陽陽召孺人飲食而慰勞之，言語于于。醒而舉似君。君大驚曰：「此真吾母容也！」至是孺人甫有身，復夢姑來，喜且感，不語。時孺人已病，咨嗟曰：「姑之喜以此身也，其感者豈以吾病，有難言者耶？」既而産一子，越七日孺人死。死之日，孺人所手藝秋花，參差雜列于盆盎間者，繞帷幔几榻，扈扈然一夕死。時康熙十九年九月一十三日。嗚呼！孺人生二十二年而歸君，一年還郃陽，越二年而相繼服三年喪，四年而生子以死。死二年君始再赴京，補給事門下，乃始葬孺人，而命予以銘。銘曰：

維時孺人，少稟婉孌。天連張姓，地即秦産。字秀于閨，以範著壼。雜弄文史，并力組紃。箱貯玉尺，裙繫金翦。雪桃洗膚，雲葉作鬟。有時敕厨，用饋洗腆。翛陳績筐，羹瀹黛椀。乃隨父宦，日至柳池。翡翠設屋，鬱金裁帷。傍神女山，去司户祠。秋採蕉實，春銜荔枝。雙角舊井，❶誰投珠璣？五嶺荒服，難以匹配。用是有美，獨居愆期。詎謂鬱林，載石歸來。芙蓉之舘，瀟湘之臺。乃停兩槳，爰憇三澨。所謂伊人，在潛江水。種花自娱，揮絃而治。黄鵠

❶「井」，原作「非」，據四庫本改。

夜飛，文雉朝逝。用藉鳩媒，申以鳥綵。江妃有亭，既名解珮。君侯之堂，可以燕喜。擷芷于湘，採蘭于澧。何有何無，以續以似。如何冀州，奏課稱神。河陽縣令，已爲黄門。青蒲未伏，堊室以存。解弘託疾，杜暹辭還。羅裸負土，著釵枕薪。獨念姑嫜，與魂相親。茧豆未獻，脯膃攸陳。誰思笑語，難求生平。孝思所感，寤寐以宣。且慰且勞，或感或忻。舉貌審象，如説築焉。何悟呱呱，癸甲辛壬。龕山化石，鈎弋喪身。從來良婦，本亦可悼。奉倩神傷，安仁詞玅。況孺人者，既順且孝。長繫人懷，不止婦貌。缾墜豈挈，釵折鮮耀。埋玉塵坌，置鑑漆窨。是以時易，屢改燧燎。擊缶無韻，彈瑟有調。尚繁哀情，如在初弔。豈惟伉儷，增重寡姚。亦粤壼德，歷久彌劭。最可憫者，秉性明滌。屏斥繁煒，房布清格。光垂九枝，芬蕤五木。瓠核茗藥，雜列盤槅。尤愛藝花，作千種色。紅羅造亭，青油立壁。猊采駝褐，鱗接插[illegible]。戎王異名，淨友殊殖。不翅旖旎，號十二客。以故盤盎，衆列紛藉。櫚忌風漂，繖慮日炙。當其花時，紅紫黄白。但有開落，而無斷續。雖極秋末，霜降土坼。猶然[illegible]鞢，蓼蕙蘭菊。一旦枯萎，如彼殰殈。草木有靈，且爲之惜。天長地久，此恨何極！孫子荆文，所爲嘆息。

故明特授游擊將軍道州守備列女沈氏雲英墓誌銘

夫騂騮牝牡，必殊其馴健；翡翠文質，而被以雄雌。故禮兵不同命，諒無並官；揆奮無共功，何有兼設？況坤輿載物，不麗日星；陰教分儀，判如水火。其能笵金

鉸之鋮管用貯豐狐，脱貝琢之裙刀以跨銅爵，此高才之嫿也。若宫中女隊從親報國，軍前娘子爲夫闔幕，又至德之發也。

有明列女蕭山長巷里沈將軍雲英，生于華閥，長厥名閨。弱體僅足以勝衣，薄力較難于舉臼。然而女紅則蜘蛛孫其巧，貌素而芙蓉失其色。其父昭武將軍，諱至緒，辛未武中式進士。初仕湖廣，遂守道州。崇禎之末，流寇東訌，朝衝夏口，暮逼營陽，陳其孽妖，劘剥千里。君至緒誓師厲衆，刑馬于塘，陷勍摧堅，磔鼠在道。而天步少窘，王略中沮。州伯望風而旗靡，府軍彎月而矢盡。君再射裨將，捐其大黄；將殄渠魁，縣諸小白。而馬驚外埒，身殞中野。元戎已殉，千夫將亂。于是列女束髮用冑，覆羅以韐。刷金箱而斬秣，溉黛椀以傳餐。朱旗拭淚，盡作臙脂；素鉞矢心，勿縣巾幗。乃率十餘騎，奮呼突隍，直趨賊壘，連斬卅寇，頓驚五校。奪父骸于車上，拔賊幟于帳中。裙拔馬腹，浥似桃花；齒嚙箭頭，碎爲菰葉。歸而啓營，示以再戰。寇避其威，立徙鄰郡。

湖撫王君聚奎以其事聞，遽邀寵命。故湖廣道州守備沈至緒力守營陽，臨陣卻敵，斬殺過當。佻身授命，生爲長城，死作國殤。其贈至緒昭武將軍，賜祠麻灘驛，春秋祀之。有女雲英，閨房之秀，奮其弱臂，以呼殘衆。求屍殺寇，不用城頽。誓命哭父，如浮江出。大復讎以報親，肆弭亂以衛國。殲敵全軍，保疆恢境。其授雲英游擊將軍，仍代其父湖廣道州守備，領其軍。當斯時，睢陽之死可以遏寇，龐氏之車又足報怨。廷降異數，國有同德。爾乃踰城荀灌，小女救父；抽刀謝蘊，爲夫殺賊。自逾壽

陽孟妃之能，竟攖内史陸妻之苦。會其夫賈萬策，四川人，故閣部督師標大勦營都司，鎮守荆州南門。賊陷荆州，賈亦遇害。因哭辭詔命，領軍俟代。雖身統士卒，亦逮三月。然而我師早敗，不免司徒；有夫繼傷，誰呼督護？不喜貔貅萬隊，受君新策；惟願明驅千里，還兒故鄉。乃乞卸巾韝，始扶櫬櫝，舍厥丹旆，張兹白旐。因葬親于原阡，旋匿形于漆室。而饑無朝爨，採薯爲難；寒鮮時衣，賣珠不足。于是傭書族里，筆落簪花；課塾閭門，書垂帶草。摹李衛之妙楷，進鼉君而授經。既缺班氏青藜之假，終鮮韋母絳幔之設。乃以赤祀壯月，小疾長畢，年三十八，葬于龕山。

昔者忠孝義烈，定爲綴詞。中外武文，亦需揚誨。將軍于父爲孝，于國爲忠，于夫爲節，于身爲貞。此爲女德，又擅婦訓。文能傳經，武足勘亂，而猶不得援故典，託微文，導淑施于既往，揚清芬于後來，匪惟舊史之缺遺，抑亦學人之寡陋也。西河毛甡有友沈兆陽，名士也，爲將軍族人，曾從將軍受《春秋胡氏傳》以爲術也。將軍從弟婦，甡姪也，乃屬予爲誄，并匄作誌而系之以銘。其文曰：

猗歟將軍，世顯名材。九葉冠緌，工居豸臺。顯考棄繻，爲翹闢魁。拔于樞曹，智計以開。少閑豹韜，生賓龍媒。詣闕請纓，和門授鉞。棼棼饑寇，時爲盜階。初折萁桿，冀梗于野。繼抽櫪櫨，思以擣舍。若火薰穴，翻壺之瀉。不思撲滅，乃半天下。由陝及湖，延蔓雍豫。誰鎮江漢，可無南顧？懿爾顯考，雄略有素。群推出守，營陽之路。維兹營陽，爲楚南服。陶侃屏蕃，周郎都督。結艾爲門，伐材作輻。外整牙闢，内

安部曲。不悟寇來，如蟻如蝟。嚼血盈囊，春肝溢碓。公乃奮武，襲其不備。殺伐衆醜，漸殪厥帥。醜衆他顧，擬于此棄。次日戴胄，當門而出。維茲志士，激于攻殺。吴戈倒揮，秦弓逆折。左驂受蹶，右馬被刺。高天滄茫，平原超忽。身委泥沙，首受箭栝。維茲將軍，實維嬌女。意慵比雲，眉淡如雨。好弄書翰，閒習纂組。何謂有美，亦諳觀武。如彼荆珍，既柔且栗。如彼湘草，有靡其茁。乃砥其矢，乃蒻其馬。束髮誓師，哭于戲下。左垂燕箙，右把蛇戟。介服帥師，哭于門側。選騎勿多，利在赴敵。以此一二，抵彼千百。突如奔流，矯羡飛翮。賊方飲樂，中賊之隙。春虹走馬，秋雨垂鏑。斫旆用刀，裹屍以革。賊佔女鋒，人駭兵色。攻殺争先，三十餘馘。闒營旋旅，衆皆感激。昔也觀公，今也觀女。灼灼紅顏，爲千人主。賊始驚顧，旋乃猶豫。莫測所由，棄之而去。自茲營陽，藉女少休。何謂夫子，復喪荆州。父夫死國，亦又何求。擐甲羅氏，無兒可留。上書陸婦，難殲夫讎。捋其指筈，以解臂韝。燕嘻還越，狐死首丘。長此鬼雄，曜靈河洲。爲厲殺賊，方神且遒。雖明天子，降以殊恩。既榮死亡，亦賚生存。自昔閨中，鮮牙其門。維茲嬌女，乃稱將軍。死不敢受，歸諸丘樊。方賊小蠢，藐焉窮梟。以沸以揚，國爲之摇。拖紳戴弁，經營滿朝。誰能摩厲，有如此嬌？貧拾蓬笛，寒披女蘿。經傳狩麟，書成换鵝。交交黄鳥，亦集于柯。人苟可贖，遑知其他。

西河文集卷九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墓誌銘八

敕封邑大夫劉侯德配葛孺人墓誌銘

邑大夫劉侯將之官，別予于京師，詢邑中利害事惟審。且言先王父曾以尚書郎榷使北新，浙舊游地也。太孺人扶侍久，將賦東征。而孺人之御潘輿者，鬻簪鐻以從，惟恐水程日不給，不受餞去。既而鄉胥旋來京，藉藉稱大夫到官，輧車者以道痺殞于官舍，則孺人也。然而邑之德大夫者，徒跣而將事，其子婦裂帛且接踵至。予私爲拊額，以爲大夫裁下車即治已感人若此。越三年，予請急歸，而孺人帷輁還廣川。又一年，將封殯堂于舊宮之傍，而誌以石。

予惟上古首婦教，房中鼓瑟，每播之邦國。而西京以還，尚有述閨中遺跡，申以頌詞，如劉更生父子者。故東京母儀獨冠前代，而國史亦遂起例作傳，傳列女，布之藉氏。何則？陰治者，陽治之佐。必曰內言不使出，徒拘語也。今則宮闈乏女史，前代后妃既眇無賸懿，而稽之民間節孝，終歲所上，自成、弘以前尚載實録，而既則列氏焉耳，又既則氏且不列，但曰某歲所上合若干焉耳，而于是閨中之跡，即名氏且不得傳，況其他矣。今孺人顯德既已彰彰，即微屬猶將誦之。而大夫不以予不文，屬使書石，予何敢辭。

獨是大夫所爲狀，情文甚備，略不能損加于其際，徒飾靡言無所用。猶憶大夫自言曰：「予之不能已于孺人者，無他，孺人以名家息女來爲嗣室。先之者曹孺人也，曹孺人以名家子婉娩有則，而孺人繼之，相形之際，每易軒輊。且曹孺人已有子及晬，而孺人哺乳。以息女而婦而母，迄于今孺人舉子三，合得四子。而家之人不知孺人之非曹孺人也，曹孺人之子不知已非孺人子也。孺人本弱質，首不勝鬌，乃甫殯，而遭先王父觀察公喪。邑社車乘經紀走趨者，填衢巷。加之四方會弔，日饟食贈珮無暇。而孺人身承之。至先大夫内翰公相繼喪葬，自元頳呼復以迄組窆，一切苫草中所不能顧者，悉責之孺人。孺人哀毁之餘，持簿算典，管鑰出内。伺倥偬稍間，猶必日三詣慈闈，慰問無恙。往往升枌榆脂膏，跪起佐餕，使尊章在堂，必忘其倞慼而後以已也。乃水陸扶侍，間關數千里，一如太孺人之扶侍吾太恭人者，而盡瘁以死。哀哉！」當孺人病時，值大夫行車至鄞，去縣四百里而遥。家人謀追還，孺人急止之，曰：「公家事未了，何有婦病？且徒亂人意，無益。所不能即瞑者，以未獲終事吾太孺人耳。」其明于大體如此。狀有曰：孺人授室後，善典家政。雖室老歷練，咸遜出孺人下。一切組紃修洗、晨昏寒煖，能先志承意。佐大夫所不逮，處妯娌若姊姒，教子女以禮，御下寬嚴不相過。無少長，咸慊慊滿願去。其事大夫，能順正不妒如是，可以佐外治矣。

孺人以康熙二十二年閏月十三日卒，距生順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得年二十有八。子四：長宜振，曹孺人所出也；次麟振，又次儒振，又次名振，皆孺人出。而曹

孺人所出者，聘户部員外郎李公諱孔嘉姪、湖廣衡州府通判諱廷亮女。孺人所出，則長者聘内府中書科中書蘇公諱俊女，次聘候選同知申公諱元翰女，餘幼未聘。女一，孺人出，則許字提督浙江通省學政按察司僉事張公諱衡之子、拔貢生諱澧子。系曰：孺人氏葛，直隸景州望族庚午科舉人拔苑公諱上林女孫也。父本初公，諱潔，以廩生早世。拔苑公憐女孫之孤，大爲治奩具。而孺人卻之，其言婉而正，見狀中。乃爲詞曰：

猗矣梱德，堪君子齊。不厭華燭，爲之嗣曦。方衛叔寶，遺冰清姿。山簡雖傲，重爲妻之。乃者持介，屏飾以造。鹿車來歸，有似桓鮑。獨憐少姱，頓責慈母。結綳翦髦，不異哺乳。以是條發，四衢一柎。彼繩繩者，惟君子女。況兼明哲，相夫有光。尹姞而降，斯爲令望。既閑洗腆，爰修烝嘗。不止饋祀，勩于喪葬。所幸君子，爲百里后。佐之陰教，比諸室友。先人舊游，有丹陽柳。大家東征，用是以賦。何斯扶侍，❶脱簪粥鐻。舟車間關，筋力以罷。下車之雨，甫霑其旂。四境裂帛，如喪厥妣。君子清節，斯世罕希。然而傢者，必歸中治。代乏彤史，内德不紀。煌煌懿行，曷敢或遺！頃還輀軸，于廣川涘。佳城鬱鬱，有梠有杞。爰爲闢之，礲石載事。金缸熒熒，銅椀泚泚。其石可泐，其德不劘。

徐徵君墓誌銘

君諱芳聲，字徽之。天啓丁卯，與父晉

❶「斯」，四庫本作「期」。

台公諱明徵者同時舉鄉試，主者斥君，取晉台公卷爲《書經》冠。晉台公曰：「吾冠一經無所媿，所特媿者，吾兒耳。」當是時，君甫弱冠，自學使君下，凡大小試必第一。四方人至蕭山，無遠近，必挾刺至君門。其投刺必先君，然後及君父與弟。而蕭山人偶出境，有問名者，自君外無他及。太倉張溥集天下有名士爲一社，至東浙每不愜。已而得君名，大喜，指示衆曰：「此蕭山徐徽之也。」長洲楊廷樞、金壇周鐘嘗選天下社文，不得君文不敢選。松江陳子龍爲郡推官，將入境，即以札授君，邀一相見。其他仕紹者，如無錫王孫蘭、宜興蔣星煒、華亭錢世貴、金壇周銓，皆造請，每見，忘主客禮，且亦不辨其宦此土也。君每出市，市中人聚觀嘖嘖。偶與人語，聽者皆屏息，耳可察蚤蚩聲。顧君語不輕出，出必中倫脊，有條有竅。既已會古今，切理絡，乃從容抑揚而出之，巨如挺洪鐘，而細若抽繭。有叩必應，無跆躓，無嗥嗄咽嘔，環而聽，等之觀場，惟恐其盡。同時出門者鮮與偕，即偕亦鮮與肩併。步履卓犖，顧眄端且肅。所過處，人各自視若形穢。惟同里翁德洪才地頗相似而儀貌略等，每與行，人謂之雙璧。即君亦惟與德洪親好，與之行。山陰劉先生講學，得君兄弟，喜曰：「吾見二程矣！」其同時學人首推張黿、黃宗羲及君兄弟而四，顧蕺山之學，合婺源、姚江，不名一氏，而君與君弟則專主朱氏，守朱氏章句不輟。

崇禎十七年，闖賊陷京師。君帥諸同學哭孔氏廟三日，既而隱潘山，稱潘山野人。闔土室，不預世事。遇親朋死喪，輒出弔，慶則否。嘗曰：「讀書貴有用。」痛己具經濟才不之試，當以言嬗後。因著兵、農、

禮、樂諸有用書，而尤詳于兵。嘗輯兵書數十卷，自運籌指顧以及制械造器、開屯設竈諸所有，無不簡覈，以闢從前之虚言兵者。嘉興徐仲威鄉試赴三塲，慮策及兵事，夢關壯侯謂之曰：「蕭山徐生善言兵，爾盍師之？」醒而矍然，以爲蕭山徐生向于講次曾見之，此朱子儒也，未聞其知兵也。及至蕭山見君，與言兵，大驚，向所見者君弟耳。因述壯侯語，請師君。君亦以侯語有感，授之盡。他人雖勤請，勿授也。

君初與翁德洪、蔡仲光、何之杰、張杉友善。及德洪以義死，同邑毛甡、周晉民每過君，君善之，作忘年交。甡善音律，嘗就君講五音、七始、九聲、十二律之學，歷十晝夜，大有契。既後，甡受聘應制科，君留甡不得，乃爲文一篇授甡，寓切劘之意。甡佩之至都，都人士問君者踵至。嘗謁益都相公于私宅之後堂，升階，見左廂朱扉大書「蕭山徐芳聲字徽之、蔡仲光字子伯」十四字于扉中。會天子恢復西南疆，大赦，詔徵天下山林隱逸之士。侍讀湯斌、侍講施閏章各以君名薦之益都相公。益都相公將上之，適部頒舉例，當由外入，責之郡縣官。蕭山知縣姚文熊，益都相公所取士也。公特發書幣，遣文熊親造請到門，而君與仲光並卻之，乃已。

既而君卒。君高祖母李氏，節婦也，已建坊旌門，名所居里曰「貞節里」。君臨訣嘆曰：「吾得卒于貞節里，幸矣！」時康熙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享年八十有四。以是年八月十九日葬于湘湖之井山隖。會毛甡歸里，君二子請誌墓，不敢辭。君娶陳氏，繼顧氏，皆無子。最後納側室高氏、朱氏，生三子。高所出者，長安仁，娶蔡氏，太

學生紹榮君女；次利仁，娶陳氏，本學生員景文君女。又次志仁，係朱出，未聘。女三：長適候選布政司經歷吴任聖，陳出；次適仁和學生員何任炎，即伯興季子；次適山陰太學生金㸂，高出。銘曰：

君志在百世，名在四海，而殁而藏于一抔。大之經術，小之文字，俱未之試，而奄然于故丘。後之人多下馬酹酒者，而吾獨掛劍而爲之泪流，曰：此貞節里中人也，而他又何求！

吴文學暨烈婦戴氏合葬墓誌銘

吴與戴望族，而爲婚姻。吴氏有子，四歲讀《通鑑》，括録數過成誦，五歲能論列代史興亡治忽并人物臧否，七歲通《詩》、《書》、《易》、《春秋》、《左氏傳》、《國策》、《史記》、《漢書》及諸子之名者，八歲習舉文，九歲應試。家人抱内之辰，授題已，即繳卷。提學使憐其幼，曰：「是能勝衣巾乎？」待之次歲，再試，文益工，遂補錢塘學生員。當是時，吴氏子聲藉甚，目爲聖童，且曰此非天所錫不至此，因名「錫」，字「天與」。而比隣戴氏女十歲矣，父死，女哭泣過哀，幾失明。鄉中人以「孝女」呼之，曰：「孝女不當爲聖童配耶！」因聘焉。十六歲合卺，十七歲病。

先是，天與十五歲試于鄉，以斥落憤懑，倣李賀《送沈亞之下第》詩以見志。至是年十八，偕其弟鑰同赴甲子秋鄉試。天與既自負，弟亦年少相繼起，以爲必得，乃並就斥落，則益憤，吟孟郊《再下第》詩「一夕九起嗟」句，曰：「吾何用起矣！」晝負枕卧書，空百餘字。或强飲醇酒，不自適慊

慨。既而屏舉文，鍵其户，出所讀漢魏古文賦，兀坐矻矻。又所居山齋過寂僻，朝暮林莽，多草木蒿弇之氣，浸淫薄蝕，遂致病。越三年，病劇死。

當天與病時，戴侍湯藥，不税衣。賣所飾珥環，祈佛禮斗籙，冀以少濟。知不治，請死天與前。天與曰：「吾未死，而汝先死以待之，是以死促我也。」戴泣而止。至是天與將屬纊，呼弟錀曰：「吾察汝嫂將必死。我死，囑家人伺之。脱必不可奪，則聽之耳。」天與死，戴果泣不止，以首觸柩，碎首血被面。家人環伺之。絞以巾，刺以裙刀，凡求死者七，最後仰金不得死。母慰之曰：「兒素以孝稱。今母在兒死，何也？」曰：「兒在家死父，今死夫，命也。兒不孝，兒不能復事母矣。」乃密壞玻璃乳餅，吞其廉，斷腸，嘔碧血數升死，距天與死時凡四十二日，今喪家所稱六七辰者。鄉人趙佩等五十八人與杭州府仁和、錢塘二縣三學生員王大成等四十五人，齊詣府縣公，揭舉烈婦。府縣以其揭上之督撫及提學諸使。督撫、提學諸使復下之布按及府縣，取給并事實，題旌建坊。而以吴戴籍新安，由世業鹽筴來杭。杭之商籍自新安者，合紳士楊大生等一百人復舉之巡鹽御史，咨請會題。而先給榜額懸其門，且捐金辦物，親爲文，祭于柩堂。其親黨同籍復合錢，搆祠于西湖葛洪嶺之陽。而以次年己巳四月四日卜葬于祠側，使來請銘。

予聞自昔言婦道者，曰「從一而終」，又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然亦言從一、言不改已耳，未聞其以死也。即或不得已有奪之，有侵且辱之，則必矢死以明其靡他，然亦矢志則然。或不必即死，即死亦先示

以死，或戳鼻，或剺面，或斷臂割髮，不必其竟死也。乃未嘗奪之而矢死，矢死而必于死，且必于竟死，無乃太過。然而自陶唐以後，趙宋以前，凡忠臣孝子，弟弟信友，往往爲非常之行、過情之舉，以徑行其志。進無所顧，退無所忌，無一不與烈婦之所爲相爲合符。夷之遵父、伊之見祖、王子之致身、泰伯虞仲之讓弟、左桃羊角哀之死友，皆是也。自不偏之説起，審身度物，動多絜量；左顧右盼，惟恐或過。于是以伯奇爲從親，豫讓爲任俠，霍子孟爲不學，田叔都、鄧攸爲畸行，郅君章、荀巨伯爲輕于殉友，以致忠孝廉節，舉足有礙。雖以二宋之慘烈，君亡國破，而講學之徒，無一人爲之死者。幸而其説不及于閨中耳。予少入鄉學，學師説孝行，埋兒刻母，不一而足。初聞之惕然，既而慨然，又既而中心怦怦，以爲世固有至行如是者，吾何爲不然！歸而述其語，遍告家人，至有語及而頤戟，言未畢而泪已傾者。而先教諭兄講學日久，聞予言而惡之，謂：「少年誤學，是非正行，不足道。埋兒斷嗣，出妻傷恩，刻木虐隣，卧冰毀性，凡有一于此，即爲不孝，而況從彙之！不觀有明之功令乎，傷生滅性，剜體廬墓，得加以罪。而子方奉爲至行，過矣！」予聞之，爽然而失，隤然而自廢。迄于今五十餘年，卒不得爲孝子、爲弟弟者，一言之誤也。觀烈婦所爲，可以返已。

天與以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卒，而烈婦即以是年三月二十四日殉之，皆享年二十有二。天與之父孚中君，嘗謂人曰：「烈婦十六歲而歸吾子，二十二死。吾樂有子者十六年，其樂有子婦裁六年耳。乃吾子以二月死，而烈婦之死以三月。三

月以前吾痛吾子，三月以後吾痛吾媳。是吾痛子祇一月，而痛烈婦者且終身也。」又曰：「烈婦每求死則每救之。然而多一救則多一苦，至苦極而罔救矣。哀哉！」乃合爲銘。銘曰：

初謂孝女，可配聖童，詎意修文之婦，而竟以烈終。其生同歲，其死時又同，今又同穴，曰惟一之從。葛山之麓，西泠之東，中有塚焉，樹之以梓桐。惟鴛鴦栖之，以雌以雄。其朝夕相隨，翱翔乎西東者，或分而合，或違而從。所不可分違者，惟塚中。

駱明府倪孺人合葬墓誌銘

君駱姓，諱復旦，字叔夜，山陰人，義烏駱賓王後也。九歲能文。里師疑其僞，面試之，題曰「因不失其親」。君開比謂論交者不爭一日而爭百年，答比則又謂論交者不爭百年而仍爭一日，時大奇之。順治四年，府縣牒諸生不肯赴督學試者，君名在牒中，出試取第一。會明年南郊禮成，奉太祖高皇帝配祀。覃恩敕府縣各拔貢一名，督學以君應。辛卯廷試，取上上卷，授推官。君遽歸，不受。甲午新例改知縣，乙未赴都。世祖章皇帝復命試身言書判，且分州縣爲上中下，凡兩事入一等者授大縣。君四事俱一等。上悦，引見太和殿，賜茶、賜宴、賜瓜，立授陝西三原縣知縣。

三原本繁劇，而君以安静治之。貧苦不取民一錢，日與薦紳諸生爲文字交，講道論德，而諸務畢理。直指嘉其能，薦第一，令兼攝涇陽、藍田諸縣。當是時，君有太夫人孀居，生君甫五月而孤，寢茶茹蘖若干年。思以藉升斗稍裕晨夕，而其食貧者如

故也。君每入，長跽觳悚，伺太夫人意。太夫人意安之，嘗曰：「有子爲清白吏足矣。」以故君在署與家居時無以異。會三原有奪水利者，君峻卻其賂，不聽奪。而巡撫反之，謂奪之是，并奪縣印。覆帖後，巡按以聞上，乃逮撫并及君。部讞坐撫罪，與君無涉，然終以君受脅故，革職。先是，君被逮，三原民遮留不得，爭進米肉，奉養太夫人于署，而涇陽、藍田佐之。至是君還，將奉太夫人南歸，而太夫人以病死。太守胡君倡同官治裝，各捐俸。而三原、涇陽、藍田三縣民設鉦于五達，任寡多投錢，合三百萬，以餉君。君取三之一爲輂櫝具，就道。而三縣民復負戴牽引，送君出潼關返。

康熙二年，君服闋。太宰孫君疏君冤，請還君官。政府初難之，既而察君果無罪，議復職，補江西崇仁縣知縣。君至，招群盜散之，務與民休息，一切詞訟不爲理。獨募修城郭，創復縣治堂并官廨書院，與邑之亭障橋道有關繫者。巡撫董君薦第一。值撫州新知府至，議增解餫費，每兩五分。先置酒壽諸邑，諸邑唯唯，惟君持不可，中酒出，遂以逋賦陷君獄。八年己酉，遇恩詔赦免。獨其所逋賦，出君獄三日，責令償。君自顧無一錢，請再入獄。而民爭輸金，五日報完。當是時，民以赦君故相慶，各貰酒飲。酤每觔，增值錢一文，人謂之駱公酒云。十七年，上開制科，副使許君以君薦，巡撫已彙疏，將入奏，而君力辭之。越七年卒。

君生而俊挺，儀狀卓犖，目光如流星，每顧眄，輒閃閃動左右。語言歷落善辨，縱譚古今事，聽者辟易。每讌會，遙見君至，軒軒如會稽王來，爭避席踧踖。當牢愁閒寂時與君對，輒如十百人充閭，氣頓熱爞爞

然，所謂一人隱數人者。顧性伉愾喜友朋。少讀李膺郭泰傳，即慕效自喜。越中當順治初年，好爲文社。每會集八縣，合百餘人，鐘鼓絲竹。君必爲領袖，進退人物，人物亦聽其進退，不之難。嘗同會稽姜承烈、徐允定、蕭山毛甡，赴十郡大社，連舟數百艘，集于嘉興之南湖。太倉吴偉業，長洲宋德宜、實潁，吴縣沈世奕、彭瓏、尤侗，華亭徐致遠，吴江計東，宜興黄永、鄒祇謨，無錫顧宸，崑山徐乾學，嘉興朱茂暻、彝尊，嘉善曹爾堪，德清章金牧、金范，杭州陸圻，争于稠人中覓叔夜。既得叔夜，則環而拜之。越三日，乃歃血定交去。

配倪氏，封孺人，婉娩相助爲理。方君知崇仁時，有老舉人逋賦，粥其孫以償。孺人聞之惻然，請出己釵鈿代償其逋。暨君罹于理，孺人慮不測，則太夫人苦節，將終不得聞。急遣僕遍告君執友并門生之已仕者，揭之兩大中丞。范君特疏題請，奉俞旨給銀建坊。其中申請、反駁諸費，皆孺人貸親友償之，君不知也。生平好佛，自奉儉，茹素，第積所有餘行施捨事。至于君結客，門外屨滿，則太夫人與孺人皆能莝薦截髮以成之，可謂賢已。

君生于天啓壬戌，卒于康熙乙丑，享年六十四。孺人少君一歲，而先君死。生于癸亥，卒于庚申，享年五十八。男二：長彦驤，邑廩生，娶詹事府少詹事、禮部右侍郎印趨丁公孫女、户部主事伯弦公女；次彦驄，國子生，娶庚子科舉人候選知縣子御王公女。女一，適湖廣湘陰縣知縣栩巖史公子國子生璣。皆孺人出。孫男一，士淡，彦驄出。

君長于詩文，所著有《溪山别業詩集》、

《山雨樓集》、《駱叔夜詩集》。其詩朗雋，落筆有才氣，博大而卓犖，越中爲詩者未有及也。

初予與君同被薦，而予獨赴京。聞孺人之死，馳弔之。既而君以遊山東便道來京，予與之盤桓，且賦詩送之。暨予請急歸，而君已死。越二年，二子驤、驄將合葬君與孺人于故阡之傍，來請銘。予何忍不銘！銘曰：

以君之才，得主知而不爲世知。以君之治，兩見之劇邑而不能竟其施。君之性情在友朋，而交遊結納遍于海涯。君之學問偶形之文字，而謳吟詠嘆爲之而不盡其詞。所可恃者，涇河之碣、灞滻之石與汝水之碑。雖復琴臺寂寂，其合祔者猶得曰民之父母，于斯唱隨，誰謂廉吏可爲也而不可爲！

吏部進士候補內閣中書舍人王君墓誌銘

君以康熙己酉舉于鄉，庚戌成進士，是年即考授內閣中書舍人。不即補，歸而家居。越二十年死。死時，其子壇以西山之麓君嘗徘徊焉，顧而樂之，將以其地爲瑕丘。而以予密友知君，恐一旦還京朝，不能待，誰則能傳君者，因再拜涕泣，請予爲銘。

予思君舉鄉時，君之子壇同入試，人疑壇中式而不疑爲君。暨壇以辛酉副榜貢于廷，領八旂教習者三年，考授縣職，今其歸又四年所矣。君尚以吏部進士棲遲家庭間，不少動。其澹于仕宦如此。前此予在京，值王師平滇黔，西南再闢。朝廷受其俘，獻之九廟，頒赦于天安門外。凡覃恩所及，中外見任官均有貤錫，即未任者，許援

例納粟，請誥敕。而君以例請。予難之曰：「君仕自有在，何難延一命，需之異日，而遽出于此？」君堅請不輟。當是時，君蓋自分以家居老矣。然又恐失時不爲，將過此以往不再遇。稽先人贈典不孝，雖後悔亦何及？因汲汲于此。乃既膺錫命，而即以鄉人之請，捧牒迎贈君尸木，祠諸黌宮，使春秋有司例享之，以上躋于邦賢之列，抑何豫與！

君賦性遲重，深醇簡慎，言詞不妄發，不爲已甚，毋務爲新奇可喜之行。初若悶悶焉無所短長，而既而思之，未嘗先人，然爭先者無以過。雖重緩，究未嘗以重緩敗事。凡機事之來，必鎮定有先見，從容暇豫，初若無可恃，人卒以此恃之。顧尤惇倫類，族饒仕宦，一門郡從多以意氣相矜高，君處之泊然。嘗以立家廟，鳩工庀材，君力任其事，自始至終，雖盡瘁，不以已。遇邑有大事，水旱修築，君素不欲先人者，獨挺身先之。其教子弟以身授，不動容色，慈逾于嚴，而子弟之速化者纍纍。生徒負笈，如坐春風中。善飲，顧不喜豪飲。每飲，少年任氣者舉觶揚斗，翻餅蹇讙噪，霑灑狼籍。君未嘗不飲，飲不三五，啐不釂釂。而繼進不三五，謝不受。受不三五，舉不及脣。及他人以醉去，或欹或側，而君從容踞席，飲未艾也。

君生平以文章名，少與予同硯，游于先教諭之門。先教諭每課文，日三義，見燭收其文。擇其不完者黜之，預儲從人之給寫者，而寫其完文以進。緘名。坐中庭點閱，閱竟，甲乙之録簿。然後遣都講開緘，而第其有名者于是榜于庭，鱗次給筆札受獎，若大試然。當是時，惟君多第甲不乙。孝廉

韓君者次之，若任君廷尉則甲乙半，予則乙九而甲一。及赴試，而君果以第一爲諸生餼于庠，每歲類必高等。嘗謂詩文不一規。而少學之人隨時轉圜，初奉唐明爲指歸，而既而厭之。于是有創爲宋元之學者，舉凡宋元之喭形蕆貌、噭嘷不堪者，而反襲之爲金科，全失《三百》以來温柔敦厚之旨。因選漢魏六季而唐而宋而元而明諸詩，取其可法者彙録之，共四十卷，名《古今詩統》。復集諸古文，將比其例爲《文統》。不就，卒。時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距生萬曆四十六年十二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一。以康熙二十年覃恩，敕授文林郎内閣中書舍人。

娶蔡氏，處士敬雲公女，敕贈孺人。生一子，即壇也。繼娶來氏，前福建布政司使馬湖公孫女，敕封孺人，生四子，曰圻、曰埴、曰垣、曰垍。壇以副榜貢生正藍旗教習，考授知縣，娶蔡氏，庠生大敬公女。君與大敬爲密友，大敬死，君爲經紀其喪事，與都尉趙君、檢討毛君請之督學，使迎其主入鄉賢祠。繼娶丁氏，見任廣西南寧府經歷亮生公女。圻庠生，聘蔡氏，候選州同德輝公女。埴聘夏氏，前吉水知縣梅梁公孫女、庠生寅公公女。垣聘吴氏，候選布政司經歷以重公孫女、廪生仲榮公女。垍未聘。女二，俱來出。長許字廪生征吉吴公子，次未許字。孫二，長仲旦，次仲華，未聘。女孫四：長許字陜西鳳翔府知府起莘丁公曾孫、庠生天敘公子，次許字太學生公協傅公子，次許字庠生廣榮陸公子，次未許字，俱壇出。乃爲系曰：君諱先吉，字枚臣，别字毅菴，王其姓也。因爲之銘。其詞曰：

江東舊閥，首推烏衣。況嬗駿譽，青箱

是期。誰謂蓬轄，沙行需遲？安徐静重，乃德之基。所惜晚達，緩于從時。衣沾豹霧，書留鳳池。有經可授，有文可貽。孝友媚睦，鄉評庶幾。彼丹文者，千秋之碑。只憐緘書，用乙者辭。

西河文集卷九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春莊稿

墓誌銘九

毛稚黄墓誌銘

當甲乙之際，士君子棄置今學，學古人爲文辭，往往萃一二指名者，互相標許。維時臨安諸君則有所謂西泠十子者，實以稚黄爲項領云。嘗與山陰張杉、始寧徐仲子過稚黄，許與稚黄論古韻不合。座客陸圻，西泠十子之一也，嘿而視，不置臧否。仲子曰：「景宣寧獨無一言乎？」曰：「二毛難降，予之所以不禽也。」蓋戲以兩人爲不相下矣。及予官京師，高陽相公迎詢曰：「聞君有難兄，稱大小毛子，今安在？」意謂先教諭也。予以稚黄對。相公曰：「非三毛乎？」時嚴州毛會侯以推官改祥符令，薦京師，工古今學。京師爲之語曰：「浙中三毛，東南文豪。」故以云。則又以稚黄與予及會侯而三也。予既逡巡謝不敏去，然私念會侯與予以被薦名京師，而稚黄家居，尚爲人稱道如是。暨予請假歸，會會侯來臨安。按察佟公遣兩公子擇良日，請召賓客治巨艦于湖。延予三人坐上坐，而稚黄以年長祭酒。當是時，四方賓客在坐者多請教稚黄，稚黄各有以應之。既而稚黄死，會侯哭曰：「三毛已亡其一矣。」康熙庚午八月日，孝子熊臣等將卜葬于西湖青石橋先塋之傍，扶服請銘。

予考毛氏譜，大抵汴宋以前無二族。而予族以南遷後徙居餘姚，謂之浙東毛氏。惟君與會侯俱居浙西，而君自爲族，其族譜爲君所自著，可信。自宣和御史扈蹕而南，九傳入明，有平易公者，其兄鳳儀公舉洪武鄉試，官教諭。平易公再傳至孟遠公，其弟竹軒公舉景泰鄉試，官南安府知府。孟遠公四傳至繼齋公，則君父也。君祖慎齋公篤行，而君父繼之，號繼齋。生君時，母許夢虎登于牀。占之者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是兒後以文顯乎？」君六歲能辯四聲，八歲能詩，十歲能屬文，十八歲著《白榆堂詩》，鏤之版。華亭陳子龍爲紹興推官，見而咨嗟，於其赴行省，特詣君。君感其知己，師之。時復有《歊景樓詩》質子龍，子龍爲之序。後因過紹興，謁子龍官署。會山陰劉中丞講學于蕺山之麓，君執贄問性命之學。

當是時，君方棄舉義，與諸子賦詩談道。而專于力行，事父母色養，遇父母有疾，告廟請代，居喪盡禮，一切凶功皆身自歷之。臨饗祀以誠，禁日雖遠，歲必衣帽。其于從父昆弟及族黨親里，雖葭莩，皆以厚遇之。嘗賣所居屋償責，忽念女兄與其夫未葬，出所賣屋金營葬事。或難之，君曰：「假使女兄爲兄者，則此賣屋金固均有也。區區營葬事，而又何有！」康熙癸亥，浙撫王君修《通志》，請召諸名士，分以屬筆，次及君。君所登載，必擇忠孝節義事。及乙丑，繼撫趙君每月朔望，講學明倫堂，令三學司教咨請德望素聞者。司教以君應，君力辭之，不獲，曰：「昔子夏設教于西河，使人疑其似夫子，而曾子責之。今東皋張先生，吾師也，吾敢背吾師以膺此任？」卒不

就。其慎如此。

君作詩以大雅爲主，文不一格，自兩漢以暨唐宋皆有之。至于辨析，則反覆侃侃，必本經術，往有鄭玄、王肅之概。嘗曰文須具根柢，❶根柢者，如草木之有根荄也。然而根柢無他，誠厚虚静而已矣。誠通天心，厚養元氣，虚則受益，静乃生慧。「誠厚虚静」四字當記，文章本根，端在乎是。每自頌之，爲作文箴云。君自執贄蕺山，後即有志聖學。始嘗傍覽二氏書，久之，以其説濫漫棄去。究觀有宋諸儒習語，取其有裨實行者，題曰《鍼心慎鈔》，蓋以自爲鍼砭也。其論學，以宋學爲歸，獨《大學》格物則專主去欲，謂欲去則理存，所謂「閑邪而存誠」、「克己則復禮」也。《大學》首功莫大乎是。且朱子註首節亦曰「物欲所蔽」，又曰「無一毫人欲之私」，是亦未嘗不以去欲爲首功，人顧不察耳。嘗以斯旨與學者往復辨難，約數十萬言，觀者嘆伏。

顧生平好談韻學，著《韻學指歸》，以爲字有聲，有音，有韻，而韻爲尤要。顧韻有六條：一曰穿鼻，二曰展輔，三曰斂脣，四曰抵齶，五曰直喉，六曰閉口。又撰《唐韻四聲表》及《詞韻》、《南曲韻》諸書。其大指與柴氏《韻通》、顧氏《韻正》相表裏。其他所著有《思古堂集》、《匡林》、《巽書》、《螺峰説録》、《毛馳黄集》、《小匡文鈔》、《聖學真語》、《格物問答》、《東苑文鈔》、《東苑詩鈔》、《蘂雲集》、《晚唱》、《詩辨坻》、《韻白》、《鸞情集選》、《填詞名解》諸書，皆鏤版行世。其未鏤者，存于家。

君少無宦情，後以父命爲諸生。及父

❶「具」，原作「其」，據四庫本改。

殁，仍棄如故。顧有奇疾。夏月，衣重裘，如五石匏，首戴幘數重，疊薦三十層于牀上，干覆斗而僵其中，聲息哵哵然。每呼人，則以手擊椸。然卒不死。後忽得脾疾，自夏六月至十月不起。

君初名先舒，字稚黄，錢唐人。既而名騤，爲仁和諸生，更字馳黄。娶胡氏，副娶王氏、曹氏、朱氏。子三：長熊臣，次鳩臣，次豹臣，皆曹出。女三：長適徐鄰，即世臣仲子也，胡出；次殤；次適金大章，王出。君生于泰昌元年十月十五日寅時，卒于康熙二十七年十月初五日子時，享年六十有九。乃爲銘曰：

浙之東西，有三毛生。比諸管邴，以君首龍。惟臨安初，士煩于林。後逮苓落，徒存典型。乃復棄此，何用爲情？所賴力學，格致説精。生平著書，且不一名。嗣子克衍，既已振振。夜臺無燭，亦可以瞑。生不滿百，三二而羸。相去何幾，而猶涕零。南山之石，原非堅貞。所不磨者，第視此銘。顧爲銘者，三人中人。

誥授嘉議大夫布政使司參政趙君暨誥封許恭人合葬墓誌銘

故嘉議大夫陝西督粮道布政使司參政趙君，請疾，歸杭州。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十一月七日卒于家，距生明萬曆癸丑，享年七十七。孝子承熿等稽首請銘。先是，君配許恭人，以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四月十一日，已先君卒于長沙官舍，距生甲寅歲減君年一稔。曾謁予宗仲知祥符縣事際可，誌其文，柩堂未書丹也。至是謀合壙，而並請予銘剞于石。

君諱廷標，字叔文。少就試于兩浙提學副使黎君，補諸生。值父光禄公卒于官，君丁年走京師，持父喪歸錢唐。清興，世祖章皇帝建年之三，詔選天下奇才異能者，授府縣官。君鄉貢應詔，除福建汀州府永定縣知縣。縣久藪賊，又天下初定，甌越疆新開，居民易骫骳爲奸。君嬰城一年，府例頒春，將迎之東郊。守者難之。君覆甲隍間，而集諸耆老，率兒童伎樂，張綵設仗，闢闉都以迎。賊不疑有備，群趨之。覆起掩殺，撤環數十里。會學使行部，君復樹新志，前導獵獵，出郭迎學使。賊皇惑不知所爲，相視不敢前，已而散去。遷湖廣衡州府同知，至則知府、通判、推官皆以事去，君攝府廳事。湖南烽火接嶺徼，當獻賊草殺後，胔膏原野。君設法捄卹，外扞逋寇，而内養遺孑，如是有年。會閣臣洪公經略五省，駐節長衡間，諮詢文武有用之士。督撫以君應薦第一。時賊衆踞武岡州，踰十萬。寶慶告急，遷君長寶分守道，開牙寶慶。會文武將帥多不和，君極力救解，不得。適君以事還衡州，寶慶陷，君遂落職。今天子御極，王師平西南，經略洪公請君從。康熙辛丑，奉簡命兵備安普，撫爨僰諸蠻。而寧州彌勒州各土官誘諸蠻反，征蠻軍四出，請君監軍。君決策行間，復故時維摩地，安慰巴盤、八甸間，諸蠻以寧。進布政司參議，管通省驛鹽事。

無何，調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廣肇南韶道。安普民暨盤州西堡諸蠻，塹其路，發巨石塞君所出城闉，曰願留君，勿以君行。君慰諭之去。會川湖兩廣八排嶺大讞未決，君臨界會折定，爰書具題，彌月事竣。連州寇起，鎮臣失勦捕，方略以委之君。諸

寇聞君至，即就撫。督撫嘉其績，方會題間，以憂去。服闋，補長沙驛鹽道。當是時，長沙陷賊久，甫及恢復，而王師進辰龍關。軍書旁午，一切芻茭械杖、舟師笮役、征繇去來者，絡繹于路。君砥力給辦，不誤晷刻，而民之被調者不致流散。然而心力竭矣。時滿學士暨兵部督捕侍郎董餫湖南，薦君能，使併理粮儲道事。會湘東有司催科亟，激變，巡撫韓君四顧曰：「事棘矣！此非趙副使往不可。」謂君曰：「湖南民望君如慈父母久矣，忍不一行慰斯民心乎？」君曰：「諾。」遂乘一騾戴星往。民望見君，皆投竿涕泣，訴悔罪狀。君散遣之返。乃大修嶽麓書院，營堂室，市田蓄廩米，使諸生讀書其中。湖南文教爲之一開。自今上踐阼，早爲監司，歷西南烽火二十八年。中間兩攝司事，而未即于真。每調劑闕乏，卹荒補灾，籌軍政所需而計其嬴絀，雖兵興之際，所至無争取功，而轉饟不絶，軍賴以振。乃三遷監司，未經大用，而遽至于病。康熙戊辰，遷布政司參政，督陝西粮儲道事。君聞報，以病牒上。九郡耆幼争先詣督撫軍門，投牒請留。會武昌兵變，羽書來湘潭，君强起視事，晝課儲偫，夜巡警，以防竊發。如是者累月，而病愈甚，乃匄督撫請于朝。疏未及覆，遽去，時戊辰冬月。明年春抵家，病不起。

君趙姓，世居餘姚。高祖登由餘姚遷錢唐，以舉人官陝西興安州知州，授奉政大夫。曾祖珙，光禄寺大官署正，封承德郎。祖鈺，龍驤衛經歷，授徵仕郎。父維清，光禄寺丞，授文林郎，累贈中憲大夫，湖南按察司副使。母金氏，累贈恭人。繼母張氏，累封太恭人。兄弟七：長廷樞，廣東高雷

廉總兵官都督僉事；次廷機，江南泗州都司僉書，授明遠將軍；次即君也；次廷楨，江南鎮江府知府；次一柱，湖廣沔陽州同知，殉難鄖襄，贈奉政大夫；又次廷相，陝西甘肅鎮右營游擊將軍；又次廷林，四川江安縣知縣。

配許氏，封恭人。恭人者，東安望姓，以高祖官蘭谿知縣，遷杭州。曾祖應亨，刑部員外郎。祖仲譽，山東鹽運司同知。父文冑，福建泰寧縣知縣。皆以甲科世其家。明萬曆間，君父光禄公入成均，與泰寧公爲同舍生，友愛，願以子女爲婚姻，恭人年十六歸君。既隨君赴永定任，值賊圍城。城外火光燭官廨，矢集于幃，侍婢皆失色。君入室，恭人正容謂君曰：「妾之殉君，猶君之殉國也。」即城破，引案間佩刀曰：「吾了于此，誓不以此軀剚賊刃矣。」蓋堅君志也。先是，恭人事姑孝。當君遷衡時，幼弟林爲江安知縣。張太恭人者，君繼母也，愛林，赴江安去。恭人以不得迎養，嘗恨恨。及君遷安普，恭人前請曰：「聞安普地和，宜養老。太恭人在川，久失扶侍，是地去川近，迎養之便。」遂迎張太恭人至安普。已而君弟柱以鄖襄寇亂殉難。太恭人聞變，將歸沔陽。恭人曲留之，越數千里，周卹其子婦。及皇恩賜祭葬，將理葬事。于是太恭人決意東下，而恭人隨之，事太恭人于沔陽若干年。暨君任廣東，恭人念太恭人老，不欲行，太恭人迫遣之，登車而下者三。居常不樂。聞訃後，一慟而病，遂于奔喪之次，哀毁不能起。嘗設饗，鋪薦于庭，女奴掖之，跪即以手承恭人顙，稽首搏地，伏且泣，薦爲之濕。已而卒。方君任衡，衡民多流亡。君外理戎事，及入室，必聞恭人以招

倈爲言。有婦女被鹵者，必勸贖之。君大度，而疏于財，且坦白無城府。與人謙讓，不小立崖異。而恭人復教之施，且屬以和平下物。故筦鍵財貨、出入金錢者數十年，而身無兼衣。至親戚故舊以孤嫠待給，與配偶失時、喪葬無力者，即舍養以應。而當夫横逆之加，置之不校。恭人之善成君志如此。

子七，皆恭人出。長承熿，考選知縣。次承燦，次承焯，後弟相游擊將軍，早卒。次承焯，候推都司。次承煊，考選知縣。次承熺，次承燾，次承燝，皆考選授縣丞。次承燡，考選州同知。次承□，考選知縣。孫十九。長大坤，考選州同知。次大堳，考選知縣。次大陛，錢唐學增廣生。次大環、大塊、大墀、大均、大垓、大坊、大圻、大堪、大墉、大壑、大埏、大塏、大垍、大在、大埜、大墢，皆未仕。曾孫十。業鉉、業鋐、業釗、業銑、業鐸、業錡、業鎬、業錚、業欽、業鍾，皆幼。自承熿以下，所娶皆名族女。女六，孫女十六，曾孫女四。其所許字，皆世家子弟。

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原。銘曰：

翳天水氏大以杭，歷仕數世同袁楊。君兄弟名跨五常，弱把柔翰彊曲斨。❶殉城治郡淩疆埸，何者非國疏輔行？惟君起家以才望，揮絃卻敵閩海傍。青幡插花階羽揚，文教既揆來衡陽。曾檄巴蜀通夜郎，樓頭賧並諸羅戕。手伐銅鼓平竹王，夜散鈴橐晝聚粮。十年心計留湖湘，流澤寧讓杜與羊。書勒幟與版並詳，及其死也杵不相。恭人助德不易量，慈母出牧模在房。飛矢集鑑羽集箱，尚譬大義同劻勷。只憐孝行

❶「斨」，原作「斨」，據文義改。

過樂龐，萱堇錫蜜佩帨纕，猺苗萬里猶相將。越四十載孝事嫜，竟以孝死尤可傷。楚郊蘭秀杜並芳，足媲大節中外良。以茲子姓咸茂長，亦與蘭杜好比方。予忝國史歸梓桑，橐筆僅此載柩堂。羲輪舒馭迴且翔，且歸若木同埋藏。

西河文集卷一百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行十九稿

墓誌銘十

思舊銘

王諱孫蘭，字畹仲，無錫人。壬戌進士，由刑部郎中出爲成都知府。艱歸，補紹興，遷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廣南韶道。崇禎十六年，獻賊破連州，孫蘭死。蕭山毛甡爲孫蘭門生，康熙癸亥，爲仿古，作《思舊銘》。其詞曰：

昭陽協洽，元英之首，明故中議大夫、廣東兵備副使王公孫蘭，殉難于南韶之官署。嗚呼哀哉！兵摧晝邑，脰絶桑枝。官守滎陽，身煎柳火。彭府君能殉賊，太守何功？周將軍乏援兵，梁王不救。以致睢陽之死爲厲鬼，豫州之出犯妖星。況復聽山既邈，孰與調商？削石云亡，無能爲質。苟有醉裹過西州之路，哀來卻内府之漿。同懷，誰無私臆！乃感兹疇昔，言念當時。對策春官，人誦公孫之學；起家秋士，文無屈突之辭。旋分益郡之三刀，遂領東方之千騎。奬循良于越國，假節鉞于韶陽。績著湟中，猺獞授首；風生嶺外，羅甸歸心。當百城相傾陷之時，以片石補東南之闕。夫何獻賊逼臨，連州失守；湯楊繼叛，梁化將降。堅壁五旬，縱斷指，無乞師之計；孤軍萬里，以捐軀爲卻敵之謀。三呼殺賊，再拜投繯。箕尾歸天，丹青入地。南還憲使，

空餘馬革之屍；東土門生，長抱鼠思之泣。痛山陽之吹笛，返嶺表以聞琴。招魂有賦，藉夢巫陽；哭墓無文，書名隧側。因爲銘曰：

蜆岡巀嵲，羊城崔嵬。五嶺是蔽，三山以開。維此長藩，控彼南越。楊僕樓舡，孔戣節鉞。三瀧猺歸，百僰羌逸。何期寇流，由蜀而出。亦踰五嶺，既破二禺。云誰作虐，曰惟獻忠。桂陽不固，曲江復陷。兵澌若流，城空可闞。況有二將，相繼負降。由此擣虛，類梃以撞。儲峙餱糧，料簡乘馬。竈滅勾沙，壁撤清野。徵兵不來，乞糴無力。惟有一死，足以退賊。下作河嶽，上爲星辰。諸猺畫像，群雛覆巾。惟我夫子，越州刺史。揮斤撫絃，逮予小子。羈丱受知，❶弱冠相失。夫子知我，空用唧唧。所幸恩卹，予于聖代。既肆豐埏，復表幽窀。謹陳烏臆，附之牲碑。蕪詞不章，以抒甚哀。

二友銘❷

昔庾信爲梁觀寧侯作《思舊銘》，未嘗置幽也。予友來君、徐君皆于予入豫州年，先後下地。來君門下士來學、徐君子誼，同時請予爲銘。予思二君雖未藏，然亦無能瑑石，標美于隧。古有不穿土而飾用誌者，因述其行略，爲之銘云。

君來蕃，字成夫，邑人。來氏族甲地大，君鄙其軒冕，獨居貧空，敝衣樓裂，所儲圖史外，惟缾盎十餘，實米鹽紵絮于其中。

❶「丱」，原作「串」，據四庫本改。

❷此篇四庫本未收。

每出行，書衣筆衮，手自持抱，至有掛兩肘纍纍，蔽以博袖，儼五石匏者。遇故人，當意，拱揖避道左語；不當意，去。嘗授書江園中，與其徒沈君、傅君名「江園二子」者，夜秉燭，藉廣氈箕坐，縱談古今興喪得失及漢魏以來理學、藝文、人物，徹三晝夜。及遇軒冕與不當意，或相過，或邂逅，廣坐端視緘嘿，雖終日不出一語。問之，間亦不對。以故值君者多卜君語嘿，以示臧否，至爲語云：「言勿言，視來蓄。」蓋重之焉。

君夙潁，十歲出試，輒冠軍。甲申以後，棄去舉業，爲詩古文詞，始以博大自喜。既好爲瑰奇倜儻之語，既又力追先秦間文，崇尚奥衍。然終不能鋟所著行世，有《北沙集》藏于家，以別字「北沙」也。幼精六書，能作古文、魚籀、大小篆、殳隸、八分，不輕爲人寫，人亦竟不匄寫之。嘗作故明《二畿賦》，其文雄博頡驁，抵轢前古。初不示人，及示人，人以口跆厭讀之。既知爲君作，則益置去勿讀。惟虞山錢宗伯見之，稱曰：「此馬季長之賦也。」君好立名節，每道東漢人物。人有以東漢人物擬君，君喜。少游于劉蕺山先生之門，先生曰：「子袁夏甫也。吾初以子爲狂者，今知之獧者也，子有所不爲。」君事父孝。父困于諸生，老得心疾。君備飾甘脆，父怒，必蹴棄之。甲申以後，彊君出試，以不能禄養，箠楚幾死。時蕺山先生自南都還，講學于家。君問曰：「有子于此，貧不能養父。而父責子以不擇之食，如之何？」先生曰：「子不聞樂羊妻之語乎？『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其姑感焉。二親之不諒，子者之辠也。且夫厲人燭其子，而畏類己也，天下亦安有人父而責子以非是焉者？子言盭矣。」君聞之悔，瘠

不食，乃作《反栢舟》詩以自明，蓋反其「母也不諒」之辭云。仝邑毛甡與君善，嘗與君赴東江大會。浙以東數郡皆在坐，朝士若蔣學士、胡侍御、徐行人輩皆至。君緘嘿就坐。時學士方主文兩浙，君以不試抗坐。酒行樂作，絲竹幼眇。君聆之稱善，頹然假寐，鼾齁徐發，及醒竟去。姜侍御會十郡人士，爲志學社。甡與君往。君敝衣揖讓，與人士欸欸道故。既就坐，祭酒則已亡矣。甡出游豫州，君卒。來學曰，卒之歲大雪，君憶甡遠游，覆笠登香鑪峰，四顧蒼茫，吟所製山陰張杉、徐緘、臨安陸圻、江都韓畺、華亭蔣平階、吴江顧有孝、同邑徐芳聲、毛甡八君詠詩，慟哭乃歸。江園傳孝廉，門下士也。君授書江園時，故友陳清家下浦，每相憶，約同日過，輒坐語中途之柳間。至是君死，孝廉經其地，作《柳下詞》以哀之，比《招魂》焉。

予與徐君伯調先後出游者若干年。丙午秋，遇于撫州崇仁之東明寺。君既徙去，爲予止三日，臨別約曰：「爲我寄詩，吾當寄以序。」越數月，予離崇仁，憶之寄以詩，而君亦寄序從泰和來，譽予過古人，不敢當，且中或過瞥，軒冕中士。念與之面諮，一定其文，而不可得也。己酉秋，予赴豫州，而君以次年若月日卒于家正寢。嗚呼哀哉！

君諱緘，家山陰之木汀，又家梅市。初擅舉子文，爲雲門五子之一。既以詩古文爭長海内，海内人皆知君名。方是時，郡詩文自靖慶後沿趨不振，而君力反之，一歸于正。君出游所至，飾厨傳，爭相爲歡。四方請教，日益輻輳。而君以蹇傲，未能委曲隨世氏仰。且韋布軒冕，相形轉驕，每見之詩文，以寓忼愾，以故人多媢之，間有困者。

宣城施少參，君子儒也，其詩文爲今人所推。少參獨重君，雖少參所爲詩文不下于君，而視君如不及。嘗欲得君歡心，凡君意所欲，且曲致之。君每責以所不堪，輒應。雖微念少參軒冕士，睨之而交故久也。自少參爲都官郎，歷任監司，所至必迎君，君亦竟往。他人者褻習之，而少參重君無二色。他人重君者雖多，皆不及也。君好鍊冲舉，餐氣啜液。嘗自厭毛髮不潔，作游仙詩以自喻。及與金山人游，則盡得其呼噏旋轉之法。蕭鍊師者，長年人也，從衡嶽來止梅市。君既家梅市，與證之，大信。嘗與君坐，自喉鼻以下若海潮汐，澒洞有聲，其骨節摇捩珊珊然。予在豫州得施少參書，告君死。次日既有人自山陰來者，曰君將之長安，神氣煩渫，急歸，而癰發于尻，創癢不切。其氣綿綿然從尾閭來，谷神浮游，亦既愈。而窾肉呀呷，精力潰敗，竟死。君初爲祁中丞公愛重，使二子從學，故邀君家梅市。至是中丞已殉國，其兄孝廉、弟司法猶在也，與永訣曰：「讀書種子絶矣。」君自著《讀書説》，九經：《周易》程傳、本義，《尚書》蔡傳，《詩集註》，《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傳，《禮記纂註》，《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共二千八百四十七葉。史：《資治通鑑》胡三省註，葉氏《前編》，《續宋元通鑑》，合《國語》韋注，《戰國策》正文，《史記》小司馬註，《漢書》顏師古註，《甲子會記》，共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八葉。以一歲日力計之，除吉凶慶弔、祭祠伏臘外，可得三百日。每日以半治經，限三葉，以半治史，限二十葉，閲三年訖功。其勤如此。然尤富聞見，雖口吃不善辨，而傍通曲引，歷歷穿貫，叩之無不鳴。與人語，

纖屑不略，語過輒記憶。每見之行文，以滋辨論，然要歸于正。

往與嘗熟錢宗伯爲論文書，宗伯曰：「少爲舉子，偕李長蘅公車，見僕爲文，嘆曰：『子他日者爲李王輩流已矣。』僕曰：『李王而外，有文章乎？』長蘅爲言唐宋大家與俗學異，而略指所以，爲之心動。近與練川諸宿素游，得聞歸熙甫之緒言，與近代剽賊雇賃之病。臨川湯若士寄語相商曰：『本朝勿漫視宋景濂也。』於是始覃精妍思，學唐宋大家爲文，以及金元元裕之、虞伯生諸家。非敢矜創以譁世也。」君覆書曰：「長者教思，敢忘佩誦？但歷引長蘅、若士之言，以規橅秦漢爲俗學，不如奉唐宋大家爲質的，則不然。夫學無古今，真與贋而已。學《史》、《漢》者，正如孔廟奏古樂，琴瑟柷敔，僅得形模，故難爲耳。若夫學大家，則古樂之遞變者也。三百、漢魏樂府而降，如近世清商、梨園等曲，雖去古已遠，其窮情極態，亦復感動頑惠，故可爲實。則彼以古而難追，此以今而易襲，未可謂易爲者爲古，而難爲者反非古也。夫真能爲《史》、《漢》者莫如大家，然大家之文，不類《史》、《漢》。真能爲大家者莫如先生，然先生之文，不類大家。此無他，真者内有餘，故不求類；贋者内不足，故求類也。若夫景濂、熙甫之文，鄉者亦嘗略觀之。今因先生之言，復從南昌人家借得《學士集》，反覆覽觀。竊以爲惟聖人之文能兼德行、言語之盛，下此即《國策》、《史記》詘于譚理，濂洛關閩不善行墨。今景濂思起而兼之，取理于程、朱，而掞詞于遷、固，惘然自以爲古之作者莫已若也，而不知其去古者正復坐此。今其集具在，凡文少理蔽、稍橅前古，猶卓

然可觀。若明明言理，則皆卑藾熟爛，老生學究振筆有餘。由此觀之，二者之不能合併也決矣，景濂之不及古人明矣。遂欲縣此爲質的，使後學咸宗焉，緘不能無少惑也。且夫長蘅、若士之言亦安足据也！」君詩十卷，文六卷，已刻，名《歲星堂集》。其未刻者藏于家。君與蕭山來蕃善。蕃鄙軒冕，每見輒引去。君思以抑之使重己，故反激昂軒冕間，與蕃異。子誼有文章，比之孝穆。乃合爲銘。銘曰：

湛淪乎文，嶇崯乎時，惟二子之以思。

故明靖南將軍德配李夫人墓誌銘

予避人淮陰，淮守備張君請召賓客，西鄉上坐長者，目接不語。及更衣牽予，暗中認之，則故靖南將軍兄有俶也。次日過將軍委巷，夫人曰：「何不載叔之彭城，同就舍養？」予以故人山陽令挽留，不果。越七年，予游淮西，得夫人訃聞，且曰將葬彭城之雞鳴山。恐丘首無日，久且失也，乞誌之。予曰：「固然。」

夫人籍京衛，氏李，祖克詔，父榮，爲衛將軍，稱世衛李氏。少夢神授之筆，既長適靖南公。靖南公本餘姚毛氏，景皇帝時高祖裕、高從祖祚，以兄弟同舉順天庚午鄉試，因隸籍焉。乙酉之變，靖南公偕兄保定伯有倫，移定海軍，同武寧侯王君之仁軍西陵渡。夫人在帳中。時南都初敗，馬士英奉太后奔臨安，既而竄身鎮東將軍方國安營，稱方馬軍。夫人曰：「士英，逆賊也，棄君來此，此地難與守矣。武寧軍軍西陵，君何不移軍之龕山，遠方馬軍乎？」既而吳中吳易、陳萬良輩各以偵諜從龕山渡，陰爲聲

援，欲引龕山軍從海寧入。夫人勸之行。西陵軍潰，保定公以入護監國相失，全軍歸命。而靖南公偕夫人止海寧，既遷淮，又遷彭城編户，夫人力也。夫人以監國恩封一品夫人，年四十六，康熙庚戌若月日卒。子衡，非夫人出。銘曰：

惟夫人之能賢兮，饗軍鬻釵鈿兮。惟夫人之善見兮，如乘錦車，又如張繡繖兮。避老萊兮，君子與偕兮，如何孟光兮。噫兮，反先亡兮！呂母之冢傍兮，惟夫人之藏兮。

瘞水盞子誌石銘

水盞子者，越器也。其器不知造于何代，亦莫按其製。相傳隋萬寶常析鐘律，能叩食器應絃，後人即以水盞入樂。或曰，古有編磬，與水盞同。古金以鐘，不以鉦，今以鉦易金，雲鉦即編鐘也。編鐘一變而爲方響，再變爲鉦。水盞子雖不必以瓦，然由變而推，則易石以瓦。或亦非無然者與。《陳詩》云「坎其鼓缶」，《史記》秦王爲趙王擊瓦缶，而莊周子乃鼓盆而歌，雖或以節音，非以倚音，專聲赴奏，有如柷然，然而猶瓦爲之。明興平伯從子高通，畜婢住子，能叩食器爲《幽州歌》，箏師搊箏在傍，能曲折倚其聲。姑蘇樂工謀易以鐵，不成，乃購食器之能聲者，得内府監製成化法器如干，則水淺深分下上清濁，叩以犀匙，凡器八而音周，强名曰「水盞子」。順治乙酉，清師陷安平，江都隨破，家人之在文樓者皆散去，住子投射陂死。康熙甲辰，予遇通于淮陰城，託鎮淮將軍食。食頃，懷二盞出，供奉器也。中拉水級，叩之泠泠然，語其事而三嘆。鎮淮將軍命瘞之淮城東唐程將軍咬金墓側，如

瘞住子者，而使予誌于石。其文曰：

編竹爲簫，編石成磬。方響不傳，水盞可聽。破十六葉，更爲八瓷。中流深淺，高下因之。玉邸漸安，犀槌自撚。戞即函胡，挑將宛轉。試斟淥酒，遥倚素曲。半袖縈錦，五指琢玉。既越蕤板，亦邁徵弄。中曲擗抃，能使神動。吹角出陣，嗚笳在疆。北鄙好殺，南風不揚。烏啼失林，雹裂震地。官渡戰亡，安西軍潰。已奪都尉，將邀昭妃。錦車翠幕，驅馳何爲？昔者杞梁，妻赴淄水。朝鮮有婦，墮河而死。或援箜篌，或形操暢。彼美善懷，與之相向。身同波澄，技乃響絶。殘金斷絲，方寸不滅。爰歸黄土，仍歌青臺。英雄粉黛，千秋同埋。昭華之琯，藏于幽隴。元康阮咸，乃閟古冢。鼓缶無路，招魂有詞。彼美而在，尚其依斯。

單昌其曰：古雅是建安後小品，與唐沈亞之一輩有辨。

瘞珍誌銘

兒珍，三先兄子也。予出游時，恐從此不得歸，是以後予。督撫以下分守郡縣，籍捕疊出。珍隨母被繫，東西簿較，瘁矣。予歸，而珍以瘵死。予嘗曰生平可幸者三：一行文無宋人論習；二無負郭田，作衣租食税男兒；三不爲繼子，慈孝兩隔。蓋有所感也。今兒服瘁死，而予於慈養闕然，兒憾可知矣。三年前除夕，珍死，母抱呼曰：「吾與兒罹殃亦極矣，盍俟汝父歸而死，可乎？」越五日，珍果甦。問之，曰：「吾感母哭哀，將俟父歸。」然則予之歸日，正兒之死期也，哀哉！珍七歲後予，十八歲死。銘曰：

瘞者珍，翳予之後人。

西河文集卷一百一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墓誌銘十一

自爲墓誌銘

先母張太君夢番僧持度牒來，懸于堂，其牒四邊以五螭相啣爲花闌，醒而生予。因檢郭璞《游仙詩》，有「奇齡邁五龍」句，名「奇齡」。五歲請讀書，無師，太君口授《大學》。已訖讀，問其字何等。太君買市雕《大學》一本，令循所讀自認之，一再周無不識者。時以篇首「后」、「後」、「厚」三字異形爲問，太君曰：「後先厚薄，音諧義愆。后與後同，婦德不前。」總角，舉諸生，一月中取小試第一者四。爾時先兄萬齡先在學有名，人呼予「小毛生」。值明亡，哭學宫三日。會稽山賊紛紛起，市里奔逃。予竄身城南山，與同縣沈七、包二先生、蔡五十一仲光爲四友，文集卷有沈七、包二先生諸傳。闔土室，聚南、北、唐、五代、遼、金、元史暨諸書其中，縱觀之。

順治二年，王師下江南，杭州不守。山陰鄭遵謙乘間起閭左，括民徒爲兵，劃江抗王師。時餘姚熊給事、孫副使同時起兵，不數日，寧波、台州、金、處、温五府皆鼓衆相應。適武寧侯王君之仁、保定伯兼鎮海將軍毛君有倫，原以備倭軍寧波，聞變，挈其軍而西，屯之西陵，與民徒相合，名「西陵軍」。保定者，予族人。予族譜中有毛裕、毛祚，曾于景皇帝時以兄弟同科登北平榜者，其祖也。時故明諸王争

渡江，江東民徒已共推故魯王爲監國，統諸軍軍。而保定至蕭山，訪同族之居蕭山者，移檄購大小毛生，出予于土室，啓之監國，授予爲監軍推官。予力辭之，陰與沈七行，行間覘諸軍所爲不道，不足與計事。且天命已有在，沈七著《辨亡論》見意。匿不復出。會鎮東將軍方國安以江南新下，收敗軍東奔，狼倉渡江。而馬士英奉故福王、太后奔杭州，竄國安軍中，名曰「方馬軍」，與西陵軍相峙而居。大司馬徐公犒軍西陵，公名人龍，即徐仲山尊人也。曾題予監軍不就，其題詞有「年遂終軍，才逾公瑾」諸語。國安邀保定共迎之，保定以諮予。予曰：「方、馬，國賊也。明公爲東南建義旗，何可與二賊共事？請絶之。」國安聞予言，會出戰，敗于朱橋。以保定坐視，遷怒移兵向保定，搆辭及予，且有指予譏兵事者。時江東軍着大帽，沈七作《大帽謡》，和云：「將軍愛蒼頭，不若愛危腦。危腦小易收，蒼頭大難保。」又諸軍每出戰，必半渡返，因作《少年行》，末云：「少年欲渡江，江面多少路。接岸十里長，五里不可渡。」予被獲幾陷，脱之龕山。時保定弟有俶爲靖南將軍，軍龕山，名「龕山軍」。就之住一月，復還西陵。清明節山中白桐花生，保定家人夜召予。春雨，移帳桐花間，予與朔客觀星者危坐。天收雨，星見，出帳四望，咨嗟曰：「事已矣！」滅燭流涕。會故唐王亦僭號福州。客有以漳浦黄宗伯道周蠟書招張杉者，張梯、張杉、張愕兄弟皆名士，愕死于兵。張杉持示予，邀予南行，且曰：「方馬軍可勿避耶？」予曰：「生死，命也。且行亦何能爲？」亡走山寺，寺僧爲予屠首髮，衣緇，匿坑中。王師破江東，戮山市之留髮者，予以髡首免。歸，覓家人于褚里。太君撫予首，泣曰：「吾向夢僧寄度牒生是兒，今竟

然矣。」

時東南新定，文士野處者踵前代積習，好爲社。每社高會數千人，撞鐘伐鼓。得與者爲名士，否則無所齒于衆。予品目過峻，且好甲乙人所爲文。先與山陰徐緘、同邑何之杰爲三子，他以文見質，多卻去。會選郡人詩，鏤板行。會稽王庶常從賊中歸，投予以十詩。予録其四，乃以右丞、司户評其篇，實譽之，不知其得罪。王庶常名自超，有《夜走鄆城》及《哭周介生赴西市》詩，而評之云云。聚怨家歃血，布張罝羅，與同邑舉人以文社被黜者，集親串怨隙聚謀。謂予逆抗命，今又抗試，且以頭陀居士林，骫壞名教，罪當死。讞者察其妄，不坐。值順治辛卯，浙三舉鄉試，同社章貞登賢書，偕同籍舉人，昌言毛生在江東抗命時，義不受職，故當時奪其籍。今不試，髡首，特無籍耳。倘能予之籍，以旌其義，是人必能慷慨爲朝廷效命，豈甘鬱鬱自廢棄乎！提學翟君是其言，立還舊籍，令薙頂待試。而怨家洶洶。會布政司使張君以從賊歸命爲今官。搆者謂予評文時，曾及君六等定罪之狀，援僞朝典例。君大恨。提學張君阿伺君意指，仍奪予籍。予少好爲詞，至是無賴，取元人無名氏所製《賣嫁》、《放偷》二遺劇，而反其事作連廂詞，謂可正風俗，有裨名教。提學購得之，誣謂：《放偷》，縱從賊也；《賣嫁》者，歸命本朝，不待聘而自呈其身也。狂生失志，訕上官，不敬。上之制府，下寧紹分巡王君籍捕之。制府以爲冤，釋置不理。怨家讐憤不得洩，瞯予姻戚有負責于營而相訐者，忽攫予于途，謂予當償。擁予將渡江。隣人識予者，追之至西陵渡口，簒之還。次日，購道殫横所簒處，指爲營兵，毛生聚人殺營兵，宜重典。籍捕

四出。隣衆千人争渡江鳴冤。營將疑其事，檄寧紹分巡王君廷璧雜治。怨家復羅織，私之分巡游客許君名三間者中傷之，遂援重典，案籍捕逮。友人蔡仲光急過曰：「怨深矣，不走，將不免。」指壁間所書王烈名曰：「請名王彦字士方。吾他日天涯相問訊者，王士方矣。」

過吴，投顧有孝家。值予病，有孝賣書買蕿藥食予，夜送予渡湖。遂寄宿楊明府宅。明起速客，忽座中附耳，或指或視，一人直前抱予曰：「子非江東小毛生乎？」相向哭。時有詩云：「晝行蘆中遲，夜行瀨上淺。江東舊知予，故呼我王彦。」又云：「座中有客向予指，此是江東小毛子。」去之靖江，旅亭近關者，有搊箏客住東廂。過門，聞箏聲，中心惻惻不能行，遂止宿焉。予世于樂律有神解。家傳《竟山樂録》四卷。先忠襄子副使當明嘉靖間，得寧王所藏《樂録》于王文成府，中有雞婁鼓譜及箏笛色五尺，曾記其一節。至是客彈有誤處，微指之。客大悦，邀住十日。瀕别，請爲予償諸房蕁錢。予曰：「豈以予爲賣伎者耶！」謝之去。

先是出門時，仲兄與三泣送予，謂曰：「古賢處憂患者必知《易》，汝知之乎？」予跪而受言。及過吴，匄《朱子易義》一本于顧有孝家，每竊讀，茫然曰：「三聖之學如是乎？」于是筮所之，遇《節》之《需》，乃以己意自斷曰：「《節》者止也，《需》者有待也。《節》與《需》皆坎險在前而不可行，然而《節》三當互震之中，已將震動，而乃動而得《乾》三，則出險矣。剛能出險，故不敗。非然，則需矣，致寇至矣。」乃急行，而躡者果至，遂匿海陵。越一月，曰：「可出險矣。」《經》曰：「利涉大川，往有功。」大川，淮也，淮可往。過淮，淮守備張君與予舊，

一見即邀予過飲。西鄉坐客目攝之，中酒，牽予于旁舍勞問，則故保定弟靖南將軍有假也，具言保定死，武寧已殉節，而已以亡軍倖免，詰朝將攜予至彭城舍養。值山陽令朱君禹錫故善予，聞予至止，爲予開館驛，擇日請召諸賓客，讌飲爲歡。而吏部張公偕令檢討鴻烈父子闢名園于東湖之濱。八月十五夜，水亭隄榭，張燈布幔，雜設妓樂及色藝孌弄，而集寓淮諸名士凡數十人，賦詩游飲于其中。酒再巡，清歌間作，絲竹幼眇。予倚醉，扣槃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遍。湖西施使君還自京師，見之，驚曰：「此必予友毛生者也！」使君名閏章，見詩題云：「但知王烈是名人，不信毛萇本才子。」淮人從此物色予。予念《需》象云「君子以飲食宴樂」，今出險，已宴樂矣，過此將失位，急舍之去。于是之齊，之楚，之鄭、衛、梁、宋間。嘗登嵩山，越數峰，遠望悽愴，不能上，曰：「吾力衰矣！芒芒者安歸乎？」

會稽姜黄門，故友也，名希轍，時內陞在籍。爲言于中丞蔣君，將雪其事，讐者借他隟重陷之。乃復之禹州。州使君，予邑人也，延署中，署爲故懷慶王宅，後有白雲樓最高。楊花飛飛，登其樓，大醉。手拾楊花，不能哭，作《白雲樓歌》。已而邑人至者多知之，去之嵩山，匿道士土室中。夜起徬徨。少讀經，稍長讀史。史自唐以後無可問者，而經則六籍皆晦蝕，《易》、《春秋》爲尤甚，二千年來，誰則起而考正之？青春白日，銷亡盡矣。惟《毛詩》可記憶者，璅璅作問答，散録成帙。稍不可記憶，即已之。且念生平無建立，事功既無可期，而乃德不脩而學不講。假寐而泣。忽有人告曰：「何不之

嵩陽問之？」予曰：「諾。」仰首四顧，無一人。夜半辭去，止少林僧房。踰月，過廟市，見鬻書者傍一僧，高笠，取《大學》一本，教予鬻。予曰：「是書亦何異而教鬻之？」曰：「書有異耶？」曰：「有。恒書不能讀。」「讀異耶？」予聞而驚，且憶昔所告，動心，跡其所，住于嵩陽院南，則遼人而寄于此者。曰：「予非僧也。天啓之末，全家死于兵，獨身刑髮而竄于金州之海濱。少受學于義州賀淩臺先生，爲醫閭先生之孫。賀欽，義州人，官給事，講學醫巫閭山下，學者稱醫閭先生。淩臺授《禮記》、《大學》，即古本也。泣曰：『儒者無實學，于今八百年矣。《大學》不云「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乎？身統心意而該家國天下于其間。北宋祖陳摶之學，高談性命，而略于事爲，周惇實、程顥皆陳摶門人，主陰靜，立無極。以孝弟非人性，窮經籍爲喪志，不尚氣節，而薄事功，虛而無用。其敝也近乎忘身。南宋宗程頤之學，就事物以求心性，究之事物無一得，而坐失心性，朱熹從李侗，私淑程頤，格物理，主形器。註《詩》、《易》、《四書》、《離騷》、《參同契》，輯《儀禮》、《家禮》、十七史，究卦變、太極、皇極、律呂、諸象數，而不考事實，不求真是，一往謬誤。其敝也過于有身。夫格物者量本末，本諸身也。黎立武曰：「格物者，格物有本末之物。《倉頡篇》：『格，量度也。』但度其本所在耳。」致知者審先後，以身先之也。致知，致知所先後之知，故古本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即接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誠意則辨理欲，而明善以誠其身。《易》曰：「閑邪存其誠。」誠即善，不誠即邪。故誠意者，但分別理欲，爲誠身之本。正心則驗存亡，而心存則身存，心亡則身亡。修身全在存心，孔子操則存，孟子求放心，皆在乎此。但正心而曰存心者，以心不在焉爲不正，則存即正矣。心在事物，則存乎此者勿移于彼，心無事物，則存乎中者勿馳于外。久之則心有主，而無所違矣。乃于以修身，則凡有裨于心意

之學，吾學而修之；有裨于家國天下之學，吾學而修之。凡《詩》《書》六藝、經術、經濟無所不修，故爲體用兼備之學。此大學也。」予爲受學三日去。特予幼所學，爲朱熹改本，誤以格物窮理爲正學首功，遂以研索典籍、詳究事物爲極事，遇有言心學者輒唾之。今始知統該于身，覺中有根柢而外鮮遺落，涉艱履險皆泰然焉。

已而應湖西道之招，即施君閏章也。經竇家瀆，有紅字李店，蒸不托食客。隣棚賣漿婦目予不輟，予就問之，則故保定伯家婢也，軍散時失身于此，已若干年矣。因坐棚下言保定家事，各流涕，遂解身所衣罽衣勞之去。時作詩云：「錦帳雙鬟貌似花，河陽軍散各天涯。可憐紅字三家店，不賣青門五色瓜。」乃赴湖西住一年。初，湖西有舊講堂，王文成講學處也。外有白鷺洲，使君新設講會于其中。時楚人楊君恥庵從東來，率其徒講文成之學。使君與之辨《詩》、辨《禮》、辨《尚書》，皆不能詘，予辨而詘之。使君以爲其學疎，遂以新安之學抵其隙，謂學在事物，不求之事物而求心性，非空門乎！恥庵不之辨。少頃午食，使君曰：「子淵不遷怒，何易？昨怒官庖闕供具，責之宜也。今治魚留乙，而又責之，則遷怒矣。」恥庵曰：「若此者，可得求之事物否？」予聞之，大悟，即下拜。歸而惺然坐，通夜不寐。乃以使君將移治辭之。轉之崇仁，崇仁令駱君歡留之。其隣人黃吉日餽予酒脯，且邀予故人朱三、徐二十二游飲北城、巴山間，凡數月。臨行，估馬匹賫糧，送予至石牛渡，再拜而別。別詩有云：「天涯最難忘，莫若石牛渡。渡頭花樹紅，是我別君處。」乃復應淮西金使君之招，留之三年。

先是，予在淮，淮人有知予毛生者。予

曰：「雖然，予毛甡也。」即所更名。又曰：「予瀕死屢矣，幸而生。甡者，生又生也。」又曰：「吾生十年，殤五年，兵戈者十年，奔走道路二十年，能再生乎？所謂甡者，亦冀夫生之者也。」會赦屢下，而救予者日益至。黄門姜君慨然謂當事者曰：「毛生幾嘗與族忤，特以無所用落落，故讒得輕入耳。今年四十餘，老死可惜。幸學籍有名，吾當以原廩生籍上之成均，使知愛羽毛願效，則謡詠自免。」乃以奇齡名援舊廩籍例，輸貲入國子，謂之廩監。嘗居白門，夜卧，夢黑衣持銀鐺來前曰：「當行矣。」有丈夫者止之曰：「是人辛苦亦備矣，生平學未了，請留此以了吾學。」曰：「雖然，亦何能了？今當籍一物以應之。」少頃，見一緑鸚鵡項被鏁去，鸚鵡回顧而泣。旁人指之曰：「此子魂矣。」遂大病。會稽徐允定贈詩云：「莫愁隴上飛鸚鵡，夢裏應吞五色雲。」後西河在舘中，甬東葉天樂作《上林鸚鵡》詩寄之，其答詩有云：「三尺紅絛空自繫，不如還向隴山飛。」少時與大理任君出賈生《治安疏》，角讀之，各五過成誦。自見夢後，苦憶必不得，即再讀至十餘過，不成誦。

康熙十七年，是年與張杉客上海，任明府署，未回。上特開制科，天子親試者，謂之制科。俗以進士科爲制科，誤矣。《通考》特分制科、進士科兩門。制科如漢武策試董仲舒、公孫弘類是也。或曰：進士殿試，亦天子策試，故亦可名制科。則殿試起于唐儀鳳間，然唐自儀鳳以後，直至宋朝，仍別開制科，未聞稱進士科爲制科也。敕吏部遍咨京朝官，自大學士、九卿、科道以下，及外督撫司道郡縣，各薦舉才學官人可以膺著作備顧問者，入應制試，名爲「博學鴻儒科」。時福建布政使吴公興祚，已揭薦首予，會巡撫楊君病，故不果行。而分巡寧紹台道許公弘勳，力薦予于兩浙撫軍陳公暨布政使李公，凡十一郡所薦合得數百

人，僅遴取六人入告，謬及予。六人顧侍御已辭免，惟魏副使、徐林鴻、咸清、吴農祥五人赴試。予三辭不獲。有《三辭揭子》，見本集。是年戊午，舉鄉試。撫軍將監臨廻避，而慮予不行，乃以覆部咨文當驛入者故，令本人親賫之，遣官吏持咨到家，從門中投入竟去。不得已就道。相國馮公知予至，預飾厨傳，辟舘相待。而内閣學士合肥李公設榻，邀予主其家。時四方應召者堵長安市，即王公邸里、幸舍皆滿。城東萬柳園，馮公休沐地也，擇日開宴，遍請諸應召者來，令賦詩。予爲作《萬柳園賦》。時同賦者十餘人，獨以予賦與宜興陳生文並稱之。生名維崧。内史喬君萊，工賦者也，然熹事，與同舍曹君禾好臧否人物。喬君佯寫予賦作已賦，以示禾何如。曰：「此非君作也。」「然則誰作此？」曰：「必江東毛生者也。」值試前數日，右臂忽瘍發，腕脹如瓠，五指不可詘，特詣冢宰暨掌院學士驗病，求免試。冢宰執不可，選郎楊君，淮人也，朗言曰：「是人免試，則此舉爲不光矣。」又曰：「此必藥誤之耳，洗其藥則指必可詘。」蓋疑爲僞也。及試日，挂臂至午門，請弗入。學士曰：「第入，脱果不可爲，已之未晚也，有何難焉？」遂詣太和殿受試。晌午，司饍者强予把金筯，指小詘，時賜宴故云。是日得陳太士醫，驟愈，故以爲僞。完卷。上幸覇州，攜諸卷以從，親坐帳殿。閲至十餘卷，風起遽止。予卷在閲中，且夾一紙籤。翌日，盡付三相公暨掌院學士。訖閲，及呈入，以予列上卷。上忽問曰：「媧皇補天事，信乎？」蓋以予卷中有「匪鍊石之可補」一語故也。試題爲「璿璣玉衡賦」。衆未對，間馮公進曰：「《淮南子》有之。」上曰：「徒記事耶，則《楚詞・天問》早及之，何止《淮

南》？第未知傳信何如耳。」衆相顧駭伏，叩頭退。乃倣前代制科例，上卷比進士一甲，並授舘職，因授予翰林院檢討，充史舘纂修官。而以勝國之史未修，開明史舘，給筆札，令纂修《明史》。鬮題得弘、正兩朝紀傳及諸雜傳，先後起草，得二百餘篇。

先是制試時，上精于韻學，兼以韻押定甲乙。凡旂旗逢辥，剖析極嚴。予因于修史之暇，據臆所見，稍加以考識，著韻書十二卷，名《古今通韻》，進之御前。時區別賢否，特召同舘百餘人試保和殿中。閲卷者置予文先後之間。上親拔之，相距三十名，註卷面曰「拔若干名」。值乙丑會試，欽點予同考第一，領十八房考官唱名午門外。入鏁院，分簾閲《春秋》房卷。及放榜，得進士一十二人。是科上頒題，進士一至十，皆送上親定，而《春秋》居二。至殿試傳臚，仍以《春秋》一卷爲一甲之二，二卷爲二甲之一。上以是科《春秋》房得人，隨命詞臣攻《春秋經》者，投名作《春秋傳註》。是時房首甫教習即並與編纂，皆異數也。先是，予入鏁院時，上幸南海子，攜予所進《通韻》者隨御幄行，覽之稱善。遂發其册，貯閣中，令本官繕疏，從通政司并書册奏上，已有日矣。及撤棘，謝恩賜宴禮部畢，閣臣遣供事官宣予至閣門。將入閣，滿中堂望見予坐起，道上欽覽所進書，大喜，謂有才學，着繕疏另上，指示向漢中堂領書册。宣旨明日，通政司上書并疏，上乃留其書，復降旨，使宣付史舘，并敕禮部知其事。

方予出亡之前一年，先太君死。暨避人淮西，則先贈公又死。時先兄以推官改仁和教諭，厝兩棺于杭州之六和塔，而先兄又死。予請假遷葬，值言官以修《明史》未

成，阻之甚力。上獨重孝治，可予請。暨葬，則畚土負石，身親事凶功。得痺疾，兩足膨脹，不能立，遂乞病在籍。越三年，上南巡至浙，以躬禱禹陵渡江。予扶疾迎駕于西陵渡口。上臨升御馬，遥見予，遣侍衛馳馬至前，呼：「毛奇齡，皇上遣問你病好否？」予答曰：「未好。」答畢，叩頭謝。侍衛曰：「有他奏乎？」曰：「無有。」上升馬去。暨還，仍送之望京門外。上控馬直前，呼予名，問病何如。曰：「未好也。」曰：「何以不調理？」曰：「調理未好。」曰：「是何症？」曰：「是兩足瘋痺，不能起立之症。」上復有所問，予以聽卑不能悉，第叩頭曰：「小臣微末，何足當皇上垂問。皇上恩厚，小臣何敢當！」上慰勞去。有紀恩詩，見五古卷。越二年而病遂劇。

予族自周王子毛分封于毛，遂以此受姓，然未詳其繼也。相傳魏時僕射玠曾家陳留。而其後宋靖康末，有侍御叔度從陳留南遷，謫居餘姚，爲餘姚毛氏。逮明，而福建都轉鹽運司同知貞偶治別業于蕭山，家焉。先是，九世忠襄公吉，當明正統間，以兵備副使殉廣東雲岫山賊，與其子雲南參政科、從子刑部郎傑，各有成績紀史册。餘姚毛氏稱一時極盛。自刑部公一傳爲湖廣按察使副使憲、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廣東復。再傳爲順天府治中文炳、河南滎澤縣知縣夢龍。三傳爲雲南布政使紹元、福建興化府同知子翼、嘉靖己未榜眼翰林院編修惇元。而高祖貴州石阡府教授淵，勦許龍保苗賊有功，祀貴州名宦。高從祖福建汀州府同知公毅與參政、編修，皆一門群從。當是時，毛氏以科目登仕版者，自順、成以後，嘉、隆以前，約二十七人。至祖岐

山公諱應鳳，其從兄鳳鳴舉萬曆丙子餘姚鄉試，鳳起借嘉興籍，舉萬曆辛卯鄉試第一，從弟汧借秀水籍，舉崇禎丙子鄉試。而餘姚仕籍至是亦衰。先檢討竟山公諱秉鏡，以邦賢崇祀學宮，《浙江通志》、《學宮崇祀志》皆有傳，餘見本集事狀卷。與先太孺人張太君生子四，其季，予也，長萬齡，辛卯拔貢，授推官，改仁和教諭。次錫齡，高隱不仕。又次慧齡，早世。娶陳氏。以無子，娶下妻三。初買淮婢，不宜子，遣之去。既而娶江寧林氏女，名繁條，攜之至江西，死。及官京師，娶曼殊，又死。曼殊張姓，見墓誌第六卷。暨請假歸，則又娶杭州馮氏女。子三。予出游時，懼予不得還，以兄子珍後予，未成丁死。有葬銘，在第十卷。既而以其弟遠宗繼之，康熙庚午舉鄉試第二。先是，從子遠公舉康熙丁巳鄉試，從孫文舉戊午鄉試，皆蕭山籍。而兄子文輝舉癸酉鄉試，與遠宗皆以仁和籍見舉，則以先教諭官仁和時所借籍也。及予六十七，生一子，呼老得，錢唐倪璠贈名壹。數月識字，時予方註《易》，能以指作卦畫，四歲死。

予生年早衰，嘗奉先太君避村舍。太君令誦壁間字。時暝，不能視，恐感太君意，信口誦舊人詞，而竊書所誦于其後。及旦，太君視之，曰：「妄哉兒！吾令之誦壁間字，而乃越右而及左，何耶？」至四十餘歲，驟得心悸疾，健忘，而眼忽明晳。時尚滯淮西，醉中卬首，讀息夫人碑，無一誤者。予少病瘍、病痎、病蚘絞，而老而皆愈。當方、馬被誅時，其餘孽尚留蕭山之管村。予避居巖壤，爲賊兵所截，不能歸。其隣俞亮者，寡婦子也，無食，謂予曰：「計賊三日當徙去，吾倘得八溢米，則母子俱活。不然，母寡子獨盡此矣。」予貯米數合，不及八溢，

并橐底乾糒盡與之。而自食竹萌三日，幾死，因得虬絞疾，而其後亦漸漸解。故人謂予健未死，不謂其不起也。

方予病劇時前數日，感皇上恩厚，不能報，每叩頭簀間。會同年大司成汪君霦書至，曰：「嶺表楊生進沈《韻》原本，上疑其誤，特令政府出君所進《通韻》本與之參對。上知君如此。」予讀之，一慟幾絶。予少失學，于凡學無所窺見，獨僻于音律。孩抱時，聽客搊彈，能辨其和謬。康熙癸酉，上諭群臣以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法。予曾作《聖諭樂本解説》、《皇言定聲録》及《竟山樂録》，思進之太常，而阻者甚衆。會上復南巡，于行在進已刻《樂本解説》二卷。大學士張公傳予至行在朝門，頒諭奬勞，并敕改誤刻字，而宣付專行。于是音律之學稍得施驗。特聖教未明，且五學六籍久晦于天下，予稍有論辨，而諒者寡也。祇予所爲文偶見于世，則世多稱之。少時，華亭陳子龍評予文曰「才子之文」。其後予出游，則多有論序予文者，顧甚煩，不得而詳也。杜陵蔣生曰：「蔣生生勾吴文物之都，父事言游，兄事季札。瑜昭犖卓，一往傭劣，而獨于西河毛生多所慕悦。每憂思結轖，熱病内發，鍼石不可，灌潄不得，遽發毛生文，一再讀之，霍然而病釋。」種山僧超睿者，董无庵也，无庵之言曰：「蓋自西河氏出，而越水越山頓爲改觀。此何如人者！然而幼丁亂離，中遭困詘，甲兵徙走，垂數十年。嘗衣緇山中，遭厄而廢。其所嬰患，或致籍名網羅，鉤捕延繫。細君躅足，東西簿比。雖破柱倖免，而嗣子逮斃。凡其所游歷與所遭逢，窺其文，往往而見也。乃偶然酬應，思若江河。遇有訂證，博極殫晢，古所

稱『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蛟龍翔而虎鳳躍』。比于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乎！」桐城存齋何先生曾爲文曰：「夫天之生才，使之漸漬停毓于名都大區，而又洊歷之于坎坷湮鬱之途，以激爲要眇之音，恣肆其旁薄駘宕之氣。雖遭逢世妬而沉滯，久則寄托益深。跋涉多則究晰益密，夫然後尺土之埋，不得而掩焉。」山陰徐緘曰：「近之學古爲詩文者，擬步而後馳，省括而後釋。琢磨繩削，浸淫擩染。始猶陽貨之類仲尼，久則曾雲之肖祖父。西河無是也。第觀其波瀾之所盪汩，氣燄之所陵轢，鋮縷之所穿穴，芬薌之所淫泆，其于古人如養由基命中于百步之外，既已達腑貫革矣，其餘力所及，猶能摩腹拂脊、射麋麗龜。又如卜式已出私財助邊數百萬，爲縣官賑流民復數百萬，而其廩庾緡錢之貫朽紅腐者，尚鱗鱗沉沉，不可貲量。」會稽姜黃門曰：「雖然，事亦有未易知者。夫世之因才而獲困詘者有矣。木文而戕之，甘其井而使竭焉，顧未聞并惡其文木與甘泉矣。且夫煎桂者以愛膏也，焚象者以利之齒也。浸假棄液而擢桂，憎之齒而焚象，摧其珠而刳剔其蛤與蚌，此則古今來所必無之事，而西河獨有之。有之而惡其人者，安知不并惡其文而屏之毀之？而事有不盡然者。夫秋霜之殺茅，不擇蘭杜也，而澤已芬矣。震霆之扑物，不必盡朽确也，然佳材或免矣。夫以西河之才與其學，雖在數世後，聞其窮者，猶起思拔濯，掩卷太息，惟恐不得當。況生逢其人，與之寢處周旋，朝夕以言詞心思相聽命。而振拔湔祓，豈無一覯。人能以才詘，而才無之詘也。此如李將軍者，其才氣爲漢代無敵，乃不能取軍功侯。然而孝武惜之，孝

文又嘆之。以一人之窮而不能不得于兩天子之知也，此之謂才矣。今西河之窮逾于李廣，天子之知十倍漢主。人亦有言，生平得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今天下知西河者，孰有如皇上者乎！匹夫之賤當天子之知，而又值聖神御世，超堯越禹，經文緯武，掩蓋百代之一人，而倖蒙睿鑒。此則刳剔之所不能加，秋霜之所不能殺也。」合肥李相國師曰：「西河不可及者三。身不挾一書册，所至篋笥無片紙，而下筆蓬勃，胸有千萬卷，不可及一。少小避人，盛年在道路。得怔忪疾，遇疾發，求文者在門，捫胸腹四應，頃刻付去無誤者，不可及二。讀書務精核，自九經、四子、六藝諸大文外，旁及禮樂鐘呂諸瑣屑事，皆極其根柢而貫其枝葉，偶一論及，輒能使漢宋儒者悉拄口不敢辨，不可及三。至其理學，則予固未能窺其涯也。間嘗以其詩比之少陵，以其所爲文擬之吏部，覺少陵與吏部俱無以過。且即以其學而較之唐之孔仲達、陸德明、小司馬、李善，宋之劉攽、洪邁、王應麟、馬端臨輩，而諸公所著，西河皆能指其瑕而摘其纇。然且才不能相兼。杜歉于文，韓遜于詩。而才又不能兼學。韓、杜、歐、蘇典籍稍疎，而孔、陸、劉、馬輩則又徒事博洽，而無所于著作。而西河皆有以兼之。有臣如此，是亦一代之儒，可以少報主知矣。」

特予有大痌于心者。往者，陸機入洛，已踰壯年，即庾信去國，亦居然在强仕之後，然猶哀嘆其遭逢而傷其淪落，況乎少秉大節，長亦思有所論建。彼文詞小道，何足比數！而乃德既不立，學復未備。曾與仲兄與三相訂生平，與三名錫齡，明亡時自沉泮河，救免，終身不出試。即癸酉舉人文輝本生父也。將統著

九藝、四子諸書，因以補禮與樂之所未逮。且廣輯唐後諸史，芟其蕪而苴其闕。何意丁年遭難，垂老登朝，及還歸而仲兄逝矣。禮堂凄然，誰可質問？朝暘未親，而西日已落，不亦悲乎！友人收予所存稿，合不下四百餘卷。予囑留十一，而餘俱去之。惟詩與賦爲友人所刻甚多。大抵雜佻盪之言，與俗浮沉。即以此諧俗，故飲酒披猖，每多不檢。而詞則淮西金使君按題而索，坐爲瑂鏤靡慢之音。雖屈宋寓言，不無寄托，而學人無賴，未辨六義，恐或以是爲籍口，如此概不可録。獨經學數卷，若《易》，若《春秋》，若《詩》、《書》、《禮》，若《論語》、《大學》，若《孟子》，此即千聖相傳之用心也，然而存此亦鮮矣，愛我者當爲我惜之。

予出處未明，不能于朝廷有所報稱，徒抱經術。幸遭逢聖明，而未著實用，致空言無補，于心疚焉。予死，不冠不履，不沐浴，不易衣服，不接受弔客。銘曰：

少不死于兵，長復不死于刀鋸之刑。又不死道路，公然出世，而赧然而登于廷。其得歸全，亦幸矣。雖然，乃虛此生。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晚晴稿

墓誌銘十二

吴徵君德配傅孺人墓誌銘

吴徵君孺人以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卒。其明年，將筮藏于錢湖之濱。徵君自爲狀，示予何如。予曰：「寧有周季自爲文，而猶待問者？」翼日，孝子穀裕復持狀造予請銘。以予與徵君同文會，且同徵京師，故通家也。然而徵君狀已具，予又何能益一辭？

按狀，孺人傅氏，金華義烏人，監察御史公諱巖第三女也。監察公與徵君父宫允公諱太冲，同以天啓改元覃恩貢成均，而後相次成進士，好之，爲婚姻。當是時，國家方多事。監察公知歙縣，拂衣，而流賊破長安。江南之建號者且大婚，詔選良家。徵君年十三，搶卒飾舘甥拒之，而未婚也。會清師下杭州，幕府籍搢紳之有名者鉤止之。宫允與監察俱在籍中，兩家聲相聞。忽監察獐徨叩宫允門，呼徵君乳名：「某何在？吾欲一執手。」門者辭以扶侍太淑人，乘夜東去。監察乃仰天流涕，不還顧，脱之走金華，與督輔朱君合閭左，破産四募，思一伸螳臂。而東揚不守，有告者曰：「金華破，監察公已殉難矣。」又曰：「監察有三子，而二從之死。」問其家何在，不知也。順治四年，其一子偕弱妹扶侍太孺人來杭州，徵君

母張淑人哭迎之。乃始草草議婚儀，御以柴車，縮屋爲油燎，倩淑人兄弟作賓客。告于祖堂：「以家之不造，六禮不具，曾孫某同新婦某一切爲婚。嗣孫某屬某以告。」告未竟，徵君偕孺人噭然而哭，左右皆哭，不能止。

宮允公嘗曰：「吾新婦姼姼提提，吾見每憐之。此非舅禮故常也，吾撫孤而已。」十一年，張淑人卒，明年，宮允公又卒。孺人哭曰：「今而後誰惜我者！」方淑人病時，孺人有身，將彌矣。暨卒，而族人姻戚以婦車來者，孺人悉主之，哭泣稽顙不少休。或勸以身解，不應。已而殰，曰項以下皆折敗云。徵君少儻蕩，家無管鑰。宮允公鮮留遺，惟故第一區，在圈屯中。生平服御珮玩無所賸，獨遺書若干車，躬自輦藏之。衣澣敝窮，日夜讀書，每書必自首迄尾丹黄之。既才高寡可，而又以牢愁故不自檢，嗜酒，所得賣文錢應酒券去，以故孺人終其身稱糟糠焉。康熙十七年，上開博學鴻儒科，司空薦徵君于廷，巡撫復奏吏部咨，以徵君應。而孺人難之，脱左手指環約徵君指曰：「以君之才，宜何所不得！顧有大不宜于時者。妾有三言規，願君迴環而熟念之。一有酒過，一言直，一不謹于結納。」徵君以爲然。既而三相公重君名，取君詞業觀之，皆曰可，日飲之酒。暨試，取上上卷，而既而斥之，不知故。相公再獻之，不得，歸而大病。孺人具慰之，病不已。自庚申八月至辛酉八月，卧牀畫空，能作賦，日數萬言，與客倡和不少誤。嘗魂行户外，穴墻穿槅，見市中物。自言曾渡江至淮，多所見。然而倚孺人爲命，眠潄唾嚏，頃刻不可離。雖行廁牏，必與俱。如贔與屭，繩牀裀絮皆敗盡，而賴孺人救，亦竟起。

孺人寡所嗜。鍼縷筐篋，非先人面賜不取，凡先人所遺簪笄，悉推讓姑姊女娣，不受。操作拮据，蔬食，衣履變裹色。然而親鄗之來寄者，惓惓然。徵君狀曰：「則亦非尋常女婦所能及矣。」

孺人生于崇禎癸酉之七月，距今癸酉適六十又一。子九，而四殤，二又早卒。今存者曰穀、曰裕、曰亮，皆能以誦讀傳徵君學，亦孺人教矣。女八，孫七，女孫三，皆具狀。銘曰：

猗嗟孺人閨房姿，兩家同舉婚嫁宜。青白相顧無我伊，舘甥且飾淳于奇。千門入箭五馬馳，驟丁陽九廟社移。石頭繼破臺城欹，倉皇跳身憐緫持。擁師蕭勃將往依，何人刼公賣犢希？護軍既死及子尼，選媳玉女方仳離。元同家屬從嶺回，荆門迎者衣裝齎。告廟奠菜扱地遲，宛如荒政殺禮儀。棗脯欲獻雙涕洟，況當歸馬包虎皮。嚴城闕處環長圍，圈屯故第夜插旗。倚弓樓柱刀掛扉，惟有十架書潛移。所痛太傅喪墅西，五畝不保甘棠非。畫宮受弔杞殖妻，傷哉殀血淹裙綅。公孫年大牧豕豨，一朝羔雁填門畿。上書徒受三相知，翻然歸卧南山陲。入秦早已炊扊扅，歸來何用藏牛衣？蔡人惡疾身不離，爲君翻誦《芣苡》詩。暮年舉案勝《五噫》，況經訓子長停機。銀臺竊藥奔未幾，松城將閉哀無期。愀愴一展孫楚詞，歔欷泪落長河糜。泉門遂古千年思，門傍有文應鑒之。

清故年貢士正白旗教習候補知縣邵君墓誌銘

君諱方平。少與兄解元奏平、宫詹君遠平同文硯。宫詹君與予以康熙己未同時

舉制科，嘆前代貢舉以八比定鄉會試，士子失古學。「獨予家藝習稍寬，兄似弘與弟真菴皆足膺是舉，而似弘即世，真庵尚困于八比，無薦者」。其所云似弘者，奏平字；真庵即君字也。當是時，予益思似弘，而并知君非常人，思一見焉。暨予請假歸，值君以食廩之早，齒未踰服官。而即以年貢行省，第君名解京師。越明年，吏部同國子考取君，官學教習，以候補還里。予于是時始得一見君于會城之東。伉伉然論辨而思深，高眄濶目，舉春顔而納之明鏡之中。予嘗曰：「士有學問氣，每視時習爲不潔，豈其必有加于人而人自辟之？」康熙壬申，君以補及赴官學，别親知造都。相傳騎羸馬，踸踔天街間，習而安焉。越三年，其子忽捧狀踵予而泣，謂君以官學教習盡瘁死。顧屬纊時，遺言齒髮歸故鄉，儻胝以石，得某數言書其陰，始翕睫焉。予驟聞而驚，驚而躅其足，嘆曰：「嗟哉，有是乎！生平劇載籍，斷韋絶摘，穿穴列代諸版竹，固已無所用之。但工于舉文，其視八比若斤鈇之脱于鼻，若長竿巨絙之披拂于懸跟與鏇腹。而所至鮮效，甚且賫志以迨死。予所與游比比是，而君復蹈之。雖欲不爲之表之，而安忍矣！」

按君邵姓，仁和籍，其先世從餘姚來遷。高祖弘毅公與弟泉崕公，在明正德、嘉靖間先後登進士。而弘毅公以都官郎劾世宗朝時相，予杖謫戍，即以著書終其身，今所傳《弘道》、《弘簡》、《弘藝録》暨《學史會同》諸書皆是也。乃君當幼時，父翼雙公爲啓、禎朝名士，受知故經略洪君，屢被房薦。而卒丁國變，屏舉業，課君學古學。曉鐘初動，遽以杖叩梔，家僮開扉。君起坐幔間，

默料昔日所授書，貫串聯絡，然後納履入問安。歷詢諸所習，汎應如響。自經史古文以及列代諸名集，皆標舉新異，即應舉文字，亦必務去積習而後已。嘗曰：「昔人之精蘊于古爲然，今復竊以爲能，是所謂厭人之糟粕而已，庸詎知天地間有無窮之蘊乎！」其學如此。以故君出試，輒冠軍。十八補諸生，十九受廩食于庠。越二十年，以年貢考官學，補正白旗教習。越三年，康熙甲戌冬十月，報滿以知縣用。而是月病卒，距生崇禎庚辰六月二十日，共得年五十有五。

配馮孺人，前壬午舉人野渡公孫女，今壬子舉人、奉政大夫晉階資治少尹、真定府同知同野公女。子二：長錫瀛，候補縣丞；次錫周，郡庠生。二子與予子同文硯，學古今學。吾見世學之日增也。或曰三世絀志，後必伸。吾見二子之伸也。乃爲銘。銘曰：

古學以四術，其次探七録。詞賦併頌語，亦自三古作。降此代異製，經與詞賦兼。假欲廢詞者，請觀三百篇。不謂後儒劣，就經使立義。仍得倣偶詞，長股以爲儷。前代取士微，條作貢舉法。聖明思變更，屢掣不得決。因之起制科，超越三百年。誰料薦未博，于是多遺賢。君家舊簪裾，世擅古今學。立朝峻封章，教塾習禮樂。青陽入武庫，應世惟一編。已食下士禄，且復貢限年。對策天安門，教習八旗下。清晨跨官驢，傍晚宿學舍。以兹得顱頷，忽爾賫志歿。所學不得伸，瞪視亦何説。獨是翕瞑者，全在一石埋。首丘異延陵，諛墓儆伯喈。君今有賢嗣，崢嶸立子舍。華表留空題，將以俟來者。

敕授文林郎沂州郯城縣知縣金君墓誌銘

君諱煜，字子藏，金姓，山陰人，天啓乙丑進士、太常寺少卿楚畹公次孫也。太常曾以監察御史充院使，提學南京。天官家云：學使司文命，當文昌六府，而與斗下四星相表裏。故太常所生子曰樞、曰機、曰權，皆取斗星名，而以伯星、仲星、季星分字之。仲星次子即君也。君生有奇表，目黄而通瑩如琉璃珠，闐睫，光外射，且一目有重瞳子。會命名，太常曰：「草以木盛，木以火榮，理也。吾名蘭，從草，而諸子之名適繼以木。今木盛，又生矣，諸孫當火行。而是孫目熊熊然。揚雄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日月者，目也；昱者，煜也。當以『煜』名之。」馬玉起者，君母弟也。君母馬太君爲萬曆己未進士、江西布政使司參議芝嶠公女，與玉起兄弟皆以能文名。玉起有客從嶺來，善扶乩，能降神言于庭，忽言君前身乃南唐李後主也。後主見馬太君詗而喜之，願爲之兒。第惜是兒所遭逢遂不能遠過後主，得乎戊，失乎戊，誌之誌之。乃呼玉起命縛乩，以筆書一詞去。太常聞其言，惡之，曰：「山鬼揣知書，彼知後主亦名煜，與是兒同，故妄及之耳。誰謂山鬼敢言事？」及繙陸游《南唐書》有云「後主字重光」，則與命名取日月義同。且曰「煜有異表，一目重瞳子」，乃大驚，然既已名之，無可如何。

值鼎革，仲星兄弟俱不出。君年十九，已能讀十三經及兩漢三國三史并八書矣。世家子弟多以保家門出試，不得已始强受舉業，遂于是年五月，就童試有名，爲諸生。

八月鄉試，遽以《春秋》冠本房。明年戊戌，試禮部，聯捷。計自童試歷諸生、舉人以至進士，裁九閱月耳。于是始歸娶。其所娶者，爲順治己丑進士兵部職方司主事童在公女。康熙二年，除山東兖州府沂州郯城縣知縣。縣小而衝，爲南北通衢。上自州城，以下接宿遷、清河，車輪馬蹄日不絶于路。本縣糧少，又驛遞多曠遠，每藉他縣爲協濟，而濟不以時，往往需本縣賠墊。及事過，詣所濟領銀，輒措不發，即發亦不能如數。前後逋欠，屢經臺使者議，謂當設腰站于劉馬莊。而地介兩省，視之若秦越。因之騎縣馬越站，馬罷無補。乃力請具題，改設郯站于紅花埠，設宿遷站于峒峿。兩所需銀計九千六百兩嬴，皆銷之本縣，無俟撥補。而縣經兵燹後，田疇荒蕪，一遇嘆澇，即攜妻擔兒遁他縣。既屢缺正供，而君又以惠爲政，勿事箠楚，甘心居下考。而監司之陰鷙而饞者，又惡其無所餽，吹毛索瘢。賴臺使憐之，數與爲平反。而展轉益深，誰訶者踵至，乃終以負租褫其官。其所闕額或抵兑，或那用，或開銷不准，或民欠無可追，以至站銀缿銀自二年癸卯以至七年庚戌，凡六年之間，鬻家産以償，至一萬餘兩。嘗飲酒數升，涕泗被面，嘆曰：「舉世皆醒，何妨獨醉！」乃乘醉捉筆，便爲詩歌。遇隙板賸紙及粉墻堊壁，書寫殆徧。其爲詞悲涼妙麗，瀏然若哀琴，然非其意也。歲壬申，同年爲京朝官者多貴顯，念君貧不得志，招來京師。時吏部尚書熊君、兵部尚書杜君、户部左侍郎王君、禮部右侍郎王君、刑部左侍郎鄭君、刑部郎中潘君，館君于邸舍，日飲以酒，居三年。以族人有居天津者，過飲之，夜起長嘆，書數詩于壁，遂卒。

君生于崇禎庚寅十一月二日，卒于康熙甲戌十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七。先是，乩神降庭時，謂得乎戌，失乎戌。按後主以建隆三年壬戌正月葬元宗，後始由吴邸正位號。至開寶七年甲戌，宋師下江南，乃削開寶號，降書甲戌，而南唐遂亡。今君以戊戌通籍，庚戌去官，而天津之逝則正在甲戌，是戌得戌失，兩兩正同。至其所書詞，有曰「天津橋上望歸舟，又是黄花水落秣陵秋」。以後主幽洛陽與君游京師，同一客殂。而燕之天津猶之洛陽之天津，其所謂招魂望鄉者，黄花水落兩候適符也。嗟乎異已！君所著詩詞合十二種，俱未刻。馬太君詞有《遂閒堂集》行世，君每醉，必讀一過。子埴，能文，又善繼志。乙亥春，徒跣走天津，負櫬南歸，葬山陰之土井山，而屬予爲銘。銘曰：

嗟君異表，實惟重光。前身所自，安定郡王。亦越千載，烏飛兔藏。重以詞孽，結習未忘。捨筏遥海，探環空桑。獨憐宿慧，博通舊章。間著詞賦，方駕齊梁。翻以作吏，如羈鋃鐺。雄思傑彩，同爲銷亡。古重緯讖，其説不彰。如何闇茂，相符混茫。燕京之客，猶之洛陽。天津遥遥，千秋望鄉。瓦棺土井，兩相埋藏。所不埋者，此晝夜光。

誥封奉政大夫直隸順德府同知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采蘭，字秀揚。世爲濟南長山人，以避軍籍，遷新城之石家寨，貧而耕田。萬曆中，仕版重科目，讀書補郡縣諸生，即超然人倫間。會鄉舉，諸生歷録赴試者道

經新城，衣篝書篚，厭四蹄前來。雖鳴金張黄，解帑鉅，東西過皆避道左。諸生角巾坐廣輪，談笑慷愾，陽陽然。先生望見，乃長嘆，棄鉏而歸，謂何宜人曰：「生此六尺軀，不能讀書，而弄鎡錤爲？」先是，先生數歲時，曾就學里門，已讀《論語》，未竟讀罷去。至是二十一歲，取向時所讀《論語》，迫視之茫然。何方濱先生者，宜人兄也，爲新城諸生，有名。迎之來，具告以情。方濱先生大笑曰：「耕田尚不給，一旦徙去受儒術，能得食乎？且子何年歲而可爲是？」曰：「吾志決矣。」遂强留方濱先生于其家。顧無書，就市粥敗書，糨綴殘缺而重編摘之。讀終月，以乏食不能留方濱先生，方濱先生終謝去。先生乃益自發奮，忘寢及食，晝樵薪于山，夜爇薪以當膏鐙。宜人親灌園佐之。嘗對書膝牀，口訟心詰。憤悱所極，設辯難甲乙。反覆不得，則視註。又不得，則視他旁説。然後取舉文與經文對勘，備觀其反正離合之蹟。踰月，竊效之作舉文，懷而見方濱先生。方濱先生大驚，曰：「有是哉？是果子所爲耶？語曰：『有志者，事竟成。』信乎！《傳》有之：『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自非憤發于心，劌決其神明而洞開其元，其能驟通之如是哉！」于是人共稱先生有志。遠近聞先生如此，謂先生何如人，願一見先生。里中小兒漸有向先生學者。東武家請先生往教。會寒冱以渡濰水，裂其足，先生乃嘆曰：「吾讀書未能榮親，而反以父母之體行，殆非孝也。」遂不往。人多就學，築書室舍傍，既而學者日益衆。先生以無師自傷，故苟有教人，每不憚身先劼毖，乃學本心得，指示親切。其善入人如袒襟披箭，洞其胸而貫其膈，以故受教

者輒有得去。

天啓元年，先生始占新城籍，補諸生高等。而其諸子受教者，遂相繼起。崇禎十五年，先生仲子鴻雷舉于鄉。清興，季子鴻霔以順治十一年舉人，中十七年會試。而鴻雷之子嗣真又以順治十六年山東解元，至康熙三年而成進士。先生曰：「當吾棄鉏時，不過欲得明一諸生耳。今爲老諸生二十四年，縱未通籍，而子孫之通籍者有人，于吾願足矣。」遂受鴻雷始封官以終其身。初，先生讀書，中夜見有丈夫者指示之，且云：「大禹惜寸陰，周公坐待旦。」醒而書其句于門。至是雖卻試，猶手不釋卷。卒年九十五。

康熙戊午，季子鴻霔以内閣中書典試兩浙。家之群從有幸出于其門者，至是筮葬，援通家之誼，屬予爲銘。銘曰：

以耕而讀，前有兒寬，後則有皇甫士安，而先生乃厠身其間。雖卻農而仕者，匡鼎最著，而先生復矯蹇而不爲之官。是古稱豪傑之士，無文猶興，而先生真拔擢奮發，而無假于羽與翰。縱或叔皮之子文能逮父，仲弓有孫不必懟卿長，而士有微尚即返，而仍藏之石紐之岡，有莘之野，而又何間然！

誥授奉直大夫都察院湖廣道監察御史何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何大夫，以巡鹽河東卒于官。孝子方羇丱，不能請銘。户部尚書梁公，以舊堂上官爲之手題其旌銘，載之而南。予時職史局，出郭，奠生芻旌前，視解纜行，距今一十二歲首矣。甲戌之春，予赴義合肥，

孝子謁予于杭州，不值也。既而予歸杭，以避病入郡，孝子重謁予，捧狀扶服，謂：「先大夫墓草宿矣，而薦牲之石尚闕書焉。當順治甲午，先大夫始貢于鄉，與先生伯氏爲同年生，嘗與先生主文會，手銅槃歃血屢矣。先生文章震環海，獨不能爲先大夫具鋟版之末？」時有介之者進而曰：「狀云：大夫當贈公亡時，值鼎革之初，避兵始寧。甫還里，棺衾裁具，不能致美好。族父有川木，俗所稱『沙枋』者，價溢二百鏹。大夫泣跪族父門不起，遂貽之。此已事也。今其子第跪不起，先生忍無以應之乎？」予曰：「何必然？」

憶予與大夫游時，裁弱冠。王師下江東，予避兵走南山，而大夫奉贈公居始寧嵊中，渡溪採葵。值方馬潰兵東奔者略始寧諸山，遇于溪，揮刃如雪。大夫障贈公，以膊承刃，哀祈之，兩膊幾斷。予嘗以孝稱之。及大夫爲户曹郎，會康熙甲寅有詔，撤三藩。尚書梁公受詔使廣東，撤平南王軍。大夫請偕行。時爲尚書司官。至則王拜詔，起坐序主客禮，無一言。逮夜，環帳房舘垣，卻刃服，弦弓築矢于旌門。鼓三下，聞介馬聲，大夫曰：「事棘矣！」卧起，叩尚書白事。耳語移時，出爇燭草疏，鼓未絶，草成。詰旦，王率世子奄笪公并諸將領詣舘，間瞛目露齒，語嗒嗒來前，未就坐，齊聲愬啓行艱難。尚書遽起，拄司賓口曰：「止，拜詔尚未竟，而遽言啓行，何謂也？吾陛辭時，上密諭留王，謂王勞苦異諸藩，當永鎮南疆。而昨以通詔不可異，故俟兹密宣。今所撤，獨平西耳。王未行也，曰啓行，何也？」王錯愕，各相視曰：「何信乎？」尚書曰：「脱未信。」手自裂其懷，揣疏出懷間，

曰：「此覆疏也，請視之。」王與諸將傳視畢，尚書曰：「吾已宣諭訖，可以覆矣。」叱具按鼓樂，遽拜使，使負疏行。王乃色頓下，率諸將詣按歡謝。奄笪徘徊間，王囑奄笪指，曰：「幾負聖明！」遂謝訖，張宴者三日。越四日，而平西反報至，尚書顧謂大夫曰：「此行不辱命，君之力也！」予嘗謂大夫讀書，砥名節，得此二事，其于子臣間可以慰矣。然則予之碑之者，雖微請，猶將爲之，況請乎！

大夫諱嘉祐，字子受，世居山陰之峽山。明正、嘉間，有工部尚書者，與其子刑部尚書同官于朝，俗稱其父爲老尚書。老尚書三傳而參政繼之。至大夫之祖，以世父書臺公貴贈前朝監察御史。而大夫之父贈公，則又以大夫貴贈監察御史。一時三世皆侍御，人以爲榮。大夫由甲午拔貢，知江西奉新縣事。以尤異行取入京，擢户部廣東司主事，監督寶泉局。癸丑，京察一等稱職。時本部江南司闕員，敕大夫兼理。及會頒撤藩詔，敕以尚書官屬陪使廣東。還，用尚書薦進本部員外郎。旋病歸，起補本部江西司奉使，監蕪湖鈔關。使竣，陞本部山西司郎中。值覃恩，授奉政大夫。其得稱「大夫」以是也。新例，年終令舉劾賢否，以定黜陟。尚書念使廣東功，又薦。奉旨改授都察院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辛酉秋，監順天鄉試。明年，特奉命巡鹽河東。壬戌十月，以病卒。大夫治奉新，不取贖鍰。每歲終，移他所贏錢解之，曰：「暮遺且不可，況晝刼乎！」予嘗過奉新，見民間每里各有倉，詢之，曰：縣漕輸省者，舊例設一倉，縣城俟報滿，統解省。而縣所轄十二鄉在萬山中，近省而遠縣，解省逸而解

縣勞，且解縣則耗羨生焉。大夫令每里置倉，并選里中之耆老有望者專董之，比收竣，趣徑解省，民大便，至今猶稱之曰「何公倉」云。

大夫卒于康熙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距生天啓四年六月十六日，享年五十九。娶劉贈宜人，繼陳封，副朱，生子二，曰偕，曰載，皆國學。乃爲銘曰：

於乎大夫，峽山之英。出即曜物，如甫曙星。當其友善，負美子名。洛濱修禊，滄浪濯纓。忽丁陽九，與喪亂并。奉父嵁窞，避兵始寧。江革背負，潘綜手拯。賊衆相顧，皆以孝稱。爰赴四科，曰升一經。初侍建禮，旋厭承明。百里授治，三河表能。與春比和，如冰斯清。禮教用浹，金錢不行。遂膺詔取，爲民曹卿。年計歲賦，一惟公平。雖當議租，不使耗盈。重以良使，奉君命行。應變不辱，奸回皆驚。因轉右司，兼遷南廳。繡衣飾節，烏臺著聲。執法殿上，巡鹽河東。瘁于官守，奄然病傾。溯其世裔，嵬嵬門庭。上承八座，下接三丞。今茲啓後，詩書滿籯。孝子雖幼，方幾有成。賢聲懋蹟，載之常旌。蒐其遺者，庶視此銘。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晚晴稿

墓誌銘十三

盛處士墓誌銘

盛紫瀾游長安，不挾門刺，騎驢詣所親者。所親者多坐客，見紫瀾，好之，各飾厨傳相邀，卒亦不挾門刺往，以故知交藉藉。自達官邸里以下及旅舍，多游居者，而紫瀾處之若無有。宛平相公喜下士，見紫瀾，辟舘召之，使其孫與之游。未浹月也，聞尊人寢疾，心動，遽辭相公，奔而歸。暨歸，而尊人果死。乃于三月後畫地將葬，嚙指血書事狀，扶服出門。觀者謂紫瀾從長安歸，長安多貴官達人，必藉其爲文用以飾石。而紫瀾特造予寓，稽顙再拜，而謂予以辭。

予聞其尊人處士君，當崇禎甲申，生十四年矣，痛明之亡，取所讀書史及舉文並卻之。越三年丙戌，王師下江南，開科取士。其父向日公，老諸生也，召處士君前，謂之曰：「爾十歲爲文，今六年矣。興朝方招賢于鄉，吾逮老，不能試也，于爾何如？」處士君跪曰：「嚴君髮皤然，累試而卻，其不足取效審矣。且家室遭兵災，八谷不熟，試亦何益！兒廢學三年，正爲今日。自今以後，願市儈以養父母，稱爲墻東君足矣，他非所願也。」向日公笑曰：「善！雖然，天下豈有丁年兒處士乎？」于是人以「兒處士君」呼之。其後紫瀾方弱冠，跪請試，君

曰：「第試之。」由縣府及道，三試皆第一。紫瀾嘗曰：「予自補諸生、升廩食下士之禄及年貢試公車門，家君無喜色；屢擯于有司，無愠色。」嗟乎！此非壙中一石所能諛矣。

按狀，君諱應奎，字聚森，本延陵之後，吴姓。由宛陵雲梯轉徙臨安，遂依母盛氏嗣其家。曾祖東亭公隨祖叔氏宧西川，卒于官亭。祖雙槐公越數千里負骸歸，乃生向日公，而貧，賴君廢居有贏錢，遍周諸父兄弟之不足者。康熙十一年，臨安大饑。隣邑多遏粟，估商不通。君懷金之維揚，買米數百斛，汎舟而還，貸諸邑中之饑者。約明年谷熟償所直，不熟捐之。歲己巳，有司舉鄉飲酒禮，衆以君名薦于臺，敦請者在門。君辭之曰：「予年五十九，[1]未老耆也，鄉飲何爲乎？」衆曰：「十六爲處士，未六十而爲國賓，未爲不可也。」君又辭，有司設飲于其家。紫瀾名下士，坊人聘之選舉文，甲乙諸所已舉者。君聞而責之曰：「子月旦今人，亦能月旦古人乎？今試以問子八書二史，其間所當品隲者，若何人？爲予誦之。」紫瀾不能答。君熟于司馬《通鑑》，歲一周視，與人言，不遺脱一事。

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君卒，距生崇禎四年八月二日，年六十有五。娶俞孺人，子三：長弘邃，歲貢生，即紫瀾也；次弘進，又次弘暹，皆諸生。銘曰：

惟此處士，幼工舉文。長不願試，爲壖東君。計本量委，就時所因。用以臧鏹，且藉養親。旱枯螽蝗，并裕里隣。有子負譽，超超人群。摭其懿行，書之墓門。彼哀然

[1] 「五」，原作「六」，據四庫本改。

者，先生之墳。封之樹之，以貽後人。

處士蔣君墓誌銘

君以康熙三十七年六月卒，將以是年十二月卜葬錢塘王姨嶺，已匄予族弟祥符君爲之傳矣。孝子奉遺命，必欲得予言誌其墓，屬予友方舟沈君請之。

君諱名登，字高卿，明侍郎蔣驥後也。驥在前朝有名績，與其子御史中丞琳、孫法司銘，三世爲顯官。而君高祖朴以隱居不仕，家中落。至君父維賢貧甚，讀書好博奕，晚得疽疾，脣弇不可合，日需猪肉一筋許，掩疽脣銷之，方安寢。崇禎十一年，歲大饑，斗米千錢。市肆斷屠割，入市不見肉；見肉，量非多錢不能得。君年才十五，家無一錢。百計求所以得肉者，乃亦竟得肉。如是數月，疾良已。越三年，而君母與父始相繼没。其孝如此。君幼讀書，❶鼎革後棄去。吴玉涵者，太和堂主人也，以良醫官京朝舍人歸里，賣藥竹竿巷。一時隱君子多託之爲墻東地。而君往與語，舍人大喜，立授其所學。會王師下江東，西陵軍敗。故中丞王君病欲死，醫者不敢往。君渡江，從亂兵中入其營，投劑而返。聞者義之。乃君懼以是得罪，復棄去，爲估于吴。吴人陸君爲僚估，合致千金，將分之，折券之半，令來杭取金。既而陸亡券，竟與金去。乃復之維揚。征南將軍從閩還，有略婦行間而載以歸者。其夫與父隨之來，跪闕門，乞施爲贖婦錢，市人日斂錢予之。以多婦不足，君割貲贖之。北平韓畺，高士

❶「讀書」下，四庫本有「博涉强記」四字。

也，避亂來揚，以鼓琴自娱，然不肯爲人鼓琴，至是爲君鼓數曲。時慕矗琴者積數月不得聞，聞其當鼓琴，纂纂來，隘巷皆滿。聞已，咸嘆曰：「今日所聞者，蔣公琴云！」嘗估齊梁間，垂橐還，乃上泰山，登繁臺，涉河溯淮而歸，喟然曰：「吾以斯世爲估人，雖身無赢錢，顧以此遍觀天下，得攬名山水以娱其身，不亦快哉！」君狀貌偉然，高顙而侈頤，眉有壯毫。性遲樸，不好語，而言論篤實。人有過，不容，必面折之，以故人見之者多憚去。崇禎末，義烏諸生倡義誅不平，有司以叛民告，斬十八人于望江門外。衆遂爲厲，白晝出攫人，夜即聚嘯門樓間，不可登。當事者設醮遣之，不效。君登樓叱曰：「以若輩爲義士耳，今爲厲賊也。賊安得處此？」言畢，厲遂絶。

君生于天啓癸亥，得年七十有六，與予同年生。予七十不作墓文，有乞文者，謝之曰：「吾七十矣，吾不乞人誌予墓，而誌墓人？」至是聞其同年生，動心曰：「吾亦可誌吾墓矣。」因自爲墓誌，而始誌其墓。君娶沈氏，早卒，繼沈氏。生子二：弘德、弘道。銘曰：

惟君生乃遘世荒，入市乞肉療父瘡。父亦竟愈斯孝彰，因感是故皈藥王。其如物色吴市傍，兒女皆得知韓康。棄此遽走齊魯梁，分金不礙契券亡。卹甾救難聞在揚，能使高士生感愴。蕪城彌望草樹涼，夜彈緑水絙空桑。贈君一曲意轉長，聞之道路生傍徨。人生朝暮等電光，五湖四海真難量。今來何幸爲估商，一齊收入胸中藏。特爲誌者年齒當，存没修短知何常？既書此石填墓堂，亦復自誌書他方。

敕封文林郎軼秦錢君墓誌銘

君諱封，字軼秦，又字松崖，吴越王後也。吴越自忠懿王改封會稽，遂家之，爲會稽錢氏。既而太常博士貞明公徙居杭州。君曾祖文谷公爲明熹宗朝進士，官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其子鴻臚寺少卿式韋公，與會稽相公文貞公爲群從，同朝有聲，則君祖也。鴻臚公生子三，長赤霞公，爲仁和諸生。當鼎革之際，棄去舉子業，不試。生子五，而君居長。

君嘗曰：「爲子愛居長，以事親之日長也。」顧君有夙悟，五歲通《孝經》，六歲通《毛詩》。早爲諸生，而遽授室主家政。赤霞公既自放，不屑事生産，一切皆委之君。當君入塾時，禮部公夫人杜太君春秋高，君日侍卧起，故不暇讀書。而君嫡母徐太君，君所出也，外王舅爲興化通判。赤霞公攜君至興化，而徐太君疾。時君年十三，急馳歸，而徐太君死。君執喪，哀禮俱至，人呼「小孝子」。未幾，而赤霞公繼娶林太君，則雲南副使懷玉公女孫也。林太君來歸甫四歲，生一子。而林太君又死，復繼娶林太君女弟爲後林太君，生二子。當是時，君以一身事三母，并撫五弟。赤霞公任誕，第責衣食，而家又中落。君所娶王孺人生一子，年甫三十而王孺人以瘁死。君泣曰：「吾不娶矣。昔陽城兄弟五人以友愛不忍離寢處，約兄弟各不娶，全友愛也。今吾已有子，而兄弟四人各娶婦，保無繼之者之有間言，使友愛不終。」遂執意不娶。赤霞公詰之，且曰：「家可無冢婦耶？」君對曰：「家所以重冢婦者，爲祭祀也。今大人主鬯，母

佐之，兒第捧豆籩，足矣。脱不幸而百年後，兒之子已長，不患無冢婦也。」赤霞公頷之。于是單居者四十年。先是，外王舅徐公判興化，再判歸德，而徐公以殉難死。君親迎徐公衣冠葬焉。而舅氏爲南韶兵備副使，道梗不通，因養外王母許太君并舅母湯夫人于家。而林太君父文學公爲雲南副使，公子無嗣，其二女皆君母也，老無所歸。君爲築别宅居之，蒔花種竹，以游娱其中。死則亦葬于君家先墳之傍，命世世子孫祭之，且爲例焉。君之于家庭之間如此！乃君素好學，工爲文章，每小試，必高等。鄉試中乙科者再，❶以無恩例不授官。居常讀書有根柢，而最重實學。雖色養不暇，而四方造請者無虚日。間以菽水不給，或應聘去，然定省無闕。順治十六年，廷議以江浙抗糧，率以釐毫定完欠分數，凡滿十分者，必坐重譴。而分數難覈，多有以無妄坐者。會巡撫朱君將入境，君帥紳士迎于途，辨論侃侃，衆得釋。而所居坊民以户丁門攤，逃亡不給。君捐貲，并勾里中之有貲者共置田取租，而代輸其逋，一里獲安，以故遠近多歸之。遂安毛紹熊者，大司馬曾孫也。其祖母汪太君爲三邊總督汪公之女，避兵來杭州，僦居于君所居傍，遣其孫從君游。覘君方正而單居，使其孫買婢奉君。君笑曰：「吾父令吾娶妻尚不從，乃納妾耶？」辭之。君嘗侍父饍。父喜食鵝炙，至是索之。會歲旱，縣官禁宰殺，奴客數輩入市必不得。君邪行隘巷間，廉得之。屠者見君衣冠入，大怖，藏愈密。而君以情告，屠者察君情果實，乃出炙。且復左右視，慮或躡

❶「鄉」，原作「卿」，據四庫本改。

之。然後納炙入博袖，而箸之于脇。既而道逢所知，不敢揖。自忖曰：「此非竊乎！竊豈君子所可爲！」而既而爽然曰：「嗇夫孫性竊民錢，市衣以禦父寒，人猶諒之，曰觀其過而可知其仁。是父苟患饑，雖竊炙，亦仁也，況本非竊乎。」及攜歸，而父始饍。父不知也。予嘗語其事以諮伯兄。伯兄曰：「里有王叔者，講學人也，霖雨二十日，饑且死。方未死時，其子亦講學。或告之乞食，不許，曰：『是貽父以乞也。』或告之取露棲之食，又不許，曰：『是以不潔上吾父也。』而于是蜿蜒以死。夫饑而乞食，自昔有之。草食雖露棲，非我所有，然以救父饑，亦復何恨！且不潔之名衹以自予，而乃曰上父。是殺父之賊借講學自文，不欲以親故受汙辱名也。觀君之市炙，而義可推已。」

君卒于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距生天啓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其得年七十有六。然而居子舍者已六十一年，其爲人父祖才十四年耳。當君六十時，赤霞公年八十有四，親朋謀所以壽君者，不可，曰：「不敢以子老傷父心也。」會君子明府君以覃恩貤封父若祖，君乃奉一觴獻赤霞公前，且謂其子曰：「諺云：人生父子，罕得六十年聚會。今幸叨聖恩，且及期矣。然而日中則仄，吾懼焉。」越一年，而赤霞公卒。君所云事親之日長，非與？子一，名彦雋，即明府君也。孫二：長彔，十三歲，爲杭州諸生；次幼。于是乃爲傢而假之以銘。傢曰：

方予還町時，與君遇東里。士苑誦學人，宗黨稱孝子。以予平生歡，招之汎湖水。座有遠道客，檕採近江芷。迤邐尋樵

漁，慷慨論文史。冬煖氣不寒，月出興未已。于今十二年，相憶如夢裏。人生譬朝露，一死等暮鬼。況復七十餘，存者一二耳。嗟君已反真，而我尚爲傢。傢文亦何爲？銘石總藉此。四角才半埋，千秋發長喟。

誥授明威將軍進封昭武將軍王君墓誌銘

君以順治辛丑中武科進士，出少司農禹航嚴公門下。予與少京兆姜公訪司農杭州，會君未謁選，家居。杭俗，中元節放燈船于湖，火爆笙歌達晝夜。君故選教坊聲伎及市樓孌弄張雜戲，與同年生汪君爾泰聯舟角勝，彷彿南宋諸遺事。司農即席作長句，屬京兆與予相和爲樂。暨予京師還，而司農即世，汪君爲故物，獨予以康熙乙丑閱會試《春秋》房卷。而汪君子司諫出予門下，重得彷舊事放燈船于汪園湛中，紅橋水亭，迴環着曙，四顧故人無在者。而君方行惠，建育嬰之社于吳山之麓，購禁方攢藥，施濟行路。然且修橋道，掩埋枯骼，與緇流積行者游，宛如丁令來歸親串，所見非故者，蓋人事之滄桑久矣。康熙己卯，君子廷瑚等以君赴來告，且匍匐哀泣，請所以誌君墓者。會前一年，姜京兆亦死，適以大葬屬予表神道，爲文付去。而君狀適至，爲掩卷累息，不能屬筆者越一月。

君諱之策，字殿揚，杭州人也。先世籍河南。自唐常侍公爲洪州刺史，其子秘閣校正，由江右遷宣歙等郡，初僦澤富，既而徙婺源武口。迨宋慶曆間，有教授公者居徽北市，越數傳而遷于王村之西臯，其村以王氏名有年矣。君父仲毅公以子貴贈明威

將軍，又以孫貴加贈昭武將軍。始以業鹺來兩浙，居杭州柴木巷，生子四，三即君也。

君生有殊相，志意濶達。太母余恭人每繩責之時，王父太學公在堂，必解曰：「吾他日隴上見旌旗揚揚然，必是兒也，盍貰諸？」當是時，勝國多遺寇，所在竊發，新安烽火遍山谷。君身肩幼弟，親涉其帑，匿他所，而獨身還西臯，集西臯之未逃者，得悍丁數百人，設方法拒寇，出不意。賊以爲有備，遁去。西臯上下並無恙。遂喜論兵事，讀七子書，並淹貫。而贈公即世。歲丁酉，始以武科舉于鄉，偕計赴都。會鹺政未修，自鼎革以來，一切經制總未得畫一，部司下鹺税，恣意軒輊。君偕爾泰汪君同詣部陳説，剖晰利害，且備道商人困苦之狀。當事豁然，得免課若干兩，永以爲例。而諸主季商者，皆仰籍君德，竟謂鹺故君舊業，强之共事。凡會計出入，並非君主張不可，而君亦率惓惓于其中而不能釋。是以君秉大志，將出所學以見效于世，兩赴司馬門獻策。第殿試高等，意欲有爲，而逡巡鄉曲，終不輕出者約三十年。先是，三藩弄兵，杭之昌化諸縣，❶聚紫溪群盜，攻城踞邑，而饑民附之，洶洶然。太守王君，君族譜兄也，行省受中丞祕指，檄太守進樔。而太守傍徨，乘夜詣君門，邀君與俱。君不得已，應之行。然大言此非勍敵，何難撲滅之而後朝食！而第恐崑岡火炎，玉石罔辨。夫此新城、昌化間皆民也，民何可與賊共樔？乃先定約束，戢諸旂之有紀者，使就我節制，而後作其氣而分翦之。賊平。會鎮海大將軍馬公奉命征閩，聞君名，特以聘幣開

❶「杭」，原作「抗」，據四庫本改。

行幕，將推轂軍門，而以次題授。君力辭之。時君子廷瑚亦以武科舉于鄉，君遣之受命去。軍行始括蒼，而靖南僞總兵官徐尚朝者，横據碧湖鎮，截石塘爲阨塞，拒浙師入閩之路。仰攻不能拔，記臨行時廷瑚受君指，謂前堅不可攻，當攻其四瑕者。乃相其右偏之隟，有間可楔。陰以發其扃，而譟而入之。石塘潰，碧湖不能守，遂爲征閩發軔之首功。而其後踰仙霞，恢復八閩。廷瑚遂以軍功興，從嶺表至湖湘，所在效能。而君終不出。當是時，總制郎公開府西江，以征南諸軍從虔贛還京師，舳艫啣尾，不能給。頓强君至湖口，沿江上下數百里，爲按部而標馳之，如陸站。然郡縣所司，搜括至萬艘，半置不用。時商貨坐艘者悉堆垛沿岸，願賄艘求免，不得。及釋去，尚請捐百金爲一艘值，而君重釋之，商人讙呼震天地。制府聲大起，留君共事。而君以家室念切，遽辭歸，杜門不受聘。

乃大建祠堂于西皐，几筵樽俎，煌然一新。增置祭田爲烝嘗資，重修族譜之近而可據者。值年饑，西皐穀不熟，道殣相接。君發所蓄囷，移粟于空村大宅，而左右貯之，籍村之饑者，分地輪給。擇日啓宅門，由某村始，驗簿，人一籌持之，魚貫而入，詣給所受給，仍魚貫從後門出。他村復然。自日出至日入，有不足則請扃其户，而朝日再給。村人千百至，無一譁者。其部署有法如此。居常慷慨，好爲人解紛。遇可導地，輒纓冠不暇。與人謀事，必侃侃中窾會。遠近請教者無虚日。顧好客，闢廣堂爲延賓之所。予嘗登其堂，而愾然思也。世無良宴會矣，貧家既不能治飲，而一二富

貴者憂讒畏譏。巾車方入，夜伺者得而誰訶之。然且囊無贏錢，視杯槃落落，皆羞澁之器。是以湖波千頃，每相視，無刺篙者。方予與司農飲時，君弟聖木猶在也。入夜，作酒明府令，每當飲，必暗呼姓氏以授籌。如曰夫子一籌，先生一籌，太公一籌，則司農、京兆與予各持觴焉，以所呼者爲嚴忌、毛遂、姜子牙也。緩者罰，誤應者倍罰。而其既直云釣者二籌，兩公既相顧愕然。乃復曰名詩者一籌，則京兆緩應焉。又曰傳詩者一籌，予未循觴，而即曰緝詩者亦一籌，則雖博洽如司農，亦幾忘宋嚴粲之作《詩緝》矣。其以讌飲相勸酬如此。既而聖木先君死，君語及，未嘗不流涕。

君生于崇禎庚午之七月十二日，享年七十。以覃恩授明威將軍，既而以子廷瑚貴，封昭武將軍。配程氏，封恭人，又封淑人。子六：長即廷瑚也，次廷璉、廷珏、廷珪、廷瑛。銘曰：

太白之精，家有贈劍。應時挺生，瞮目如電。幼攻儒術，校舍問辨。經通《春秋》，銘具盤鑑。特是才廣，任事矯健。入里釋結，爲俗操券。束火用緼，射書以箭。乃從翹關，入對金殿。禁有頗牧，梱得遵奐。智勇足該，文武是憲。卒不輕試，潛伏閒閈。玉在櫝彰，刀以藏善。仁杆能標，筆陣罔間。借箸前畫，所至功建。從期門出，作幕府觀。萑苻竊發，曾何足算？惟此薄伐，以兒輩先。比之幼度，淝水可戰。無如冥鴻，俯仰堪戀。藉急流退，與人世玩。錢作苔鋪，肉以荷薦。獨念明湖，雪色如練。笙歌燈火，終古不斷。而乃寂寂，恍僻鄉縣。南官北客，東道誰辨。七十年中，風物一變。嗟我舊友，前後化幻。今復喪斯，焉得

不泫！本應築土，祁山之冠。乃對封鬣，不無太儉。所喜旌旗，揚揚隴畔。雖萬子孫，千載猶見。

孝子聲遠王君暨節婦汪孺人合葬墓誌銘

予舉制科時，遇王毅菴進士於長安。適詢其子弟之有文者，首以兄孫聲遠對。是年當戊午，兩浙舉鄉試，房官薦其卷於堂，幾得復失，因嘆遇合有數，非盡以才雋也。乃僅越七年至甲子歲，而聲遠已死，爲悵然久之。今予以病假在籍，初僦杭州，既而歸草堂，距向在都時已三十餘年。孤子洪源手捧陳太史、沈吏部所製狀，伏地請曰：「先大人以甲子棄世，越十年癸酉，已筮葬於城東大義里之前司畈，二十年矣。今將扶先慈柩車，行合葬禮。念墓前無麗牲碣可容題字，而窀門一抔，尚留封石。惟先生吾祖父行，痛子姓夭札而噓咻之，是猶起楊童而使之秀也。」予久聞毅菴言，知聲遠賫志，自應表著。乃檢其狀版，有云君性孝，嘗侍父疾，脇不親席者閲三月。終以不起，哭之，幾至滅性。顧居喪未久，而母疾相繼。因鑒前之失，謂養疾有疎闕，日禱於室神，請以身代。且曰：「從來刲股者有效，有不效，吾寧信其效者。」乃謀之婦，急刲股，淪糜以進，母疾竟愈。親串聞者皆大驚，以爲非純孝所感，不至此。予掩卷嘆曰：「嗟乎！即此一事足傳矣。」

君諱鉽，字聲遠，王姓。系出瑯琊族，而中遷會稽，當時所稱「王謝」者。迨元明之間，復有贅蕭者，爲蕭山王氏。嘗入史舘，較蕭山氏族。其以名臣入《明史》列傳者，惟魏尚書、張尚書二人，而他無聞焉。

其在萬曆間，祗王公茂槐贈司空少尚書，曾以尹京兆時督理渠道，載其事實録。而猶子玉皃公亦以進士作司空郎以繼之。以故閥閲之盛，繩繩勿替。自鼎革以來，贈内閣中書舍人，崇祀鄉賢。慎之公粤生二子，長亮臣公，諸生，與弟毅菴内翰並有名。亮臣公生中卧，補國學生，有子四，其次即聲遠君也。伯叔皆貢生，而季以國子候補州司馬，共相友愛。君嘗讀《斯干》詩，及「兄弟式好」語，爰取前文，以「竹苞松茂」題其門，且終君之世，不異寢食。此正《君陳》所謂「令德孝恭，惟孝友於兄弟」者。若夫鄉黨姻卹，還金卻券，餉獄囚而救道殣，事固有之，顧此不能詳，且亦非所重也。

乃其德配汪孺人，則尤可感者。孺人本名族，世嬗閥閲，其父兄皆有聲藝壇。而孺人知書，以賢淑稱。顧遭時不偶，二十始來歸，裁五年而稱未亡。且即此五年中，又復以舅姑養疾，扶侍之餘，繼以含襚。其艱辛荼苦，較有甚於孝子者。然且遺孤方四歲，女甫襁褓。而君之兄弟復以君亡後，各析匕箸，一切男女婚嫁，悉責之持門之婦。其豫營君葬，相地下窆今所稱前司畈者，不知幾經畫而後有此也。然而當教子時，以嫠婦延師，中外不接。乃飾書幣，請山陰之閨秀、素以文字相往來者，曰金先生，出子女事之，相與授《孝經》、《論語》，一時講讀之盛逾外塾焉。且念君耽書，曾輯《左》、《國》以下，傍及子史與諸家集，而未竟而卒。慨然謂遺金滿籯，曷若傳一經，以成父志，乃命孤洪源陸續積書。遇有秘本，即購之，合得數萬卷，藏之一樓。從來東江書府，極推范氏天禄閣及山陰祁氏東書堂，而今皆散盡，惟蕭山王氏書巍然獨存。孺人

所見亦大矣！

君以康熙二十三年八月五日卒，距生順治十六年十一月三日，得年二十有六。孺人以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卒，距生順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得年五十有一。子一，即洪源，國學生，候選州同知。娶山陰周氏，左都督浦口總兵諱方蘇公曾孫女，工部虞衡司郎中諱襄緒公孫女，候選州同知諱俁公女。繼娶錢塘吳氏，廩生諱國梁公女。女一，適同邑來之燦，康熙辛卯科舉人。孫二，宗柱、宗楷，幼。乃爲銘。銘曰：

是惟茂族，本瑯琊宗。數傳益大，遷禹井東。翼翼京邑，晉階五工。内翰繼起，著綸扉中。翳君善述，令德孝恭。析肉療母，❶感通蒼穹。況兼友愛，有共被風。年雖不足，德則有終。佐以内助，閨房之雄。少嫻七誡，長協三從。痛君好學，誦讀未逢。教子蓄書，如聚沙蟲。樓藏弘正，閣開李邕。縑緗四壁，與東觀同。慢言墳索，比馬鬣封。彼名山者，傳之無窮。

❶「析」，四庫本作「封」。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秋晴稿

墓　誌　銘十四

江西饒州府浮梁縣儒學教諭王君墓誌銘

君鄞人。祖養吾公，諱朝，試杭州。樂之，與其兄萬曆戊戌進士在吾公諱猷者，割所居，居杭州西城。生子五，皆錢塘諸生。其次子夢發公諱一焜，君父也。又次諱一虞，即以錢塘生中天啓辛酉鄉試，遂下籍爲杭州王氏。夢發公生子四，亦皆錢塘諸生，君爲第三子，諱起芬，字芳人。而長子諱起彪，亦以錢塘生中順治丁亥進士，而于是有德興縣殉難之事。

按狀，起彪，字虎子，以興朝丙戌開科舉鄉試中式。其先一年，君東渡西陵，省墳墓于鄞，未還渡也。西陵舉民幡鎮海將軍守寧波者，移軍屯西陵，阻江而守。時首事者多鄞人，强君共事。而君辭之，匿于海濱者越一年，王師下江東，君始還渡。值虎子賓興，歸見君，執君手泣曰：「吾將爲興朝官矣。」明年成進士，又明年除江西饒州府德興縣知縣。而江西守將金聲桓反，虎子捧檄行，謁征南大將軍譚君行間，而譚君留之。新令，諸官未赴任留軍前者，事平，以軍功超本級擢用，名隨征官。隨征官本捷徑，人争趨之。虎子不欲，曰：「吾赴任官耳。」既而賊平，請赴任。方是時，賊渠雖授首，而餘孽猶未解也。饒州故山僻，多逋

寇。而僞將董三合饑民，乘之與婺賊張天麒、樂平賊許宥等重聚洛口，四入德興城。民無守者，巡撫朱君留虎子南昌待之。既而賊稍散，虎子乃馳檄徧諭德興民之附賊者。而民皆感之，多還歸來迎。時虎子駐府城，先行牌調伍伯，取圖籍稽坊里户口，報之行省。行省以爲能，已促之行，而居民之來迎者又踵踵至。虎子遂赴任。總鎮穆君、饒九道吴君請以兵從，而虎子卻之。己丑六月，下車于五垣，八月入城。越十日，僞將董三衝城入，篡虎子去，幽于十三都之天君廟。廟後通弋陽，一僧背指曰：「弋陽去此三十里，可逃也。」虎子曰：「吾死賊官也，吾以逃官死賊也？」時賊勢稍衰，無主首，將欲得仕官之賢名者爲之號召，故百計脅虎子令降，而虎子不從。已而張筵請觀伎，酒半，扮武安王舞。一賊持杯遽來前曰：「武安云：『降漢不降曹。』誰謂漢耶？」曰：「吾奉天子命以來知此邦，非漢乎？」曰：「是滿也，非漢也。」曰：「堂堂天子，莅中國而撫四夷，中與外誰非漢者！」曰：「然則請君還漢耳。」遂戕之。

先是，君送虎子時，訣曰：「吾以身許官，官所亂，此行存亡未可知。諸弟能養親，吾無慮矣。第吾倘不測，非子，誰當周旋之？」而曰：「諾。」以故君聞變即走德興，收其屍，歸葬杭州。隨獨身之江西，號于江西巡按監察御史米君及饒九道吴君，請題䘏。而御史難之。君灑涕陳説，侃侃數千言。一時聞者皆相顧嘆息，稱其賢。遂謂君儒者可用，使之署饒州府浮梁縣儒學教諭，曰：「署此，然後題。」蓋將以羈君也。既而新令撤按差巡撫，以變亂初定，數更易，終不得上請。而君以稱職，行省詳院

使當請實授，君投傳嘆曰：「吾所以羈此者，爲死者請卹耳，豈爲此縣博士耶！且兄不爲捷徑官，而吾爲之？」遂拂衣行。已而德興縣士民舉名宦，崇祀學宫。君復至德興學，奉主哭于祠。康熙二十七年，浙江巡撫金君、提督學院使王君，以君請崇祀杭州三學鄉賢祠。又十年，君持虎子狀詣予寓亭，再拜請表墓。予時病腹下，未應也。其明年，君卒。越二年，君子國子生之麟，且持君狀來告曰：「亡父卒于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七日，距生明萬曆四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已八十年矣。將以某月日卜葬某所，而銘詞闕然。當彌留時，囑曰：『吾向者乞西河文，表吾兄墓，而病未遑也。雖然，人亦有言，死後能得西河文，庶或幽德無泯淪。吾兄節未白，而吾又賫志，幽德也而泯淪矣。吾一生用心，祇此兄事，如屓屭不可解，盍亦請之，或者能銘其一乎？』」則何敢辭矣。

間嘗出西城，訪寶石山房，觀君與夢發公讀書處，湖光山色，照暎胸臆。在崇禎之季，山陰劉忠端從京師還，過君而樂之，與之論辨理學，往返若干日。曰山川人物，各擅其秀，今不可得矣。西城舊所居已歷二世，而國初下圈城令，自錢塘湧金以至清波三門附城居，皆圈之去。時虎子捷禮部歸里，而女兄夫戴京兆岵瞻君，方會試下第還，爲婿贅君家。乃露處衢路，徬徨無所依，既久而後賃有屋之家居之。君嘗曰：「人生丁亂離，則拂意之事皆能安之。」少從夢發公游楚中，憲賊陷麻城，略地廣濟、蘄黄間。夜走山市，里仁會者，湖民之甲保者也，指爲賊，縛而俘于官。官初不省，既而呼愬之，然後大驚，急令釋所縛，而導之歸，

其坎壈如此。故後每遇拂意事，必曰「此非里仁民乎」，蓋通觀云。君臨卒，其子請曰：「脫不幸，將以之易名乎？否乎？」初曰否，既而泣曰：「吾初以請卹受此官，志在請也。今可得耶，名此所以志矣。」因名教諭君，而附之以銘。銘曰：

矯矯大節，千古不刊。更革之際，始多難言。太公夷叔，東西異轅。惟以官死，聖門皆然。所嗟伯封，尋兄郊原。軹深雖烈，悲名不宣。因之扶服，三驅江干。不幸賚志，留名以傳。誰言幽闕，墓門此鏄。煌煌日月，在兄弟間。

凌處士墓誌銘

凌氏，予世交，有同官者，有先世同籍者，有與兒姪輩同計車者。獨于悅菴君，則少年避世，與予之早歲避人走四方正同。而其子子健君，又往以六藝相諮請，有同學之好。惜予老，未經方幅，而悅菴已辭世而去，且十一年矣。

當君生時，丁崇禎之季，中原群盜如豪毛，顧東南猶晏安也。其時生齒盛，四民熙熙，士大夫以勢位相矜。而杭州稱繁華之鄉，苟名家者子出而問世，又誰不慷慨思奮興者？況凌氏甲第冠于西浙，公自視固殊，人亦不敢夷視之。而乃自成童以後，弱冠以前，嶽嶽然將致萬里。而一旦驟罹鼎革，舉生平所學而盡屏之，斯已難矣。矧君非無意進取者。生既抱異姿，承父兄之教，家學有自。而志又銳上，終日挾一卷，歷長晝不輟，雖傍晚，猶俯首竚櫚隙。此其汲汲爲何如者！而遽捃所誦，東所爲文稿，再拜而投之爨間。嗟乎，豈易言與！是豈尋

常學士所幾及哉！非古之所謂高自蹈而薄于功名者乎！迄于今，其家之群從出試者，或登賢書，或第進士出身，或召舘試爲翰林官，即其子子健君，亦以康熙己卯中鄉試乙科。而君獨廢居，治生業，徘徊市門，人皆稱之曰「墻東君」云。顧君聞「墻東」名劇喜，嘗曰：「吾家數世爲顯官，而食廉吏貧。不幸早失怙，七歲衣麻衣，何以將母？自非居墻東，其能爲人子、有今日哉？」以故公事母數擊鮮。杭俗，時物非最初出者，雖貴值不名嘗新。君必以新進母，未嘗于口不食也。兵革之際，人間多傳聞，每日夕必陳其書所聞者以爲歡。母嘗嘆息，謂：「吾不出門，而周知天下之事，可驚可喜。較之矇瞍之彈詞，亦何以過？第不意世故翻覆，其爲滄爲桑，遂至于此。」君有兩大願。一大父與父棺俱未葬，君營葬兩山，至足趼股裂，而卒以竣事。一先世閥閱在新宫橋南，初被兵災，既而毁于煬，因寄之望仙之左，而久不能復。君獨復故居，且造家廟爲合宗地。兩願俱畢。若其自處之嗇，則幼讀乏薪燎，每坐暗室，必辨色而起，以補宵課。學書不用紙，以退筆蘸水，臨帖于琴磚，日必千字。至其身之所衣，則自潔服對客外，易以博綈之補綴者。或詰之，曰：「吾忍忘吾母手紉乎哉？」君勤于祭祀，每以少不及事父，遇諱日，輒孺慕如兒時。或其日偶值陰雨，則尤愴然，謂家人：「吾雖少，猶記是日微雨，寒烟起如縷。今不猶是耶？」言訖，泪隨下。嗟乎，如君者可謂孝乎惟孝，隱君子矣。

康熙二十四年，君年六十，召家人謂曰：「古人有云：『人至六十，須多爲之貌以傳于後，使子孫繼起，可以想見其形容。』夫

見其形容，何如直聞其謦咳之爲快也！」因自爲詞以爲壽。其詞曰：「余生不辰，七歲喪父。稺也伶仃，母氏荼苦。誰曰朱門，不異蓬户。埋首誦讀，仰承傴僂。經帖苟明，青紫可取。事乃大謬，兵燹錯迕。辭我管城，而業商估。嚴寒不冬，酷暑無午。漫擅奇贏，庶給二鬴。于歸我室，奉我筐筥。舉男子三，摧折草莽。祝融肆焰，惟餘燋土。獨行煢煢，託足靡所。誅茅望仙，苟且楮柱。劬勞罔極，又賡陟屺。枯骨未安，遑問跋股？幸妥先魂，委蛻山塢。乾也豐也，嗣續豆俎。孰云其佳，已乎猶愈？澹泊素秉，勿躭歌舞。食取其飫，何必魴鱮。衣取其適，何必楚楚。恤其匱乏，胡分爾汝。資其嫁娶，曰余是主。凡我子姓，亦或稍補。拂逆之來，理以自矩。事得其平，雖齵可侶。謙謙君子，人或相許。鹿夢縈縈，蝶飛栩栩。花甲一週，頓欲輕舉。所俟式穀，在乎善樹。以此垂訓，兼之作譜。」越四年卒。

君諱克闓，字步騫，别字悦菴，錢塘人也。代有顯官。自五世祖刑部公後，高祖諱立，嘉靖癸丑進士，官建昌太守。曾祖諱登瀛，萬曆丁丑進士，官禮科給事中，與其兄太平太守諱登名者，同舉鄉試，而公居第一。祖諱德，國學生。父諱龍徵，杭州府學生。配陸孺人。子二：長乾，康熙己卯鄉試乙科，充國子貢生；次豐，國學生。公卒于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距生故明天啓七年十二月，享年六十四。乃以某年某月將葬某阡，孝子乾，即子健也，告予狀，而謁予以銘。銘曰：

惟君挺生，席高門兮。方之靖節，爲南郡曾孫兮。兩世家食，居丘樊兮。群從紱珮，猶然紛綸兮。黄門之孫，尚有爲京朝官

兮。君特急退，甘肥遯兮。潯陽處士，足相比倫兮。予少進取，長而沉淪兮。棲遲道路，乞食者三十年兮。鷙翔之鳥，念及同癉兮。俯仰悼嘆，等之予之身兮。今茲老去，方校典文兮。惟君之子，每與之講論兮。相君之室，若堂壇兮。宜爾子孫，其永無諼兮。

誥封恭人湯母王氏墓誌銘

恭人無諱，王姓，故明崇禎進士、直隸淶水縣知縣元建君女孫也。父旋一君，補諸生，早卒。母淩孺人，以苦節著。兩浙巡撫上其事于朝，奉旨表之，建坊旌里門。

恭人生而端整，有賢名。會誥封中憲大夫湯君，其原配錢恭人卒，求得一良助宰內政者，聞恭人賢，遂聘且娶焉。方是時，錢恭人所遺，一子三女，皆幼。穉子裁七歲，即吉安府知府諱修禎者也。提攜襁褓環膝前，恭人以一身兼保傅之任，斯已難矣。暨修禎出就外傅，君既饒結納，交游紛然。加之在庭之師友，往來請召。其間酒漿珮璲，不絕于御。然且男女婚姻，親串酬酢，皆得揆人情而中禮節。觀者謂嗣徽祚胤，兩不媿焉。據君狀，君累經坎壈，迄無寧息。至是外宅有洋估市海舶者，以犯通洋禁，爲怨家所發，而其人亡去。大將軍捕逮，謂君歷海人，藏匿資結，當連坐。恭人投閣救君，不可得。犴狴祕密，恭人輸奩具罄所有通之，且謀出身鳴君冤。會當事廉其情，驟加省釋，然後已。康熙十六年，修禎以年貢授內閣中書舍人。二十年，出補常德府同知。值西南蕩平，覃恩封宜人。越五年，遷江西吉安府知府，晉封恭人。其

時恭人家居，佐君宰家政，秩如也。既而修禎罷官歸，越五年卒。先是，君兄弟四人，各有子。而君子最長，其娶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勿箴徐君女又最早，以爲似續可無慮。而修禎無子，其卒時君且七十三矣。君以議立後諮之恭人，恭人曰：「古有是禮耶，于古稽之。其無耶，則稽之今之令甲。」乃以君弟洪九君之孫涵，爲修禎後。其時會宗人、集親鄰、告家廟，恭人實主持并調護之。其事瑣不能悉也。乃越二年，而君又卒。恭人向撫子，今又撫孫，兩世保抱，無異焉。當君卒服闋時，恭人年六十。親鄰請爲恭人壽，而恭人辭之。然而其誦恭人者有云，恭人佐君以寬厚，遇事出意外，必曰：「君厚人，君不負人，義也。人薄君，人負君，命也。」以故君每歷險阻，得自解慰。而修禎受恭人教，自成童以迄筮仕，晨夕出入，惟恭人言是聽。以故兩歷大郡，而皆免于議。至是則艱辛荼苦，向之秉政于内者，今且兼攝外事。毋論樊櫳鐍鑰、廪棧簠簋，持飾惟謹，即一盂之饋，一刺之稱，亦必再四衡量之。然而中外井井，各有程度。即至盛衰遷變，前後榮落，不少易。其善于持門如此。

恭人卒于某年月日，距生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其子女婚嫁，具君誌。康熙辛巳，將合葬于甘溪青龍山錢恭人墓。哀孫涵介其外大父禹臣張君來，再拜乞予銘。銘曰：

翳時有淑，基于太原。亦越數傳，而嬗聞人。實産名貝，掌中之珍。庭梅有摽，歸于商孫。禮重嗣室，宗貴肇禋。乃甫脱帨，遽抱繡幱。以鸞車降，將雛弱翰。既秉懿架，復饒慈顔。雖當中道，頗遭險艱。庚臺脚短，文姬首鬅。終致完卵，覆巢仍全。因

之嗣子，獲獻天安。五花再進，六珈晏然。如何鞠凶，聯喪不旋。不止上計，以事去官。大樹既撼，孫枝并殘。自非巨力，誰能仔肩？所幸式穀，薪薪相傳。臧爲鑄返，子家晉還。宗祊克紹，箕裘再延。秖嗟禄食，半出蕪田。曩時車牛，誰爲輓牽？恭人處此，要爲極難。爾乃黽勉，蓋藏不愆。盤盂皮幣，準挍金錢。出入禮度，皆云至便。古稱持門，非健莫捷。云胡不造，公然棄捐。今茲祔瘞，於龍山阡。將俟朝賚，以賁重泉。歌礲片石，長存墓門。與並存者，此石中文。

山陰張南士墓誌銘

南士張氏，名杉，山陰人。父灝，不仕。祖鎡，天啓辛酉舉人，官晉府左長史。曾祖一坤，萬曆甲戌進士，歷官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高祖元冲，嘉靖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五世祖景琦，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廣西桂林府知府。其兄景明，弘治庚戌進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恭僖。弟景暘，弘治己未進士，福建道御史。六世祖以弘，成化己丑進士，由禮科都給事中歷任江西左參議。其弟以蒙，成化辛丑進士，除江西廬陵縣知縣。南士兄弟四人，兄曰梲、曰梯，弟曰楞，皆有才名。而自梯以下每出主文社，人呼曰「三張子」。三張子當明季以其文行世，名噪海内。而楞甫弱冠，與同邑鄭氏舉民幡蹈海而死。梯病卒，南士隱居白魚潭。

性孝友，事兄若父，撫兄弟之子過于己子。講學務躬行，砥礪刻苦。其于人倫間，

細大必周，無毫毛敢疏忽，而尤篤于視朋友。嘗隨兄客維揚，爲兄執御。巡鹽御史姜圖南，遍餽名士之過訪者。杉捧兄刺投御史門，而已無刺。御史知杉兄弟來，雖無刺，各餽六十金。會江陰王雙白以避人故髡爲僧，至是同杉寓，乞門者通刺，不許。及通，又無餽。南士曰：「豈有王雙白來而無餽者？此必誤也。不然，使君何繇知我至？我當爲使君補此一誤。」遂移餽己金換一簽，付雙白去。宣城施閏章督學山東，以山繭三十丈屬山陰徐緘寄南士，緘悉爲家人辨衣，不之寄。或有言于施君者，施君再寄之。南士封還所寄，曰：「已拜賜過矣。」施君大喜，急持書示座客曰：「人言安足信，吾固知伯調無是也。」伯調，緘字。餘姚魏蒡以臘月渡西陵，旗兵戍者剽其裝。衷衣過蔡子子伯。蔡子飯之，裹之以越布單衣。時南士居蕭山，蒡并過南士。南士脱身所衣絮袍衣之，且貸隣人金爲理裝。或問子伯，曰：「吾亦思有以助之，而以念群從，其不能卒歲多矣。且家人雪中，皆無兼衣。而以厚所薄，不忍也。」以問南士，曰：「友以急投我，而我薄視之，則安賴有友者！若夫吾所厚，則生平事也。生平不厚厚，而臨急而較量及之，徒薄而已。」聞者以是定張、蔡優劣云。康熙二年，海上大獄起。歸安魏耕走蕭山，復走梅市。大將軍刊章遮捕之，獲耕，兼逮蕭山梅市之藏耕者，以鋃鐺鏁李達、楊遷并祁忠敏公次子班孫。家人莫敢問，道路離立。南士挺身走三家，爲經紀其事。縣官遣伍伯戍守，懼漏所籍。而南士乘夜爲涉帑，且時時渡江，入司獄，通犴狴往來。獄吏怪之，執以告提刑。提刑大驚，初以爲異姓非家人，窺探資

給，擬坐。而既而察其無故，慰遣之。及耕伏法，南士陰勾之錢塘孫治收其屍。而班孫與達與遷並徙塞外。點解，多一人，則杉也。解官斥之曰：「汝欲偕往耶？」曰：「當魏耕逃時，亦思至某家，而徒以舟楫未便故，某幸免。今某不忍三人者獨行，欲送之過河，而執事以爲欲偕往，吾豈畏往者耶？」解官義之，勸之返，乃嚎咷牽衣而别。既而蕭山毛甡者爲怨家所陷，以殺人律負死罪在逮，出走十五年。中道遇赦，潛歸，將到家，而怨家跡之。南士親飾爲舟子，待之白魚潭，而藏于家。越一年，遠近多有知者，乃徙之南山之天衣寺，出入瞭睎。每以茹蔬久，私市肉炙之，擣魚蝦，雜菜而合之爲菹，日捧餉，如家人。顧終以暴露徙去。康熙十四年，南士過禾中，聞甡在汝寧金使君署，念甚，遂獨身持被，涉江溯淮，由潁亳而西，直趨汝寧。遇于城南之蔣亭，相抱痛哭，云國家屢有赦，籍簿已滅，怨家亦散亡盡，黄門姜君爲君雪其事，可還矣。遂大游淮蔡十日，攜甡而歸。其後五年，甡被召赴長安。而南士以猶子官廣東鹽市司提舉，過其任，疾卒。

君貌樸而氣直，語鮮回曲。然視天下人物，皆如一體，無彼我間隔。而至于朋友，嘗曰：「末儒以十倫五教衡量厚薄，則君親至重，孰有及于朋友者？此執一之學也，時中則不然。時當所重，雖朋友而等于君親，無少磷焉。何則？中故也。非然，五品不並列矣。」故其交友每如此。若其讀書，則博篤而辨，于載籍無所不窺，然各有根柢。嘗講學留軒，座中論禮不能決，南士引《禮》註及漢晉儒之言禮者，數言決之。當居蕭山時，知縣羅明祖係京朝降官，而有

文名。是年值崇禎己卯，大集名士于河陽館，鐘鼓笙瑟，一若舉文社者。先課文一篇，題爲德行顔淵三十字。課畢，復揭一籤于卷末，曰：「漢人有諸賢，名曰顔子、曰曾子、曰仲弓、曰子路、子游、子夏，何人也？」座中百人無應者。南士提筆書其下曰：「顔子，黄憲也。仲弓，陳寔也。張曾子，張伯饒也。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子游，張騫之孫猛也。漢同時有兩子夏，一杜欽，一杜鄴也。」羅君屈膝再拜曰：「名士哉！」蓋其年十九云。子燧，康熙庚辰進士。乃爲銘。銘曰：

聖學久熄，誰能躬行？儒墨貽絣，棄若蒯繩。同此倫類，妄分重輕。敢謂朋友，與君親并。張仲孝友，天良性成。人我一體，不狥虚名。其于行事，歷歷有徵。況茲甲族，袁楊東京。世嬗冕紱，家無絣罌。不幸五會，與陽九丁。三張抱才，委諸棘荆。我恃良友，濟危扶傾。北海餅罌，徐州酒傭。天涯莽莽，黍離相尋。既平急難，孰念友生？四時位哭，徒然屏營。百身願贖，于斯塚中。

何毅庵墓誌銘[1]

毅庵長于予二歲，崇禎十年與予同入學，爲諸生。越七年，明亡，與予同哭學宫，同被薦于監國魯王，爲西陵軍監軍。而予避南山，君避之潘泉之濱，各不應。王師渡江東，予髡首爲頭陀，而君病咯血。又同爲隱居，各不赴試。當是時，君年二十三，與同邑徐君芳聲從游于劉忠端先生之門，講

[1] 此篇四庫本未收。

理學于留軒，其于詩文泊如之。予時薄理學，以爲徒事論辨，非躬行無益。乃與仲兄錫齡、同邑蔡仲光、始寧徐咸清、山陰張杉，窮《易》、《詩》、《尚書》、《論語》、《孟子》及三《禮》、《春秋》三傳。而與同郡張梯、徐緘、沈胤范、祁班孫、姜廷梧，縱横爲詩古文詞。既已選越郡詩若干卷行世矣，及見毅庵詩，愛之。大抵其詩，在崇禎之季，曾作贅婿于留都京兆王盤峙公之幕，與留都知名士往來唱酬，故有詩。因出己所賸與徐緘與君合爲一集，名《越州三子》，實不知其詩之有避忌與否也。

毅庵故自負，不善下物。遇所好者，雖百詆毁，不爲動。而意稍不合，即不少假顔色。且喜于任事，遇鄉里有公幹，必身任不少卻。當三藩弄兵，凡東甌進勦者，一切糗粮芻秣，轉運軍前，悉責之閭左，而罷官解，民力不堪。值和碩康親王統王師南征，毅庵叩馬訴其事，且侃侃有論説。親王韙之，立敕改官解，并切責州縣官。州縣官皆恨切齒。邑有西江塘，爲海潮所衝，漂没廬舍。每修築，不能起，而近塘居民益復開霪洞，以灌嘆田。毅庵争于官，民以多金餽毅庵，毅庵拒之。由是塘患息，而怨者四起。

有言毅庵作詩刺當官者，州縣官得其詩，無如何。乃搜其舊稿，深文其詞字而指摘之，謂犯國禁，死罪，係累之，押以官兵，渡江赴軍門下。杭紹二府會勘于吴山之城隍廟，毅庵對簿，無所詘。有吏大聲曰：「日重光何也？」曰：「頌禪代也。東朝繼世與興王嗣國，凡有光于前代者，當時皆頌曰重光。《虞書》曰『重華協于帝』，《孟子》曰『於湯有光』是也。此樂府題也。」「何以曰紀遼東？」曰：「此亦樂府題也。隋帝征

遼東，而詩紀其功。凡後儒之頌功德者，皆得和之。我祖不嘗下遼東乎？夫遼東，勝國之地，而謂當諱之，吾不解也。」「明朝者何？」曰：「詰旦也。以詰旦而爲勝國，則會朝清明，不惟在明朝，且在本朝矣。」「清戎者何？」曰：「清軍也。以戎兵而爲戎敵，則『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不惟戎徐戎，并戎周宣矣。」「然則曷爲夷？」曰：「裔也。舜東夷，文王西夷也。且夷與夏對。今我有方夏，煌煌三祖莅中國而撫四夷，誰夷我者？夷我者大逆，當反坐。」「曷爲虜？」曰：「擄也。成爲王，敗爲虜寇。不敢以明爲虜，以明本王也。寇雖勝，然亦未底于成也。若我，則成之者矣。且我自敗寇以來，南征北討，其自中及外，有何一非我所虜！而反以虜我，大逆，當反坐。」詰者無以應，乃曰：「評選汝詩者誰也？」曰：「一徐緘，死矣。一毛某，見爲侍從官，恐非此所能詰者。況行文舊習，評與選皆身爲之，並未嘗出二人也。」時巡撫金君、提督學院王君皆儒臣，各言諸所詰不當入官，無學術，徒多事，貽笑士類，聖天子儻聞此，將以我輩爲何如人？而按察使佟君直據嘉興錢氏例，凡舊刻文卷，有國諱勿禁，其清、明、夷、虜等字，則在史舘奉上諭，無避忌者。康熙乙丑會試，外簾官不曉事例，尚有以日月夷虜字爲疑者。及見上命題，有「如日月之代明」、「伯夷聖之清者也」，遂止。乃責紹興知府胡君、蕭山縣劉君各紀過一次，使自新。而毅庵竟免。

先是，康熙癸亥，行省修通志，聘毅庵入志舘，纂修人物。其有不得者，悉思于此際齕之，至是散去。會上謁禹陵，毅庵迎駕于望京門外，獻《南巡頌》十章，上命收其帖。及還京，特註毅庵名，并書其頌，敇總

督王君訪里居所在，奬之。乃屏跡東郊，與同邑武進士張君、道士蔣君，講參同之學。對坐蓄氣，夜卧能見物。然終不效，年七十九卒。所著文爲家人所燬。同邑蔡仲光、山陰張杉與予家所藏稿，俱于是時里族相戒，擲于爨，鮮有存者。

毅庵諱之杰，字伯興，又字毅庵，邑人。其先三世入御史臺，有名。父鴻臚公好結納，家有園亭，其在里曰「百尺樓」，在郊曰「梅花樓」。賓客至，多游二樓間。今百尺樓改爲祠宇，而梅花樓廢。子三：仍炎、倬炎、任炎，皆文學。銘曰：

人生亦何嘗兮，搏丸撐壓，徒比蜣蜋兮。嗟嗟百年，吾親見滄與桑兮，有何恩怨，到此應偕忘兮。其所難恃者，亦惟此文章兮，與其埋石室，又何如藏火房兮？君嘗夜坐見有光兮，試觀寢室猶煌煌兮。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

蕭山毛奇齡字晚晴又秋晴稿

墓誌銘十五

陸三先生墓誌銘

先生陸氏，諱堦，錢塘人，梯霞者，二十字也。父夢鶴公，諱運昌，明崇禎甲戌進士，官吉水知縣。與其弟毖中公，諱鳴時，官兵部郎中；夢文公，諱明煃，官理刑推官：俱以文章氣節指名于世。明季尚文社，每府縣官人各彙其所在指名者，板而刊之，曰名士，較試塲所取榜帖士，尤爲嚴重。而太倉張君天如以翰林院庶吉士家居，秉月旦，輯海内指名與東林諸都講，共採録者合得如干人，定爲復社。時杭州一郡，唯公兄弟三人裒然列社首，而他皆不與。人之造其廬者，比之河津之有三門山，曰此陸氏三龍門云。乃吉水公生五子：長麗京，諱圻；次鯤庭，諱培；先生其三也。崇禎己卯，舉兩浙鄉試，先生偕兩兄，合梓其社業行世。而鯤庭君于是年中式，一時購鯤庭行書，并兩人社業並行之，號「三陸體」。當是時，先生有兩弟，曰紫躔、曰左城，皆名士，而年未成也。人第指三君繼三龍門，後遂以三陸豔稱之。

予是年初赴試塲，從祁君奕遠舉蘭里文社于湧金門外，杭之名士，唯徐君世臣、張君用霖、吴君錦雯先後至，曰：「三陸君何在？」既而麗京、鯤庭來，而先生不赴。

次日，訪先生于板兒巷，予之見先生，從此時始。而次年，而鯤庭君成進士，官行人司行人，曰三門又啓其一矣。及壬午再試，三陸君艱居。國變，王師收杭州，下令鄉官在籍者，各投名授職。里胥到門時，行人君避兵横山。老母裘太夫人尚在堂，夜起呼先生，徬徨曰：「是地去横山遠，將欲使汝至横山，促之來。非吾意不來，此吾家門事。且此隙所繫大，死忠死孝，未可以母命亂其意。如之何？」先生俯首，不能答。詰旦，而横山訃至，曰行人君死牛鼻繩矣。先生乃扶母告廟，爲位而哭，遂奔横山收其屍。投牒軍門曰：「行人司行人陸某身死。」取驗狀訖，并詣錢塘學，告大成殿，右階下盡等。歸而奉裘太夫人隱于河渚之駱家莊，以圃以漁。間受雞林估人請，選舉文甲乙試帖并房牘，名《龍門集》，取其所酬金，爲菽水貲。

而伯兄麗京則賣藥苕霅間，每月一歸省，每歸必牽一舟，奉母居其中，飲食歡笑以爲樂。如是有年。先是，陸氏以文章爲東南領袖，先生之選《龍門集》，繼先人志也。會督學使谷君倣張君天如作《明史紀事始末》，以金幣聘麗京作史論，已辭之矣。烏程莊氏輯僞史，黶麗京名，陰竊同時指名者，曰范君文白、查君伊璜與麗京，作參定姓氏，不告諸本人，而標名卷端。適周侍郎從閩還，見其書不實，畔亂無狀，又不出自舘局，犯功令，以告文白。文白大驚，亟偕麗京、伊璜合爲詞檢舉，由烏程縣達府，將入奏而未遑也。烏程知縣吴君者，以他事去官，不得于知府，且怨莊氏不遂賂，首之部堂。會今上改元之歲，平章者怒甚，緹騎四出，逮知府以下，籍莊氏，檻其首者，三君披鋃鐺就道。家人無少長，皆繫獄。先生

乃先麗京行，倍道至都，匄其舅氏裘公之都居者，備極營救。且謀納槖饘爲刺讞地。而家之籍捕者以不得先生，覆追至京，大索長安街。適文白之子魏公呼冤于西臺，謂檢舉有前詞，不得罪。議遣京朝官就浙按讞。先生急南還。時叔父兵部公以高年在犴狴，且無嗣。前此裘太君生時，議以先生爲公後，有成言矣。至是先生曰：「此即吾父也，焉有父在獄而子掉臂者？」遂詣獄乞代。守者曰：「代耶？律，父子俱死，無代法。念君自來，不異牖可也。」既而讞上。上憐其無罪，得不坐。康熙二年五月，獄解。先生奉兵部公歸，立爲後。越二年，兵部公卒，先生行三年喪禮。而麗京自獄還，輒鬱鬱不自樂，每曰「幾以我故覆宗」。至是居公喪，服除，嚎咷拜公墓，辭曰：「猶子不肖，幾使叔父死于牖。今縱不能從叔父地下，其忍陽陽居人世哉？」遂託以遠游，不復歸。先是，三龍門公惟吉水公有五子，而兩公闕然。因預奉裘太君命，以先生後兵部公，而理刑公則紫𪊨嗣之。至是紫𪊨、左堿皆相繼不禄，獨麗京承吉水公祀，主祼器重大，先生將尋兄稷苗，而風刺于骨。惟兄子寅旁求之，見公于徽州，已爲僧矣，牽其衣不即舍，遂奉之歸，乃爲先生療風疾。且日會鄉人道故舊，示無去意。伺先生疾稍愈，頓失所在，嗣後再覓，不可得。而寅終不能再出門，身死。先生乃孤居里閈，授生徒，四方從游者如歸市，自東西浙至他省，多有景行不得前者。同郡貧士覘閩中慕先生名，乃飾爲頊丑，懷爵里，投閩名士。閩名士争闢舘舍，執一經請委摯門下。值莆田魏君虎上以北行經杭州，造先生廬，驚

曰：「此真陸先生耶？」先生乃笑曰：「彼亦名士，徒以貧故借僕名，且安見僕非僞也？」

初，先生生時有文在手，曰「才人」。暨弱冠，曾卜夢於于公神，公餉筆一斗，始竊自喜，至是嘆曰：「才者材也，吾將籍管城材多子弟矣。」兩浙開府張君運青者，裘侍御本房師也。侍御諱克美，爲裘太君之姪，與先生中外兄弟，以言事得罪，居于家。開府謂侍御：「吾欲延陸先生爲國人師，能曹丘耶？」曰：「能。顧先生守段干節，必肅以禮幣而先于門，然後某從容導之。」開府如其言。先生初甚拒，既而諾，又既而幡然以從。開府乃大啓義學，搆書院于萬松山巔，集通省學士讀書其中，奉之爲十一郡之師。每大會，赴試者數千人，惟先生進退焉。事竣，輯其所講《四書録》，顔之曰「大成」，而梓以行世。當是時，世固重先生，而兼誦開府之好賢能興教云。

予醫痺來杭，就人問先生起居，曰：「此三先生也。」杭多學人，不敢以二十字呼先生，而必尊之以五十伯仲，曰三先生。三先生不相見四十年矣，前此二十年，予避人湖西，見麗京于廬陵城下。問之，從贛還也。既而返南昌，再見于吉水之水次，曰：「拜吉水公祠也。」惟三先生不可見。然而少壯出門，垂老還故鄉，曩時親朋，並無一存在者，而猶得見先生于七十之年，不可謂非厚幸。乃相見無幾，而先生以八十有三遽先我卒。然且卒之之年計之，即當時見之之歲，則是百年而一日矣。

先生初娶趙孺人，賢而早卒。生子二，曰豐、❶曰兆爵。而紀孺人以賢繼之，生子

❶「豐」，原作「豊」，據四庫本改。下兩「豐」字同，不出校。

一，曰正夫。皆以諸生能文章。當時群從指名者，長繁弨，行人君子也，高才不試；次寅，麗京子，進士；又次冠，左堿子，以康熙庚午中北塲鄉試。豐兄弟皆與之齊名，而豐尤著。銘曰：

從來名家，出自禮官。因義責實，嚴于申韓。當其盛時，載書雞壇。文章烜若，氣節皦然。降及末季，猶以名先。平輿品目，界休引延。礜士霧會，大義日宣。張霸曾子，黄憲顔淵。爵刺遠布，盟詞高懸。君家前游，實領百賢。豹達五里，龍開三門。以是兄弟，鐃爲文篇。五常未著，三賈遽傳。懸圃積玉，乃超雲間。驟遭鼎革，朱門改觀。王蠋縊樹，龔生抗咽。賣藥韓休，採薪百年。乃謀養母，終棲林泉。何意不弔，縈名招督。象齒忽拔，蘭膏自煎。叔緣伯及，黨因鈎連。五屬異獄，三親同篋。公冶圜土，夷齊皇天。將輸金矢，兼謀槖饘。籍兹呼救，因而矜全。于斯肥遯，亡名變顔。夏氏林慮，焦先海壖。鴻飛冥冥，弋何簒焉？仲死伯去，孤居里閈。爰授生徒，鳴鼓設筵。授中國室，進都養餐。開府捧几，侍御執鞭。大闢講院，萬松山巔。明經四十，習禮數千。七十縣士，咸呈簡編。輿無歌鳳，堂有啣鱣。外市公超，東家鄭玄。某也半生，匿蹟人間。老而相見，因思從前。奈何頓別，有如朝烟？惟君大名，千秋不刊。亦惟有道，無慚此言。

山陰金司訓雪岫墓誌銘

越中以詞禪世者三人：一吕君紘績，一吴君伯憩，一雪岫也。雪岫爲紘績館甥，曾學古今文于紘績，其治古今文不啻餘力。

顧愛雪岫之爲詞，因間亦爲之，而與之並名。當是時，雲間蔣大鴻爲蜀詞，宜興陳其年爲南渡詞，各闢門桁，以不襲草堂爲能。而雪岫則上自六季以下迄金元，殆無一不有，而《綺霞詞》稱焉。嘗游嶺表，與紘績、伯憩三人者爲兩廣都府吴君上客。吴君故善詞，而三人者以新詞與倡和角逐。四顧無座人，府中優僮充四廂樂部，各能歌三人詞。教頭曳長拍，優僮扮演，而民間效之。凡里巷爨色相竊歌新番院本，嗒嗒稱盛事。時都府以良日請召賓客，呼外廂爨色承應。三人坐上坐。都府把金斗約曰：「吾欲倣樂工唱《涼州詞》故事，覘所演誰詞，以卜甲乙。」及登場，則雪岫《紅靺鞨》詞也。都府擲斗，令群優實酒環獻，讙譟達内外。左右廂軍争引領觀，嘆以爲豪云。予歸田，而伯憩死，兩人故無恙也。康熙壬午春，紘績又死。予以不得訃，不能哭。暨冬，而雪岫即以其年死于官。是時，予大病幾死，未知也。越明年，孝子渡江持狀，請所以題其墓者。予乃爲位于寄堂之門哭之，延孝子就坐問故。孝子曰：「亡父客年官湖學司訓，而湖無官齋，賃居于天寧禪寺之僧房。甫入門，恍然曰：『若吾故游者，何也？』乃于長至後忽不懌，命榻萬佛閣左石壁所刻馬祖像，係宋元符年從江西靖安所傳摹者，展對久之。次日，索清泉滌齒，取曆書視，云午時吉。至午時，遂起坐，不語而卒。是時頒白久，及五日殮，髭鬌四張，忽變正黑色。汗珠顆顆起兩頰間，不拭而暵。」嗟乎，是豈偶然也哉！

君諱烺，字子闇，明太常卿楚畹公之孫也。生子四，皆以遭鼎革不仕。而諸孫多通籍者。予嘗爲君從兄郯城君誌墓門石，

深羡其群從皆高才好學，以文章表見于世，而雪岫尤最。顧性孝，每以父早世，不及躬視養事爲大憾。而父伯星公則又以好善，于崇禎之季，賑救飢餓，死而享其魂在天帝所。予亦有文紀其事。而君于先公所行，必踵而傚之，推所有以濟不足，友朋之賴之比比也。意廣喜結納，座中罇酒無虛日。而又以門高譽遠，天下之識之者衆。嘗作觀文大社于龍山之麓，築觀文堂，以接遠近之至止者。自浙東西以及三吳諸名下，皆與通爵里，訂氏籍。而紘績是時則又以耆舊爲前游，實領袖焉。君嘗之白門太常公，曾以侍御史督學其地。其所拔諸賢，或通籍，或不通籍，尚有存者。而君又復以縞紵與之往來，一時投贄者塞衢路，觀者慕之。君美儀度，意氣慷慨，每與坐談，具典午風槩，咄咄争上。紘績夙善諧謔，當之蹇澁。顧善于行樂，每疏勝地爲居游。予嘗過其宅，并過其所搆竹屋，必有花草書卷酒具，及座客斟酌，詞意勃發。其尤可念者，宛委山邊闢廣園如干畝，葺太常公所築亭榭，而散植竹樹，引泉鑿石于其中。暮春雨歇，黄沙漲天。早食後登臺，四望南鎮祠。桃花與初日迸出，灼然若朝霞之晃于衣。因大書「綺霞」二字于石壁，而以名其詞。

君生于崇禎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卒于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八日，受年六十有二。以前一年十月由貢士勅授儒林郎、湖州府儒學訓導。元配何，繼吕，即紘績君女也。子八：曰垓、曰埕、曰堪、曰圻、曰埏、曰垂、曰坊、曰均，皆能文有聲。某月某日將葬某阡。故人毛甡者哀之，其哀詞曰：

昔者三閭氏，以英詞自文。降此調六季，變作江南春。惟有崔蔡徒，耀采驚殊倫。用是屢施易，五旦六間存。少偕姜公子，倣作蜀體新。出走旋悔之，棄置勿復陳。山陰金雪岫，時會西都賓。觀文出麗賦，諷旨追楚均。四家駭謠俗，三峽傾河源。偶以調笑弄，雜入鼓子絃。因之譜技録，竊播勾欄間。節度開幕府，八部承賓筵。獻觴走臚頭，羅拜驅梨園。嗟君本孝友，晤善之子孫。乃以鄉貢入，對策公車門。吴興舊學舍，借作司訓官。明經類匡鼎，治事超胡瑗。如何十閲月，竟卒于竺乾。應是再來者，新巷猶故阡。結趺且拱別，面目如生前。獨予年八十，左顧誰比肩？老友獨絃績，亦既返我先。賸此柴木質，詎足金石堅。我將賦招魂，附爾宋玉篇。老年戒爲詞，以此當傢言。

敕封儒林郎玉宗徐君墓誌銘

徐氏爲杭州右族，其先人以舊朝勳爵從上虞來遷，代禪簪紱。越三世，而門巷新闢，即以衣冠著于鄉。先伯兄司教仁和，曾倡仁社于錢湖之濱。徐氏與社者不一人，而其翹然而最名者，玉宗君也。

玉宗君寄籍湖州，與其弟玉天君皆以名諸生爲文壇要襋。曾于甲午、庚子間悮中副科，慷慨不得志，嘗寓其意于阜通之餘，相視以時，而趣日中以爲業。其言曰：「士人居牛衣，困匪今矣，顧逮今而困尤劇。仕進無日，本無學術之可見。而仰有事，俯有鬻，闕匪細也。身安于蓬户，而子姓因之，根苦則瓠苦，亦何足怪？獨是先人在寢，應有妥侑。夫盡物盡志，非禮不將。夫

所謂禮者，謂物也，具也。物具不足以將意，則禮安所施？是以禮有四舉，曰恩、曰義、曰節、曰權，而必一營之于物，然後其禮辦，其志行，其事備，所謂一營得而四舉見焉。故夫孝子之事親也，樂豫其心，不違其志意；娛其耳目，而安其寢食。向非備物，則敦牟卮匜，何所充實？枕席杖屨，何所撰擇？稰穛蕡稻，何所需？桃李梅杏樝梨薑桂，何所給？又況賓朋姻婭，盤盂饋饗，車轂刀錯，皆與在堂爲周旋，得之則愉，不得則戚。而極之養疾，又極之送老。縿幕錦幬、薦車薦馬，自非廉者三之、貪者五之，料多少而通有無，不得也。」其言如此。以故自遷祖至今，恢其里門，雖曾遭祝融，而故爲完葺，塈茨之，又丹黄之。其在扶侍，則熚瀋斂襡，執牀而舉几，靡勿盡力。而至其累營喪葬，自飯玉熬蜃，以迄荒齊苞載、膋蕭膰爨諸節，無不殫其儀刑而備其名物，世嘗于此觀禮焉。然且父兄子弟、後先妯娌，熙熙泄泄，雍于門而肅于宇。至于婚嫁歡宴、玉帛往來，豐已而嗇人，推有餘以飾不足，其餘事也。嗟乎！若此者可不謂身名俱泰大丈夫哉！舉世而窶貧也，讀書居士林，忝膺一命，而家無儋石，祭衣之敝而寢櫨之壞往往矣。夫經財無贏，必不能以攫卻秕之粟。而乃在野無亭林，在園無里宅，雕胡必不生于墻，江鯉必不躍于水。苟非揚一釜之金、湧七年之穀，欲其敦五教而洽百情，安可問也？吾讀君狀，而重有感已。

君本四子，而長嗣兄後，次子瀾，聞人也，曾以年貢對策于長安門外，司教分水，分水文學，遂因之大起。此固克有家而善繼志者，乃不以予爲不文，介張君禹臣，徒

跣而謁予以銘。禹臣云：「吾生平服君者三：一侍親孝。方太翁養疾時，禮應禱司命井竈以及家廟。而杭俗尚祠斗，設星壇而禮拜焉。君搏顙階下，臚臃于血疣，而不知痛也。一遇物厚。家不戒于火，廬井銷爍，庾廩蓋藏多所失。而時適斂租，君反減其租，以謝天譴。彼受減去者，相率上指曰：「天無親焉！」一持事斷。王父母棺穴于蟻，遷葬丁家山。其擇地也，腫胝趼足而後得之。乃既葬，而君兄弟家遇小眚，且有牽訟于官者。遂謂地不吉，復議改遷，而君執不許。夫葬以安親也，親骨受虫蝕，不得已而發所寢。今寢處已安，徒以生人小失利，而欲借朽骼以徼非分，何可！堅不爲動。及其既事寢，而議亦遂息。

系曰：君諱之璉，字玉宗，歸安縣學生也。以子澎貴，敕封儒林郎。元配沈氏，封安人。生子四：長瀇，爲長房嗣子；次瀾、次津、次澎。女二，孫三，女孫八。先是，君父紹川公生子三，君其次也。長兄玉衡公，爲前母蕭太君子。及蕭太君卒，而後君母王太君繼之。然而君兄弟三人如一母子。及玉衡君生子瀚，已將成丁，而玉衡君卒。君其時推財與瀚，且爲瀚娶婦，冀以有立。而未幾，而瀚又卒。君乃告祖廟，而繼以己孫，使長房不絕于祀固也。特是家産本三析，而己得其二，不安，乃商之王太君，謂三兒儉德，好讀書，治家無所贏。六經不載人後禮，三房倘生孫，請同爲瀚後，而均其財，何如？王太君曰：「善。」乃集宗黨姻戚，以母議爲禮議定。其友讓所及又如此。君卒于康熙四十一年二月十四日，距生明崇禎五年八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一。乃以某月日葬于某阡，而系以銘。銘曰：

惟士術學希聖賢，降而詞業以舉牽。君并善讀保傅篇，首以蒼頡六法傳。每作書勢成飛騫，試事得失何足言。誠惜謠俗衣啄專，穴書鑽紙難逢年。山深獸往魚赴淵，時用知物同流泉。勇能決筴仁可全，無財不悦敢晏眠。乃能乘暇師計然，孝友任衈從所便。推甘讓肥共煖乾，饋食何俟不擊鮮？既肯堂構災無權，況有嗣子能繼旃。出車有鹿庭有鱣，箕裘從此爲冶弦。相彼如斧如屋椽，前列牲石載不刊。壁啣鐕袛苞韋編，春秋享祀年復年。

山陽劉勃安先生墓誌銘

山陽劉勃安先生，名士也。予避讎之吴江，顧有孝謂曰：「張元節出門，其所投止皆名士，得不敗。倘至淮，勃安可寄也。」及渡淮，而山陽令朱君，予故友也，舍予天寧寺而飲食之。因得匿姓名，與淮人士相往來。湖西施少參以入覲還，見予所賦詩而驚曰：「此非吾友耶？何以至此？」遂遍覓不得。而淮城訾訾，漸有刊章布府門者，先生亟藏予。而家無簃房，設葦榻而張之屏牖之間，家人斯養聲相聞。顧日夕備酒脯，潔旨恭敬，如是者一月，且爲縫綻衣乃去。予嘗曰：「去家別親廟，仰星而行，牽衣者呱呱，可謂慘矣。然猶不若去淮之苦，三往三復，不能決。」蓋有所感云。先是，郭君禹玉爲先生文友，貧而無子，其所遺妻女以指食不給，先生謀于其所親周君，掄月給籔米，至其女得壻乃止。而桃源田子綎，先生弟子，亦以家難狼倉走京師，遺父兄嫂妻四棺空屋中。旗丁豢馬者覆其棺，而埋馬棧于棺傍，先生貸錢葬其棺。然

其諸生籍在學，不試將削籍。先生復貸錢懷之，賂學師，學師初受之。及再試，再賂。學師幡然卻之曰：「仁哉，劉先生！我亦師也。先生既獨爲君子，尚忍受先生貸錢以充我賂哉！」倪天章者，臨清名士也，寓于淮。予與先生時過之，過必飲其堂。堂前薜荔墻，丹黄爛然，每飲酣，必面墻而立，嘆曰：「吾所難忘者，此薜荔墻矣。」及予寓蔡州，聞天章割其堂與先生共居，堂前薜荔墻兩家同之。又既而聞天章不得志于其家人，獨身出游，暴死于馬陵。家人以無子故不能留，發其財散之。獨以先世所遺宦游什器、卷軸并書册狼籍，邀先生一觀，且令先生擇所好取之，先生不少顧。既而并請以所居之堂損其值以貽先生，先生仰天曰：「當蕭山君去淮時，指此墻曰：『吾他時來淮，仍當與君共飲此，以無忘此墻。』今若此，吾能獨對此薜荔墻哉！」蕭山，予邑名。乃急移他所，遍搜其遺集而題其墓，歲時祭之。先生一貧士，而中外親戚并師儒相識，往往仰先生周旋。然且三黨多坎壈，每以身後事孤墳孑廟，厚集而遺于其人，使其人逮死，猶諵諵子姓，一若逋積之不能了者。豈天之好責仁人，特畀此重累以成其名？抑貧士數奇，偏遘此耶？先生本代州名族，其先人六世仕宦，皆以代州衛通籍，而中遷于淮。祖父伯仲猶以諸生還代州試。惟先生與從弟雲中暨壬戌進士洛中，始爲山陽籍諸生。而伯兄演中則又以矯矯分所居，寄籍揚州。顧群從在淮多貧者，而揚州兄尤甚，垂老無子，夫婦飄然歸先生。先生喜且泣曰：「吾兄弟少而合，長而分，今又合矣，此連理枝也。《千文》曰：『同氣連枝。』其是之謂乎！」因以第三子後之，而養

生送死，忳忳焉。嘗爲子婦病治棺具，而病愈，不用。群從有婦死，已給棺去，而先生從外歸，不知也，聞有從婦死，急向內曰：「何不以棺物與之？」曰：「與之矣。」外大父杜公與舅氏廣文公，兩世以經術鳴于時。先生嘗從杜氏學，而已而中絶，惟餘外王母董太君于堂。時先生方喪母，痛母不可見，遂迎董太君歸養，曰：「此吾母母也。」其後葬董太君于杜氏之兆，率諸子共往，曰：「吾何以使汝等偕來？此絶墓也，汝共識之矣。」鹽城王公爲前朝護軍守府，見先生少時有文名，慕而妻之。及歸，而王孺人賢知書，與先生同心。先生之得爲君子，實孺人共成之。顧鹽城水災，王氏良田數千畝浸于水中，官吏追呼無虛時。公年七十餘生一子，未晬而公卒。先生先爲經紀其喪，命孺人攜其子及諸妹之未嫁者來山陽，而身以營葬事。重還鹽城，忽清水潭決，且霪雨浹旬日，鹽城廬舍盡淹没，而棺爲水漂，不能救，徒手而歸。乃遺孤數歲，與其孫同時痘發。先生大呼曰：「吾劉氏尚可無此孫，王門不可無此子。」因併力治痘，痘竟愈，而復以他疾殀死。其後先生易簀時，舌僵不能言。諸子請命，初不答。及再請，則愀然卷舌言曰：「吾惓惓者杜公墓、倪處士墓、某墓，其歲祀法則久已命汝等矣。獨汝外王母墳在浸中，外王父柩爲洪水漂去，于心終不忘。或于石塘祖墓傍畫一隙地，治兩櫝而瘞其魂，題曰『故明某官某暨孺人某』。與杜公諸墓共勒一祀典，而隨祖墓以祀之，是吾願也。」嗟乎！先生至死猶惄然于親故間乃至此。

先生諱漢中，字勃安，又字拙安。少時舉諸生第一，既而院試復第一，食下士禄。

當是時，試無出二三者。康熙十七年，貢于廷，至三十九年始入選格，敕授江南池州府東流縣儒學訓導。曰：「吾老矣。」以疾辭不赴。越一年卒。時康熙辛巳，距生天啓辛酉年，八十有一。配王孺人，先卒。子五：曰仁勗、曰義勉、曰智勵、曰信嘉、曰誠務。智勵爲兄後。而此四子者皆能以文章爲諸生，或餼于學，或貢于成均。先生既以身爲教孝弟忠信，而諸子能繼之，以父爲師，以兄弟爲友朋。其意旨諧合，一若陶土之依模，而冶金之就范者。予兒每隨計過淮，必進謁先生于床下，與諸子齒序如一家人。嘗見先生蓄皮秩，夜必三食。諸子雖大寒，至其時必群起而環奉之。嗟乎，天之報仁人則亦厚矣！先生貌莊而氣和，于物無競，而必不好諂。即簡亦匪傲，一切坦坦去牙角。而每當大事，則嶽嶽不可動。家如黔婁，而舍養親故，且過于薛公之所爲。即有時遇盜蹠，亦必以仲尼之誠待之。

予往誌墓無溢辭，至于先生，則筆短幅窄，百不悉一。然且年老詞竭，墨未燥而淚已結于誌踈矣。乃附以銘曰：

噫乎先生，惟人倫宗。才越公幹，德過祖榮。矢將剸象，羞爲雕蟲。展也好學，而惜屢空。氣當壁立，言無雷同。世爭買駿，君方首龍。奈何坎壈，艱于遭逢？爾乃篤行，聿砥厥躬。出入乾陽，家門肅雍。齒與道劭，文偕教隆。高朋遠來，如雲相從。吴隱孝義，裴楷清通。訓足導物，譚皆發蒙。況敦睦恤，時懷瘝痌。雖乏恒蓄，還輕素封。好籍緩急，力周貧窮。所痛張儉，曾投孔融。掩漿牖下，受書壁中。嗟彼歸趙，猶酬居嵩。我獨恝然，深慚此衷。淮山峩峩，淮水淙淙。猗翹然者，先生之宮。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又名甡稿

墓誌銘十六

皇清敕封文林郎弗菴盧公墓誌銘

予避人東歸，在康熙一十二年，值邑之師氏爲定海盧公，以丙午中式第五人解省，典教蕭山。予執摯復業，見其坐臯比，慷慨談議，磊硌而光明，真人師也。顧懷抱充斥，時時以學問之氣形諸面目，一似不安于鱣堂者。然且領解未幾，兩詣公車門，甫展利器，而善刀而藏，心竊疑之。曁予召京師，丹徒相公以學士方掌院事，即曩公中式時主文官也。見予，驟詢公近狀，且促公赴試。不報。會上開制科。故事，科目惟制科最重，凡有學術者不限已仕未仕，皆許入試。掌院已薦公，而公復辭之。且公長史學，熟明代掌故。方試浙時，上厭薄八比，改書義爲策對，首以明史大事次第列問。而公卷巋然冠一經，條對甚晰。至是制科所取中，悉授纂脩官，敕撰《明史》。凡靖難、奪門諸大事，多奉公文爲藍本。而翻以未試，不得共編纂，爲史事憾。嘗舉此意竊問公同鄉之仕京朝者，曰：「公云：『吾本無宦情。』昔有乞授知院官爲禄養計者，曰：『有母在也。吾方爲養母戀此苜蓿，而舍之安往？』」以故日侍太君側，不離寸步。曁太君亡後，即改授百里，而棄若敝屣。其一出一處，始終爲太君若此。乃予遽請急，而公

已先我還里，舉生平經術諸可以爲世用者，悉不竟其用。抑且旄丘誕節，馳使拜候通德門。而孝子覆劄，徑以公喪下穸碑，屬門下記事，曰先生命也。予始爲位哭，齋宿銘石。

按狀：公盧氏，在前朝以氏族顯，入明有諱壽者，以元代平章閣下元帥從龍有功，世襲爲軍官。越三傳，諱全，調守寧波衛，遂家于官，占鄞籍焉。逮公祖諱世，由諸生改襲，論征海功，進本衛都司。公父諱望龍，生子三，公其長也。公世以軍官傳，雖誦讀不輟，間爲諸生，而文譽未顯。獨公兄弟皆嚮學，秉性特達，博習古今文，矯矯出儕輩上。既各補諸生，而公復高等餼于庠，較有視世廕若疣贅然者。

當是時，公父已里居，厭棄俗務。且驟丁鼎革，張弛得自在，日以父子兄弟講論古學，晏如也。而同衛嫉之，强公父起視事，且責捍漕，督轉粟京師。公告官請身代，不許。竊念父春秋高，中途服勤，誰克代手足烈者？乃抛書卷隨之行。舊例，漕粟覈盈欠，遇有虧縮，主漕者償之。至是下新令，并責餫官，使旗丁分帮共償。而公父所欠，雖較他帮爲末減，顧亦不下數千金，遂留公父京師。而公以匄貸驅馳其間。嘗大雪，從通州還，雪深埋馬膈，一步三蹶。而公凍面向北風行，鼻垂冰若檐凌，指裂，不能把鞭策，下馬僵卧。群扶至坑間，而公父傍徨，雖捧酒灌公齒，而身先齒戛。且故爲歌詩，以示整暇。臨灌臨歌，而意色慘烈，聲咧𠻘不成詠，公慟而起。甲辰，丁父憂，幾至滅性。既而曰：「吾養吾母而已。」乃以康熙丙午舉鄉試，經魁領《易》房，解尚書省。時新改書義，争梓公文，作多士法式。一時五策對風行天下。傍人皆手額，而公

痛父不及見，不少展容色。且竊慮解省，當違母側，踟蹰不即行。及既行，一再赴省試。才滿六年，遽乞以署教諭事，得藉迎養。然且既署事後，例仍許赴試，而公執不赴，前所云典教吾邑及辭試是也。

乃其教吾邑，則實有可記者。邑有楊中立祠，名道南書院，前時魏公文靖曾講學其中。公率諸生祠兩公，必考辯經術，取其有裨于世者。雖名講學，實以大用策厲之。且士習日靡矣，主教席者，多以桑榆暮氣飾其惰歸。而公負偉略，儼然若堇銅之發于硎，隨所裁割，皆能使下邑士風爲之一振。然且保全善類，不遺餘力。故事，督學使行部，必敕所屬學舉優劣，以示懲勸。而公所籍報，祗以優而不以劣。詰之，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也。」及其再行，部屬再舉，而公再藉報，仍以優而不以劣。詰之，曰：「牧者失所牧，牧何罪？牧者之罪也。」以故終公任，並無一生以劣報者。至于宮庭之嚴、膠序之肅、禮器法物之整齊、鐘鼓筍簴之修飭，以及圜橋頖泮、戟門星陛、改墮壞而就鮮新，其餘事也。

乃自壬子涖吾邑，至辛酉才七年，而太君又逝。太君八十二，而公年亦五十三矣。雖猶是服官年，❶而壯行强仕，早已不逮。向者爲升斗之養，不擇委吏司檝，而今則風木累接，釜鐘安賴？且天生公才，有似終吝其用者。甲子補嘉善學教諭，其明年遽授貴州鎮遠府鎮遠縣知縣。公本不欲行，顧以縣遠辭，嫌于擇肥瘠以定去留，遂捧檄往，曰：「吾此行以爲民也。雖期月而已，亦欲使民霑口沫去。」因徧相其地，大抵洞

❶ 「官」，原作「宫」，據四庫本改。

深箐密，雜苗獠其中。前有石屏山，而㵐水界之。府治蕭然，枕山麓而隔水爲縣，誅茅作廳事，外無城郭。舊以兵燹故，曾招湖民實其地。顧村岸廓落，念無可以惠民者，獨計此地爲滇黔門户，郵驛如織。自上官往來與客使之至止者，凡軺傳置遞，多以居民任力役。而亭堠濶略，間有擾及廬舍者，公一切禁之。民役以官傭，而公私置舍，各有界畫。居民闐然，謂數百年來所未有，伐石屏山石，勒碑于縣治西、中山之陽，乞侍御劉君記其事。侍御謂公曰：「此君侯一片石也！」既而公以疾告歸，民留之不得，各率婦兒送出境，嚎咷而返。

公家饒藏書，自先世所遺并公續置，合不下如干卷，悉分籤弆之。及還里居，出所弆于庭，慨然曰：「吾以此消殘年可已。」生平諳國史，并多識明代事。既以策對明史起家，而究不得入史館撰史，終抱怏怏。乃就嘉善錢塞菴所作《表忠記》而爲之續之，徧搜明代名臣諸列傳，取其有預于致身者，或生或死，或分或合，既勿誣，而又勿軼，鉅節不得遺，而纖細畢備。初成八卷，名《續表忠記》，刻之寄園。而既而再續，復得八卷，刻之江右藩轄署中，假予爲序言。乃更以搜討餘力，網羅未盡，遂成三續，則未刻而卒。顧臨卒時，猶復以校讎之踈、義例之缺，把卷浩嘆，似乎文章一道，亦仍不竟其用者。然而忠孝性成，必求盡志。如同邑李君，向以寶慶太守死獻賊難者，既已作專傳，猶于歸田後節嗇其詞，入府縣誌。甚至里人有侵其居者，必清而還之，且題之以石，曰「忠節里」。蓋好善之誠如是其不可已也。

公卒于康熙四十七年六月四日，距生崇禎己巳五月二十五日，享年八十。系

曰：公諱宜，字公弼，又字弗菴，函赤者，五十字也。世家于鄞，以定海籍由署教解褐，知貴州鎮遠縣事，封文林郎。配俞氏，封孺人。子三：長遠，寧波府學增廣生，次選，定海縣學生，皆繼公起，有文名；次進，先卒。女一，孫三，娶嫁皆名族。銘曰：

猗嗟吾師，人倫楷模。秉德最上，賦才特殊。寧謝勳衛，言攻詩書。學冠柱下，文通石渠。以是米廩，遽升公車。初緣服勞，代父轉輸。繼因奉養，隨親辟爐。縱膺一命，已届三餘。生平抱負，偃蹇莫抒。賴兹鴻冥，家遺鳳雛。雲津並躍，鯉庭争趨。徽榮綸室，琢石泉閭。百行罔缺，千秋不渝。南山崔嵬，東海縈紆。翳墳然者，先生之居。

皇清誥封恭人方母曹太君墓誌銘

予舉制科時，與部試進士同歲解褐，且與是科舘選者并同時入舘，以故稱同年、同舘兄弟，兩相合并。而維時有寧國二先生者，在合并中。一宛陵施侍讀，世擅理學。而一則南陵方位齋先生，以初讀中祕，有君子名。予嘗入宣州會舘，聆其鄉人月旦曰：「文章孝友，二陵均之；至于踐履篤實，則南陵且争上焉。」予時見先生，倍敬禮之。曁予請假歸，而先生歷仕方州，彼此間隔者三十年。今康熙辛卯，予年迫九十，卧病山中。而先生以恭人窆葬，屬予誌墓，遣孝子帥使，不遠千餘里，手捧書幣，舘于杭州之郵亭。而使者渡江，踵門請命。予久廢筆硯，凡以文字相屬者，概所屏謝，惟此誼不

可卻。且念老年遲鈍，又采薪未愈，但請稍假時日，使歸再來，以漸圖報命。而主候于舘，僕候于塗，知先生家訓嚴整，有凛然不敢越者。且主僕警肅，惟恐逆旅久稽，有悮使事。因急爲發册，讀孝子哀述并先生自爲狀，嘆敦倫篤紀，其于母子慈孝、夫婦伉儷間，志意舒促，膚膜寒煖，無不周知刻切，洞徹肺膈。愧蕪詞不輯，無能收羅十一，以表懿德。但口授倉卒，付録史去。

按恭人曹氏，宋武惠王後，家于太平之蕪湖。十歲而孤，依母駱孺人以居。稍長，始擇配，無當意者。許寧野者，陵人也，而授書于湖。陵之學人，捃諸會課文以匄許甲乙。恭人叔父螭班公工衡文，而與許交善，嘗就許所，觀諸文有乙而無甲。及得先生文，大驚曰：「誰與作者？」曰：「此吾陵方氏子也。方氏故名族，而是子失怙，祗與兄嫂侍母李太君，丁年未聘。顧王父旭日公以宿儒家居，雖席窶，而家聲猶然著陵邑間。」曰：「得之矣。」遽懷其文歸，告駱孺人，且强壻之。駱曰：「孤貧柰何？」曰：「子女各無父，天也。若夫貧，豈有作是文而長貧者耶？」因藉許蹇修，遂委禽焉。會譌傳官選，民間相争爲婚姻。駱請壻來湖，親迎之，一備不虞，一即藉此以覘壻也。先生不攝盛，不御墨輪，不服爵弁與纁裳，祗衣故時衣，騎驢到門，别具筍轝爲迎車，登堂奠摯，遽行壻見禮。然且書生不支飾，舉止澗略。時親串來觀者咸曰：「此儒家風格也。」或曰：「官娶儉，故如是也。」惟恭人一門心安之。暨歸，而家無東西闈，祗與兄誠齊，嫂陶孺人聯翼室爲闈房，一切奩栬什器，合而不分，雖姒娣，如姊娣然。

當是時，恭人以弱年間關來歸，不特是

地土風本未諳悉，即其家行習，亦且茫然不及覺。所恃秉性莊淑，婉娩而有禮，一時王舅與老姑，交稱爲賢。顧其間有大難者。方氏世孝友，家教嚴切。老姑李太恭人曾以刲股療先太姑疾，服勤逮死，實有委蹟難告語者。以故御家無嘻嗃，不略細小，每不示意旨，而使之自省。雖恭人敏慧，能曲體，且不惜詘意乞陶姒指示，然猶偶失老姑意，跪恭人牖下，不令起。賴隣嫗適至解之，終不知怒何在，且亦未嘗告先生曰君家婦難爲也。恭人與陶姒分侍姑寢，且分主饋食，而勞勩尤甚。嘗冬夜入爨室，料檢諸鬴鬵匕箸。燈未燼，而紡車與緯篗隨之，乃衾甫浹脇，而荒雞鳴四野。間嘗曰：「歡娱嫌夜短。吾未嘗歡娱，而夜翻短，何耶？」至于饋食之將，倍加曲謹。李太恭人善痰疾，蓄佳茗作良藥。恭人日濩茗，顧未嘗以涓滴入口。或問茗味何似，曰：「不知也。」先生以耕讀相嬗，原鮮負郭，至旭日公逝時，李太恭人孝，治喪過厚，鬻膳田以供斂襲，遂至乏食。先生爲經師，濟以脩脯，枵如也。會歲祲，斗米千錢。恭人儲米供老姑，而身把糠籺瀹藜藋羹以和之。先生見之，不自安，曰：「何不損粒米入藜藋中耶？」曰：「姑米有幾何，尚堪減損？若我輩則何不可？年不長飢，米食自在也。」先生誦其言而去。已而家日落，人夏無帳，太恭人撤舊帳與之，而麻縷旒裂，不能受鍼紩。恭人綴紙番以糊其隙。至冬夜所覆，猶是嫁時衾。而其面以産兒時裂作襁褓，今所存祇枲着耳。先生嘗館歸，以兩足入枲着中，坐而涕泣。恭人慰之曰：「不猶愈于牛衣乎？」康熙丁巳，先生舉于鄉，己未成進士，以部試第三人冠一經，改翰林院庶

吉士，名震京師。乃甫入館，而先生念太恭人，遽思請十旬，不得，因羈館間。不幸未終館，而太恭人已疾革。時誠齋與陶孺人雖同視易簀，而附身諸事，一切通責之恭人。自屬纊以迄帷殯，了無遺憾。暨先生奔歸，而坐饗成事，唯苦塊而已。及甲子服闋，而覃恩適至，太恭人與恭人例有封敕。恭人泣曰：「先姑盼子貴，幸及一見，顧恩封已不待矣。今冠帔雖榮，祗吾姑画像中事耳，我何忍受之！」其孝如此。

先生補曹事，暨使東牟，第勤勞王事，不名一錢，雖稱宦游，無異學究，而家用艱難，則反倍疇昔。膝前男女，俱已成立，婚嫁之餘，加以師傅，無非恭人周支之。暨先生守汀州，始一隨行，稱官夫人焉。既而汀南海溢，蛟蜃翻窟起，城郭廬舍半泅于水。先生驟出境，相地抵捍，而民間之呼救者，聲連數十里。恭人親帥僮僕，召蒯隸輿皂，募官舟百餘艘，四出救之。且曰民飢矣，沉竈安爨，命諸子煮糜餉民。而諸子難之曰：「如懸帑何？」曰：「儼然爲民上，而民死不救，罪將誰貰？若以懸帑罪，則雖鬻官身以補官廒，亦而父志也。」及水退，滿城民命皆無恙。越三年丁亥，恭人卒。汀之人，男哭于衢，婦哭于寢。及喪歸，滿城子婦皆攀柩哀號。時諸子皆匍匐行，民争扶掖之，且大呼曰：「公子毋苦，夫人之德，上通于天矣！」各手飯一盂，奠之柩前，曰所以報官糜也。

恭人以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廿七日卒，距生崇禎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四。康熙甲子，以覃恩敕封孺人。己巳，誥封宜人。庚午，誥封恭人。子二：❶

❶「二」，據後文當作「三」。

長于璟，歲貢生，娶王氏，同邑山東都轉鹽運使司兼理鹽法道副使諱奐之女；次于琬，歲貢生，娶胡氏，同郡陝西西安府華陰縣知縣諱岑齡女；次于珣，邑庠生，娶劉氏，同邑候選教諭諱璧女。女二，所許嫁皆名族。乃爲銘。銘曰：

恭人氏，以魏基。中間系，出武惠。遂籍蕪，湖之湄。由閥閱，啓門楣。本窈窕，求匹居。何幸值，非常姿。文章伯，忠信師。甫問名，未請期。遽親迎，而來歸。匪無酒，飲庶幾。惟之子，其家宜。高堂賢，推思齊。有徽音，當嗣之。雖健婦，門户持。出蒙袂，入餔糜。縱窶乏，不克揩。仍殫力，事盤匜。洗與腆，何敢違。況牖下，季女尸。瀹蘋藻，潔明粢。修饋祀，咸藉兹。即媢卹，撫孤嫠。曾不吝，舍與施。其鉅者，相夫子。奮羽翮，翔天池。展文軸，占斗魁。登槐堂，入綸扉。徽寵榮，拜顯懿。受六珈，與副笄。然且隨，閩海涯。拯民溺，救民飢。布衽席，登災黎。每稱説，猶痛咨。今膝前，皆名士。傳孝友，敦書詩。以世濟，紹前徽。比丹艧，加塈茨。應次第，膺贈貤。矧恭人，下窆碑。將琢石，蟠龜螭。祇封樹，非僭侈。祔此室，億萬斯。脱不信，視此詞。

孫監州君墓誌銘

君世孫氏，爲姚江八族之一。八族者，前四族爲毛、邵、徐、韓，而後四族則孫、王併呂、謝也。後四勝前四，而孫爲尤勝。自前朝正德間，忠烈公燧以江西巡撫殉宸濠之難，其繼之者，一傳爲宗伯公陞、尚璽卿公墀、都督公堪，再傳爲太子太保冢宰公

鑨、少宗伯公鋌、太子少保司馬公鑛、太僕寺卿公錝，皆以父子兄弟爲三公列卿。而三傳而少保公如游，直以東閣大學士爲嘉靖朝元臣。其間臺省相接，以群從進士爲京朝官者，指不勝詘。以故諸孫聚族，多在東浙。惟司馬公後有月江君者，偕其子安山君以豪華遷杭州，挾日中術藉群從宦游，通車牛于趙代之間，累致千金。次子仲安君，則君父也。

崇禎十六年，君生，敏甚，五齡就塾學，即能兼塾門之讀。而時丁國變，米脂賊犯畿輔，歷壞賈區于隆平、寧晉諸邑，輩所有入關。君三世居積之在趙代者，悉輦之以去，而家遂濩落。會鼎革，君束髮就試，無意進取，但以保家門自視，而扶侍南徙。即仲安公之菽水漸無所出，力葵負米，雖把數卷，無所用，乃四顧嘆曰：「仁義與禮所由生，非財莫任，固也。然而端木賜賢人也，其亦何道，而讀書仕衛，復能觀物于曹衛之間？豈生其後者必失之？」遂決計北行，就四門國子，入試成均，名曰進取，而實爲積著之計。當是時，君在都多交游，即朝貴如曹司成、王太僕、高宗伯輩，亦以藝文相往來，嘗曰：「以君之才，安患不虎躍？而沾沾蠅殖，夫何爲？」而君謂：「不然。四民困極矣，士尤困。知鬭以知物，不能也。守縵田以作庸犂，無其具也。立五均之官，樹六斡之法，以與泉府爭周流，則又非儒者事也。煮木不可食，豢蟬魚而不可爲畜。力不能採莊山之銅、耶溪之金，智慮不足以收南郡楩楠，洱海之蟲貝齒革以爲利，則亦有説于此。嘗考古經，嘆時用之物，有爲唐虞三代所未備者。《爾雅》釋檟木，謂晚取可羹，顧未嘗爲飲也。自魏晉尚荈飲，而南

櫝北酪，世嘗以南方水厄與北地奴酪互相抵抗。今則大河以北且合化酥與櫝木而共調之，而櫝值之徵已侔于酪。吾欲使南北之市大爲周通，不令酪徵賤于南，而櫝且不得徵貴于北，何如？」已而果驗。蓋積著之法，亦自有學問存其中云。

君賦性明達，而篤于孝友。自在堂定省、洗腆必周外，凡歲時饋祀，苟物力所需，纖悉備具，然後百族通，百禮洽焉，猶且恇懅之情歷久勿替。嘗寢堂裸薦，撤俎泪垂。及過墓而瘞埋已畢，依然撫松楸，徘徊涕洟。雖相沿數十年，卒如一日。獨不諱言利，而不苟于利。故事，越疆而會金，雖相隔千程，所會者越千鎰，祇寸劑憑耳。投劑誤，縱千鎰，不還算。而君必析而還之。方入都會金，客誤投劑越百鎰，而君請還算。一時遠近爭稱曰：「君子！君子！」顧時際昇平，自康熙丙子後，連遭六沴水暵而螽蝝，木未穰而金已飢矣。世家子弟皆隱身門巷，作告貸計。而君悉應之，其故交窮居，且有裹飯而往者。予東歸草堂，四方之渡江而見訪者無虛日，東城旅舘忽爲之增闐。予既已埽軌，匿跡謝去。曁歲祲，而故人老友日告監河，其爲戀綈袍而憐葛衣，❶蓋亦鮮也。然則予之負慙于君者豈惟是已！誌曰：

君諱□□，字□□，杭州人。由國子生考選州同知。元配王孺人，即君受業師王行可君兄女也。行可以器君，仿南容事，以兄女妻之。續配盛孺人，又陳孺人。子四：長之潤，次鵬程，同時舉諸生，有聲；又次尌，又次杲。所娶皆名族。孫七。康熙

❶「葛」，四庫本作「褐」。

四十六年丁亥十月，君卒，距生崇禎戊寅六月，享年七十。越二年己丑，孝子之潤等卜葬某阡，砥墓門之石。而以予世串，忝有葭莩。且夫姚江八族之傳閥相並也，因涉江脩摯，而丐以銘。銘曰：

嗟君茂族，甲于東江。前媲金史，後亦袁楊。凡列九等，所恃舊望。新門之劣，以寒畯妨。乃膺世錫，乘堅策良。驅騁南北，斬蓬自强。驟丁陽九，綏寇四張。燎原不翦，遂延崑崗。黄巾踐闕，白波啓疆。越趙代間，賈區皆亡。君本慷慨，好談文章。加之藝林，既揄且揚。其如憲也，不厭糟糠。縱有負郭，四體併僵。力不能取，金銅山莊。況涉嶺徼，琛珠夜光。亦安足致，衹憑服商。師子范子，棄取較量。獨是櫝木，三古善藏。其名茗柯，魏晉以降。維時水厄，徧吴楚鄉。今且煎和，以燕以享。阜通之利，在三五上。因辭璧沼，入試鱣堂。藉隣星肆，兼觀棘埸。從國子學，授監州行。顧其摯性，最惇倫常。晨昏寢饍，冬夏温凉。既謹洗腆，復虔烝嘗。寢庭聞見，墟墓悲傷。五十猶慕，千秋不忘。爾者天沴，頻年甾荒。士人之困，倍于飢倀。閥閱子弟，旒衣裂裳。所至閉埽，誰與之將？惟君戀戀，爲友朋倡。今君二子，元方季方。將紀君行，寘之窀傍。墓門伐石，需填丹黄。譜載綿邈，崦嵫渺茫。懿德在人，安用周詳？有軒者石，有幽者房。惟兹片言，幽而靡彰。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神道碑銘一

誥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楊公神道碑銘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楊公，于卒之三月，祔葬虎跑進龍浦山先塋之傍，遺命勿上謝疏，勿乞恩賜，祭葬勿飾石人獸、望柱于墓。獨是東南神道有桓楹分樹，仿延陵題墓之意，當有文字，而以予舉制科時，爲三相公及翰林院掌院學士所讀卷，掌院學士者，今已故都官尚書葉公，公會試同考時所得士也。重門相禪，誼應操筆執其役。又以予曾職史事，即以此當史氏之誌，因再拜稽首，案狀。

公諱鼐，字靖調，別字西巖，仁和人也。其先籍江南合肥，以勳衛授世職杭州。曾祖諱憶，其伯兄諱恒，由選貢生任山東臨清州教諭，遂家于州。公祖松坡公，諱大化，誥贈通議大夫。父仲卿公，諱元貞，敕賜徵仕郎，誥贈通議大夫，皆居杭州，而仲卿公以臨清地勝，曾挈家人僦其地，故公母顧太君，誥贈淑人，生公于臨清別宅。會顧太君父萍實公爲山西平陽衛參軍，攜公之任所，至八歲而始歸顧太君膝下。適仲卿公遽棄世，仍扶柩還杭州。當是時，公家以屢徙中落，且親族鮮少，公與長兄峻明公考授經歷，仲兄如之公邑文學，相依若肩背，夜共

被，晝易衣以出。仲兄每授學，所得舘禄僅八金，必兄弟分之。

公幼不好弄，數歲如成人，而天資高。少有文譽，既早年爲諸生，而以國初鼎革，毁儒服，溷跡商人車，仍僦居臨清别宅。自分抛舉業，爲親知勸，重以臨清籍就童子試，由州而府而道，三試皆第一。順治十一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除大名府推官。

先是遷臨清時，問以乏食應直隸王參戎幕下之請，至是參戎以詿誤落職，而案尚未結，公爲白其冤，得末減，且捐俸爲折贖，周恤甚備。乃任甫朞月，世祖章皇帝廉其能，行取授户科給事中。會值鼓院有辨復降革官職濫擊登聞者，公大言，鼓院之設，所以呼大冤，詘大枉，軍國民瘼久抑不治者，藉是伸理，豈容以一己予奪上瀆天聽，斥疏通政去。而文武官開復，舊有定例，至是吏、兵二部于開復之例，任意參變，公特糾正之。值己亥會試，公以同考官取士十七人，皆名卿，如馬光、劉如漢、蔣弘道、葉方藹等。已轉刑科右給事中，明年，轉工科左給事中。

今上登極，充頒詔官至寧夏，覘邊郡疾苦，軍旅疲困，謂：「西川初闢，抽撥秦兵鎮其地，戍守之制，豈容暫緩？特其地叢箐險阨，爲憲賊所草殺，白晝千里無生人，虎狼都其中，倉黄戍守，本屬艱難，今復盡遷其家屬以實其地，夫鎮兵自月餉外，原有田畝室廬以豢家口，今使捐田畝，抛室廬，千山萬水，以填此虎狼之鄉，劍閣棧道，曳唧而行，此非徙之，實死之也。古有踐更番休之法，今一仿其制，迭相轉調，不必遽遷其家室，而限期遞代，亦不廢事。至平涼屯地，設苑馬一卿，專司孳息，原以備邊郡攻

守及內地驛站之用。今關塞所需，取之茶馬，而鄉亭郵遞，動輒支驛站銀兩，以補倒斃，致孳生馬匹悉散之游牝蹴蹋之地，水草既不給，而騰驤無用，翻累閑牧。夫市馬防戰，畜馬亦防戰，無以異也。支銀買馬，與領馬抵銀，其相去不少間也。是必苑馬與茶馬一體分撥，而附近驛站則直領馬匹以抵銀兩，庶閑牧寡累，而孳生不至于無用。若夫邊兵月餉，給之藩司，而秦地遼濶，邊鎮去省數千里，每一領給，動經歲月，則邊縣解司似不如徑解軍前之直且捷也。」上深然其言，乃以覃恩封二代。公捧敕傍徨，念顧太君春秋高，請歸省覲，上許之。

越一年，假滿赴闕，補吏科左給事中，使稽察吏部事務，乃以獄訟繁蔓，請上飭部臣分別發審。會康熙二年癸卯，順天鄉試，以經題訛錯，諸生紛紛訟闕下，公上疏曰：

「竊惟三載一試，本求賢盛典，故事，凡闈中試題，例皆本經同考官所擬。今《春秋》經題，則同考官羅繼謨擬進者也，乃《春秋》第四題，經係邾子而題訛邾人，夫以《春秋》本經閱春秋房而題有訛錯，其人固已疎矣。且此第四題，即己亥科會試之第二題也。己亥是題亦曾以邾子誤邾人，隨經知貢舉與監試諸官題參，而考試官亦自檢舉，請奉旨改正試録，因將同考官范廷魁、孫承恩處分在案，此人人共知者。己亥至今，相隔祇一科，不宜遺忘，而繼謨者，又己亥《春秋》房中式士也，以己中式題而擬以試士，既屬可怪，況已經訛錯之題，而重爲訛錯，在前此之誤，猶曰坊本相沿，偶失檢點，故孫、范參罰可從輕擬，今已經更正，敕改試録，煌煌然見勒功令，而乃以是科中式之人，題即是題，錯復再錯，是前爲過誤，今且怙終，前

固違經，今復悖敕，此其所係匪細故也。然且前時舉人哄堂而争，則内簾受過，凡反題紙寫邾子者，概使録入。今之諸生亦哄堂而争，而内簾必不受過，凡反題紙寫邾子者，皆帖斥不録，則遵經士子反受黜落，去取盡乖，詘抑誰贖？毋怪乎叩闕之多譊譊矣。」上閲疏震怒，着從重處去。而公亦即以是時敕内陞京職，需次回籍，扶侍顧太君者又八年。上俯念舊勞，特旨召用，以正四品京卿服俸，仍管禮科給事中事。且謂公等係先皇帝所用諫臣，必諳練國事，請各進一言，以佐盛治。公乃極陳小民疾苦，連年甾荒，設救恤之典，商捐助之法，開罪犯折贖之例。又且另疏積儲定制經久，并請追在官贓贖銀兩及中外所奪月俸以暨關税溢額、鹽觔割没，總移之爲賑民之用。仁人之言，其專于惠民如此。

康熙十一年二月，上躬耕藉田，敕和碩親王以下，文官四品以上，各齋戒入先農壇，公屆期以蟒服侍班，已而陞鴻臚寺卿。未值癸丑，欽賜表裏帑金，充殿試執事官。未幾，遷通政使司通政使，乃以積疾發，兼念顧太君在堂，累疏乞予告，蒙温旨許之。會顧太君年八十，賀者填門，而恩綸以榮封三代，頒官誥適至，太君冠帔拜于庭，觀者羨之，因顔其堂曰慈慶堂。既而太君卒，服闋，即具疏自陳衰老，恩准以原品致仕，遂杜門卻埽焉。康熙十八年，欽賜《日講四書解義》一部。二十年，欽賜《日講書經解義》一部。二十四年，欽賜《日講易經講義》一部。二十六年，值太皇太后大行，公扶疾赴闕哭臨。越明年，上南廵狩，公朝于行所。及還宫，特傳在籍大臣自開府以上十人，使所在官存問，公居一焉。三十八年，上復以

河工未成，駐蹕清江浦，公同在籍諸大臣恭請幸浙，即迎送朝見如前時。乃以暮年家居，得重瞻天顏，喜溢過望，舞抃卻杖，一似較昔增健者。越五月，無疾卒。

公性孤介而龐和，與人齒遇無畛畛，而未嘗有汎濫交。孝親友兄弟，惇睦鄉族，而疏逖者不加薄，固窮而不侈于宦達，致身通顯，而家無雕室，榻按不設寶玩，日食戒梧杓，而柈無兼殽之饌，所衣敝裘，嘗解之以與貧者。每讀律講寶訓，公必往，而非然者，即終歲不入府縣門一步。遂安張公以巡撫使浙，雅重公，嘗昏夜親詣公所居，遍觀門巷，無閥閱，無屏籞管鑰，無外宅男兒，警欞蕭條如寒冰，嘆息而去。公坐卧一室，不出户，僅以小童住户外，令司啓閉，嘗曰：「人生幾何？東墻之陰，有寸移寸滅而已。」

公卒于康熙三十八年九月七日，享年八十。以順治十一年賜進士出身，授直隸大名府推官，欽取考選户科給事中，已轉刑右，于十六年己亥充會試同考官，越三年轉工左，宣詔寧夏，以覃恩敕授徵仕郎，轉吏左，奉使稽察吏部事務，以考滿一等勤職内陞京堂官，重以正四品京卿頂帶食俸，管禮科給事中事，陞鴻臚寺卿，康熙十二年癸丑，充殿試執事，經筵侍班，進令官。元配沈太君，誥贈淑人，繼張太君，誥封淑人。子四：曰湘，曰濤，曰濬，皆國學生，曰淇，歲貢生。孫六：曰士楷、士標、士權、士杞、士梗、士樞。女二，孫女三。所娶所嫁皆名族。乃系以銘，其詞曰：

維此哲人，生超于群。如鳥有鳳，而魚有鯤。其言可法，其行可尊。兩朝耆碩，受不次恩。澤下海國，身歸丘樊。以其所居，

名通德門。刿兹夜臺，爰藏衣冠。過者下馬，澆酒墳間。日月有盡，其墳長存。翳東南道，時游清神。片言不泐，敢告後賢。

誥授中憲大夫奉天府丞前禮科都給事中定庵姜公神道碑銘

姜京兆公以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卒，予扶服哭之，且爲作事狀，附公所著《姜氏譜》後。其明年，卜葬于褚里福全山之陽。禮，君卿大夫皆有二碑以下窆，而墓門東南爲神道出入之所，當以一碑移其地，且勒銘焉。予惟京兆公以司諫内遷，奠天子都居，作帥于京師首善之鄉，然且舊京根本地，並邀公坐鎮，以倡九有，其爲中外所倚毗爲何如者。乃溯公在司諫時，疏數十上，值世祖章皇帝闢門伊始，諸草昧荒略，名法未備，相視爲鍥刻毛舉，而君以寬大處之。會兩河地荒，敕直指按視，清丈諸衛所屯田，歸併藩産，廢斥諸地。君請稽舊額，核全書所載而準其數，勿令妄有增益，使州縣弓尺得上下其手。夫增額爲益課計耳，乃不思地力有限，正課幾何，在有司不過誇一時智計之能，而永貽朝廷以加派之名，不可也。上深然之。

當是時，地方新闢，民錢多積逋，催科者合新舊而並征之，而公任户科，力請勿征，謂量地所出，一年祇得當一年之輸，移新補舊，將必并其新而逋之矣。夫今年之新逋，即明年之舊欠也。第有司考成，既以完欠爲殿最，而完欠之數，定限十分，凡十分所核，不論煩條瑣件，毫釐偶闕，即議處隨之。自順治十三年諸王會議以後，勒爲令甲，諸科條件既多，而有司經承，動輒罹

綱，朝至夕行，無半席煖者。公請盡合諸項之十分而總作十分，則毫釐細故不致輕去，且分各年之十分而各作十分，則捱年遞察，不致重累。上既是其言，而廷臣上下皆以爲便，遂立敕舉行，永爲定例，其在今四十餘年，無變更焉。

乃西南用兵，兩廣撫臣報始興、曲江兩縣知縣皆同時自裁，不知所由，在朝相視，毋敢言。公惻然曰：「人孰不樂生？乃甫徼一命而輕生如此，此非將隸吹索之，即守臣儲備之不豫，以致有是，務根株所由，勿使行間、居守兩得委卸，以骫國法。」書上，聞者皆咋舌。

公嘗曰：「大學以理財爲本，而理財之要，實惟用人。今國家旁求，亦云孔亟，而一時吏治，未登于古，豈其賢實不足哉？良由求治太亟，進身之途寬，而真才反多蔽也。夫弭盜催科，輸賦辟土，亦臣工恒事，而乃開荒有陞，捐俸有陞，漕務全完有陞，多獲逃人有陞，浸假邑無荒田，糧無漕件，四封無旗人，官貧無餘俸，則既無與于斯數，而苟其興賢勸功，課農養士，修禮制而興教化，有十百于此者，將何鼓厲？然且捐俸急公，本屬臣誼，而奬之太過，將必有糜費金穀，竭他有以足此數者，此非所以厲廉，而適足以奬貪也。至若逆賊歸命，遽受顯職，則厲民尤甚。夫穿窬駔儈，狂逞海澨，一旦計無復之，叩首軍門，不過匄朝夕之死，初非有湔滌祓濯之能可立後效，而乃監司守令，冒濫名器。夫居官必貴通經，非謂柔翰之有良于弓矢也，以爲天下惟讀書者始能明理識義，燭民隱而飭官邪，而況錢穀之稽核，獄市之裁決，機務之參預，無一不究之平時而施于一日，否則，茫然入官，

四顧無術，勢必假手幕客、諮請胥吏而後止，此事權所由落而線索所由生也。且用人之途亦既不一，「國家縱乏才，亦何可使狡獪雜進，至于如此？」其言皆侃侃切于時政，而上方好賢，力求敢諫，故公得盡言，稱一時盛事。至于調繁簡，轄兵馬，窮私販，廣會推，清改折，蠲賠椿，緩征欠，均銓法，復勘合，豫揀選，重律例，察關政，凡三十八疏，皆一一議行。雖諸部所議，偶有齟齬，而上未嘗不反復其詞而念其直也。

乃公方入户科時，關西參政吴允謙以督撫專薦，既已遷太僕卿矣，公發其爲道時貪跡，立下吏議。而其在兵科，則海寇陳敬容以僞軍門投誠，授山東兵備僉事，公奏奪之。至畿輔失盜，有供義王家人李進才及范二達子爲之因緣，有司莫敢聞，而公爲發覺，請直清盜本而後愉快。至旱災求言，公首以罰鍰入告，謂旱者，歲不熟也，乃民不苦凶歲之不熟，而苦貪吏之酷罰。向者贖杖，分別有力者四兩，稍力者一兩五錢，攜虔之吏，猶嚴刑以濟其惡。今者贖杖，一名動輒三十四十兩，然且以意毗睢，不拘律令，在皇上不過期無刑之治，而反開不肖者以貪黷之門，甚非行法之意也。夫年豐歲稔，徵需稍急，猶或有剜肉補瘡之嗟，況當災旱之餘，二麥不登，何堪重鍰，敲朴之下，其不爲鳥獸散者幾何矣。及海寇縱橫，沿海震動，公疏請撻伐，具有方略。已奉章皇帝密旨議勦，未及果行。而今上克詰，加以六師，遂耕犁其地而版籍之，與公之所告若合符契，其先見如此。

公諱希轍，字二濱，別字定庵。明禮部尚書箴勝公之孫，工部都水司郎中紫環公之子也。世居餘姚，六世祖春軒公以工部

主事劾逆璫，貶瑞州府通判。高祖對陽公以行太僕卿忤分宜相公致仕。曾祖翼龍公由禮部郎中出守，以建國本上書罷職，贈光禄卿，遂徙家會稽，爲會稽姜氏。公少穎異善文，崇禎末，都水公以出使張秋，治故河詿誤，下刑部獄。公徒步入京請救，會是年舉京闈鄉試，公以諸生例咨監入試，中式，乃出公于獄而奉之歸里。會鼎革，下令搜京闈見舉者授以官，公以南歸免。歲丙戌，王師下江東，大將軍貝勒檄公出授監司，而公辭之。乃循故例補温州教授，攝縣事，因以民兵大破海寇之寇温者，陞元城知縣。隣郡饑，流民至者如蝟毛，時逃人令嚴，曳衢道路無收者，殍殣相望，公憐之，乃察其男無東人語言，婦耳無三環穴者，悉留之，墾集北荒地，受傭得食，活者以萬計。臺使下其法，使隣郡效之，地之荒者悉以墾，而饑民活者以數十萬計。乃于順治十四年卓異賜章服，陞户科給事中。明年，轉禮科右給事中。十六年，轉兵科左給事中。遂于是年冬，陞禮科都給事中。會今上登極，公以禮臣襄諸大禮，充辛丑會試同考。康熙元年，内陞京堂官候補，歸越，八年，始赴都，上以公爲先皇帝言官，重之，謂其言必有裨于今政，破例仍補户科都給事中。乃連具三疏，一請增科員，以防壅蔽；一請撫臣仍轄兵，以防地方竊發；一請緩期奏銷，使催科不迫。是年，補順天府丞，以憂歸。又八年，奉天府丞闕，就家起視事。三年，以母疾予終養歸，旋丁内憂，服闋不起。自十八年至三十七年，凡十九年，無疾卒。

公丰儀峻整，瞻視越恒量，懷抱犖犖，然見事急捷，如飛隼之及物，而予人和坦，好推解，能拯人之急而出人于厄。予中于

所隳，流離展轉，屢言諸臺使解之。郡江防不守，民居困于沈湛，設法救援。其于宗黨之惇睦，凡鄉祠義學、墓田亭譜，皆一身修舉，無稍遺闕。至于友朋之相卹，其得所告而去者，踵踵也。嗟乎，賢矣！

公配朱恭人，爲行取科員澹明公女。生子二，曰垚，曰坦，庶子塽。垚以年貢補杭州府昌化縣教諭，陞國子監學正。生子七，長公銓，丁巳科舉人，餘俱列庠序，有名。公銓已有孫，繼君五世，稱極盛。而垚以文章著，自太僕公下，文章經術，至公益大，而垚克繼之。坦早卒。銘曰：

保氏箴尹，見周季時。宋人無學，謂無專司。兩省四品，補闕拾遺。有未便者，因而去之。不審鞀鐸，所以納誨。匡輿正軸，全在于是。是以十論，不削一二。時謂良臣，用使言事。公之立朝，侃侃盡職。少具亮節，更抱蹇德。每事進言，爲古遺直。聖本無闕，諫亦有力。矧當草昧，朝陽始曦。宜以忠厚，開萬世基。竭我愷惻，還于丕熙。千秋國史，猶應鑒斯。特公歷世，累顯文教。太史傳書，夏侯作誥。惟公有子，繼述大孝。清芬是揚，駿烈克紹。況其成績，早勒太常。邦詞里頌，亦云孔揚。惟此片石，雖表末光。拜墓下者，思之難忘。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神道碑銘二

皇清予告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雅坪陸公神道碑銘

予與學士公舉制科，時學士以官取，如晁錯以太子家令見取，改爲中大夫是也。予以人取，如董仲舒以博士見取，擢爲江都相是也。以官取者，其志在于出。夫既已官之矣，亦安往不官？而以人取者，其志恒在處。子大夫從田間來，則亦歸之于田間已耳。是以明詔所及，亦直云「博取天下才學官人」，以示有分别，而學士不然。制科榜發，即騎驢出城，自謝闕外，不謁相公，不題名京兆府，不赴五十人衆春園宴，不奉朝使。先，予請十旬假，俟予歸五年，臺臣有以規避劾在籍官者，始于康熙二十九年仍補本院官，凡五年而遽超遷，入台司，爲副丞相兼部堂尊官。越一年，告歸，一若在官之志之無異于在人者。乃又三年，而遽以疾卒，臨卒，謂其子淩勳曰：「予與西河君，其官與文與行誼不必同，而獨同于志。《禮》所云『合志』，《孟子》所云『舜與文王，其得志若合符節』，予兩人有焉。必誌予墓，非西河君不可。」而曰：「諾。」特其卒時，不繕遺疏，不令請卹典，不訃臺使以下官及親戚僚友，踰月即葬，即以同志如予者，亦無從赴義乘素車一哭，尚忍覥然爲操

觚而不可已也。

公諱菉，字義山，原名世枋，雅坪其別號也。吴中陸氏皆始于雲間，而大于嘉興，其在平湖諸陸，悉世官累爵，門閥冠西浙，而公爲南陸宗。其曾祖，南京通政使陞兵部侍郎津陽公，獨以理學嬗其家。公幼孝友，年十四，值江南初下，王師之分狥者略平湖而東，公父未庵公爲鑲黄旗帶子阿什兔所俘，夾鈹于項間，公哭泣抱持不聽行，乃舍未庵公而俘公至京。誠順伯者，阿什兔主人也。馬姓，爲固山，見公，異之，試以文，大喜，命拜爲父子，而使其諸子爲兄弟。會永平舉人李茂春授生徒于遷安之龍起寺，公與馬氏往受學，值歲試，公偶應之，自遷安至永平，縣府二試皆第一，馬氏慮其過著也，急沮院試，不令赴，留于旗四年。適公兄世楷以開科選貢廷試于天安門外，除平陽府通判，尋公于李舉人家，會之他寺，而公父未庵公又以丙戌中式，赴公車門，親詣誠順伯里第，乞放公歸，許之。乃以世枋名補平湖諸生。當是時，公兄陞南雄府知府，未庵公亦謁選爲宣府理刑推官。公自分守家讀父書，徒以浙鄉試不利，因改今名，援例入國學。及赴考，即以高等授内弘文院辦事中書舍人，遂赴任。而誠順伯適于是年寢疾卒，公爲侍湯藥，奉含斂，疏麻服喪。公嘗曰：「吾受公大恩，無以報，迢迢隔三千里外，得躬親送死，以慰生平。誰謂天理非人情哉！」

乃復以國學挾中書銜舉順天鄉試，聯捷，登康熙六年進士第二人，爲原官。是年，以原官京察得一等，隨駕至灤州，奉恩詔加一級，題管内祕書院典籍。越一年，甄別留任。即請葬親假急歸，詣南雄，與伯兄

議其先妣譚太恭人葬事。會其先司馬公曾在前朝以湖廣按察遷江西左布政司使，有祠堂在章江門外，而圮于兵革，公謁當事清復之，值理刑公卒于家，遂偕伯兄歸，合營葬事于廣陳之千字圩，服闋未補也。

康熙十七年，天子開制科，詔内外大臣各薦舉才學，官人赴部應試，公以廷臣薦，御試一等。故事，三等以上悉授翰林官，而新令止二等，除尊官授講讀外，有原官者授編修，否即檢討。公以官典籍改授翰林院編修，充明史纂修官，撰《成祖文皇帝紀》及漕河、水利、藝文、選舉諸志。會西南蕩平，獻《平蜀詩》一百韻，《平雲南表》一道，凱歌十章，上優納之，每賜魚，賜筆，賜蓮藕，賜宴瀛臺，賜綵緞表裏。復于康熙壬戌乞病假歸，居于家八年。時崑山相公憐公貧，不能還京，檄浙江布政司使使助以金，公卻之不受。乃以《明史》久未成，謂史官規避，公被劾就道，會是年庚午舉鄉試，即命公爲福建正主考官，凡薦卷、廢卷皆親閲，無一遺者。

越一年，轉左右春坊贊善，復以癸酉舉鄉試，命公爲順天武鄉試副主考官。新令，翰詹諸官儤直南書房，承旨書二扇，宣至乾清宫閣内，賜坐，出五臺金蓮花命賦，限以韻，立賦，呈草，上嘆賞不置，退就南書房，出御製金蓮花詩賜讀之。康熙三十三年，特開豐澤園試翰詹諸官八十九人。先設宴于勤政殿前，宴畢，就園試豐澤園賦、理學真僞論，停午，賜酒菓，晚，賜茶餅，及上親閲卷，取公第一，且面諭云：「連次詩文並無出汝右者，而從前薦引並未之及。」始知上聞故多壅也，遂由宫贊陞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越數日，復宣至乾清宫，撰闕里孔

子廟碑，賜鮮荔枝，并頒御筆所臨米芾綾字一幅于懋勤殿，嗣此入閣。嘗于一日獨坐判紅本七十有奇。每啓事暢春苑，撤御饍以賜。間以病休沐，上輒問云：「陸棻何在耶？」公感激，思有所獻替，嘗撰「恭陳管見」諸疏約數萬言，不果上。乃充續修《唐類函》總裁，《三朝國史》、《平定方略》、《會典》、《一統志》副總裁，經筵侍班，武殿試讀卷官。

會六師北伐，勒銘于黑魯侖河，獻北巡頌詞，而東南所闢海島，自丁卯、庚午連科論秀有中式者，作《臺灣載舉賓興記》，上倍加器納。重以侍從應制，恭和上所製詠史詩、視河詩、宮門聽政詩、覽貞觀政要詩、時巡近郊憫農事詩、觀渾天儀詩，無不稱旨。如是者一年，忽嘆曰：「可歸矣。」夜起繕疏，略曰：「臣本豎儒，去年六月初十日，謬荷皇上知遇，遽由贊善陞今職，雖捐棄首踵，不足以酬萬一。顧念臣學問本疎，而又無寸長可以表見，年近七十，衰脾頓發，儻有隕越，其仰累主知，負罪莫逭。伏祈俯賜休致，則在廷少一素餐之官，而在野得增一鼓腹之人，誠盛事也。」疏入，摺其本不下，公陛辭益切，然後奉旨以原品致仕。次日，治裝。鄉人望公者，謂公以參知歸里，九斿八騶，必有異于衆，當謀所以迎之，而公乘吴船到門，會天雨，躡長齒屐登岸，咸嘆息去。

公兄弟四人，皆友愛，以長幼爲師友，而長與三先公卒。少從伯兄讀書于郡東之碧漪坊，其同硯者，一譚太守瑀，一譚給諫瑄，一朱檢討彝尊也，三人皆同朝，而兩爲郡守，五人者皆有文章名。公嘗作《正統論》五篇，與四人論議，各不合，而論成，而

皆韙公言，其論至今存集中。幼聘楊氏，及在旗，誠順伯爲計婚姻，將問名侯氏，而黄總兵者見公慧，亦許以息女妻之。是時歸期未可知，失此，年大，恐難爲配偶，而公謂：「吾不可負楊氏，儻不歸，即勿娶已耳。」再拜謝誠順，即誠順亦義之。暨公歸，而楊淑人已及笄，且少孤，移居公外宅久矣，乃又越公歸一年，公年二十一，始成婚，而先公十五年卒。公生九子，皆不育，嗣子凌勳，則伯兄太守公子也。

公體粹而貌莊，舉止有常度，雖無驕志，無惰容，而亦不故爲矜嚴謙抑之色。性簡坦而厚于與物，不𡡉婀而親，不好爲深察而無所于汗漫。其生平行事，雖同室與千里皆可信。益都相公嘗曰：「吾于近人多疑事，而獨不疑于義山。」居常論議，不抄變人詞説，然又耻附和，侃然有至理見乎言間。讀書務精察，而不計卷帙。行文未嘗拘一格，顧必中于格。嘗曰：「《緇衣》曰『言有物而行有格』，格者，法也。車塗有九軌，仍一軌耳。」至于出處，則高官顯爵，日居金馬門，而難進易退，欿然若無有，曰：「志有在也。」嗟乎，若公者，可謂光明磊落君子人矣。

公卒于康熙三十八年四月一日，距生明崇禎三年十一月二日，享年七十。所著有《雅坪文稾》十卷，《詩稾》四十卷，《詞譜》三卷，《御試進呈詩文合刻》一卷，雜著若干卷。乃爲銘，其詞曰：

平原肇族，以孝行多。鬱林而後，大于嘉禾。派别南阮，宗同諸何。門閥長盛，冠紳偉俄。公獨有志，如居巖阿。家國多故，爰尋干戈。代父俘纍，投身網羅。孝感天地，珠還泉渦。甫倪夾戟，旋聽鳴珂。摛頌

獻賦，有如夙哦。公家敬輿，已登鑾坡。復就制舉，中拔萃科。後先嗣響，宛出一窩。況逢聖眷，夔龍賡歌。屢宴承明，頻居騶娑。躬近銅鶴，盃啣金鵝。日判紅本，大若蚪蝌。而乃告歸，急流廻波。行乏雙引，車無八呵。病鮮餽櫝，喪誰行儺。高官顯爵，奈非志何？幸其傳文，尊于刻犧。金液常燦，玉粹不磨。矧行誼高，猶登陂陀。動而益上，與雲日摩。即此可信，遠近罔訛。曾母三告，亦不投梭。展也君子，崇山大河。雖嘆馬鬣，何須封駞。祇愧微文，交螭未踒。以代豐碑，從東南過。

西河文集卷一百九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僧開稿

塔誌銘一

洞宗二十九世傳法五雲佷亭挺禪師塔誌銘

佷公以義士而託于僧，然竟受僧法。于其死也，仲子鄴偕叔子克堅、季子魏既已受遺命，翦其毛髮指爪，衣斂之，而瘞之先塋之傍，顧此不壞身在僧龕也，其法嗣智玹築塔龍居隖，藏而養焉，乃續孝子所著《逸亭公年譜》，自四十七歲爲大僧後，別著爲《佷公年譜》，而匄予以銘。

予思童時從先教諭兄讀公考文，所爲仁和學異等者，功令，提學考士例分等六，自一以下無出一右者。福建許平遠先生，名士也，破例設異等居公，不令與諸生齒，鏤其文首城爲榜樣，將以踵及。乃歷十一郡七十餘縣，竟無能踵例而止。歲壬午鄉試，推官唐階泰薦公卷第一，主者抑之，中副科。予時與試，見公與同年生會湖上，志意种遠，歸而揖與語，間及時事，大感激，爲定交去。越五年，南浙舉大社，合二十餘郡名士會于會城之東園，伐鼓摐金，極宴饗之盛，時名同方社，推公主之。因與張梯、徐緘尋公于市門，見公與儈牛伍，遮豨衣，俯首數笇格子，較計錙銖，相見不交一言。俟其數笇畢，然後拱揖道故舊，顧竟不與社。又十年，姜給事歸里，與公壬午同年生，乃

邀予訪公顯聖，則公已居然僧矣。又十年，予以一官羇京師，而公已死，《譜》所爲涅槃者。悲夫！

公名浄挺，號俍亭，即仁和徐世臣也。世臣諱繼恩，别字逸亭。十歲能文，天啓中，魏監亂政，惡之，作《宦者論》。稍長，補諸生，擢茂才異等，壬午副榜。弘光帝舉明經，首公，公爲文刺馬士英，士英怒，趣官旗逮公，大行陸培争止之。當是時，公聲稱藉甚，四方士過杭者，争造公，巷爲之滿。先是，文社大起，婁東張溥、漳浦黄道周並屬公領袖，公爲社名登樓，又名攬雲，聚臨安名士于其中，主東南壇坫凡三十年。至是，焚書，埋筆札，鬻羖，市盆簝漿酪，間或鞣馬牛之皮，與鞄者雜作。方伯張君就見之，不得，請以百金爲公壽，峻拒之。惟門徒日來，遠近從游者僦隘巷居。諸暨錢孝廉執贄請講《易》，公倚市門口授之去。既而嘆曰：「吾生時，吾母夢老僧，皤然杖于堂。吾昔昔見夢，亦如之，此豈吾前因哉？」西湖愚菴受洞宗法，公與之游，有契，遂落染，設三壇浄戒，時年四十七。

初居花塢，錢塘令張君建精舍河渚，名雲溪，嚴侍郎迎公居之。禾中資聖寺，名刹也，歲歉，生徒皆飢，公應請之禾，躬持鉢乞米飯僧，凡三年，全活萬衆。去之武塘，修武塘慈雲寺，剏建鶴勒菴于北郭，説楞嚴其中。時設大戒，夜夢伽藍神，乞戒，易衣謝，乃以雲門顯聖爲洞宗中興祖庭，自萬曆乙卯逮今，閲五十餘年。凡嗣其法者，輪居之。越中士大夫交章迎公，住三年，增飯僧田畝，特建祖堂，供曹溪洞山列代諸祖于其中。然後退居雲溪，受諸方之請，魏君副使舊有淡園供佛養公，而錢君學使特搆緑谿

園，兼市全藏爲公翻閱地，公應之。

公以爲生平稽古，讀聖賢書，將以天下爲己任。而既已不克，徒託此優游以潛消其壘塊不平之氣，即與浮湛傭販何異？且是亦有道，吾將藉是爲見道之具，而大擴其教，而集之成，以示吾儒者之有用。因内極其奥，外極其象，舉西來至今意言俱盡者，而合三幡四諦而並運之，以爲摩騰以來特達之業，而惜其以蓋代之才而出于是也。

曩時，西湖諸禪刹皆有知識，而宗派所垂，各具妙衍，惟天竺雲峰，在隋時爲真觀道場，顧其後中落，源流歇絶，雖子儀辨才，偶然知名于吴越王時，及趙宋元豐、慶曆之間，而曠席既久，且殿宇亦稍燬矣。士大夫迎公者道路相望，本欲徼公作振興之計，而公亦慨然以恢復自任。乃入其門，無殿，獨一毘盧觀音像，金鑄，長一丈六尺，露處其中。公乃居雲峰，建大殿，金輪寶欞，次第完具，然後樹齋房，設僧寮，鐘鼓幢幔，置諸所應有，期年工成，時年已七十。乃于甲子年九月二十二日説辭世偈，更衣。越二日，端坐而逝。嗚呼，公遂以僧歸矣。

公幼著文賦，大略載《逸亭十集》、《揮麈録》、《十笏齋詩集》、《十笏齋文集》，其已見于世，如《危論》、《范蠡論》、《西湖詩》、《西溪賦》，散見，無兼本，則間有存者。維時以寢疾，憂道法不明，著《易象攄空》、《軒傳略解》，明羲文周孔之傳，黄帝岐伯之旨，本乎太極，而託意最遠。及游吴還，見浪杖人，與酧酢，著《答問》一篇，既又註《南華》、《淮南鴻烈》、《太玄》、《法言》暨京房、焦貢《易通》，郭璞《地理》諸書。其見愚菴時，著《洞宗剩語》一篇，《頌古》二百首，又作《金

剛十頌》，并提《金剛經》十卷，乃更著《四書偶言》、《周易雜論》，春秋、尚書、毛詩《别解》、《三禮異同考》、《經濟指南》、《博物辨》、《唯識删繁》、《四教儀直指》，且作《家誡》，修《家譜》一編，而後落染。暨落染後，居花塢，著《學佛考訓》，并《周易略解》。居雲溪，著《雲溪問易》、《漆園博通》、《參智證傳》，以舊有《智證傳》而又參之，乃復著《洞宗綱要源流頌》。其居資聖，著《華嚴頌》、《梵綱戒光》、《楞伽心印》、《維摩饒舌》、《圓覺聯珠》、《楞嚴答問》、《藥師燈焰》、《彌陀舌相》、《金剛隨説》、《金剛别傳》、《金剛拈心經句義》、《法華懸譚涅槃末後句》，共一十二種。當是時，公已棄文字，而四方以文字請者不得絶，間亦應之，名《溪流文字》，其在乞米渡江時，賦詩名「涉江草」，至居雲門顯聖，輯洞山价祖廣録著《世譜》，作《五雲頌古》六卷，參訂《人天眼目》，使五家綱宗瞭然言下。于是居淡園，有《園居詩》五十首；居緑谿園，閲全藏三年，有《閲藏偶録》；最後居雲峰，賦《山居詩》四十首，《除夕詩》十首，《天竺續八景詩》八首。其所在説法已經撰述者，有《雲溪語録》十八卷，《資聖語録》十二卷，《雲門顯聖語録》十二卷，分上下二集，《雲峰語録》二卷。至若雜著紛然，陸續彙載，則自雲門返河渚時，有《全録》一百卷。

公生于萬曆四十三年十月四日，卒于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世壽七十，法臘二十四。所授法弟子智琮等三十人，子姓皆有文章世其家，詳行狀、墓誌，兹不載。公與陸大行、嚴侍郎、汪孝廉、孫處士輩，皆同硯爲文章，各以至行大節顯于時，暨死，而皆得以邦賢從祀學宫。而公以僧故，提

督學使暨督撫以下，各具文迎主入勤公講堂所祀啓、禎兩朝忠義祠末，而録其行事于通誌，以表其人。乃爲銘，銘曰：

誰謂道法，孔釋同符。惟不得已，逃于毘闍。當其避地，寄情屠酤。譬彼元鱓，而膠于沙。乃忽解脱，作金精色。不疑魯叟，頓入慈室。前身兜率，所記歷歷。何必臨水，照影而出。且量十笏，還參維摩。雖或有情，如菩薩埵。卒証彼岸，延之多羅。蜂臺鷲頂，逌然以居。所嫌枯拈，比諸乾矢。啓不二門，屏絶文字。十六觀禪，悉棄于地。安事琅函，使馱白馬。因徹内外，擴拓其教。集之大成，以合衆妙。仁化智化，治國有效。況本經術，行此化導。獨憐儒德，爲人天師。文爲行表，言乃德基。奪彼金紫，作僧黎衣。奚止歸竺，道塲光輝。今此色身，寄舍利此。與無盡量，同滿世界。惟其名行，早著四海。有過此者，瞻仰何已。

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蛤菴圜禪師塔誌銘

師不知其姓，❶嘗自贊云：「出身無姓是也。」母氏張，生師而啼，一日至佛寺，師見佛大喜，嚮之笑。會崇禎末，獻賊破襄陽，兩湖皆震。師本楚族，居荆州江陵，江陵避兵者多東下，散僦下江，而師獨隨母之浙，擇居蕭山之湘湖，以湘名類楚，曰不忘楚云。

師姿性超絶，就童學，不屑屑書卷。隣寺名隆興，嘗隆吉將軍所遺寺也。僧明然，具戒行。師十六請母謁然落染，然命習經論。師晝習夜坐，嘗中夜頫體爇木，禮大士

❶「姓」，原作「性」，據四庫本改。

數百以爲常。既而慕三衣登具，出參諸方。時福嚴爲諸方名師，詣嚴，嚴拈竹篦子示之，有省。去詣天目，參大覺國師于枯木堂。大覺者，報恩通禪師也。時未爲國師，見師，大喜，留之枯木堂，鉗錘之，凡十年，備歷苦毒，至有死而復甦者，師嘗曰：「吾能忘十年枯木堂哉！」

當是時，報恩欲付師而故有待也。既報恩以虛空落地勘師，師應聲答，報恩復勘之，師掩耳去。之平陽，平陽問：「幾時離天目？」師曰：「和尚道某甲站脚何地？」平陽曰：「汝還識平陽門麽？」師曰：「平陽若有門，即道離天目。」會報恩赴世祖章皇帝召，復携師入京，侍萬善殿，每于御前問答之際，稍稍及師，師微言承應，輒當聖意。時報恩侍者多湖人，而師年最少，章皇帝以小湖廣呼之。暨平陽相繼以弘覺國師赴召，師隨報恩歸，平陽欲留師，不得，至平陽還山，覓師于湘湖之濱，呼師入室，覿以機，出章皇帝所賜金襴袈裟并白拂子，手書列代源流于玉軸付師，師乃留平陽有年。俟平陽示寂後，始以楚故鄉還湖。湖通城令丁君，蕭山人，與師舊，延師鳳山寺。寺隣寧州，寧之龍安山有兜率禪院，故黄龍分席也。叢月禪師者，曾受張商英之請，大興其庭，而代久而圮，居人聞師至，踊躍集千人走鳳山迎師，遂于康熙癸丑春入院。不踰年，即伐山冶土，率居人薦力者，度故址營之。前坊後寮，而居大雄于其中，革魚金板以次整設。

值西南弄兵者從巴陵來，越蒲圻下雋而抗于郢城之南，師拂衣東下，仍止于蕭之湘湖，曰：「吾湖人，此猶吾故土也。」遂自號湘谿，而題所著詩曰「湘谿集」。既而湖

中慕師者聞師歸，渡江迎師，住吴江黎川之羅漢寺。一時學徒相從者如歸市，然終以不忘兜率，伺兵革稍間，即往來化導若干年。後命嗣嵩菴居之，而自携一笠，將朝臺。癸亥，辭羅漢，由商亳渡河，道京師，暫憩翊教。和碩安親王聞師名，延師住西山隆恩，師辭不得，遂于甲子三月入隆恩安禪。越明年，皇上幸潭柘，謂潭柘勝地，當以知識居其間，敕侍臣召師，引見于玉泉行在，賜飯命賦詩，徹所薦含桃食之，問得法所由，且曰：「和尚于先皇帝時曾入西苑，此時西苑所住者尚有人相認者乎？」師舉椒園所住容舒、純素、真牧諸禪德，曰：「皆臣僧法姪行也。」又曰：「先皇帝御前李國柱，常隨駕内道場者，識臣僧，今猶在御前。」上乃問宗旨，甚契，既而曰：「如何是道？」答曰：「以聖智行聖政者是。」又曰：「如何是心？」答曰：「乾綱獨斷謂之心。」上曰：「佛家以參禪爲上乘，儒者以明德爲上乘，是否？」答曰：「禪以覺見心，猶之儒以明見德。」上顧左右曰：「原是一理。」答曰：「不惟三教，即九流百家，亦無二理，所謂統江漢以朝宗也。」上大悦，親灑宸翰，書禪聯賜之，遂傳旨曰：「和尚可能住此方乎？」師對曰：「臣僧以朝五臺來，今尚未往也，且臣僧母骨藏湘湖，曾負之歸楚，而尚未封土，臣僧了此願，乃敢遵旨。」許之，復敕啓奏後朝臺。師還山，陞座，作謝恩法語，見《語録》。遂于是月辭隆恩，入椒園啓奏，西行出龍泉關，禮五峰，作二十偈。還京，憇萬泉，值滿大學士以嗣君侍衛即世，詣萬泉請師説法，師以腹下辭，不得，既而病痢，遷天龍精舍，遣侍覆奏。上敕御醫劉元辯胗視，親閲療方，時十月朔日。次日，

復遣侍臣翟進忠問疾，兼有留師化導之旨。師手草奏謝，上覽嘉悦。至廿一日再遣侍臣問疾，賜參藥櫝食。十一月朔，師作訣書示左右，爲歌名「咄咄歌」，示椒園諸法姪。次日，師問明幾時，左右以三對，師曰：「三，期至矣。」至三日，晨起，沐浴更衣，作辭疏謝恩，略曰：「臣僧卻染即遭鼎革之際，爾時已知瞻雲就日作化導計，既而隨報恩國師赴世祖章皇帝之召，得侍巾盂，枉蒙顧問。草野區區，已願從披瀝久矣。今皇上福庇環海，行脚之人，幸來京國，特以九衢蕩蕩，掛搭未定，濫膺親王之請，暫憩隆恩，自謂焚盥之餘，可藉此仰祝聖躬萬壽，兼擬夏首朝臺，禮文殊塔，然後南還湖中，以了未具。何意皇上敕召慰諭，留此化導，還京候覆，頓染脾疾。累蒙皇上遣醫胗視，兼賜參藥櫝食，而歸期頓至，扎掙維艱，誠恐溘焉朝露，有負皇上汪湛之恩，爲此伏床稽顙，惶恐申謝。」乃作垂問法語與示禪徒語，語畢將逝，時法姪元熹、書記覺紳與嗣法居士顧元登俱在侍，曰：「和尚可無偈耶？」復甦，索筆，手書偈曰：「屙了喫，喫了屙，百萬人天嗅不多。香臭十分原有價，莫教後代有誵訛。」書畢，微笑而逝。時已夜分，當戌亥之際。暨明，進遺疏，上覽慨然，即命侍臣翟進忠弔問，奠以茶。師遺言勿哭，勿封龕、舉火、入塔、説法，且曰：「兜率、湘谿，吾住處，他日掩龕，于二所窆之。」

師名本圓，字蛤菴，別號湘谿道人，生于崇禎壬申七月八日，示寂于康熙乙丑十一月三日，世壽五十四，法臘三十八。嗣法兜率嵩菴元基、大坑師亮元密、行端元勤凡三人，師逝時俱不在側，嵩菴住兜率，心動，忽徬徨來京師，至日，值五七舉火，若預定

者。其居士嗣法，則州司馬雲間顧君昌洛。師住隆恩時，曾舉龐居士公案有契，知爲法器，隨鳴鼓上堂，説法付之，易名元登，至是隨寂，問末後以何法供養老僧，顧應聲答。是日陰霾，其所答有「凍雲吹不盡，寒雪欲飛花」之句，師甚嘉之，蓋顧君老參也。及遷天龍，大司成翁公曾問道于師，師重其品行，而窺其見地超卓，陡舉手所弄如意，倣古德分芧事，與之曰：「領取十年宰相去。」若劉居士元辯，則贈偈以勵其志，其他剃度弟子元導等，約數十人。予以籍蕭山與師舊，而黄門任君曾延師住別業，故于垂寂時同往一訣，乃以予知師，面屬予誌塔如右。

師三坐道場，各有《語録》，其所著詩有《湘谿集》、《湘谿別集》、《朝臺十二偈》行世，諸凡參訕機緣及簡札可紀者，詳見《語録》。銘曰：

師説無生法，乃至無有姓。無姓亦無法，一切惟身量。以是受具足，遍參諸方賢。手覆天目雨，脚蹋平陽門。當日帝王尊，曾召舊禪德。一時天龍幢，並樹萬善陛。聖智發威音，與師解清浄。師出大慧力，陳説無盡藏。因之兩覺師，争付正法眼。紫金袈裟帔，盡作心印觀。乃以湘山僧，遠住兜率地。西行禮文殊，南還瘞佛母。念彼京邑鉅，投體作瞻覲。以企足無所，暫應國王請。何悟聖主知，召師與師語。于海淀行幄，命説相見偈。師亦何因緣？得蒙降恩旨。當留諸巾錫，化導兹方所。或入住萬善，或闢大慈寺。尊爲大導師，亦復何思議。遂發普濟願，朝臺復來是。以之報聖恩，兼祝千萬壽。具足妙相成，聽爾拂衣者。師乃展摩睺，頓欲空諸有。不知何所苦？詘指滅度日。當在月

三候，作書別親故。御覽遺疏慨，以爲妙禪悦。遣侍奠清檟，用首諸方供。獨是師所生，本在楚南郢。蕭山有湘湖，名與楚郢近。出席在兜率，兩地設思並。我今占所寄，莫如兜率便。因築崇梵龕，建此光明幢。疊土斂骨骼，鑿空流音聲。是則無上德，證明于此中。此中亦安有，藉此證明者。

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彌壑澧禪師塔誌銘

今皇帝嗣服之二十年，西南再闢，四方有道之士咸觀京師。于時彌壑大師從開化來，應和碩親王額駙尚公之請，卓錫城西延壽寺。會益都相國馮公修無遮大會，請師設戒于長椿寺中，京朝官假沐聽法者車騈轂疊。予隨總憲徐公、宮詹沈公後參訊焉，而怳有遇也。既而師疲于應接，游嵩洛去。時大梁開府王公留師住汴，師固辭不得，因于次年甲子赴大梁。越一年，其嗣法樹南忽攜訃來，兼傳師遺命，曰師已示寂于大梁之相國寺，以願游二室，命掩身龕于嵩山玉柱峰南古法王寺後，而匄君以銘。予乃釁手展狀，嘆曰：「善乎！」

按狀，師諱行澧，字彌壑，寧海胡氏子也。祖鳳陽別駕，父國學生，生師而慧，厭肉食，尤不喜飲酒。重九讌客，父兄令侍席，憎師不飲，罰誦詩一句，師應聲曰「重陽九日菊花新」，座客大驚，詢所由來，師嘿不能對，此即汾陽昭禪師頌中句也，師洵口若夙記者。嗣後名閥來請婚，師固辭，會雪竇僧過其居，談禪，師聞而樂之。時年十七，適父母齊逝，遂以父母所授産悉歸之兄，趨雪竇，投石奇雲禪師薙染，務力作。雲見師文弱，甘攻苦，恐其或懈，示以偈，勵之，師

乃留三年。辭往寶華，受具足戒。時木陳忞禪師居天童，師往參忞，留方丈，聞舉「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句，忽有省。會忞應詔入都，師辭，往福嚴參費隱容禪師。容問何來，師曰：「天童來。」容伸掌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瞞他不得。」容頓足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不勞再勘。」容大笑，命師典知藏。而容忽遷化，乃復參報恩浮石賢公。賢問曰：「床脚下種菜，你作麽生會？」師曰：「不假春風力。」賢曰：「鐘樓上念讚聻。」即呢字。師曰：「也要大家知。」賢曰：「汝可住黃蘖山矣。」師拂袖便出，賢乃命師領西堂事。

康熙乙巳，吳中士大夫敦請賢公住楓橋法華，遂以師應請席，開法上堂。時太傅金公躬詣師，言下甚契，稱莫逆。會賢公以丁未示寂，召師還，封識衣器，候弘覺國師即忞禪師也。至，啓封授師，師仍住法華七年。當是時，嗣法樹南最有聲，遂以法華授樹南，別赴景山興福、彭城開元之請。

開化禪院者，宋惠元禪師所遺址也，在彭城，歲久而圮，居人聞師名，謀請師，會副使戴君、總戎張君與師舊，乘師住開元，詣師聽講，因于次年癸丑請師至開化，遠近相望，如慶雲在天，遙從影躡，不召而至。師乃集方衆，摶土翳木，重樹梵刹，佛宮僧舍，有若海湧。方是時，師大開法席，直闡宗風，江淮嚮化者踵趾相接。北方禪習之盛，未有若此者也。

既而曳杖北上，至京，適城西延壽精舍以隘故，延師塈駐，爲擴大計。師重加締搆，布金飾象，遂改寺額，與諸門下士砥礪其中，凡二年。值修復長椿，延師説法，一時禪德，各趨走如騖，然終以煩劇故去之嵩

洛，時癸亥春月。次年，復之汴，應開府王公、副使祖公之請。自知時至，於冬仲之朔，晨起諭剃度弟子隆律等，傾鉢金爲其先師刻藏塔銘，命書記書訣檀那，散巾缾杖錫諸物貽贈故舊，乃囑門人隆示、隆杲，定以初八日巳時長往，而令樹南名隆祚者作行狀，遂于期至時，書辭世偈云：「朔風凛凛天猶洌，四十九年無別訣。不將生死決去來，萬里長空一片雪。」復自製封龕云：「嵩嶽嵬嵬聚曉風，棲行隨處自安豐。涅槃後有大人相，百尺崖頭第一峰。」又入塔云：「不入蟭蟟大力王，草枯鷹眼漫。缺二字。應思少室真風在，一塔而今柱大梁。」書訖而逝。

師生于崇禎丙子四月五日，示寂于康熙甲子十一月八日，世壽四十九，法臘二十七。荷法者二十餘年，六坐道場。嗣法樹南祚、毒符學、孚尹峻、旭菴、玉桂輪、朗咄菴、永夫隱機、曇紹杲、霖沛沴、晦嵓封、自嚴律、燕林榮，共十二人；守塔弟子天如澄、聞性月二人；剃度弟子數十人。所著有法華、興福、開元、開化、延壽、長椿《語録》，并《方外英華集》行世。歲乙丑，建塔嵩山玉柱峰，而系以銘。銘曰：

得離朱户，而入紺廬。造戒熕舘，服無垢衣。乃以慧業，証彼空相。指水在中，陟巘而上。由此尊勝，出領妙覺。山石點頭，天龍詘脚。因五蘊度，立萬法宗。錫飛海際，盃浮土中。爰憩二室，以歷百劫。三花晝風，五岫夜雪。天柱不折，法王可依。高峰突兀，千秋在兹。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初晴稿

塔誌銘二

越州西山重開古真濟禪寺傳曹洞正宗第三十世以揆道禪師塔誌銘

師諱智道，字悟通，又字以揆，杭州仁和胡氏子也。母阮，生師而孤。會崇禎之季，東南尚文事，士子能通一經，把筆爲文辭，毋論仕與不仕，即睥睨一切。師已習舉義，爲人所稱。自念處濁世中，跼蹐若負鞿靮者，每欠申不自安。且驟丁喪亂，杭故繁華地，燈火笙瑟徹晝夜，外户不闔，忽兵革饑饉，市里多流亡，四顧蕭條，當娶不肯娶。適避難得痛心疾，乃奉母居南高峰下。嘗過古洪法寺謁諸佛，有省，因發願誦《藥師經》一萬卷自懺。時道林離愚者，洞宗師也，住静與寺隣，師往參之，無所得。嘗與禪客語，不契，悶絶，幾欲剖其心。乃危坐一室，越三日，夜分，風大作，門扇忽自闔，聲如轟雷，師大驚，汗下，[1]似有省，往見道林師，呈偈曰：「倏聞門響若雷聲，打破當前一座城。驀地歸來重顧盼，此聲依舊是門聲。」道林師不許，但笑曰：「子從此悟入，可通矣。」即于是日令薙染，字曰悟通。

順治辛卯，三宜和尚講《首楞嚴經》于鐵佛寺，師往聽講，并具戒，喜之，請侍和

[1] 「汗」，原作「汙」，據四庫本改。

尚，和尚更字曰以揆。既而離愚還道林。道林者，蕭山河上店山頂寺也。離愚初居之，名道林寺，又名兜率寺。至是，住静久，蕭山檀越重請道林師還山，乃招師並還，遂署師理監院事，師乃變俗産爲常住用，且開闢道場，增設一切佛藏并種種法仗。如是三年，會道林師從弁山埽祖塔還，示寂于北關之紫雲庵，師迎龕至道林，建塔。是時，道林繼席者爲鏡愚和尚，鏡愚即離愚弟也，同父亦同法，仍命師監院如舊職。至乙未，和尚赴顯聖掃湛祖塔，問師云：「一路以來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祇是黄泥伴石塊耳。」和尚云：「也只尋常。」師曰：「已多矣。」時顯聖主席者，百愚和尚也。百愚見師而奇之，云：「此何人耶？」鏡和尚云：「此吾離兄之嗣也。」曰：「曾有囑否？」曰：「不幸兄已故而未遂也。」曰：「吾代爲離兄囑之。」因以衣拂并源流授師。越數年，鏡和尚亦示寂，付師以道林，師不受，避之臯亭獅子窟，迎母侍養，兼禁足三年。

康熙丁未，蕭山、諸暨諸檀越渡江迎師，師辭之。暨戊申，迎者日踵至，師不得已，始進院開法説戒。時蕭山東山有接引精舍，師過而樂之，乃復退院，居其中。既而聞西山有真濟禪寺，舊刹也，相傳唐武德七年所建，而中毁于火，師過，動心，夜夢伽藍神來前，醒而見之，遂矢志恢復。預建團標于殿前，逮癸丑冬，造方丈五楹，甲寅，殿成，雜設講堂、僧舍、齋鍾、誦板，而刻木塿金，并養護法聖賢于其傍。每安禪説戒，四遠宗之者如歸市。辛酉，兩縣諸檀越仍請師還道林，乞長住法席，師不得已，復住道林，且增修道林所未備者。甲子，道目和尚偕湖州當事縉紳各以啓至，請師住弁山祖

堂，不赴。乙丑，退院，至西山陞座，一時問佛法因緣相踵于道。未幾，過東山，慨然留之。七月十七日，晨起，諭諸禪德以法門，鄭重授一應院事，作書別檀越，并以示衆。午刻，居士倪君設齋食，擕至饗師，師坐食，作別如常時，既而曰：「予行矣。」拱手合目，少頃，鼻垂雙筯，長尺餘，已而收入，于是弟子迎龕至西山歸塔。越五年，而屬予以銘。

每怪儒者誦讀，循咿唔，遇有講解，如謳師賓白，未嘗于當身有所干也。師嘗見居士沈君誦《首楞嚴經》，而示之以意，以爲楞嚴法界，一切衆生心身之本也。夫心身本是廣大無邊際，而含萬有，昭昭于心目之間，非大徹之目，離識之智，未能見此靈通矣。世之迷者，若大海之一漚，有廣大而不能用，倀倀然自投于籠檻韄絏而不以爲苦，故世尊初成道時，嘆曰：「奇哉！衆生皆具佛智慧而不能證。」以是法界性説楞嚴神妙，于以見諸法性相理事，儒者所謂由窮理而至盡性，職是故耳。向非自證，何能披其文見其法哉！

又與居士田君論《宗鏡録》，謂圓宗所示，皆是末了文字，自必性離，始名解脱，倘徒以識心求之，則《圓覺經》云：「以思維測度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欲求其燃也，難矣。」故從來思維徑路不可入道，不如少林云：「惟墻壁，乃可入道。」果能于徑路絶處竭力追究，若喪考妣，則迸開光明，如紅罏烈焰，涣然冰消。又如斫樹去根，再生枝葉，此時此際，作何捉摸？況向上一路，極盡玄微，去粗存細，末後工夫正多也。其言論親切如此。

師卒于康熙乙丑七月十七日，距生明

崇禎己巳七月十日，得年五十有七，僧臘三十九。開法二十餘年，爲西山真濟禪寺第四代重興大師，次爲道林兜率禪寺開山第二世第一位住持。位下傳法者二十餘人，西山繼席者翊南，其餘各化一方，凡剃度授戒者所在多有。乃爲銘曰：

師本清浄妙法身，無三毒無五濁業。以此蟬脱污淖中，獨得勤向息慈地。佛言救溺當出水，嘗入漆室把火苣。忽然風作霹靂響，何人奪門使門閉。一聲吼落天龍驚，頓使甕裂桶底下。非風非門亦非心，此聲宛轉無覓處。乃知不二衆妙門，因聲得度幾有是。遂于此日取尊勝，立受五戒離壞濁。從來捨俗非易事，生龜脱甲牛解角。果能離性見德智，何難就證無上道。乃傳佛義得真印，受取如來正法眼。千江明月萬户春，指示世間諸色妙。雖遷慈室種種地，東山西山非有二。皆與道林兩相對，同時埋影入雞足。將收此入法輪藏，以此文爲妙解義。若以此作文字觀，因聲得度豈有是！

少林傳正衣優婆夷香林湼禪師塔誌銘

師香林，名無湼，京師人。俗姓鮑氏，夫俞爲鏝工，早亡。臨訣時謂婦曰：「吾賃工尚不給，每減其口以養母，今何能矣！汝年小有貌，請召婿于此而贅養之，何如？」婦不許，曰：「吾以指力養，不足，取之吾家之稍賸者。」諾而瞑。

隣有惡少，豔婦色，强娶不得，訟于官，又不得，謀壞其操。婦所居者爲西便門外之八里莊，値燕九節，俗聚男女于城西白雲觀，設祠，陳百戲，相傳是日，丘真人來降，

當邀之。婦騎驢從母家歸，徑觀前，惡少望見，遥指曰「此仙姑也」，迣尾之，人不之疑。至月壇，惡少挾下驢，使群少健者力持之，蜿蜒草間，將蜕衣，值慈壽寺老宫從西山運石炭來，車徑壇西，救婦而訶之，群少散走。老宫乃詢婦所由，彈指曰：「此終非久長事也。去此保明寺，爲天順皇帝爺御妹薰修之所，盍姑婦捨髮而匿身焉？」婦從之，遂爲尼。

初，尼不識字，不習禮拜，第挑菜釋米任雜作。既而發願，訟之佛前，曰：「吾向食指力，自晝迄暝，今曠手度日，滋罪孽，且居此何爲矣？自今後，請日習經課，禮拜一過，持佛號萬聲，夜即趺坐，勿令寐。」如是五年。風穴僧有知識者，以朝臺來京，企脚于萬壽之番經樓，保明主尼央老宫延之，設齋，風穴驟見尼，呼尼與語，頓有省。既而少林國師請部印，候旨天寧，老宫介尼見國師，乃付衣焉。

天啓七年，信國繼大統，例番宫人出，有年大無家願爲尼者，送保明，于是雲還師以宫人落染，拜尼爲師。居無何，雲還謂保明嘈嘈，自出所畜金搆園于寺北數里，而迎師其中，虔事之，以師號香林，而香山又適在前，名見香園。既而雲還亦刻苦有省，師即以少林所付衣付之，師遂卒。時法臘十八，合之世年二十一，共三十有九。

康熙己未，雲還建師塔于園，介天寧僧普照者乞予以銘。予嘗謁方丈，見師懸象，朱衣而杖錫，垂兩目趺坐，面如瑩雪，其眉膴間猶不失閨閤中色。而雲還年六十餘，白髮種種，指師象謂曰：「此曹某畫。」蓋武英殿中書，而中貴私請之繪面者也。傍一塔，則瘞其姑者。乃爲銘曰：

師本無湼，湼亦不緇。譬彼蓮脱，濁淖污泥。初用指力，繼絶心想。欲觀心印，仍在指掌。特憐保明，安樂堂側。就宮人斜，建諸佛塔。須知妙香，不在鼻觀。有聞無聞，賴此見者。

傳曹洞正宗壽昌下第六代慧通浚禪師塔誌銘

康熙三十年，予送慈聖賢禪師入高麗寺上堂説法，爾時宰官士民若干人羅拜堂下，皆言師得法高麗，其本師授法者尚在方丈，思併作瞻禮，而求之無有。既而飯訖，隨喜至浴堂，見老衲垂白，擁鑪，被壞絮，翕目僂坐，從者指之曰「此老禪師也」，時觀者十餘輩，皆敬而佇立，不之警，移時，皆嘆息解去。嘗考高麗本禪宗，天成二年，吴越忠武王實倡兹刹，敕名慧因。至宋神宗朝，有晉水法師者，傳馬鳴大士之教，疏釋《華嚴》諸經義，流傳人間，致高麗國王世子航海來朝，乞留侍沙門，以受師法，而于是高麗稱焉。至于今，其所存法派，自高麗世子而後，已十七傳矣。其在神宗朝，左丞蒲宗孟撫杭，有以慧因易高麗、以禪易教之疏，奏請勒石，而其後宗教間出，《傳燈録》所稱「懷祥義寧」者，則禪宗也。

師以烏傷舊族，丁明亡之際，辭家捨飾，即以參宗爲能事。曾學制于越州雲峰山真香禪院，無所得，去。順治十六年，得戒于杭州祇堂院。會靈隱具公闡三峰之教，弘開覺塲，勸緣數百萬，大興工作于北高峰下。其時監院者，妙詮言禪師也。妙銓曾與師司錢會出入，典籌握策，而既而辭去，退居高麗，接祥寧之統。因以曹洞參宗

兼歷觀教，與馬鳴龍樹諸法相爲表裏，乃復辭三峰而就壽昌，所謂三緣既空則宗教不二是也。乃師久習觀，與客論太極五運，往復再四，客拍案大叫，師忽仆地。康熙六年，妙詮遂以曹洞正宗壽昌下第五代高麗堂上五色僧伽黎衣舉授之師，師乃于十六年高麗堂上開鑪傳戒，一時禪德多歸之。越十七年，甲戌六月十九日，晨起，僧衆聲鐘，告觀音成道日，請師禮佛，師合手曰「道果成矣」，翕目而逝，閱世六十九。越三年，丙子十月廿日，嗣法慈聖禪師等六人塔師于南山之十八澗，而謁予以銘。師名法浚，字慧通。乃爲銘曰：

自昔五覺，由聲聞通。及列三乘，分眼耳宗。既不蹠有，何庸填空。第借言説，以警聵聾。是以高麗，馬鳴從風。笵金立塔，摶沙鑄鐘。蕩蕩大海，比之鴻濛。雖分江漢，同歸海東。惟是觀音，見道未終。以聲辨色，雖聰亦盲。因玆炎夏，宛然隆冬。我今視響，如觀豐隆。觀音何在？十八澗中。

重建天童開山義興禪師塔誌銘

今天下禪宗之宗太白，比之梁大同中之宗少室，唐永隆前後之宗寶林，較爲尤盛。第溯所由來，則但以宏智、元音兩禪師爲開山之宗，而傳至密祖，始大闢門庭，爲天下宗師，而前此反無聞焉。

甬東三佛國，舊原有諸佛化身應現其地。相傳太白得名，在吴赤烏年，有義興禪師者，實住此山，倪其身而居，歷晉永康間，忽有童子侍其側，拾薪擔水，執桑門之役，凡三年，暨辭去，詢之，曰：「我非他，即金天太白星也。帝慕師勤息，使執爨焉。」當

是時，事聞于朝，因改名其山曰太白山，而別名天童，是天童、太白並以師名，而歲久而未之考也。

康熙八年，壽昌璿公結茅于寺南之右隖，掘澗得石幢，八稜如牘，洗而視之，則儼然有「開山興禪師塔」六字琢乎其間，且去山數百步，舊有塔基，豈興禪師者既開天童，而復息慈于此山，道固無所不在與？特舊傳師所闍維在四明山中，謂師曾杖錫其地，而既而西歸，至今杖錫寺傍有太白塔名，因亦疑師塔之在杖錫。而既考郡誌，則寺建于唐昭宗年龍紀之元，其時有紀禪師者從天童杖錫于此，因名杖錫，而以其從天童來，故亦名太白。是太白者，紀師之塔，此真師塔也。獨是師在當時，初祖未入，凡東南名僧，率以高坐講論相矜高，而師獨孤居山僻，倚徙于岭巒蓊薈之鄉，不見不聞，一似初祖之面墻而東禪之坐碓者，則是天童閫奥，❶師實開之。宜乎雞足之藏，歷數世而彌顯也。然而璿公翳剔之功，則何可泯已。

歲在庚辰，因重建塔院，且築塔其中，而請爲之誌，遂作頌曰：

維是清浄身，化作千百億。枉名爲三身，究之不得一。如何紫金藏，留此不壞跡。髮相等墨雲，骨象變金色。得非太白光，結是大慧力。藏室無幾延，甃石不盈尺。仰視六幕間，鴻濛總開闢。

湖南浄慈寺舜瞿禪師塔誌銘

師諱方孝，字舜瞿，江都王氏子也。父

❶「閫」，原作「捆」，據四庫本改。

槐卿，母洪。當師生時，夜夢大士乘船來，抱一兒并兩蘭付之，因名雙蘭。讀書一過便成誦，年十四，見婁東僧説法而慕之，私念曰：「予何不爲僧乎？」遂不食肉。十七，作贅婿雲間，越三年，國變，其明年，王師下江南，江都潰，師歸，尋父母兄嫂不可得，將殉之，道逢一僧慰之曰：「以身殉君親固然，然不云『佛能報四恩』乎？且安見君家之非散亡并見俘者？刀槊之下，惟僧可免，第髡首而入營伍以求之，未晚也。」師曰：「然。」乃盡發蓋藏，以千金贖難民于旂，而兄在其中。既知父母死，有兄在可以爲後，且世事已如此，乃頓發前念，投白雲院，從雪石薙染。次年，圓具于天寧禮和尚。

師不騖虛名，求力行，即以本分事進請，天寧曰：「子慧性非常，然而未受金圈與栗棘，命根猶未斷也。」是夏，到古南參牧雲，一見即器之，使之看物不遷義，未省。去而參焦山，又參能仁，參箬庵，俱器之。及冬，詣皐亭參豁堂先和尚，而頓有省，然未快也，忽聞僧有舉「物不遷義」者，而快然，已呈偈矣。明年元旦，侍和尚陞座，聆法語，一若府藏俱脱者，和尚遂付之。自順治四年春圓具，至五年元旦，不一年而遽受莂，聞道之速無如師者。乃發長隨願，隨和尚赴海虞三峰，及此祖庭，自侍司、客司以至分座接納，長隨者一十八年。

當是時，和尚以他事搆難，幾瘐死，而師越犴狴救之，其事祕，不得而知也。然而四方聞師名，爭削牘延請。師初不答，既而聞婺源寶林席久闕，嘆曰：「釋氏以擴大門庭爲能事，未有把茅不蓋而可以談白雲講家風者。」乃應，去之萬山中，刀耕火種，以

本色住山，其來者以本色接之，鉗錘之下，不假辭句，不輕作肯諾，以故歸者如市，座下嘗三千指，置田畝，修殿堂，恢寮舍庋庋，如是八年。乃于康熙十一年繼席祖庭，是年次壬子，榦窮而枝始，占者謂有中興兆焉。

先是，兩湖巨刹，南浄慈而北靈隱，俱燬于兵。靈隱再興，當國家初開之際，東南尚富饒，諸旂略地者，多擁金銀瓌寶，而具公啓募，即輸刀輂泉，堆貲累萬萬，以故靈隱覺塲爲之一新。浄慈積圮久，雖先老和尚以天龍撑拄此山，然未能復也。師繼席晚，連年征甌海，民間空虛，半不能施米盂，加之丁癸相仍，齋厨咽沸水旋度六時，而師不設募簿，不更立化梆勸版，不令沙門持沿途鉢，長官至止者，晉接談道義，口不言布施事。自壬子開法，越一年，而興大工，首建天王殿，嵬然插雲，既而築隨山和尚塔院，比鹿苑焉。至二十六年，而毘盧閣成，兼啓藥師王殿于其傍。明年，開浴堂。越七年，修大雄寶殿，焕然還故觀，是爲康熙三十三年。越三年，而建鐘樓，造來翠閣。又明年，復古宗鏡堂。堂在山後，由殿而閣而堂，凡三層，以次拾級一望，❶山半無闕焉。越三年，爲三十九年，建準提閣。以前一年車駕幸方丈，賜以宸翰，建宸藻樓。又建延壽堂。凡三十年中，度材而鳩工，燒甓轉石，覆之以布漆，而丹黄之計，所費不下數十萬緡，而司庫枵然，無神運，無鬼輸，何以至此！

予嘗入道塲觀師所爲功，住僧有言當師建毘盧閣時，四壁乏夯石，而官以南山隣

❶「級」，原作「扱」，據四庫本改。

省治，禁不得採。會上方伐松者，發其根，得萬石，蟠互若蓮座然，適足甃夯石無闕。而閣無架㮚，臨安山村有連理木，已度及之，而村民不許，中元夜，合村夢僧百爲浄慈乞施㮚，且云「脱不許，將自伐之矣」，逮曉，而風拔其木，村民因感而施之，故上㮚法語有云「樹生連理之㮚，地湧積刼之石」，蓋實録云。

是年秋九月，師忽曰：「期至矣。」十七日，陞座辭院。十九日，召嗣法護國溥溢至，使之繼席。二十五日，以書辭部使行省諸當事。二十六日，説偈畢，乃曰：「老僧三十年興建此山，衣鉢蕭然矣。一切封龕入塔諸事，皆老僧自爲之。各留一法語，至于開弔送龕等所行，無錢，不必也。」師示寂以前，不輟工築，且有勦堊待施者，及示寂而無一錢。或曰獨不記師生時夢乎？大士乘船來，普濟也，付兩蘭者，以兩蘭若相付託也。然則師凡兩出席，而彌天普濟必兩興道場以託芬香，天定之矣。

師生于前朝天啓五年正月十日，距今康熙三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四，坐三十七夏，得法弟子靈於鑑、化雨溢、楚恒蓮等凡二十四人，薙度弟子四百餘人，受戒者無算焉。前此己卯春，上南巡至浙，以聞師名，幸其堂，賜御書中極，并書柱聯，且即召師入行在，復賜寺額。暨送駕，而上留之，使聯舟以行，然後别師于前途，慰送還山，一時觀者皆榮之。第知識習氣，多梓語録以行世，且以此徼貴官之知，而師並無有。時嗣法溥溢嘗以輯語録爲請，師曰：「學道在見地，行道在機用，未聞在語言也。且今時語録，不止白馬，解文殊獅象，皆不足以馱之矣。亦思于此事有

稍當否？昔雲門出語，如九轉丹，尚曰『吾不存一字』，矧下此乎？」暨溥溢繼席，始從敗紙苦搜之，輯《寶林》與《净慈語録》，合二卷。銘曰：

伊昔刹利開梵埏，中有老覺名瞿曇。三幡消入漢顯年，始載語説來中原。維時迦葉已再傳，尚餘八百阿難仙。從兹高坐據法筵，卑者流入晉代言。初祖頓示直指禪，宗教自此分兩端。無何埋口謎囈間，有句無句翻譎譎。吾宗兆畫羲與軒，孔孟相繼無間然。其後多以講論偏，異同彼我成拘牽。高山在望身未先，誰讀《魯論》躬行篇。今聞師語真不刊，力學何必藉口便。況師得法鋭且專，智珠皦皦當胸圓。然且忠孝出肺肝，破産救世兄得全。從師廿載志願堅，患難不棄相周旋。比之獻地納橐饘，於大節無豪釐愆。因而福集饒衆緣，祇洹法界龍蜿蜒。雲雨四布江河旋，珠宫寶藏蓋大千。赤地陡湧黄金蓮，普門大士曾乘船。親手抱子付兩蘭，婺源之北南湖南。中興兩地豈偶焉？今當慈息雞足邊。九有六幕張空卷，惟賸侍者磨塔甎。居然一塔標重玄，塔影高出天中天。

傳臨濟正宗三十四世松居開山古山音禪師塔誌銘

師諱上音，字古山，彭姓，湖之邵陽人。幼習儒業，會流寇陷兩湖，國隨破，師念世事遷變不可定，乃于順治二年隱南嶽之中山寺，已而祝髮。父敬吾，母林，跡至寺，邀師還家，師再拜，辭曰：「能報親耶，則佛祖報四恩，其一即父母也；不能，比之寇至時亡此兒矣。」父母執不可，乃踟躕曰：「請邇

之。」因隨之歸。

郡有高掛山，山多嵓壑，覓石屋居之。出則省父母，入則危坐，如是三年，嘆曰：「此身如木石，不刻不斲，非遇良工不可也。」往參西山邃谷和尚，已領戒矣，忽思此事未易竟，吾父母垂白，安可待？請奉養畢生，而後決志了此事，未晚也。乃復還家，承歡膝前者若干年。至服喪畢，始行脚遍參諸方，歷兩湖及江介，諸尊宿多器之。最後參萬杉剖玉璞和尚，和尚曰：「僧何號？」曰：「號鼓山。」曰：「何以不鳴？」曰：「鳴則驚人。」和尚復進，師復答，遂命入室，使之典藏。每以臨濟綱宗痛加錐札，即古今公案，無不一一勘驗之，因付衣拂，而師猶業業走吴越，覘所未足。平陽弘覺師奉召還山，見師，問何來，曰：「南嶽來。」「見讓祖麽？」曰：「見。」「讓祖何面目？」師喝，而平陽奇之，屬留師，師辭，平陽贈以偈曰：「送爾返南嶽，徑上祝融峰。」讓祖久相待，炎日剛正中。」時靈隱具老和尚，師師翁也，與師語，怪之，詢其所由，翁笑曰：「外寇易禦，家賊難防。前門出虎，後門進狼。」乃命師掌書記。越一年，師過錢塘長壽山，見其山秀麗，層巒複巘，松風颼颼然逈出塵外，加之清溪甘泉，瀠帶左右，遂以杖拄地曰：「吾菟裘矣。」遽辭靈隱，翦茅住其間。

康熙四年，檀越楊君顯吾、王君麟長，偕里中諸善信登山造謁。初擔水運米，給以資糧，既而擴其居，搆殿庭門垣、寮舍廊廡，以及厨庫藩溷，無所不具，乃馱經鏤像于其中，鯨鐘魚板，四山相聞，儼然一寶坊焉。于是應衆請開鑪説法，在居士多有省者。

歲戊辰正月十二日，師謂王君麟長曰：「老僧世緣已盡矣，欲化君下褚中衣一件以留記念，何如？」王曰：「諾。」然不喻其何意也。至十三日，索筆作書，別檀越及諸山舊友。十四日，麟長送衣至，師甚喜。是晚，召衆入室，衣其衣説法。次日元夕，至晚，復召衆入室，説法如常時，既畢，復垂問云：「虚空撲落成三片，且道幾時得完全去？」衆遲疑間，惟書記培以坐具打圓相，師云：「畢竟如何？」培云：「正當十五解制。」師云：「卻是十六。」衆莫解。至十六日，早起，師曰：「老僧時已至矣。」乃説偈，并自説封龕、舉火諸偈，且書遺語，并囑兩序及護法檀越各數百言，書訖，復説偈曰：「生也湖廣武岡，死也浙江錢塘。且道一生一死，何如地久天長。」合掌而逝。時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十六日，距生萬曆四十八年五月廿六日，壽六十九，僧臘四十四。時王君麟長已省法受付，預建塔後山，奉龕歸藏，而謁予以銘。嗣法四人，惟真衷、徹莖、培雪、印仁，其一即麟長，秀也。《松居語録》二卷。銘曰：

師本儒者，留心簡編。乍丁百六，國運以遷。南嶽是止，北顧愴然。祇念二老，中途來還。苾供庋下，蓮跏膝前。燃燈受記，等目犍連。及棄一切，在天監年。暫棲江介，獨步漢南。一缾一鉢，到處滿圓。竿頭更進，逼兆率天。乃登祝融，炎火正燃。藉以開鍛，彌天生烟。且營苑衺，漫坐祇洹。水迸崗際，松移嶺間。穴虎受戒，山魈安禪。一旦時至，拈花翩翩。不生不死，相忘無言。特是三身，化百億千。何身可藏？于彼岸邊。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一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大可稿

事狀一

武林處士吴先生遺狀鏄

當先生易簀時，其子寶崖方成童，未能舉先生行事而狀述之也。顧寶崖夙慧，能以兒時交海内士，海内士争欲得見寶崖，訂縞紵去。以故先生之逝，少司寇高公、太史唐公、憲副曹公以及家明府孝廉輩，競相爲傳誌，著其生平，比中郎之于有道，而屬予以狀，鐫之鏄。

予嘗訪寶崖，過先生所居載墨舫者。相傳先生故居杭馬坊里，順治初，旗人圈其居，徙之武林門柳間，顧好施，贏金隨手盡，既已營新址，度木陶甓，僅樹楹土中，腓其磉，錢匱，不能繼，掩樊而卧。親交之德之者，争醵錢决樊助成之，今所稱載墨舫，又稱墨艇是也。但當時以「載墨」名，緣先生嗜翰墨，如曩時所謂寶繪者，而弆書畫于其中。乃聞先生所珍祕，搜宋元名蹟暨近代邊、吕、文、唐輩，凡值佳好，不惜多其金購之，已積累成軸，盥手摩挲，以爲生平適情事無過于此。偶裝潢，無厲竊衒其一，急貸金贖之，不使闕，因爲顔其居，志勿復忘。而無何有者，忽過其所居，負之而趨，先生笑而曰：「夫物之得失，有如此畫矣。」夫先生之儻蕩壘落，不爲世芥蔕如此。

先生諱盛祖，字宗彦，别字適情。嘗自

稱墨舫主人，則志所嗜也。先世家新安，有將仕郎遷于杭，始爲杭人。高祖忠一公，爲獲鹿縣簿，有聲。祖玉成公，兩以舉文中乙科。先生岐嶷，受書，目兼行下。年十九而孤，負薪事母，慨然有高世出塵之思，俗人雖與交，不知也。父書以圈居散去，重購千餘卷，劉覽經史暨諸子百家之言，每有論辨，輒雜題上方，顧未嘗彙輯，任其零屑。所著文無兼本，今存笥者，獨《幽夢軒雜詠詩》百首而已。高司寇嘗曰：「先生詩在陶、韋之間，詞左揖和仲，右揖改之。」而唐太史亟稱先生所著《桃源圖》、《滿江紅》詞，依其韻和之。夫《桃源圖》者，即載墨舫中所弆之一也。今其圖何在，而詞至今猶嘖嘖人間世。嗟乎，其所著足重如此。然先生之視其文，與視所弆畫，則一而已矣。

先生生于明天啓辛酉五月八日子時，卒于大清康熙丁巳六月十二日未時，年五十有七。性好山水，居近西子湖，當風日暄妍，嘗携諸子遊其中。或駐舟柳塘，藉草而飲。或挈榼蹠山麓，自歌所爲詩，響振林木，望者疑爲神仙中人。晚復闢草堂于斜橋之西，雜植花蘤，張油幕其旁，自題旌聯，招所好賦詠，不徹宵旦，以爲常。配李孺人，生子二。長陳琰，即寶崖也，娶王；次芳，娶沈。女六，四適名家子，二未字。寶崖舉茂才第一，嘗遊齊，人有指道傍金謀發之，以告寶崖，寶崖笑不言，其同行者卻之曰：「寶崖之先人嘗居馬坊，有主于居者遺黄金一囊去，追之不及，其後客還，來取金，封識儼然。夫金投其家而不之取也，況道傍金哉！」夫先生之介，其爲世誦述如此。

誥贈翰林院侍講學士高公崇祀鄉賢主陰事狀

公諱厚，字古生，先世餘姚人，以游學徙居錢塘。少博群籍，有聲藝林間。崇禎末，中原寇興，公絶意仕進，受生徒，講學里門。先德器而後詞業，言坊行表，爲後進領袖，東揚遠近多宗之。

嘗居喪，過哀毁，三年未嘗去衰絰，人勸以勿過，公曰：「先賢子羔，爲吾宗所自出，三年泣血，當時不以其踰禮而貶其賢，吾嗣吾宗賢，幸矣。」事伯兄如父，所遺猶子三、女一，公爲之嫁娶。親黨有貧者，恒饍之，或給以産，隣里有所乞，無勿應。會越大飢，郡守王孫蘭、司李陳子龍，令所在設粥廠，公特立廠于里門，貸錢燒糜，全活甚衆。且復儲槥柳，掩胔骼，以廣德意。臨殁，書「忠孝」二字，呼嗣子以勿忘君父爲囑。所遺詩二卷，文一卷，《格言》一卷，《朱陸異同論》三首。

康熙二十五年，以子貴，誥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二十七年，巡撫金公、提督學政王公、巡鹽常公，從士民之請，崇祀杭州府學及餘姚縣學鄉賢，奉主入祠，後學史官某謹撰事狀，而勒之主陰。二月朔日謹狀。

敕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先君竟山公崇祀鄉賢事狀

一、本賢事母何太君孝，家失盜，什器一空，慮太君知，晨起，急貸銀買什器，補設如所盜物，一若未有失者。太君下樓失足，

磕去膝膚肉，公頓割己膝膚肉填之，立愈。後太君葬湘湖，公移住墓隣盛靖三宅，三載不預家事。

一、本賢席先岐山公舊業，有大屋一所，在北幹村章堰，時兄弟三人小有分争，公立讓屋與兄弟，自賃下岸小房居住，今季子檢討所居即是也。

一、本賢身無二色，有寡婢，遣隨姑嫁，婢不肯行，詢之，曰：「主人賢，此間無暴客見犯故也。」

一、本賢少與陳咸五讀書，亡銀廿兩，疑咸五取去，遂成大隙。時北嶺廟吴道士能巫蠱術，名下煞，可致人死，因下公生辰干枝于地，鎮煞之。公夜齒戟，逮曉，有告之者，急詣龍虎山見天師，天師解之，以未滿七七，得不死，遂請天師符持歸，爲護宅終身。或謂此讎當必報，公笑謝之，曰：「煞可解，怨何不可解也。」相好如初。

一、本賢少諳音律，其先汀州司馬聽齋公孫啓吾公，極善等韻，兼能擊鼓作等韻聲，使隔墻聞聲，知翻切字，或曰即諸葛鼓之遺。公盡其技，著先天字母之學，名《竟山等韻録》，一卷。又曾受起吾所藏涵虚子譜唐五調曲二首，笛色工尺，皆近代音律家所未有者，見檢討所輯公樂説，名《竟山樂録》，凡三卷。

一、本賢長子，仁和教諭，爲推官陳卧子先生試取第一；季子檢討，爲太守王雪肝先生試取第一。二公敕縣給榜送公，曰：「今之太丘。」公藏而不懸，曰：「不敢也。」及鼎革後，知縣黃畏菴先生迎公作鄉飲正賓，仍以此四字給榜，不得已，懸之舊居，後燬于火。

一、本賢事蹟略載《浙江通志·孝義

傳》中，餘不備録。

附録

紹興府蕭山縣儒學廩增附生員等公揭，爲誌傳已載其人，享祀宜膺其典，公請崇祀鄉賢，光俎豆，勵風俗事。竊聞國憲攸垂，典莫隆乎饗德；王政所載，禮莫大乎尊賢。是非出學校而始公，毁譽至鄉邦而後定。惟積行近聖人之域，斯崇禋表至德之師。伏見已故誥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毛公，姚江舊閥，餘暨耆英。五世紹忠襄，家餘碧血；六經傳殿翰，代嬗青箱。趨庭聞詩禮之風，亢宗勤閔曾之行。幼敦孝則，曾廬墓于湘濆；長篤友于，實推居于章堰。目睹襄陽寇亂，長棄毛錐；身辭江上行間，潛歸鐍室。囊有遺詩，步芳規于萇亨；里名君子，追淑德于荀陳。推至誠而及物，不媿兒童；慎幽獨以褆躬，無慙衾影。非公不至，標子羽之清風；有難必排，尚彦方之高義。郡給太丘之榜，讓而不懸；縣崇桓傳之賓，領之猶歉。以故義方成教，長君授司理以改鱣堂；燕翼能貽，季子進承明而登虎觀。數世門生，多推籃轝；繞庭孫子，半在公車。《浙江通志》，録事實于《孝義傳》中；越社遺編，列姓名于《耆英表》内。況恩榮之載錫，孰禋祀之可遺？謹籲公情，原非阿好。伏乞鼎惠鈞評，俯從輿論，推惟德是親之意，弘教人以善之心。敕縣吏以敦迎，紹邦賢之崇祀。庶幾楷模足式，允生黌序之光；冠履長存，永沐蒸嘗之澤。提督浙江等處學政、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兼翰林院王據詳，本賢鑒重君宗，行高模楷。枯王裒之檜栢，墓繞慈烏；推薛包之田園，庭交讓木。踞藝林之高巨，睹戎馬而傷心。見機拂袖，長辭幕下之羅；吹律成書，堪作枕中之祕。惟汝南之月旦，儗人必于其倫；斯太丘之品題，定論允乎乎衆。況且王家龍虎，早擁風雲；兼之謝氏琳瑯，漸成珪璧。❶凡此家門之昌熾，即皆盛德之儀型。學校既有公言，俎豆亟宜崇祀。仰該府行學遵例迎主入祠，仍取給册事實報。

姜司諫治外事狀

姜司諫君用治吏起家，世祖皇帝持召

❶「璧」，原作「壁」，據四庫本改。

諸治吏二十三人，各予兩省官，令入諫，而司諫君稱首，于是君得謇謇爲直臣，凡五年。今皇帝踐阼，念其勞，以列卿詔進。君乃乞假，覲省水部君于堂，鄉游。而其友毛甡，以避人故主君家。會守越者來請君諫書，兼録君爲吏時事，取其大都一二則可爲典者，而屬甡以狀。謹狀：

君自言曰：「治内者，綱也；治外者，理也。綱以制理，往用意；科以列紀，往用事。事之所在，而政舉焉；意之所至，而法以張焉。」

君筮仕司教，在浙之温，温于漢爲東甌王國，其地北當海而環山可藪，多寇。君以司教攝瑞安縣事，適寇至，時寇輕瑞安，用少嘗之，君帥鎮兵之守門者數十人，驟殺而出，賊遁，時戊子五月。

六月，賊大至，渠劉姓，有名，環城以營，餘盡伏仙山間。君帥衆登城，未固，稍爲補苴，裂衣標于竿，闢舉門礮發城之南端，城久敝也，震之，崩一角，衆大恐。君乃復撿諸門礮，得最大者，遍搜城硝炭，及七十斤，盡實之大礮中，闢舉城中山發之，以稍仰踰賊營，不甚傷賊，然賊乃大恐，卻之，環數里外。君乃斂民家醻甋，凡百餘，丹紙泥其脣，以脣四嚮架陴間，賊望見甋，驚以爲列礮，不敢近。然賊且尅期，必三日下，又益召諸賊，衆恐甚。君時登陴瞭望，示無懼意，安衆心，而陰募丐僮，裂竹衣方寸，作告警牒，覆以縣符，綯屨之蒯繩，使夜出之。丐經賊營而請于郡，三日，郡兵至，乃合諸門兵殺賊，賊又遁。

君遷元城縣令。縣西接衛河，自衛輝達内黄，河受淇及漳及沁，下與滹沱、直沽合，多水患，而沁時暴漲入衛，東下湯湯。

縣故附郡，郡之協守者率鎮丁隨郡坊築于衛之上流，思遏之，而留君捍城。君躬先負芻，結芻于枋之木間，以板以障，城賴之燥，而上流坊築者不得成，水怒且奔，勢洶洶，居民大恐。忽一鎮丁狂言曰：「予河神也，予方請帝命，將瀦爾城，而元城令姜君，仁長者也，又善治水，必姜君親禱，予瀦可免。」趣鍛琅璫，環首項間。當是時，民固已望君，至是，聞狂丁言，望益甚，踵請于路。君夙不肯神，且慮中狂誖，不應，顧民心宜慰也，乃命潔于社，設水土神祠之，若禱社者，竟不一顧狂丁，水平。

順治壬辰，畿輔饑，且近畿下圈田令，施易民居，遂多流民，及其嚮諸郡而各不內也，則流益衆。方是時，立逃人法最嚴，凡去旗歷人訟，匿勿出，勾稽者得之，十家坐，故他郡來無名數，悉不敢以內，而流者貫于道，僵如毫毛。鄉民既鍵户居，即叢祠社宇，亦閉以土，流者多仆檻下。君憐之，召集諸父老，諭之使留。父老曰：「如逃人何？」君曰：「可辨其攜子婦者，耳三窟于環，逃婦也，否，則留。而以卻其獨行者，則且可無慮，且獨身易生也。且夫郡亦饒閒田，各任而亞旅，而教以墾土，待年升科，是公與私均利也。」衆曰：「諾」。于是留者以萬計，井里皆滿。既而督撫廉其事，下其式諸郡使傚行之，流民以安。及其既也，流者或不得于其所主，又其勢不可以去，初以饑來附，既或飽而生其心，則或自指爲逃人，覬與所圈田之旗倖相認，則坐主以法，不然，則亦押子婦還里，可自便，于是有撿舉稱逃者。時特設督部府司逃事，君每聞稱逃，立爲文押赴府，使不得瞻顧爲奸，然猶懼審詐，則狡者猶得押還自便也。君復移

之曰：「審詐得還縣，還縣則嚴治以罪。」或從解喻之，而于是稱逃者亦竟以息。

論曰：司諫饒治蹟，即此觀之，亦管樂之材也。或謂司諫對闔時，多行仁以意，如預積貯以備荒政，緩並徵而甦民貸，傷心宅流，告以祥刑，目瘝士窮，促之揀選，皆惠愛也。即其他戢兵弭盜，調銓佐儲，無一非實效。而此悉不載，獨載其治外者。時復有催科法最良，至今西北俱效之，見別録。

趙孝子遺事狀

予與山陰趙甸游，慕其爲文，嘗兄事之。既而丁國變，髡頂披緇，更其名壁雲，今畫題稱壁雲，甸是也。甲寅，甸死，其門下士劉世洙已爲之傳，名「趙孝子傳」，予採其遺事而狀之：

甸九歲時，其父游學歸，大雪，不能舉火，出古畫一幅，命甸詣友所易米，不得，家人悵然。甸閉户，乃吟詩曰：「吾家有古畫，其價重連城。不易街頭米，歸來雪滿罌。」父聞之，笑曰：「有子如此，饑亦何憾哉！」

甸幼執爨下，灑埽瀞濯，以餘工讀書。既而念所以治生者，嘗爲姊描繡床，至是請試爲之。遂與姊對床繡，針刺精妙，每持以易米，人争奪去，曰「趙家繡」。隣兒誚之，勿顧也。夜讀一樓，文日進。

甸母性嚴，小不豫，跪請備至，嘗出妻數月，感悟始返，里中稱趙孝子。

程節母事狀

程母氏吴，休寧商山女。歸程自康，年

二十二而孀居，思以殉程，毀瘠絶奉。既而率其孤饍姑于闈，見姑中身，方嗛嗛食菰而甘，乃泣曰：「吾死，誰食吾姑哉！」遂努力晝夜組績，指敗，繙四子書視兒讀，讀頃，復組績如故。崇禎庚辰，歲大饑，姑已八十，卧病。初，覓姑嗜，百計購所難致，而身與孤屑柳榆。及病久，而姑嗜衰也，夜分視藥，背不藉茵，衣絮，彌月解澣，而繩髮縷結，如是一年。既而病棘，乃號于程之栗，曰：「吾無以療姑矣。吾將饗姑肉，倘能籲天得延姑三年者，吾以匄汝。」遂刲臂和汁進，强啜之，甘，啜竟，竟愈，三年始卒。臨卒，姑曰：「婦孝事我，吾死後，吾陰遺婦孫之孝婦一如婦也。」後九年，母卒。

西河甡曰：如母者，正旌典所稱節與孝也，而未旌，雖然，旌之矣。母之子名斯敏者，乙卯舉孝廉，與吾邑來給諫遊，吾嘗思其賢，今而知爲得母教也。斯敏曰：「吾兄弟三人，各冠婚，次與幼，皆不以累長，則皆母自操持之。」母禱姑而神，既能假天，而遺命勿事禪誦，其善持大體如此。嗟乎，賢已！斯敏以狀屬予傳，予自以不文，仍爲具狀，乃狀。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行十九稿

事狀二

嚴貞女狀

嚴貞女者，上舍嚴君長發女也。許嫁同學柴君斂硎子際洛爲婦，而際洛亡。貞女年十五，聞訃，陰卻繡綺朱碧衣，而以縞繩束其髮，父母初惡之，未之問也。越一年，俞氏來請婚，父許之。先是，貞女卻衣時，減食卧牀，咯喉血。居常喜竊繙父書，針黹小暇，即與女弟弈，至是屏去，且與同居嬸氏沈道從一之志，嬸氏累勸之。乃聞俞氏請，僵卧不肯起，父大怒，詣卧訶曰：「未嫁而守志，禮乎？」且曰：「審爾，吾當立譴汝至柴氏門。」貞女聞語，據牀起，請行，父復揶揄之。時七月，天大熱，貞女乃屏食，出絮被蒙面，使汗竭，得就死法，母見而憐之，請以次女應俞聘，父不許。陳夫人者，鄒明府端木之妻，貞女之祖姑也，謂貞女曰：「女子從一，謂夫已嫁夫而從夫者也，世無女在家而語從一者。夫夫之未從，一于何有？」貞女曰：「不然。未嫁之夫即已嫁之夫，無二夫也，無二則一矣。夫在家與出嫁雖不同，而守志則一。兒以爲守一之志，當從許嫁之日始。夫彼固求之，此則許之，成言不違，何謂非從？故使許嫁而非夫也則已，許嫁而夫，則兒方恨許嫁之不幸有二，而夫人謂一夫之未從，兒不解也。」

陳夫人無以難。時嬸氏在坐，泣而曰：「吾亦寡婦也，爲嚴氏守志已二十年，豈不樂成汝志哉？顧我有嗣子可恃，子安恃耶？且何必死也。」貞女曰：「歸柴則所恃在柴，在家則所恃在家，何謂無恃？且嬸氏視兒豈願死者哉？夫亦有迫之者，而非得已也。」時聞之者悉流涕。越數日，貞女皤然曰：「吾不死矣。以吾處重緆之中，一日不再浴即形穢，死則更穢矣，吾不可以穢自處。」遽起彊食，家人咸相慶，謂其有變志也。越三月，復不食，父母屢喻之，不聽。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咯血死，死之日，告其母曰：「兒年已十六，當有訃。顧訃稱柴氏婦耶？則彰父過也；稱俞耶？非兒志也。勿訃便。第兒志未明，即死，必告柴氏，使知兒之死有爲也。」既而父猶豫，貞女既已瞑，復瞪目曰：「父憐我，必告柴氏，否則，吾死不瞑矣。」父曰：「諾。」遂瞑。

太史氏曰，予乞病會城，所僦仁和縣祖廟巷傍，與貞女居近，故知貞女事最詳，而特爲之狀。方予在舘時，曾修《明史》，闌題作《孟貞女傳》，孟之夫蔣文旭者，以童年爲明高帝朝監察御史，因言事賜死，而未婚也，孟守志不嫁。其事在洪武二十九年，而宣宗朝特旌之。時同官張烈者，儒者也，謂：「貞女非是，不當傳，獨不聞先儒之爲戒者乎？有云『未嫁而守志，與淫失同』，夫守志，善行也，縱未嫁，亦何至等之淫失？夫亦以學貴明理，當未嫁，則不成爲夫，不成爲夫，而爲之守，與非夫等。蓋惟恐世之好爲畸行，而故爲甚詞以杜其後也。」予曰：「否否。夫天倫有五，而人合者三，謂君臣、朋友與夫婦也。然而不成爲君臣者，爲君死，而世未嘗以爲奸；不成爲朋

友者，爲友死，而世不敢以爲僻。何則？貞淫不兩立矣。故王蠋不仕齊而死，齊謂之忠臣；龔勝不仕漢而死，漢謂之義士。張元節與孔文舉未嘗爲友也，而文舉藏元節而幾爲之死，謂之良友。若夫婦許嫁，則定名矣。定名，則與臣之未仕、朋友之未交者，迥不同矣。乃以未仕之臣盡臣道而不爲奸，未交之友盡友道而不爲僻，獨此明明夫婦，正名定分，既已許嫁之爲婦，而反謂不成爲夫，許嫁之婦既已恪守婦志，而反謂未嫁守節等之淫失，是何儒者之好誣善，喜刻酷，其不樂成人之美，一至于是！」時同官聞者皆稱快去。今相距有年，較之孟氏之事，其在洪武至今者，約三百餘載，而僅此一見，世鮮畸行，其不煩垂戒之殷切可知也。即未婚守志，不列旌典，其在宣德，一舉行而繼此而沮，獨行者不求獎，更不藉禁令之杜絶，抑可驗也。獨此天理在人，其説不著，往往躬行君子，逡巡未逮，而閨中偶行之，即文人學士，老師宿儒講習有素，亦不能暢舉其義，而巾裙年少，不數言而決之。善哉，貞女之答陳夫人之言也，此天理也，此王者之教不絶于人世者也，此聖學也，此非畸行也。吾故備述之，以示後之言人倫者。若夫孟貞女不死，而貞女死，則貞女亦自言之已。

大理寺寺丞前兵科掌印給事中任君行狀

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一日，原任大理寺寺丞任君卒于家，距生故明天啓三年五月廿日，年七十矣。

予與君同年生，俗例，年七十，遇所生辰，親朋攜酒榼相饟，謂之賀壽。君久厭俗

例，避不納，且囑予踵其事。予方避賀間，會同邑周先生，爲予同舘前進，以通政使司通政使死，受朝祭，予歸渡作行擯，便過君，而君已病瘧五日，坐起，握予手于牀，備訊予行禮狀，言詞忼慨，據案接殽核，一如常時。又五日，而訃音至，承重榮登等擗踊哭，拜使西渡乞狀，謂：「登等昏迷，不能出一言，且棘遽無記憶，即記憶亦不具。先生，先大夫良友，同生，同里閈，同學，同官于朝，又同時歸田，其知先大夫莫先生若也。古有狀以良友者，先生忍不出一言爲先大夫狀？」予聞之，哭于寓亭，遂索筆拭泪，稍述其概。

君諱辰旦，行四，字待庵，世居蕭山東門外。近祖元禮，當元明之際，豁達有大志，嘗破産任俠，結天下豪士，天下豪士争歸之。會青田劉基以行軍參謀受浙江行省左丞鐵里帖木爾之聘，征海喪師，乃奉其母遁蕭山，而自投劾去，遂與元禮訂刎頸交。一時名賢陰以舍養來從游者，如東陽王褘、河東張翥、西江揭傒斯、東嘉高明、臨川危太樸，皆前後相過。及高帝龍興，始幡然退耕于野，辭諸路辟召，散其財以濟難民，難民稱之爲長者任氏。

長者任氏凡八傳而君生。君父贈公生四子，君其長也。幼慧，與予並總羈就里門學，學師令角讀，出漢賈生《治安疏》讀之，各五過，各不誤一字。中書舍人王先吉、舉人韓日昌，嘗偕君與予同受書于予伯兄仁和教諭東壺公，公每坐講，必左右視曰，此四傑也。會國變，江東民徒合方馬軍抗王師，君族人有封爵于軍者，與予家保定伯合武寧侯王君軍西陵，君嘗與予詣行間，覘事必敗，去之。君父贈公已破産，從西陵歸，

貧且死，而君竄馬谷，與予所匿坑相近，顧道梗不能從，賴王師東渡，得歸里。乃從故明諸生籍應試，順治丁酉，以第四人舉于鄉。先是，君母韓太君，以君封孺人待贈恭人者，吉安推官韓公女也，君以外氏籍名韓燦，附紹興學，至是以韓燦名謁公車門，值朝議改八比取士易策論，丁未會試，以策論中式，殿試，成進士，遂奉旨復姓，改今名，授江南松江府上海縣知縣。

上海故難治，户甲十萬，歲所入田丁租税不下四十萬，而漕復半之。民田産木棉，不給漕粟，每賣棉買粟以填漕舟。其在冬及春，凡四閲月，棉梗未釋土，而漕舟二百餘遮浦而下，其帖追簿比，如疊浪之發。而君調以意，不緩不迫，絶追比諸費，加以咻噢，民雖苦輸將而不至于困。值新令撤海濱防軍，慮軍發時必乘間剽民財，君密請將軍，預懷令符之趲行者，故邀軍主飲，請展其期，次日，忽下令促之行，且盛具牛酒以勞前軍，軍乃捃鐎釜帳棧及馬匹械仗不給，毋敢遷延他顧者。

吴淞江者，《禹貢》三江之一也，受具區之水而下注于海，閼則溢涌，多水患。前此，中丞馬君行省，慕君，以疏濬入請而可之，且復建牐于黄龍浦口，以啓以閉，而牐成而圮屢矣。君力任修築，謀于邑之曉事者，皆云修必盛冬，伺水稍卑減，急築兩塘，戽其中乾之，然後量楗石而加累垛焉。然而用籍若干，用木石若干，欄之爲塘，然後用牛車若干，桔槔若干，夫領夫役若干，既稟若干，伍伯督視與差押監課若干，然且沍寒無幾時，春水將至，儻度臘不就，則前工盡隳，從來建牐，其坐糜金錢而卒無成，以是也。君乃倣浙之爲梁者，命匠先範石于

陸，第其甲乙牝牡之，而以次入水。然後募善泅者暗理石而累垜其中，一如陸地所範者，短長合桀，不築塘，不戽水，不下籍楗，傍作剡柱，而上覆之以横梁，且壘石作埂，鱗布牐下，如堦級然。廣左右護堤而約束就牐，使水無横溢，而又善下，其經畫若此。君初到日，以廉稱，身衣木棉，履疏履，棧馬不食豆，日買水二百錢，屋腐不葺。臺使嘉其廉，將薦之，至是伏其多才能且富經術。

會天子右文，設制科招天下有學之士，使彙送于公車門，擇俟親試，名爲博學鴻儒科。臺使以君薦，入京，賜宴于體仁閣下，呈卷，而忽以數限，復故官，臺使乃特破例請，謂：「是官清廉，有治行，徒以蘇松多逋賦，例不令薦，則是劇縣無遷官矣。夫循例而薦者，庸人也，破常格而使進用者，良吏也。臣竊謂逋賦可償，良吏不可失。」疏入，上遽可其請，不後例，乃命取召，以科員用，康熙癸亥，補授工科給事中。

當是時，君深感聖恩，思竭蹶報稱而無所恃，意者身爲言官，惟盡其言職，即足當矢效之地，乃連上五疏，言過急切，上嘉其梗直，優容之。大抵君以廉進，本破格，而君謂奬廉者當用爲例。又身苦繁賦，親見蘇松租額溢于他郡，思欲爲比較，使江南諸郡，地力户口勢相仿者，稍爲均一。又當爲縣時苦軍興之費，無可設法，遂謂設法非長策。其云核廉貪，酌賦則，籌經費，皆其平時所欲告而勢不能者。會天子神聖，功成治定，念四海遼闊，撫字者幾三十年而不一周知其地，則綏要四訖，何自通浹？因用廷臣言，先省南服，而不設掌較，不具扈壘，不辦宫城梐枑及壇壝禮覲儀仗，不譙訶民衆，此真王通所云「虞舜一歲巡五岳，而國

不費民不勞」者。予時備史職，因撰《司賓答問辭》，一破俗儒拘牽之見，而君過忠愛，有所指陳于上前，上復容之，既遷兵科掌印給事中。

會甲子賓興，欽點湖廣正主考，得解士宋如辰等六十三人。先是，君任上海時，值丁巳鄉試，司使辟君爲房官，其所拔解，若今省中劉國黻等，皆名士，至主文，亦如之。丙寅，内轉，改授大理寺寺丞。方謀省覲，而太夫人遽謝世，遂奔喪歸。湖撫張君以事敗，其爲副使時曾分守吾浙，有能名，故當廷推，詢保薦于諸卿間，而君應曰善，至是以牽誤落籍。

嘗讀君疏，有請酌裁兵利弊者，其略謂：「兵冗奉裁，得以核實數而杜虚縻，載戢載櫜，豈不甚善，然而裁不盡散，散不盡插，皆足爲害。夫逍遥河上，固屬可虞，乃以游手之人而一旦使失其職，饑寒切膚，務爲攻剽，此其所係，匪細事也。向者屯田汝蔡，既有成説，今抛荒之土，所在都有。請查官兵，若有裁而未散，散而未插者，着督撫察明，檄行有司，撥給荒田，資以牛種，俾之耕墾，三年以後，償還所給，六年起科，賣刀買犢，皆爲良農，不兩利乎？」又有請酌藩司護印者，其略謂：「督撫均封疆重臣，其體統同，故督撫員闕，可互相護印。若有撫無督，其應用何官署理，須奉旨定奪，以明鄭重。近巡撫偶闕，藩司遽自取印符，升堂排闥，甚非體也。夫藩司雖應陞巡撫之官，然不得陞本省巡撫者，所以防其彌縫任内事也。其所管錢糧及諸妄事體，平時皆申詳巡撫方得施行，今一旦綰巡撫之篆，申詳之官即允詳之官，可乎？且藩司與屬吏較爲親切，因緣甚便，萬一乘勢市恩與逞威

脅衆，將行私叢弊無所不至矣。今竊計各省惟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處無總督耳，其有總督者，雖道里遼遠，不難兼攝。若山東、河南，或照前部議，令總河帶管，至直隸、山西，則現有長蘆河東御史可權宜也。」其經畫明晳且諳于大體如此。

君性孝友，而峻于遇物，不屑屑言貌。其視親串，情甚摯，而外近落落，且有不假以色者，以故愛者多，即嫉者亦不少。少以文名，自通籍後，即殫思吏治，不暇及，即偶及之，亦棄去，所著詩文有《介和堂集》各一卷。

君嘗入東華，執予手曰：「予與王內史及君四人，同受書于東壺先生之門，三人皆通籍，而韓君亦領解，此盛事也。今韓君先死，內史猶家食，惟予與君各登朝，而予主封駁，君以善文職詞翰，可謂相副，然兩君何如矣！」予嘗聞其言，傷之。今予年七十，內史王君亦厭世，即予邑京朝官，一時共事，惟君與周先生及予三人，而兩年之間，兩人皆先我而逝，獨煢煢一老，猶黯然搦筆而爲之狀，悲可知已。

君父某，以贈如君官，母韓太君，封孺人。初娶蔡，繼丁，即予友大聲君女也，大聲與君爲忘年交，既而愛其才，妻之以女，曰：「樂廣、衛玠，未嘗非友也。」子六：衡、華、恒、岱、崧、海。華嫡，早卒，以其子榮登承重，即拜使乞予狀者。孫六：長即榮登，次崙、介、和、葵、寰。女二，女孫七，諸所娶所嫁所聘所許嫁皆名族。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三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大可稿

事狀三

德州文學李先生狀

先生諱潤，字静嵐，德州衛李氏。父監臯公爲郎時，以儀部督少府行錢生先生京師。先生生有異稟，受書不再過，目兼行下，顧兒眚，五歲始行地，迨就外傅，誦不得過午，過午輒肌熱，家人子爲日程，寅往卯退，終一日之誦，而同學之聚誦者終六時皆不之及，然亦終不能日往。會監臯公督清江船政，歸里，復入都，留先生于家，既而以諸道使之廣西，家人不能隨，則復留先生武昌。先生既善疾，且又以隨養故，往復道路，雖與兄編修公年上下，相逐同硯，究未殫于學，顧且試輒高等，予食廩，每舉必應有司薦，而卒以他故舍去。康熙乙卯，兄編修君領鄉薦第一，先生書義皆完好，人之見之者咨嗟賞嘆，謂此行伯仲必並濟，而復以失點不令謄卷入，先生乃慨然拊其首曰：「吾知命矣。」于是究黄符之術，呼噏沆瀣。嘗視兄京師，歸，語人曰：「年來析性命之旨，頗得其要，始知七還九轉，茹芝餐醴之事非虚語也。顧時不我與，而老冉冉將至矣，謂之何哉！」

先是，先生就試時，從武昌還歸，雖善疾，然思殫于學，散書一室，闃然若無人者。人隔軒檽聽，少頃度一紙，霅然而響，而既

而仍寂，其勤如此。顧其所旁及，凡揲蓍、數草、推歷、算步，以及姑布子卿、公乘陽慶之學，無不畢備。嘗以方書療家人疾，立效。會太夫人病下痢，先生侍湯藥，謂必以梅諸治之，群醫不可，既而病劇，先生濩藥時，覓諸藏袖間暗投之，果愈。先生性警敏，而意甚容暇。東地震，家人争竄走，先生堅坐曰：「將安之乎！」書室不戒火，先生從容率家人運書，運畢，整衣冠而出。十歲時，與兄編修君隨父監臯公于郊，晝晦，雷發聲，家人恐雨至，促亟行，望村而避。先生獨否，曰：「徐之，晝雷鬱律，不成雨，縱雨，不必久，況未雨耶？」既而果然。

先生以癸亥五月年三十七卒。卒之明年甲子，而其兄編修君屬予爲狀。編修君諱濤，字紫瀾，予同舘前輩也。嘗謂予言先生孝且友，五歲時，監臯公以繕部提督兩窑，居琉璃廠官署，而編修君疹疾發，懼傳染，不令見也，先生日尋兄，哭泣不食，不得已見之，時編修君痂未雪，瘢耆滿頬不可識，先生對之，挽其頸號啕，在旁觀之者至不能仰。及編修君官京師，先生隔歲必詣兄，留十日去。癸亥夏，將復來，忽意不自樂，揲蓍得蹇困，以爲不吉，遽止，而逾月而卒。卒之日，編修君在京，夜夢右臂折，醒而臂痛，而既而訃至，其友愛相感如此。

先生席累世外臺之後，以州牧、編修兩君爲之兄，而身抱奇器，獨不得少展其志，以上承先業，誠爲可哀。而編修君于卒服之后，歲月已移，尚恐其弟之不得嬗後，而哀思涕洟，房徨躑躅，以向夫同舘之後進而爲之狀之，嗟乎，此其兄弟何如已！

臨海葉贈君狀

贈君諱維藩，字价叔，别號翰生，浙之臨海人也。讀書尚躬行，自齠歲爲藝文，立作數千言，觀者器之。而贈君志冲然，以爲爲學不當徒藉藉作進取計。時母陳太君弟寒山公間亦授贈君舉子文，怪贈君志如此，嘗以問贈君，贈君曰：「曾吾舅氏而亦以科名重耶？」寒山愕然。既而贈君同硯有周大參者，與贈君中外兄弟，共爲文，詘然讓及君，然讀書事幸已畢，君將如何？」贈君曰：「吾讀書而已，以視子，則進取已畢，讀書事正未畢也。」

贈君志高而善下，刻意謙退，終其身未嘗見喜愠色。其庭訓諸子，未嘗不嚴，而出之以和，遇人無少長，稱己必名，與人行，肩而不併，有來者，卻立讓之過。其冲懷偉度，爲學者所橅范，而每臨大事，遘大節，斷斷不苟。

嘗講學里門，紹其曾王父孝廉公理學之傳，以躬行爲本，手註《孝經》、《大學》二書，穿弗通析，有裨實踐，學者宗之。乃創修方正學祠，賣食田廿畝，作春秋二祀費。復建義學，養四方來學者，而請知名士五六人爲之講解。不足，仍賣食田繼之。崇禎之末，寒山公以大宗伯蹈海死，贈君哀之，爲不食，未幾亦死。贈君曰：「吾第行吾事而已，家所傳仕譜後有繼者，吾能禁子姓之必吾若哉？」

先是，贈君之父典膳公仕楚府久，贈君念身已長大，不能親饋食，躡革走三千里，覲典膳公。會典膳公方思歸，贈君流涕作

啓事奏王請假，王許之。當是時，贈君以少年爲文章動王，父子陽陽然扶侍歸里，人以爲孝。至是，贈君之子州牧君以其官上之贈君，順治十四年，貤贈湖廣安陸府潛江縣知縣。康熙六年，又貤贈湖廣直隸郴州知州。二十一年，提學使劉君、分巡張君、台州府知府鮑君輩，合詞請先生從祀膠宫。而贈君之孫别駕君由盧江任賫表來京，請爲之狀，狀之者曰：「予與贈君之子州牧君游，嘆其學問淵粹，著書等其身，爲詩且能追三唐間，而今給諫，前潛江令黄湄王君，嘗爲余言州牧君治潛江事，知贈君後人皆嘗躬行，非僅文章之士也。别駕年少，其治廬江即不減州牧，而父子共揚駿烈，以廣錫類，古所稱『孝子不匱』者，以是與？」

贈君不求聞達，而其子姓以善繼繼之，必謂貤贈非贈君志，不可，吾故爲之狀而反稱之曰「贈君」，嗟乎，可觀已。

柴徵君墓狀

君諱紹炳，字虎臣，前朝侍御史醴泉公孫也。父洞山公，以恩貢授福建莆田縣學教諭。故事，教諭子許隨任赴試，君垂髫于崇禎癸酉赴莆田縣試，取第一，府試，再第一，已入學籍爲諸生。會任滿，福建督學使特移牒改歸仁和，而仁和不受，時浙學使方試仁和，君已更名試，恐不得當，兼以他名試錢塘。案發，兩第一，乃棄錢塘名而就仁和，爲仁和生。值鼎革，君集同社生哭于都亭。其社名登樓，君與陸行人兄弟主之。方行人通籍時，君爲序其文，各以氣節相矜高。至是，行人赴水死，君欲應漳浦黄宗伯檄召，不得，乃屏居南屏，以理學經術授生

徒，不入城。

嘗以哭父過自嘆曰：「禮有卒哭，謂不設行哭禮耳，豈制其涕泪耶？」又曰：「士不入朝者，親閈闔也。其不歷城市者，以應與墳墓親也。吾安親矣。」乃時過墓林，徘徊哭泣以爲常。里中兒有避父杖出亡者，君遇而止之，曰：「父杖將焉逃？」還自指曰：「是雖欲乞一父杖，其可得哉？」言未已而泣，乃爲《遊子遇》、《孤兒行》以勸之，其人幡然歸，卒改悔爲孝子云。海寧吴太常、山陰劉掌憲、漳浦王宗伯、華亭陳黄門，皆東林君子，千里馳書請爲友。君嘗慨然謂：「明亡寡實學，大率通籍致身，並以八比相惑溺，即究心章句，喋喋談性命，何益？」遂于理講外，更肆力于象緯、輿地、律歷、禮制、農田、水庸以及戎兵、賦役之事，與及門子弟共相砥礪，曰：「毋使後世襲經生空言，徒誤人國也。」

時東西各郡尚社事，每立社必推君爲首，君謝之去。顧伉直不媕，遇有不韙，必力折其非。陳際叔者，同社友也，嘗于高會間辨論人物，或過爲矯異變黑白，際叔面叱之，其人驚顧曰：「是必柴先生也。」起，逸去。

公渺于軀幹，行步涼涼，而氣沛然不可禦。有大吏欲致公附己，不得，忽遇君淨寺，或指之，其人訝曰：「若是其小乎？」君聞之笑曰：「欲令其附己，則方苦其鉅，何言小也？」君家無長物，四方名公卿遇有餽餉，悉麾去不受。嘗卧南屏山，有偷兒入其室，君覺其爲隣人也，嘿勿言，既而搜捃及卧被，徐曰：「獨不能留此爲我禦寒耶？」偷兒始驚，拜牀下，君備慰之，且勸其自新，乃檢枕中錢百枚及案前銅器一二，具使持

出，其人泣受去。

康熙二十年，西南再闢，下詔舉山林隱逸之士。巡撫范君屏車騎到門者再，君力辭之，且請雕其所著書，不許。先是，君瞻古今學，自九經諸史以及秦漢魏晉六朝諸家文，不及唐以後，故其所著書亦往往以秦漢六朝爲指歸，而宋元以後不及焉。時同社吴君錦雯、丁君飛濤、張君用霖、孫君宇台、陸君麗京、陳君際叔，皆以古文詞名世，而君爲倡始，自前朝啓禎以迄今順康之間，別有體裁，爲遠近所稱，名「西泠體」。故終君之世，不敢以宋元詩文入西泠界者，君之力也。

君所著有《翼望山人集》二十卷、《青鳳軒詩》十卷、《白石軒雜稿》四卷、《經史通考》十二卷、《柴氏古韻通》八卷、《省過記年録》二卷、《家誡》四卷、《家傳》二卷、《明理論》二卷。及卒，督學使春坊王君敕令有司迎木主，崇祀學宫。越數年，葬于南山花家圩之陽，督學使春坊周君題其墓曰「崇祀理學名儒柴先生墓」。又越數年，孝子世堂、世臺因修家乘成，請予爲狀，狀曰：

崇禎之末，嘗見君于陸行人坐間，意氣忼慨，縱談天下事，雖比之祖生之渡江，越石之聞雞，亦無以過。暨予避人歸，相逢湖濆，除道故舊外，形神索莫，執手無一言，抑何瘁也。君嘗寓所知曰：「近惟着一裘，垂幕擁火，此身如寒冰，祇覺墻東皆附熱地。」傷哉！當崇祀時，既爲《五君崇祀記》，乃復爲此狀，以孝子幼孤，未嘗狀也。孝子善繼志，有文章名。

施母王孺人墓狀

禮：「佳婦不通私假。」又曰：「不假亦

不與。」此言授室以前男女別嫌之一節耳。若古者，中外媚卹，則九夫共井，原有同巷相從之誼，所以通貧富而合習俗，況緩急賙助，尤主饋者所有事乎。

施母王孺人，以望族之子歸于清門，當時積著未彰，守中人恒産作田氏分荊而不足者，自孺人歸後，家稍起。會崇禎辛巳綏賊亂，天下陰陽流峃，浙東西旱蝗，溝中之僵仆者，日以百計。孺人解奩具，發蓋藏，勸君子行惠，散錢設粥，鄉里全活無僕數。既而疫作，人責施無已，力竭無所繼，孺人咨嗟曰：「爲德不卒，古所戒也。」減膳節費，盡括其所居，掩骼埋胔，間有可療者，則合藥以起之。在昔清臺之築，自擅其利，徒以涪陵丹穴起家，不訾，世亦遂相與傳之，以爲用財自衛，不見侵犯，將以抗萬乘而顯天下，而況推其所有，公以與物，救峃而卹患，雖至艱窘無所恡，此鄭僑之所難而端木之所歉者，而孺人優致之，可不謂賢焉。

今孺人之子以藝文著矣。義方之訓，勵之于早，因得以文學而肄成均，作明廷之獻，授以監郡。其子姓之知書者，復相繼以起，古之所謂「擴其閈閎，以待夫高車之來」，其是謂與。若夫姻婭之相卹，群從之相賙，其爲給嫁娶而養孤惸，固時時有之，不足夸也。

孺人舊居在錢江之濱，鄉人感德者至比之家媪，朝夕問訊相慰勞。及其後，而兵革屢興，播遷者再矣。即鼎革之後，郊市安堵，甫得還舊居。而三藩弄兵，居復丁甌閩之衝，仍徙之在城，而久而屋壞，孺人意不樂，嘗曰：「不見門柳下坐群兒。」意錢比之夢寐入金臺，雖廣厦何益。而鄉人之思孺人者，每過門必左顧頹屋，重以不見我母爲

唧唧。監郡乃復購土木，大修故居，迎母還居之，與鄉人慰勞問訊者又十年，而後，母以八十卒。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秋八月，將葬母某阡而乞狀以謝親知之迎殯者，狀如右。

敕贈文林郎益園沈君遺事狀

贈君長于予二歲。順治三年，王師征海者，閭左括民徒爲夫，有舊家子誤僱旗人應夫去，得罪，粥産以贖。予以通家故，爲挾券導地，彊贈君授值，而贈君應之。既而其家謀益值，駕言佔産，訟之官。贈君乃益所值金，并出券，左右操之，告其家人曰：「以爲佔耶？則請取券去；請益耶？取金去。何速訟爲？」其家乃大慙，領金而謝，一時聞者多賢之。當是時，贈君長八尺，鬑鬑下垂，日能行百里，顧予孱然，而慰之曰：「君神癯骨清，當饗大年，所歉于予者，他日相逢在道間，君扶藜我拄肘耳，于君何如？」予曰：「有是乎？」及予出游，三十年不相聞。康熙辛酉，贈君之子舉于鄉，值贈君六十，同里所親者皆爲贈君慶，謂稱觴續食，兩喜相輻輳。而予以官京師不及賀，寄之以詩。暨乙丑鏁院，予忝預考事，及發卷，而首予郡者，君猶子也。繼之者，君子也。兄弟喜同榜。而唱榜之夕，每呼名，主房者必嚮同郡者而問其生平，時兩呼予郡名，兩相問，知爲一氏子，則滿堂稱快去。而予則益因所答而倍念贈君之爲人。逮予歸鄉里，值贈君杖國之歲已七十矣。予尚拄肘行，而贈君肅揎拜跪，不藉扶掖，顧盼卓犖如平時，予祝而笑之。乃相距四歲，而贈君以微疾逝，時丙子六月，距生時

天啓辛酉，年七十有六。越一年，其子由四川屏山縣知縣歸治喪，已著有行略，而復以予言可徵，將以其言徵世之爲銘誄者，因于丁丑之夏，緇衰到門，向七十有五之老人而屬爲之狀。夫狀，則行略已具矣。今所狀者，遺事耳。特予前一年，于病隙之際，已自爲墓文，將以辭世，而家人勸之。雖刻其文，不令行。今又遲一年，而復爲長予二年者爲之文，怒不自安。雖然，猶愈于少于予而文焉者矣。

予嘗謂今人不及古，而勝古者三：古祭不及祧，而今則四親以上同堂共祀，于禮爲黷。贈君曰：「吾寧爲其黷者。」古一姓而分數氏，一氏而分數族，族愈煩則分愈遠，而今則上聯遥胄，下通疏屬，不無太濫。乃贈君修譜，偕族兄度支員外名振豪者，統宗而合族，自晉唐至今，異地散處者，纖悉不漏，曰：「吾寧爲其濫者。」古父子異宫，兄弟遠房室，故緦麻之服，不及五世，至六世而親服俱絶。而今則兩世共財，三世公爨，甚至七世、九世、十八世，猶然同居而合處，謂之畸行，亦謂之異節，而贈君與兩弟，公財共居，垂老不分爨，曰：「吾寧爲其畸且異者。」夫祀遠，孝也。惇宗者，睦也。兄弟不忍分，友也。孝友因睦，至德何加焉！世見贈君不自愛，刻于自奉，食監門而衣鞶褐，攜持戴負，每以是爲贈君慽。嘗過界塘矣，界塘故坎險，舟車難通，而贈君梁之。界塘故疎僻，萑苻多出入，挾挺刃以厄行路，而贈君爲築亭設㰘，募僧人施飲，而防之守之。至今呼其橋曰益秀橋，其道傍之庵曰益秀庵。益秀者，贈君之字也。夫嗇以視己而厚以待物，益秀有惠蹟，慽何害已！

贈君諱以庠，字秀之，别字益園，世居

蕭山長巷里。有宋熙寧間，兵曹公某，以父子兄弟顯于時，擇慈孤山傍而家之。入明，而侍御公某，伯仲聯解，以甲乙遞嬗者，凡九世。贈君生遭鼎革，避居墻東，以積著自喜。長子士本，由乙丑進士授四川屏山縣知縣。次子士瀾，邑庠生。行略曰：「屏之民有聞訃奔哭，填門擁巷，如喪考妣者旬餘。」又曰：「屏邑士民，無遠近老幼，皇皇總總而趨赴者，無不相望而哭。」夫屏之民何與于贈君，而哭之如是？以爲贈君喪，則贈君之子將去此也。然則贈君之教子又何如哉！例，哀詞銘誄，皆有韻語，惟狀以質，故省之，且以俟世之銘之者。

温節婦墓狀

烏程温隣翼以文章名，示予家傳三：一徽州府推官死義賓忠公，一相國文忠公，一節婦也。節婦事早傳人間，有傳五，序二，紀略一，書後一，大抵皆生時所爲，豫誌之以待旌者。而今已卻世，復出節婦所自爲《示兒文》一篇，詩詞若干首，并孤子所爲狀，請傳于予。曰：「予安能傳哉。節婦事諸傳已悉，且他日者必更有國史爲之傳之。予在籍日久，固不當爲史傳，若家傳又非吾事，獨狀云事尚有不能言者，非不知也。夫亦以知之而仍難言者，固就其所言重言之，以當誌墓，曰墓狀。」

按節婦温氏，大學士太傅公母弟、刑部郎中幼真公子貢士梅士第四女也。温氏與沈氏世爲婚姻，沈工部侍郎端靖公子刑部尚書何山公，爲大學士文定公母弟，其子舉人文五，亦以第四子文然聘節婦爲妻，然未娶也。順治十四年，鄉試榜發，文然兄始然

名在榜中。有謡諑者，羅織諸名籍，指爲請託，懷甇之徒搆蜚語，洶洶四起。先是，文然伯兄重熙，已早登賢書，而怨家啣之，將投以所隙而無自也。沈氏以世濟之故，貲産盛大，怨者與忌者交伺成釁，伏其名于江寧之逆案間，至是籍捕，謂通逆，法當死，家口財産入縣官。當是時，文然名已填册去，查律，兄弟過房者不坐，文然少曾過其伯氏都御史彦威公房，得徼免，而科埸情重，南北搆獄市，朝堂議者皆執法，遂奉特旨，兄弟連坐，戍塞外，雖過房不免。時文然年十六，收之，繫按察司獄。

或謂梅士曰：「君女幸未嫁，猶可謝也。」梅士曰：「不然。」歸謂室人韋氏曰：「不幸婿當遠離，吾女雖未嫁，然許之矣，他日將更嫁之乎？抑守耶？」曰：「豈有吾女宜更嫁者？且庸詎知去者之不復還也？守之。」曰：「雖然，未嫁而守之，無名，且何以繫其心？吾欲先嫁之而後守之。特時不久留，如何？」曰：「譬之甫成婚而夫驟亡，無如何也，今遠離等耳。果能婚之，則雖婚一日，猶愈于已矣，寧計久暫焉？」曰：「何哉？能如是乎？雖然，後將無悔與？」曰：「後亦何悔？祇今不能出諸獄，可奈何？」曰：「吾當匄諸官。」呼節婦出，告故。節婦號咷無一言。遂愬其情于按察司使錢君朝鼎，許之，立遣伍伯押出獄，就婚于溫。是日，轎至門，親戚遠近咸來觀。越七日，返獄。會差官到湖，察財産家口，册籍不得清，發遣無期，乃復乘在獄時匄之官，月或一出，或再出。自順治十五年三月至康熙二年四月，凡四年，生女一，其一尚在腹，未生也。及文然解京，而生一男。越明年，出關發尚陽堡。又明年，文然卒，是

爲康熙四年五月八日。又明年，訃至。

先是籍入時，晨溪大姓將乘隙計奪其雙林絹莊，而土豪薑集，❶無厲子弟坌坌興，謂欺匿官物，有王式者，擊登聞，不可，遽告通政司，咨行浙撫，遣杭嚴兩刑官清查隱漏，易册者九，換審官者八，更番批駁者三十有六。❷前此承問多降革，詞連温氏，梅士解京師，賴親王庭鞫，知其冤，王式伏誅，然而兩家髓竭矣。然且胥役塘保日催索各費，并徵皇租，自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八年，共十年，並科該米九百八十餘石，而節婦手無一錢，符牒一出，鷹搏虎噬之隸咆哮到門，輒魂喪膽裂，幾欲自裁，而孤子牽衣，手執裙刀不能下。予少丁亂離，既而狼倉走四方，見世家右族横罹慘禍不一矣。彼盛衰之數，相爲倚伏。沈氏當極盛，三公九列，珠玉錦繡甲湖郡，而適逢其衰；温氏雖地大與埒，而未向衰殘。向使梅士稍依回，其慘烈之禍可以不及，而危墻將傾，以祖膊當之，吾讀節婦狀而痛其所遭之不良也。

夫死節死烈，所在都有，而守節之慘，則莫有過于此者。吾故略其節不論，而獨申言其苦阨如此。若夫年老歸田，畏聞畸行，身處太平三十年，而復爲此狀，輟筆流涕，悲夫！

節婦生于順治乙酉十二月二十五日，卒于康熙丙子七月九日。子一，琬，琬者，完也。節婦少慧甚，梅士爲之延里師陶君震孟者授之書，故能爲詩文，特以多難不欲存，梅士爲之存七律四首，七絕二十四首，詩餘十九首。

❶「薑」，四庫本作「蠆」。
❷「批」，四庫本作「比」。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事狀四

奉天府府丞前禮科都給事中姜君行狀

君希轍，浙之會稽人，其先五世皆列卿。明崇禎十五年，君以國子舉北京鄉試，弱冠，祖禮部尚書，故在朝。父工部都水司員外，以奉使張秋得罪，君出之請室。會鼎革，舉人循例敕受職以杜規避，除温州府學教授，值瑞安縣闕，攝縣事。海寇大至，舟尾高堞樓丈餘，俯瞰而礮，君募乞兒麇印牒于屨，請府兵，乘間殺而出，大破賊衆于齊雲江。

順治九年，遷直隸元城縣知縣。畿北災，五種不一熟，饑民牽子婦就食，日以萬計。時八旗張逃人令嚴酷，所至閉户，雖僵仆不使傍檐下。君憐而收之，察其雄非東音，牝耳無環穴，使大墾隰北荒地，地闢而饑民以活。顧縣多部件，經時難理，君決之如流水。凡督使及諸道營將，公同視折，以君當皆是君，所受決皆不恨。三省諸詞，多有願質元城者。督使嘗曰：「元城能，吾欲覓元城一詞再訊之，而不可得也。」因以尤異召爲工科給事中。

會畿盜充斥，探丸鳴鏑無虚日，勢家陰相杖，爲賊橐槖。前撫請莊頭廬兒概行保甲，不報，至是發覺。賊曹供義王家人買馬資賊，而廂白旗丁爲之因緣，舉朝側目，不

敢問，君獨抗言：「義王孫可望無横草功，徒以去卑辱奥渫來歸本朝，宜湔滌不暇，尚敢收亡命作關通賫盜之事。至身爲旗丁，豈復應桀驁自居，抵冒殊扞，而刺奸簿理，昭昭如是。夫盜有根氐，主者是也；盜有黨羽，憑藉者是也。臣請破柱索義王家人及旗丁主子窮詰之，以清盜本。」上爲下其奏，飭部臣嚴議抵法，聞者皆屏息嚙舌去。

時上厲官方，以廉貪爲殿最，巧吏並公借罰鍰以濟其貪，撟刑曲罰，公行追比，君曰：「是暮夜而白晝矣。吾向吏元城，未嘗入一贓錢也，而公私厝費無所誤，今何便至此？」乃于題恤旱災時，極言酷罰之弊，謂：「年歲不登，咎在貪吏；貪吏營私，尤在酷罰。向者贖杖，分别有力無力，其所輕重，不過銖兩之間耳，撟虔之吏，猶或畸重以峻入。今者贖杖本輕鍰，而倍五倍十，不拘成數，小不應，而敲朴隨之，是罰以省刑而反濟刑矣。且其鍰未盡聞也。近者，直隸撫臣疏稱昌黎贓錢隱匿不報，則其餘可知矣。夫以大有之年，需惟正之賦，徵求稍急，猶且痛剜肉而嗟補創，況當水旱頻仍之後，加之二麥不升之時，鬻兒賣婦，尚餬口不給，而加以重贖，繼之敲朴，民何以堪？」乃飭還前例，永遵不改。

會西南方用兵，舊給馬疋有期限，不及期而倒斃者，有賠樁銀兩。南方風土熱，水穀不良，易于顛仆，加之征行之際，汗血勞苦，請大江以南概減其半，而征行之地盡蠲之。然而軍需孔棘，南贛撫臣報曲江、始興兩縣知縣同時雉經，廷臣皆相視咨嗟，然莫敢言者。君曰：「人誰不愛生？況見爲郎官，已邀一命，而輕生若此，必有大不得已于此者。夫大兵所集，米豆草束，槽鏟鍋

口，自所必需。然必先時傳檄，使之豫備，應用什器，明開數目，如一槽飼馬，可容四疋，一鍋更番，可煮擔豆，十馬芻稈，衹用一鏩，本縣不足，濟以他縣，事訖交還，不許隳壞。至于水程舟楫，陸程輂轎，亭餐驛飯，各有限度。此外則一絲一粒，無容需索，否即坐主者以放縱之罪，則供億雖艱，何至絶吭？而乃以前軍猝至之頃，措拄不及，遂至捐債，則其立法之不豫，亦可見矣。夫行兵不嚴，責在督；立法不豫，責在撫。二者必居一。」于是請咨察前件，并圖後效。上深是其言。既轉兵科右給事中，旋轉左，無何，轉禮科。

先是，諸王大臣立會計法，凡錢糧完欠，每項各限十分，以定考成，條件煩賾，動輒羅網，有司救過惴惴，無數月留者。君請總歸十分，但以一歲之徵收，統完一歲之條件。頭訖既清，稽核亦便，嗣此部計稍紓，有司得久任，不致輕去。又恐查欠未定，應停陞轉者，或不經稽核分數，與例符合，而先咨停止，始行稽核，保無已停之官，其拖欠未及一分，或已欠而即行補完，或欠有公抵相應免議者，而一經停止，則部撫咨覆，動越年歲，雖不停，已停過畢矣。是必先查分數，而後停陞轉。至于完欠責成，衹在藩司府州縣官，于諸道無與，嗣後稽核諸完欠，不并及諸道，永以爲例。顧當時陞遷之法，雖有一定，第旌功奬能，多有躐等。如挐獲逃人，開墾荒地，漕糧報竣，則不論俸滿，即行躐陞。君于遷兵科時，力疏止之，謂：「此三者，皆臣子職守所應爲之事，倘翫渫不舉，則自有罰以懲其後，而紀録不已，又復加級，前已驟遷，後復踵蹠，此非國家勸賢意也。夫此三者，非有異能卓犖可

以膺不次之陞者也，徒以地當畿輔，官近轉餫，逃人、漕糧，得以施設，而推之他省，即不能矣。且國家縱乏人，庸詎無勸農顯善、敦禮興讓、勤兵訓旅，有什百踰于是者？而皆未聞有淩躐之舉，獨于此三事，斤斤加意，如倖進何？」

又其時有以捐俸爲紀録者，君曰：「捐俸辭利，紀録勉名，固亦良吏所可爲。然而營俸外之金，冒非分之級，漁地歛民，夤進不已，是紀録非旌賢，捐俸亦獎貪也。是豈盛朝鼓厲之初心哉？」方是時，世祖章皇帝急于求治，其于闢聰達明，惟懼不盡，而君又公忠，敢于論事，雖骨鯁倜儻，每優容之，故嘗得以盡其言。

前此，太僕少卿吴允謙，以參政内陞，君已劾其貪，列其贓私，下部議法。而山東兵備道陳德容，由海寇歸命，降授今官，而君復劾之，謂：「駔儈穿窬，不當使冒濫名器，爲用人羞。」至是進君禮科都給事中。復糾禮部巢雲林及主考莊朝生科塲指詐諸事，而淮倉主事熊焯，榷關病商，特劾治之。會上以災異求言，君連上六疏，一時風采卓越，無如君者。今天子登極，君以禮臣職掌請謚號、條典禮外，謂：「天下無事，惟逋寇鄭逆。以東海一隅，游魂未褫，遂使江浙、閩粤沿海郡縣，所在戒嚴，墮名城，毁要害，東南海壖，貽累無已。是豈賊之必不可滅？抑任事諸臣不勠力，以馴致此也？夫海賊之衆，不抵東海一郡縣也。其揚帆得意，不過乘風汛之便，逞剽竊之技者也。彼其寄身命、藏妻孥者，獨厦門區區一中左耳。夫中左之距漳泉，海面不過二十餘里，何難多置艨艟，相機進勦，直入鼠穴，而江浙左右，則各謹守禦以防其衝突。是閩兵

任勦，江浙任守，而勢已定矣。于是造船艦，以馬足不蹈海也；練水師，以陸兵未嘗操櫓櫂也。穀矢石以摧其鋒，❶設犄角以遏其軼，置應援以制其變，選游哨會哨以偵其來去，賊衆雖狡，斷未有不成擒者。」時疏入，值世祖皇帝不豫，已奉密旨下該部議，而逡巡未決。暨今上親政，西南再闢，遂決計行罙入之舉，距君所請日，已閱十年，前後廟算，如合契券。今已犁其族，版其民，郡縣其土地，東漸之化，遂越溟渤，然後知君言之果先見也。

君内陞後，遽回籍，時水部公尚在堂，承歡者八年。至康熙九年，始赴都候補。值京堂闕員，上諭，先皇帝言臣必能皎悤舊事，大褌于今政，仍以原官補。數月，每入侍，必温言禮之。嘗于班行呼君名，詢君鄉居。君乃具三疏：一請增科員，防耳目壅蔽；一請撫臣仍筦兵，防地方竊發；一請緩期奏銷，使催科不迫。會浙撫范君承謨以疾告，業奉有俞旨，而君疏留之，乃由浙遷閩，以總制監靖南軍，遂殉難云。既而補順天府丞，以艱歸。服甫除，會奉天府丞闕，上念盛京根本地，須君往，就家補之。三年，以病請假歸。杜門謝賓客，立宗祠、義學，講習禮教之有裨于鄉邑者。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無疾卒。

西河太史爲狀曰：「汪司成有言，司諫主封駁，侍御史主糾彈，今則條陳事宜，一里師耳。惟君不負此官云。」嘗讀君疏稿，凡四十餘篇，骯髒激切，得古諫臣風。其所抗疏，必中綮要，非大關國事民命必不言，言不令可行不進。且相其立意，欲挽世鍥

❶「穀」，四庫本作「備」。

刻，而歸于廣厚。故其疏刑罰，惟恐失入；疏清丈田畝，惟恐溢故額；疏舉人揀選法，三年二年，惟恐其不早；疏勘合，惟恐不復。至于審法律，商酌流徙，其踟躕于寧古塔、席北之間，徘徊悱惻，宛轉囁嚅，每一展卷，未嘗不流涕也。言事至此，賈長沙、陸敬輿瞠呼後矣。若其居鄉之善，自宗族隣里鄉黨以及友朋，無不藉藉然。予曰賢，衆人亦曰賢，非阿好矣。

洪贈君事狀

君諱超，字玉宋，別字逸庵，杭之上庠生也。先世籍樂平。洪氏自宋忠宣公以徽猷閣直學士賜第杭州，其仲子文安公與兄尚書右僕射、弟端明殿學士同中博學宏詞科，而公以同知樞密院事就賜第家焉。入元，有浙東安撫使徙居上虞，至明成化間，襄惠公諱鐘，仍以杭州籍中乙未進士，官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子諱澄，君高祖也，由弘治庚午舉人授中書科中書。曾祖諱椿，政和縣知縣，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祖諱瞻祖，萬曆戊戌進士，歷官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南贑，以平賊功贈少保、兵部尚書。父諱吉暉，字星卿，萬曆戊午舉人，中壬戌、甲戌乙科進士，未仕而卒。乃以世父諱吉修、字真長者，爲官廕生，無子，以君爲後。顧君九歲時即遘母黄太孺人之變，越三年，而星卿公相繼逝，當是時，少保公猶在也，然君以孝故，養生送死，備極哀瘁。乃未幾而事真長公，真長公以少保公仲子，負才學，不屑屑官廕，屢試不售，即發憤成痼疾，而君以嗣子扶侍醫療，不離寢餽者，幾二十年。君弟潤孫者，有學人也。感兄孝，裁簿

記君事，君見，驚燬之。特君席世寵之後，如在葦門，少保公亡八年，始葬星卿公，遽慮居，出己所住房，推以與人。且少保公無祀田，會叔父載之公爲德安推官，遺命以公産所贏分諸兄子，而君力請之叔母，得置祀田，使忠宣以下，共享祀焉。

君少以文名，性敏給，博通經籍，注《四書》、《周易》、《通鑑》諸書，皆各得領要，而獨薄於仕進。大學士黄文僖公者，君母黄太君弟也，雅重君，每邀君至邸第，晨夕講議。而君亦每懷渭陽之痛，數往依之。文僖曾以子翰林公女配君三子，而其女早卒，雖重君，未析其隱也。及文僖予告，所居邸第將取值他主。舊例，中價並所值，而輕亦半之，此第值千金，則中者例三百餘金，固授受以來沿至今者。今已牉所羨，作白薄貲矣，餘者皆君有，而君並不取，益之值中，文僖驚曰：「曩值止千金，而今翻益以三百，何耶？」鄉大吏爲臺臣所糾，匄君導地，君直辭之，曰：「大吏無罪，當事已白之久矣。」匄者曰：「果爾，何不即以此爲先生壽？」君怒曰：「子以我爲詎金者耶！」文僖每爲人言之，其介如此。

君居鄉和厚，好周人之急，與物無忤，而方正自持。里中有倡邪教惑衆者，君力排而痛斥之。或云：「彼固多力，子縱不邀福，獨不畏其爲禍耶？」君曰：「吾見其立敗，禍且及身矣，能禍人耶？必有禍者，則吾請當之。」既而其人寘於法，稱先鑒云。君長子潢，以高才蚤卒。次承祥，中康熙戊辰武科進士，已授寧夏鎮守備，又卒。又次承禧、承祐、承禎，皆諸生，有名。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大可稿

年　譜

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兼刑部尚書易齋馮公年譜

謹按，先生諱溥，字孔博，別字易齋，山東青州府益都縣人。世籍臨朐，明洪武初徙實遼左，遂爲遼之廣寧人。數傳有閭山公諱裕者，從賀黄門講學，有契悟，中正德戊辰科進士，復還青州，家焉，後仕至貴州按察使司副使，則先生始祖也。閭山公生五子：長惟健，字汝强，別字陂門，舉人，所著有《陂門集》。子子咸，舉人，以德行聞於鄉。孫士標，崇禎庚辰進士，仕至閩海道。次惟重，字汝威，嘉靖戊戌進士，仕至行人。子子履，隆慶戊辰進士，仕至參政。孫琦，萬曆丁丑進士，禮部尚書，謚文敏，所著有《北海集》、《經濟類編》諸書。又次惟敏，字汝行，別字海浮，稱海浮山人，舉人，仕至通判，所著有《山堂辭稿》，王弇州所謂「北曲惟馮海浮擅場」者也。孫瑗，萬曆乙未進士，仕至遼東開原道。又次惟訥，字汝言，嘉靖戊戌進士，仕至江西布政使，內陞光禄寺卿，所著有《詩紀》、《風雅廣逸》諸書，則先生高祖也。又次惟直，早卒。曾祖諱子臨，字仰洲，隱居不仕，皇清誥贈光禄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

祖諱珣，字璞庵，仕至陝西漢中府同知，皇清誥贈光禄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父諱士衡，字于平，仕至浙江湖州府孝豐縣知縣，皇清誥贈光禄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先生生。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七歲。就外傅。越一年丙辰，先生八歲。孝豐公取《左傳》、《國語》及秦漢唐宋諸雜文命先生讀，先生初難之，塾師謂非幼學所宜，孝豐公不顧也。已而塾師謝之去。又二年戊午，先生十歲。孝豐公延先生外王父白公諱采者授先生書。白公爲諸生，有盛名，顧性頗嚴刻。先生讀書務領會，不事攻苦，白公督責之。時太夫人在堂，憐先生，爲涕泣請貸于白公，白公嘆曰：「汝之子，吾之甥也，吾愛是子寧必不如汝？顧是子穎悟非常，而使之優游以就狎習，非所望也。」久之，先生誦讀忽有解，取孝豐公所給書經，❶《左》、❷《國》以下皆卒業了了。又久之，先生乃發憤，窮極經史，旁及外氏，六通五覺、十祕九府之書，目追手録，以至俯仰觀察，推步占驗，期門遁甲，三命六壬諸學，皆親爲圖畫，張之屏幛，以求必得。又久之，棄去。故先生學如左海，元元本本，隨處流見，而未嘗輕于一用。

天啓五年乙丑，先生十七歲。娶夫人房氏。

十八歲丙寅，補益都縣學生。時提學使者爲夢原項公，頗簡重，不可干以私，覆試日，執先生卷亟稱之，且謂先生曰：「幸

❶「經」，原爲墨丁，據四庫本補。
❷「左」，原作「本」，據四庫本改。

自愛，他日非凡器也。」

二十二歲庚午，孝豐公筮仕，得湖州孝豐縣知縣，留先生守家，先生往來定省者凡數年。

崇禎元年辛未，先生二十三歲，子治世生。

二十四歲壬申，孔有德反，青州戒嚴。

二十五歲癸酉，補廩膳生。

二十八歲丙子，孝豐公以治最行取入都。時司馬公春秋高，孝豐公不欲仕，遂謝病歸。無何，孝豐縣典史解錢糧京師，與户部書辦博爲廠衛人所持，其書辦誣服云：「非博也，實典史解錢糧來，賄我銀八兩耳。」事聞，孝豐公以原任堂上官詿誤，入都辨白，先生往來都下者又二年。時四川花君上苑、廣東宋君兆龢，亦以詿誤留京師，與先生游覽唱和無虚日。會刑部尚書鄭公三俊者，君子也，謂孝豐公曰：「典史賂書役，毋論其事之有無，藉有之，與縣官何與？汝第歸，吾自爲汝白之，勿復累也。」於是先生得隨孝豐公歸里。

三十歲戊寅，先生以累赴鄉試不利，賃城西藥王菴僧舍，讀書其中。住僧璽文者，高年有行，見先生禮佛，從坐驚起云：「老僧甫入定，見東方紅光熊熊，雷聲硿硿然，悸而寤，不知是公至也。」先生疑僧諛己，頷之。時僧舍淺狹，惟門前列數松，長且茂，中有磐石可坐，一水從南來，直流數里，當寺門。先生每盤桓石間，以觀流水。璽文忽告云：「願公毋坐是也。」曰：「何也？」曰：「不觀在傍土地祠乎？夢以不安告，而匄予言之先生。」曰：「此世俗習語耳。安有是也？且夢亦何足據哉。」數日，復來云，如是者三。先生曰：「果爾，亦壘一墻

以遮之。」至今祠前蔽一墻，以是也。時録科青州舊例，學使將案臨，府縣先試之，而上其名。知府錢君良翰者，紹興人也，由進士起家，閱卷，拔孫文定公廷銓第一，先生次之，又次則今少司寇高公珩也。大言云：「三人者，必以是科中，否則，不復相天下士矣。」是年大兵破兖州，又破濟南，擄其藩王去，青州戒嚴。

三十一歲己卯，先生與孫、高二公同舉於鄉。報至，先生方熟睡，家人呼之不醒，太夫人大驚，令扶先生起，以水噀之，亦不醒，舉家彷徨。時先生夢登泰山，似有召者擁雩氣蓬勃而上，迴視十八盤天門，歷歷如平時所見，至則張蓆殿，懸錦繡於門，衆樂齊作，鼎鬴漿醴俱設，元君親揖讓酬酢，成禮將退，適聞雞鳴，海中紅日如車輪涌出，遂輾然寤，寤則鼻息猶酒氣焉。

三十二歲庚辰，先生會試下第，值王父司馬公卒，孝豐公高年哀毀，得怔忡疾。是冬，葬司馬公堯山祖塋側。

三十三歲辛巳，孝豐公卒，時太夫人遘重疾，方愈，聞變一慟，亦卒，兩喪相距祇六日。先生哭，晝夜不止，亦氣絶如屬纊然，醫者云：「是哭泣傷藏耳，五氣結轖，匪藥可療，俟其偃蹇一二日，當醒也。」已而果然。是冬，葬孝豐公、太夫人於雲門山之新阡。

三十四歲壬午，大兵攻青州，州人懼城陷，皆挈家避城外，先生云：「出城將安之？且家口露處，安所得食？生死俟命可也。」既而出城者皆被害，而城内無恙。

三十五歲癸未，先生守制，不會試。

三十六歲甲申，即大清順治元年，青州人殺闖賊僞官，時先生在山中，不與聞。既

而户部侍郎王君鰲永奉命招撫山東，駐劄青州城。時闖賊前鋒趙應元、參謀楊王休尚擁精兵五百餘，詣城詐降，王君受之，左右執不可，君不從，應元等至，即馳入察院，縛王君斬之，且據王府，以恢復爲名，招集亡命數千人，張僞諭遍撫屬縣。越十七日，大兵至，陽與賊講和，遽入城，屯北門城樓。是夕，斬應元等并其頭領數十人，遍搜城中賊，盡殲之。城中人多被剽鹵，先生以勞敝熟睡，未覺也。大兵越門過，一若不見有門者，及啓門，則門外之屍滿矣。

三十七歲乙酉，有司敦請謁選，先生至京師，既而歸。

三十八歲丙戌，會試中式，時以乏資費，未放榜即歸。

三十九歲丁亥，復行會試，先生至京補殿試，得二甲，授庶吉士。

四十歲戊子，讀書舘中。

四十一歲己丑，散舘授翰林院編修。

四十二歲庚寅。

四十三歲辛卯，先生奉使頒詔江寧并蘇松常鎮諸府。

四十四歲壬辰，會試同考，得張�等二十三人。

四十五歲癸巳，陞司經局洗馬兼修撰，未幾陞侍讀。

四十六歲甲午，陞國子監祭酒。舊例，考課、撥歷、出咨、給假皆有獻，先生悉禁之，惟按期課士，親閱試卷，務使學術一底醇正。會秋試録科，或謂每科監元必以當科中式爲勝，今搶卒，恐未必得，先生笑答曰：「安知一顧無良馬也？」既而以全椒吴國對卷置第一，果以是科中式，戊戌廷對第三人。

四十七歲乙未。

四十八歲丙申，陞侍講學士。

四十九歲丁酉，轉侍讀學士，考四品滿，賜幣二，羊、酒各一。

五十歲戊戌，是時世祖章皇帝屢幸內閣，一日，指先生謂諸大學士曰：「汝等以何者爲翰林？朕視馮溥真翰林也。」

五十一歲己亥，陞吏部右侍郎。新例，學士皆兼內閣銜，不得復陞侍郎，故先生以侍讀學士佐銓焉。是時尚書爲孫文定公廷銓，左侍郎爲石公申。先生到任日，二公皆以目眚暫假。值各省學道缺，部郎不副，以知府補之，已經吏、禮二部會同議放，而給事中張惟赤妄以狥私劾先生。有旨命先生回奏，先生奏略云：「臣初任吏部，此事同禮部公議，非臣一人所得私也。且狥庇何人，張惟赤既能發覺，亦何妨指名題參，而故爲懸揣之詞以快私意，何以服衆？」世祖章皇帝云：「吾固知馮溥不爲也。」置不問。

五十二歲庚子，京堂三品以上官自陳，忽奉嚴旨，黜去滿尚書科爾坤及兩侍郎，而獨留漢官在部。先生偕孫公等上疏云：「部事滿漢同辦，今滿臣得罪，漢臣安得免？臣等無狀，伏候皇上一體處分。」有旨，着供職，不必求罷。會滿堂官缺，將以漢官考滿官，未便，復疏請補滿堂官，奉旨令先生等得考察滿州大小官員，而先生等復疏辭，謂：「漢人官員，臣等不辭嫌怨，自行考察。若滿州，則素無生平，第令其人當前，猶不能別識其面目而記其姓與氏也，況得而定其優劣哉？」奉旨會同五部尚書及都察院考察。此一時破例，其重先生等若此。

五十三歲辛丑，世祖章皇帝升遐，今上

幼冲登極，四大臣同秉國政。有御史李秀者，旗下人，先以京察被黜而怨之，至是夤緣復故官，遂列四欵參先生，謂先生爲故相劉正宗黨人，其主銓選時，尚書孫廷銓目昏，不能視文書，侍郎石申多病，不進衙門，而某以一手遮天，部事狥私任行，改易舊例。其言皆荒謬無實據。先生一一面奏，奉旨，謂李秀誣奏大臣，肆口横詈，殊不合理，着嚴飭行。

五十四歲壬寅。

五十五歲癸卯，先生給假回籍。

五十七歲乙巳。

五十八歲丙午，五月，入都。七月，復補吏部侍郎。時四大臣欲各省差大臣二員，設立衙門于督撫之傍，以廉督撫。吏部滿尚書阿思哈、侍郎太必免議設衙門於各省東西，一切書役蒯隷人員，聽其招募，頒與勑印等項。先生執不可，謂創造衙門，費將不貲。內之傷度支，外之勞民力。毀房壞屋，勢必不免。且國家設立督撫，皆係重臣，今又不信，復遣兩太臣，實逼處此，東西相望而稽察之，甚無謂也。夫權太重，則勢相軋，勢相軋，則當之者碎，保無下屬仰承，左右譏苛，爲民害者。時太必免蒙古人，性暴無禮，聞見先生語，則大恚，瞋目起立，張拳向先生，先生徐應曰：「雞肋何足安尊拳哉？夫爾我等也，既係公議，汝必不容吾兩議，何耶？且議之可否，自有聖裁，豈爾我所得而專主之？」時四司滿漢官皆恐懼股栗，率書吏人等環跪先生前，請先生稍貶損，從滿議。先生曰：「國家大事，非汝等所知也。」堅執不可，疏遂上。上是先生議，其事得止。其後太必免反修好，每事就先生商酌，然終以夤緣得官伏誅。

先是，先生入都時，諸翰林以新例有五部員外與翰林較俸陞侍讀者，毋論翰林俸不能較，且部司雜處，彼此不安，又翰林論俸不論資，即前後倒置，亦非所宜，乞先生改正，先生許之，至是盡改從初例焉。

五十九歲丁未，會試主考，得黄礽緒等一百五十人。時建育嬰會於夕照寺，收無主嬰孩，貰婦之乳者育之，就其傍買隙地，種柳萬株，名萬柳堂，暇則與賓客賦詩飲酒其中。是年，長孫肅生。

六十歲戊申，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先生首具《王言不宜反汗》一疏，謂當慎重于未有旨之先，不當更移于已奉旨之後。以是時盛京缺工部侍郎，多規避，已會推奉旨，不旬日而三易其人，故首及之。次有《廣東盜賊充斥總兵宜嚴加處分》一疏。是時首相爲班布爾善，惡先生言直，但擬旨云「知道了」。上取先生疏閱之，即云：「此二本俱説的是，何以批知道了？」令改票，因得旨云：「這本説的是，該部確議具奏。」

時逃人法最嚴，先生疏根本之計，終及逃人，大略謂：「初年所逃，皆係八旗戰争所得之人，故禁之當嚴。今天下承平日久，或係投充，或係新買，或係入官，似此人等，即在地方有司，尚難稽察，愚民無知，鮮有不爲其所欺者，此非敢于抗朝廷之法也。臣以爲，若逃者係舊人，則當用舊法。若係新人，亦當稍示寬典，使督捕詳議分别，以爲定例，此亦本治之一端也。」

又疏謂：「國家重兵多在閩粤，但各處駐防過多，恐轉輸易困。古者防邊之士不帶家口，及期則换。今皆携家而往，約略計之，十萬之師，便有百萬，途中口糧人夫及到地方一切養育之資，無一不取之朝廷，故

藩王提鎮，其各處貿易，雖曰擾民，其實不可禁止也。且室家重，則難于轉動。夫兵隨將轉，將到便行，使一旦他處有緩急之調，而此家口重累之將與兵，能符到即行乎？則伍籍定額，所當與軍政計通變也。」

又疏請有司初授不當限年：「近見吏部選人，進士舉人以及廕生等項俱論年分，進士則壓于歷科揀選之餘，舉人則待之五科不中之後，非遲數十年之久不能預選，保無有老耄昏瞶不堪民牧者乎？如其有之，則自上京領憑赴任，道路貲費，不知凡幾。及履任，而上司以昏瞶去之，即或姑留當試，事敗聽參，而地方被害，各案羈留，至有老死他鄉而妻子代累者矣。是官與地方兩受其病，乃吏部雖有臨選面驗之例，而參摘未嘗多見也。廕生應得州縣者，部例准十八歲選授。夫天生人才，少年早成者，自不乏人。然上智不常有，保無有童心尚在，操刀使割者乎？如其有之，是以知識未諳之人，使之縣膺民社之重，内不得不聽之主文之導引，外不得不聽之衙役之指使，及既敗，而官與地方兩受其病。乃吏部但有計年授職之例，而考試未嘗講求也。臣請勅吏部，當截取投供之日，照兵部考驗弓馬之例，略試其身言書判，取其堪授職者以次銓除，而不堪任者，則予以應得之銜，頂帶休致。其幼稚不通者，或停其授官，寬以年限，待學成再補，或照品改授佐領，待練習世務，照常陞轉，則遲速老幼均得之矣。」

又疏請申嚴内外職任之要務，謂：「六部堂官，于事之合于例者，照例行之，持守必堅；于例之不符于事者，據理行之，擔當必力。惟于疏内題明，公私自見，若各部司官，滿漢同辦，其賢否進退，總在本堂鑒別

之内，乃京察六年之後，陞遷轉易。計其時堂上執筆所註之人，半皆素昧平生之輩，懸揣定評，勸懲何處？臣謂宜倣外督撫糾劾之例，一年摘參一次，則賢智盡勉，而愚不肖無所容矣。若夫朝廷之委任在督撫，督撫之委任在司道。總覈錢粮者，藩司之責；訊讞刑獄者，臬司之責。惟守巡各道，乃承上發下之官，皆有激揚表帥之任。倘或私收餽遺，詭其踪跡以明廉；實政廢弛，文其告條以欺衆。官吏之貪汙不問，百姓之疾苦不知，迨有司敗露，乃急補一揭，以避平日狥庇之罪。今大計在邇，臣謂宜首嚴此輩，以儆官常。即督撫尋常舉劾，果係揭報，始列其具揭名銜，或別有訪聞，不必定列府道公揭，以爲此輩掩飾之地，如此互相覺察，則賢者不敢蔽，不肖者不敢容矣。」

又嘗因遵諭陳言，請寬刑税，如曰：「省刑者，非謂其犯罪而姑寬之也。古者罪人不孥，今一事而連數人或數十人。此等人非其本身犯大罪也，雖事終亦必省釋，但其候審之勞，盤費之苦，至有本犯尚未完結，而牽連者先朝露矣。且問官貪懦，不即審結，多有遲至二三年或七八年者，縱或未死，而抛家失業，棄妻離子，可矜孰甚。乞皇上勅部嚴禁，諸凡案件，除叛逆外，❶不得牽累多人。其無益証佐，槩免提究。有寬限者，即治督撫以才力不及之罪，則刑可省矣。且薄税者，非謂其應納而姑免之也。古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言在上徵收之急也。今者正月即開徵矣。慶酬未已，追呼已至，舊逋未償，新貸又起。而有司之不肖者，更設重刑以懲之。臣前有緩

❶「叛」，原爲墨丁，今據四庫本補。

徵一疏，部覆未准，乞皇上再行酌議。夏税定于六月，秋税定于十月，上緩國脉，下寬民命，則税已薄矣。」其餘敷陳時政，有關民瘼者，不可勝僕。即密疏入告，尚有《請禁三藩貿易》、《酌議三藩買馬》諸疏。其稿不存，然載在政府，可稽也。

六十一歲己酉。

六十二歲庚戌，陞刑部尚書。先生甫到部，即有《愚民犯法日衆朝廷教化宜先》一疏，上嘉納之。未幾，以年老疏請骸骨，不許。

六十三歲辛亥，授文華殿大學士。有《首薦原任光禄丞魏公象樞兵部主事成性》一疏，又以歲豐穀賤，有《宜廣行積貯》一疏，上俱嘉納之。

六十四歲壬子，先生復上疏求去，有曰：「臣今年六十有四，筋力衰憊。機務何地，堪此昏憒？臣前任刑部時，會以老病乞休，❶未蒙俞允，今相距又二年，精力愈衰，不得不冒昧再瀆天聽。」上曰：「不肯相助爲理耶？朕豈不知卿年高？但六十四歲未衰也，俟卿七十乃休耳。」

六十五歲癸丑，武會試主考。冬十一月，吴三桂反。時閣事旁午，先生早入晚出，不敢言去。

六十六歲甲寅。

六十七歲乙卯，夫人房氏卒。

六十八歲丙辰。

六十九歲丁巳。

七十歲戊午，福建平。時先生以蒙上許可，又上疏求去，大略云：「禮曰『大夫七十致政』，今臣年已七十矣。臣向所以不即

❶「會」，疑當作「曾」。

請者，緣時方多事，皇上宵旰不暇，臣何敢以犬馬餘生爲自便之計？今四方漸次平定，皇上盛德大業，與日俱新，而臣以衰朽之軀，溷玷朝右，此臣所夢寐不寧者也。且皇上曾許臣七十乃休，息壤在彼。」不許。

七十一歲己未，會試主考，得馬教思等一百五十人。時兩廣平，朝廷徵天下文學之士，倣古制科例，名博學鴻儒。先後詣闕御試，賜酒饌優禮，選取五十人，皆授以翰林官，餘高年者，間授中書職銜，遣回籍。闢門之典，于此爲最。但是時，上親閱卷訖，糊名付閣下覆閱，先生審慎甲乙，所取盡名士，一時伏先生冰鑒。是年五月，先生嬰熱疾，乞疏益切。上遣翰林滿學士喇薩里就家問病，且傳諭調理，稍痊即出供職，不必求去。及小愈，先生復入閣面奏，請乞。上親留先生，仍遣還宅調理，俟强健入閣。

七十二歲庚申，四川平。

七十三歲辛酉，雲南平。先生復求去，上曰：「朕知卿年高，顧朝有老臣，不綦重耶？」因以其疏還先生，不許。

七十四歲壬戌，元夕前一日，上賜宴大臣及詞臣講官以上於乾清宮，許群臣至御座傍觀鰲山燈，上親賜先生巨觥，命釂，先生不能飲，遂大醉。及先生捧觴稽首，登臺獻觴，旋下臺，復稽首候釂，上止先生曰：「汝老矣，登降不便，即在此候釂可也。」及出，上命二内侍扶掖，又傳令先生家人輩用心扶侍到家。是日，上命賦柏梁體詩，上首唱云「麗日和風被萬方」，群臣各續成之。既而上東出闕，祭告諸陵，先生日入閣，不敢怠。暨上歸，先生復上疏請。奉旨：「卿輔弼重臣，端敏練達，簡任機務，效力有年。

勤勞素著，倚毗方殷。覽奏，以年邁請休，情詞懇切，准其原官致仕，馳驛回籍，遣官護送，以示眷懷。」及先生謝恩，上賜飯，復傳旨云：「卿自今後，無有職掌，可常至瀛臺一看。」越數日，先生至瀛臺，上令人引至上所御閣東小閣內，賜飯訖，命先生遍遊西苑，遣内侍二人，扶先生登舟，歷諸亭臺及曲檻迴廊巖壑之勝，内有御書「曲澗浮花」四大字。迤邐登陟，至浮杯亭，上遣侍臣携酒菓隨先生，令每至一處，坐飲三爵，力倦且稍憩，勿遽出。游畢告歸，即以酒菓送至家。先生遂有《微臣去國戀主》一疏，内列五事：「一曰皇上不宜費財，二曰皇上不宜遠出，三曰皇上勿輕遣官，四曰臺灣不宜輕剿，五曰關税鹽課不宜增額。」上嘉納之。上遣翰林院掌院學士牛鈕、陳廷敬、侍衛二格到宅，頒賜御製詩文一軸，内云：「内閣大學士馮溥，贊襄密勿，著有勞勣，乃以高年，數請歸老。念深箕潁，頓謝簪紱，悵别之心，聊書四韻：『環海銷兵日，元臣樂志年。草堂開緑野，别墅築平泉。望切巖廊重，人思霖雨賢。青門歸路遠，逸興豁雲天。』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廿六日御筆。」又印章一方，上勒「適志東山」四字。又墨刻《昇平嘉宴詩》一册。次日辭謝，上遣中書舍人羅映台護送到家，京朝官數百人同餞之彰義門外，祖帳相望十餘里，京城小民有牽車泣下者。時值太宗文皇帝實録告成，賜銀幣鞍馬，加太子太傅，一時榮之。

七十五歲癸亥，先生家居。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秋晴稿

記事

李女宗守志記事

予修《明史》，曾載女子未嫁守志者一人，爲高皇帝朝監察御史蔣文旭妻孟氏。曁僦杭州，適遘隣人嚴氏女事而爲之狀，餘所聞雖多，不敢載，以爲其事難，然實未嘗中禮也。

李庚星者，予門都講生也。嘗問曰：「孫鑛曰『《鄘》之《柏舟》共姜未婚而守志』，信與？」曰：「未有也。共伯，武公之兄也。衛武四十始爲君，然猶待父僖之死，國人殺共伯于隧，而後武公得繼立，則共伯豈少者與？而未婚與？」「然則何以稱兩髦？」曰：「子信以爲兩髦者童子之飾乎？童子飾髾。髾者，角髮也。及長而後代以髦。髦者，結髾以爲飾者也。故男子娶婦，共事父母，則拂髦而冠緌纓，必父母没而後脱之，《禮》『親没不髦』是也。誰謂髦者童飾也？」曰：「若然，則父母爲子女成嫁娶，既納幣且告吉矣，而不幸而婿父母死，或女父母死，則男可改娶，女可改嫁與？」曰：「惡，焉得此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言乎？父没觀行，以父母所成之嫁娶，而一死而遂背之，不仁。婿父母不並死也，一死一改，娶已不勝娶。而苟其所聘之女氏皆有父母，則凡其所聘者，皆非其所得娶者也。男

終身改娶，女終身改嫁，凡爲此言與聞此言而信之而述之者，皆謂之不智。且此何禮何義而可爲之？」曰：「歸有光曰：『未婚而守志，非禮也。』古父母死即改嫁，不待婿死也。曾子問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矣，婿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亦如之。』若此者何也？」曰：「此所謂不善讀經者也。經之言此，以爲此告吉而遭喪之變禮也。使遭喪而未告吉，則免喪之後，詣女氏而請吉期，何必致命，而無如其已告也？已告，則女待嫁矣。女待嫁，則必于既葬之後致命不娶，而後女氏弗敢嫁，謂不敢來嫁也，蓋愆吉也。既免喪，可即吉矣。然女氏臨嫁，又必請婿且勿娶，及來娶，而後嫁之，謂不忍即吉也，蓋承喪也。此則告吉遭喪議禮之盡美善者，而康成偶不能註，而孔氏之疏之者，又誤以娶之爲別娶，此經遂不明矣。夫此經尚不明，而可以之証他經乎？」于是兩問各不決，怏怏而退。

當是時，生意蓋有在，而未敢問也。既而三衢王炅者，以江山陳氏未嫁而守志，請題其册，予謝之曰：「非禮也。」而李生蹴然避席而請曰：「生家于禮者也，王祖太僕公著禮樂疏，而王父工部公述之，見者不以爲非禮，不幸家亦有此事，而疑與禮悖，然既已如此，且其事頗可憫，父嘗咨嗟焉，不敢告人，今十五年矣。誠不知于禮在何等？」曰：「試言之。」曰：「李婞者，女兄也，仁和人，父勉庵，茂才，以貧故，授生徒外舍。有友張斌客武昌，使其子仕華來學，十三能

文，與婃同年生，父每思妻之，未言也。康熙十五年，相傳有詔選良家女，民間争嫁娶，州師里長窺于門，父患之，謀之母張，母懼。甲媪者，司判者也，導于士華家而酌以婚，士華母蔣喜，甚出意外，遂以轝轎來，擬假行配以待之，婃過士華家，行見姑禮，且與姑同卧起，如是五日，姑愛之甚，擬留婃，不得，泣而送之返。既而其舅還家，婃往拜舅，又返。又既而姑念婃病，婃再往，姑留之，越數日，泣返，婃惻然告母曰：『姑婦尚有日，而姑每見兒必泣，得非不祥耶？』其明年，姑大病，病中念婃不可已，曰：『安在？安在？』其家復來迎，曰：『請一相訣。』婃聞之，急往，未到門而姑死，遂留之，視含斂，視殯，服喪服返。當是時，其舅尚在客，而士華仍留學外舍未去也。越二年而士華病，病數月死，死時年十八，舉家獐

狴。婃初請視斂，不許，既而請易服，父踟躕間，初阻之，然而義不可絶，且此終身事，將謀之一旦，未易定，以詢親串，親串曰：『此未成婦也。禮重成婦，不成婦，則不告祖，不拜舅姑，不見兄弟姊妹，死則絶之，何服之有？』或曰：『服亦何不可？特不宜終服耳。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則婿必齊衰而弔，葬而後除服。夫必齊衰而弔者，不忍絶也。葬而即除者，謂可以絶也。』言未既，婃脱色衣出，跪且泣曰：『吾不諳禮，不知宜何如，特念死姑遇我厚，痌于心，此生不能忘。且吾李氏女也，無故而入人之家，拜其母，并服其母喪，而猶謂非其婦，何忍言？惟父母哀憐之。』父曰：『然禮在家稱女，在途稱婦，吾豈不知？往彼已稱婦？獨不曰此名也，非實乎。且百年甚遥，而兒以搶卒决之，保無悔耶？』曰：『百

年時也，決之搶卒者，志也。吾志決矣。祇念生女當外成，兒以不祥之軀，累父母終身，第懼取憎，又何敢悔？自今以後，願住父母廨房一間，且食父母食，不足，以十指補之，如是止耳。』言訖，父母哭，家人皆哭，一若與之訣者。會其舅奔歸，婃喪服出見，舅嚎咷躅兩足，曰：『吾不忍死兒後復見有此。』且嚎且走，去武昌不返。婃乃辟一室，立姑主及士華主，歲時祀之。」予聞言大驚，曰：「賢哉，此禮也，非未嫁守志者也。吾將明此經以正俗禮，而不謂婃以躬行之，誰謂閨中無知禮者？」迄于今，又七年矣。

康熙四十一年，婃年四十，予乃遂言曰：「此古今言禮一要會也。」今人言婚禮，必以夫婦同寢處爲斷，名爲成婦禮，蓋誤以子婦爲夫婦也。不成婦者不廟見，婦車至，即牽婦而入于房，御衽請趾，不祖而配，不奠幣而男女交受，不告之父母，而婿爲主人，三飯三酳，以生倫大禮而等之野合，而禮亡矣。古禮即不然。當婦至時，必以婦見、廟見爲斷，名爲成婦禮，謂成子婦禮也。假舅姑而生耶，則質明婦見，以棗栗腶修拜舅姑于堂。舅姑而亡耶，則三月廟見，以扱地奠菜之禮拜舅姑于廟。夫然後謂之成婦。苟未婦見，未廟見，而不幸婦死，則雖至日已合巹，三月已致女，夫婦寢處非一日，而仍非我婦，不立主，不祔廟，歸葬于女氏之黨。其不重夫婦而重子婦如此。今婃拜姑，復拜舅，行婦見禮，而姑且念婦以迄瀕死，則正其成婦而不可絕者，所闕者獨夫婦一寢處耳。賈、服《禮》註異義曰：「禮婦至不成婚，三月而配，故《春秋》譏先配後祖爲非禮。」而熊氏論禮謂：「婦至三月，然後共寢處，故《春秋》三月始致女。」則假使此

三月中而婿死，可謂不成婚而當改嫁乎？是此之守志，秖比之三月中之婦，而謂其未嫁而守志，不可也。謂其不成婦而不當守志，尤不可也。夫婦見，則其婦也。既婦見而成婦，雖未婚，亦其婦也。此禮也。吾故備論之，以正夫世之妄言禮而悖于經者。或曰：「禮，女嫁稱字，今無字，何也？」曰：此所以尚爲女也。雖然，婃者，女宗也。昔者鮑氏妻以善于養姑而稱爲女宗，今婃行實過之，而名適與合，天字之矣。因題曰「李女宗」云。

家孝子記事

孝子名周尹。予族分浙東西，而浙西名族以江山、遂安爲最，孝子遂安族而居于泮塘。曾祖肖環公，萬曆壬辰進士，官吏部，有名。而從兄會侯，順治戊戌進士，則與予同舉制科，予嘗弟視之。會侯每言孝子事，屬予爲記，未應也。既而同館官方君若韓復以其事徵詩文及予，予因按其實。

順治十二年，婺源山賊大起，焚掠四出，隨地結行砦而薦居不常，每簒人家男女，以要質贖，多者千金，少亦數百金，名爲助餉，否則殺之，解肢體掛樹間。孝子父爾久，謂泮塘不可居，謀匿山僻，使孝子涉帑而已居守，寇至，縛爾久去。孝子聞變，藏母婦婦翁家，而隻身走山砦，號哭叩首砦門，乞釋父，曰：「徒手耶？」出其父將殺之。孝子踉蹌返，謀之婦翁王君介明，得百金，捧之往，曰：「是區區而思以助義餉大難？」收其金，驅之。孝子乃變産，且悉變帑中所有，又得二百金，捧往，而賊已移砦，

號哭走蒺藜到砦，跪砦門求釋。復不足，然則請見父而返，曰：「足即行耳，何見爲？」孝子已出山，中途聞官兵將至，大驚，念賊暴，官兵至，必殺質以行；即不然，火炎崑岡，玉與石亦安可辨也。哭曰：「然則吾父死矣！」急返，紿寇曰：「吾年幼，力至此竭矣，吾父出，尚可得百金，盍質吾於此而貰父歸，餉可全也。」賊曰：「諾。」遂留縶孝子而返其父。官兵至，寇大殺掠去，而孝子不歸，不知其死于兵、死于賊也，今若干年矣。

康熙二十七年，孝子所遺子名超倫舉于鄉，與予兄子遠公同上公車門，重語其事，且乞記于此。孝子死時年二十二，距此三十二年。或曰：「孝子婦王氏，其節亦不可及焉。」

重裝何孝子三世畫像記事

以影幛祀，非古也。顧司馬遷見留侯像，謂如好女。夏侯孝若爲像贊，贊東方先生。古名人傑士，赫然于時，而曠不相接，則思得其貌而瞻之。至其子孫之想象髣髴，又其餘也。邦植何先生，孝子也。予既搜遺乘爲之作傳，而瞻拜闕然。王子鴻資偕其族孫静子者，詣其家請影幛觀，得六壞幛于毁軸間，風雨虫蝕，麋漫幾盡，顧其像猶儼然也。鴻資請持歸，合錢補苴，糨其背而藉以縑繒。予過謁之，孝子瞛其目，瞿然有求，挺挺然丈夫者也。妻虞椎髻帕而頳，有助容也。其尊人御史公，白皙鬑鬑，鉅君也，一似重有思者。太夫人頩然多驚容，儼撾鼓時，其能可睹也。贈君夫婦，秩秩也。

嗟乎，有靦面目而視不可得，孝子三世，獨能赫赫然若平生，千秋想見，于是乎在矣。第天道無知，孝子後鮮嗣興者。今贈君所遺，纔八臂耳。守祀勿失，雖在其子若孫乎，然里中賢豪，豈無相繼感興如鴻資、静子其人者？孝子之像，從此其不可壞也。像故有江西道監察御史陳褎讚詞，因幅歉半，静子以續讚屬甡，甡辭之，姑爲記其事，而書之如此。向予作傳，謂孝子服衰終其身，今像故冠衣牡麻，雪如也。嗟乎，孝也已。

范鋐入川勒石記事宜入碑記内

范鋐，少時屢入川，予不及見也。知之者曰：會稽范鋐，其曾祖崇明縣令，生其祖孝廉君，孝廉君生其父别駕君，而孝廉君死。孝廉有弟，由武進士爲四川敘馬瀘總兵官。崇禎八年，擒佘寅，獻俘京師，留别駕君幕府，而别駕君又死。方别駕未死時，鋐念父久在川，餘姚鄭君者，授成都縣令，勾爲記室。尋父于瀘州江安之怡樂莊，此少時事也。别駕君死，鋐殯其木莊田中，十四年，將負木歸，而賊破瀘州，殺其莊田家人二十餘口，路阨不達，鋐獨歸。十六年，再入川，李自成破成都，不得前，又歸。及又入，獻忠殺川民數百餘萬，盜賊四起，塞路以屍，即又歸。及其又入，則寧南兵蔽江下，遇湖廣道士服，道士服，地名。剽鹵已及，急取衡州道，從貴州入，復不前，歸。時鋐病，鋐有兄貢于鄉，冀選授近川，可隨入，且鋐有祖母與母，皆藉鋐養，鋐扶病覓扇估入川者，與偕入，臨行，辭祖母及母，跪不能起。祖母曰：「吾不以生孫易死兒也。」牽鋐衣，鋐號且行，至江西，西南兵大鬨，不得

前，哭曰：「吾三次入川，而卒不得前，豈非天乎？」嘔血而歸。迄于今，鉉老矣。

康熙辛亥，予遇鉉于汝南郡署，怪其老而遠游，且傭書也。又明年，鉉請入川，汝南金使君祖道于懸瓠樓下，予曰：「諺有云『老不入川』，君入川，何也？」鉉泣不語。逮暮，有同行者，叩其意，同行者曰：「鉉將以負父木也。且夫鉉之來汝南也，鉉父木殯江安，江安令張君，爲開封之通許人，與汝南金使君善，鉉之傭書于金使君者，且三年矣，冀爲寓意于江安君。今江安君有家人信，鉉懷之行，且江安距越一萬餘程，積傭書所直錢以爲贏糧，蓋其人以入川老，而非老而入川也。」予悲其遇，而又憐其用心之委曲且摯，沉毅果鋭，以求必得，人雖老，其志可爲也。

越一年，予還里門，而鉉負木歸。艤舟西陵，訪予于城東之故廬。值予他出，告家人曰：「殯木者三十五年，不得其處矣。兵荒瘞掩，歷歲移易，江安君給以牒，遣縣吏押之搜林間，凡土中無主木俱許搔視，旬時得夜夢于江陽兒祠，忽五搔視而得之，硃木標識，尚存左和。」江安張君、夔州熊君、成都錢君、藩使者金君皆爲贈還，且勒石于故墓側，令土人李姓者守之，而屬予記其事。

鉉三十五年中，凡四入川，不達，暨可達，而祖母與母皆老病，其兄以候選死京師，逮三畢喪，而後毅然以入也，故鉉入川時已老云。

濟寧關壯侯祠記事

濟寧關壯侯祠，壯繆稱壯，猶諸葛忠武稱武也。與回之禮拜寺鱗齒而列。禮拜者，回以習

教，猶杭之回回堂也。先是，回種散天下，天下都會多回估，而濟尤盛。其俗白帽，挺棓持訾走四市，徙物絜利，雖與居民共稠處，而自爲族名教門焉。

崇禎壬午，流賊剽河南，東及濟。濟舊有開府總河旗兵，所以捍運，而久而弛也。回聚族摩厲，請徙入保，時歲大歉，而回合貲糧部署，以驅以禦，城賴之全。回衆素驕蹇，至是益甚，遂大拓禮拜，議撤壯侯祠以益其地，是時開府方論其功，唯唯。而濟寧諸生陳君者，約州民同詞揭開府，力持不可。回初難之，率衆詣陳君，恐脅備至，不得已，復餤以利。陳君曰：「威我尚不可，若以利，豈有以金錢私賣吾侯祠者哉！」回怒甚，忽一人猝前篡取去，衆回争從之。至北城，日已墜地，衆回噪集，棓朴雨下，腦陷，肌肉滷瀝，家人呼于官，請救，僅以屍還。及將還，主者復剔其兩瞳，始聽舁去。于是主者乘夜聚謀曰：「陳君已死，吾有功于州，諒無大害。然殺人抵罪，律也。寺旁有厲兒，吾種也，家僅一母，盍贍母以金而令抵之？」衆曰：「善。」遂翕擁詣厲兒，擲金母前，噪言厲兒殺陳秀才，罪當死，厲兒不知所爲，子母股慄跪衆前驚號，主者搗以臂，令鐍其母，騾牽厲兒去，棓之，立舁其屍于陳氏門外，反曰陳君殺回，回報。君相當開府以下，皆無可如何。衆回歸，尚集主者，主者忽仆地，已而大怖，若有誅之者，竅出血死。而陳君之以屍還者，夜分，聞有人來前，按其肌，砭腦漱毒濺濺，恍傅之以糝者，然後持物内兩眶，寒甚，有如丸冰，甫内，彷彿見侯引甲卒負一筐，珠光溢于筐，即内眶物也。家人見君生，駭甚，急移燭視兩目，目如故。逮明，州民遍傳君見侯狀，

于是回衆亦悔懼，願復侯祠。甲申，清兵下濟寧，命大司馬楊君鎮之，回衆稍斂。而陳君以明年舉于鄉，丙戌成進士，除貴池令。其同年友兩浙觀察王君曾語其事，而山陰陳曾塤與陳君交，爲作記。陳君名益修，字偉如。嘗曰：「吾兩目視物都不異，特差小耳。」曾塤以舊記互異，乃屬予更記之。別有楊司馬卜祠事，在曾塤記中。楊司馬名方興，甲申，河決荊隆口，遂以大司馬兼大司空事鎮濟。時歲灾多盜，楊欲治河，往河北，恐州民襲之，思洗其州，素聞壯侯祠神，乃卜于祠。卜法：縶牲碑間，酹酒于牲首，首動則神許之。楊故命鑊酒，酒沸，灌頂及項，而首不一動，遂寢。及視牲首，則糜爛矣。楊鎮濟十三年，與州民漸親，始語其事。後楊亦大新侯祠云。

贖婦記事

清師破江陰，殺其民以城抗者，而俘其婦。戚三鈹項仆城下，得不死，獨念婦王氏俘去，嘿禱于神。周櫟園作戚傳，稱戚禱關侯祠。夜夢神授字曰：「爲汝贖婦者，戚三也。」寤而嘆曰：「即戚三耳，尚誰贖婦哉？」明，遇人于蕩間，則尋婦盛三者也。戚憶夢「戚」字，中糜糊，有似於「盛」，遂同行。至江寧，二人者揭訪于亭，或有告戚婦所者，索酬金，戚曰：「吾實不持金，吾向所揭，誑耳。」曰：「然則贖亦無金耶？」曰：「無之。」曰：「然則雖告以所在，而安庸也？」去，戚挽之泣，其人視其揭，思曰：「若苟善書，客有傭書《首楞嚴》百部于報恩塔者，可得值也。」戚受傭而半貸之，得十金，贖之綠旗郝將軍。將軍婦受金，陽爲不解，鞭逐之，且不肯還金，時盛三同往，泣曰：「此金非他，江陰戚三傭書以贖婦者也。」城陷家破，所不憚瀕死以匄此金，爲婦在耳，婦未還而金又

失，豈謂城陷時不能死耶？吾盛三也，今同戚三來，終不令戚三獨死此矣。」號而譁，震于諸旗，將軍者出，義之，許還婦，及還，則盛三婦也。先是盛婦被俘，來密書驛壁曰「江陰盛三婦，在郝將軍旗」，而「盛」字中蝕，有似于「戚」，故是時告者竟誤「盛」爲「戚」，而指以所也。盛三曰：「柰何以戚三金而爲盛三贖婦耶？顧夫婦鬻旗，還戚值，而佐戚覓婦。」郝曰：「吾勿庸，紅旗張將軍者，若主也，需役。」薦之張，得值二十金，盡予戚，而留戚旗間。晚除馬通，聞傍室婦里音，盛乃操里音歌曰：「二十一是七三，託我尋汝來江南。」少頃，内婦亦操里音微吟曰：「一十一是王氏，顧爲七三告七四。」盛聞之大喜，曰：「是矣。」急呼戚躡至，婦已去。次日，盛偕戚語郝，郝預爲過探，得實，遂同詣張請贖之，張執不可，且曰：「是婦有色，值卬，金固不足，且已留此婦，而何贖焉？」二人者固争，郝亦力解，勢無可如何。久之，盛乃揮己婦出，訣曰：「吾與戚三同來，矢不獨還。今戚三以傭書金贖汝，書尚未盡償，而吾與汝空鬻身，無以報戚，何用獨贖爲？汝仍還郝，吾與戚同去，赴江水死耳。」交郝以婦，返張值，拜郝及張，二人牽臂出，且號且行，而戚婦與盛婦俱號。時張之旗有願出金代贖者，有迸涕者，至是張心動，謂郝曰：「止。吾安惜以一婦全兩家也？雖然，婦值不止是，而減值以贖，則無以示來者。且此值盛值也，盛爲戚鬻身，而吾何能獨遣戚而反留盛？」因並遣盛、戚，而以二十金令分之，爲歸里貲。于是各懽呼謝去。過償書所，二人夫婦皆善書，請各書以償。主者感之，不聽，乃合書一部，貯報恩塔。

胡道開曰：「江上戚揚與予善，曾屬記戚三事，未應，後士大夫亦稍稍有道及者，其言多脗合。」戚揚云：「當書經時，盛三夫婦所書卷悉署戚三名，夜夢神持盛書示戚，令戚改盛字。」嗟乎，神也。順治丙申，道開以記屬西河僧開。越五年，僧開記事。

王憲隣曰：「敘瑣屑不落小品，真龍門之筆。」

周子鉉游天台山記事

少與來蕃約登秦望山高峰，逮蕃死，一十二年，而至今未有登也。向從許還，間道出陶丘渡濟，欲觀天孫，既已馳書導泰安守令之待，而中途疾作，竟不遂前。是雖勝游有數與，然其志氣之不決，亦可見矣。

周子鉉，學道人也。顧年少，足不踰閾外。癸丑冬，予遇于城東之酒壚，見其負卧具，探橐中錢，若將貰航頭夜行，而四顧跉跰，傍無一人，方疑其年少獨行，當有所爲。及詢其所之，則曰游天台也。台距此五六百里，寧有以紈綺無輔，趄越往來之理？是必不得于其家人，而投袂悻悻，一往而跇。于是力阻其所行，彊相勸勉，自日昳至暝，俟其家人者至，見其訣辭，而後聽其去，而不之顧也。乃越二十日，忽來過曰：「吾已度石梁矣。」詢其狀，則以獨身詣磴，傍丐僧之能度此者而導其前，拱翼且胝，翾然而度，既度旋返，心不少動，舉所謂「搏石屏而援長蘿，傍有絶壁，手可扳倚」，以今觀之，皆誕妄者。夫以萬仞之層崖，臨不測之長溪，縣霤灑散，絶壑谺呷，半趾所據，茫然無倚攬之能，而任意往來，非冥觀萬象，超然獨行，釋域中戀戀而契誠幽昧，何以得此？此呂梁之能神，而伯昏爲有道也。

予嘗慕天台之奇，思一紀其勝，而久而不得。及讀孫興公賦，知興公亦未至，而圖其狀而賦之。今子鉉所遊，自楢溪以往，凡四明五界，九里萬年，無不造其幽而窮其祕，然且上至華頂，側臨金庭，即赤城霞標，雙闕雲竦，極前人之所稱者，皆一攬而盡，其度石梁，一節耳。人苦不自決，繞指性成。初以爲從容應事，或無大過，而一旦遇機變當前，脂韋荏苒，抽刃未斷，其爲惜因循而嘆失時者，比比也。子鉉可免矣。

予十年前送白門向陽游天台，觀其所記游云：「至石梁時，見一健兒挾彈來，躍足而度。夫見石梁不足奇，見度石梁者乃真奇耳。」又云：「予以他道蒙茸，經石梁右，呼梁左人曰：『吾亦度石梁矣。』」其重度石梁如此。距子鉉所游甫一月，而章安兵起，後遂有不及游者。

東陽撫寇記事

越司理陳君子龍，嘗薦東陽諸生許都于浙撫，不用。都世家子，祖達道，入御史臺有名。都見天下亂，私喜自負，嘗以文章交三吳名士，三吳名士多稱之。華亭徐孝廉見而嘆曰：「使用人如都者，天下事安足定哉。」

婺無賴人有假中貴招兵者，事發覺，東陽令文致都，求賂，都以無實，怒不應，令持之急。會都葬母，遠近赴者萬人，或告都且爲亂，令密具道，道使者王瀠驟遣捕就葬所收都，方就縛間，客馮隆者掖都前，麾衆而譟，衆大哄，喪車四馳，山市灌沸，中一人名戴總，手格殺捕，都止之，不獲，知已無可如何，遂于葬所裂白布裹首起兵，名白頭兵。

先是，浙撫會子龍所薦狀于直指使左君光先，而撫以他事落職去，至是直指遣游擊將軍蔣龍江者統廂軍進勦，檄子龍，使監軍自效。時都已下東陽、浦江、義烏三縣，將犯郡，而郡人姜應甲爲給諫，與罷歸淮撫朱大典共議城守，已集閭左，給衣械，而應甲欲出戰，大典不可，應甲就大典借芻粟，不與，應甲怒，麾衆逆戰于孝順街，大敗。賊薄城下，會龍江兵至，破其圍，賊稍卻，保紫薇山。

初，龍江進兵時，以兵多東陽人，先與約曰：「若衆與賊皆同鄉，今日相見，非親戚即里隣耳，能以刃相加乎？」衆曰：「能。」遂進兵。賊見官兵多稔識者，相望間，官兵遽前，得乘其不意，解而去，然終非敵也。直指望子龍，而灤以激變不安，思藉子龍招撫可自卸，至是應甲亦陰相勾重。子龍乃單騎請詣都，直指不可，子龍曰：「都故好義，今聞其破城邑，豪毛無犯，第白衣冠謝長吏，部署而去，其人可義取也。且都素以不見用怏怏，使能貰其死，用之勦寇，責令立效以自贖，譬暗室赴火耳。」直指許諾，子龍乃直詣都營。都驚問狀，子龍告以故，且讓之曰：「本以君爲國士，故薦君，今乃賊耳，如何能自改者？中州寇亂且十年，贖過以功，萬户侯真汝事也，不則，人鈇汝影矣。」都初不應，仰曰：「已如是矣，復何贖？」既而繞案走數匝，趨入，復出，咨嗟曰：「故人諒我，能明我爲墨吏所誤，無反心，雖就死何憾哉。顧人不能諒，如之何？」子龍汎以酒，矢曰：「以百口保君。」都出諭衆，衆不可，皆曰：「陳君紿我耳。」露刃環向，都呵止之，且笑曰：「豈有紿人陳司理哉！」召所親議帳中，皆猶豫，移日

不決。馮隆拔佩刀斫地，謂都曰：「今日子璵出，明日如約請散去，未晚也。」子璵，都字。于是以三騎隨子龍出，夜詣瀠，乞免死券，瀠難之。子龍争曰：「殺降不可，失約尤不可也。且賊衆未散去，專伺吾券信以爲向背，今必不與，賊衆中豈少都哉？」瀠悟，與券，仍令子龍復挾都入山，散其衆。都降，從者八十人。直指迎都于正陽門外，收斬之。臨斬，都仰天曰：「乃爲豎子所賣。」徐孝廉知都死，讓子龍曰：「都本以我故降君，君不争其死，今而後人敢友君哉？」或曰，司理以薦故，不敢争。或曰，司理固争之不得者。

予爲諸生時從司理游，聞其事。順治丁酉，蘭溪方君語相合，因記之。浙東土寇後起者皆稱白頭兵，豈慕都得名？抑亦都之餘黨與？都結客百人，山陰鄭遵謙抗清師不勝，蹈海死，在客中。

周氏家藏三代誥命記事

明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周公順昌，既以死璫難，贈太常寺卿。其子茂蘭刺舌血上書，請封三代。故事，贈官死忠諫經卹廕者，其父母妻室俱准給封贈，予以應得誥敕，而不及其祖父母，故三代之請，有旨命所部查《會典》具覆，而《會典》無是例也。茂蘭曰：「嗟乎，當吾父從福州推官赴行取時，嘗縫布囊，貯所積俸銀如干爲禄養獻，而潸然泪垂，顧茂蘭嘆曰：『安得即貤封吾祖若父哉！』茂蘭聞其言。今追贈在邇，而例止父母，柰何？」慟哭繙《會典》，自夜達曙，忽得一例，云「凡以死勤事，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其卹典取自上裁」，踊躍曰：

代而未之改也。

忠者皆得援例請全給，其例從茂蘭始，而易

上果破例，令所部從優給贈三代。一時死

「然則唯上優之耳。」遽揭所部，勾據覆，而

乙酉，南都破，茂蘭捧誥軸，啣以黃幰，

彙軸三而合襲之，告其季曰：「此地爲東南

四達，兵戈所經，蓋藏不可保，苕溪岨而僻，

倘免焚爇，庸詎知蛟龍之必爲害者？吾守

故廬，汝攜家人入苕溪，負此行矣。」季曰：

「諾。」及其既也，故廬無恙，而在苕之受剽

者，誥失其二。茂蘭泣曰：「先人之寵命，

守之不卒，何以爲子？且聖恩已全給，而

今反不全。」摽嘔出血。無何，清兵自閩還，

夸藍大振凱者帥介騎覓周氏廬，一里皆驚。

家人漸有竄者，或勸茂蘭勿出見，茂蘭曰：

「吾安逃矣。」挺身前，夸藍大者僂而拜，探

箙出誥軸捧還曰：「此君家物也。」茂蘭跪

受之，既而別去，詢其名，不告，以乞從者，

曰夸藍大王得勝云。

予初同杜陵蔣生過茂蘭，茂蘭語其事，

且索予記。既同姜京兆再過之，得觀其誥

軸三，真世寶也。時京兆作血疏書後。又

既而茂蘭過予，爲記事。方逆閹矯逮公，鄉

人擊緹騎至死，公卒就道，後有書示茂蘭

曰：「吾渡江後，凡郵夫販子兒童女婦，皆

攀車哭泣，而狰獰憤恨若是曹，亦皆流涕。

然則大義之易感也。」若王得勝者，則又至

性過人者矣。誥軸外有黃宗伯道周所贈

序，手書，皆無恙。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七

蕭山毛奇齡一名甡一字于稿

說

伊尹告仲虺說

毛甡居壁間，讀《新莽傳》，竊嘆新莽以還，其爲禪受者凡一十三家，蓋亂臣賊子之利階也。劉漢、唐、明，本明爲征誅，而維唐之始，則猶不能亡其習焉。嗟乎，禪受可勝言哉！

昔商湯伐桀，告臣以慙，亦惟懼後人藉爲口實，而唐虞之爲口實，逮今未聞。善哉，孟氏之罪燕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其垂戒遠矣。

嘗按《仲虺之誥》，本有伊尹告仲虺說，疑在新莽時，莽大夫輩阿删之不令傳，西河毛甡乃重考石匱之書，得其文，爰補録焉。

其文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台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伊尹乃告左相仲虺曰：『嗚呼，我聞在昔放德，惟其遂德，不惟其遂事。遂事之效，乃至于敗。維昔三后丕禪，允績不墜，厥無馬牛之奔，隳爾永命。乃有夏三世，弗堪于憂，惟乃率循先典，丕窮受命。越在有窮，其勿詢于龍圉，惟風乃純狐，亦惟薦我封豨之膏，聞于上帝。越在于今，其誰敢知？曰：「匪上帝之德，錫于窮門。」今王遠宅不常，媿乃禪德，台恐後世禪德之誣流或甚焉。』仲虺曰：『厥勿以告余，其以上帝大命，用

爽慙德。』仲虺乃作誥。」其後誥亦亡，始有僞爲百兩篇者。

齊于生辯日遠近説

孔子游越，齊于生御車，道逢兩兒辯日遠近，不能決也，以告孔子。一兒曰：「我以日出時遠，日中時近。日出時滄滄涼涼，日中時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一兒曰：「我以日出時近，而日中時遠也。日出時如車輪，日中如盤盂，此非遠者小、近者大乎？」孔子不對，齊于生言曰：「吁！是何見之穉，言之易也？夫日之有涼燠，日之行也。日易朝晡行，而寒暑因之。且夫日有旅矣。自土見土，凡歷三旅，是名昢明，昢明之後，更歷三旅，謂之早食。方其未見土，藏之地中，其道里將不得旅也。然而我聞自昔王禪泰山，爰登日觀，雄雞初鳴，日見海底，未汎暘谷，其徑三丈。既而出水，晞于扶桑，倍丈有差，暨于見土，尚及十尺。《漢官儀》記雞一鳴時，見日出，凡三丈許。吾未聞土中之道近于見土也。是無故月有盈虛，日有舒斂，其體固然也。且夫日之有舒斂，則非見者所得定也。當其見舒，見遠亦舒，見近亦舒也。當其見斂，近見亦斂，遠見亦斂也。見且不得定，何論遠近？」于是御者呼兒前，告之曰：「皆非也。日之在冬也，滄滄涼涼；其在夏也，如探湯。可謂近者熱而遠者涼乎？日之初出也，東極視之如車輪，西極視之亦如車輪；其在中也，土中仰之如盤盂，東西仰之亦如盤盂。可謂近者大、遠者小乎？」

上巳説

成問于齊于生曰：「上巳干名？抑爲辰乎？」齊于生曰：「上爲上旬，巳乃干名。古人卜日，用干爲準，凡其數月，然後以辰，故三正建月，爰定子丑，四時分日，乃始甲乙。不觀之禮乎，上丁習舞，仲丁習樂。又不觀之傳乎，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其云上者，以上旬也。仲者，中旬。季，下旬也。其云丁辛，則以干也。蓋旬準于十，十干妃之。日有循環，干無遺數，所爲可定以上也。若辰以十二爲準，則惟月十二可以妃之。使以辰準日，則日有常旬，辰羸二數，上難等矣。請遂言之。當其上旬，朔在子丑，則此一旬乃無戌亥。假使上旬朔在午未，則此一旬已無辰巳，既無辰巳，上無巳矣。然必用巳，巳在中旬，將名此巳爲上巳乎？抑中巳乎？是數之貿也。故沈約《宋書》曰自宋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惡其貿也。故《風俗通》云：『巳者，祉也。』惟巳可止，故用祓除，此爲巳也。故《爾雅》稱巳月爲則月。則，亦止也。」

此篇出蔡州曹氏《月令考》。

壽人説

若雲庭之松，經廩霜而不變者，夫何故？則其静也。吕梁之石，砥之波瀾而不泐，夫何故？强固者不移也。今夫琴庵先生之爲人也，吾不得而知也。始爲雷州法曹，繼而遷司馬于汾陽，又繼則守淮。其爲政，吾亦不得較稽也。吾嘗與其季游矣。郡爲宦者，必大其閈閎，高其門廬，而先生

之桁不容轊，門閾不可以爲仰。吾嘗入其庭，漂漂乎，洫乎，然而安焉。得非静而不移者，其是耶？先生之季，静者也。以學道爲都居，其嗣君宰松溪，有名，人比之陽城，吾皆游而知之。故曰先生宜静者流矣，故曰其道龍變，其心虵行，故曰惟静可以爲久常也，惟静故壽。右董琴庵先生。

且夫絲繩之繳物也，必先卷而懷之，不盡舒也，必遇物而後緪而舒其繳。故其未盡舒者，則非其時也；舒，則其時矣。惟至人爲能因時。故夫冬荷而夏鞠，違時也。蟪蛄無春秋，蜉蝣無朝昏者，失時也。彭鏗之畫于八百，殤畫于朞，拘于時也。至人後時而生，不先時而成。不必先道德，而道德名焉。不先功名，而時之爲功名者著焉。吾故曰此李先生之能壽也。故曰千魚在淵，一罟收之，則罟勞矣。一罟收十魚，而猶以爲牣，則罟全矣。居得爲之時，行可爲之事，事嘗有餘，而猶自以爲未盡，則時全矣。右李司馬。

舊有三段，今不存。

胡方叔字説

胡方叔，初字匡叔，以兄弟多人，有似匡裕兄弟，故云。觀其别字匡巖，可知也。然其初本字玉叔，玉叔名璲，玉表之，璲者玉也。既而舉于鄉，危舉之而後失之，且家徒四壁立，無何，盜復瞯其室，玉叔曰：「吾韞吾玉矣。荆山之英，刖之固也。既已遇楚成，而復題曰瑕。良玉不辨，必有負之而投淵者。且魯之陪臣又已竊吾寶玉矣。吾安所字玉哉？《小東》曰：『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璲本無長耳。生長東海，居近東

山，東之又東，誰謂東之不可名也？」因號東崌，吾嘗作《東崌先生被竊》詩以謿之。見七古卷。今方叔曰：「吾其更字方叔與？丈夫生而有志于四方，故《詩》曰『經營四方』。鄉游不樂，何必鬱鬱，懷此都矣。雖然，家有老母，吾不可以無所嚮。《論語》曰『游必有方』，吾將爲方游，則吾得字方，所以志也。」于是送之者皆稱曰方叔先生。或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此行有之。」或曰：「昔東方先生少擊劍，學詩書，受孫吴兵法，得攻戰守備之具，既長而游長安，天子偉之，命待詔公車。今方叔所學猶是也。然而放言而卒軌于正，滑稽侮嫚，毁觚爲圜，而不詭于至方，雖高自矜詡，洋洋執戟，而終不類于衒才沽玉之所爲。是東方可方，在此行也。」方叔之爲匡叔，爲玉叔，爲匡崌子，爲東崌先生，而終成其爲方叔者，其以是與？方叔曰：「然。」作《方叔字説》。

李氏兄弟字説

李子兼汝，以二兒日煒、日焜問字于齊于，齊于曰：長字一煇，次字次煇，維煒與焜皆煇也。《漢書》「青煒登平」，註曰：「煒之音煇，言乎青氣之光煇也。」司馬長卿作《封禪頌》，有云「炳焕煇煌」。而唐五臣註《文選》，即以煇煌讀焜煌。蓋煒爲煇，焜亦煇也。鄙意以爲長君、次君，名異而實絜，但有長幼，都無差别。維彼二難，可比烈焉。且自一而次，于以進于學，有緝熙之業，何煩吾日之已昳，假餘光而燭于昧與？月白。昧叶蔑。日煒後更名日燿，與日焜壬子同薦。嘗從學于西河之門，晨夕課授者二年，西河辭其弟子禮，若不屑以師自處者，别有《師説》一篇，今不存。

蓮城説

曹君連城，以中年嗜道，斷酒卻肉，更所字蓮城，而問説于于先生。先生曰：是即太史所稱蓮之脱淤泥而皭然者乎！夫連城，璧也，而更爲蓮，蓮者，連也，連偶而相生爲蓮，然則蓮亦猶連矣。且不特此也，蓮之脱于泥，此非連連者所敢言也。其不字連而更蓮，是故惡夫連也。夫連城以嗜道之故，一旦捐人世之紛紜而返于澹滌，豈猶有流連不已之意介其間乎？則夫碎千金之璧，而寄之一枝之安，蓮峰化城，于是乎觀矣。

不群説

今夫梧桐之生也，特立于朝陽，而巋然何依？松之託徂徠也，無附枝，鷫鸘不並列以處，而罦罿遠焉。雉子之耿，畫墳衍以分經界。蓋天下本有不同于物之行，而苟同之，則爲附也。吾友包飲和，作德本性，好學併力，而惜也抱宏材而賫志以死，其死，則徐君芳烈謚爲「淳博」，蓋取古人友朋易名之大義也。而徐君復榜其故廬曰「不群」，或者疑之。方飲和幼時，群于鄉。及長也，群于友朋。讀書論世，上群于古王聖賢。往來贈答，歲時燕飲之次，群于峩冠側弁之夫。居家，群于親親，言笑無遅，辭旨愉懌，自生迄死，凡若干年矣，悉群于所愛，于所敬，而以爲不群。嗟乎，世亦知夫柳下季之比，居于魯而有以異于臧孫、季孟者也。飲和名秉德，行二，予別有《包二先生傳》。

詩餘譜說

會稽陶燕公定《詩餘譜》成，屬僧開敘，僧開既敘之，且爲之說。其說曰：

古詩異近體，近體限句字，古詩不限句字也。詞異詩，詩句字不限聲，詞限聲也。夫詞限聲而可不審聲乎？雖然，詩亦限聲矣。古詩之限聲者，梁武之《采蓮》、《龍笛》，徐勉之《迎客》、《送客》是也。近詩之限聲，則王維之《青雀》詞，李賀之《休洗紅》，韓偓之《嬾卸頭》，劉禹錫之《瀟湘神》是也。詩限聲而無譜以紀之，故失聲。詞限聲而無譜以紀之，不幾并失詞乎？雖然，《花間》之輯，則歐陽舍人譜之矣；《大晟》之釐定，則屯田、待制并譜之矣。然而又有異者。《花間》之《江城子》、《南鄉子》諸詞，字猶可增減，聲猶可下上也。《大晟》之《虞美人》，減于唐，則終減之也；其《臨江仙》，增于唐，則終增之也。《花間》以不定，而尚近于詩；《大晟》儻不定，而不又降于曲乎？雖然，樂之易亡者，聲難嬗也。今則可嬗矣。字則伊吾、令吾，器則魯鼓、薛鼓矣。然而更有異者。今之稱淮海者，曰「山抹微雲」，其稱東坡曰「大江東去」。夫「山抹微雲」之《滿庭芳》，固無戾聲；即「大江東去」之《念奴嬌序》亦豈有變聲也，而疆爲優劣若此？然則求詞者之當不僅在聲也，而況于聲乎？

王景略不智說

王景略將死，苻堅問之，景略曰：「晉雖僻陋，然正朔相仍，勿可圖也。鮮卑羌

虜，時我仇，宜漸除之。」景略死，堅伐晉，鮮卑、羌人共殪之，秦亡。毛僧開曰：景略之智也，而非也。知兵之能傷人也，則必曰是兵也傷人，而曰兵也利，聽者勿憚也，況其欲玩兵者哉！景略曰晉不可圖也，智也。然不知夫晉之必不可圖也，且不知夫堅之將必欲圖晉者也，則曰正朔而已，此兵利之説也。兵利之説，非智也。然其曰鮮卑羌虜可患也，而卒爲所滅，抑不可謂不智。夫鮮卑，慕容垂也。羌，姚萇也。夫景略欲去垂矣。欲去垂而不得，嘗多其術以去之矣，多其術而又不得也，則夫其所言者，或者又多其術之言與，而欲堅之聽而去之哉，則又非智也。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館課擬文

三江考第一課，范檢討擬題。

三江之爲名久矣，其在經傳，則雜見之《禹貢》、《周禮·職方氏》、《爾雅》、《國語》、《水經註》、《史記》、《吴都賦》、《吴越春秋》諸書，而特其所爲註，言人人殊，卒莫得而指定之。夫讀書通大義，自昔已然。況古今山川，陵谷遷變，耳目踪跡，未必悉合。泥古者無所于通，而揣摩臆度之見，又未可爲據，然而大概可睹也。

考《禹貢》有曰「三江既入」，而孔氏爲傳則曰「自彭蠡江分爲三江而入震澤」。夫彭蠡未嘗分爲三也，且彭蠡亦未嘗入震澤也。《周禮》有曰「其川三江」，而賈公彦爲疏則曰「大江至尋陽而合爲一，至揚州，入彭蠡，而復分爲三，而後入于海」。夫公彦雖不以三江之入爲入震澤，然而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且聞彭蠡入江矣，未聞彭蠡能入海也。至若《禹貢》導水，則復有「東爲中江，東爲北江」之文，而《漢·地理志》附會其説，遂以吴縣南一水，東入海者爲南江，蕪湖西一水、東至陽羨入海者爲中江，毗陵北一水、東入海者爲北江。夫毗陵北一水，即大江也。夫仍以大江爲三江之一，既已不倫，而又其所謂南江者，則經

無明文，徒以北江、中江而推類言之。且經之所稱中江、北江，無非大江。今但以北江爲大江，而中江不然，則又何也？乃若郭璞註《爾雅》，則以岷江、浙江、松江當之。夫浙江、松江固矣，岷江即大江。按《周禮·職方氏》，其在荆州，則曰「其川江漢」，而于揚州，則曰「其川三江」。夫猶之岷江、江漢一江，而既以表荆，復以之表揚，不其紊乎？乃若《吴都賦》註，則以爲松江、婁江、東江，而宋儒註《禹貢》因之。夫松江似矣，而東江，則自昔迄今，必無其地。且《史記正義》但云婁江入海已耳，亦未聞入海之江有三也。不善讀書者泥于《禹貢》之文，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則必震澤之定有藉于三江之入而後可。夫文無定形，或對舉而分標，或連稱而轉見，彼我參合，亦各有義。如必以既入爲泥，則《禹貢》兖州有曰「雷夏既澤，灉、沮會同」，青州有曰「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將必雷夏澤而後灉、沮同，嵎夷略而後濰、淄道乎？抑非乎？夫事不証今，仍當考古。夫三江之説，于今已不合矣，請即以古較之。

夫揚州之域，其地甚廣，其爲川爲浸爲澤爲藪，亦甚不少。如必拘既入之文，而限于一地，則《職方氏》云「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假使具區爲五湖之始，而三江即五湖之終，則猶之五湖也。五湖，太湖也。揚州何地？職方氏何掌？《周禮》何書？而問其澤，曰太湖也；問其藪，曰太湖也；問其川，曰太湖也；問其浸，曰太湖也。不幾小揚州而笑《職方》之陋哉？

然則如何？曰：韋昭曰：「三江者，松江、浙江、浦陽江也。」夫揚州之水，亦有大江。其言彭蠡，則已該大江之勝矣。而于

是南及松江，則震澤之下流也。而于是又南及浙江，浙江即錢唐也，即《水經注》所爲漸江者也。而于是又東及浙東之水，曰浦陽江。浦陽江者，與錢唐異源而殊流者也。其後雖同流，然其殊者自在也。蓋浙之入海，力大身雄，其爲水，長亘千餘里，湯湯下渫，歸于尾閭，此易曉也。松之入海，則吴淞支流，分而爲婁，雖其入海處蹤跡未明，渺不及浙江之萬之一，然猶易曉也。惟浦陽入海，則酈元《水經注》南國頗略，遂訛爲入江，不知浦陽者，發源于烏傷，而東逕諸暨，又東逕山陰，然後返永興之東，而北入于海。其在入海之上流，即今之錢清江也。其接錢清之下流，即今之三江口也。故明世紹興知府戴君、湯君導郡水利，則上遏浦陽之入山陰者，而使之注江，下濬浦陽之入海者，而使之注海。其在錢清相接之口，名三江口；其在海口之城，名三江城；置衛，名三江衛；建閘于其上，以司啓閉，名三江閘。其尚名三江，則自古相仍，幾微不斷，餼羊名存，夫亦可以爲據矣。至若《水經注》記臨平湖，則又曰「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則疑庾仲初作《吴都賦》註所稱松江、❶婁江、東江者，未必不即指松、婁與浦陽，而後人誤釋之，而求之吴淞之左右，毋怪乎求之千餘年而終不得其地也。

要之，浦陽本獨入海，而由諸暨而山陰而蕭山，其中經流，雖多沿革，而入海之道，依然如故，此可驗耳。若非浦陽，則岷江、松江、婁江皆吴地也。《國語》曰：「夫吴之與越，仇讎戰伐之國也，三江環之。」夫松、婁則焉能環越哉？且《國語》又曰：「與我

❶「註」，疑誤，因三江正文即具。

争三江之利者，非吴耶？」若非浦陽，則盡屬吴地，而反曰吴將與我争吴地之利，是妄語也。且不聞范蠡之去越乎？《吴越春秋》曰：「范蠡去越，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夫惟浦陽爲三江之口，則蠡之去越，將必出浦陽而入海，由海而入松，由松而入湖，《國語》所謂「遂乘輕舟而入五湖」者是也。如以爲松江、婁江，則松、婁者，五湖之下流也。豈有出松、婁而反入湖者？古文具在，而學者貿貿，究至堅持其説，必欲執三吴水利以註古經，夫水利焉能註古經矣。

九江考第二課，施侍讀擬題。

《禹貢》九江，不知所在久矣。其在趙宋以前，皆以彭蠡爲九江。如班固《地理志》，于廬江尋陽曰「《禹貢》九江在其南」，而司馬遷《史記》有「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之説，則以彭蠡在廬江之南，廬山在彭蠡之側，故云。是以應劭謂「廬江尋陽分派爲九」，而鄭康成則云「九江者，廬外之尋陽也」。雖廬江尋陽舊在江北，而其所爲九江者，則或曰廬南，或曰廬外，總之彭蠡焉已矣。

夫《禹貢》揚州，既有「彭蠡既豬」之文，而其在荆州，又别有「九江孔殷」之句，則彭蠡在揚，九江在荆，分明兩地。況《禹貢》導水，于導漢下則曰「東，滙澤爲彭蠡」，而于導江下則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夫江之迤北而會于滙者，即漢之滙澤而稱爲彭蠡者也。先過九江，後會彭蠡，前後秩然。況中隔東陵，斷難溷爲一水者，此後儒之疑所爲紛紛而起也。第原其始，誤自秦漢郡國借水爲名，歷代沿革，遂致貿亂。

按九江水名，原在荆州，而秦時名郡，相傳在西陵、鄿春之間，正荆州境也。至漢高革九江郡，而孝武復之，于是漸移之壽春，若所爲潯水城者，然後有尋陽九江之説，則揚州境矣。然而猶在江北也。自劉歆謂湖漢九水，入于彭蠡，謂之九江，而新莽信之，因改壽春之九江爲延平郡，而以豫章爲九江，且改豫章之柴桑爲九江亭，于是九江之名在江南焉。其後，東漢九江仍還壽春，而晉改九江爲淮南郡，至元康之初，復設江州名，而割揚州之七郡、荆州之三郡以隸之。方是時，其設名江州之義，雖不必專以九江，而秦時九江，治在鄿春，實荆州之境，晉復設江州之治于江北，在鄿春界內，他時所稱蘭城者，此即九江蹤蹟之見端。而永興以後，忽移江州之治于湓城，且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置尋陽郡。又置九江、上甲二縣于郡內。至隋改郡縣，則直改尋陽爲九江郡，而于是江南九江雖至今猶不易焉。則是九江立郡，原在荆州，而或東或南，漸移之揚州之境，遂以爲郡名、水名俱在彭蠡，而不知《禹貢》九江，實在荆不在揚也。

乃宋儒註經，既知其非，則宜虚懷考析，實求其所在，而不究根氏，不辨沿變，務出己臆，以妄爲憑斷，于是有胡祕監旦、晁詹事説之輩，創言洞庭即九江，以洞庭爲荆州地也。乃問其所以爲九江者，則雜引《山海》、《博物》、《水經》、《地志》諸書，而究無實據。乃據桑氏《水經》，謂洞庭受水，有微、瀪、湘、沅、澧、漣、漉、沬、瀏、潙、瀪諸名，合之爲九。夫微、瀪諸水，名有十一，以十一名而割其二名，以合于九數，不可也。即別引《地志》，以爲《水經》所記，各有參

變，惟沅、湘、濱、澧四水相同，而他志所載，別有元水、漸水、辰水、敘水、酉水，以合于九數，則《禹貢》九江，其上文曰「東至于澧」，夫既以澧爲九江之上流，與九江異名別出，而復雜澧水于九江之中，則仍是八水，並非九數。且巴陵之上有三江口矣。其名三江者，以大江爲西，澧江爲中，湘江爲南，而皆會于此，故有此名。則是澧、湘二水，皆獨行入江，可與大江相等稱，此非元、辰七水可得比列者。況酈氏所註微、濱諸水，皆先注洞庭而後入于江，亦後此之形，而非舊時之水道也。

且夫地名無臆測者。《禹貢》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所爲東陵，見在也。今以洞庭爲九江，而東陵無有，遂以臆測曰洞庭之東，有巴陵焉，其西上爲夷陵，夷陵者，西陵也。夷陵爲西陵，則巴陵自可名東陵，此毋論夷陵在澧水之上，與巴陵遠隔，未嘗相峙，不得以東西對稱。而即以巴陵言之，今之岳州，即古巴陵也，在秦楚爲長沙郡地，而自漢至梁，皆名巴陵，惟隋改岳州，而至今因之。然而大江在其北，洞庭在其南。其在北者，相隔衹五里，而其在南者，則相距數步已耳。舊云相去五十步。假使洞庭爲九江，巴陵爲東陵，則九江即東陵也，曰過曰至，何所間别？且導江所記，較闊于漢。其自沱以上，道里修阻，不可畢計，而自沱以下，約五六千里，而後至于澧，即澧至洞庭，未必果九江舊地，而第以洞庭爲九江，亦已五百餘里矣，未有九江至東陵纔跬步者。夫至者，自此而達之彼也。至于者，則行之，行之而後積漸以及之者也。故自朝至于日中昃，則自曉至暮。我自南海至于北海，則自南至北。若謂左足所經至于右

足，此在孺子猶嗤之，而宋人註經，其于彭蠡之非九江，辨論極析，而至此而皆茫然，何也？

夫天下有明明歷歷顯示其地，而人顧不之察者。孔安國云「江至荆而分爲九」，則在荆下也，江水至荆下而自分九派，故桑氏《水經》曰：「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夫岳州在秦漢本長沙郡地，而岳之巴陵、武昌之崇陽、通城，皆下雋地也。九江在其西北，則江水分派，正當在荆州之東，岳州之北，以迤至于黄蘄之西之間。故張僧監作《尋陽記》，列九江之名，有曰申，曰烏蚌，曰烏白，曰嘉靡，曰畎，曰源，曰廩，曰提，曰菌。而樂史《寰宇記》與李宗諤《九江圖經》，雖與僧監所記九名相同，而曰分流于江鄂之境，則正云荆下、岳北、鄂陵、江口諸地。故張湞《九江圖》，名稍不同，曰三里，曰五洲，曰嘉靡，曰烏土，曰白蚌，曰白烏，曰菌，曰沙提，曰廩然。其曰九江參差，隨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别于鄂陵，終合于江口。則正言大江之自爲九派，而分之合之。故唐陸德明曰「九江隨水勢而分」，而杜佑曰「是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下三百餘里」，皆歷歷可指數者。蓋即一江而分之爲九，如一河之爲九河，而其後水道變遷，溷而爲一，亦如九河之仍爲一河，是不必以播九河與過九江疑其異文。夫播九河者，是禹疏之使爲九，曰此九河者，本禹之導之而播之者也。過九江者，是大江原分爲九，而禹之導江從而過之，曰此九江者，則禹之導之而過之者也。未分而導之，則爲播；已分而導之，則爲過。又何疑焉？故賈躭九江則又曰：「江有大洲，曰沙，曰人，曰九江，曰葛，曰象，曰

烏，曰感，曰蚌，此八洲者，曲折而與江爲九。」雖其言不可盡信，然雜九江名于諸洲之中，而且連江爲九，則亦可驗其九江爲一江所分，而非別有瀦澤焉，斷可識矣。

間嘗考之經文，「又東至于澧，過九江」。夫澧者，今澧州也。以澧水從此入江，故名其地爲澧州。此在今荆州之東，岳州之西。蓋江水自蜀至荆，已五千餘里，又越數百里而至澧州，則在荆下矣。故顔師古曰：「澧水在荆州。」今隸岳州境，而實與荆近。自《史記》作「東至于醴」，醴、澧通字，而漢儒以醴陵當之，誤以澧之源爲澧之流，是非澧入江與江水所經之地，固無容深辨者。乃大江東流，越五百七十里而至岳州，即又北流，經岳之臨湘而後至鄂州之界，所謂江夏、蒲圻者，皆鄂州境也。然而從岳至此，又五百里矣。然而九江在其地，則是東至于澧，過九江，自至澧之後，凡一千餘里，而後經九江而過之也。乃經文又曰「過九江，至于東陵」。向使九江爲洞庭，東陵爲巴陵，則跬步之内，曰過曰至，世無此理。然而何者爲東陵？曰：東陵者，廬江之東陵鄉也。《水經》曰「東陵在廬江金蘭縣西北」，而酈氏所注則又曰「江水過下雉縣北，邗水自東陵來注之」。所謂下雉者，即今武昌之興國州也。言江水至鄂，而廬江東陵之水則自東來注之，則東陵在廬江明矣。故今黄州與麻城、黄陂，皆漢西陵地，而西陵在黄，東陵在廬，上下相對，名稱歷然，此與巴陵之臆斷爲東陵，有大異者。且自鄂州至東陵，凡六百里，歷江州尋陽，今改爲德化縣者，而後馴至于廬江之東陵，則道里相去，上下相接，周齊均等，而然後東北而會于匯焉。所謂匯，即彭蠡也，故曰

彭蠡之非九江，此不待言也。若宋儒傅寅云「東陵在荆州，今隸鄂州」，則誤以下雉與國爲東陵，而妄指之。下雉爲東陵之水所注，非東陵也。蓋惟九江在江鄂之間，黄蘄之上，則秦郡治蘄春，晉郡治蘭城。即蘄春界内，水名郡名，亦得相證。即黄州有九江城，在黄梅縣内，爲九江王黥布所築，亦隱隱可考見。即推之宋儒所引《楚地記》，巴陵在九江之間，洞庭之淵，非謂洞庭即九江也，言巴陵北負九江，南俯洞庭，則其地在兩水間耳，亦彼此相脗合。

自宋儒註經，動輒改竄。初辨彭蠡之非九江，既謂彭蠡非江漢所匯，後且謂東匯北會，必經文有誤。夫彭蠡之非九江，此漢儒之誤，非經誤也。彭蠡非江漢所匯，則夏時至今，水道變遷，或非近今所能測也。至于東匯北會，則漢匯而江會之經文秩然，乃以不解經之故，而遂欲改經，引鄭樵邪説，以爲「東匯澤爲彭蠡」與「東迆北會于匯」，俱屬衍文。而其後元儒如吴澄輩，阿意承旨，竟改「東迆」句入導漢「東匯澤爲彭蠡」句下。萬或以東陵、九江求之不得，始而改九江爲洞庭，改東陵爲巴陵，又既而改敷淺原爲廬山，改東會于匯爲居譙之湖，而再求不得，勢必并九江、東陵而盡刪之。《禹貢》幾何堪此割剥？故予之爲此説者，非好辨也，以爲此固有在焉，而非可以臆説斷也。臆説者，改經之漸也。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折客辨學文

客有作《讀傳習録辨》者，刻其書四卷，裝潢示予，予謝之曰：「予不能讀也。子言語株離，無主客，無首末，無針凿綿絡，❶指不能達心，而學復蒙眯，如入大霧中，惛惛莽莽，但自作己説，其于所辨之人之理豪釐不接，且時時以一己之腹强坐君子。」此固無容置喙者，然聖賢大學，豈可泯也！姑記其平日往復與予所質難者數條，即名之曰《折客辨學文》，蓋以不辨辨而辨亦得焉。世之好學者幸鑒之。

嘗在錢唐倉吴氏宅飲次，客縱論囂詘不已，予曰：「徐之，子第提一主語使我可解。」曰：「知行不偏廢，纔説致良知，則便無行一邊了。」予曰：「此非陽明之言，孟子之言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有良能，何謂無行？」曰：「正惟良知有良能，而專言良知可乎？」曰：「然則子不讀《孟子》矣。孟子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孟子何嘗言良能乎？孟子不言能，而能在其中。何也？知愛敬，知也；愛敬，即能也。陽明不言能，而能在其中。何也？良知，知也；致良知，即能也。然則陽明之言

❶「凿」，原作「鞝」，據四庫本改。

孟子之言矣。」予嘗謂「致良知」三字，聖學首功，祇不宜爲《大學》致知作解註耳。《大學》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此在宋儒元中子已明明言之。陽明但以生平所得力，認作首功，此如《春秋》賦《采蘩》，意在薦享，而聞者認作大國恤小之義，各言所得，非訓詁也。此皆不足爲言者病也。

丙子秋，在清和坊飲次，客忽作心性事物之辨，時平湖陸義山在坐，顧而問予，予曰：「予充耳久矣。無已，試再理前説，可乎？」曰：「君臣父子，物也。以孝以忠，事也。陽明《答顧東橋書》云：『事父不成在父上求，只在事父之心上求。事君不成在君上求，只在事君之心上求。』殊不知事父明有個父在，明明有個事父之事在；事君明有個君在，明明有個事君之事在，若教人在心上求，則舍事事物物，將這心求在何處？」曰：「此但知主説，而全不知有客説者也。夫陽明何嘗謂無事物但有心乎？事父不在父上求，非無父也。只在事父之心上求，謂只以此事父之事求之于心，非舍事父之事而但求心也。客明明曰『事父之心』，而主但曰『心』，可乎？且心不能在事物上求也。陽明謂事物在心上求，則有事物，而子必謂心當在事物上求，則不惟無心，并無事物。何則？心能有事物，事物不能有心也。請觀之天。夫天，一物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者，物之事也。然而目不見碧落，耳不辨氣候，日星不知何所綴，風雷不識何所發，其物與其事，幾乎冥絶。然而即心求之，而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向使必求之事物，則夸父逐日，有渴死已耳。故閉門造車，不見九道也，而動合軌轍；陋

巷簞瓢，❶未嘗服周冕乘殷輅也，但其心不違，而用即可行。若謂事父必在父上求，事君必在君上求，則此心未通而天倫已絶。何則？人不能皆事君也。向亦謂君在心上求，故人人有君，今必在君上求，則君門九重，求在何處？即子亦曾上公車受職，然並不曾立君朝，踐君陛，任君事也。事君之心不可求，而求之事君之物與事君之事，則又皆非子所有，是即子一身，而君臣大倫，早已廢絶，尚何暇嘵嘵講事物乎？」

嘗讀徐仲山《傳是齋日記》，其中作事物心性之辨有云：「紫陽説知行俱向外求，故知則格物，行則求事物，未免馳騖向外，若與聖賢存心知性之學有所不合，所以陽明以事物在心上求，對照挽之。然俗儒猶嘵嘵者，以爲反求心性即禪學也。」吾謂陽明多事，尚周旋俗學，故有「事物在心性上求」一語，孔孟即不然。孔孟絶去事物，專求心性。《大學》不云乎：「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逐事物，便是不在，故聖賢爲學，專求此心。孔子曰「操則存」，非操此心乎？「舍則亡」，非言此心不可舍乎？孟子曰「求放心」，則惟恐其舍之，而專求此已舍之心。此一聖一賢，斬斬截截，千秋萬世，又誰敢以禪學非之。惟性亦然。《中庸》「不睹不聞」，此中並無事物也。《孟子》「平旦之好惡」，此中並無事物可參求也。故《大學》言心，祇曰「慎獨」。《中庸》言性，亦祇曰「慎獨」。獨者，獨也。謂一物不交，一事不接，獨有此，而無有他也。慎者，謂即此而加之功也。然則聖賢之爲學，其專求心性，必不容

❶「簞」，原作「簟」，據四庫本改。

有一毫事物參擾其間，亦已明矣。

往者施愚山作湖西道時，講學于廬陵書院。楚人楊耻庵與其徒來，正作事物心性之辨。耻庵咨嗟曰：「事物在心上求，則有心有事物，萬物皆備，即反身而已得之，孟子之言也。若在事物上求，則天下事物必不能求，而此心已先失矣。《千文》曰『逐物意移』，此在兒豎能誦之，況學人乎？」時聞者嘈嘈而起，目之爲姚江之學，且有昌言孔顔學徒定無心上求事物者。愚山亦不省，唯唯而別。次日，愚山自言曰：「講學甚難。只一顔子不遷怒，必不能到。昨會中多人，盤飧闕具，吾已取官庖責之。今晨治魚不去乙，吾又取責，則未免遷怒矣。且昨所責者，誤公也。今以口腹而責人，公私謂何？如此者，將何以治之？」耻庵曰：「治之以心而已。」衆方愕然，耻庵復徐徐舉手肅四坐云：「如此者，請列坐各道一言，可能在事物上求乎？」四坐數百人，皆俯首無一言耳，可察蠏蝓，半晌，愚山皤然折膝曰：「先生言是也。吾講學二十年，憒憒久矣。今知所歸矣。」時廬陵學徒有羅姓者，自言先輩有從姚江舊講會中學得歌法，請試之，乃歌《孟子》「牛山之木」篇，衆皆悚然，歌者亦慷慨悲哀，涕泗被面。歌畢，衆各起揖謝，乃罷。然則儒者求心，有必不能在事物上求者如此。

或疑心在事物上求，他無可見，然夫子與仲弓言仁，曰「出門使民」，則曷嘗僅求之心？不知此正求心之極功也。向謂周子主静，尚非聖學，以但求之静邊耳。聖人静固求心，動亦求心，無時無刻而不求此心。所謂無終食之間，造次必是，顛沛必是，況出門使民乎？是以出門不在門上求，曰「如見大賓」，則并不在賓上求，何也？以

並無賓也，心也。使民不在民上求，曰「如承大祭」，則並不在祭上求，何也？如祭，非祭也，心也。夫出門自有事物，況使民則更有使民之事與使民之物，于此而不求事物，則無處求事物矣。立與在輿亦然。世幾見事物之來，可以影響倏忽，一如飄風之當前，鬼倀之掩至者，乃曰參前，曰倚衡，此則非事物之求，而心之求矣。曰：「惟心之求，豈不是佛？」曰：「聖與佛不同，而人則同。人與人不同，而此心則同。此非佛法入中國而後裁生此心，亦非佛法入中國而後裁言此心，求此心也。『正心盡性』，《大》、《中》言之。『存心養性』，《孟子》言之。今以佛家有明心見性之説，遂使聖賢正心盡性、存心養性之正學反不敢道，裁言心性，便類佛氏，坐使上天所生，吾身所有，千聖千賢所共講共求之心性，而一旦委而歸之佛氏，可乎？夫佛氏不患其相類也。人之不類于佛氏者何限？自此心性而外，即此身已自不類，而況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而萬物，有何一可相類者。吾儒求心，有體有用。佛氏求心，有體無用。其體同，其用不同也。吾儒求心，有功有效。佛氏求心，有功無效。其功同，其效不同也。今陽明以有體有用、有功有效之學專求之心，毋論陽明所求之學與佛不類，即使有類于心，而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而萬物，全體大用，弘功極效，仍與佛氏毫不相類。則即此求心，其亦吾儒之心，聖人之心矣。況佛家求心，單拈句子，原是空求；陽明求心，存理去欲，實是誠意。即其體其功，亦原有截然不同者乎！張南士嘗曰：『吾儒用心，不同于釋，然而同此心；人與蟲獸，則絶無一同者。』然而虎狼父子、蜂蟻君臣，其心亦尚

有偶相類處。今舍物求心，惟恐類禪學，而棄而勿求，則君臣父子，將必恐其類蟲獸，而盡棄之，是蟲獸不若也。」

客曰：「陽明致知，是個做不得的。但言以之事父，自然大孝。以之事君，自然大忠。以之應萬事萬物，無不中節。其效驗廣大如此，便把聖人教人學問思辨勉强積成的工夫，一切埽盡。且自説此旨埋没了數百年，不知未埋没之先，那一個聖人賢人曾説過，曾做過？無論見效不見效，請陽明説出來，好做個榜樣。那知是斷斷没有的，是斷斷做不得的。」曰：「如此，則喪心病狂極矣。夫知貴乎行，儒者空講理學，有知無行，陽明真有知有行者。事君則忠，事父則孝。臨事接物，無不汎應而曲當。如此做不得，則將誰做得乎？且陽明未嘗言致知是生知，必迸去學問思辨勉强積漸工夫而獨致此一知也。子徒以一己之腹强坐君子，固已奇矣。且知之有行，以行此事物也。求心在事物，謂當求此心于事物之間也。今陽明力行，已有明效，陽明于事物又得大驗，而反謂無論見效不見效，千古聖賢無此榜樣，詰使陽明自説，則假使陽明自説，必曰：『堯舜周孔，其榜樣也。』使吾輩代陽明説，必曰：『陽明即榜樣也。』萬一陽明使詰者自説，恐腼腸面目，大有不堪爲榜樣者。況近世攻陽明，全屬門户。子欲傍其門户，彼門户多人，未必肯受。且至尊大聖，最惡門户，視蔭之年，何苦爲此？若謂陽明逼拶門弟子，苦苦勸人，將聖賢大路從此阻絶，故欲以此救之，則又杞人之憂矣。予嘗作《土司傳》，方陽明在龍場時，土司安貴榮暴横無禮，自恃從征功，欲并諸官驛作土司地，陽明貽一書示之，彼即歸罪恐後。

夫陽明何嘗苦勸人，而所至嚮化，此即躬行有效之一証矣。嘗見貴鄉道學有在敝郡開講肆者，適敝邑有道學門徒兄弟爭繼，其人立作數千言判之，陰陽反覆，實不知其中有私與否，乃自此判出，而兄弟各執，反挑釁成隙，兩相搆訟，以至于死。然則勸人之效，誰得誰失？聖賢大路，誰通誰塞？請平心易氣爲一省之。」

客又曰：「陽明有存理去欲之説，不知欲是去不得的。耳目口體，與生俱來，無去之理也。《書》曰：『惟天生民有欲。』《記》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豈可去乎？若作虚字説，『欲仁得仁』，是好一邊；『生亦我所欲』，是不好一邊。然未有説去欲者。惟佛家以六欲爲六賊，不可不去。儒者無是也。」曰：「『存天理去人欲』，此舊儒嘗談，未嘗始陽明也。子第拾《書》、《記》一語，謂欲不可去，而于《書》、《記》之全文，仍未嘗讀。《書》曰『惟天生民有欲』，不又曰『無主乃亂』乎？《記》曰『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不又曰『滅天理而窮人欲，此大亂之道』乎？夫使無主以又欲，則必亂；不窮天理而滅人欲，則必大亂。此正言欲所必去，而子盡反之，此非《書》、《記》語也。夫欲者，惡之别名也。存理去欲，猶言爲善去惡也。惡可不去乎？即朱子亦云『好善惡惡』，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故《易》曰『閑邪存誠』，干寶謂『去其陰非也』。《論語》曰『克己復禮』，朱子謂『克去己私也』。蓋邪惡與私，無論所生非所生，而必有以去之。克己私，則克在私，而不在己。去人欲，則去在欲，而不在人。此皆于身與己並無礙者。若謂耳目口體即是欲，去欲即是去耳目口體，則朱子謂『己是身之私欲』，得

毋克己是克身乎？且欲不可在去留之間也。學者用功，貴在斬截。吾儒言理，最忌鶻突。左捶而右揶，則百事劻裂。既謂之欲，則斷無在去不去之間者。夫好善不用，惡惡不去，郭所以亡，況在用功之際乎？上蔡張仲誠讀蔡沈《尚書註》有『道心嘗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語，嘆曰：『此害道語也。既曰人心人欲也，欲可聽命乎？』推蔡沈之意，必謂欲即心，心不可去耳。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將攻其邪心。』朱子《孟子註》亦引此。夫心尚可攻，豈不可去？有賊于此，律當迸逐，乃不幸而引經折獄者曰：『此民賊也。』不通者遂争之曰：『然則此賊不可去，何也？以賊是民也。』則將逐賊乎？抑留民乎？引經之不通，何以異是。」

「克、伐、怨、欲不行焉」，不行欲即是去欲，未有禁絶之而尚留中者。朱註猶曰：「克去己私，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令其潛藏隱伏于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則是去欲之説，起於朱子，欲尊朱斥王，而不識所尊爲何等，子欲附朱子，朱子不屑也。且儒、佛不同，然不礙有同者。以佛有六欲，而不言欲，則佛有六道，可不言道矣。且佛祇薙髮，猶尚有耳目口鼻，子何不劓鼻滅口以自異于佛？嘵嘵何爲？

客又曰：「知行兩事，並無説合一者。經書所説，無一不以知行分作兩件，如『言之不出，耻躬不逮』『其言不怍，爲之也難』之類，于知處説得緩，于行處更説得急。從未有能知自然能行，不行只是不知的説話。惟佛家教外别傳，纔有此等言語。」予曰：「子欲辨知行合一，歷引言行相對者言之，

則以言屬知，以爲屬行，此是書理未通之故，不足辨也。只『知行合一』四字，予前已明言之矣。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孩提知愛親，無所謂行也，然而行矣。且孩提只愛親，無所謂知也，然而知矣。故孟子前説知能，此只説知，以知能合一也。此其義紫陽亦言之。紫陽註《中庸》曰：『由不明，故不行。』此非不行只是不知乎？又曰：『顏子惟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非能知自然能行乎？然則陽明此言，即紫陽之言，而子妄謂教外別傳，何與？」往在史舘時，同官尤悔庵鬮題得《王文成傳》，總裁惡傳中多講學語，駁令删去，同官張武承遂希意極詆陽明，予曰：「何言之？」曰：「知行合一，聖人之學乎？」予曰：「知行合一有二説，皆紫陽之言，然紫陽不自踐其言，而文成踐之。其一説，即予前所言者是也。其又一説，謂知是理必行是理，知是事必行是事，此即紫陽註《中庸》所云『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知在此，行即在此，凡所知所行，當在一處，亦謂之合一。乃其註《大學》，于格物則所知在物，于誠意則所行又在意，在物少一行，而在意少一知，何也？有人于此，曰吾格禮，節文登降所當習也；吾格樂，鐘鼓考擊所當事也。知禮樂當行禮樂，乃曰吾知在禮樂，而所行在意，可乎？且知禮樂只知禮樂，乃曰吾已知禮樂，而凡吾心之所行更不必再知，可乎？是此知非此行，此行非此知，一知一行，斷港絶流矣。此非合一之病，不合一之病也。此非陽明之言不合紫陽，紫陽之言不自合也。」武承大怒，愬之總裁，歸即作《訐陽明》一書，將進之，乃連具三劄，一曰孝宗非令主，二曰東林非君

子，三曰陽明非道學。三劄齊進，同舘官並起而譁之。會徐健庵庶子方入都，總裁咨之，健庵大驚，曰：「陽明已耳，孝宗、東林豈可令史舘是非顛倒至此？儻在明代，京朝内外共得以逐之矣。」總裁遽毀劄而罷。其後武承不甘，復與湯潛庵侍讀争辨格物，上書潛庵，潛庵但致書于予，竟不之答，而武承已死。既而文成一傳，舘中紛紛，有言宜道學者，有言宜儒林者，有言宜勳臣者，總裁斷曰：「勳臣而已。」又曰：「前史無《道學傳》，惟宋有之，今何必然。請無立道學名，但立儒林，而屏陽明之徒于其中，何如？」衆皆唯唯，獨予不謂然，然而不能挽也。總裁嘗召予曰：「聞子説知行，右陽明而左紫陽，有之乎？」曰：「無之。從來論文成者皆謂其不合紫陽，而予獨曰否，請試言之。鄭端簡作《今言》云：『人但知陽明《大學》不合紫陽，然平情以觀，恐不可便以宋儒改本爲是，以漢儒舊本爲非。』王弇州題《正學元勳》卷云：『陽明直指心訣，以上合周程之説，所未合者朱子耳。』嘉靖中，曾以新建從祀策山西鄉試，其議有云：『朱子訓詁章句，爲不失聖人之統而已，未必盡得聖人之心。新建致良知，簡切痛快，實有接乎孟子性善之説，即其他訓詁章句，小不盡合朱子耳，非不盡合聖人也。』萬曆十二年，詔申時行等定論新建從祀。時行上言：『守仁致知出《大學》，良知本《孟子》，未嘗禪也。或者謂崇守仁則廢朱子，不知道固有互相發者。且朱與陸並祀矣，朱學不聞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時神廟得疏，嘆曰：『皇祖嘗稱王守仁，有用道學。國家能得一有用道學，雖不合宋儒，其又何疑？』時有議進王端毅者，曰：「今人疑文成而去端毅，爲其專事功

也。」夫孔子不薄事功。何也？孔子轍環天下，歷七十二君而不遇，退而删述六經，然猶曰：「我欲托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然則舊儒論王學，皆謂與朱學不合，而獨予則倡之曰：知行合一，實朱子言之，而王子述之，且朱子不自踐其言，而王子踐之。是右朱學者莫如予，而反曰左之，何也？」總裁推案起曰：「此事非吾輩所能定也。」他日，總裁諸儒臣于内廷供奉之次，間論諸儒學術同異，皇上諭之曰：「守仁之學，過高有之，未嘗于諸儒有異同也。」衆皆俯首頌揚而退。蓋至是而文成之學有定論矣。予嘗觀天童僧《北遊語録》，載世祖皇帝稱守仁之學有似孟子，初不信其書，今皇言大哉，昭昭如此。然則知行合一，其幸爲歷代帝王所許可，豈易事乎？

先仲氏嘗云：「天下論理論學，皆不可有爲而發。」當時攻陽明，不知何意。總裁諸大臣，皆抱虚公，並無所爲，今則頓成時局矣。往讀《鄭端簡集》，謂：「宸濠之變，江彬、許泰、張忠輩既耻大功爲文成所先，必肆加羅織，而忌功之徒又附和之，反謂文成通濠，功成詭遇。當濠反時，予年二十一，應試杭州，見諸路羽書，皆不敢指名濠反，或稱兵變，或稱寇起，或稱南昌告警，或稱江西巡撫被害，並不及濠一字，何則？恐事成後受族滅也。及文成檄至，直曰寧王反。當是時，文成直以全家生命授之濠矣。小人有所爲，倡爲邪説，何足惑衆。」王弇州《史料》亦云：「《正德實録》翦抑文成功不遺餘力，雖今已暴白，然未有摘發當時史官握筆之心事者。蓋《實録》之始爲總裁者楊文忠，廷和繼之者費文憲，宏而以副總裁專任者，董文簡玘也。楊公與王恭襄瓊有郄，恭襄雖陰譎，然能識文成而獨任之。在南贛時，假提督軍務之權，便宜撫勦，以故前後平賊及平濠之疏，皆歸功兵部，一字不

及內閣，楊公切齒久矣。費文憲久與濠忤，文成平濠後，未嘗薦及，費亦恨之。董最名忮毒，于鄉里如王鑑之輩，盡力巧詆，又內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媚楊、費，作此誣史，將誰欺乎？後文成之天定復爵贈謚，而董受不根之謗，至徹聖聽，未必非鬼責也。」觀此，則陽明當時議論未定，亦尚有名儒大臣洞心剔骨，推見隱慝，使讒邪之徒無所容蔽如此，况近代陋學，肺肝如見，稍有所爲，即十目十手未有不知所自者。嗟乎，可不慎與！當時策議文成者曰：「新建膺閫外之寄，建百世之績，而嬰權幸牙角爪距之鋒。柄在悍帥，則悍帥攩挍之；柄在中貴，則中貴揶揄之；柄在輔相，則輔相媒孽之。」皆極言受侮群小之事，並無一正人起爲難者。若同時誦揚，則在朝在外，比比而是，皆屬君子。予嘗略記明代實録，其薦從祀者：一則尚書舒化、左都趙錦、侍郎倪光薦、右通政陳瓚、大理寺卿曾同亨、少卿何源、諭德吴中行、都給事中齊世臣、御史俞文煒、龔一清、陳遇文，再則侍郎周子義、洗馬陳于陛，三則大理寺丞羅應鶴，四則給事中顧問。其他萬曆年詔議諸臣，不可記數。至若道學統宗，則自餘干、新會而後，凡海門周氏、浮峰張氏諸學者，俱以新建直接周程之統。即崇禎末，東林學長，如念臺劉公、所在講學，立聖學統譜，以周、程、張、朱、王五子相禪，但録《朱子晚年定論》于譜中，以示合一。即國朝學儒，如容城孫鍾元、上蔡張沭輩，纂《聖學宗傳》、《道一録》諸書，其説亦然。然則王學之在天壤，昭昭如此。况道學是非，已定之至尊聖鑒之中，涇渭秩然，譌言雖多，不足揺惑。吾願子之且休也。康熙丁丑閏月録。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答三辨文

一孔氏三世出妻辨　一泰伯三以天下讓辨
一井地辨

月日，平湖陳佑以同邑陸琰卓字藴崑三辨寄訊，予耄病不能答，已踰時矣。猶子文輝見之，謂此亦學術中事，彊予口授解義，且書之，以便復去，因存稿焉。

辨：人道之大倫有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倫具而人道全矣。聖人，人倫之至也。孔子三世出妻説，不知作俑何人，而《家語》附會之，遂使萬世聖人竟缺五倫之一。程子以爲出於漢儒謬説，真知言也。追厥所由，衹誤解《檀弓》「不喪出母」之「出」字始。

答：方今士林有文人而無學人，能作是辨鮮矣。況辱遠訊焉，敢不答？第有不能不直答者。古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並無君臣、夫婦、朋友，此在《尚書》、《春秋傳》，凡所稱五品、五典、五常、五教皆然。今之五倫，是朱氏註《中庸》，錯認五達道爲五倫，以致沿誤，此不可不考正者。

若以孔氏三世出妻爲疑，則其説出于《檀弓》、《家語》諸書。六經惟三禮最叵信，《家語》出于王肅家，大不足據。但不當臆斷，墮宋人説經習氣。如謂聖人不宜缺夫婦一倫，則在真五倫，止五人也。然而堯有

兄摯，有子朱，而舜且父頑、母嚚、弟傲、子商均不肖，于五人無一全焉。可曰堯舜非聖人乎？

如程氏謂孔門出妻出于漢儒謬説，則《檀弓》、《家語》並皆戰國人所作，非漢人也。明明有張罪而故刑李，尤不可也。若謂悮解《檀弓》「出母」之「出」字，則《檀弓》自誤容有之，無悮解也。

辨：不知出母云者，謂所出之母，猶今所云生母耳。子思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子上之出母庶，非嫡妻，故子思不使喪之，厭于嫡也。《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不敢並尊于嫡也。王子母死，其傅請數月之喪，可証也。

答：古禮並稱被出之母爲出母，並無以生母爲出母者，此並非誤稱，且亦並無溷稱也。若以生母爲庶母，則尤不可。生者，就其所生而言之，若庶母，則嫡子之稱，猶言諸母爾，幾有爲其所生而可稱其母爲庶母者。且本文明云此原是伋妻，故當爲白母，今已出，非伋妻矣。白安得母之？則此不爲妻，從出母言。若指妾，則非伋妻者，正是白母。何則？其生母也。生母正其母，而反曰不爲白也母，則又何説？且生母之服未嘗厭于嫡也。古喪服禮祇屈于父，而不屈于母。父在，則嫡母亦在所屈，禮，父在爲母期是也。若嫡母，則何所厭屈？惟朱氏註《孟子》，杜撰無學，謂厭于嫡母，此千古笑話。今襲《孟子》註，并引《儀禮》「公子爲母喪服」文，而亦斷之曰不敢並尊于嫡，則豈可訓？且《儀禮》所稱公子，是諸侯之子，一如《孟子》所稱王子者，與大夫士又不同。故既葬除服，若大夫則

父在當爲其母大功，士則父在當爲其母期。子思，士也。能使其子弗服生母喪乎？正惟子上之母是被出之母，可服可不服，故姑且已之，此與子思喪嫁母，《鄭志》載張逸問答，考核服制，彼此未定一類。若生母則父在服期，父没三年。禮文具在，而子思獨廢禮而弗使服喪，亂矣。

辨：伯魚之母死，孔子使之喪生母之喪，子思所謂道隆則從而隆也，至期而猶哭，則幾于匹嫡矣。故嘆其甚，而魚遂除之。孔子十九歲娶丌官氏，六十六歲丌官氏卒，則孔子無出妻事。

答：惟出母可服可不服，故有隆汙。若生母，服喪在禮，不在道矣。且孔子十九娶丌官氏，諸書有之。若六十六歲而丌官氏卒，則祇見《闕里志》，係後人所撰，不足據矣。若《史記》、《家語》，則較可信于《闕里志》者，然云「孔子十九娶丌官氏，二十而生伯魚」。向使伯魚是庶母所生，則十九所娶者，妻也。而期年所生，又是妾子，將孔子甫及冠，而一年之間，妻妾並娶，豈有此理！

辨：子思之母死于衛，子思哭于廟。門人以爲庶氏之母，不當哭于孔氏之廟。其曰「庶」，正所以别于「嫡」也，故子思受過，而哭于他室。而解者以爲伯魚死，其妻嫁于庶氏，不知又何據也。按伯魚年五十而卒，其妻亦應四十餘矣。四十餘改嫁，此在恒人猶無之，而謂聖門反有是乎？若以死于衛，遂解爲嫁于庶氏，則子思嘗仕衛，其母獨不得從其子而受養乎？且既云嫁矣，則與廟絶矣，胡爲柳若猶以四方觀禮而欲其慎之也？此皆自相矛盾不通情理之論，而二千餘年曾

無一人駁正之者。

答：此適有庶氏，遂疑爲庶母之誤。不知庶母不得稱庶氏，且庶氏與孔氏對文，明是庶姓，不是庶母。況庶母焉得不哭廟？禮，凡妾先死，必中一而祔于妾祖姑傍，無妾祖姑，則又中一而祔之高妾祖姑之傍。是廟原有妾，而後妾之主又得祔入。庶妾當祭廟矣，誰謂不當哭于廟？特孔門皆出母，而此又稱作嫁母，似乎有誤，但不容哭廟，則雖非嫁母，而出母或容有之。故前儒亦饒疑義而未敢定。若云改嫁，則「伯魚五十而死，豈有四十餘歲之婦而尚再醮者」一語，斷定無疑也。至于《檀弓》之矛盾，不止「四方觀禮」一語。既曰子思之母死于衛，赴于子思，則思不在衛，故以訃來，且云哭于廟，則惟魯有孔廟，是時子思在魯不在衛明矣。乃又以柳若衛人，戒思慎禮，是思哭在魯，而戒思之人則又在衛，真矛盾也。且子思衹哭耳，即不然，亦衹以齋衰期服喪服已耳，而乃以禮與財較量厚薄，是以含斂棺槨爲言，一如凡子之喪母者，是又矛盾也。來辨矛盾二字，已啓其扃，而尚未發覆，然惟此節最明快，故曰六經惟三禮叵信，何況《家語》？但當有實據，窮極根柢，不然，宋人杜撰無益也。

又辨：泰伯三以天下讓，朱註：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知何爲卻有讓周之説。據朱子明註，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此本註也。有疑《閟宮》詩人爲推本得天下之由者，朱子曰：若推本説，不應下「實始剪商」，剪商自是周人説，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説泰伯

不從，未知是不從甚事，小註如此。夫朱子下字，斟酌盡善，豈無其志而背故人古人之罪耶？

泰伯所讓，是讓季歷，則不必云讓周，而自不得有他讓，此在漢迄今，由註疏以及行文家無異詞者。獨朱氏一人倡言讓商，此是武斷，而反謂讓周之説不知所由，此是何解？凡人不讀書，欲造説以説古事，亦當就本事略一諦觀。從來三代世系，載之國史本紀者，自有明文。乃本紀云，泰伯亡之荆蠻，以讓季歷，則讓字有實落矣。孔子是言，正因史文「讓」字推言之，而曰豈止讓弟國哉？此經文來歷，蛛絲馬跡，極瞭然者。是以漢儒去古未遠，即三讓「三」字，亦有實落，如一採藥，二聞訃，三斷髮類，在王、鄭輩，皆能言之，雖不必盡信，然讓則無他解矣。

故先仲氏謂，朱氏説經，總不顧前後，不惟亂經意，即己意亦自亂。太王以季歷生昌，而謂爲可興，不過痛己亡國，冀倖圖存，並不敢稍覬此全盛之大商。而朱氏以爲志欲翦商，則其所云能翦商而欲傳位者，正季歷也。泰伯欲讓商，而反逃之，以使之必傳此能翦商之季歷，可謂讓商乎？

乃杜撰無理，自造故事。又且自加解辨，以曲爲回護，而究之一往紕繆，徒爲經禍。如註云：「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夫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此《魯頌》文也。忽添「之志」二字于其下，已自不通，乃又撮《春秋傳》「泰伯不從」四字以接之，則不通彌甚。按「之志」二字，猶徒抱其志而未嘗翦。及另造一説，則太王直自翦之。其説云：「《閟宮》翦商，有謂詩人推本得天下之由者。」朱子曰：

「若推本説，不應下『實始翦商』語，翦商是周人説，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信然，則太王自翦商矣。夫翦者，滅也，謂滅商也。太王何曾滅商？豈曾以翦刀翦商幾刀乎？太王爲狄滅，尚不能翦狄幾刀，而謂能翦商，直夢囈中語。然且謂周人自説，周人自誣祖，亦嘗就本詩一讀之乎？此詩係魯僖祭嫄廟，而史克作詩。雖是周人，然周人之通者也。翦者，滅也。滅商者，武王也。武王之滅商，實從太王始基之，此猶《武成》云「我太王肇基王迹」，肇者，始也。王迹者，武王滅商之迹也。「肇基王迹」，正是實始翦商。一史克言之，一是武王自言之。爾誣他，他不誣祖也。

若「泰伯不從」直接「太王有翦商之志」，則尤爲不通。夫古經未易讀也。「泰伯不從」，出之《春秋傳》宫之奇諫虞公語。其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以不從接太王之昭，原自難解，然正須解説，以求經義，乃强接之「翦商之志」之下，而于本文仍不解，反曰「左氏分明説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夫祇有志而不從，已不可訓，勢必添不從父命爲言，而「父命」二字又添不出，何則？古兄弟讓國，惟泰伯與夷齊，而夷齊有父命，故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而泰伯無父命，故前儒註經者惟恐有誤，特于《論語正義》專下一疏曰「文王有聖德，太王欲傳之，而未有命」，竟以「未有命」三字絶之，其慎重如此。朱氏既無學識，又堅愎自用，反爲回護曰「不從個甚事」。蓋原不解《春秋傳》不從之義，而復强抵一句，一似伯之不從，舍從父一事便無他事可解者。

不知「泰伯不從」陡接「太王之昭」句，

正讓弟實解，而世罕識者。古工史書世，宗祝序昭穆，而孔氏《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然而同昭同穆中，有先後焉。先後定，而位次因之。順其位次，謂之從；倒其位次，謂之逆。故《春秋》文二年經書躋僖公，而《國語》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正謂閔、僖兄弟，閔先立，僖後立，而升僖于閔，非昭穆位次也。孔子譏之曰「縱逆祀」，所謂逆也。其後定九年經書「從祀先公」，則以陽貨是時易閔、僖之位而順祀之，即謂之從。從者，順也，所謂順而從之也。今泰伯、季歷，同爲太王穆考之昭，而不依長次，舉國讓弟，謂之逆而不順，不順即不從，故曰不從同昭之位次，而不嗣周國。此正讓周讓弟實解，而舉世不識，何也？

　辨：意伯此時，隱憂惻怛，必忱思以感之，不能，則幾諫以動之，正諫以格之。夫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也，況君臣間乎？伯于此時惟有逃之一着，而然後父子恩全，君臣義盡，非陷父不義也。

　答：此直推廣朱氏説而縱言之。宋人經禍，當此益浸淫矣。古事人多不曉，然亦顯顯在人，而人並不講，且並不體察。如伯與夷、齊，其事亦何嘗秘密，而皆不能察其苦心。觀《伯夷傳》云「其父死，叔齊讓伯夷」，是兩人之逃，必父死而後行之。其生前隱諱，必不敢悻悻求去，以見諸形跡當何如者。惟伯亦然。伯深體父意，而隱忍不發，至太王疾亟，而後托採藥而幡然去之。此並是實事。而乃儼然撰事，曰「幾諫」，曰「正諫」，父子兄弟幾幾鬩市出一門矣。曾宋儒經禍，而可尤效之如此？

　又辨：井地之制，在夏商以前不可考矣。即夏商以後，有貢助名，而其爲五

十、七十、百畝之制，則全不能解。夫經界有定規，溝涂有成域，各自少而變多，必將移易其封植，更改其疆畎，煩擾已甚。竊意夏后氏時，洚洞方平，人民尚少，一夫五十，不過隨其力之所至、地之所出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其間溝洫道涂，必尚廣裕，廣裕則必有間田隙地，棄之無用，故周家百畝之徹，因之以成。大抵因商之舊，斟酌其溝洫道涂五等之廣狹，而蓄壅，而墾闢之。夏商尺度已無可考，周人以八寸爲尺，履畝而計。則商人七十畝，以八準之，八九七十二，幾當周九十畝，而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澮、倍洫。川受上四則之水。分廣陿而蓄壅之，徑、廣容牛馬行。畛、容大車。涂、容車一軌。道、容車二軌。路容車三軌。分廣陿而墾闢之，又可得十畝有奇。則井形悉仍商舊，不必有改作之勞，而周人百畝，可按數得矣。

井地創于黄帝，古有明文，乃朱氏獨曰商始爲井制。無論《毛詩》「維禹甸之」，《春秋傳》「少康一成一旅」，《王制》「夫三爲屋，屋三爲井」，總夏后氏制，而即辨中所開溝、深廣倍遂。洫、倍溝。澮、倍洫。川，受上諸水。出之遂人職文者，皆夏后氏親治之。《虞書》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而《論語》亦遂云：「禹盡力溝洫。」是明明夏有井制，而註《孟子》者敢曰井制始商，將欲舉《毛詩》、《虞書》、《春秋傳》、《禮記》、《周禮・考工記》，并所註《論語》，而盡付之祖龍，可乎？

且其所云「夏后氏時，洚洞初開，人民尚少，至商後始漸次開闢」，亦未是也。夏

后非洪荒之世，洚洞爲灾，不過丁數百年治亂一轉運耳，故阸運未幾而即已平復，如《禹貢》記揚州之貢，曰「厥田惟下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正言井制有九等之田，九等之賦，九等任墾之人，而耕作十三年後盡復如舊，所云十三年者，並是堯年，即舜年五十載，亦尚未及，何況夏后氏？故此一説，在前儒亦曾言之，總無當也。

乃若以尺度減短，作朝三暮四之説，前亦有之，然未經推算。今既推算，則應有實數，而仍然不合。如云「商人七十畝，以八準之，八九七十二，幾當周九十畝」，此大謬者。據商七十畝，以周尺八寸計之，當云準七，不當云準九。夏制夫九爲井，以八準九，不能合五十，且既夏商尺無考，何得以今尺作商畝之準？且以八準九，則所伸十八，合之猶是九十畝，不得云幾當周九十畝也。夫必減尺度以伸畝數，則以周八寸之尺，準商人七十畝之數，八七五十六，先以五十六畝抵商七十，而所餘一十四畝，又得伸二百八十步，增出二畝八分之數，合之可得八十六畝八分，然欲以之抵周人百畝，則究竟不合。又且畝數以步準，不以尺準。周制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則在商必六尺爲步，步七十爲畝，猶之今制六尺爲弓，弓二百四十爲畝，但改弓步而不改尺數，似乎地畝長短全非尺度所能限者。

乃又于減尺之外，另欲壅溝洫，闢涂路，以爲增畝之法。因引遂人職文，謂井地水道，有遂溝五等，可填水兩傍以拓之，井地經界，有徑畛五等，又可鏟界兩傍以恢之，則煩擾滋甚。從來水道通塞，陿者可使廣，而廣者反不能使陿，況以丈尺之水，欲但存中流而畚土以填其兩傍，則世無此事。

若欲削涂路，則車徒牛馬，量所行以定廣陿，自容牛容馬容一軌以至容二軌容三軌，矩步截然，縱善鏟削，欲其削車軌，鏟牛馬足，毁成法以恢此尺寸之土，勢又不能。向以爲改疆界，變封植，由五十以更七十、百畝，力有難爲，故刻求良法，而今此變更，仍然不減。又且有大難通者。人第知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倍之，廣八尺，深八尺，即謂之洫。亦知溝附于井，止得十夫。千畝之地，而進而爲洫，即爲方十里之成，爲百夫萬畝之地，而進而爲澮，即又爲方百里之同，爲千夫十萬畝之地，能割此水邊幾尺，路邊幾尺，以分給此方百里千夫之家，使各成百畝，以合充此十萬畝之數，雖鬼神在前，亦且卻步。而猶曰「可得十畝有奇」，吾不知此「十畝有奇」之地，從幾溝幾徑得之，而得之而分給之千夫之井中，將安給也？此又難通之甚者也。

釋二辨文

一三族辨　一叔嫂無服辨

予歸草堂，與莫子蕙先觀歸安鄭芷畦所寄《婚禮經典參同》，謂《士婚禮》于請期一條，有云「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註：三族是父母、兄弟、子，言幸無此三族意外喪服，可以擇吉行嫁娶禮。據此文，則三族祇身族上下，斷非父族、母族、妻族之説。何則？以母妻黨服，僅功緦之末，不礙嫁娶也。況六經稱九族，皆註高祖至玄孫之親，並不傍及親黨，豈有三族反傍及者？其説甚善。

會張風林從館來，咸集草堂，坐客因嘆自循蜚至三代，何許年歲，雖苗民播惡，不

及族誅，而暴秦倡之，致斯、高之徒延及親黨，一何酷烈！而風林曰：不然，雖暴秦亦無此事。案《史記·秦紀》，文公二十年，倡族誅法，張晏曰：三族，父母、兄弟、子。則正與《士禮》同。惟如淳無籍，妄註爲父、母、妻三族。然其言無驗，在當時已不行其説。觀李斯誅咸陽市，無父母兄弟，則祇及其子，所謂「牽犬上東門」者，正父子受誅時語。况如淳不學，但悖誕立説。即註《史記》，而不識《史記》。《記》于《張耳傳》趙相貫高明云：「人孰不愛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論死，豈肯以王易吾親哉！」實實以三族指父母妻子，此是《史記》大文，無容更註也。且「三族」二字不止見《士禮》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疎」，明指親族，而《仲尼燕居》直曰「閨門之内，三族不和」，世無母妻二黨在閨門内者，此尚何疑惑！而舉世夢夢，至今未了。

予因念儒説爲禍，宋明實甚，而前儒已開之。雖耄荒健忘，胸無一字，猶記九經之註，早已明白，然亦有異義，如夏侯勝、歐陽和伯釋《書》九族，誤據《爾雅·釋親》，以母、妻二黨可稱兄弟，且《詩》有「兄弟婚姻」語，遂解九族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合而爲九。其説與如淳不異，而又推廣之。殊不知《爾雅》所釋，謂母妻二黨，雖繫親串，然引而近之，可有此稱，並不以此釋族屬。若《角弓》所云，則正以族屬疎遠，致等九族于婚姻，故戒胥遠。觀平王不親九族，而《詩》直刺曰「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可驗也。且以九族分三黨，尤極無理。即一父女昆弟適人者，子即姑子也。姑子視舅子，猶之舅子視姑子，一例也。則母族中亦宜添出母昆弟之子一族，而今又無有。若母

之父母爲一族，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又爲一族，則何以母父母祇一族，而妻之父母則分而爲二，此直是孩稚無稽喪心狂病之言，可一笑擲之者。但三族、九族，既繫經學，且厚繫國事，不敢不藉此辨定，以了其説。

世亦知三族、九族，歷見經史，而三、九之外，尚有五族、七族乎？《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謂己上及父，下及子，三也。又以父及祖，以子及孫，五也。此三之推爲五也。若五之爲九，則中已包七而略言之。乃儒説便云曾高同齊衰，曾玄同緦麻，故無七族。及讀《史記·鄒陽傳》，則云「荆軻湛七族」，而張晏亦註曰：「七族，上自曾祖，下至曾孫。」若然，則三五七九皆親族矣。蓋同姓爲族，異姓爲黨，故《爾雅》于内宗曰族，于母妻曰黨。禮稱母之黨，妻之黨，妾服女君之黨，反葬女氏之黨，無稱族者。大抵族與氏相聯，國君傳族，每一君爲一族，如曰桓莊之族、桓戴之族。有時分氏爲族，如高陽一氏而分爲一十六族，然合之止高陽一氏。有時分族爲氏，如魯桓一君而分爲孟孫、叔孫、季孫三氏，然合之止爲桓族，他氏皆不得而參預其間。然且族有寡多，而總以服爲之斷。自三至五，自五至七至九，總皆以服推及之。若但以族言，則鄭之七穆，初祇罕、駟與國氏、游氏，而後復分爲子南、少正諸氏，皆穆族也。魯之三桓，初但有孟、叔、季氏，而後漸分爲子服，爲南宫，爲叔仲、公彌諸氏，皆桓族也。然則族亦煩多矣。惟三族服始，九族服盡，以是爲斷，則族屬雖繁，而各有限制。雖族誅之法，三古迄今，早已廢絶，不必更爲過慮，而儒者論學，最貴嚴確，亦安可使天地之間，有無稽亂道至于

如此！

古叔嫂無服，至唐初變制，始有小功之服，見《開元禮》。此在學禮家皆能言之。近歸安鄭芷畦作《喪禮經典參同》，疑《士禮·喪服記》有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似夫爲兄弟服期，而妻降大功，爲從兄弟服大功，而妻降小功，類如是，則叔嫂有服矣。將欲據此文，一雪從前言禮之誤。」予與莫子蕙先見而疑之，謂《士禮》大功傳明言叔嫂無服，且故爲問答以著明之，豈有一傳一記，自相矛盾之理！時張風林在坐，曰：「此但以恒稱兄弟解士禮，非士禮例也。」士禮自有例，凡恒稱兄弟者，皆變稱昆弟。如同父之子曰昆弟，從父之子曰從昆弟，以至從祖昆弟、族昆弟，而凡同姓之所爲伯仲者盡之矣。若「兄弟」二字，則不論同姓、異姓，與凡繫屬之稍疏而有服制者，皆得稱之。故鄭氏于「大夫之子于兄弟降等」文，註曰「兄弟，猶言族親」是也。然必有功緦末服，一如從祖昆弟族昆弟者，始當其稱。故《傳》曰「小功，兄弟之服也」。若《記》則直引《傳》作問答，以明其説。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曰「小功以下爲兄弟」，其説之再三，而確鑿如此。似未可以恒稱兄弟强解之矣。但此條兄弟在賈公彦疏單指是夫之從母之類，則頗費解。按從母係母之姊妹，其不他及者。據疏云：「妻從夫服，其親族在前傳已有諸祖父母、外祖父母、世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類，凡傳之所載，記不重出，故第補此親以類推之，則但舉從母，所以補其闕，非謂族親止從母也。」此説良是。特明稱兄弟，何以同姓、異姓、男氏、女氏皆得稱之？予曰：《周官·春官》以飲食親宗族兄弟，而《秋官》刑族

人，亦曰不使國人慮我兄弟，則宗族稱兄弟，固也。若《爾雅·釋親》，曰母黨妻黨爲兄弟，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則即此數語，而異姓男女稱兄弟皆可見焉。且他經亦有之。不讀《詩》乎，王不親九族，而《詩》曰「終遠兄弟」，此宗族兄弟也。乃王舉族燕，以異姓爲賓客，而《詩》曰「兄弟具來」，曰「兄弟甥舅」，是公族與賓客皆兄弟也。然且古有飫禮，《國語》「每歲必飫」，或「祭畢行飫」，大抵以宰夫爲主，異姓爲客，王與族人飫于堂，后與内宗之屬飫于房，内外交飫，然而《常棣》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楚茨》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男氏、女氏俱兄弟也。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又名甡稿

辨聖學非道學文

聖學不明久矣。聖以道爲學，而學進於道，然不名道學。凡「道學」兩字，六經皆分見之。即或併見，亦衹稱學道，而不稱道學。如所云「君子學道」、「小人學道」，蓋以學該道，而不以道該學。其在《論語》則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而在《學記》則曰「人不學，不知道」，如是而已。

惟道家者流，自鬻子、老子而下，凡書七十八部，合三百二十五卷，雖傳布在世，而官不立學，不能群萃州處，朝夕肄業，以成其學事，衹私相授受，以陰行其教，謂之道學。道學者，雖曰以道爲學，實道家之學也。

故《隋書·經籍志》明云：「黃帝大道，但傳之其人，而不立師説。惟漢時曹參薦蓋公能言黃老，而文帝師之。」于是有道學一派，倡始兩漢，而魏晉以降，六季最盛。如《陳書·儒林傳》載梁簡文嘗置宴殿堂，集玄、儒兩家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此正清言肆出，道學盛行之際，然猶玄、儒兩判，無溷雜者。

是以道書有《道學傳》，專載道學人，分居道觀，名爲道士。士者，學人之稱。而《琅書經》曰：「士者何？理也。身心順理，惟道之從，是名道學，又謂之理學。」宋儒言理始此。

逮至北宋，而陳摶以華山道士自號「希夷」，與种放、李溉輩張大其學，竟搜道書《無極尊經》及張角《九宫》，倡太極河洛諸教，作《道學綱宗》，而周敦頤、邵雍與程顥兄弟師之，遂篡道教于儒書之間。其説詳見予《河洛原舛》及《太極遺議》諸文。又佛書《禪源詮集》，亦載太極圖，名阿犂耶識。相傳周濂溪亦受之了元禪師者。今《遺議》不載。至南宋朱熹，直勾史官洪邁爲陳摶特立一名臣大傳，而周、程諸子，則又倡道學總傳于《宋史》中，使道學變作儒學。凡南宋儒人，皆以得附希夷道學爲幸。如朱氏《寄陸子静書》云：「熹衰病益深，幸叨祠禄，遂爲希夷直下孫，良以自慶。」又《答吕子約書》云：「熹再叨祠禄，遂爲希夷法眷，冒忝之多，不勝慚懼。」是道學本道家學，兩漢始之，歷代因之，至華山而張大之，而宋人則又死心塌地以依歸之，其爲非聖學，斷斷如也。

向在史舘，同舘官張烈倡言陽明非道學，而予頗争之，謂道學異學，不宜有陽明，然陽明故儒也。時徐司寇聞予言，問道學是異學何耶？予告之，徐大驚，急語其弟監脩公暨史舘總裁，削道學名，敕《明史》不立《道學傳》，祇立《儒林傳》，而以陽明隸勳爵，出《儒林》外，于是道學之名則從此削去，爲之一快。當是時，予辨陽明學，總裁啓奏，賴皇上聖明，直諭：「守仁之學過高有之，未嘗與聖學有異同也。」于是衆論始定。即史官尤侗作《陽明傳》，其後史斷，亦敢坦坦以共學適道，取「學道」二字，歸之陽明。特聖學何在，則終無實指之者。

予謂聖學之中，原該「道」字。初學聖人，祇謂之學；學聖既成，即謂之道。學者，道之始；道者，學之終。既非兩途，又

非兩事，且並無兩功夫。第從事于此，而學在是，道即在是焉。是以聖學、聖道，只在忠恕，雖子告子貢「多學一貫」，祇是「學」字。惟告曾子「吾道一貫」，則全現「道」字。然而道在忠恕，學亦在忠恕。忠者，中也，執道心以去人心；恕者，推也，去人心以推道心。此本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當時所稱「道經」者。而聖門諸徒，則皆受之以爲學。是「忠恕」二字，合之《道經》十六字，舉千聖百王、賢愚治亂、古今一貫者，而祇以「精一允執」成學者之事，則聖學之該聖道，概可見矣。

然且「允執」之忠，全在去人心，盡屏其自私自利之心，以推其道心。是道全藉學，而忠又全藉乎恕。道學、忠恕，總是一貫。是以曾子忠恕，曰「吾道」，曰「夫子之道」，一何鄭重！而子貢以學該之，祇一「恕」字。如子貢曰「一言而終身行」，一貫也，道也。曰「其恕乎」，則祇恕也。且以「不欲勿施」八字示之，曰學恕已也。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而進乎道也。曰「非爾所及也」，恕固可進道，而時則未也，須學也。乃終以博施濟衆爲聖仁。堯舜推忠行恕，立聖道之極。而夫子終以「能近取譬」歸之强恕，謂忠之必藉乎恕，道之必藉乎學，有如此。

道學則不然。並一道家，而各立名目。其在北宋，曰主静，清静教也；曰立極，無極之宗也；曰涵養用敬，則養以毓其氣，敬以定其神，葆秘之事也。世無審動静、探主宰，且葆秘神氣，而可云行聖學、入聖道者。至南宋，云格物窮理，則又竊儒書名目，以陰抒其萬物之奧，聖人至賾之道教。其並非儒學，早已顯著。乃一聞聖道、夫子之

道，而相顧茫然，徒以萬殊一本當之。夫萬殊一本，佛家之萬法歸一也。且亦籠統，何着落？及聞「忠恕」二字，宜憬然矣。乃猶疑借端，曰此不過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夫明指本心，明明以學道一貫，直本之堯舜以來共推共執之道心，而猶曰借端，是于當身且不知，而欲其知道知學，得乎？

況博施濟衆，正推己之極，爲子貢終身行恕之終事，並不高遠。《大學》「明德」必至「新民」，《中庸》「成己」必至「成物」，《論語》「修己」必至「安人」、「安百姓」，《孟子》「獨善其身」必至「兼善天下」，即《學記》記學，自「九年大成」後，忽接曰「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遠者懷之」。是博施濟衆，正聖道之成，爲聖學中所有事，而乃以子貢徒事高遠斥之，則毫釐不知學道者，故曰道學非聖學，大須辨也。

然且以能近取譬，亦作借端，謂如釋氏説，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夫推心取譬，求進聖仁，亦甚平易切實，何至如指月恍惚，盡付借境？況忠恕既借，取譬又借，一身所有，並無着落。七尺男子，直等之隣人之醯，已屬怪事。又且指月之解，出自《圓覺經》脩多羅教。不惟道學，兼唱佛説。及其唱畢，久之，又云「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翻然出席。如此行逕，直是佛氏舉動，以宗門而行道教，聖學掃地盡矣。

若聖道、聖學，諸書一貫。《論語》一部，無非忠恕之道，且無非恕學，其在前文，已明白可見矣。乃以《大學》言。誠意，忠也；其止善去不善，而無自私自利之心，則恕也，此即學也。乃即以其學爲絜矩，推心度物，極盡忠恕，而明德新民，由身心意知

以推之家國天下，道皆一貫，然而只一「恕」字。曰「所藏乎身不恕」，曰「所惡乎下，毋以事上」，無非恕也。《中庸》亦然。至誠，忠也；由明善致曲，以推之動變，即恕也，亦即學也。于是「成己成物」，「盡己性以盡物性」，「天地位，萬物育」，何者非一貫之道？乃其學，則始于忠恕。曰「忠恕違道不遠」，又只是恕。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且隨以「所求」「未能」，鋪排恕字。至于《孟子》，則「萬物皆備」，一貫也，道也；「反身而誠」，則忠恕也。然而「强恕而行」，只是恕字。蓋學也，而道在其中焉。自孔孟不作，道學專行，聖道聖學，其不明于世者，越七百年于兹矣。今一旦指出，上自堯舜，下及孔孟，始終本末，到處一貫，時時可見，人人可行，無借無雜，不疑不惑，學以致道，庶幾無媿。後有學者，其亦從此而進求焉，可耳。

辨忠臣不徒死文

忠者，事君之則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以者，用也。謂事君則用之。然而何以用忠，則經無明文。惟《春秋傳》曰：「凡忠者，于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即謂之忠。」一似用忠不一，凡所爲之事，苟利君國，則無論大小難易，無往不可以見忠。是以《韓詩》有云：「以道化君爲上忠，以德調君爲次忠。」而《春秋傳》又曰：「楚子囊臨死一言，不忘社稷，便可謂忠。」故忠臣已事，自唐虞至春秋，不多概見，乃由龍逢、比干外，經傳罕有，祇《左傳》稱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推爲忠臣。《論語》問令尹子文仕、已不喜愠，舊令尹之政

告新令尹，而夫子特許其忠。夫第家無私畜與不私其官，不忘諸官政，亦初無化君之大，衛社稷之重，而六經表忠，以此推首。則夫事關君國，隨地見忠，其不擇細小，并無一定，斷可知也。

乃不學之徒，誤讀子夏所云「事君能致其身」語，而謂爲「捐軀」。夫致身者，服勤致死，以身許國之謂也，而捐軀也乎？且誤認「見危授命」、「殺身成仁」爲忠臣之事。夫志士仁人，隨在立名，凡君親兄友與一身名行皆是也，而止忠臣之事也乎？乃後儒無賴，竟鑿然以必死歸之忠臣。如魏徵有云「但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語，一似忠臣止有死者。夫忠臣不必死，前亦既言之矣。然而間有死者，則必厚係于君事與國事，而不得已，而後死之，未有君死亦死，徒死其身而于君國兩無與，而可言忠者。《禮記》明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殺其身無益于君，則不爲也。蓋死君、死國，至不得已而死之，謂之殉難，不謂之殉死。其殉難奈何？

一曰死諫，龍逄、比干是也。三代忠臣，此爲最著也。然而《韓詩》以周公相孺子、管仲相桓公，俱不必死，因有以伍員伏劍爲死怨。而汲黯戇直，反得與東方諷諫同享忠名。是死亦忠，不死亦忠。伊、管不死，不必遂遠遜逄、干下也。

一曰以死衛君。齊無知弑襄公，徒人費禦賊而死于門；嵇紹以晉帝蒙塵，❶挺身捍衛，而端冕而死。此死君之無可議者。顧公叔文子，衛侯親許其以身捍君，可不謂忠？司馬《續漢書》極稱楊仁忠勇，能持戟

❶「嵇」，原作「稽」，據四庫本改。

以嚴衛宮門。第文子與仁未嘗死也。

若夫齊逢丑父，以貌類頃公而代公死；漢之紀信，假漢王之車以代漢王。此皆身代君死者，其亦忠矣。然猶曰此必君佞幸，與齊孟陽代諸兒同，故左氏與漢史俱未稱之。

至于晉愍受毒，登床哀號；宋欽褫衣，抱持哭泣：此死君難者。豫讓圖趙氏，不憚漆身；高漸離觸祖龍，甘矐其目：此爲君復讎者。然而晏嬰不死君難，《家語》稱晏嬰忠臣；張良復讎不死，人尚稱張留侯始終忠于韓者。凡此者，雖皆殉難而死，皆不得已而後死，豈曰非忠？然而有不死而亦仍曰忠。以爲無益于君，則雖死、不死固有懸殊，而其爲無益，則無以異也。

況夫國事多端，殉難不一。齊莊公襲莒而杞梁死之，魯師戰乘丘而縣賁父死之。此轉戰而死于鬭者，然未嘗與我戰則克者有等差也。張巡守睢陽而百折不回，李玄通管定州而屢誘無所詘。此保地而死于守者，然不必與開疆辟土者分同異也。

是故忠臣大節，最重託孤。荀息立奚齊、卓子，當濟忠貞。然而季友之忠，歷立般立閔，而此身凝然不少動。至散輔諸公子，亡臣狐、趙輩，不失爲忠，而召忽殉難，夫子反等之匹夫匹婦之諒，其死重有益而不重無益，至于如此。

至若宋人文信國、謝枋得之死，雖止一身名行，不關係國事，然大節所在，不是徒死，正是殉難。與齊王蠋之死燕師，漢龔勝之死新莽之召，前後一轍。特是魯連不帝秦，王裒不事晉，不皆身死。且祇名義士，不名忠臣。此與殉國難亦微有別者。

向時從六經諸子求一唐虞三代忠臣國亡身死者，而必不可得。無已，庶或以夷、

齊當之，然殊不相類。按夷、齊避紂，久已歸周，並非以商亡作殉死計者，祇因諫周不合，幾被殺身，則義不可留，因逃首陽。然且採薇而食，並未求死。即死，亦有爲而死，與今所云「國亡身死」者大别。且此正是義士，不是忠臣。又且當時未必死。《論語》祇稱「餓首陽」，不稱「餓死」。其曰死者，郭象曰《莊子》之誤也。

乃自宋以後，皆謂忠臣必死，且無故而死，並未嘗殉難，而祇是殉死，謂之徒死。夫父子不殉死，禮有明文。滅性傷生，等之不孝。若君臣殉死，則三良殉秦，詩人以婦寺目之。未有徒死稱忠臣者。而乃禮教不明，江河日下，無論在官在籍，祇君死亦死，國亡亦亡，但知以一死塞責，全不計與君事國事毫厘有益與否。此則唐虞以後，宋元以前，並無此等，不待言也。

然且身不在官，名未通籍，以無何之人，苟非韋布即是襏襫，目不見君王，足不履殿陛，亦復棄父母，抛妻子，以覓一死。夫事君以忠，謂事君則用之，幾有不事君而亦用此者？不讀《孟子》乎，以顔淵而救民飢溺，亦有何害？乃論者譏之，至比之披髮而救鄉隣之鬭，題之曰「惑」。夫惑者，在本身爲狂惑，行事迷亂；而在旁人則爲駭惑，以爲凡事有分，伊何人斯，可妄作至此？今無端求死，以生前限分，必不許其得共事者，而今且捱身而入，公然身死，則其爲狂惑，爲駭惑，宜何如者？乃今作《表忠記》者，多載此等。且更以用兵所在，不幸冒刃者，皆稱忠臣。如此，則長平之卒盡國殤矣。顧作《表忠》者，假冠予序，恐觀者不諒，謂顛倒名義自我輩始，則冤抑尤甚。故予于通辨之末，一併及之。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古禮今律無繼嗣文

古繼嗣一禮，從無明文。所可考者，惟

天子繼嗣 雖經史亦無明文，然自《帝紀》夏中康、商太丁，《漢史》惠、文、昭、宣後，尚有宋濮議、明大禮，聚訟不已，此固無容議者。

諸侯繼嗣

《中庸》「繼絶世，所以懷諸侯也」，《論語》「興滅國，繼絶世」，俱以諸侯言。

《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鄭註：「大人，諸侯也。」《正義》曰：「世者，父子相繼。及者，兄終弟及也。」

《史世家》：「吴泰伯爲吴君，無子而卒，弟仲雍繼之。此繼爵也。及武王克商，始使仲雍曾孫周章繼泰伯爲後，而別封周章之弟仲于虞，名虞仲，奉仲雍祀。」此謂繼絶。

宗子繼嗣

《喪服小記》、《大傳》俱有曰：「別子爲祖，謂諸侯長子爲君，其次子名別子，使別立一宗而自我作祖。繼別爲宗，而世世繼之，名爲大宗，即宗子也。繼禰者爲小宗。」自次子後諸子，但父子相繼，各自立一宗，而並統于大宗，爲一族，則名小宗。今多誤解，詳見《大小宗通繹》。

《儀禮》傳曰：「大宗不可絶，故爲人後者，必後大宗。」

《公羊傳》註曰：「大宗無後不可絶，小宗無後當絶。」

《喪大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正義》曰：「宗子之子若殤而死，猶當繼殤，然而殤子無繼禮，則凡爲宗子殤後者，仍繼殤子之父，而但以殤服服殤者。」其委曲如此。

此三者有繼絶禮，餘無繼者。《射義》：孔子射矍相之圃，使子路爲司正，有曰「與爲人後者不入」。與者，干預也。正以當時公族大夫不繼嗣。有干預繼諸侯者，謂之支庶入繼，干預繼大宗者，謂之繼別之後，皆不使入射，蓋專指此二者言。《雜記》云：「大夫無子，則但爲置後。」《正義》曰：「置後者，謂借他大夫之子暫爲喪主，一若爲之後者，而喪畢即撤，仍不立後，謂之置後。若宗子則立後矣。」他大夫之子不拘同異姓。撤者，還使歸也。《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謂大夫士庶，凡有喪者。《正義》曰：「主所以接賓，無則攝之。若無後，則身自絶嗣，何關于人？故可無後也。」然且攝主有制，若本族無主，必不令妻黨得以攝之。《雜記》曰：「如無主，則東西南北家主之，無有，則里尹里長。主之。」其嚴如此。

他若《論語》「臧武仲以防求爲後」，《左傳》「不可使叔段無後于鄭」，季友酖叔牙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皆繼爵，非繼人者。今非封建之世，無諸侯宗子二者，則有何繼嗣？而民俗紛紛，終年争繼，且造爲律文，有以長繼長，絶幼不絶長諸説，勒爲金科，致殘害骨肉，攘奪財産，訐訟不已，一如六季諸王争篡，有所云願世世勿生帝王家者，則慘毒極矣。今試以律考之，其必繼絶者，惟

官員襲廕 此與封建時諸侯繼絶相等。

律　有嫡立嫡，無嫡立庶，無庶則然後以同族之倫次相當者繼之，如不依倫次、攙越冒

襲者，杖一百，徒三年。

軍官襲職辨事

其律如前。如異姓養子詐冒承襲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其當該官司知而聽行者，同罪。

丁役

此條在兵律，即唐人相沿庸調一法。大抵重有子而規避不先立者，故不稱繼嫡子法，而反稱立嫡子違法，責其不遵法預立，以承丁役，開手便云「立嫡子違法者，杖八十」，蓋罪其規避也。隨又云：「如嫡子年五十以上無子而不立庶子者，罪亦同。即亡子者已立同宗之子爲子，而是子捨之而去，罪且加等。」是此一兵律，專責有子而違法不立，未嘗責無子而令繼立者。是繼立之律惟此三者，而皆與民俗繼嗣絶不相干。則律無繼嗣文，有明據也。

乃律既無文，而《會典》所載，且有「庶民之家，不必立繼」二語，則顯與禮合。惟條例有許民繼嗣一條，謂無子家有願承繼者，許之。然必昭穆相當，先儘同父周親及子姪之有服者，如俱無，方許及同姓遠房，聽其擇立，並不許同姓紊昭穆及異姓亂宗祧，則秖是願繼之家，倘告官司，則官司許之，非律令也。

然且此許繼之子，若不得于所繼之親，即許其告官別立。則是其所已繼者，意苟不欲，尚得告官司而棄絶之，況未繼者。則是繼嗣之文，在條例亦秖此一節，而即此一節中，亦且官許其繼，亦官許其絶。其爲不必繼，亦甚了了。而民俗險薄，必妄揑無影響之律例以脅制官司，而官司不察，亦並不實據律例以折此獄，致無子之家，稍有財產，必多方訟訐，極至戕害周親，雖人亡產絶，

而恬不知怪。盍亦就禮、律兩文，一省觀之。

古今無慶生日文

古有賀生文，無慶生日文。其有賀生文，何也？自昔帝王聖賢，必表其所生之地與生時之瑞。如

《孟子》：「舜生于諸馮。」

《帝王世紀》：「堯母慶都，出觀三河，寄于祁氏家，有神感之，懷孕十四月而生堯，故堯姓伊祁氏。」

《世本》：「禹母修己，吞神珠如薏苡，胸坼生禹。」

《毛詩正義》：「契母簡狄，以玄鳥至日吞鳦卵，生契。」「稷母姜嫄，以祀高禖日之野，履巨人跡，欣而生稷。」此似皆有生日者，然是契、稷受生日，非生契、稷日也。故俗儒無學，誤以誕彌厥月爲生稷之日，因以生日稱誕彌，不知「彌」作「滿」解，秖懷孕滿其月，不惟非生日，並非生後滿月如晬日者也。

即漢後諸史，亦多載此等。如《史本紀》稱：「漢高母劉媪息大澤之陂，雷電晦冥，若有蛟龍覆其上，生高帝焉。」《南史》：「梁張后方孕，吞菖蒲花，生武帝。」

「隋文帝生時，紫氣集庭。」

他若《詩》「非熊非羆，男子之祥」。禮，生男則設弧門左。

晉賈充生時，有充閭之兆。陳徐陵母夢五色鳳集肩，唐李白母夢長庚星入懷類。

因而有賀生之禮。如漢《盧綰傳》，綰與高帝同日生，里中以羊酒賀兩家。秖是賀初生，非慶生日也。

又且古有祝壽文，亦並無慶生日文。如

華封人三祝，曰多壽；《洪範》「九，五福，一曰壽」；周人九如頌曰「如南山之壽」，皆非生日進此頌者。

若《雅》、《頌》所載，則隨地稱祝。如《棫樸》以官人而曰「周王壽考」，《行葦》以賓客飲射而曰「以翼壽耇」，《載見》以諸侯朝王而曰「以介眉壽」，《江漢》以方伯征伐而曰「天子萬壽」，《閟宮》以祭廟述祖德而曰「俾爾壽爾富」，《楚茨》、《信南山》以祀田祖禱歲而曰「壽考萬年」，曰「曾孫壽考」，並與生日無與焉。

即或實以引年加禮，如六十杖鄉，七十杖國，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類，或自爲宴會，以私誌慶幸。如唐白傅作香山九老社，宋宋琪輩有至道九老社，以及文彦博有耆英會，司馬温公有真率會類。要皆重年歲，不重生日。故漢後倣古引年，如漢文賜八十米肉，唐玄宗七十八十賜帛絮几杖，仍以十計。即社會中人，計年不計十，如耆英張壽年七十，富弼年七十九，至道李運年八十，張好問年八十五類。其爲非生日，前後總一轍也。

此惟唐玄宗時，張説請于上，萬壽日名千秋節，此實古今慶生日之始事。然而諸王大臣以下及士庶，皆不之及，則仍是古帝王孤行一節，其與明代以後，比户稱慶，無是禮也。《春秋》記魯莊子同生，是記生日始事，然不立慶禮。

故予謂自古鍾生，宜有生年月日傳于世者，獨孔子一人，他可無有。然而孔子生日，猶無實據，至今不得明定爲何年何月何日。考《春秋》三傳，《左氏》但記其卒日，不記生日，而《公羊》、《穀梁》則並記之。乃《公羊》于襄公二十一年冬記云「十有一月

庚子，孔子生」，則明與《春秋》本經月日大相悖謬，《經》云「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以庚距庚，相距十日，今由庚辰至庚寅，由庚寅至庚子，相距秖二十日耳，《經》以庚辰爲十月朔，而《傳》乃以庚子爲十有一月，是一月秖二十日，天地無此時，古今無此曆也。

《穀梁》不記十一月，似乎有見，但于十月後間記「曹伯來朝」、「公會商任」兩條，盡十月之事，而後及孔生，則仍在十一月内，與《公羊》同。

若《史世家》則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生孔子」，直差一年。司馬《索隱》曰：《公羊》作二十一年，而此饒一年者，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故誤也。此尤可怪者。從來三正推法，祇以後月屬前月，並無以前月屬後月者。周正十一月，第能爲夏正九月，未聞又能倒而爲夏正之正月者，真笑話也。至作《通鑑前編》者，且直造云「周靈王庚戌二十有一年冬十一月，孔子生」，則不可問矣。

故古年月日無全見者。《秦始本紀》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故名政。「政」即「正」字，然不知何日。《孟嘗君傳》田文五月五日生，以爲不祥。顧不知何歲。若夏啓，呱呱在辛壬癸甲之後，屈平自敘「惟庚寅吾以降」，則且有支干，而無月日。惟六季後作墓銘者，記卒葬之日，必逆記生時，則往往及之。然史、集殊文，慶、弔殊禮，墓闕之言，非所常道。故明代喪禮，亦妄據墓文，直以所死之生日，謬稱忌日，古忌日不祭，而今且生忌、死忌分作兩祭，此在作婚喪禮者，尚有知其非而痛闢之。秖生日之慶，無敢議者。予嘗曰：此明代惡

習，亟宜屏絶。即以文集觀之，唐後作序者，無所不序，而獨不序壽，近即儼然有生日序見文集間，則其非古法，端可驗也。

予不幸犬馬齒長，客有以慶賀來强邀者，予卧床口授而敬謝之。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三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禁室女守志殉死文

自古無室女未嫁而夫死守志之禮，即列代典制所以褒揚婦節者，亦並無室女未嫁而守志被旌之例，則直是先聖之禮，後王之制，兩所不許者。況六經、二十一史、諸子百氏及名人文集，可爲學士大夫所稱道者，亦並無此等。祇樂府有《貞女引》，琴曲有《處女吟》，前此作《樂録》與《古今註》者，皆云魯室女作，然亦並無守志事。且亦小説家言，不足據。又且貞女即貞婦，如鮑蘇妻稱鮑女宗者是。此既違禮，又畔制，又爲主持名教端風勵俗者所不道。且又循蜚以來，下至宋元，百千萬年所不必有之人之事，而不謂近世好異，比肩接踵，且愈出愈奇，而未有已也。

少與蔡子伯遊，見其族姑有未嫁夫死而守于室者，年已五十矣，未能旌也，祇勾學士大夫以詩文旌之，而世多未應。惟子伯重族誼，兼念姑祖龍池公以名進士爲推官有聲，而姑之夫，則父與伯叔父皆狀元進士，或殉死，或守義，如所稱余忠文先生兄弟者，以故子伯强作詩，而予亦依回從之，以致後之索詩文者，遂不能絶，然未能破旌例也。既而諸暨孟氏以先世孟女屬傳，謂女名蘊，在洪武初爲同邑蔣文旭所聘。文旭年十七，爲監察御史，請歸親迎，值陳時政十二事，中有暱戚殺平民一條，忤旨賜

死。女哭告父，謂文旭既親迎，有吉日，禮應往弔，不許。又謂，文旭死，其父母無子，請往事舅姑，又不許。乃瞯樞過門，躍出隨之。俟舅姑亡後，仍歸室，築一樓以居，名「柏樓」，比柏舟也。時請旌不得。歷洪武、永樂、洪熙，至宣德六年而始旌之。雖已破典例，而仍不爲例。予念文旭賢，死事可感，縱傍人猶憐之，以通名之婦，而與之齊一，亦復何過？又且請命歸娶，事聞朝廷，告母往弔，早有吉日，因爲之作傳。即後入史舘，作《明史·列女傳》，亦力持其說。即以此傳入史傳中，曰雖非禮，已有例矣。當是時，予論列侃侃，内省無媿。顧嘗自忖曰：表章太過，得毋有效尤而起，竟破其例，爲論列罪者？乃未幾，而果有仁和計二姑事。二姑許同里陳桓爲妻，桓以貧從軍，于康熙甲寅隨總制姚公征閩海，而身没于陣。姑過桓家，親爲操作，且絡絲糊錫，日取傭值，以養桓二親，逮老死，杭府縣屬遂有據孟女柏樓《明史》立傳已事，請特創旌例，以擴典制，即當事亦以此上之，雖廷議破例，而終不爲例，然亦岌岌矣。

今康熙辛卯，予年迫九十，卧病城東草堂，客有以六安潘女事屬表章者，其傳云：「夏舉人諱聲，與潘貢生諱瀚者爲婚姻。夏子死，潘女請隨母往吊，不許。暨母歸，而女已投繯死矣。」大驚曰：「今室女守志，又復有死焉者乎？」古有殉難，無殉死者。況夫婦無殉死事，不惟室女不殉，即已嫁守志，亦何必殉？此惟女遇不幸，有奪其志者，不得已偶一死之，韓憑妻是也。《樂録》：宋康王好色，築臺于青陵而奪憑妻，妻投死臺下，此惟奪志有然。然此即殉難，非殉死也。然且有殉難而仍不死者。周郁

妻戳鼻不死，魏溥妻割耳不死，王凝妻斷臂不死，清河崔氏截髮不死，以至曹文叔妻刈耳復割鼻，梁之高行婦戳鼻復剺面，而皆不死，即共伯之妻，明云父母不諒，將之死，然仍不死也。故父母不殉死，親死亦死，謂之滅性，又謂之以死傷生，名曰不子。不子者，不孝也。惟君亦然。三良而殉死，即斥爲不忠，與婦寺等。夫倫類之尊，莫如君親，忠愛之切，亦莫如君親。向使君親當殉，則人孰無君？孰無父母？一君二親，將見薄海之内，民無孑遺，縱有三身，亦掄不及夫婦矣。況夫婦則斷斷不可死者。夫婦不言情，故曰夫婦有別。又曰關雎好逑，鷙鳥離立。惟小説家言情，則然後有暱情身死之事。如謁漿乞飯，裂塚返魂諸事，生而死，死而又生，此則離經悖道，蠱壞風俗，大非士君子所宜言也。

生平寡學識。予族弟會侯以祥符知縣還里，與予同年同舘友方君渭仁結子女之好，已嫁娶矣，忽子死，而女爲殉之，投繯不死，墮樓不死，而絶食而死，予無狀，有文傳之。既而新安吴、戴，皆名族子女，吴死而戴即吞金以殉，且祠于墓間，名吞金祠。此全類小説家事，顧謁予爲誌銘，予曲爲之説，且多方解譬，以明其義，而實則不可爲訓，徒强詞以奪正理，虧壞名教，雖曰已嫁而殉，説猶可原，然亦無故覓死，仍亦循蜚以還所未有事。況室女殉死，公然作俑，此尤急宜救正者。乃其傳又云，太守州牧議以女棺歸夏氏，與其子合葬。則更非禮之甚，顯然與先王之禮、孔子之言，大相刺謬。不惟破例，抑且蔑禮，不得不大聲疾呼者矣。

不讀《曾子問》乎？曾子問婚禮，而孔

子答之，其言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此何說也？蓋婚禮頗重，一禮未備，即謂之奔，謂之野合，故自行媒、納采、納徵、問名、卜吉、請期而後，有三告廟禮。一曰告迎，告親迎也。一曰告至，謂婦車至又告也。一曰謁廟，則主人主婦帥新婦而謁之于廟，即朝廟也。有兩見舅姑禮。其有舅姑在堂者，則名曰婦見，謂婦至之日舅迎于門，謂之主人，姑迎于堂，謂之主婦，但交拜行賓主禮，而次日質明，則婦以特豚之鼎、棗栗修脯之筐，拜舅姑于堂，而舅姑受之，夫然後醴婦、饗婦，而婦禮成焉。脱不幸而舅姑偕亡，則于是行廟見禮。俟成婚三月，新婦始菜盂、素服，扱地而見之于廟，謂之廟見。雖向謁廟時，舅姑二主亦儼然在廟，然是謁廟，非見舅姑也，惟此一見後，夫然後擇日專祭禰

廟，而婦于以成，故曰廟見始成婦。乃或已婚三月不廟見，而不幸女死，則孔子又曰「不遷于廟」，謂棺不殯廟。「不祔于皇姑」，謂不令立主而祔之祖姑之傍。「反葬于女氏之黨」，謂其棺反歸女家，循其黨類而葬之。何則？示未成婦也，謂非其家之新婦也。夫奔與野合，固不成婦。若禮儀未備，比之奔與野合者，明有間矣。況祇未廟見，其在前此諸禮，亦何一不備？雖主人主婦不在，亦必有世父伯母爲之主者，諒從前致辭，從後致命，必不少缺，又況同牢合巹，請祇薦趾，已越三月，徒以廟見一節有乖大義，遂曰不成婦，直使棺不殯廟，主不祔祭，生非其親，死非其鬼，其禮之嚴毅而剛斷如此。今以平白不相干之人，生不見形，死不覿面，上無主婚之尊長，下無請祇之僕婢，既不婦見，又不廟見，不特非取婦，并非來

婦，則亦何道而可使歸棺合葬，聯楄柎，通窀穸，冬夜夏日，至于如此？此明明與孔子所言，一水一火，一朱一墨，一東一西，的的相反。如此而可爲，將見亂臣賊子，邪説暴行，凡可以反先王悖先聖者，將無不爲之，禮教從此掃地矣。

故合葬非古，但自周公創始，而其禮倍嚴，他倫皆無此，而惟夫婦有之。一男一女，合并匪易，原有較婦行得失作分合者。《春秋》葬哀姜，齊桓以其尸歸齊，而僖請歸魯，一離一合，是非判然。故禮當合葬，雖生不得合，而死必合之。周大夫之妻，無過而爲夫所棄，既已異居，然而妻必請合葬，所云「穀異室而死同穴」者。苟不當合，則雖同寢處，而亦無合理。郃陽季兒，其兄爲其夫所殺，雖不復讎，而共衾不忍，因自經，而請不合葬。是以歸尸及棺，必有着落。

荀爽之女，至臨死而以粉書壁，曰「尸歸陰氏」。即韓憑之妻，倉卒赴難，亦且預書裙帶，曰「願以尸賜憑」。此等大事，原非可以杜撰作臆計者。又且傳女事者，重爲曲護，更有隱就禮文，以謬合其義。如云「禮：取女有吉日，而女之夫死，女斬衰而弔」，又曰「婦人不二斬」。既謂之夫，而爲之服斬，固不二斬矣，可二夫乎？予初不記有是禮，而既而記之，此即《曾子問》「不廟見不成婦」之次一章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然。」據此，則是取女有吉日，與室女在室不經請期者，仍然不同。且並無斬衰往弔之文，惟《禮》註有之。即《禮》註亦衹云「弔服以斬」，非謂服三年斬也。乃接云「婦人不二斬」，爲之服斬，則直服斬服終三年喪矣。是不特與《禮》註

「未有三年之恩，故不服斬」語不合，且明明與禮文「既葬而除之」一語正復相反，是改禮文也，改禮文不可也。又且「婦不二斬」，出自《儀禮》子夏《傳》。《傳》曰：「婦不二斬，不二尊也。」女在家從父，則祇尊父，故室女爲父斬三年。及既嫁從夫，則尊夫矣，爲夫斬而父且降期。是不二斬，謂不二斬服，指夫與父言，而乃以父爲夫，以不二斬服爲不服兩夫，是既改《曾子問》，又改子夏《傳》，聖經有幾，堪此數改！又況曾子所問，尤宜審慎。前文已有合吉日而壻父母死之問，在女家已遣弔過矣，然而既請吉日，則必爲致辭，故壻當已葬，必乞伯父致辭女家，使女家許諾而弗敢嫁，禮也。此壻致命女家也。及壻既除服，則女之父母必使人請壻勿娶而后嫁之，禮也。此女致命壻家也。是男女將婚，已經擇吉，徒以親喪間隔之故，致男辭勿嫁，女辭勿娶。而爲之註者，且曰女可改嫁，男可改娶，此雖註之誤，然亦見室女未配，則其易離而難合，遂致如此。

今陰竄禮文，竊改禮註，拗曲揉直，以伸其説，不過謂近代無學，經宋元訖今，毁經蔑禮之後，必無有明指典籍，直言其非者。予乃舉一淺近禮文盡人當知者，一指示之。三禮有《周禮》，雖未必如宋人劇尊爲周公之禮，然與《禮記》、《儀禮》同出戰國，實周朝禮也。《周禮》媒氏掌男女之判，不云「禁遷葬及嫁殤」乎？舊註云，男女未婚者，有男死而女求歸之，謂之嫁殤。若男女偕亡，而合兩棺而葬之，謂之遷葬。是堂堂典禮，條例灼然。今室女求歸，與死而合葬，兩禁俱犯，既骫名教，復蔑典禮，且又犯三代先王所製禁例，是歷求之而無一可者。

予之言此，將以扶已骫之教，植已蔑之禮，稍留此三代偶存之律例，于以救秦火未焚私竄私改之載籍，并保全自今以後千秋萬世愚夫愚婦之生命。世有識者，當共鑒之。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于稿

賦一

江柳賦

桓大司馬自江陵北行，見向時所種柳，垂條毿毿，攀枝援條，涕如涂矣。至若柳既如此，人何以堪？自傷摇落，棲遲漢南。況乎毛甡渡江，行當暮春，楊柳依依，遠覆江津。拂乎緑波，揚乎青蘋。凄迷兮，朝烟之蔽遠天；縹緲兮，輕雲之過渚。其宛衍江岸，嫋嫋而難定，一如翠幃之牽風兮，濛濛兮，恍春山之含雨。春山覆兮水陰生，水波動兮陰未成。吹萬條之如拽，宛千縷之自縈。又況三月楊花，春江柳絮，飄颻浦口，低徊江路，流水鋪茵，平橋積素。毿毿不落，宛轉徐度。停游子之車，拂行人之袂。暖烟微分，輕風乍起，踟躕偃仰，思不能已。則或鬱鬱園中，青青客舍，江北江南，别離相藉。乃流連于江津兮，覆垂垂之碧葉；沾飛絮于前襟兮，綰長條于輕檝。曾不知隋堤之有千里兮，乃痛江亭之一别。

二

若夫三條陌上，萬里橋西。乍牽玉勒，遂綰金羈。緑楊婀娜，行人凄迷。斜陽出樹，晚風吹枝。樹無雨而欲滴，枝因風而漸

低。則有翠烟如絲，碧枝如縷，蓬蓬茸茸，千條萬緒。江臯有人，悵乎延佇。楊花飛，其茫茫兮儼春江之飛雪。聽哀歌之嘹唳兮，渺欲和而紆結。楊花不因風，飛來沾帆子。春風但吹鐵鹿行，知下江陵幾千里。和曰：楊花可憐花，但沾帆子飛。莫教中道落，飄颻在江涯。于是客子聞之，汩若流涕，有如楊花，點點墮地。因徘徊乎江邊，復留憩乎柳内。攬青絲之長垂，翳碧葉以自蔽。何况武昌門前，永豐坊底，彷彿當年，依然踠地。悵官路之逶迤，睇塞垣而難至。折之于青門，攀之于渭城。望江南兮思如結，懷故園兮心自驚。誰不躑躅金堤，徘徊朱轄。帶緩垂絛，淚開啼眼。笛裏飄颻，曲中宛轉。千里懷人，三年望遠。

浯漚賦

夫何毛牲，經行瀨上，游滯江表。羈行人之舊舘，入將軍之幕府。亦有去國才人，思歸王子，咸集臺端，同棲幕裏。望朝雨之盈泜，見浯漚之初起。若乃前形既剖，繼點復圓。乍興乍滅，旋來無端。心幾懸而不斷，眼隨啼而自穿。至若萍根未反，蓮葉如溜，駢旋炳燿，圜轉輻輳。散疊跡而匪重，躍前軌而恐後。注成東海之濡，滴若泰山之霤。恍有佳人，于焉止覯。熨冰縠之未平，碾晶丸而欲就。若乃鏡規屢碎，璧沉有瑕，文魚吐沫，蠵蛤縈渦。既浮浮其相值，乃漂漂而漸賒。帝女賣漿之櫂，江妃弄珠之槎。手拈滋而成泡，口吹浡而爲花。匪去留之足審，何存亡之有加？左貴嬪《浯漚賦》

云「亡不消長，存不久寄」，❶故云。

木芙蓉賦

湖西節鎮，幕府之庭。有木芙蓉，倚乎東楹。根株盛長，枝葉縹碧。鮮葩皆敷，殷泫欲滴。當兹涼秋，佳月白日。爽塏清都，葳甤標致。繁會宛若美人，摇摇天際。斂脣揚蛾，流影揄袂。飄乎多思，静若有待。座客抽觴，與之相對。于是翠竹群扶，丹蕉互倚。當晚霞之明墻，恍叢條之臨水。蘂帶露以生妍，花薄寒而增斐。使君顧之，翩然以喜，遂屬毛甡爲之賦。

乃若習氏池頭，蜀王宅裏，玄霜霏霏，寒飈間起。江上彫百花之舘，臨川撤茱萸之幕。有紛然其旖旎，翩焉而婥嫽，儼芳華之既施，值清英之初蕚。乍臨風而有懷，雖經秋而未落。則有王儉相依，謝客自好。渌水能浮，初日相炤。美人木末之搴，才子涉江之採。步南皮之通川，劈西峰于天外。況乎近在署中，值之幕裏，摻手能攀，迎眠而起。供座客之賞，得主人之顧。維時爛若披霞，微有墜露。當百卉具腓之時，九欄將凋之候，乃獨望亭亭而欲前，炫輝輝其恐後。攬修姱于盈庭，揚娥媌于清晝。調頳粉之輕綿，剪緋紗以爲袖。目顧影而自憐，眉礙目而微皺。東家登墻之前，西子倚牀之後。豈非托根得所，藐焉眄睞。遂其婀娜，勿怨遲邁。薄涼飈兮傷素情，敷暐曄兮揚修榮，抱秋蔕兮得所生。時有座客，雅不善賦，乃爲詩曰：木荷本脆質，生在秋水邊。涼風採蓮後，花葉何翩韆。何當近中

❶「存」，原作「有」，據《藝文類聚》卷八改。

庭，與之揚令妍。

彈箏賦

淮南桂樹之瑶堂，城北椒花之麗舘，有朔客修髯，彈箏哀吟。毛甡客游，聞而淚滋。次日，流飲于枚生之里，徘徊于曲江之園。將軍梁姓者，遣歌僮八人，翦髮塗眉，撫箏而歌。簫笛琵琶，越琴燕筑，相和以起，游魂懺悦，于今五祀。歙之王君，游于賢王，每留行間，雅入戎幕。量郭氏之珍珠，買荆南之佳娣。有青琴、絳樹之能，史妠、盧姬之技。形體便婉，光景妙麗。時年正當，修短中態。眉綣欲揚，波渺善睞。被輕袿之淺碧兮，曳修裳之薄紅。揚蕙花以作色兮，翦杏葉而爲縫。綴銜釵之玉蝫兮，懸墜珥之金蟲。掩薌澤之微聞兮，點脣膏而自融。儼朝雲之徐度兮，宛晚色之方籠。縈燕尾于領巾兮，看垂髾之有雙。厭深房之曲闥兮，辭連鎖之高窓。欲渡江而裁櫓兮，乃牽絲而作繩。捐佩環于澧浦兮，拾裙帶于江陵。藉周游之餘日兮，于真州吾以逢。

於是暄日良和，柔景樂易。飛花度城，踠柳垂地。江轉雲容，澤有蘭氣。譬趙李之經過，喜娵娃之猝至。於是拂面彈綿，飾髮用溉，傥衣易裝，小立徐待。乃出繪華琢藻之芳桐，合以垂文錯象之彩木。被諸園絲越繭之轇纏，集之倕指輪斤之刻斲。架以雕金鏤漆之鈿杖，解以繡鸞刺鳳之錦幓。爾乃柱溢將膠，絃燥欲脆。舉袂怯拂，促柱微置。甫躊躇而卻立，旋倚徙而還視。

於是皓腕呈釧，纖指蒙甲。翠衿暗理，錦帶重押。音欲就兮絃屢調，曲未將兮思

先接。若散戞兮閒擲，但空彈兮虛捻。若乃秦聲趙曲之妍，楚豔吴歈之妙，啼烏明闔之聲，别鶴商陵之嘯。採蓮葉于將田，詠竹竿之垂釣。園中蜨蝶能飛，塞上哀鴻欲叫。無不甫蘆有窮士之吟，羌笛換明君之調。無不哀氣含商，清音流徵。怨入霜脾，聲縈皓齒。裁欲進而復留，甫將行而乍止。右甲鏦鏦自摧，左指條條不掎。曲以挫而難連，音以悲而善徙。聽哀歌之久絶兮，彈正繁而未已。歌已絶而徐續兮，又相和而好理。歌有絶而彈終不絶兮，視條條之五指。至若新聲變節，中弄改度。或棄爲他，或尋于故。盈縮殊施，長短同趣。嬈嬈自憐，詻詻猶訢。七始還生，六音交屬。急擊危扣，追赴遂作。言語吣嚹，意氣踈索。初似忼慨，一何壯怒。既而愴怳，又似遲暮。減素女之哀，感秦將之遇。無射媲其律，太簇節其數。心抽歷亂之絲，情繞參差之柱。諒兩象之難均，孰六龍之可爲御。

爾乃擗絃之指如削，出歌之脣若匀。絃隨指而聲妙，曲通脣而氣親。理釧聲而停腕，爲衣繚而卻身。逢可憐之佳節，發雅奏于上春。廊有虛飄之瓦，梁無不落之塵。詎要復之難昧，亦嘽啞之有神。況乎家本秦川，生同趙里。人比金珠，顔如花綺。因遭亂離，自傷流滯。視此迢遥，有同捐棄。效張女之哀彈兮，顧荆王而喟氣。任操縵之成文兮，潛撫心而隕涕。遂有惜别慶卿，孤居顔叔。愛弟稷苗，纍臣修竹。戴南冠而晝吟，倚秦庭之夜哭。何況趙王山木之歌，王粲登樓之賦。愁望鄉之有臺，欲思歸而無路。但使寫入新聲，傳之哀嘆。俯矚秦吴，仰視河漢。薛君聽之雙淚流，中山聞之寸心亂。無論玄圃有得筝之詞，臺城出

贈彈之句。逢梁蔺之妖姬，識陶融之佳婦。亦憯悽而增欷，且盤桓而不能去。

張南士曰：既妙抒寫，復工形似。附物宛轉，緣情綺靡。真驚才絶豔之作也。簡文以下尚遜其妙麗，況近代耶。又曰：節節新變，每逐境由繹，惟恐其已。任屏臣曰：次梗邋遢，赤水稠濁，必如此裁是妙絶組繪。

鳴雞賦

秋中臨潁，夜半荒旅。街無漏下之銅，巷絶紞如之鼓。嚴霜已棲墻，明月又入户。吟蟲嘶嚦，秣馬齟齬。悵清秋之闃寂兮，悄遥夜之無聲。悲征行之孔邁兮，夢還歸而未成。何雄雞之腷膊兮，將以踐乎司更。忽延頸而引吭兮，旋促距以奮膺。遽竦身而拍肋兮，振中宵之一鳴。涼風于以下襲兮，繁星因而西傾。動羈人之不寐兮，意徬徨而自醒。至若初鳴喔咿，庶類將舉。跚起墻間，聲縈樹裏。發函關之羈客，警司州之主簿。傳餐刷騎，悼嘆燈下。其或膠膠角角，撫翮再唱。銀河低瀉，珠斗偃仰。霜華轉濃，啓明未上。逐行隊以驅馳，猶夢魂之懭悢。乃涉荒程之多路兮，聆遠塒之三號。傍衰蘆之囁唼兮，間寒螿而唈嘤。恍草間之遥和兮，類車下之相詨。但前途能戒旦兮，孰羨夫深江之伺潮。爾乃嚶嚶噢噢，因風長追；啁啁唽唽，落月未幾。沙際蟄發，林間宿飛。路凝光以晻靄，人辨色而熹微。烟起則遥山復冥，霧平而灌木皆低。盻紅輪之將作兮，看丹霞之漸霏。閉金閨之緑扇兮，掩山寺之朱扉。蒼蠅既不可同夢兮，黄鵠又不可與栖。徒聽鳴雞以夙發兮，將躑躅其焉之。

黃洲橋落日賦

何長橋之蜿蜿兮，跨溢漭之黃洲。觀洲前之落日兮，徐淫演乎中流。曠山河之浩渺兮，間雲樹之綢繆。悵游子之登臨兮，魂黯黯而自愁。若乃木末紅生，檣邊炤起。儼赤影亂波間，光流水裏。綵霞能横，明雲善徙。水射日而生花，日浮波而散綺。儼赤壁之沉江，宛丹輪之渡水。目流眄以遷延，意徬徨而徙倚。至若山銜判規，沙隱窮轍。墟里烟生，波間影滅。行旌乍收，長帆半摺。烏鳥飛還，牛羊下括。車路蕭條，村語幽咽。故國三年，佳人一别。目斷荒洲，心焉欲絶。

觶賦

粱孝王游於忘憂之舘，進抽詞之士，飲以美酒，授以札牘。於是鄒陽、枚乘、羊勝、公孫詭、路喬如之徒，各有所賦。獨韓安國賦几不成，鄒陽代爲之。陽與安國揚觶並罰，於是羊勝進前，謂鄒陽止。罰乃得飲，中其所喜。不如勿飲，且爲賦觶。成即受酒，不能即退。於是鄒陽左手執觶，右手操管，口諷手追，而爲之賦。其辭曰：

「一升曰爵，三升曰觶。三爵之來亦以云賜。獻者用爵，酬者用觚。酬倍于獻，豈爲辜乎？若夫器有大小，量有多寡。或角或壺，或散或甀。或啗而藏，或暢而吐。合體名朋，跂足成釜。犧用背載，象乃鼻取。鑿泰岱之雲，法靁霆之鼓。賢王秉瓚以臨，

小臣戴觴而舞。斗雖大而能容，觥其觩而不舉。自非缾之罄矣，孰云罍之敢自許？且臣聞之語曰，雞勺不如鴟夷，便便之畜，不如滑稽。口谽谺而不祕，腹轉欵其能移。飲之堯、舜之千鍾鮮溢，莊生之五石皆宜。臣竊以爲百榼亦不醉，賜之巵酒安足辭？女王之愛之者，是必別取金罍，再揮玉斝。將捧而薌來，妓共啣而津落。鄭室之鐘已鳴，齊臺之火繼作。衣多暗解之襟，冠無不絶之索。浮之大白則不怡，出之童羖即不樂。詎有趙酒本厚，反受肆伐？鄒陽能文，重被戮没？無九醖之尊，有三升之罰。杜蕢爲之色變，公乘因而怒發。且夫飲酒者，齊聖之稱也。醉酒飽德者，有君子之行者也。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之，謂之醧。齊顔色均衆寡，謂之沉。沉與湎，君子不取焉。是王將并安國之酒盡賞之臣，而又何斯觶之足言？」

王曰：「善。」與之安國之酒，鄒陽遂不退。

秋菊賦

予于秋節，重當遠行，蔡子大敬作《秋菊賦》贈予，其辭哀焉。越一年，又遇斯節，縈河之後，愾而和之。

於是季秋九月，白露如泚。朝馳朗陵之皐，夕泛潢河之水。休于林坰，税而有待。顧見墻下女花紛斐，低枝圓靨，粲蒨都有。或寫莊金，或佩素玖。華黄藹碧，緑葉縹蔕。煌煌曄曄，郁郁泥泥。熒明晻藹，綿蔓猗靡。望之欲親，就之可採。斯草之奇，逾節不改。涼芳寒茂，于斯爲久。乃憶故縣城南之子，滄浪垂釣之友。與久離而麈

合，復攬策而把袂。送我涉江之辰，爲我道出之時。遥睹治薔，散被廣畝。爰摘爲贈，對之不喜。爾乃作賦，好語灑灑，藉以慰我，亦用自視。藏之于篋中，于今一年矣。若乃涼飈吹林，園英蕭條，沃葉將脱，芳卉就凋。物含商以作響，氣行金而易銷。則或澤楊遡風，臯蘭墜露。青蓬既結，薌萁垂秀。九日候時之花，百歲延年之樹。質英英兮麗華，體便便兮修姱。披曲室之纖阿，綴連罔之廣步。既遥裔乎水邊，亦藂生乎籬下。於是陰威耀靈，晚景暢遂。清芬鬱紆，佳色微緻。貫玉繩之明星，撒金錢于在地。碾轣轣之雕輪，琢鱗鱗之編貝。把瑟琖而團生，墜珠瑺而巧備。布雲葉之葳蕤，映晨光之瑣細。其在詵詵仙徒，奕奕高士，借染爲衣，餐英作食。酥之酒中，揚于頌外。人皆先榮，我獨後出。任幽玄之通神，曾顧頷而不爲意。若夫游子天涯，羇人道路，緑髮已稀，朱顔非故。悵鶗鴂之不來，盻荆姬而勿顧。雖復和惠休之吟，續潘尼之賦，能勿遥怨陽春，近傷遲暮者也？

徐徽之評曰：入手參錯，帶詠帶敘，音旨悠然。自後有散寫，有實做，有推合，有比擬，曲盡賦情。

白石榴花賦

爲二傅夫人姑婦作也。邑文學蔡一蕚與子士翹俱早死，二夫人爲守節。

太山之旁，魯女有獨榮之木焉；洞庭之濱，湘君有斒璘之竹焉。若夫城南蔡氏之婦，橫山傅室之子，杜預曰：女子在室父天，故稱室。姑婦並孀，不雙而處。年少執節，矸軻爲久。既寡衣嗑，終鮮親嗣。比次室之嫠，並任咸之婦。其庭有石榴，素質縞衣，翩然

而茂，相對感發，若有知解。雖經易居，仍灌左右。有猶子仲光，修名秉志，獨居之賢者也。爲詩嘆曰：「婦姑存至性，草木類人情。」輯曰：「孀居不記歲，曾見幾枯榮。」時聞之者，莫不仰視石榴，俯隕涕淚。其友毛甡，淚下如泗。況夫石榴者，本王母白雲之根，爲漢使銀河之載。同蒟醬而來歸，異蒲萄之可採。固蜀都之饒奇製兮，亦塗林之有變彩。將移緗的于東園兮，發青房于西海。雖夏侯所不得賦兮，孰傅玄之能解。若夫春陽初謝之時，暄風乍來之際，嗟青幡之轉天，笑紅英之墮地。林鵲無改調之思，山蜩有高吟之意。陌上之桑自求，墓門之梅如棄。逢大夫而麾之，惜使君之多事。于是緑萼已拆，碧葉方吐。翠茸成幃，縹蔕如乳。條柯漸苞，敷蕊衆夥。冰綃細疊，霧縠漫裹。緬霜姿之皎皎兮，美玉質之瑳瑳。垂皓帶之蜨蜷兮，披練裳之婀娜。分銀勝于釵梁兮，散珠翹于髻朶。經烈日而罔顧兮，轉輕霞而未可。莫嫌六月之懷冰兮，空道雙鬟之如火。至若大麥小麥，婦姑未收；采芣采苢，夫壻焉求。貴嬪以鬱金爲頌，令嫺惟萱橘之羞。莫不心感芳華，意傷泥葉。中藏蔚英，外鄙煜爗。韓朋之木未連，焦仲之蒲可接。吟松同林下之姝，采苦過山中之妾。獻武陵而六實皆虚，薦趙郡而百子未合。何況種當櫺檻，開近鞦韆。弱榦窈窱，叢條蔓莚。花邊得路，葉隙窺檐。一榮一落，十年五年。澤銷緗莞，塵縈翠鈿。淚盡暑雨，思爲朝烟。蕙帳未啓，苴繩暗牽。釘無粉絮，桁有衣綿。齊紈本素，秦珠不妍。睹蘢葱之佳木兮，實有似乎貞賢。渺物類之相感兮，每攀條而泫然。上枝既不能污兮，下枝復不可搴。匪匹蜨之

所近兮，何孤鶵之足親。思白榆之宛在地兮，痛黄姑之上天。徒望秋之有實兮，心已碎乎珠盤。信予情其芬且潔兮，吾見斯花之可憐。

秦淮吹笛賦

吴興祕書君嘗與西河毛甡宿采山之堂，西河度曲，吴興吹笛。及爲内史，撰制東閣，典文江左，西河過之，仍邀一弄，既而嘆曰：「吾不爲斯有年矣。」昔者王郎于秦淮舟上，望見桓伊，不相識好，使人邀曰：「聞君善笛，試一弄可乎？」伊時貴顯，便作三弄。至今斯地名爲「邀笛」。今者祕書亦蹈斯蹟，其所弄處，正在于此。西河于是重爲感嘆。

夫祕書君者，有梁園賦柳之才，入謝生吟藥之舘。其出也，賜以仁壽殿前之金鑑，加之璿璣臺畔之玉尺。挾持炯炤，玅得裁量。至若東陽舊文，久行建業；永明新體，已號吴興。開江左之風，變城中之製。白下諸賢，並稱座主；烏衣子弟，半屬門生。況江左人文之區也。拔椅梓于鄧林，而工輸爲之顧；選驊騮于渥洼，而孫陽騁其辯。數錢新市，販綵萬端。維舟合浦，載珠徑寸。宜乎鄭君起五倫之敬，袁氏植四世之德。若夫毛甡，久當曳尾，無假山楹，來因避風，豈思鐘鼓？徒以襄陽耦耕，龍門同硯。鄭司農之佳客，平津侯之故人。藜床獨卧，久别子魚；勾卒將車，終逢嚴助。遂乃追隨于秦淮之上，流連于邀笛之步。風流未忘，感嘆斯作。

至若三秋佳日，九月新寒。桑枝初落，桃葉將殘。秋胡既去，王郎未還。帝主埋

金之瀆，君侯開府之山。索東廂之長笛，過西州而夜闌。爾乃清商徐激，三奏成弄。白蘋風來，黃菊露重。停鄂渚之舡，引秦庭之鳳。紅桃出兮哀嘆興，赤玉號兮怨聲送。何人樓上生愁，少婦城南有夢。縱復孌童在左，妖姬在右。秋風甓社之魚，夜月宜城之酒。南隣北里之彈，千金萬年之壽。怨東墻之窺遲，喜中筵之佇久。駕文魚于青草之湖，望栖鴉于白門之柳。亦且聆宛轉而向子移情，按淒清而潘生摇首。況乎樓當結綺，門對秦淮。紅欄夜敞，朱屏晚開。龍鱗作瓦，雁齒爲階。益母並種，宜男獨栽。幛明螺之槅，塗紫貝之灰。虹有美人之色，石如新婦之排。海燕棲梁不定，河鼓當窓自廻。乃楚竹微吟，吴床高據。雖非王子之舟，正是桓生之步。拭華琯于西秦，眄柯亭于東渡。自當淮水波興，方山石裂。一響悲來，再聽恨絶。

況夫甡者，本墮泥中，枉來幕裏。惜燕河之遠别，過而生哀；類楚老之相逢，因之下淚。又且身非孝章，長爲不樂；時無季重，多有愁思。題翟門而貴賤殊情，畏謝公之出處異致。是故中山王有聽樂之悲，孟嘗君無聞琴之喜。爾乃逢督郵于平陽，值伯通于吴市。憶故事于當年，眇言情之甚旨。居然濠上之風流，彷彿洛中之倚徙。豈知聞歌輒唤，仍來譙邑桓郎；登山而哭，有似瑯琊王子。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賦二

瀛臺賜宴賦應制有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年，六幕既熙，萬象咸晳。內有憲稽之治，外宣班敘之文。講筵通合語，時闢三雍；受社謹咸劉，用申九伐。將奏要荒之耆定，進觀海寓之清寧。然猶處治思危，萬幾克毖；居高善下，一德相期。緬茲九重宵旰之勞，翻以百職後先爲念。君無忘幾康，臣無忘喜起，同有賡颺；子爲我蹲舞，我爲子坎歌，何如僚采。因借《卷阿》之釃酒，暫臨曲水以浮杯。大酺合樂，偕來興慶宮前；文喜開筵，不在長春殿裏。當此金昊乘秋之際，玉衡指兑之時。九龍門外，梧樹長陰；百子池頭，荷花初落。蓬臺萬頃金波，與帳殿俱開；閬苑千重紫水，共樓船並轉。畫橈齊舉，還看水面鳧鷖；錦纜同牽，原是班中鵷鷺。挂長綃于汾水，不待爲歌；汎碧琖于昆明，非關習戰。乃以黼藻裳華之錫，展茲吹笙鼓瑟之情。龜甲青羅，傳于掌賚；麟文紫錦，出自司闈。依然束帛之承筐，儼發衣裳于在笥。襭袍未覆，慢教韋綬裁成；霞綺難名，第遺封敕領去。草頭鋪紫厩，寵就瑤漿；林下蓋青油，判將銀埒。夏屋設公家之鼎，秋蘭發王者之香。乳中

分蠣，烹爲龍鳳團花；茶内加酥，散作琉璃細眼。朱虬堪入脯，需賓同昌；縹玉可當醪，曾呈裴令。乃敕酒正掌頒醽之禮，大官習餳饍之儀。鵝脝鶉䏶，排從錦帶羹前；玉鱠金虀，裹在紅綾餅内。雖漢南之鶉雀，不入腥肴；而東海之蠣螺，久淹葅醢。肉泥流翠釜，看調朔塞明駝；肌雪落霜刀，幾化秋林飛蝶。況復大梁貢米，舊號金鎗；太液登鱻，新批玉鬣。炊彫亨豆，擷露稗之通莖；聶鱠加鍘，瀹河魴于在藻。匪獨侍餕饗天倉之粟，將使從官饜蓬島之魚。爾乃醴設六清，無煩監史；飲過三爵，尚授催籌。謂堯仁之浩蕩，一日非狂；而舜澤之澶洄，千鍾猶淺。縱曰有偕其飲，僅聞之大射筵前；其如不醉無歸，亦載在朝元詩裏。戀三升之學士，羞比王生；擅兩美于當官，誠如臧盾。然且藕船十丈，玉井留甘；蓮露三危，金盤獻乳。簇蜂房于纖下，洗象骨于波間。擘園藕則清瀣俱流，噉壺冰而沉疴頓減。種同雁實，頒之覯雁歸時；窠覆馬蹄，捧向馬頭載出。此固上林之寶植，罕到人間；亦惟聖世有金莖，長貽天際。在昔鎬京燕飲，詩誦嘉賓；洛汭觥觩，史傳盛事。溯軒皇之張樂，紀蹟于容成。即陶后之斟膏，授籙于箋子。是以鄴舘著抽詞之美，柏梁誇儷句之能。如澠有唱，侯服尚興；廻波作詞，後王不鄙。豈有珪璋韎韐，同在游歌，嚴樂淵雲，並叨讌賞，而不矢音于高岡？稱詩于華薄？將使衮裳筐筥，無須采菽爲吟。陳饋分饎，未見其桐作誦。南國鮮鱨鯊之可麗，北山乏杞李以相歡。則是式金式玉，在型民無醉飽之心；而

如皐如山，疑天保缺岡陵之祝。亦何以俾匡時之佐，負鼎俎而説王功；嚮化之民，援土桴而歌帝力。是用捃摭荒蕪，對揚優渥。借東頭之賸管，紀西囿之鴻恩。臣奇齡不勝踊躍歡忭，稽首頓首而爲之賦：

夫以台室冲嬴之會，天街晃朗之辰，六合八荒受治，九州四海稱臣。傑休有同聲之俗，黎羅無抗景之倫。前年楚蜀俱定，今歲羌髳盡賓。顥土之媪輿既闢，明堂之王會應新。爾乃君儆無虞，臣歌訪落。上法天行，下導民瘼。昕切求衣，宵戒聚欜。利在必興，疑則廢格。喜豢鵷鸞，怒翦鯨鰐。田董甾畬，室務丹雘。在宮在府，一以振作。聖心乾乾，既勤且恪。翻謂臣工，勞者惟若。從來官師，規用木鐸。温綸諄殷，有如砥錯。將藉游豫，庶展酬酢。爰設酒醴，相與宴樂。

時則攝提初指乎金方，夷則乍轉乎銅律。清露徐塗乎階除，涼風時起乎天末。皇帝御少皡之宮，臨蓐收之宅。將以理白藏，調素節。司秋啓駕，顥正按法。時惟秩成，道在相月。霜柯澄鮮，清景涣發。瞻上林之堳堁兮，睹太液之滄茫。迤三洲之藻薄兮，揚萬頃之波光。石鯨偃而低掉兮，湖雁飛而南翔。顧隰荷之艴翕兮，喜皐蘭之正芳。媲千葉于華井兮，滋九畹于江湘。佳人掩其翠蓋兮，君子發乎幽香。雜莧茨而暵蔚兮，拔藏莨而獨存。于是俯拾虹梁，傍依璚樹，雕航崕嶬，紼纚廻互。汎滸沆之流波，向蓬萊而問渡。旌銜鳳艦之垂，竿有龍綃之布。駕雲母以迎風，輯榜人而擊素。拂出水之菰蒲，起前汀之鷗鷺。林間敞殿齊明，雲隙危樓微露。仿祈年之在前，眄函

德而難泝。總蒿宫之既成，猶采椽之如故。渚雖轉乎滄浪，石未移乎灩澦。任錦纜之所牽，望瑶臺而不知處。爾乃葱綾雪麗，貝錦雲明。天孫剪就，鮫人織成。八蠶並澣，百繙齊縈。團花間綴，繁繐相生。績或朱而或黑，絲一縱而一横。絢播龍鱗之彩，纖如鴻翼之輕。揭尚衣之記印，罥長籤而署名。襚以篚。覆黄羅于玉篋，開畫袱于金表乎貞素，綺乃發其崢嶸。温比毳旃之荷，寵來華衮之嬰。較翠錦而自失，何盤雕之可詧。

若夫掌和受齊，大官奉饍。醽有釧芼之羹，案設楚苗之饌。割鯷海之鮮蠡，膒藩園之斥鷃。煎惟芍藥能和，腊以萱蘇爲薦。接雲鴻于罼羅，驚霧豹之芻豢。象膏白以瑩霜，猩脣紅而染茜。剢鳳液之嘉魚，爲靈沼所僅見。范鱗甫躍于梁，詹餌依然在線。分鰓雜蘆笱之枝，切鱠落桃花之片。爾乃採江陵之藟以爲虀，淅梁山之黍以作飯。玉菽星攢，金麸霧散。擣罌葅于紫海之泥，濯籠餅若春江之練。馬醢羊酪，覺甘露之俱生；雀舌龍芽，雖厄水而無患。

況夫珠林塏塒，布以氍毹。銀塘緯絙，青幢是舒。太清之酒，灑如珍珠。瑶漿玉醴，瀼瀼露濡。金盤甫繼，雜出雕觚。居然大斗，以燕以娱。監正屢勸，仰傳聖謨。謂此旨酒，好樂不渝。有即湑我，無亦可酤。不聞輓近，猶有賜酺。金門下士，幸非淳于。張昭雖醉，容止自如。起拜稽首，不掎不扶。含芬咀滑，拊躬而思。

皇恩灝淼，真如江湖。獨憐小臣，何德當諸。乃企淵淪之深廣兮，嘆滄波之不測。被翠幔與碧衣兮，想瑶池之所植。渺秋風之颸飀兮，瀸曉露之霢霂。上有蓮房之戢

戢兮，下有藕枝之濯濯。外備七星之羅胸兮，內含衆竅之在臆。詔其遍賚此臣庶兮，匪止爲佐是酒食。一片固足消痌厲兮，三漿可以解鄙嗇。獨是葯藶之周通兮，即汙泥亦不費拂拭。宛高節之多梗刺兮，亦素絲之能直。雖其心苦之自知兮，乃根柢而見牙角。第湛敷之當矢報兮，兼禕惠之不宿。謹捆載而親捧持兮，慢縮滋而破薏。念此涓滴之難嗛嗛兮，于眇忽乎何力？乃錫予之有加而無已兮，佇滄瀛而曷極。

湯泉賦 應制有序

臣謹按遵化湯泉，在州北福泉山下。明萬曆間始甃文石爲池，分上下二層，而覆以房，塞則充之，決溜而更之。亦粵世祖皇帝嘗灑濯明德而坐澡其中，銘盤之後，爰築宮焉。今皇上純孝，曾迎奉太皇太后養滌聖躬。會康熙辛酉，以仁孝、孝昭兩皇后山陵之役，敕扈從諸臣，仰瞻其下，併令賦詩，勒之巖户。臣奇齡于沙河迎駕之次，不揣鄙陋，亦拈筆爲賦，以「慈孝並隆甘泉呈瑞」八字作韻，其詞曰：

毖彼靈水，厥名神泉。火生自地，源通于天。合德在坎離之際，棲神介丁癸之間。名八柱之要穴，實三輔之東偏。控之而關塞可守，仰之則園陵在焉。蓋陽氣之回，原有黍谷；星精之播，隣于玉田。或上瑩而爲飛霧，或下徹而成通川。其灑之霎霅，儼若霖霤；其氣之冪歷，本非雲烟。乃觸石而霔注，遂如湯之泳漩。堪爛毛與瀹卵，亦煮絹而濯弦。手甫探則寒冽滅，身已溉而痱痾痊。是固焦釜之所不能沃，又豈神炭之可得而煎？

爾乃上轉翠華，下承彩衛。帳殿方懸，巖阿未闋。浴日池邊，流虹天際。虎躅泉來，雞籠潮至。回沂上之歌，修洛川之禊。慶六疾之齊蠲，喜百神之俱侍。流惠澤于四隩之中，播薰風于九環之内。于是因山作宮，就水爲砌。重門曲檻，灑榻澡器。兩湯供奉，各有位置。不翦不斵，三古遺意。鄙驪山之營，陋華清之製。減泛水之珠皃，卻凌波之石芰。祛醴泉于建武之朝，決神水于咸康之世。浮紋而綵繒揚其華，拾級而雁鴻張其翅。恍咸池之自温，非神鼎而長沸。固井冽之能春，抑滋泉之多瑞。

至若虎鬚初射，蟹眼未烹。山含玉潤，水作金聲。路移仙蹕，雲擁霓旌。苔衣銖薄，縠袚紗輕。露緣嵓而乳墮，日瀉影而珠呈。沙白而星榆墜莢，波頳則山桃落英。永信馭金根之輦，中安駕紫闕之軿。問起居于長樂，請湯沐于慈寧。秉璿燭而瑤池汎雪，褰雲簾而華渚流星。翬翟舒光，覺金壺之燦爛；璁珩解珮，恍玉液之瑽琤。保養聖躬，祓除久傳夫河洛；澡溉明德，混澣已接于蓬瀛。遂使上谷流銀之窟，漁陽灼水之潭，炎質藏暉之壑，蒙情出險之嵓，石分幨而倍紫，水洗髮以增藍。勝盤盂之取潔，比沆瀣之能甘。芹捲琔瓏之帶，蘋抽瑇瑁之簪。龍鸞之所自憩，鱗介之所不潛。扶輿因而上届，和粹于以中含。烟已消于銅浦，永遂積乎鉛嵐。白礬漂而遠散，硫黄爇而下湛。王廙藥石之頌，張衡珍怪之談。蔑不遐慕溯洄，近思游泳。滌慮清神，除煩卻病。測深淺之無端，擬寒暄而莫定。指玉酒以善誣，謂英泉之難並。滑如雍伯之脂，清似軒皇之鏡。經冰雪而彌和，汏泥沙而愈浄。能歷坎而守沖，自虚中而外映。

況夫一人以錫類爲孝，兩宮以解澤爲慈。瞻上陵而臨幸，詔侍臣其觀之。搴五花之藻井，挹三露于蓮池。玉龍蟠而妖矯，珠雁列爲參差。想日馭之每住，眄天光而自思。儼淑氣之頓至，捐煩襟于此時。何恩波之下浹，似閶闔之旁施。紫雲生乎玉牖，黄沫溢乎金隄。臨清流而湔胃，俯崇岡而振衣。雖子雲之獻賦，無以媲其光輝。豈長湯之十六，可得而盡其漣漪。爾乃接浪雲川，通神員嶠。屯轉三河，衛連五校。綵仗常懸，紅旍遠照。霶沸一泉，永無旱澇。土螾鮮躍，天馬未蹈。春風乍來，人跡罕到。導穿石之光，發藏珠之竅。時祲可以漸消，民瘠于焉得療。推國母之弘仁，廣聖人之純孝。豈徒遠飾游觀，邇資聽眺。尋源主簿之山，試浴吳郎之廟。氿泉上下，攬新陽玉女之裳；雲氣低佪，窺姑射仙人之貌。又況温湯扈從，不是離宮。寶慈臨御，全非濯龍。幔城相接，暫轉新豐。殫心孝養，以瞻肅雍。上池可飫，仙源自通。維此泉水，産在無終。橋山上寢，虔思有熊。矧當嫄簡，同啓龍軿。遂褰鳳扆，爰駕豐隆。他時化浹，煌煌東封。千乘萬騎，諸方景從。麟游鳳至，山高澤容。捧大安之輦，聽長樂之鐘。漱瓊漿于葂藶，採甘露于芙蓉。搜銅井于幽薄，駕漆船于遠峰。嶂啓萬年之碧，花開千歲之紅。紀岣嶁之沐浴，欲簪筆而安庸。

西苑試武進士馬步射賦 應制有序

自古文教之興，必有武備，至治之世，不廢兵革。故黄帝設縉雲之官，西伯拜非熊之將。彀弓日下，官可射烏；征

楛鑾中，庭來貢鳥。我皇清肇造方域，廣被九有。遂下郡縣，以致四訖。初間神武開國，陟禹方行；繼之叡文承歷，紹堯出治。毓聖德于少陽，宣哲猷于元輔。校文講藝之官既集班聯，欸關聚橐之臣復走闕下。然猶四征六伐，遠過洞庭；五壘三門，長驅洙若。日聞獻馘之令，尚以拊髀爲懷。乃倣唐代期門之選，六郡咸臻；爰使諸方教押之英，三班入試。翹關既舉，不用馬槍；長垜能嫺，觀其步射。當此屠維協洽之歲，值茲元英在朔之辰，上幸瀛臺，實惟西苑。親觀較射，以當臨軒。恍旗鼓之在前，躍闕二字而奮起。盤旋金埒，馬散桃花；送去銅竿，手攀楊葉。海西侯之千里，盡是名駒；奚康生之八尺，無非彊弩。梅間貼鳥，能驅紫燕以俱飛；䇿裏糊魚，更望丹烏而釋步。則是鷹揚所至，雲滿三驄；猿臂能伸，日穿五甲。毋論爭先控鬣，已過蕭梢；縱使退而釋弸，原非鑠換。是固登臺九日，不足誇戲馬之雄；曲水三朝，未可擬射堂之宴者也。惟時衛士，許載旆以咸觀；乃命詞臣，各抽毫而作賦。

于是時方陽朔，律中應鐘。勵節在水，執權司冬。文治既浹，武功聿隆。帝圖遠廓，聖德謙沖。嶽瀆效順，荆蠻來同。甫復甌粵，旋收僰笮。宣夜挈壺，辨氣吹銅。乃思召虎，爰占非熊。天人向背，偏伍彌縫。曰有武試，馬步以通。因開桂苑，特啓蘭宮。雲旂揭地，星旌蔽空。句陳五衛，崇臺九㝗。吴亭射虎，夏后養龍。平池浴日，圜橋跨虹。乃謂多士，校武其中。緬蓬瀛之瑶島兮，闢太液之鴻濛。建露臺于平籞兮，接芳林于上墉。飾欄杆之綺麗兮，列草樹

之青紅。溯瑨宮之窈窕兮，合藻殿之玲瓏。布修塲以檢校兮，觀多士之亹茸。

于是寓陳于人天之間，閱技于巧力之際。適干戚之乍揚，敕韎韐之咸備。騎士有公孫之徵，校尉喜蘇建之至。祛永隆策武之迂，略景祐授書之制。原非尋橦舞鏇之觀，絶異超距攀繩之戲。跨蘭筋而驗其短長，拭茨菰而較其鈍利。使宰輔皆曳珮以從，飭詞官亦橐筆以俟。聽鼓鐘之既作，爰載簿以審視。

乃控善馬，云自月支。渥洼以北，越睒之西。是羈是紲，以驅以馳。足如翻雪，翼可乘霓。騁流光于疋練，按舞節于傾杯。楚莊裂文綺之帔，王濟拭連乾之泥。散九花于黃金之陛，逐八駿于白玉之墀。曳緑尾則碧絲指地，露赤汗而紅蓮繞蹄。霧鬣風鬃，既已遇方歎于冀北；流金噴玉，恍將駕西母于黃池。乃復彎弓似月，發矢如柎。省括而釋，決拾以注。矯並繁弱，疾過灩澦。榦分七材，訂有三互。電景高駝，雲氣肆布。鵠小能飛，熊堅可度。朱組未奔，銀翎已赴。弦帶管以俱揚，馬隨弰而善騖。吳太史抽蘭不虛，瑯琊王射梅無數。驚鷲翼之乍來，解魚文而遽去。麋筋不足助其力，烏號無所施其嗉。但望日以穿楊，儼方春之落絮。燕角開則海鶡翻身，鵲血濡而山猿卻步。仰戟而發，奉先自有其機；飲石而没，李廣不知其處。又況分曹而入，偕偶來前。審固久視，和容不愆。獸堋遠列，虎韔高懸。量當百步，樹以萬旃。香象作弭，鶡雞在卷。駿馬解絡，嬌龍不鞭。珠纒繚圃，金鋪滿埏。箘簵牽合，矰茀糾纏。舍釋欲直，持挽必圓。縱不虛鏃，發即應弦。雖無七札，已中連錢。考鐘隱隱，伐鼓闐

闐。簳含氣而得響，羽乘風而作烟。邁漢代材官之選，勝熙寧鎖試之年。

于是六郡良家，五陵俊彥，解罫懸衣，灑塵拭面。如廻馬邑之兵，甫罷龍城之戰。牽紫騝而巡唐，負青莖而下殿。至尊含笑，歡然式燕。白虎鳴秋，黃龍晝見。星繞靈旗，雲馳寶幔。六武按節，八風合變。忻猛士之得人，羨勇功之可戀。且廻鳳闕之斿，更啓爵園之宴。較記註于當前，每咨嗟而稱善。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六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齊于稿

賦三

皇京賦有序

此西河《二畿賦》之一也。西河少時，作《南畿》、《北畿》賦，名爲「二畿」，而人争誦之。及出游後，有何人者竊《北畿》一賦，改名「皇京」，梓之而傳于長安。康熙戊午，西河以徵車赴京，得其刻本，弆于篋中有年矣。今《南畿賦》已亡，舊所刻《桂枝集》賦三卷，亦亡二卷，即是賦有被竄處，或與舊本有同異，亦不可考。西河歸田後，但留心經學，而于詞賦一類，竟棄置不問，遂致闕失。此照竊刻本録入，不易隻字，然其改竄之跡，十居一二，有目者可共睹焉。

古帝王定鼎之地非一，其最著者，曰秦關，曰洛陽，以秦有百二之險，洛爲天下之中也。然而據肴函褒斜者，既失陰陽風雨之和，均道理舟車者，又無太華、洪河之固，是二者不可得兼也。明仍元之舊而都燕，襟海憑山，已得居重馭輕之勢矣，而未免界在邊隅。今天子德威遐被，率土咸賓。自燕而南抵海濱者數千餘里，自燕而北控滿州者數千餘里，有秦之險而兼洛之中，幅幁之廣，疆里之宜，古未有也。是不可無賦，雖然，《三都》、《兩京》，敻絶千古，余何能文，亦聊以紀聖朝都會之盛云爾。其詞曰：

原夫帝居辰奠，斗車運儀。閎中玄覽，匡衛周維。惟聖皇之建國，軌太極以定基。土圭正乎味翼，寶鼎協於卜著。彼夫涿野

會百神之瑞，城陽迎五老之躅。雷澤煥玄龜之文，星洲流赤烏之爓。德輿固，故岡阜周墉；澤流浥，故崥嵱回瀆。及乎巽羽化而華芑萎，震鼗澌而玄疇蹙。憾偏據則迫槃弧，悲墊濱則艱綰轂。若夫洛宅暱館於宓妃，鄴邑溯祥於卜叟，結綑苞業於巴庸，翹閶結慶乎江藪。或以猰狳戰衝，或以黿鼉穴守。咸期式化三雍，猶是分棲九有。茍其宅中圖乂，必俟亶聰元后。

維大清之初受命也，創業東維，天作陘阻。電流於樞，虹降於渚。三年成都，聿廓疆土。臨釜山以合符，坐岐陽而綏宇。嘉折首於群醜，闢重關之膴膴。來神鳥於玄宮，鼓靈鼉於丹浦。開松楝以錫侯，築蒿宮而烝祖。慨自綠林苞蘖，毒波滔天。爰張撻伐，赫茲幽燕。惻匹夫之予辜，誓渠魁之必殲。類上帝以興師，萃萬民而秉虔。吹角應氣，而蚩尤飛廉之屬擒；建車破霧，而握炭流湯之卒潛。廸勝國之舊都，膺籙圖而建國；致九土之咸歸，遂定命而作則。斯時也，五緯相汁，四靈咸臻。曰止曰時，萬邦維新。顯比諸侯，萃渙施仁。南瞻吳會，西睇蜀道。閣麗結綺，標廻飛鳥。藻擒江總，政屬黃皓。於是命將出師，貞吉止戈。總干山立，四征荒遐。渡桃渚而應占，徑桐廬而連槎。沉麗華於景陽，神護兒於浙河。琮欵附而歸境，超遥竄於岷嶓。露橈星馳乎巫夔，角巾迎降以婆娑。維弗庭之既寧，洵神都之肇家矣。

乃敷聲教，布神寰。普天樊周，率土石磐。越裳贄雉，西勝奏環。辰韓航琛，丁靈欵關。向明發政，則炎海遥綰。返始宅土，則幽漠是纘。咸廣輪以數千，維京室之是中。應紫垣以定極，維列宿其環拱。攷振

古之攸處，莫聖朝乎能同。雖周漢其猶偏，豈元明乎比隆？

載觀燕都之爲封域也，其東則靈海廓區，朝宗百川。析木流津，暘谷吐烟。冲瀜雲噓，溆湙雹騫。澒溶飈馳，滇澌星聯。梗浮商箕以跳沫，塵宅秦福而廻漣。顧菟猋淼乎樂浪之宇，翔鳥佌傂乎平壤之巔。崇滃泓而植鎩駢敝，盤沖濼而琲珠磥磌。窟銀樓列芝田，鸞歌奏蜃市躔。騰羽鷉而遥格，静濎潑而澄泉。詎張鏃乎巨蛟，咸獻祉乎群仙。其西則太行群崗，儼焉侍止。鷺鷥翔儀，駮驎環倚。層巒重阻，蟬聯迤邐。崴嵬積陰，崛崎擺趾。溪谷谽谺而垂溜，陵阜巇巘以錯芷。閼澤布濩，廣原貏豸。蘼蕪錯鋈，黃莎結葍。金桃含曜而競榮，碧檎墜枝而垂纚。其南則大河交流，清濟滙澤。巨靈安驅，迅騎委策。漕渠會其輸，陂隄歸其壑。江淮扼其吭，汶漯經其魄。三川縷聚而珍怪并紩，五都貨殖而輪蹄啣尾。飄檣百幅而芃茂若林，囷積億屯而培塿亘址。其北則居庸之阻，天險綢繆。峻坂碅礌，層巖料樛。經途積幽而靆霸，窄石攢鋭而軥軥。車不得方軌，騎不得並驪。前茅已極乎修原，中權尚繫乎松楸。振崿上騰以浩霄，窪蘶下究夫潛蚪。翠柯廻轡乎日御，朱榮錯彩乎星稠。及乎黃花特峙，紫荊分布。古北濬深，山海滕怙。既修德以峻陛，必藩籬之是固。

其山則西山爲衆巘之尊，群岫之祖。罕山玉泉，蒼麟若組，裂帛望湖，芙蓉殿嫵。金山嵯峨，石甕若甒。玉帶白檀，琴峽是撫。戒壇八洞，魚龍呑吐。鬼谷孫臏，石龜守户。白猿聽泉，紅螺盤岵。九龍翠屏，三嶮銀乳。石經洞穿，火龍爰怒。舍利光瑩，

玉函曾斧。金山桃葉爲口，珠泉鐵柱作股。異哉駐蹕，章宗擊球，群石起舞。其水則九省建瓴，大通橋河。七十二閘，宗小聖窩。先皇行幸，宰輔賡歌。次則盧溝，源出桑乾。雁門雲中，厥流湍湍。畿城之垷，有二水關。北湖所豬，玉河所闤。西湖如鏡，泡子增瀾。別有海淀，婁兜不刓。金魚池水，舊名魚藻。琉璃波澄，錦鱗躍淖。温泉凡三，畫眉彎彎。惟戚將軍，甃石而環。他若黑龍潭静，白犬雷奔。金鰲蜿蜒，彩鷁繽紛。鵄吻出而潭柘宅，虎眼見而瀑布瀏。玉壺投而桃花碧，仙鼠飛而頳鯉遊。滿井之時上溢，浭水之獨西流。是皆川原之間氣，寰朔鎮而來哀。其花木則舍夫凡卉，擷其尤異。報國矮松，橫拏倒跂；顯靈雷栢，榦碧枝髮。銓司之藤已古，以吴文定手植而彌摯；延祥之栢已枯，以丘真人頂摩而復翠。景園之槐，秋榮而冬脺；天壇之榆，秋錢而春榴。優鉢羅花金佛色麗，娑娑樹菓纓絡委璲。曼陀羅産百花陀而璨璀，惄題草生石經山而蒇蒔。是皆冥佑之神工，特爲聖朝而表瑞。其物産則珠玉珍奇，聖所不材。日用飲食，此則畢該。江豚海稀，王鱣叔鮯。魚牛飛涎，虎蛟暴腮。紫蚢負雲，洪蚶倚藿。石蛣散蕁，瓊蚪聚荄。腹鰤侔食，目蝦周廻。若其首春氣和，涼秋屆寒。鸛鴻鴰鴇，長鳴交驩。鴛鷟鶱鵜，戢翼振翰。隨風啑藻，溯淪茄萑。巢居交柯依渚吹瀾。亦有槖駞騏驥，飛咮厲足。鵰鶻駋驒，搏剛乘燠。龍脊連錢，銀蹄踏烟。拳毛瘠骨，錦韉金鞭。少君青騾，隋公赤驥。叢榆挺隘，孤竹翹碣。涿鹿戒戎，盧龍列茀。相其膏腴，黍稷翼翼。廩庾所儲，坻連隖積。洵皇輿之奥區，誠天府之沃壤也。

天子於是憲璇宮，止路寢，崇宸居，示規準。程體陰陽，御臨卿尹。衮衣稱朕，鳳樓列軫。皇極乾清，作所惟廩。文華武英，妙選其品。龍騫標而建甍，虹垂楹而俯楯。雕栖玉碣以縝縵，倒茄含葩而輪囷。列碧皎月而爌煜，中璣星輝而瓊眕。辨方正位之必嚴，體國經野之是黽。爾乃首建太廟，遹追來孝。雲楣合漠，霞軒靈爽。合萬國之歡心，仰昊穹而蒼蒼。簋列松實於堯樽，樂登玉瑄於舜梲。金扉啓而龍輅降，芝蓋浮而鷺茀往。雖彤日其無私，尤奉先之是享。臨玄武以建楹，冀孔邇之肹蠁。亶視膳其如生，絢寢殿而日晃。南甸之有郊也，尊於穆，祈上皇，擇吉日，融青陽。八神肅太乙之旌，三靈舉鈎陳之常。魑童鳴金笳以前驅，征僑輯翠𧆞而遠揚。華轙軏趨，金鍐矩超。珏天門而整紘紞，駙青壇而握神藾。載詳厥制，昊天專位。中壇七政之座，外埤五岳之墟。羲和戴若木之華，望舒襬沆瀣之穤。箕伯澄洪涊之埃，屏翳秉霡霂之符。離熛擅紫海而泫沄，玄冥發寒門而并淩。招拒籍汪氏而貢龍魚，威仰航弇環而陳冰鏡。爾乃路鼓雷鼖，九變合樂。槱燎斯煬，上炎帝幄。榮光爥爚，鈎庭焯爆。爰薦馨而叶德，降休祚而優渥。皇社后稷，繚以周垣。土輯五色，覆以黃原。維朔方之祚吉，尊勾芒以永年。農祥正而躬耕，奉千畝於天田。發冢土以攸行，用玄牡以奏籩。陋靈星之特祠，咨龍見於黎元。尤念隆一本之孝思，宜兩儀之同位。惟祖德與宗功，亶作配而肆類。爰是陟降在庭，體清寧而致醉。馨香維德，協覆載而承饎。斯誠曠古之隆儀，允閱萬禩而垂庇。

内則慈后之宮，母儀是承。壼祥所基，

嬪德攸憑。虔奉長秋，顯號乃登。塗山夏肇，太姒周興。門穿窱兮高密尊，殿嶢峴兮猗蘭升。玄雲入户兮鳳閣侍寢，赤日曜闥兮龍樓有蒸。森背樹而仁壽慶流，轉長椒而宣慈祉凝。後則瓊島懸旋，式象崑崙。琳珉敷蕊，珷玟舒靡。注潤白水之漿，阪陵玄闕之瀍。芝垂鍾山之琨英，卉炳珠澤之奇芬。倒波紋於瑶櫨之端，濺鱗响於金鋪之軒。暘曜引景於巖窔之曲，陰暉朗徹於高光之欒。又復澄湖淡澹，御苑菁薈。雙橋駕虹，五龍雜緯。藻荇紛披，菱芰交靡。雲深華媛之榭，露挹玉女之髮。澄菡萏以拭鏡，遊鼉蠵而唼穗。鷁首啣坻而歕露，螭尾臨渚而分味。皇心暇，聖慮怡。張黼帷，建羽旗。弘舸列，巨艦移。華樓佇暈，飛雲曳綏。周青岑之麓，徑滄瀛之維。歌雅琴而迓天休，鏡靈胥而招遠衹。爰有太學，制通虞周。成均鼓宗，壁水環流。陳岐陽之石鼓，懷宣王之大蒐。内修德以端本，遂耀武而振猷。暨南征而北伐，致四國之是遒。乃肅肅乎釋奠之儀，藹藹乎橋門之聽。集百濟與新羅，咏鴞音之既正。是日也，陳簠簋，列冠裳。鼓鐘訇鋐，簫管和鳴。伯夷相儀，后夔吹簧。史克作頌，奚斯奏章。倚相獻箴，卜商奉常。顓達沈思，安國列侍。皎日陳經，清風正義。天子於是倬歷載之文弊，思釐典而訓德。矢二帝之鴻章，程三王以作極。即先臣之儒者，考中和以矜式。維河東與新建，爰表章而思澤。敷順治之寶訓，允如金而如錫。

別有黄冠舊宫，上清籙圖。紺宇赫昈，碧殿睢盱。蔭翳結阿，髼髿綺疏。迅枝藻蘋，披裛荷渠。虎豹拱窔而躩泥，虯龍承桷而騰趨。朱鳥奮翥而擁節，白鹿孑蜺而啣

書。青琴操縵，赤斧獻壽。偓佺屑菌，安期剥棗。左吹簫兮嬴女，右擊鼓兮河叟。玄霜凝而墨蕘，絳雪飛而朱牖。鳳膏液而九微炮輝，麟脯佐而千里旨酒。維聖治之垂于萬禩，遂清都之廓乎永久。若其玄緇之教，開士允宜。鷲嶺景崇，鴈塔垂慈。化城覆宸，德水浮澌。發睿音而問道，衆翻貝而啓辭。斯直襄城之訪靈牧，亳都之諮卞隨。内勵王憲，外勅國事。陋秦莀之豢圖澄，梁衍之寵狂誌。

歲維戒寒，糾戎講武。乃就海壖，周陆植櫓。於是按太白之占，詔中黄之伍。烏滸狼晥之徒，張竿殳於莽罠之埛。鷹瞵鶚視之衛，稱罜麗於詭恢之土。朱鬘蒼鬣之士，樹乂簇於度朔之山。金隣象郡之隸，控矰繳於不周之岵。天子於是駕紫燕，畢黄龍。轙雕軫，繁縵幢。樹明星，垂宛虹。建雲旆，啓雄鋒。插忘歸，彎繁弱。魚須萌，龍淵躍。洪頤旋，祠姑捔。袀服振振，賦甲曄曄。水犀組練，山兕獷狹。青驪颿猋兮，若三山之乍浮。赤標驫𩣡兮，若九疑之參合。玄騅鬉鬆兮，若石密之闇峙。素騆駮駥兮，若銀臺之遥踄。爾乃緣蹊置罿，逐原列幔。獠徒霧集，彀士雲散。養睇猿號，李發虎判。簇揚星隕，機擲電燦。還鞚杓廻，弁簳濤洴。青骹霄逝，黄耳雹按。曳文豹，掩飛狐。掩狒猬，㹀獬猢。戟食鐵之喙，矛噬毒之腴。戾貙氓於巉嶮，彈言烏於榛榍。列缺熾攻而焚熊，蒙公流彗而追鼯。許少巧構而疊彀，秦成力制而縻貔。於是明司馬之律，尊大閲之法。收轒輼之衝，集鍦鍛之揭。晏三事於彊𨍏，犒六軍於芟葩。張組樓，規綺閣。陽馬綈結，相烏瓊約。觷檠鳴，筌篌拍。撞虞鐘，振秦鐸。歌白狼頌德

之章，咏赤雁介休之作。風毛蔽野而賦雪，雨血灑坻而鏡澤。炙炰盈鼎兮分薦，清酤溢觴兮同噓。皇恩溥兮徒御厲，丕德衍兮四方格。

既而聖思欽明，儆戒靡寧。諒强武之克張，固封守乎帝京。廼旋觀四郊，具惟成鑒。懷古勿諼，作聖克念。彼夫廣川蕪治經之廬，軍都掩受書之室。韓嬰說《詩》，外傳擯斥。邵雍明《易》，元會荒軼。嵇康彈琴，華陽聲寂。閻僊祭詩，石樓人闃。則右文之朝，興繼絶學，旌閭購篇，披闡式幄也。張華博物，故劍靡存。徐樂鴻篇，舊里已淪。鄒衍吹律，黍谷奚溫。萬川別流，疇知酈經。四傑著譽，疇惻盧庭。賁生不第，徒封昌平。愈能原道，莫崇峻膺。則甲夜興感，顧問所須，恨不同時，握手躊躕也。又有涉溪俞兒，哲智濟師。山屯狐兔，守正設奇。棘津垂釣，夢叶匪羆。李廣射虎，石亦飲羽。細柳設營，軍令如山。衛國舞劍，英風尚桓。樂毅報燕，駿骨不蹦。中山教戰，將臺如磐。則維聞鼓鼙，乃思將臣，每飯不忘，維靖煙塵者也。若乃平津有封，漢治以熾。狄公作令，檄虎隨斃。楊震三公，玉環是貽。柴市教忠，元宮秉燭。希憲重文，萬柳若沃。少師禿髮，遺像朱幞。奇童作相，西涯屨亍。少保殉忠，火中形矚。則維聞笙琹，乃思義聚，股肱惟人，良臣如遇也。荆軻擊筑，巷其無人。田光促坐，室亦有鄰。漆園夢蝶而逃榮，王仲化鳥而守素。蒯通汲井而徉狂，孔巢投竿而寡慕。則維聞球琳，乃思立辨，意志較然，古今同羨也。

嵬嵬乎，壯九閽以爲室，混四海以爲家，與兩大以偕儀，乃日致乎天和。德化風馳，愷惠雲流。光被九垓，誠乎十洲。驅三

王而轍蹇，參五帝而轥流。溯勝朝而猶恧，豈振跡燕雲者之敢侔哉？矧夫聖主之意，日新無已。上享天心，俯軫民依。望空同之山阿，懷軒轅之問道。體虛無以爲極，乃永錫而難老。臨藥王之研池，祈前民而嘗草。涉涿鹿之鉅野，效炎帝而肆掃。次則表樓桑之丘，念其寬仁孔懷，造次靡回。過竭石之宮，好士如渴，乃相與談天而喧豗。登黄金之臺，喟其尊德樂善，使遐陬之英，乃不誡而方來。減服御之飾，薄膳修之薦。行寬大之政，罷珍異之獻。勑臯陶以欽恤，惟五教之弼輔。申儒術以禮樂，俾浮靡之是去。恭己無爲，公孤論道。典謨考中，玄默幽渺。南面而治，自求天保。固日躋乎土階不琢、茅茨不剪者之肆好也。自是以往，則將萌蓂莢於城隅，隆芝莖於殿側。豐朱草於中唐，析華芊於垣域。蚪黄龍而宮沼優游，育玄麟而林囿寢食。其隆儗夫上帝之大庭，配層穹而與之無極者歟。

萬柳堂賦 有序

西河徵車赴京時，益都相公大開閣請召諸門下士共集于城東之萬柳堂，即席爲賦。時作者三十人，益都以是篇壓卷。次日，侍讀喬君爲傳寫一通，謬爲己作，以示曹峨嵋司成。峨嵋曰：「此非君作也。」「然則誰作？」曰：「此非西河不能也。」一時競傳之，以爲佳話。其後益都致政去，西河致書有云：「昨以修禊，復過萬柳，雖風物猶昔，而追遊非故。攀援柳枝，不覺泪下。」

萬柳堂者，益都相公馮公之別業也。其地在京師崇文門外，原隰數頃，污萊廣廣，中有積水，渟瀯流潦，既鮮園廛，而又不宜于粱稻，于是用餥錢買爲坻塲，垣之塈之，又偃而瀦之，而封其所出之土以爲

之山，巖陁坱曲，被以雜卉，構堂五楹，文堦碧砌，芄蘭蘼茝蘝蔓于地。其外則長林彌望，皆種楊柳，重行疊列，不止萬樹，因名之曰「萬柳堂」。歲時假沐于其中，自王公卿士，下逮編户馬醫傭隷，並得游讌居處，不禁不拒，一若義堂之公人者。昔都城門外，多群公所置别業，如樊川、金澗，謝墩、韋谷，以及富鄭公園，田游嵒宅之類，並有山亭水榭、魚鳥花竹之勝。然數傳以後，或存或毀，未必當時爲世通也。今以公所營，而較之于昔，不無朴嗇，然而曠澹之懷，與物同之，且去此數里，穿池放魚，豢畜乳婦，而鬻無主之嬰兒，其于游觀自得之外，更有會焉。故其街曰「太平」，其坊曰「興隆」，而其途之榜則曰「教養」，蓋取東南近藉教俟之養之義。至若元時豐臺有萬柳堂，與此異地，雖其名同，非以襲其事也。因爲之賦：

若夫城南杜曲，郭内張田，坊名履道，地類平泉。上宰欽賢之館，相公獨樂之園。開丙舍于廣陸，尋午橋之通川。緑野匪伊闕之舊，藍田出輞水之間。豈若謝氏東岡，潘仁西宅。林繞桐園，溪連梓澤。花飛會老之堂，草滿藏春之域。圖竹木于游嵒，拾槐枝于李石。安邑之玉杯易碎，永寧之金盞可擲。築日華之館，而靡其貲；奪沁水之園，而減其值。乃若院因起草，巖有退思。星辰相聚，雨露攸滋。谷口賜逍遥之榜，池邊吟醉白之詩。誰不遠企槐堂，近規薇省。閬苑千重，蓬池萬頃。曁三山之亭，倒九柱之景。李下無愧賢之名，竹中有解經之請。喜鳳侶之棲遲，待鸞車之行幸。又況心存公物，道在開濟。彷内府之無闌，效重門之撤備。韓滉作夾廡而更𢊍，裴垍

欲垂簾而無計。總鮮鄭侯垣舍之心，原無陳仲掃除之意。是用經營甌窶，規偃瀦澤。除地町町，築墻橐橐，編棘爲樊，牽蘿作箔。立蘘荷之柱，開金杏之閾。魏勃爲之掃門，陶侃于焉運甓。夸娥之丘望而可就，愚公之山移而即得。穿林置放鶴之亭，鑿渚見藏魚之壑。蜀女因照水而屏開，越王將渡溪而屐落。于是徑設朱欄，橋成紅板，雁齒堦長，蹲鴟柱短。天垂吸水之虹，岸接通泉之筧。遂使山髻如螺，峰頭似黴。粉浪冬遥，紅泉春淺。編錢作溝，操琴在磵。峇共壑爲七盤，水隨山而九轉。乃致人疑皇子之陂，客訝鄭公之谷。呼白雁于山阿，泛紅鹽于水澳。在庭有蘭杜之軒，在水有芙蓉之舳。既梁麗以來游，亦柴巾而競逐。錢鏗之斟雉方馨，函鼎之烹雞已熟。燃蚖脂于白水之濱，聽鳥語于青柯之麓。唧杯據王氏之牀，倚檻和燕人之筑。元規當此處而興生，文正且因之以爲樂。

然而梁亭之瓜不分彼我，牛山之杏無間飽饑。故魯國有行惠之樹，清平畜濟生之池。甯成給陂田，以游以燕；元琰治蔬圃，如取如攜。又況靈囿芻蕘，頗供樵採；芳林草木，可娛心耳。故其爲樹也，以千章之材爲百年之計。郁郁菲菲，狎獵旖旎。綏山一桃，渤海九李。堦下來禽，林間新雉。乃有紅羅舘後之梅，碎錦坊南之杏。青門五色之瓜，烏椑八稜之柿。潘家以大谷成名，庾信之小園難比。擷碧蓏于書帶之間，繡緑草于裙腰之裏。笑蘿女之垂釵，留宛童之遺屣。緣峇分竊衣之花，繞砌種搖車之䔲。將欲捋蒲以求仙，何止拔茅而進士。又況東門之楊，其葉湑湑。漢宫垂柳，千株萬株。長條短榦，茀鬱依紆。絲絲

縷縷，或結或舒。參天踠地，傍苑臨渠。如帷如幔，一區兩區。行列成門，蓬童似廬。低堪繫馬，深可藏烏。彭澤之家園盡蒔，武昌之官道皆除。葉葉蔽長康之目，條條染李子之裾。張緒之當年無時不見，王恭之春月何地能渝。是固合平丘之種而不加其盛，增元豐之植而轉見其疎。

況乎藋谷殊名，檉河異地。南坨之浪難平，官渡之城未閉。章臺失眉膴之青，楚苑嘆宮腰之細。節度移振武而驚其成林，司馬過金城而羞其破涕。又況春半飛花，日長飄絮。灎灎池塘，漫漫江路。雉啣蘂以爲童，鳩裝綿而逐婦。釀酒來蠻女之思，點袂起貴嬪之妬。雖復種移郎省，賦試貢士。接九列之衙，望三衢之市。猶且徘徊緑天，淪連碧沚。塞谷相望，宮墻遥倚。青眼垂來，黃鶯啼起。枝着雨而低迷，葉迎風而披靡。恍淑氣之移人，攬遥情而自喜。置身冥栢之鄉，矌望熊山之阯。離塵垢之紛紜，與天地爲終始。因錫之以嘉名，渺躊躕而不已。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秋晴稿

賦四

此《桂枝賦集》之第三卷也。西河出游後，《桂枝集》已亡失，不可得矣，惟吴江顧茂倫家藏此第三卷。今勾録之，連首卷共十八篇，分作兩卷。又遂安方氏、吴門顧氏復貽三篇，并録于後。

書堂賦

伊南沙之浩渺兮，麗嵯峨之石城。擷芳丘之蕙華兮，采尚湖之香蘅。播清芬于北麓兮，揚駿烈于中楹。綣春秋之長俎豆兮，羌獨遺此令名。遠以闡三古之墳籍兮，近以紹百年之典型。弢隱德而勿使彰兮，進虚谷而勿使盈。鍾世績之紀平原兮，述高蹈而媲乎東陵。但纓冠宿烏烏兮，感在原有鶺鴒。既敷青氊而讀《易》兮，復啓絳帳而傳經。邑近言游之宅里兮，家有包犧氏之蓍莖。宜盛德之昌厥後兮，乃受詩禮而獻諸彤廷。夫何明綸之既已飾寵兮，又饗祀而爲此銘也。豈翳苾芬之靡所于方兮，亦好修之徵也。

重曰：虞山之峥嶸兮，先生之高與之衡兮。南湖之清兮，先生之節與偕澄兮。惟兹廟貌，爲書堂兮。春蘭秋菊，祀無疆兮。

千頃樓藏書賦

乃詣温陵黄子俞邰于秣陵之故城，登千頃之巍樓，觀其先人海鶴先生所藏之書六萬餘卷，判爲六部。曠然興懷，惕焉有悟。夫其經史異林，官私殊列。堆垜盈廛，梱載連轍。四類已啓，五庫未閉。緹巾重袏，華匱遍揭。玄錦爲囊，青緗作帙。牙籤直垂，繡帕横結。帘捲入雲，窓映如雪。舊軸新縢，間色以别。是以複斗蓋大，文瓻盛小。積勢焚輪，周視縹緲。紅蔆之紙未濡，白蟫之魚欲掃。筐衣分董仲之帷，書帶有鄭玄之草。隔墻之燈影難明，繞屋之月光初曉。既已抄文竭北海之螺，雕木罄東家之棗。白驢以負篋成疲，黄犢因掛轥而老。小史之掌故多年，太乙之星精在卯。適仁壽之棲遲，入嫏嬛而拜倒。

乃始遍觀于蓬萊之府，游神于宛委之墟。稅老聃之遺宅，過共王之舊居。群玉飲仙官之酒，蘭臺攬侍史之袪。廣宗正之七畧兮，增惠施之五車。合當陽之外庫兮，復聚廓河間之前除。既遴九種于石渠兮，復聚八萬于金樓。雖張儀畫掌所不能記兮，曾蘇秦刺股而何足？以資于是，挍用鉛黄。題分朱紫，旁置巾箱。中裝羅綺，飾鐵摘與。金鉸炙湘，蘭與沅芷。郝隆之曬皆厨，蔡亮之觀如市。王仲壬多户牖之標，張司空無米鹽之徙。發金帛而採于淮王，貫丘索而知爲楚史。雖復一嗤二嗤，四部五部，咸陽之火未焚，天禄之藏如故。史策有一家之成，易象無九師之蠹。得總龜于祕府之餘，辯亥豕于渡河之誤。猶且睹茲殷繁，遜爲極盛。幽經不傳，怪籙自賸。閣下芸

生，杖頭火炳。北堂鈔録，東觀訂定。田氏名樓，白家投甑。李充校有萬篇，皇甫請非一乘。杜元凱之無所不該，齊王攸之有求必應。折竹寫之多所遺，懷餅讀之未能竟。河東之篋真亡，柱下之言難罄。豈況議郎練達，徵君雅量。豫州之辨慧非常，江夏之博聞無恙。去紫帽之高山兮，寄烏衣之深巷。渺千頃之在懷兮，凌百尺而獨上。似馬遷之承談兮，儼子歆之繼向。傳御史之緘箱兮，發中郎之祕帳。

慨江陵之多燔燒兮，痛砥柱之又覆溺。經亂離其獨能存兮，過史宬之遺册。嗟生平之好典墳兮，近書淫與書癖。未能入集賢之三舘兮，幾曾登侍中之重席。擬客作之去無門兮，鮮官書之可擇。任流浪而罔所遇兮，徒望名山而求索。何期偃蹇此南邦兮，竟徘徊于東壁。世無仲宣可語兮，覓桓譚而不值。苟閉户其在何年兮，撫横欄而嘆息。

九月九日觀戲馬賦

且九秋之將暮，登高丘而覽觀。修迅商之故序，爰藉飲以爲歡。乃望鄉關之邈邈兮，俯平原而有嘆。夫何散爵，酒既盤兮。別命作伎，輟優弹兮。是以遷坐亭皐，薄致粔籹。顧眄廣衍，將以戲馬。視其傍，有材人陽阿之女焉；執其列，有驎駒銅爵之圉焉。于是望者傑俿，趍者繹絡。左右燕盻，前後鵰顧。人既圜墻，車亦輻輳。相迢迢之永埒兮，審漫漫之修埸。預周營以量步兮，徐控鬣乎以行。繞素踦之蹴踏兮，飾葱鐙之煒煌。旋扶女以試上兮，宛罄控之不良。身微韘而抱其鞍兮，人在前而曳

其纚。渉前溝之難卒越兮，且卻足而若驚。于是結絞纔，束匼匝。約綵繁，刷朱鬣。下女斂髾，倩媟裹裛。侻華袿而易裲襠兮，卸紅裳而表以袴褶。爾乃按勒欲前，翻抑使後。攏鐶拉鐵，拔掇傾奪。橫舉盤辟，而作其怒。樹骨猶挺，歕沫類布。乃釋轡而縱繘，頓撒踠而擲胯。鬱跳蹹之未追，迅漂騰而驟去。儼風雨之乍來，恍波濤之急下。猋揚倏忽，非目能睹。搶捍凌越，接息而到。騁便嬛之妙技兮，奄踰曳乎驚騶。摩倭髻而側植兮，拔雙跗而倒投。欻竦擢以鴻翩兮，遽翔羊以鶬游。錦標揚而譎坐兮，珠竿偃而傍招。邁風追與景躡兮，疑電激與星流。心徒慠乎岌岌兮，耳但聞乎颼颼。乃帥爾任當前之累詭兮，曾不假乎逗遛。乃帥爾而奄逝兮，亦霅然而中收。或藏身于曲鐙兮，或緤足乎長鞦。偶偏倚乎半胛兮，更分懸乎兩鉤。旋通臂而舞雙帶兮，遂俯躬而搴百旗。當夫迴身而若漼折兮，忽鳥集以驅也。及其震踔而近摩趺兮，又孰爲之扶也。爾乃紅游頓掣，鬱怒未息。驤首浮雲，蹋足西極。膺門生風，汗溝出血。怵心摇神，驚魂墮魄。態經其觀，鹿駭而格。回視婉變，眉有微澤。揚鑣揥摘，恍飛翮者。蹠地未幾，復將驀者。

陸蓋思曰：怔魂動魄中細按之，仍是目接神授。西河豔情乃爾。

王丹麓曰：能于古賦中見紀事，復見演說，委委曲曲，親切不隔。體貌神變，心力微緻。亘古創事。

寶鑑賦

汝南劉使君持衡于兹，猶鑑監物，應而不藏，動得不偪，光景有曜，型模畢見。有

負局之奇，兼容成之觀。于其行也，指𤩽臺寶鑑以爲之賦：

乃若軒轅擊橐之時，黄帝捧鑪之際。召龍神而下之，謂玄冥之可恃。洞庭有夫夫之金，畢方起熊熊之燧。睎日月之光儀，察雷霆之髣髴。蚩尤裝炭于其傍，祝融摩笵于其列。爾乃就諸翕闔，縱之駭躍。溢爲波濤，揚于熚燿。初視之如芙蓉之發于塘，既視之如列星之旋行。一照而江海得其清霽兮，再照而天地亦爲之低昂。至若水心濯濯，火齊熒熒，壺冰欲泄，盤露將傾。驚霹靂之閃，似蟾蜍之生。鬼神因而悚視，魑魅于焉變形。燭之亘間既不隔，蝕之泥中亦不冥。遂使光涵境中，明起象外。毛髮不私，圜方無礙。已洞隱而燭微，且窮工而極態。動佳士之低徊，增美人之盻睞。鸞鳳拂舞乎其前，蛟龍盤旋乎其背。日去珥而長懸，水浮光而不碎。因觀察之紛加，故砥磨而有待。況乎仁壽宫前之鑄，凝陰殿上之銅。邁咸陽之舊製，擅明光而愈工。瀹珠膏薰金烟之煜煜兮，洗玉乳之淙淙。順西庚之以爲之淬兮，擷晶旃以爲之礲。繫鞶組而揚多蓄德兮，藉東冶之有餘功。遠瞻國史之珮帶兮，琢琲璣而賁其形容。又況廣陵素書，留青兮，近照宫衣之賜紅。冰華有紋，雪色如練。五日是赫連墨篆。歷試臺閣，時荷顧眷。既不成，千秋可鑒。瀞于御物，復不昧于自見。遘妍得妍兮，遘蚩得蚩。我獨何心兮，惟物之來。鉅以見鉅兮，杪以見杪。我獨何心兮，惟物之照。豈獨背負圖書，影飛烏鵲。阿房星明，耶溪水涸。鳳搏廓外之毛，螭展蟠頭之角。圓規之望已成，長壽之名可樂。縈桂樹而能明，拂菱花之不落。

松聲賦

是以亭亭山上，鬱鬱溪邊。潁川驛畔，張良廟前。長松千尺，偃蜷連騫。恍龍蟠乎道左，似蜺飲乎通川。就而視之，則青針乍長，紫蘚初蝕。節帶霜皴，膏隨露滴。茯苓盤其根，蔦蘿施其枝。上凌清漢，下薄回谿。崇柯羃䍥，曲榦低迷。喜映日之成蓋，每牽雲而作衣。則有青蘋生風，赤峪延籟。風繞枝中，聲流樹外。哯哯焉䶕䶗之在林，咿嚘焉山蟬獨吟。漸轉而增揚喊吰焉，如松根斷石，千年而火發兮，㰗吸焉鼎溞溞其沸淫。爾乃草裏泉鳴，竹間雨響。蜀布春裁，吴絲夜紡。接殘息之呦嚶，漱芳流而偃仰。其或箏纂暗調，竽笙間發。銅脆能啣，絲長可糺。雲間有贅婿之臺，海上去從師之檝。嘆吹笛之無從，悵援琴而自合。至若沙崩頹岸，堰決荒堤。啃寒朝涉，呼涼夏畦。烏號澗底，鼉吼江涯。車轉蓬而飈遠，矢掩翎而過遲。舵有揚帆之駛，馬如拽練之飛。薛御囀喉于鄴下，孫登長嘯于山陲。又況噫氣蓬蓯，搏飈梢槭。驟聽嘌呼，再聆嗃呷。商山之路既睽，泰岱之封難接。緬九州之遥遥，望百川之渫渫。恍西陵之上潮，聽未終而嗚咽。

抽思賦

惟憂思之鬱鬱兮，獨永歎而增傷。思蹇産之不可釋兮，願還歸吾故鄉。悲夫秋氣之觱烈兮，眇修途之孔長。睹兹六幕之難與居兮，欲淹留而未能。嶵兮岌，崒兮屼。山高峣峣兮，以崱以屴。隈兮隩兮，伊

虎豹之室。茫茫兮遠渚，溟濛渺沔兮溯此極浦。往既多風兮，來又多雨。伊龍蛇之都居兮，渺不知其所處。矰弋遥布兮，罝羅四張。任蹇塞之遍天地兮，又安知予之相羊。擣申椒以爲糧兮，舂桂花以爲黍。荀椒桂之饒遺粒兮，受之以筐筥。朝涉予于淮汝兮，夕予濟于江湘。荀予情之信芳兮，雖僻遠亦何傷。寧不知去故而爭就新兮，何不變此態也。誠不忍循俗而爲詭隨兮，猶有囊之志也。夫苟同轅而不異軌兮，又何必離此伴也。乃驅衮而忽馳廣兮，又何以爲此援也。少歌曰：吾思兮美人，依風穴兮上崑崙。晝噉珠玉兮夜餐以珍，層臺萬仞兮繚金銀。吾思兮美子，嘗乘雲兮去來駛。身披薜荔兮首戴蘭芷，君不歸兮奈何此。倡曰：長行瀨中，嘆無衣兮。棲遲此鄉，三年不歸兮。無冬無夏，但視草生與草衰兮。路何北南，指星馳兮。身居此地，腸能九迴兮。景短夜長，邈予還故墟兮。煩寃流滯，所賴此抽思兮。神游四荒，周八垓兮。古昔賢哲，往以此娛吾志兮。吾今效之，抒爲言詞兮。獻歲發春，渺無期兮。聊假白日，度年時兮。

秋雨初晴賦

惟兹西役，道出江下。兼旬霪霖，阻于逆旅。時值秋節，天漢傾注。一日而二十四風，一月而三十六雨。曜靈挽不來，蓱翳推不去。櫚隙殆將百窺，門前不出一步。壞道不得平，前村幾時赴。衣被漫漶，神思湫濕。沙市夜沉，城漏晝滴。聽蜀道之鈴，鞭夷陵之石。痛故鄉之凄迷，盻長途而嘆息。爾乃夜雨暗收，朝光乍起。屋角熹微，

牀前晻曖。林柯之響暫停，瓦霤之鳴亦已。陽久伏而遭迴，日將升而倚徙。隔江驚漁唱之來，枕畔有鵲聲之喜。于是霏霏龍燭，遠與烟連。團團雞子，恍在霧間。犬因疑而思吠，蝸將避而屢遷。西壁之棲霞未定，東牕之漏景將圓。遂乃斜啓林扉，大開江閣。遠浦蒸烟，奔流赴壑。眉小礙以微舒，體頓輕而欲落。槐宮有趨燥之移，江浪起負暄之躍。攬蘋蓼則滴水流枝，搴芙蓉而含滋在萼。于是驛馬散步，林鶵試飛。莎雞鼓翅，鸕鶿晾衣。半岫掛機頭之練，長塘簇屐齒之泥。箏解潤而柱緩，笮懸帆而纜低。水盈溝而土螾滅跡，浪映壁而金蛇作輝。況乎廟社稱竿，酒旗換布。折禾耳于中田，決溝脣于當路。黃綿慰炙背之翁，繡閫謝掃情之婦。蛛網破而絲短未牽，荷溜傾而葉乾如故。又況金風淒絕，白露泠然。秋晴可愛，尤宜曉天。宿雨歇漢陽之樹，新烟生綿上之田。時屢淹而惡伏，夜方長而厭眠。銀牀動則轆轤發，銅關啓而舟車牽。草蟲宵吟不斷，山蟬夜嘶復連。廟市啓攤門之路，村酤索開甕之錢。客境惟乍游爲可樂，主情以初見而相歡。又況三載淮西，兩年江介。前月洲邊，今朝浦外。恨王孫之不歸，悵美人兮安在。過江州而太守難依，入西川恐使君不待。天涯酒保，那便知音？複壁餅師，著書可怪。吟下葉之詩，思湘蓴之菜。竿未曝而衣紕，河過淫而橋壞。惜牛渚之窮游，幸幔亭之雅會。縱令雨畢長途，日當亭午。光紀凌寒，元英起素。一陽吹緹室之灰，八載換雕時之絮。緬短景之易馳，惜流年之虛度。

健松亭賦有序

武疆之傍有名園焉，花竹臺榭，雄于新都。贈公方先生爲遂安相公仲子，曾于崇禎之末，避寇鄰郡，得括子松于黟山許氏之舊園，植之齋前，朝夕灌剔，蓤葑而橚爽，累經冬榮，不厭春德。康熙甲寅，常山開化寇起，園復燬于寇，所有花竹，無復槎枿，松獨無恙。予同年生方君渭仁，以制科試授舘職，遂于誦芬之次，慨然念先烈未沬而手澤尚在，因搆亭而楔之，名曰「健松」。蓋取唐詩「松涼夏健人」之句也。然亦曰松公老健，可永芘吾宇，乃自爲之記，而屬予以賦。賦曰：

夫何長松之離離兮，禀上崖之清神。甫鬱鬱乎在澗底兮，遽亭亭乎覆康干之門。天風起而吹其枝兮，野雲裛葉而纏其根。上分五釵與三鬣兮，下蟠四荒之與八垠。固其礌砢磽勁節兮，抑亦崔錯焉而多蒼鱗。吾知支離之得爲叟兮，又何必夭蟜之有如人。乃張湛所不得而植于庭兮，自非鄭遨之可栽于軒。獨移樹于方干之故居兮，云遇之元度之舊園。爾乃扶蘇偃蹇蒙連卷兮，攢欒欐桅詰詘盤兮。團可爲蓋修可爲旃兮，其影如屋其聲如波瀾兮。皴皮溜雨霜榦摧湍兮，龍攣虎跛猊攫而鯨爲翻兮。不繫馬羊以待棲鳳鸞兮，志在丹霄而第託跡乎青巒兮。何有夏貢，又何有乎爲秦官兮。若其枝緐葉㛹，輪囷偪側。柯類青銅，根似白石。仰欲扶輿，俯若戴幘。見之徂徠，名爲柜格。時化青牛，每憩黃鶴。超然欄楹，表出林薄。朱衣披其巔，寶劍掛其脚。家鄰仙橘之山，人在桐君之壑。儼雲

霞之自來，恍風雨之間作。此固非培塿之所能生兮，又豈匠石之可得而量度。然而方儲種此，亦有年矣。朝夕摩挲，得此茂骩。膚理條暢，骨骼嶔顗。本性勁直，乃其節爾。曲池既已平，亭臺既已圮。盎無服食之粒，墓有拱把之梓。南州之樹早已下垂，東平之枝亦又西靡。乃復寇起樵蘇，兵加翦伐。喬木摧爲薪，擢莖截如髮。建木之影俱消，鄧林之茅不茁。五陵之蔥蒨顧盼已非，八公之草木驚怖未決。何石楠之端正猶存，豈樟公之仁壽不殺。毋乃高頮所倚，世勿能移。萊公所種，人不忍拔。宜乎見橋柯而興俯仰之思，睹梓桑而起敬恭之節。夫几筵勿越者，孝子之永思然也。播植勿遷者，先人之手澤存也。況乎有元輔以開其先，有太史以繼其後。開者作之，繼者守之。推斯旨也，可以永久。是故齊武留舍南之桑，劉尹莳丹陽之柳。錦衣以禪代而辨其榮枯，羽葆亦逾時而卜其安否。吾聞樗櫟之在澗也，本以無用得全。散木之置地也，多以不材見棄。而茲之哲匠不施其斧斤，虞人不加以撕薙。匪溝中之刳剔，無道傍之鍥鑕。材非梨柚，未嘗稍殞其纖榮；質即楩柟，不敢争收爲重器。是豈上黨有木，焚之不燎，拘尼之材，翳而不敗哉！蓋貞榦之或殊，而孝思之有異也。

鹿車臺賦有序

昔東京鄭弘出菑方州，忽遇兩鹿隨車而行，或前或後，有如夾軥。于是觀者咸相起賀，卜其徵休，則曰：三公兩轓，畫鹿其間。弘故入召，領參崇班。今者中丞某公，開府三吴。山河帶礪，冠于睿

符。八牙並建，六纛咸啓。風和雨時，擴治千里。乃者閒暇，車過藩鎮。彤麾分道，白鉞如陣。前驅末呵，蟲蟄以震。獨兩鹿者，出自涂莽。驂轂僬僬，驤首就路。武冠甲仗，驅不得去。竟隨車而還轅，儼争道而歸幕。遂留蘭楯之間，從之栢臺之下。因是有感于心，爰爲行臺。錫此嘉名，題曰「鹿車」。屬吏爲之抽牘，賓從因而賦詩。借三旌之先鬪，俟兩轓于後來。某也不才，亦爲之賦：

乃若麟符屢授，貘屏乍設。茜斾熊飛，柘袍鵲襭。加𤢿豸于元冠，集鸞鳳于高闕。巷已逐夫虎蛇，扇能驅乎蚊蟣。出門無訴冤之鴉，在囿有含生之麀。璽方獻而鳳來，圖將呈而馬出。仁禽下應夫宮懸，天廐上追乎太乙。此固勝祝烏之楯郎，過卻鷹之樞密。宜其黄鵠舉而風雲以隨，大鵬飛而海水皆溢。若夫呦呦之食，天子饗賓；甡甡之友，以俟群臣。飲白雲之汁，戴七星之文。名在丹臺之上，生于紫水之濱。醻腊者長年齒，佩質者宜子孫。雖羨門之當豢，亦籞宿之可親。是故毛具章衣，皮緣藻線。角帶銅牌，蹄環寶篆。既包體以爲儀，亦揺尾而作扇。含毫成茀禄之斑，蹋地作蓮花之片。漢王捷足而得之，鄭人藏身而不見。是豈斑龍之有神，抑亦仙鹿之善變。吾聞麐之來也，一鹿引之，群鹿從之，雞斯之馬將駕，而鹿游乎其間。蓋神物之出，百靈在前。山澤有曜，仙驥可牽。故宜春之鹿，遘唐興而出芙蓉之苑；塗循之獸，懷漢德而進太液之池。況乎撫舞鶴之舊市，巡鬬雞之長陂。一出而蛟龍並翔，再出而麟鳳相隨者哉。故夫御史在臺，烏號于桀；侍中入陛，蟬集于冠。神雀布鱣堂而關西入拜，

鸐鴿啣魚袋而少監改官。張氏封侯，青鵲化印文之石；望之作相，華蟲立車較之端。況乎筮仕虎林，驅車龍海。使鮫島以揚威，樹蜺旌而布采。雄藩作吴下之封，幕府鎮平江之塏。自宜即鹿無虞，標枝尚在。跂跂斯奔，俟俟而會。傍彼兩轓，誠有如畫。因之隨車，返于官廨。張月在前，營室以待。乃美輪而美奐兮，誠可游而可娱。喜燕雀之能賀兮，更鳥鼠之攸除。闢堂前之旋馬兮，徙車中之載書。且疏畦以種竹兮，復通渠而灌花。至若坐有華茵，筵開綺席。傍列鼎鐘，前連棨戟。有鹿當前，分蒿而食。彷彿善警，其角外格。或背負夫印牀，或口啣乎書册。但尋祇苑之花，不觸西昌之壁。假臺柏爲朝餐，藉幕蓮而夜息。襲杻陽之佳名，追鹿洞之遺則。又況賓載鹿車，談成鹿嶽。澆旨酒于鹿腸，啓修樊于鹿角。指囷鹿而百室盈，開豕鹿而庶邦屬。簇有鹿首之瓊，則名玉在懷；庭有鹿蹄之草，而寶劍在握。是將進泰階而覘其有異瑞兮，又何如作斯臺而與萬物以偕樂？

黄桂生紅桂賦有序

大夫望海之樓，符使專城之署。種淮南之叢桂，先賁禺而試花。滿林黄雪，忽絓彤雲；萬疊金砂，偶噴丹屑。八樹得之以爲奇，四民望之而成瑞。維時坐客吴江，顧樵抽牘作賦，百里命和。夫古有和詩而無和賦。顧肖材形物，同于頌聲；授韻摛詞，方之律體。但知諷有主賓，誰曰倡非予汝。因承來劄，稍綴成文，儻示通都，勿嗤學步。

何南方之珍木兮，經氾谷之冬榮。飫

朝來之墜露兮，欱秋高之緒風。邁臯涂之窅窊兮，駕岑嶺之菁蔥。爰挺質于天闕兮，遂分香于月中。於是移種郡亭，植根官廨。宛委山前，蓬萊閣外。樓名飛翼長存，堂貯清泉猶在。爾乃日映團團，風生颸颸。霜娥所栽，吴剛是守。黄糝爲糧，金鵝作酒。塗蜜餌于方橱，摘松花之盈斗。祇陀金粟難名，玉洞仙蘇無偶。僅此東堂一枝，已勝寒巖十友。夫何鮮支如纈，有朱梫生其間焉；高櫰作筴，有丹芬匝其榦焉。吾聞弱河紫蘗，實大如栗，群仙之所餌也；慶元紅犀，殷于甘蕉，中禁之所移而植也。故八柱之盛，四色均備。三種之次，以丹爲最。今以十洲之英，詘之作專城之長；五都之伯，進之領九列之會。固宜爍丹砂于上林，錫朱紱于在陛矣。而乃黄帊之捧，三鳳迴其顛；黄麻之宣，五花判其側。布衮衣而藻火潛移，垂繡裳而絺絲頓易。欲祛黄霧則天半爲之生霞，將祀黄雎則山城爲之標赤。坤貞效土順，每以丹棗抒其誠；兑氣兆金行，尤藉朱絲表其直。則夫嘉禾雖共頴，徒羨多莩；縱使麥穗能兩岐，猶嫌一色。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齊于又字于稿

九懷詞

昔屈原放于江潭，見楚南之邑，其俗好祠，而善爲哀歌。每祠必師巫男女婆娑引聲，歌神絃諸曲，以悦于神，而其詞鄙俚。原乃作《九歌》十一章，變其詞，大抵皆憂愁幽思，中心靡煩而無所發，不得已託兹神絃哀彈之，以攄其抑紆之情。其聲橙橙，聽者生故居之思焉。予避人之崇仁，寄宿于巴山之民家者越一年。過客祠華蓋山者，不遠百里，舂糧負之，巫者吹簫度深林前去，且行且吹，聲斷續呦咽，不忍聞。思故鄉越巫與楚相埒，而詞鄙尤甚，士君子猶歌之。當晉武惠時，予鄉人夏統以採藥入洛，洛王侯貴官争物色之，欲强之仕，統乃歌土風三章以見志，聞者曰：「其人歌土風，不忘故鄉，當不願仕矣。」遂争致酒醴而去。土風者，一《慕歌》，祠舜也，謂舜能慕親也。一《河女》之章，祠孝娥也，以孝娥爲盱江女也。一《小海唱》，祠伍大夫也，大夫不良死而屍于江，哀之。江也者，海之小者也。雖其詞不傳，不知何如，然亦神言矣。今蕭俗祠神尚有伍大夫，而舜帝與娥不與焉。且其詞不記，不能如仲御之能引聲，而故居之思則未嘗忘也。因憶鄉祠當歲終，巫者祝神名甚夥，皆不可考，而其有特祠而略可疏者，名凡有九，雖其名多互異，展轉訛錯，亦且以意考証，并述所傳聞，定詞九章，以遠

附于《九歌》之末。縱詞不逮原歌聲聞，奏必不及仲御，而憂思紆鬱，前後一轍。爰仿漢大夫王褒舊名，亦名「九懷」。曰：「吾懷之云爾，歌也乎哉！」

水仙五郎

蕭山俗祠水仙神。每歲秋節，上湘湖水仙花開，湖邊人家家祠之。其神有五，一名水仙五聖人，又名水仙五郎。相傳是鄉有五兄弟，事母孝，傍湖而居。當水仙花時，其母思魚餐，戒勿擾水中花，五人念滿湖面皆花，定無可取魚者，乃各衣鵜鶘之衣，入江水取魚，以潮至並漂去，因爲潮神。嘗乘白馬于水仙花開時還故鄉望母，故上湘湖傍有白馬湖，是其蹟也。杭俗祠三郎神，其祠在候潮門外江塘邊。一日，神巫于祠時大怖，言霍霍五郎當來看三郎矣。須臾潮至，壞廟一角。問是何五郎，莫欲奪其廟否？曰：蕭人嘗祠我，無廟，吾廟在江中，不須也。按伍相杭人，亦稱伍郎，此「五」字當是「伍」字之誤。伍相爲吴主所殺，煮之于鑊，盛之以鵜鶘之衣，而游于江。伍相大恚，乃俛去鵜鶘衣，當潮上時改乘白馬，坐于潮頭。吴人望而認之曰：「此伍郎也，今爲仙矣。」故紐書曰：伍胥死，吴人呼爲水仙。或曰：靈平死，楚人亦呼爲水仙。蓋水神之稱云。

前江兮風生，滄波浩渺兮江門不扃。須臾水上兮風雷并，排山而至兮遥天晝青。砰磅訇磕兮儼樓船之進兵，銀戈組甲兮紛縱橫。驚濤築壘兮立海以作城，若有人兮推之行。一間黿鼉兮擂鼓，天吴謼譟兮馮夷

舞。前毆海若兮後逐水母，蝦官鱉卒兮不知比數。中有人兮騎白馬。二間早潮初落兮晚潮又催，江流上下兮無窮期。潮有信兮江有涯，望夫君兮君不來。三間江流兮不住，朝從此來兮暮從此去。望夫君兮何處所？四間春日兮西馳，楊花撲地兮漫天雪飛。江烟羃䍦兮江雞啼。平沙草煖兮薰人欲迷，迎神不至兮打槳遲。五間榴火兮將燃，着單衣兮無綿。迎神不至兮潮欲乾。神指水仙爲期兮，今告予曰不閒。謇予將先期以要君兮，謂荷花爲水仙。六間水仙兮奈何？秋霜未降兮花開滿湖。神騎白馬兮張靈弧，解鞍歇馬兮在前山之岨。神之來兮待日下。七間水仙兮芳香，秋風淅淅兮花開滿江，神騎白馬兮靈弧張。西山射虎兮東山射狼。神之來兮山月明。八間泉清兮酒旨，斫龍斮蜃兮炰鱉鱠鯉。神左顧兮不躋齒，但聽清歌兮颯然以喜。金槽玉捩兮銀甲指，琵琶三奏兮神醉止。旋風來四壁兮神去矣，白馬將行兮花猶在水。水滿堤兮花滿沚，望水仙兮思無已。九間

沙蟲王

八蜡總百蟲之祀，蕭人以祠蜡爲祠蟲，非也。於越都海涯，其地爲水蟲之國，而越世王之。當句踐伐吴，敗歸，吴兵追之，保棲于西陵之山而築城，其巔曰越王山，以其有城，名爲城山，俗名越王城。方是時，句踐意儥，命婦人采苦葉爲藉，卧于其上，懸膽于梁，而仰即含之。乃合義士五千人滅吴，而瀦以爲池，歸令義士着錦衣散游江濱。一日風雨集，義士悉化爲沙蟲，句踐鳥喙有蟲像，亦死，

名沙蟲王。蕭人就城處立越王祠。相傳祠物凡三獻及列豆菹醢鱐腊，皆水產。或曰：錦衣義士，豈化蟲蜾？或亦曰水國之王，應長魚鱉也云爾。

若有人兮披猖，脱介馬兮渡錢唐。左持弓兮遺矢，右帶斧兮缺斨。望深林兮延佇，爰託足兮高岡。聽烏號兮心驚，每左右兮顧望。右滔滔兮江水，左演演兮湖湘。世蹴蹴兮安之，將還歸兮故鄉。一間 巑岏兮崒嵂，磈磊兮崛岉，中有巘窔兮可以爲室。二間 葺茅爲蓋兮繚以蘠，傍阿築闕兮羅修篁，摶沙甓土兮環之以城。三間 方春兮采薪，春花滿谷兮正愁人。人擷花藪兮吾樵棘榛，晝當坐薦兮夜以作第與茵，使我賤體兮不得伸。四間 前山兮采苦，春花滿山兮不入筐筥。取此苦草兮絓庭户，朝出御之兮入亦不吐，使我心兮苦兮苦。五間 天開兮空濛，乘虎豹兮駕豐隆，左抽吴劍兮右秦弓，恢疆辟地兮奪黿鼉之宫，驅斥萬里兮霸江東。紛紛甲士兮如沙蟲，散游江濱兮類初晴之蠛蠓，裁蟄發兮飛爈爈，君王千歲兮長有此邦。六間 迎神兮何所？東溯十洲兮西極三楚。傳言傍海兮進樓艫，南開甌粤兮北寇齊與魯。句章汰沫兮何處所？迎神不來兮心獨苦。君不聞西陵兮有風雨。七間 五木兮都梁，雜肴蔬兮進山堂。山城石豁兮猶有女墻，有鳥長喙兮來啄糧。蛆菹鱐醢兮請遍嘗，薰蒿滿屋兮風悽愴。靈旗還海兮車留宅傍，吾與君兮共樂康。八間 女巫兮紛若，身被錦繡兮首帶瓔珞，目含江光兮光射乎林薄，願與君兮共安樂。九間 華鐙兮明燭，遥夜如晝兮千枝間發，樂倡遞奏兮宛不知夜漏之滴，雞將三號兮神屢出，東方欲明兮樂未畢。十間

下童

下童者，夏童也，名方，邑人。年十四，遭大疫，父母伯叔群從十三人皆死，方夜哭，晝負土葬十三屍，三年訖功，遂廬于墓傍。年十七，吳帝拜仁義都尉，遷五官中郎將，人争附之，名其所居鄉曰夏孝鄉，年雖大，以孝童稱，因曰夏童。及晉元帝時，江陵有祠明下童者，以「下童」聲同，遂以吳聲明下童採蓮童曲詞，誤作此神迎送歌，而雜以神絃。今其聲猶存，每隔屋聽之，哀然焉。

蓮葉兮田田，初出水兮如錢，朝迎神兮塘之邊。一間夕宿兮塘下，思夫人兮盡人之子蓀，何爲兮獨勞苦。二間陽烏兮高飛，思夫君兮下棲爲君，愛烏兮棲君之衣。三間野獸兮騰騫，思夫君兮來前，住君之屋兮就君喙，眠感君兮而獸自馴。四間迢迢明下童，千里還相迎，早潮發瞿塘，暮潮到江陵。五間江陵荷花開，吹笙過江渚。迎神歸湘湖，花開吾思汝。六間奈何許，勸君進酒黍。沙豘雖不肥，熘之可爲脯。勿食浦子蓮，蓮心苦。下童。七間奈何節，勿採蓮蕅葉。葉面珠泪多，葉根蕅絲結。珠泪有日乾，懷絲那能絶。下童。八間

江使君

江使君者，梁會稽郡丞江革。居官甚清而有惠政，徵拜都官尚書。瀕行將渡江，嚻然一身。值風作舟輕，濤涌不能渡，還取西陵岸石數十片填之，始行。鄉人構亭于江邊，名「取石亭」，過者祠之。

唐天寶間，有客將南泝婺州，已僱舟，見有神鴉集柁樓，心竊疑之。傍晚老翁求附至此舟，舟人招之，翁曰「是舟明五更開後當有甾」，忽不見。舟人乃祠江使君，密取亭傍石藏舟中。夜半開舟，風果作，舟人臨把柁輒作送聲云江使君，舟便帖然。後人依其聲作和聲，曰江使君去復來，風發當復來。

片香兮三焚，符官入奏兮上天門。須臾風起兮神降爾庭，東方千騎兮羅甲兵，旌旗蔽天兮夾鈹以行，君不見形兮試聞人馬之聲，屏息兮而嚶以嚶。一間 椒酒兮三澆，女巫進舞兮奏雲璈。天開巨⿰舟麗兮靈旗飄，舳艫啣尾兮風行如潮。長綃絓船門兮樹之以兩旄，闐闐擊鼓兮在舲牕之窔。君不見燒紙船兮陰風四來。二間 賽修還兮致語，使君留兮江渚。一葉兮如屨，不能來兮不能去。三間 車前無八騶，車後無伍伯。漂漂上江亭，前頭風波惡。四間 我欲迎使君，睹此滔滔那能息。使君倘能來，但願江流變成石。五間 菊旨兮蘭芳，羅六食兮進三漿。留使君兮成亭，爰以躋兮公之堂。六間 雕壇兮砥廡，逼丹霄兮爲此棟宇。留使君兮居處，臺有九成兮宮有九柱。七間 湯湯兮流波，留君不住兮當奈君何。長帆欲絓兮錦纜拖，相風下指兮神鴉過，神鴉未飼兮君不可以去。江使君。八間 江波兮瀰瀰，留君不住兮君何以爲。相風斜指兮前舟未開，紙錢拋去兮神鴉迴，神鴉雖去兮君當復來。江使君。九間

苧蘿小姑

西施住蕭山之苧蘿村，其地在蕭山

城南二十五里，前有苧蘿山，山下有紅粉石，斜傍溪流，相傳西施居其間。章懷太子註《後漢書》，引故《越絶》曰「蕭山，西施之所出」，孔靈符妄據異説，謂在諸暨者，謬也。《舊唐書》又誤以蕭山爲諸暨所分，亦並無其事，詳見《蕭山縣志刊誤》。施亡後，鄉人思之，爲立祠溪傍，以其爲鄉所出女，名小姑神，比之鍾山蔣侯妹稱青溪小姑之例。時苧蘿南去界水，鄉有浦陽江，環繞西南，而從其東北入海，俗名西小江。江岸牛頭山與苧蘿遥對，居舟行過者紆廻山下不能去，長年把柁，見北風生，輒歌曰「牛頭、苧蘿，一日三過」，蓋思之云。其後宋淳熙年，敕封施爲土穀神，曰苧蘿村土地先施娘娘，村人禱賽者日益盛。明萬曆中，邑祠城隍神，于九月廿三日爲城隍慶生日，集廿四鄉土穀神而游之于途，每鄉扮尸，聘色妓扮娘娘神。教官應君，偶被酒，不敬，妓作神言，取酒盞擲其面，血出隕地，幾斃。知縣劉君代請罪，久之始得起。後以鄉中室女扮其尸。暨崇禎末，因國變罷會，嗣後無復有游神者。

山村兮苧蘿，西去兮誰家？沿門兮溪斜，中有人兮浣紗，溪邊桃樹兮時落花。一間花落兮溪濱，細草生兮如茵。風吹莞葉兮翻羅裙，青苔石上兮吾思美人。迎之不至兮徒延佇乎東隣，吹簫歇兮但嚙脣。二間朝不語兮夕不言，神欲告兮彈紅絃。聽鳥啼兮處處，看花落兮年年。三間年年兮歲歲，倐而來兮忽而去。桂酒兮椒漿，欲留神兮不知處。四間時仰盻兮朝光，黄沙漲霧兮山頭渺茫。村人賽社兮過前莊，神旗末樹兮晴沙晝揚，神之來兮衣緗黄。五間擊鼓兮敲鞞，朝日出兮似臙脂，薄雲遮日兮山前雨

飛。村人賽社兮過溪西，神之來兮濕衣。六間小姑本明姿，生長此村裏，今作村中神，事事得較計。七間牲畜共粢米，滋養藉神力。風吹苧葉翻，兩面有顔色。八間岧岧牛頭山，下江通苧蘿。感兹相通意，相望以作歌。九間朝亦望牛頭，暮亦望牛頭，三朝復三暮，牛頭望如故。十間

張十一郎官

張十一郎官者，宋護堤侯張六五老相公也。名夏，邑之隝里人。初以父亮爲吴越王時刑部尚書，入宋歸命，遂由故任子起家，授工部郎中，稱郎官。既而海溢颶風發，錢唐蕭山堤總壞，相公充護堤使者，統捍江五指揮使，護海堤有功，封護堤侯。乃以護漕當決河覆舟，旗丁繞河覓相公不得，翼日有大黿負相公屍浮于沙。巫者狂言相公已爲神，其屍歸葬于蕭山之長山牐，而立祠牐傍，負山壁爲楹，面海滔滔。宋景祐間，禮部請于朝，封英濟王。蕭俗呼十一爲六五，呼官爲相公，以侯王故呼老相公，至是呼老相公廟，邑人來祠者呼老相公會。每歲三月六日，係老相公生日，各鄉賽會總在三月間，鄉集若干人，殺牲設酒醴，樹神旗張蓋，坐屋子船，吹銅擊鼓到廟間，有神巫導念迎神還船歌，侑之飲食，終日以爲樂。及入城，則燈火滿街矣。明末，民殷富，每鄉設賽會田，掄租割胙，以争勝爲事。今其田俱分賣，不可考矣。父老相傳，祠盛時，相公神最靈。江塘首會家嘗殺神豬，先以豬肝奉其母，其婦從旁竊食之。及

到廟，神巫呼使前，密云：「汝以牲飼母，孝也。婦何得竊食？歸當詛之。」其人大驚謝去。當是時，神顯赫如此。

撞天關，撅雷鼓。男旁招，女拂舞。冬贈堂，春弭拊。來無方，去無所。雲爲船，烟爲馬。一間 白烟霏霏兮，碧水洋洋。鴟龜曳銜兮，以堤以防。芻龍初駕兮，茅旗畢張。西行弱水兮，東通扶桑。彭咸何在兮，冰夷久藏。啣木不可以填海兮，鞭石不可以爲梁。逝將瀰浪兮，遠放之無何之鄉。斯世既不可與居兮，聊逍遥以相羊。二間 鹵兮斥，望衍圻，犍石爲甾兮海不溢。三間 山之曲，有神宅，神燈歸來兮，夜雨如漆。四間 刲羊剥豕，薦腥羶兮。芟毛薙土，築堂壇兮。祓除釁臭，具湯盤兮。金柂玉笥，藏衣冠兮。四招以茅，願神之還兮。萡舘包肉，無敢先嘗兮。春秋饗祀，長居此故鄉兮。海水可竭，神不可以忘兮。五間

北嶺將軍

蕭之北幹山，舊多種松，深林如神居。山頭有嶺名北嶺，祠厲將軍神于嶺間。或曰神以驅厲名，或曰此秦人厲狄也，隨項羽入關，歸葬此山，稱將軍，以祠在北嶺，稱北嶺將軍。相傳山前刨地得石穴，骸物俱壞，惟髑骨尚存，大如車籮，即將軍墳云。宋徽宗朝，睦州方臘反，將寇杭州，艤舟于蕭山西江之濱。吏民恐，禱將軍神，忽東北風發，壞其舟，夜半見甲士列岸傍，中有巨人，介首衣虎豹皮，長出衆數尺，驚不敢近。知縣劉韐上其事，封武佑將軍。暨元至正間，東南寇起，西陵烽火徹晝夜，有從賊中來者，云

賊思分遣寇東浙，以江岸有兵故止，然實無一兵也。漁船涉帑者，深夜見神燈滿江岸，如列營然，以故賊終不敢渡。時青田劉基奉其母避兵蕭山，值縣修將軍祠，基爲文紀事，勒石祠左。北幹村人每歲于正月初四日祠將軍，至今不絕。元陶九成載，元時至正某年，大旱，禱于廟，得雨，俄有降乩于廟者，云將軍自言，吾有德于民，民不忍忘我，俾血食于此，幾千五百年矣。蓋祠久能神，《呂覽》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神之至，則近于怪焉。

翳北山之崒岦兮，種落落之高松。合千章以爲屋兮，連五釵而成叢。上拂飛雲之窈窕兮，下蟠曲蔓之菁葱。遠觀紅廟在樹中兮，近乃識乎將軍。一間 松門兮如椽，毿玉蹳兮挂朱櫋。黄驪爲旆兮白狼爲旃，頸披鍘鍜兮臂介以釬。紫茸飾鐙兮琉璃鞭，勃盧之刺兮鋈金之錞。二間 西行兮秦關，羊腸萬里兮環如曲盤。將軍一去兮復來還，江東父老兮猶知令顔，千秋扞我兮戴將軍之恩。三間 松風兮颸颸，將軍之出兮駕靈虬。松風兮颼颼，將軍之入兮靈旗蔽之。不見將軍兮使我思。四間 松花兮如蕡，新開社酒兮醉將軍。社樹兮松椏，社糕三獻兮松陰未斜，請拂將軍之帽兮簪以花。五間 連年累歲兮禾未登，楊枝三起兮蠶眠不成。烏鵶攫肉兮鼠覆罌，雞雛失伏兮牛羊又眚。生年何幾兮遭時甲兵，官吏到門兮驚又驚。六間 但願兮今兹，倉庚鳴兮桑葉肥。耕牛叱叱兮長負犁，空村啞札兮惟聞繰絲，桔槔掛左壁兮清泉滿畦。高楊歇日兮涼蟬嘶，秋霜未降兮先授以衣。新收禾黍兮足供神之饎，王孫遊兮皆來歸。七間

蕭相公

蕭相公行九，少時讀書雲峰山，或授之法。及長，爲吴越王時詞官，掌文史事。旦日在朝，夜輒還家宿。其家人竊聽唧唧，疑房有他男聲，妻羞之，伺其行時，見蹋雙鵲去，即屐也，乃匿其屐，不能去。事發棄官，住雲峰山巔。邑有旱澇，能興雲致雨，且能以咒療諸疾。一日城有疫癘者請召至，將入城，忽失所在。鄉人思之，塑其像于各廟院潮神之間，以其無專祠，故雜附之，非潮神也。每臘盡歲初，鄉人召巫讚年祠者，入夜讚蕭九相公，以三巫婆娑。一巫司唱念，擊雞婁鼓。二巫男女各一，無女則以男飾之，作相公與夫人問答，念採茶歌，攢摭蕭人鄉俗鄙語，他縣所不解者，呐呐爲笑樂。其舞，男女各旋轉，其身若旋風然，名曰罡頭旋。以神曾蹋雙鵲，又名喜鵲罡頭旋。

相公失名。

望雲峰兮崔嵬，扳蘿捫葛兮與雲齊，獮猴爲家兮狐貍宿棲。深林如幄兮邈不可以居，願無忘兮君之閭。一間七寶兮象牀，九光如晝兮照修房。下莞上簟兮湘屏四張，君之居兮無相忘。二間來不聞兮去不知，靈芬欲告兮拙言詞，空彈寶瑟兮吹參差。三間蹋空而來兮蹋空而去，靈芬欲留兮不能住，徒秣其駒兮枉縶其馬。四間雞婁兮鼕鼕，蓺螺甲兮熒熒。釃清泉兮乍汲，煮香稻兮方春。把蘭芳兮舉步，避苔滑兮斂躬。五間斂躬兮進舞，烟蛾側促兮不勝楚。倏而鸞翔兮忽而鵠舉，紅帽遠颺兮儼翻風之羽。履墻穿略兮不踐土，東西摇曳兮莫知處所。

蓮花鏇兮等急雨，請君看兮胡旋女。六間左昂兮右低，隨風上下兮烟霏霏，下貼土塊兮上拂天池。緩看翻蝶兮迅看雕隼之飛，霎然而罷兮不動衣。風生滿堂兮如神來斯，惟明神兮能鑒之。七間

荷仙

荷仙者，俗云即荷擔僧。相傳來蘇十八都有雲門寺，即僧宅，僧每出，人問曰：「念佛何用？」曰：「成仙耳。」因亦名荷擔仙。今神巫讚年祠終，亦讚僧，如曰「昔日有個荷擔僧，前頭擔母後擔經」是也。但僧與俗何涉？俗安得祠僧？且僧安有宅？即荷擔僧亦安見爲蕭山人？舊以問之先檢討，先檢討曰：此賀監也。監，吾邑人。少名知彰，取「知微知彰」義也。字瘴生。瘴者，彰之反，取「彰善瘴惡」義也。舊居來蘇鄉，鄉有周官湖，嘗請唐宗乞周官湖，而宗以鑑湖與之，今周官湖俗訛稱周家湖，正在來蘇鄉，與雲門寺相近，則「荷」是「賀」之誤，「擔僧」是「瘴生」之誤，「荷擔僧宅」是「賀瘴生宅」之誤。其曰仙者，知章爲飲中八仙之一，名酒八仙。又爲道士，俗所稱仙官者也。且夫知章，唐學士，一旦高蹈遠引，卻其官歸里，拔乎世俗之浮游者，則亦仙矣。

擊石兮硿硿，神之來兮有風，試看燭梢兮搖搖兮。一間吹簫兮唔唔，神之來兮先以雨，女巫噀水兮如霢霂之下。二間乘船來有舠舷，騎馬來有紙鞍，君來騎馬似乘船兮。三間皂帽來是朝官，黃帽來是羽官，君來皂帽兮又黃冠兮。四間嘆西堂之不扃兮人不

能違，笑東舘之無闌兮誰則能辭之以歸，君今來還兮豈非仙兮？五間朝行齊魯兮饑無餐，暮行吴楚兮席不能以蹔安，朝朝暮暮兮徒辛酸。君今來還兮，嗟乎豈非仙兮？六間城南有秫買千斛兮，城北有窟爲君築釀室兮，濁者爲沛清者爲酃渌兮。七間迎君前湖，移之還南塘兮。左有柳姑廟，右復置道士莊兮，請君飲酒在此莊傍兮。八間採葯爲核，縮藕以爲漿兮。荷花百里，風來聞香兮。如歡沙落，又如飲烏鄉兮。晚來微醉，聊宿之荷之間兮。謂君酒仙，又謂君荷仙兮。九間荷有蓋兮蓮有房，君有友兮名釀王，分茅錫爵兮不如守此醉鄉。吾欲並祠兮君之傍，春祈秋賽兮祠有常，千年萬載兮長持此觴。十間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初晴稿

誄　文

家烈婦誄文有序

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遂安方公子妻毛氏以殉夫身死。其舅氏編修君與予同館同籍，而其父明府君則又予同譜弟也。當予官京師，正值公子就婚，烈婦守志之際，在庚申四月。維時目睹心怛，曾爲文記墮樓事，示京師屬文者。曁乙丑之冬，予與編修君先後南還，而烈婦亦扶夫柩室歸里門。距守志之歲又踰十年，烈婦年二十七矣，乃請營高丘，矢與同穴，絶食廿日，畢命一旦，嗚呼哀哉！

夫以同里閥閱，歷世婚姻。論羊鄧，無顧我顧伊；在王謝，皆佳兒佳女。既百年之有定，真兩小之無嫌。爾乃兩家宦蹟，各在天涯。三月婚期，移之夏首。止逆女于燕河之北，議館甥在汴水之間。臨川内史，應過郗氏成婚；稷下淳于，甘作齊庭贅婿。借河陽之花樹，暫結交廬；開彭澤之酒罇，充爲合卺。無如嬴女多姿，蔡夫有疾。星橋初駕，便言河鼓將摧；蟾鏡方圓，忽報藁砧欲碎。徒設芙蓉之枕，相視猶虚；任歌《芣苢》之詩，守而不去。倒玉樹于瓦棺之内，折金釵于鈿盒之間。茂陵何在，誰爲上封禪遺書；函谷未還，猶似聽鈞天雅樂。

用是志切儀雙，理惟從一。賢名如謝蘊，自合嫠居；夫婿是陰瑜，豈容再嫁？是固然已，徐而思之。彼夫驅車吴市，祗重時年；解佩湘皋，勿需歲月。然猶神女以三秋爲刻，麻姑惟千載之期。至若樂羊游學，一歲遄歸；秦掾新婚，經時始别。商陵操别鶴，同居者尚五年；罽國獻離鸞，比翼者匪一日。豈有片時莞蒻，便覆黔衾；三日羹湯，僅嘗許藥？計寶帳拖身之日，正靈絲續命之年。禖暗解而身未分明，鏡欲開則眉仍鎖結。而乃餐荼未既，腊毒頻施。樊姬不擇肉，端爲腐腸；向母反攘羊，恐其留舌。吞秋胡之金而不死，懷荀氏之刃以自戕。然且地出窮泉，天無生路。貝州婦本無賴，絞頸車簾；皇甫妻亦何爲，懸頭欄楯？偶見星河之燦爛，且乘傅婢之迂疎。憂時倚柱，漆邑長號；入夜登臺，楚符不至。千秋金谷，居然墮向樓前；數仞青陵，竟爾投之臺下。肱三折而未絶，魂九死其奚遷。計無復之，故爲好語。自昔下宫之難，全在立孤；授室之誠，不嫌負子。既有嗣，備三從之列；可皈空，具八覺之依。況復温生有夢，難免思鄉；連尹之尸，未經歸楚。魂離湘浦月，到處堪愁；柩在華山畿，何能遽返？姑秉燭伴隣家之績，豈攜琴效陌上之彈。持齋逾百日，譬如還侍太常；卻愛斷三塗，不過仍如處女。詎意息夫人之居室，終日無言；賈大夫之如皋，三年不笑。靈輀南載，宛然車轄來牽；虞殯東歸，尚用吹簫爲節。執丹紼于牽絲之手，幕紅墻于卻扇之人。

乃復疏麻作帔，已過三年；擷藻陳羹，文經十祀。樗里子之墳塋未造，夏侯嬰之石室安存？請營吴市之西門，少釋殷楹之

左殯。急求吉兆，移時聽白鶴歸吟；遂有佳城，不日協青烏相法。乃言季武子之西階，固當返哭；然而平陽侯之北郭，原有同埋。考夫合葬之禮文，加以同棺之遺命，昔固有之，今所願也。于是捐仲子之餐，因而受翳桑之餓。形容盡毁，何嘗愛楚國纖腰；肉食都捐，猶自令條侯閉口。顧婦本張玄之妹，因之致辭；左殯以太冲爲兄，于焉相勸。生如露水，誰能百歲長存？庭有桑榆，何忍半途相棄？帨衿裁小絓，已誤終身；豚饋有全施，未膠半齒。痛辛壬之幾日，比丁癸之無年。膝前方朔，吐哺裁周；泉下仲卿，牢羞有在。當視尊章之奉養，無嫌丞令之多言。而乃痛至摧肝，褒如充耳。女嬃來北渚，徒令頻顣陳詞；淑媛上西山，翻共夷齊卻食。爰授兒以范喬之硯，且報夫以劉令之書。生辭愛嗣，不能織屨長安；死别舅姑，一似屠身淮市。乃于除夕之將臨，坐令仰天而長逝。嗚呼哀哉！

原夫一齊著禮，祇爲生倫；兩姓成歡，不皆死義。然而忠臣多殺身之節，賢閨饒殉難之文。惟恐伯姬貞行，厲之不終；長舅謙恭，幡然而改。是以梁高行之剌體，君子無譏；楚昭妃之喪身，前賢所重。蓋死生大事，患在因循；貞淫之幾，分于俄頃。自末學以偏畸爲戒，庸流惟陋簡之安。塚中小吏，未免過情；緜上慈親目爲矯性。以致孝子鮮剖肝之贈，令妻無斷臂之旌。帷房多曖昧，暮齒皆孀；術序有常型，捐軀非訓。是使狙兒飾面，得冒榮名；精衛填河，長懷幽怨。雖或風俗之有殊，抑亦教化之未備也。

某忝居下史，遍閲前文。范蔚宗之新書，劉更生之舊傳，懿行孅節，代不乏人，如

烈婦者，誠亦罕有。將欲追諸往昔，傳之後來，鋪揚聖化，以勵末俗。因摭其實行，疏其苦心，倣前代遺編，而敬爲之誄。其詞曰：

石英之村，婺星之里。有美一人，于焉鍾止。中郎好女，太史高門。崔盧舊締，潘楊世婚。未頌椒花，先吟柳絮。既擅研黄，復工織素。乃隨父宦，遠過滎汴。忽聽鳴鷀，于此奠雁。何悟洗馬，渡江而疾。三日未周，百端交集。顔敗叢蘭，冉歌《芣苡》。寶扇誰開？金匱難啓。從此生别，遂成死期。楊雄投閣，蘇秦刺肌。最難堪者，少得其捍閑。孤立趙氏，身隨阿潘。爰把素縿，且扶丹轝。梁鴻去吴，杞殖在路。遠相牛眠，近聽龍耳。小吏新墳，貞娘舊塢。將瘞銅劍，忽卜金釵。周公合葬，齊階並埋。瞻顧徬徨，早夜悱惻。黔婁有餐，揮而不食。嗚呼哀哉！秦臺鳳散，吴市鶴歸。自兹遥夜，兩棺相依。嗚呼哀哉！天上人間，幽恨何極！我爲此文，雙泪霑臆。嗚呼哀哉！塚號並翼，山名比肩。千秋萬世，試視此間。嗚呼哀哉！

原評曰：烈婦峻節，不可無此文傳之。時西河歸田後作，載方氏家乘中。

勑封禮科都給事中前工部郎中姜公誄文

并敘

康熙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皇清勑封禮科都給事中、前工部都水司郎中姜公卒，嗚呼哀哉！惟公以故明工部郎爲太僕之曾孫，光禄之文孫，宗伯之令子，而今司諫之嚴父也。公爲工部郎時，督

視北河，河水暵竭，漕軍僁期，動責渠使。公移諸南河，疏理穿貫，衛河有水，可用灌救，第以溉畝所潴，坊庸私窒。公力請總憲，躬按蘇門，周視機要，手啓閼牐，凡發三板，頓浮千艖。時當事用公疏請衛河之傍專設分司，轄斯濟運，以剔漕害，到今賴之。而衛鄘巨家水田減漏，椒怨良策，飛語蠡至，遂乃得罪。今者以司諫君貴，優游閭里近三十年，揣摩金石，淪湎辭賦，卹餒問疾，鬻孤嗣夭，國稱遺耆，人詠耆英。如何神察，殲此民望。春秋七十有五，偃然遽逝。嗚呼哀哉！惟予小子，與司諫君游，同侍言笑，謬蒙下逮，一如等倫，均于宴歡，忘其貴齒。每丁閒日，酒食醉飽，兒童賓客，虞虞衎衎。暨予蒙難，置之田舍。諸妾領會，並爲拯愬。誰謂壽享，勿用傷毀？自昔先哲，每因後生銘德纂績，以表旐旗。今公贈終，豈得無誄？嗚呼哀哉！用爲辭曰：

皇矣工部，於惟國楨。名垂海寓，生應星精。喬木既折，泰山其傾。影駒載駛，陽烏不明。聞訃相倇，登牀皆驚。遠隨鶴吊，親當驢鳴。猗與先乘，踵之岳靈。上邽天水，判由齊庭。尹姑周代，袁楊西京。司空邁蹟，太僕是承。疏貽光禄，史著春卿。公生紈袴，有繼錦名。阜覊天驥，紗盛夜螢。曾遴藝圃，甲乙論程。世聆月旦，家爲笵型。初游蓮幕，參畫中丞。繼遷虞曹，分司水衡。張秋奉使，官冬受成。衛河肇濬，肥泉底平。桃花爲浪，楗竹如楹。輓漕獲濟，封碑作銘。亦越家造，能傳一經。育兹國器，居然兩鍘。風揚玉樹，氣接金莖。掖垣再入，平臺七争。佩紱總赤，依蒲能青。勝彼張湛，稱白馬生。是故京兆，虛席以迎。

方忻禄養，累加恩榮。龍章早賁，鳳書頻徵。誰知一旦，乘雲上升。嗚呼哀哉！微聞伏暑，晏眠桃笙。牀環子姓，皮列缾罍。吟詩説偈，伸蕉展藤。俯仰遐憩，無疾而崩。又何遺言，從善如登。是詎易致，當有夙行。因思疇昔，恒承歡情。動如風拂，静猶淵停。看花莪阜，載酒蘭亭。一時遺老，首推耆英。臨池忼愾，更饒軼能。大將籠鵝，細且綴蠅。況奬善類，好扶替陵。方牲歷坎，力爲救拯。至今莫報，中心怦怦。嗚呼哀哉！若夫宗鄗，以孝友令。撫孤紹絶，春秋養嬰。嘗覓遺嫠，爲續螟蛉。曾是不德，恒懷歉誠。惟其孺慕，終身不更。偶譚先哲，紛紛涕零。久思所嗜，尚視無形。以是推極，無非可稱。嗚呼哀哉！今當錫表，大彰封塋。後人奕奕，于焉嗣興。皆可慰藉，無庸屏營。特是徐孺，長思黄瓊。蕪文列旐，以當著銘。嗚呼哀哉！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1]

蕭山毛奇齡字于又字大可稿

填詞一

原調

本稿雜列。今照詞例列小令、中調、長調。因析隋唐題特作一卷，名「原調」。其中《菩薩蠻》、《小重山》等，微近宋調者，悉分列之。

填詞源于隋唐，沿于五代，流于宋，近益流矣。河右借徑温、韋，直溯庾、徐，是卷尤絶流探源之作。

埈曰：河右詞一本詩教，故温麗其體，而精深其旨，若其語則工玅備矣。他如陌上侍中、朝鮮計吏、宜城採桑之篇，極浦賣珠之詠，此固純標自然、不假琱繪者。至若户網粘蟲，枕聲停釧，訝霜明爲曙光，驚星搖之夜水。孤居鍵户，衹對牕鐶；隔舍聽歌，誤裁宫錦。吹籥苦脣朱之落，夢歡愁臂紅之銷。幽巖春竹，冷公子屏前；夜雨採蒲，歸女墳湖上。則或填足如鈎，斷簾垂露。夜坐燈前，惜後裾之成褶；朝來沐罷，擥前衫而自思。腰間慵結帶，時作縈迴；鏡裏喜看花，暗相轉側。屏外閒情，漫調壻語；夢中祕事，難與婢言。此真靡曼之瑋辭，夫豈纖庸之佚調。

南歌子

鐵鑊生粱子，銅樞種棗花。楊柳正藏鴉。閉門春晝静，是誰家。

前調

茜染墻頭艸，烏飛陌上桑。三十侍中

[1]「西河文」，原作「毛翰林」，據全書例改。下同，不一一出校。

郎。自矜拖紫綬，茜花香。

前調

蕙幌春前雨，花竿晚後虹。解珥墜青蟲。去年曾借宿，宋家東。

前調

蕊撲鴉頭淺，鬟梳蠆尾輕。鏡裏未分明。匀殘紅粉絮，掛簾釘。

前調

高㦬宜墻窄，長裙愛襇多。風起動江波。隔江風更急，奈裙何。

前調

舊苑羅羅在，新教略略成。殿上暗呼名。鍍金黄甲子，墮銀箏。坦曰：「略略」，曲名。白太傅有《彈略略詩》。

荷葉盃

雙槳紅舡欲度，荷路，向前溪。葉摇傾下露珠子，菱刺，又牽衣。荷路韻，菱刺又韻，他作無韻，誤。

其二

五月南塘水滿，吹斷，鯉魚風。小娘停櫂濯纖指，水底，見花紅。

章臺柳

楊柳枝，莫教折。留綰衫前散巾結。祇恐飛花上紫綸，認作搖郎鬢邊雪。

前調

花漏深，春睡醒。一二五窺蟾半邊影。燒殘蠟淚泛銅盤，一尺珊瑚沁心冷。

南歌子 又一體

燕尾捎輕霧，花柎涌落潮。朝鮮計吏附書遥。三月隋堤楊柳，暗河橋。

前調

驅馬東郊道，提筐南陌頭。桑枝欲盡且移鈎。日暮蠶饑歸去，好難留。

前調

蠟暈眉間粉，裙縈履上珠。陽雲樓上教歌姝。吹煖鳳梢雙籥，卸唇朱。

前調

澁杼嫌經密，殘絲畏鑷欹。織縑織素總難期。獨對支機彩石，有誰知。

前調

溘匜箱金斷，青紅鈿暈殘。狂夫塞下幾時還。時見瑣牕蜿蜿，墜雙鐶。

前調

掬溜愁蘋捲，投竿喜藻開。蓮舟櫂女夜歸來。争照水中髻子，落金釵。

漁父詞

籊籊銀鈎掛竹竿，珊瑚車子鐵連鐶。蓮葉渡，蓼花灘，烟波淼淼幾時還。

其二

菰葉菱根罥網絲，曲榔單板立鸕鷀。前浦約，隔江期，江長浦澗暝歸遲。

摘得新

河没時，霜繁月已低。錯驚銀槅曙，起來遲。扶上髻梢隨意綰，亂絲絲。

其二

日滿檐，蟲飛逐檻邊。紅衫腰後結，洗粧鉛。指拂額黄時轉側，鏡臺前。

其三

欲上牀，卸頭留半粧。殘膏銜獸頸，且縫裳。晶環繞指先知冷，偎誰傍。

其四

漏盡移，還將繡譜披。碧牕連鎖下，響朝雞。坐得畫裾千百褶，夜何其。

瀟湘神

湘渚頭，水北流，麥天風雨緑崖秋。蕉葉緝紗仍染緑，荊門紅樹好生愁。

其二

卭竹枝，生古祠，叢叢峭壁鷓鴣啼。朝雨過來還暮雨，不知神女幾時歸。

蕃女怨

吴娥窈窕初拂舞，堂下春雨。柳垂鋋，花轉轂，煖翻紅燭。只憐卻舞汗衣乾，又春寒。

前調

胡騰起作石國語，愁殺蕃女。罽韡尖，銅帶軟，蹙踏宛轉。廻頭忽憶舊安西，兩眉低。

憶江南

江上路，横曼小長干。日炙水花紅灎瀲，烟浮堤艸緑綿蠻。高閣尚春寒。

其　二

江路遠，艸際暗塵消。紅藥園深朝墜露，白蘋渚淺夜添潮。人醉畫欄橋。

其　三

堪憶處，曲巷試單衫。菱井啄泥懸社燕，桃根熨火種春蠶。風景是江南。

其　四

風景好，菰葉滿横塘。碧帶梢頭騎馬客，紅釘屐子攏舡娘。兩兩見鴛鴦。

其　五

臨大道，金碧遶天涯。出郭危樓雲作埒，抱江小檻幔垂沙。記得那人家。

其　六

前浦去，何處最能留。黄鳥换枝啼不歇，落花細逐往來舟。微月上汀洲。

其七

粧裹淡，時世在江淮。裙襵緩韜雙籠襪，髻根鬆貼兩梁釵。驅鴨去還來。

其八

頻悵望，耶水與梧宮。誰浣素紗窺越女，因歌白苧號吴儂。總在石蓮東。

其九

歸去好，長聽子規啼。紅藕城橋風脉脉，黄梅江閣雨凄凄。愁思望中迷。

其十

江上市，帆落度橋來。兩岸娼樓懸水栅，平舡擊板暝烟開。漁火夜相猜。

其十一

芳艸軟，朝暮藉車輪。鸜鵒蛩寒調婢子，琵琶夜雨賽姑神。愁殺浪遊人。

西溪子二首。稿中低一字列，或疑非河右作，俟攷。

襡襩對襠一抹，帕幞兩頭八撮。抱腰身，牽帶孔，持帶孔。卸到燭光浮動。煖烟濃，瀉輕紅。

其二

碁底紅編履子，低襪砑羅如水。夜填時，重解袜，重束袜。坐久欲填還脱。忽見月如鈎，使人愁。

思帝鄉

撥捩，遲歌挑舞又催。半折紅衫遮柱，柱初移。慢揳銀彄絃急，恐難支。不念中宵起，上絃時。

其二

紅帉，紫帉藍綠帉。翠帽玉鈴珠串，壓金裙。垂手正巾徐步，毯毛深未分。倏見煖風吹繞，一堂雲。紅帉韻。下首霓裳同。

其三

霓裳，羽衣譜未詳。玉貌何人無力，繞珠璫。曳得鈿纓纍纍，履蹺裙自揚。猶自曲終徐立，聽聲長。

浪淘沙

仙橘山前看橘花，單衫裁就橘山蔴。春江空作揉藍色，浪裹淘來那得紗。

其二

杉木爲簰竹作檐，江潮能苦雨能甜。連朝只飲檐頭雨，翻道江潮錯着鹽。

南鄉子

蕉葉領，橘花翹，紅藤篾子束裙腰。私念鵁雞顏色好，從誰道，裁作大郎頭上帽。

其二

藤菜煖，荔枝乾，青蛉河畔碧魚餐。願絞桄榔皮裏肉，炊烏木，暫與小郎充晚腹。

前調

垓曰：此前後句調各異，然不分二體。見歐陽舍人、李珣諸作。

賽起祠叢，木棉花發野椒紅。記得丁郎山下路，敲銅鼓，九孔紅螺扇遮舞。

前調

盧橘催酸，風生蔞葉瘴烟寒。自賣明珠歸極浦，心苦，白氎單衫着秋雨。

甘州子

銀牀金井曉啼鴉。簾額上，襯紅霞。同心梔子夜開花，和露折來斜。無好意，送與謝娘家。

其二

織金衫重懶提箏。雙扼臂，卸來輕。平頭吹蠟炙銅笙，葉底弄鶯聲。無好意，喚與順郎聽。

江城子

赭門東上海潮青，古西陵，雨冥冥。越王宮女，着履在樟亭。亭下教兵遺竹矢，秋日晚，墮鴉翎。

前調

日出城頭雞子黃，照紅粧，動江光。采蓮江畔，錦纜藕絲長。欲問小姑愁隔浦，長獨處，久無郎。

前調

江深不畜伺潮雞，春和出户遲，浣紗稀。雙橋釵子，瑱粟綴紅泥。裁得荷花新樣好，羞比着，嫁時衣。

楊柳枝

花萼樓前楊柳枝，美人翦綵自尋思。千絲萬絲誰作樣，翦來總似一條眉。

其二

白蝶愛翻輕粉絮，黃鸝偏上縷金條。雙眉葉葉憑君看，無奈低邊是細腰。

踏歌詞

園裏花成子，梁間絮作泥。風鳶移柱線，雲母貼腮衣。漫摘髾邊篦，上有鬧蛾兒。

其　二

網户粘蟲翅，簾旌壓柳條。整釵時對鏡，結襻屢迴絛。漫折井邊桃，上有合歡梢。

天仙子

蠟炬乍開紅芍藥，枝頭又噪星橋鵲。還疑蕩子蚤歸來，蛛網錯，勾眼角，昨晚下堦裙帶落。坡曰：「昨晚」一抄作「向晚」，誤。權德輿詩「昨夜裙帶解，莫是藁砧歸」，王建詩「忽地下堦裙帶解，非時應得見君王」。「昨晚」、「下堦」兩用其語，今改正。

前　調

玉繭牽絲纏寶帔，當胸繡出承恩字。朝朝獨自捲衣裳，蜥蜴尾，長繞臂，誰識牀頭有龍子。

前　調

珠雀五層宮髻直，紅絛盤委花磚級。太平天子用恩多，艸露潗，裙裏濕，猶許蜻蜓上裙立。

前　調

墻裏花枝墻外影，嘶騮緩踏飛花冷。隔墻見得不分明，金甃井，銀絡綆，井面看身見斜領。

前調

新殿前頭騎馬去，射生籍裏名初註。紅襠垂鐙手垂絲，迴眄處，風繞絮，羞抱夾金鞍子住。

前調此下舊有賦題，今缺。

魚網劈來螺粉滑，臂痕細壓金條脱。背人寫就兩行欹，花勝纈，銀縷結，纖指斜封惹脂沫。

前調蠡城爲王郎記事。

城上春雲城下雨，倩人留壻傾春醑。偷將壻袷障春寒，烹雪黍，炊玉杵，調壻鄉音隔[月悤]語。

前調

鍼管紅抽丹鳳錗，螭頭金錯裁雙枕。誰家白苧夜歌來，人未寢，霜又凜，誤翦葡萄紫絲錦。

前調

斑簟紋生雙腕纈，夢中欲笑開嬌靨。醒來記得許多情，檀獸爇，釵燕熱，侍婢相看那能説。

長相思

長相思，在春晚。朝日曈曈熨花煖。

黃鳥飛，綠波滿。雀粟銜素璫，蛛絲斷金翦。欲着別時衣，開箱自展轉。

其　二

長相思，在秋節。複斗垂垂怨蜻蛚。錦紋砧，素絲鑷。夢苦見參星，關深落榆葉。欲識夫壻寒，花堦映微雪。

遇陳王

枇杷花裏誰家院，近叢壇。青漆左廂開繡户，坐雙鬟。着地畫簾飛燕燕，當堦碧艸映蘭蘭。車輪未必成三角，扠住門邊那得還。

其　二

阿侯十六南隣女，對門居。相視欲申無限意，口中朱。朝起青烟縈獸爪，晚來紅燭透蝦鬚。牙箱實裹冰蠶繭，骨裹相思豈是虛。

其　三

金斗熨開魚子襭，襯紅裳。銅瓶注煖獅頭炭，理黃粧。頻呼小玉因聲巧，欲寫泥金恐恨長。那見瑤臺成粉幛，果然銀漢是紅墻。

酒泉子

風攬紅簾，愁損隔簾人影。倩秦娥，纏越絭，唱吳鹽。　黃鋪白鎖春相望，高閣魂驚難上。那更堪，花滿桁，柳垂櫩。

其　二

可惜春歸，換得好花成葉。啓金箱，疊絮褶，熨單衣。　銀鈎翠籠南隣女，日暮採桑西去。怕秋胡，回道路，返遲遲。

其　三

寧掃空牀，怕見滿欄月色。　寫金鍼，縈象尺，坐燈涼。　屏欹漏月燈猶悄，坐遠影兒較小。爲孤單，長伴曉，似雙雙。

嬾卸頭

紖紖珠臂繩，宛轉轆轤上。　那知雙穗條，夜夜空垂帳。　楚雀緣釵橋，胡蜂咂衣桁。製得嬾卸頭，殷勤與誰唱。

定西番

校尉新開疎勒，旋右地，返輪臺，未歸來。　奪得燕支萬里，艸青春已廻。　誰道于闐還有，野花開。

其　二

月落武陽碑下，控鵲血，挽牛蝓，看烽紅。　夜半軍中女子，鼓聲寒不雄。　恰是深閨人去，夢魂中。此首得之商采臣本

醉公子

是誰過上苑，試馬歸來晚。　雙鐙武威

銅，櫻桃馬頰紅。　百枝燈並起，解馬歸花裏。花底碎金篦，珊瑚錯燕泥。

其　二

杏園初試酒，挾彈遮楊柳。醉裏困金吾，教姬倒玉壺。　綬絲如鷊子，翠帢團團刺。花片綴衣巾，衣花看轉新。

生查子

緑榡匜茱㮰，皂角穿蘿屋。犀槅釘明螺，眼底分朝旭。　沅浦長，淇水曲，處處難追逐。欲見有何由，簳蠟成紅燭。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于稿

填　詞二

浣溪紗

碧玉蒲芽短短針，雀羅波底刺當心。拔蒲歸去水淫淫。　檝染緑苔疑掩袖，幔漂紅露似湔襟。晚風吹轉北塘深。

其　二

溪女粧成出若耶，芹絲荇蔓逼流斜。青苔石上浣新紗。　愛把單鬟捎竹葉，羞將雙臉近荷花。緹油前覆夜來車。

其　三

軟緑江波鴨子清，日遲游女遍江城。紅橋度燭緩相迎。　細馬隔裙穿鐙子，平舡素手撥簾旌。大堤春日往來情。

其　四

嬌女新粧村艷濃，四枝鬟插石榴紅。出門還怕隔溪風。　石鏡暗飛山後鵲，荻屏銷畫水邊葓。西施臺舘碧波中。

其　五

緑滿南園乳雀栖，重花疊葉不通飛。小姑獨出採薔薇。珥底珠兒徒刺臉，帶穿貝子恐磨衣。行行立立自尋思。

其　六

叢髻輕籠象格紗，麴塵巾縐翳朝霞。愁聽江閣按紅牙。簪管枉鉸銀蓋葉，繡牀空釘白團花。游絲飛絮近天涯。埈曰：繡床一抄作繡枰，即刺繡架子。

其　七

水繞空江葉繞枝，竹郎橋畔豆娘祠。佳人邂逅最堪思。燭近只將遮幔子，風前長自斂衫兒。梨花初落酒闌時。

巫山一段雲

篠壁含烟澹，椒花滴露稀。風吹細雨曉雲低，十二碧峰迷。神女祠前泪，清猿峽裏啼。瞿塘新水麴塵微，行客自依依。

其　二

寒雨蘿衣濕，晴雲蕉帔開。空舲峽下近陽臺，誰向夢中來。叢笛江妃廟，孤舟新婦隈。山花石竹不須栽，看作小姑釵。

女冠子

上元少女，誰授玉函金筥，倚香壇。畫帔藤花淺，璚鐘橘乳寒。　南宮除牒子，北斗動旛干。猶見春歸燕，似青鸞。

其　二

玄都清曉，坐間碧堂紅艸，女仙家。玉鉿量星豆，金鐃煑雪花。　駐顔丹作粉，繫肘籙垂紗。浼浼溝頭水，盡胡麻。

其　三

上清仙夢，恍到十三春洞，玉顔紅。月下隨王母，花前别寗封。　黄巾潛解佩，赤舃緩弛弓。稱名多誤聽，爲呼儂。

其　四

仙房寂寂，戲採瑶林珠實，是何鄉。紅尾梢花犬，青衣覆石羊。　鮫絲裁綬短，鵝管呷笙長。倘得逢燕使，問昭王。

其　五

平明受事，堪惜玉笄初侍，小茅君。薄霧籠青髩，輕烟曳縹裙。　鳳銜琪樹蓋，虬使玉堂雲。恐逐童男去，思紛紛。

其　六

碧簫初弄，暗想秦樓雙鳳，幾多情。玉鍥分蘆節，金箱貯棗餳。　蕉花含秘閣，松

影落層城。誰搗玄霜盡，見雲英。

其　七

短花長葉，到處翠軿相接，洞中春。衣炷熬丹錫，脣脂淪水銀。　盤囊閒繫虎，麈尾笑遺人。總隔蓬萊路，也生塵。

其　八

金巾姣好，長佩玉砂瑶艸，受清虛。粧鏡殲山鬼，香奩撿道書。　緗眉遮羽蓋，素手滌仙厨。每當三五夜，望蟾蜍。

其　九

赤城紫府，閒貯玄瓏妃女，小仙才。節擁藍絲葆，冠抽緑玉釵。　蜂房融日粉，蝶夢遶天涯。何事劉郎去，不歸來。

山花子

蟬翅宫綃傅體寒，琵琶掩面夜歌闌。　隔舍紫姑星插得鈿頭新撥子，是紅鸞。曾卜金錢今始驗，會淺，開門烏臼雨啼殘。拆和單。

其　二

小院風摇九子鈴，臨河長對㹀牛星。欲上玉機愁杼短，織難成。　擲縷燭翻嬌鳳出，縈絲泪盡濕花生。誰道錦文無樣子，看廻程。

春曉曲

小屏山上西江曲，深處落梅寒簌簌。曉鑑菱開赭粉紅，殘燈穗卷香脂緑。　卅頭堦剗襪衩金，花裏碧鈎旛勝玉。繞鳳雙簧蠟炙新，蚤春驚破霜溪竹。本稿另列《木蘭花令》一首，即此首廻讀者，今附後：

竹溪霜破驚春蚤，新炙蠟簧雙鳳繞。玉勝旛鈎壁裏花，金衩襪剗堦頭卅。　緑脂香卷穗燈殘，紅粉赭開菱鑑曉。簌簌寒梅落處深，曲江西上山屏小。

菩薩蠻

含桃着雨花如雪，井邊吹落春雲葉。鸚鵡結釵樓，新娘半上頭。　裁衣緇様子，壓線盤金篚。十五小裙腰，能留線幾條。

前調

山雞栖罷烏啼樹，迎人燒盡柑紅炬。複鑰下銅魚，車前一幰除。　褥花嘗對縫，羞見雙鴛控。漸減玉鑪烟，人眠故未眠。

前調

宜城二月鶯啼蚤，羅敷十五雙鬟小。錦帶約桑鈎，使君南陌頭。　連錢嘶日暮，共返宜城渡。莫是看羅敷，羅敷自有夫。此詞蔡大敬隱居坐上作也。或云「日出」、「城頭」二詞懷山陰張南士雛隱、姜桐音諸子，「河瀆神」寄楚友，「高閣近花」遇楊維斗嗣君吴門作，「黄帕銜鼇」則贈梁溪趙翰林者。但唐調本無標題，且已經削去，不敢增入。

前調

輕雷鹿鹿宮車轉，晚涼偷弄郊王管。雙甲小蠙蝀，黄鸝處處啼。　春風吹欲遍，盡作西清怨。暗裏换歌頭，伊州似石州。

前調

一株柳樹千條葉，桃根巧向梅根接。花塢暗相通，新花隔幾重。　寶函春信杳，水漫紅魚小。半格軸頭絲，環環無盡時。

前調

日黄不上粧山面，露圓難綴珠簾線。種得鬱金花，將來浸木瓜。　枕屏山六扇，上有江南岸。岸盡是吴關，關前人未還。

河瀆神

楚雨歇殘陽，滿庭新月瀟湘。松花濕影墜山黄，帝女花竿廟旁。　瑶瑟洞簫來極浦，風吹桂酒椒漿。夜半烟寒翠斂，幾人能上高唐。

其二

丹殿俯嵯峨，洞庭秋水湘娥。深房鬼火暗青蘿，嗚咽神絃自歌。　文木漆光絲纏腹，蕉花影裏婆娑。祇爲相思美子，燈前一斂雙蛾。

採蓮子

風起蓮江縐緑羅，舉棹並舡歸唱採蓮歌。年少畫屏只見金鸂鶒，舉棹不信雙雙水鳥多。年少

細萍點點釘花舡，舉棹荇線飄飄縛畫竿。年少折得小蓮羞並蒂，舉棹紅靴鈎入錦裙邊。年少

更漏子

棗屏深，樺燭冷，複壁照人雙影。魚墜管，獸銜環，一牀衾枕單。更漏咽，樓頭月，偏射小牕明蛤。紅幕掩，鵲橋低，銀河又向西。

其二

小檀槽，新捍撥，彈就夜堂秋月。銀箭斷，玉釵涼，燭槃紅泪長。寒角動，霜風送，驚起金微殘夢。關戍柝，女郎砧，城南秋漸深。

其三

幔鈎繩，複斗穗，寒夜美人半睡。雲掩絮，月朧明，枕函亭釧聲。鼉燭燿，飛蛾遶，門外烏啼難曉。燔蕙燼，隱紗籠，罘罳劃碎紅。

其　四

剪鮫絲，量獸錦，寬窄燈前自審。鈿尺短，錯刀殘，晚來多少寒。　園霧薄，林花落，水面星摇池閣。山犬吠，艸蟲鳴，曲房魂暗驚。

其　五

井梧陰，庭樹暝，寂寂畫欄人静。蠟子焰，蟹衣筐，隣家夜績涼。　芭蕉露，零如雨，記得暗中歡去。宵漏盡，曉鐘催，碧牕殊未來。

木蘭花令

曉鶯娓娓流粧閣，日上燭吹紅繡幕。束將方帶玉芙蕖，裹就半韝銀芍藥。　尋花露冷臙脂薄，花底暗翻釵子落。誰開鴛錦抱輕雲，誤使丁娘枕前索。埈曰：「日上」別抄作「日下」，非是。「日上燭吹」猶吴宮詞「見日吹紅燭」也。

小重山

春殿香銷鎖碧空。夜涼宮漏悄，咽銅龍。銀河瀉地水漴漴。粧初洗，殘粉膩溝紅。　雙鳳宿梧桐。小桃金井上，露華濃。長門枉自閉重重。珠闌迥，時拂玉堦蟲。

其二

芳艸茸茸翠輦遲。昭陽初日影，散彤墀。銀旛綵勝戴雙纚。金錯小，翦出萬年枝。御苑落花時。祠前祈百子，漢家池。承恩唯有臂紅知。中宵夢，頻起視臙脂。

「起視」一作「恐墮」。

其三

黄帊銜鼊結象牀。捲衣長拂面，侍君王。衫襟深惹御篝香。綃幛影，隱隱見鴛鴦。別院罷霓裳。衆中新賜着，殿頭黄。年來獨繫絳紗囊。江南路，四十杜秋娘。

其四

鳷鵲高翾負日温。春冰融太液，細流渾。嬾調黄子漬香蓀。羊車近，竹葉滿金盆。十載見承恩。踏青隨例出，望春門。卻收銀鑰暗銷魂。梨花落，深殿又黄昏。

喜遷鶯

榆葉裏，楝花前，燒盡白礬烟。嬌龍自走不須鞭，最喜是鶯遷。歌羽歌，舞羽舞，人在掌中飛去。霧絲裙子本蹁躚，何處更留仙。

其二

杏苑北，曲江西，殘雪尚依依。輕輪輾絮着人衣，拊馬夜歸遲。　蓬宴遥，蓮漏淺，紅燭萬條深院。曉來唯聽乳鶯啼，移上緑楊枝。

臨江仙

灃浦紅蘭開日暮，美人倚徙空亭。幽巖春竹雨冥冥。長思公子，愁絶翠雲屏。　碧水尚傳瑶瑟怨，棖棖夜鼓湘靈。蒼梧南去晚山青。楚江遷客，憔悴不堪聽。

前調

秋藕絲裙春樹面，龍安寺裏爲家。時來空舘倚欄斜。欄前新水，日日浸桃花。　素手自撩金索動，腕繩輕約紅紗。東風相見各天涯。道傍愁思，散作日邊霞。

前調

高閣近花紅影合，繞牀還種青梧。西施嬌小似無夫。黄金梯滑，不見有人扶。　芰葉菱根遮浦暗，含情但採菖蒲。金閶門外夜啼烏。女墳前去，寒燭照東湖。

前調

晚渡潮生野火静，叢祠深對江波。垂鬟接黛一青娥。寶冠珠絡，花帔貼銀鵝。　估客往來争禱賽，隔舡吹鳳鳴鼉。山低如帶水如羅。螭頭黄絹，隱隱畫雙螺。

前調

睡架荼蘼紅刺軟，霧中恍蔽輕紈。幾番覓釧坐花間。香山未煖，石炭擣烟寒。　薄絮裝衣縈背胛，空懸辟凍金環。武溪雪浄尚征蠻。杜鵑聲杳，莫是未教還。

竹枝

十二峰前竹枝十二灘，女兒嘈嘈急水竹枝渡來難。女兒瞿塘看似竹枝桃花馬，女兒只少裝成竹枝八寶鞍。女兒

錦江春水竹枝白浮浮，女兒擔水嬌娘竹枝踏水愁。女兒洗面好來竹枝清溜裏，女兒洗足當尋竹枝濁浪頭。女兒　舊抄後截各異，并録後。

峨峨白浪錦江西，濯錦年年上錦堤。誰使負鹽桐髻女，銀花如雪照汙泥。

雙帶子

紅藕香銷暑殿涼，玉梭横枕墮釵長。東樓賦得新來怨，中夜看沉龜甲黄。　黄甲龜沉看夜中，怨來新得賦樓東。長釵墮

枕横梭玉，涼殿暑銷香藕紅。

其二

君在教頭歌昔昔，妓看垂手落摻摻。裙襇半將遮屐點，柘竿長是拄腰纖。纖腰拄是長竿柘，點屐遮將半襇裙。摻摻落手垂看妓，昔昔歌頭教在君。

其三

樓高是處盡烏啼，柳外烟同翠眼迷。流水落花春寂寂，浮家一檻近前溪。溪前近檻一家浮，寂寂春花落水流。迷眼翠同烟外柳，啼烏盡處是高樓。

其四

春缸玉酒細鱗紅，怨鳥啼花隔數重。銀子蒜垂簾押靜，新開背面兩鸞櫳。櫳鸞兩面背開新，靜押簾垂蒜子銀。重數隔花啼鳥怨，紅鱗細酒玉缸春。

其五

誰向粧亭亭後別，望中烟雨帶帆開。絲回漫水藍如襖，黛繞横山青似煤。煤似青山横繞黛，襖如藍水漫回絲。開帆帶雨烟中望，別後亭亭粧向誰。

其六

紅荷短間白荷長，細細風來細細香。濃露滑篙聯艇側，同來到處問家鄉。鄉家問處到來同，側艇聯篙滑露濃。香細細來風細細，長荷白間短荷紅。

其七

寒雨江汀隔斷橋，去時當似不來潮。蘭浦憶人愁渺目，漫漫夜夢合花梢。梢花合夢夜漫漫，目渺愁人憶浦蘭。潮來不似當時去，橋斷隔汀江雨寒。

其八

鳩浮白水踏歌虛，髻捋蟲珠雀畫裾。樓上捲裳龍女侍，溝前御宿卸粧初。初粧卸宿御前溝，侍女龍裳捲上樓。裾畫雀珠蟲捋髻，虛歌踏水白浮鳩。

甘州徧

青槐路，迤邐返長楊。暮雲翔。銀魚立胛，金鵝仗帶，曾騎黃馬射黃羊。歌肆側，酒壚旁。調鷹牽犬歸去，愁殺羽林郎。花剗帽，往往賭毬塲。暗風揚。薰衣透縷，隔巷細生香。

其　二

金槌去，長箖棗紅騮。五陵遊。純鉤蒯繞，縵胡纓曲，冰梢獵獵似星流。兄執戟，弟長秋。射飛逐没嘗見，便殿賜衣裘。年正少，花發醉娼樓。錦纏頭。幾行歌舞，一曲徧甘州。

其　三

甘州徧，羌笛又將殘。聽聲寒。黃花碎葉，琱戈鐵馬，茫茫飛雪滿燕山。邊角靜，戍衣單。紅閨萬里夢斷，都護請生還。雁帛遠，風急墮旌竿。望長安。甘泉鐃吹，何日達蕭關。

其　四

秋風起，展轉事長征。出邊城。彎弧鵲角，佩刀犀首，趫趫斥突願擒生。收勅勒，捲攙搶。夜涼頻擊刁斗，空磧答遙聲。轉戰苦，車騎未成名。塞魂驚。琵琶孤塚，春艸日青青。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于又字大可稿

填　詞三

小　令

河右小令、中調宗李、秦、張、晏諸君，長調稍及周、柳，總取其當家者，以花間、艸堂不同時，小令、長調又不同體也。或曰：宗花間宜屏艸堂，則作古體者必無近體；宗淮海宜卻柳七，則作沈、宋短律，必務絶盧、駱諸曼章矣。河右隨體填合，不務一格，要其斷不爲辛、蔣諸惡習，則自有坊域耳。

十六字令近調宜列賦題，但本稿多不列。今不敢增入，後倣此。

花，下影跟人上玉墀。誰推倒？横着半氈兒。

搗練子

青草軟，绿波長。日暮鄉關思渺茫。吴苑隋堤何處是，滿江垂柳又垂楊。

前　調泊山塘作

雲淡淡，雨絲絲。舊日真娘何處祠。横笛短簫聲漸遠，藕花塘子夜來時。

夢江南

當《緩緩歸曲》。埈曰：按吳越王妃每歲歸臨安，王遺妃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凄然。又蘇子瞻有《緩緩歸曲》，然用「清平調引」，與此異。

臨安去，陌上已開花。扇影似翻江上羽，車簾剛拂艸頭沙。緩緩好歸家。

其二

臨安去，陌上已花開。繞路烟絲籠煖去，清江日影帶潮回。緩緩好歸來。

法駕導引

送一苓和尚還羅浮

江帆暮，江帆暮，六月水西頭。竹子牽來黃蛤履，荷花汎去白螺舟。送汝返羅浮。

憶王孫

東風吹柳覆金堤，夾岸紅樓望去迷。日映游絲捲幔低。畫橋西，一樹嬌花鳥自啼。

前調

遊西施山

西施歌舘舊城東，畫棟朱欄映碧空。花絮陰陰趁晚風。翠重重，石上臙脂墮雨紅。

翦半

舊無此曲，疑分一翦梅之半，故名。

光宅坊前十字街，桃子花開，杏子花開。鈿頭櫟子有人猜。恐是銅釵，不是

金釵。

其二

縛竹纖纖似女腰，欲上溪橋，怕上溪橋。黑雲遮住北山坳。昨日風潮，今日風潮。

其三

木槲花間乳鵲栖，鵲也能飛，花也能飛。臨行空記艸花期。二月當歸，三月當歸。❶

長相思 泛舟西江即事

一橋低，兩橋低，棗樹灣頭西復西。江深雨欲迷。早烏啼，晚烏啼，兩槳歸來烏未棲。相逢半路溪。

前調

雙頭釵，獨頭釵，一樣金鵝兩樣排。釵梁起四臺。烏帽來，白帽來，湖就磯頭望幾迴。菖蒲花未開。

點絳唇 送春

惱殺啼鵑，逢人還道春歸去。留人不住，誰要留春住。花絮茫茫，萬點愁人緒。歸何處？春歸無路，莫是人歸路。

❶「三」，原作「二」，據四庫本改。

前調 姜亦輿、汝長庚邀聽琵琶。❶

抱出檀槽，金絲撥子輕輕落。淺圍羅幙，月上欄杆角。　夜半嘈嘈，繁手驚相錯。敲銀索，夢回粧閣，花底飛烏鵲。

前調 采蓮曲

南浦風微，畫橈已到深深處。藕花遮住，不許穿花去。　隔藕叢叢，似有人言語。難尋泝，亂紅無主，一望斜陽暮。

相見懽

倚牀還繡芙蓉，對花叢。牽得絲絲柳線、翠烟籠。　愁思遠，抛金翦，唾殘絨。羞煞鴛鴦銜去、一絲紅。

前調

花前顧影粼粼，水中人。水面殘花片片、繞人身。　私自整，紅斜領，茜兒巾。卻訝領間巾裏、刺花新。

前調 懷人

秋風嫋嫋登臺，强徘徊。兩兩鴛鴦飛去、幾時回。　錢塘路，西陵渡，總天涯。不是蚤潮又是、晚潮來。

❶「庚」字原重出，據四庫本删。

霜天曉角 仝丁大聲、史憲臣、徐徽之、蔡大敬、來成夫登望京門樓。

平沙十里，滾滾江潮水。橫下秋鷹如削，短艸岸、朔風起。　欄杆人共倚，舊關何處是。記得西施去路，殘陽外、碧烟裏。

前調 曉起

柳烟如織，病起逢寒食。昨夜東風吹緊，花梢上、雨來急。　曉開銅鏡立，鏡光涵曉色。驚見濃雲堆下，梨花月、一輪白。

醜奴兒令 妓席送酒

玉瓶春煖酴醿淺，艷殺青哥，窄袖摩挱。蚤把空栝弄鈿螺。　擎來悞濕雙條脱，重瀉金波，斜對銀河。唱罷甘州奈若何。青哥，妓名，自註。

前調

珠繩初絓銀河瀉，花滿中庭，露滿中庭。嬾向庭前看月明。　山屏幾褶孤眠久，夢也難憑，醒也難憑。翻願今宵夢不成。

減字木蘭花 桑婦詞

城南暮雨，尚有採桑秦氏女。低繫桑籠，獨倚桃花一樹紅。　青驄西去，口裏銜絲銜不住。歸到燈前，一任三眠與四眠。

前調仝姜八孝廉有訪

陸公祠畔，十里横塘行未半。花港深深，王四娘家何處尋。　酴醅初注，又是孝廉舡欲去。怕照菱花，對面分明又一家。

卜算子

小鳥踏花枝，花落如紅霰。花樹朦朧一徑迷，中有佳人面。　愁見落花多，欲去還留戀。扇子盛來仔細看，點點桃花片。

前調

門外緑楊堤，門裏紅粧女。何處金羈美少年，故綰垂楊縷。　風起攬楊花，飛作廉纖雨。眼底迷迷不見人，且聽黄鸝語。

阮郎歸春暮

櫻桃子熟竹初肥，南園晝啓遲。蜂房濾粉暗成脾，畫垣生緑衣。　蒲雨漲，柳橋低，鞦韆深院迷。杜鵑啼歇最高枝，有人還未歸。

前調秋暮見曉粧者

拒霜花發傍粧樓，樓前細水流。隔花初日上簾鈎，美人樓上頭。　開碧篋，瀉紅油，鏡邊長坐愁。鴛鴦瓦熱露華浮，玉釵寒未抽。

浣溪沙和任二王俌迴環韻

陰柳垂庭山枕斜，禽鳴自上檻邊花，深

屏午夢隔牕紗。　甕啓冰牙蛆瀉酒，襟披雪眼蟹瀠茶，臨粧晚掃淡黃鴉。

迴　前

斜枕山庭垂柳陰，花邊檻上自鳴禽，紗牕隔夢午屏深。　酒瀉蛆牙冰啓甕，茶瀠蟹眼雪披襟，鴉黃淡掃晚粧臨。

武　陵　春 登仙桃山

溪口桃花紅欲暮，淺水泛胡麻。行盡空林散紫霞，來到上清家。　縹緲香壇松飯熟，石鼎醉丹砂。歸路殘陽噪晚鴉，回首亂雲遮。

菩　薩　蠻 即事

花前鼓瑟花間聽，紅燈低照新粧靚。侍婢喚行雲，高唐曾見君。　玉籠香霧繞，怕見青銅曉。井上轆轤聲，翻教睡晝屏。

前　調 咏枕和友

珊瑚鏤枕珠闌細，盤雲散澤香衣膩。枯壓髻邊花，花紅印一些。　與誰同轉側，繡出雙鸂鶒。將枕付陳思，陳思思不思。

其　二

嘉文小裏雙絲紐，單窩認得孤眠久。淚浥口脂融，相逢一夢中。　花函遮短帔，

中有相思字。銀燭夜來新，深憐抱枕人。

前　調　商霖臣納姬

溝頭流水山頭雪，春江幾度迎桃葉。桃葉渡江來，江花兩岸開。　珍珠量幾斛，買得雙蛾緑。　衫子緑于蛾，雙蛾奈緑何。

前　調　爲楊生催粧者多見紙落，緣上官知書也。最後弟子周風遠索牲和詞。

丹楓葉葉迎春小，錦茵開處香鸞繞。銀扇隔璚櫳，燈花百子紅。　檻前烏鵲曙，休遣催粧去。　賦得夜來珠，昭容攬鏡餘。

其　二

雕籃細壓花毬小，金箱疊鎖蛛絲繞。畫燭滿簾櫳，雙樽琥珀紅。　芙蓉清漏曙，曉鳳銜烟去。　慢撒帳頭珠，香奩貯有餘。

前　調　顛倒韻，伯兄大千、姪阿蓮仝作。

藥欄勾墮銜釵雀，雀釵銜墮勾欄藥。花落畫屏紗，紗屏畫落花。　曉山關厓繞，繞厓關山曉。　人遠惜殘春，春殘惜遠人。

其　二

軟鋪銅甃飛紅淺，淺紅飛甃銅鋪軟。深巷柳搖金，金搖柳巷深。　爚篝香霧薄，薄霧香篝爚。　門掩半黃昏，昏黃半掩門。

其三

去春三鳥栖來曙，曙來栖鳥三春去。
邊塞絶秋千，千秋絶塞邊。　錯彈哀抵角，角抵哀彈錯。　樓倚謝娘秋，秋娘謝倚樓。

其四

井幹雙斷金絲綆，綆絲金斷雙幹井。
城上響啼鶯，鶯啼響上城。　綺園南去騎，騎去南園綺。　遲日墜鳴機，機鳴墜日遲。

其五

篏錢金壓花裙唾，唾裙花壓金錢篏。
斜日鬬鈿車，車鈿鬬日斜。　酒胡雕列缻，缻列雕胡酒。　孤燭醉當罏，罏當醉燭孤。

其六

熨香沉斗珠繩屈，屈繩珠斗沉香熨。
花鴨睡籠紗，紗籠睡鴨花。　減絲荷漏淺，淺漏荷絲減。　長夜好難量，量難好夜長。

其七

燭槃深影春幗曲，曲幗春影深槃燭。
迷路入花溪，溪花入路迷。　枕函空覆錦，錦覆空函枕。　遮莫苦棲鴉，鴉棲苦莫遮。

其八

刺桐花滿高橋寺，寺橋高滿花桐刺。

魂斷幾家村，村家幾斷魂。去騧嘶落絮，絮落嘶騧去。娘度夜中霜，霜中夜度娘。

其九

小姑村映青溪曉，曉溪青映村姑小。家是就磯斜，斜磯就是家。返舟蓮櫂遠，遠櫂蓮舟返。儂識舊娃宮，宮娃舊識儂。

其十 寄友

上潮春漲西陵望，望陵西漲春潮上。寒雨渡來難，難來渡雨寒。燕泥銜斷檻，檻斷銜泥燕。時苦作蠶絲，絲蠶作苦時。

其十一 訪所歡作

路旁廂板烏桲樹，樹桲烏板廂旁路。尋處甚陰陰，陰陰甚處尋。縷絲千點雨，雨點千絲縷。何若別情多，多情別若何。

其十二 落帆亭送女士黃皆令遠行

窄帆輕落亭前驛，驛前亭落輕帆窄。紅露浥花穠，穠花浥露紅。渡淮臨雨暮，暮雨臨淮渡。長過莫愁鄉，鄉愁莫過長。

攤破浣溪紗 懷張七雛隱粤東未歸

黃木灣前蘆雁稀，琵琶洲畔竹花飛。南去陸郎烟瘴裏，幾時歸。翠鳥羽長臨

鏡遠，章魚海潤跳波微。看到木棉紅又白，好裝衣。

少年游 過陵下感舊

當時邂逅，凌家山下，桃樹滿前津。今來又值，桃花開後，不見那時人。　香輪翠幙陵前路，日影動飛塵。流水横斜，鳥啼哀怨，愁對武陵春。

南柯子 鬬艸詞

喜摘唯紅豆，難攀是白榆。百花亭外展氍毹。藏得宜男臨賽、又踟躕。　綃帕牽藤刺，緗幱裹露珠。朦朧卻把翠鈿輸。暗揀花枝插補、鬢邊虚。

前調 和楊王客賦得玲瓏隔牕語

青漆垂銀鑰，丹紗映玉櫳。隔牕嬌立小芙蓉。兩地分明細語、一燈紅。　好鳥音初剪，幽蘭氣轉濃。相看枉自唤玲瓏，一寸明螺楇子、萬重峰。舊註：玲瓏索改云「相看錯恨萬重峰，一寸明螺楇子自玲瓏」。按，玲瓏，姬名。

前調 落花

粉蕊飄來薄，紅英落處稀。一團并作屐頭泥。卻是桃花飛過、李花飛。　殘粉留青蔕，零紅斷碧枝。落花那辨蚤和遲。空自曉風吹了、晚風吹。

前　調 飲龔氏

梧子叢臺敞，荷香小幕開。冰漿雪瀣滿鐏罍。時見梁間雙燕、自飛回。　覆艸傳螺盌，藏鉤覓墜釵。閨中柳絮謝家才。妬煞王郎私遣、隔簾猜。

鷓鴣天

絳帳迢迢結作雲，東風吹縐石榴紋。芙蓉弄色調金粉，蛺蝶尋雙認繡裙。　花羃䍥，思紛紜，游車歸去日斜曛。不知唱得難忘曲，十二釵邊若箇聞。

前　調 過女教場有感

銀甲琱戈小隊工，内家宣敕教從戎。山蘿覆鏃縈金細，野火燒旗閃幔紅。　宫月静，陣雲空，鳳凰山下抱龍弓。珠兆玉轂團營路，小雨寒花何處逢。

前　調 賦得鴛鴦沙路遠

翠鬣紅翹金蹠低，藕花多處一汀迷。誰憐比翼琴臺瓦，枉織雙絲錦字機。　銀埒遠，玉塘稀，天長海濶幾時歸。相離只解相思死，那解相思未死時。

其　二

蓼浦蘭江隔遠涔，彩毛飛去信音沈。十三絃上鏤金柱，二八髩頭琢玉簪。　無處覓，好難尋，空留雙影繡羅衾。幾回欲向沙頭路，到得沙頭路轉深。

玉樓春 姜汝高公子迎婚武林

梅花開滿清江路，北府夜涼新轖度。誰開扇上五明羅，只掛燈前九子璐。西陵水削廻潮暮，雙琖乍傳天欲曙。開元新賜小金錢，撒在帳中無覓處。

前調 八月宿姜真源憲使後院，夜飲，仝小農、汝旦作。

紅蕖小幙開深檻，微雨乍收涼漏淺。酒淹罏火帶霜吹，風攬燭油和焰翦。銀舡交泛明河轉，玉樹當軒共婉孌。夜深空憶廣陵濤，水繞曲江知近遠。

前調 題《詩緯》，有敘。

乃若金箱填字，遠過縹囊；鏤管成文，勿需黛椀。秋金懷寶鋮之篇，晨鏡挂玉臺之咏。則有寄旨蒲生，興情紈素。藏明月于篋笥之中，望悲風于臬蕪之末。雖或華釵曜首，難間兩思；澁布縫衣，徒傷十指。誠哉托累歎以敘情，惟導揚之撫志者矣。夫陰陽麗居，玄黄以間；奇偶環生，鍾吕惟錯。故物情以抒播而相宣，幽思緣咏謡而就闡。曩者畬山嬌女，創始南音；於越小君，實憐西往。周官諧淑女之章，尹姞重都人之什。則夫學士稱詩，不疑備録；閨中揚誦，能無軼音？洎乎倢伃似徽於有漢，令暉振藻于齊代。鳥聽三姝，未誤吹桃；蘭偶二媛，

不生上葉。縱左兒金艸，數樹遺馨；陶氏鈿箏，幾行斷線。亦且修肴扶寸而成味，繭絲雜組以爲色。況復盤中屈曲，刀尺所未傳；錦上迴環，機絞所難及。以至翾風多仙去之思，著日起忘歸之樂。即新聲苦耳，子夜歌來；舊地驚心，陽春看去。妓童且戀其金鈿，嫂婢竟攥夫團扇。沙門留少婦，色比茗華；湘岸送嬰兒，號爲蘭杜。斯亦叢擔所難遺，稛穜之必備也。且夫古之稱採摭者，豈徒攬長飾孑、周流美好云爾哉。蓋將以離合衆多，區別媮妙，而善用其所至擾也。雜花非一色，而皆釀于目；紛割非一味，而皆蕩于齒。故混絲匏于條貫之會則扭矣，列黼畫于纂組之班則殽矣。故夫囊帙既備，搜討易爲功；近載未詳，賓陳難爲力。苟其故杼之纏綿，自必殘絲之紹屬。然而空織無緯，求匹自難；絲子未生，春蠶已化。當日婉兒選士，帳殿珠飛；惠姬授書，藜屏火爟。加以婦功而受婦絲，則絣絽不失其文；以女士而作女誡，則窈窕不傷其體。矧玉映嗣本中郎，家餘鮑照。紅唫未斷，還傳醻面之詞；緑篋堪留，實儲傷心之句。曾攬珮纕于澧外，已散珠唾于雲間。則其堇銅照物，鏡裏花開；魏尺量衣，燈前錦爛。紅蛾著樹，必當收園客之絲；綺瑟停歌，誰謂減嫘妃之鑷哉！

吳山曉閣粧螺子，山木倒開鸞鏡裏。機筆牀閒寫竹衣紅，書帶自垂藤菜紫。頭小軸穿花綺，纂就散絲盈絡緯。秋波千頃照芙蓉，無數綵雲江畔起。

虞美人 九日蠡城遇雨

龍山秋曙官亭冷，烟鎖茱萸井。西風吹雨雁南來，何處還登戲馬宋公臺。　美人墟下桑郎熟，細把金錢菊。遼東皂帽墮堪傷，不道滿城風雨又重陽。

前調 廣陵李宗伯寓觀女劇作

蕪城新曲勾欄淺，覆地氍毹軟。小蠻金管雪兒箏，二十四橋明月照人醒。　三朝不作銜書鳳，但舞江南弄。曉風散去彩雲愁，可是竹西歌吹舊揚州。

前調 喜來我平歸自江右，寄詩并詢徐大文、張祖望、吴雲章消息。

布颿婀娜江州至，貽我相思字。懷中一日九開看，記得舊時風雨夜闌干。　潮平若泛西陵渡，須把滕王賦。南州榻冷劍城涼，借問延陵何日下南昌。

前調 寄懷鄒訏士

宫鶯細囀皇州路，花煖金盤露。春風扈從賦長楊，策馬歸來重醉酒壚傍。　錢塘五月冰壺曉，别舘新荷小。瑶辭百幅重南金，思煞梁園客子到如今。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三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字于稿

填詞四

青玉案 渡江有感

夕陽江上丹楓暮，看車馬、紛無數。當日西施從此去，城山出海，樓船近岸，中有更衣處。　平沙十里長亭路，空留得、花如霧。最恨江流流不住，暮潮初下，午潮還上，今古西陵渡。

其二

片帆絓處蘆花白，痛年少、經兵革。庾信江陵歸未得，教兵城下，高遷屯畔，一夜寒濤坼。　東來西往看如織，問誰是、當時客。睹此芒芒百思集，素車何在，烏鳶散盡，猶有人霑臆。

瑞鷓鴣 合《虞美人》調，和姪阿蓮。

梨花彈鵲驚春雪，柳曲迎車怯曉風。籃外蝶衣籠畫粉，樓頭鳳蠟瀉珠紅。　燻迷銀葉憐粧坼，露壓金槽滴睡濃。無奈景陽鐘隱隱，數聲和月到簾櫳。

其二

春還繡陌桃初落，日映璚綃幙半遮。黄點額頭花勝結，紅抽靴子蒯繩芽。姤娥箏合矜秦趙，細犢車香繞狹斜。空有侍中詩易識，難忘一笑在東家。

其三

吴娃窈窕裁芳紵，楚竹參差聚列星。歌扇影廻屏半褶，舞裙絲挂箔頭釘。觴迎水曲翻龍鼊，車轉花梢動鴿鈴。天上舊曾聽鼓瑟，歸來幾度暮山青。

其四

董賢舘外驕騧騁，班氏門前冷烏啼。湘浦芰裳迷蔡北，秦臺蘇合出烏西。鍼縈鸞縷愁丹纏，燈滿蠶堀怨赤蹏。難與故夫攜束素，重逢但唱杞梁妻。

踏莎行 題《梅市香奩集》後

寶扇横時，玉堂深處，開奩齊唱金鍼句。漢陽少婦解璇璣，孝標令妹工詞賦。

欝舯名金，柳花成絮，滿闌種就珍珠樹。欲聽緱氏海西謡，須尋仙尉江南路。

小重山

麥壠青青菜壠黃，野棠花滿路，日初長。誰家女伴鬬新粧，蜂來往，刺得口脂香。　三五暎垂楊。見人還卻步，背方塘。小姑不解斷人腸，看花落，又看浴鴛鴦。

前調 鞦韆詞

繡柱紅繩曳彩雲，雙雙懸畫板，對斜曛。風吹襪子小鴉分，重扶下，低繫水羅裙。　天際映虹紋。拋來香帶薄，繞氤氳。空園人散欲黃昏，驚鴻墮，花落自紛紛。

前調 尋鎦氏姬人彈琴，時正學織縑，催促始出。坐後彈《幽蘭操》，指弱苦絃逼。又私顧坐人，每彈多誤，頻視指爪，云爲翦鑷所傷。賦小令即事，讀示之。

花裏重尋趙璧彈，流黃朝日映，織初殘。停機暗下理雙鬟，調絃請，莫是喜幽蘭。　絃澁苦難安。機絲曾裂指，沁心寒。思繁錯記寫離鸞，彈多誤，頻脱指環看。

前調 得友書

青鳥銜來雙錦鱗，背人佯撇下，小重茵。口脂紅淺浥香津，緘題處，印得指螺新。　素字小泥銀。簪花新樣巧，衛夫人。鴛鴦格子翦江蘋，波紋細，恍見淚粼粼。

前調

一過東湖深又深，石橋啼不斷，午時禽。柳黃曾壓絞兒金，雙朱户，流水畫沉沉。有女暗相尋。紅衣羞淚濕，洗前襟。東風吹放小桃心，吹難住，吹落滿庭陰。

調笑令 馮二

馮二，馬洲當壚者也。倩鍾子由解甡《桃枝詞》而就甡焉，甡渡江行，不得從。按《桃枝詞》今亡。二名絃。

蘭陵酒壚江縣前，壚頭小妓名阿絃。粧成好咏晚桃曲，手持雙帶黃金錢。金錢綰帶隨手斷，願結銀牀幔頭蒜。桃枝本是紅紫枝，翻作當年柳枝怨。怨怨，柳如綫，青漆鴉頭紅脰燕。背人偷弄金條釧，一曲桃枝相戀。落花飛滿春江面，飛過春江何限。

前調 胥苓弟

鄞人伍鱗，字介。伍親亳之胥，吉人。吉女弟苓弟，嫠居，彊之婚伍，苓弟辭。既，苓弟慕伍才，比教傅姆竊伍詩取誦。吉迺效諸葛令婚江彪事彊納之不就也。江右王于一記其事。甡嘗私問伍，伍曰：「苓弟愛才者，雖峻甚，然外似夷。曾教婢索書白紈子，妄意婢攜也，付艷語二十字去。次日，婢誦，得詢之曰：『昨主紈子教予也。』」又曰：「納伍時，苓弟倚燭樹哭詈。時卸頭粧，鬢旁膚倍絲色，肩披絲裲襠，色不及也。比睇瀏欲落。又曰：苓弟博文史，筆才最敏。吉以手寓之，覆寓云：「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忘也。」又曰：「彼天下男子，不幸瞰予闥，當稱兄娣善矣，他勿敢聞矣。兄之情既已知，心如石，不可移。」又寓云：「昨伍夢娣同器食，何也？豈天耶？」又覆寓云：「羞人，何緣使人得此惡夢！」

張玄小妹閨房姿，傾城能作顧兔詞。孤鴛文彩本相惜，只憐花鴨難求雌。幨幮熊熊燭光動，悞泛桃花到花洞。天青地白何所關，愁煞江郎對牀夢。夢夢，晚花涷，小妹閨房原解誦。窺嫌偏愛求凰弄，恰是琴心難動。琴心梟梟春風送，豈是琴心難動。

前調 王琴

人言吳雲章悦江右妓乳燕，妓比作越髩，願從歸。張參軍席上嘲之，下坐者曰：「章少時任子就北試，諸父勞酒設東院，兩妓迓之侑，一王琴，一王箏也。琴年弱，好章，章時例著紗帽、藍衣靴，臨行，琴私呼曰：『紗帽郎！』背以一觴。別後十年，再入都，見琴院西，曰：『非紗帽郎耶？』諮章寓，告以窟隘，且思漏大人側，琴立謀購別所安置。詰旦，有叩寓婦人聲，則琴也。潛從去，且曰：『昨誤作官人妾，苦贖之，今自由耳。』且曰：『今乃幸酹一觴，願居移月。』章王太君，太君聞之，諷俱歸，琴泣曰：『不復爲人妾矣。』章歸後，都破，不得問。」下坐者，章妹壻商子。

真珠洛下排銀觴，停絃暗呼紗帽郎。金鈿花合入侯幕，重逢仍在光延坊。光延坊南泰娘路，別住街頭有樗樹。傾觴一顧十載心，化作片雲無覓處。處處，繞飛絮，紗帽郎今何處去。章臺折盡長條樹，樗子街頭重遇。玉缾金琖燈前注，愁煞夜烏啼曙。

中調

臨江仙 沈康臣生日席上作

五月海榴紅照眼，美人初佩丹砂。金堂綺席啓朝霞。暑衣裁葛葉，冰椀浸菖

花。賦就《子虛》將入奏，漢庭狗監先誇。秋風錦石動星槎。但懸金似斗，那羨棗如瓜。

其　二

細結五絲仙勝縷，屏間艾虎交懸。願郎如虎復如仙。山公曾典簿，四十正當年。男子生難跨萬乘，也應日數官錢。他時花拂錦連乾。欲看三島雪，更泛五湖船。

前　調 送董琴菴司馬之任汾州

紅旆遠迎汾上路，樓船還賦秋風。兒童騎就竹龍蔥。塞烟含柳碧，關雨墜楓紅。漢相江都三策貴，勿需司馬軍容。琴臺撤幕敞芙蓉。高山千萬疊，流水兩三重。

前　調 贈任石友初度

記得蜀葵花發後，一樽長對花前。鳴鳩初拂杖鄉年。紫簞開碧篠，丹竈有青蓮。十畝綺園還自賦，彥升當日詩篇。玉鉤金犗釣魚船。枕來滄海外，漱向赤城邊。

蝶　戀　花

蠟子櫻兒飛緑鵲，午睡裁醒，倚遍雕紅藥。青映遠山迴雨脚，殘虹幾暈臙脂削。滿院繁花看漸落，日暮風生，片片吹來薄。粘得斷絲絲又弱，重重絆住鞦韆索。

前調

日煖穠桃紅照水，粉蝶飛來，水上銜香蕊。映水雙雙低復起，影兒也在花窩裏。後缺。

唐多令 嘲柳兒

隋苑覆依依，行人迷又迷。風前空惜好腰肢。待得長條堪作線，蠶箔下、又繰絲。　折盡渭亭枝，年年送別離。滿欄空自撲人衣。待得飛花堪作絮，交領下、煖風吹。坦曰：曲領巾名交領，見《逸雅》。

江神子 送柳兒

紅亭細柳碧條條，解輕舠，渡春潮。沾酒簾低，春色滿河橋。送得柳枝南浦去，人漸遠，楚天遥。　臨行重繫緑絲絛，拂花梢，望迢迢。柳絮飛飛，偏惹柘黄袍。春去那堪還積雪，點點下，未曾消。

前調

花銜日色柳銜烟，畫樓前，水連天。緩櫓輕歌，鴨嘴小娘船。新載摇郎湖曲裏，不願取，渡頭錢。　前山深樹有啼鵑，恨年年，未歸旋。紅板人家，猶自掛鞦韆。日薄餘寒春又晚，溪路遠，艸芊芊。

祝英臺近

畫欄低，斜日暮，睡起甚無緒。蜨蝶游絲，陣陣惹飛絮。是他梅子生心，櫻桃辭

蒂，著甚箇、五風三雨。隔墻樹。聽葉底鶕兒、不住叫誰去。看又黄昏，寂寂閉朱户。夜來明月何如，幾時回顧，記不出、初三十五。

長調

滿江紅 商雨臣彈琴作

猊火初紅，抱緑綺、夜堂三弄。漸秋老、亭皋木落，晚雲流湅。紫稗霜田翔寡鵠，碧梧涼葉棲雛鳳。似蘭娘、峽裹聽流泉，當時夢。幾曾是，商陵痛。何須作，雍門慟。但前軒月下，手揮目送。三尺冰絃看似雪，有新聲逆入鴛鴦綜。恰七條、總似一條絲，絲絲動。

前調 施愚山憲長招仝韋劍威、六匠、陳集生、張南士、徐伯調、平載問過岳王祠，觀宋高宗手敕，用文待詔、王弇州韻。

第六橋頭，四望裏、水青山緑。柳陰下、幔舟艤岸，管笙低蹙。過雨曉移東嶺盡，清鐘午度西林曲。趁紅裙、同拜岳王祠，閒追逐。雙熊仗，排花谷。交螭字，横荒麓。啓玉函珠璽，鳳鸞飛簇。漫道明湖春去久，聽子規尚叫南枝木。痛玉毫、散寫作南枝，枝枝矗。

玉漏遲 白門張修崖、京口吕錫馨遊越，仝人公讌于右軍祠下即事。

右軍祠下路，勝友高朋，一時雲集。修

竹崇嵒，遥想蘭亭當日。車轂驟如流水，交履舄、滿堂笙瑟。何處覓，華鐙影裏，管兒歌澁。　蚤是千里相思，更命駕能來，四愁都釋。南國佳人，邂逅相逢車笠。梁苑鄰宮難再，金樽滿、倒傾安惜。漏轉急，今夕不知何夕。

滿庭芳 公望遺牲以潞國之琴

漢室淮南，藩封澤潞，紅絃久擅空桑。携來海甸，寶匣散珠光。碧軫瑶徽璣額，龍門樹、斲羽鏤商。人傳是，乾清供奉，曾遣賜諸王。　崇禎題歲月，横紋印緑，蘇帶流黄。自王孫散去，淪落江湘。故國軒懸何處，燒桐好、付與中郎。誰知得，紅絲繫足，還是舊宮粧。

前調

海燕争春，城烏啼曙，叢叢花滿闌干。虹梁日照，碧葉露初乾。昨夜新衣裁就，薰籠煖、翠簇紅攢。頻提視，羞人難著，只説曉粧寒。　長干西去路，春江鴨緑，新水漫漫。蚤青牛朱轂，駟馬金鞍。江畔垂楊萬樹，風吹繞、貝帶媥孄。粧樓望，翩躚水底，疑向鏡中看。

前調 壽諸耿衣五十

紫嶠鸞飛，銀河鵲去，南園長抱金巵。蓮塘晝煖，花影散紅衣。種得兔頭新熟，閒唫望、繡滿町畦。扶瑶瑟，佳人醉擁，日照畫欄西。　回思當日事，雞壇會鼓，鶴市吹

篊。歎蹉跎隔歲，屈指俱非。但對百城圖畫，家瀬海、有友安期。憑酣飲，朱顏未老，翹首絳雲低。

前　調 聽商生徵說彈琴永恩樓

微雨涼收，風翻橡葉，女墻斜點三星。永恩樓上，躡履暗中聽。何處瑶琴初發，珠簾外、流水泠泠。停聲久，千崖忽墮，玄鶴舞青冥。　汾亭遥奏後，簫憐秦女，瑟怨湘靈。奈晚風吹角，秋雨淋鈴。此際琴心到處，東家女、誰在銀屏。屏中睡，今宵無夢，有夢也應醒。

前　調 沙緑妓，一名沙六，商氏姬也。度曲稱妙一時，既乃爲尼于果園，名谷虚矣。亡友祁兵憲姬弱雲，初北里有名，兵憲亡後從六云。牲飲桐音齋，詢其事，賦得長調，金秉叔和歌焉。

石氏懸樓，王郎開閣，傷心睹此芒芒。上官碧玉，本是舊名倡。繐帳空懸日暮，西陵下、幾曲滄浪。如何地，漳臺望久，回首見空王。　雙雙尋侶伴，幽唫梵磬，彷彿伊涼。把楊枝滴露，暗洗朝粧。滿目天花散盡，雲牀冷、夢斷高唐。褰幬坐，水田衫子，不疊舊衣箱。

倦尋芳 寄駱叔夜明府

渭南萬里，三載携琴，人誦廉潔。爲葬

慈親，歸臥溪山別業。道遠勿辭高士吊，哀來時涌丹徒血。苦思君，又蹉跎相失，暮秋時節。游望冷、薔薇洞口，絲竹蕭條，遠過前哲。兔苑雞塲，還攬舊時英傑。艸煖唫成樊水調，花飛夢散華池雪。聽西堂，幾何時，又鳴蜻蛚。

桂枝香 姜桐音芳樹齋留別

去冬冬至，剛雪霽梅花，山樓殘醉。兒女燈前感歎，宛如夢寐。春來重訂王孫約，竟淹留、又攀叢桂。青陽下榻，玄霜解纜，頃刻間事。念晨夕、盤餐並對。更寒雨雞鳴，煖風花墜。巴里聯唫古調，遜君佳細。雲門舊誓尋難度，頓陽關衰柳搖曳。幾時還看，賓鴻萬里，碧天留字。

喜遷鶯 祝贈

錦堂清晝，恰瑤箋傳來，玉荷開後。齊岱基祥，甫侯嗣懿，盛世相君遺胄。呂文安公後皇覽揆予初度，看綵鳳翔雲岫。況世載，有千金一字，國門之購。前侑歌緩處，脆板清絲，花下排紅豆。竹秀聯唫，波流送羽，觴詠蘭亭依舊。當日醉鄉何在，教好女揄長袖。恐有客，飲淳于一石，與君爲壽。

長亭怨慢 賦得春日凝粧上翠樓和葉蕃鮮

春已暮、畫奩頻啓。朝日穿來，又在眉際。粧粉將施，彈綿先拂鏡兒裏。木瓜漬了，又添上、新紅子。爲要好情多，還則向傍人、問箇勻未。畫長繡褶煖，換卻簁羅

淺綺。薰嫌石葉，疊下欝金細細。臨行道、履線將殘，踏不得、樓頭新綳。誰曾顧樓前，樓外暮春餘幾。

念奴嬌 集張登子南華山館

蘭亭秋暮，眺晴原、並到南華山墅。畫檻橫塘看兩岸，多少斷紅殘紫。鼇禁當年，鷺車昔日，休沐時來此。其先人宫諭、侍御兩公先後創此館。蒼梧頴嗣，至今長讀秋水。閒備彩纜青絲，玉壺携酒處，錦鱗鮮美。吴下阿蒙何日至，時金沙吕内翰在坐。相對鄴官才子。舞鳳雄圖，放龜遺跡，衰柳頻低起。耶溪相望，不知去幾何里。

前調 示姜芑貽留别

謝庭玉樹，乍臨風、摇曳烏衣巷裏。何處羊車還洛市，皎皎雙瞳如水。洗馬清神，黄門雋格，少小能文史。玄亭問字，慨然逢故人子。相對芳樹高軒，青鐙殘夜淺，流螢娓娓。轉盼河橋解纜去，搴盡江皋蘭芷。燕翼堪憐，鳳毛有待，西水浮新芑。春陽努力，眼中吾且老矣。埈曰：「老字宜平，惟蘇子瞻《中秋詞》「江山如畫，望中烟樹歷歷」亦仄字，可例。

前調 爲白孟新仲調母夫人壽。此係商采臣抄本。

□□缺二字。白下，嘆何人、不識白家兄弟。長者賢良方就辟，仲舉孝廉相繼。有母年高，北堂娛養，薆樹長芬斐。及時捧

檄，如君孝弟能幾。　幸遇八十華辰，稱觴遠近，各具登堂禮。　曾讀前朝黨錮傳，二白齊名杜李。弘光中，南相捕黨人，時宣城沈眉生、桐城方密之與白氏兄弟皆被逮。　滂母賢哉，從容告誡，籍籍盈人耳。　風流無恙，百年今且伊始。

春從天上來 擬昭君詞送友出塞

河水東流，看萬里寒風，塞外驚秋。　誰遣傾國，遠嫁邊頭。　辭鳳輦下龍樓。　記臨行上馬，賜與錦帶共箜篌。　卸宮粧，向深深毳幕，徐換貂裘。　平沙那堪曉發，似露下長門，日墮金溝。　滿地燕支，萎紅枯紫，巧勝畫筆塗勾。　羨年年塞雁，歸渡海岸與沙洲。　願仍還，上林舊宿，同叫更籌。

花心動 寄大敬

蝶裏花欄，微雨後、深苑荆桃如菽。　紅粉堆邊，露瑄冰箏，並起是誰華屋。　楝花風發前村暮，空巖畔、有人如玉。　牽蘿罷，天寒倚遍，一庭修竹。　私唱開元舊曲。　見林外、春紅暗翻秋緑。　昨夜驚烏，夢裏還啼，向日對筵蕉燭。　玉猧盤地銀絲繞，吹松粉、墜來金粟。　那須聽、黃公鳥聲斷續。

西河

春後雪，衫兒因甚難熱。　緑叢啼鳥聽吹來，嫩簧小舌。　可憐穀雨是明朝，又當花謝時節。　翠蛾子，誰與貼。　雀花鏡裏誰

折。珠娘西去唱楊枝，怨歌幾闋。長干斷處苦相迎，桃根桃樹桃葉。枕屏疊下三四褶。攬流蘇、帶子雙結，枉對金缸明滅。但轆轤、井上咿啞，相接恰夜烏，城頭啼歇。

望海潮 越中懷古仝秦淮海韻

東南都會，會稽形勝，居然晉代風流。宛委赤書，蓬萊紫氣，天連星宿牽牛。佳境任優游。向山陰道上，秦望峰頭。萬壑千巖，當時曾此鎮揚州。　依稀舊蹟還留。悵蘭亭人散，蕺里歌遒。九曲風光，五湖烟雨，望中處處生愁。時泛小犀舟。看西施西去，花謝粧樓。猶見若耶春漲，緑草遍芳洲。

金縷曲 壽商樞郎

正小春花煖。繡屏開、碧觴乍舉，黄眉初展。玄扈干雲太宰後，猶見征南季簡。且載酒、閒聽絲管。緑野蚤成江上宅，況採芝舊日商山遠。問海水，幾回淺。　古來七十原希罕。更菁葱、滿庭玉樹，琱盂金版。荀氏八龍齊下食，不羨瑶臺瓊苑。是何處、馳歸輕轜。大婦流黄中婦錦，最可憐小婦調笙緩。榆歷歷，棗纂纂。

蘭陵王

想前此，閣下薇花乍紫。横欄曲，半臂荔紅，鬖鬖新梳理黄子。按鵾絃第四。忽地，吴頭楚尾。看看遠，海雁又來，眼底空

留數行字。　思量那年事。不合啓廂東，夜雨燈暗，桃花悮賺劉郎至。奈三載寒食，一朝歡聚，手把窄襪弄花綺，那知夢兒裏。　倚徙，病初起。況翠帳寒生，晚秋天氣。暮暮朝朝向誰是。縱迢遞關山，夢魂堪寄，知他去處，是百里，是千里。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字于稿

填詞五

此諸調雜列者。前四卷本姜汝長所選刻，名《當樓集》，此未刻本，從散抄中輯入。李丹壑嘗謂初晴詞極艷，而情甚悱惻，古所稱哀艷二字，初晴有之。女士商雲衣曰：讀初晴近詞，每使人不怡。

少年游 汝南官署七夕作

看看又是，銀河清淺，織女乍停機。不知何事，今宵殘醉，還聽汝南雞。　庭前瓜菓粧成巧，暗裏絓蛛絲。記得年前，小礬山下，乾鵲夜來時。

前調 過淮城口占　有序

予去淮久矣。康熙十七年，徵車入京，從淮城下過，遂駐馬流涕，占此詞。

馬蹄纔發，陽平門外，望裏是淮安。可憐此地，曾經流浪，一十五年前。　曲江高會知何處，秋水晚生烟。惟有垂楊，千條萬縷，還掛酒樓邊。

二

行來但覓，旗亭舊蹟，下馬駐城闉。請看當日，淮流如故，雙泪落征輪。　淮陰市上諸年少，相憶總沉淪。誰料衰年，徵車北

去，羞見市中人。

陳梓湘曰：初晴出走時，徘徊淮陰，嘗曰：「淮上吾故鄉。」故此詞多流連嗚唶之音。

此詞書淮舊城西酒樓壁，不署姓氏。後有人書扇至烏聊，時司教蔡子搆本淮人，讀之，流涕曰：「此必吾友初晴詞也。」會劉吏部還京，子搆貽書詢及之，果然。陳檢討有雜記記其事。

前　調 題陳檢討小影，傍有侍兒，坐蕉簟弄笛。

十年苦憶，元龍顔面，夢寐恐難親。不虞相見，長安道上，并見在傍人。停毫一顧踟躕久，欲待按歌勻。碧鴨消時，紅蕉坐去，何處不傳神。

南柯子 題胡明府小像　後闋缺

江縣看花後，山城種柳時。布袍竹杖鬢如絲。今日畫圖相對、繫人思。

前　調 題寄史蝶庵卷後

水漲芙蓉粉，烟含楊柳絲。幽人家住五雲溪。行過東坡書院、孝侯祠。篋有中封帖，吟成東去詞。荆南相望一相思。恰又晚村花埰、夕陽時。

前　調 淮西客舍接得陳敬止書，有寄。

驛舘吹蘆葉，都亭舞柘枝。相逢風雪滿淮西。記得去時殘燭、照征衣。曲水東流淺，盤山北望迷。長安書遠寄來稀。又是一年秋色、到天涯。

惜分飛 答吳江徐菊莊見憶原韻

楓葉吳江長橋畔，別去年華又換。聞在湖南岸，蓮花幕下閒庭院。 幾欲從君秋過半，寄到新詞讀遍。 何處尋還雁，暮潮但見平如練。

朝中措 平山堂續詞 有序

揚州平山堂，傾廢久矣。 康熙甲寅冬十月，予過揚州，值太守金君從故處建堂，命予以酒，且勒歐陽修《朝中措》原詞，使坐客續其後。 予思歐陽公贈劉原父時，平山欄檻方盛，然猶睠念手植，若有感于春風之易度者。 況距公千載，而興是堂，其藉于世之爲原父，豈鮮也。 因被醉書此詞，附坐客後。

青山猶在畫欄空，人去夕陽中。 不道十年重到，還披此地清風。 蜀岡無恙，堂成命酒，一聽歌鐘。 未審後來太守，是誰能繼山翁。

西江月 續東坡詞 有序

此予續東坡詞也。 東坡憶歐陽公而爲是詞，予復憶坡而重續其詞。 雖然，予豈能坡哉！ 太守金君重勒坡詞，與歐陽公詞並列，故予並續之云爾。

聞道歐公當日，賓朋載酒堂中。 後來三過有坡翁，長使林花飛動。 此事已經千載，我來重挹高風。 眼前莫放酒杯空，恐是東坡殘夢。

虞美人九日同姚庸庵、張德遠、左夔友諸君泛湘湖，登越王城，和庸庵韻。

平明載酒登高去，湖畔停船處。幾株烏桕未全紅，猶喜黄花開遍小橋東。長江一望環如帶，放眼千山外。開罇更上越王城，多少夕陽江上晚來情。

前調過江寺和友

江郎祠外中秋月，城角吹將徹。十年長記此宵中，豪客相過深巷有微風。今來君宿耆闍下，又值中秋也。題將麗句最紛披，恍見當時桂樹晚依依。

前調題畫爲李都官壽

是誰畫出潘家菓，百琲珍珠顆。羨君原是柏梁才，記取桃梨橘栗李榴梅。玉䶢金鏁琉璃甕，且作和羹用。須知仙樹本蟠根，欲借花前一醉石州春。

前調早行口占

秋風檝檝敖陽路，草屋方垂露。當壚夜起數金錢，獨對寒燈此夜不成眠。廿年岐路今方息，又是徵書急。柳梢斜掛月朦朧，不信還來騎馬月明中。

前　調 己未四月，宣城施少參寄雲樓下梅樹忽發二花，值是科殿試榜發，同邑孫予立、茆楚芬以一甲同授舘職。既而又發二花，則少參與同邑高阮懷並以制科授舘職。一時相傳，以爲草木之瑞，非偶也。舉人梅淵公繪《瑞梅圖》寄至京，同舘各爲詩頌之。予和少參詞，書圖卷末。

敬亭四月梅花發，正值清和節。慈恩寺裏曲江邊，新舊郎君争占一枝先。　紅羅欲寄無由寄，空寫泥金字。樓頭長贈碧山雲，恰取花枝中半兩平分。

前　調 題《天台採藥圖》爲淮安劉六皆比部

桃花又發臨淮渡，錯認天台路。行來莫笑太奔忙，知是赤欄橋畔舊劉郎。　平明入直迴西寺，幞被雙娥侍。含香誰問夜歸遲，只恐桃花回首望中迷。

前　調 爲劉比部題《天禄閣燃藜圖》

圖書萬軸牙籤滿，辟蠹燒芸暖。果然子政是前身，羡煞當年天禄閣中人。　白雲司判西曹事，薇省曾留字。胸藏冰照宛如犀，絶勝西堂終夜對燃藜。

小重山 自涿州至琉璃河達京，和同行韻三首。

草店雞鳴酒未醒。馬槽聽齧粟，漸無聲。燈前盥面促裝成。車塵起，疑在霧中行。　渡水石橋平。秋風聯轡過，涿州城。鄉關回首暗心驚，遥天盡，愁見一雲横。

二

貰酒前莊日漸低。鞭梢斜掛壁，卸征衣。同行三俊喜相依。垂楊下，長許控金羈。河水碧琉璃。壚頭風物美，近京畿。徵車欲度且遲遲，沉吟久，三輔故人稀。

三

閶闔嵯峨天際開。賓門方四闢，重招徠。將車纔到莫相猜。諸王邸，誰道買臣來。九市共三街。彩雲遥起處，見蓬萊。秋風歌詠柏梁臺，承明内，原有掞天才。

前　調 題吴江女士沈關關爲顧茂倫清繡《抱甕丈人濯足圖》

欲繡平原幾度思。園蛾初作繭，絡成絲。前溪水滿雪消時。波紋起，緑似小桃枝。投足散漣漪，夜來開繡譜，度鍼遲。一痕青影暮烟微，唧絲細，不用洗臙脂。

前　調 失題。　似爲人題畫像詞。

朱顔緑髮畫圖中。丹砂長飫酒，醉溶溶。前身王母舊青童。干將佩，花鍔散芙蓉。羽嶠有誰從，蓬萊剛水淺，渡蒼龍。他年笑入杏花叢，瀛洲近，折取一枝紅。

首句平陂失拈，要是别一體格。

前　調 過舒漢雯中書官邸有贈

當日吹篪兩渡淮。感君長貰酒，醉高齋。十年分手各天涯。頻頻望，紅葉喜當堦。　高詠謝家才。綵毫裁詔罷，鳳池迴。徵書白首苦相催，平津第，勿厭故人來。

明月棹孤舟 題吴江徐檢討《孤舟垂釣圖》

甫里先生何處是，家住近、垂虹亭子。著罷新書，開門閒望，但見一湖烟水。　放棹偶然垂釣餌，人道是、松陵漁史。若問羊裘，投竿何所，應在白蘋洲裏。

千　秋　歲 和王丹麓自壽原韻

青幡纔換，又是春過半。聽啼鴂，聲將變。能令歲月增，真覺黄金賤。更那顧，秦王有女將衣卷。　但赴芳林宴，一任花零亂。年半百，休三嘆。文章堪自信，富貴非吾願。君不見，比來世事皆如幻。

臨　江　仙 題畫

姊妹相逢何處是，朱欄斜倚雙桐。坐來委抱鬟籠鬆。畫裙欹履窄，金釧隔紗紅。　寂寂春園人不到，看時多少朦朧。緑坡生草細茸茸。銀猊閒戲逐，翻向緑坡中。

前　調 申江署中題麻姑獻酒圖，爲丁夫人初度。

三月暮春春雨後，申江初放桃花。忻看錦帨掛官衙。名姝如謝女，夫婿是秦嘉。　製得香奩粧百福，珠屏爛若朝霞。麻姑曾過蔡經家。仙廚將進酒，圖上見來麽。

前　調 徐東建納姬，自題《臨江仙》詞，即用其原調并韻嘲之。

何處玉臺堪倚鏡，徐陵原有新題。今來同住巷東西。門迎桃葉渡，人勝苧蘿溪。　散擲明珠安有價，無錢多買臙脂。只愁初製夏侯衣。茜裙裁剪未，簾外杏花飛。

前　調 壽姜綺季

五月榴花開似錦，一尊長對花前。看看又值杖鄉年。蟠溪多壽考，綺里本神仙。　雖則東方能玩世，無須金馬門邊。君身何事不堪傳。吟來忘歲月，筆下有雲烟。

前　調 田公子二十生日

海上青幐看負角，丹山鳳翮初成。男兒二十建修名。陸機剛作賦，方朔正談兵。　自愧蹉跎多去日，羨君先請長纓。南箕不用詠三星。錦筵香薤發，官閣早梅生。

前調 賀徐公佑明府舉子

客舍燈花開似錦，寒屏有夢惟魚。新來喜得弄麞書。藍田秋産玉，碧海夜生珠。　繡褓畫幱初試浴，遥看紫氣充閭。君家原有舊鵷雛。他時湯餅會，啼聽是何如。

前調 祝蔣文甫壽

洛下久無同甲會，試看江左耆英。年來七十誦黄庭。孫芝千朶艶，兒竹萬條青。　怪道探書多緑字，閒堂代有傳經。桃花染得綵衣成。杜陵誰最好，吾愛蔣元卿。

糖多令 詠窩絲糖　有序

梁尚書上元席上出窩絲糖供客，云是崇禎末宫中所製，今久無此矣。西山静室有老宫人爲比丘尼，尚能製此糖。每上元節，必餉以銀椀合子。其製如扁蛋，外光而面有二凹，嚼之粉碎散落，皆成絲。尚書乃唱《糖多令》詞，命予和之。

擣盡篚頭泥，春蠶已蜕衣。片錫裹作彈丸兒。不破彌羅三寸繭，誰解道、一窩絲。　粔籹漢宫遺，餦餭久未施。開元宫女尚能爲。今日尚書花餤會，銀椀合、使人思。

菩薩蠻 題蔡天聲《桃花流水圖》記年

溪流雨過增新漲，春山處處桃花放。

中有武陵人，花前一問津。幅巾裁白氎，坐聽溪流咽。寫入畫圖中，桃花映面紅。

前調 淮上閻牛叟娶姬，作詞索和，原韻。

釵頭勝字裁方幅，定情彈作鶯蘿曲。聞道薛家來，燈花夜自開。清淮一別久，誰解雙垂手。佛日會摩多，取姬在四月八日。香山老去何。

二

買金欲鑄鴟夷像，頻年憶汝江湖上。何處採名花，西施不及他。白頭吟自在，詩寄錢刀外。恰似遇桓伊，聽歌輒喚時。

前調 索贈有序

客上海數月。歌妓玉烟者，又名玉嫣，解佐酒，日日在坐。張南士有贈妓詞，妓甚愛之，因索及予。時晚春新月生，剛作妓罷，遂出便面書去。其詞後闋，各隱玉烟、玉嫣字。

雲鬟綰就青鴉小，春山畫得雙蛾巧。衣翦杏黃羅，紅牙試按歌。錦屏香作霧，慢把金樽度。玉煖起烟絲，申江春去時。

二

榴裙縐褶花千襉，地衣紅襯弓鞋軟。銀箭下來遲，當筵舞柘枝。玉櫳華藹裏，新月朧朧起。何處最嫣然，花前一笑間。

行香子 即事

晚色烟和，鳥散庭柯。聽街頭、擊鼓吹螺。酒闌送客，夜火星羅。幡幢引處，看蝶演，似鶯梭。　法輪常轉，五方何處現維摩。試問禪那，作天魔舞，于意云何。香壇行過，隨嘯咏，且婆娑。

蝶戀花 客上海，過楊生玉衡聽妓作。

寂寂暮春楊子宅。昔在烏聊，今在申江側。玉衡本籍新安，故云。座上綵雲迴錦席，門前幾樹桃花色。　乍雨乍收欄溜滴。坐擁雙鬟，爲我彈瑶瑟。醉後倚歌還弄笛，醒來微月當牕白。

鵲橋仙 即事有序

邑甲聘戊女，有彊委禽者。明府姚公斷歸甲，合歪訟庭。其斷詞駢麗，世多稱之。既而訟者争不徹，太守何公復斷歸甲。時予方從兩公游，兩公並命予爲詞紀其事。

東牀先訂，西家願宿，何事穿墉穿瓦。縱教彊委後來禽，卻不道、子南夫也。　明府風流，使君瀟灑，兩斷可妻公冶。莫言河漢鵲橋乖，看合浦、在訟庭之下。

天仙子 賀生子

韋氏雙珠真可喜，芝蘭欲在堦庭耳。春園況值有鶯遷，人道是，天仙子，曾見宣

尼抱送此。 里號高陽從此始，鳳毛麟角紛紛起。我來正值浴蘭時，看取靧，金盤裏，半是桃花半雪水。

青玉案 山陰金母，隨夫宦南海。三藩之亂，與夫、子並相隔，流離數郡，百折不詘。暨轉徙歸里，已五十矣。其子乞予文爲壽，予不能應，書此詞卷間。

東揚不用占星婺，是家有、真賢孺。曾隔兵戈遥海路。合州城外，雷陽驛畔，多少仳離處。 千山萬水歸來暮，看膝下人如樹。但得朱顏能久駐，蟠桃花發，蓬萊水淺，誰道流年度。

喜遷鶯

荷風乍煖，恰紅版橋頭，驪駒唱緩。待

詔公孫，彈琴司馬，挾策爭游上苑。萬里鵬飛在望，看翠幕傳金琖。況前路，有漳臺花柳，酈亭絲管。 迤邐攬轡處，大道秋光，不覺長安遠。丞相延來，通侯載去，户外車嘗滿。他日玉堂堪繼，喜大小皆賢阮。裝衣待來年，紅杏爲君裁剪。

前調 寄贈陶燕公移居，奉和何毅庵、張邇可原唱韻。

隔江人遠，一別幾何年，髩毛都换。但卜柴桑，難尋句曲，到處堪留堪戀。衣上黄塵不落，望壠首浮雲變。 猶相憶，在廬江舊第，芹泥橋畔。 可念書畫室，半榻琴簫，幾樹花零亂。人寄南牕，詩傳北郭，莫道未還東苑。我亦西泠借住，須有日，烟霞結伴。 隣居好，看墻頭過酒，那時相見。

百字令客滬上，爲王鴻資初度。

秋風乍起，桂花時、又是東亭初度。四十年來彈指頃，閱歷山川無數。倚馬成文，磨盾音旬草檄，殺盡中山兔。侯王以下，一時趨走如鶩。　誰道梁苑歸來，故人官滬上，歡然相聚。有弟同行勝小陸，共作平臺詞賦。弧矢高懸，長庚何在，遥指星明處。壯心未已，莫言歲月遲暮。

前調寄壽施愚山少參六十

林花初放，捧霞觴、遥望敬亭山色。繞地珠繩箕宿轉，光滿謝公樓側。闕里遺賢，石渠繼世，曾講諸儒易。廿年節度，一身高寄如客。　督學齊魯之間，湖西作鎮，到處稱申伯。天下山川游覽遍，無數文章堆積。前遇吴關，今過甌海，千里長相憶。纔週甲子，爲君重數疇昔。

綺羅香用原韻答贈甬上錢蟄庵見贈

古鄮名家，彭城遺冑，所至公超成市。文倣元和，詩以景龍爲體。論學識、雅似顓孫，羨經術、精于楊起。第無如、棄世逃名，竄身長向瞿曇裏。　君家歷世仕宦，況祖禰忠孝，名傳黄紙。每輯殘編，尚見淚痕如泚。尋歡會、偶在申江，嘆孤游、有如槜里。又誰知、廿載相思，見君自此始。

萬年枝梁司農師六十續娶

臘盡春還，御河冰未泮，苑枝如沐。柳

又生稊，雙雉朝飛遨遨。花甲週時花燭。啓寶帳，粧成百福。由來原有，尚書三娶，東山名族。萬年觴卜。道從此，天長地久，鸞弦終續。華菌披來，副髮有珈皆玉。池上歌添黃竹。好探去，金桃再熟。那擁人笑，桃花洞裏，劉郎初宿。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初晴稿

填　詞六

沁園春即事。有序。

三月四日，曹緑嵒明府，張弘軒州牧，周譽凡孝廉，趙愚公監郡，朱服萬別乘，羅木桓、徐西崖文學，招集群公，修禊于滬城之南園，有女妓三人行酒。即席朱別乘作《沁園春》詞，予依韻次其後。

已度三朝，忻逢四并，重對春波。看楊柳堤邊，羽觴汎去；薔薇洞口，油壁來過。北地賢賓，江南名士，人物加于晉永和。況雜坐，有美人相間，齊畫雙蛾。　興來酒瀉銀河，恰巖畔斜陽照緑蘿。看環擁楸枰，目縈琢石；暗抛博具，指印紋螺。紅袖香生，碧桃花放，此際春光可奈何。華燈起，見樓頭纖月，徐上林柯。

前　調答王西園見贈之作

丁巳之春，我來滬瀆，喜遇西園。念當日聞聲，有如日下；今朝高會，竟在雲間。江薛才華，庾徐藻采，所著佳文是《偶言》。偶言、吹蓬、折竹，皆新著篇名。箋題外，有《吹蓬》小令，《折竹》新篇。　桃花初漲平川，又風起城頭撲柳綿。自畫閣攤書，談深燭下；芳堂贈妓，腸斷樽前。兩次三番，風晨雨夕，是處相逢非偶然。溝頭水，問東西會

合，知在何年。姚蒼叔曰：諸詞皆客滬所作，以是時傳寫者衆，故多兼本。若客淮蔡時作，則盡失之矣。是詞纏綿處，爲周、柳長調所不及。嘗曰春莊本恨人，蓋即此可見耳。

前調 送葉天樂游吳門

涼月啣雲，清風出谷，秋滿人間。況出水芙蓉，詩篇絕麗；環溪修竹，酒興將闌。子羽湖頭，伯通橋畔，好友相思嘗往還。揚舲去，見停來顧渚，望去吳關。　横塘暑氣將殘，更微雨初過銷夏灣。只陂有雞棲，人歸畫舫；丘當虎去，寺在青山。疇昔曾游，石城深處，夜月清樽酹未乾。舊有酹月詞。歌詞罷，向旗亭試聽，可有雙鬟。

前調 題閻容庵《青谿傳》後。有序。

予夙爲調笑詞，紀馮弦事。惜弦雖令材，而事近于媟。渡淮十日，晤容庵粉巷，出彭生詞讀之。初以爲賦古耳，及讀竟，始知爲容庵少時事也，容庵真今之君虞、樊川矣哉。《青谿傳》辭致幽斐，其所答寓札，亦復激宕可誦。因爲括諸詞合作一首，詞雖不工，事喜不媟，世毋以予詞入調笑可耳。

桃葉堤邊，琵琶巷裏，人字青谿。本博陵舊氏，愁窺燕幕；汾陽公子，共聽烏啼。春寒愁又度，落盡東園幾樹梨。空回首，正江南烽火，塞北征鼙。　相誓盈盈兩地，奈仙源雞犬望後都迷。況渚下書沉，誤排雁影；章臺人去，遺恨桃枝。隔巷空還，繫臂便鈿合金釵。

何處思，只蠻牋數幅，堪付新詞。

姚蒼叔曰：此似又一體。

賀新郎 蕭山縣署贅壻詞

正河陽花滿。秋水芙蓉，艶紅如翦。贅壻淳于千里至，早已題詩齊苑。喜今日、光生銀管。古署催粧開錦席，看一堂紫罽鋪香軟。雙殘暮，酌來淺。　萬條紅燭燒將短。更庭前、幾行畫扇，遮來宛轉。洗馬文章當日事，樂令風流不遠。況種得、藍田瓊琬。最羡今宵乘鳳處，聽秦臺幾曲簫聲緩。烏鵲到，喜何限。

滿庭芳 南園公讌即事

初過清明，纔逾上巳，群賢高會南園。花巖接檻，洞口瀉紅泉。移得行廚竹裏，琱欄曲、雜坐金鈿。擎觴至，紅兒嬌小，猶弄剪刀錢。　樓前，争作伎，枰楸壺竹，游詠依然。看玉釵紛絓，薌澤微傳。醉煞蘭亭舊侶，華燈外、新月纖纖。當筵賦，園如金谷，人似永和年。

前調 爲汝南張廣文題傳奇卷首

夏里開基，清河啓郡，曾燃秘閣青藜。高齋寂静，夜聽汝南雞。仿佛神人告語，他年事、枕畔留題。長弓後，貂蟬奕葉，不數舊關西。　黄粱炊未熟，翩翩蝴蝶，醒後多迷。託梨園象板，羽殿銖衣。千載鳳鸞佳配，華茵煖、共酌玻瓈。聽吹罷，一聲長笛，無數綵雲飛。

前調 題《玉妃獻册圖》爲汝寧金使君夫人生日

琳畹瓊妃，瑶臺金母，當年曾駕蟾蜍。因披玉册，還御五雲車。絓去廬江錦帨，閨房秀、早被霞裾。淮西路，春城千騎，夫壻上頭居。　五花裁作誥，香奩百琲，總是珍珠。看平頭擎履，編齒吹竽。獻得龍泥舊簡，傳經後、莫問居諸。閒相視，山桃片片，飛滿玉牀書。

貂裘換酒 題吴寶崖《停鞭拂劍圖》，和其自題原韻。

想此爲圖者。計生平、嵚嶙壘落，未經揮灑。富貴何時思量起，凡事盡如此畫。縱滿地、才源傾瀉。但頻年驅馳南北，到頭來抹卻當時話。惟此劍，鎮無價。　從前只向車前掛。看中原、平沙萬里，儘堪馳馬。建禮門邊題名後，便到晾鷹臺下。且自解、雙鐶重把。多少英雄今安在，遇甘蠅莫折飛蓬射。窮與達，有時也。

姚蒼叔曰：東坡骫髀處，每自有此。徒傻孟稼軒，便誇磊凸，失之遠矣。

念奴嬌序 即事。有序。

暮春二月寒食夜，胡繩先招飲上海署中，聽妓，酒半爲詞。

申江官舍，看桃花、開後柳絲如織。伯始風流纔啓宴，此夜剛逢寒食。燭下新粧，榴裙百褶，翻盡深紅色。那堪小妓，病來歌舞無力。　聽蓮漏將殘，玉觴嬌瀉去，脣脂俱濕。夜雨初過花毬上，尚見翠鈿狼藉。明日清明，來朝上巳，到處春堪惜。勾欄未

散，慢言今夕何夕。

前調 徐都官裁枕函實詩，名爲詩枕，製詞索和。漫次其韻。

撚髭無計，喚奚兒、長向水邊山麓。蒲簟横陳將偃息，好句吟來斷續。授册嫌頻，開械已緩，紙片紛零碌。游仙欹處，斲成五色文木。　試啓小籠中空，方欄連袛，大似青油袱。豹首雞鳴俱不用，但取便便冢腹。夢去無論，醒來何事，栩栩相追逐。蝶庵詩就，此時午睡方足。

桂枝香 即事。有序。

馬丹谷伎席有小鬟後至，病不能作伎。坐侑間詢何名，曰未也。弘軒張先生以其氏李，且病中遲至，取「翩何珊珊」之句，贈名「翩來」。同席者各爲詞記之。予與張南士、朱拜石、丁殿生、徐西崖、莫蕙先並作《桂枝香》詞。時康熙十六年二月三日。

夜堂聽伎。正絳帳花垂，玉鑪香細。蓮炬光中兩兩，舞裙拖地。忽來金雀鴉鬟小，算纔堪、瑣兒年紀。欄邊歌緩，油車暗裏，翩然而至。　便手把、金尊徐遞。似嫩葉裁衣，幽蘭吹氣。病起遲來，問取小名尚未。風流京兆偏憐惜，道延年女弟如是。珊珊可念，何如竟喚，翩來爲字。

滿江紅 題吳墨舫《桃源圖》，步原用文待詔韻。

圖畫當年，正桃樹、生花時節。有延州高士，酒顔方熱。南浦風光何所似，西疇興

會由來別。恰聞人、洞口憶當年，頻頻説。舟過處，涵冰雪。花落盡，同榆莢。嘆青芝白鶴，一時都絶。凡事總隨風裏絮，披圖恍對雲間月。幸前賢、手澤有傳人，思來切。

水調歌頭 詠鹿脯。有序。

家會侯邸舍以鹿脯食客，方雪岷、陳其年及予有詞。

加豆得乾腊，釃酒莫踟躕。奈何置身巖谷，其命在庖廚。不是籠驢炙豕，豈是牛犓鵞胛，此物本清虛。但束白茅去，安問緑蕉無。　人一食，壽百歲，試何如。陳蕃設脡相食，慢作魯公書。皮不必爲藻幣，腸不足爲酒器，祇噬此些須。客座手能擗，何用倩麻姑。

陳梓湘曰：忼慨壘落，微緻周到，詠物至此，無賸矣。其年得詞，格筆叫莫及，以是耳。

雲仙引 壽王鄂叔進士

蘭渚亭邊，蓮河橋畔，高門乍啓朝陽。丹紱繞，彩雲翔。云是攬予初度，争獻仙人九醖觴。何限才名，今纔四十，江左王郎。　宫衣試着來長。有花下、新裁小樂章。回首京華，難兄執戟，同是東方。待補山公，正當典簿，努力功名看未央。他日烏衣，黑頭還聚，重醉秋光。

上西平 譚開子貽畫并賦《西平樂》詞見訊，志謝。

嘆年年，看不盡，短亭花。更冬殘、雪後停車。問誰相憶，寄來滿幅是烟霞。分明指有，西陵渡口人家。　滄洲近，知何

處，空歷遍，路途賒。念君也留滯西平，思時便望，望時還見暮雲遮。何年攜我，向青山、麓碧湖涯。

慶清朝慢 湖墅高會，同王丹麓、陸蓋思諸公即席。

候屬添絲，人方繫纜，還逢高會南皮。閒堂夜來，紅燭倒映金巵。争投博箸，妓簾不掛夏侯衣。頻傾看，有葡萄釀，色似臙脂。 夙昔祇愁間闊，長從紙上汗，漫寄相思。今夕不知何夕，能預斯期。城頭鈂如五鼓，傍筵耿耿玉繩低。那堪與，曹劉沈謝，即席爲詞。

醉蓬萊 題贈徐涵之小蓬萊別業

是南州高士，東海名家，西河舊里。茅屋數椽，縱亭臺無幾。墻外疎桐，檻前蘞蔓，到處成陰翳。人道蓬萊，逍遥散誕，不過如此。 堪嘆年時，燕齊吴楚，汗漫天涯，倦游知止。一任人間，似桑田海水。家有山妻，門無雜客，架上餘書史。安樂窩成，吾其從老，于是鄉矣。

蘭陵王 別譚開子

淮南路，正值嵩陽歸去。梨花晚，寒食初過，與汝東湖最深處。夜涼傾斗醑。聽撥銀箏無數。扶紅袖，酒醒回時，長是城頭鼓聲曙。 恨一別如雨。更南北東西，春還秋暮。許昌宫裏留君住。任作賦繁臺，題詩梁苑，何期此地復相遇，彷彿似前度。 看舞郡中署。便圖遍屏山，歌殘燭樹。送君還上棠谿渡。望長淮千里，依然東注。

那堪言別，況綠柳，漸飛絮。

風流子 答和桐城何令遠見寄

浮山如在眼，樅陽路，時望大江遥。想當日長瑜，曾爲四友，今聞子季，仍號三高。從誰道，十年黄令閣，一別湛郎橋。湖上風光，全隨蓬轉，江南春信，半在梅梢。　幸新來無恙，詞中尚記得，醉卧甘蕉。不道安成前度，良夜迢迢。自白鷺洲邊，歌殘纖月，紅螺澤畔，酒散寒潮。試問梁園賓客，誰憶枚皐。

南浦 和徐西崖贈別

最傷心處，是紅亭、載酒上河橋。多少畫欄干外，楊柳正垂條。五兩南風欲度，趁中江、幾曲暮歸潮。奈離筵人散，贈鞭情重，雙泪落征袍。　此地遨遊堪戀，遍亭臺、春意鬧花梢。長載佳人油壁，深夜教吹簫。況值歌成南浦，也爲君、重撥紫檀槽。且和歌一闋，問當前誰最魂銷。

西河 答和王西園送別

春去久，怕逢客舘長晝。寄君書到正街頭，濯枝雨後。那堪黄浦晚潮生，一帆吹下如溜。　憶當日，方邂逅，按歌新記紅豆。酒間移燭和予詞，霎時草就。囱囱散去鎮蹉跎，蜀葵花發時候。　驪駒唱罷頻把袖，看江流、如許顰皺。遥指垂楊渡口，更短亭、東上酒家，依舊欲放歌，何時還又。

滿庭芳又一體。失題，似爲同館沈氏生日。

梔子開殘，宜男採遍，日長深院啼鶯。正荷衣被暑，裁剪初成。曾向慈恩寺裏，春池淺、蘸筆題名。人争看，風流拔俗，第一吴興。　相驚，舊時八詠，東陽雲起處，藻思縱横。恰衣盤雕錦，紙染紅菱。羡煞絲綸世掌，鳳池上、綷羽争明。懸弧處，堂前花發，海上雲生。

剔銀燈詠米家燈。有序。

梁尚書席上有燈，爲宛平米氏所製，堆紗疊縠，作山水花鳥人物。座客各有詞，屬和焉。

百尺冰荷可喜，況滿壁、盡張羅綺。翦縠爲欄，堆紗作樹，不數米家山水。隔屏人指道，人在隔花屏裏。　金粟玉蟲纍纍，光到處、轆轤齊起。雞戴珠竿，龍啣火籥，總是數條紅紫。燈前且醉看，燈影照人何幾。

題姚將軍五圖詞姚茂孳將軍繪其像爲五圖，各繫以詞。今存一首。

相見歡《桃源採藥圖》

何來採藥仙源，問當年。云是伏波横海、舊登壇。　麟閣裏，滄洲意，任相看。一似桃花流水、向人間。

臨江仙合詞題爲奉贈何梅莊使君夫子作。因使君初守越，既使泮柯後，復爲兩浙督糧少參，因有此詞。但合二闋爲一首不分，又同一韻，故照本抄入，不敢移易。

當日虎符初下處，桃花開滿山阿。萬層絳帳覆來多。驅鹽投峻阪，拔羽出虞羅。一自龍山高會後，春江曾哭曹娥。天南萬里到泮柯。帝鄉把琖去，錦里盼車過。誰料十年星紀換，延津還汎仙槎。江淮轉運使如何。金笳開越嶠，繡棨動吴波。幸得閒堂仍聚首，清樽頻把玻瓈。劉郎前度喜重過。公門桃樹老，猶有舊枝柯。

十美圖詞爲汪蛟門主事作。今存三首。

減字木蘭花《燈下收書圖》

合歡成被，鋪就鵁鶄單枕膩。豹髓全融，肯負饞燈入夜紅。壁光如曙，翻恨袖梢遮不住。收卻殘書，何用掀翻疊算珠。

菩薩蠻《午睡圖》

玉欄長夏金塘裏，軒窻四面荷風起。菀蒻織花紋，盤盤散緑雲。柳帷褰未閉，隔水窺人至。待起整釵鈿，郎今未可前。

虞美人《紅絲拂子打檀郎圖》

樂陵臺下看紅藥，底處曾相詎。苔衣掩盡石欄花，辜負東園杏子數枝斜。紫龍髯拂珊瑚柄，禿袖紅相映。郎身豈有赭頭蠅，暫作吴宫點墨白螺屏。

兑閣十詞有序

予游淮時，閻子牛叟與丁少君敦伉儷之好，作《兑閣》十闋，索予和詞，予未有以應也。閲一十八年，予赴召至京，值牛叟年七十，丁夫人已亡，其嗣君百詩重貽書并幣，專使赴長安，請和前詞。蓋欲以承尊人歡，當稱觴地也。予始理其詞，對使和去。其十闋皆有題，依題演義，不自解工拙，牛叟知我，定有以諒之耳。

南歌子齊世家彤史

閻牛叟少君丁氏，牛叟字之曰少姜，又稱濟陽君，從郡望也。其女兄弟中屬季，又名其所居曰兑閣。

朱閥迎齊女，金箱貯楚雲。高閣傍斜曛，阿誰居閣上，濟陽君。

鵲橋仙證前生

牛叟之尊人仕閩，曾禱九鯉湖而生。後思楓亭荔枝，丁少君爲治裝，卒不果往。

蓬山小吏，上清舊籍，曾控九仙朱鯉。若非花下認前身，幾負卻、雙成久矣。楓亭何在，治裝東去，請食宋家荔子。縱然置驛未能通，也勝看、忠州畫裏。

小重山 雙魚問

避地時，一居金陵，一居吴門。每以書問，偶爲輕薄子偷視。

兩地烽烟天一隅。蔣山西盡處，莫愁湖。誰言流水隔姑蘇，春潮上，中有一雙魚。緘處印含朱。澤蒲裁作線，界蜘蛛。簪花小字畫來疎，憑偷看，傳作竇家書。

荷葉杯 維摩天女恰同參

曾參訪耆舊，究向上一層。

乃與阿潘同住，何故，花月映江潭。問誰還宿普明龕，參麽參，參麽參。

天仙子 病榻閒情

丁少君鮮婧容，雖病亦薄粧讀史。牛叟嘗調之：「提學未至，女秀才矻吃何爲？」❶每庭前花木茀灌，牛叟謂丈夫當埽除天下，少君曰：「請從一室始。」

長向花前攤女史，一榻自安花蔓裏。儘教春去病還留，捐藥餌，弄筆底。全似建安女博士。　堦下雉童摇葛藟，滿院月明清似水。慢言蓁莽辟除難，君意氣，且已耳。汎埽請從一室始。

十六字令 佐家

丁少君以五千金佐先世鹽筴。

---

❶「吃」，據文義，疑當作「矻」。

齊代遠，空吟《乘馬》篇。真珠釧，解作算商錢。

柳梢青 聯吟

牛叟製《杏花天》三闋，少君索書帕，出入懷袖。

錦闥閒心，綠牕幽興，得句相調。何意東園，杏花開遍，又是春朝。丁娘且索揮毫，甚處見、歡情久要。幾闋清詞，數行細字，一幅生綃。

西河 琴弈雙清

少君好琴，善弈，與諸女角，必招牛叟曰：「君但事此，當自解。」

且慢記，琴心當日何似。只看綠綺繞孤桐，素絲未理。高山流水有誰聽，離懷此際如寄。況花底，楸樹子。舊枰在斷垣裹。空留遺掛紫檀心，琢成纍纍。橫橫直直試躊躇，幾曾閒卻纖指。是中意誠莫已。良人惜未能此。追憶爾時佳致，或庶幾，鼓瑟湘靈堪比，何況圍棋張良娣。

臨江仙 逮下

少君曾爲牛叟取一妾，今亡。後牛叟又娶一妾，同懸夫人像，以爲菩薩人，各製《菩薩鬘》詞。

不辨黃鸝能卻妬，臨溪且採茵陳。文園能聘茂陵人。君心難問取，我見也憐生。今日秦淮相接處，當年桃樹桃根。門前流水記前因。鬘陀花下影，同拜繡幢身。

瀟湘逢故人慢 採菱

常向湖西，率諸女採菱。當夕陽下春，翠袖紅粧，與清波碧藻相映。後秋中期再踐此約，而不可復得。

採菱歌罷，見紫角新翻，緑苞初卸。問灌湖前汊，女伴恁來遲，停船相迓。紅袖風吹，剛一望、夕陽西下。喚侍兒、慢捲朱竿，菱刺又牽羅帕。　舉棹去，南浦夜，嘆洲盡含霜，灣名銷夏。此事思如乍。待舊約重尋，流光不借。幾度秋風，看浩浩長淮東瀉。好愁人、翠藻清漣，猶是參差如畫。

樂府補題和詞

《樂府補題》者，南渡越州諸處士所作詞也。卷首載玉笥王沂孫聖與、蘋洲周密公謹，以及菊山唐珏玉潛、後村仇遠仁近，共十三人，同于宛委山房諸處詠龍涎香、白蓮、蟬、蓴、蟹五題，其調爲天香、齊天樂、摸魚兒、水龍吟、桂枝香，合一抄本，在梅市祁宅藏書中。禾中朱竹垞爲序之，而鏤板京師，且屬同舘作和詞各五首。初晴歸田後，其五詞俱亡矣。後陳其年遺稿中有《白蓮》、《蟹》二詞，❶是初晴作，註筆甚明。因勾其年手抄稿附載于此，共二首。

水龍吟 白蓮

前湖十里芙蓉，到門皦皦明如練。波光雲映，蘆碕鷺下，宛然一片。緗葯含鉛，

❶ 據下文，「蟹」當作「蓴」。

青房濾粉，素珠成串。便採蓮紅女，絳裙千褶，遮葉住、有誰見？　只爲社中人散。倚遥空、削成難辨。赤欄橋子，無端愁，把碧天遮斷。月下飛香，霜前落葉，容華將變。但秋衣未製，剪來朶朶，不須染茜。

摸魚兒 蓴

但秋風、有誰還憶，夏瓜冬菜春韭。兒家住近横塘曲，長在柳姑廟後。相邀取，借隣女花竿，挑起紅絲瀏。摘來盈缶。任九月豬毛，百莖雉尾，總貫一壺酒。　晶瀜甚，慢說白如瓊玖，下將鹽豉烹就。鈿頭釵脚難形似，只顧流匙在口。還念否，料拾鱠分鯖，未是和羹手。躊躇良久。便羊酪能勝，龍酥堪敵，歸去也何有。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又字于稿

擬連廂詞[1]

[1] 本卷依《儒藏》收録體例删去，僅存目。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于稿

二韻 即五言絶句 一

西河五絶有《江行》數十首，似倣錢吴興者，今不存。絶句刻本惟越選數章而已，其他悉從《空居日抄》與《鴻路堂》本。樂府題從唐者，皆作絶句，唐人本爾也。其從古調者，列前集樂府卷。

王孫遊

桂樹他鄉少，王孫故國稀。天涯春草遍，處處待人歸。

排遍

曉月三關落，秋風萬里來。將軍開馬邑，戰士下龍堆。

舟行望九華山

溜水下江關，輕帆天際還。望中雲欲滿，知是九華山。

晚泊二首

晚泊大江沙，烟生紅蓼花。船頭鳴賽鼓，船尾飼神鴉。

二

紅蓼垂牕暗，青楓接岸平。村翁迎舶語，還問下江兵。

無題

燈下裁遠衣，堦前墮秋雨。爲惜藁砧名，遲回下雙杵。

苧蘿村

西子吴宮去，溪邊少浣紗。緑蘿相伴女，空自貌如花。

二

苧葉風吹白，蓮歌水面寒。前溪花滿地，不敢過溪看。

陳肇曾孝廉歸閩詢周六玉輪

夫君歸閩海，應上越王山。東吴年少在，爲問幾時還。

漢宮曲

漢苑高如斗，天星出似瓜。後庭千種色，前殿九衢花。

二

羽騎長楊苑，靈臺太液池。六宮新位號，最貴是昭儀。

摩多樓子

三秋行保塞，八月詔移軍。近見沙如雪，遥看陣似雲。

二

八月天山雪，沙場蚤見寒。迴看雲盡處，秋日滿長安。

江行聽潘六絃子

不聽桓伊笛，翻催趙璧彈。三絃纔一曲，看過幾重灘。

飲陳吉孫宅適紫蘭當筵盛開客有寫生者率題其上

共就陳遵飲，當軒樹紫蘭。問誰圖茜影，留向醉中看。

二

灼灼流霞杯，臨風映芳蘂。移之上雲屏，滴作紫泥水。

看伎

曲水園頭伎，扶風帳裏名。中州馬端肅家姬。一看西子舞，重起故鄉情。

龐湘

蔓草生西苑，殘花滿洛陽。清涼臺下過，尚有一龐湘。

北行口號

春風生馬頭，春雲生馬尾。不是春雲生，知是烟塵起。

二

美人乘騾車，相顧烟塵中。新花著輕霧，脉脉花影紅。

一本作「對面烟塵合，高車錦幔斜。分明輕霧裏，一顧道傍花」。

早起

勿作還鄉夢，徒增逆旅情。中宵驢鐸響，早起趁前程。

爲趙司馬題五雲移棹圖

曉日虔陽樹，秋風贛水船。片帆横北斗，看入五雲邊。

二

綵鳳橫天去，蒼龍倚棹開。漢庭雲滿處，知是趙熹來。

古意

醉裏能留客，愁多最滯人。誰將三婦豔，歌作大郎神。

上田花

青青上田花，朝日揚花英。路逢折花人，見花不分明。

二

折得青梅枝，送郎渡河滸。花落子始結，郎今未知苦。

輪臺歌

大漠三秋草，輪臺萬里榆。天邊新屬國，塞外古單于。

綵花歌

莫翦昭陽綵，良人本麗華。能將半面色，散作四時花。兆熊曰：漢女職有「良人」號。

塞下

燎燭照秦關，將軍夜獵還。寒更刁斗静，飛雪滿陰山。

二

金矢玉花翎，沙場舊有名。一歸光禄塞，三上李陵城。

古塞下

烽火甘泉月，旌旗灞上雲。漢王能奮武，偏召李將軍。

小長干曲

小小長干下，相逢擊絮人。春風吹緑髮，春水濺朱脣。

二

風發南湖裏，蓮舟去漸稀。阿儂因有約，須趁暮潮歸。

題張君畫像

紫石環修竹，丹鑪煮玉蓴。葛巾相對坐，知是曲江人。

查繼佐客淮復買小鵶頭自隨短句爲壽或云嘲焉并命鵶頭歌之

莊生本蝴蝶，日日宿花裏。釀得黄粉兒，欲寫白毫子。兆熊曰：李白有《淮南小山白毫子歌》，仙人也。

二

小草莩俱緑，寒花蒂亦香。鼓鐘淮水上，水落自湯湯。

三

團團桂樹枝，能令八公還。捲幔拂螺子，分明見小山。

四

淮王是佳名，碧玉是好影。後園金井牀，前頭素絲綆。

五

舊部能吴舞，查舊畜女妓數部。新人解楚歌。楊家龍舸過，無復唱開河。

六

擘破真珠樹，分成結緑釵。漫游無限興，只看酒如淮。

絶句

買得長門賦，盛將綠玉箱。春波涵太液，浴盡野鴛鴦。

採芝三首

欲向商山隱，還尋瑤海來。玉田三百畝，祇見一花開。

二

深谷原無種，齋房舊有歌。九莖連四葉，葉葉奈愁何。

三

玉殿披圖晚，瑤林驂駕遲。願將三秀草，移取種銅池。

羽林郎

扈從獵長楊，彤旌豹尾黃。當車能搤獸，道是羽林郎。

宿傅一新溪上草堂招憲臣

竹短溪亦淺，月明山正深。草堂前夜雨，思汝到如今。

錢清江和韻 兆熊曰：此唐張仲素《春江曲》韻也。宋王兵部《錢清江掘石》亦得此韻，故稱和韻。觀詩意，謂錢清江已湮耳。

三月正陽春，中流共採蘋。妾居江下久，不記上江人。

來生過訪余適游陵下不值卻寄

泛水尋瑤牒，登山啓玉書。到門無鳳字，去路有羊車。

二

挾彈還清洛，橫琴過大陵。蒹葭難倚玉，展轉媿毛曾。

嘲採蓮者傷其遲暮不能已而坐得困也

綠水浮來淺，紅蓮採去遲。衣牽殘梗刺，櫂結野菱絲。

古別離

綠殺門前柳，空言似畫眉。自從折柳去，螺子不曾施。

覽鏡詞

漸覺鉛華盡，誰憐顦顇新。與余同下淚，只有鏡中人。

二

皎皎金鵲光，熒熒紫菱色。爲理雙雲鬟，垂首作轉側。

江行絶句三首

欲上蟂磯廟，空憐神女嬌。長江秋晚後，日日有風潮。

二

彭澤江邊石，行人説馬當。片帆吹浪過，不復數瞿塘。

三

采石横江浦，當年起戰爭。至今江上路，尚有舊軍營。

聽吴歌有感

少小經吴會，吴歌一棹行。五更殘夢裏，啞軋兩三聲。

二

落月寒林鳥，明星野浦雞。榜歌遥倡和，春思隔江迷。

三

晚歲雞塘路，秋風鴨嘴船。吴娘纔引曲，雙淚枕函邊。

露觔祠

行露多蔓滋，委身貴能早。修黛揚緑烟，羅裙裹青草。

二

日炤銀書榜，沙衎石闕詞。高郵州上路，争認露觔祠。

上滕王閣

避地尋江表，看山到豫章。何王登此閣，千載在南昌。

重登滕王閣

柳色春城霽，風光南浦新。憑欄愁騁望，猶是賦詩人。

徐徽之評曰：滕王何足傳此閣，閣之傳，獨王子安一詩耳。上首略一激唱，妙在不露；若下首則羈遲不堪矣。地以才人傳，然才人究淪落，何也？

白洋河道中

燈火春宵盡，鞦韆上已過。馬頭殘照

裏，又渡白洋河。

予經歸德城女墻塌地埏埏如丘樊與同行者下馬賦詩

睢陽一丈城，半爲賊所拆。我今過睢陽，城板高五尺。

二

汴水方流漫，崇禎尚太平。張巡空塚側，截截半竿城。

晦　日

村店開紅杏，溪橋漲緑蘋。途中逢晦日，思煞故園春。

途中絶句

末上楊家集，先過棗樹林。棗針能刺手，莫繫白花騾。

哭江陰楊生

抱器無成日，多情憶去時。君山明月夜，何處不相思。

二

水落看予度，霜清別汝寒。年年驥亭北，花發滿闌干。達曰：楊別業在晴沙，名驥亭。

楊白花

楊花不如人，隨風任東西。願教雙燕子，銜作梁上泥。

長安道

長安十二衢，日日走車馬。那堪主父偃，日走車馬下。

二

九曲環秦甸，千門啓洛陽。宮前馳馬巷，城北鬭雞塲。

洛陽道

洛陽故都城，轆轤絓長綆。但見白玉欄，不聞緑珠井。

仝諸公集吴錦衣宅雷雨邀妓不至

高會錦衣堂，春宵雨萬行。油車何隱隱，只在葛山陽。

二

東海安期夜，西堂道助樽。燈前雙舞鶴，不復下雷門。

三

玉斝春前雨，金吾殿上才。天街曾勅燭，呼取念奴來。

詠雲嘲友

捧日遮嘗滿，隨風結轉濃。終朝嫌似狗，何日好從龍。

塵

但恨車前少，猶憐甑裏稀。日光流壁隙，一道雨絲飛。

同聲歌懷友作

繡帶粘香薄，紅綿着粉銷。願爲羅袜子，長束謝娘腰。

二

團扇函秋冷，屏山掩曙寒。願爲銅鏡子，早晚自相看。兆熊曰：《同聲歌》云：「願爲莞蒻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幬，在上衛風霜。」

詠枕記事代友四首

弱莞流雲薄，香羅刺面新。小鬟時抱與，真見洛川神。

二

繡裏封花絮，湘紋浹粉膏。不知結束苦，看取抱持勞。

三

誰作通明製，裝成八寶餘。中郎多秘語，藏就一函書。

四

警夜攜來苦，游仙夢自疑。芙蓉繡兩面，那得並頭時。

題畫幛

緑幘粧野花，青襤倚山石。欲煮黃鵠羹，舉頭看秋色。

題畫像渡江圖

水縠看成線，荷花卷似杯。道人何處見，記得渡江來。

二

道人欲渡江，荷花滿江沚。坐將花片來，影落一條水。

遙題梅聖占像

何處逢梅子，蕭疎一布袍。相看無語笑，白眼向青霄。

題　畫

孤桐抱山丘，榮期坐其側。爲有清風來，泠然枕危石。

病起贈李君

自愧無金骨，終年苦鉥膓。❶ 少君良厚意，飲我葛陂漿。

二

七十懸壺叟，函關舊著書。只今懷玉蘂，猶識李公居。

三

誰療糾宮雜，應憐洛市還。火珠橋下路，方篇九還丹。李住名火珠橋。

漢　邊　思

漢軍屯句注，邊馬渡陰山。羽書飛上郡，烽火達蕭關。

❶「鉥」，原作「鉥」，據四庫本改。

二

蘇武持旄節，夫人下錦車。甘泉呼保塞，非復舊休屠。

隴上歌

不見隴頭水，但聞隴上歌。歌時雙淚滴，可是隴頭多。

採蓮曲

蓮葉將衣緑，蓮花比面紅。採蓮蓮已盡，別有採蓮儂。

二

採蓮愁日暮，舉手攀荷枝。荷珠如淚滴，是妾憶君時。

醉中語妓調宋三

吹笛唇脂落，彈絲腕帶寬。背人重料理，莫倩宋三看。

蘭溪棹歌

春水碧泱泱，春蘭覆水香。中流不用棹，直度浦江陽。

泊牛渚有感

夜月横江思，秋風牛渚情。舟中無謝尚，誰聽咏歌聲。

江行無題

落月石帆隈，孤篷曉未開。岍浮移纜上，知是早潮來。

二

泛水浮新葉，流波漾束薪。可憐江口月，不共故園人。

三

水國蒹葭老，江城橘柚香。烟中同醉起，惟有櫂船郎。

四

山雲低復起，江鳥去還飛。借問舟中客，何時可得歸。

五

風起泊江臯，江聲徹夜號。不期鄉夢遠，猶聽浙江濤。

送黃媛介令子歸伊舅氏

王粲登樓日，曹昭作賦時。將歸無限意，只在渭陽時。

囉嗊曲

染絲作帆綷，收拾帆子廻。鍮石裝篙頭，下篙莫輕開。

二

君買西地錦，應須到蜀城。蜀中春鳥語，語語自分明。

估客樂

朝望襄陽商，暮望真州估。不如隨販兒，朝暮拾錢數。

二

鐵鹿須東下，蒲帆莫上牽。那知上江女，也望到家船。

譚開子曰：東日西雨，歡怨不殊，妙情通理。

稍婦

稍婦立棚子，蕩稍清江濱。故自稍輕槒，廻頭不看人。

二

夜起風水惡，早梳弄船子。聽歌如有猜，微笑入烟裏。

書壁有序

遇桃二枚臯里中，從珠湖會也。重九日復集雲起閣，曲江主人扶醉，再携榼蹋歌，同過桃家，乞書二絶句于壁。

菊琖分燈暗，葦門繞路斜。烏啼深巷裏，巷口是桃家。

二

燭下憐紅粉，霜前墜白榆。官街戍鼓静，愁煞夜啼烏。達曰：桃本氏陶，珠湖奉觴時，西河詢之曰：「桃耶？」陶然焉，遂氏桃。故査伊璜《曲江樓詩序》曰「曲江之會，陶姬者晚至，燈爲倍明，絲竹益若人聽，坐客爲之慨然，謂姬桃也，姬心識之」是也。又伊璜詩曰：「妾家舊泛五湖濤，座上相逢認作桃。」張宗緒詩曰：「劉郎錯認天台路，卻向桃源去問津。」張孺懷詩曰：「那知不愛籬邊菊，且看玄都觀裏桃。」皆指其事。　桃無字，後字淺緋。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名甡稿

二韻即五言絶句 二

渌水曲

渌水前溪漲，横塘收碧痕。拔蒲塘水上，那得見蒲根。

朝來曲

朦朧捲羅幙，微坐若有憶。楣際生曙光，髣髴見容色。

史憲臣曰：朝光容色，相接生艷。

二

宿露滋花葉，殘星墜草叢。東方纔放白，西壁又生紅。

絶句

絡甕纏絲苦，青綃與絳綃。如何春汛遠，不及上江潮。

二

宋子新秋意，胡姬遥夜情。金槽曾壓酒，點滴記分明。

戲作麻姑獻芝圖并題爲白母壽

不向吳門去，新從滄海迴。翛然雙鳥爪，摘得紫芝來。

聞蟬

碧葉吟風細，青枝吸露涼。桃笙初睡起，愁聽一聲長。

二

嘒嘒臨粧閣，微微曳晚風。佳人雙鬢薄，不復桂青蟲。

翻和宮詞 有序

旅悶咄咄，一壁舊粘王龍標「昨夜風開」宮詞，呼旅主人兒有文者，屬截離翻接，移七作五，妄名「翻詩」，兆熊曰：已連勿連，已偶勿偶。見五律卷。較詩牌爲尠。愛其給捷，率接「春風夜月露桃寒井」諸字，而略未成句。予便爲成之，使渠唱云：「夜月開宮殿，春風舞露桃。承輪寒井外，新賜錦簾高。」甡和云：

月殿承歌寵，寒袍賜錦新。簾前風舞夜，井外露桃春。

守歲

何處懷家苦，他鄉守歲時。長將一夜

坐，并作兩年思。

二

守歲逾終夕，鄉思度萬山。家人應蚤睡，恐我夢中還。

臨川水

臨川石上水，是我清淚滴。激激流草根，宛轉看成碧。

二

臨川灘上水，是我清淚流。一灘一日上，日日上灘愁。

寺東廊見叔夜詩

古寺經行處，香烟滿上方。同遊人散盡，猶自竚東廊。

謝舒漢文贈佳履名酒

翦毳紅籠襪，傾雲緑滿盃。羈愁如未解，乘醉踏歌來。

劉珵餉法酒諸食物

釀花開螘榼，臛食進羊臕。既醉應忘客，臨餐轉憶君。

花橋鋪

碧草馬蹄遥，春衫繫柳條。看花長下淚，不敢過花橋。

除夕有感作

臘管莫教催，椒盤次第開。恐將除舊意，看作望新來。

三月晦日

姑洗將移管，清江未浣衣。如何羈客路，又復送春歸。

二

九十春光盡，三年客路遥。黄鸝江柳上，啼殺是今朝。施愚山先生貽書曰：「『黄鸝江柳上，啼殺是今朝』，千古斷腸語也。」

刺促詞

黄金長被毀，白璧苦遭疑。但詠流離子，無歌刺促詞。

沐浴子

沐冠棄蘭澤，苴履藉蕙草。蹴蕙徒自傷，采蘭不言好。

山居雜詩

朝日東林靜，新秋北砦清。螃蜋衣上落，鳥雀路中行。

二

溪靜聞滴葉，山空響落椽。微風裂門紗，宛在剪刀上。

三

林菓堪時摘，山家偏晚嘗。收櫧需夜雨，剪栗待秋霜。

四

多難親朋少，長遊內侍稀。東林女道士，替我製秋衣。

五

楓落林壍紅，草疎路微白。墻低落澗光，門靜入山色。

六

杉路雲停過，茅堂煖入來。幡竿看日影，西去又東迴。兆熊曰：西河每坐視日影東起西落。見別集文序。

七

前溪深林花，轇結滿溪樹。採花入林中，始知有人住。

八

女冠不出林，忽採鐘乳碧。昨日青苔間，驚見履絲跡。

九

夜夢同張五，前溪一汎舟。莫嫌猶是夢，醒去幾曾遊。

十

伐棘團作籬，編茅織成屧。種花不知名，採藥當認葉。

十一

落花流前溪，溪石擁花住。浣女不解愁，素指撥流去。

送倪齒東歸有序

送山陰倪齒將東歸。憶齒之先，有孝子仙溪公，侍母痛心疾，每痛叩頭嗑指流血，出求代，百計不足爲療。有道士告木心石當可。自百里内外，冬春晦明，隆

寒毒暘，入溪山覓伐材者，跪候之。如是數年，有伐桫欏木，候之逮晡，鋸聲急，叩頭曰：「此中有石，幸丐末人。」已果然，疾由是瘵。石圓如鳥雀卵，中色正白，著木處燦爛如黃金。會稽陶學士大臨、陶少司馬譜、王大參泮、山陰趙文學甸，皆有記傳，曾屬予序之，未報也。今送齒時，自痛輕去墳墓，羡齒之返桑梓地，得孝子之意，因末及之，且誌梗概，以爲引者焉。

把酒驛亭西，春風送馬蹄。愁君歸去路，草色正萋萋。

二

我尚羈江表，君先返越州。故人如訊及，道我賦登樓。

三

倪子擁烏裘，幡然作歸計。碧雲生長途，黃馬去蕭寺。

四

君是仙溪後，當還孝子闈。王陽長在道，送爾一沾衣。

過上陳店

夜雪不能寐，蚤行過上陳。不知寒雪上，盡是夜行人。

江南雜詩四首

十里秦淮水，曾經送泰娘。紅船停淺瀨，畫閣覆垂楊。

二

聚寶門前路，長干寺外橋。市帘斜掛處，山葉下蕭蕭。

三

幕府重開後，江亭飲眺還。路人爭墮淚，一望蔣家山。

四

何處重相憶，青溪小妹家。種將烏桕樹，噪殺白門鴉。

林下口號

烏衣鎮西林，林下路縱橫。相逢採薪女，各自拾路行。

騎驢

騎驢聞雞號，日出清沙東。初出沙路白，再出沙路紅。

二

黃頭小蹁驢，日暮解宿處。土棧橫草門，一步幾回住。

八角井

舖南八角井，井上雙轆轤。左繩扳大婦，右綆牽小姑。

自浦口至潁城途中

浦日將帆落，江亭對酒濃。日邊明橘柚，江上秀芙蓉。

二

秋黍銜風響，朝林壓霧平。紫游斜控去，初過壽州城。

三

馬上傾盃綠，亭前獻菊黃。殷勤無限意，只記杜秋娘。

題陸售記年圖

蓮葉裁爲幘，松風聽在林。東吳推陸弟，抱膝且長吟。

二

碧樹移曉陰，清神濯秋水。誰使謝幼輿，寫置嵒石裏。

題畫爲櫟園

雨過不放晴，積陰濕林葉。野禾生前圩，蒸耳似馬鬣。

二

山抹如螺碧，波紋似縠紅。帆檣嵒寺外，知在夕陽中。

蔡州宿除三年矣飲次感賦

栢酒官齋宴，梅花客舍情。殘年除不盡，三在蔡州城。

走馬引 有序

潁城西六十里櫟頭店宿，夜聽琵琶絃，徬徨不寢。過請更彈數曲，到明別去，與同行相失。於是躑躅作《走馬引》寫其聲，馬上悲吟。聞者泣而過，謂失路矣。

潁州城西路，路馬蹉且踞。歌苦傷馬心，行苦傷馬足。

二

潁州城西路，路馬悲且辛。只因長失路，能感路傍人。

壽淮陰楊母

楊母真女師，幽芬蔽淮浦。我今淮陰來，不敢拜漂母。

二

庭下王喬舄，天邊穆滿車。願持三尺釣，上母楚州魚。

題張梧乘槎畫像

碧樹難裁屋，清泉好濯巾。相逢圖畫裏，[1]知是汎槎人。

奉題王言憲使畫像卷子

先生青雲姿，挺若千丈松。置之丘壑間，矯矯成游龍。

二

少小飽文史，説劍五陵下。草成西夏書，取將大宛馬。

[1]「裏」，原作「裹」，據四庫本改。

三

幕府開江左，長藩啓建康。人歸朱雀里，家本太原王。

四

我來謁先生，夜宿歸田廬。高譚卸紅蠣，誠有如斯圖。

五

將採莊山金，鑄成少伯像。名垂四海間，心在五湖上。

六

不然買絲線，繡作平原君。祇恐赭脂女，污此玄錦紋。

七

一顧神骨俊，再觀意氣豪。分明瞻五嶽，豈是畫三毛。

日南至

今日日南至，日南當北還。如何南楚客，只在楚江關。

題麻姑擷芝圖爲駱明府夫人初度

麻姑本神人，曾到臨川山。竹葉爲衣帶，桃花插髻鬟。

二

麻姑到臨川，擷珮獻紫泥。祇因鮑靚女，能作令君妻。

毛甡行湖東旅主人孟君依新檄禁客宿其少婦鄧老秀請而可更爲擱浣諸衣裝臨行徬徨繫之以詩

瀨淺誰漂絮，春寒有釣徒。湖東鄧老秀，爲我進彫胡。

兆熊曰：宋玉賦：主人之女，爲我炊彫胡之飯。

七夕望牛女翻截銀燭秋光冷畫屏一絶與旅主人鄒君

銀扇畫羅輕，螢光燭臥屏。天涼牽小女，秋夜看牛星。

代答

街燭流水銀，螢光冷如織。撲扇看小星，夜涼臥秋色。

附姜汝長詩：涼夜燭屏秋，天星撲女牛。銀光輕扇冷，如看小螢流。

寄俞九十四文起

久愜滄洲隱，還期汗漫游。天涯相問訊，誰不識韓休。

重登釣臺懷大敬達曰：大敬先生號漁父。

東望家何在，西陵潮欲來。祇因念漁父，重上釣魚臺。

二

誰是被裘客，登臺一望間。天邊垂釣處，應念故人還。

望南士不至

望門入秦望，日日如望秦。白日寢落盡，吾思漁丈人。

秋山送僧

曙旭啓杉關，逢僧問八還。白雲留不住，相送下秋山。

與何八十七國仁飲次書贈

但作他鄉飲，從君不願歸。祇緣行役久，故國反相違。

二

臨汝江邊酒，巴山署裏雲。十年纔此會，莫道不思君。

長至語當壚鄧上

長至還爲客，開樽淚欲流。勿言添線好，客路轉悠悠。

楊進士賦臣小盆松

萬粒小松盆，龍孫又種孫。石臺開寸壁，蒼翠滿天門。

就亭鸚鵡去而復返

脱鏁辭雕檻，銜縚返緑衣。隴山千萬里，何處可言歸。

雞冠花

每遇秋花發，傷心絳幘紅。故園深樹裏，翹首待墻東。

留别駱明府

我愛駱明府，西游汝溪曲。來時秋風生，去時春草緑。

二

明府文章貴，今來政事清。江邊看渡虎，署裏聽啼鶯。

三

我與明府游，習習忘晝夜。吟詩出竹中，飲酒醉花下。

四

王生依江表，豈不懷家鄉。春江碧灕灕，念此江水長。

五

一日辭巴山，十日不能決。睹見楊柳枝，俯首淚如雪。

別黃吉 有序

巴城人黃吉，給牲酒脯者四月日，且時延牲所親友朱三、徐二十二輩作郊游，其家穹然耳。臨行，估馬匹齎糧送牲，辭不得。更爲留兩日，賦詩以別。

策馬去江關，春花照別顔。臨行三繫馬，不是戀巴山。

黃吉送甡至石牛渡

天涯最難忘，莫若石牛渡。渡頭花樹紅，是我別君處。

聽子規

嶺外春雲合，潯陽曉樹迷。高安三月暮，休聽子規啼。

臘月望夕喜旅客翻王建翫月絶句云合望月時常望月分明不得似今年仰頭五夜風中立從未圓時直到圓偶感其言且傷時暮亦爲效作

望明常夜立，時時得頭風。從今望圓月，不似五年中。

二

時望不圓月，望時常月圓。五明今夜合，直得到明年。

附徐克家詩：明月未得中，不時合分仰。圓似常年圓，望從今夜望。

鄧上詩：直似分風立，常明不夜年。時時從望望，月月得圓圓。

吉州守除三首

但守薪槃在，毋令栢酒虛。他鄉有限歲，又見此宵除。

二

虬箭消殘夜，雞鳴報曉春。故園如祝歲，應祝蚕歸人。

三

昨歲留河外，今來滯吉安。年年隨斗柄，此夕向東看。

將度玉山閟宿旅亭翻王之渙涼州詞間遣

白楊一萬片，遠度何間關。不怨春城笛，孤雲上玉山。

又翻涼州詞別鄧上

玉山不須度，關門遠孤笛。春城萬柳間，片雲一何白。

附鄧上詩：孤笛關城怨，黃楊間白河。片雲春度遠，不上玉山何。

舟夜翻張員外楓橋夜泊詩得姑韻

落月寒楓外，江城啼夜烏。霜鐘天半寺，愁客對山姑。

附陳瑞之詩：楓聲山外寺，月夜對江眠。客到霜鐘落，天寒火滿缸。

和送春曲

芳草茫茫路，春光任去遥。生年苦離

別，不復上河橋。

二

日飲江亭酒，誰來歌送春。歌時雙下淚，只有未歸人。

天衣雜詠詩并序

乃者久行思歸，潛身渡江，幾罹隙孽。從張五宅轉投入法華山天衣寺中，觀李邕碑，感東晉曇翼誦念《法華經》，有普賢菩薩化優婆夷娌變相，覘堅道心，遂乘六牙象翳空飛去，因名法華山，建法華寺。暨梁武實徵惠舉不起，昭明太子賜縷金木蘭袈裟、紅銀澡瓶、赤貝留犁子，西域阿育王女鑄金銅維衛佛像，輸供殿堂。有張僧繇畫普賢菩薩變相，供普賢臺門外半月泉，照見半月有雙烏棲宿，天衣杜鵑花異他常種。逮明惠王重賜有千龍紫金袈裟、宮妃繡字法華尊經，并亡兵寇。賴乾公從靈隱東渡，卓錫茲地，頓還故觀。公見甡握手，類遠公之遇彭澤，休上人之逢鮑昭。借宿禪寮，爲予懺釋，晨暮鼓鐘。因奉和乾公十峰詩，并易他蹟名《天衣雜咏詩》，覽觀云爾。

法　華　山

靈鷲飛來迴，高僧誦去閒。南朝四百寺，猶有法華山。

月　嶺

明月生西峰，幽巖桂花發。舉手拈桂

枝，仰頭看秋月。

普賢臺

竹院狶筐杳，金臺影幛微。前山風雨夜，如見畫龍飛。

望秦嶼

秦皇鞭石至，遥盼咸陽宫。我亦愛山色，悠然一望中。

半月泉池

蓮池像月弦，見月與池等。如何落萬川，虧此半邊影。

積翠峰

寺古雲容合，山深翠色多。收將龍女黛，綰作佛頭螺。

天衣

天柱開吴越，神宫肇晉梁。金衣頒太子，華藏錫賢王。

天女巖

碧草緑雲鬟，翩韆下天女。朝散三壇花，暮行一溪雨。

天衣杜鵑花

只喚歸家好，還憐去國賒。瑚壇雙淚落，并作杜鵑花。

伏龍坳

高座金輪轉，當關鐵鎖重。誰持天半錫，來伏嶺頭龍。

雙烏

青山白項烏，年年送雛去。祇爲戀丹輪，雙棲貝多樹。

客悶同諸公翻李白少年行

何年市鞍馬，笑度金陵東。游盡五胡肆，春花落酒中。

附張南士詩：春游盡少年，鞍馬風中度。市酒何肆姬，東陵花落處。

又翻王龍標從軍行

漢將在秦關，征吳人不還。月明飛萬馬，陰使度龍山。

附張南士詩：月度萬山明，時時飛馬征。秦關遠漢將，不使在長城。

張維起曰：時西河避予里，與余道升、楊雪崖輩燈下翻此詩。又有「人」、「秦」韻一首，不存。

寄趙明府三首

種柳山城外，看花江縣西。風流賢邑宰，人説趙棠溪。

二

每讀棠溪文，臨風起懷想。廬山千片雲，片片集几上。

三

海潤廻波緑，江深受日紅。山陽車上客，流涕謝滕公。

月夜翻王建中庭地白樹棲鴉詩并作唱和

露白鴉棲冷，秋庭桂樹花。誰知明月夜，無地不思家。

姜定庵先生和詩：人誰不望月，露白濕庭花。地冷思中夜，秋聲棲樹鴉。

二

誰地夜無月，花中白露明。家人今在望，庭樹盡秋聲。

胡唯一和詩：庭花白露濕，中夜盡人聲。桂樹誰知冷，無家月不明。

三

花月無家在，秋庭知望誰。露鴉棲樹

白，不盡夜中思。

張南士和詩：月望花明樹，家人盡夜思。庭中棲露白，秋桂冷誰知。

四

夜盡鴉不棲，地白濕秋露。花庭明月中，人家望桂樹。

史晉生和詩：思冷盡知秋，鴉棲聲在樹。人家明月中，庭桂濕花露。

五

庭明夜棲人，盡思月中桂。誰知秋樹聲，露冷花在地。

商霖臣和詩：露白冷鴉棲，庭明月在地。望人花樹中，秋夜誰無思。

又翻前詩原韻

明月在人家，棲庭冷白鴉。望中思不盡，夜露濕秋花。

二

冷月白庭花，今秋誰在家。夜明棲露地，濕盡樹中鴉。

姜汝高和詩：夜月秋聲冷，庭棲白露鴉。明知桂樹濕，不在望中花。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九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初晴稿

二韻即五言絶句 三

題松陵文石師樗隱卷子

曲轅有櫟社，其樹能蔽牛。匠石不一觀，散之松陵流。

二

道人宿蓮花，夜卧若蝴蝶。若遇南郭生，何必示枝葉。

嚴藕漁與王武合作畫扇藕漁畫杏武畫竹

君家有名園，花開若金谷。徐熙與黄荃，各自寫紅緑。

二

淇苑青篁發，東林紅杏開。春風吹半面，折取一枝來。

題何使君望雲圖

朝解會稽章，夕昤山陽廬。頃刻不得前，寸腸如轆轤。

二

辭郡多賢名，幾欲奪禮制。清風起衣間，白雲在天際。

三

絻舟并卧轍，千載見圖畫。何如望雲人，泪滴畫圖下。

張恒像 別字北山

我愛張北山，讀書抱絶悟。揮羽坐深林，不入大航渡。

二

酒朋興何減，詩格峻莫攀。流雲如波濤，動盪胸懷間。

吴閶儂歌

阿儂住揚州，不若住吴閶。前樓姑蘇臺，後園脂粉塘。

四日吟 舊傳淮俗嫁娶用大禹辛壬癸甲四日。

只盼辛癸至，圖作千年歡。何悟別離此，只在四日間。

題　像

但到深嚴地，翰林院後廳書「丹地深嚴」四字。長逢著作家。取將夢裏筆，寫出院中麻。

二

蘸筆支玄玉，鋪茵翦緑蕉。槐廳書敕罷，放眼向青霄。

題何君畫像

刷髮浹蘭蕙，開顏生芙蓉。披圖一相對，有似何敬容。

二

久擅三高譽，曾聞第五名。冰壺携處曉，山石坐來清。

三

廬江有高士，覆幘把玉笄。橋枝生堂前，芝草長庭下。

四

濯濯王忱影，峩峩和嶠身。寫來松石上，一見一相親。

送楊卧之豐城訪周明府四首

揚舲下柳浦，散轡廻椒丘。祇爲思雷令，時時望斗牛。

二

豐城有遺劍，聞在龍門山。君往試探之，當令莫邪遠。

三

洗馬將渡江，芒芒百端集。曾與彦輔譚，清潤似玉立。

四

少小才名重，賓朋欵宴稠。石門雲起處，應上劍江樓。

傅大四十飲次

自入桃源路，于今十六年。故人今四十，醉我蓼花前。

過童君店

雨後童君店，停驢一問行。鞦韆雙女下，欲答不成聲。

孟　山

旅宿斟珠酒，同行贈寶刀。孟家山下過，須避此中豪。

渡遲村二首

風急水波昏，漁家晝掩門。前莊不可宿，買艇過遲村。

二

夾岸柳毿毿，菱根繞曲潭。遲村湖上過，彷彿在江南。

姚文燚舉人畫像

聞譽仰高躅，披圖識令顏。置身白石裏，託足青雲間。

二

鳳德攬有神，虎頭畫不俗。魁梧過張良，倜儻類方朔。

三

獻賦還江表，看花憶上都。手中玉如意，似欲擊珊瑚。

雯水師像

百尺青松絲，一枝紅杏子。萬象獨露機，得此畫圖裏。師在南嵓時，得「萬象之中獨露機」句。

二

老僧袒右肩，結跏在危石。東渡何所聞，南嵓似相識。

三

如意指揮去，天花滿空山。當年參石雨，曾坐天花間。師參石雨和尚天花寺。

花燭詞爲郁雲山作

鳳凰鳴鏘鏘，從來協懿卜。雄鳴聽三三，雌鳴辨六六。

二

嘉木發珍囿，祥蓮産天池。駢華與並蔕，總作連理枝。

三

九光燎不減，百燼花自繁。不識寶炬高，看取雙銅檠。

四

卻扇難再藏，施螺未全拭。焰焰華燭光，有人伺容色。

送蛤上人住黎里羅漢寺

披衣辭越嶠，飛錫下吴關。何以贈君行，白雲相往還。

二

上人絶凡流，好住湖水湄。經傳五門子，花落七條衣。

三

君曾住湘溪，蓮花滿溪沚。借問湖上蓮，何如在湘水。

四

黎里有故人，聞在雪灘住。他時杯渡還，應過釣魚處。吴江顧茂倫，名雪灘釣叟，有贈詩，見七絶卷。

寄贈梅古愚八十

因攬雞山勝，曾隨鹿幘賢。斲輪方七十，記得十年前。

二

緗帙藜牀展，青裙菰葉裁。長安舊游子，猶俟杖朝來。

三

宛上多哲行，丈人饒古風。千秋老梅尉，八十面桃紅。宣城有千秋嶺。

題畫

柴門眇何所，薄暮幽人還。夜霧散林隙，秋蟲吟樹間。

曹生彈琴圖

陳思本驚才，高坐彈緑綺。就聽寂無聲，聲在圖畫裏。

爲同年李漁村侍講題把釣濯足圖

我友負古貌，放情在山水。晞髮蒼崖間，濯足碧流裏。

二

生平號漁村，其志不在漁。手抛一竿竹，胸貯萬卷書。

三

布水盪若雲，目光簸如電。千載素心人，開卷一相見。

四

交友滿天下，既乃得此人。何當放瑯琊，同釣滄海濱。

書郭生嶺表詩卷後

龍海看雲客，羊城返道人。葛洪携笈遠，陸賈著書新。

二

欲問羅山好，行將柳述俱。題詩當錦石，得句似明珠。

夜宿阪上草堂同南士作秋風起隣園詩倣韓孟體 阪上在山陰埭南，有王氏別業，今圮。

秋風起隣園，移過阪上桑。南士 早起視阪上，黃葉滿草堂。甡

二

秋風起隣園，槭槭在屋角。甡 隣女紡木棉，秋雪夜半落。南士 時有隣女，守志苦織作，不嫁，故云。

雪夜宿阪上同南士倣韓孟體聯句即事

夜擁阪上絮，恍卧清水裏。南士 早起見雪花，拋落若鵞子。甡

二

竹折帶鴉墮，牕白先雞啼。甡 布絲織門隙，認作隣女機。南士

姜京兆七十友人索書幛爲壽

京兆乞身早，還林不記年。違時懷柳下，竟日坐花前。

二

香山七十翁，所會非舊友。君今對飲者，尚有元共柳。

三

三萬六千日，强半彈指過。十歲一捧觴，何止限三度。

題同年汪宮坊讀書秋樹根圖

終日削汗簡，不若對珍樹。秋山枳句間，中有讀書處。

二

榿林倚絕磵，直下清流泉。呼童瀹雲膏，把卷心悠然。

三

鞠色縑乍開，柿葉書亦滿。瑯琊藉稻名，知在第幾卷。

四

君方沐東墅，我將乞官湖。前崖添蒲橋，後廟祠柳姑。

五

春坊且裁詩，秋樹勿負米。功成有時還，讀書何日已。

題燕巢藏書圖

弆書築書巢，有若入幕燕。日穴紙絮間，涎涎鎮相戀。

二

設庫自羞養，插架儼壘封。豈如宛委書，但置巾箱中。

題畫

峰廻碧雲合，澗落蒼松寒。何處携素琴，高山流水間。

題畫

碧樹分礀東，青山翳雲外。江閣連草亭，此中有人在。

題畫扇

春風野田花，青紫碧紅白。蜨蝶雙雙來，與之比顔色。

題屏間畫蟬

負緌入深林，翳葉不能蔽。吁噏墜露間，喑喑作秋思。

伊勒兔親王召見賜飯賦謝二首

國邸苴封早，平臺賜召遲。虚啣梁孝酒，不誦楚王詩。

二

柳賦抽殘簡，芹絲擷上尊。身慚戴安道，飽食在王門。

題同年喬編修桃花汎舟畫像五首

漫水緣溪漲，桃花照眼新。誰將蓬海客，圖作武陵人。

二

紅糝落芰衣，青菰冒蘭漿。但從魚港遊，莫作蟻陂想。

三

樹裏茅堂遠，船頭酒甕虛。一編橫膝上，猶是禁中書。

四

借沐逢花雨，尋春向柳塘。最憐檥棹者，家在射湖傍。

五

蹊草綠似裙，山雲白如絮。若過大夫橋，同訪志和去。

題採蓮圖

雙雙採蓮船，並返芙蓉湖。大姑擲蓮子，小姑弄舒鳧。

二

烏帽窺岸側，紅裙濕舷邊。拋蓮有人覺，弄鴨衹自憐。

金生索題畫像名秋林詩思圖

南國新詩好，西京舊姓傳。秋林閒坐處，吾意亦悠然。

題太倉王奉常畫石

泗上興雲晚，潼山帶雨初。醉中看不極，何必在中書。

二

誰呼鬱林船，取之落星渡。我欲問斯圖，君平在何處。

題青門五真圖五首

展　卷

金桐遠相披，鐵摘坐堪展。誰道僕射書，衹讀十二卷。

課　耕

烏犍去前坂，白鷺下晴川。睹此碧柳下，何似青門前。

游嶽

宗子愛五嶽，畫之同卧起。那知觀嶽人，亦復在畫裏。

垂竿

龍額不可居，羊裘渺相望。著書西塞間，投犗東海上。

蕉團

裴楷三毛勝，嵇康四字難。相看俱有會，只在此蕉團。《世説》云：覺神明殊勝。

過易亭

吾愛楊公子，相尋過易亭。盤間菰菜緑，池上柳條青。

晉安藍漣自畫竹影兼題詩持示爲書其後

緑竹不蔓生，猗猗滿江沚。誰知子敬來，尋在月明裏。

二

藍生善畫竹，羞學管仲姬。不解落筆妙，請看題詩時。

何生讀書雙桐軒

面白不傅粉，日長能讀書。雙桐生井上，長覆讀書廬。

二

百尺曾無路，梅花尚有香。百尺、梅花，皆何氏樓名。高樓讀書處，不見舊何郎。

予遲暮歸里徐二咸清命其女昭華師予飲予傳是齋酒半請試予喜其畫蝶即以命題昭華拈筆立成詩曰蛺蝶翻飛去翩韆綵筆中雖然圖畫裏渾似覓花叢因和其韻

滕王有遺譜，描之深閨中。羞煞東園蝶，翾翾滿緑叢。

續畫蝶詩

爲倣徐熙蝶，閨中畫隔牕。牕前花蛺子，飛撲類雙雙。

二

謝女本吟絮，比來兼畫蝶。點黛作翅花，塗粉上衣葉。

三

繡帖拈花譜，香螺撲畫欄。莊生雖老去，如向夢中看。

集恭壽堂觀多羅惠王書額

玉版垂鈎勁，金枝倒薤清。書成爲善字，令我想東平。

二

賢王玅圖書，睿翰布金石。一見龍鳳文，羞探蟲鳥跡。

秋日假沐慈仁寺聽王生琵琶

秋風來上苑，落日登高臺。誰作婆羅曲，江東曹善才。

二

杜曲看花晚，慈恩載酒遲。宜春高弟子，尚在市樓西。

入湖堤口號

高柳絆游笮，濕草沾墜釵。江南梅子熟，湖上風雨來。

二

入湖逢三梅，閉寺坐半月。青堤一條長，緑水兩面闊。

寓言七首

何處丹唇女，行來白紵衣。雲陽西去路，恐是華山畿。

二

未唱江都樂，先逢吴絳仙。鏤金雙檝子，一駐柳州邊。

三

蘗塢經行苦，高唐藉夢成。徒懷甄后枕，不解枕中情。

四

白石投寒水，紅顔組苧裳。客衣曾綻補，梁燕語難忘。

五

翠帳朝雲動，瑶臺春雨寒。草生磐石合，先遣侍兒看。

六

喜着羊欣練，甘烹龍塞魚。閒來無所索，只索數行書。

七 一作遲同行不至

碧玉啼難忍，青霄望未來。木棲牀不穩，一坐五徘徊。

石明府以小像請題

素襟欲披風，碧葉方藉地。持梧弄清泠，俯仰有深意。

二

捧檄結雙舄，將至龍門山。如何謝幼與，寫置巖石間。

三星圖

綵鳳名將起，青麟紱乍留。比來仙侶會，相結在瀛洲。

二

何地尋蓬島，分明見畫圖。三星同照處，其一是南弧。

題朱拜石司理記年圖

長松鬱嵯峨，下有清流泉。君子秉高躅，抱膝以偃然。

二

白石礪齒疎，丹砂駐顏好。投杖還深林，趺坐藉芳草。

三

太末佳山水，攬轡曾司刑。朝看藐姑雨，夕飲薌溪冰。

四

廬山金輪僧，相顧說罔象。側身瀑布傍，何如此圖上。

五

我來值暮春，宿君東南軒。開軒展斯圖，宛坐花樹間。

題蔡鍊師畫像

白玉垂紫緌，黃金躍丹鼎。成都老畫工，親見手摩影。

二

法果人難老，仙桃山有名。鍊師所居山。他年留畫處，應在岳陽城。

吴晉畫像

夫君本佳士，濯濯冰霜姿。何處傳幽思，秋林獨坐時。

二

黃葉翻白雲，清神映寒水。我來頻見君，如此畫圖裏。

迎鑾曲十章

夏后重巡日，虞庭肆狩年。省方行縣寓，望幸遍山川。

其二

羽騎鈴鑾減，帷宮梐枑稀。穿塍移左蹕，避路解前騑。

其三

楗石觀河遠，鞭虹渡海長。但能開馬頰，何用詠宣房。

其四

旭日驅龍輅，春風布鳥田。吳疆連越嶠，西至怨東先。

其　五

蠲租同海谷，復賦遍江淮。不是君王至，何由補助來。

其　六

雲蓋連星羅，草茵襯花織。造舟當六龍，江水共一色。

其　七

翠華將南臨，含齒齊望幸。神魚泳中江，麒麟産旁郡。是年正月，海門神魚至；二月，餘姚縣民家産麟。

其　八

瀼瀼甘露降，習習四靈至。況兹姚姒鄉，舜禹所巡地。

其　九

一人自遊豫，萬姓齊樂歡。江東皓首翁，扶杖咸來觀。

其　十

戴德望堯轍，感恩樹嵩碑。微臣職紀實，製此迎鑾辭。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于稿

七言絕句一

楊賦臣評曰：七絕推盛唐，以高塏也。然如中晚諸詩，綿綿宛屬二十八字，中具百言累嘆，亦諷詠絕事矣。大可七絕，于三唐無所不有，融情雋旨，流風眇靡，袪宋之嗇色，捐明之飾容，興會所届，浸灩入妙，即以之律唐之三調、五調諸樂詞，亦寧有戾音焉。

舊選評曰：抒清怨之風思，擅文明之雅調。

發采石

天門相望楚江秋，采石磯邊舊酒樓。醉裏乘潮牽纜上，不疑江水向東流。

小孤關下作

小孤江畔海門關，日暮孤舟自去還。神女廟前雲乍斂，秋花開滿宿松山。

伊州排遍

清商新曲唱伊州，才唱伊州泪欲流。拂雲堆上看青雁，回樂峰前跨紫騮。

水鼓子

燕尾盩弧鵲尾旗，從征三十羽林兒。秋來莫過胭脂嶺，怕見閨中顛額時。

婆羅門變曲有序

唐開元中，西涼節度楊敬述進《婆羅門曲》，即《霓裳羽衣》也。毛甡游河朔，與客共擬此曲，不知是何調。及緢按，乃知是商調曲，乃不知一二三章雜角調矣。欲更以他題，非擬意也。仍係此曲，不欲飾竦。或曰宜更名《婆羅門變曲》。劉昭華曰：未入調以前，以調就詞，如李賀《申胡子歌》可入善平弄，劉中山創《竹枝詞》，聆其音中黃鐘之羽，是也。既入調以後，以詞就調，如《甘州》、《羽調曲》，不得似《伊州》之商；《嘆疆場》、《宫調曲》，不得似《濮陽女》之羽是也。後人不識音，妄疑音在章句間。至歷下作俑，遂以《古樂苑》倣金元曲子，照句填入，лx者因之，可笑極矣。殊不知曲之宫調在歌音，作曲者不必知音，照句填之已耳；詩之宫調在語音，又在歌音，作詩者須審音，反不必照句填也。何也？如《涼州》七言，然亦可五言，《王明君》五律，然又有古詩、有絶句也。至其中契注送聲、散序入拍諸法，則真樂人事，不容解耳。劉勰云：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北史·文苑傳》云：江左宫商發越，貴乎清綺。陸游云：依聲製詞，起于唐之季世。此皆言作者當審詞定音，不當依音立詞之辨。西河于音律不學而曉，是序甚有微會。予將與反覆究成一論，而卒未有間。因附數言以俟知者。

漢家旌旆繞漁陽，驃騎將軍出朔方。但過擒狐山後路，莫教長遇左賢王。

二

蕭關烽火徹神京，塞上乘秋正用兵。將軍已過黃花戍，河内還屯細柳營。

三

車騎新從吐谷渾，寶刀如雪照烏孫。

男兒自矢穿金峽，邊將何須入玉門。

逢黄大飲

二十年前江夏黄，相逢各訝鬢毛蒼。
闐門菰菜蘇州酒，錯指夫椒是故鄉。

予與張四兄弟作雁序游久矣今來石陽遇令叔三先生于施公湖西署中值其初度湘潭王生索共題卷軸以賀倉卒書獻情見辭語

清河先輩杖鄉年，十月寒花照酒筵。
恰是西江秋泛後，石陽城下米州船。

二

少年曾與阿咸游，苦憶黄公舊酒樓。
不道步兵裁六十，它鄉還得醉扶鳩。

三

先生近倚謝宣城，未返山陰道上行。
六十年來最可念，石陽重遇舊毛生。

四

小春初見拒霜開，同醉湖西幕府來。
願借使君亭下水，爲君重洗百年梧。

送劉博白之任

蒼梧萬里碧天廻，君到天門瘴自開。
不識舊時賢使在，雙山曾採緑珠來。

二

新懸黃綬向南天，獨上交州萬里船。
我欲從君游覽去，緑珠井上燕山前。

和建康宮詞五首

朝天宮閣敞芙蓉，御輦曾經駐六龍。
每至三元稱壽後，宮前尚聽景陽鐘。

二

六代宮城古建康，青溪流水遶宮墻。
登城一望靈和殿，無數長條掛緑楊。

三

三臺鐘鼓望中徂，綵仗長環碧草鋪。
鳳閣只連芳樂苑，龍舸還尋玄武湖。

四

蓬萊金闕負江濤，萬户千門壓海鼇。
東方日出紅輪近，北顧天臨紫極高。

劉膚士評曰：「甘泉宮詞最高髗，然王建時亦有之。此真是嘉州、青蓮絶調。」

五

龍蟠虎踞舊山河，八百離宮閉碧蘿。
越客不知頹廢盡，春風二月冶城過。

種蓮號子

青螺江頭種木蓮，紅蓮種在白蓮邊。大姑愛紅儂愛白，相看總是一般憐。

晚泝章江上峽江口

章江西上峽江開，巖嶂山城峽口廻。兩岸青林懸落日，不知身自剡中來。

觀洧有感

洧水來觀已暮春，高梁千尺覆通津。楊花陣陣飛如雪，誰是當年贈芍人。

一公自雲門來過

春雲熠熠海東生，擬泛浮杯渡海行。偶向五雲門下過，便教雲氣滿江城。

戴金索書詩卷留別書後

毛子將行別戴逵，留書新句慰相思。空庭一片清宵月，照見秋蛇綰草時。兆熊曰：龍質最好西河詩，時手一通反覆，雖疾病不去。後寄西河劄曰：「幸誦毛詩，宛如對面。」

江上吹笳曲

楊柳青青覆淺沙，西陵江上暮吹笳。前旌已渡猫兒口，後部還尋師子花。兆熊曰：

渡頭名猫兒口。

入破

燕支萬騎獵交河，白白銀鐶红錦韝。
賭得生擒都尉去，雕弓一射兩摩挲。

排遍

西來老上駕青驎，獨上龍堆夜告神。
前歲奪將飲馬窟，今年亡卻射雕人。

妓墳

葛洪井畔麗人家，隔歲山前葬女媧。
幾寸緑羅衣上土，春來開作野藜花。

施又王評曰：埋玉著土，蔓草縈骨，累度最恨，此詩乃至不堪累度。

章江舟夜題趙文敏文姬歸漢圖

數尺吴綾凍女裁，王孫幽意使人哀。
朔風吹角章江静，恍見文姬塞上廻。

蕭伯升邀牲春浮園度臘不果將赴蕭江覆寄見懷

欲赴蕭江偪歲除，燈前重寫別君書。
久行不道離家苦，説到東歸泪滿裾。

二

秋風相約泛仙槎，許過西昌蕭絳家。
寒雨一帆頻夢見，春浮園上雀梅花。

三

東行歲暮役車休，回望西昌愁復愁。
此去思君還不遠，蕭江仍在贛江流。

和燈夕詩有序

友與當壚者會燈夕，已當壚者他從遠矣。次年是夕，重貽詩和韻者，友人之請矣。或曰丘隨事。

碧雞坊裏聽吹簫，紫嶠紅泉隔路遥。
萬樹銀花一輪月，依然今夕是元宵。

黃家亭子

黃家亭子傍東溪，碧樹紅欄面面低。
曾繫幔舟亭子外，藕花初落水禽啼。

二

八月涼風起畫橈，滿塘楊柳拂秋潮。
春還欲別王孫去，思煞亭前紅板橋。

三

西樵山人隔巷居，黃園東去種栟櫚。
聽山堂好吾曾到，竟日開簾讀素書。馬西樵聽山堂在黃園左。

四

翩翩江夏舊黃童，只向東隣事馬融。
冰雪獨留絳帳下，山茶開盡滿園紅。此首

贈黃二公子翰也。

題皛亭爲樂六舞也

茭花四月滿前汀，對水柴門晝自扃。
幾曲湖光烟棹裏，何人不識是皛亭。

二

皛亭高榻枕清虛，亭下還留子敬廬。
鳴鶴在陰應有和，只愁驚起石潭魚。亭下曇廬爲令嗣功昭詠室。

送周翁赴令子和州官署是時十月值八十初度

先生八十老林丘，擬作淮南八子游。
蘋葉蓼花牽錦纜，西風八月上和州。

二

橫江官閣蓼花生，畫舫紅簾相送迎。
正值小春初度近，彩衣應舞歷陽城。

秋夕懷友

黃榆落盡薊門秋，都尉臨關換罽裘。
只有嚴寒蘇屬國，還持旌節海西頭。

題朝陽松鶴幛子

瞥見浮丘仙驥才，松枝掠羽雪霜開。
錦屏七尺朝陽影，時有啣珠破壁來。

二

衣裁白雪頂裁丹，萬里長風動羽翰。
浮浮日影連滄海，片片松花落紫壇。

興慶宮詞 一作開元宮詞

興慶西宮夜未央，梨園新笛奏漁陽。
誰將凝碧池頭月，吹出并州塞上霜。

漁山平賊凱歌四首

江東千里巨藩開，疊鼓嗚葭振外臺。
白日羽書三奏捷，漁山小寇夜平來。

二

節使行軍出鑑湖，銅魚符間木魚符。
虎爪山頭馳牧馬，雞心嶺下射飛狐。達曰：前後皆東揚地名。

三

單車刺史舊行邊，山郡飢來寇盜連。
降幡齊出蘭陰砦，解劍争歸瀨上田。

四

襜帷昨歲賜明光，凱樂今朝奏上方。
誰道萑苻多竹箭，悠悠旌斾返東揚。

寄京兆杜二游雲間二首

西安杜預武昌侯，曾向山陰鏡裏游。
長日榴花歸去晚，尋君只在澱湖頭。

二

青龍戰艦白龍沙，玉鱠金虀醉晚霞。
卻憶若耶春泛後，淥波長映杜陵花。

送客入蜀

西到成都未有期，春江淼淼接天涯。
須知莊蹻三巴路，不在秦王萬歲池。

送高公之任惠州

嵩螺山下古龍川，瘴裏花飛繞翠田。
前去陸郎須記得，尉陀今是漢家年。

舟中聽祁兵憲歌兒

桃花新水木蘭舟，一曲春波水自流。
夾岸垂楊牽不住，東風吹過白蘋洲。

二

停船捲幔立雙娥，按拍重爲宛轉歌。
只聽簫聲翻淥水，那知山色似青螺。

元夕樟湖渡看迎燈口吟

樟湖古渡暮登臺，火嶠星槎看渡來。
千條紫電江心轉，萬疊紅龍水上迴。

古　意

五原烽火夜猶驚，莫道王威不在兵。
但使將軍屯細柳，何須年少請長纓。

涼　州　詞

漢家天子射熊歸，晝祀神宮夜有輝。
金馬門前留執戟，銅駝觀裏侍充衣。

二

涼州一闋朔風高，彈成金屑紫檀槽。
出塞馬銜青苜蓿，入關人載碧葡萄。

何紫翔女弟子鐳姬彈琴

裁拂朱絃花又開，洞庭秋思聽悲哀。
從教認得鐳姬在，猶道湘靈鼓瑟來。

二

青鴉髫子絳羅裙，紅燭燒殘夜未分。
忽聽一彈盧女曲，階前紅藥墜紛紛。

黃開平四十初度

文園丈人南澗邊，千頭橘柚萬頭蓮。
秖緣誤食中山酒，醉卧湘湖四十年。

二

軒轅曆日記來無，但見蘋花滿上湖。
不使山公爲郡簿，頓令四十老菰蘆。

北新號子

北新關前銀杏黄，小船風起大船涼。
只愁日日秋風順，吹殺樓頭新嫁娘。

二

高官大估坐樓船，小艇嬌娘最可憐。
關前採菱關後賣，也須出與鈔關錢。

同江右王猷定禾中朱彝尊越城汎舟赴姜國昌廷梧暨承烈咨垵三令姪南華山莊讌集即事

輕舟共泛越江春，句踐城邊採緑蘋。
右軍已作山陰客，買臣本是會稽人。

二

十里春城柳未黄，青絲笮子拽波長。
城南載酒還城北，尋煞祠前王四娘。

三

春城日煖櫂歌迴，乘興姜肱載酒來。
隔岸桃家舊亭子，東風絃管使人哀。

四

南華山館比逍遥，句踐城南泛畫橈。
張説題名渾舊事，闌前春水漲紅潮。兆熊曰：韋嗣立山莊賜名逍遥谷，見張説敘。南華山莊爲山陰張宫諭別業，故云。

桐城孫中龍中鳳游越歸里

荀氏如龍馬氏騋，憐君兄弟本高才。
抱郎山下時相見，盡道機雲赴洛來。

二

樅陽兄弟舊知名，零雨還來賦子荆。
日暮江潮如乳白，看君歸去呂蒙城。

吳門宋孝廉實穎游越將歸枉過

相逢朔雪下江城，歸去姑蘇草正生。
八百湖㮴無限路，君來何處不知名。

二

舊會蘭亭未有期，西陵潮上繫人思。
如何君返支硎日，又是予尋阮裕時。時予將東行。

題老遲畫幛

圖畫新鮮見老遲，琱弓玉鏃小蛾眉。
嚴粧不辨宮中樣，那道昭陽射粉兒。

桃花村

馬湖西頭桃花村，當湖一曲有桃根。
春三二月人不見，桃花開時雙閉門。

二

春桃花開馬湖裏，三年桃花四年李。
女兒嫁時看種桃，幾度桃花落湖水。

口號 達曰：口號，口吟也。近作曲名解，誤。

堪笑凌雲作賦才，還從梁苑伴鄒枚。
成都司馬今歸去，將到臨邛賣酒來。

二

賦爲違時多散落，家于避地益卑微。
春寒日暮淮徐路，青草蒼茫何處歸。

長門怨

玉殿金釭晚色新，殿前少使繡麒麟。
夜來恐索長門錦，要賜平陽歌舞人。兆熊曰：漢内職有少使之號。

揚州看查孝廉所攜女伎七首

內部新歌教欲成，幾年湖上聽分明。醉來忘卻揚州路，猶道西陵風雨聲。

二

新翻樂府最風流，簇拍新歌拂舞鳩。當日紫雲來錦席，今朝杜牧醉揚州。

三

金釵十二正相當，剛寫蛾眉十二雙。着就舞衣臨按鼓，一時填滿碧油幢。

四

氍毹布地燭屏開，紫袖三絃兩善才。旦色末泥善彈。二十四橋明月夜，争看歌舞竹西來。

五

新歌教就費千金，歌罷重教舞綠林。年小不禁提趕棒，花裙欲卸幾沉吟。

六

青驢細齒絳羅單，作伎千般任汝看。獨有柔些頻顧影，猜人不欲近闌干。旦色名柔些。

七

是處瓊花開滿枝，瓊臺歌舞正相宜。

就中別有夭桃嫩，開向東風遲復遲。小旦色名遲些。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一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春莊稿

七言絶句二

上海縣新年樂詞爲任明府作

官舍辛盤列繡茵，桃符又换一年春。
令君本是潘懷縣，能把椒花贈故人。

二

玉曆初從翠幕開，三陽齊向斗邊廻。
朝天散後賓朋集，怳有春風度海來。

三

裁成方勝五花鮮，各佩潘郎月進錢。
祇爲鶯啼仙署近，春花插滿印牀邊。

題壁

十里隋堤看柳花，旗亭南上玉鈎斜。
紅螺杓子葡萄酒，醉殺揚州馬佩家。馬佩，舊院妓名，時避兵居揚州。

申江守歲詞

申江守歲夜筵開，夜半休啣柏子盃。
嘗恐客中愁不斷，一年未盡一年來。
卧曰：是詩南士嘗書扇，錢宗伯見之咨嗟勿釋，遂

誤傳爲南士作。西河有詩話，見《壁中録》。

甘泉宮詞

漢苑通天拂羽旗，平明駕幸集靈池。
紫衣使者持瑄玉，候祀甘泉泰乙祠。

二

建章前殿擬蓬萊，玉輦金輿發漸臺。
侍臣竊聽神君語，道是甘泉好會來。

三

黄帝青靈駕栢梁，甘泉宮闕舊林光。
黄金欲就黄河塞，自有靈芝産殿房。

四

漢家十世大蒐田，百子池頭禱嗣年。
不享上玄祠泰畤，從官那得賦甘泉。

重和絶句 有序

予既和載花船長句，復彙集諸詩見示，重和四章，從友請耳，韻亦因之。

燕子樓前雙燕飛，舊時桃葉渡頭稀。
只憐尚有秦淮水，載得花船緩緩歸。

二

水滿春江花滿舟，秣陵西去使人愁。
渭南亦有昭陽觀，花裏重尋女弟遊。

三

嫩柳夭桃不用尋，可憐兩槳結同心。
橋公重説周南郡，漳水空留銅雀吟。

四

蘭橈桂楫度江雲，欲採芙蓉染絳裙。
帝子再來江水上，可憐阿姊是湘君。

韋使君美人彈琴

高張紅縵洞湖濱，蘆藕苗間一美人。
静撫流徽堪念處，十三學得漢宮春。

飲馬城邊曲

燕臺北望薊城山，飲馬城邊驅馬還。
前度錦車休出塞，將軍近在草橋關。

二

城邊飲馬莫辭遐，將採燕山二月花。
日在陣前誰見敵，薊門關外盡風沙。誰一作難。盡一作有。

西海曲

萬里昆陽水上浮，紅螺紫貝結爲樓。
未有唐蒙開僰道，從教馬援在交州。

二

虎威門外撞華鐘，白嶠烏蠻並舉烽。
夜點水軍三十萬，雕題績出海中龍。

絶句

馬當山下小姑神，獨立江心不計春。
上江水來下江去，朝朝風浪好愁人。一本作「江鳥唧魚飛欲盡，晚來風浪好愁人」。

清芬閣方夫人初度

樅陽大家舊能文，高閣嵯峨映碧雲。
七十年來玄覽賦，憑將千載誦清芬。達曰家讀故

奉答白門向遠林枉過闕候贈詩

春山十里野櫻開，朝採櫻花暮未回。
蕭寺也知向秀到，蓬門不道遠公來。

代搖船號子

小婦搖船襖子紅，早行湖北暮湖東。
連朝怕見風潮惡，湖裏雲生愁殺儂。

二

小婦搖船江水深，晚來江路好難尋。
分明記得雙橋宿，日出相看在皂林。

送宋臯臺由紹興道赴任杭州十四首

東南觀察古諸侯，玉節臨關擁上游。
藩府舊曾開八部，千艫萬舳向杭州。

二

金幢百里曉雲開，浙水東流去復來。
一道星飛吴子國，群公帳飲越王臺。

三

明時栢府外臺臣，浹日楓宸中眷新。
久使南行勞叱馭，誰知東郡早埋輪。兆熊曰：「中」一作「寵」，誤，詩中多全偶，此一也。

四

鳳凰山下豸堂高，憲使西行仗羽旄。
兩岸桃花廻錦纜，春風徐渡浙江濤。

五

清霄鶚度壓江濆，遥海鵬飛簸曲雲。
漸水豈因吴越限，使星不逐斗牛分。

六

越東八察元才子，浙右雙旌李鄴侯。
轉運倘能懷左臂，金章犀帶鏡湖秋。

七

褰帷露冕導江沙，攬轡登車問海涯。
全轄名都一十二，望風解綬是誰家。

八

兩行豸節駐錢唐，萬仞龍門起故鄣。
明聖湖光同皎鏡，紫微山路比秋霜。

九

望京門外挽金車，鎮海樓頭展玉笳。
幕府政成多問字，春江相送共侯芭。

十

三秋熊軾望來遲，十里樟亭繫去思。
惆悵過江羊叔子，東風一路野棠碑。

十一

提刑大使玉津宮，舊日刑官是大馮。
二到兩丁何足羨，試看今日廣平公。宋玉仲先生舊爲杭州司理。

十二

錦棹春江西上時，吴山相望鬱參差。
他年紀績能懷古，應到錢王武肅祠。

十三

白羽青絲間虎符，豸堂驄路隱龍圖。
時至謳思連十郡，暇來賓從滿三吳。

十四

使星才發會稽山，獻石懷錢滿市闤。
只恐內臺相望久，浙潮一日兩回還。

過徐十五茶肆出張六四丈隱居所贈絶句云丈甚惜此詩必屬毛甡書筆藏之爲慰臨書亦賦二絶句附後

南州高士縣西街，長掛官茶舊市牌。
欲向黃公尋故侶，卻憐宋子在天涯。

二

垂老張融未卜隣，同時徐穉亦長貧。
新來寫得相思帖，曲渚停舟錯認人。

爲錢唐王生題畫竹

碧篠娟娟倚翠苔，高岡雙鳳羽毿毿。
空庭月落誰相顧，知是當年子敬來。

題仇英畫幛二首

南朝蕭寺暮雲間，漁父滄浪鼓枻還。
樹杪亂流遮暝色，不知何路向前山。

二

屏間長見十洲圖，珠樹瑶林近有無。
釣艇欲歸溪路暗，碧天空掛水模糊。

寄寇詩 有序

白門妓寇眉，故撫寧侯曾購以千金寵之。侯被俘北行，鬻婢妾從旗謀賂，魚貫逮寇。寇曰：「予安從旗矣。且鬻予數金耳，請得歸。」歸則丐諸侯故人，得千金，未足，重爲妓繼之。侯由是免。張荀仲先生曰：「寇非無知者，語及故侯家事，輒慟哭。」王雙白曰：「江以南遥情似寇亦罕。」予時寓廣陵，寇將來，或曰寇復不來，擬寄之。

莫愁艇子載琵琶，慢向青溪摘藕花。
舊日侯門君記否，廣陵城下邵平家。

張二丈七十初度自咏小像松菊圖索和

清河居士卧東籬，松菊閒吟酒一卮。
猶喜春前方七十，勿嫌秋老探花遲。

二

庭前松菊自行歌，畫裏柴桑雙鬢皤。
散寫新詩編不盡，可知甲子記來多。

口號

孤舟殘夢帶霜開，十里山塘雞唱迴。
幾處隣船棹歌發，悠然客思夢中來。

伯兄雲間歸攜讀章大司馬閨淑有閑香奩詩因作時七月七日

秋棠花發鵲鴿還，攜得金箱劉令嫺。
此夜曝衣樓上望，萬重錦繡滿雲間。

即　事

綠蘋翻葉水生紋，青雀低飛日漸曛。
南莊風來北湖雨，太守祠前一別君。

姜公子希軻誕兒

太傅堂前玉樹新，香襴繡褓石麒麟。
從容伏日傳湯餅，爲有朱衣拭面人。適伏日招飲。

二

丹山九翮鳳凰車，五色銜來掌上珠。
夢裏熊羆驚莞簟，君家舊有渭川書。

從　軍　行

蘢城積雪炤蒲離，壯士從軍建羽旗。
此去渡河剛二月，燕支花發到車耆。

二

將軍夜獵向南山，暗把雕弧射草間。
聞道甘泉初備寇，五原烽火達蕭關。

弔喬公故居

皖水茫茫繞碧渠，青天環映石樓虚。
漫嫌江北無春色，只在喬公一故居。

樂六舞功昭父子邀集皋亭予以别集未赴閱日復爲詩見招兼屬訂日率筆酬意

皋亭一望水中遥，細藕長蒲阻畫橈。
落日滿湖人未到，爲予重上赤欄橋。

二

東湖深處藕叢青，邀我重傾白玉缾。
今日南園明日醉，也須後日到皋亭。

楚州除夕三首

羈客天涯值歲除，楚州城下舊精廬。
薪槃燒罷紅燈暗，翻盡頻年篋裏書。

二

客歲將除夜漏長，屠蘇酒煖贊公房。
只憐故苑椒花頌，不共天涯一漫郎。

三

爆竹明朝歲復新，桃符又换一年春。
淮流不斷東歸夜，猶有淮陰度歲人。

元日

蒼龍初轉斗初廻，僧舍初銜栢子盃。
四十年來殘歲月，不堪還向客中來。

頃以家冗獲咎暫去鄉里枉荷山陽令朱公極留三卻三挽臨行感激念其廉材惠民而未嗣因寫鬻兒圖留贈并爲作詩

看花三載住淮南，白鹿銜花傍兩驂。
最是淮民善相祝，春田緑草種宜男。

二

淮南有子盡名朱，淮水應生照乘珠。
不信但看銀幛子，野棠花底鬻兒圖。

北塘席上送潤公之鴛湖寄朱彝尊二首

錫杖袈裟古善才，北塘深處重徘徊。
如何龍象波中度，不見羊車市上來。

二

臨湖曉閣北塘深，五月荷花送道林。
百里波光長似雪，可能乘興到山陰。

宮怨

裁成紈扇擬修容，曾賜昭陽繫臂紅。
一自上皇巡幸去，空留春燕鎖南宮。

二

金井鵶栖玉殿秋，鴛鴦樓上夜藏鉤。
生來不解君王寵，夢去還尋女伴遊。

吴宫怨

吴王秋到便生愁，長作姑胥百里遊。
縛火熠龜還上海，牽旗走犬過長洲。

二

百尺銀釭獸爪垂，梧宫夜闥萬重帷。
浣紗溪上東隣女，聞嫁西家矬角兒。

何水部小妓

小小鬟雲宫髻新，紅絲初拂舞衣塵。
呼來只向屏間住，怕惱司空坐上人。

二

上宫碧玉攏頭新，短袖單衫染麴塵。
教就曲房揚袂舞，好娱官閣看花人。

三

慢上蓮花舞柘枝，偶傳清響最堪思。
自憐繁簿無佳句，也遣名園聽瑣兒。

張司理陛秋水園席上作

秋風吹雨照黿臺，白藕紅菱水面開。博望南還重載酒，天河真見使星廻。

二

南徐軍鎮海門青，十載分巡舊理刑。歸假不忘三徑樂，雨餘秋水上空亭。

録別次韻

南風吹雨一舟輕，百里隋河載雨行。恨別涇園沈公子，陽關只唱第三聲。

二

裁向嵩陽看落雲，青楓江上又辭君。此行將到衡州去，只恐衡南少雁群。

姜十七宅食魚得湖西節使施公書并有所貽率然代意成二絶句

江風吹暖石芙蕖，午幔清樽鱠鯉魚。時開篋子頻頻看，爲有湖西節使書。

二

湖西節使擁旌旄，尺素殷勤問紵袍。怪底魚梭能破壁，銜來金錯美人刀。

題影幛

玉樹蘢葱照緑苔，鴛鴦湖上石城隈。
是誰寫出滄洲意，錯認麻姑渡海來。

過張六四丈草堂看菊作

梁父行吟七十年，草堂居士興蕭然。
重尋舊院秋花裏，知在横河古樹邊。

二

西上横河舊草堂，尚書庭院菊花坊。
門前銀杏如相待，才到秋來黄又黄。兆熊曰：張爲大司空後，住菊花坊。

姜承燦曰：張天月先生爲西河前輩，癖愛西河詩畫書法，忘年下交。時獨居草堂，留一稚外女孫作伴。每寂寂，便令女孫吟此二詩，或長嘆。後西河有哭先生詩十二韻，惜亡之矣。《過徐十五茶肆》絶句亦失稿，適徐索重寫，竟得之徐扇頭。徐字君實，與先生最好，其書法嬗有家學，皆蕭之墻東君也。

溯宣城青溪過響山作

宣城城下泛清溪，苦竹黄茅兩岍低。
行到響山山盡處，清猿野鶴一時啼。

登寄雲樓懷愚山

謝眺高樓倚夕曛，樓頭長寄敬亭雲。
我來吟盡雲齊句，那得臨風把似君。

送友之崇陽

二月春風吹客裝，故人西上古崇陽。

武昌門外新栽柳，何處相思不斷腸。

客舍

客舍桃花井上飛，主人小女善縫衣。
只憐千里江南路，換盡春衫未得歸。

鎮江城下作

每度吴關增客愁，江山無恙古徐州。
萬歲樓前雲乍合，千秋橋下水争流。

同徐二十二胤定朱三驊元馮大之京商二十八衮黄吉出巴山北城晚眺口號

巴山城外晚生烟，一望寒林興渺然。
何處野祠延佇久，黄坡西下北門前。

二

丘樊幾疊暮棲鴉，楓樹南頭舊狹斜。
落日巴山歸路晚，與君同醉杜秋家。

三

朝天門外路漫漫，錦樹丹楓醉後還。
最是望中愁不盡，一重雲樹一重山。

姜九幹畫寒鳧聽雨圖見寄

五月南湖泛野鳧，田田荷葉間青蒲。
雨中多少相思處，寄作寒鳧聽雨圖。

雜詩

汴水西園值暮春，雍丘古道駐征輪。
道上久無盤埒馬，園中尚有看花人。

平臺漫感

司馬西行狗監猜，鄒陽新上一書回。
可憐千載賢王客，不爲平臺賦雪來。

清豐江梨花

清豐江上馬頻嘶，萬樹梨花曉渡迷。
記得瀫溪寒食後，落花如雪過溪西。

爲張公子玉樹贈字并詩

菁葱玉樹映朱扉，太傅功名世所稀。
欲問比來江左事，謝家子弟在烏衣。

題畫册

茅屋遠開修竹外，板橋初見杏花時。
前村野老争相過，流水灣環幾度思。

題櫟園藏畫頁子

溪山羃羃路綿綿，不到雲門已十年。
認得數株黄杏樹，辯才墳畔寺橋邊。

達曰：西河題畫多不存，此係讀畫樓所載詩。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于稿

七言絶句三

送金二敬敷覲省汝南官署

紫游金勒控雙鐶，公子思親江上還。
十月丹楓吹似錦，看君西度朗陵山。

二

汝南公子本翩翩，覲省將歸醉别筵。
君去若逢袁夏甫，莫教徒步府門前。

題畫

東溪草閣吾曾到，傍水寒生山樹秋。
今日畫圖相憶處，春山澹澹水悠悠。

中州張興嗣寄示南遊詩有感賦贈

丹陽不復問劉惔，少室山前掃石楠。
一自君歌傳洛下，頓教人憶望江南。

二

幾曲梅花傍女墳，當壚猶是舊紅裙。
武丘東畔題詩處，每見花開便憶君。

息縣雜詩

淮河東下古揚州，桐栢山高一望愁。
自笑濯纓三過早，涓涓不斷是溪流。

二

伏波城下草斑斑，銅柱功名海上還。
若欲遠遊餐薏苡，城南尚有濮公山。

三

毛甡北走大河濱，隣女三年尚盻臣。
不是故園相憶苦，爲誰腸斷息夫人。

四

溪山曲曲法堂開，白日長從塔影迴。
曾與老僧溪上別，清鐘送過石橋來。

五

柴車到處苦流連，官閣開時只晝眠。
愛殺風流夏少府，長攜樽酒出花前。

六

翫花臺在舊城西，臺畔粧樓一徑迷。
爲憶故園長不語，莫教花外乳鴉啼。

與臨川王君禊飲有贈

永和三月禊堂前，看泛桃花年復年。
今日持盃翻記得，王家内史在臨川。

題墨牡丹畫

一枝初向洛橋分，漠漠春山淡淡雲。
恰似漢宮新賜浴，風前試着墨絲裙。

題　畫有序

周侍郎藏畫頁中，有春林薄日，前山雨來，茅堂臨流，護之修樊，何人男婦，笥輿油蓋，次第散出。題者疑爲冒雨問友之圖，嗣題者笑之，詎見攜妻問友朋矣。逃林不深，移家更往，差相似耳。然西湝古姜，無須舁出，楚鄉萊婦何爲雨中，豈其蒻蒿西墅，課韭東田者耶？村父拾明月，三家識者環觀而估，此可莞顏耳。

攜家出郭蒻蒿萊，雲薄初看日影廻。
齊上笥輿山雨下，午橋莊上晚歸來。

留淮西金使君郡樓三年晨夕聽伎多陽陵西巴之音有吴中舊部亦蕭散不整大雪晚宴江南新伎至觀之生憶因爲賦四絕句并雜歌侑時座客童煒尹坪韓肅皆有和詩

朔雪高吹懸瓠池，郡堂留客夜彈絲。
分明身在江南路，伍相祠前酒醒時。

二

淮西雪夜酒筵紅，太守風流過馬融。
看到舞闌樺燭下，教人思殺石蓮東。

三

十載尋橦看未真，每聞吴語便傷神。
座中總是江東客，何處還尋顧曲人。

四此首專贈伎童唐郎也

順郎十四學琵琶，十五新聲遍海涯。
家在九龍山下住，生來洗面是桃花。

客中送陳無名入燕作

相逢衣褐在淮西，走馬關前日欲低。
此去一尋遼海雁，何時同聽汝南雞。

二

寒風落日醉當壚，燕市還尋舊酒徒。
君到安州若相憶，爲予重寫慶鄉圖。

喜遇俞汝言汝南官署是日微雪

當湖對酒快論文，十載相思看雁群。
不道朔風吹雪後，汝南官舍又逢君。

二

籃車遠度蔚州山，聞到靈丘觀射還。
欲贈青琅愁雨雪，爲君西望雁門關。

三

中原相遇朔風寒，萬里同看隼影盤。
此處掃門煩長吏，只因客卧有袁安。

四

五關木落露河秋，雪裏逢君在蔡州。
莫怪陳蕃長入坐，汝南太守最風流。

九日飲雲間朱司馬使君官署三首

雲間司馬古朱家，九日開樽罷晚衙。
只道茱萸堪解阨，爲予縫就臂邊紗。

二

維舟三泖度清秋，古署黃花泛玉甌。
家在滄洲看不見，何須更上郡東樓。

三

落日東吳古郡臺，登臨須借大夫才。
獨憐漢苑騎魚客，也向秦山戲馬來。

飲泊石門贈同行王丞初度

桃花如幔棗如餅，莫向吳門問阿經。
載得餘杭山下酒，與君同醉女陽亭。

書畫頁後

千尺冰荷散似銀，草堂習静總無塵。
他年若買吳中室，願在墻東作比隣。

山陽別沈秘書時各泪簌簌下不止後辱貽四詩中有云九日淮城悵別筵舳艫西送雁横天濁河浪捲臨岐泪濕盡征衫已四年予誦之愴然私顧所著衫猶是舊時因重爲揾泪賦詩自嘲匪云報章耳

上苑秋高雁影寒，帛書何幸寄長安。
今來衫袖重重濕，不是當時泪未乾。

二

一別淮城書漸稀，故人相憶在金扉。
他鄉四換黄花節，猶着山陽拭泪衣。

任屏臣七十

裁廻甲子度春風，又見園花歲歲紅。
幾欲移家歸海上，還來避世在墻東。

二

先生七十正懸弧，長對青崑舊畫圖。
恰似渭陽歸載早，海鼇百尺掛珊瑚。

有伎童將歸過索予書絹抒筆志感

渭城將唱不堪聞，醉後還題白練裙。
懸瓠樓前雲漫漫，石羊橋畔雨紛紛。

二

三載行歌汝水春，故鄉東望轉逡巡。
如何細草沾茵處，又送桃花靧面人。

汝寧城外送伎童還江南并序

伎童唐郎，吳中有名。安西潘將鎮紅水者奪之以行，汝寧金使君爲贖，留之蔣亭三月，送還故鄉。予恨沉淪與相似，而猶不得歸，似有感焉。予初贈詩云：「家在九龍山下住，生來洗面是桃花。」伎童得詩，請名「靧花」。至是使君憐其慧，以「慧憐」字之。予友張杉者，尋予汝上，聞其事，似恨不及送，亦有和詩，見乎情詞。

彈遍琵琶九曲詞，蔣亭東去雨如絲。
明年待我夫椒下，應是江南花落時。

附韓聞西詩：雪裏相逢曾幾時，今朝別去柳垂絲。何當夜月黃溪上，重唱新翻白苧詞。
譚開子詩：對酒重歌拂舞詞，荆桃花下駐青絲。春來怕見東亭柳，況是亭前折柳時。
張南士和詩：若爲送別賦新詞，東冶亭前折柳絲。獨恨靧花人不見，風流思殺按歌時。

有贈

偶向丹山採石英，攜來長劍是星精。
他時海上桃花發，看汝餐霞到赤城。

題周在浚記年圖

不羡紅絲繡公子，不羡黃金鑄大夫。只羡淞江三尺絹，寫作東吴年少圖。

二

高松百尺拂春雲，濊濊泉聲石上聞。豈合丹青圖歲月，祇應丘壑置夫君。

秦淮老人

秦淮高閣擬臨春，中有仙翁髩似銀。話到陪京行樂處，尚疑身是太平人。❶

金子岌曰：此贈丁寄枝詩也。丁九十所藏多諸公贈詩，有「秦淮老人卷」。

同朱曾蠡登燕子磯飲

燕子磯頭江浪開，江風萬里逐人來。臨流一唱横江曲，能使荆門水倒廻。

夜雨同朱曾蠡江寧郭宿逮明羅坤送酒資至

石頭城邊夜泊舡，清江夜雨不成眠。只有羅坤解相憶，平明送到酒酤錢。

沈方鄴評曰：太白絶調。

簡江寧主考

棘院重關閉夕曛，故人相隔在青雲。

---

❶ 「太平」，四庫本作「六朝」。

但聞裴令膺知舉，可有劉生試雜文。

何之杰以舟居記顔有贈

菰蒲淺碧漾清秋，一葉蒼茫水際浮。不道滄江歸卧後，依然擊檝在中流。

二

何胤求爲棲遁身，春江渺渺問前津。須知此日揚帆客，仍是當時破浪人。

三

新從解劍渡江天，瀨上曾乘漁父舡。何似故人雙槳去，柳姑廟後浪亭邊。

即　事有敘

宿竇家瀆，賣漿婦連連目予，問之，曰：「非毛氏小郎乎？」曰：「何以知之？」曰：「妾故保定伯家婢也。向屯西陵渡時，主嘗饜郎，郎不解食生炙皛，索腼淘之，妾以笑被杖，寧能忘乎！」予聞之憮然，因就飲，解橐中金餉之去。伯籍北平，毛氏同姓，故嘗食其營。大兵下江東，全軍歸降，爲提督京營標官，守京城西門，家遂散失，婦善擘阮，汾州人。

錦帳雙鬟貌似花，河陽軍散各天涯。可憐紅字三家店，不賣青門五色瓜。

别朱生

開元法曲有誰傳，秋雨江南罷採蓮。
淮水濁泥初凍後，停船一別李龜年。

二

桂樹叢生淮上秋，西風高會曲江樓。
水亭誰唱伊州調，記得蘭陵朱粹修。

三

寒風縵管脆如絲，欲別歌予桂樹詞。
此去江南望江北，淥波青草繫人思。達曰：桂樹詞疑即前詩。

秋日登江樓有懷

茫茫落日半銜山，萬里江流往復還。
獨上高樓愁望遠，秋風九月穆陵關。

二

大江東下日西馳，渺渺江樓接海涯。
隔岸秋風吹不住，白狼河北雁來時。

逢陳老蓮季子飲贈

江上逢君蘆荻秋，樽前落日重淹留。
狂來滿眼滄洲興，思殺江東顧虎頭。

渡錢唐贈戴山人

錢唐高士剡中才，日暮銜杯江上臺。
萬疊寒濤通夜白，依然雪後見君來。

贈柳生 有序

柳敬亭，説書人間者幾三十年，逮入越，老矣。楊世功曰：「敬亭將行，不得大可詩，且不得一會祖道，似恨然者。」予時病，彊起將從之，汗接下，不果可往。敬亭書至，云：「如相會者，早間世功言及相會，惜言相會祇此。」是時寓沈康臣宅，發緘皆笑。後二日，敬亭止梅市，予與康臣遂赴焉。再説書，聆之感于心，然實病不能賦詩也，口吟二絶以贈行。

扶病來看柳敬亭，秋花開滿石榴屏。
江南多少前朝事，説與人間不忍聽。

二

枚生未作梁園賦，吴客將行越水濱。
怪底觀濤能解病，原來君是廣陵人。

晚宿江村即事

行行暝色起江沙，借宿江村野老家。
夜月炤來東隴樹，秋風吹發上田花。

二

村田漠漠晚烟稀，野老提壺坐釣磯。
日落牛羊從嶺下，月明烏鵲傍江飛。

伯調將西行疑予留妓飲不爲供餞馳詩劇謝因妄爲答謝焉

史妠盧姬並有名，高秋野寺坐彈箏。一從掩袂辭巴里，不復當筵唱渭城。

黃河客舍見故人書名壁上

黃河滾滾向東迴，下馬重銜客舍杯。忽見新題雙淚落，未知故友幾時來。

二

寒燈孤舘淚潺潺，萬里波濤夜自還。上馬欲行還又住，故人名字在墻間。

平載問評曰：西河故一往有深情。又曰：前首對仗，與《過張六四丈草堂》諸詩俱極渾脫，得杜宋法。

九日示趙八十四弟

楚王宮外菊初生，九日銜杯淚欲傾。君去登高須盡醉，愁君東望永興城。達曰：蕭山舊名永興。

古決絶詞 有序

古決絶詞者，毛甡爲朱三作也。三爲巴城妓小小所暱，忽正白旗他使者購小行，小通三不得。會大霆雨，江漲流溢，從漲江解舟滔滔去，斂小帛囊貯錢一枚，燈心草一枝，箸寸許線一條，作十許結，屬他妓送者貽三，且曰：他日當哭我江流間矣。三傷之，因爲作此詞。時同

游者六人，有和焉。

銀瓶挽斷井中絲，嫋嫋曾無決絶時。只有巴山城下水，滔滔東去最堪思。

二

巴山城下送娘船，夜雨猶彈蜀國絃。不道曲終歌決絶，新來翻入緑珠篇。

華蓋山

清江百里繞仙關，華蓋山頭村賽還。橘樹蕉花天半路，洞簫吹出暮雲間。

送客

送客春城柳漸低，千條萬縷市亭西。從今勿折長條贈，恐有歸人繫馬蹄。

雨後觀牡丹即席和愚山韻

春燈幕府夜漫漫，細雨清樽傍藥欄。莫道名花容易見，十年三度客中看。

漢苑行

綵燕初翻百子池，宮花齊發萬年枝。但知上苑寒歸早，不道人間春到遲。

二

秋風歌罷栢梁材，上苑春回承露臺。朝來殿使探鶯去，日暮宮官試馬來。

寺舘夜看龔中丞香嚴齋詩集

臨江孤舘寺堂東，蓮闔花關閉晚風。
祇爲中丞詩句在，東堂燈火夜深紅。

聞沈九北闈捷音

聞道金臺收乘黄，故人聯轡驟驌驦。
秋風十里長楊道，中有山陰舊沈郎。

二

清秋烏鵲度巴陵，上國賢書今又升。
聞道舊人推記室，已將新體用吴興。

雨中送沈築巖還姑山

春帆東下雨潺潺，千里江南送客還。
此去應逢寒食後，杜鵑花發到姑山。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三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初晴稿

七言絶句四

客南臺送高兆之粤東

南臺節候近端陽，客裏逢君去五羊。欲解五絲爲纜去，可能暫繫女螺傍。螺女江在南臺後。

二

餞飲西園酒未醺，平船先載隔江雲。

閩南荔子今應熟，五月嘗時不共君。

三

陸郎不用跨班騅，前路逢迎知阿誰。趙德門邊舊程里，看君乘興一相追。時君先到潮故云。

四

三山五嶠總天涯，擬向番禺汎海槎。此去肯留蓮葉寨，待予同看木棉花。

盤谷先生歌爲陳舍人上善書扇

盤谷先生好作書，年來右肘病難舒。當軒傾得三升酒，便上雞林估客車。

二

盤谷先生書勢良，鴻都新碣比中郎。可憐老興渾難盡，屈鐵更爲丞相章。

三

西平仲子去何年，近見先生賢復賢。但著一篇盤谷賦，從無千頃洛陽田。

四

盤谷如盤花似銀，中書君老不勝春。那知玉笥山前草，猶坐金華殿裏人。時舍人流寓江西

雪中別二友

梁園客散暮雲低，閼伯祠前重解攜。愁見馬蹄殘雪上，兩行東去一行西。

和苑中遇雪應制

龍馭春遊仙苑深，祥雲曉幕帝臺陰。若非霰集先行旆，只道花開滿上林。

同友游南阜山憶何道安詩

南阜蕭條最可思，夕陽山木晚來時。從君一望清秋色，只當重吟何遜詩。

題畫幛子

江城碧草正芊眠，細雨南湖阻畫船。
纔是錦堂懸曉幛，便教白鷺滿晴川。

二

碧渚翩𪆟集鷺翿，新蒲片片映青袍。
原來共滯南湖曲，別有凌霄一羽毛。

除夕作

旅舘椒花紅欲然，椒盤愁向客中傳。
如何纔聽金雞唱，便喚今宵是客年。

同友柳下作

東度吳關值暮春，關前楊柳暗長津。
行來相向垂雙淚，不是江陵種柳人。

雨夜就亭送客觀芍藥即席和施公子彥慤

花間送客暮登臺，急管嬌絲且慢催。
君聽堦前正風雨，莫教別後憶花開。

二

何來玉樹謝家兒，夜雨能歌送客詞。
華燭滿欄人盡醉，一時回首看將離。

予再赴湖西講堂已暮春矣聽座中歌孟氏牛山篇不覺出涕因賦懷家園詩一章見意

三彈歸鋏楚天涯，日望西陵不見家。痛殺江南春夜雨，還開井上旅葵花。

湖西講堂作

臨江草色滿前汀，玉節諸侯自講經。慚愧十年岐路客，空隨車馬上汾亭。

淮市柳與同行者

淮市西頭西楚祠，祠前楊柳亂垂絲。攀來不忍貽君看，記得樟亭折柳時。

王二漢書予詩館壁

進士坊邊花巷春，烏椑門巷寂無塵。誰家能寫毛甡句，只爲相如臣里人。

西湖竹枝詞

斷橋西去杏花開，年年橋上送郎回。分明一片連橋子，何日何年斷得來。杭人呼橋子猶曰三橋子也。

二

昭慶祠頭春水生，大船長傍小船行。湖東日上湖西落，湖裏何時不是晴。

三

小姑十五壓花鈿，長抱琵琶坐小船。
借問小姑何處住，陸公祠下岳墳前。

四

十錦塘前好拔蒲，十錦塘上百花鋪。
可憐八尺斜斜路，隔斷南湖與北湖。

五

湖心亭子近三潯，儂日思郎思不禁。
阿郎好比湖亭子，朝朝暮暮在儂心。

六

小姑梳頭日西時，不到山前到水涯。
屋裏插花湖裏炤，山前歸路有風吹。

七

水上花開水底紅，東風吹水水濛濛。
水上看花猶自可，水底看花愁殺儂。

八

誰道湖波鏡子同，看花須看水中紅。
船邊水動花難見，不若船頭看阿儂。

九

阿儂不上採菱船，只買白藕種紅蓮。蓮花有心長得藕，藕根無心長得蓮。兆熊曰：蓮花有心，藕根無心，最是妙語，與他作襲蓮藕者有辨。陸蓋思刻本誤根爲花，遂至難解，今改正。

十

青驄油壁漫相尋，只在前山松樹林。山雨不吹裙帶濕，乾將絲子結同心。「乾絲」隱語，他刻「空將」誤。

十一

湖頭闌干一樣鋪，湖上一色好當壚。莫尋橋畔紅闌子，只認門前白項烏。

十二

莫道西湖好浪游，南山雲斷北山頭。莫道妾心能間隔，外湖水入裏湖流。

十三

飛來峰前花正開，蝴蝶探花飛幾廻。高峰不似花蝴蝶，不識因何飛得來。

十四

石新婦在釣漁磯，桃花爲面竹爲衣。面上桃花有時落，湖邊望郎何日歸。

十五

油車宛宛度西林，日暮歸來懊惱深。
曾在第三橋上坐，金釵失落不曾尋。

十六

買得甘瓜又買蘿，莫道甘苦不相宜。
前山空有臙脂嶺，不上唇來那得知。

十七

湖堤風起便生潮，裙帶斜牽堤路遥。
女兒上堤欲歸去，可憐緑草抱裙腰。

十八

蘇小門前楊柳新，西林橋下水粼粼。
琵琶只在盲婆手，不見西湖愁殺人。湖西刻本此首稍異。

遇蕭鍊師梅市

上清仙人紅玉腮，冰漿分貯紫霞杯。
他年若問青牛使，梅福山前曾見來。

二

自返青華歷翠微，千年縫就五銖衣。
相逢偶説前朝事，親見英皇北狩歸。

看玉田觀道士棋

玉田道士井公才，白日分星石上排。
總是還鄉人不識，儘留洞府看棋來。

雨淋鈴

望京樓上月亭亭，興慶宫中草色青。
舊日張徽今在否，春風不奏雨淋鈴。

史四廷柏五十飲席

閒園初發拒霜花，賓客盈堂泛紫霞。
一石餘杭仙媪酒，千秋南渡相公家。

二

畫檻丹楓熠綺筵，楓花片片墜朱錢。
東方二十媚兵法，不道蹉跎三十年。
陸藎思評曰：只五十，如許激宕妙絶。

欲上臯亭看桃花不得因題吴九彦聖竹院桃花幛子寄慨

欲上臯亭細雨來，春江渺渺夜舟迴。
那知竹院重逢處，尚有桃花千樹開。

蓋羅縫

瑶林玉闕啓金扉，仙女親縫雲錦衣。
當時誤聽天雞唱，失在蓬山不得歸。

二

瑤林玉樹摘青房，仙女親縫雲錦裳。
跨來緱氏山頭鶴，看去金華道上羊。

鐂姬彈琴得平沙落雁曲請賦

重重簾幙捲霜華，西望衡陽音信遐。
何處青桐流響急，一行塞雁落平沙。

二

金爐香盡夜堂清，過雁咿呀指下生。
最是琴心堪問處，從頭撥拉兩三聲。

南鎮春遊詞

春船兩槳白蘋開，十里橫塘晚未回。
南鎮祠前北風急，夏王陵上雨飛來。

二

鵁頭艇子鹿頭車，山路深深雨又斜。
何處相逢增懊惱，凌家山下看桃花。

三

香爐峰峻少人登，兩兩三三上禹陵。
陵前草深花似霧，山頭風急雨如繩。

南鎮後春游詞同南士祇臣桐音作

晴江演漾動輕橈，夾岍垂楊去路遥。九十春光八十雨，横塘水滿晚生潮。

二

金書玉柱鎮宫牌，畫舫紅裙鑑水涯。春草年年陵下路，行人拾得雀頭釵。

三

上宫碧玉駐青油，自洗湘裙杜若洲。落日横江不歸去，還尋窆石殿東頭。

四

陽明洞口鎖天關，瑶草琪花掩髩鬟。欲覓雙成探玉虆，教人長上會稽山。

寄徽之大敬代書時聞沈九胤范邵二懷棠雋南宫

春雁歸時未有書，三年思食漸江魚。親知盡獻長楊賦，誰道還乘廣柳車。

吹臺懷陸大進張四綱孫毛五騤

汴水東流去復來，大梁城下重徘徊。西游不見賢王客，三月花飛滿吹臺。

天台僧夜話

海州東望海門關，玉洞桃花謝往還。
夜半老僧彈指後，恍疑身在赤城山。

王使君席同陳内翰贈歌者

江城四月柳如絲，錦瑟彈成入破詞。
太守筵前争認得，大功坊底杜紅兒。

二

槐廳入夜燭屏深，試舞新衫是縷金。
座上詩成誰最早，鄰宫倚馬舊陳琳。

宿東溪山寺遇雪

東溪山寺暮鐘天，借得生公一榻眠。
早起欲行溪口望，雪花堆滿寺門前。

槿　花

紫槿東籬慢曲盤，朝昏榮樂詎須看。
憐他相伴秋光裏，傍暑開花直到寒。

寄沈九秘書

吴興才子掌文詞，日草黄麻共紫絲。
誰念十年烏鵲侶，裁書一寄鳳凰池。

溪亭懷舊

清溪深處一亭幽，曾傍闌干洗玉甌。二十年前亭下水，至今猶帶落花流。

舟中見張園鶴

紅橋畫幕勝青田，獨鶴翛翛瞰碧川。過客不知波下影，長疑兩鶴住洲邊。一抄作「青田羽客隔秋江，紫蓼丹楓畫木杠。水面聽聲如欲斷，波間看影似成雙」。

内叔陳大憲祖付予詩歌妓玉華因復拈贈

翠幄朱欄覆緑池，西園公子夜裁詩。自慚抱瑟同盧女，不敢將歌付雪兒。

李少宗伯更名臨江城外清江爲使君江感施分司之清也予去臨江因徘徊使君江上慨然成詩

兆熊曰：施愚山先生與高阮懷、陳元水、徐敘公、王公搢禮北皆有使君江送西河詩。

蒲帆五月去江城，城下江流清復清。酹酒欲行重繫纜，最難忘是使君名。

二

五月榴花炤地丹，離筵重聽五絃彈。使君江上多情水，還載孤舟下信安。

過新安殷浩宅示田甥有序

浩北征廢徙後，唯韓甥隨經年，因詠

曹顏遠「貧賤親戚離」送甥江上，涕泗橫流。予過信安城南宅，乃不覺有傷于心，亦示甥云爾。

當年殷浩南遷日，無復親知相伴行。
今日一過殷浩宅，教人流涕對韓甥。

予閟居法華寺偶閱梁山牧牛頌乾菴大師問如何是忘牛存人夙不解禪戲拈舉依韻金絲籠絡卸前山，山北山南處處閒。驀地擘開拽鼻手，了無繩子在中間。**師稱善他日舉似金輪僧僧曰李白自稱金粟王後身徒誑語耳子真是耶因笑而成詩**

咸陽宮前金粟山，金粟花開只等閒。
若許傍人認金粟，如何金粟在花間。

予夙得惡夢徐二十三慰以絶句因答

他鄉故國兩茫茫，春草春花總斷腸。
但恨情多過王子，敢言才盡比江郎。徐詩末云：「莫愁隴上飛鸚鵡，夢裏應吞五色雲。」

發紉詞爲舒城黃母胡太君作

蕭山城南白雨傾，蕭山城北白雞鳴。
龍舒王姥將歸去，白鹿銜花不忍行。

二

黃門將母板輿中，樹得山花浙水東。
不道河陽九秋月，北堂萱草墮霜紅。

三

翩翩丹旐出城西，暫駐湘湖第一溪。

駟馬不行踣地哭，平橋衰柳一時低。

四

金章墨綬綵衣新，次第堦前看雉馴。

自是王喬飛舃早，玉棺先獻太夫人。

五

已聞邵伯曾爲父，不信王戎尚作兒。

子姓裂裳隨太母，牽輀挽紼到江湄。

六

樟亭古渡引旌幢，望裏飛霞接上江。

披牡戴苴皆玉立，從來江夏本無雙。指其孫平十也。舒城有飛霞亭。

七

治從門外禮文新，藩省稽留倍苦辛。

翟相總無踰制事，山濤豈是奪情人。

八

晨軿曉蓋望中遐，擬泛西陵江上槎。

痛煞野棠官路裏，近前還發數枝花。

同陳柱國將軍張杉赴商命説徵説舟集雨宿即事

江城度雨細如烟，翠幕金尊雜管絃。越女避人窺錦纜，將軍下馬入樓船。

二

爛柯山下石磐新，錦洞秋花落繡茵。行盡深林歸竟晚，卻疑身作爛柯人。

三

將軍抱甕坐胡牀，夜雨輕寒覆鷫鸘。百尺冰荷紅幕裏，風流重見杜當陽。

四

商山兄弟謫仙才，灩瀲金缸汎玉醅。一日邀予湖上去，十年藏我壁中來。

五

南塘十里駐青絲，正是南湖入暝時。中夜舵樓重作吹，張衡高詠四愁詩。

未獲識邑明府趙公顏色途次感激愀然成詩達曰：公脱西河于厄，見七古卷。

家在平原歸去遲，欲瞻趙勝更無期。如何千載秋蓬客，竟買紅絲付繡兒。

過魯連村懷大聲

荒村寂寂散朝烟，何處還尋魯仲連。
欲向村前騎馬過，一時泪盡綠楊邊。

哭趙弟

李子東游春復春，王成賣卜死河濱。
最憐旅舍埋金客，猶在徐州作酒人。

奉陪姜太翁觀燈宴作

綵炬千枝列錦城，畫堂高宴夜吹笙。
爲看火鳳山前舞，卻上星橋樹杪行。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七言絶句五

集晉安朱氏山亭題壁

閒亭高枕劍山阿，暇日登臨此嘯歌。
幾曲山城萬重磵，晚來青翠滿牕螺。

二

栽花種竹傍東籬，邀客同啣錦蠣巵。
忽見黑雲迷似海，樣樓山半雨來時。前山有樓名樣樓，宋時建。

署亭春雨和李觀察原韻

山亭雨過暝烟平，亭下春池水自生。
但得司農頻置驛，何須谷口再聽鶯。

二

空向嵓阿問尚平，春雲帶雨檻邊生。
亭前自有桃花片，不用啣來隔院鶯。

奉陪姜京兆赴李觀察席酒間命歌者韓希捧觴乞詩遂口占用觀察春雨韻兼邀同席姜九別駕爲書詩于扇歷陽徐泰畫背以寵之

宜春子弟奏昇平，御史筵前錦鏇生。
唯有韓希花字舞，就中能作囀林鶯。花字，

舞名。

爲尤悔庵悼亡時悔庵以召試在京

金門未許遂幽棲，隴首先亡王霸妻。
試向玉河橋上望，溝頭流水自東西。

二

慢記簾釘掛緑裙，當牕曾織竇家文。
春還不見璿璣轉，愁殺遼西舊使君。悔庵舊爲永平司理，故遼西地也。

三

銀牀斷綆素絲懸，每讀新詞泪暗牽。
不道顧榮貽婦句，竟成潘岳悼亡篇。

奉寄張陸舟先生二首

白魚潭水暮生烟，長繫張融岸上船。
何日東歸重相訪，開牕閒倚白雲天。

二

林下曾同倒玉壺，君家小阮得歸無。聞張五南士死嶺外。朝回一望山河遠，痛煞黄公舊酒壚。

胡生之撫寧署

相逢燕市酒重携，漫向金臺覓駃騠。
六月炎風吹似火，送君仗劍到遼西。

二

少年意氣本縱横，兄弟相過在撫寧。
舊日臨榆如可問，清秋一上五花城。

長安遇輪庵和尚即三十年前文園公也

三十年前角勝場，今朝相會藉慈航。
不知投筆辭文府，可似從軍返武昌。輪公回武昌軍前入道。

二

生年只合着袈裟，悞向長安度歲華。
一夢春明猶未醒，眼看落盡曼陀花。時予小妻曼殊將亡。

和邊詞有序

番人有請牧大草灘者，爲守者所卻，政府誦之有詞。

大草灘前秋草腓，燉煌無復獵焉支。
不虞四郡河西地，尚見三州瓦剌兒。

二

甘州賓兔肅州羌，大草灘前撤舊防。
一自湟中開衛去，有誰牧馬到莊浪。

家明府以徵召赴御試下第還任祥符爲詩送之

宜春門外柳絲長，欲綰雙輪返大梁。

祇爲漢庭尊吏治，不將王吉作賢良。

二

薰風冉冉動高旌，空道宏詞繼永貞。
篋裏文章雄八代，當時猶失退之名。

三

吹臺南上夏雲移，父老歡迎卓茂時。
千里雁行相望處，爲君一誦角弓詩。

孫嘯夫歸錢唐

託跡蒼崖未易攀，風吹海月弄珠還。
忽聞天畔金雞唱，知在蘇門一嘯間。

二

雪滿平臺各賦詩，枚生歸思未嫌遲。
朔風吹徹東湖水，正是寒梅欲放時。

入直即事

平明入直噪宮鵶，傍午花陰一榻斜。
卻笑玉堂無管鑰，尚令清夢得還家。

清明日請沐西郊與同館汪春坊喬侍讀汪檢討主事作

朝回並馬出城西，城畔垂楊一望迷。
卻怪曉來分火後，輕烟飛作馬頭泥。京師呼

塵爲泥。

二

阜城門外有荒臺，紫幙紅茵競舉杯。
多少縱橫林下路，花竿挑送紙錢來。

三

畫輪丹轂犢頭車，珠髻銀環覆碧紗。
馬上相逢春欲盡，東風催放野桃花。

四

百尺紅墻鑠玉扉，望舒壇下換春衣。
青驄偶向林間住，粉蝶争從草際飛。

五

謖謖松風古道場，摩訶庵供大音王。
誰知世上三生果，只在關前八里莊。曾與王五別駕關外有訪，故云。

六

杏粥榆羹出佛筵，石蓮花座法幢前。
西堂載酒曾留偈，回首春風又一年。

七

華表崕巇高入雲，摇車猶覆内官墳。
沙門指點前朝事，讀罷殘碑日欲曛。

八

香臺坐處是香山，地名香山鄉。長笛頻吹鶴未還。一道紅塵歸騎遠，莊亭半在夕陽間。

春詞四首和覺羅博公所貽原韻

御溝垂柳暗殘春，柳外聽歌河瀆神。自笑蓼蟲長食苦，縱啣花葉不知辛。

二

油幕重重匝地青，散垂螺片作𢅥幪。那知霧幛三千幅，絶勝湘山十二屏。

三

晴空映日颺游絲，金水橋邊獨坐時。愁煞隔墻深樹裏，黃鶯啼歇最高枝。

四

宣武門高十丈塵，馬蹄踏盡未歸人。故園桃李如相待，爲我花前問阿新。

白雪紅梅詞限韻倣長慶體和枚臣

雪裏誰歌白雪詞，紅梅開得似臙脂。雪花堆在梅花上，半是桃枝半李枝。

二

白雪紅梅有慢詞，梅如紅粉雪如脂。
慢言霧幛遮華燭，慢道冰綃裹荔枝。

三

春來只唱雪梅詞，不唱歡聞阿得脂。
誰道石家綾幔裏，珊瑚擎出一枝枝。

予舊夢一緑鸚鵡被鏁去以爲魂也暨來京師甬東葉吟以上林鸚鵡四詩見寄遂感而和之見者幸毋哂爲夢中説夢可耳葉詩四首見倡和合刻卷

翠衿紺臆去還非，但聽宮前喚緑衣。
三尺紅緜空自繫，不如還向隴山飛。

二

洲邊靈鳥隔三湘，長寄新詞到故鄉。
欲脱雕籠無別意，只言有友武游郎。

三

三年憶別在江東，清泪霑成畫柱紅。
采翼未分臨鏁去，回頭猶是夢魂中。

四

紗體金精世莫知，金房安用羽毛奇。
肯留林邑丹脣在，且詠吴江青草詩。

題夫婿早朝圖爲汪主事作

疊鼓傳朝火樹紅，龕鬖車網去匆匆。
爲郎刷盡膠清鬌，猶在高丘一夢中。

恭誦安親王世子秋江夜月絶句依韻奉和

秋入澄江白露寒，月明夜靜水無瀾。
茫茫一片冰壺色，只作青天萬里看。

帝京蹋燈詞

毬塲花帽打三郎，重戴朱竿學教坊。
何處大鼇山最美，三條火巷在廊房。

二

勾欄缺處接燈棚，五色番花四角擎。
蹋斷麻鞋歸不得，永安門外老田更。

三

放夜金吾首戴翎，紅纓白馬駕朱軿。
月明只覺天星少，撒作車盤兩面釘。

四

夜涼蟬鬌貼金貂，漏滴銅缾水漸消。
忽聽盒中千礮發，襄陽城破在中宵。火盒科數有礮打襄陽城名。

五

一道燈輪去復廻，瓜囊鏤作八仙臺。走橋婦女呼教住，好讓秧歌唱過來。

六

靈佑宮聯祈穀壇，螭糊紅紙坐坊官。露珠滴盡壇前樹，綵翦蓮花偏耐寒。

題觀瀑圖唐寅畫

幾多隔塢新花谷，無數臨江舊草亭。對面插來千仞碧，從頭界破一條青。

下車東華門無馬步行解嘲

上直東華負曉暾，飛龍廄馬竟安存。步行且學歐陽九，不跨疲驢入禁門。自註：唐學士入直，例許借飛龍廄馬匹。

呵筆

寒夜憑將信史裁，虛堂銷盡夜罏灰。頻啣三品湘東管，那得宮嬪呵凍來。

漫示景文沙門

額上珠圓見有因，雪山童子是前身。慢投修水巖邊去，且作巢雲閣上人。時沙門將遊寧州，故云。巢雲，湘溪閣名。

二

會有三摩觀自然，何須五字當隨緣。
請看帛氏從師日，正是阿難得道年。

蛤上人還住湘溪

一從擲錫中峰去，二十年來溪路迷。
今日重尋朗公樹，白雲依舊滿湘溪。

二

淨土門中清淨身，珠繩百八掛來新。
西河居士將西渡，此後誰爲問道人。湘溪有淨土寺。

山陽縣署歲飲

古署青雲繞歲幡，屠蘇宴罷不知還。
莫辭漉酒當筵盡，尚有懸魚在壁間。

徐允哲讀予文稿辱貽二絶微及予舊事感生于心依韻奉和

素衣何幸變爲蒼，長就安丘壁裏藏。
今日逢君頭似雪，依然度歲在他方。

二

生平空自號文雄，祇向天涯賦送窮。
羡煞滬城徐孺子，題詩多在落花中。

梁令索賦

梁竦聲名著有年，臨安試宰豈徒然。
多才自作三都賦，乘興還揮五色絃。

餞姚公子世兄歸桐城

山棠花發越江春，公子空留廉吏貧。
自痛十年優孟客，歸來還送負薪人。

二

一錢亭下換征裘，陣陣楊花點素甌。
此去皖城春漲後，思親應復上階州。尊人以予邑令還階州牧。

題同年李澄中中允所藏明月蘆花卷子

秋風淅瀝起菰蒲，明月當汀雁影徂。
此日晴牕開卷後，頓令清興滿江湖。

二

瀛海蓬山幾作塵，月明猶得認前津。
白花黃葉依然在，誰謂菰蘆無此人。

寄祝湘潭沈使君八十

琵琶峰頂企朝暾，玉杖扶來好弄孫。
怪道行厨仙醞美，法曹曾使在吴門。使君曾爲蘇州推官。

二

楚澤行吟八十秋，長看織女會牽牛。初度七夕。醉來錯記前朝事，猶道慈恩寺裏遊。

高檢討同年假歸

太史將歸敞別筵，臨岐執手泪潸然。慢言夙昔相尋久，同館追隨又六年。

二

清秋過雨濕衣裝，出宿難留冑貴坊。南望碧山何處是，謝公亭畔北湖傍。

三

初衣換去驛樓斜，扶侍南還有阿楂。令嗣長君同歸但到故園應認得，十年前種馬蘭花。

四

山莊休沐慢徘徊，策府猶需良史才。暫向東田訪朋舊，十旬假滿且還來。

五

白首聯鑣春又春，退朝長約乞閒身。何期詔下還鄉日，仍是罇前送客人。

同朱宮允王内史眺郭外雙林庵後院河水次壁間韻

荷風吹度暮秋天，越客同登説法筵。祇爲道林相憶久，晚來如上剡溪船。

題乘犍讀書圖

深林牧犢曉烟新，露下松杉滴滿身。不識比來工畫客，因何寫出帶經人。

二

春草深林細雨初，烏犍下坂不曾鋤。恰疑人向緱山去，獨坐蒲韉看漢書。

飲王大司馬園林八首

緑野堂成野興濃，開罇長對碧芙蓉。閒尋翠嶂纔三疊，便隔紅塵幾萬重。

二

玲瓏石洞覆丹蕉，洞口紅泉瀉去遥。記得曲梁斜渡處，賀湖南畔馬臻橋。

三

潛行複壁忽天開，石上琱盤汎白醅。不是羊裴連榻坐，卻疑誤入洞中來。

四

迴廊屈曲畫欄低，紫蔓蒼藤到處迷。
十月晴光翻葉盡，尚餘清影幔亭西。

五

石樓高處一壺懸，萬樹秋花接禁烟。
欲覓三山瑶海外，但看雙闕彩雲邊。

六

松臺月上待鼂黄，八節灘前再舉觴。
佳客總歸履道里，名園原在集賢坊。

七

東都賜第近宸居，誰道韋家舊谷虚。
時啓娜嬛微探去，滿牀散疊李筌書。

八

冰荷開盡簇朱茵，鶴露澆成馬埒銀。
紫嶠丹山何處返，夜來愁煞醉歸人。

漫和尤太史馬上口占原韻二首

家在江南楊柳村，村前有客每停軒。
爲栽洛下潘家果，長到吴中顧氏園。

二

家在江南楊柳村，每逢佳節斷人魂。
今來無酒澆寒食，猶典朝衣出便門。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春遲又名甡稿

七言絶句六

下直東華門遇雪

蓬觀寒生午漏稀，掖門東出乍添衣。宮墻柳色俱凋盡，那得楊花撲地飛。

二

萬里霃雲羃四隣，寒風刮地總無塵。誰憐玉樹花生候，尚有金門裘敝人。

寄田使君督學按部雲間

薄海文章有幾存，淮南詞賦自言尊。何如軺使相臨處，江左名流盡在門。

二

掄才按部遍江關，佳士菰蘆自往還。誰信龍津人去後，顧雍猶自在雲間。謂徐允哲也

陸明府有水晶一團中含水草影碧色名萬年冰屬賦率筆

一團清水瑩遥空，萬里昆明洑道通。卻訝春江蘋藻影，何年收入玉壺中。

二

誰割林圻碧玉泉，中含水草尚鮮妍。
無如官到陳彭冷，惡説寒冰有萬年。

爲如皋冒生題册

公車巀嵲倚天高，何似揚州江上濤。
紫氣千重南望遠，有人把卷在如皋。

二

生平三至廣陵城，作賦曾無東部名。
今日爲修高士傳，題詩一寄冒先生。

奉和裕親王園林題壁三絶句原韻應教初秋

小苑寒林初作花，苑墻西上接東華。
那知隆慶坊邊柳，只在岐王舊賜家。

秋聲

秋到長安思渺茫，五王宅傍御街長。
一聞葉向林間下，頓覺風來水殿涼。

荷葉池

荷花開盡葉猶香，雨後傾珠似夜光。
但使恩波留太液，何須折作蓋頭粧。

寄答上海徐允哲

敝衣羸馬結黃塵，待詔公車又一春。
遙憶申江新雨後，晴牕深坐讀書人。

二

御河楊柳甫垂絲，寄到徐陵宮體詩。
日探懷中吟未了，天街四月賣漿時。

三

槐堂初入暑風清，梅雨江南一望平。
記得滬城相別處，青龍浦口夏雲生。

四

制詔求賢空復催，金臺終自待君來。
晉庭縱授王康第，漢主還思徐樂才。

題同舘王檢討桃實畫幛

玉洞桃花碧葉陰，紫文緗核間黃金。
分明一片綏山景，何日移來到上林。

二

桃實如拳裹繡苔，琱盤尚未薦瑶臺。
金門自是神仙侶，故遺東方偷得來。

無　題

華堂錦宴夜吹笙，仙女盈盈下太清。
莫道彩雲無覓處，隔簾聽得和歌聲。

二

華堂錦宴夜吹簫，仙女盈盈下碧霄。
莫道畫簾相望遠，銀絲隔得兩三條。

閩江送許遇之豫章

黃雀風生笋簟涼，蒲帆四月下康郎。
閩南多少鮮紅荔，散作船頭碎錦囊。

二

細雨濛濛好濯枝，五月有濯枝雨。長途節候最堪思。
遥知南浦傳觴日，正是東湖競渡時。

三

迤邐秋屏攬勝多，旌陽原是舊巖阿。
莫憐丹竈無人問，須記陶缾有客過。南昌許遜爲旌陽令，陶缾遇書室名。

四

紅蘭開盡緑蘭開，我亦從兹去越臺。
君到潯陽倘乘興，可能還泝浙潮來。

雪灘釣叟歌四首

白雪灘頭舊隱淪，雪花深處一垂綸。
蘆中來往人爭識，道是吴江顧茂倫。

二

松陵東下水瀠洄，浪花都作雪花堆。
投將犗子銜舟去，釣得鮦魚似屋來。

三

白荻花開笠澤東，移家住在荻花中。
前身疑是滄江叟，後身疑是紫溪翁。

四

西塞漁人未著書，清灘萬疊雪來初。
松陵原有天隨子，早向吴江學釣魚。

敬製仁孝皇后孝昭皇后輓歌詞十四章有序

康熙辛酉春仲，臣奇齡恭送大行兩皇后梓宫于沙河城東之竇家莊，敬隨諸臣後，迎仗而泣。爰思古者虞殯必有歌詞，近世執紼不止鈴鐸，故濯龍望幸，朱奢進詩，筮龜而行，潘岳作頌。乃以二年如喪之期，加之百辟啣哀之日，沙城舊殯，齊赴陵園，舘閣諸臣，共扶纚紼。邱覯畫雲之蜃輴，頓傷墜露于雌衣。馬頭祕器，宛若神携；鵲尾明旒，凄然目斷。

則愉皇之舞，可以稍遲；引殯之辭，在所不免。雖前人哀體，多用短章；唐世輓詩，率皆五律。顧白傅之輓元相，亦用七言，即江淵之哭宣妃，僅成兩韻。況乎絶句本清商遺調，按之可爲歌；曼聲傳《薤露》新吟，聞者易以感。因不辭鄙陋，爰爲此詞。世有知音，或無貽誚。

金幢畫翣導龍輀，挽紼爭傳虞殯歌。雙輦一時歸玉隧，千官齊送在沙河。

二

帷宮曉度慢吹簫，鹵簿開時宮仗遥。京兆寢園須有護，君王且輟未央朝。時上親護殯至山陵。

三

紅椿矗處纜墻低，筥藻筐蘋薦御妻。蜃輅未離沙澗外，雲旌已過竇莊西。

四

古堞徐開殯殿尊，容衣先已駕輬轀。當時玉燕藏幽篋，此日金蠶繞羨門。初兩梓宮俱殯沙河。

五

幡幡旒旐夾朱徽，疑是英皇並狩歸。天半曉霞明象物，車前清露濕靈衣。

六

石竇曾通明月彎，潞亭東去舊橋山。
六飛排作三屯衛，五校行來幾換班。

七

羽葆千重映霧明，駕將雙鶴負銘旌。
太常不用吹茄去，仗馬交啣祕器行。

八

親王命婦各班排，纔見龍輴便舉哀。
不信敷天愁思切，試聽動地哭聲來。

九

璇宮節儉本天然，生貸貧人脂澤田。
幾日六騩臨御處，尚拋蕢路紙黄錢。

十

獨孤卜宅建陵園，遺命因山葬長孫。
兩后後先真聖善，皇情痛悼有何言。

十一

彤管徽章定母儀，並誇婺德共嫘師。
縱饒左氏爲哀曲，猶少揚雲作誄詞。

十二

遵化陵園輦路通，先皇曾此葬遺弓。
移旃不憚宮車遠，長恐昭丘在望中。

十三

雉尾高搴逐纖廻，白雲千里障瑤臺。
羽霓歸去原無跡，惟有山前青鳥來。

十四

法駕東行過玉田，清塵除道百神聯。
哀歌恐助皇情惻，不把銅鈴引殯前。

祝母詞爲羅氏兄弟作

芙蓉花發射陽湖，日景南廻歲未徂。
何事綵雲留不去，秖因庭樹有三珠。

二

莫道庭闈樂事非，羅含兄弟世應稀。
襄陽耆舊知多少，共採荷花贈舞衣。

歲暮入史館書感用家太史韻

日從東觀討遺編，坐弄鉛黃度歲年。
自笑中郎生子晚，縱修漢史有誰傳。

二

千門爆竹歲將除，尚跨三花進石渠。
中夜草成群盜傳，教人泪濕一牀書。時闖題中有盜賊傳，故云。

何使君畫軸

天際芙蓉有路通，梅花莊上鉢池東。
使君曾守東揚郡，身在千巖萬壑中。

花燭詞爲馮公子協一作

相國堂前花燭開，趨庭洗馬洞仙才。
移將海上連枝木，琢作人間合巹栝。

二

深房畫柱夾金杠，時有霧雲覆綺牕。
枕上芙蓉梁上燕，怪他事事總成雙。

三

親迎北府控驂驔，何事炎風理鏡函。
只爲榴花能結子，愛將萱草種宜男。

四

結就紅絲暗裏牽，華燈慢把百枝燃。
但懸甲舍新裁帳，好撒開元舊賜錢。

二

太常策奏本無期，司馬門間召試遲。
誰使公孫留北闕，偏教轅固返東淄。

三

西風吹柳御河黃，出宿街南光宅坊。
思煞故園殘暑後，荷花初放賀家莊。

四

曉日横門設錦茵，繞朝此際贈鞭新。
中書門下停車久，曾薦徐寧第一人。益都夫子拆卷時，特執卷薦之御前。

五

試着單衫別樣紅，鄉音遮莫學吳儂。
麻姑衣繡西施屧，家在蘇州鹿埭東。新夫人爲崑山徐宮坊女。

六

孔雀筵開汎客卮，日長猶恐促粧遲。
誰知綵筆題奩處，只在銀屏卻扇時。

送徐仲山南歸

當時郡國舉才賢，獨詣公車思黯然。
記得秋潮初漲後，與君相遇大河邊。

五

周官湖口舊漁磯，回首江皐事事非。
欲送故人歸里閈，頓令清泪滿朝衣。

六

九門地震尚諠闐，何事還登惜别筵。
能用士如王吉輩，不教人憶漢宣年。

七

雙梟北嚮一南翔，悔見溪雲出岫長。
寄語君家女都講，莫將新句貯金箱。謂及門昭華也。

和王侍讀索梅庚畫片原韻

擬作蓬山萬里游，小牕松竹繪清秋。
不知塵世餘多少，此地能安十二樓。

龔節孫以種橘圖小影索題二首

金衣素袖曉烟籠，家在荆溪水榭東。
不道長安舊圖畫，雙顔猶帶洞庭紅。

二

朱盤橘柚剖霜天，但對斯圖意惘然。
幾見蓬萊移種去，誤傳天寶十年前。

答和陸大嘉淑見貽原韻

憐君垂老客燕齊，落日重逢禁苑西。何處相期最相信，錢塘江上伺潮雞。

二

曾共登樓眺碧空，平泉佳興有誰同。可憐閣下千株杏，留得溪南一樹紅。

三

銀箏促促慢教撾，萬仞黃埃起暮愁。舊日酒徒今散盡，燕姬雖好不須留。

題劉生抱琴圖

伯倫意氣道真才，手把枯苕埽綠苔。此際長安好風日，肯攜雷氏斲桐來。

二

誰倩長康寫令顏，深林日夕自來還。當前無限滄州興，只在高山流水間。

同年丘檢討予養歸里

一紙黃封出九重，聖人教孝每優容。只因膝上需文度，故遣雲間返士龍。檢討爲學士南齋難弟。

二

刺史堂高覆白雲，其尊人曾爲刺史。河流千里接淮瀆。羨君衣上三花錦，散作庭前五色文。

三

金書百軸裹彤幨，載去猶存修史銜。借問錦堂樺燭裏，夜來半臂有誰添。

四

榆火初傳百子池，橫門幾兩送丘遲。最憐朝罷貽鞭日，正是清明折柳時。

送友人歸苕溪

京洛相期願已違，前溪猶認舊柴扉。只憐通潞亭邊柳，無數長條挽客衣。

二

平津東閣住多年，歸汎菱湖雨後船。回首故人烟障裏，還騎羸馬薊門邊。

上巳同王二光禄修禊即事

細雨新吹九陌塵，桃花又放曲江春。同來柳市傳觴客，仍是蘭亭修禊人。

二

駿馬郊原籠碧絲，紅竿挑餤踏花時。
如何兩度芳林宴，不作王融上巳詩。

清明二首

百兩騾車輾翠鈿，單衣試着便門前。
秪因漢苑先傳火，宫柳千株總帶烟。

二

新裁寶幙障平蕪，折得楊枝插鬓無。
此日故園風雨後，畫船開滿賀家湖。

題顧眉生校書畫蘭册子

眉生，曲中伎，有名，後爲龔尚書妾，名横波夫人。

莫愁湖畔緑雲鬟，手碾香螺畫遠山。
擷得洞庭花數本，好留青影在人間。

二

一幅生綃金錯裁，幽蘭寫出仲姬才。
兒家自有千花譜，不藉黄荃粉本來。眉生自註：倣壁間馬湘蘭筆。

三

九畹叢生淺碧紋，畫來香氣尚氤氲。
只愁幾片蘭蘇帶，難繫三條杏子裙。蘭蘇，帶

名。樂府：何用結歡忺，三條杏子裙。

殉書詩書陳媛傳後有序

陳媛，沈計掾妻，工佐餕，以堇萱飴蜜得尊章懽。年二十三死，死時囑取生平所誦書殉塚中。嗟乎，是可傳已。因拈殉書詩得四首書之云爾。

荊桃花下駐塗車，莫向空箱揀曲裾。窄窄銅棺纔數尺，尚留一半葬殘書。

二

誰道泉臺冷翠鈿，銀牀猶是抱書眠。卻慚入塞文姬老，空記遺文四十篇。

三

秋風團扇裂齊紈，落葉虛疑響珮環。賦得盤中人不識，欲留四角與誰看。

四

白玉深深箸地埋，紅綿粉漬畫螺灰。只愁繡字侵衣處，化作金蠶出墓來。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又名甡稿

七言絶句七

題及門金公子看劍圖二首

淮西風雪苦流連，篋裏還留寶劍篇。
今日龍阿看出匣，教人長憶十年前。

二

神清洗馬耀霜提，束髮從游愧放麑。
竹裏琴書猶在眼，不須重聽汝南雞。

題犖絹看竹圖

長向吴中擬卜隣，王家樓子竹溪濱。
練裙葛帶尋常見，錯認平原是繡人。

重簡講官引見即事

君王便殿早傳宣，重簡詞臣入講筵。
黄帕覆牀纔咫尺，親呼姓氏至尊前。

二

曉禁彤雲捧日晴，詞臣幾度選承明。
柳邊歸院千門静，聽得宫鴉三兩聲。

寄懷錢太史同年

五年視草對朱扉，墨汁看翻緑袷衣。一自東廳人去後，海山屏下到來稀。

二

新披初服總同鄉，謂尤、沈二太史也。秋到江南橘柚黄。詘指武丘西去路，相逢應笑酒壚傍。

三

上苑秋高曉籞開，洞庭白鶴好飛迴。至和未就新唐史，尚待歐陽撰志來。

贈趙司馬初度時正月十日將赴任長沙

銀幡賜罷甫成旬，又見雕弧結彩新。暫借春盤當壽酒，錦筵雙插縷金人。

二

蒼龍乍轉照星沙，壽酒闌時已及瓜。爲待潭州司馬至，秦人三洞早開花。

依韻答隣友聽曼殊吹簫絶句二首

新安江水傍烏聊，春去楊花滿地飄。縱使秦臺堪弄笛，難忘吴市是吹簫。

二

國士新書慢射聊，杏園纔見酒旗飄。
李暮不到人間久，誰使宮墻度玉簫。

題姜實節歲寒圖

雪裏尋君續舊歡，金昌亭下重盤桓。
相看多少蕭條意，恰好題來是歲寒。

二

朔風吹雪滿姑蘇，濁酒傾來不用沽。
松竹院過梅樹下，與君同入歲寒圖。

劉大廷俊客死湖北同人哭于夕照寺有詩和姜二承烈原韻

玉河秋水下高梁，南望荆門道路長。
不見童鴻還闕下，尚疑劉尹在丹陽。

二

大隄南去慢徘徊，招得巫陽且蹔回。
縱到燕臺非故國，[1]欲于何處望歸來。

三

一世才名擅越東，休將時數問窮通。

[1] 此句四庫本作「江漢湯湯流日夜」。

醉來但説狂時酒，醒後何曾識次公。

四

修文天上誦彌羅，古寺翻經柰梵何。
痛殺西華方衣葛，夕陽亭下一相過。

三山驛送友之汀州

同向三山理客裝，海舸先到柘湖傍。
楓亭荔子長汀酒，一樣傾來不共嘗。

奉和裕親王絶句六首即用原韻

苦熱

紅日歊歊麗碧空，宮槐蟬噪夕陽中。
楚王自有蘭臺樂，猶使廷臣賦大風。

得雨

雷車初度雨初傾，十日三時自有程。
此際一聞甘澤下，何人不愜望雲情。

晝寢

九疊屏風敞殿安，桃笙卧去水晶寒。
卷衣侍女遥相待，尚作前宵月下看。

秋聲

西苑纔廻少女風，便聽寒鳥叫雌雄。
夜來奏盡清商曲，只在宮前幾樹中。

秋夜雨

空堦滴瀝暗心驚，夢去猶聞決霤鳴。
總是銅池懸左掖，卻疑銀箭下西清。

射獵

平原草色帶霜威，出塞將軍號射飛。
風裏直驅沙磧盡，夜深方向灞陵歸。

楊青五十初度 元月初四日

憶昔閒堂對簡編，子雲才藻正翩翩。
不疑學盡相如賦，尚守玄亭五十年。

二

裁度三朝賀玉墀，故園東望一相思。
遥知畫矢祈年日，正是銀幡祝歲時。

題王武爲吴山人畫 武爲文恪公裔，其畫意即山人詩也。

但言李益詩堪畫，不道王維畫有詩。
一幅生綃題不盡，粉團芍藥與黄鸝。

二

金閶邂逅朔風天，不見吴生已十年。
卻喜畫圖相對處，草堂三月暮春前。

弔姜貞毅詩 有序

萊陽姜給諫埰以劾權相得罪，杖戍宣州衛，未至戍所而國破，遂寄吳市。逮死，屬其子移棺葬宣州。四方觀者各投詩弔之。予最後至，亦成五首，并詒其子安節、實節。貞毅者，學者所易名也。

曾披閶闔扣天關，垂死孤臣未賜環。
遺命一棺何處葬，宣州城外敬亭山。

二

叢叢馬鬣覆柴青，壠上荒碑未勒銘。
大鳥欲來雲乍起，昭亭何似夕陽亭。

三

唱盡門生薤上歌，道傍虞殯已無多。
殿廷若個能攀檻，圖畫依然是荷戈。公像有荷戈圖。

四

吳關不傍要離塚，南鄭難爲太尉墳。
回首故鄉歸未得，可憐曾戍水西軍。

五

長窺封事泪如流，千里生芻愧未投。
欲向江南訊遺跡，德公兄弟在徐州。謂兩嗣公也。

遂安方大明府有舊琴失而復得紀之以詩

焦桐本是道山材，彈向霜風聲最哀。
一自前溪相失後，是誰相伴幾年來。

二

響泉亡後斷冰絲，何幸重彈淥水詞。
猶是山牕初睡起，東墻紅照夕陽時。

予詩謬爲商景徽閨秀所誦題詩過情因用其原韻自謝兼以志謝其外人徐二咸清吾好友得貽與之

複壁藏書二十秋，空箱蠹盡有誰收。
那知長史南遷後，猶有昭容上綵樓。

二

幾斛青螺傍鏡臺，題成麗句百花開。
生平何幸交徐悱，得藉三娘藻鑑才。

附原詩

芙蓉露下小池秋，金鴨烟消宿雨收。
讀罷毛甡瀨上曲，都梁艾蒳滿粧樓。

綵筆翩翩傍玉臺，頻將繡帙向風開。
可憐杜甫驚人句，不數陳留曠世才。

和徐昭華讀瀨中集原韻有感

秋霜如雪裹冰蠶，石闕高時口重含。
不道美人居洛水，能憐才子在昭潭。

二

欲唱廻波未有詞，鹽車無復騁雞斯。若非道藴真才女，若個能吟中散詩。

附原詩

臙脂花落覆紅蠶，獸頸初垂火自含。坐對西河才子句，渾如秋月照澄潭。

少小曾吟白日詞，蘆中人去竟如斯。溧陽浣女空相殉，悔不先吟瀨上詩。

題畫爲壽

仙山萬仞接樓臺，溪口遥從草閣廻。因祝西池王母壽，銅缾盡貯紫芝來。

書王編修母朱太君旌節録後

京陵有子母爲師，丙夜猶爇白玉脂。傳得一經長自嘆，只因中有柏舟詩。

二

東堂禄養度居諸，鎮向蓬池鱠鯉魚。棹楔在門旌未已，聖恩方錫紫泥書。

過任丘清水湖作

棗林莊前清水湖，滿湖菱藕并菰蘆。馬頭錯問任丘客，誰賣松陵秋汎圖。

二

湖水漣漣清且深，長堤十里跨湖心。
行看堤上招商女，但唱幽州馬客吟。

三

碧柳千株傍水栽，紅橋萬柱逐堤開。
祇應人在江南見，那道車從趙北來。

王進士新婚詩

瑇瑁堂前雙燕飛，王郎初向曲江歸。
携將舊賜三宮錦，翦作新娘百子衣。

二

試佩開元賜宴錢，故邀夫婿看匀綿。
但知藕葉生江上，不道蓮花在鏡邊。

徐昭華乞試命題畫蝶喜賦二首

四十年來老自驚，新收門下女康成。
不知書面縑花好，試看階前帶草生。

二

深堂樺燭照卿卮，隔幔吟成畫蝶詩。
不是小鬟頻乞試，那知閨閣有陳思。

秋杪重送秦太史假還山陰

共入東堂已七年，碧山南望意悠然。羡君兩度還鄉井，不藉青龍寺後船。

二

秋花初發約同歸，何事君先秋雁飛。一曲鑑湖能乞與，明年相待浣春衣。

和憶鶴詩

長因賣賦結秋蛇，右臂支離類凍茄。何似藹園仙驥好，只將雙爪畫圓沙。時予病臂故云。藹園，葉氏園名。

陪諸公集宛平相公園林十二首 有序

時當二皞，候届三商。開平津東閣之門，招鄴下南皮之客。聖主重元臣，親題光德，時上親題「席寵堂」三字扁額，手書以賜。詞人依上宰侍宴芳林。集賢里北，車過裴相家園；細柳營南，席設岐公別業。藉片時之請沐，許延景以賦詩。潘生陪梓澤，不廢廻谿峻坂之詞；公幹在西園，每慙菡萏芙蓉之句。因成短什，便紀良游。

山莊請沐駐驂驔，曲徑通街出巷南。纔到射堂門啓處，門紗映出一山藍。

二

青溪百折洑流低，不見桃花路已迷。

欲向巖前尋舊跡，漁舟尚在洞門西。

三

赤欄斜度暗杉關，樹底吹笙鶴自還。
行過摘星嵓畔望，紅亭高出碧雲間。

四

丘壑新題集慶餘，剛逢宸翰賜來初。
不懸宮左游巖榜，爲有元和石鼓書。唐元和間，賜李寬石鼓書院扁額，非韓愈石鼓詩也。

五

潞公水曲一陂穿，華子岡從百谷連。
丹竈曉移修竹裏，繩牀晝設石壇邊。

六

小雨初過景倍清，山堂設饌午烟晴。
緑腰唱罷彈俱歇，滿耳惟聞流水聲。

七

行厨斮桂煮雕胡，渌酒清漿瀉玉壺。
粉黍細摶粱父雪，金虀雜剪碧沙蒲。

八

草花續樹晚猶生，石棧連雲斷復行。
怪道午橋光景別，一花一石手經營。

九

平門近市亘修廊，西北高樓傍粉墻。
桂檻下臨光德里，柳絲低拂永豐坊。

十

尺五城南逼斗魁，丹霞麗日晃樓臺。
翠華若幸汾陰返，定遣山莊圖畫來。

十一

前林赤槿後烏椑，漲漲流泉繞北陂。
記得籃輿曾養志，潘生西宅賦詩時。相公先人文貞公曾頤養于此，舊名怡園。

十二

石上窪樽就飲頻，座中綺里髮如銀。
十年未得還商洛，願作留侯門下人。

青未閣十景之二和徐昭華作

郭外春山

城邊高閣起嵯峨，城外春山列翠多。
只爲倚牕描不盡，尚留一半在青螺。

城頭夕照

百尺珠簾捲落暉，畫欄初換晚粧衣。
如何城畔丹鴉色，偏照樓頭青鵲飛。

閶門舟集別施使君閏章有感

當時惜別使君江，清泪雙流滿玉缸。
今日金閶重話舊，夜深紅燭照船牕。

二

閶門夜汎酒盈巵，後會兵戈未可期。
何處流連心最苦，虎丘山下泊船時。

尹坪以琴譜并詩寄予依韻賦答時小妻曼殊將亡

十五年前汝水濱，爲彈清角每相親。
一從君作蘇門客，頓使身慚柳下人。

二

正向朱絃哭素心，感君遺我舊徽音。
如何遠道將離曲，雜作商陵別鵠吟。

過姚江俞石眉宅

東行不逐海濤魚，爲覓雙鈎一駐車。
記取龍泉山後路，秋花猶覆子雲居。

題閩縣溪麋老人偕隱卷子

誰謂藍田好避秦，鹿門猶有未棲身。
何如負甑仙山下，夫婦同爲採藥人。

二

黍臼開從紙器排，相携一上釣龍臺。
十年虛逐東方隱，我欲從君汎海來。

題佟二公子記年圖公子善書畫并詩是圖把筆伸紙踟躕未下

鄭虔三絶有誰猜，一幅籐箋帶笑開。
未蘸墨潭先問取，是書是畫是詩來。

二

蕭蕭梧竹映清姿，畫裏逢君最可思。
彷彿舊年湖舫醉，孤山亭上畫梅時。

孟生南歸

四月輕裝出帝都，秋來我亦乞官湖。
到家若遇茱萸節，同向山陰訪柳姑。

二

天安門外上書遲，頓折宮墻碧柳枝。
北闕敝廬休詠去，篋中應載孟亭詩。

碧山庵

團標八尺掛長幃，雨後斜翻松頂暉。
山半沙門持鉢下，碧天片片落僧衣。

病臂辭試讀棠村先生新詩呈簡

禁城花柳日芊眠，左臂書空思黯然。
挾得棠村詩一卷，不須更詠鹿門篇。

二

肘上生楊欲覆身，春衣換去只懸鶉。
諸生薦達雖無分，猶是司徒門下人。

陳迦陵妓席予不得與因索題扇賦此時予以病臂赴部辭試用簡棠村夫子詩人字

右手從來慣詘伸，翻因賦洛坼如龜。
從今幸免娥媌妒，何必低頭見美人。

題徐髯畫像髯字祐植

枓木長蘿掛紫絲，溪山深處坐題詩。
試看石上含毫處，何似參軍入幕時。

二

挹水烹泉蘸澗芼，掀髯抵石踞來高。
不知相對滄洲客，頰上于今添幾毫。

丁澎採芝圖

葯園先生冠幘冠，深林負杖斸芝還。
祇因相見還相憶，手把斯圖看復看。

二

獨向深林採玉芝，林端駐杖有何思。須知屬國南還日，猶是顛毛未白時。葯園從塞外歸，故云。

集侯官莊明府園居即事

數畝閒園迴絶塵，丹花碧樹蔭通隣。最憐薛老峰邊石，偏對蒙莊座上人。烏石山上有薛老峯，正當園南面。

二

雞臄黿灸酒如澠，幾局棋枰傍晚霞。啼鳥不知山客去，雨餘猶坐刺桐花。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名甡稿

七言絶句八

懷友

雪滿空山夜未分，燈花初落酒微醺。
不知良友何時別，野寺鐘殘一夢君。

陪益都夫子長椿寺觀劇奉和原韻

春色融融起化城，楝花風發坐來清。
當軒一奏開元曲，滿院如聞上苑鶯。

二

香臺深處敞朱筵，梵唄時傳兆率天。
花外莫驚歌吹發，謝公舊墅近東田。

三

沐日追游古道場，宜春妙伎進多方。
慈恩原有金錢會，錯認新聲奏太常。

東朝房閱廷試卷

左闕門通曉禁春，晴牕日上水流銀。
桂林多少名材在，誰是東堂第一人。

二

芸臺應召共鳴珂，聖主臨軒肆網羅。爭道目中無五色，掖門花發彩雲多。

奉和李使君行衛即景十詠原韻

重重春色鎖長橋，萬柳參差覆石壕。欲上隋堤南去遠，教人空憶廣陵濤。

右衛河傍柳堤

汶水遙從天際迴，商船半向夕陽開。長帆一帶秋光裏，甯母亭邊片片來。

右汶上帆來

風迎翠蓋碧亭亭，響滴荷珠靜夜聽。恰是梅崖讀書處，藕花香畔誦金經。書院與古寺相接。梅崖，使君字。

右書院荷花

拏攫霜天龍虎姿，林間石闕未啣碑。儘教釋氏經行後，猶似宣尼手植時。

右南林檜

晚風吹雨送江舟，傍渚斜臨百尺樓。過客莫歌囉嗊去，有人望遠在樓頭。

右津樓

瓠子長流散澤陂，朝來顧免眼迷離。誰言東郡驅車日，不是南樓理詠時。

右曉月陂

竇地紆回水一方，白沙紅樹兩茫茫。

岸傍一座金輪塔，長帶鐘聲伴夕陽。

右塔岸鐘聲

鳥散空林静遠鐘，雞聲茅屋曉烟封。
遥看天半瓊花發，知是高唐第幾峰。

右平岡望積雪

荒原凸凸似龍堆，薄暮携筇去復來。
自昔坐看雲物後，寒葭吹出萬重灰。

右灰山

纔過東村日欲斜，停車到處問桃花。
看來紅廟支竿處，便是黄公賣酒家。

右東村酒帘

吴冠五自上黨還重赴渭南

雪夜宫鶯啼滿枝，平臺水色緑差差。
比來不作横汾賦，只爲新看上黨詩。

二

上黨詩成天下驚，春風重送渭南行。
王孫無限天涯路，愁見車前細草生。

題金十四娘畫像

柳絲垂處綰成縧，緑汁還堪染布袍。
欲識胸中羅八斗，何難頬上畫三毛。

二

京洛重違已十年，披圖相對笑依然。
園花開盡東風裏，猶把殘書坐石邊。

數過任黄門邸舍看菊留三絶句志感

秋到園林歇衆芳，罇前相對一霑裳。
老來自信無顔色，誰道秋花晚更黄。

二

紅白高低一色栽，闌干上下幾層排。
屢從西掖看花去，可似東籬載酒來。

三

三過閒堂倒玉巵，團團不落使人思。
秋風幾度催霜盡，猶自低頭戀故枝。

題沈客子春山絲竹圖記年

坐擁西園絶代姿，風前吹竹又彈絲。
縱教瘦盡休文面，尚似東山年少時。

二

爲聽吴興舊妓童，身披鶴氅坐當中。
宛然人在天台路，萬朶桃花夾面紅。

同舘茆君以母訃奔宣城

仙姥新遺七誡篇，芸臺有子泣花甎。
祇憐化鶴無由到，難奠生芻在墓前。

二

翩翩丹旐引雙鬟，愁見皐魚江上還。
欲望故鄉何處是，白雲飛滿敬亭山。

奉題張學士賜金園圖 有序

康熙二十年，張圃翁學士請假歸龍眠，以上所賜金割其半買園，搆四軒其中，名賜金園，同邑姚耕壺繪圖傳之。越三年，上召學士仍入供奉，暇日出圖，索同館爲詩，予賦八首續畫卷後。

買山何用費追尋，洞壑長啣聖澤深。
但得繪成千嶂碧，不須還散二疏金。

二

浮峰東下水灣環，彷彿鷗汀傍鹿關。
當識此中横榻處，有人紗帽坐花間。

三

圖成誤筆點垣衣，賜號逍遥看去非。
日侍禁林還記取，李公崑下好開扉。

四

黄金築室四軒通，不羡編錢馬埒中。
南滸岸移春漲緑，西廊壁掛夕陽紅。

五

還朝無俟乞官湖，遥指東山意自娛。
當日汾陰陪祀去，可曾詔繪草堂圖。

六

芳塘低處着闌干，村女提壺近井榦。
只恐君恩難遍及，故留圖畫與人看。

七

平泉築館莫嫌遲，況值黃金未鑄時。
籬竹已抽前度笋，山花又發隔年枝。

八

前軒竹樹手親栽，嵓畔春風度幾迴。
一自西清重詔入，畫圖一日百回開。

題畫松爲姑蔑使君生日

瀫水東流皂蓋迴，九龍山峻比徂徠。
長松偃蓋垂千尺，疑是東方千騎來。

二

謖謖風生五粒鮮，郡樓開處起朝烟。
他時廊廟搜樑欐，看汝長楷天漢間。

題蔣生畫像册子

青桐花發最高枝，一縷茶烟裊似絲。
中有杜陵三徑客，金雞石上坐題詩。

二

月旦新從入洛還，重携仙驥扣仙關。
竹山芹澗應難覓，何意相逢巖樹間。

爲雲間沈白書賣文字約後

蕭寺兩書當百鎰，長門一賦值千金。
慢誇此日朱提貴，載酒籠鵞何處尋。

任青嵓七十

曲巷蕭條近市廛，白頭遺老尚依然。
尋花曾飲鄉人酒，扶杖相過又十年。

二

裁廻甲子度春風，又見園花歲歲紅。
幾欲移家歸海上，還來避地住墻東。

三

先生七十正懸弧，長對青嵓舊畫圖。
恰似渭陽歸載早，海鼇百尺掛珊瑚。

壽友

巀嵲金門寄此身，翛然吏隱得仙真。何年再與西池會，笑對桃花萬樹春。

二

層巒縹緲度雲璈，玉露遥分碧海濤。日出曉霞紅爛熳，有人闕下獻仙桃。

汪園水亭觀荷同佟二公子靳吉明府張文學于康暨汪傅二進士即席

水亭開處晚荷鮮，水面紅橋似輞川。賀老段師俱在坐，可能還唱想夫蓮。時座末工伎樂者九人，皆老供奉也。「想夫憐」原名「相府蓮」，「憐」、「蓮」字聲之誤。

二

荷花傍檻卷成巵，樹裏殘陽欲墮遲。怪底新歌吟未了，西園公子正裁詩。佟公子詩先成。

送佟公子鍾山赴其尊大人江南行省和靳允安韻

莫厭河亭暑退遲，秋風又掛布帆絲。懸知阮緒寧親日，正是崔從出鎮時。

二

多君作賦本天才，況復船裝書畫回。公

子擅書、畫、詩三絕。此去登臨儻乘興，停船一上妙高臺。

三

但向河橋嘆執袪，深憐一載對門居。回思當日相逢處，尚有孤山道士廬。

四

白門秋到雁初鳴，落日浮雲看上征。應念故人難遽別，雅琴休作雀飛聲。時有鼓琴者在座。

董生杖履圖

縫荷躡葛興翩翩，帝里相逢豈偶然。我欲邀君柳市去，杖頭添掛百文錢。

二

虎頭妙筆費尋思，雜綴衣麻並履絲。別有示人阿堵在，青青兩眼向天時。

關中沈君爲覲親晉安值亂未達遂客死吾越其子扶柩西歸過別挽之以詩

先生家世本秦關，萬里趨庭客未還。一自巫陽招謝後，靈旗長駐會稽山。

二

諸侯博士老平津，曾向天街振履塵。到死難忘甌越路，先人兵備在南閩。

三

遺書萬卷好重編，有子賢名過彦先。
無數道傍虞殯者，爲君時誦露晞篇。

同姜京兆寓繆修撰園吴江徐崧枉過闕候有詩見謝依韻奉答并以代訊

名園晝鏁不曾開，門外輕車碾緑苔。
自失吕安河上去，從無太守雁門來。

二

梅花初發武丘東，兩度尋君古寺中。
聞道談經曾不住，我來何處載郫筒。

沈篤人母陶太君壽

錦帨垂垂罥繡椸，宫袍初試舞來遲。
遥知綺席傳觴候，正是泥金報喜時。

二

朱門旦啓勝朝霞，流水街填畫轂車。
一自春風張錦幔，滿庭開作武陵花。

三

東皇西母鎮逍遥，長見青裙戀翠翹。
只爲金門饒曼倩，當軒一奏白雲謡。

題李木庵太史早朝圖

宮鵲初飛曉禁開，常參班裏幸追陪。
一枝樺燭籠烟近，認是蓬山李嶠來。

二

金華入直早涼時，長探牙筩索口脂。
今日畫圖相眄處，教人頻詠上官詩。

藩伯李公從貴州遷浙于其初度飲次賦呈四首

從違馬帳一趨丹，羅賴朱旗相送難。
何悟紫微環照處，重開行省到臨安。舊以方伯爲中書行省，名紫薇署。公初從杭遷黔，故云。

二

屏藩高啓浙河清，河上應留三過名。
當日驛樓題詠去，到來惟有碧紗明。

三

槐堂相憶嘆華顛，建節龍番又七年。
圖就五湖還有待，鶴飛莫近畫筵前。

四

鈴閤斜臨湖寺東，兔葵長掩壽王宮。
祇因前度劉郎在，尚見桃花雨後紅。時予同門生傅、汪二進士在座。

丁禮部舉子

苕華終喜出藍田，隔巷忻看佳氣連。爲赴菂園湯餅會，桂枝先發巷門邊。

二

莫嫌三美不同期，老蚌生珠尚未遲。不信蟠桃須晚熟，請君一誦播州詩。劉禹錫贈樂天詩有「海中仙子果生遲」句。

東華門遇瞿庵和尚感贈

蓬池萬頃接天開，曾作紅樓大辨才。禁林不見此卻自曇摩歸汎後，謂平陽也。僧來。

二

東華日撲軟紅塵，雪後長思鑑水春。忽對沃洲山下客，恍然身遇故鄉人。

題方山子畫像册頁

十年相憶在江湖，讀盡樵雲百種書。方山所著書名。今日相看同一笑，南高峰下舊精廬。

二

一卷楞伽石上排，日高雲影落香臺。分明一個方山子，畫作維摩入座來。

題張鞠岑吏部年伯採菊圖記年

淮干一别意愮然，十載相思會面慳。何事虎頭纔寫照，便令張緒記當年。

二

先生高卧在東山，乘興東籬採菊還。此日旁求遍天下，有人圖畫入嵓間。

三

東湖九日共題詩，座滿黄花酒滿巵。畫裏不知年歲改，看來猶是醉吟時。

題丁灝秋江獨釣圖

秋風嫋嫋竹竿長，紅蓼花開傍夕陽。一自洞庭垂釣後，至今不復咏滄浪。先生新從南嶽還，故云。

二

七里灘前楓葉紅，桐君江上釣臺空。身爲鄴下文章客，也着羊裘卧澤中。

送黄徵君虞稷喪母還里

黄香辭辟不嫌頻，只爲高堂有老親。誰道徵車二千里，頓亡帷舍百年人。

二

北闕何須再上書，見星前路舍皐魚。
聖朝教孝原無極，忍使泉臺更倚閭。時有謂徵君宜疏辭，故云。

三

寒風梢槭下林柯，此去冰堅好渡河。
痛煞望鄉行哭處，蔣家山下白雲多。

四

生芻一束路漫漫，送子將歸欲別難。
只恨毛生亡母後，依然捧檄在長安。

易亭贈楊筠和董四瑒

楊柳垂垂覆遠汀，楊烏方註太玄經。
相過永日開罇話，能使薰風滿易亭。

二

緣城一徑柳凄迷，柳下談經手重攜。
第弔忠文過茂苑，那知楊賜在關西。忠文係維斗先生私謚，筠其孫也。

平太翁初度載問，次山尊人也。

芝蓋如雲棗似瓜，秋風八月桂爲槎。
原來河上神仙宅，只在懷州刺史家。

二

著書何必向函關，避世墻東也駐顏。不信但看樊仲父，火珠橋下九還丹。先生所居名火珠巷。

三

先生寄興瀫溪邊，暇日長吟東峴篇。八月秋花開似錦，萬層羅綺滿前川。

四

近見耆英在鑑湖，閒來挾瑟且提壺。庭前自有三珠樹，座上寧無九老圖。

高士母壽

莫問三山與十洲，長離應向碧梧留。海門紫氣橫千尺，中有君家文選樓。士選文行世。

二

清防華燭接明星，七誡由來抵一經。莫怪高堂將八十，達夫五十早知名。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齊于又字于稿

排律

即長律。又名聲律。唐取士用此體，祇六韻耳。一

西河自抄稿名《空居日抄》，蓋取《長卿傳》「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也。出游後家人又毀之，它人有存者則匿之矣。故已刻、未刻多未合，且有爲人更篡移易者。惟七律、排律二卷不甚缺畧，但别稿舊有《靈隱寺》詩，有《春雪》詩，皆膾炙人口，今又不存，則遺落可知也。

排律爲五古沿變，晉宋以來排體之漸也。五古拗之排，排體調之古耳。然則排以六朝初唐爲歸，可多韻耶？此《鴻路堂》論詩語。

近體聲律盡于對偶，不能爲排，則諸體可知矣。特初唐無多韻，自試體六韻始，至多二十韻耳。少陵增韻，且多徑露之色，他惟白傅頗充容，餘不逮矣。西河增韻、減韻皆風華流軼，洋洋自得。嘗曰：排體難精，融唐人試體，最不易到，以此爲思，則多寡輕重瞭然耳。

西河論詩嘗曰：詩必能盡其才爲妙。能盡其才，則歷情盡理，如登高臨深，難猝竟矣。古來能盡其才者三人，梁簡文、杜甫、白居易而已，李白匆與焉。李雖如神虬獨行，超然眇儔，然能語大不能語細，亦知能之憾也。予擬論註簡文、子美、香山三家詩，而時與會蹇，竟不暇逮，悲夫！將以俟後之知予言者。又曰：簡文篇法不高，長慶七律、五古真調卑格陋，然就其佳處讀之，幽微驚詫，光怪萬端，非發物理之秘，開人情之精，何以有此。世必襲宫體爲簡文，倣打油爲樂天，傖父也。舊評曰：大可律詩如金市驊騮，風輝滿前。

金谷園花發懷古得春字

梓澤迴朝日，花林發上春。誰爲臨潤

客，思殺墮樓人。長阪迷紅藥，連珠散綠蘋。霜條捎幔錦，露蘂落車茵。讌飲追王詡，風流想季倫。繁華餘艷影，顧盼最傷神。

送龔舍人歸湖覲省

朝雨灑行車，春江送伯魚。斑衣看外著，銀詔自中書。勝里方廻轍，高堂正倚閭。帔分清禁出，羹上太官餘。湖橘將花發，湘蘭帶露舒。黄香江夏士，孝行有誰如。

寒食夜集施公就亭分得湖字同陳二上善高四詠徐大崇倫麻二乾齡諸子

高讌同金谷，清宵啓玉壺。錫盤存令節，榆火散平蕪。對酒傷春暮，裁詩及夜徂。賓閒交履舄，宦達似江湖。磬筦沉官閣，鞦韆記客途。梨花留醉看，莫聽樹頭烏。

賦得秋日懸清光換韻

何堂曰：換韻非題中韻也。他倣此。

帝顥司秋肅，陽烏啓曙新。三竿懸有象，萬里浄無塵。炤壁融丹粉，流波蕩水銀。孤光廻暑氣，涼影動蕭晨。但得清時馭，金天一轉輪。

大將軍西伐詩

萬里絶塵埃，將軍天上來。聲名驚外域，節鉞授中台。司閫三軍命，分符七校

才。熊旗收勑勒，猿臂射輪臺。日暗刀如雪，沙空鼓似雷。巡山宵擊斗，度隴晝銜枚。戰急前軍集，行遲後命催。霜高兵氣肅，風落陣雲開。紫塞秦城遠，黃河漢使廻。西征看略馬，定爲取龍媒。

顧茂倫評曰：結撰超卓，排摭精融，行跌蕩于密麗之中。凡意境氣調，深淺開闔，無不從容入妙。此等詩謂非沈宋不可也。又曰：西河排律，篇篇精警，真絕人之事。

宿東明寺十二韻

寶地棲靈異，香臺枕翠微。龍銜秋雨過，客共暮雲歸。一鉢留殘篆，雙松曳落暉。蓮開太子座，草長遠公扉。秋老蟲争響，烟寒鳥自飛。堦前翻貝葉，樹裏掛僧衣。寺古鐘鳴早，林深人到稀。榻懸新莞簟，燈暗舊紗圍。鐵杵時誰舉，金裝夜有輝。尋真思未冥，入道志多違。潮湧來仙梵，霜空得妙機。可憐漂泊久，暫此一皈依。

梁園感懷

才子蕭條甚，乘春游大梁。草青連日暮，不見舊賢王。荒甸傾朱榭，長陂秀緑楊。天寒剛灑雪，人去幾經霜。上舘開樽冷，平臺射兔涼。諧文跨漆吏，雅賦待鄒陽。汴水開河淺，鄢陵去路長。曜華宮首望，何處不蒼茫。

寄大聲徽之桐音南士大敬憲臣代書

避地家千里，懷人思百端。鄉關春邈

邈，郡閣夜漫漫。馬走時依棧，鴻飛敢漸磐。貧交投趙勝，曼語報任安。卻載辭秦使，操兵謝漢官。舟車窮兩越，書信斷三韓。謂塞外諸君。旅婦縫衣綻，江漁解劍寒。東亭悲聚散，北斗望闌干。海濶從垂釣，河清好伐檀。授詞當尺素，反覆道加餐。

吴宫教美人戰試體旅悶效作

名將觀兵略，賢王試女戎。陰符先閫内，秘計定宫中。金甲擐衣紫，瑚旗捲汗紅。攢眉羞畫戟，錯步笑彎弓。魚貫看難列，梟刑豈待終。軍前娘子隊，端賴霸圖雄。

夜到真州

旅泊驚銷夏，江行入早秋。涼風吹甓社，夜月上真州。露白沙俱浄，潮來水自流。燈檣圍翟賈，酒市記秦郵。瓜蔓横江步，礬花映石頭。女郎歸浣浦，太子去書樓。野鵲棲前渡，飛龍過此洲。只憐亡楚客，吹笛尚悠悠。

登汴城即事

不作名王客，徒深公子情。烟花三月暮，一上大梁城。舊苑樽盤合，繁臺歌吹縈。春隄紛繫馬，午樹敞啼鶯。世鮮捐虞相，時無救趙兵。賓師淹孟子，關吏困侯生。亭戍層烟晚，河沙壅地平。九門新浩蕩，四術故縱横。士女看都雅，金錢在市贏。繁華追往事，重與説東京。

謁嵩嶽

太室開天表，崇丘奠土中。主名高四域，受秩比三公。日月環區宅，陰陽割渾濛。歌崧揚峻極，望祀體昭融。華蓋標方嶺，金壺啓上宮。翕河承漢禪，卜洛載周工。別觀翔修鶴，層城倚大熊。藏書憑玉女，過澗遇青童。洞閉能圍雪，梯長恍御風。群山咸拱嶽，萬歲自呼嵩。槐弟封堯爵，菖羊採少翁。浮丘閒駕羽，子晉妙吹篇。石酒龍精白，嵓花鳳首紅。烟霏春渺渺，水滴午淙淙。虛壑涵深鑛，空梁拔斷虹。天闕應再闢，帝座儼相通。險塞分河內，靈祇屈岱東。神京懷舊服，終古賴攸同。

廬山

嶠崪東嵓勝，蒼茫南斗間。倒傾彭蠡浪，雄出豫章山。駭谷驚難度，奇峰秀莫攀。星光流電閣，日影上天關。石鏡懸孤照，屏風疊九鐶。蓮花開社白，杏子墜林殷。雁陣迷遥渚，鵬垂暗大寰。分流遮七澤，越嶺控諸蠻。雙闕游來迴，三宮望去閒。陶潛真遯客，匡氏本仙班。赤豹司金鎖，青猿獻玉環。危梁跨兀兀，飛瀑下潺潺。刹轉金輪扇，巒封錦石斑。清飈廻一氣，散岫簇雙鬟。吴楚區分大，乾坤到處艱。幽棲能託跡，應見白雲還。

甜華嚴寺後院

既入三摩地，還尋不二禪。長林分化域，高閣會諸天。橘壠成香徑，松門倚翠田。龜趺留篆小，龍女抱花妍。紅網穿殘日，黃金布昔年。臺端翻覺藏，湖外恍迷川。龕石瘞唐祖，廬峰景晉賢。無心常擊磬，得語自忘筌。衣敝猶懷寶，盤空不施錢。開垣看綠樹，赤地長紅蓮。南郡饒新剎，西林續舊緣。晚鐘相繼起，歸路夕陽邊。

蕺山寺

東晉千秋宅，吾嘗思右軍。南朝四百寺，汝以奉龍君。灑墨飛花雨，清談起佛雲。名門成雁塔，道士戀鵞群。白社前賢散，烏衣隔巷曛。此山嘗採蕺，歌苦不堪聞。

黃剡知評曰：對起駘宕甚，只十二句已備極風流之致。

南鎮

古鎮封東越，名山表會稽。周官頒令冊，夏禹錫元圭。丹殿憑嵓迴，紅墻入路低。天關懸畫額，地勢控雕題。代遠圖書杳，雲深竹箭迷。春還尋秘蹟，長望草萋萋。

黃甫及鴻臚書院前竹

修竹映虛堂，菁葱入座涼。筍多緣砌

隙，枝曲避檐長。日影移紅幔，風梢出畫墻。連苞如洗露，剥粉類彫霜。近榻繙書静，穿林度酒香。徵歌宜夜色，高嘯動秋光。葉密藏鳩雀，花開待鳳凰。由來江夏郡，清絶勝瀟湘。

憲臣招飲曙寅園萬李樹下

萬李白皚皚，雙樽啓白醅。地從瑶海入，人似雪園來。樹密盤根遠，花繁帶蘂開。彌天遮作幔，點地便成堆。綺勝隋堤絮，光浮庾嶺梅。霧深剛五里，風舞必千廻。過鶴憎裙黑，拖鷴愧色灰。坐迷雲母槅，持晃水晶桮。觸席傾烟粉，沾茵襯土苔。日明斜欲炫，暮色緩堪猜。衣晚添綿著，賓稀待月陪。香隨銀甕倒，影共玉山頹。漢將緣蹊集，王公棄道栽。華林能夜宴，應見謫仙才。

紀使君生日

良牧驅熊旆，仙郎授虎符。襜帷褰上郡，竹馬候當塗。星曆廻珠斗，春冰飲鑑湖。百城尊巨守，八邑啓鴻圖。假節平戎莽，揮錢減榷酤。❶豐年饒比屋，佳日洗行厨。介壽豳公酒，傳籌玉女壺。庭鸞翔獸檻，車鳳綴魚珠。家擅千秋雋，仙留九節蒲。攜將生甫誦，聊用當歌呼。

贈何仍炎舉秀才入軍

玉靶角弓弦，終童正妙年。一人安用

❶「酤」，原作「酟」，據四庫本改。

敵，萬里竟争先。投筆驅戎莽，披圖識陣田。風號雙躍劍，雲滿五花韉。用世書生貴，趨庭孺子賢。茂才因國舉，燦曰：《晉書》逸少國舉。驃騎是家傳。朝氣能懷組，秋期早着鞭。蓮花開處舞，楊葉望中穿。秀士思稽穆，從軍憶仲宣。他時隨定遠，擕我記燕然。

二

少年懷大志，慷慨事横行。弱冠羞垂帶，乘時願請纓。鳳雛分片羽，驥子起長鳴。納履聞三畧，傳經諳五兵。張良如好女，杜預本諸生。淬劍流波動，彎弧睡石驚。樽前飛疋練，花下解重英。矍相曾觀射，輪臺早勒名。贈鞭豪士氣，貽珮故人情。率土非忘戰，遥天尚輟耕。烏衣兒輩在，此去定專征。

殘月如新月試體

仄景連晨發，幽光類夜闌。女驚粧罷拜，人似醉歸看。雞唱重栖塒，烏飛尚繞竿。升階宵讀永，出渚曙吟寒。鉤曲懸相比，弦虛上轉難。羈人無早暮，一樣凭闌干。

程杓石舊評曰：只弦虛五字，殘月與新月分處劃然精確，唐人府試作遜此遠矣。況語語妍密警妙耶。

賦得秋菊有佳色有序

九日雲起閣各賦陶句，其不得秋字，從險也。唐人試是題，有唱得佳字而承以花者，豈誤佳爲嘉與？抑佳、嘉本同，

今不然與？好學者稽焉。

九日東籬菊，三秋色自佳。金英開蘂屋，玉露滴花堦。細碧攢幽幹，圓黄掛采牌。白衣慙把袖，青女笑留釵。味汎龍山酒，香盈彭澤懷。今朝良燕會，燦燦在高齋。

宿玄妙觀書范道士榻

借宿上清家，松壇日影斜。白歸天際鶴，紅掩洞門花。羽駕留雙節，玄經貯五車。春星排玉豆，晚飯進胡麻。海嶠丹砂遠，函關紫氣賒。相逢仙室秘，爲我授瑶華。

西山黄菴主下小尼師

十四小尼齡，蓮花貯雀瓶。衣裁桑眼緑，眉掃佛頭青。禮懺蹲還立，迎人進復停。供盂盛苧績，齋板斷葷腥。身長撩幡帶，聲清憎閣鈴。問家心憶姓，無字口傳經。荒磵迷春草，閒房閉曙星。六時山磬響，愁轉化王庭。

曾退公貽西河詩曰：「東寺鐘鳴後，西山月上時。比來嘗失笑，爲誦小尼詩。」

聞蟬

雨歇驟聞蟬，南園欲暮天。影藏青葉裏，聲出緑楊顛。群噪當殘日，孤吟曳晚烟。互聽疎復密，接響斷還連。韻促從風急，音遥帶露遷。長鳴繰白緌，暫咽下紅泉。嘒嘒匀如節，調調沸欲煎。侍中喧墮珥，齊女嘆遺鈿。隔唱頻相應，餘嘶静自延。鳥銜拖喉去，蟲網抱喑牽。枵腹歌難

繼，遺形語並傳。秋山悲去國，空賦蟪蛄篇。

贈東牟王弘昌

王子東牟士，能吟西塞詩。貧依漂母飯，閒過楚王祠。妙技柯亭篠，新書蠹臼詞。聯吟秋水暮，把酒雪花時。方國推新譽，天涯似故知。同來覺汝儁，別去繫人思。芳甸抽青草，遥波汎白陂。登樓纔賦罷，不忍贈將離。

河橋驛遇阿真詩

晚驛聽殘瑟，停船問阿真。十年深巷柳，一夕異鄉人。櫓楫迎難定，衫褠認轉親。波流縈睇遠，燈火熠愁新。石路滋紅草，天河瀉紫辰。雞鳴開榜去，相望滿江春。

元日登淮陰城樓眺望同黃大世貴劉二漢中蔡二爾趾童大衍

首旦招同契，乘城眺遠空。淮流千里逝，楚服八州雄。曲磴摇星閣，城有魁星樓，在角樓左。層臺控帝宮。烟花明滅裏，形勝去來中。萬瓦飛鱗脊，諸圻錯繡叢。橫欄虛隱霧，高鐸響迎風。隔岸烽墩合，前樓戍鼓通。天連平楚白，日射遠波紅。繞郭迴檣櫓，翻雲翳雁鴻。丹牀憐斗粟，食邑重良弓。魯地原迤北，吴關宛在東。升垣誰屬耳？劃界笑重瞳。栢酒留時令，椒盤驗歲豐。登臨能賦詠，端的藉群公。

經姑蘇作

舊苑長洲路，依然澤國東。我來秋正好，看到舘娃宮。梧葉經霜白，蓮衣覆水紅。帆開婁浦月，舟趁洞庭風。鶴市憐吴女，臯橋想伯通。經年流浪意，羞向緑波中。

潤州橋懷古

落日南徐晚，秋風北固遥。連岡横繞堞，溟海漲通潮。鐵甕鈐三楚，金陵界六朝。江闢吴后塹，軍府晉時標。謝眺吟清句，桓伊弄洞簫。凄其河右子，俯仰潤州橋。

舟泛金華瀫溪界至桐江道中

三年思故國，二月下新都。歌詠曹顔遠，山川孫伯符。錦沙廻細浪，繡嶺接平蕪。地闢仙關險，天標女宿孤。沿洄紆短棹，涕淚迸修塗。七里悲遷客，雙臺訪釣徒。赤亭淹處少，玄暢詠來無。漂似縈溪縠，傷如負土烏。青春隨境變，白日與波徂。那得留江郭，終當蹈海隅。

重由南浦達湖至貴溪途中懷徽之涵之昌其憲臣大聲大敬并山陰張五杉董三鎰商大命説吴二卿楨姜十七廷梧姜大兆禎金二鎏史大在朋吕四洪烈

南浦逢梅雨，東行及麥秋。康郎來暴

漲，病客下孤舟。白浪粘紅岫，青天挂碧流。晴霞升似錦，曉月墜如鈎。貰酒停津舘，鳴鉦度戍樓。前灘初上險，舊地屢經愁。節近懸江艾，村深見海榴。無家雙槳逝，續命一絲留。採藥迷遥磵，分瓜想故侯。群傾蒲琖熱，定集竹林幽。河朔違光禄，山陰隔子猷。連年同契濶，終歲媿沉浮。伍相空憑弔，三閭尚遠游。窮途鄰午日，引領遍芳洲。

飲陳石麟進士

名士推陳寔，留賓識孟公。良遊追洛社，好酒瀉郫筒。檻外楓林白，盤間柚子紅。山雲歸漢北，江月下巴東。客思迷前磵，君才簡上宫。相逢饒意氣，不盡玉梧中。

飲丘象升學士賦贈

藉甚瀛臺侶，忻逢楚水陽。清樽開晚露，甲第啓朝陽。良讌同王粲，豪游過杜良。西園羅廣舄，東井汲寒漿。伊昔金閨秀，曾跨翰苑郎。起家由粉署，幾葉授青箱。玉字傳書古，珠崖使路長。丹花尋翡翠，紅酒醉桄榔。嚴助還東越，王褒税故鄉。書成前席語，金散橐中裝。侍寢勞三問，隨行是五常。名高枚氏里，宅近廣陵王。幸解陳遵轄，嘗披荀令香。淮流千載興，鐘鼓最難忘。

同王侯服進士歸宿下城賦贈

結轡踰河水，從君到黍丘。村前分野

醞，馬上共乾餱。問道經睢口，看山繞宿州。風號開鹿鞘，霜冷借貂裘。歸國勝王粲，窮途惜馬周。登龍酬昔願，驚蟄起春愁。紅甲花將坼，黃枝柳暗抽。懸竿逢社首，迎旆見莊頭。連坂家相比，平橋路轉幽。到門林日墜，開閣晚雲留。滿座來群玉，盈盤接庶羞。繩牀安別檻，畫燭映重樓。縶客煩芻束，憐予似水流。繁臺思遠吹，京洛想同遊。地主羈難住，天長去未休。臨岐繾綣意，爲我贈吴鈎。

過禹州呈史廷桂使君

南渡元公裔，西京國士雄。分符來潁上，領郡出天中。騶蒞韓王國，屏高汴帝宮。瞻君如岱北，贈我自山東。史曾令山東，有所貽。十載音書濶，三年夢寐通。游梁追漢馬，過闕效童鴻。古署雲天碧，平臺花樹紅。客因公子重，禮以孟軻隆。攬舊慚秦賈，匡時識禹功。采山人比玉，加節虎垂銅。桑甸飛神爵，芝圖負有熊。弘才方入用，廉吏豈終窮。上秩需黃霸，徵車到郭公。平津饒布被，且與故人同。

春暮飲湖西署同陳二舍人沈二徵君即席

春色壓江來，招攜上署臺。青峰雲外出，紅藥雨中開。過燕廻書幔，繁英簇酒桮。遷筵如宛洛，有客擬王裴。望眼鄉關暗，驚心節序催。相逢花滿樹，不醉肯言回。

李大司馬生日

上秩兼三事，中臺重五兵。文章呈象

緯，軍政在機衡。業以山河著，人從海岱生。鷹揚猶北峙，虎拜即南行。節鉞縱橫見，甌蠻次第平。地看支半壁，國倚作長城。講幕閒彌肅，戎車過不驚。蒼頭三舍捷，赤手一天擎。樞策煩中制，徵書返上京。金輿新就駕，銅柱舊來銘。詩列申侯頌，鄉留羊祜城。衣襦猶戴德，草木盡知名。何意楓階列，仍通蔀屋情。如山驚岝崿，于水見滄溟。仙李承家遠，綏桃出洞明。千秋安用祝，史册正嶒嶸。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排　律二

同任明府赴張弘軒州守牡丹飲席和明府韻

潘令丹花宴，裴家緑野堂。春袍青似草，午飯白于霜。是日先飯後酒，故云。錦石遮修幔，琱欄倚靚粧。叢多揚鳳彩，苞淺露蜂黄。上客題雲錦，佳人散國香。時有妓在坐。當筵愁易起，惟有醉爲鄉。

和待菴看牡丹南園原韻

别院移芳宴，叢臺簇異葩。樽傾若下酒，人坐午橋花。淺暈含朝旭，分紅鬬暮霞。葉添官綬縷，瓣翦妓衣紗。翠幄香偏遠，硃竿影易斜。醉來裁麗句，誰得似任華。

霍縉雲之官有贈

仙都新作宰，蒼嶺遠之官。桃樹分三隘，蓮花折九盤。縣符星瀨急，民力蔗塘寬。地僻聯甌越，山虚抱井榦。驅鯨頑自化，種秫課仍完。紗令稱强項，收人貴挈肝。才名羞短馭，家世重長安。郡本開嚴助，人如望李繁。王程方峻切，努力渡河干。

平津宅九日

高舘成良宴，閒堂静擧觴。清秋逢九月，佳節是重陽。地煖全開日，天寒早降霜。遥山楓葉紫，對檻菊花黃。菡萏裁爲幛，茱萸結作囊。登臨追峴首，蕭灑過柴桑。隔歲依淮郡，連年滯楚鄉。芳亭懷内史，戲馬憶前王。返國鷹猶擊，還林艾復張。孫嵩留屋壁，漁父掩壺漿。詎意茹荼苦，重聞漉酒香。違時乘短景，度難逐長房。座整龍岡帽，歌廻江夏牀。醉餘生感激，只爲戀平當。

天寧寺

香刹倚岧嶢，琱壇聳碧霄。石龍環勝地，鐵佛認前朝。閣岫憑欄豁，江雲到座遥。齋鐘縈野竹，禪榻覆甘蕉。榜復先賢蹟，門停過客鑣。登臨懷未極，春雨正瀟瀟。埈曰：閣岫，閣皂也。

同諸公游竪相寺

出郭尋初地，高原隱法堂。三車懸寶樹，一徑入幽篁。竺閣圍龍象，山門繫驌驦。天神長捧鏡，佛獸自銜香。清淨真名刹，圓通古道場。唐咸通中更名圓通寺。江山連楚豫，興廢歷齊梁。妙偈祛先劫，殘碑誌太康。傳衣從善子，竪相得空王。倚錫登金檻，翻經到石牀。四禪留塔影，八水動湖光。華蓋炊烟繞，幡竿食鳥翔。籤投支遁室，酒載遠公房。灌莽簾俱碧，瞿曇面正黃。甘蕉高向日，苦菜軟經霜。萬象成虛

觀，諸賢散上方。孤鐘催晚色，歸騎帶斜陽。白霧穿林迴，青山夾路長。何年捐世網，重與載慈航。

戲聯白傅題東武丘寺詩 有序

閉旅寺孤游一日如一歲。寺僧童妙喜敏姿而效吟，倣初學八比法，舉粘壁白居易《題東武丘寺六韻》，回互起對，爲上下偶，雖稍訂童句，故亦童粉本耳。武丘，虎丘也。

香刹看非遠，自呼白句 靈丘到自遥。童對 龍蟠松矯矯，童呼白句 虎去路蕭蕭。自對 怪石千僧坐，自呼白句 寒峰七級摇。童對 海當亭兩面，童呼白句 池以劍圍腰。自對 酒熟憑花勸，自呼白句 臺荒恨草銷。童對 寄言軒冕客，童呼白句 勿忘此招邀。自對

二

化徑行還近，童起 祇園入始深。自對白句 金生蓮片片，自起 玉立竹森森。童對白句 寶殿三車會，童起 靈池一劍沉。自對白句 塔懸天外目，自起 山在寺中心。童對白句 講下呼龍聽，童起 詩成倩鳥吟。自對白句 慢尋蓬島去，自起 此地好抽簪。童對白句

徐武令曰：「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虎丘名句，與宋延清「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題靈隱正同，虎丘去海遠，尚可曰當亭。靈隱去江近，猶有疑「門對」者。何也？楊巨源詩「曾過靈隱江邊寺」，正指今地耳。或謂靈隱舊臨江，至有易「對」爲「聽」者，俱不然。蓋「對」是活字，與「觀」異。且古人見得大，今人見得小，陋者不解耳。

賦得宿烟含白露示旅寺童兒

湛湛籠烟滴，霏霏墜露涵。清光隨練合，白影散珠含。夜氣蒙瀟瀣，山滋夾彩嵐。長林迷警鶴，隔葉卧冰蠶。望去思原上，行多畏召南。朝陽旋欲起，瑞藹莫忘探。

江樓望月分賦

試眺雲間月，還登江上樓。波光頻映壁，簾捲似垂鈎。暮鵲當牕度，寒星入浦流。憑欄愁鏡破，拂水見刀頭。吹笛關山道，清歌胡渭州。涼秋明永夜，俯仰思悠悠。

詠春雲聯句換韻

春至占天景，雲開見物華。自來從緱氏國，行過楚王家。寺童移草如馳蓋，縈花似障紗。自浮車翻羽翼，噓蟄起蝦蟆。童日暖同烟散，風輕帶雨斜。自陽和方布氣，輪囷望無涯。童

送兩浙臬憲移任江南

聖代推司臬，周官念準人。東南稱要地，觀訪重台臣。外輔承三獨，中朝遣四巡。豸庭江上啓，驄馬路傍新。夙衛思羊祜，雄藩借寇恂。行郊曾露冕，當道早埋輪。遥海清鯨鰐，荒城剪棘榛。四時分雨露，八越净烽塵。玉節移廉省，金笳起畫麟。九霄翔鳳肅，十道

使星神。祖席摇青旆，迎舟轉白蘋。舊時需似歲，此際感如春。下澤淪丹轂，鴻名動紫宸。暇游如有興，幸待武湖濱。

郡守憲朱公行敝縣枉問并召舟集呈贈

良牧光天寵，分藩澤國春。内廷需侍史，出使是王臣。舊德傳東海，華文掞北辰。褰帷行郡縣，憑軾渡江津。方岳三丘麗，陽和一道新。里先徐穉訪，人喜賈琮巡。隔巷迎干木，同舟並角巾。遥來珪璧映，那棄薜蘿紉。牛鼎仁人粟，鯨紋上客茵。自憐長附驥，不敢避懸鶉。

奉送張方伯遷少司空赴都

蕃服三年最，台司八座雄。旬宣勞牧伯，綱紀賴共工。民賦東南重，王居中外崇。蕭何停轉餉，神禹作司空。夏土遷屏翰，冬官宅會同。南行留召父，北部返毛公。時轉蒼龍宿，身歸玄武宫。督郵需驛傳，賓從滿艨艟。車騎臨江滸，旌旗閃道中。離筵人似雨，别賦氣如虹。廷翮卷阿鳳，家懷中澤鴻。尚書元凱績，宰相李筠功。繡脱犀鞶緑，工裁雉尾紅。願從舟楫便，早爲濟江東。

上浙撫軍壽

至德生乘運，元功體應辰。司麾咨北護，把鉞授南巡。要地兼吴越，名都壓海閩。殿邦需大使，開府重親臣。召虎分藩遠，岑彭建節新。廟中方制筴，閫外暫推輪。妙術安江甸，真心與浙人。股肱來岳牧，嘯詠浄

烽塵。戟纛行營簡，戈船下瀨神。六幢齊引玉，雙鬟尚無銀。上齒期師望，中原藉寇恂。願言隨獻醴，長得似玆晨。

入塞曲 爲陳左軍作

薊北新班旅，關東早陷圍。秦城金鑰啓，漢將玉門歸。龍旆朝雲捲，狼山秋草腓。沙塵埋馬勒，風雪滿戎衣。左顧遮鵰落，前行指雁飛。開疆舊地濶，返道故人稀。全節還平樂，論功拜武威。普天饒戰事，暇日定邊機。西塞呼鷹疾，南山射兔肥。封侯知不遠，相與俟春暉。

宮中樂詞

瑢臺興悦豫，瑀輦起巡游。粉黛三千女，金銀十二樓。秦封增式廓，漢主富春秋。西海張波幔，南山轉霧斿。銅烏棲殿桷，玉樹夾宮溝。爪士嚴鑾衛，神仙指鳳洲。諸王隆慶第，方士樂通侯。甲舘排瑤帳，靈池集翠舟。殿前新射覆，花裏舊藏鈎。五柞紛馳獵，三郎醉打毬。舞裙雙帶子，歌曲六幺頭。監御傳供奉，才人換點留。射生懸虎韔，宣賜出雞裘。宸輿隨時發，皇恩浹露流。昭陽同進幸，團扇莫辭秋。

吳調昭君詞

詔遣良家子，更衣自下朝。征行威塞域，寵禮賚宮僚。關吏開邊驛，單于叩渭橋。甘泉花滿樹，灞曲柳垂條。玉輦看辭豹，金鈿勑賜貂。寒螗遮鬢薄，去馬抱鞍

嬌。沙裏隨鳴雁，雲中逐射鵰。臙脂顔色改，烽火黛烟銷。北度踰甌脱，南看負斗杓。星稀通夕落，草短及春燒。苜蓿宮名遠，葡萄帳影遥。愁逾當日侍，形減舊時標。上舞三朝奏，閒絃七曲調。吴聲纔一弄，雙淚落漉漉。

河亭妓席有贈得遲字

柳氏茱萸女，王家菡萏池。秋星迷渚鵲，夜色動河麋。叢鬢撩雲幔，雙瞳瀉酒巵。鈿銜山竹葉，裙裹石榴皮。善舞勝謇姐，能歌似雪兒。桐絲牽腕帶，笛孔拭脣脂。屏短眠難穩，杯深飲較遲。花欄偷照鏡，蓴鼎醉翻匙。五斗聞薌澤，千條爛燭枝。玉釵明似雪，知掛阿誰綏。

雪

朔氣銷寒日，同雲合暮天。亂鴉鳴集樹，野牧凍歸田。村旆摇風急，簷絲有霰先。梁園方作賦，郢下擬調絃。枯柳驚飄絮，遥山儼帶烟。林虚低舞蝶，衣冷細裝綿。點地融還濕，飛空斷復牽。撤鹽時密密，浹水故濺濺。閣敞填鏤瓦，牕高綴綺錢。映奩憎粉潔，貼鬢助花妍。崑玉爲嵒秀，齊紈布土鮮。不愆常歲月，頓改舊山川。放眼增遐曠，渾身似洗湔。清光舒短晝，結溜挂長櫋。枝弱鳩巢折，塗荒馬跡穿。層柯交愈晰，棄笠覆終圓。壁削時傾糝，篷摧屢扣舷。平沙疑炤蠟，遠塞且吞氊。候近青雲吕，歌傳黄竹篇。愁吹關隴笛，思泛剡溪船。好景懷童齒，長貧願瑞

年。酒傾三雅外，裘敝數冬前。望隰欽劉繪，登臺愧惠連。蕭條窮巷裏，誰與共高眠。

奉祝馳黄尊大人生日

杖國諸宗父，閒居百歲翁。教兒聞海内，垂老避墻東。江橘承筐碧，園花插鬢紅。倒探金簡字，時憇玉津宫。至德師鍾皓，祁年重鬻熊。崧高原有誦，長此播清風。

登宣城徐司寇山樓眺望同張荀仲、施次仲、梅古愚三先生作。

傑閣成高眺，名園接勝遊。天低宛水暮，風落敬亭秋。丹嶂横欄聳，青溪繞郭流。雙橋飛練合，萬井亂烟浮。翠竹迷南磵，寒花映北樓。玉臺徐氏業，高郡謝公州。洞壑棲雲志，鄉關落日愁。登臨傷極目，揮涕滿滄洲。

奉贈來十五集之給事

東省推司諫，西垣重議郎。攀龍歸舊服，鳴鳳起朝陽。獻納開青瑣，艱難引皂囊。船軍規武事，帳殿坐文昌。赤堠淪官渡，丹函反帝閶。角巾申浦楫，故第午橋莊。好遯祠黄石，尋真爚紫房。秋蘭遺楚士，暮雨詠吴娘。張湛辭朝馬，陳登對客床。談經隋五庫，作隸漢三倉。焚草罏皆白，懸冠鬢未蒼。傳家踰七郭，有子邁諸王。庭煖花絲細，門高柳線長。屢從看鑑録，長得近衣香。

徐徵士初度之作

陶令嘆歸去，正當五十時。偉長今著論，又歷九秋思。繞室栽叢桂，登山賦紫芝。干雲開意氣，烈日炤鬚眉。久檀南州譽，羞傳左衛詞。百年纔得半，努力紹前期。

贈汾州董司馬六十初度

授節膺南服，驅車轉介州。百年方外辟，六十薛城侯。岸幘開金鎖，移床泛玉舟。刀傳王覽珮，琴向子牙求。渭幕緋魚曉，汾關白雁秋。蘆花生九月，三節爲公留。

吴二太保初度

中府推三事，南司近九重。青宮環衛虎，黃錡護真龍。竣曰：錡，禁旅戟門也。一本作綺。神策留丹禁，天兵罷紫墉。金魚垂野葛，繡被卧山松。甲第連雲遠，雕盤拂露濃。秋堂懸桂子，朝日艷芙蓉。石匱經辰啓，金書異代封。鴻文貽顯嗣，開烈肇神宗。門映三千履，歌傳十二鐘。弟兄齊列戟，少小獨追鋒。負氣卑田叔，前籌過耿恭。違時嘗磊塊，杖國正從容。小鳳庭前下，名花谷口逢。百城圖畫裏，長對舊罏峰。

施公視學山左歸過湖上有寄

三物開齊地，雙旌返敬亭。迎恩需北

闕，假沐過西泠。歲序逾人日，春船載使星。鵬來雲路碧，龍到海潮青。城郭連蕭寺，樓臺出晚汀。水邊聞錦瑟，花裏集朱軿。擬過黃金刹，同傾白玉瓶。高天廻馬首，小雨阻鴉翎。望眼遮群岫，傳心有六經。幾時從泰岱，爲爾賦滄溟。

同南士訪愚山寺寓作

爲訪施夫子，因尋古戒壇。高雲横海上，新水漲湖干。把袂風塵苦，登樓雨氣寒。五經游自載，雙鬢醉還看。佛寓分龍藏，人逢盡鷃冠。題詩抽玉簡，剔燭換銅槃。暮鵲驚喧客，春鶯待使官。只愁明夜月，相憶在長安。

奉和姜太翁虞部東池别業原韻

金谷分花磵，殊亭下水關。空簾啼鳥静，曲渚散鷗閒。朝日穿林迥，春雲繞座還。環橋牽紫幕，倚檻見青山。緑野行吟外，蒼生想望間。幸逢開閤便，及爾一躋攀。

次揚州八韻

八月隋堤柳，三秋揚子波。南朝曾作鎮，大業舊開河。螢苑銷花草，瓊臺尚綺羅。雷塘宫北舞，水調竹西歌。高斾京漕粟，長船蜀估艖。重闉如合璧，交埂勝連珂。京口雲生晚，淮南木落多。蕪城吾有賦，騁望意如何。

渡瓜洲次宿明到高郵將達淮先呈朱禹錫明府

北涉蕪城路，前逾瓜步州。晚雲移古驛，朝日到高郵。湖鸛翔烟淼，風鱗蹙浪流。梠榆村埂潤，秔稻水鄉浮。露重沾總幔，烽多間戍樓。撈魚童子罶，賣藕女郎舟。蓮渚翻黄梗，蘆花辨白頭。勞歌增客思，土語亂方愁。茂宰安淮服，神君動楚謳。横琴鳴素節，深閣卧高秋。地以蠙珠重，人因桂樹留。登臺林下友，乞食漢時侯。余亦千秋士，來從八子遊。涼飈衰柳内，誰識過邗溝。

徐伯調評曰：連讀七八韻，怳置身于淮揚道中。詩之神于標境乃爾。

送淮安俞使君陞禮部赴都

淮水開鐘鼓，河橋解驌驦。五年司讞吏，四十客曹郎。綬映林花綵，詞成山桂黄。仙門將戛玉，官邸早含香。驛騎摇旌旆，湖民餞鯉魴。客途無所贈，相送在朝陽。

閻園雅集贈劉昌言進士二十韻

八月正良辰，閻園集上賓。平臺張翠幙，阿閣展朱茵。過楚隨狂客，依劉作主人。敦盤貽好遠，几席見情親。踏徑通崑細，憑欄摘樹新。星枰沙嵌玉，花甃水流銀。作伎飄華瑱，圍棋俯角巾。西垞銷陌柳，南浒響風筠。度曲縈三疊，飛觴轉數

巡。孝標思亹亹，公幹語恂恂。促座聯瑶璧，趨庭驌鳳麟。二令嗣皆孝廉，有名。名材跨二陸，下食驗諸荀。石甕開重釀，晶盤貯五辛。炰將鍚作澳，炙以蠟爲薪。鼎熟寧濡指，羹翻恐滅唇。擊鮮如陸賈，投轄過陳遵。絳燭環瓊砌，青油卻畫輪。銅籤驚短漏，繡被笑平津。啓讌曹公子，裁詩石季倫。頹然徒醉倒，只有一毛牲。

陳虹縣席上作 陳海士先生以別業延客

甲館重筵容，高門駟馬來。幽欄花影動，叢樹桂枝開。楚甸聯豪客，淮南集賦才。熊羹浮鼎鼐，蟻跡滿樽罍。籥舞屏鐶轉，歌翻燭樹迴。月華移別席，露氣釀新醅。仲舉三宗譽，元龍百尺材。鳳城揺彩筆，虹縣有琴臺。暫把中林臂，長留北海杯。通家延李郭，外苑盡鄒枚。銀漢縈中夜，黄星映上台。主賓歡既醉，吾欲咏蓬萊。

謁于廬陵作

既攬名山勝，重聞茂宰賢。文章行海内，花樹滿庭前。江雨長隨轂，山雲自拂絃。孟嘉從事日，劉竺入官年。縣譜方垂楚，家聲本在燕。傳經踰魯郡，獻賦重甘泉。綵筆雄千古，高門啓再傳。分毛跨鳳沼，飛舄繞螺川。荒郭皆留茇，他鄉願受廛。每懸孺子榻，喜泊越人船。水落烹魚釜，霜枯釀秫田。西遊雖浪蕩，東道借遷延。劍合交爲氣，砂成令是仙。柴車真趙壹，懷刺豈無緣。

登取亭 并序

泝贛江揚帆到廬陵城下，有亭翼然。亭下瀏水泠泠，施使君碣云：「前二年使君酌泉而亭之，是之取爾，乃名取。」又據酈元《水經注》：贛水，經石陽有金井水。廬陵，晉石陽也。俗名金牛泉。井、牛，形譌耳。或云有仙人騎牛渡水，謬矣。乃亭瞰螺川，川畔白鷺洲，横亭勝處，妙矣。予登亭，慨然念使君，因爲賦詩。

落日秋風裏，悠然登此亭。到來雙澗白，看去萬峰青。粉堞環高嶂，香山映翠屏。章流方浩蕩，金井故清泠。引興迴江郭，探奇問水經。千秋從倚檻，薄暮喜揚舲。野寺横天起，寒花帶露零。騎牛知渺漫，采藻想淵渟。枉渚浮螺子，芳洲濯鷺翎。此中攜不盡，因見使君馨。

楊園聯句 有序

毛甡與淮南名士作晨夕游，臘月游楊園，亭臺雅勝，友朋好合，因請聯句，環相限韻，頃刻而成。

策杖尋幽壑，攜尊渡野塘。張礽禕 堤開楊柳幕，徑轉薜蘿墻。周嶙 良會追金澗，名園是辟疆。甡 步方通草閣，香已拆梅房。劉漢中 合屐迴山徑，抽琴到石牀。童衍 懸崖留墜雪，枯樹落寒霜。戴金 瀨淺魚全伏，天空雁自翔。黄世貴 平臺虛掩幔，曲閣静飛觴。施有光 對酒躭思僻，看山引興長。蔡爾趾 遐心通埤堄，高韻起篸筤。世貴 飲勝杯浮羽，歌豪曲遶梁。金 開欄調野鶴，汲水煮河魴。衍 峰轉流雲碧，亭銜落日黄。礽禕 歸人争晚渡，

夕鳥下斜陽。爾趾客藉應劉美，詞凌鮑謝香。有光閒堂分履舄，暝吹起笙簧。麟一水橫烟鎖，千村帶霧藏。漢中驪駒方待駕，明月早相望。牲

旅主人好射每邀觀飲以舒孤悶因吟爲贈

四海媿懸弧，閒看挍緑蕪。銀翎拖筦笛，金鏃綴茨菰。暗響星流急，紅標日暈孤。專堋河朔將，穿幛子南夫。偶發皆停鵠，單棲莫射烏。平郊還燕飲，何必繼投壺。

奉贈嚴都諫賢母江孺人壽

華閥多賢母，黃門善養親。曾參真令子，嚴助本親臣。夏日丹花茂，朝霞綵袖新。麟孫東壁顯，鳳誥北堂春。仙女餘杭酒，嘉賓丞相茵。張筵懸錦帨，千載重茲辰。垚曰：時方貽在弘文院，故有東壁句。

贈夏丞

才子方趨府，仙郎舊請纓。家聯梅福市，人在白公城。緑草當廳長，青雲拂綬生。客投金錯麗，官比玉壺清。遥海推龍卧，空壇聽鳥鳴。潁陽春色轉，同有故鄉情。

題汝南郡西堂牡丹

官閣分朱檻，名花長緑叢。深房含曉露，修榦怯春風。薄粉勻綿白，輕衫疊縠紅。苞藏金瑣屑，瓣剪玉玲瓏。簇葉同雲

護，留香待日融。重英欹宿蝶，曲蔕小懸蟲。傾國來宮裏，姚家擅洛中。自傷流漫甚，不敢近墻東。

寄贈姜京兆一首

首善稱三輔，雄圖啓八垓。須知天府重，應借月卿來。地轉高丘黍，庭安夾道槐。訟田留傳舍，走馬過章臺。主爵分中尉，清都接上台。張王如可繼，賴汝救時才。

聯續元稹詩三十韻一首 并序

汝南蔣亭閲唐元稹會真詩，深鄙其事，并笑樊川所續不足，因謂元稹非續詩也，即其詩耳，杜則真貂之末矣。擬晚食外重戲續之。會張杉尋予，蔣亭與金公子敬敷共留倡偶，故知所偶必愈不足，私慶生平既無此事，而古人遭逢，乃不幸偶類于是，可以爲恨。或曰：其友人有索爲之者云。

夜色隱虛櫳，杉春星度遠空。人摇墻外杏，甡燭畫水中蘢。暗理雙纏錦，敬敷曾挑百尺桐。長顰抛鏡靨，甡小語隔屏風。擷珮思公子，杉裁詩付伎童。柿奩香襲襲，甡花路影濛濛。鸚鵡窺金鎖，杉鴛鴦繡綺襬。慵粧疑宿蝶，甡拾帶儼垂虹。欲度迷蕭寺，杉相期在上宫。似曾邀代北，敬敷原未嫁湘東。翠鈿殷勤卸，甡瑶環宛轉通。愁聞金釧落，杉嬌藉錦衾蒙。皓月穿丹楄，甡香雲散緑叢。横波流枕纈，杉微火住薰籠。怯甚衣頻攬，敬敷啼時粉自融。馨含江芷細，甡蕊拆露桃豐。靚飾方留臂，杉朱襴宛在躬。河流猶

灩瀲，甡曙影漸蘢蔥。桂樹停輪久，敬敷蓮花下漏窮。窓雞號不斷，甡園藹緒難終。何計酬良會，杉無言是隱衷。褰回簾額淺，甡結去縷心同。寶篆消寒獸，杉明螺觸暗蟲。高唐風乍霽，甡遥海日初曈。帝女還湘浦，杉靈妃返岱嵩。庭苺銜履碧，甡溝水墮脂紅。泪滴徒滋草，杉腸迴似轉蓬。填橋思渡鵲，甡別曲有離鴻。夢斷知難續，敬敷波長豈易冲。綿綿千載恨，杉長在此宵中。甡

單學博七十有贈

至德標荀里，高名著鄭鄉。徵車花滿路，書帶草垂堂。鳩女安琱杖，蛇魚象繡裳。諸生虛李謐，有子對陳亢。七十稱中壽，三公憲上庠。自今耆舊傳，不獨在襄陽。

來母孫太君初度

南牖朱鶉啓，西王綵鳳飛。母儀傳錦帨，官誥出金扉。簉理樞臣疏，庭披柱史衣。八龍皆令子，七誡踵賢妃。叢樹羅青桂，新枝擷紫薇。其孫膺秋薦，季子新受舍人。忝隨榆舞後，稱祝敢言違。

沈九秘書典試江南于撤闈日邀予過敘率爾有贈

聖主求賢詔，名都選士塲。人間朱雀里，天上紫薇郎。盛事追嘉祐，高文領建康。方山占地氣，斗野辨星芒。棘舍軍旌赤，風簾官燭黃。鏁成監試局，判就至公堂。置酒楊家第，栽花陸氏莊。先茅酬臼

季，上駟賴孫陽。獨是淹蓬蓽，曾經共板床。多年忘撤幕，無計誦阿房。孰意裴君舊，能憐劉子狂。樽前疑夢寐，宦後惜參商。是地逢龍躍，彌天看鳳翔。後車涼日度，別幕錦雲張。綵筆披南國，朱衣戀帝鄉。暫將邀笛處，私挹令公香。

重過任四辰旦書館因憶王十六先吉韓十七日昌並于此館同受書家兄門下今三君皆先後通籍而予獨羇遲于此徘徊睹觀遂有斯詠

楊子居猶在，黃公壚已非。故人通籍久，游子到家稀。幾度移書幌，重來訪釣磯。花前低置榻，竹裏暗藏扉。綠水圍丹竈，青苔繡石畿。時乘爭獻策，夜讀記添衣。北面師盧植，東頭坐陸機。回看著書處，唯有暮雲飛。

黃母生日

山鳥飛烏鵲，河魚躍鯉魴。中閨生左妹，有婦比周姜。擷佩湘東碧，從夫江夏黃。起家膺隼羽，入陛擊貂璫。黨錮成王國，靈均返帝閽。黃忠端公死璫難。覆巢餘破壘，漆室置懿筐。窺壁知名士，張帷助小郎。最憐懸帨節，猶得傍端陽。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

蕭山毛奇齡字齊于行十九稿

排律三

從大江口將入石頭作并寄金二公子敬敷

北瀆新軍府，南維古帝鄉。波濤連楚越，形勝在齊梁。紅寺浮江潤，青山出岸長。磯搖飛燕子，風便逐龍驤。鉦鼓來吳會，宮臺入建康。曉雲生海谷，秋雨過帆檣。吹笛邀桓叔，揮兵想顧郎。石頭方在望，對此轉芒芒。

汝南金太守席書事一十二韻不揣下里同座上諸公和得東字

別幕連雲起，高軒傍晚通。樽開官舍北，客至日華東。飲勝追河朔，游歡過鄴宮。琱欄翻藥紫，甃井墜榴紅。葵煖烹鳧汁，漿寒漱馬醽。行厨藏竹裏，置席在花中。几潤衣沾露，槃欹燭有風。翰林清作聖，太守醉爲翁。弦下開新照，梟成得故雄。時曹學士博投得六緋。興能追庾亮，序已讓王融。擇木飛宵鵲，談冰愧夏蟲。當筵無好句，空道和儀同。

贈曹爾堪學士

鄴下曾傳賦，淮西始御車。視餘金殿

草，載滿玉除書。過日看華省，浮雲蔽直廬。夜郎流李白，茂苑病相如。慢世悲持戟，隨時避接輿。東堂猶喚鵲，北海定遷魚。紅藥吟真好，黄童記不虚。學士强記，一過終身不忘。如何相對晚，此地詠茹蘆。

奉送張使君之任和韻

皂蓋江城守，青衫水部郎。手攜工市劍，腰有會稽章。旌遠翻逾赤，堂高望正黄。蠻鄉需教化，漢制重循良。馬竹遮秋嶺，鞭蒲出晚塘。使君千騎去，從此向東方。

呈郡司馬孫使君

才子生虞阜，郎官使越州。家垂吴地志，名在晉陽秋。岸幘爲司馬，操刀佐解牛。高牙分建隼，廣路待鳴騶。綵筆題江館，青山映郡樓。辟來書笛茀，詔下賜緹油。宦蹟先甌末，鄉思近石頭。治中雙驥足，身外一狐裘。鳳德原卑攬，魚珠豈暗投。避讒違衆女，遊説及諸侯。就道時觀海，還隣暫首丘。孫陽纔一顧，何以慰驊騮。

過訪無錫縣吴興祚明府有作時已遷行人將次赴都

上宰當初試，延陵第幾傳。起家由北海，劇邑近南天。人地踰彭澤，君才過潁川。銅章新長吏，綺里舊神仙。客履懸珠日，軍儲散錫年。種花官道裏，流水縣門前。吴女争桑訟，參軍賣蔡眠。校開通市

塾，稅起傍湖田。碧鳥長啣綬，青蒲好製鞭。鄉亭方執板，廳事早揮絃。徐穉南州榻，袁生下渚船。宴修單父鱠，俸割沈郎錢。天子神爲眷，行人命稍遷。題名金柱右，典謁玉堦邊。求友曾遺紵，懷君似攬綿。愛餘申浦樹，清乞慧山泉。過艇留吳芮，登堂拜薛宣。井桐看翥鳳，溪葉笑懸蟬。坐列尚書席，馳觀太子牋。只憐華省彥，對客尚烹鮮。

別閔行

官舍聯吟早，閒堂對酒濃。汶陽歸未得，安邑去何從。過市偕仙尉，尋山到麗農。青裙縫薜荔，錦柙繡芙蓉。日下迴鳴寉，天邊老卧龍。別君淮蔡路，愁思轉重重。

送夏明府之任西和

結綬遷龍峽，除書出鳳城。家人留傳去，縣吏到門迎。遶郭春田坼，前關曙鼓鳴。彈琴邀子賤，酌酒送淵明。餉婦攀車輗，翔禽擁斾旌。橫雲飛烏過，就道典衣行。隴水天邊杳，淮山雪後晴。未昬官堠靜，到日印床成。亭下辭孫楚，筵前醉禰衡。秦州回首處，應看柳條生。

呈郡別駕張公

寵命銜方國，雄詞播海溟。人間推別乘，天上見張星。驥足方行地，龍門恍建瓴。題名來鑑曲，載酒過蘭亭。畫軾朝看下，嚴關夜不扃。銅符分作瑞，玉海著成

經。攬德同威鳳，希光及暗螢。萬間垂棟宇，一道倚箳篁。赤日堪藏簡，黃絲待勒銘。錢投江水白，案繞郡山青。龐統多聞望，王祥富典刑。大臣親吏事，强半在僉廳。

沈棻明府治西平有名欲往從之不果值予南還以縑紵見貽因寄并謝一十二韻

每念郎官重，因思陶令賢。長人唯省事，出宰已多年。舍樹平鄉訟，收茅作稅錢。香分欒社酒，清聽武城絃。鼓角弛亭下，兒童戲縣前。閒看飛雉過，病藉落花眠。君治雄淮服，吾行去楚天。將尋青草渡，願賦木瓜篇。望去雲山隔，貽來縞紵鮮。感深螺翅澤，思殺瀍陽田。故國鱸方美，高枝鳥自遷。他時稱八友，應附隱侯傳。

譚開子曰：藕庵以撫字致疾，其在西平，畢力休育，民賦未完，即肩茅束苧纖悉收抵。詩中所稱，實録也。昔人以催科政拙爲能事，今不得矣。能于此際勞心，便成撫字，此實今人勝古人處，不可不察。

奉題孫藩處士卷子

偃臥方遵渚，風流似過江。家居推第五，國士竟無雙。草際藏珠匵，花前啓玉缸。千秋垂卷軸，三十棄旌幢。履宦兄如渾，其兄爲孫沂水使君躬耕人姓龐。學成王佐器，何必待爲邦。

郡太守平寇有贈

晝戟開中府，朱旗展外隍。威行三郡

蘖，兵勵九秋霜。杲日横江浦，妖星隱暨陽。牙官環綵幕，田馬耀金裝。露冕專師祭，單車典教場。股肱營地遠，黼黻陣雲長。虎翼交鸞彩，魚鱗擁雁行。紅巾朝授幘，斗米夜春糧。東海依滄薛，西堂紀潁黄。干城真足寄，愼固在封疆。

大敬宅牡丹

江上棲賢里，城南處士家。春風三月雨，晚日一欄花。覆地垂枝重，當堦散影斜。叢苞含粉絮，卷蘂蹙衣紗。葉潤沾黄蝶，臺空落紫霞。早涼丹蔕合，晝煖碧油遮。清興同欣賞，閒情任麗華。誰言招隱地，定爲詠蒹葭。

少與包二秉德蔡五十一仲光沈七禹錫爲鄉遊道古論文視若兄弟今包二死十四年沈七死十八年矣獨蔡五十一與予居人間世予又瀕死道路曩時交游文章悉亡兵灾憶包二尚存集數卷未行世予泊舟餘干城下爲賦此詩

向吕游河内，陶劉散澤濱。十年生死路，萬里去來人。抱痛同沽酒，虛懷薦負薪。繁花孤舘暮，宿草隔江春。司馬無書上，黔婁到死貧。一吟懷舊賦，涕泗滿青蘋。

亡劍篇哭姜坦并序

姜公子垚買兩劍牝牡，以一佩弟坦，比神物也。予出游，公子垚攜寶刀并一

西入晉陽，坦年少爲天帝召去，悲乎哉，莫邪安在耶！予傷公子之死，有似亡劍。二月初九日泊舟南昌府豐城城下，感華事即傷公子之佩一劍以死，亡鐵英也，著《亡劍篇》。

越國有神物，干將與莫邪。霜鋒飛毳羽，寶鍔泛蓮花。黿縵争三楚，龍阿聚一家。陰陽分日月，水陸斷蛟蛇。坐見飄揚近，行隨拂拭加。百年開地氣，一劍失天涯。薛燭臨罏慟，風胡抱器嗟。鐵英傷魍魎，玉柙掩泥沙。漁父江流遠，徐君墓木賒。清霄思蜒蜿，終夜哭蒹葭。函石銷牛斗，溪銅涸若耶。豐城投汨裏，❶何處問張華。

閨中春曉得量字 有敘

壚婦早起，忖夜所縫衣，有裁衣句，揀唐試題成之耳。

五夜金微塞，三春玉洞房。梁間飛宿燕，花下理朝粧。抛瑟方收拾，裁衣再忖量。星芒銷太白，日影射流黄。昨歲收疎勒，今年徙樂浪。早行知漸近，切勿誦東光。

賦得起晚誦經遲 謿小尼師也

西院女沙彌，春眠曙不知。聽迷傳板候，起失誦經期。幔捲身還倚，壇深步懶移。漱脣看上日，開卷立多時。記慢成篇少，心慵下字遲。偶然思夜夢，坐弄念珠兒。

❶「汨」，四庫本作「泊」。

賦得鳥散餘花落聯句

暝鳥分飛後，張杉春園返炤初。枝空搖未定，甡花落漸無餘。散毳連英下，杉零紅逐翅虛。喧停飄去静，甡踏久墜來徐。點絮曾銜雀，杉鋪鱗似鱠魚。芳華誰不惜，甡流眄轉踟躕。杉

張南士曰：此係啞題，境陋而象窄，對舉易離，合拈易複，且二平韻無一實脚，予與大可擊鉢爲此，頗訝棘手。暨揀唐人詩，無一語及格者。因知佳題易生暗也。世多作者，或當一雪此言耳。

姜之璜識曰：此與「宿烟含白露」詩俱出《浮江録》。

空梁落燕泥聯句

翠幕辭春燕，張杉雕梁墜宿泥。鏄花長不掃，甡文杏舊曾棲。草腐懸絲細，杉塵銜剩點迷。墮看銀豆碎，甡行污繡裙低。故國盧家女，杉空房竇氏妻。雙飛何日返，甡夫壻在遼西。杉

杜陵杜杜若會宴駱明府別業

杜曲舊名家，相逢在若耶。風生欄外馬，水濯劍頭花。翠幕看紅藥，金尊泛紫霞。春遲三月暮，日落半輪斜。澤畔吟陶令，丘中戀子嗟。醉歸應秉燭，莫問早棲鴉。

同施參藩王使君温別駕張司刑屈明府暨諸公游慧力寺

幕府乘春出，琳宮攬勝遥。山川開法

地，賓從滿僧寮。騶馬同獅舞，珠幡夾旆搖。樓臺橫碧嶂，歌管遏青霄。瑞竹籠烟靄，仙芝似火燒。築亭依壠樹，瘞鶴表山椒。寺山名瑞筠，後更名紫芝。築亭是日，施公瘞鶴亭側樹銘。刹映銜林日，江流別浦潮。霞翻紅隔塢，花落碧垂條。嬌鳥從人語，飛絲接地颸。道心來對境，慧力想前朝。洛下追游淺，人間歲月銷。蓮生棲竟晚，草長隱誰招。遁室陪殷史，他鄉寓鮑昭。雲深歸路杳，還上使君橈。

宿雲門廣孝寺呈三公與南士分得灰字

東晉標靈刹，西王竪法臺。山環雙樹入，門傍五雲開。丹檻連峰落，清溪逐路迴。竹房懷舊蹟，蓮葉得新栽。林下尋支遁，橋邊遇辯才。安禪聞不住，妙義見如來。石乳傳甘露，金堂認劫灰。晚風吹擊鉢，秋月濯浮杯。佛課稱三寶，吾生賦七哀。離家還楚豫，入社羡宗雷。五術超凡諦，諸緣盡聖財。罏烟分渺漫，燈影共徘徊。齋椀擎黄葛，經筵坐緑苔。宵深鐘磬寂，相對果悠哉。

題宿道林山寺兼贈離上人

紺殿開丹壑，金臺敞碧梯。人來支遁室，虎界遠公溪。雙樹晴林迥，三天曉閣齊。龕花閑鳥雀，旛影掛虹霓。峻澗盤檐曲，明河到地低。心迴空磴外，目極大江西。講啓祥龍下，神藏怖鴿棲。香壇縈白氣，佛壁畫青泥。鐘動飛龜組，經馱散馬蹄。雁王留寶塔，魔女墜珠笄。九品分華藏，諸門斷璧題。付衣聯杼柚，掬水咒閣

黎。入夜廻廊静，尋春出洞迷。道場雲寂寂，仙嶂草萋萋。蓮葉擎獅口，松苗養麝臍。缾深闐貝粟，紗暗罩玻瓈。方井規裁衲，横梁欹杖藜。琱盂供石飯，甘露洗山虀。玄義非關解，黄拈欲止啼。殷源籤未下，願得叩招提。

途中喜從丁儀曹得周侍郎亮工分藩覆書感紀成篇

尺素來千里，雙金授八行。丹雲披海郭，白雁度江鄉。置驛丁儀部，裁書周侍郎。高函分四庫，妙牘並諸王。起草連鈎軸，安花押篆牀。懷人從漢隴，譽我過齊梁。地隔彤騶馭，天高朱雀桁。吴臺空繫練，蔡澤未持粱。羈客逢殷羨，司農念鄭莊。三年懷袖裏，漫滅可能忘。

奉送姜侍御起復歸臺

漢制優方進，蒼生望謝公。直情完讀禮，移孝可成忠。棄繡踰鑽柳，含毫似轉蓬。思親淄水縣，釋服竟陵宫。拔棘應驅豸，無廬合避驄。恩沾春草緑，淚減暮花紅。卜子推琴縵，山濤擲土籠。巡天看擊隼，獵地待非熊。持斧三臺厲，鳴鞭一道通。星軺回薊北，祖軷遍江東。轡攬鄉關外，詩題驛路中。後車隨澤豹，下客逮梁鴻。自分漂流苦，難追行步工。送程攀細柳，書刺摘新桐。已見徵桓傳，無須憂阿戎。公還多廟建，我輩且途窮。鵠發逢春雨，烏飛逐曉風。長安應近日，從此望曈曨。

山樓對雨同南士桐音暨姜生兆熊得絲字

黃菊濕東籬，高樓對酒卮。窮交來魏相，賢主是姜維。幔捲侵寒早，林深入午遲。重陰垂埤堄，細雨亂罘罳。合坐秋霖唱，遥山夏后祠。登臨愁思起，時繞玉壺絲。

垚曰：楚詞「網户朱綴」，即罘罳也。城闕俱有之，見《考工記》。舊誤註作屏，遂有疑宮殿獨用，非也。

秋晚新晴登桐音山樓飲宿聯句

高閣快登臨，牲 憑欄敞積陰。斷雲歸遠岫，張杉 斜日漏疎林。近郭驅沙馬，牲 橫塘散水禽。山青絲霧斂，姜兆熊 砌紫繡苔侵。濕竹流寒碧，杉 叢花簇碎金。牕晴光卷帙，牲 絃燥急鳴琴。鑑水浮霞動，兆熊 宜城待月斟。暗催雙樹竭，杉 響起萬家碪。避俗迴青眼，牲 論文愜素心。趨庭慚孔鯉，兆熊 開觀啓劉歆。養澤成玄豹，杉 耽書類白蟫。逢時違北轍，牲 待價重南琛。道洽寧分席，杉 途窮賴盍簪。頻年遲好會，牲 一夕侍清吟。蘆葉吹笳斷，兆熊 蓮花下漏沉。歌生披別緒，杉 醉去理塵襟。雁過秋聲杳，牲 星迴夜色深。山牀還似昔，兆熊 應共伯淮衾。

甬東李屺源西渡有贈

十載蓬山隔，三秋桂樹前。裁留關令史，又送李膺船。倒榼呼金液，輕裝載玉篇。才名摧虎豹，家世本貂蟬。交謝填門轍，貧無負郭田。幽尋豪士鍛，醉共酒人眠。羽服來員嶠，香壇訪竺乾。將車元季

美，獻紵友朋賢。遠道班荆楚，清江採木蓮。行頻愁驪馬，歌苦類烏鳶。爾達爲廣武，吾懷是謫仙。相期棲息遠，分手倍悽然。

贈清江屈明府

百里郎官治，千秋茂宰情。嚴關雙舃迥，古縣一江清。歲課增遥服，春田勸耦耕。揮絃存子賤，漉酒似淵明。人誦黄門賦，天分都尉城。綬連芳草結，車碾落花行。邂逅承嘉顧，周旋識令名。誰言荒邑小，已兆泰階平。

贈張法曹

特簡出彤庭，秋官一使星。子房真有學，張釋本明刑。授第升三策，成家在一經。龍媒驚廣步，駿服負修翎。曉日涵冰鏡，春花映玉缾。神羊游外廨，屈荚指當廳。西倚曹爲法，南行訟可聽。高才分竹傳，佐郡接簈篂。羈旅難投李，清江偶聚萍。聞聲來茂郡，招飲過芝亭。藉草連身碧，看山到眼青。天高雲自合，春去雨初零。好客傾醽醁，尋仙採茯苓。曠懷如可共，吾欲望滄溟。

集臨江黄氏園用佳字

夏雨歇山齋，清樽倚樹檂。丹花飛曲牖，碧水上空階。地僻無常客，風生動遠懷。高歌殊自遣，小住最爲佳。樓隙雲如嶂，盤中酒似淮。馳箋呼趙璧，謾語雜齊諧。還坐踰龍澗，新莊彷鹿柴。誰憐黄叔度，把臂在天涯。

遠懷詩

織錦經營短，從軍道路長。懷人傷晚歲，思伯怨朝陽。地隔新烽火，天低古戰埸。閒房收鏡冷，渫井墮釵涼。有字排鴻雁，無書致鯉魴。寒風催擣素，落月射流黃。蒼水稽秦使，青陵謝宋王。城南秋草斷，隴首暮雲翔。絶塞依玄菟，空村徙白狼。深閨徒有夢，只解渡江湘。

游仙詩

避地追遐隱，登山訪列仙。重門五府外，方駕十洲邊。蓬島環宮闕，茅君有洞天。海波傾紫液，石火燒丹鉛。授册三門訣，分符六甲篇。雲車推曉霧，羽蓋散春烟。芝籙長懸肘，松喬可比肩。靈童占藥好，姹女勝花妍。四序如三月，終朝竟百年。家藏釀酒甕，人佩剪刀錢。華頂成閒里，淮南鑿井泉。母來桃作饌，虎守杏爲田。驅日將投杖，乘虹甫着鞭。辭家憑野鶴，遺世共秋蟬。東望招徐福，南行挾稚川。帝鄉千萬里，一舉遂翩然。

擬艷詩聯句

畫閣綠楊邊，張杉東墻度日妍。花明上巳候，甡人在艷陽天。簾捲翹紅袖，商徵說粧成壓翠鈿。重奩函寶鏡，杉雙帶結金錢。遥靄籠修黛，甡輕雲作半肩。香生緹縵舉，徵說影動步摇偏。壁煖塗椒粉，杉牕虛撲柳綿。博山時起麝，甡深院乍聞鵑。凝望移雕檻，徵說含情理素絃。朱枰閑握捌，杉紅版墜鞦

韉。遠道思盧女，甡離宮貯絳仙。幽懷應比玉，徵說皓質詎施鉛。楚國愁窺宋，杉陳王賦感甄。最憐貽菜日，甡長憶破瓜年。蕩子曾留玦，徵說從軍久控弦。聯鑣依勅勒，杉徵曲到于闐。海燕棲懸穀，甡蟠螭隱氎罇。王孫歸未得，徵說春草又芊芊。杉

埈曰：楚人懸穀囊于梁，故梁名懸穀，見《廣州記》。

定交詩爲胡以寧方中通堵鳳蒸

異地聯車轂，雙江對酒尊。班荊逢國士，獻紵識公孫。龍劍蟠星斗，鸞吟起谷門。擔簦同汗漫，戴笠自寒温。木落求鳴鳥，冰澌值化鯤。舊游三俊譽，端賴數君存。

宛陵汪節母詩

高節標南國，賢名擅北堂。封碑新炤日，冰鏡舊流霜。兩髦詩堪矢，千秋人未亡。銂羹蘋葉紫，庭樹桂枝黃。著誠追皃弋，❶傳經貯蟹筐。最憐譙國裔，猶上報劉章。汪爲文節譙國公後，其孫觀進士燦孝廉遍乞詩誌。

月身牟尼羅漢詩并序

西域伽毘羅國月身牟尼羅漢者，趺坐大航頭，夜行從寧波歸，遇甡暨從子遠公，並舟，自稱羅漢菩薩，華音朗然。時苦蒸鬱，罕風，羅漢仰視，言是當有風從

❶「誠」，四庫本作「誠」。

東南向來，已果來。又言，月爺將有闌，已果有紅闌闌月邊。且言伽毘羅國西竺國稱大西天，多羅漢菩薩，結果者能驅山填海，掣風雷雨，騎獅象豺虎，衣火蹈浪，不食生熟物，即食勿禁也。其不爲羅漢菩薩者，爲王、爲卿相士官民賈商。其所居有金樓銀闕，銅鐵瑶石，諸宫臺殿堂，一由旬外，望見金光明色。耕畬六穀，巨米顆碩，具紅黑黄白四覈，稌黍薺菽無較量賈，車渠瑪瑙琳碧氊氇罽瑣伏金剛刺蜜珊瑚琉璃諸物，鉛錫赭堊桑漆麻紵等等器仗，珍怪鳥獸鳳凰獅象翔行道路，有芬花異果，丹青普徧，一山延外，便聞香氣，且多李蓮。羅漢發願進中土，經歷百餘國土，凡一十萬八千零里。虎棲狼役，踰罽賓葱嶺，經小西天回回哈密，入伊吾廬度婆息。足涉流沙界，朝五臺山，屠去首髮。其未屠者，繞華鬘頂，有似黄雲，唐世呼菩薩鬘矣。已屠羅漢結束肩胡孫藤，搤臂鑌鐵兩彄，環金剛寶念珠子三匝于頂，所衣名達磨衣。今所衣繡偏袒，則大都統爺所供矣。懸一鏤金瓢子挹水，自諸王公卿貴人下，皆有供養。曾賜息椒園，蒙賜金錢施與，行路與牒，勿受一絲一縷，隨地更易，本國所居名雷音寺。其進中土時，日十五歲首矣。朝華一室岱，所謂朝四大名山者也。岱、華卑狹，西域入天不可望矣。今朝海不得渡，緣禁海也。都統以下軍府遣兵士護渡江，設菜菓烝饍，人各饗軍府所齋耳。指所坐航頭曰：國亦有之，其道西洋涬泥者用此舟。或詢羅漢菩薩到天童見今國師耶？不應。羅漢菩薩何耶？屈右足胝上指，右手拄右頤，立胝上作觀世音像，

又屈右手從脊拽右耳環云羅漢像，復大笑，作梵語數千言，皆不解。甡曰：「甡請從羅漢菩薩游耳。」曰：「予識子，子不識予矣。」再請，笑曰：「汝不從襄陽靈炤女兒游耶？」終不解，後撇然負藤去。

佛國名天竺，胡僧號跋陀。百年來內地，數歲見恒河。鉢有黃龍繞，經無白馬馱。偏衣裝七寶，番語誦三摩。坐向尼拘律，行爲悉達多。周天踰海谷，踏雪上岷峨。挈履隨雲度，懷瓶作鏡磨。但留獅守塔，那用鳥爲窠。妙羽思雕鷲，新花記曼羅。趕將行地牯，送去聽經鵞。持咒能移物，安心便伏魔。錫飛分瘴癘，杯渡偃鮫鱓。入世三洲遍，還鄉萬劫過。中原希德士，是處有檀那。未示西來意，仍看東逝波。神州吾欲往，負杖意如何。

贈蔡山人岳陽

金匱傳神術，青囊揀秘書。桑公池上鵲，涪父漢時漁。斸藥歸林莽，懸壺向市闠。五金權造化，九鍊到清虛。杏廪朝司虎，銅盤夜罩魚。橫梁依鳳堰，小卷是蝸廬。❶ 爾邁淳于後，吾尋華子餘。膏肓符晉夢，湯熨去齊墟。丹訣從羅絡，黃熊快翦除。橘蹄三樹鶴，苓破五門豬。蟾杵憐長動，蛇珠媿未儲。那堪司馬疾，時御濟陽車。

贛州周司理令樹回任舟次

上洛名材馭，清江司讞船。孤心懸北

❶ 「卷」，四庫本作「巷」。

闕，薄宦返南天。好客追梁苑，移家去廩延。賜錢周舉詔，力學少卿篇。黄鵠憑高羽，朱絲鮮曲絃。初銷刑鼎日，重命甫侯年。郡樹崆峒外，官臺章貢前。金灘留信宿，皓月向誰圓。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初晴稿

排律四

楊州金太守修復平山堂讌集和曹侍郎韻

東閣人何在，蕪城賦未傳。每游隋苑去，只愛蜀岡前。地擅江都勝，堂成慶曆年。風流聞舊守，登覽挹前賢。山遠平如掌，墻低甫及肩。折荷分四座，種柳並三眠。漸覺春風度，還看歲月遷。重來送原父，三過憶坡仙。廣牖通樵爨，空壇傍竺乾。賓閒甓社酒，妓散廣陵船。何幸文章牧，方從汝潁旋。乘時聲籍甚，懷古意悠然。行部朱旂繞，尋幽錦纜牽。雲樓恢佛地，月俸解官錢。文杏安瑂檻，團花隱甃磚。龍蛇遺字古，魚鳥近人憐。翠甸宜圖畫，紅橋度管絃。同舟携郭泰，開舘得田駢。我本平臺友，忻覯鄴下篇。淮西三歲別，江介一星躔。末乘陪常晚，長筵醉不先。旌麾開北府，烽火阻南天。良會他時少，高風此地偏。到來追賦詠，何似杜樊川。

從湖口入彭蠡舟次登覽書事

水國秋程澹，江舟曉樹涼。晴霞滿溢浦，破浪入潯陽。碧水葭初老，青天雁正翔。廬峰橫九嶂，星渚並三湘。擊确聽鐘阜，懸花繡石梁。閒僧太子寺，神女大姑

塘。斷壁開連塢，流雲過近檣。洲平浮茨宅，瀨淺折蓮房。鼓角驚殘戍，琵琶惜異鄉。褰衣吹薜荔，酤酒對柴桑。高詠慚吳客，名山重楚疆。臨流隨騁望，我欲誦滄浪。

行次左蠡放船出南康已來舟中寄蔡五十一仲光姜十七廷梧張五杉并呈施湖西趙司馬駱崇仁何奉新諸公

流浪還齊地，蒼茫向楚隅。何時經夏口，此去是洪都。鄉信淹江雁，生涯寄水鳧。仲宣思故國，阮氏泣窮途。早歲棲中露，頻年詘負塗。書曾降故將，行獨後諸儒。才淺人爭忌，貲貧志亦愚。山萁書有罪，梁燕語當誅。張儉將歸塞，童鴻反去吳。相君真解綬，浣女果捐軀。走險胡全跋，昂霄尾畢逋。有家憐季布，易氏識陶朱。謙序傾金澗，詩成博錦褕。宅猶留鮑照，壻欲贅淳于。北顧空騏驥，南行覓湛盧。浮名偕草木，放跡在菰蘆。彭澤宵經縣，鄱陽曉渡湖。清秋涼襲袂，白日醉提壺。避地依五老，環波洗二孤。籃輿邀栗里，宮錦謝當塗。每念同袍士，還思舊酒徒。探書登夏穴，修禊遶春蕪。不見三秋艾，相思兩地萮。風舷時轉側，霜柳暗凋枯。虛羨雲間鵠，恒隨檣上烏。懷人難命駕，無道但乘桴。綠水愁徒涉，青天想共呼。高峰追白社，寒浦泣蒼梧。妄踞洪崖室，還尋卓氏壚。無端依水馬，何處憶蓴鱸。去國曾捐冕，通關不棄繻。歸裝輸陸賈，游仕愧秋胡。最恨生多劣，仍憐世善誣。涼才宜刖石，暗地豈投珠。嫉翠連殘羽，摧翹及棄樗。狂書焚蒯子，遺論毀潛

夫。分鮮金箱秘，情甘溷厠污。張蒼三暦盡，司馬一書無。貿貿忘榮落，悠悠度曉晡。拂龜亡決策，借箸昧前圖。愁聽歌商女，驚看秀木奴。荒城頻鼓角，末技厭吹竽。抱璞思俱寂，書空手自摸。羈棲同燕雀，輾轉似蜘蛛。海濶從浮泊，天高趁遠徂。留情追沅澧，投老近番禺。市舶諳梁賈，❶仙山訪藐姑。遄車需載輔，相瞽賴匡扶。猶幸逢知己，先經宦此區。剸魚跳幸舍，漉酒濫軍厨。兔苑嘗裁賦，龍門願捧樞。蕪文煩嘖嘖，汎愛首區區。南埜應過眼，章流久浹膚。固將憑永久，且復倚斯須。飄蕩廻蓬荻，遭逢任轆轤。時方捐苧葛，節又採茱萸。率曠知依棧，穿林念守株。草留寒蝶栩，波逐細魚濡。多淚啼猿狖，難行喚鷓鴣。孤懷誰告語，長望起躊躇。

彭蠡湖達南昌將適廬陵訪施湖西途中有寄凡三十二韻

久念廬陵勝，還爲彭蠡遊。湖天廻遠日，山葉動高秋。星子聯迎櫂，康郎曲上舟。溪吟過栗里，野泊近椒丘。烟塞抛魚罩，霜籬醉酒篘。風生朝解笮，水冷夜添裯。赭岸尋遺堞，青山榜舊郵。橋看三峽雨，亭瞰百花洲。玉笥懷丹牘，珠泉掛碧琉。檣鈴遮鴿浦，旅笛傍龍湫。漢將城臺迥，秦人洞壑幽。峰前紅嶂合，江畔綵螺浮。鼓枻横章口，攜書到石頭。虚名傳白社，浪跡剩烏裘。鐵轆翔雲鵠，干將望斗牛。故人今節度，分守舊諸侯。重鎮雄蠻

❶「賈」，原作「買」，據四庫本改。

服，嚴關控上游。陳蕃推豫郡，陶侃在江州。但借印亭宿，無需禰刺投。❶入吴忻見導，避楚故依劉。浙右曾分袂，淮南值稅輈。經冬陪飲讌，首夏約過求。歷覽慚靈運，相思負子猷。因探梅尉岫，始憶庾公樓。何處鳴葭鼓，先將釋蒯緱。榻緣徐穉設，坊定范逵留。興到開仙室，文成寫吉流。層臺閑繡棨，後幕捲青油。我放同安道，君廉過褚裒。草堂貲有待，蠟屐計安週。西上呼黃鶴，南行駕紫虯。此間何路達，爲我一諮諏。

自南昌踰峽江入廬陵界再寄施湖西并諸幕府四十三韻

清江猶曲泝，溜水幾回沿。甫入章中路，旋踰峽口船。回飆知幾日，看桂又經年。時轉青山外，朝行綠水邊。周郎雄鎮下，漢尉舊城前。虎踞横洲險，鸞吟舞岫聯。無書藏玉笥，有驛住金川。廬阜難回首，洪崖未拍肩。前程逾浩渺，上浦正遷延。疎葉穿楓塢，寒苗映蔗山。秋高雲度煖，冬近日行偏。宿草紅晞露，平沙綠浸天。石攢飛鳥毳，渦曲斂蛟涎。枉渚難齊榜，層灘只上牽。磯封猶疊壁，浪碎恍連錢。妙景紆還望，忘機醒亦眠。長征鄰去馬，偶詠效哀蟬。篷暖衣從晾，罏歆酒更煎。霜棲尋蓼雀，水食進槎鯿。捲簟抽蒲莞，添衾愛木棉。琴聲浮浦藻，劍氣解冰蓮。寂莫匡君隱，昭靈屈子篇。丹虛慚羽服，賽起恨神絃。高德屏藩業，才名幕府賢。安危煩重鎮，優暇即神仙。地已成維

❶「禰」，原作「禰」，據四庫本改。

服，民猶解倒懸。群方追嘯咏，我亦誦句宣。獻瑟羞膠柱，剸刀痛着鉛。自當依謝尚，敢曰寄劉焉。寓擇郗公舍，披餘謝眺氈。逢迎隨浪蕩，奔走任風烟。特是忘歸矢，天涯縱轉旋。未知誰税駕，江畔漫流漣。風急愁來雁，波澄看下鳶。年華空冉冉，流水自濺濺。此處祠梅福，吾行媿魯連。孤游標鹿豕，健舉負鷹鸇。汎梗憂中斷，枯花憶故妍。天章徒似錦，荻影笑如椽。規我曾遺襚，隨時悔佩弦。寧終浮玉柱，逝欲採香荃。洲鷺漂逾白，川螺轉最圓。懷人兼寄志，游泳自蒼然。

投寓天衣寺謁乾公和尚同張五杉用宋之問韻

祇苑開山峻，王城入路遐。層臺連萬壑，到寺識三車。中藏遺金葉，前人誦法華。南朝傳聖果，東渡守毘闍。化雨飛千界，神天感六牙。國王呈瑞像，太子賜袈裟。代革燈彌煥，巖空覺未賒。十峰環處聳，雙澗度來斜。寶誌重飛錫，曇摩又泛槎。龍潭融佛乳，珠樹散天花。下士行多劫，非時害有瑕。周顒來不意，張儉返無家。翹首瞻獅象，甘心逐麐麚。忍將同草辱，羞復道蘭奢。詎悟依孤獨，居然啓七遮。隨時聽梵籟，是地見恒沙。蓮室仍栽竹，桑門暫獻瓜。山田過夏雨，林洞卧朝霞。勝蹟標秦望，同游在若耶。相逢留白社，去住兩無涯。

送蔡漢舒北游

我厭東歸轍，君摇北去裝。渡江梅雨

暗，入夏柳條長。寶帶蟾蜍白，金臺駿馬黄。乘時開韞櫝，利物重干將。綠草愁南浦，青雲羡帝鄉。只憐流蕩久，不忍上河梁。

早春殘雪

麗景春偏早，閒庭雪尚殘。風微融地濕，日薄過林寒。柳絮沾還墮，梨花落自乾。碧流波底凍，臼見草頭瘢。興盡山陰久，吹停黍谷難。暢和窮巷起，應有問袁安。

奉贈嚴都諫十韻

高座入文昌，天官駁正郎。開函勤對闥，起草静焚香。翠殿春摇珮，青娥曉近牀。題詩留籞宿，諫獵過長楊。國士稱堯闕，家聲在禹航。燕臺新讌會，吴地舊文章。别計開南粵，前身事孝王。依蒲通禁鎖，連葉誦齋房。讓士逾劉寔，邀賓類鄭莊。木門天上路，誰不望倉琅。

擬艷詩

東井匏瓜爛，西鄰棗樹完。苦心經蘗塢，無力度桑乾。黄鵠翻雲遠，青溪得路難。秦家愁織錦，班氏怨裁紈。莞蒻承牀薄，芙蓉掩鏡殘。食禾根可共，結膝履嘗單。白帽門前杳，烏頭樹裹寒。嶢關如得返，辛苦望燕丹。

哭沈生功宗詩

時事有長短，交情無死生。同君埋草

澤，先我返蓬瀛。器大如顏子，才高過禰衡。登臨迴北顧，詞賦本西京。早歲方懷策，終年竟請纓。人間金殿阻，天上玉樓成。鵬爲長沙至，麟來曲阜行。痛心君鳥逝，轉眼我驢鳴。庭有雙親養，田無一子耕。桓譚多緒論，朱穆但空籯。屬誌羞孫綽，臨尸負子荆。今朝發哀次，何似武昌城。姜垓曰：孚先病中囑其弟乞西河誌，又貽書西河云「能如王武子哭孫楚否」，故末云。

送邑明府韓公櫬歸遼陽

蕭縣花齊落，樟亭草正凋。櫬歸遼海月，魂斷浙江潮。化鶴思華表，飛魚戴石橋。桓伊哀引曲，周勃泣吹簫。河北迎長旐，江南賦小招。如何薤上露，不與泪俱消。

螢聯句

古寺見秋螢，牲流輝映晚庭。向明還澹澹，僧成珙入暗更熒熒。點亂因風轉，張杉光凝似火停。拽來投竹路，牲旋去觸蓮屏。拂座侵衣袂，珙黏絲綴甋瓴。散縈花底露，杉添作水中星。每恨臨開卷，牲翻宜炤誦經。上方千個白，珙後夜一林青。布彩連行蠋，杉微文媿負螟。那堪同腐草，終歲但飄零。牲

秋雨聯句

高閣雲初合，牲平林雨乍齊。聽來松葉上，張杉吹滿竹橋西。密灑當牕暗，牲斜飛入户低。冰繩懸急溜，杉瀑布下回溪。沾翅墻

留蝶，牲梳毛檻聚雞。珠銜花底泫，杉碧瀉草頭泥。烟斂微峰露，牲湍翻故道迷。斷雲斜漏日，杉複彩曲成霓。濕鳥飛還住，牲風蟬喑復嘶。鑪閒含篆獸，杉欄捲壓簾犀。晚炤移梧甃，牲秋陰間稻畦。攜尊重待月，杉何事轉棲棲。牲

奉贈萊陽宋公分司寧紹十韻

北極中垣啓，東藩左轄開。旬宣膺八命，節鉞近三台。漢使分章出，汾王上考來。通侯符顯秩，重地授雄裁。繡轂臨江滸，金牙控海隈。丹書懸宛委，紫氣滿蓬萊。廟佇巖廊器，庭輪竹箭才。龍門留到陸，兔苑共鄒枚。朝鳳翔雲表，春風動草荄。南行懷郇伯，頫首重徘徊。

壽李翰林母太君商夫人十六韻

大海環銀嶠，遙天種白榆。崧高連北斗，婺彩耀東隅。仙李函關遠，生商景命殊。前庭吟柳絮，雅會乞蜘蛛。閥閱逾騶馭，門闌啓豸塗。李大父爲都掌院。母儀班孟範，女史郝鍾模。案舉同鸞曜，堦陳繞鳳雛。花塼開錦繡，粉署布氍毹。舞列金閨彩，籌添玉女壺。漢官驚曼倩，吴苑笑麻姑。萱草摇蘭渚，薰風起鑑湖。紱麟遺繒縷，食鱠是菖蒲。端午後初度。夜露仙人掌，朝陽帝子梧。畫屏懸雉茀，綵繭動魚須。東觀延新籙，南山有令謨。誰傳三祝語，獻作九如圖。

將遠行時賦得復堂堂曲一百二韻有杜陵蔣生白魚潭張五城南蔡五十一夙喻我意可寄觀

堂堂復堂堂，當歌秪自傷。曼聲來北部，掩面似西涼。折竹吹生篺，燒銅作熟簧。烏鹽新世曲，紅子舊時粧。紅子一抄作丹的。鄴下哀盧女，閶門住泰娘。佳人稱絶代，有壻早專房。篋底菱花鏡，江邊竹子箱。堂深棲紫燕，車左繫烏羊。刈葛牽蘿蔦，餐魚重鯉魴。青衣爲鳥使，黄粉貯蜂糧。宅傍丹雞井，人歸朱雀航。秦家多種桂，蕭巷有垂楊。三髽推中婦，雙綏美孟姜。斑斑通玳瑴，扣扣致香囊。聘出鳴珂里，燈纏碎錦坊。渡江迎晉媵，入月見吴剛。夾路煎龍腦，連盃注鹿腸。纖腰懸茝珮，洗手進桃湯。假髻如盤捧，真珠用斛量。百枝分菡萏，比翼坐鴛鴦。獸纈葡萄錦，龜擎翡翠床。金莖盛露乳，玉草縮天漿。帖展三花樹，篝餘五木香。搜鈿裝鳥毳，翦蕊落蜂芒。織貝剛縈脾，裁瓊似截肪。貴官彈錦瑟，賤妾獻明璫。蛾翅塗膏白，鶯衣寫額黄。螺紋闐幃柱，璣粟綴釵梁。扇裏齊紈小，襦閑魏尺長。抛毬花剗帽，度埒紫游繮。豐草廻修帶，明霞絢下裳。流蘇雙宛轉，絲履五文章。褥合三千縫，釵隨十二行。金鶯啼錦陌，銅雀起清漳。碾玉安重轑，雕楹飾兩廂。承塵浮井藻，剡土樹沙棠。雲滿留裙沼，風生響屧廊。交歡聯屈戌，避影入清防。壁帶銜多寶，庭懸墜八琅。牽鈴翻拒鵲，搦管叶求凰。拊馬羞張敞，雄雞鬬賈昌。穿鍼朋枏啓，博珥一鉤藏。技士偷宮譜，神君授禁

方。春花延四炤，午食近三商。窈窕還京洛，繁華過建康。❶定情河内相，好色汝南王。橘實垂遥岫，蒲生拔野塘。山螢徒熠熠，溝水漸湯湯。平虜將軍去，❷廬江小吏亡。才人隨養卒，嫖女背尊嫜。口苦茹成蓼，顏醒酒似糖。子難藏蔓草，佘竟處幽篁。渺目同波漫，攀髯類戟張。丹湖遺宓氏，白芷怨娥皇。束素魚誰剖，張羅鳥自翔。南行饒夜露，東望失朝暘。寶袜抛三暈，銀河罷七襄。漢宫無史妠，越俗擯毛嬙。巷有妃舂黍，家留叔食糠。服將巾藉履，色以白爲蒼。獨鶴憎群蹠，諸鳩嫉衆芳。涼颸閒暑帔，遲日寘懿筐。閣下悲鸚鵡，車前泣驌驦。歲華渾未駐，歌黯亦何嘗。勝壤全無臭，裙刀不用鋼。約衿譏好楚，緩髻笑迎唐。缾墜繩難續，珠燒灰易揚。同心分縷結，割體判珪璋。鐘鼓捐傍舍，蠨蛸布近場。送郎黄蘗塢，辭母白雲鄉。門幾留單闔，舟無剌兩檣。登車思礰碌，唾井顧滄浪。相見中書苦，驅來司馬狂。徐娘睽上郡，宋玉絶東墻。萏鮮同功緒，釭遺四壁光。杼投機絞下，器碎酒壚傍。脂藥傾新甕，衫襦掛舊桁。獻夫存旨蓄，爲客煮彫藷。草碧勝荷紒，萱紅奪蕙纕。善懷方襞積，宛步卻鋃鐺。屐畏擊奴子，衣嫌捉小郎。帟維張四角，詩句讀中央。赬尾游離筵，玄禽去頡頏。棄妻疑得路，眷主痛沈湘。暮雨迷神女，天星墮樂娼。寒房瞻顧兔，側室聽鳴螿。結綺園中柳，彈箏陌上桑。懷金調故隴，蘇玉會空倉。黄鵠追陶寡，青陵謝宋康。旅葵從穀

❶「建」，原作「逮」，據四庫本改。
❷「虜」，四庫本作「遠」。

熟，苦李代桃僵。鳳失生何匹，熊來死可當。持門行自健，夾轂問難忘。去故悲搖落，尋真暢杳茫。絳芝紛外苑，紫蕈折中溏。鈿覓元妃合，酥空長史觴。扶搖翻北嶽，妖麗入西荒。羅郁裾成霧，麻姑髩有霜。三神方汗漫，九寡重徬徨。紉袺終雙度，❶升輪且對望。采蓮逢阿子，撲棗返王陽。上調區遥促，中工辨苦良。可憐千萬歲，持此誦無疆。

❶「袺」，原作「䄄」，據四庫本改。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大可稿

排律五

送周儀曹奉使安南册弔一十四韻

星使頒雙節，春官駕一軺。恩綸綏異域，册弔出中朝。嶺嶠飛蘭旆，關樓見柳條。賜麟金作繡，坐馬玉垂絛。銅鼓迎山驛，香船渡海潮。宅居羲仲古，地拓季犛遥。瘴薄開泓潦，風炎近沃焦。國王行饗重，蠻女拂塵嬌。靈祝陳方譯，神歌引洞簫。饌盛瓊海貝，酒縮荔江蕉。奠幣霜鋪紙，傾珠泪織綃。還朝酬浩蕩，歸路記招摇。沛國華文在，都鄉舊蹟超。他時歌四訖，誰敢後南徼。

賦得拈花如自生觀内家所製翦綵花作

何事深閨巧，能傳舊苑名。花從心裏發，香傍指頭生。柳線非搓就，荷衣豈織成。春風吹不定，曉蝶撲還驚。散蘂聞多氣，飛絲絆有情。翻嫌枝葉上，裁剪費經營。

上寶坻相公

坐論安公府，平章啓聖朝。開疆逾漢鼎，致主並唐堯。殿借山爲棟，樞隨斗建杓。身紆丞相紱，世插侍中貂。宅俊區三

事，班行絶百僚。才名張道濟，器識李文饒。金節籌還直，彤弓賜轉弨。璿臺熒玉燭，土成息銅鐎。階峻依辰極，門開近午橋。登龍争曳裾，走馬亦啣鑣。好士同三吐，寬人減八條。量能容海嶽，言且詢蒭蕘。寶籙傳千祀，祥鸞下九霄。祈年諸誥在，應使勒青瑤。

滿洲中堂生日作

上宰乘元會，台司領百官。帝圖開景亳，相業邁貞觀。地接三階遠，天擎八柱寬。進銜跨殿右，正色立朝端。在昔需楨幹，先時奮羽翰。鍾靈當五際，作德兆三韓。位陟行前省，名高柱後冠。裴遵頒誥紫，尚父受書丹。日馭排雲動，星文射斗寒。雌裳加緑綟，貂錦賜黃盤。坐見諸荒闢，真成一德歡。開疆踰鹿海，通貢到烏丸。社稷彌安袵，江山似奠磐。四征恢賧渡，一日下瀧湍。宣力舒肱股，推誠見肺肝。修鱗游善下，行馬出常單。衡直知輕重，羹和辨苦酸。憐才收駿骨，赦過傍雞竿。鑄鼎鎔成鉉，鑠圭秉作桓。勤能移苑鹿，儉且節堂餐。劍重今皇錫，門弛漢相闌。生當箕尾度，歲值昴星攢。❶甲子週方始，箕疇衍正繁。觴傳衣弄綵，紱綰矢垂組。旭日躔南陸，秋花發上蘭。三青如寄祝，好傍帝臺鸞。

上巳申江修禊和任明府韻

久惜春過半，剛逢日在三。湔裙雙檜

❶「昴」，原作「昂」，據四庫本改。

里，放槳百花潭。碧浪將螺寫，紅桃似酒酣。觴傳流水曲，歌擬望江南。雨歇烟逾斂，雲開日尚含。廻車沙漫漫，觸屐草毿毿。寶瑟當胸豔，香餳入口甘。隔花逢姹女，採藥笑童男。近郭生寒火，遥山障彩嵐。當筵雙進舞，非復舊何戡。

送梁京兆之任奉天兼訊姜少京兆

峻秩遷京尹，高名過趙張。青雲連北鎮，赤伏兆南陽。居重安如石，官清凛似霜。玉廔新作篆，銀菟舊爲章。地入三屯勝，軍從九衛防。渾河廻障遠，澄海度遼長。屬國踰平壤，降番處兀良。城垂荒徼路，廳傍故宫墻。朝日沙間白，秋花雪後黄。通闗持虎節，候吏着熊裳。王駿留三輔，韓維置八廂。端寮吾友在，好爲寄芸纕。

賜筆紀恩和韻

黄紙傳深禁，丹毫賜上宫。文章三館貴，頒賚九霄崇。前史修方始，尚書給未終。時以修《明史》月給筆札。牀聯雙襭下，帕用五絲籠。綵鳳題名重，筆有文犀、綵鳳、赤刀、緑字諸名。青羊作被豐。跗含膠似石，頸截竹爲筩。析穎堪垂露，吹毛擬旋風。澤研桃洞碧，鋒透衍波紅。久負簪疏劣，長慚荷橐工。編摩難按實，感慨但書空。誰望衣裁紫，翻教珥是彤。班僚封薛稷，墻壁置王充。嬪御頻呵凍，兒曹未發蒙。鋭頭靈壽伯，秃髮管城公。起草依簾外，生花憶夢中。敢言金玉飾，三品贈湘東。

夜飲施少參邸舍同諸徵士作

論學申公邸，銷愁阮氏巵。烹魚設僎早，射雉應聲遲。觸幔驚槐葉，燒罏揀桂枝。案間文似纘，少參有上宰相書，極言諸徵士寒苦，座間索讀。櫩際雨如絲。禁苑鐘傳後，天街人静時。徘徊紅燭下，何處不堪思。

張通政初度八韻

北斗轉珠綸，南山倚殿新。班聯親帝座，出納羨王臣。珮委看皆玉，臺高望似銀。受書開畫掖，司命出丹脣。雲闕争扳翼，冰廚善劈鱗。百年忻得歲，四坐喜同春。平子名逾盛，張憑論有神。長庚秋正焕，莫問柳邊辰。

恭送仁孝孝昭兩皇后哀詞有序

康熙二十年二月一十九日，仁孝皇后、孝昭皇后兩梓宫啓自沙河，將遷葬于遵化陵園，群臣送之者，齊集于竇家莊之西塍。惟時龍輴乍移，鑾衛先發，曉月未落，悲風斯起。皇帝親臨祖饋，躬奠殯階。六衣在筵，雙帟載道。啓鷖軒于宿隧，擁蜃輅于新沙。將欲使八神警引，五校戒跡。宫紈數十列于仗内，閟器百雙載之馬首。自親王、滿漢諸大臣暨福晉、❶公主、格格、奉恩將軍之妻，皆俯伏輿傍，哀號道左，天慘地裂，山鳴雷動。咸思仰攀黄帷，俯挽朱綍，盻翬褕而莫

❶「晉」，原作「巾」，據四庫本改。

逮，駐鑾蹕以何由。因祇送縞輈，私抽彤管。下述愚情，上頌懿德。恭惟我仁孝皇后，位正宮闈，教先嬪婉，紘綖既組，穜稑是親。乃以璇宮啣燕之姿，當兹畫棟盤龍之日。六騩馬上，長輪繭御筐箱；百子池邊，早帶高禖弓韣。迺生殷于癸乙，人望流星；暨誕啓于辛壬，母先化石。飾椒塗于天上，展蘭殿于雲間。亦越我孝昭皇后，進承璽玉，繼賜褘衣。重看貫月之輪，真是俔天之妹。長秋宜配，有司將玉輅迎來；皇夏堪聽，命婦用璁衡佩入。聽雞鳴而警旦，馭翟衛以朝元。崑山和麗水，頓見前碑；璧帳與金根，竟成晏駕。兩度皇情之創痛，六年臣庶之哀思。雖揚雄之誄漢后，麗筆難傳；即錢起之挽貞懿，徽章未罄。恩留府事，無須莊憲慈仁；化起宮人，不數長孫節儉。遂于上軫旋幽之際，抒此左言敷善之情。敢曰黼筵在御，仍修念詞；庶幾旒旐當前，還同振鐸云爾。

梓禁分行帟，椒塗引去輁。祖成雙殯啓，后出百靈從。壼德無先後，喪儀備吉凶。鳴鑾頒五校，拂翟謁諸宗。鹵簿迎朝旭，陵園建上冬。連年停纚綍，一旦轉碚礲。路饌唯三獻，泉臺尚九重。靈幢遮蜃飾，禮服覆鷖容。扇導當乘鳳，車臨儼濯龍。環山圍畫翣，配地捧黃琮。寶獸如雲擁，金蠶向日鎔。朝官呼槭槭，命婦泣淙淙。妣喪真堪痛，嫘賢豈易逢。人方師儷淑，史已誦偕雍。纘女承先姒，生商賴有娀。脱簪弛髮鬌，鳴珮聽瑽瑢。曉月移蘭殿，悲風起桂茸。姚墟餘舊德，華渚式前蹤。兩組傳旒旐，雙函閟册封。笳開金籥棨，鑑掩玉芙蓉。藻輦終辭載，桑壇久罷

供。渭橋哀舉紼，長樂厭聞鐘。虎衛嚴中馭，蟾光掩下春。心纏河畔草，目斷道傍松。製策踰齊敬，題碑羡蔡邕。誄詞懿未盡，歌挽痛安庸。林露銷青薤，軒星入紫墉。英皇齊駕去，盻煞九疑峰。

翰林院掌院學士生日

丹地掄才子，朱衣引近臣。天威嚴咫尺，師表動班隣。位列槐廳長，人從香案親。百年昭黼黻，早歲掌絲綸。鷺集堂皆玉，螭盤印是銀。録裁時政切，史總大綱陳。祕記唐司馬，微文漢獲麟。寰中瞻海嶽，柱下見星辰。北苑黄花發，前闕紫氣新。集賢能祝歲，安數曲江春。

甘霖應禱恭頌二十韻

四月分龍少，三農望歲長。汙邪曾未溉，雲漢久爲章。少女吹難定，司巫舞欲狂。天無升隮意，人鮮賣雷方。聖德同於穆，精心感顥蒼。爲壇供太乙，酌酒禮東皇。郭北祛燔骼，街頭禁暴尫。朱絲縈漢帝，金鼎告殷湯。雩祖分壝碧，祈官入幄黄。甫看浮蜥蜴，頓見舞商羊。有渰啣衣起，流雲作蓋張。衝泥成畎澮，鞭石勝江湘。仗濕甘泉潦，盆傾洞府漿。不稂歌帝力，多黍祝神倉。洗甲傳荊楚，停囚在洛陽。春秋曾誌喜，宵旰已如傷。忝御諸司嗇，言觀古太常。雨來慚東晳，蝱去笑京房。林翳遥山色，花漂上苑香。須知畿甸廣，從此慶茨粱。

寄祝董太史尊人七十

東國衣冠在，西堂几席連。千秋雲伴侶，七十地行仙。肇氏來千乘，通儒繼廣川。晚能遺世寵，早爲領時賢。遠道廻車轍，長橋理釣緡。才名齊顧劭，干請卻任延。庭有三珠樹，園藏九疊泉。膝前看鳳翥，物外得鳶騫。花石新探乳，蓬池遠獻鱻。數從金簡發，書以玉杯傳。嶽降逾良月，林居獲大年。群瞻華髮曜，屢舞綵衣鮮。家餉餘杭酒，門停甫里船。一觴遙寄處，敬誦白雲篇。

秋夕周金然編修招諸名士集張氏園分賦得銀漢倣唐試體以題爲韻

顥氣經秋肅，衡潢入夜新。周天雲作埒，倒地水無垠。風逐蟾車度，波從鵲路堙。低垂千尺練，斜嵌一條銀。輦下星辰合，筵前瓜菓陳。南皮高會去，何減汎槎人。

又賦得白榆

商節司青女，秋山下白榆。月中看去靜，天上種來無。蔭久門成列，鑽還火在膚。危巢飛赤鵲，夾巷壅青蚨。赴社歡俱集，眠牀嬾未扶。鄉心千萬樹，總向酒中攄。

喜遇王二光禄有贈

我愛王光禄，同居幸比肩。學成荀況日，策獻賈臣年。石匱家如寄，金門吏是仙。大官留熟釜，好客散饔錢。歲共登朝履，人懷入剡船。他時醉春酒，相待鑑湖邊。

上李相公

相室開三運，師臣總庶官。紫薇長啓曜，仙李舊能蟠。天子尊伊陟，蒼生倚謝安。鴻文標正始，嘉績邁貞觀。位極平章府，名通泰乙壇。君臣同德易，父子上公難。韋笥傳來久，虔刀佩去寒。逕衡真穆穆，尚父自桓桓。職衮將絲補，堤沙共黍摶。山河排作繡，日月捧如丸。麟擾黃扉外，鸞廻綵筆端。弜經千佛會，押字百花攢。綬曳圭恒輯，金鎔印豈刓。招携開閣邸，吐哺罷堂餐。九宇遮成幛，三街望似磐。明心垂寶鑑，密語傍金鑾。鍾傅驅車小，蕭何賜第寬。年纔臻葛恪，學已過甘盤。論語行將半，丹青寫未完。他年靈壽杖，會作應龍看。

集閩縣方京池亭同鄭宮坊前輩高兆陳日浴定國即席分韻得花字

良讌千秋勝，方塘十畝賒。飛飛天際雨，的的水中花。古荔蟠雙磴，空亭枕一涯。壺冰傾醴酪，甕醢雜魚鰕。香繞雕櫺直，牙翻鏤字斜。時戲翻詩牌行酒。呼盧驚浴鶩，出燭及棲鴉。客盡來蓬島，人如汎海

槎。女螺纔咫尺，何必問蒹葭。

賦得紅藥當階翻

曉日穿朱網，春風拆絳房。重臺方漸啓，兩朶正相當。翠發年前種，紅添午後粧。繙芭疑婦繡，落蘂帶官黃。洧水貽香遠，邗江舞袂長。孰憐偏反意，留詠在東堂。

過汪二檢討新居和馮三郡丞韻

履道坊仍僻，安仁宅不譁。閒官楠紫陌，逸興繞丹霞。市隘門逾静，庭虛徑自遐。近墻新種竹，隱簟舊安花。劍買秦王寶，文袪左氏誇。屏風排紀亮，書乘載張華。擊筑娛心意，啣盃漱齒牙。高談時據檻，下直當歸家。禁裏分題秘，簾前起草賖。蘭臺聯柱下，何用達南衙。

陳開府生日

出處原乘運，安危久繫身。十年膺節鉞，六度轉星辰。海國存元老，方州憶重臣。孤懷如執玉，兩鬢未垂銀。頌起桐鄉近，碑傳峴首真。殊方猶戀主，軫念爲生民。日出浮雲散，時迴大地春。翟公門下士，誰是報恩人。

八月三十日上賜翰林院諸臣御河鮮藕恭紀一十八韻

曉日瀛臺敞，秋風水殿涼。賞花開寶幔，收蔤薦銀塘。敕使宣中秘，分甘出上方。宮僚皆受賜，翰苑獨先嘗。種獻蓬山

遠，根蟠太液長。紅衣銷紫漫，緗葯墜青房。埰去如堆雪，橫來似截肪。蒲枝聯作帶，菰葉織成筐。嚼入冰淘冷，烹疑茗粉香。慢剸包筍白，且掩覆虀黃。洗骨廻仙島，虚心荅昊閶。纏深知節苦，折處見絲颺。鼎俎堪呈質，汙泥不染腸。量材逾七棗，挫瀋得三漿。不畏相如渴，何愁孔凱狂。盤傾金掌露，七割玉臺霜。華井誰含片，天池甫佐觴。願將千歲碧，早晚進西王。西王母進千年碧藕。

何使君紀績詩

秦望群峰峻，耶溪萬壑流。專城居刺史，千騎擁諸侯。望族鍾洪澤，聲華冠鬱洲。才非平叔下，名與敬容儔。振筆翔鸞鵠，摛文射斗牛。起家由祕省，出守監炎州。五玉桓蒲寵，三山鼓角愁。憑忠歸漢節，含笑佩吴鈎。重簡東南牧，長寬社稷憂。清風吹畫鹿，甘雨拂鳴鳩。井邑桑麻潤，宫墻桃李收。蒲鞭裁緑梗，花篆沁紅油。虎自江流渡，魚從廳事留。餘波沾鮒轍，砥柱宅龍湫。邁德傳經遠，昌圖錫祚優。盈巢皆鷟鸑，當道見驊騮。河畔桃花發，淮南桂樹秋。門高容上駟，庭敞列行騶。進秩褰帷出，匡時借箸籌。子牟懷北闕，嚴助闢東甌。自愧龍丘老，曾陪兔苑游。微文當紀績，聊備史官搜。

慕中丞起湖北巡撫有贈

東海珠仍合，中天日自開。謝公真再出，寇氏喜重來。敕自皇恩下，裝憑使者催。建牙襄鄧表，移鎮楚江隈。半壁恢雄建，長城仗鉅才。民皆思雨露，帝用感風

雷。嶽勢蟠南盡，湘流至北廻。萑苻看驟輯，魑魅敢還猜。馬識前時路，烏飛舊日臺。思君何所似，江漢水瀠洄。

春晚曹顧菴學士過天中署夜飲即席和見贈原韻

侍從雄東觀，才名擅北宮。與君違越嶠，過我在天中。華省書仍祕，長沙賦轉工。清釭新釀綠，古署暮花紅。把臂憐時逝，談心及漏終。群游懷鄴下，三篋記河東。每望天垂斗，相逢月似弓。賜緋真熠熠，時學士投瓊得六緋。結珮莫匆匆。合座皆枚叔，空罇媿孔融。陽春纔有和，切勿笑巴童。

十月朔午門頒曆侍班恭賦

鳳律開平朔，鸞輿啓未央。祭時歸太廟，是日以時祭太廟迴駕。頒曆坐明堂。道夾珠旛轉，庭開寶籙長。司常將舞鷺，掌饍不供羊。疊冊裝縑麗，闌車覆帟黃。用人輿十餘乘載曆，覆以黃帟。背封箝押小，面記印泥方。殿上呼三壽，階前奏八琅。五官陳夏令，百辟奉春王。數合軒轅紀，班隨星宿行。授書馳赤縣，開卷遇青陽。葉向蓂堦拆，花含黍谷芳。敬天方嗣服，歷數正無彊。

駕幸溫泉恭賦

羽肅句陳外，波開帳殿中。咸池長浴日，華渚自流虹。曉度榆關遠，春從黍谷

通。慈寧扶葆馭，時太皇太后坐湯。神策駕豐隆。磐溢銅仙露，牕含玉女風。青泥分太液，紫氣接居庸。浄可捐煩慮，温能養聖躬。醴源逢處合，仙井鑿來空。衣藻沿渦碧，巖花入照紅。瀠堦將赴壑，聽水似呼嵩。鐘乳浮銀椀，松雲鎖玉櫳。起居長樂輦，扈從華清宮。舜德時存坎，湯田歲轉豐。甘泉徒有賦，未敢擬楊雄。

題耕隱卷子有序

邑前進單能重先生，名瑺，隱居西山下。自明洪熙至成化，杜門絶仕進，別號耕隱，同志並爲詩贈之，迨今幾三百年矣。康熙戊辰，其裔孫廣宗爲修其遺卷示予，予捧而誦之，中有二洪先生，一名鐘，一名鏞，皆洪、宣間詩人。其詩類元和、長慶諸名家，而其字不傳，并不識住何所，其子姓于今誰似。惜前人輯詩家不能旁搜，而邑有前進如是，不能一表，微爲可憾也。因取仲洪先生名鏞者長律一首，依其韻和之。雖慙續尾，顧私喜一日附兩賢後。乃應廣宗請，而復爲識其大略如此。

舊氏傳江表，前賢住郭西。此山曾豹隱，深巷有烏棲。地僻難廻轍，春陰自洗犁。隨時觀塞馬，翫世等醯雞。但辨麻和菽，能忘筌與蹄。壇邊松障合，門外柳枝低。乳犢啣芻出，新鶯繞樹啼。商歌留白石，叢話記青溪。奕代存風節，居家鮮傲倪。川廻魚汕藻，堂改燕巢泥。筆篋餘花譜，衣形想稻畦。閒看三徑菊，貧授一莖虀。茂族開於越，高風著會稽。詩題王霸友，隱並老萊妻。故老行堪式，賢孫卷自

攜。遺文追往哲，流譽滿中閨。

附洪鏞原詩

吾邑西山下，君家住更西。百年忘寵辱，終歲樂幽棲。沃壤資三熟，生涯在一犁。呼兒勤飼犢，戒僕早聽雞。高棟縣龍骨，衡門絶馬蹄。來牟連屋近，桑柘覆簷低。花外提壺語，林間布穀啼。沾濡天雨澤，灌溉水分溪。托蹟堪隣鄭，窮經合並倪。不辭身滴汗，寧憚足塗泥。曉摘蔬盈圃，秋收稻滿畦。甑香炊白飯，甕瀹釀黃虀。禮讓誇淳朴，經營笑滑稽。相親多野老，主饋有山妻。静裏詩還覓，閒邊杖復攜。優游太平世，何必慕金閨。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三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名甡稿

排　律六

聶明府生日

荀蒞來榆次，言游在武城。愛將花自種，操與水兼清。飛舄瞻梟近，圜扉見草生。亭邊三老約，指下五絃聲。楚户全輸版，甌蠻尚用兵。賣刀同虎渡，懸鼓中雞鳴。白望閭俱斂，黄巾戒勿驚。仙郎真列宿，神父比長庚。棠舍千秋意，桑弧四射情。登堂無可獻，折取早梅馨。

雙壽篇贈餘姚諸徵君

丈人稽郢後，垂老舜江邊。自昔稱三俊，于今踵七賢。占爲鴻漸卦，註就馬蹄篇。隱向梧中據，閒來柳下眠。銀牀穿碧甃，寶鼎發丹田。藜杖鄉初設，桑弧牖自懸。庚寅皇覽日，甲子義熙年。物外餘幖帙，閨中喜緼絃。龐公偕伉儷，鮑女本神仙。河鼓牽朱輞，初度在七夕後。江魚列綺筵。相思何所寄，唯有綵霞篇。

遥同淮上諸公九日遊裕親王園林登高限韻得徒字有序

予于九日過舒南宫舍人邸舍，值淮上丘學士兄弟、李明府、張孝廉諸公車馬

四集，將以是日游裕親王園林，作題糕之會，呼予共載，予適以他集不能從。既而諸公各有詩，即席分字，限一十二韻，彙録見示。昔梁孝王闢兔園召客，自睢陽爲複道，屬之平臺，凡四十餘里，而河間王德嘗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今親王爲帝室賢胄，肺腑枝葉，其開園築館，原足爲賓從厠足，而諸公以鄒枚之才，偶接蘭坂，即能御盃抽牘，以當獻頌，此在鄴宮讌集所稱良辰勝地，賢賓盛主，莫過于是。而予以無分不預，則其爲悵恨，可勝道哉。嘗讀韋學士和唐主九日詩，知學士亦未嘗預會，强顔作和；而李白九日不與崔侍御同遊敬亭，然猶有寄侍御詩，見之本集。予效矉附和，亦請限韻，顧未知其與古人何如爾。康熙戊午重九後一日某識。

九月入皇都，秋高海雁徂。將車來舊邸，懷刺向當塗。紅藥頻年憶，黃花滿地鋪。宋公方戲馬，陶令正提壺。期赴尚書遠，筵陪侍御無。賢王開碣石，豪士進彫葫。積善坊邊柳，高颷舘後梧。留題雲作牘，分佩水爲符。帽落違江夏，巾摧記義烏。登臨還倚樹，附載豈編蒲。梁苑饒詞客，燕臺盡酒徒。相逢能唱和，清興未曾孤。

寄祝同年汪編修尊人雙壽

三壽函金册，雙星轉玉繩。裔傳汪仲舉，兒似柳吳興。天上絲綸展，人間歲月增。桑弧懸鵠血，門帨絓龍繒。國老扶來罕，閨閑得未曾。登朝惟齒尚，舉案與眉凭。鼓瑟歌方並，開樽酒是朋。千年桃實

結，庶品蕙肴烝。鳳喜翔新竹，鳩看集古藤。傳經貽碧檢，染紙用青菱。瀛海濤千頃，丹梯路幾層。一觴慚寄祝，頫首誦岡陵。

奉酬董公子致平貽贈十六韻

紅杏園初啓，青槐路未遥。高門逢勝集，公子踐佳招。碧浪迎人酹，紅泥坐客寮。車廻攀柳候，茵藉落花朝。誼以雷兼鮑，名如董共鼂。文章横蓋代，意氣上干霄。八斗才無敵，三餘工不佻。虚懷嘗抑抑，玄箸本超超。東閣張筵遽，南皮發興饒。庭聯天廐馬，世插侍中貂。衣染墻葵汁，書縈帶草苗。琴心傳鳳曲，劍鼻刷犀膠。酒榼頻添漲，薰罏欲上潮。邀朋皆黼黻，投我是瓊瑶。道在雲嘗合，詩成星暗揺。雙飛看鶩羽，不忍度河橋。

許使君詩

聖代推觀察，雄藩重列侯。雙旌開鎖鑰，千里藉懷柔。勵治資良牧，平情簡督郵。巡軍星照海，行部雨隨輈。碑接山陰道，屏高甬上樓。旬宣踰八越，保障近東甌。鑑遠無疑牘，刑寛省要囚。廉辭原憲粟，儉着晏嬰裘。勸稼乘羸馬，耽書卧小舟。亭遺黄絹字，道鮮赭衣偷。入市携刀賣，當筵借箸籌。捐金輸士困，貸粟賑民流。自媿樗材劣，曾經藥籠收。宮墻傳五教，稷下闢三鄒。絳帳依南郡，青雲起道周。微文難紀績，聊以代方謳。

題傳經堂詩

至德聞荀里，高名著鄭鄉。人方垂繼世，家本住橫塘。門對新花嶼，經傳舊草堂。青山迴幔檻，緑帙滿巾箱。書帶牽隄遠，垣衣繞砌長。生徒閒授几，賓客静傳觴。詞業延中祕，忠言肇侍郎。其先侍郎公爲靖難建言，有聲。一門追顧陸，四世見袁楊。駿烈遥堪誦，清芬久自揚。檥舟停下去，豈是戀滄浪。

蒙孫國公徵灝請召西園讌集有贈時予將南歸舟次奉答國公係義王之子

西邸恢前緒，東吴紹世修。標名同燕頷，覲面在螭頭。爵過平原秩，人如康樂侯。田猶頒鄠杜，文已駕曹劉。家自傳盧矢，門無詠蒯緱。張錢長卻會，禰刺竟先投。突室琴罇静，閒園竹樹幽。高談驚遠聽，散帙恣冥搜。醴向晴軒設，車從智井留。鼎脣沾雀蛤，褥縫對犀牛。憑袂先王几，觀銘舅氏卣。當陽褰武庫，弘正醉書樓。宴比東堂勝，詩方南面優。公詩名《擁書堂集》見示。天才傾八斗，國士感千秋。金券文難紀，銀泥緘未酬。柳城相望隔，思煞潞河舟。

寄祝劉母王太君

錦帨開雲縵，朱門對水澄。清罇傾緑醑，峻節著青菱。晚歲能餐桂，當年重飲冰。硯濴提甕水，書照辟纑燈。身是陶貞烈，庭趨劉孝陵。笄珈頒錯落，棹楔表崚

嶒。甲子人間換，初陽地上升。環葭飛玉琯，覆斗絓珠繩。衣舞新緺綬，堂鋪舊毾㲪。桃花開有日，坐見歲時增。

看菊聯句 爲楊雲士菊圃作

北苑尋幽鞠，牲東籬見治蘠。佳名渾不辨，張杉妙植想多方。種集伊川盛，牲泉通酈縣香。銅鐶鋪處白，杉金盌鍍來黃。龍腦蟠銀埒，牲猧絲旋錦囊。輪御千輻廣，杉錢取五銖良。蠟朶紅兒髻，牲檀窩青女粧。苞沿舒茗甲，杉瓣底綴瓜瓤。敞類仙盤擧，牲圓同佛面張。微紅名馬藺，杉小臭似蛇牀。塢闢辛椒外，牲園隣苦竹傍。穿鶯疑住久，杉報雀欲御將。高士裁爲佩，牲夫人染作裳。分花餐屈子，杉釀酒送長房。合蜜團松餌，牲和英煮桂漿。翻叢袪蛺蝶，杉啄蕊妬鴛鴦。暫吸枝頭露，牲潛窺葉上霜。候遲猶猗狔，杉風動自低昂。重疊排成幛，牲離披布近墻。記時存小正，杉遺興在重陽。賜鄰悲將老，牲橫汾誦有芳。秋葩應晚歇，杉爲我罄餘觴。牲

送任生北遊 有序

春草初碧，朝雲欲馳。集江上之離亭，送樂安之公子。千里名高，遠度黃金之館；三洲歌苦，同御綠玉之巵。趨庭須早計，但作方遊；即席有貽言，不拘句韻。

客路饑驅遠，離筵酒上微。關山方漫漫，楊柳正依依。市劍吹花鍔，征衫換葛衣。燕臺需駿久，塞館度鴻稀。薦引思嚴助，遨遊重陸機。高堂頻慰去，勿使傍

柴扉。

贈胡少宗伯八韻

南省推常伯，東華景從臣。披雲常見斗，有嶽必生申。祕閣專詞翰，崇班領搢紳。典從三禮貴，賓與四門親。伯始才無敵，蘇湖學更醇。名標仙闥上，家在射湖濱。秩序追前哲，文章獎後人。升堂纔咫尺，相望轉逡巡。

寄祝王匡廬先生七十初度 即新城王禮吉、東亭、阮亭三先生之父也。

甲地開華閥，高筵啓玉壺。人間瞻岱嶽，天上見南弧。第五名偏重，無雙譽不誣。孝思懷牧伯，至德紹司徒。書繫堦前草，冠栖城上烏。交遊同郭泰，論議近潛夫。皂帽龍垂尾，丹山鳳有雛。卻官成八俊，教子得三珠。賜饌長遺膾，徵車好載蒲。鸞書天外錫，鳩杖國中扶。奕世多傳寶，群賢有繪圖。一觴隨獻遠，未敢效吹竽。

吴楷招會湯餅聯句

湯餅傳瑶席，張杉金錢壓綺襦。石麟摩外士，甡河鯉饋中厨。主爵催浮白，杉賓衣有拭朱。試啼知大器，甡占慶見充閭。九子烏生好，杉三嬴馬相殊。高虹天半玉，甡滿月夜來珠。父子吴中復，杉階庭謝幼輿。他年詩禮貴，甡看汝早追趨。杉 吴氏，又氏謝，故有幼輿句。

禹陵

夏后南巡日，茅山啓閟宮。九川方灑滁，萬國已來同。宛委藏書古，衣冠輯瑞隆。群侯遵會計，江漢仰朝宗。祀重陪方鎮，功成抑下鴻。層欄廻綵鳳，畫地有黃龍。藻染粱紋綠，花啣碑字紅。千秋新貢賦，八越舊登封。頫首滄江外，摳衣饗殿中。翹瞻明德遠，去此欲何從。

郡太守許公遷寧紹兵巡副使賦贈

中巡加八使，上秩賜通侯。控地連滄海，開轅在越州。金茄吹外幕，玉箸借前籌。民事關心切，兵行錫命優。專城原倚重，治郡早推尤。草檄憑馬首，封書裹箭頭。盜因虞詡息，人願賈公留。攀軾同蟻附，遷枝相烏求。碑横剡上路，靴掛郡東樓。俗凡留官者，脱其靴掛于庭。神武調軍騎，星文割女牛。寇恂需歲月，杜預註《春秋》。公註《左氏傳》付刻。自愧編遥服，深蒙顧弊裘。釋冤開蔀屋，解澤到荒丘。曾諭治先壠最切。茂樹陰方接，高天戴未休。江湖千萬頃，誰敢賦涪漚。

丘大參年伯七十初度

南極分樞久，東山屬望專。名高公路浦，家近射陽田。雲閥青齊舊，星垣碧漢連。司民延世澤，參岳領時賢。漢署常紆紱，淮流自理緡。井公六博戲，韋氏一經傳。玉樹圍瓊砌，金英燦綺筵。座中朱履集，階下彩衣翩。蓬島依兄弟，槐廳入後

先。看雲還棘寺，曙戒先生以學士左補大理。愛日度花磚。謂季貞檢討也。佳氣浮簾幕，輝光照里廛。門楣揚鳳翮，地胄引蟬聯。共有稱觴慶，寧忘授几虔。相隨群從後，敬誦白雲篇。

奉謁通政楊公林居感贈一十四韻

上闕標雲路，高門啓道鄉。詩書傳百代，名德冠諸楊。臺出金銀表，官居喉舌傍。天書垂左掖，卿月照東堂。假沐還泉石，因閒問梓桑。往來申浦楫，偃息午橋莊。自愧紆三策，曾經泝九方。予讀卷舉主出公門下。袁公四世植，陸氏一田荒。種杞孫枝詘，傳衣祖製亡。到門慚舊主，開宴謝新昌。爲仰千秋鑑，來窺數仞墻。一時依斗曜，三日接衣香。人望年來屬，天星曉自張。徵車應在道，執策敢相忘。

葉使君六十

會見黃星燦，長疑紫氣連。應鍾方啓籥，甲子又周天。族是諸梁裔，家藏虞仲篇。論文誇魏晉，對策入幽燕。製錦潛江曲，專城桂水邊。郡留黃霸蹟，人謂寇恂賢。音問三秋隔，相思兩地懸。誰知違俗久，頓使杖鄉旋。設矢逢初日，稱觴祝大年。金門邀曼倩，同望赤城烟。

贈副都御史金君

北闕推司憲，中臺肅準人。兩京傳舊族，三坐見親臣。上殿呼張緬，諸曹拜郄詵。朱衣長拂面，蒼珮儼垂身。抽簡如凝

雪，驅車總避塵。五花堂上列，六事御前陳。道可孚中極，清能敕外巡。時君有以清廉敕外臺疏。文緣章奏重，治驗紀綱新。在昔瞻雲切，于今披露親。埽門徵典客，觀國利來賓。啓署通南省，依垣近北辰。槐廳慚後起，還展舊絲綸。

康熙乙丑予奉使分校會闈得士一十二人竣事恭紀兼呈同考諸公三十韻

試士開三省，徵書下九重。名標文德殿，宴列武成宮。同考班行盛，諸房領去崇。翦金花插帽，浴鐵馬安籠。魚貫先開闑，蜂攢後捲篷。座如聯宿上，堂以聚奎雄。内簾中廳名聚奎堂。布棘藏知雉，垂簾示至公。硯分新靛液，題拜小黄封。是科上頒書題，用小黄封硃書接出，上寫「御封」二字。使席供旃細，

官厨煮桂濃。吹鐃來塞北，擊櫜在墻東。畫壁皆麟鳳，標籤類蛞蝀。卷排千字牘，鬮限五經通。到晚門箝赤，中宵燎舉紅。九龍天上現，萬蟻穴中攻。啓簿覘多例，未閲卷時，先檢科場條例。焚香矢寸衷。主司愁失實，進士苦雕空。「棘闈深鏁武成宮，談天進士雕虚空」，係黄魯直詩。文獻都堂内，神枯號舍中。有蕉難覆鹿，入牖敢窺龍。所藉千秋鑑，曾無五色幪。三呈皆白璧，萬選得青銅。勒帛藏雙管，收囊會九緵。草編時有次，花判月將終。編號次第即草榜也，每日各房判紙封卷篋。北斗魁爲首，南宮禮是從。人方安夏課，長安舉子落第者，率浄坊度暑，曰夏課。誰敢道冬烘。進録盛箱窄，題名散炬融。書吏填榜名，圍以萬炬。闈開雲葉葉，榜放日曈曈。宿舘袪甎甓，升鑾伐鼓鐘。賜袍披織綺，開宴舞尋橦。放榜後賜宴禮部，教坊奏伎樂，賜花、賜綵段表裏。因謝同

荀誼，翻塹獲狄功。井亭深鏁處，長盼隔牕桐。

鏁院簡王編修同考兼呈難弟侍郎主文十韻

龍並雲間躍，人同馬氏良。弟方司主校，兄反作參詳。舊以房校，名參詳官。禮序迴鸞列，温言下鳳章。時院中接旨，令勿嫌避。隔屏分上座，授尺首東廂。四闢優三館，群空賴九方。同臨戰蟻穴，忝受獲麟房。宋嘉祐倡和詩有「萬蟻戰酣春晝永」句，予以領房官闈閱《春秋》，故云。藍汁文千點，樺烟燭幾行。位因同考近，分以後塵相。館規，予與兩公相爲前後輩。海濶容流細，天空任羽翔。聚奎堂畔月，相對意難忘。

過劉少參宅有贈

北海標通德，東田返近臣。白雲仍在望，絳節舊曾巡。睹墅非閒地，歸湖有上賓。擣茶花院静，讀易草堂春。丹鼎招仙客，金魚付酒人。題詞俱咳玉，封册總泥銀。禁闥思嚴助，台階讓賀循。長干初置輦，白下慢垂綸。❶ 跡共潯陽隱，交從北府親。有誰司國舉，唯汝秉人倫。納履龍門峻，披帷燕賀新。思深猶望歲，游滯已兼旬。霜雁飛黄浦，秋楓動紫宸。欲因徵詔切，從此捧車輪。

❶「慢」，四庫本作「漫」。

趙弟舉茂才書扇志喜

雅度如搴芷，晴江賦采芹。父爲晉成子，兄即趙觀文。珠玉方呈彩，驊騮迥出群。開襟飛紫電，跬步上青雲。佩重搖金穗，衫疎映繡紋。平原佳子弟，知向武陵分。

送家僉事提學雲南

司命開南詔，除書下建章。經傳宣聖里，名冠鄭公卿。久列螭頭仗，曾含雞舌香。縹箱疑武庫，珠斗見文昌。比士昆池外，衡文洱澤傍。猓問垂甫掖，獐裹判干將。八代唐文重，諸生段氏良。國書傳杜佑，家學本毛萇。東壁舒光遠，南溟得路長。雁行迴復處，相憶在瀾滄。

丹陽別羅坤

作客鄉關遠，懷君歲月深。過江逢管仲，入幕見陳琳。代北方馳騁，苕南久滯淫。未懸腰下印，長散橐中金。入俗饒玄度，憐予得素心。烏衣人共訪，白下酒同斟。世已嗤求駿，吾將效展禽。天低垂去轍，雲滿未分襟。龍跳難爲友，鴉栖不擇林。丹陽重惜別，相對起沉吟。

胡副憲生日

烏府垂標峻，青陽感氣新。藏書柱下史，執法殿中人。入陛長連臂，居官善逆鱗。週天剛六甲，練日及三春。指直冠如鐵，風清簡似銀。明時無可誦，但願作良臣。

二

憲長垂三坐，端公擅外臺。春風吹海甸，曉日近蓬萊。使作儀同貴，生占宰相才。程琳饒氣節，王儉著風裁。珮有蒼龍繞，門呵驄馬廻。衹因留柱史，紫氣滿東來。

寄吴制府廣東

妙略雄南服，鴻恩賚上京。五年專棨戟，獨坐領簪纓。册授金鼇勝，兵摧玉洞平。三門新壁壘，八克舊家聲。重地深分履，前轅早樹旌。詔從雙鳳闕，節授五羊城。谷轉桄榔暗，旗翻翡翠明。趙佗終北拜，馬援且南征。操得貪泉厲，名因裹石成。朱方行處樂，白雉貢來輕。磐石詛茅土，河山倚保衡。八行難盡意，長使寸心傾。

吴門喜遇郭襄圖飲次留贈并謝所貽聯句

作客當三伏，甡懷人在一方。啣鑣逢茂苑，張杉把酒對金閶。意氣干雲上，甡追游度日長。高名通宛洛，杉近歲返炎荒。藥採安期澗，甡金携陸賈裝。賢王驚賦彩，杉時郭以詩百韻贈俺荅公，每一字酬一金。鑾女授衣香。家隔鴛湖遠，甡山看虎阜良。歌迎桃葉渡，杉居近百花坊。金屋嬌還貯，甡瑶山讌未忘。尋仙同許邁，杉結客過吴光。何幸貽歐冶，甡兼之贈楚纕。峰前瞻縹緲，杉亭下詠滄浪。座愛林宗友，甡行陪郭伋觴。臨岐乖報謐，杉爲我俟河梁。甡

挽陸母

萱草移金闥，蘭旌返玉樓。太君如湛母，孝子是王修。機織恩難斷，杯棬澤自流。堦前黄鶴去，天際白雲浮。至德傳閨訓，餘哀減巷謳。只憐赴吊晚，偃蹇愧南州。

觀徐昭華畫障作

吾郡閨房秀，昭華迥出塵。書傳王逸少，畫類管夫人。紫水和泥染，青山帶露皴。蝶衣聯繡褶，花片滴朱脣。閣上烟雲曉，階前草木春。祇愁頻對鏡，圖作洛川神。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于稿

七言古詩一

西河七古較他體易輯，大抵鴻路堂抄本十之八，諸選刻本十之二。特諸刻互異，參錯不合，以選時争相改竄故也。今悉從原稿改正。

七古空居本尚有存逸者，如《駿馬行》、《柳橋行》、《江東游女歌》、《冬青樹歌》、《神堯皇帝大閲圖歌》、《從軍行》、《軍中行路難》、《隴頭吟》、《樹中草》、《燕歌行》、《哀江南》諸詩。

巫山高

君不見，巫山叢叢高插天，前臨蜀道迴長川。君不見，巫山窈窕似好女，朝見行雲暮行雨。朝朝暮暮巫水濱，碧蘿紅樹荆門春。幽崒生風吹雨色，迷卻當年夢裏人。夢裏迢遥渡三峽，十二峯頭暗雲葉。風起難留巫氏家，山前那遇荆王獵。荆王巫氏相遇稀，春禽暮蝶争飛飛。天半無雲粧緑髮，風中有雨濕羅衣。羅衣緑髮等閒變，誰語荆王使相見。若爲淫濵蕩人心，判作琵琶蔽君面。琵琶峯畔雲影長，湯湯淫濵流瞿塘。共言臺下棲神女，共道丘中伴楚王。楚王宫裏細腰女，争望陽臺起歌舞。不惜高峯化作神，但恨春雲變成雨。春雲蕩蕩流滿山，椒花紅映青苔間。南行若箇知才

子，空使春雲江上還。遠公曰：「若爲」，誰爲也？崔仲方巫山詩亦有「若爲教月夜，長短聽猿吟」句，唐人盡如此，近誤用。

七夕曝衣篇

明雲初起芙蓉殿，半月將開五明扇。青女當秋看又來，黄姑此夜期相見。璇車自出絳河濱，芝蓋遥迎紅粉人。錦石抛時通錦字，鍼樓啓處有鍼神。星橋熠熠百枝動，雲路迢迢七香擁。夜半秦王欲捲衣，天邊蕭史先乘鳳。六宫羅綺張玉臺，千盤錦繡開雲堆。暗香畧動知風發，好影頻移待月來。千頭飛雉壓花綉，九子盤龍帳中覆。珠帔垂將露滴餘，仙裙留向烟飛後。此時穿線最難成，此夜乘槎最有情。幾看鍼孔雙絲度，裁問支機百思生。支機載去連太液，幾處衣樓耀寒碧。不疑綵女夜能舒，翻似天孫曉來織。别有豪華富貴家，金箱玉篋寶鈿車。争道紅綃如閃電，争言紫幔似輕霞。紅綃紫幔不曾襞，遠公曰：「襞」，一抄作「擘」，誤。不曾襞，言不曾摺也。王勃詩「錦衾夜不襞」。更有娼樓望靈匹。玉指泠泠展素衣，翠帶盤盤廻錦瑟。重有佳人怨秋瞑，雕鵲填河暗通徑。只將雲錦連七襄，只將月帳爲五詠。七襄五詠處處新，錦雲帳月家家春。誰憐畫閣懸衣外，復有長竿摽布人。霖曰：襞字不用韻，凡换韻首句倣此。

擬古意贈襄陽李調鼎明府過訪

大江日夜緑，春草日夜滋。美人渡江來，正值花開時。花開灼灼滿江渚，白舫青簾舊明府。載得襄州郭外雲，吟來秦望山

頭雨。東京元禮本是仙，孟亭歌曲襄陽船。恨無明月真珠佩，解送春風大道邊。

集東書堂即事兼呈祁五祁六兄弟

棲烏遨遨起高樹，大星落落流通波。平船刺河冷著曙，早來如此良會何？晨光滿檐花滿谷，窈窕虛堂映修竹。牙籤三萬甲乙殊，仍列中丞舊書軸。當軒進酒羅綺黃，朱花夜池華燭光。苦吟哀嘆愁人腸，銅笙玉琯藏曲房。東山高洞久傾謝，新墅難廻紫庭駕。春日曾彈市閣間，落月誰歌墓林下。相看每惜良會稀，庭前又見朱花飛。冰卮清接露華墜，蠟槃横繞珠繩低，烏棲未棲烏欲啼。

洧川楊花歌

洛城東行洧川裏，簌簌楊花墮流水。不似龐湘送我時，西園但折緑楊絲。洧川渙渙採蘭去，不見蘭花見飛絮。垂楊十里春晝陰，騙馬驕嘶不能住。春船三月洧水多，下江千里行難過。漫天撲地楊花落，馬上躊躇空若何。霖曰：龐湘，洛中妓。西河又有詩見五絶。

奉贈吳金吾七十初度❶

霖曰：吳元素先生爲吳大司馬冢孫，傳襲錦衣。

朱榴花發紅藕香，嗚珂舊第薰風涼。

❶此詩四庫本未收。

彤庭遺老俯崧嶽，紸紱始知麟綬長。殿前夙昔重環衛，天子親臣執金貴。鳳轂嘗憑仗下符，鶡冠時埽闒頭彗。鈎陳肅肅位望尊，六閑八舍如雲屯。虎官爪士盡奇傑，當街食艾愁王孫。天心日月正陽午，久指山河誓鐘鼓。内府丹書螭首新，滿牀赤芾貂蟬古。悠悠時事不可期，角巾徑自還烏衣。清江琱弓既抱玉髯墮，空留珠靶長相隨。隱吏誰傳藏龍霧藏豹，七十年來並漁釣。蓬萊高閣近東紫氣來，避秦剛值桃花笑。自憐顯晦年歲殊，真灑，揄舞揚觴進蘭茝。君家世胄不可當，東京楊見桑田變滄海。弟兄三戟喜重見，蘭臺御史翊鄧西金張。況兼膝下有令嗣，交友四海多文章。衛郎。君家司馬事神廟，坐略西戎静邊君不見，市馬輸來老上金，擐刀搏得賢王鞘。徼。紅山墩前錦靴窄，忠順三娘欵關譯。燕支萬騎齊解降，毳幙千年少顔色。先生七十真古稀，高勳世世留常旂。只今司馬邊頭月，猶炤尊前舊錦衣。

搓挪行

秋高夜明天雨霜，黄河水流東湯湯。小兒丈人暮年戍疆埸，家中老妻夜徬徨。黄河水邊三十羽林郎，丈人去時呼阿唐。行人撫枝徒增倒枯楊，根株垂萎枝葉颺。傷，好枝無根安用長。

白日澹澹沉黄河，清霜入水同流波。馬足行人早行過滹沱，心思故鄉悲如何？前飛鶖鶬凍折車婆娑，辛勤慰悦徒旅多。城邊當壚雙緑後駕鵞，荒城投汨愁綱罭。秋風野池吹朱荷，酌螺，入門便酌金叵羅。歌成一曲新陽阿，聽之雙酒不飲當聽歌。

汨同沿渦。少年苦貧但搓挪，何爲遠行心煩苛。

打虎兒行有序

禹州民朱兒救父打虎，史使君廷桂獎勞之，予識之禹署。

打虎兒，乃在汴梁之禹州，禹州城外朱家樓。小兒十一隨父耕，深林有虎斑毛成。颸颸黑風吹草根，乘風攫人誰敢攖。小兒不識虎，乃亦聞虎名。虎來小兒怖欲啼，掀唇見虎銜父肢。咆哮草際風來吹，兒啼向風不得父。把杙打虎截虎路，三尺童子五尺杙。打虎落毛傷虎臆，虎驚顧兒舍父逃，深林風草皆無色。禹州刺史呼小兒，裹之以帛飽以糜。予時在署識兒面，耳髮穉弱真兒嬉。問兒打虎虎何似，舉手張齒作虎勢。假虎隱幔恐小兒，小兒復怖將啼歸。當時見虎得無怖，此事我亦昧其故。禹州刺史省得知，是日小兒知有父。男兒七尺傷父心，天寒辭墓行求金。安得棄鋏抱長杙，與之同日還深林。我所思，打虎兒。

入少林書事

嵩陽宮前山翠濃，西行縶馬金牛峯。新鶯啼歇緑楊裏，潦水倒入清溪中。春寒衣袖晚來薄，細雨濛濛灑幽壑。林杪高穿雙樹行，巖前時見三花落。崔嵬紺宇本金布，上界鍾聲出雲霧。殘碑萬堗讀未成，暝色空廊坐來暮。山深寂静鮮人語，松頂微聞住春雨。深厨野藿供晚餐，竹牕新月明前塢。老僧趺坐爲我言，北朝舊是祇陀園。精藍洛下總稠雜，此中絕壁無攀援。嵩丘

相峙藏貝葉，列祖持衣寡言説。阿閣翻經降露華，中亭斷臂飛寒雪。聞言慄然動我心，恍對秋潭卧冰冽。夜夢胡僧折予指，不記前身迦葉子。難尋澗底三昧泉，且飲當前八功水。蘧蘧卻枕蝴蝶飛，晨光養樹看熹微。滄滄赤日上瓊壁，太室少室争光暉。出門欲問來時路，策馬悠悠何處歸。霖曰：五律中有《宿少林寺夢跋陀飲予水》詩，夜夢一段意指此。

游石淙

游石淙，石淙不可渡。倚翠屏兮有雲，蹋流泉而無路。流泉激激上有臺，叢嵓疊石嶂中開。嵓前合沓流霞起，石上玲瓏瀉水來。玲瓏細水瀉危石，絶壁參差望來隔。觸溜微牽莎草紅，翻漚似覆蘋花白。當年侍宴碧澗隅，金輿玉漏開雲衢。離宫祕苑游仙女，石畔嵓邊到帝姝。儼流泉之調瑟，比鳴鳥于吹竽。今來獨上雲錦闕，俯瞰長河跳流沫。碧草薰開帳殿烟，青蘿捫待珠宫月。珠宫帳殿不復留，青蘿碧草緑溪流。望美人兮何處，悵獨立兮山之幽。山之幽兮水之曲，春色芊眠兮水波渌。看蝶舞兮中林，聽鶯啼兮深谷。鶯啼深谷柳暗催，銜衣蛺蝶及春來。只有流泉無旦暮，年年石上自潆洄。

桃源圖

桃花灼灼開千樹，不記當時問津處。明霞一片連白雲，中有漁人捨舟去。捨舟欲入志未違，桑麻千頃迎朝暉。武陵溪上東流水，時見桃花片片飛。

九月十九日登淮陰城東程將軍塚程咬金塚在紫霄宫南

層雲盪晴空，凉風薄枯草。我登淮陰城，秋衣振縹緲。淮陰城東有高阜，九日初過又重九。閻君父子好探奇，閻修齡、若璩父子。邀我登高共飲酒。籬頭黄菊堆酒卮，風前重把茱萸枝。雙攜銀榼墜鸕鷀，頻開鏤椀燒蟲蠵。飄飄千里試一望，射澤鹽陂滅秋漲。烟浮蒼靄到海平，日湧黄河向天上。紫霄高闕凌貝宫，霓裳羽節吹長風。圯橋再見赤松下，淮王自坐丹霞中。前臨巨塚近千尺，半倚城根半葦陌。水落難知王氏墳，道傍猶睹滕公宅。閻君本屬唐相餘，稱言此是將軍墟。神堯定鼎畫麟閣，程氏高勳析珪爵。曾留淮海鎮徐方，因釋金龜葬繁弱。千秋甲胄掩黄土，猶抱旍旗走風雨。介馬嘗隨龍虎號，銜花近見牛羊舞。秋風酹酒瀉玉缾，幽思還視飛鴻翎。昭陵西望久寂寞，鼎湖南去愁青冥。銅笙一曲倚靴竹，戲馬臺空散黄鵠。把酒頻看琥珀紅，拂盡殘碑不堪讀。

朱明府禹錫生日作

梧桐生朝陽，不與樲棘群。鳳凰翥高岡，燕雀徒紛紛。我行淮陰謁朱博，正值朱絲紱麟角。闕令長看柱下書，豳民自奏公堂樂。當年束髮珮玉琚，皎如初日開芙蕖。行文皓旰薄江海，結交磊落填車輿。須臾挾策動天子，一旦聲名滿燕市。買駿時登百尺臺，懸梟竟下雙飛履。臨淮百里著奇績，前邁于公後師伯。雨後甘城疊翠錢，花開射浦臨瑶席。嗟予自視四十年，長途索

食蒙君憐。蒯緱不唱苦寒月，絮袍解贈嚴霜天。此地有漂母，向曾飯韓信。君豈一飯恩，淮流本無盡。淮流蕩蕩到海潤，種樹忻能解人暍。況有含桃墜宿紅，真藉臨卭買消渴。氍毹錦段要素情，方春爲汝聽啼鶯。持梧欲勸山陽酒，只看東流淮水清。

霖曰：西河出游，以撰敘先生爲當塗令，故感之最深。中云「含桃消渴」，則指曲江奉觴人也。見五絶卷。

卧龍山太守歌

卧龍山前春草肥，卧龍山頂秋雲飛。不知太守是何氏？唱殺卧龍山下兒。卧龍山高起東越，上有黄堂過天闕。云是當年句踐亭，望若雄虹駕雌蜺。高門鎧仗排虎獅，有人坐中如母慈。摩頣撫頂善鞠育，一顧三復千回思。去年官兵戰東海，白日蒼黄徙軍壘。嬰兒奔走哭上城，慈母從容爲分解。今年官兵鎮海磧，日負長刀走如簣。慈母週全最苦辛，旦出餔糜祏安夕。嬰兒無知乃有心，口能作語還能吟。龍山井頭掛銀綆，綆絲知淺尤知深。君不見，井邊枯魚苦摇尾，竟入井中食井水。

採蓮曲

採蓮花，花高葉復遮誰家？採蓮女，移舟徑入葉中去。不見採蓮人，但聽葉中有人語。葉中語，不可聽。水漫聲將斷，風多響易停。欲將花紅比花頬，欲將翠袖聯花葉。可憐葉溜珠欲傾，可憐藕斷絲難接。絲難接，珠欲傾，可憐蓮蒂並頭生。並頭花蒂根中出，比翼鴛鴦水上行。鴛鴦飛自遠，荷柄

曲還擎。擎將荷柄出荷浦，何處相逢採蓮女？蕩槳難教水鏡明，分房不道花心苦。亦有江邊解珮人，蘭橈桂楫傍江春。折荷恐刺手，濺水畏沾茵。逢人如照影，連榜似比隣。不愁風起湖難度，只恐江高堤易湮。更有堤邊游蕩子，揮鞭摇曳垂楊裏。一時菱唱逐堤遥，幾處蓮歌向風起。蓮歌菱唱起江沙，蕩子歸來近若耶。争向堤邊馳玉馬，何如江上採蓮花。蓮花復蓮花，花葉何葳蕤。花摇知手摘，葉動識舟來。花紅豈可染？葉碧詎須栽？栽花不採摘，花葉自摧隤。採蓮須語蓮舟伴，及此蓮花江上開。

蔡大敬評曰：大可《採蓮曲》繁妙可結，鮮濡欲流。

舊評曰：初唐七古詩大抵本之江淹《西湘》、沈約《八詠》諸篇，倏無定姿，按多散緒，信陽所謂調之流轉者是也。王子安、劉希夷諸君後，惟太白近之，西河于王劉得其佳要，故一往神妙。近爲初唐者，徒以纂紐稱工，此繇誤讀《長安》、《帝京》耳。「水漫聲將斷，風多響易停」，一作「雨洗紅將落，風多響易零」，非是，今改正。

和載花船詩并序

渭南令張萬青納青谿姬美其既，姬疴，屬女弟以迎，將望來舟而瞑目。令爲之神傷，作《載花船》篇。闕里孔孝廉示予，并屬和章。

勸君莫唱楊柳枝，楊花飄落無還期。勸君莫上桃葉渡，桃葉青青在何處？君游渭陽值春月，遥望江南柳如雪。誰家城角種石榴？不見平船住花埒。白楊深巷野鵶曙，十字南頭小樊素。門前脂石解笮行，花插文魚駕船去。鬱金香汙染絳雲，❶瓦棺

❶「汙」，四庫本作「汗」。

玉樹埋紅裙。綠珠井上冰初結，紫玉湖邊日漸曛。昭陽女弟死相屬，眼見花間繞銀燭。鸞弦既絶難再牽，幸有蠻絲細能續。漳河銅雀飛復飛，大姨既嫁娶小姨。只今張君作新壻，清江重載花船歸。我行江南望江路，舊日烟花在何處？西陵松栢風雨來，但見青驄繫江樹。涼秋月没星代時，遠公曰：李義山詩有「月没教星替」句，「星代」恐即「星替」也。珠房多擘秋蓮枝。君能載花對花語，道予曾和花船詩。

登白鷺洲高樓值施使君留蕭江有懷 霖曰：施愚山先生分守湖西。

石陽城邊白鷺洲，萋萋碧草環洲流。層樓百尺俯寒潦，有客獨登樓上愁。樓前寂歷衆山暮，萬里江流自來去。天半横吹贛浦帆，雲中恍辯虔陽樹。我來眺望九日餘，芳洲猶採紅茱萸。遥山不斷故鄉雁，沿流時羨清江魚。故人乘興久舒嘯，千載南樓鮮同調。看月寧分佐史牀，臨風空着參軍帽。相思渺渺縈素波，秋花開映波中螺。凭欄欲作登樓賦，不見夫君奈若何。

夜分聽江聲浩然有故鄉之思

我家住西陵，慣聽西陵潮，涼秋八月江闗高。西陵潮上時，巨如波底長鯨號。細若寒風來，落葉相飄飖。西行渡江不聞此，曾宿嵩山少林寺。寺傍長松踞溪水，千樹萬樹香閣邊。夜來聽聲不得眠，宛如秋潮耳間落。坐起行空林，但見露華薄，山頭月弦清漠漠。月弦漠漠清欲流，此時思鄉生暗愁。迄今渡湖涉江水，去家已是四千里。

江水滔滔向東去，涼秋水削流不住。日行無潮夜有風，侵舷透幕吹㶑㶑。水波欲瀉不得瀉，搏激持回卒難下。中流起澎湃，❶圻岸忽頹蕩，孤舟本已在波浪。到此那得避衝激，横流溢洲渚，直下礙沙石。遠公曰：孤舟句繳蕩韻復起激韻。初駭驚飈動地來，既道鴻雷向天坼。狼頭鹿角相迸奔，白月初落天星昏。天星欲墜雨颯颯。推篷仰天星，仍見水嗑㗇。洪波雖斂水尚躍，舟中徹夜聽水落。又如溪邊松，習習響萬壑。不疑身在大江裏，萬里波濤去無已。望中方擬過瞿塘，夢裏忽憐歸故鄉。歸故鄉，聽江水，江水有時轉，故鄉何日返？故鄉欲返不得遂，夜聽江聲忽流泪。

憶昔寄華亭吴山人懋謙到武林并憶沈翰林

憶昔華亭翰林夜飲吴山堂，滿堂灼灼華鐙光。豐罇巨罍排幾疊，妖絲脆竹分兩傍。嚴城伐鼓下魚鑰，高雲沉沉墮烏鵲。把酒論文四座傾，薪橥蠟樹交花落。東飛羈雉鵲西避，今來已是十年事。君游京洛我自還，羡君辭賦留燕關。翰林久作大梁使，霖曰：沈蕙庵以翰林分守大梁。至今尚滯錮陽山。羡君獨登黄金之臺擂鼉鼓，左集漁陽右檀土。挾鳳扳龍恣往來，展蒯遵銅並歌舞。遠公曰：陸機《赴洛》詩「撫劍遵銅輦」。劉生意氣不可說，司馬文章更奇絶。君今貽我尺

❶「澎」，原作「溯」，據四庫本改。

素書，自數詩篇滿車篋。吴山童童吴水深，君來仍宿吴山岑。渡江無檝兼無櫓，還憶當年沈翰林。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春莊稿

七言古詩二

飲王大參邸舍有感

越東節度瑯琊公，赤幢曲蓋紅鬣驄。皎然清白不可犯，二十州縣争承風。時當北府徙軍鎮，部騎牙官擾民畯。公嘗執簡拄虎門，夜草封章曉馳進。彤廷震怒驅短狐，直聲藉藉驚階除。誰知民命甫休息，反遣賜車去海隅。今逢天子重儒術，束帛玄纁召公入。東堂進士推郤詵，西漢諸儒薦王吉。自慚六論不一通，徵車礰碌空相從。多公獎譽溢齒頰，令我感激填心胸。春宵月出勸杯杓，坐聽宮門下魚鑰。鑪火圍來炭餅紅，山屏遮處燈花落。芳菰精稗肴核鮮，大梁之黍華池蓮。高文雄睨絶流輩，坐客縱譚驚四筵。唧觴脉脉念夙昔，十載相逢苦相憶。何期此地得追陪，一見裴公舊顏色。人生聚散會有時，都亭高會真堪思。獨憐垂老東華客，醉裏騎驢何處歸。

短歌

廣陵城下波粼粼，吴家少女名阿真。桃花爲面日爲影，當軒一顧愁行人。春桑初發采桑去，五馬城南使君住。烟絲漠漠吹碧林，前路踟躕日將暮。鴛鴦雙飛江水傍，蓮枝已折蓮絲長。他時自有連根藕，莫

道空聞蓮子香。

明河篇 有序

毛甡游淮陰，查繼佐孝廉並轡過張吏部曲江園，觀百戲。時秋八月十四日，江南北名士十百來集。凡水亭當湖，樓臺舘舍，刺史諸王軍府伎樂畢出，驚見妙幻，目不及瞬。自曙起烏啼，迨夜漏盡日。初出兩竿，迭呈絶藝，如灌河接魚，匆得已矣。絲竹綺羅，霏微幼眇，自傷淪落，未易遘此盛會，樂極哀生，易于感慨。又當烟竿熱，層累遞上，狀城郭宫宇、人物狗馬、簾幃釭幛，士女觀者，填塞渚港。亦有簫管燈紗相間，映水烟糢糊。奉觴女郎從烟霏霏中載它舟去，亦又凄已。蹋鞠者閻生、搊箏王生，有清歌絶妙。錫山朱生、吴門孫生，皆一時絶技擅場。幸一遘觀，明當散去。聊從諸君後，賦詩三篇：一樂府，一律，一此題也。時賦詩者十之二，甡與張公子礽禕詩先成，人誦之。劉漢中贈甡詩曰：「詞人罷唱曲江樓。」王孫晉曰：「賦傳明月夜，詩動曲江樓。」張慕曾曰：「今來同上曲江樓，崔顥題詩衆莫酬。」餘載《東山釣史集》中。霖曰：查伊璜，號東山釣史。時西河詩成，一時好事者爭相傳寫，凡閱二十日始還稿，遂有他本，小異十許字，見倪天章序。又施愚山先生入賀道淮，題其篇曰：「繁絲雜吹，靡靡傷情。若大可者，真是才子。」

明河潔潔秋夜長，草頭露白生微霜。淮陰客子感秋節，愁坐各言衣帶涼。東山釣史卧淮浦，私喜涼秋及三五。蹈海誰牽八月槎，臨淮須伐三洲鼓。三洲鐘鼓淮水濱，八月乘槎好問津。邀得江南流浪子，迎

將河朔冶游人。江南河朔兩相望，河水星光兩搖漾。西園冠蓋翔緑池，東第笙簫啓華帳。張家舊院倚水陂，珠湖千頃漾琉璃。霖曰：珠湖，一名東湖，在張園傍。紅橋碧柳通油幕，叢臺複樹繞金羈。緋紗籠蠟安花裏，綵幔懸毬似霞舉。漢代名王久愛山，曲江吏部今開墅。初開湖墅接湖蓼，重起烟樓布烟燎。將立星竿火樹枝，將貯三硝五花爆。但懸竿貯爆俟斜日，列艇分燈晝如漆。斯時濯燕幻舞到庭看，待駕明河泛槎出。緪懸傀儡戲東稱最輕，此際投竿舊有名。誰翻竹簡弄漁史，誰郭，鈎藏神祕來西京。巾角彈碁四座驚，花門蹋聽皮靴拂絃子。别有秦箏老朔客，曼節長吟變鞠三郎喜。何事哀彈塞上聲，使予翻動江南情。促拍。江南一望欲起舞，前亭又打閶門鼓。內部新分刺史家，明童盡出諸王府。晚風乍起烟滿湖，月輪推湧湖中珠。明雲薄霧繞河漢，蘭橈畫槳環菰蘆。燈前紫幔開杯斝，水面紅粧照綺疏。紅粧紫幔兩相映，水面燈前看不定。明河將月蕩爲烟，皓月連湖瀉成鏡。明河皓月乍流没，彷彿天星墮天末。烟樓吹將星籥燎花生，看到烟樓火竿發。祇因畫舫星籥繞槎轉，甲燭鱗釭散珠遠。香燔銀葉炭迸隔烟多，翻使紅龍踏波緩。别浦還營曼衍場，重添，箭下銅盆滴將滿。大舸小艇歸不歸，霜寒月城已下葳蕤管。吴謳越唱本超絶，静對流波一白烟霏霏。繞屋驚翻桂樹烏，滿船涼浸冰壺月。聲徹。只有傷心小樊素，看繫榴裙坐花路。不識初從何處來，幡然忽入烟中去。明河垂垂露華湛，良會何時再能得？賦就明河夜未闌，曒曒東方又將白。

蓬池篇

蓬池渺渺耶溪邊，耶溪美人齊種蓮。蓮花蓮葉何田田，風前日下長暄妍。東江節度文且賢，朝來招我尺素箋。時朱介庵分憲招飲。紅欄屈曲初張筵，圓方遞代羞新鮮。孌童皎皎垂帶年，滿堂拂舞愁管絃。銀陂倚欄坐欄前，宛如身在荷花船。伊昔蓬池多列仙，朱顏綠髮青嬋娟。荷珠作珥荷鏡圓，風衣雨鬢凈可憐。今來侑酒真茫然，微波著襪飛朝烟。蓬池如盞酒如泉，醉時欲蹋蓬池穿。誰聞薌澤碎珠鈿，晚來灑雨荷花邊。

奉贈蔡二爾趾并爲詶別

淮陰蔡子嘗負奇，鴻名將使侯王知。鬑鬑白皙美鬚髮，有時出語驚人兒。我來淮陰問奇士，日探懷中禰衡刺。首謁城東蔡子廬，恍若長途遘騏驥。西風斜日同酒酤，流霞灼灼抽冰壺。汝南黃憲漫相媲，只言江左生夷吾。相從晨夕惜歸去，願作浮雲繞江樹。秋雨裁飛圯上花，春冰又滿臨淮渡。蔡子矯蹇莫自疑，遭堯舜禪非無期。❶黃金築臺久相俟，況當冀北長驅馳。君不見，淮陰故侯釣淮水，渺渺流波散花蕊。一旦能驅西楚王，頓挾千金散閭里。又不見，淮王好文作奇句，只詠淮南桂之樹。後園汲水得寒漿，白犬丹雞不知處。方今蔡子世所聞，騶彭絳灌難同群。只應高語爲秦相，不羡明堂是漢文。

❶「遭堯舜禪」，四庫本作「空群之顧」。

西樵山人歌

馬生自號西樵子，家住東湖藕塘裏。朝雨看沉屋角雲，春風吹上堦頭水。閒來著書還種花，隣園日聽啼慈鴉。長鑱短鍥置不用，自名樵者真浮誇。西樵大笑爲我說，曾夢羊城見高闕。青螺壁絶抽紫霞，黄木灣深瀉紅雪。羽衣前度指一山，山高與汝同難攀。西樵名山亦名爾，自今爾是西樵子。我思南中有奇嶼，萬仞羅浮障春霧。夢裏長從嶺徼尋，醒來仍在江村住。西樵何幸得此名，此名竟與名山争。騎鯨欲去不得意，枕柯將爛非無情。念爾東湖濱，日日放船好。隣園有泉亭，西樵有聽山堂，在黄圃左，西河《黄家亭子》詩：「西樵山人隔巷居。」幽清似瑶島。前堤採蒲根，中流滌蘭草。就君長向東湖路，時聽流泉不能去。今來翻作西樵歌，恍倚空崑桂之樹。西樵今亦名鶴樵，薪烟蘇雨當凌霄。西山縹緲不可見，翱翔争比他山高。南還將上匡廬嶺，看爾西飛一羽毛。

放歌爲劉二漢中留别

王孫來時桂花發，王孫去時春草生。問君何以久居此，只言爲有劉生情。劉生意氣邁碌碌，好我逾于好金玉。解褐頻酤市酒紅，剉牀不用霜芻緑。我本羈旅人，天涯任奔走。驛店聽曉雞，旗亭折秋柳。彈鋏辭里門，吹簫渡江口。渡江潛作瀨上行，驚翔之鳥傷予心。何意君能好我摯且深，令予忘卻蘆中吟。朝來共藿糜，前廡無用梁生炊。晚來共紅燭，街鼓沉沉倒醽醁。一日不見亂心曲，衹有倪寬相對坐牛角。謂

倪之煌也。此際驩歌樂相樂。❶自此勿言淮水長，濁泥數斗淤難量。勿云淮城有千仞，當此高懷不堪準。我今將住劉伶臺，寒風斗酒長徘徊。不然攀爾桂枝樹，且與劉安共晨暮。無如唧唧鄉井情，方春竟逐王孫行。臨行不識中心苦，試看萋萋春草生。

渡河寄大敬徽之憲臣并呈張五杉張七梧姜十七廷梧丁五克振吴二卿禎顧大有孝

河水將流澌，東行渡枝津。寒風吹襟裾，使我思故人。故人在何所？云在舊鄉縣。炎天三伏時，送我走江甸。晝行蘆中遲，夜行瀨上淺。三吴舊知予，故呼我王彦。渡江旅集燒燭枝，前楹歌發如流絲。酒酣銜淚不能下，低頭自弄黄金巵。座中有客向予指，此是江東小毛子。張禄更名識被袍，梅生變姓詳居市。直前把袂愬疇昔，賓客盈堂盡前席。銀缾高瀉傾一時，金管豪吹快終夕。自此至江介，車轂日來諗。渡江一百日，九十就人飲。就人飲酒可奈何，他鄉歲月真蹉跎。渡江王彦今仍在，曉日寒風又渡河。

霖曰：西河出游時，指壁間東漢人名曰：「當名王彦，字子方。他日天涯相問訊者，王彦耳。」故云云。按詩中事，西河渡江，飲楊明府宅，忽座中群起慰勞，遂不能諱。西河别有詩云：「陶朱游子姓，毛遂野人名。」李遯民贈詩云：「名在何愁范叔寒」，皆謂是也。

觀滄海歌讀愚山觀海集作

我欲登天孫，俯視踏滄海。躊躇志不

❶ 上「樂」字，四庫本作「且」。

決，展卷發愧悔。展卷忽讀觀海集，滄海蒼茫水波溢。前開岱嶽捫天關，下撼洪河蕩奔日。魯源村北闕里開，聖門觀者難爲才。巴西作傅詎仁術？田何受易無文裁。愚山慷慨董絕學，朝發魚臺暮姑幕。斗柄千年指玉衡，龍門萬丈飛銀鰐。觀于海，弄海水，只有鴻流亘天起。浮雲瀉其中，星漢簸其裏。前臨海嶠自凌躐，那用江淮理舟楫。青天泛浮槎，片片似落葉。浮槎一過海鏡亭，還看岣嶁蒼苔青。女郎山下丹花發，驛使詩邊紅泪零。集有《禹廟碑》、《海鏡亭記》、《登女郎山歌》、《和嵫陽驛女子題壁詩》。獨憐此地李歷下，欲倒滄溟向天瀉。歌成白雪好名樓，題卻黃金豈無價。宣城浩蕩不可數，自有文章變齊魯。渡海何須漢將船，驅潮不用秦皇弩。宣城好我如好璞，鼠魄還題卞和玉。我知宣城知其深，滄海滔滔涌陵谷。當年刺舟還海中，成連既逝波濤空。今來我亦望洋去，隨君觀海乘長風。乘長風，渺以漫，但知觀海易，不悟爲水難。奔濤澒洞震星嶽，微流浩渺揚波瀾。我欲從之水潺潺。瑯琊並歷下，盡作臨崖觀。不信但觀觀海曲，躊躇浩嘆蒼烟寒。

陳州村人或賦上陽白髮人者毛甡過聞而感焉

河南河北不種麻，上陽宮中無好花。玉溝流水載花出，從此宮墻不能入。宛丘東路桑落村，漂流近在村東園。黃門持鷂晚歸寂，公主望鄉朝負暄。西山盜賊走春雷，花落重飛舊巢燕。舞鷺翻垂纛宿衣，漚麻添作西宮線。金輿入蜀未得歸，道傍不用傷蛾眉。上陽白髮誰家賦？能使傍人

雙泪垂。

食熊蹯口號呈姜黃門

坐我兩水亭，飲我五雲舘。中庖出熊蹯，鮮濃滿螺盌。青栀花發桐樹涼，紅魚剌尾游銀塘。南風吹吹拂巾袖，下箸一食神氣揚。主人告我是難熟，澳釜爍蠟三晝長。晉侯枉咎宰夫暴，老龜須用千年桑。

再食熊蹯口號

易牙調苦辛，伊尹負鼎俎。熊掌亦我欲，食之快起舞。翩躚舞罷雙泪流，餔藜含藿肝腸羞。爭剸夏后兩龍肉，未厭君夫六駁牛。清絲嘈嘈酒滿鐘，食熊并食熊蹯菘。何時借宿長楊舘，更向山頭一射熊。

即席贈安陽許三禮進士南華山莊讌集仝朱大士曾沈九胤范令弟華葉大雷生祝弘坊金熹諸孝廉作

鄴城才子東揚客，新着單衫楝花白。因尋神禹治河經，遂跨秦皇纜船石。當年獻賦意氣雄，奇文驚動明光宮。夷門結客滿河朔，蘭亭高會來江東。炎風六月雨初歇，澹日熹微障雲葉。樓船出郭柳港涼，遠聽啼鶯駐輕檝。紅箋曾約西曲人，油車空返東城闉。船牕四啓信流發，大山小山如錦鱗。南華山莊石橋裏，句踐傳來照龜址。叢英茂木深滿園，獨立空青一亭子。紅蓮落蒂挂石槎，長竿曲上交藤花。清漿凍酒雜瓜李，高欄曲檻生雲霞。過江許掾思如髮，魯國朱家髯似麻。葉公好龍有奇氣，中

酒清譚更超詣。杜秋有約恨未來，蓮衣水面空相裁。風流沈郎善吹笛，倩我爲歌古惜惜。幾番涼氣襲袂生，一片流雲滿山白。菰蘆江東王謝未易期，奏觴疊鼓稱南皮。吳傖一何幸，重逢鄴下黄鬚兒。藤花初落日初暮，畫檝還尋若耶渡。漫賦漳河銅雀詞，但飲前山炤龜處。

寶刀歌送姜垚遠行并序

姜垚公子游晉陽，挾寶刀以隨。

寶刀千金裝，捽若朝芙蓉。攜之入晉陽，翼翼驚游龍。晉陽古地負朔易，簫鼓汾川動春色。砥柱峯高竹箭横，天門關外楊花白。翩翩公子裘馬新，皤然願作西都賓。奇文準擬拔河嶽，灝氣直欲凌雲津。春風二月固陵渡，九坂羊腸太行路。古署從教倒屣迎，前途莫怨班荆暮。我登君榻裁兩朝，夜譚新史傾洪濤。徘徊忽綰柳絲别，令我醉酒心酕醄。我不能爲雲，君已能爲龍。追君那得隨長風。去年曾買兩刑劍，揚華一辨雌與雄。雄者自佩儼星列，雌以與弟同追鋒。垚二劍，以一與弟坦。今持寶刀漫嘍唶，但使揚華似冰釋。從容麾示晉鄭間，西去何人不相識。

睡石避兵上塢作

毛甡睡石石如馬，潨潨水聲走背下。豫章葉密風四來，葉摇隙開日灑灑。老人釣水跪雙膝，石穿膝穴釣不得。北山山頂有白雲，早歸好避鴉頭軍。

浦陽江南五十里仙人嵓與百藥山相對峙毛甡登陟之慨然成詠

十三始登山，見山如見鬼。十五見山久，踏之似牛豕。仙人之嵓對百藥，驟見猶然起驚愕。魑頭類足何處來？頓使嵓前倒行脚。當年策彊執神鞭，欲驅此嵓神山前。彊項不得卒到海，仙人就居近有年。四圍削琢作門闥，轟騰熇爚鑪竈潤。攢空峰嶸起萬焰，燒出丹砂紫花片。在旁有石類駕鼇，前當巨石鼇將逃。修鱗入溪淹鼇足，昂首絲絲細噴玉。或傳此鼇腹虚空，仙人産兒坐當中。八月水枯穴溪底，硃旗石竿羅青葱。枯查倒海插石罅，千年海生石山下。祇恐此鼇負嵓去，黑風驟雨駭秋夜。楓橋山人老蓮子，曾畫富春江山水。一日畫得一幅成，當此一月不得似。我今勉强攀天關，仙人作歌留樹間。向前倚樹和歌去，西呼茅狗聲斑斑。

山有石翁嫗

樸父不死東南隅，千年老病無衣裾。黄河不清父不死，卻在前山緑蘿裏。緑蘿垂垂坐兩石，石裏生成有骨格。世傳老父好此山，挈嫗同來作家宅。早間洗頭玉女盆，晚偷鬼火燒松根。紅杉紫杪藉衣履，乳麑鷇雀成兒孫。琵琶灣頭有少女，紅裙猩猩對風雨。黄姑卻上天漢邊，日盻流黄最心苦。老翁宴坐絶朝夕，春花滿頭秋月白。天吴欲牽老嫗去，只挽嵓頭桂枝樹。山有翁嫗桂有枝，羡君婀娜長無知。

題倘湖讀書圖爲來十五集之給諫初度

倘湖先生讀書處，幾疊湖山繞春樹。綵檝初爲錦浒游，隱囊高踞繩牀暮。皖江司讞曾守城，登陴註《易》退賊兵。還歸青瑣頓辭去，封章七十留筐篋。湖山盤盤築書塢，臨湖幾度清明雨。碧柳朝開彭澤樽，紅衫夜伴香山舞。前年居我此湖北，檜槳蘭舟蕩鸂鶒。月明水静語有聲，日上岡寒炙成色。先生晨夕湖水濱，披圖恍對滄洲春。羡君原有藍田筆，寫出山中唱和人。

山霧引并序

予自江上還，避人樓家沓上塢之石橋莊。早起觀霧，初泛絮海中，既爲雺雨，劃然裂響過，濡洒而畢，則早食後矣。日涉山中境，不能悉記，寫此寄與舊游故人，用代敘語。

山中大霧暗高閣，咫尺不辨閣前竹。朝光初上欲破難，蒼茫如在環瀛間。須臾日色拔松頂，將破松枝漏光景。忽聞一響裂萬壑，大霧驟斂如雨落。我來閣中觀素書，窗紗几漆疑水濡。竹根初青日初出，此時已及數竿日。入山數載恐不深，大霧欲破驚人心。我將深隱共玄豹，藏入霧中誰得尋。

擬古曲聽商生徽説彈琴作

太傅府中銀燭光，永恩樓上月輪涼。珠徽璧軫甚的皪，新聲舊韻何悠揚。年少商公子，彈成夜度娘。欲踏園頭雙蛱蝶，恐

驚門左兩鴛鴦。

金烏薄栖墮翠林，公子披衣拂綺琴。梅花調發春月起，楊柳渡暗暮潮深。名姝妖女判不寐，聞聲銜恨獨相尋。子期真善弄，田連猶知音。

飅飅閣中風，脉脉絃上語。海鳥汩緑波，野鴨翻清渚。銅壺唈咽流春聲，玉馬轇結生夜情。手指擽捋不終曲，心想寂寞難爲聽。春花已靡熳，春月又分明。莫將卓氏屏間意，寫作雍門道上行。

朱絃七條琴上絲，白石一闋口中悲。楚妃愁坐久無主，王昭望鄉不得歸。從君一唱復三嘆，坐令春草生繁滋。

閉門行

湖南風生湖北涼，買酒湖北吹酒香。湖中女兒渡湖去，船頭雙載黄竹箱。前湖荷花蔽湖路，誰唱蓮舟買荷渡。❶紅船看入荷葉中，欲採荷花恨遲暮。明朝伏日須閉門，莫行荷路傷荷根。後漢令伏閉盡日。

草堂花枝詠有序

避人後七年，暫得歸城東草堂，睹見花枝爛然，不能哭泣，乃爲之咏。

草堂三月花枝紅，東風細雨春濛濛。夜來燈影動花葉，炤見棲花緑蝴蝶。墻東高閣翳紫霞，隔墻一樹紅梨花。隣家少婦捲燈幔，坐對梨花起長嘆。幼時北里看鞦韆，梨花吹落衣帶前。今來拾花種花子，又是花開碧墻裏。

❶「渡」，原作「度」，據四庫本改。

飲祁中丞東書樓同張四梯張五杉姜十七廷梧蔡五十一仲光觀祁五理孫藏畫書事并呈祁禮部豸佳姜別駕榦

清江細雨暗遥郭，浮雲杳靄居上頭。銀缾美酒瀉行客，招我東壁藏書樓。樓頭遍插李侯架，玉軸金籤滿前絓。嘗餘幛子寫丹青，更見屏開舊圖畫。滕王蛺蝶銜緑苔，江都駿馬飛黄埃。龍瞳欲點風雨下，虎頭落筆滄溟開。憐予畫理本未晰，金錯三過頗疑惑。遠公曰：宋唐希雅畫學李後主金錯刀，書有一筆三過法，此是以書法入畫者，故云疑惑。張杉同我快指觀，恍若洪濤盪胸臆。于今只愛陳老蓮，蘇州待詔吴興錢。烏程關思亦超絶，君家尚有祁蟫仙。我欲雨中摹一幅，姜九西游賦黄鵠。主人便起經且營，細拂鷩溪柳條緑。酒清肉美催飲頻，檐前驟雨傾盆缾。畫成相視頓開霽，生綃捲出秦峯青。

寓高家亭子午日後黄大世貴蔡二爾趾舒四起鳳戴金劉二漢中舒章周嶙童衍劉三琯移尊過飲率賦兼呈黄二翰樂大六舞高儀淑光淑

天妃宫南一窪水，前有高家小亭子。女墻青草環曲沙，幾疊紅欄傍沙起。水光如鏡千頃多，風來吹縐波中羅。波心一徑似裙帶，横橋結束分沿渦。橋邊野花夜棲鶴，此地曾經種靈藥。白日昇仙舊得名，湖中有昇仙橋。緑鬟姹女今難索。我來亭中值夏初，菰茭接水生紅魚。開欄移榻近沙岸，沙邊一望真清虚。黄梅未過又重五，空亭尚對黄梅雨。珠傾艾葉垂碧波，血濺榴花

隳遥渚。良朋好我移酒尊，烟雲萬疊迷黄昏。斜陽暫啓炤東壁，明霞遠映廻孤墩。酒酣鐘鼓寺中發，野火前堤乍流没。清歌幾曲聲滿湖，黽吹蛙吟一時歇。東湖深處黄氏園，皃亭依倚園東軒。樂六舞所居，名皃亭。雨餘嘗就野皃飲，亭中蕭灑誠難言。此亭縹緲有奇趣，亦在南湖最深處。良朋四坐皆盡歡，恨不同留野皃住。清明上巳醉裏過，他鄉午日還高歌。酒酣起望南湖水，欲泛輕舟奈雨何。

同王徵士聽楊太嘗彈琴篇❶并序

毛甡未識楊太嘗，亦未聽太嘗彈琴。江西王徵士每稱太嘗通明音律，尤善彈。崇禎十六年，用軍功轉爲太嘗官，使令正樂。嘗曰：「五聲乃亡角，民流至耳。」所攜有二賜琴，一爲唐開元年供奉樂器，祕保勿彈，時取他琴操數章，或出涕。徵士有詩十篇。和曰同也。遠公曰：「和」亦稱「同」，如盧照隣《同紀明府孤雁》、王維《同崔傅答賢弟》、張説《遥同蔡起居偃松篇》、崔泰之《同日知光禄弟冬日述懷》類可見。時以沈佺期《遥同杜審言過嶺》解作「同過」之「同」，甚誤。

成連入海不復返，人間尚有雍門周。呼天搶地抱焦木，一鼓再彈雙泪流。晉侯清徵召祲禬，楊氏宮亡失行在。五音升降得喪殊，何事民流角聲敗。蕭郎左衛本戎伍，能定明堂五行舞。誰憐故器抱殷遺，遽使新聲寫淇浦。開元供奉燒尾琴，上皇賜比雙南琛。梨園既散海青死，但留篋底空沉吟。當年大合駕象輅，尚對皇娥鼓瑶素。

❶ 本篇四庫本未收。

鼎湖龍去竟不還，自抱烏號哭晨暮。毛甡家畜潞國絃，諸王頒在崇禎年。欲貽太嘗共搏拊，天涯修阻思茫然。從今大雅日淫漫，莫遣風流使中斷。他日相逢袁孝尼，願得先傳廣陵散。

放歌酬王孫晉詒别

東行不得觀滄海，策馬復至南昌亭。將浮沅湘入衡嶽，悠然萬壑踰青冥。南風五兩泊河渚，酒酣日落將揚舲。忽言欲别王子去，中酒起坐醉復醒。王子當今一人傑，少小能文過江薛。十五彎弓射浙潮，二十裝金返南越。無端見我喜我狂，倣我黛筆書堂堂。千秋知己莫過子，他日青雲藉君爾。此間好友倪與劉，霖曰：指倪之煌、劉漢中。憐予詩句時追游。小弟戴金更多事，日訓兒童使彊記。龍質録西河詩授子弟。爭知心雜指爪枯，錯應紛酬總非意。那如王子八斗才，落筆滔滔等閒視。君不見，毛甡策馬濟上來，夜涼獨上韓王臺。車裝暫稅小亭子，亭下周遭蔽泥水。朝亦渡水出，暮亦渡水入。車轂不得通，褰裳坐相失。猶然方幅滿几案，蘸墨濡毫日揮汗。可憐貧賤不自繇，役思勞精受人慢。逝將西上黃鶴樓，先遣樊素廻江州。仙人天上不可待，白雲足下還悠悠。憑君送我千秋意，瀉作舟邊新水流。

遣侍兒歸舟江口午日相待

王郎自迎桃葉船，我今送汝還江邊。水芹如帶曳艇子，波面晴帆共霞起。宜男花發紅滿枝，深江莫理絃鞦絲。渡頭喚買豆娘子，正是我來江上時。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于又字大可稿

七言古詩三

上巳與故人二首[1]

他鄉既度清明節，客裏重逢上巳天。當此暮春將盡日，不知歸國是何年？可憐修禊蘭亭侶，正值流觴洛水邊。

洛城游騎行春晚，曲洧晴沙盪日曛。客子採蘭紆紫珮，女兒贈藥洗紅裙。途中製得甄神曲，讀與陳王不忍聞。

會川吟濟寧會通河也。

君不見，會川澌澌東南行。千艘萬艫輓漕粟，朝光未動鉦鼓鳴。滎澤既已堙，沇河不可量。通塞寧有分，浩嘆會川上。會川樓觀雉堞高，前臨闤闠穿長壕，平欄斜抱濟上橋。欄邊紫薔花千朵，橋上青絲柳萬條。千條萬朵花共柳，狂客樓頭舉梧酒。紛紛車馬争水流，疊疊芻糧過丘阜。樓中有女貌似花，長裙八幅裁朝霞。持梧善唱採蓮弄，能使江南客心動。大官駕舸艤，球樓捲珠箔。巾車并明駝，幪紗映雙目。鳴鉦伐鼓上都去，滿目川光起烟霧。更有東西估客豪，鈿篋金箱不知數。娥娥紅粉最可憐，朝朝暮暮

[1] 「二首」，原無，據本卷目録補。

娼樓邊。酒酣雜坐理瑶瑟，斜陽散落紅簾前，令我舉首心茫然。君不見，東會川。

夜飲倪之煌一草亭放歌并示劉二漢中王二弘昌

十日九過草亭坐，一日不過思殺我。檐前況復梅花開，啾啾鳥雀啄蘂來。鑞盤燒燭閉柴闉，駙馬巷南街鼓發。廳罏着火淹酒紅，菜瀝菘羹下匙滑。蕭蕭風起短袂寒，醉歌一曲那呵灘。屏前積水見星墮，暗中孤雁號雲間。罇浮琥珀燭光度，起看梅花繞涼露。東邸賓筵恍舊時，南鄰主第今何處？相過莫使相見稀，劉生斗酒能忘機。只憐王子清江去，三過草亭人未歸。遠公曰：倪先將軍多座客，又《彭城行》亦有「先人李廣」諸語，「筵賓」句想指此。

登天門山望江

晨登天門巔，俯瞰大江渚。江流浩浩環石根，細激嵓花散成雨。嵓花灼爍當水關，秋棠石隙青苔斑。盤旋曲磴越叢莽，峭壁直下波濤間。峨嵋山亭倚博望，與此東西屹相向。世人相視稱天門，我來己據天門上。天門巀嶪朝日開，峨嵋窈窕烟霏迴。小鬟十五共追陟，前凌縹緲超塵埃。青天萬里瀉空濶，欲上天門躡天闕。憑將峰嶺看浮雲，不向波間捉明月。橫江江舘千古愁，蟂磯牛渚思悠悠。振衣獨上天門望，惟見長江不斷流。

白雲樓歌 有敘

游飲禹州州署，楊花飛飛，望白雲樓

爲嘆興。

白雲樓，高接天，雕甍玉柱相鈎連。上看挾飛鳥，漠漠翔雲烟。下看垂溜懸飛泉。憑欄欲數城外山，卧聽潁水流潺潺，郡王夙昔居其間。啓禎之際藩府稠，郡王十七留禹州，當時各請建飛樓。敕地命名巨細分，博聞爲最次白雲。白雲者誰懷慶君，仙人樓居饗王孫。嶒崈金碧日月昏，鈞天之樂歌管翻。青娥紫袖抱琵彈，迴若細雨吹雲間，聽者若寐欲寤難。天陰晝晦歡宴促，蕩蕩城門烏啄肉。一從流寇亂中州，萬瓦千楹總陵谷。白雲樓，今尚存，下有斷垣上有軒。土中金絲盌，井邊玉絲琖。一絲直萬錢，萬絲十千貫。摧碎棄井邊，土澁石錢滿。闞樓植瓦作州署，重鑿青天入雲住。山頭日出揚曙光，風裏楊花落飛絮。使君拾楊花，飲我樓外亭。通池引曲溜，激激樓前鳴。持觴一望樓頭絮，幾欲登樓百感生。

贈隴西羅生

金城河北飛黃雲，隴西豪士天下聞。結交意氣重然諾，令人不數平原君。白臚赤鬣騁寒磧，卻到徐方作賓客。許汜難同下邳樓，羅侯舊有東川宅。涼風吹劍水一行，南遊莫宿陽平娼。四維原是雷塘侶，只問塘西十八娘。

飲廣陵舊城酒壚同胡五舍人張十四判官醉後作

黃花開盡朔風起，買酒揚州舊城裏。沿城數里有狹斜，十五當壚對梧子。溝頭水淺不炤衣，開元才子旗亭稀。江南雁歸

不識路，日暮且來江北飛。

攜條兒宿謝墩書感

謝郎東墅春融融，春鳩日啼高柳中。小蠻朝粧裏花葉，開箱自揀春衫紅。烏衣桁南緑波繞，簫鼓盈船度春曉。不惜聽歌都護哀，但道彈箏貴官好。過江遊客遊且吟，草堂無復留山陰。小蠻空上江南路，欲賦江南傷客心。

結交行贈卞生利南

結交亦已遍，那知有若卞利南。洛陽劉生騎黃驃，當此匿影不敢前。毛甡居都亭，鬱鬱抱足眠。東鄰有阿侯，十二學得彈箜篌。酒徒載酒挾雙枕，將買箜篌誘我飲。先期桑下逢金夫，踟躕那得石氏珠。卞生利南未識面，驟雨衝泥似銀箭。白騾氊蓋油裲襠，奪卻黃金擲珠串。爾時在座酒未巡，忽攜鴉髻來如神。毛甡素矯蹇，詎敢當此情？酒徒相顧喜且驚，毛甡辭讓不得成。平明相約訪卞生，乃在南城之南曲巷裏。前對市門後臨水，水亭深深出水底。水波浮動嘗有風，四顧乃在菰茭中。橫欄複閣水面通，閣中紅袖千芙蓉。生平與少年，相逢白鼻騧。不意歷此都，乃過卞生家。君家最易知，易知復難忘。但唱結襪子，莫歌團扇郎。結襪當結君，團扇徒自傷。自傷仍欲渡江去，謝爾要予種桃樹。白魚總駕蓮藕船，且醉城南狹斜路。

霖曰：西河避人時，爭爲作室家計，丘季貞千里爲覓妾，卞生其一也。曾詢卞生事，云生實奇，債弁鬻家婢，爲金夫所有，西河之約稍爭後先耳。謀諸陳給事，

思挽之，未決。生于暴雨中着油裲襠策騾奪弁金擲還，挈其婢來前，衆大驚，翻以嫌意多未便。西河亦謙讓至再，復辭之，然生誼不可少也。聞是詩成，或録之，粘秦郵旅亭。閩張孝廉元夫，豪士也，咨嗟曰：「是何時人！」復泣曰：「是吾友詩耶？」收之去。然是詩則已傳江北久矣。

重集閻園醉宿賦贈劉昌言進士暨始夫始恢二令君❶

去年來此園，荷根出水枯葉寒。今年來此園，雨餘又見荷珠團。此園久別亦可念，況復園中主人面。春風送我入洛陽，上巳清明不相見。新禽啼遍蝴蝶飛，畫梁乳燕捎紅泥。蒲葵滿徑草花落，執手慰勞還歔欷。坐我桃竹茵，飲我木瓜酒。西亭懸葛巾，東厨滌粱籔。石枰分踞恣酬酢，樹裏斜陽散幽壑。暝霧初開華燭明，留我溪南最高閣。閣邃翳月光，燭明炤深樹。我念主人情，流連不能去。流連高閣月樹涼，捲簾欲倒黃金牀。主人本是金閨客，將赴長安曉馳驛。有子承明獻賦還，同向天衢展飛翮。我念主人不能去，主人好我且還住。空園寂静漙露華，落月幽清滿江路。園花開盡當復開，江南歸客猶能來。夜深相對情無已，更盡亭前酒一杯。

灌湖聞笛

灌湖西路風蕭蕭，湖心晚來生晚潮。孤舟回泊漣下橋，横橋枯柳垂長條。忽聞橋畔笛聲發，遠趁風吹乍幽越。入耳疑聽塞上鴻，回頭不見關山月。我今將上黃鶴

❶「夫」，四庫本作「大」。

樓，烟波渺渺思悠悠。樊山再啓謝生宴，蘋溪重汎洪崖舟。此時一聽桓伊笛，能起千年江漢愁。

秋風來辭寓居吴陵後遷九龍岡作二首

秋風來兮吹客衣，芙蓉閣邊秋蝶飛。我行吴陵不得歸，故園八月荷花稀。荷花有紅又有綺，可憐不作游子衣，秋風吹吹墮流水。衣與稀韻，綺與水韻，此是創調。

秋風來兮吹客裳，九龍岡邊桂樹香。我行海陽過江陽，廣陵八月秋濤揚。秋濤雨來漲官閣，可憐不得還故鄉，日上西陵看潮落。

宴秦郵逢故人將歸

膠西廟前見新燕，秦郵亭邊折野桃。相逢故人解黄綬，可憐細草抽青袍。盂城幾曲假行幔，甓社一湖横小舠。北來寓客有王、謝，南皮佳賦推劉、曹。高舘尚縈紅叱撥，美人正抱紫檀槽。飲酣促坐倚酒樹，氣合欲行遺寶刀。白晝翳雲翻碧落，春風吹水漲紅濤。仲宣避地登樓好，枚叔爲郎去郡高。今朝聽歌不盡醉，明日看花空自豪。

江行感懷

石帆山下秋風起，燕子低飛渡江水。越客乘舟趁上潮，倒泝江陵幾千里。龍江關儌下水遲，可憐五馬浮汀涯。江南王氣總銷歇，山前幕府空逶迤。我將浮江拾蘭葉，西上峨嵋看飛雪。夜汎長江無限情，獨坐江波望秋月。

艷曲爲友作。一抄作「感寓」，似寓言也。然當如駱賓王《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王靈妃贈李榮》類。

吳姬二十粧正濃，横江甲第葡萄宫。屏前鬟垂倭墮鬟雲黑，天開曼臉新花紅。屏後不相見，欲顧還憐掩團扇。翠黛遥分雨後山，湘裙低捲風中練。金張家世五侯宅，大者侍中小執戟。門左鴛鴦飛未連，坐中桃李看成碧。陽春麗日炤階戺，曲幕重簾兩相啓。錦瑟斜牽寶篆明，銀牀背樹銅盤紫。夜來明月海底珠，江魚尺素天邊書。五都密意投宋玉，茂陵多病懷相如。沉沉夜漏發魚鑰，先遣雙成恣驩謔。赤鳳青鸞婉戀殊，❶女師太傅然疑作。烏啼著曙火蟎黃，風吹雨霽愁山陽。喟音宛轉屢哀歎，歡情失據還高唐。瑶袿綵服九華帳，不是人間是天上。漢女燒珠滅怨思，曹王撫枕增惆悵。扶桑有木西有枝，雙鶼到死猶相思。竹竿嫋嫋溝頭會，挾得錢刀當對誰？

集宋中即席贈梁園諸子

夏城西望春雲輕，大蒙小蒙花欲生。晚來飛雪灑寒兔，誰著梁園舊時賦。茅堂風細酒復香，江東才子還遊梁。故園賓客久寂莫，魏生雖老猶康彊。謂魏敏祺也。東過太丘里，曾訪練公子。公子亦遠遊，空看鄭橋水。我今將上商丘驛，一宿侯生著書宅。四憶堂前吟未成，無數松楸繞南陌。當年侯氏嬗耆舊，更羨忠貞練司寇。中原遺跡

❶「戀」，四庫本作「孌」。

總草萊，況復微文落人後。菁花被地蘪葉開，座中猶是梁園才。茫茫一望傷心處，只有梁王舊雪臺。遠公曰：練公子，石林司寇子也。四憶堂見侯朝宗詩集。

投寓長橋蘭若聽竺蘭上人彈琴

我行太湖傍，不見太湖水。長橋蜿蜿如斷虹，橫卧青茅白茅裏。天風騷騷吹客衣，我行不住增心悲。湖邊蘭若種蓮葉，中有竺師作蓮説。香氣吹開一片雲，涼陰堆作千年雪。飄飆攜我入深處，湖口相逢宛如素。笑彼漁郎花底來，憐予窮士蘆中去。秋庭日落當夜陰，竺師爲我彈鳴琴。青天澹澹湖水深。秋蹌初作玄鶴舞，嘹呟再起蒼龍吟。我聞黃華子，秋風生古道。客子時一聽，日夕傷懷抱。又聞走馬引，蹢躅荒山曲。草根纏其魂，蒺藜傷其足。豈如竺師之琴悠以閒，上有千仞之高山，下有萬里之波瀾。客子聽之心連連，竺師爲我記其然。須知我意千重遠，只在君彈一掉間。

遠公曰：叔氏之投竺公，由顧茂倫也。時竺公以彈琴截叔氏瘧，另有一詩謝之，今不存。

桂樹謡爲劉進士謙吉尊人雙壽

射陽湖畔清淮陰，團團桂樹環深林。大枝駢榦翔緑禽，小枝千蕊千黃金。大枝小枝高雲深，高雲熠熠滿庭户。前列層城後玄圃，葛葉裁裙拜木公。桃花饋面隨王母，木公垂老髮未皤。西來王母能高歌，歲星掩映動瑤闕。婺光燦爛縈青螺，雙雙相對驩如何。君不見，劉伶臺下有劉子，七十高堂共甘旨。舞袖新披宮錦袍，稱觴況挹

仙厨醴。人生有子貴如此。君不見，劉家桂樹漢代栽，淮南千載猶花開。

集淮陰舊城醉中送白門任金吾北行

鳳凰臺上金吾子，醉藉寒風卧淮市。列戟曾扶春殿前，❶幽居近在秋花裏。蕭蕭蘆葦徹夜鳴，悲歌一上韓王城。黄河倒浪赤鯨動，青天曳日孤鴻驚。茲方卑濕不可住，欲看燕臺築金去。短帢還羈一飯亭，長帆竟掛三洲路。我同衆客解佩刀，攜罇共餞青龍橋。花宫百八總寂静，胡姬十五猶妖嬈。❷我欲勸君酒，漫歌折楊柳。楊柳垂細條，霜花着人手。霜花撲簌淚滿裾，相思嘗寄加餐書。竹竿籊籊任公子，莫向長安只釣魚。

春日同史使君遊潁上過張良洞作

鈞州官署曉日紅，披衣騎馬遊城東。環溪斜度石橋潤，春風吹入幽嵓中。嵓前有花下有水，巢父由來此洗耳。當日張良未報韓，側身學道長居此。玲瓏破壁啓雙洞，旁有砦仙抱醯甕。金時砦亘仙居洞旁。洞閉長留碧海雲，嵓傾不下丹山鳳。使君慷慨起開鑿，重見幽棲舊丘壑。二月良辰天氣新，士女同來種紅藥。我慚巢父對水流，使君立志需封留。鳥啼花發水漠漠，山空日静春悠悠。流連雜出酹酒酯，將共使君返州府。女伎能爲楚漢吟，且向嵓前再

❶「戟」，原作「錡」，據四庫本改。

❷「胡」，四庫本作「吴」。

歌舞。

洛州寒食二首

洛州城東李花白，遊子他鄉遇寒食。晴絲百丈罥馬蹄，留滯嵩陽歸不得。道傍欲折楊柳枝，手把長條三歎息。

洛州寒食柳葉明，春衣騶馬城東行。遥天風息鳥啼緩，薰人日暖蟲飛輕。女兒欲上鞦韆板，愁煞江南孤客情。

於黄申光禄宅豪飲

楚州多賢名，首推光禄君。譬如鶚在霄，矯矯離人群。我來楚州甫三日，便向甘城訪遺逸。叔度能傳外史書，潁川曾進通侯秩。罇中酒滿座不空，酪漿傾出桃花紅。金砧緩切鹿頭鯉，銀匙細攪熊蹯菘。酒酣有佳客，清歌理蟋蟀。呼彼座下人，吹笙鼓瑶瑟。時襲三鼎瑺擕善笙瑟者滿下座。吹笙鼓瑟揚素歌，盤中瀉酒如懸河。大官庖廚久無餗，我愛樽前舊光禄。

河隍司馬吟贈王司馬

河隍司馬金閨客，家住蘭州大河側。入塞驚聞竹箭聲，沿門盡漾桃花色。東流近海瀉入淮，鹽溝鐵樹難疏排。龍隨九晝驗神術，魚山屢塞真奇材。臨淮千里慶平土，誰識陽平舊明府。濩澤帆檣任往來，江都父老還歌舞。夫君係屬本右軍，嘗書白練羊欣裙。力持鐵帚埽輕霧，高懸銀榜如浮雲。霖曰：拙菴妙書法，能援丈筆作丈許字。生平文酒過五絶，況復肝腸對冰雪。廣武城頭

發浩歌，金城關外驅寒飈。我尋舊友淮水濱，慕君高誼高嶙峋。枚皐有里皆佳客，劉安滿座盡仙人。曉衙初啓幕烏煖，淮海相逢在秋晚。歲宴難聽越客吟，晨炊又值王孫飯。秋風瓠子天馬來，從君一上劉伶臺。大河積石從天下，河水東流亦壯哉。

楊童子歌 有序

楊進士才瑰童兒九歲，文諷俊妙玉膚色，持觴隨楊君後，相驚神也，坐語「新叶燦燦妙，理書髮面長」句與之。思少時亦自見頭角，今就暮落故鄉，故人子李焜、李曜長大，蹉跎無復識知近狀，見童兒不覺生有羨意，未請字，曰楊童子。

楊家童子方九齡，錦襠朱帽垂銀鈴。清神皦皦濯寒玉，眸子瞭若秋雲澄。當軒傴僂出拜客，騏驥銜花鳳梳翮。滿堂一顧嗟嘆生，出席驚看墮雙舃。逡巡行酒有神矩，屬對吟聯盡好語。胸中了悟懸鏡光，言下相通似桴鼓。坐來咽項當酒卮，欄邊群嫗思攜持。羊欣未長衛玠小，何物生此寧馨兒。我聞關西楊伯起，學術能明號夫子。數世皆生倜儻人，皆與楊童妙堪比。又聞楊雄誦綿竹，有子童烏出塵俗。楊童今且勝阿烏，況彼非烏總碌碌。醴泉有根草有本，進士楊君擅材分。奇文海内争頌揚，事親庭下能温問。宫袍初着春宴稀，高堂念切曾馳歸。三年重對董鼂策，至今侍養藏庭闈。楊君孝親宜有後，嘖嘖楊童豈常遘。銜君美酒復羨君，不惜長歌爲君壽。楊童子真罕稀，手籠金鎖金花枝。他年把筆看花發，願寫毛甡座上詩。

彭城行送倪大之煌之徐州❶

彭城介芒山，中有歌風臺。倪子將往游，又值秋雁來。嘹嘹秋雁不可數，遠過雍門度河滸。漢帝宮前未敢行，豐人醉後猶能舞。枌榆舊社咨隱淪，嗟君本是聊城人。計然奇祕願興越，魯連浩氣能逃秦。河流馬頰下難返，遂去銅駝赴徐苑。卜宅長留伍相祠，同行尚與韓王飯。先人殺賊苦未封，藍田射獵曾稱雄。王孫負薪久寂寞，猶堪破産周蒙茸。吴鈎涣涣可截蜺，手把芙蓉散冰雪。況有新詩似少陵，長趨短豔俱神絶。子居淮河頭，我居浙水涘。相思不相見，唧唧兩無已。相思千載秋樹生，今來見汝淮陰城。娑羅百尺風雨掣，射陂千頃波濤驚。午橋把琖且脱幘，夜堂秉燭來吹笙。朝昏相對啓羅幕，一草亭前覆寥廓。時見墻頭薜荔紅，幾陣風吹似花落。霖曰：倪所寓名一草亭，前有薜荔墻，見濟南張孔繡記。青芻滿皂衣滿籯，聞君欲作彭城行。我持一樽勸君飲，當前況有王、劉生。時劉漢中、王弘昌在坐。劉生本任俠，王子未仙去。芒山日蕭條，豐沛不可住。君行豐沛我欲還，與君期遇東朐山。大風歌罷黄雲暗，記取千秋徐泗間。

❶ 本篇四庫本未收。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七言古詩四

黃浦午日作

海榴花發日正長，我游滬瀆逢端陽。朱絲乍綰艾符小，畫舫欲開蒲葉香。南風吹水水波動，簫鼓中流遠相送。入浦疑投碧玉壺，滿盤堆出黃金稜。連橈並纜宛結筏，驟見戈船邐堤發。橫矛舞槊戲艫間，紫旆紅旌映天末。須臾甲士振臂呼，盤旋五色蛟龍趨。拔幟似將驅海若，哀歌直欲驚天吳。主人徐幹發清興，況復風流對仙令。碧醑頻傾細琖廻，紅船幾處新粧靚。當筵絲竹次第陳，沐蘭剪艾申江春。十年未續羇栖命，欲繫新繒愁煞人。

秋潦接友紀事二首

六月無雨河岸枯，七月雨水填居廬。墻頭巨樟低接葉，傍水但穴皃與魚。錢唐潮水漲沙足，上潮不共下潮落。君今晚渡當晚潮，到門又值風蕭蕭。

積水在門月在水，主人明燈炤平地。僕夫倚壁馬齧芻，相逢握手還欷歔。楚生遠游橘爲頌，杜若爲衣蕙爲縫。主人酤酒榆作錢，出門三借蓮葉船。

抱鴟出門行答王兵曹

抱鴟出門苦無力，棄錤欲鉏鉏不得。君家南面過百城，令我時時動顔色。前年就君覿祕書，秋霖十日仍空虛。茅山未許抽金篋，杮篚安能寫石渠。交交桑扈本食肉，有時食粟人不覺。謂我嘗甘虀菜香，此事從頭總教錯。君今譬我非尋常，敢方李、杜高文章。山前曉幙秋風起，那得寒釭焰影長。王贈詩云：「李杜文章光焰短，只因座上有毛詩。」

題周昉畫楊妃調笙幛子

宣州長史筆有神，貌花工貌丹州春。風神妖矯絶凡近，徐熙崔白非等倫。開元天子重傾國，曾把名花比殊色。清平三調倚玉笙，一唱沉香舊亭北。太真仙去上皇老，此事千年等枯槁。御苑秋風落紫槐，曲江春殿生青草。悠悠蓬島相見稀，名花再顧無光輝。宣州妙筆寫一捻，花樹蘢葱映雙頰。恍若錦幔中晴風，繞蝴蝶下坐妃子。嬌似春花間，紅露寫朱唇。頭上金鶯釵，腰邊霞綺裙。手持玉笙思紛紜。便將釵脚子，挑入玉笙裏。炙簧塗蠟曲有方，竹管銅匙細堪理。不審寧王笛裏聲，與此參差又何似？三月三日洛水邊，我尋紅藥游晴川。凌波遺珮杳難續，姚黄魏紫空嫣然。誰展此圖向我前？名花傾國重新鮮。花繁映瑶席，障此蓬萊仙。比之虢與秦，合坐争媗妍。只愁調笙度遲日，花萼樓頭呼不出。我欲重吟供奉詩，興慶昭陽總相失。崇禎待詔陳老蓮，妙筆往往傳人間。安得

倩掃吴溪烟。頓使宣州三絶筆，寫作浣浦雙流泉，與之重對開元年。

題吴趨唐解頭畫贈四明周廣文山水幛子

灌莽日霾迷，晴雲共泂潏。山亭故幽遐，惻惻人上慄。吴趨解頭唐六如，寫來贈作雙瓊琚。四明無數佳山水，恍見東窻幾洞書。

畫竹歌有敘

崇禎中，陳二待詔洪綬爲沈胤笵畫鈎勒白竹，題云：「萬曆乙未，法華山貌竹數種，在無用老人卷。」李長蘅見之，嘆曰：「小净名醉墨矣。」後爲權要得去。關中人張道民脱白驛馬易之，是畫一種耳。西河毛甡觀畫采隱堂，咨嗟爲歌。

昔時蕭悦恊律郎，曾畫白竹稱擅場。豈如崇禎陳待詔，别爲沈郎寫佳妙。分叢疊葉竹莖坼，剥粉漉青縱鈎畫。宛如塗隸手底枯，横挂霜毫作飛白。翩躚逸落勢宛轉，玉櫛銀鈿素紗軟。淇女粧成一笑寒，湘妃雨後雙眉淺。當時記得住初地，偶借生綃寫幽意。拾去人誰等法王，年來自哂供豪吏。關中張生頗俠烈，八尺霜蹄易寒鐵。風梢勁鬣相估當，正與斯圖鮮差别。驊騮既死健筆亡，迂兒蓮子盡摧藏。活禽生卉暫相見，青天碧色回花房。勸君展圖絓庭户，白鳳襹褷掣毛羽。駿馬黄金何處尋？一望函關泪如雨。[1]

[1] 「一望函關泪如雨」，四庫本作「滿林瀟瀟聽秋雨」。

鞦韆辭

二辭凡數刻，稍被改竄，此從商雨臣抄本。

東園紅繩百尺長，花竿繡版懸畫墻。春風鶯語吹綠楊，桃花飛映花竿傍。阿侯家本邯鄲倡，紅裙八幅裙帶颺。扶裙理鬟顧鮑郎，倩郎催上鞦韆塲。東園有女藏曲房，拋絲擲帶盤繡牀。時當寒食呈新粧，曾來旋舞雙鴛鴦。于今相對羞頡頏，自憐不如繩上娘。初翻曲桁孤鳳翔，旋廻巾旆胭脂香。驚看欲墜低復揚，桃花滿竿飛夕陽。

又鞦韆辭

北來小妓善懸綆，春風翻花弄花影。南人長裙掃堦除，依稀學得亦不如。少時曾看鞦韆戲，紅繩百尺遠垂地。此時正值桃花開，畫版斜懸擲繩妓。驚鴻舞燕花桁明，盤絙飛旆蛛絲輕。圜墻觀看頓成市，一時傾動蕭山城。十年兵革固陵口，寂寂東園散花柳。紅繩畫板不復存，此妓城南作人偶。春深三月猶坐家，脚能踏地手績麻。草青日出各不見，翩翩吹落紅桃花。霖曰：一時、十年二語是接對句。

來北沙有詩曰：誰賦鞦韆妓，桃根碧葉生。東隣嬌女在，無限故園情。舊評曰：前辭邢尹相見時耳，後辭則潯陽對泣矣，情文之妙乃爾。

與朱山人飲

山人好飲耶溪濱，布袍角巾隨隱淪。有時入山採苓朮，白日過市歌荆榛。❶方春

❶「白日過市歌荆榛」，四庫本作「手持櫻枋披荆榛」。

邂逅廣寧路，云返姚江百官渡。踏翻紅藥欹晚霞，傾盡青囊瀉朝露。耶溪溪水流復流，紫花初落丹花抽。何時製得長房酒，還飲龍山最上頭。

送駱復旦明府補任崇仁

横秋官閣江日紅，三巖散瀑生微風。飄飄僊令挾黄綬，還乘彩鷁臨川中。臨川山前曉衙啓，橘樹蕉衣蔽堦戺。雲滿欒巴太守亭，人來謝客諸王史。關中曾食華水魚，丈夫四十專城居。長輿扶杖久將起，浮雲蒼蜧愁當車。黄金馬頭珠匼匝，直上天門撞雙闕。合浦仍還海上螺，巴亭又掛山頭月。義烏詞賦矜久傳，黄門花樹猶新妍。揮絃夜坐琴高石，種玉春耕蕭氏田。朋樽祖軷下江滸，相望相思似秋浦。他日人傳逸少書，盡是臨川墨池雨。

和張公子花驟嘆并序

仝張公子飲康氏園，芍藥蔽畮，半萎藉地。花驟蹋足避紅，行遇塞紅，乃長鳴不前，客有嘆者。

張公子，騎花驟，踏花長向花下過。張家園裏舊有花，遠公曰：洛陽張家園、棠棣坊諸處，唐時牡丹特盛，見《洛陽風土記》。今來且醉康少家。青黄被地總難識，中有嫣紅好顔色。洛陽方春明，溱洧已涣涣。芍藥家家開，紅白互相眩。白花毿毿散千蝶，紅蕊煇煇映雙頰。一夜東風起上林，彷彿霜宵墮丹葉。康園邀客開錦巵，落花繞路生紅衣。客來迸作香車泥，車塵撲撲飛馬蹄。花驟入門

獨遥顧，不走亭前落花路。❶ 筋力雖瘦成嬌好，視行步步來嘗惜。萎羅綺恍度，扶風馬嵬里。土中罄結香未零，石上連環碎難理。初看散蕊不忍蹴，繼見堆紅罷躑躅。誰將玁玁快燒珠，頓使深深見埋玉。「頓使」，一抄作「誰使」。哀鳴駐隴上，有似王伯輿。茅山一嘆息，千載生躊躇。更如衛洗馬，愁心著江樹。視此春芒芒，流連不能去。客作仰天嘆，我爲蹋地歌。蹋地休蹋紅，我欲騎花騾。騎花騾，休蹋紅，可憐紅落汙泥中。汙泥落紅亦無幾，願騎花騾醉花裹。

淮上逢施少參閏章自京邑還任抒意

朔風吹雨短袂寒，都亭遊子加晨餐。皇華使官苦乘傳，前驅羸馬來長安。飛蓬索索墮遥梗，此地相逢最堪省。韓信城頭白雁飛，淮王宅畔銀牀冷。蕭條古驛絮語親，薄游同是隆冬人。百篇詩句驗予拙，十年宦跡愁君貧。臨江分守界西楚，閣皂山高望來苦。何意天涯對酒卮，前事今情又重數。君行當及休役車，我留淮水還躊躇。追陪不忍暫相失，晝談竟及宵燈餘。重尋湖口渡湖檝，烟水蒼茫遞明滅。秖愁南去見梅花，驛使將歸遇冰雪。廬山崒嵂倒水青，相期還發清江舲。莫言知己重逢處，只在淮陰一飯亭。

喜逢南安趙司馬開雍入京率贈

去年渡馬湖，便欲登君堂。蹉跎入秋節，流浪過海陽。今來本欲下横浦，爲訪湖

❶「亭」，四庫本作「花」。

西阻秋雨。不見芙蓉渡口船，空摇白鷺洲邊櫓。拒霜花發紅滿城，洲前白鷺爭飛鳴。涼天清霽日初出，忽聞司馬重還京。贛江浩浩向東瀉，馳驛相逢贛灘下。我爲湖海老逋人，君是江州舊司馬。天涯嘗苦相見稀，相逢各道長相思。丈夫忼慨爲知己，此地逢君感何已。梅花涼未開，春鶯又將語。承明定留君，爲君酌斗醑。匆匆斗醑恨未揭，萬里王程更前發。綵纜高牽贛水寒，相望秋山見新月。

人日途中登高作

去年人日馬上過，今年人日浮江波。沙頭草色又如此，故園柳條今若何？嵯峨江閣蔽江口，强起登高飲春酒。獻歲才看七日還，離家已是三年久。江城送客綵燕新，家家門户沙頭春。誰裁百福銀花勝，還贈三年未返人。

古意

木波城北霜霏微，玉狼山下烏欲啼。黄榆蔽關落平渡，白月夜上高平西。高平少年騁游騎，仰視雲中雁來至。迴身卻射榆影中，忽睹刀環暗流涕。刀環鹿速東隴頭，霜清月白雁門秋。清霜秋下稷西塞，白月夜落城南樓。城南樓上落寒月，拂拭寒砧擣秋節。玉杵敲殘雁浦星，金雞唱盡交河雪。交河雁浦何處尋？銀欄綉帳夜燈深。燈下縈鍼長嘆息，機中織素自沈吟。沈吟但坐露華濕，藁磴琝瓏珮環澁。四壁寒蛩聽去頻，重城哀角吹來急。去年遠寄到龍沙，脉脉黄雲去路賒。今來塞雁歸飛

早，應見于闐秋草花。

柳花歌寓燕城作

春風濯濯江南路，吹過邗關到瓜步。陽春邗關三月春草長，市樓大道怨春陽。陽春初開日杲杲，大道花飛一何早。清明漸近細雨來，繞樹游絲墮縹緲。游絲縹緲繞如霧，綰入隋堤柳條住。隋堤柳色青瓏璁，娓娓流鶯啼不去。流鶯啼處停玉鑣，依依拂面盡長條。揮鞭既度紅欄曲，驅車還上緑楊橋。紅欄緑柳心斷絶，隋苑隋堤有離别。新聲三疊何處吟，弱線千條倩誰折。可憐草青及春暮，可憐緑柳低還仆。青樓曳翠縈酒壚，白馬連錢繫歸渡。低枝毿毿接長坂，高枝蓬蓬白花滿。茫茫飛雪繞去遲，冉冉輕綿罥來晚。翩隨晚蝶罥朱花，緩向春烟拂玉鴉。幾時飄颻落西苑，幾時流蕩去南家。南家西苑兩相棄，流蕩飄颻日顛顇。春風吹去不上天，春燕銜將復垂地。初翻積雨障輕塵，更度粧樓裊素茵。滿眼離披不知處，愁殺東西行人。

小補陀畫幛子歌并序

紹興城東二十里許曹山，陶氏放生池，凌子天翰將更名此山「小補陀」，報母養佛。令楊明府作畫幛子，董孝廉爲歌，謂甡曰：翰母禱于佛母而生翰，翰痛母之亡，故擬報慰云耳。

君不見，曹山巀嶪東郭東，中有巨磵開琳宫。澄潭千尺插橫嶂，潭水濈滓潛魚龍。巉巖兩楹架巨石，石蓋倒水空玲瓏。踰波入石石四啓，小舟蕩漾穿當中。相傳神禹舊開

鑿，手遣巨靈劃碧落。斷鼇刳臂挂水心，焚象抽牙倚嵓角。風傾雨削如有神，清鐘梵磬交冬春。天花散綺布松壑，好鳥説法通雲津。會稽凌翰探幽渺，記得前身竺僮小。慈王抱送稱善才，仙姆留馨似阿保。凄然思報顧復情，青山碧水空冥冥。滄洲萬里巨波潤，靈伽一片蒼烟平。瀆淪海藏拔平陸，欲翳此山議修築。祇苑恒河到處名，何必蓮花坐暘谷。君不見，宜興楊挺生，丹青妙絶無等倫。又不見，常州董元愷，落筆超然起物外。一爲圖繪一作歌，披圖當奈清歌何？越州萬壑千巖裏，不信城東有補陀。

遊西施山園亭將歸題壁 山爲越王勾踐教美人歌舞處，即土城山也。今爲商太宰別業。

西施山館倚東郭，曾住西施教歌樂。複閣還留翡翠香，前池自洗胭脂薄。我來醉酒正陽春，大琴小笙壓上津。春寒日暮欲歸去，一樹桃花思殺人。

上浙撫軍東巡詩

元精鍾嶽瀆，勳望聯台堦。分符專外閫，授律尊中臺。雙旌白日映，六纛青雲開。雙旌六纛連天起，白日青雲繞江汜。虞廷九牧咨上公，唐世諸藩建長子。藩屏牧馭捍衛良，司靡正值東南强。斗牛區野拱神服，吴越都會躔奥疆。春潮初發固陵渡，二月東巡啓戎輅。錦纜新開龍鳳城，飛梁自駕黿鼉路。金牙翠羽並沙轉，將指滄溟闊廣遠。樓船下瀨揚漢軍，弩石連山運秦輦。蛟門蕩蕩海上開，從行願賦東蓬萊。桃花飛作春前水，自有金鼇渡海來。

錢生行送錢霍也

黄槐花落堆路隅，錢生醉借東城居。翰林主人曾問字，朝餐還饋金盤魚。涼風團團逐雲走，白馬紅軒蔽高柳。秋霄健鶻思入雲，撇眼摩挲薊門口。薊門萬里薄塞城，此中那得留錢生。王侯邸第將軍幕，虚裁折簡相逢迎。大兒乘槎上天闕，小弟裝金使南粤。祇留屠狗抱關人，燕市悲歌看明月。玉女春山西馳不可待，金馬門前歲星在。玉空簪鷲頂花，蒼龍杠槈麟洲菜。綸衣膩帢抱史書，欲行無翼難追趨。鴻飛冥冥附天末，弋人篡篡將何如。昔慚柳季漫相許，今愧錢生更超舉。兒童攔路牽錦袍，賓客當車致綺語。持栝挈榼送遠程，翻然竟逐錢生行。秋風淅淅秋雲散，江水東流空復情。

錦筵桃花歌爲周公子玉忠初度

桃花初發清江春，朱門又值懸弧辰。汝南公子瑶島客，長與桃花比顔色。庭前春酒一百盃，麻姑買向餘杭來。泠泠如玉白如水，願汎桃花獻公子。持之欲飲泪滿巾，先人曾作金華臣。❶ 鼎湖龍去叨侍從，留得丹砂滿銀甕。❷ 蕭然高寄四十年，綵衣又復桃花鮮。年年二月春風發，看折桃花上錦筵。

❶「先人曾作金華臣」，此句四庫本作「武陵杳靄誰問津」。

❷「鼎湖龍去叨侍從，留得丹砂滿銀甕」，此二句四庫本作「當時露井懸月輪，爲求勾漏辭侍從」。

壽邗上王夫人

邗江激激連淮浦，有母賢名播江滸。弋雁晨炊隴上星，丸熊夜坐燈前雨。年來八十齒轉高，稱觴舞綵皆賢豪。西河游子懷芳節，猶望楊州廿四橋。

湘湖採蓴歌

鴨烏山前春欲暮，阿子前湖採蓴去。藕根菱葉生滿湖，艇子灣灣不知處。畫竿十尺挑碧絲，香蓴宛轉生華滋。山前山後人難遇，採得盈筐欲寄誰？

單廣文初度

先生手挹仙盤露，早向南山拂烟霧。絳紗篋底新藏柳粲書，人間争誦張衡賦。堂下啣魚深處自傳經，久有安車詣伏生。曾卜象，庭前綵鳳舊知名。今來喜共香山飲，通德門高到來諗。不信樽前奏綵衣，試看天邊散雲錦。時七月八日。

李日燿日焜同解省試有感

生平自恃鸞凰姿，❶不與凡鳥同宿棲。所交老成皆特達，少年不敢争雄雌。有友名高被謡詠，曾徙塞外二子遺。早驚夙慧

❶ 「凰」，四庫本作「鳳」。

肯委贄，敢云左挈而右携。一朝顧盼刷毛羽，摩天拂日同時飛。自憐老大困車轍，兼之良友羇邊陲。轉因二子驟發跡，拭眼不覺雙泪垂。上林飛飛有歸雁，春來繫帛嘗相追。他年扈從陪羽獵，萬一得傳使者辭。

赤毛行贈姜之琦公車

赤毛生神鶻，磔磔稱豪鷹。騏驎産洼渥，削耳杉竹成。會稽才子姜武孫，揮毫灑墨如翻盆。進賢八代好家世，垂老未入承明門。生兒晞髪甫就試，便向金臺獻名氏。内苑轟傳奇木文，草堂羞教侯芭字。古來傑物生有因，櫪邊老馬真英神。

壽王將軍

高牙百尺横江啓，獨坐中權繡幢裏。劇孟肝腸熱似雲，嫖姚風骨清如水。龍韜虎略轉戰開，男兒三十真雄才。春江千頃桃花浪，瀉作軍前酒一杯。

青雀吟爲祁中丞德配商夫人壽

爛柯山前楓葉黄，西來青雀銜玄霜。翩翩神女雕錦裳，長懸玉珮寒花香。上堂拜母曰母疆，提壺願進青瑶漿。元英之始十月良，明飈暄日當春陽。黄金爲罍玉作觴，維予亦得瞻苾芳。伊昔司憲抒紀綱，夫人每預緘青箱。靈修浩蕩還帝閶，碧霞遽授刀圭方。遠公曰：顔魯公殉，時云陶八八授刀圭碧

霞仙去。舊作紫霞，誤。夫人偃蹇稱未亡，從容勉子爲范滂。況曾幼侍太傅堂，喜吟柳絮因風颺。只今顧婦盈閨房，金箱玉篋分象牀。東方日出照杏梁，少者挾瑟中理粧。從來三婦成豔章，其中鮑妹尤非常。寒花燦燦錦帨張，滿堂應製天孫襄。微文乏彩慚飛鳳，願同青雀低相羊。

附西河《越詩選》例曰：若閨秀，則梅市一門，甲于海内，房中顧婦博學高才，庭下謝家尋章摘句，其他巨室名姝，香奩綉帙，董、陶、徐、鄭，詠覽頗多，玉映、静因，流傳最久。又西河詩評曰：忠敏公以大節自見，闔門内外，悉隔絶人事，以咏吟寄志，侍妾家婢皆能詩，真盛事也。商夫人與子婦楚纕、趙璧，女修嫣、湘君輩，講究格律，居然名家。嘗見奕喜曰：近方共作選體，然已能彷佛，惠連、道藴非其比。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于稿

七言古詩五

樂府新歌 仝伯兄大千擬謝功曹應教作

漢家伊洛本京畿，梁王樓閣擅闉闍。大道雕甍十二翼，曲房繡幔幾重圍。日出紅櫳疑鏡炤，雨飄翠網似絲飛。蘭牕玉女争妖豔，雕鞍公子鬭輕肥。北里笙歌新宛轉，南隣桃李舊芳菲。何悟流雲能作黛，判將新葉看成衣。烏鳴私弄昭華琯，花影重移帝女機。碧波欲漲眉痕淺，斑竹初生泪點稀。游童挾彈從教騁，蠶妾移筐始畏饑。才子五侯中第返，使君千騎上頭歸。不信羅衣半夜襞，詎知華轂詰朝違。疇能結帶非雙縷，若箇沉釭無九微。團扇障聲猶障面，長琴連軫亦連徽。生兒年少爲盧婦，上客吟多是楚妃。抛繩舊事隨春電，覔釧殘粧及晚暉。莫向屏前怨日出，自有花間歌露晞。

宋憲使雪中飲席

越王城頭白雪墮，宋公臺下朱旗翻。毛甡抱刺走滑滑，開轅交棨謁者煩。宋公望見倒屣出，後閣重開雪如織。瑶裾珠履填滿堂，共見毛甡動顏色。沈沈官舍止且留，恍疑身在蓬瀛洲。梁園賓客重嚴馬，鄴宮飲讌來應劉。當杯卓犖論今古，睥睨如虹氣如雨。天人要妙多可陳，輓近紛綸少

相許。青箱縹軸萬餘疊，世本從頭細標揭。韋相能傳楚傳詩，楊公自授關西碣。清譚滿座酒滿罍，當前誰是乘時才。嘆生五際大文作，歌成四壁悲風來。自憐置身苦不早，世事浮雲總繚繞。未識南樓詠裹情，徒傷北寺車中草。公自愬蒙難出北寺車嘆息。逡巡欲退轉蹴躃，何幸相依邁前哲。剡川早有戴安居，南郡將留仲宣轍。君不見，宋公暫止會稽署，將赴臨安臬臺去。第五難遲浙上車，寇君不借江東路。寒風相對飲醇酒，朝發山陰暮湖口。東西相望去住難，一聽清歌一回首。君不見，平臺飛雪賓客多，毛甡對酒呼如何。

維揚贈姜侍御圖南巡鹽并祝初度有詩

長淮浩浩出桐柏，上引江流下邗澤。揚徐舊地斥鹵遥，炙素熬波海濤坼。當年齊相計利開，吴王煮海雄齊臺。木華作賦無遺句，桓氏成書有軼才。蘭臺侍御掌文史，更作巡方繡衣使。嶌然霜陛二三人，治此鹽官幾千里。高冠柱後平準書，豸頭豹尾懸商車。烏衣監部識門第，白簡彈人工走趨。此方懷舊得遺烈，漢代張綱棄車轍。君今攬轡頗有餘，況復從游盡英傑。自笑良辰游讌載美酒，長向隋堤看楊柳。自笑毛甡淪落人，乘興還能厠奔走。蕪城草黄時苦寒，城邊游子衣裳單。多君理財日無已，天下未有如財難。東西繹絡征戍繁，可憐轉粟江淮間。書生開口理民用，不登要路言亦頑。男兒有才須早立，姜君侍御方四十。

遠公曰：來盛夫善大小篆，工詩，尤好叔氏詩。時與游，然最貧僻。叔氏嘗曰：「見盛夫，祇覺磊塊無平事。」

將渡江贈日者過訪

道人過我青谿堂，荷花滿池白日長。我知凡事皆有命，君能縱譚我能聽。十年躍馬志未成，今來重向清江行。君歸若遇秋風起，莫問江東張步兵。

陳黃門台孫病中招飲賦贈

兩年兩至淮陰城，敝衣懷刺羞禰衡。幾回欲問元龍狀，百尺樓高那能上。今年我從中州來，清江未渡猶徘徊。元龍豪氣果無敵，況是文章老宗伯。我來此地不一

須邪行有序

里中貴君金書幛子，來生卻之，於其塊情。

須邪復須邪，巷裏生諠譁，瓦确撇撇墮烏鴉。近前問何人，云是來生行歸家。寒風西北來，吹出衣中紗。入門何所有？石甑浮魚蝦。門内何所見？不見蟲蠡鳥毳與蝌蚪，但見滿壁綰結成秋蛇。東隣有好女，本是邯鄲娼。練裙八幅不刺花，願生爲書之，生乃對此長咨嗟。西隣有賈人，日暮載一車。美酒百甕黍千斛，爲我大書雲錦如朝霞。我乃前致辭，願君勿爲呀。君不見，鹿幘堆左壁，飛蓬索索垂鬟髿。又不見，鹿韡堆右壁，着履踏地胝紋斜。嗚呼！須邪復須邪。

逢，枉作梁王倦游客。平明挾帚到門遠，正值陳公病偃蹇。門生扶病籃舁前，深恨從前見來晚。青蘭繞屋芝滿堂，金壺玉椀傾寒漿。座中羽客傲五嶽，庭前佳子超諸王。斜陽冉冉拂高木，細雨牕紗度紅燭。擲麈揮梧總樂方，挾矢張弓坐追逐。夫君今作臺諫臣，當時曾宰春江濱。霖曰：黄門曾爲富春宰。春江江郭跨東越，萬里迴潮瀉飛雪。每到三秋水落時，一望西陵最愁絶。西陵游子去復來，逢君又是榴花開。病中記得觀濤處，愧少枚乘《七發》才。

宿山寺書壁

小溪淅淅覆草裏，大溪漉漉長松間。高嵓雨聲落松葉，一夜冷徹桐君山。山中寂歷忘近遠，再宿始知路深淺。南朝寺僻春到遲，我來四月猶花飛。

黄姑取妻詞四章 有序

毛甡已渡江，與友飲馬洲城東村，村人兒贅前村家女，匱婚儀，議離處數年，至是年七月六日適合。甡見此，戲爲作此詞，有生倫比似者，稍稍諷解。

黄姑取妻美爪指，日倚天河織文理。取妻操作理固然，傷心只在天河水。河流秋清白如雪，爪指簇簇心腸絶。人間小女較優劣，嘗恐乞巧坐成拙。

黄姑取妻多綺緆，黄姑兩髀赤見骨。牽牛入市賣不成，歸坐營室泪如刺。當時被驅河水邊，衹少二萬青銅錢。取妻無儀不得前，從來天上亦使錢。遠公曰：《荆楚歲時記》云：「嘗見道書，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

還，被驅在營室。」

黃姑取妻，妻嘗在東夫在西。妻立機上晝夜啼，黃姑飯牛牛不肥。七月七日河滿隄，呼車渡河汩汙泥。河深無梁艇子遲，着履拂面坐低帷。簌簌隔河聞牛齝，天帝有命夜渡之。城頭烏鵲爭枝棲，銜唇結羽造履梯。露零襪泫烏背欹，誰知天河今渡來。

黃姑取妻賣黃牯，七月七日洗頭雨。雨乾水枯黃牯乳，黃姑取妻共一處，黃姑上堂拜阿姥。

試茶歌

東吴種茶白石株，建州數處皆不如。漸西漸東總甘辣，會稽日鑄天下無。春雷殷殷雨花薄，瓜蘆小頭暗生肉。風吹枝亞甲拆長，鵲唇鶯嘴捎雲涼。我來試茶值社後，少婦入雲緑洗手。山頭爛石膏沐多，雪礫霜崖絶枯朽。青絲籠子翦香葉，箬裹焙成卷銀鬣。不需木桊共桑砧，何用銅匙并鐵鋏。相攜且試耶水濱，青黃黑白甘苦辛。粗柑細蘗似難較，雞蘇狗棘非其倫。須臾地鑪活火起，沸向花堦石蘿裏。半杓疑分乳窟泉，滿船剛載南泠水。傾來清瑩作冰雪，掃卻黃瓷細漚沫。分明眼底見幽蘭，驟使胸中斷消渴。昨年曾向顧渚回，一槍試後棠梨開。宣州瑞草雜紫笋，蒙山石花猶緑苔。會稽新茶真莫並，搨腹頓教肺腸靜。亭前風落增永搖，山頭日色皆清冷。今朝歸去踏葛蘿，明朝飢渴知如何。喉焦舌燥且勿苦，聽我開口歌茶歌。

逢姜九飲

昔年遇爾春城東，山前十里桃花紅。今年逢君值春雨，幾樹桐花落寒塢。壚頭汗漫傾酒巵，與君曾賦春游詞。夏王陵東南鎮西，紅粧灼灼如朝曦。朝行採花暮歸遲，緑楊鶯語春晝迷。可憐春晝鶯語澁，君欲行春待春及。君來能宿酤酒家，爲我且醉山桐花。

桐江王生長身幹一丈餘二尺遇于城東里有長句

君不見，伍胥挺然一丈身，猶能挾弓報楚人。又不見，王商八尺坐未央，單于仰視皆獐徨。君今一丈乃有餘，獨行道路垂衣裾。丈夫困窮亦時有，東方瑰奇挾兩肘。日棲金馬索升斗，不如侏儒飽食且醉酒。有時毛甡自視負七尺，仰頭看人乞衣食。有時春至戀春色，頽然將老終可惜。我今願君東到蓬萊山，山頭日上花斒斕，挾予兩翮同追攀。又不然驅車仗劍出天外，坐予車下吸沆瀣。與君俯仰且有在，焉能傴僂還曲鉤。依時逐例争封侯，食糠食肉兩不休。

山居莊家女種蓮子許粒小鉢歷日五銖隱然有鉢底忽花鴨唼去惜哉作蓮子

蓮子有心能作花，女兒採蓮先採遵。分遵擘花得蓮子，欲問所遺隔花市。若耶溪頭千葉蓮，風吹蓮葉葉田田。年年上巳自抽葉，不用栽根理雙檝。盆頭有水炤衣履，長洗釵魚作風雨。投將蓮子裹燕泥，囑

子泥中發辛苦。團團小鏡貼波出，隱見荷根起抽立。風前捲鬘粧不成，雨下抛珠佩來澀。當堦花鴨睡花穩，竊入瑚欄覓新菌。不念紅衣晚歲稀，竟使朱顔早時損。耶溪五月茭葉涼，畫船兩槳艤横塘。女兒只向東隣坐，不採蓮花心自傷。

鎌麥詞

鎌麥鎌麥，斷箺束刺，來子歸家，初夏四月。早起着犢頭，看田左右皆陸穲，獨我滿田盡羊角。暮歸着接羅，看屋左右皆剥穦，獨我滿屋盡羊蹏。三春風雨亦嘗有，力田卒歲難逢時。壠頭小鳥日呼叫，架架格格曾何資。來子告我當鎌麥，恐歸如我鎌麥詞。君不見，前村老翁收麥斛，一甌兩匙貯筐篚。官車粟陸争載趨，尚揭空筐覆車軸。君不見，少婦今朝鎌麥歸，明日下田食瓜蔕。

湟川詞贈别

趙王城邊百粤臺，湟川渺渺連州開。羡君南上湟川渡，五月驅車嶺頭路。繁花滿縣雜荔枝，迎君勿訝君行遲。今年竹布裁五褌，明年椒穗垂兩岐。紅亭酒香日炎午，五兩薰風動南浦。他日貽君陸賈書，莫向人間道《新語》。

長歌送顔泰颺北征

黄雀巡檐游，不及蒼鷹飛。神虬雖夭蟜，不若駿馬馳。丈夫慷慨負奇骨，左顧流沙右溟渤。手持寸莛撞重關，足下浮雲蓋

高闕。當年定交三市東，緑巾碧髮雙顔紅。力持輸心對面指山嶽，仰天嘘氣垂霓虹。飛蓋争馳壇坫十年久，獨捧銅槃殺雞狗。倦游曾著亡是鄴下才，揮毫共集梁園友。珍臺珠樹散霞綵，青篇，世人拾得驚相傳。馳驅河洛結瑶珮，徘徊宛霄白鳳翔雲烟。縱飲那知有時代，同舟便足稱委搜瓊編。横行萬里渺難顧，奪得宫袍展雲路。神仙。卞玉誰教暗裏投，邢顔卻被宫中妬。子房豪氣不可除，一椎誤中秦王車。舉頭大笑跋衣履，清江細浪開芙蕖。倉黄萬里帝京道，挾册長安待明詔。幾疊黄金臺上雲，一群冀北風中踔。丈夫相對意氣真，飛揚跋扈皆殊倫。晴郊一送顔光禄，思殺鏤金錯彩人。

送姜二承烈之都門

丈夫居家不遂意，翻然拔劍游帝京。輕車滹沱萬里白雪盡，薊門千頃黄榆生。懸金時上揭揭走柝下，燕市風雲起叱咤。我從君行袚君九成臺，挾册當來五侯駕。向使馮唐早濟時，魏轍，讀君雄文嘆奇絶。春風吹開楊柳枝，同舟元邴蕭曹豈堪説。會乘虎觀青禮神仙姿。時與史尚轍進士同行。雲去，莫忘龍山夜雨時。

訥齋詩題史四廷栢南園新居

訥齋先生好園居，前庭一池長種魚。垂幔或臨右軍墨，滿牀盡疊張華書。廬蝸車蠋苦未展，更闢南園重修翦。泥水空纏

鄴下垣，丘樊自衛山中鐥。當堦紅藥映虛牖，桂樹團團拂清晝。徑外争看求仲來，墻東誰是君公後。君今弟子喜更彊，公超成市非虛揚。絳紗前後鬱相望，悠然絲竹彈深堂。堂中顧盻總芬潔，別榜一軒名煑雪。童子飢然土銼寒，袁安醉抱冰壺裂。南山敝廬空自憐，陸居非屋舟非船。❶ 難尋西瀼浣花去，僅留北幹松風前。從君願續小園賦，兼賦園中桂之樹。他日能同汗漫游，應記南園讀書處。

看月書事有序

七月十五夜中元，偕吴二卿禎飲商太宰宅樓，酒酣望月，去廣寧橋，顧見龍華寺説法事鬼食，漂燈流燎，幡幢鈸鐸，男女鱗脊如畫，便相走觀。卿禎躅足顧予曰：「子才士，需立賦所見，務其覈實，使人省得知，勿以虛叶何如？」予倣元白長句蹋歌，使商命説、徵説各記憶書于篇。

七月十五天氣涼，酒酣浴罷單衫長。出門連臂看月去，同到廣寧橋下路。廣寧橋上坐萬人，項背軋札如魚鱗。廣寧橋下水波淺，大船小船波上轉。船中所有更奇絶，云是中元鬼時節。明燈灼灼浮水來，萬盞千甌乍明滅。初疑火樹蔽江渚，旋道流螢墮秋雨。横波落石飛彩星，極浦銜珠散龍女。旌幢高引紙蓋揚，旋風吹蓋陰燐翔。吹螺擊鈸撞法鼓，迎炤當年淨飯王。飯王大坐正設食，盆供盂蘭有名色。龍華作法甘露殊，細灑楊枝散涓滴。橋邊婦女坐相

❶「舟」，四庫本作「水」。

待，各守亡人紙牌在。女爲爺母婦爲夫，焰食從教滌清瀣。呦呦壯女向天哭，少婦羞人隱牌宿。苦無紈扇障燈紅，幸有珠旛裹頭緑。吴生顧此發長嘆，謂我長才屈柔翰。相逢若此賦不成，空復從前惜良旦。我歌數句月自來，終歌此曲纖雲開。廣寧橋上人無數，忽聽歌聲首盡回。

雨中聽三絃子適女士王玉映將之吴下過宿蕭城西河里因作長句書感卻示

汝不聞三絃聲最悲，啁嘐哳軋誰所爲。天心雨落風迸裂，坐客一時雙泪垂。三絃初開彷鞉鼓，萬曆年來重張甫。遠公曰：張甫，張聘甫也。父少塘，祖野塘，俱以三絃傳。曹剛不作甫不傳，何處新聲到江滸。當前撥拉如訴説，漴漴嘈嘈漸相接。絃聲復雜風雨聲，拍散音繁語嗚咽。江東女士當代希，會稽王氏留烏衣。著書不讓漢時史，織素自憐機上詩。清暉閣中父書在，綵筆長濡舊螺黛。吟成紅雨滴口脂，行得青藤繞裙帶。王季重兵憲所居有清暉閣，後玉映徙居青藤書屋，徐文長故宅也。所著初刻名《吟紅集》。風流遺世姿獨殊，將從秦氏聽啼烏。朝行賣珠暮無粟，天寒袖薄涼肌膚。可憐兵革滿衢路，欲望西陵過江去。崎嶇宛轉進退難，衹恐行來且多誤。昨宵行李深巷宿，聞汝空奩脱車軸。今朝寂歷風雨來，令我停絃撫心曲。梧宮木落愁復愁，女墳湖畔今難留。君行渺欲向何所？長江浩浩還東流。蛾眉掩抑自今古，況復哀彈最淒楚。今朝自雨昨自晴，不盡三絃此中苦。從來出處難復難，願君絃絶勿再彈。

半面將軍歌贈陳左府左府名之驤，西河别有《陳將軍傳》。

半面將軍年四十，南戰羊城北馬邑。歸來十載青門前，可憐立功尚少年。當時投筆出關去，萬里鳴沙暗雲霧。弭節曾留都護邊，連營不倚將軍樹。乘秋代馬向風發，烽火蕭關動京闕。判將陷陣入邊雲，誰道張弓效關月。長驅汗血仗螯弧，撒卻腰間金僕姑。論功較戰課先後，不讓唐李那讓吴。諸公皆當時邊將。十年埋劍在田野，欲向鑾天洗花馬。嶺樹叢叢蔽眼來，瀧川浩浩當胸瀉。樓船南下共楊僕，射獵重教起軍曲。從燔礮火燎顛毛，不拊珠襌泣髀肉。焦頭減耳志未成，獨留半面哀人情。誰憐射柳亭邊住，竟使垂楊肘後生。

汝陰蕭大行將赴闕東渡過訪抒筆贈别

君不見，中年丈人本負芻，與君並坐氊氍毹。又不見，郢人堊鼻頗未潔，相對揮斤嘆奇絶。丈夫有才貴知己，伯樂鹽車兩依倚。何況蕭君司馬之鑑且無比，鸞鳳集門亦可喜。時殿頭二人出門下。吾聞蕭君奉使持節南海頭，還鄉彤馬將淹留，忽當繩纓菅屨呼啾啾。迄今負土已成室，漢相三年將就職。我讀《愁吟》尚慘悽，況復哀號在疇昔。君家忠孝真莫當，趨庭又有烏衣郎。相隨千里學詩禮，在道一時稱驌驦。與之偕上謝安閣，洞口薔薇正花落。急返平臺拜紫泥，勿教同舍占烏鵲。陽春三月風雨多，離亭樽酒應高歌。胥江渺渺烟波裏，欲别蕭郎奈爾何。霖曰：《愁吟》，蕭著詩名。

書意贈西昌蕭伯升白鷺洲高樓

北風吹雪下江郭，白鷺洲長暗寥廓。江天蕭郎開幕燃桂枝，重飲洲頭最高閣。清飈遥洗飛雪千古情，蕭郎意氣踰平生。連朝高會來鷺蜀江峽，流雲欲撼西昌城。我登傑閣望江河，君渚，争躡湖西講堂履。荒洲相接千百人，東西十向空亭攷鐘鼓。寒能予衣飢予食，悠然歌詠忘郡雙江濱。丈夫誰不重意氣，揮斥千金偶然事。昏晨。春浮獨成良會向千秋，那羨平原與無忌。奉常舊有園頭枯草香，雙江雪霽開春陽。期君更作春浮好花竹，至今人説平泉莊。醉，誰道雙江雪路長。

霖曰：孟昉爲今之四君，交滿海宇。春浮園，其别業也。時施愚山先生講學鷺洲，孟昉獨任値饍給，傳爲勝事。西河别有講學詩，見五古卷。

集曲水即事

青山百屏向南郭，積翠横開曲池曲。夜來高樓一望秦山陽，流雲斷續梅雨涼。行童十二布錦錯燈火，列坐庭深對歌舞。酒酣徹幙燭垂唱柘枝，招摇背袖低參差。主人潦倒脱綘幘，尚地，薌澤微聞墮環細。交盡海内爲名高，相逢不引清樽炤容色。驪駒在門車在路，看殺庭前石醉徒自豪。榴樹。

送任雲蛟公車

九月芙蓉蔽江渚，孝廉船載江頭雨。公車金樽相把潮欲來，一曲離歌醉南浦。

十載憐計偕，懷書屢上昭王臺。旗亭雪煖紫貂墮，薊門酒醒黃雲開。春官新制改書義，漢帝臨軒策奇祕。郄氏中林選一枝，平津東閣推高第。長安春轉花又紅，玉騧鞭落鷩游龍。秋江潮上金魚美，盡在任公一釣中。

金鑑冰壺吟爲張推官作

金鑑挂高闕，百里無近光。冰壺貯前庭，徹底成清霜。龍山嵯峨起東府，別搆蓮堂建鐘鼓。金鑑朝懸紫嶠曦，冰壺夜滴清江雨。冰壺金鑑絕世清，臯陶淑問稱明刑。外臺分節下神讞，朱花綠雀搖空廳。張衡機密棄文網，張釋寬平析民枉。從來張姓本連天，何必張星在天上。君不見，張公金鏡獻宸聽，高鑒千秋著爲令。餘光并炤寒士廬，伏櫪長鳴解馳騁。又不見，庭前綆綆朱絲繩，銀牀百尺縋寒冰。冰花井乳相映發，一時誰與同廉凌？持壺壽公公飲冰。

讀荔裳集安雅堂集感賦

當今作者誰擅場，山東趙王與萊陽。王公士禎趙進美，妙與萊陽正相峙。崇禎以還大雅絕，遠溯嘉、隆紹前哲。總是山東李白豪，能使人間歌白雪。今來三子起方駕，不數風流舊歷下。幾回東岱互稱雄，一出中原便成霸。黃河九曲到海難，東臨碣石流漫漫。天垂百折亂雲霧，風吹萬里迴波瀾。丹崖山前日初曉，真見蓬萊接瑶島。漢武看成朱雁來，秦王渡處丹龍繞。君文初著名荔裳，集成安雅斯爲堂。大文既布

錦貝息，黃鐘在御瓦缶涼。瑯琊天水渺難即，惟見延清好顏色。到溉忻從御史游，王筠故受昭明識。每惜今人事工巧，大雅當前罕分曉。但道江郎雜擬工，誰言謝客新聲好。往讀衍波詞，輒思王禮部。長憲與大參，鬱若兩珠樹。可憐同體異工曲，白玉分沙桂分木。從教鳳羽蔽天涯，寧止鷹揚距河朔。于今大雅煩若林，鍾嶸三品空沉吟。東看無數滄溟水，一望蒼茫何處尋。

別王恒

蟋蟀方在堂，倏忽歲云暮。窮冬雪霏霏，游子戒歸路。東亭酒煖草葉稀，臨行欲換征人衣。城南王恒負意氣，慷慨向予歌式微。躊躇上馬不能別，韓信臺前看飛雪。

將歸贈丘四象隨

昔飲江南伯通里，便記淮陰有丘子。我今轉作淮上吟，贈君愧乏雙南金。淮河蕩蕩淮水濁，丘子風流絕凡俗。一見應教勝郭生，再覯何必推羊叔。逢來三四是子淵，傾樽暢飲黃花前。道傍不數假王釣，城頭空覓甘羅錢。涼風蕭槭度秋暮，倏見寒冰滿江路。芳草萋萋春又生，愁殺王孫欲歸去。君家兄弟真不群，元方曾侍金華君。在堂循吏未白髮，中閨金母搖青裙。最憐丘子本孝弟，欲渡廬江見毛義。問寢嘗踰世子篇，敬兄不辨鄉人至。況曾仗節急朋友，一死一生見要久。白馬南馳范巨車，炙雞遠酹橋玄酒。丘曾千里赴胡介喪。吁嗟友道不復持，東行杵臼將依誰？見君不忍辭君

去，我欲從君那得知？

毛甡將行張公子礽禕贈甡踏冰行率筆酬之

我行淮陰非得已，不共王孫釣秋水。乞食潛行射澤間，避人還向珠湖裏。曲江才子好我奇，謂我落拓誠相宜。中秋高讌幷重九，人前往往稱予詩。飛光如流歲如鶩，淥酒黃花等閒度。火樹長留烟水寒，美人竟下蕪城路。嚴風朔雪旅食涼，倦游客子思還鄉。躊躇不忍遽分手，君還贈我哀歌長。窮冬孤客易生感，況復哀歌更繾綣。一曲秦青雁鶩飛，數聲羌笛關山遠。嗟君家世本曲江，趨庭得侍尚書郎。茂先有叔總博學，蒼梧無弟非文章。君才獨絕鮮儔侶，淮海相逢驟相許。曾來夢裏遇江淹，頓使花前憶傖父。贈我長歌真有神，恍若寒宵對君語。對君語，感君情，此曲名作踏冰行，層冰皓皓環江城。踏冰我欲冰中度，忼慨徘徊百思生。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僧彌稿

七言古詩六

題畫

薰風乍起午夢長，石榴花發薔薇香。枝頭好鳥最宛轉，啼破一聲枕簟涼。誰持并翦翦江水，繪出青黄與紅紫。醉卧閒亭日墜時，幾度含毫思無已。

奉和葉掌院夫子亭下雜花原韻

先生有亭最爽塏，倚檻如坐春風中。況當三月艷陽發，夸條蔓枝匝地紅。綷縩不用金錯翦，靲韘豈與凡葩同。始知大匠貴自得，巧者不若拙者工。有時薄醉坐花下，門紗旒裂遜馬融。豈徒紛紛隔堦覷，宛若女樂填廂櫳。褭衣發藻光愈燦，摇砌擢秀神所鍾。寧題丹棘作野客，不使翠羽稱殊翁。論化羞比漆園蝶，吐飯偶集蒲盧蜂。情閒有觸便生興，道大于物何不容。長安花少客無賴，莳塲藝圃真難逢。但留階戺一顧盻，煌扈安辨澮與穠？子房門下多薦達，當時尚有東園公。

和理椓杙歌并序

卓㚤閩中僮，徽之曾與之渡湖，思不可得，王雙白言見在金陵儀鳳門，能寄之，徽之起製歌，令王歌，授名曰理椓杙，因而屬和，言卓㚤當理焉。

只在石頭城下住，莫過長干小橋去。但恐年年細草生，不識青溪舊時路。桐花綏綏夜雨多，三春又盡花如何？可憐同在罝罘側，猶自城頭理椓杙。

雙珠篇有敘

潁川隣宣公晚喪子，哭之哀。然曾用佛蓮花經一奩供楣間，至是還經。牲以內家過慰，並爲文祈之。迨再過公，裸一兒，攜一兒，出拜曰：「君記之乎？舉此六齡矣。」

誰家老蚌生雙珠，大秦明月皆不如。圓泉璧水産有殊，老翁垂白多根株。前年恍逐隋侯趨，今年又入鮫女廬。小珠焜燿照里閭，大珠灼灼盤中居。暮年有子稱商瞿，我翁得此豈晚乎？畢逋共哺頭白烏，龍門百尺孫枝扶。老人得子草得荂，況復老健彊肌膚。漢家禱嗣張玉弧，靈池百子宮臺孤。採蓮西海蓮未枯，蓮花今且開東湖。雨餘花底珠溇溇。

羅三行有敘

羅三百騈，杭州教歌頭，有稱名。甲午集紹興東昌坊，羅三率孌童十六人按歌。酒酣，執酒起爲壽，慷慨言曰：「羅

三非優人，盍贈我長句歌，使人知羅三苦沉淪也。」牲唯唯。乙未，復集紹興九曲里祁兵憲第，諸伎畢奏，羅三復引聲，乃悲懷激揚，顧笙笛絃索均失，執歌竟，爲言：「寧得憶贈句乎？」牲時頗失意，聞其言，感動驟起，援筆丐兵憲展絹，憶唐元和白居易與元稹作霓裳譜歌，惟恐湮失，歌句中且藏譜數，猶可按切影響。今亦畧溯緣要，便可尋按，故益多曼吟耳。

周秦以後古歌絶，漢代延年尚能説。逡巡魏晉中再亡，杜夔左騏徒倡狂。開元神武興法曲，高頭教坊譜相續。華原驃國雜塞胡，❶立部聲喧坐歌促。金元起創爨舞辭，因之變伎歌參差。九宮分譜限南北，一十九韻音調微。明興一代本無樂，胡吹番謳苦交錯。❷優伶爨弄習轉深，南曲浸繁北浸落。相傳南曲始吳下，梧苑風流宛如乍。吳儂創調絜古歌，翻出新聲美無價。當年絶唱稱崑山，松常折嗓浙齒頑。張芸朱美魏亮父，至今嗣續猶艱難。杭州羅三重意氣，誓欲尋原奪高第。攝聰絶慧通鬼神，一雪從來品題異。依聲按律節奏奇，宮商相接復相離。涵融便捷鶯語澁，急決嗷嘹鶬鳴遲。聲沿板定寸爲拉，韻七字三前與後。新生故死黍粒分，迫度緩稽肌理輳。一聲將發坐客定，數變將終動神性。流離遷客涕泪傾，窈窕新娘怨思迸。搊箏摘阮徒自豪，吹師失管絃工逃。吳中譚如并張燕，到此不敢争鳴號。譚如卿、張燕筑數人，著聲吳中。東昌坊頭合歌板，首坐毛牲泣何滿。哀吟失職貧士情，那問終趨共前緩。羅三歌罷

❶「塞胡」，四庫本作「甘涼」。
❷「胡吹番謳」，四庫本作「鼓吹鐃歌」。

拉瑶瑟，手把金巵揖牲出。自言不是尋常人，耻作當年李協律。生平好酒名酒徒，結交滿座皆屠酤。上之不屈古王者，其下詎嫌今大夫。千金散盡獨長嘯，故作歌吟雜啼噪。孌童十萬蒲伏前，不足當予日調笑。毛公落筆能有神，悲能寫哭怒寫嗔。貌予令予使不朽，至今予作忘言人。昔年聽歌及寒食，桃花滿樹風前拆。歌來倏忽又一年，今夕聽歌是何夕？今歌既罷且復苦，坐者停聲立停舞。寒蟬數弄咽柳條，孤雁一聲墮江浦。洞庭秋風剛葉下，去春在晝今在夜。霜繁露白月欲明，竹斷絃弛鼓初罷。宛如花底摘生葉，少婦繰絲自成節。巖鋼鍥處銀鍔涼，冰甕開時水晶裂。又如石齒決金薤，刓核吹蘆擘風籟。屏高燭短坐嘆愁，昔日梨園近何在。蹉跎相失淹歲月，非我能忘棄前説。我亦沉淪年又年，顛頷相看總離别。東昌坊裏九曲園，高車駟馬填前軒。聽歌滿堂勿相問，此中惟見毛牲寃。毛牲沉淪本無極，那復羅三又失職。羅三當復歌此歌，莫道聲繁歌不得。

憇螺川胡推官虞冑過訪因贈

策杖登嵩高，遥望天中山。羽翼不得前，薄暮空來還。南行入匡廬，逝將上衡嶽。浮舟渡螺川，遂憇川上閣。螺川濯濯古司讞，山木清秋曉行縣。云是天中馳檄來，知我窮愁且來見。天中峠崿産異人，振衣獨對清江濱。宛如嵩高上登日，鬱然相望真嶙峋。嶙峋萬仞動寒色，玉井冰花映天白。不向空廳列鼎書，長懸孤榻留行客。我曾讀君文，嘆君似長卿。金門獻賦後，當入承明庭。今來江上作司理，讞獄如君復

有幾。伯始從教博似雲，胡威只是清如水。越人久作汗漫游，横江又見紅螺浮。清秋一飲郇公酒，醉看朝霞江上樓。

題秋山讀書圖送舊京鄒山人還紫微兼詢沈耕嵒徵君

晨星漠漠東陽路，斜傍雙溪晚來渡。秋山耕嵒何在高復高，云是秋山讀書處。秋山巇嶫跨紫微，相看同着青荷衣。王孫遠道怨遲暮，春草欲生歸不歸。

題抱甕丈人濯足圖爲顧有孝徵君

君不見，彭城畫工有奇技，姜肱擁被終咨嗟。又不見，華陽高士善圖畫，籠頭齷齪空隨車。羡君孤處笠澤中，世人誰得窺君容？儼如岌岌千丈深巖松，置之茅屋長蓬茸。吴山之長水之冽，浩浩溪流白如雪。瀠薄高隨萬里風，沿洄皎帶千山月。君來抱甕畜畦水，日傍清泠思無已。新蒲早薤紛渺瀰，碧芋青蔣覆溶瀉。躊躇落日猶徬徨，頹然濯足清溪傍。觸埼激石共奔迫，浩歌睥睨投滄浪。瀟瀟隱見溪流長。

醉歌行同周司理令樹飲于盧陵作北平于藻爲盧陵令

贛江冽冽吹朔風，司刑官艦沙棠紅。盧陵古署倚江郭，漉酒夜傾花樹中。中原才子薊城傑，佩劍争看截鏐鐵。草屩牛衣共繡茵，銅槃獸火飛寒雪。司刑自言苦志乖，江高不道能重來。秋鷹脱臂朱電削，神鯨掣浪青天開。聞言坐客醉起舞，我亦哀歌勝梁

父。紞紞城頭夜漏長，起視明星落如雨。

謿胡東嵓被竊詩 并序

甲辰首夏，胡子東嵓從郡歸，夫何暴客者，伏隱東嵓之室，竊貲以奔。西河毛甡聞而笑之曰：東嵓有十盜而無四封，向氏探其前而司厲不得揭其後，東嵓殆困哉！雖然，銀船雖化鐵，公尚存，筐篋久罄，何曾予壁間之兒；杼柚其空，不能贈梁上之子。幸青氊之未亡，何赭衣之可問。所懼者，未揭篋而縢已絶，甫穿牖而垣已頹。竊裝者，祇覆其書；懷璧者，但看其舌。似兹窶士之形，將來主人之憎。于是慰其薄失，而謿以放言。

東嵓先生家四壁，夜有何人壁間匿？杼緯機絲總是空，缾麻罌菽悲無色。從來胠篋羞擔囊，野廬賓客徒相翔。但將國士虛無意，説與河東王彦方。

雨夜斷橋聞笛聲和丁起曹

楊花飛飛落江渚，蘇小墳前夜來雨。平船兩槳何處尋？東風吹落楊花深。前湖水滿欲歸去，草暗裙腰濕花絮。斷橋西上繫錦舷，何處一聲徹雲路。初疑江徼吹胡笳，旋聽索索箏琵琶。野塘無復折楊柳，春山自有落梅花。咿啞水面斷還接，反覆分明訴天末。龍吟潭底水淺清，鶴唳寒灘雨嗚咽。紅樓高對十二重，夢回三峽流淙淙。隴頭萬里碧天外，武陵一曲清宵中。我聞桓伊夜吹笛，愁煞清溪赴都客。扶風夜聽洛下吟，尚在平陽里中宅。杭州千頃西水頭，新聲吹出伊涼州。樓船簫鼓日無

盡，長笛一聲愁不愁。

贈商繪

商生太宰之幼孫，風流卓犖隨諸昆。珊瑚寶鋏映明月，蘢葱佳氣開朝暾。永恩樓高百餘尺，旦暮登臨藉遺澤。玉樹還榮謝傅庭，朱衣自繞韋公宅。生裁二十意惘然，蹉跎深悔終軍年。手持一編已了了，心中萬事空懸懸。自言少孤遘荼苦，鷇乳低飛罹網罟。析理難教兄子知，無才不爲家公數。輜軿冠蓋恥追逐，日對遺書冀能讀。池上需爲彩鳳吟，燈前私啓青箱哭。我之從游商雨臣，王孫矯矯其兄倫。慚予不盡柳下學，多君猶慕相如人。從來琥珀謝腐草，惟爾中情最堅好。縱使成連到海難，卻憐侯氏求玄早。君家兄弟定無敵，良友爲龍驥爲匹。荀文未獲侍諸宗，商子終當棄三術。丈夫有志百事能，少年何用哀無成。高樓百尺且長嘯，會看萬里風雲生。

留別劉瑄兄弟

昭華兄弟雄楚州，一時藉藉稱諸劉。論文偉麗過鮑謝，興酣意氣凌王侯。西陵游人看秋柳，邂逅逢君大淮口。拂塵高聽真長譚，剞匏直飲公榮酒。層冰落落解棹歸，嚴飈吹折黃綿衣。他時若問江南信，只看春鴻向北飛。

別戴大金黃大世貴

淮陰城南有飛雁，游子窮冬返鄉縣。雪滿孤舟戀戴逵，波連千頃思黃憲。寒風

截截霜滿裾，臨行出入還躊躇。傾罇不盡此時語，開椷頻訂他年書。淮流一曲下江滸，渺渺長帆去西楚。何處思君最愴神？三月江南楝花雨。

送沈九胤范同姜啓赴都

紈綺游上京，翩翩盛裘馬。丈夫貴立名，飾志取相下。懷珠恐迷時，抱匵以待賈。所念在得朋，唱高和靡寡。徐樂論甲兵，歐陽策風雅。歐陽受詩章句成，上書欲共嚴徐行。漢京力學五十士，惟此乃得當賢名。抵掌不爲辨士策，拂毛直作驚人鳴。三街九市五衢道，列轡聯車並驂褭。時向尚書省裏行，誰來丞相門前掃。我本羈遲子，羨君似飛鳥。橫雲一去幾千尺，送汝將行動顏色。江舘留題夜火紅，揚州去路春衫白。桃花初開柳葉新，春江細草波粼粼。作歌當飲餞，欲別還逡巡。到京若問嚴生薦，勿道行歌朱買臣。

古歌詶贛南嚴撫軍過訪

白羅無緇裙，白玉無赭釵。黃帝還鼎湖，尚見容成來。❶ 容成汗漫走荒谷，❷越女灘頭種山麓。衣懸貢棐春繭絲，目斷湘南舊叢竹。當年饗帝上鬱孤，至今越女聽啼鳥。❸

❶「白羅無緇裙，白玉無赭釵。黃帝還鼎湖，尚見容成來」，此四句四庫本作「挺之抱偉畧，武也多高懷。悠然滄浪興，卻遇子陵來」。
❷「容成」，四庫本作「子陵」。
❸「當年饗帝上鬱孤，至今越女聽啼鳥」，此二句四庫本作「手把長竿坐鬱孤，城頭啞啞聽啼鳥」。

仲秋既望得蕭行人嗣奇訃適向陽將歸過別各抆泪哭以長句并寄孝子荎以使者行促援筆煩亂無所次序

八月既望白日微，坐客向陽將遠歸。爲言夜夢頗凶惡，故人信音傍烏鵲。荆門剥啄野花墜，忽傳合肥訃書至。行人蕭君六月死，有子哀號數行字。白日在上客在前，分明絹素疑雲烟。星軺曾餞廣陵驛，廻飄寧返浮槎川。詢之四月乃還棹，五月居廬病難療。太君先赴白玉樓，痛殺王戎死親孝。天乎蕭君君果亡，行人更作修文郎。顧榮璧軫已摧絶，庾公玉樹真埋藏。生平有心感知己，邂逅曾逢故都市。嗚驢動地幾失聲，化鶴沖天恨無翅。遺書數篋過孔融，嘗唸君賦秋風中。桓譚自能惜遺軼，平原何用憂窮通。但道棘人漫哀毁，扶杖觀棋鎮爾爾。我欲貽詩寄慰言，使者旋行不移晷。中心煩亂寫無句，頃刻封將泪如注。欲晰當年知己心，更問將歸向陽去。

党太守挽詞

薤上露，一何晞。城頭望，烏欲飛。烏飛不飛叫將曙，月落城西白楊樹。不見東驅鎮海臺，但見旌摇汜橋路。汜橋西去江水清，翦錢懷送何爲情。

舒城黄母胡太君輓歌辭有敘

夫謳來斥苦，莊生引紼之章；歌在輓留，漢史吹簫之節。則辭銘未盡，藉以申哀；碑碣難忘，用彰遺德。無他，母儀

已極顯融，史誦必開幽窼也。黄母者，龍舒黄畏菴先生之母，平子先生之大母也。閥閲攸傳，本嫺家訓；英華所鍾，餘及閨則。故謝家《柳絮》，詠之庭前；姬氏《葛覃》，習諸壼内。不惟扶風之誡，旦晚堪型；抑且德曜之光，後先難紀。宜乎經貽子而有丸熊之風，硯與孫而具戴鼇之慶矣。乃當先生出宰西陵，憶太母咸來湘水。潘郎西去，共傳板輿御母之文；曹氏東征，猶有農野安民之句。雖萊蕪介吏，貧自生魚；奈潯陽哲幃，力能封鮓。以故人之稱之者，可謂使衆以慈；而己之推本之，必曰伊予有母。無如月蝕中閨，星流古署。玉棺降于鄴下，白帽裂之南徐。陶侃自亡母，潯陽二客欲沖天；安石未還山，江左遺民如喪妣。故既禮奪苴蔴，節哀邳國；權移金革，屈職山濤。然而靈旗摇曳于江令之祠，丹綍牽援于許公之宅。龍門雖遠，蒭前奠酒多人；馬鬣未加，石上留題有字。返舒江而會葬，發哀者定多武昌名士之車；渡浙水而停綏，留殯者豈無杜曲驚人之調？況乎洛陽賈誼，久著膝前，江夏黄童，並推孫子。歌《鹿鳴》而嗣服，騁龍駒于再傳。是則百藥因大母命名，文若以小孫起譽。猶且心摧洗馬，不育于母而育于劉；腹痛元卿，不慈于親而慈于祖。四齡哺育，口授毛詩；十載艱難，躬先顔訓。彼撫琴長慟，本多罔極之思；乃負柳將歸，又有陳情之請。則仁人孝子，安少蔡邕罔愧之辭；曉蓋晨輼，可乏袁子難行之唱哉。因作哀歌，各成長句。

塗車且勿行，蒭馬且勿追。勸君摇大鈴，聽我歌輓詞。君不見，尸鄉從人惜朝

露，白日婆娑郭東路。又不見，潯陽處士怨空水，湛湛春觴夜浮緑。人生修短安足知，芳名要在能留貽。不見舒城黄母今還歸，輤𨋩縹緲江之涯。❶ 江東士女咸哀思，不減伊吾執紼爲歌詞。問母何以竟得之？母之扶桐倚車者，曰蕭之父母躬導親輿蒞兹土。墨綬垂來掛綵涼，清泉煑就遺羹苦。方春山縣花滿堂，後庭有母來稱觴。冰魚自貯雕盤獻，綵鳳還銜紫誥翔。雕盤獻饍接晨暮，綵鳳飛來倏飛去。人云東海亡所師，我亦西州哭何怙。冢孫平子對我説，四歲慈幃舍呱啞。情苦難教李密陳，心慈早爲元卿竭。流離十載兵革間，旅茅斷舶荒烟寒。毛詩口授甫了讀，蜀帽手縫猶未安。我思太君初太息，更復聞言重唧唧。賢哉有母長若兹，萬載千秋似一日。君不見，將歸召父不可求，一時臺使争相留。又不見，膝前孝廉最憔悴，不作陳情亦流泪。

爲商生贈吴太保詩 西河代人詩俱不存，此係商雨臣抄入。

鑑湖八月秋水融，金塘十里青芙蓉。越中遺老盡耆俊，其中尤健推吴公。吴公少小射猛虎，羽獵曾經負彊弩。奪得翹關第一人，望重燕城數千户。金書鐵券累代傳，中朝司馬前名賢。紹衣兩世公再振，鉤陳羽衛相盤旋。東宫出傅長宴見，至尊復召南薰殿。晚食嘗餐衪帳麋，朝陽親賜雕輪扇。予之内舅公難兄，同官先作金吾公。公之難弟懸豹尾，侍御南臺掌文史。嗚珂舊里三桀列，相見還留半牀笏。悠然故國山澤肥，共返金塘看新月。沉沉甲第繞鑑

❶「𨋩」，四庫本作「帷」。

湖，花間畫戟垂朱弧。酒酣耳熱尚拊髀，青天白眼誰吾徒。生平負氣喜壯節，每嘆袁絲少奇烈。信陵何處訪夷門，越石終教解縲絏。公家事業留史編，公家世緒長聯綿。獨難志節永皦皦，秋霄健翮争攀騫。君不見，芙蓉八月鼓蘭棹，七十吴公似年少。

古薊門行

少年結束從邊游，腰懸寶帶金吴鉤。新隨彊弩出懷衛，躍馬欲行雙泪流。青天銀鶻渡榆水，昨日羽書來薊丘。烽烟四起塞垣動，朔風一夜關城秋。燕兵索戰破紫嶺，漢將近前踰白溝。此去定追朱鬣馬，臨行不換黑貂裘。但隨彊弩後，何日大刀頭。羽檄起疆埸，神兵下朔方。誰言無所恃，大將出中堂。驅車揚風沙，拔劍銷欃槍。北經月支窟，西抵樓煩王。薄暮宿南亭，朝行過東光。戰陣踰驃騎，軍營作護羌。寒風效矢急，白日同沙黄。殺氣薄寒鐵，敵運猶枯楊。可憐流蕩三城戍，復有招來六郡良。突騎不收司馬節，擒生羞逐羽林郎。採花判結于闐女，醉舞新成石國裝。但教塞外春風發，那道城南秋夜長。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

蕭山毛奇齡字齊于行十九稿

七言古詩七

此卷自「巴亭放歌」以後，舊刻入第二卷，今復分此，删若干首。

董閬石評曰：西河詩氣骨全似少陵，而妙麗精工，無美不備，體曹、王之瓌瑋，抽徐、庾之清新，如丹山鸑鷟，光彩陸離；如建章神明，挾雲飛雨；又如匡廬之瀑、赤城之霞，標舉上出，絶無依埒。讀西河詩，益歎其高且遠也。　此閬石寄西河書中語，今附識此。

泛舟過秦園留贈秦翰林松齡有作

芙蓉湖上曉雲生，畫舫還爲湖上行。碧草千絲含日映，紅粧幾處照波明。平橋入路開朱樹，曲澗潀潀林裏瀉。泰伯城隨南㳙廻，春申祠在東峯下。祠前流水自年年，宛轉瀠洄最可憐。不從梁氏花溪度，只在秦家桂樹邊。秦家桂樹生烏子，文石爲池蕩秋水。别巷應通解玉坊，前關並築燒金壘。烏椑紫木夾層樓，大府錢堆馬埒溝。北谷繩床春自偃，西園翠蓋夜爲遊。暗通瓴甓衘環轉，❶細激連珠波面捲。出地疑分太液來，去天不道承明遠。滄洲自古惜沉淪，花底偏逢翰苑人。潘岳娱親推緑輦，謝

❶「甓」，原作「辟」，據四庫本改。

公攜妓坐紅茵。風流盡日開三徑，自笑多年隱名姓。門投張儉已還鄉，廡下梁鴻豈亡命。一自浮家願屢違，吴中築室故人稀。君家尚有清泠水，何日重來一浣衣。

鴛湖黄子錫自號麗農住茗南癸亭種瓜自給予在淮西道遥題此詩

黄公最愛菰城山，攜家避地嘗往還。自辭楚相不得意，荷鍤欲老青苔間。平田十畝啓幽壑，招客還留癸亭宿。春半閒炊松飯香，晝長卧看瓜花落。烏皮小几拂紫絲，興來每欲圖東菑。嚴關醉卧淮西客，爲汝題詩思復思。

息縣阻雪同諸公集何景韓梅花書院有作

我遊淮西三遇雪，買酒一醉懸瓠池。今來雨雪阻新息，出門泥濘無馬騎。高陽好友漉清醑，争道梅花發前渚。繞屋頻燒五木盤，捲簾邀看三花雨。辛蒸蕙錯羅苾芬，豕甕蚍醢青羊臕。興來高詠和集霰，酒酣嘘氣爲同雲。周燔獸炭澆酒熱，重見寒空攬冰冽。幾斛明珠撒瓦檐，萬條翦毳抛銀埒。相逢同是作賦才，夜深秉燭還登臺。洛陽縣令煩趨走，莫遣明朝掃雪來。

射獵歌爲金公子敬敷作

汝南公子好射生，天寒射獵城東行。申陽一關跨九塞，招來游俠俱有名。平原

積雪滿叢薄，上蔡新羅縱搜索。黃帝祠前雉漸肥，自牙岡上桑初落。❶雙鞲壓臂掣皂雕，桃花叱撥嘶來嬌。銀翎割就穿珠箙，碧血凝將淬寶刀。鞭梢倒插如蘆管，新織罽衣偏後短。腰帶橫垂海貝寒，指環細夾霜貂煖。虛彎明月過雁驚，忽然箭落秋雲平。青天毛血灑如雨，韓盧宋鵲空營營。枯蓬爇肉當寒燒，地冽沙冰阻長道。望得黃熊驅不前，擲卻琱弓自調笑。斜陽入地馬若飛，懸禽帶獸盈金鞿。歸來但索駝酥飲，醉卧花前金地衣。

金公子射虎詞

蔡州城東夜飛雪，公子朝裝絡寒韤。錦柙抽將練影長，角弓開處霜膠折。平臯木落狐兔稀，風吹淺草蒼鷹飛。近前雪窖有猛虎，暮寒攫雀嘗苦饑。中原神物應樞運，樵採年年不相問。豈是將軍在北平，只因太守爲南郡。圍場突出公子豪，從來拳虎將終驕。同行雄帥伏强弩，獨遣健兒幡枳毛。般般三獸起鬬格，吼入深林蟄雷坼。觀時朱亥尚倉皇，射得張昭動容色。長楊羽獵會有時，汝南公子真雄姿。請君暫息長鯨飲，聽我爲歌射虎詞。

送史尚轍進士過夏口兼寄丘學士 時學士爲武昌別駕

晨裝欲動海雞鳴，日出河橋相送行。繫馬未辭王粲宅，前旌先指武昌城。河橋日出輕攜手，爲食嘉魚過夏口。去隺秋翻

❶「自」，四庫本作「白」。

北渚雲，啼烏夜宿西門柳。故人遊宦滯江鄉，十載還辭白玉堂。共道秘書懷謝監，翻令別駕得王祥。從君昔在枚臯里，憐我貧依漂母傍。飲酒不嫌車下醉，逃名時就壁中藏。漂流歲月同虛棄，惻惻相思成往事。況汝春官舊主司，杏花開後慈恩寺。史禮闈出學士門下。官齋對酒洗征鞍，醉後應看江上山。若問行來何所見，但言遊子不曾還。

丹陽城下作簡郡司馬

丹陽郡裏秋楊緑，不見當時舊劉穆。鐵甕徒懸鸛鵲棲，金盤不貯檳榔肉。岧嶤雙闕古郡臺，丹陽司馬今奇才。方輿偶屈陳蕃坐，錦幘真看謝奕來。高牙傍海發葭鼓，萬疊寒濤散艘艬。典兵自昔重南徐，雄鎮只今推北府。江東遊子歸較遲，登樓賦罷將從誰？重來丁卯橋邊路，欲把垂楊幾度思。

過江南奉謁周侍郎值其行部留詩代訊

我懷周侍郎，忼慨不得見。手把三年袖裏書，漫字紛紛落如霰。蘆碕夜走江路長，東浮淮浦西潯陽。侍郎久作南藩使，每過江南願投刺。跼躇側促終不前，將投卬僰行巒天。姜生呼我汝南去，路出龍江幾回住。斯時正好謁侍郎，又當行部留維揚。我昨渡江來，巨浪高于山。天風萬里吹不定，鳥雀飛飛空自還。前灘岞崿擁波白，獨駕孤航片帆窄。海豕江魚轉鬬爭，篙工柁女愁顏色。昔讀侍郎文，怪其有如此，浩蕩奔騰勢無止。直下如傾七澤濤，橫來不斷三江水。孤航相向宛如睹，恍與高齋覿晨暮。江邊況有蔣侯家，小妹青溪舊曾顧。

十年出處同嶮巇，懷人何必吹參差。倘尋結襪留歡處，只在乘船破浪時。

楊將軍美人試馬請賦

將軍航頭載美人，春行晚泊橫江濱。斜陽墮地草塲潤，酒酣欲試紅麒麟。美人常服雙袴褶，青錦鵶幱紫絲結。蟬鬢當風捲似雲，馬毛散汗吹如血。金錢壓口玉袜膚，馬前細立秦羅敷。見人羞上還將墮，壯士驚前不敢扶。調鞍整轡坐不定，忽見桃花滿春徑。將軍似妬九華韉，在傍休視雙金鐙。明霞片片争繞林，紅游落處桃花深。回頭失卻真珠櫟，春草蒼茫何處尋。

曹受可舊評曰：以見人二語對仗成文，可謂入化。至若華韉起妬、金鐙生嫌，幾于魂與，何止色授。文至妙處，即偶然調笑，俱臻神境。

飲巴亭放歌并謝朱三驊元馮大之京王十文鼎王二漢

泥泥草頭露，不浥春桑枝。傷禽驚離弦，不解彈縵絲。可憐數載滯江滸，暫得相依駱明府。集木難教逐鳥烏，當筵詎敢題鸚鵡。盤中食梅長苦酸，冰絲還結絺袍寒。誰攜美酒召我飲，居然高會巴亭山。金盤玉斝勝三雅，兩兩鵶鬟似謇姐。小字曾爲明府知，清歌不在王郎下。行觴雜坐飲未闌，玉釵錯掛微臣冠。流離之子久失意，那復斗酒能爲歡。從來聽樂惡哀嘆，我未聞歌已腸斷。嘈嘈絲竹空滿前，誰使飛鴉渡河漢。三條裾子染竹黃，一雙素手如秋霜。擎將碧玉欄邊酒，傾出真珠甕裏漿。傾漿重起歌結襪，渺渺愁心過緑髮。座中可惜

是毛甡，莫遣巴亭待新月。

巴山酒壚送王十孝廉北行

巴山秋市懸青帘，市中卻逢王孝廉。當壚十五洗栢杓，眉間撲粉如紅鹽。楓林百尺日初照，惱煞王郎尚年少。五上公車十二年，碧髮重遮緑羅帽。巴山城下秋水清，壚頭醉送王郎行。明年我亦來燕市，看汝春風馬上生。

將出巴城道寄徐十五緘

春風吹葛條，蘞蔓被溪曲。巴城舊酒鑪，又見雙幔緑。酒鑪雙幔緑如草，將去巴山出東道。記得來時秋雨零，我投蕭寺徐生行。秋雨淹寺門，徐生行且住。惜也三日留，仍向雨中去。雨中一去秋水寒，聞君久滯豐城間。至今草青及春暮，不識君今又何處？十年奔走不得志，道路相逢偶然事。南北東西各自馳，誰復風塵訊騏驥。我數游南昌，潦倒無一詞，羨君慷慨歷落千回思。去年雨中讀君句，恍捲長河向天注。一任秋霖汩馬牛，半入寒空散烟霧。登臨若此真可惜，何處天涯少蹤跡？但使能留高士亭，無須更作名王客。巴城二月春草薰，城頭黃鳥啼紛紛。我行記得君行日，欲出巴城轉憶君。

春夜飲就亭花下見施二公子彥慤當筵賦詩有贈

神龍墮地便生角，鳳雛出林成羽毛。不見宣城施彥慤，少年特達傾人豪。春花

初開啓官舍，豪客當杯酒如瀉。錦袍緑髮衣帶紅，摇筆熒熒燭光下。燭光映筆筆花落，展卷生風動油幕。滿座咨嗟倒白波，一庭風雨翻紅藥。高陽舊里擅才子，元季雙慈近誰似。毛甡夙歲曾渡淮，但見楊家一童子。西河《楊童子歌》見前。宣城文章將起衰，庭前卓犖真龍媒。毛甡自傷徒老大，見此不覺心爲摧。强顔捉筆擬酬和，舉手落盞空徘徊。看花愁見新花開。

紫芝山歌 有序

施公分司築亭于臨江城南之瑞筠山，忽紫芝數百本繞亭叢生，南昌李宗伯碑爲之記，且更名此山爲紫芝山而標諸亭。越數年，毛甡登亭而歌焉。

毛甡走天涯，歲歲厭春草。曾採三花不得還，空卧嵩陽歲將老。跼蹐地上苦未閒，西游重到匡廬間。湖西丈人倚青嶂，宛若姑射難躋攀。丈人有佳興，云在城南山。城南山頭有亭子，紫蓋團團碧雲裏。背阜横當古郡臺，前林直傍清江水。丈人築亭年復年，當時異事今還傳。紫芝本靈草，斯地瘠難種。亭前忽見湧，銀甕。❶彷彿丹霄間，九彩睹翔鳳。又如珠焰發丹穴，芝草芝花滿丘垤。採之亦不窮，斸之亦不竭。如盤如梡復如蓋，輪囷離奇壓車載。悔不當時負耒來，飡以當糧紉當帶。以此呼此山，亦名爲紫芝，靈蹟嘉名又一時。未須四皓返商洛，先看三秀生銅池。迄今採芝已不早，尚見山頭此亭好。毛甡慨然登此亭，幾度亭前聽啼鳥。清江初漲江水長，山風細

❶「銀甕」上，疑脱三字。

拂林花香。游絲飛絮裊衣帶，遥天望眼空茫茫。我將舍之去，念此芝草芳。紫芝之草有時歇，芝山勝事無時忘。君不見，紫芝山頭勒碑處，有客哀歌不能去。

姜承烋曰：有施愚山先生删本，見《湖西倡和集》。此炤原稿多六十一字。

陳柱國將軍期宿鎮山遂汎舟集南塘同張杉平津李章姜埈商命説徵説兄弟作

天星出地馬出關，將軍夜宿城南山。深林列火忽如晝，與我高會叢祠間。平明鼓吹結珠勒，毳幄重重映波白。合艦同尋賀監湖，毛生真作平原客。湖亭日上林影疎，金刀自鱠秋湖魚。西園才子分彤管，南國佳人拔錦裾。平山十里勝金埒，頻挽睢陽弄鵲血。獸炭燒成越嶠雲，駝酥點作燕山雪。歡娱短景苦難駐，秉燭還題樾臺樹。皎鏡東飛錦纜開，將軍夜唱廻舟句。時廻舟聯句，陳爲首唱。十年長避追吏馳，還鄉尚咏平林詩。滕公豪氣真無敵，羞煞山陽衣褐兒。

西江送春曲

送春歸，春歸在何處？江草茫茫江水長，不識春陽去時路。楊花墮地吹復飛，草間蝴蝶沾人衣。游絲百丈綰欲斷，平沙白日空遲遲。江邊酒壚十五女，不解春歸客心苦。紅帘日落炤眼明，猶唱陽春當金縷。陽春唱罷思復思，可憐又是春歸時。

漫歸復行書孔雀行關樓謝趙明府 趙棠溪先生時爲蕭宰。

孔雀拔金花，南飛畏剸尾。白璧光芒受世疑，子長縲絏非其罪。東門拔劍不顧

歸，十年還視桁邊衣。廳花結網無鶯度，户草張罝有隼飛。張罝結網遮無路，欲渡蘆碕行又暮。趙相真看解印來，外黄重見操兵去。南飛孔雀北度鴻，將垂巨翼乘長風。臨行不辨銜珠處，啄盡關前花樹紅。

沈華席上同張杉王鎬錢霍王元愷平津祝弘坊并憶沈九秘書時九月八日

吴興沈華宴賓客，毛甡晝逐朱家來。相逢衣褐把美酒，當筵意氣爲之開。連年變姓滯江表，衣上風沙不堪掃。高陽滿座相顧殊，只有沈郎顏色好。帩頭碧髮裹緑羅，銅槃灔瀲傾金波。阿兄簪筆掌文史，方蓄新菱染麻紙。翺翔入作親近臣，家留賢弟能娱賓。紫薇院裏張紅幔，白玉堂前鋪錦茵。憶昔山陽度廣柳，曾別難兄釃杯酒。今來江上覓蘆碕，尚藉平原匿好友。平原好友真足誇，姜肱繡被平當家。時予留姜桐音平載問宅玉椀甫看分碧藕，金錢又見拆黄花。黄花滿地中心苦，忽集華堂思如雨。明朝倘約採茱萸，莫負山陰柳家女。

予屢歸不得釋冗屢過湖西施公苦相留日留日刻留刻適就亭鷓鴣三脱三復返予刺傷于心因爲賦鷓鴣還詞

鷓鴣還，鷓鴣還，相思只在隴西山。隴西萬里思歸去，休挂人間畫欄柱。畫欄雙柱玉籠垂，金鏁連環控紫綬。欄邊言語應憐汝，心裏分明卻訴誰。卻訴誰，應憐汝，早知苦，分明何如不言語。潛潛啄我紫絲縧，密密捐予金鏁條。潛潛密密終教去，金鏁紅縧何用住。且避玉樘林，且上石榴樹。初疑小樹上無力，既道長林遷不得。別苑

猶牽紅兔羅，遥天只墮蒼鶻翼。蒼鶻紅兔走復飛，躊躇去此將安依？他鄉好主應難遇，故國多艱那得歸。一去復一還，主人相對啓歡顔。相思仍向深林避，再去再還非主意。主人破柱且開籠，不道三回仍未逝。仍未逝，主且憂，尋殺欄邊紅石榴。石榴墻外行難測，手執紅縧淚沾臆。縧亦漸就促，鏁亦漸就短。一縧三續尚堪披，萬水千山何處返？鷓鴣還，鷓鴣還，願君仍住石榴間。石榴啄罷傷紅觜，願君仍住紅縧裏。紅縧臨繫翠衿住，主人淚落不能顧。

徐敘公曰：西河暮春在臨江思歸，愚山先生哀留之，日過寓相慰，且假以他意，捱日延月。不得已放歸，則又假他使護之行。暨歸，而幾墮于隟，愚山强留，有爲也。窮途賓主，流連可哀。三覆此詩，雖千秋萬歲後，猶應破涕。

姜垚招登香罏峰絶頂同姜十七廷梧商二徵説

秋山崒嵂海日紅，浮暉倒映金芙蓉。蒼崖負杖招羽客，攜我直上香罏峰。楓林黄葉下幽壑，杖底風吹草衣薄。石屋高看洞鳥翻，横梁斜度山花落。秋空望海海色飛，赤城萬里烟霏霏。越王臺上青烽起，夏后祠前白雁稀。玉函金簡探難得，況蹈嶇嶔未曾息。北谷空標承露臺，南還竟負凌風翼。蒼崖四顧意氣開，吹笙跨鶴真仙才。何年乞汝盈箱藥，共俟安期海上來。垚號蒼崖子，時修玄學。

霖臣招予汎舟三日夜同雨臣、大聲作。

商霖好探奇，攜我汎青翰。日日南湖

汗漫游，恍若乘槎度河漢。山橋畫柱溪洞門，夏王臺殿西施村。碧江開錦簟，緑草藉金尊。檣鈴榜吹雜柁鼓，朝日西飛暮來雨。五木燒殘江鶴飛，千花開處山雞舞。君家兄弟真絶倫，攜予一避桃源春。山中七日家應改，幾欲還家愁殺人。

聽流鶯歌

聽流鶯百囀在春城，宛如舊苑花枝裏，曙色將開弄曉晴。此時玉櫳猶未啓，此日金屏夜如水。夢中隱隱聽緜蠻，起見墻東映日斑。墻東映日花枝煖，晛睆緜蠻啼漸緩。乍穿錦葉暫停留，移到金牕更宛轉。可憐宛轉最多情，可惜間關寫不成。秦女簾中三四弄，吴娘曲裏百千聲。今來百草翻紅色，今日聽鶯度錦陌。誰解參差遠趁人，自傷漂蕩還爲客。參差漂蕩逐流鶯，百變風前斷續生。金刀細剪流鶯語，依徙春城不忍聽。

和張夫人拜新月詩

拜新月，拜月出簾櫳。天際分蛾碧，花稍觸甲紅。拜新月，拜月粧臺側。覆斗鉤自懸，斜梳墮無力。拜新月，拜月暗傷悲。記得少年時，南園同伴侶，裙帶一垂垂。今看井桐及秋暮，燕子西飛鵲東去。夜静花堦緑蘚間，羞向低低影邊顧。冰輪半掩當復明，娑娑桂樹暗中生。那能拜得新生兔，長與金烏作隊行。一本題下有「懷友作」，末「那能」二句作「如何月下紅閨婿，歲歲長留木葉城」。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初晴稿

七言古詩八

杜陵蔣楛游淮曾讀予淮上舊詩有感今枉過不值蒙留長句見寄詞旨哀酸予適滯海濱率賦酬意兼示淮上故人以當一慨❶

憶昔避地淮陰城，吹簫乞食更姓名。山陽縣令爭認得，呼我車載還都亭。爾時秋風度淮水，高會名園在河嘴。入夜鐘鏞動地來，當筵詞賦驚人起。從茲日飲淮市傍，酒徒到處爭相藏。元王廟後杏花閣，駙馬巷邊薜荔墻。人生聚散等朝露，二十年來彈指過。醉裏難忘鼓瑟時，花開不記留題處。杜陵高士有蔣生，先後曾同淮浦行。見予舊事每興感，貽來新句何多情。嚴冬結駟過江縣，柳下尋予不曾見。雙扉久閉綠蘿軒，千里尚投青玉案。但言時事多變遷，黄公壚下尤堪憐。稽劉已謝竹林去，臺舘半傾河水邊。故人存没久心惻，況讀君文泪霑臆。夜月彈爲海外琴，寒風吹送山陽笛。我今將欲尋杜陵，東西南北隨元卿。他時若溯長淮路，何處還攀桂樹生。

中秋山寺作

清風吹林當素秋，碧空灩瀲金波流。

❶「枉過」，原作「過枉」，據四庫本改。

可憐二七又三五，獨坐繩牀月當户。初籠輕霧幛冰紈，旋破濃雲出翠巒。花壇斜倚青銅鏡，松葉高穿白玉盤。生平待月啓華帳，稍掩浮霾便惆悵。林表今來閉寺看，樓頭誰復開簾望。去年雪浦弄清暉，前歲溢城烏鵲飛。此日山中無可翫，夜深霜雪滿秋衣。

天馬行送崇仁吴孝廉公車

吴生本公孫，大道騁騏驥。云是天閑舊賜駒，我友孫陽識名字。金絲羈子玉花靮，將上燕臺振高策。大道相逢秋漸過，正好長安看春色。君家舊有黄閣臣，吴爲崇仁相公孫。閣前絡得生麒麟。從來開閣歌天馬，原屬公孫第一人。

奉贈顧將軍七十并呈嗣君澄

吾郡顧元嘆，少曾封遂鄉。讀書擊劍跨鞍馬，横行絶塞驅賢王。歸來直棄雲中守，右臂茸茸生細柳。好學嘗經蔡伯稱，貧交但飲孫權酒。藜牀高卧七十年，過江子弟皆名賢。庭前多少烏衣客，最愛江東顧彦先。

守歲姜掌諫宅值太翁虞曹公上日初度酒酣有感因即事成句并呈掌諫君書次幛末

連歲浮西江，三朔翦華勝。曾飲巴山山寺中，夜走郎官集車乘。今來守歲依諫公，猶藏複壁東垣東。堂前老都諫，愛我如

孫嵩。輝輝夜燎徹銀霤，坐對銅槃儼晴晝。莫道椒花媚少年，須知栢子添長壽。雄雞叫罷閶闔開，招搖初轉蒼龍回。紞如嚴城打五鼓，諫公衣錦三進舞。須臾魚鑰啓重闥，萬里扶桑綴遥雪。云是三朝賜勝時，正逢七十懸弧節。當年都諫趨紫宸，仗前冠劍稱親臣。八風吹入金門曉，萬壽呼來玉殿春。忻承假沐留覲省，通德門高愛光景。上日陳筵紫氣生，元辰進誥黃絲迴。諫公披賜袍，銀青雜緋紫。丈人本冬卿，珮履紛若水。諫公膝立親捧觴，鳴珂列戟盈華堂。越中四姓攀麟紱，浙上諸侯侍雁行。相國持漿脩拜母，縣官負弩重還鄉。宛如張尉迎京邸，絶勝虞譚賀武昌。慚予流浪頗畏約，枉厠親朋把杯勺。戢鳳難傳祖德明，椎牛不逮親存樂。酒酣浩歎溯所始，七葉貂璫代相啓。太僕捐民賦，光禄匡儲君。尚書甘去職，要典持微文。始知申蟠本非罔，太丘何必名鉤黨。司隸忠臣應代興，虞曹竟嗣春垣長。春垣禄養世所稀，只憐座客言詞微。願持三朔銀旛勝，長傍千秋戲綵衣。

將遠行曲

將遠行，乃在西南阿僰間。昆陽池外千重水，關索樓前萬仞山。我將爲沈犁之鬼，蒲刺之蠻。蠻中轉深曲，乃與鄉井辭，天寒日暮行安之。仲尼居東海，莊蹻留西夷。將遠行，無窮期。

王元愷將之巴山有贈

寒不披豫章絹，饑不食萊蕪魚。韓康

范史日不足，誰能刺促分其餘。巴山令君本廉吏，自艾青蒭作賓餼。敝井難浮花下罇，空亭長擁車前篲。故人相誡勿復前，王生欲去仍流連。王生抱意氣，食力苦耕稼。長貧念同袍，千里將命駕。可憐命駕不得達，斗盎無粢衣無褐。集蓼終愁楚雀迷，橫江誰把枯魚沫。桃花乍發柳乍青，河橋一步三留行。毛甡進前願致語，座客紛紛醉起舞。君不見，君家阿齡貧且饑，烏程陶令争求知。滿船白粲收不得，願索窮交鎮西食。又不見，毛甡乞米走江汜，賣卜王成暗相倚。豈少荆南幕下詩，但飲巴山署中水。解襦不敢衣顧郎，易衣并食翻尋常。生人苦饑值春節，黃花白絮填空倉。君不見，毛甡南避入蠻部，萬里滇雲黯如霧。金馬關前無故人，竟逐王生過江去。

訪劉息縣并讀周櫟園侍郎所詒文序因爲書贈

劉郎本是神仙姿，手揮五色春桑絲。中都偶爾作試吏，望之不見長相思。昔年曾逐湖西使，一訪廬陵老從事。命駕空隨曲巷車，留題無復高門字。躊躇東顧還蔣山，暫依櫟下官臺間。櫟翁老人出君句，爲君諷詠開心顏。秋鴻飛飛信羽翼，重向嵩陽看山色。桓良未獲遇浮丘，賈父何期在新息。長途宛轉思一顧，不道寒風薄冬暮。日落天低潁上城，朝來雪滿淮西路。夫君獻賦標石渠，尋常痛飲留柴車。吏歸自戀空倉雀，客到還烹掛壁魚。十年相憶苦紆結，相見忻逢歲寒節。息子墟邊嘆轉蓬，白公城畔猶飛雪。高談今古誇典墳，篋中所載方紛紜。君

能不忘湖西客，且與同觀櫟下文。

過息夫人粧樓遺址有感

荆門不種章華樹，此地還留洗粧處。紅粉銷殘澗道花，翠蛾飛作山城絮。澗邊白日自悠悠，城畔粧臺秋復秋。回首故園長不語，鎮教淮水向東流。一抄作「淮流千里一望長，誰家高閣映斜陽。故園相憶都無語，回首萋萋空斷腸」。

遊濮公山作

毛甡居息不得意，搘頤日望城南山。東甌夏君今贊府，策馬邀我遊其間。出城風日稍暄霽，朔風吹面面不寒。淮流本出自桐栢，到此漸覺横來寬。前呼亭長先渡馬，幾曲淮流下如瀉。渡口方看載一航，道傍争欲開三雅。須臾繫馬入櫪林，濮公仙洞難追尋。幽崖尚自留丹竈，過磵誰能採碧芩。相隨野鹿度空谷，便啓清樽坐蘿屋。紅樹彫時未放花，翠屏高處曾懸瀑。重披荒徑啓前路，策馬直臨峯頂住。長淮一帶渺如環，萬里蒼茫盡烟霧。從來黄白不易得，梅尉當前總仙客。況有張王諸孝廉，曾經出入蓬瀛宅。長林落日客未歸，平田夜火光霏霏。巖城欲下葳蕤鑰，尚見山前烏鵲飛。

飲郭將軍竹下

萬竿修竹臨清流，竹中留客郭細侯。短簫横笛向風發，居然身在蓬瀛洲。行厨斫桂煮芍藥，玉甕桃花泛清酪。近郭天低

散馬牛，空亭雨過飛烏鵲。酒酣倒載折角巾，繡衣卸出紅麒麟。將軍本是蒼山客，不數悠悠世上人。

定情歌飲秦二保寅醉後作

數歲遊吳闠，不逢臯伯通。長攜杵臼少相識，獨行畏約何終窮。更衣夜起自擊筑，暫就梁溪酒人宿。❶深念秦嘉是麗才，久知王氏無癡叔。飄飄挾刺隨禰衡，風流學士相逢迎。未從隘巷窺孺子，便向東家訪步兵。東家桂樹生前路，秦氏從來桂中住。朝起金丸寫畫欄，夜來烏子栖庭樹。庭前列舄羅酒漿，酒徒相顧稱高陽。羈人辛苦易爲醉，午日欄邊只將睡。我昔歸明湖，誦君秋帆辭。愛君不得見，一日千回思。思君見君恨不早，悔見秋帆去縹緲。同時嚴忌最高才，況復君家仲容好。嚴蓀友與令侄留仙同爲詞。美人何在愁復愁，芙蓉開落經三秋。今來但泝春申浦，何意還登秦氏樓。請觀杵與臼，與君指皎日。在上羅廣衾，在下蔽蒻席。與君戴笠還下車，相思莫惜加餐書。倘愁越國無歸雁，此地吳王善鱠魚。

汝南郡亭飲次贈譚八吉緯

汝南城上曉鴉啼，王粲宅傍春燕飛。故人千里一相見，越布單衣白如練。春陽豔豔汝水邊，桃花樹樹郡亭前。清明初看鞦韆戲，上巳還吟芍藥篇。自憐蕩子多離別，愛汝中原遍車轍。彩筆能圖五嶽遊，金丹自受

❶「酒」，四庫本作「主」。

三茅訣。伊昔相逢淮水頭,酒酣同過謝家樓。今來重憶當年事,手把金樽泪欲流。

廣文先生歌贈張學博

廣文先生讀《尚書》,客來有鳥嘗銜魚。花閒促坐絳帳舒,不須歸去河汾廬。當時獻賦誇子虛,十年句卒將公車。我今相遇沈子墟,春風冉冉吹衣裾。莫嫌高論與衆殊,此間已是張融居。

將過松江先寄朱大用礪使君

探書出林屋,放舟遊吴淞。欲觀海上袁公壘,不問雲間陸士龍。雲間勝地推吴下,有友驅車最瀟灑。劉毅嘗爲郡股肱,謝生今作軍司馬。風流司馬是何人?共識當年侍從臣。丹鳳樓邊攜綵筆,紫薇花下展紅綸。❶紅綸綵筆紛相映,侍女留題請名姓。起草時聞長樂鐘,整衣不避昭陽鏡。可憐厭處承明久,解玉坊南私縱酒。兩省通傳翰苑書,一麾竟佐江城守。江城千里蔽東吴,黄綬金章一大夫。嘯咏全爲方外客,從容分得郡中符。果然祖父爲三事,方信男兒長五湖。使君爲朱少師公冢孫,大金吾子,故云。君到只如棲枳鳳,我來方欲覓蓴鱸。已辭梁苑新車騎,況遇高陽舊酒徒。高陽夙昔輕相顧,梁苑從教騁辭賦。片輿何必假陳蕃,八俊由來重朱寓。陳蕃無事朱寓閒,題詩應滿干將山。秋高正值鱸魚美,我欲維舟三泖間。

❶「綸」,四庫本作「輪」。

湖上贈何生倬炎 何伯興季子也

秋湖十里生芙蓉，湖邊卻逢何敬容。緋袍相對儼翔鳳，綵筆欲落驚游龍。廬江自昔嬗才子，前有司空後侍史。洛下清談宛舊時，元嘉樂府傳新體。秋花灼灼秋水清，道傍又見驊騮鳴。荀羊本是長瑜友，羨爾趨庭有令名。

送李生 并序

乃歲屆祝淵，時當顓冥。甬東李生屺源，稅駕于都督李公之舊第。維時白日窮次，縞雪凝壁。長松倚崗其信芳，寒梅蔽扉而釋蕚。仝人咸集，各贈以詩，志永懷也。原夫淇泉木李，本貯瑶情；澧上香蘭，互申縞結。故仲宣贈子篤于飛鸞，正叔指河陽于逸驥。苟懷悃愊，豈乏呻吟。李生抱苦心之行，仝儕起定情之什。以義而言，固其宜矣。乃戴逵入剡，未聞買山；阮籍當車，於焉就路。陳元龍淮海之士，梁伯鸞傭賃爲生。將騎驢出門，惟其所之；牽舟上岸，亦無可住。王孫遊遠道，睠春草之萋萋；彼美在何方，誦山榛而掩涕。是伯陽適西戎而留字，文羆遷斥丘以受言。凡屬親串之所經，誰勿咨嗟其善誦？況李生沉淪之士也，家本閥閱，世濟開府，棄朱門而勿昤，甘白晝以長征。胸羅星漢，每推烏績之紬；節撫雄雌，潛識秭潒之擾。于是正棊旋栻，辨才子之孅趨；發策兆機，啓靈均之浩蕩。定箕張而斗揭，任蚗伏與蠪伸。則是帝女睠蜀都而抱石，大夫拜楚

人以獵冠，江南投老，應賦逢君，稷下談天，喜稱贅壻者也。夫心企東山，意傷南浦。蘭亭原倡，既擅糠粃；海谷遥吟，當來璣璧。維兹軼士，預爲風漂。伯叔之詞既屬同人，應續雨雪英瑶之句。

先生本是青丘子，直走塵埃過都市。脱履朝看圯上星，乘槎暮宿天河水。梅花初發雪滿襟，相逢醉卧東城陰。天涯淪落知無定，北斗南箕何處尋。

淮康行贈别

元龍百尺樓頭客，又向淮康奏嘉績。監郡能分五虎符，題輿不假雙熊軾。九重丹詔下青霄，十月黄鸝度翠條。朝日褰帷鹽澤雨，春風送艦射陽潮。開樽暫飲如淮酒，漸入天街見星斗。若問人懷峴首棠，但看鴉栖掖門柳。

潼川歌有序

丹陽賀先生胤選，崇禎十六年，受資陽縣令，夫人請從，叱馭而行。李自成破成都，資陽不守，先生及夫人慷慨就刃，自成怪之，命釋以俟，屢脅之順，畢不能屈，縶之别營，猶欲處焉。越二年十月，賊敗于南鄭，懼中有應，乃指而嘆曰：「留此輩爲梗矣。」殺之，同行十七口，並日死于潼川州。越十二年，先生二子雲會、雲舉俟西道通，尋之不得。有彭君退庵備述其事，復詢之資人蔡文學，語與相合，號啕而歸。雲會爲司馬，與予善，予乃作潼川歌。

鹽亭何高高，梓水何連連。四座且莫

喧，聽我歌潼川。潼川州南射洪渡，天柱雲封七盤路。不見潼川繞地來，但見南津上天去。南津令君負奇節，夜泛桃花暗流血。桃花江上草初青，一夜寒風白如雪。相傳此地殲令君，招魂萬里呼南雲。睢陽齒落白崖裂，萇弘血墮高粱焚。令君家世本吳楚，北固山頭射猛虎。興酣聚米劃地殊，愁來投筆長心苦。縣官續食計車發，便請長纓繫南越。嚴助三年厭舊廬，龐公百里懷新割。驚聞盜賊出巴下，玉壘珠江廢耕稼。白帝終成躍馬王，紅巾時起鳴狐詐。慨然請行一星入，夢中曾見三刀集。崎嶇九坂誰肯前，忼慨王尊赴何急。閨中有婦孟氏賢，從征作賦同車軿。解綿繫樹苦食芋，封魚滌釜長生鱻。倉皇烽火接城野，急繕亭隍料牛馬。轉戰空聞笛裏哀，升陴誰是搴旗者。天心不解遂人志，人事良難勝天意。縱教南八是男兒，難免西川盡捐棄。丈夫死官久不屈，春磨呰邊自强立。完城蔓子刎已遲，斷頭嚴將生難執。霜刀環視驚罕希，誘以好爵啖以縻。赤繩馬頭縶有待，無如南鄭傷還歸。天陰雨凍地冰裂，乙酉之冬月初缺。令君罵賊身死亡，正在潼川此時節。君不見，令君同死十七口，仝行死盡皆無有。彭子退庵眼見知，長望桃花酹春酒。又不見，令君二子遠相失，十六年來尚尋入。難持齒髮向天涯，疾走潼川自悲泣。潼川潼川西近秦，桃花水落青春新。我今歌罷潼川曲，還想潼川赴死人。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春遲又大可稿

七言古詩九

寒食直史舘奉和同年李漁村太史兼呈同舘諸公

春城日出鴟尾紅，下馬入直東華東。忽言今日是寒食，愁入萬條新柳中。陽春初過一百六，日趁車塵苦追逐。大道時聽賣野餳，宮門無復傳官燭。溝頭水漲花尚稀，早寒猶着春前衣。庭槐幾見火新改，故國六年人未歸。同儕相顧起愾忼，此地前經設東廠。今史舘即前朝東廠地，李太史是日有詩，故云。斷烟祗爲惜亡臣，殺竹何堪謝鉤黨。鄉園日夕風雨賒，沿門幾樹春桐花。明朝畫舫門邊住，好入春山焙早茶。

送同年尤侗南歸

東堂著作誰擅聲，一時並讓尤先生。群公隔舍争問字，天子殿前長喚名。今來慷慨賦歸去，家在東湖最深處。堂上重裁薜荔衣，門前自種垂楊樹。吴中築室志未成，集賢坊下還留行。堪憐五載追隨意，頓有千秋萬古情。

予向渡湖時更名王士方宿竺蘭聖宣二上人房去今二十年後予過上海聖宣貽書兼索書舊日所題詩句感生於心賦此志謝并呈蘭公代訊

昔有王士方，曾經擾精舍。雨後潛行菰葉中，病來借宿蓮花下。其時高座有聖宣，上人佳句繇來傳。烹葵時餉白雲塢，拂軫夜彈流水篇。秋風一别過湖去，從此天涯隔晨暮。歲月難教古寺留，夢魂猶向長橋度。蘭公垂老能著書，不知舊客非文殊。毛甡廿載尚淪落，時代士方傳起居。只今海上望雲日，欲訪巢雲舊禪室。常恐紅顔今昔殊，對面相看總相失。蒙君貽我緑綺琴，并邀一寫蘆中吟。愁心欲記當時事，幾度含毫泪滿襟。

宣德窑青花脂粉箱歌爲萊陽姜仲子賦

君不見，宣皇宫中脂粉箱，青花素瓷出上方。陶模笵埴好形像，燒胚燿膊非尋常。曼身穴腹判兩截，一道坎中周四旁。融脂淪粉恐膠結，洄漩複壁流温湯。宛若麗華鬭粧罷，宫溝淺膩縈苑墻。何年此物坐棄擲，竟置姜郎硯塘側。隔奩微聞金粉香，開奩尚帶臙脂色。摩抄日劇但把弄，未審甄人定何用。賈胡欲認不辨名，盧女相看宛如夢。連昌宫監老不堪，落花時節來江南。見此忽爾驚嘆息，云是先朝舊承值。曾賜昭陽繫臂紅，玉函脂粉在其中。盤間花貯甘泉露，鏡裏衣穿仁壽銅。良人少使望春樹，百子池前早祠去。額畫銷硃點暈重，指尖碾玉當窩處。由來摘揥最煩紆，惟此當䆫好匀注。紫

水開脣恍瀉丹，紅綿撲粉如飛絮。因之瓦甀獨見親，珠椷寶柙皆非倫。履箱銀鑰擎奴子，鈿合金釵付貴嬪。誰知世事頗難測，金狄銅仙雨中拆。拾得皇孫繡褓錢，抛來魏后緗紋尺。昭華翠琯摧井榦，道傍團扇遮彌寒。庫名宜聖總散失，獨留金盌傳人間。承恩當日授佳器，前後紛綸尚能記。花箱雖好何代貽，知爲宣德年間事。我來吴會當歲除，東湖水落西流魚。姜郎酒後出示我，令我抱之長欷歔。黄鐘土釜本反覆，幾見桑田變成谷。半世紅顔委道途，上陽白髮誰膏沐。箱空脂盡粉未調，當前若個真娥媌。君家陳寶世無算，爲汝一歌宣德窑。

汪主事以藍羅裙子束纖腰畫卷索題

紅羅衫子身材窄，裹得長裙楚絲織。麴末飛爲海上塵，蔚藍染就春潮色。闌邊楊柳空拂衣，手中紈扇釵頭璣。請看雙帶廻環處，長抱纖纖知不知。

錢編修所藏司馬相如玉印歌

漢庭司馬梁園客，早歲爲郎晚馳驛。因慕邯鄲舊相賢，借取高名註屬籍。當時原有摹璽書，大者礱石小琢玗。螭首龜膊總啣帶，碧文緑籀皆施朱。相傳解玉刻小記，四角中央搆名字。檄使填將喻蜀文，酒徒印作當壚契。于今相隔年又年，不虞此物留人間。土衣苔繡半斑駁，銀鉤玉筯還新鮮。截肪徑寸覆玦紐，何必黄金大如斗。錢郎得此真罕希，每與秘書通繫肘。會當天子好古文，相如已是同時人。尚書給札令纘賦，落筆殿前如有神。遂登著作入金

馬，名在何須更相假。對策姑令董仲先，容才久爲廉頗下。長安秋盡寒欲來，驅車一上昭王臺。酒間出示争把翫，令我懷古生徘徊。前人意氣不長在，況復微文等光怪。何物雲英護此符，歷刧千秋不曾壞。龍門遺册嬾未收，圖書堆垛能生愁。我今欲借文園篆，一惹桃花紙上油。

雪中陪益都相公請沐善果寺即事奉和原韻

長安佛寺稱最麗，洛下伽藍鮮殊異。請沐長從丞相游，祇惜香山遠難至。上冬十月大飛雪，禁苑層層凍雲結。捲幔驚看花絮飄，點衣化作緗紋纈。朔風吹攪勢轉濃，特尋古刹烟嵐重。封將塔上千尋荔，寒到門前幾樹松。香厨設饌飯尊客，啼煞慈鴉日將夕。更上毘盧閣上觀，萬里山河一時白。晚來頮水甘露盤，椒蘭被體能忘寒。何期太子浴堂内，竟作春風沂水看。我今逝欲埽塵巇，到處追隨傍車轍。縱使宵深歸路迷，敢道足寒傷馬骨。

題袁孝子負母看花圖

東園花發好顔色，白髮欲看行不得。負母能傳江革心，娱親自竭曾參力。春花已落不再攀，高堂老去扶來難。只今負手花前子，長把斯圖帶泪看。

葉主事歸黄州有贈

宮槐初落秋雲飛，天街雨來塵漸稀。金門待詔苦寥寂，索米欲炊饑復饑。黄州

進士子高後，十載通籍猶羈遲。郎令丞博許就薦，高文足勾聖主知。誰審司事去取異，清河轅固翻令歸。長安苦寒兼苦熱，走馬流汗食不肥。炎歊退後喘稍定，頓覺晨氣侵絺衣。綠楊橋畔有故館，雪堂竹樓皆莫幾。逝將去此作請辭，後會重與春明期。人生出處貴快意，出貴急決處莫疑。何爲鬱鬱守冰坎，天寒日暮空嗟咨。時呼翰林爲一條冰，故云。

陪益都夫子游怡園假山奉和原韻❶

佳日雪乍霽，倍侍游名園。到門翠巘列，入徑蒼雲翻。蒼雲翠巘矗千仞，靈掌丁牛較難認。拔地神虬挾霧騰，攖人健鶻摩天迅。何須占業沁水頭，啣杯且作南山謳。他時春漲沙棠發，巖下重爲汗漫游。

寄祝興化李映碧先生廷尉初度❷

少聞甬東李司李，神鑒皦若海上日。越州比士借校文，取予兄萬置第一。予時六歲胯婢肩，斯事已在崇禎年。久傳司李作名諫，既進廷尉猶犯顏。石頭初下大航渡，曾使章安出東路。浮海長爲蓬島游，還家羞著蕪城賦。彤廷策舉郡國賢，忝予捧檄來長安。先生掉臂塵坱外，與客放情山水間。即今史館辟遺獻，尚向通門集羔雁。符使親求司馬書，蘭臺終藉安陵傳。獨慙兄仕止廣文，予亦老大非青春。先生華髮尚彊健，有子早爲東觀臣。從來皇覽重初

❶ 本詩四庫本未收。
❷ 本詩四庫本未收。

度，欲寄清觴展遐慕。不知柱下一星明，但誦函關五千數。

題方田伯躬耕養母圖

先生把筆如把鉏，擷芻負米行江湖。偶因囓指得心痛，幡然歸去南山廬。春田過雨緑初漲，隴上炊烟喜相饟。叔豆應披王覇衣，耘瓜尚荷曾參杖。高堂白髮負日暄，江魚水荇堪承歡。抄書過市當晚讀，緉閣近山防早寒。廬江孝行本千古，他日登堂拜賢母。重展斯圖對酒看，莫望南山愬辛苦。

相逢篇爲李公子作

豪不馳玉勒馬，俊不挾金彈丸。所貴結交重然諾，久要不負平生言。錦袍燦燦振長袖，李子相逢宛如舊。肝膽嘗傾劇孟前，聲名不在劉生後。當年把臂意氣遥，酒酣同射西陵潮。追隨燕客且擊筑，歸來吴市還吹簫。只今奔走困前路，謝爾清光展雲霧。解得吴刀持贈予，價值千金不相顧。世人交友只在錢，舊游散盡心茫然。隴西公子幸無恙，與之共賦相逢篇。

題曹石莊滌硯小影

吴中高士曹石莊，建安詞賦超劉王。翛然植杖坐林麓，尚着秦人舊時服。書成欲換道士鵝，春池灩灩環清波。小童持硯濯波去，清影滿前如影何。

送同年范太史還吴門

秋風颯颯南雁翔，昭文才子還全昌。横門一道軟塵發，令我黯然懷故鄉。軒車數隊駐柳下，野祠設幙留供張。啣盃徐起贈鞭策，意氣歷落不可當。華廳分草登左榻，山池賜羹出上方。況握竹管記前事，高蹋柱下稱三長。其如温飽非所志，曼倩日餓東郭僵。亦知史局本異量，兼荷制舉羅非常。璽書曾答太子令，侯相争道申屠剛。縱令种郤使覆對，猶拔仙室冠望郎。而乃掉轡古蓟野，從此覓路秦餘杭。我家東浙鮮剡宅，回憶北山空草堂。他時得返越州去，爲汝一停吴市傍。花飛渡口遇慧曉，草深墓下尋真娘。買隣縱未近樂圃，訪友定能通野航。朝霞幾縷開上谷，流水百道傾高梁。故人分手自兹别，縶馬欲行看緑楊。

書馮二世兄學正卷子

穭葵結葉蔓河渚，曉露啣衣當秋雨。爲予欲取茂陵人，同看城南賣薪女。長林嘶去騍馬嬌，百金裝出珊瑚梢。揮來代作定情物，相門之子真賢豪。明將入學教國子，年少能傳四門史。昭遠從來善解經，公超所至應成市。予方就飲學戴崇，閒游重覓山桃紅。不疑老作金門客，仍在成都酒肆中。

翁司馬之任黄州以詩留别有贈

横江舘前江水清，臨皋亭畔春花生。黄州司馬甫到郡，八縣一州官吏迎。都亭

飲餞策去騎，争羨當塗好騏驥。人如仲舉入官時，郡是東坡舊游地。天涯邂逅意氣真，相看本是同鄉人。多君惜别留賦詠，愧我出游忘隱淪。昨聞巴水大破賊，萬里江流盪胸臆。倘能汎艇過黄州，便可相期在赤壁。❶

詔觀西洋國所進獅子因獲遍閲虎圈諸獸敬製長句紀事和高陽相公

古皇慎德開四譯，内被綏侯外蠻貊。貢物區爲王會文，共球載在賓庭册。河鏐眣翟獻上方，兜離僸佅陳明堂。三靈既應百神洽，般般之獸皆翺翔。康熙戊午十七載，神武聲名播遥海。五時從教白澤來，千門真見黄龍采。鵷翎習習負矢飛，雞斯之乘歸林支。諸方執贄儼相列，東漸溟渤流沙西。于中有國名古里，曾渡瀾滄作海市。魚眼看波射水紅，鮫絲織浪翻雲紫。地當中未産獸雄，金精傑出毛群中。御絲飾組獻天子，裁貝作章辭禮恭。從容檻致射熊館，不爲珍禽爲懷遠。虎落時看接上林，鷹房秋到移南苑。廷臣侍從欲賦詩，皇恩有詔徐觀之。圓目昂鼻有筋力，懸星掣電無雄雌。獨憐耏髮末卷曲，曳尾紲紲若散絲。衣被欲成鞠色見，牙齦不使鉤形施。爾時群檻柙諸獸，木壘槍樊列前囿。熊羆避路不用當，虎豹攀欄有時吼。青鸞赤雀相對栖，豪猪野馬争游嬉。張昭見此不動色，朱亥在傍何所思。聞之有熊狩暘谷，獲得狻猊比牛畜。漢時安息亦獻斯，形似麒麟但無角。從兹郊祀播樂章，射烏格鹿非尋常。

❶「壁」，原作「璧」，據四庫本改。

鐃吹已陳朱鷺曲，徵歌還及白狼王。何如儲偫未完緝，詔遺求賢共來集。東堂甫布網羅成，西域剛逢旅獒入。招摇乍啓禁籞開，白麟有對皆奇才。請看太保卷阿賦，恍見文王靈囿來。

朱運副七十

南陽朱季絶凡俗，曾破黄巾苑河曲。車茀題來錦字紅，商船載去滄波緑。居平忼慨能任天，但行直道歸林泉。洛陽若有耆英會，誰謂張燾非少年。

玉璚篇爲黄母作

鹿門先生好讀書，百年之範閨中居。手披文史衣佩琚，穿針不纈雙蜘蛛。當年太僕扣閶閭，夕陽亭下悲欷歔。黄瓊終爲黨錮誅，曾贊夫子呼階除。迄今講學河汾廬，練裳木屐相巨儒。席門猶過王公車，缾有美酒盎有魚。時當初度獻玉璚，攬之日月同居諸。庭前又見丹花舒。

醠雞篇贈藍漣

閩江豪士藍公漪，白晝踞牀啣酒巵。生人有時裸袒抱銀甕，翻糟蹋滓眠清醨。慷慨貴行樂，❶百歲促刺能幾時。不見東隣有王者，罔誕擬作劉安辭。西家小侯亦何用，拔山驅土填海涯。以茲感激俱作達，日事餔漱唯恐遲。長恨書簏非釀具，欲使畫簾當麴衣。良朋總在履道里，妙地絶勝高

❶「生人」，四庫本作「人生」。

陽池。醉來倚壁且塗墨，興發對人長賦詩。一花兩葉倍精爽，千言萬字皆離披。高堂名父過八十，口能啖肉手不藜。閉户尚作擘窠字，小如畚簸大若箕。承罍捧缶作甘旨，花前月下恒娛嬉。子父相對指白薄，八斗一石何足奇。顧視越客忽大笑，甕傍那得來醯雞。

山中再宿

小溪淅淅覆草裏，大溪漉漉長松間。高岩雨聲到松葉，一夜冷徹桐君山。山中寂歷無近遠，再宿始知路深淺。瀟瀟衣露若散絲，松墻日出歸來時。

中秋後風雨連日蒙馮老夫子賦苦雨吟見懷依韻和答

毛錐處囊不立見，空道南金與東箭。日上師門苦未通，況復相違比墻面。憶昨三五侍帷幄，酒花燭樹紛歷亂。那知月没靉靆生，豐隆屏翳起鬭戰。衢巷水大車馬没，檐溜衝階有泥濺。連朝瀝漉喜蹔霽，尚有絲雨似襪線。安得東海天雞鳴，攜我飛騰到日觀。秋高雲隙收斷虹，風急嵓前送歸雁。忽讀夫子苦雨吟，令我口齒重漱盥。情親恍續謝客愁，調謦似聞楚女散。晴雨燥濕亦恒事，讀書所貴在合變。只慚才劣和轉難，不及劉楨賦公讌。

奉贈李公子鄉舉入試長句

海上五旒烏，三日生綷毛。雞斯有良駒，蹋地騰雲霄。廬江才子擅宿慧，數歲能通秘書字。人世驚看豹彩生，❶兒時不好鳩車戲。雙瞳皎皎鸞鳳姿，清神宛濯秋河湄。攀楹早著鸚鳥賦，對客自吟梔子詩。行年十五舉進士，獨對《春秋》解微義。擢科不藉賈童名，上殿竟隨楊億試。黃紋袍子短稱身，紫騮騎作紅麒麟。君家奕葉掌詞翰，玉堂仙李嬌青春。從今直上紫霄去，萬里風雲起前路。欲問慈恩誰少年，但看春官乞詩處。

又和益都夫子雪中游園口號原韻

雪飛滿園夜若繡，誰云夜雪不到晝，況有季彥後來秀。追陪几杖四座春，招携總是平臺人，抽牘授簡真良辰。冰凌結花不即謝，入林恍坐萬花下，衹訝入夕花未夜。斜陽陡射雲隙開，傍檐鳥雀啾啾來，坐花肯向花間回。

奉和益都夫子雪中游祝氏園林原韻

三輪出游忝陪從，燕山一夜雪成凍。遥尋古寺塔樹深，近見平林酒旗動。孰期名苑環木坪，幾曲層軒繞松棟。欄邊花竹娱晚晴，盤内蔬蒲擷午供。寒鳥偏教谷外啼，冰凌故作枝頭弄。酒傾百杓輸阮宣，裘敝多年過平仲。墮地陽烏欲射難，有月如弦那能控。

❶「生」，四庫本作「光」。

戴公子生兒適大理君遷京兆信至

秋風瑟瑟玉露滋，庭前桂樹生新枝。朱欄噪去烏鵲侶，錦堂抱出麒麟兒。執手命蘭已擇日，探丸拜麻當此時。筵開湯餅雜三雅，滿座朱衣正瀟灑。有客能傳京兆書，阿翁已走章臺馬。男兒倜儻似長文，儼然頭角生風雲。當筵況有清都信，不試啼聲便識君。

過宗藩輔國將軍邸第留飯兼蒙賜詩賦謝長句

擁彗不入齊相門，挾刺不謁長史宅。紛紛花柳看滿城，那有停車道相識。掖門東去蘭坂長，五王舊第環宮墻。平臺遠屬諸國邸，複道自連興慶坊。瑤林玉樹蔽階戺，帝室名駒總千里。講易能踰沛獻賢，好詩不減元王裔。風流大雅真絶群，愛予曾誦予爲文。每稱予詩文皆成誦。相逢倒屣宛如舊，入座縱譚驚未聞。金杠璧帶掛珠幔，日射䆫螺恍流電。百軸牙籤夾畫欄，一庭花影翻書案。繁肴錯核難具陳，紅肌紫翼青絲鱗。湖筍盈柈如切玉，山粱作飯似傾銀。逡巡授簡發毫素，示我新篇出雲霧。麗句曾開瑪瑙屏，清音漸啓金笳路。長吟短詠皆有情，黄麐罷舞鸎停聲。西園徒厠賓客履，梁苑竟慚枚馬名。御溝春水晚嗚咽，暝色重重暗林樾。惟恐漁舟難再尋，坐對桃花不能別。

夜飲梁尚書宅有贈

宣平門前吹朔風，大車小車如轉蓬。縵冠挾刺向何所，爲謁鉅鹿司農公。司農文賦早名世，高啓龍門似司隸。七序傳爲梁氏詞，一臺寫出尚書字。藝林雄視四十年，走趨幕下多豪賢。愛才不減天倉粟，列屋曾無月獻錢。見予倒屣設餐飯，竹席蓬屏坐來晚。燈前分牘避逡巡，酒後高談驚近遠。山茶花發紅滿墻，夜看賜劍皆文章。司元本是中樞宿，欲返天街一望長。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三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行十九稿

七言古詩十

戲贈徐曼倩畫扇

徐生妙筆似魏華，又似趙昌能畫花。東家嬌女白團扇，乞畫墻東落花片。紛紛蛺蝶趁滿林，我亦見之生愁心。故人有子得如此，何用滿籯純是金。

紫庭篇奉贈張庶子史舘總裁初度

自昔至人生有爲，河游龍蔡山出雲。紫庭五象不恒見，含華苞德離人群。清河夫子本峻閥，户排三戟門十輪。況揚世德誦芬烈，絲綸入掌推金昆。櫝傳鳥策結碑版，字譯馬馱增典墳。舘草詳略總新意，庭花燦爛皆奇文。伊予薄學恥操瑟，外郡不知杜蔫纁。入都挾刺但局促，登堂納履争紛綸。盈柈飯落麈尾屑，列鼎氣函犓膳君。微言要旨均有會，窮蒐極撿真難聞。恭逢天子重文學，議修前史藉討論。首推東觀作楷栻，如平有準直有紋。又如杞梓任裁割，一一得施大匠斤。憶昔浙省論鄉秀，曾發策問如所云。明史諸按互得失，對者不若問者神。爾時予以避人去，恨未考辨似

向歆。今膺編纂得主者，宛然弟子師河汾。長嬴既至邁皇覽，天門日出烈若焚。張星儼在翼軫列，公子時見倉琅根。但識四矢冒綵箙，那知三烏拖青裙。江左舊族本最重，淮南有文當自尊。千秋得志苟長在，世人安用徒紛紛。

贈王舍人赴常州幕

去年同詣公車門，有司藉藉推公孫。雄文博藻騁偉辯，開牘殿前驚至尊。須臾授職令著作，不及郎官並丞博。獨憐垂老軼清河，但入中書詠紅藥。天街對酒冬復春，高粱柳色侵衣新。師門相倚頓分袂，令我黯然傷遠神。蘭陵酒熟野花發，此去江南好時節。那堪嬴馬夜歸來，空望金臺一輪月。買田陽羨心自閒，莫嫌蓮幕春風寒。他時憶我新詩好，應在荆溪水榭間。

奉和崑山葉掌院夫子題翰林院壁用東坡清虛堂韻❶

翰林院前堆北沙，翰林院裏通南衙。填廳衆制但分草，列舘一區長種花。崑山夫子秉文府，授易遠探七十家。日繙縹册傍銅鶴，幔掣鈴索驅饞鴉。敕令掌筆定前史，美刺不雜萎與葩。秖慚諸子濫藉氏，呴紕收穢煩鉤爬。從來道潤鮮塵涺，菊苗蘆菔不换茶。況傳五教警聾聵，隻手肯卸懸田撾。秋風院落久積塌，驟見補葺翻嘆嗟。時新修院成。學人績學有如是，請看壁上揮丹霞。

❶「壁」，原作「壁」，據四庫本改。

輓歌詞送盛廣文櫬旐還里

君不見，潁川陳仲弓，公卿會弔繚麻同。又不見，南州徐孺子，獨抱生芻走千里。由拳夫子學術明，早年兄弟同成名。漢家應辟推楊震，秦代通經重伏生。偶然曳杖歌延佇，遂賦雄文玉樓去。堂上鱣魚躍未能，墓傍大鳥歸何處？生平感概不得詶，空吟華屋還西州。天寒執紼錢唐路，滿目江濤涕泗流。

金匱仙人歌贈陳子太士有序

陳子太士與予共文會者將二十年。曾登選樓，甲乙諸試帖、墨義、雜文示天下，天下人争奉爲金科玉律，疆估藉之起市門利。既而撝去，得葛洪金匱術遨遊長安。予被薦就試，試之前三日右手病痹而潰于熨，腕脹如長瓠，五指僵矗，告吏部不聽，告監臨掌院不聽。隔試一日，將夕矣，遇太士于途，驚曰何不早示我，令至此。急市藥二升許，濩之令濯，自温至涼。再濩之，指漸有文。至漏一下，又濩之，漸皺。次日赴試泰和殿，腕仍發痛如艾焙暗下而指詘可書，因勉書完卷出，出則病亦滅。是雖天固厄之，然太士醫療之神，何可沫也。踰月，予從諸君後，蒙聖鑒取中，且用古制科例授舘職。因感太士術，作《金匱仙人歌》謝之，詞頗不敘，致其意。

昔者葛洪得神術，著書金匱稱仙人。千載以後鮮繼起，肘後有方空復陳。潁川才子擅文藝，月旦時賢等操契。海内皆知

伯玉名，樓頭只許元龍懟。學深二酉通九淵，夢隨鴻術游鈞天。長桑與客意氣合，種橘啖人淮海間。天街二月花正發，忝詣公車向高闕。斵手徒令拙匠嗤，寸心久爲貧交竭。時當召試入玉除，大官將賜蓬池魚。九重前箸欲借挾，一時左手難空書。公乘文臂頓有省，迎鳳坊邊酒初醒。煑藥惟燒王質薪，澣肌不用蘇躭井。深慚手指重五斤，非時能詘還能伸。多君九折作良宰，惠我一劑真有神。上醫醫國本恒理，況有高文比秋水。他時金匱獻書成，當復逢君杏花裏。

送吴農祥徐林鴻二徵君南歸戲傚宋人體詩兼示王二内史徐二布衣❶

由來徵士仿劉漢，雖經制策無去留。唐宋以還較文賦，大科異等區其尤。國家貢舉三十載，未有博異入計郵。天子下詔舉文學，外責大郡中列侯。忽當選引及亭左，魚龍鵠雀紛啾啾。不才捧檄固辭謝，徵車彊載豈自由。同時得謁丞相府，王吴兩徐世莫厷。念我宿好頗相愛，十日五日登酒樓。秋蒲冬菜及春韭，爛醉倒坐驢馬頭。豈知聚散各有數，孟夏殿試當螭蚪。尚書給札大官饍，雜席簾陛稱博搜。諸子落筆似飈發，吴徐六論尤最優。丞相執卷三嘆息，已置祕閣第一流。予值臂瘍綰秋蚓，斥落不敢仰與儔。黄封既進徽御鑒，倏移後乘加前矛。臨拆帝命索名下，猶執數卷争獻投。何期屢獻總不得，遂令殿後成懸疣。韓愈三刖名豈惡，蘇轍四等文更遒。獨有

❶ 此詩四庫本未收。

空疎陳彥古，進退不識汗面羞。春風初斷夏雲熱，長安塵土如蒸烰。沿街呼賣紅芍藥，傍檐倒插黃石榴。江南四月下雀雨，道左一望成鼠憂。況逢二子欲還里，執手相對雙泪滮。我有草堂在東郭，垂老亦欲居優游。久別但使猿鶴怨，還歸不厭花木稠。豈可據地久淹此，駕言受事濫纂修。潞河百里掛帆去，慷慨不得同方舟。猶幸將歸王內史，適與徐仲行且休。丈夫偃蹇就遲暮，得失間出如水漚。此行莫怨得復失，天下豈有猨臂侯。文章千載自難沫，世事百變何所求。臨岐對酒且復酌，看君腰下雙吴鉤。

何嵐藏書詠❶

王修畜經數百卷，張華載文三十車。自從舉士不好學，人間無復藏書家。廬江萬軸比册府，時藉鉛黃較魚魯。日映籤頭五色紋，風飃筵下雙垂組。從來善後慎所遺，籯金有盡還周饑。我今枵腹願早計，莫笑借書無一鴟。

送吴明府超遷觀察之閩

溟魚十歲不掉鬣，一掉直上天門間。從來神物有異量，豈與世數同往還。夫君百里本寄跡，要使殊才破庸格。司隸何妨拜茂陵，通侯久已稱褒德。一朝治行天下聞，果然第一推番君。聲名特達播閶闔，頓令平地生風雲。丈夫入世貴倜儻，攬轡登車氣何爽。望去雙旌擁幰輪，行來八察加

❶ 此詩四庫本未收。

廉訪。東風二月度七閩，溪花海樹郎官春。巖生自足開甌越，何必平津解笑人。

慰尤司法喪婦作悔庵初爲永平司理

秦嘉垂老上計車，閨中無復紅羅襦。長卿獻賦不歸去，那得有婦留空居。煢煢白兔走且顧，南北東西隔長路。挽鹿難追司隸驄，隨鴻先傍要離墓。金刀劃水斷不成，悼亡賦罷顛毛生。從人但道平右，共識使君自有婦。今來被召入帝京，不道寒房夜炊臼。桃林關前桃樹新，東風吹作灤河春。相尋倘認盧龍路，應遇金臺夢裏人。

項學士招沐益都相公萬柳園同諸公即席

朝上金商門，暮宿永寧里。翠帔結烏頭，黄塵障驢耳。同鄉先達項橐師，嵬嵬副相居黄扉。見予落托頗矜惜，往往引手相扶持。連朝待漏趣入侍，看倚金鑾判封事。御饍盤分錦菜羹，宫衣袖惹硃花字。旋從請沐呼飲間，便尋杜曲城南端。紅泉舊有昇平宅，緑野新開裴令園。長樊介隴辟廣畝，種得垂垂萬株柳。九列頻教汁染衣，三眠不用枝生肘。青絲碧縷布作帷，今來正值東風吹。珠軒玉勒請載過，名賢豪客紛追隨。紅橋初度入碉曲，木末空亭接林隩。平原漫衍馬埒長，旄澤蒲杉覆朱屋。霜摧雪壓葉漸疎，猶然鬱鬱園中居。官渡城邊朝繫馬，永豐坊裏夜藏烏。藏烏繫馬兩不

見，短榦長條拂人面。蓊薆難分灞上營，風流那減靈和殿。閒堂四座傾酒卮，行厨炙鹿還烹鱻。庾公撤幔欲理詠，潘岳隔筵將賦詩。寒飈襲袂日馭短，重向枝頭覓晛睆。澤在何愁玉醴枯，情深頓覺霜裘暖。先生意氣豪且真，相從彷彿游雲津。他時得返柴桑去，望爾還尋柳下人。

冬日過上海署故人任明府製衣衣我感賦

丈夫生豈易衣食，終年在道披練裳。朔風吹林下寒葉，垂老欲住江湖傍。故人爲宰在滬上，呼我再過聽絚桑。薛城留客有布被，萊蕪滌釜無舂粻。顧此短褐不至骭，惻然爲念范叔僵。自視兩袖頗飄薄，但看七尺真昂藏。割氈何足贈江革，解襦不敢衣顧郎。冰絲急付凍女翦，鈿尺便向當身量。生平旅食就仁祖，前歲婦褌辭豫章。惟此繭爲伯夷種，況逢衣自膠東牀。貧士被服允無斁，良友致意安可忘。只憐連袵坐相對，反于官服加輝煌。少小誦讀并不出，嘗恐行路分左羊。十年衣褐蔽廣柳，一雙葛屨投嚴霜。多君力學早通籍，脱麻更着宮錦黃。今來爲吏解衣我，宛如當日東書堂。陽和乍轉稍暄煖，我當刺擢還故鄉。入林服此快游飲，落花滿袖春風香。

答贈湯右曾長句

嵯峨閶闔平旦開，馬蹄撲撲飛黃埃。湯生年少好容髮，與之相遇長安街。雙瞳炯炯負意氣，手挾干將甫磨礪。鉅器知爲王儉才，請纓未遂終軍志。他鄉各恨相見遲，贈予長句如哀絲。酒徒慷慨和未已，令

我聽之心骨悲。從來知己老彌寡，擊鐘無聲且擊瓦。感君任俠過季心，空道微文似司馬。宜秋門前霜葉黃，解衣但醉當壚傍。吴姬十五正年少，新滴玉糟蘭水香。

孫侍讀初補學士復將還養于其生日歌以贈之

射州學士孫叔然，早年草詔蓬池邊。乞歸養父三十載，登朝緑髮方鮮妍。山池宴罷出就舍，二月含桃摘盈把。倚案羞裁五色書，當街且控三花馬。綵弧初絓還養鄉，鬱洲山色仍相望。臨行欲致留君意，郢水坊南酒正黃。

寄黃州向君予修史時，録史監生向在江之父也。

石陽城西江岸春，龍丘高士方山巾。讀書蘭浦水長碧，把酒雪堂花似銀。金門獻策路中斷，緑髮紅顏有時换。華頂難同禽慶遊，柳邊且共稽生鍛。趨庭皦皦白玉姿，燕臺石鼓來題詩。文章久爲成均重，筆札新從翰苑知。圜冬史館每入直，輒向芸牕見顏色。因道家公舊有心，能使群賢遠相憶。楚江東下繞臨皋，赤壁于今戰未消。❶誰解此中閒歲月，有人家住緑楊橋。

送趙郎中榷使揚州

曩者始元舉文學，盈廷辯難惟榷商。茂陵魯國各持説，但欲搘拄桑弘羊。今來待詔給筆札，方值征輸事遏伐。大夫文學相見疎，誰敢著書論鹽鐵。司庾覆錦稱望

❶「壁」，原作「璧」，據四庫本改。

郎，懷香握草趨明光。延清詞賦韋氏學，二妙有誰能抵當。星軺奉使榷邗上，畫舫紅橋截春漲。豹尾朝懸估客艖，鼉鳴夜度官艚餉。揚州此去風景殊，繞朝不用攀行車。關門紫氣時時見，爲我重詮道德書。

題暢心閣册子 王二光禄别業

王生本是烏衣郎，家藏司馬金翦章。草堂開向衆山裏，高閣下臨湖水傍。春雲出軫入帷幔，朝雨盈塘接南岍。檻外長町裂苧衣，門前漲水浮花片。沿湖東上一堤遥，跨向湖心有畫橋。唼噆波間翻雁鶩，參差沙面長蘭苕。種來隔浦荷千頃，看去當風柳萬條。晴光繞樹鳥雀噪，縛得芒針好垂釣。載酒嘗過阮緒家，到門總是王猷棹。談經抽牘并論文，山根紫筍方穿雲。斸還烹就雜茶荈，玉帶有泉天下聞。相傳此地即蘭渚，上巳曾經集王許。千秋尚憶禊賓年，三月定傾留客雨。今來同作京國臣，高梁屢見桃花春。敝衣但濯龍池水，解帶難揮馬棧塵。夢中攀得鄉井樹，欲賜官湖乞歸去。狂客新祠久未成，務觀舊宅如何處？十年奔走無宦情，相期空負南山耕。多君猶有逍遥館，每欲題詩三嘆生。

蒙内府席學士高軒見過隨于報謁時留飲感賦三十五韻

帝城春暖柳漸舒，烏裘百結懸柴車。王門何處堪曳裾，徒然懷刺隨屠沽。北宮才子金馬廬，曾披錦字紅綾書。從龍起自豐沛墟，虛懷善下愛腐儒。春行漸訪干木閭，自慚十載沉江湖。浪隨嚴助思上書，惟

恐操瑟非所須。欲行還住多趦趄，到門挾帚但埽除。俯首不敢繫履絇，何期門吏禁走趨。居然倒屣迎王符，鼇扉宛轉闢綺疏。邀予並坐紅氍毹，清談揮麈閒有餘。腰間尚掛雙玉魚，御河流水烹滿壺。攢盤苑核兼山蔬，楚苗之食隴阪蘇。間寫馬酪傾乳酥，宛如水底蟠珊瑚。酒間誦我文未疎，蒭蕘曾採東園株。鸞鳳五色狎野雛，從來薦達稱子虛。枉稱予賦同不如，方今築舘招燕都。千里共披駿馬圖，丈夫知己無處無。醉醒何必懷菰蘆。

送趙棠溪歸西江

棠溪趙子真天才，千里馳騁如龍媒。曾因借箸宰吾邑，滿城萬户皆嬰孩。今來相遇薊州路，早向長門賣詞賦。黃塵撲面風捲衣，蘸墨揮毫有神助。春光初動柳拂波，故園花發思如何？掛帆通潞欲歸去，酒徒市上還悲歌。天涯去住總爲客，請飲杯中壯行色。此去無愁良會孤，前路何人不相識。

益都師相請召同舘生西堂讌集用陳檢討即席原韻命和

從來珠履羨黃歇，好客高風久淪没。但道公卿善下人，有誰肯結王生襪。況予落托久不前，那得籧篨似糠麧。何期夫子亟引手，不使出官誚六蝎。坐令蓬藁傴僂人，頓入玉堂造金闕。季秋望日日將卒，諸生講論燭未跋。突開絳帳通酒漿，恍爲戴崇設肴核。炙肉分脝入豆新，霜葵軟齒嫌匙滑。當筵酌斗如挽河，那顧中宵有星孛。

須臾銀箭落如雨，帝閽已閉絶鬼謁。第恣雄談未肯降，轉使深盃不停罰。我今納履將欲發，世事紛紛慢相訐。人生好會能幾時，日月東西嘆倏忽。不見貧兒甫釋褐，便得登壇仗旄鉞。何須把定三寸豪，只賦天心與月窟。朝來爽氣滿西山，吾且支頤拄牙笏。

西堂讌畢仍用前韻擬宮怨詩益都師相詩先成命予援筆立和其後

長信宮中秋雨歇，昭陽殿裏星初没。秦女朝來未卷衣，班姬夜久將弛襪。憶陪阿母學針線，頗厭小郎食糠籺。第向釵頭綴玉蟲，幾曾臂上塡朱蝎。誰知一旦選良家，遽紲黃羅赴天闕。才人下比厮養卒，永巷隨行覆足跋。每開温樹使探花，但食金桃便藏核。我今欲織龍衮裳，桑壇浴繭如脂滑。祗恐繅成五色絲，朱紫青黃變爲孛。古來九嬪掌婦儀，不使三宮盛女謁。同車宜謝璧門行，退養甘蒙掖庭罰。況當邢尹甫見憐，豈有昭儀敢相訐。春花秋月如等閒，暮雨朝雲總翕忽。茀服華袿拜闕茵，何須繡黼提章鉞。莫道飛蛾善築墻，莫言狡兔能營窟。官家如點上陽人，恐有佳名再書笏。

膠東道中寄周生六十初度

拒霜花發紅滿枝，畫屏金鳳雙差池。汝南高士遘花甲，弧矢在囊酒在巵。迴思夙昔擅聞望，藝苑雞壇屹相向。第五名垂驃騎間，中郎文在司徒上。閉門高卧三十年，東堂有弟留花甎。潯陽自負達人譽，洛

下共稱之子賢。與予意氣頗相得，論議當前快冰釋。菜蕨猶存澹泊心，艨艟不費推移力。倜生每談名理，故云。自憐歲暮淮海行，馬前挹水長清清。只因早向膠東路，時見長庚徹夜明。

宛平相公初度奉贈七月八日

往者開國主文教，前有宗伯後七兵。燕許一時得父子，袁楊數世皆門生。伊余被詔待官邸，親謁尚書集賢里。堂供先皇舊賜書，園通後夜新添水。春雲繞屋花繞牀，豈期絲竹還東莊。翟公在籍甫終制，曹相就家趨辦裝。槐廳入坐署堂押，百職班迎敢相躐。鼎耳環看總赤文，詞頭待判加黃帖。自來策拜重報胙，況復新參本名輔。題册重思母后恩，探符特赴陵園路。三年橐筆爲史官，私書不敢投任安。感公冰鑑炯相照，使我墨花寒未乾。始知元宰受帝稟，手摘星辰類菽荏。不信試看河漢間，昨夜天孫布雲錦。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又名甡稿

七言古詩十一

吳興太守行

吳興太守本仙吏，早題姓字慈恩寺。拂衣興來豪客坐滿牀，數斗烏程不知醉。歸去無一錢，攜家住在閶門邊。從事作詩好合集，吏部出行那有船。當年相過慧曉宅，對客揮毫似飛翮。天半流霞總失妍，閨中刺繡皆無色。夫君自是園季倫，採芝處處忘冬春。肯將商洛山中客，還作留侯門下人。時太守方辭薦辟，故云。

昔日篇送任令南還上海兼示王十六舍人

昔者結髮共文硯，王韓及君成一龍。王舍人先吉、韓孝廉日昌、任上海辰旦與予同學于先教諭門下。舍人孝廉久通籍，君亦爲令開吳淞。予以龍尾不得意，索食兩入泖浦中。會當天子召文學，郡吏已仕皆令從。通經應詔孔子夏，長史被徵黃次公。炎風暑雨一就道，逡巡獻賦明光宮。爾時賜宴接袨袂，猶記拜箸分脆膿。何意詞業入祕閣，既取復落神物工。遂令李部生感激，抗書欲上不得通。春明碧柳盡拋絮，太液露荷將放紅。徵車南返各祖帳，使我泪滴樽盤空。制科自古雖縝重，歷代沿廢難盡同。之官魏相自能達，留京鄭昉當安庸。不觀退之試宏

博，三試三卻無赧容。獨憐予友各散處，仕止轣轆如轉蓬。予復遲暮滯京邑，南望獨立心忡忡。吴淞潮上海雲起，君應報最入奏功。明年舍人儻就判，爲君佇望雙飛鴻。

夏杪集宋大司馬宅觀諸名伎偕同舘諸子即席

長安六月手獵蠅，西堂午琢銀牀冰。花梢捲出雲柵敞，❶桃竹鋪來夏簟清。尚書朝罷理杯斝，彷佛當年飲河朔。護索彈將塞上聲，參差吹遍江南樂。金槽軋札銅椀鳴，五絃三調傳新聲。段師曹保賀懷智，供奉御前皆有名。雕闌雜坐列彝鼎，佳客滿城紛召請。門下通居白玉堂，後來總住紅蘭省。卸衣還脱袖中麻，據席不窺甎上影。石枰玉局鬭樂方，挫糟漱酪呵涼漿。釣魚作鱠供仙史，籠餅加蔥有侍郎。肴蔬錯列擬公讌，對榻抽毫弄文翰。鄴下方看楨粲來，梁園未許賓朋散。葵根度日暑漸收，登臺月上金波流。平沙水落玉河堰，雲起夜封宣武樓。華燈影裏呷鵝管，遥望西山正蝘蜿。倚檻平垂斗帳斜，開軒坐對譙門晚。自憐臣朔長苦飢，短轅轣轆如雞栖。何期暫與蓬池會，頓使涼風生葛衣。

上高陽相公詩有序

予以康熙戊午應召入都，蒙高陽相公日揀予舊文繙閲由繹，奬引過當，感而爲之詩。

❶「柵」，四庫本作「棚」。

國家安攘三十載，台階藉藉稱高陽。兩朝首輔越廿禩，青瞳緑髮齒未央。嵯峨當軸領政事，海内于今號長治。但向詞頭判絲毫，不須敕尾添花字。年來晨夕苦黽勉，日上黄扉駐小輦。食案朝垂籞宿寒，火城夜照沙堤煖。秖緣親近贊密勿，每佐皇威遏回遹。當機不使殿外知，祕旨長教閣中出。即今江漢將洗兵，王師撻伐還連營。已平昭義盧從史，須討荆南劉漢宏。以玆克詰煩廟算，況復中原甫安奠。借箸重爲策治安，求衣自合分宵旰。恭逢聖主方好文，將尋干羽銷兵氛。詔書五色自天下，徵車四集如雲屯。東堂發策未親試，預聆諸儒使談議。晁錯難傳誓誥文，賈臣未解《春秋》義。相公明哲本神授，矧向天人早窮究。嘗通墳典作蟲書，豈止山經辨禺獸。顧斯末學類蠓蠛，肯爲申韓較優劣。不道元臣總萬幾，翻從下士求三哲。嗟予出處兩未全，懷文獻賦悲徒然。樊川空挾《阿房賦》，崔顥徒多輕薄篇。其如河海詄蕩蕩，能問春流細無恙。裴令優容不可名，謝公齒頰真難量。紛紜册府未引逸，猶自燃藜照緹袠。書因都護剖蘭筋，賦使相如解盧橘。固知名教自有主，致治何須誦《論語》。功德方看過富韓，文章早已歸燕許。煌煌景運啓未遲，要令相業傳康熙。明年收復湖湘路，願上元和聖德詩。

飲次書梁陶侶世兄便面 陶侶爲司農夫子從子，猪市即夫子邸里。

幽蘭在谷芝在田，謝家子弟多名賢。朝陽門外騎馬去，爲汝一停猪市間。紅顔緑髮將佩組，腰下羅囊不曾睹。衛瓘書名

擅北堂，野王畫法跨東府。臙脂河上流水新，酒家舊賣中山春。幾時同返恒陽路，重醉金門飢死人。

西臺先生行奉送臨海馮少司寇葬親請假歸里

西臺先生似威鳳，早上金堂拂雲棟。閥閱高于桐柏山，房櫳蓋在桃花洞。當時司法莅永昌，博南開後通瀾滄。九龍不擾銀生地，五聽長臨金齒傍。自言家世嬗駿烈，兩見高堂秉奇節。劉毅冬啣祖母芹，楊憑少吮慈親血。陳情久已痛烏烏，獨迎萬里潘生輿。東征賦就白鑾樹，南郡辭將青海魚。中丞入告賜表揭，章安城邊豎雙闕。五花錫命珈帔殊，剛在裴家建坊節。無何移守石鼓城，阿儂盜弄潢地兵。歸朝欲表鄭虔志，道梗頓違徐庶情。踉蹌回任遘母疾，路睽天遥哭相失。誰能辛苦賊中來，鑒此孤忠晉華秩。都官力贊廟算行，樓船潢浦檥昆明。三巴六詔喜盡滅，孤櫬一舟悲未迎。因之解組叫閶闔，天子隆恩降優答。皭然忠孝具能全，況復妻拏此時合。秋花初發繞玉街，離亭欲别還啣杯。故鄉墳墓望何許，令我惻惻徒傷懷。大江東下數歸驛，天姥嵯峨下窀穸。竉户封來繡閣雲，壇碑啄出寒山石。偉元廬墓歲月閒，謝公舊墅難追攀。何年丹穴歸棲羽，仍向瑶臺縱翮還。

徐母邵夫人壽詩 徐繼恩之配，汾之母也。

往與徐汾父子友，比之阮籍交二王。夫人令妻併壽母，既賢且哲能文章。最憐

老友入林去，遠向寒山憇雙樹。許邁徒傳阿閣書，梁生不在臯橋住。我昔從行恨未力，廿載相違苦相憶。今來堂上拜女師，尚見芳樽照顏色。清秋明月出每遲，玉臺皎鏡光離離。若嫌祝誦無佳句，自有庭前孝穆詩。

徐二將歸暫寄湖南周開府里第過別有贈

徐樂上書不得意，將乘欵段歸南山。長安黄金用盡敝裘裂，何計得還烟水間。四月方苦熱，日飲冰漿類沃雪。鹽車欲駕去住難，忽遇孫陽泪如泄。菖蒲酒暖梔子香，新裁越布單衫長。湘南節度如堪倚，且住城西舊草堂。

題文待詔雪圖奉送高少司寇還般山

何年蒼筆寫顥景，鹽花刻作山谷春。孤懷澒洞當洗瀹，兩目豁達開風塵。伊誰蓄此作寶祕，般山先生得真意。圖畫恒留處士吟，烟嵐不待官家賜。❶ 當時出入金馬廬，蓬丘瀛海連江湖。夢游已聽鈞天樂，草詔還呈紫府書。集賢學士乞歸去，家近函山傍雲霧。溪上蜖將陶泻杯，園中種得於陵樹。最憐良馬卸羈靮，偏借都官坐赤棘。柳惠焉能作士師，曾參未許諳刑辟。西臺高卧對白雲，還家久已忘冬春。始知羞行貴有守，誰謂侍郎難得人。聖明下詔策災異，執法承顏舉遺棄。咸道先生風概殊，能

❶「待」，原作「侍」，據四庫本改。

使頑廉懦立志。先生應召披敝裘，❶寄居蕭寺翻經樓。馬芻一束苦戀棧，蠹紙半牀兼覆瓿。修容静與巖壑瞑，論史決若江河流。思以秖德代請讞，勝彼木鐸警庶郵。長官當白不當白，豈向斯世争沈浮。清秋遥夜雨初歇，正遇棠村授師説。時司農夫子招飲。下直沿街燈火紅，高軒到座星辰豁。倏然相對澹欲忘，後譚莊列前羲皇。宛如鄭綮負驢背，宵行風雪灞滻傍。不然滇上借書去，冒雪一詣張君房。纖埃不起林落净，奚啻澆水滌繒囊。斯時秖恐絆鞅轡，霜深露滑增徬徨。何期聖明轉浩蕩，特許還山遂微尚。白雲出岫本無心，黄鵠摩天總難量。長洲待詔筆法精，雪圖千載光芒生。寒冬把此欲歸去，瑶天粉地千山明。山前有人騎馬行。

大雪陪益都夫子游善果寺歸燈下同夫子和陳檢討詩一人呼韻一人給寫信口占叶不許停刻時王二舍人胡徵君在旁知狀後舍人亦有和詩紀其事

天將大雪早作霰，譬如拆木先拆芽。須臾抛落若柳絮，細細翦出天工葩。既非車下撲塵土，復異柁底揚風沙。祇覺雙林萬枝亞，一望簇簇若枒杈。是日本欲詣初地，後車將發興有加。寺門石幢掛秋草，俟我白首雙垂髿。毳羽漫空不遽墮，瓊瑶在地豈敢挐。騄臻方丈恍突室，一燈黯黯圍舊紗。堂中鐘鼓響還寂，令我冥會成無遮。伊蒲作供飯未罷，午鴉啼過啼晚鴉。重登

❶「應召」，四庫本作「磊落」。

高閣遠眺望，共驚銀海翻龍蛇。雁王一塔藏貝葉，獅子雙脊馱僧伽。彼此相峙總難辨，就中密織如亂麻。況當説法散花雨，豈有錫米能膠牙。浴堂煎作功德水，銅盤灩瀲傾流霞。淙淙頮盥發細響，不數隔水彈箏琶。即此享受亦已過，世間何用矜豪奢。揮灑既畢重就坐，寺僧復進龍乳茶。南泉既遠趙州去，不須齒舌相勾爬。歸來暝色暗前路，出門惘惘同天涯。誰知夜半燭牕發，依然落筆風雨斜。

胡朏明曰：益都落筆原如湧泉，茲有意作擊鉢刻燭，諸豪舉而西河追之，不先後一字。至鴉蛇二韻後，夫子大聲稱賞，自遜莫及，次日王舍人亦有和韻，餘見《西河詩話》。

寄贈淮安王君七十并示令子文學

少年曾作淮陰游，伍胥廟傍尋酒樓。此時酣飲鮮雜客，座上往往來王猷。繁花當牕午雲熱，醉餘隔院聽楚謳。因之登堂拜獻老，有若健柏凌嵩丘。迄今廿載憶朋舊，夢回月出清淮流。但聞市少已漸散，縱有亦復非黑頭。昨來徵車税城下，欲入不得爛兩眸。猶幸同舘盡相識，淮市三子居最優。其中李生與王氏，謂李編修鎧也。實爲羊鄧深綢繆。況當獻老年七十，秩閣將復傾庶羞。彦方高志但居里，逸少愛閒長汎舟。那能侍杖效憲乞，一觴捧出丹霞浮。千年碧藕欲攬寄，凍瀋三挫成一甌。人生得歲貴適意，爲我寄語且縮窮。不信但看服綵者，在家亦已扶鳴鳩。時令子亦五十初度。

此日行寄祝益都夫子八十

當年召試入帝京，中書門下曾投名。益都夫子典詞業，手把繩斗彈墨絣。並言朝右方倚芘，眷此黃髮爲民正。其時正值授杖歲，將進三列作五更。盈庭憲乞予敢後，因之扶服獻鼎鉶。無如東望起歸興，一日三疏乞解韁。天子特詔宴禁籞，中使扶侍周遭行。題籤書絹并篆石，宸賜優渥如雨傾。遣官持節送還里，長安車馬填郊坰。不期此事已十載，予亦南畝三耨秔。曾因請急過通德，佳山冶水風光并。佳山堂、冶湖皆益都住處。凌晨啜茗聽笙瑟，傍晚種竹量雨晴。出郭相訪誰氏叟，將車剛及予門生。曾幾何時忽彈指，賜杖復得中壽稱。三公雄健過伯始，九老繪畫比武城。生人聚散有定數，矧予遲暮非壯齡。再拜不得親獻杓，一心終自同搖旌。東方花木及春發，南狩鑾馭將時乘。酴醾滿甕漫斟酌，烟霞萬里須丁寧。非熊八十儻還載，此日正逢渭水清。

寄祝姚少保六十初度

大鵬摶扶越九萬，林間斤鷃猶決搶。丈夫致身亦有會，安能刺促枌榆傍。當予少小擅文賦，即聞上國壇坫張。衣冠輻輳徒輦集，鐘鏞在序鼓在房。譬則齊晉大九合，下士受約如江黃。中間較文試帖括，猶然領解在帝鄉。一朝烽火遍南服，夜起趯躍加騰驤。傾裝貿鐵募死士，叩馬一謁沛獻王。左手草檄右殺賊，遂平甌越恢閩疆。習書請兵張仲武，麾扇克敵謝彥章。天子

嘉嘆遽錫命，驟令開府建羽幢。破蜀竇軌授神策，平吳杜預封當陽。論功不下大將列，銘德乃過元舅行。至今溟海凛威惠，環瀛萬里無波揚。予忝梓里就史職，槖筆往往書旗常。况當弧矢罣綵簸，道遠亦欲進一觴。幸頒金匱誓泰礪，將標銅柱凌扶桑。臨風何以致稱祝，神山巀嶭海水長。

烏棲篇爲晉江范貞姑作

青陵臺畔清霜飛，秦家桂樹烏獨棲。餐茶茹蘗三十載，石闕久啣悲復悲。春花秋月宛然在，辛苦攜雛羽毛瘁。撤饌長依庾約兄，寒房只坐張玄妹。姑依兄鄭山公選郎，故云。慈烏反哺尾畢逋，膝前有子傳詩書。他時六翮翻雲去，始信人間有鳳雛。

題董都護記年圖兼送其軍鎮萬州

江都弄環日，能賦梔子詩。庭下五色雀，相視非常兒。移時學字擅八體，鶻反鸞驚并鷹跱。偶寫烟巒點拂奇，畫地步天餘技耳。因挽楊葉射枝戟，遂入天階獻高策。彀騎分垂都尉符，驚文自草參軍檄。從容渡海征斛羅，盧循遠徙藏流波。明廷加節授督護，開府正當儋耳河。賜衣不着但緩帶，徐步蒼林石塘外。野人相遇誰得知，試看當年好圖畫。書生意氣本自奇，虎頭豈是尋常姿。留形丘壑無不可，爲龍還復爲蛟螭。青門設祖請祓軾，一展斯圖壯容色。他日功成倘鑄金，碧帶青幘尚能識。

送梅庚赴江南田使君幕和其留別原韻同陸大即席

昔年曾作蘆中人，蓬萊幾度看揚塵。長安但逢東海孫賓石，不遇南昌梅子真。長安忽遘載文軸，把筆如櫨幘如屋。入座皆嫌倒屣遲，當筵但道揮毫速。年來好酒惡水淫，醉歸敲醒街頭砧。蘭成自有閒園賦，李勉原無戀闕心。[1]同時大陸本舊識，謂陸冰修也。曲巷茹蘆日相即。久知豪客自情親，堪笑世人皆耳食。才大驚疑總在胸，官貧薦引全無力。金臺名駿服輒多，宮中誰肯憐婭娥。誰知幕下得賢主，頓如尺水生微波。時冰修同落筆，見「幕下」句，驚曰：「何以合波字？」及得此句，遂擲筆嘆絕。雙橋相對草堂近，澄江一望迷林柯。高旌前導畫熊虎，屬車後載環馬騾。南行有客辨車鐸，相逢莫使然疑作。發册應過玉笥山，聽鐘猶在昇元閣。只愁良友去薊門，每上河橋輒作惡。陸生預道蕭山毛，臨行一曲唱且高。不虞漏盡雞三號，珊鞭欲揮心轉勞。金繩墮地玉壺罄，願君還聽歌聲豪。

陳明府選之遇于長安街飲次索贈

朔風吹凍塵不飛，道傍車馬如雞栖。天安門外柳條短，回首一逢薜荔衣。清姿濯濯負意氣，我友陳生好難弟。挾管長從鳳闕游，揮金不計蠅頭利。行年剛及强仕辰，將紆墨綬拖黃銀。陳遵自昔能驚座，孺子由來不厭貧。獨言賦性愛山澤，每向蘭

[1]「原無」，四庫本作「難忘」。

亭探遺蹟。太守祠邊釃酒紅，柳姑廟後翻魚白。今來偶寄碣石宮，有人獨坐還書空。何時解組賦歸去，與君把臂深林中。長安邂逅值冬節，幸對旗亭酒初冽。腰下雙鉤解照人，且看春明杏花發。

送林使君督學河南

東家拾明月，傳視不能識。青黄蔽前林，誰能辨容色。晉安才子林使君，文章翕霱如蒸雲。與予同館者曹子，偕過泰山爲主文。聖人大悦加獎譽，旋使中原視學去。劍氣長飛龍子灘，鹽車早辨羊腸路。春風二月柳滿街，御河流水當行杯。南行已及清明後，少室山前花正開。

陸生赴蘇州幕

陸倕名在沈謝間，垂老被召來燕關。龐嚴李益不敢薦，三年將返支硎山。蘇州使相甫開幕，便展干旌導情愫。臨海還招鮑照歸，渡江且逐陳琳去。吴中故舊多隱淪，草堂仍築東湖濱。浣花不厭主賓晚，種菊愛看鄉井春。只愁曲巷鮮憑軾，石鼓遺文倩誰識。韓愈曾言空馬群，一顧燕臺泪霑臆。

送家太史假歸新安

長安朝暮送行地，西有張掖東沙河。每臨祖席發歸思，曰歸不歸思若何？憶昔徵車乍來赴，本欲還山乞歸去。光宅先教

宿李蟠，直言必欲留裴素。吾宗就試得數人，林間二阮叨同倫。雲陽舊令舉復罷，謂祥符令會侯也。叔氏妙才人盡聞。掞天徹地藻思闢，嘗見揮毫趁飛翮。國子通傳虎觀文，獻王親受京房易。太史爲伊勒兔親王授經。集賢載筆入丹地，便遣方平撰前記。制舉從來待異材，史書豈是尋常事。嗟予落托百不成，長沙舊譜依泉明。霜前銅獸當廳列，日跨疲驢遂隊行。如何叔氏掉頭早，鎮自陳情痛烏鳥。嫠女瞻來橘嶂寒，客星歸傍桐江曉。予于去住願總違，豈難遽著青蘿衣。慙于史局未能了，覺與世數終相歧。秋林柿熟菊初發，此去蘆溝看新月。詘指明年還院時，仍在清商戒寒節。軟塵着雨衣未乾，滄浪自昔推新安。冠纓濯罷如相望，知在天邊風露間。新安有天邊風露樓。

唧魚篇贈廣文盧先生

先生本是麟龍姿，偶來提領宣聖祠。鄉書早展冠國士，皐比坐擁爲人師。翛然高舉蘊飛翮，羞向長安再投策。魏世文章重子欽，漢儒學行推盧植。秋花開發絳帳寒，閒堂撤牖襟懷寛。青氊不用氍毹布，美饌長揮苜蓿盤。生平月旦重閭里，冰鑑當胸似清泚。不教魚目混明珠，誰抱寒桐對流水。蕪文好我如嗜痂，天涯汗漫知音稀。願爲堂上唧魚鳥，長傍秋花遨遨飛。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春遲又春莊稿

七言古詩十二

題松下芝萱圖

謝庭艷艷産紫芝，北堂蘐樹生華滋。長洲畫師解幽意，畫師盧逸，長洲人。翩翩寫傍青松絲。金冠玉韘間朱芾，翠羽紫翹横碧枝。一種能釋壯士怨，九莖堪作商山思。要知煌扈在庭集衣履，繽紛滿座饒文辭。石上松鱗長，便識人間歲月遲。

暮春二十六日張弘軒刺史宅牡丹初開預作催花小集歡讌竟日同馬廣文朱郡丞周孝廉楊生絃索女較書玉烟陳婉

春風吹日上畫墻，名花倚檻將生香。張家舊種嬗洛下，丹州越州難比方。蓓蕾初發一相見，油壁重重捲嬌面。游子將爲贈芍吟，主人預啓催花宴。珝牕琢石前後通，青娥雜坐雙顔紅。綺羅試著甫開裂，臙粉薄施如未融。須臾雨至灑幃幙，翠幛雲屏裏來薄。小沐愁看髩攏分，新粧恐漱唇脂落。高歌幾疊夜色移，當筵争瀉黄金巵。妖絲曼筦次第作，傾城相顧猶顰眉。城頭吹角忽雨霽，蠟椀膏毬置花裏。赧面羞從

泪洗餘，醉眠嬌倩人扶起。婍娜前後互相映，❶中坐雙鬟典觴政。燈前恍鬪晚粧新，閣下莫嫌春漏静。名花從此當漸開，主人邀客還重來。雨餘不忍辭花去，更向花前醉一回。

答和沈東園贈别作兼示王西園

我來游滬城，便思梅花源。梅花開時不得見，行見蜀葵開滿園。西園王子爲我説，維此園東有人傑。築塢能留黄浦雲，長陂每泛藍田雪。良朋高會如永和，花間載酒常經過。到門私喜無題鳳，落筆還驚好换鵝。相思久欲贈瑶草，况與君家翰林好。木义録别愁看夏雨寒，何期晤對申江曉。長帆初掛庵前紅藕陂，圖來爲汝方題詩。薰風拂拂起前海潮上，握手反嫌相見遲。薰風拂拂起前路，寄語西園道歸去。他日相思倘卜隣，當造梅花最深處。

紅橋酒散别曹明府

東京名士曹叔通，讀書磊落稱文雄。平泉莊南啓高閣，倚檻曾經度黄鶴。石磴空垂四面蘿，琱欄新種千年藥。當時試宰在睦州，青簾高掛滄江流。懷組入官本慷慨，角巾歸第何優游。迄今相對理疇昔，每向嚴灘泝潮汐。况我長爲灘上人，解纜將行泪沾臆。榴花初發開錦筵，美人雜坐彈朱絃。欲知他日相思處，只在紅橋緑樹邊。

❶「婍」，四庫本作「婀」。

春夜飲趙舍人宅同諸公作

春城飛蓋度南陌，夜聽歌鐘啓華席。世族原推宣孟家，滿堂尚坐平原客。烹椒和芍斫巨鱗，披襟共醉蘭陵春。主人意氣拔雲漢，是誰雄辨翻河津。重門夜久待擊檬，手把深杯莫教卻。醉看當筵月上時，便見階前放紅藥。

青雲辭奉呈益都相公書事

皇帝踐祚一十七，詔遣求賢重經術。廷臣內外交薦揚，惟恐蒐羅有遺失。堂堂公府推益都，泰階早建元臣模。星辰照地啓遥矚，仁壽格天開令符。闢門撤牖進巖穴，每遇縫衣肯折節。一時名士歸杜淹，無數高文過張説。嗟予詘處東海濱，十年奔走忘冬春。少爲吴市吹篪客，老作安丘賣餅人。何期閭里甫偃仰，北府南司遞相奬。秋風蒯徹佯推東郭生，鍾君誤薦西亭長。秋風颭颭九月寒，布衣草屩來長安。挾書欲上苦局促，懷刺未投空往還。縵胡短後走落拓，時向天街問寥廓。掃去知爲丞相門，望中何處公孫閣。先生大度括九有，日布弘幬被廣畝。迎來田竇不下牀，卻爲王符倒屣久。鳳咮龍鬣不易攀，置身疑在青雲端。虚懷祇覺渤海淺，温語頓令寒谷暄。逡巡瞻拜嘆遲暮，折簡重邀酌青酤。釜熟能傳鍾傅銘，筵前許借蕭何筯。方圜濕燥左右排，就中鉶鼎加鹽梅。佳魚總向天廚出，美酒多從賜膳來。殷勤厚意轉相屬，百福千祥慢教祝。唧澤深於灩瀲杯，餘光炤向參差燭。獨憐布被甫覆踝，日擣黄綿裹寒者。

庭前隙地僅馬旋，翻爲儒生貰高厦。只此閭惠非偶然，授餐適館昭前賢。杜陵果愜萬間志，姬旦豈徒三握傳。況當天子念寒士，先料徵車給廩秫。時徵車到都者，朝廷喻度支議給廩米。水部分將主父錢，金門預受東方米。聖君賢相邁一時，嗟予後至猶逢之。謂予瑣瑣倘不信，請看今日青雲辭。

淮陰李貞女詩

春城狹巷種烏漆，秦氏樓頭閉朝日。碧葉垂絲斷未連，紅襟小燕飛難匹。長淮嬌女年甫笄，當牕便詠共姜詩。行廬拖帳早相失，單帨複衿誰與施。淮流活活向東去，三十春風等閒度。若問城南陌上桑，但指山前女貞樹。

瞿山畫松歌和施學士

生年不識慈仁松，曾觀三鬣圖畫中。今來習見轉蹙縮，何如尋向雲門峰。宣州學士顧我説，柏梘山人負高節。能于指下作怪形，跛虎攣龍互吞齧。祇須捉鼻誘其畫，墨瀋膠漿雜鵝炙。但吟小句緑牕間，便寫高枝碧山下。時瞿山以畫松易詩。營丘作畫不贈人，空畫五葉長等身。豈如蘸筆换詩句，詠歌倍覺生精神。大荒柜格有老幹，一幹發作千年春。第恐地窄絹牀短，手捫脚蹴非其真。學士索畫强自呻，我亦竊效東家顰。他年築居儻與隣，連予寫入青溪濱。溪傍一松千萬鱗。

雪中集梅莊主人何使君邸第有贈

朔風習習海雁鳴，燕關千里同雲生。會稽太守本廉吏，歸卻一錢舊有名。蕭條獨上郡國邸，將挾新書獻天子。隘巷雙輪駐若雲，當軒一榻清如水。相從對酒并論文，門生故吏還紛紛。題詩不讓杜老句，妙筆欲寫羊生帬。珠繩宛轉傍東壁，玉琯吹葭動寒色。何處相看雪最多？禁城西去梅花白。

題喬侍讀侍直圖

天開閶闔鵾首明，宮鴉初噪朝烟生。侍臣入直每問夜，路白便催騎馬行。龍旗未辨槍壘色，雞樹但覺枝柯清。至尊臨御恍日出，左右羅列當星熒。東華奏啓六曹牘，南下立傍雙柱横。終日橐筆但記事，有時顧問還呼名。偶頌丹詔識機密，❶誰捧黄匣如橋衡。我友少擅司馬賦，當時曾遇甘羅城。比之鸑鷟戴九羽，飛集牖下相顧驚。一朝嘗寄鸞閣掌書命，儼繫牛紖難升騰。召試得高等，❷遽膺著作承明庭。對策固知郤詵善，賜璽獨言李絳能。東堂草制白麻净，北向譔册金版精。内坊封罌瀉緑水，便殿賞帶加紅鞓。胸襟開來山月豁，面藥傳去盤露傾。每因進講入籞宿，幾度課藝留延英。春風吹吹苑花發，宮門輪入隨班迎。良工繪圖寫容色，觀者有若睹曙星。予忝

❶「偶頌丹詔」，四庫本作「丹詔偶頌」。

❷「召」，四庫本作「入」。

同籍共筆札，❶明將歸去呵尊彝。臨行開卷一展覿，令我感激雙泪零。丈夫生世貴特達，安能縮結同寒蠅。不見黄衣斧棖下，有人戴縱從左升。

題松嵩撫琴圖

長松嵯峨幾千尺，斜傍深林倚危石。中有高人抱膝吟，雙顔尚駐桃花色。當年任俠游兩河，紛紛趙李相經過。劍光淬落若流水，筆陣横掃成陂陀。東歸萬里謝侯幕，散盡千金復垂槖。醉向金華騙石羊，閒從海上看雲鶴。我來把臂滬水濱，畫圖相對清心神。感遇不吟楚妃嘆，知音要與鍾期親。手揮緑綺卸巾幘，何物長康好筆力。寫置松嵩片石間，相見何人不相記。

題松鶴圖爲一聞師壽

高松百尺臨溪邊，上有松子垂千年。團團紅日松頂出，照來萬里滄江烟。翩躚林際舞一鶴，遠駕長風度寥廓。篩翅常疑白雪消，低頭乍恐丹砂落。閒來自得杳不飛，不臨金闕隨瑶池。幽嵩松下起長嘯，但見緑陰生素衣。

題燕市酒人圖歌

酒人曾向燕市過，玉缸銀海長婆娑。興來殺賊且摩盾，時去看雲還枕戈。荆南十載等閒度，肘後黄金棄不顧。但垂絳帳

❶「籍」，四庫本作「事」。

授生徒，羞向長門賣詞賦。生平曳裾苦未能，酒徒散盡仍追陪。草堂並道盱眙好，與汝行歌歸去來。將築歸來草堂于盱眙，故云。

留別張中憲錫懌有感

曲江先生負文望，氣攝江湖有餘量。好學長疏左氏書，高才不讓河間相。當年厭處金馬門，泰山太守由來尊。拂衣歸向春申浦，種樹營成裴令園。我游海上漫投刺，把臂雄談快人事。户外千廻過客車，懷中十載相思字。方春初發桃李枝，蹋青挑菜時相攜。筵前張子碧山榼，簾捲夏侯紅妓衣。鄴宫高宴具四美，雜坐中間有史妠。長調笙笛共筝笆，不問清明兼上巳。聽殘䴗鳩日漸長，葛帽未試蒲葵香。西陵草暗欲歸去，頻把玉盃看夕陽。平船將趁暮潮上，爲唱離歌轉惆悵。綺席重開惜過情，布帆此去應無恙。謝公東墅一望遥，何年相憶還相招。當前欲別思何似，不見垂楊幾萬條。

甲寅九月廿七日同任青嵝張百修訪放𦿆蛤庵兩和上復過楊雲士齋看菊漫賦

青嵝招我訪雲水，偕之同看東籬花。高低錯出似攢錦，紅白間開如翦紗。自憐秋老嘆遲暮，每見秋花便相顧。佛頭樓子開最先，今來不數黄金錢。

何使君壽

天生申甫必有爲，世人咸望嵩高山。况兼賢哲多瑞應，蒼龍紫宿居人間。廬江夫子越州守，治郡能使一郡安。烏棲獸宿

偃平野，魚符虎竹通嚴關。九日開宴別父老，黄童白叟號且攀。礲石鐫文卧道左，負笥擔囊留轍鐶。惟予投璧遭按劍，夫子爲我抽泥蟠。晏嬰不責越石傲，逢人薦引齒頰繁。去年長至值初度，飢驅吴會曾修翰。今來攝提又看指，登堂獻酒琥珀殷。生人有心能感激，鏤膺刻胃豈冥頑。若言仁者壽何算，請看春晝方漫漫。

過益都相公三世兄躬暨賦贈

從來雲閥推世德，東京楊鄧西金張。況當賢相饒令嗣，八龍三虎雙鳳皇。就中林立並皦皦，能繼難兄佩刀早。縣浦從教白璧殊，盈箱不羡黄金好。但看簡抑似韋布，只與詩書共晨暮。門生故吏趨滿前，食脆乘堅恥相互。即予落拓寓京邸，長過高齋被優齒。下士能尋商洛儒，殘編搜及開元禮。❶始知家學自有真，寒風相對怡心神。牕前草木陽和動，坐見花開滿地春。

雲間張公孫伎席作

清河主人好趨府，頃蓋相逢道肺腑。顥氣能傳趙勝名，高門開向春申浦。暮春三月桃樹紅，單衫試着臨春風。罇前鼎食儼息鳳，巷邊車馬如游龍。東西捲幔覆花葉，日上牕紗撲蝴蝶。名士同披白帢巾，美人競薦烏絲屧。蘭膏樺燭入夜陳，當筵舞作尋橦新。畫裙繡帶盤旋處，滿地花陰思煞人。

❶「殘」，四庫本作「殊」。

馮守同四十索贈

敬亭初發棗花碧，陵陽自煮丹砂紅。持之欲獻者誰子？宣城高士馮守同。行年四十負意氣，嘗與干將較銛利。相逢茂苑最有情，當塗鬱鬱青雲生。

入春庭梅未開偶爲桐城姚士重孝廉作畫梅蒙以畫梅長歌見贈中憶西園看梅事率筆賦答

朔風冽冽冰皚皚，雪花倒地捲作堆。入春一月雪未霽，庭前未有梅花開。樅陽才子客湘水，最愛毛甡畫花卉。紙上從教見早梅，枝頭故復添新蕾。停毫宛轉思美人，一枝恍寄江南春。誰知相顧起感慨，翹首放歌如有神。江南千里遘春月，閣下梅花正當發。獨立方傳韋相詩，同游争結王生襪。君家世胄不可當，一門群從超諸王。春風吹度鳴珂里，❶芳草生當朱雀航。東觀禹穴渡江沚，官閣相羈偶然耳。但藉荒厨對步兵，時寓其叔氏蕭山署中。何須古驛逢梅使。春空一望生羽翰，君將獻賦游長安。薊門亦有梅如雪，願把斯圖雪後看。

祝來叔荀王夫人夫婦六十偕壽

少與叔荀共文酒，市樓大道彈陽春。今來漸覺毛髮改，看君玉杖扶鄉人。山莊花發秋正曉，最喜閨中得偕老。開徑方逢羊仲來，齊眉轉覺鴻妻好。錦筵雙進金屈

❶「珂」，原作「呵」，據四庫本改。

巵，後來年少推烏衣。採薇斸朮總閒事，但見滿庭開紫芝。

送同年陸義山編修歸當湖

春風吹簾草色青，蓬池日暖猶寒冰。陸郎斑騅想南去，開軒爲倒雙玉絣。連年同舘少適意，時向西山望朝氣。筆紗争題海嶽圖，史成快補河渠志。時補草河渠志完，始行。當湖新水碧似烟，君歸正值荷花鮮。慚予日誦張鷹賦，羡汝先登賀監船。平帆載去雙黛緑，并折靈泉産名玉。義山艱于得子，二姬各産一男一女。百年行樂能幾時，萬事于今已差足。潞河春漲下溜遲，高飛黄鵠還啣雌。玉堂後夜如相憶，但記雙添半臂時。

林官歌喜趙侍衛弟還里

趙郎束髮上計車，圯橋親受張良書。殿頭對策首稱旨，特令交戟環周廬。林官赫赫近天仗，外府佽飛遠相向。羊袪方班七萃中，劉洪已冠千牛上。宫門入佩大横刀，籞宿園邊有賜貂。領護早攀丹禁柳，思親還渡浙江潮。鳴珂舊里宴嘉客，堂上朱衣未頭白。驧馬仍來蹋鞠遊，緋袍看作斑斕色。連江烽火動甌蠻，時見戈船瀨上還。莫道書生使東越，便教射虎向南山。

越州太守行爲許使君夫子作

越州太守賢且明，分銅領竹稱專城。門排五馬總神駿，江浸一錢清復清。高懷

皎皎似裂帛，手把殘編對賓客。印篋虛涵海日紅，書床斜映山花碧。江東八邑留畫圖，過江誰不知夷吾。上林久已翔丹鳳，大府方應見白烏。即今荆楚播撻伐，尚有萑苻想竊發。但藉顔裴撫凍飢，不須嚴助平甌越。龍門教授感所私，恩同掩骼兼埋胔。誰言黄雀啣花日，只在雙熊畫軾時。

過張吴曼草堂兼讀其所著梅花詩集有贈

先生好學恥漁獵，不向枯毫鬭結捷。作賦真能嗣兩京，記書何啻亡三篋。梅花開落江水濱，聯詩宛與花相親。我來讀詩憶花好，疎影暗香如有神。草堂斜啓延海曙，云是先生著書處。萬軸緗慊幾樹梅，慷慨留題不能去。

客吴門喜遇金副使巡驛感贈

春風吹花度湖水，畫船撾鼓横半塘。江南副史早行部，正當乘傳來吴閶。西河遊人武丘客，醉後重尋鄭莊驛。都尉新從龍里還，梁生適在皐橋側。當年大雪辭蔡州，使君雙旆移文樓。邗江釣艇不能上，隋苑柳枝空自抽。春鶯朝啼暮還徙，又見開衙白門裏。此地相逢非偶然，一望烟波淚如水。❶

輓甬上齊士虎

訾丘兄弟皆負奇，兩龍並起無雄雌。

❶「水」，四庫本作「雨」。

僧彌既死法護在，與之相對長歔欷。高天熒熒日皛皛，恍見當年好容貌。氣盛時傾稷下談，興來每向蘇門嘯。讀書萬卷絶簡編，決機俄頃如流泉。許之管、樂已不媿，肯與嵇、阮相因緣。無如遭逢嘆不偶，幾度高齋種楊柳。市門挾瑟且哀歌，壚下攜錢快飲酒。修文有召不得違，著書未就將從誰。但惜周嵩尚有母，那知伯道竟無兒。先生之季與予善，每話難兄泪披面。若過山陽歌此詞，落日寒冰倘相見。

讀何使君夫子渡曹娥江哭父卷子書後

南昌亭邊日色黄，伯倫臺畔環枯桑。哲人乘風歸昊閶，上爲列宿揚星芒。遠溯家世本汜鄉，廬江之後來山陽。先生早歲秉令望，名同第五饒文章。當時四友稱荀羊，于今遺策隸太常。太丘有嗣誇二方，長者早駕天閑驤。南驅閩嶠東越疆，已經獎異稱循良。將迎鳩杖御霞觴，忽然日蝕東壁傍。越人聞之心感傷，有如秦相五羖亡。童子出涕舂不相，❶方行四制挽轡繮。山公起復義不妨，使君哭之心轉瘍。試看東渡曹盱江，長歌一字一斷腸。從來虞殯能導喪，哀吟不復調宮商。我今欲和徒徬徨，歌聲欲絶哀未忘。

烏菟歌爲雙壽作

金烏熠熠顧菟驕，東公丹棗西王桃。當筵進獻祝鮐背，不用鼓琴歌緑腰。蟠根仙李舊閥閱，曾擅文章跨東浙。爲訪林泉

❶「舂」，原作「春」，據四庫本改。

憶素游，因思高蹈追前轍。閨中偕老同古稀，賓朋扶杖相攜持。庭前兒竹當風長，階下孫枝帶雨肥。雙飛黄鵠舞秋節，正值重陽酒盈榼。欲識朱顔對面紅，且把黄花滿頭插。

雙壽詩

君不見，扶桑日出海月明，東西相望相隨行。中山有烏自啣羽，每偕顧菟幽嵓生。弘農丈人秉高蹈，籊籊魚竿有同釣。龍里由來重朗陵，鹿車自昔推桓少。東湖花發水滿堤，湖邊日日生光輝。種將緑竹能棲鳳，採得青荷好製衣。只今初度共皇覽，錦帨還同繡弧展。書借簾鬟裊篆雲，花從酒面生螺盌。清秋良日佳氣新，門前流水如車輪。笑他瑶島偷桃客，即是金門索米人。

爲沈表兄題夫婦行樂圖

吴興丈人年古稀，齊眉尚有衣巾綦。丈人東公西母共行樂，一時争看雙鸞棲。丈人胸懷坦如矢，上友黄農作知己。初住東江花港中，移在西湖藕塘裏。沿湖十里種夏蓮，紅蓮倒影清波間。閨中畫入非無意，好比湖波作鏡看。

李太夫人大壽

昔者魯國上母壽，宋宗坐賜朝堂中。武昌太君就饗列，丞相下拜王茂弘。惟我夫子職副相，暫笎稼計留司農。高堂碧髮

久迎養，❶誥進五色祿萬鐘。圜冬大臘獻花餤，錦帨當筵覆琬琰。蝶勝先春集絳幡，獸罏著地圍紅毯。登堂齊捧金屈巵，門生故吏盈前墀。添籌不用蕭何箸，舞綵還披羊續衣。獨憐庭下秀玉樹，年少曾經入鼇署。繞膝時從東觀還，懷鄉正值江南去。江南萬里風物清，王師況復收昆明。西來紫貝雙函發，南望彤雲百疊生。春陽將至日曒曒，綵薗啣翹拂青鳥。但看天邊下玉書，便起堦前拾瑤草。

❶「碧」，四庫本作「白」。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僧開稿

七言古詩十三

飲金十四烺園看草花同姜九廷幹呂四洪烈羅大坤吴大棠禎張二錕即事

櫻桃初熟梅子酸，草花爛熳開東園。叢叢日下好顔色，青黄紫白藍緑丹。燔炰盈盤酒盈斝，履舄紛紛集前榭。龍潤何曾在洛陽，辟疆不復稱吴下。當筵插得花數枝，短簫横笛吹參池。最憐垂老看花客，醉倒花前花不知。

奉謝分巡許元功使君夫子薦舉抒意

康熙建午之一月，朝廷下詔求俊良。華門蓬藋有佳士，不惜中外交推揚。大臣御史中執法，争捧徵書覆黄牒。江東節度文教優，璧馬干旌日三接。慇勤但問章句儒，兼諮著作通群書。上鋪聖德下華國，束帛誤投窮巷居。蚉[illegible]翕翅傍棖檌，只羡鴻飛度遥海。礐石難將白璧求，駑胎不用黄金買。使君奬士多過情，品題一過增聲名。滕公按劍知韓信，文舉封章薦禰衡。軺車旁午詣縣舍，再拜傍徨謝車下。主父無錢那入關，王良多病難隨駕。結髮受書通一經，妄思載酒窺書城。手讎三豕久不定，胸貯五龜全未能。弱歲出門覓衣食，老大還爲道傍客。吹箎半世罕見聞，解鋏三彈有

誰識。方今聖主真好文，東觀學士如雲屯。朱鷺作歌奏司馬，白麟有對來終軍。以玆荒謬廁其後，毋乃强合猶與薰。郡國限年恐致詰，安平進賞將焉存。生平忼慨感知己，挺刃願報國士恩。祇求厚地掩薄劣，莫使庸材負賢哲。不然甡豈石隱人？何必躬耕待三節。菖蒲花發伏枕餘，病中猶改金銀車。倘能鑒此陳情疏，豈敢還呈卻聘書。

別馬廣文作

龍門百尺中天啓，迴視天孫碧雲裏。藻影翻成北海魚，桃花瀉作申江水。傳經自昔推馬融，果然絳帳來扶風。當年賦笛已擅絶，只今秉鐸猶稱雄。春風吹花遶書屋，長啓清罇倒醽醁。香飯晨炊苜蓿寒，菘虀夜汎芹絲緑。檐榴初發紅滿枝，歸舟欲渡千回思。龍門多少泝從意，半在鱣堂對酒時。

桐城姚孝廉文焱見贈感賦

皖江才子系有虞，十年獻賦升公車。名高虛懷早授京費易，健筆欲著梁陳書。名高四海久推重，到處人争識麟鳳。袁氏通侯半在門，王家雋士皆群從。秋風吹潦江水清，畫船遠渡來西陵。但知花縣看常棣，時訪其弟明府蕭山。那道横江採杜蘅。新詩璀璨似珠玉，不惜閒題寄蘿屋。車下還招季布魂，酒酣重擊高離筑。鄉人刺促去住難，塹將短景投吴關。高軒在望欲御晚，翹首半天珠斗寒。

介丘吟爲姚明府作

生平不敢入燕薊，金臺空復求乘黃。潛登太行苦服軛，道傍何處逢孫陽。從來美好善謡諑，啼鴂一聲隳衆芳。誰知負局有弘量，鎔成冰鑑如秋霜。攜之日月且增耀，照見瓦圩皆有光。皖口舊家聯譽望，吴興才子多文章。漢儒初試考功法，唐相自饒應變方。壠草春耕勸田叟，隣烽夜静降甌王。試淬干將欲鳴匣，爰收竹箭方在房。清世人誰可與儕伍？惟此乃得當門墻。清秋銀漢甫灩瀲，新蒲獵獵生野塘。乳燕學飛争去壘，枯螢垂死猶棲囊。泰山巀嵲倚天半，梁父介丘羅四傍。結根萬仞得所託，浩然一顧天風長。

湖西將軍歌

秀江橋下春水生，緣橋幾曲春花明。燕山大將開幕府，千里不聞枹鼓驚。當年挾策上金殿，幸奪翹關走飛電。仗下看披鷫錦衣，宫門卻賜花菰箭。十年宛馬塞上騎，親隨部曲漁陽兒。桑乾風雪控弦去，猶聽阿彈當横吹。龍驤南下定三蜀，遂駕樓船遣楊僕。湖東既鎮後湖西，每見投壺理軍曲。從來名將不嫌老，羨汝當年立功早。躍馬雖稱矍鑠難，擒生終逐嫖姚好。揮戈横槊二十年，生纔四十春風前。桃花叱撥紅照眼，擁麾江畔疑神仙。宜春臺高秀江緑，時共登臨看黄鵠。記得前年江上亭，共點酡酥倒醽醁。是時春雨細如注，幸與將軍倚庭樹。落絮游絲濕馬蹄，正在袁江最

深處。袁江草長花復開，清江水漲空徘徊。思君重憶亭前飲，那得紅船載酒來。

戊申三月旅亭夜讀東原宗元鼎所著新柳堂集中有三詩專賦予瀨中事觸境生感因爲長句寄去隨筆無敘

憶昔行瀨中，曾經射陽渡。欲託東原宗鼎家，風雨江關暗前路。從茲奔走二十年，每過隋苑心茫然。名山不厭少文病，破浪只思元幹賢。前年白下遇難弟，謂鶴問。因宿街西瓦棺寺。龍躍雙垂海内名，雁行單作天邊字。思君但讀君著書，因之遥識東原居。芙蓉一畝共兩畝，楊柳千株復萬株。深堂楊柳想佳句，初日芙蓉豈虚譽。如何念及瀨中人，不道瀨中從此去。當時鼓筦渡水鄉，❶蘆中無復傾壺漿。孔融兄弟遠難覓，道傍獨立空傍徨。潛行宛轉過江右，記得湖東鄧老秀。擊絮偏逢水漲時，裝衣正值花開候。逡巡流落淮汝間，酒徒死盡誰能傳。感君記事最忼慨，使我泪流如涌泉。春深三月返江汢，垂柳紅橋夜低起。爲讀東原詩一編，三乞隣燈酒家裏。

陳掌院夫子生日作

在昔郡國應制舉，集賢學士居殿傍。已徵詞業進祕閣，尚未程試留東堂。執經曾向馬帳度，遥見天邊白雲暮。龍沼桐扶和嶠還，鼇峰土負山濤去。只今三載彈素琴，紫芝産地烏棲林。立朝久動荃宰戀，移孝遠邀宸眷深。芸臺重掌入親近，詔遣黄

❶「筦」，四庫本作「丗」。

門賜存問。玉案親書第一班，金華坐進登三論。當年兩省薦拔人，今來倖步清都塵。老成分將黃紙當廳展，擷得紅蘭滿座春。進賢必欲端作後來式，守正時時見容色。文章能起明宋辨驪黃，斥僞何曾雜儒墨。講筵高出陶虞上，草衰，昌黎之後無雄才。圜冬暢月設弧矢，正值王制全從典誥來。六詔軍書奏玉除，三雍文教開師渡滇洱。大臣嘉績動簡編，泰符高映蓬池邊。金齒。第看天紀回星斗，安用崧高誦歲年。

南山篇奉祝平太翁年伯七十初度 載問次山尊人也。

君不見，南山之高高入雲，上連閶闔開天門。仙人環珮紛錯落，日月光景相絪縕。阿翁七十好容貌，欲與南山等嶕峭。名法能傳韋慶成，高懷不數岑公孝。墻東寄跡追少微，行游嘗著青荷衣。風生南塢椒蘭發，日出東園烏鵲飛。即今初度誦皇覽，矢絓寒蓬射來遠。神授方函啓緑文，賓隨曲巷開朱幰。華鐘綺席次第陳，清秋八月真良辰。邀來閣下彈箏女，舞罷庭前戲彩人。庭前戲彩皆神駿，千里聲名遠尤震。馬氏由來重五常，江東自昔推三俊。南山巇嶮高復高，稱觴進履多賢豪。欲知綵紱垂鱗角，但看趨庭有鳳毛。

李方伯生日

黃星熠熠臨江陽，漸東漸西瞻景光。嗚葭疊鼓樹六幢，云誰開幕今藩方。三韓家世遼海長，從龍舊澤傳芬芳。蟠根仙李枝葉揚，惟公筮仕肇龔黃。分司偉伐留西

江，晉階總憲肅紀綱。三河萬里百辟良，群推觀察非尋常。嘉名特達書御旁，帝將簡之補袞裳。惟此吴越稱巖疆，東南克詰撻伐張。非公不足領上襄，只今羽檄猶旁皇。軍需自給廣武粮，伊昔蕭相當漢昌。關中餽饟連戎行，中原開府杜與羊。嘗恢宛洛屯江湘，矧兹甌越空陸梁。不煩朝食揮欃槍，自慚垂老依梓桑。猥蒙薦達登帝閶，車箱盈轡馬曳韁。持觴不前應見諒，高天尚見青鳥翔。願隨青鳥同相佯。

一聞上人畫鶴索題

自笑生來有仙骨，年年相對鸞鶩棲。談經拂麈擁高座，儼若仙驥横天梯。竹林鸜鵒静無語，寶塔雁王他自飛。不隨丁令較去返，豈與支遁相因依。閒堂落筆起長嘯，此間亦有凌霄姿。

金學使曾陷賊中歸命途次感寄

浙河東下海濤坼，曾啓龍門浙河側。取士能如嘉祐年，論文不數元和日。機衡在望鮮軼才，諸生並得乘雲雷。醫師雜採及馬涬，孫陽一顧皆龍騋。誰知世事多反覆，倏見烽烟起南服。楊僕方隨下瀨軍，趙佗幾簒番禺牧。王威赫濯恢七閩，杜陵陷賊埋風塵。青天見日撥雲霧，今來重會三江春。文昌熠燿動銀漢，長夜漫漫有時旦。百里相過不得前，遥望雙旌泪如霰。

暮潮行別朱公子朁原

春潮初漲曲江邊，游子乘來申浦船。

水上桃花新帶雨，城頭柳色正含烟。主人邂逅忻相見，邀我南樓啓歡讌。黍酒傾餘緑玉盤，芹羹汎作黄金線。逡巡入夏歸去遲，宛如家室相因依。林鳩喚婦循檐下，海燕攜雛出幕飛。長帆欲掛轉鐵鹿，將向江頭別朱穆。幾行愁雨爲君傾，一曲離歌倩誰續。嗟君家世本畫輪，聯翩華閥傳來新。伊予何幸託杵臼，廡下定交如有神。吴淞東去極海涘，一望錢塘正瀰瀰。他日相思欲寄書，但看西陵暮潮起。

奉謝何使君夫子有感

從來治郡稱第一，盧江太宰何敬容。即今於越踵良牧，軒軒五馬如游龍。山前文簿啓來碧，花下印牀開去紅。竹符初發罷征調，誰謂東山有群盜。傍邑先傳諭寇書，明庭且下求賢詔。龍門高峙渺百尺，頓集平原舊時客。自慚堦草漸飄零，羞向園桃比顔色。負芻長自困泥塗，豈料終逢晏大夫。白璧儘教三獻去，黄衣啣得一環無。當時乞食渡淮浦，無數淮流溉胏脯。結襪交爲國士歡，投竿只道王孫苦。十年側促懷舊心，使君千騎方駸駸。天涯壯士今還在，仰視滕公泪滿襟。

桂樹生玉芝歌爲姜定菴京兆作

君不見，庭前桂樹發素秋，連蜷偃蹇枝相糾。蟾蜍原向根底宿，鸞鷟儼從花下游。忽然華幹産芝實，玉筍漸看膚裏出。三秀煌煌映列星，六英燦燦承朝日。豐脣麗肉白雪姿，靈根翠羽生華滋。墜露空濛如雨散，吐雲繚繞似烟絲。嗟君奕葉挺奇秀，謝

氏當庭燿清晝。夾道朱輪有嗣英，高堂白髮方長壽。當年左掖曾草麻，甘泉前殿揚朱華。芝房一歌未絶響，函德九莖還薦葩。今來子舍奉甘旨，蹔借商山斸仙餌。流膏沆瀣成酒漿，瑞彩斑斕作金紫。弧南一宿秋更明，下應瑶草相敷榮。不信但看桂樹上，團團唯有玉芝生。

崑山徐母顧夫人壽

青鯛畜修鱗，不復生凡魚。丹山産鸑鷟，迴與群鳥殊。即今東海擅華胄，有母賢名比仁壽。徐藻原傳内子文，顧家本是閨房秀。清洋江畔采緑遲，春能濯繭秋鳴機。教兒嘗秉和熊志，相士仍吟弋雁詩。以此諸君奮皇路，各向長安獻詞賦。上苑争傳花一枝，當軒種得珠三樹。慈恩寺裏曲江春，兄弟皆爲領宴人。散饍羹遺東閣早，留甄日愛北門新。今來錦帨懸高闥，晝繭重重加緑髮。但看殿帔賜朝霞，儘使宮衣舞秋月。君不見，雍丘宋氏兒，臚名相讓還相追。娱親江夏遺綵服，到今湖橘猶含緋。又不見，閬中陳堯叟，兄弟三人兩殿首。其一曾爲知制臣，尚恐慈親杖横手。倚嗟我母年六旬，居然邁宋兼超陳。且隨吴下稱觴客，還慶庭前戲綵人。

贈襄平李廣寧司馬赴兖州

任城司馬襄平豪，腰懸鹿速金寶刀。英年妙筆擅文史，翛然意氣干雲霄。鳳毛燦燦成五色，遠向丹山趁飛翮。望嶽重登杜甫臺，題詩應在匡衡宅。淮流浩浩到海廻，雙旌南下蒼雲開。他時載酒行春處，無

數桃花傍澗來。

相望篇送陸少參督餉江南

從來執法推鯁直，前有陸杲後目山。相臣初避道路去，内戚不上街樓看。何者參政儼宗邸，爲使直指争往還。將施赤棒先白簡，此事乃在順治間。先皇駐蹕御南苑，親召副相連臺班。特令出衆宣口敕，謂此不負柱後冠。方州節鉞久未振，請借高峻風人寰。中朝豈是厭汲黯，出刺乃欲重薛宣。鼎湖鶴去年又年，❶此翁歸卧江楓寒。今來循次游長安，殿中多薦識面官。五都列岳未爲薄，六路轉餫將誰嫺。東南惟恐竭民力，天子乃遣專事權。公整往足肅吏治，清廉不用支官錢。我今相送思贈鞭，臨風如汎丹陽船。長干釃酒與自遠，西浦輸粟心長閒。計臣應受鵲袍賜，賓從但從牛首觀。莫言是地少風憲，曲巷舊有王僧虔。太微南下四星潤，相望儼若居臺端。到官莫厭芻粟廛，待君仍在螭坳邊。

鍾機曰：少參舊著風采，後以惑于左道致敗。聞西河贈是詩時，少參讀至「曲巷」二語，忽失色，後彈之者王學士也。山陰張雛隱爲予言。雛隱以入少參幕過西河別，西河適作是詩，見雛隱，遂着「賓從」一句，後連翩相接，即西河亦不自解。詩懺之可畏如此。

王二光禄生日夜飲有作

先生矯矯秉大節，弱歲論文在於越。薄宦朝看海上雲，層樓晚掛山頭月。京門對酒連歲年，醉來長向樓前眠。愛閒不畜

❶「鶴」，四庫本作「龍」。

雙鬟婢，上義能輕五庫錢。只今内府待入直，門下還留孟嘗客。況有當前群從賢，王家子弟烏衣宅。樓頭開宴值早春，燭紅酒煖春盤新。恍然禹廟看花後，夜雨停舟鑑水濱。

甬上段長史枉過闕候值其初度奉寄此詩

甬江樓畔花樹明，灌門有路通蓬瀛。慶元使君曳黄綬，行部雨中來永興。單車緩軸去呵雜，肯爲墻東繫朱鬣。解珮慚無吕氏刀，荒亭未設休源榻。君家仕宦多似雲，鳴珂舊里聲相聞。鳳毛已布庭前綵，驥足還留海上軍。清和四月值初度，弧矢應懸郡庭樹。一觴欲獻未能前，但望金峨海傍路。

題　畫

君不見，丹山之穴千仞高，上有朱鳳聲嗷嗷。八方攬德久不下，一朝奮翮求其曹。低昂朱光向日耀五采，翠羽順風揚九苞。華池阿閣宛轉起雲表，萬里相過向蓬島。何處棲，但見將雛舞來好。春花滿岫露滿枝，啾啾百鳥争群棲。不分夏鳩并春扈，[1]後羅孔雀前山雞。簫韶不作至者鮮，潁上金臺望中遠。種得梧桐蔭未成，採來竹實香猶淺。高堂展絹采色新，就中威鳳當麒麟。誰將東海仙人宅，寫作瑶臺天上春。

[1] 「春」，四庫本作「秋」。

題周斗垣先生採芝圖

商山漠漠環清溪，溪邊輪囷産紫芝。丹柯翠羽滿林谷，絶勝三秀生銅池。丈人採之嗅逾馥，飢可餐之比粱肉。獨坐幽岩白日長，時見松陰下山麓。洛中遺老百歲餘，春來曾釣磻溪魚。煌煌曅曅山前錦，❶盡是當年綺里書。

王生之雲中

白羊城邊白雪飛，桑乾河上黄塵稀。丈夫拔劍不得意，❷西入塞垣何所依。當時相遇共文酒，朝向蕭江折新柳。爲君送作錦官遊，同上溪南一回首。淹留劍外春復秋，更從嶺表尋羅浮。木棉花發棲紅寺，椰子盃寬汎白漚。今來燕市負意氣，屢上金臺騁騏驥。拊篋誰憐樂毅來，哀歌能使荆卿避。貂衣短後纓縵胡，❸重逢擊筑隨屠酤。層冰千仞方浩浩，雁門千里跨飛狐。自言碣石舘難再，將逐蒙恬望榆塞。射虎從教太守驚，椎牛尚有將軍在。薊門歲暮雪未乾，嗟予索米留長安。青門欲餞苦不得，天街柳葉誰堪攀。從來臘盡會春曉，況復高名播來早。若過新興肯望鄉，鉛粉樓前有春草。

寄祝江南方伯生日

芙蓉初發清江滸，曉看天星照平楚。

❶「曅曅」，四庫本作「韡韡」。
❷「夫」，四庫本作「人」。
❸「貂」，四庫本作「去」。

關内蕭何本近臣，徐州荀羨將開府。前時鵬奮湖水濱，西陵相望多烽塵。但瞻武庫歸南省，並道文昌近北辰。今來甲子喜新遘，正值長庚轉秋宿。方岳能吟史克詩，在朝共進申公壽。秣陵九月佳氣新，大功坊底羅嘉賓。清罇欲獻無由達，思煞秦淮對酒人。

送孫孝廉還里

去年八月桂子黃，看君雕鶚争翺翔。今年秋節又三五，慷慨送君還故鄉。君才卓犖世所羨，曾在含元膺召見。司馬高文有賜金，王褒出使嘗乘傳。芙蓉十里江岸長，將歸且醉當壚傍。滄江暫見蟄龍卧，雲興霧捲旋飛揚。河橋衰柳不堪折，月滿當頭白如雪。他日相逢杏苑中，仍向花間看明月。

汪錞選郎善事母值典試關中得壽萱二字碑洞摩勒以歸時太夫人八十遂預製扁額臨二字于堂以爲慶索爲此歌

潘居色養重鼎飪，况入東曹倍謹凛。秩閣頻遺赤舘羹，彩衣時覆仙郎錦。驅車試士出渭橋，秦碑漢篆關中遥。色絲未得諳雙纈，緑字宛如啣九苞。北堂日永秋尚早，滿砌丹萱正姣好。石闕呈來古籀殊，畫梁標出旌簾曉。蒼龍乍轉花滿檻，銀幡未賜開春筵。稱觴長跪進壽考，恩綸照映相鮮妍。養堂不用啓京邸，紫帔金章錫來喜。瑶島群看詠白雲，宛向中庭奉甘旨。曾參見肉思養親，從來孝感偏能申。請觀額上丹砂字，好慰堂前白髮人。

桐城方栲舟又申父子枉贈簡和

北風梢槭銀杏黃，寺門雙樹塗嚴霜。龍眠高客作寒旅，回首一看江路長。當年地甲冠雲額，門十朱輪户三戟。舊業金張總墜貂，君家兄弟真連璧。十年獻賦厭計車，曾膺監郡占刑書。天時人事忌太盛，好女善謠能嫉予。浮雲曖曖水沈木，孔雀剸金不辭辱。遠戍嘗經紫塞還，穹廬塹就黄花宿。今來訪舊游永興，將車季子方趨庭。嚴城蕭寺苦寥廓，有鶴帶雛梳羽翎。翺翔千仞下視小，況當鳴和臨秋曉。韋賢父子一經傳，徐氏詩篇六朝好。謂予失職志不平，天涯一見旋留情。同爲斯世沉淪客，那惜臨觴感慨生。長歌贈我最斐娓，揮毫書滿元興紙。愁心百折和來難，把卷踟躕不能已。

范母錢夫人輓歌詞

夫人家本錢王裔，閥閱崔嵬紹蘭沚。紫燕長廻朱雀航，丹輪時度鳴珂里。閨中日出臨繡牀，刺來黼黻多文章。因吟柳絮過庭下，爲採葛覃歸道傍。錦屏初啓射烏雀，正值當堦覆紅藥。司馬譚公實我私，侍郎修謇曾爲妁。于歸帝里舒綵函，尊章簽判來淮南。在堂相繼赴幽室，苦捐珠釧埋金蠶。夫君文譽播禹甸，十載登壇領群彦。自脱牛衣上計車，每啣鶴牘升金殿。慨然攬轡佐惠文，命留司法南康軍。日周外犴有紅粟，私顧在房無綺裙。但聞平反始置酒，況復平漕并履畝。綰綬恒兼盱水符，分章遂佐新安守。鷲湖鹿洞講席開，曾同論秀掄奇才。經傳韋母朱帷下，文似曹昭東

觀來。最憐大澤釀遺蘖，道藴抽刀白如雪。能令降鹵偃前矛，那道歸藩擁高節。戈船北發經險灘，軍輜下瀨浮來難。長年四顧督郵怒，先生掉臂歸林間。蕭然一望復何有，餉饁如賓在隴畝。井畔新栽阿母花，橋頭再種先生柳。趨庭繼起皆鳳毛，烏衣子弟真賢豪。陶門有教比鍾郝，伏女授經來賈晁。誰知一旦馭雲路，桂旐蘭旌遠相赴。天上争看製錦來，閣中尚記題詩處。車前執茀鈴欲摇，道傍虞殯還吹簫。碧玉樓中月皎皎，白楊樹裏風蕭蕭。螭蟠石闕類雜組，竁島玄埏似幽府。我欲私題哀誄詞，又值城南下寒雨。

依韻答徐生我剛見贈長句兼送其客益州

生年徒擁漢官尺，不度江天萬層碧。但挾康成車後書，誰窺孺子門邊席。君家奕葉擅雅騷，舘亭驛壁長揮毫。明星貫胸影歷歷，飛泉倒峽聲嘈嘈。回思昔日鍛柳下，曾誓乘車并乘馬。不謂伊人已殞霜，頓令斯道如長夜。多君兄弟能自見，各赴隋宫與梁殿。但得文章慰世思，不須俯仰看人面。衡門寂寂時緯蕭，雖居市里同漁樵。避人時過雙流澗，作客還登萬里橋。予也甫賦歸去來，相逢把臂方徘徊。湖山皦皦宛在望，此中尚有孤山梅。忽爾所思在遠道，春江轉棹心悠哉。勒銘自埽峰頂雪，題柱將披石上苔。此日情親誼不薄，且送平原赴京洛。他年卜室想比隣，願貯吴山待君築。

天姥詞祝吴夫人生日

朱鶉拂羽吹南薰，荷花滿池開緑雲。

華堂清晝懸錦帨，嬌絲脆管來紛紛。夫人自昔禀修娖，曾佐盧龍舊司馬。雲閥同傳玉篋書，繡牀再弄金釘瓦。兩家勳伐奕葉通，往來車轂如游龍。只今繼起餘三秀，尚攬青氈賦上宮。從知珠樹生瑶圃，赤文重啓藏書府。若欲仙盤挹紫霞，但祝秦屏似天姥。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于稿

五言律詩一

五律，舊刻不入一首，未刻藏稿無存者。大抵所輯皆出游作，然此亦西河本意也。

江水

江水滔滔下，浮雲蕩蕩開。烟霏朝日起，沙動早潮來。舟落蕪關遠，帆紆瓜步廻。山前空幕府，無復舊軍臺。

過采石有懷李白

李白揚帆出，曾披宫錦袍。我來尋舊蹟，空見水滔滔。墜石分風急，清江蹙浪高。緑蘿寒月下，一詠醉酕醄。

塞下曲

結束事長征，前軍早抗旌。關山雲裏度，隴水笛中鳴。彍衛三城戍，良家六郡兵。争先須努力，驃騎舊行營。

沓壁新都山行作

沓壁廻青嶂，懸峯落翠微。曉雲隨馬去，春草待人歸。溪漲平流沫，林長間落

暉。十年棲隱志，貧賤苦相違。

入山偶成

種藥神農地，牽牛巢父家。水禽時變響，山草遞開花。雲隙流天影，嵓空墜日華。春深人不見，愈覺此中遐。

過梁園

春風吹薄雪，剛度梁園時。駐馬一爲賦，悠悠使我思。繁條抽野舘，細草滿長陂。千載鄒枚興，無人與共知。

宿商丘作

弱柳環城細，叢菁被畮繁。春天行宋苑，暮雪度梁園。曲閣飛花冷，寒袍點絮温。清泠池上客，誰與共開尊。

行上江將次入湖出馬當山下語船子

只覺雲颿駛，寧愁江路長。乘風開魯港，計日上潯陽。曉嶼翻龍蟄，秋花豔馬當。黃頭天上轉，辛苦櫂船郎。

江行

日日上江行，秋風兩岸生。波翻當利浦，天盡豫章城。磯路烟樓迥，關門水木清。前灘争賽過，杳杳聽鳴鉦。

渡黃河仝王侯服栢肯堂兩明府作

淮海南來盡，黃河北去高。百年吾渡

此，萬里一波濤。落日迴檣櫓，春風滿布袍。相期慚破浪，不敢上君舠。

鈞州署中夜飲題史使君惜陰亭壁四首

春夜開官閣，華燈散酒栖。天高星漢合，地勝鳳凰來。小檻凌橋聳，繁花炤水開。中宵幽思洽，疑上古鈞臺。嘉模曰：鈞州以夏饗鈞臺，故名。署有黄霸集鳳凰址。

二

暇集黄公署，宵分大禹城。人標清潁志，亭以惜陰名。短燭圍紗冷，方塘引溜輕。相逢能痛飲，藉有使君情。

三

暗水平當席，春鳩宿繞枝。河魚烹萊釜，露蕊滴鈞瓷。時以自製鈞州瓷插花侑酒。臺迴迷長葛，星寒掛具茨。子房初隱地，俯仰一追思。

四

襆被聯深廨，盤餐勝故鄉。官貧情較切，漏短話偏長。潁水通池細，襄陵瀉酒香。馮唐吾自老，汝已久爲郎。

飲汴園

我愛魏公子，西游入汴園。楊花天際落，蝴蝶草頭翻。估市停車騎，繁臺對酒

尊。侯生悲老去，不復在夷門。

登太白酒樓

太白何如者，❶夷然醉此樓。千秋狂客去，吾亦此中游。碧柳當軒合，青天入濟流。金魚誰作佩，來往任悠悠。

入嵩陽將登嵩嶽有作

太室群峯峻，轘轅拾磴長。春雲飛馬足，愁絶古嵩陽。玉女摇潭水，山花墮石梁。漢皇金匱杳，何處挹瑶漿。

登嵩嶽感懷

昔誦嵩高峻，今知喬嶽尊。紫微通帝座，黄蓋繞天門。中宅思伊洛，平原眺陸渾。春心千里度，極目總愁魂。

上子晉峯懷姜十七梧蔡五十一仲光錢六霍

不得毛甡友，同登子晉峯。青天空浩蕩，插滿碧芙蓉。伊闕黄河湧，函關紫氣重。攜君詩句在，驚下九潭龍。

游楊氏園林和韻

共攬名園勝，寒風曉渡河。長堤環墜柳，曲閣掛層柯。疊石剞巉磵，開樽對薜蘿。赤欄廻合處，愁望起高歌。

❶「如」，四庫本作「爲」。

二

重坂尋幽境，崇臺設錦茵。相攜金谷酒，同是兔園人。白落寒郊木，丹流石洞銀。嚴飈隨倡和，真覺愧陽春。

飲吳晟

永夜開襟緩，茅堂對酒清。環林棲鳥靜，深燭炤人明。冰雪鄉關思，盤餐地主情。儁才推附子，羨汝早知名。

齊州道中遇雨

千乘起黃埃，終風終且霾。雲從滄海上，雨自泰山來。村酒春前釀，障泥渡後開。東行分霡霂，愧乏濟時材。

疊嶂

疊嶂丘中度，晴川郭外分。草烟鵶尾散，花氣馬頭薰。樹響疑過雨，山遥不斷雲。棲棲瞻闕里，不欲忘兹文。

懷蔣斐濟上

曾遇張公子，傳君下濟川。今來濟口望，不見杜陵船。黍酒東亭晚，楊花春店前。江東賀監在，翹首正蒼然。

徵説曰：西河與大鴻先生最好，聞在故淄川相公宅，往尋之，不遇，涕泣而返。大鴻稱杜陵生。

收緑堂小集即事 胡奏膚別業也

別舘分晴早，閒堂收緑深。樽中饒美醞，座上有鳴琴。屏散蒲葵彩，城垂薜荔陰。相逢毋恨晚，所藉在知音。

二

碧幛依修堞，青枝繞曲房。到來惟有静，坐久自生涼。檐鳥隨風囀，庭花散雨香。樽盤成晤對，幽思總難忘。

漫　成

遲日思難盡，方春人未還。平樓看野集，短草度空山。少婦騎驢穩，村童牧豕閒。可憐逃楚客，猶滯武津關。徵説曰：河以北呼市曰集，呼瞭臺曰平樓，此是方語。

早　行

涼月尚在地，出門趁早行。燈前騎馬去，草裏聽雞鳴。漲水傾河岸，連山度土城。勞歌相繼起，仝有旅人情。

從遲村湖到王鄮橋道中

宵發遲湖口，明經王鄮橋。星稀遥岸火，風起逆舟潮。霜店藜炊早，烟林棗路遥。百年豐沛地，環視總蕭條。徵説曰：地屬鳳陽。

雨過

雨過麥苗清，楊花撲地輕。平田千蝶舞，深店一驢鳴。上估牽車度，村姑擔水行。雙帘鯖饌美，猶似汴梁城。

集蝟亭

小檻當湖勝，茅堂曲水西。綠楊賓騎滿，碧篠女墻低。落日傾樽晚，隣園入牖迷。酒酣悲聚散，展轉愧雞栖。

廣陵城下作

白露流江浦，黃花隔永興。鄉心異潮水，夜夜返西陵。人静垂銀鑰，天高墮玉繩。城南一回首，千里暮雲蒸。

夜泊與隣舟袁少府

西望紆鑾服，南行去楚天。看隨估帆落，住近酒樓邊。白鷺翔荷岸，青蝟散蓼田。月明高詠去，知是下江船。

寄朱郡丞惠州

半刺行循郡，清戎到博羅。銅符分殿虎，銀綬拂嵩螺。翠羽翻江閣，明珠耀海波。東官吟和處，應憶舊羊何。

王生之嶺表

伏日番州路，秋風瘴海邊。王程隨桂

楫，官閣近花田。高讌傾椰酒，涼衣絮木棉。紅亭分手去，愈覺右軍賢。

淮安道遇吴百朋推官補選赴都

夫君舊名讞，補闕上燕關。八月寒風急，相逢淮海間。官程環古道，客思滿秋山。幾樹王莊柳，流連未忍攀。

奉送吴推官分韻

淮海送郎星，蘇州舊理刑。揭來當白露，此去簡彤庭。清口裝銀勒，張橋倒玉缾。可憐羈旅客，還上短長亭。

山行過美施閘

西子湔裙處，行人喚美施。山花鴉子髻，浦竹女兒祠。教舞宮城豔，吹簫里社思。苧蘿村祠西子爲土穀。至今山下水，流出似胭脂。

二

水碧如漂鏡，山青似洗粧。柴門啼鳥細，村徑覆蘿長。零雨浣紗石，繁花走馬岡。當年教舞去，祠下換衣裳。

山行

幾欲尋幽徑，重來倚杖藜。山空收霧

早，溪淺洑流低。松飯炊難熟，桃花看易迷。林深無犬吠，一任乳鶯啼。

舟次

江縣孤帆次，飄颻震澤東。人家斜照裏，湖寺暝烟中。柳港炊新火，菱歌動晚風。攏船雙赤脚，祇自喚吴儂。

和顧織簾齋居同令子伊人倡和遺册原韻

我愛顧夫子，逃名在近闠。只今遺嘯詠，猶是戀鄉山。蘼草生皆潔，藤花落自閒。鶴鳴留和處，相對一開顏。

次奔牛

裁過毘陵驛，常州與潤州。横帆如快馬，荒鎮是奔牛。白杏千村暮，黄茅兩岸秋。茫茫何所届，淠彼一舟流。

自吕城至丹陽縣途中

仄阜高行繂，低沙曲上舟。罾魚交插蓧，踏水自翻謳。緒岸通橋店，紅竿隱寺樓。涼風吹濁浪，京峴已清秋。

西子

西子吴中去，盈盈住舘娃。自憐桃葉好，插滿鬢邊釵。捕鯉開荷屋，棲烏下柳

街。莫嫌嬌貴甚，夫壻是夫差。

輕薄篇

馳逐來三市，遊遨遍五都。輕裝隨宿衛，好酒瀉當壚。東第呼公子，西京隸監奴。秦家多桂樹，只射樹頭烏。

二

少小學從軍，閒游迥出群。鈿箏彈雁字，花裌刺龍文。夜月留初舞，春風解宿醺。東方千萬騎，上坐是夫君。

經太湖

七月吴閶路，涼風起具區。朝光開四塞，秋氣滿重湖。葭樹看廻合，烟波蕩有無。揚州稱巨浸，一半在姑蘇。

潤州早發

東楚驚秋暝，南徐趁早程。星飛京峴口，水落潤州城。海日連雲起，江烟拂浪生。經行高唱遠，徒有謝公情。

渡揚子

我來渡揚子，天氣正高秋。挂席乘風去，平潮浩浩流。江關開巨塹，海樹隱孤舟。不辨金山寺，鐘聲水上浮。

渡左蠡作

掛席渡左蠡，秋光映太虛。大江猶作滙，陽鳥正來居。彭澤環山盡，湓城落日疎。星潭何處是，一問此中漁。

將登廬岳口吟

始得瞻廬阜，嵬然入杳冥。巖垂秋水白，風落暮雲青。瑶草紛丹壑，金書曜紫庭。登臨慚羽翼，長嘯倚林坰。

章江道中

南日章流外，西風浦櫂邊。年華看又過，秋色到依然。丹嶂芙蓉老，青林橘柚圓。征衫愁漸薄，何日定歸年。徵説曰：章江上名横浦，下名南浦。

二

浦浪吹仍削，江烟冷易收。片帆章口暮，斜日武功秋。荻短銜沙艦，楓高倚石樓。饒南重回首，司馬在江州。

逢長沙王孝廉索書卷子因贈二首

每愛湘潭客，能披七澤雲。今朝贛水上，猶喜一逢君。桂樹横江館，荷花映練帽。漢庭曾對策，珍重賈生文。

二

邂逅江城晚，盤桓野觀秋。座中驚輔嗣，名下識王脩。氣與青天合，文成碧漢流。昭潭新橘柚，看汝賦離憂。

彈琴妓

嶺嶠花初落，江樓夜未央。美人抽碧軫，神女弄空桑。清角風前怨，冰絲指下涼。郵亭雙鬟影，長念楚明光。

二

小閣開江月，平軒倚柳條。樽前操急縵，手底瀉歸潮。低露生磐石，清風出藕苗。楚妃連宋女，相見果非遥。

三

緑綺回長線，紅衫映斷紋。啼烏愁浦樹，流水憶湘君。撥去將垂釧，彈時數斂裙。曲終多苦調，不欲座中聞。

姜琦曰：梁詩「玉釧逐絃搖」，又《箏賦》「斂垂衫于膝前」，此與前「低露」、「清風」二語，俱是用古寫當境法。

吴使君南還

同作梁園客，新從庾嶺來。三春章貢水，萬里鬱孤臺。酒盡朱絃繞，花銜錦纜開。使星終夜動，看向斗邊迴。

長至夜讌集湖西署同賦

南至逢辰聚，西堂授夕餐。霜吹緹幔合，燭動絳紗寒。瀉酒驚花漏，高譚愧素冠。今朝添線始，莫惜夜漫漫。

二

深宴酬時令，清池起夜游。天風號過雁，日影下牽牛。酒煖葭灰發，歌迴燭樹流。樽前有王粲，不道滯荊州。

薌溪道中

婣婣車盤路，薌溪又葛溪。雨來山洞濶，雲偃石屏低。村店梅花落，江城柳色迷。王孫歸去晚，前度草萋萋。

聞笛

寒浦秋將盡，青天月欲流。誰人夜吹笛，獨上最高樓。河内歸常侍，平陽卧督郵。清宵江上望，愁煞一孤舟。

過西江幕問張七又去粤揀行篋見所寄長句是幕中見懷感而爲詩

不得張郎信，聞君度嶺遥。日從蠻嶠轉，歲與瘴烟銷。笏竹天邊郡，藤花海上橋。武溪書未滅，目斷日南標。

二

甫幸炎天返，仍看絶徼違。徒藏金槖語，不見漢槎歸。海縣丹砂酒，雲山翡翠衣。征西空幕府，回望轉依依。

聞朱山陽遷吏部稽勳喜賦

聞道朱明府，今爲吏部郎。玉函將啓事，金殿早含香。庾亮尋清士，嵇康有報章。果然彊直令，千古遜南陽。

二

相鳥求榮木，斑鴛列選曹。稍遷同謝朓，偉識重山濤。六計勳初弊，三年治自勞。故人王貢誼，頻整舊綈袍。

送陶軍府移鎮雷州

陶侃行南服，移軍鎮海康。樓船通象郡，彊弩下龍岡。幕映珠光白，碑分銅柱黃。漢庭懸尺組，只爲使蠻方。

游青原十三首

十月寒光滿，深林一徑斜。晴嵓開午霧，霜樹落秋花。石沫穿雲渺，鐘聲隔嶺賒。藍輿迤邐入，四顧總烟霞。

二

越磵路方曲，到門山轉深。石亭秋未

暮，溪閣晝生陰。象鼻環花岫，龍堂蔽梵林。欲留雙樹下，前望起沉吟。徵説曰：象鼻，嵓名。

三

青櫪高成幛，丹宫迴在霄。開天廻地脉，架水過山橋。仙犬迎人近，村雞唱午遥。虎溪原不遠，此地好招邀。

四

七祖傳衣地，居然古道場。珠光飛寶墖，金軸麗空王。卓錫抽嵓瀑，譚經繞石梁。香臺雲滿處，一過贊公房。

五

絶磴攀雲莽，高龕接露藤。道傍三昧水，山半六朝僧。歸鳥迷荒洞，寒花摘斷塍。峯前真陡立，何處覓傳燈。

六

溪曲多横嶂，山寒少落桐。魚吹沙底沫，虎過草頭風。積水連衣碧，斜陽隔樹紅。欲行難問渡，恐入武陵中。

七

孤亭當磵曲，空翠襲衣襦。水裏調笙瑟，山前語鷓鴣。日斜廻地薄，雲影渡溪

無。爲愛少參句，長吟墮玉壺。亭有趙韞退、施愚山兩少參詩。

八

更上龍潭側，還尋舊釣臺。毒龍何處是，我欲負竿來。水鬘争流斷，林衣拂地開。石頭聊憩息，佳興正悠哉。

九

曾尋貝多樹，扶杖過嵩山。碧草自開落，白雲空往還。西江優聖域，東渡敞禪關。渺渺幽棲境，高風未可攀。

十

藥地留殘莢，松壇望落暉。百年曾未遂，千里竟來歸。江竹扶行屐，天花繡衲衣。何時開白社，得與遠公依。此首贈藥地師。

十一

不惜回短景，還同眺遠峯。渡溪騎鸑鷟，近岸坐芙蓉。幽興循盤蟻，清譚起蟄龍。暝烟生萬壑，空外數聲鐘。

十二

香閣翻經邃，僧寮欵客閒。月沉燈影

動，山静唄聲寒。警板棲烏醒，虛牕墜葉乾。中宵峯頂露，片片落旃檀。

十三

日照上方西，清猿浹曙啼。同行張鏡在，謂張荀仲先生。徐下碧雲梯。疊嶂封龍洞，三人笑虎溪。秋山回首處，烟靄望中迷。

施少參席送張纘孫之粵即席和韻

日暮群賢會，蕭蕭江畔洲。暗雲圍北郭，新月上南樓。酒逐歌聲送，花隨燭影浮。明朝庾嶺客，肯爲鎮西留。

飲湖西官署兼贈施彦淳彦慤二公子之蕭江二首

遂有南樓興，悠然官閣東。天高霜氣白，夜静燭花紅。縱飲追元亮，清談起謝公。庭前雙玉樹，皎皎又臨風。

二

遠道追騏驥，清霄覩羽翰。庾王先後著，元季弟兄難。漏盡香城夜，星摇碧嶂寒。酒闌愁極目，雙雁起金灘。

登愚樓

薄暮倚丹樓，雲山一望收。尊前浮古

堞，樹裏見行舟。寒浦歸烏鵲，春星逼斗牛。愚公清嘯地，長爲故人留。

飲就亭觀愚山集

西郡清樽晚，臨江官閣深。亭從青磴入，臺敞碧山陰。高樹芙蓉屋，寒烟橘柚林。使君辭絶妙，夜坐費幽尋。亭左名芙蓉屋。

袁江示繁條

碧峽來春雨，清川泊晚潮。客心如細草，愁對是繁條。玉女臨嵓翠，金鼉出地銷。袁江初漲日，羞過湛郎橋。

謝胡大公子以寧

短衻迎寒日，清江傍客居。劉生誰似爾，鮑子故知予。滅燭他鄉酒，高歌幸舍魚。中宵頻感激，不忍上柴車。

秋山

寂寂秋山裏，行來徑盡迷。橋欹因礙石，嵓斷又逢溪。枯樹懸朱菓，飛泉掛紫蜺。寒林延佇久，冉冉暮雲低。

觀瀑

幽壑分流急，淙淙幾道傾。濺衣嘗似雨，坐語不聞聲。激溜因崖折，漚花帶草

生。匡山雲霧裏，一望不勝情。

遇曾副使弘有贈

白首歸田候，清江曳杖年。千秋高北府，兩使盡南天。桂酒虔陽幕，椒花嶺外船。至今留石屋，猶誦丈人賢。曾自號石屋老人。

二

玉節臨荒服，黃冠返曲沙。賦曾飛綵鳳，筆下綰秋蛇。彭澤新凋柳，東陵早刈瓜。相逢剛晚節，莫惜鬢邊華。

過施男廉使寓亭

繫艇隨行客，聽鐘到寺樓。十年遺豸節，一榻卧羊裘。耆傳成江表，蠻碑著嶺頭。盧陂千頃雪，宛在碧天流。

許使君歌席

華琯吹蓮幕，清觴度錦茵。使君真愛客，妙伎總能神。燭繞緋紗短，歌翻白紵新。瑣兒方九歲，冠絶魏宮人。

贈許使君小歌婢

金雀鵶鬟小，銀箏鴛背分。種花先種葉，爲雨早爲雲。春草編歌扇，秋江濯舞

裙。瑶臺一十二，安置任從君。

于盧陵就讌詩 有序

乙巳冬末，群公西游者共集于雙江之濱。惟時玄飈斂涷，烏裘嚮春，儼車騎之將徂，展蒯緱以自惜。幸逢盧陵令于公慧男，以河陽之長，作平原之邀。下榻南州，爲歡東道，恍入戴逵之官舍，便羈司馬于都亭。于是令君者本屬人倫之表，今成國士之知，千里幸合，一時難已。屢倣習池之勝游，不假鄴園之公讌。烹魚來幸舍，似乎迭相爲賓；釃酒過柴車，不知何者是客。借芳洲之行樂，同金澗以賦詩。刻燭授言，不拘句韻。

日飲盧陵酒，還看醉孟嘉。宦游同是客，賓至久如家。山管寒吹雨，江螺碧抱沙。當杯看燭影，舞袖幾行斜。

二

出郭攜行屐，芳洲載旅觴。陶公過栗里，山簡在高陽。花雨迎春發，歡情入夜長。前灘歸路渺，燈火看蒼茫。

春四日飲張經別駕署中

新曆回南郡，清樽對晚衙。入吴逢子布，傍斗見張華。夜火烟如霧，春街雪作花。椒盤同歲序，何處是天涯。

二

江上逢春早，盤中瀉酒濃。虚亭圍薜

荔，深幕坐芙蓉。雪映筵花細，雲垂郡樹重。新鶯啼欲下，醉裏聽從容。

游象嵓

天幕垂堤曉，仙亭入路寬。春雲漁父宅，山雨藐姑壇。亂水停帆遠，諸峯擁髻寒。此山真可隱，莫復問車盤。

周南郡墓下作

古縣連青嶂，春山帶夕陽。誰人遺舊壠，千載一周郎。雄鎮巴丘險，荆門天塹長。英雄何處見，下馬泪浪浪。

重游青原七首

爲念青原勝，重來過祖堂。林疎鷩岫豁，源遠識溪長。曲磴連雲壑，空壇到夕陽。上方鐘磬杳，相視轉蒼茫。

二

入寺愁雲暮，尋山恐路迷。幸隨元亮舁，再宿遠公溪。佛壁開新畫，禪房記舊栖。譚經聽未暝，延佇石梁西。

三

策杖逾前磵，攜餐上晚亭。園葵披露碧，山木擁潭青。怖鴿飛珠壒，歸龍繞鏡

屏。釣臺相望起，渾欲渡滄溟。

四

共發清鐘曉，還尋衆壑深。欹流緣岸仄，初日隔山陰。銜木天邊鳥，飛雲石上心。前岡不可度，歇馬在長林。

五

嶂合前車隱，峯廻縱屐遥。循崖嘗避石，渡水不須橋。午過蓮關飯，冬晴藥地苗。青原幽絕處，一甜舊僧寮。

六

内史推靈運，賢師過惠休。浮廬開碧澗，愚谷本丹丘。接塵超林樾，層茵坐石流。清霄笙鶴下，恍在萬峯頭。時施愚山與藥公坐石久談。浮廬，藥公號。

七

不信曩游淺，居然新徑通。山楧臨水白，霜草接春紅。飲犢迷樵路，飢烏散梵宮。盤溪三十度，總在碧雲中。

分得咸韻同諸公餞劉淶之贛州

高觀成清餞，深杯喜共銜。因歌彈短鋏，就道擁長鑱。朔雪虔陽樹，寒風贛水帆。明年歸雁度，慎勿惜書緘。

送曾三還峽江同用鮫字

曾子真豪士，英年在草茅。窮冬歸玉峽，樽酒送寒郊。車路停邊馬，刀容飾海鮫。楊雄今愧汝，不敢解人嘲。

又同用江字

送汝東歸去，章江共峽江。天涯人好合，國士爾無雙。野鳥啼清觀，梅花點玉缸。名材知待用，何必問三邦。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五言律詩二

趙司馬任長沙

久擅轡龍譽，新逢展驥秋。驅車遵嶽麓，司馬重潭州。青橘湖邊酒，黄陵廟下舟。湘南十萬户，乍見一星留。

題黎城令去思畫像同韻像坐石手持一杯

驅虎曾留治，棲鸞舊有名。彈琴懷趙亮，畫像對方平。坐隱壺關石，杯唧潞水清。披圖遺老在，誰不認黎城。

贈移居

一牖長開甕，雙輪且載書。陶潛方卜宅，晏子又移居。野隧通流細，隣墻鑿照虚。東西花外路，何處少來車。

二

在昔傳遷教，于今識處仁。到門無雜客，是巷有居人。藥竈分精饌，花堦當繡茵。清談饒往復，張鏡在東隣。

樓雨作石榴賦答友見訊依韻

顏淵嘗負郭，王粲已登樓。君自歌山木，吾方賦石榴。烟霏林外動，雨氣檻邊浮。不道游梁返，從君又唱酬。

送孟遠之京

梅雨大江平，朱花驛路明。三年溟海客，五月永興城。白紵留歡曲，黃金市駿名。舊京屠狗在，到處有逢迎。

何紫翔女弟子彈琴請賦

纖手落珠盤，躊躇軫未安。停絃分黛巧，拂指墮釵寒。月露低紅幕，春波瀉紫瀾。龍唇和鳳足，都作錦心看。

月

不道他鄉月，今宵偏倍明。大江通夜落，高閣近天清。暝樹千重遠，人烟一望平。鄉關看漸渺，愁聽暮鴻鳴。

游俠曲三首

結客平陵去，從軍灞滻游。黃金懸代馬，紫艾飾吴鉤。睥睨傾三輔，縱横過五侯。揮鞭何處宿，西北有高樓。

二

白羽鬬弓勁，青芻飫馬肥。名成排難

久，恩在報仇稀。花氣風吹鋏，珠光日照衣。長懸三尺組，願取右賢歸。

三

劇孟原多義，劉生未是狂。徵歌輕百萬，縱博便千塲。醉狎平原客，書平大夏王。從游新子弟，半在鬬雞坊。

少年行

久宿金張第，新隨趙李車。銀鞍珠騕褭，寶帶玉蟾蜍。翠羽遮蘇彈，鮮花插妓裾。平明馳委巷，只爲問專諸。

二

六郡齊推轂，三河舊擅塲。傳家中衛尉，拜爵羽林郞。紫燕穿雲疾，青骹掣露長。東隣碧玉好，休嫁汝南王。

才子

車騎梁園貴，風流鄴下推。鴻名驚海立，藻語挾天來。漢賦黃金重，江花綵夢迴。傾城爭慕悅，幽思滿琴臺。

麗人

絶代曾聞唱，專房舊有名。春雲花底豔，朝日鏡中生。金屋憐藏慣，銖衣愧織成。生來懊惱性，不解茂陵情。

二

十五盧家婦，千金秦氏娃。尚衣歸玉

輦，修幔繞銅街。獨藹分眉縷，雙龍入鬢釵。高唐新霽後，雲散滿天涯。徵説曰：街或作堦，誤。沈約賦「銅街麗人」。

和張纘孫慕曾吴百朋馬駿程淞於倪之煌草堂宴韻得秋字

曲院薪槃合，清樽花榭幽。淮南叢桂晚，天上白榆秋。對酒逢三益，分鯖過五侯。射陽新月影，看入玉杯流。

賦得秋字贈倪之煌

知爾能千古，思君歷九秋。相逢公路浦，猶着子陵裘。涼月浮洪澤，寒風動楚州。千金亭下過，尚擬飯韓侯。

碧　玉

碧玉南園裏，春光事事新。緋花嬌映面，黄蝶小隨人。露重滋裙繡，風生約領巾。三朝并五日，何處少良辰。

同客飲歸

金鑰下嚴城，官街一望平。客難騎馬去，月似逐人行。花犬驕還吠，桐烏棲欲驚。樓頭有紅燭，爲汝一相迎。

飲程淶進士

久念瀛臺客，忻逢淮水頭。花間開露席，醉裏解霜鉤。譽重三都賦，風高百尺

樓。寒城刁斗静，長憶漢通侯。

贈程淞

淮水下甘城，東游遇少程。文章遺世俗，意氣重平生。結縞傾江海，❶開門繚杜蘅。承明獻賦客，尚自愧難兄。

二

十載思君久，三秋遇汝來。論文枚叔里，把酒伯倫臺。紫鷃橫沙起，黄花繞砌開。蘆中有窮士，相見莫相猜。

張新標吏部初度

曉日啓曈曨，金樽琥珀融。嵩生懷甫相，人望屬山公。顥氣當關紫，秋瓜渡海紅。内庭饒部伎，幽興滿絲桐。

二

繫紱開華屋，縣弧就綺筵。鳳毛飛綵袖，雁足踏冰絃。淮水長流地，張星本在天。漢庭尊弊吏，一倍惜君年。

飲黄園過宿馬西樵聽山草堂

雨夕名園飲，隨君宿草堂。暗星流地濕，夜水到門涼。焰影牀頭短，交情夢後長。曉來湖口望，烟霧正蒼茫。

❶「江」，四庫本作「湖」。

二

地僻烏啼早，林深日上遲。竹垂猶帶雨，花煖漸飛絲。曙色當虛牖，朝烟散遠陂。東湖頻放棹，不敢忘前期。

贈王孫晉四首

汝本佳公子，英年擅妙才。賦成天漢繞，筆落海濤迴。蕭寺停花馭，蓮堂共酒桮。涼秋叢桂裏，藉汝一徘徊。

二

斯世難爲偶，伊人可樂群。文章傳有日，意氣看如雲。孤榻憐秋晚，登臺感夕曛。年來抒史傳，只記信陵君。

三

大雅將誰屬，名材有是家。揮斤逢郢士，鼓瑟戀瓠巴。良宴千秋賦，寒城九月花。登高雲閣後，吾欲上君槎。西河有《雲起閣登高》詩并序，見七律卷。

四

家世錢王裔，移來隋苑人。三秋登北固，二十度南闈。譽起推黃絹，文傳對白麟。天涯漂泊裏，念汝早風塵。

家人隨行者歸待海陵續寄

送汝還江滸，浮家泊海涯。榴開憐晝永，草短恨春遲。渌浦停雙槳，青衫綴五絲。渡頭休錯聽，唤買豆娘兒。嘉模曰：前詩云「渡頭唤買豆娘子，正是我來江上時」，故有落句，見七古卷。　蔡子擣有代答詩。

憇一漚亭

漲水浮千頃，寒亭對一漚。近城朝雨暗，孤榻瞑烟流。碧樹横前檻，朱花蔽遠洲。湖南饒古寺，鐘磬日悠悠。

懷皀亭答寄

久客思家切，懷人惜會孤。幾番廻北轍，只是戀東湖。逼牖生雲莽，閒亭狎野皀。從來乘興事，多半在菰蘆。

蔡爾趾劉漢中黄世貴舒章倪之煌童衍戴金舒起鳳集一漚亭和爾趾

曲渚環幽榭，臨流近野航。樽前雲鶴舞，城上草花香。水漲分隄帶，歌清繞竹房。今朝良讌會，能慰客愁長。

集閻修齡若璩父子即席

東第邀群彦，西園集酒徒。清缸開玉露，畫槳待珠湖。角綺梁王賦，烹鮮陸氏厨。謳吟相間發，不忍聽驪駒。嘉模曰：珠湖，即東湖。時查伊璜同赴飲，嘗曰：即事可念者，莫如「畫槳待珠湖」五字。

二

白帢聯深幃，黄花插近筵。賓朋王謝貴，父子庾徐賢。水調翻銀管，冰漿瀉玉船。淮南秋色遠，對酒正蒼然。

施男所著名邛竹杖賜教卻賦

都嶠蒼梧使，邛山博望枝。荒經徼外得，新語橐中遺。碧楮繙銅鼓，紅藤緘石脂。東觀饒祕笈，惟有長卿知。施長卿石渠講《易》。

寄呈伯兄六十初度時余滯淮

困甚猶知歲，游來倍念兄。違時鶩甲子，徹夜望長庚。故國雙樽啓，清天一雁鳴。淮南叢桂樹，長是傍霜榮。

二

好學曾觀國，流年竟杖鄉。俟兒生繞膝，有弟去他方。天日經秋烈，淮流到海長。只憐三載客，不寄一清觴。

書楊方孝廉卷子因贈

長泝臨淮水，非關羨釣魚。願從伯起學，最愛子雲居。擲麈譚名理，揮毫寫道書。交游湖海士，爲汝久停車。

過桃源作

柳色驚春至，桃源傍晚過。茫茫垂白

日，滾滾見黃河。野戍廻鴻雁，飛塵暗馬駝。當壚多美醞，不醉奈愁何。

將渡湖寄戴金蔡爾趾劉漢中黃世貴倪之煌舒章王弘昌劉瑄

藉爾爲兄弟，渾忘在客塗。對花長共飲，得草自相呼。晚歲慚鉤黨，春山別釣徒。荒雞重問渡，涕泗滿前湖。

宿州道中

遠樹低天碧，春烟着地生。乞漿林下意，折柳路傍情。聯轡追徒語，廻鞭惜馬行。輕風吹短袂，看過酇陽城。

春店

春店荒雞早，寒關曉度遲。一竿看日上，百里任風吹。野火燒禾秅，村烟掛柳絲。巾車徒邂逅，南北總無期。

旭日

旭日鋪平楚，春冰瀉曲河。東來趨早集，南去近朝歌。鄉窖同炊黍，烽臺久荷戈。登高逢令節，竟向客中過。

日日

日日見日出，朝朝行暮春。鳥啼懷故國，馬首戀鄉人。旅唱吹山莞，亭餐供野

芹。魚臺空渺漫，無地可垂綸。

劉勃安評曰：「鳥啼懷故國，馬首戀鄉人」，善寫人情，「槿花看午落，菱蒂及秋生」，工抒物理。

和黃二翰過訪寓亭原韻

羈客空亭静，憐君捨棹過。大都清興合，只覺野雲多。菰草浮紅寺，萱花映緑波。開軒相送晚，暝色上林柯。

自梁歸道淮和黃二之翰辱慰原韻

梁苑清樽在，曾從司馬游。淮南歸棹近，復爲故人留。招隱青山暮，懷君桂樹秋。流離多誕節，誰與賦旄丘。

王生索甡贈字

攬勝時求友，逢君喜得朋。鴻文垂皎日，白帢耀層冰。慷慨追文度，風流薄茂弘。芳名千載事，誰不錫嘉稱。

毛甡懷歸適陳二給諫賦梅柳度江春詩屬筆寫情兼寄江南舊游諸公

臘盡流澌動，春還淑氣妍。風花籠草樹，愁思滿平川。梁苑收殘雪，隋堤拂曙烟。江南與江北，相望各淒然。

二

羈旅蕭條候，芳華次第開。春光何處

度，梅柳日佳哉。風景他鄉暮，烟花故國催。芒芒江口望，應有賦歸來。

調執隨 并序

三原杜蒼舒攜僮執隨游山陰，駱明府叔夜舘之，宴溪山别業。酒酣，各起口占調執隨詩，約先成得飲。執隨乃下拜，捧酒爲壽焉。

高舘醉春風，相逢明下童。燈前驚越豔，花底見秦宫。濕葛裁衣白，含桃漬齒紅。越人歌未了，愁殺杜陵東。嘉模曰：李賀《黄頭郎》詩「石雲濕黄葛」，「濕葛」本此。歌不作吟，「越人歌」見《説苑》。

種葛篇

種葛逾前坂，生蒲滿上津。日高懸馬的，波細蹙魚鱗。啼鵑生名趙，栖烏家姓秦。青溪逢小妹，不是秣陵人。

逢吴延禎白下

最念延陵裔，相逢白下橋。懷人貽緑綺，久客在烏聊。吴女壚邊酒，秦淮雨後潮。獨憐長乞食，吹笛不須邀。

曠野

曠野猶行役，荒城減送迎。向風人語咽，映日馬蹄横。同父皆蒙難，依人敢敗名。短亭青草發，相顧若爲情。

發滁州度關山嶺

秋杪方回轍，冬寒又在塗。日斜融凍

草，夜起刈霜芻。紫闕新車幔，烏衣舊酒壚。關山千里道，一望總荒蕪。

二

下蔡趨程緩，南滁就道閒。宵燈停舘舍，曉月度關山。林裏回車旆，沙頭聽馬鐶。依人方未達，歲暮敢言還。

清流關謁關將軍祠

夫子汾川秀，風流世所師。關山縈峻嶺，燈火炤神祠。集木鵶飛後，垂堂虎卧時。同爲亡命客，下馬一相思。

陸雲士曰：啞啞飛鳴，翔而後集，見《答操書》。又當時稱將軍爲虎臣，五六是借境作點注法。關山即清流關，非姓。

江上答許君

未築吴中室，還爲江介遊。紅檣浮永夕，白苧發清秋。貰酒三洲渡，題詩萬歲樓。他年許元度，相憶在同舟。

雲間雜詩

避地過三泖，探奇到五茸。乘潮環白馬，繫艦是青龍。越客追范蠡，吴人識顧雍。涉江秋正好，不爲採芙蓉。

二

婁水雲間縣，華亭谷口磯。文章如積玉，人士愛單衣。海鶴聽來晚，江魚看漸

肥。只憐流蕩子，無地可言歸。

三

自昔雲間俊，嘗推二陸才。只今兄弟玅，又見董生來。董含進士、俞孝廉兄弟各以詩文名世。對策開金殿，成文號玉杯。如何龍躍久，猶自困蒿萊。

四

清士看誰在？佳兒本自超。謂徐致遠及子寧也。書篇留北海，父子著南朝。有客吟芳樹，延賓過遠條。玉臺餘藻鑑，好句待君標。

五

蹔憇横雲麓，還浮上海濱。三江開夏后，別浦念春申。吹笛難歸楚，無衣尚在秦。西州當日路，慟哭是何人。華商源曰：西河兄弟俱少爲陳大樽先生所知，故有落句。

六

處州賢太守，歸卧西郊廬。周使君茂源郊居。隔歲方貽劄，經年自著書。趨庭饒孔鯉，去郡解銅魚。誰念籃輿内，東方千騎居。

看雪即事和韻

飛雪滿層阿，樓頭鳥雀過。暗雲長接地，凍水不翻波。落絮拋朱網，凝華積素柯。江山千萬里，凴眺試如何。

宿吴氏江園感舊之作

碧樹叢叢暗，紅欄處處通。柳遮雲外月，荷度晚來風。幔捲驚栖燕，江深見下鴻。迢迢銀漢影，偏向畫樓東。

簡婁縣黃明府時新析華亭爲婁縣

鼓枻逋兒興，開衙仙吏情。人逢吴地勝，縣本漢時名。夜雨青龍艦，秋霄白苧城。到來剛九日，不敢問淵明。

贈周綸

公子何年少，才名世共諳。門閭推玉樹，天上識瞿曇。倒屣驚河内，分居在道南。著書纔滿篋，已自過桓譚。時過示文集甚富。

答張五彦之

吾思曲江叟，垂老隱滄州。狂士歌衰鳳，隣人諱盜牛。貽詩如越石，賣藥即韓休。慚愧吹簫客，千金何處酬。

奉答東嘉陳玠客游見寄

仲舉真名士，驅車賦遠遊。文章傳洛

下，家世在東甌。楚頌湘蘭暮，鄉書海鴈秋。它時秦望月，應對謝公樓。

東嘉陳玠未經披覿曾夢予面以示于友宛然有似知己不隔遂有此事辱貽詩記述會其將歸奉答代諗

苦憶青山外，貽詩紫水傍。前期要范岫，掌夢藉巫陽。海國蛟龍滿，甌江道路長。願君還故里，勿復向西堂。

平　野

平野白漫漫，中原朔吹寒。高雲鴉背落，積雪馬頭看。堠館冰虀薄，村田燎火乾。千秋淮蔡路，相顧在征鞍。

早度荒莊舖

亭鉦侵曉發，旅酒隔宵沽。路白兼霜澗，莎紅帶日鋪。冰連狐跡淺，木落鵲巢孤。冉冉荒莊度，傷心又歲徂。

津橋遇雨

圩岸初成道，村橋數問津。雨絲颺里旐，泥水浥車輪。碧玉壚頭女，紅氈馬背人。衣緇全改素，不用滌輕塵。

秋　早

秋早嫌霜薄，村寒惜酒濃。沙程長換勒，土堠自懸鐘。翠鴇行高埰，僵桃接斷

墉。天涯無匿作，來往欲何從。

馬上

馬上踟躕起，傷哉搆此生。潔身逢緯繣，早歲困戎兵。偃仰時逾邁，縱横計未成。可憐骯髒久，仍負佩弦情。

磨盤嶺

早隊驅長磵，前行俯峻鞍。纓槍移樹小，鈴鐸隔坡寒。雨隙分鵶路，天低上蟻盤。王陽時在險，泪落不能乾。

憇潁州城東廟

計程來潁上，此地去河中。路僻州城白，村孤廟壁紅。土蘇擔婦爨，路樹表神叢。多少栖遲意，行行荒郭東。

贈金熹孝廉遠游

春草生江渚，王孫正遠游。高文驚五嶽，折簡走諸侯。柳下青絲轡，花間紫綺裘。相逢韓別駕，莫便醉楊州。

和張廣文游白雲山作

客至山容勝，春回澗道晴。斷崖留雪跡，虛壑受風聲。天遠看鴻度，林長信馬行。前岡題字處，冉冉白雲生。

寄張七梧江寧幕府

四載留河内，三春傍海隅。未逢曹子建，長憶阮元瑜。名重雲間鶴，飢隨幕下烏。不知殷羨札，曾得寄來無。

金黄門五十

張湛馳毳闕，王褒使故鄉。蒼龍環北斗，鳴鳳在朝陽。婺水呈丹籙，秋花映皂囊。黑頭看入相，五十省中郎。

客歸蒙王余高招集新宅同徐芳聲蔡仲光何之杰文熼朱玉貞并令弟宗高分韻

洛下懷歸日，譙東築室年。湔衣從久客，把酒後諸賢。接檻藏幽壑，當堦引細泉。斯遊如可紀，應續永和篇。

二

仲寶微言著，方平相見疎。烏衣逢舊侶，碧椀冒新蔬。啼鳥開簾静，觀魚出洞虚。酒闌探石室，多有未藏書。

雲間董進士含招集以解維不赴蒙寄見憶有謝

高館方開宴，前湖已問津。多情羅薦席，無分接車輪。鄴下行王粲，蘭亭待許詢。至今聞嘯詠，愁煞蕩舟人。

懷董含

自別雲間去，三年度汝溪。蔣亭方二月，吾憶董膠西。蕙草春前寄，蘋風醉後題。見寄詩有「捲簾黃雀雨，吹帽白蘋風」句。雙緘思不盡，長使角巾低。

二

結識空區宇，誰能迥出群。長辭季布約，爲看董生文。暮雨婁江樹，春風上海雲。思君獨不見，歸鴈自紛紛。

萬竹園沈九主考席同周玉忠虞相羅坤馮肇梅令弟華范

客邸迎秋爽，名園入晝陰。❶ 樓從天半出，池傍竹邊深。接軫皆聯璧，傾梧宛瀉金。大都乘興地，翻見子猷心。

同諸公登雨花臺

及茲秋日爽，一上雨花臺。城郭千重起，江山萬里來。青天迴浩蕩，黃葉下崔嵬。六代繁華在，看君作賦才。

游佟園同沈胤范主考令弟華范周玉忠羅坤姜燦

佟園佳麗地，臨眺及秋晴。山啣虛閣迥，水映畫廊明。草樹長林茂，樓臺隔谷成。祇因仙客到，雞犬笑相迎。

洪昉思評曰：「山啣、水映」寫得明晰，其氣格則已

❶「晝」，四庫本作「畫」。

高出岑孟間。

遇張梧江南幕

久別還行役，重逢倍慘悽。聞拋涇上宅，仍挈鹿門妻。謝墅千秋築，郗家一幕栖。雛隱家室俱在幕。白魚潭自好，勿徑住青谿。

別鶵隱江南有謝

東治亭邊酒，西州路下吟。人從秣陵別，情比大江深。秋氣廻長蕩，天涯惜寸陰。瀨中重在望，何日好投金。

沈秘書夜邸聽伎二首

暮雨過黃葉，秋星出紫微。臺城方漏下，官舍有烏飛。酒色侵人面，燈枝匝伎衣。天河都瀉盡，未覺按歌稀。

二

樺葉燒堂燭，桐陰鏁院齋。賓車藏左轄，商市散前街。舞罷調辛餚，歌長換子牌。最憐聽伎處，門外是秦淮。

登牛首禪寺

牛首恢龍藏，空山展妙臺。金花三界落，銀杏六朝栽。磴入雲間渺，江從天際廻。登臨雙闕上，懷抱亦悠哉。

二

紺國三乘竺，丹梯百丈蓮。獻花來衆

鳥，嵌壁掛諸天。山静經聲遍，峰高塔影懸。懶融如説法，頋叩白雲邊。

贈江寧守

吾欽龔渤海，還遇杜荊州。清如建業水，操比秣陵秋。署有遷鶯木，家傳買犢謳。誰言策士賤，不用過諸侯。

王丹六評曰：高岸殊似襄陽，此西河變調中積唐一種。

二

領郡需廉吏，分符儼上卿。堂高雲滿坐，車過雨隨行。拔韭從任氏，披裘似晏嬰。内庭頒手詔，惟恐厭承明。

晴雪

朔雪看晴霽，忻然北郭行。路寒冰未折，竹動糝猶傾。曲渚凝潮黑，陰崖背日明。幽懷如洗濯，襟帶有餘清。

冬行

薄日融霜野，嚴飈凍水陂。喜看山頂雪，誤踏路傍枝。沙鳥連陰聚，檐茅帶澤欹。蕭條松栢意，惟有歲寒知。

日涉

日涉荒園趣，時來問舍情。槿花看午落，菱蒂及秋生。野雀空倉聚，隣雞高樹

鳴。採桑春候早，五馬待經行。

旅病同游翻杜詩有露下天高秋氣清一律散撮輳疊勿仍連偶因觸病字亦成三首雖乖大雅殊遣抑懷

獨步疎檐菊，應驚宿雁鳴。新秋逢再病，遥夜倚孤城。月下燈猶接，天空露自清。雙帆看不至，南北旅人情。

二

旅卧人猶病，山空魂獨驚。孤燈懸宿炤，雙雁下秋清。鳴杵高天露，新書遥夜情。倚檐看北斗，應接漢南城。

三

孤月接高城，秋空天漢清。鳳書懸不至，牛宿看應驚。旅杖逢人病，山燈炤夜情。疎檐新露下，猶自杵雙鳴。

附陳康侯詩：病應高杖倚，氣接夜檐清。秋至人逢菊，山空月照城。南天看北雁，雙宿不孤鳴。獨步懸燈下，無書自旅情。

臘日發章門戲翻李頎送司勳盧員外詩呈姜侍御

欲發章門晚，文題薦臘新。漢郎今侍史，仙女夜歸秦。下雪澌陽月，添鴻度早春。楊雄長草賦，似憶故宫人。[1]

---

[1]「故宫」，四庫本作「道周」。

二

柱下今歸發，鴻文似五千。長門題夜月，女史侍秦仙。春草添宫臘，河流憶漢年。❶新章雄建立，早晚薦人傳。

附陳康侯詩：雪色宫門晚，楊雄薦賦新。鴻歸已度臘，草發似傳春。夜漢新流地，河澌早下秦。文題五千者，柱史故仙人。

贈日者顧生

詹尹端龜日，君平賣卜年。春風吹斗角，河水下星田。皂帽欹孤榻，青囊檢祕篇。數升清酒在，那計杖頭錢。

❶「漢」，四庫本作「昔」。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于稿

五言律詩三

越城觀獵

較獵越城東，旌旗出郭紅。翻鷹飛朔雪，走馬踏春虹。壯士爭金埒，將軍控角弓。離臺行樂地，驅騁夕陽中。

登山曉樓望橫浦作

放曉登山郡，乘秋望越臺。江流從北去，海日自東來。鈴閣迎風動，戈船下瀨廻。天邊橫浦樹，應傍嶺雲開。

旅舍

旅舍盤丘壠，他鄉戀物華。露流常濕樹，霜煖不彫花。江減看帆小，城荒覺路賒。雁歸渾未定，猶似滯天涯。

姜都諫覲歸候轉

負弩作先驅，銜恩假舊閭。晝歸重戲綵，春殿久牽裾。上秩需遷詔，空函貯諫書。鄉遊真可羨，數世有懸車。其尊人虞部公爲宗伯公冢嗣。

揚子橋示友

京峴雲霞曙，蕪城草木凋。秋風渡寥廓，海色上金焦。雁盡瓜洲樹，人逢揚子橋。鄉關吳楚隔，何處問歸潮。

江南春

春到江鄉豔，花連海郭長。清明兼上巳，處處倚新粧。列閣環青嶂，平船映緑楊。美人歸渡口，宛轉墮明璫。

二

冶色三臺麗，晴光一望遥。青田平繞路，緑水細迴橋。柳市迷車騎，蘋風颺綺綃。春陽一百日，日日可憐宵。

南征詞

大將下三瀧，東風引旆幢。戈船開曉驛，花浪滿春江。越徼方馳檄，甌蠻已受降。畫梁新燕子，早晚看成雙。

蔡五十一同伯兄過尋牲西湖

故國歸難得，春山望欲窮。呼人谷鳥下，尋弟黍苗中。零雨淹湖寺，浮雲蔽海東。三年襟上血，相視暮燈紅。

希軻曰：《新序》以《黍離》爲壽尋伋詩，《韓詩》稱尹伯封求兄伯奇不得，作《黍離》。黍而爲稷者，憂懣不識于物也。鳥鳴幽谷，猶求友生，皆詩句。

泊荻港

盪槳葭鄉遠，維舟荻港稀。蛟龍蟠水宿，烏鵲近檣飛。雨歇繁昌驛，烟橫板子磯。當塗無舊土，歌詠欲誰歸。

冬夜湖西席限韻二首時計百司理將曉行

千載征西宴，同時鄴下賢。觴流歌管外，燭墜舞衣前。霜柝嚴城静，星河曉幕懸。驪駒誰待駕，只有使君船。

二

華舘饒清興，新歌夜未央。裁詩劉庶子，別席庾西陽。月上移蕡燭，霜霏薄羽觴。明朝有離客，歡讌轉難忘。

東望

東望三江近，西看七澤長。到舟憐並纜，私語習他鄉。日落山城冷，烟生草店涼。波光千萬里，江路好難量。

宿壚下早發

春坂横江舘，晨裝去市壚。霞翻城上錦，露散草頭珠。宿蝶銜衣帶，棲鴉起轆轤。出門逢小吏，剛向府中趨。

史晉生評曰：行役中其如此豔情，故是竟體芳妍，動得閑雅。

題 舘 壁

洛下花争發，河中水正流。春陽生大道，西北有高樓。浦口逢神女，盧家字莫愁。清宵深舘燭，猶許重淹留。

從龍津達葛溪舟次

道路邅迴日，江湖樗散年。彤山開古縣，碧雨漲春田。旆轉沿洲市，檣鳴上瀨船。九龍前望杳，彷彿度青天。

登鎮海樓和友

絶檻横秋聳，危樓俯地雄。烽烟遥海外，樽酒大江東。帆影隨潮白，楓林帶雨紅。烏鳶千載泪，長在和歌中。

過陶桓公故居

奇績著天壤，當年有老親。求名憂士賤，留客值家貧。建節長沙郡，遺居鄱水濱。我生悲負母，感此涕盈巾。

長 門 怨

莫作長門怨，長門怨自長。鑾輿廻上苑，歌舞在平陽。玉殿鵶飛白，金鋪日下黄。願爲華燭影，夜夜侍君王。

上 舞 昭 君

翠羽辭春殿，氈車向朔風。河流通塞

口，野火炤衣紅。粉黛銷吴地，琵琶憶漢宫。可憐上下舞，盡入怨歌中。

送客屯安州

洱海浮天遠，昆陽擴地遥。新田還漢驛，壯士佩吴刀。漕輓占城種，軍移鄖國苗。轉輸無用論，勿上長卿軺。

塞上曲 舊註曰：古西征也。

太白動高秋，征人上戍樓。風號沙曲裏，天盡海西頭。半壁跨關隴，前軍度塞溝。專征年尚少，莫道未封侯。

二

上將調邊署，中兵出渭橋。黄花秦地戍，赤幟漢年標。雪後留遮騎，雲間逐射鵰。古來稱善戰，莫過霍嫖姚。

三

出塞無中策，開疆有上功。沙流秋濯劍，關月曉懸弓。漢陣三河震，邊陰萬里空。捷書連插羽，看入未央宫。

登富春山

放溜下江關，春風輟棹還。晴雲開絶壁，一眺富春山。江鳥寒波静，山花錦石斑。高棲吾所向，聊此遂幽攀。

赴新安至七里瀧作

東歸苦行邁，南涉上新安。水木干雲

亂，沙禽拂浪寒。孤吟隨盪槳，多難負垂竿。何日風波靜，還來住此灘。

泊嚴灘有感

晚泊傍斜暉，臨江泪滴衣。年華新歲改，京國故人稀。雲散崗巒彩，天垂薜荔圍。嚴陵臺下水，但見暮潮歸。

攜田甥登嚴陵釣臺

縹緲臨高臺，凌虛亦壯哉。浮雲分磴出，落日大江迴。客卧千秋在，灘鳴七里來。羊裘如可待，吾亦負竿才。

鄒訏士評曰：嚴灘無佳詩，自劉長卿後寥寥數語，今則史斷而已，如此雄渾濶大，真是傑作。

邵公南評曰：「落日大江迴」，高句；「灘鳴七里來」，傲句。又曰：大可新安凡四詩，疑二時作。放溜、縹緲二首最雄博，東歸首蕭疎，晚泊一首則悽絶矣。然「京國故人稀」暗反子陵事，只悽語下得不泛抑何密也。

早渡揚子

孤嶼浮紅旭，高雲蕩碧虛。揚帆迴北固，破浪出南徐。曉樹迷三楚，春潮渡伍胥。蘆碕何處是，湛湛欲愁予。

觀海

東去觀滄海，南行泛百川。晨光開白地，秋水屬蒼天。鼇徙三山外，鵬飛六月前。空期羨門子，採藥是何年。

二

初日浮孤島，洪波蕩九垓。南傾從混沌，東望見蓬萊。蜃起雲連湧，鰍高水大來。何當掛席去，天畔一遭迴。

三

秋色翻溟渤，晨征企混茫。乘槎隨漢使，鞭石笑秦皇。水氣粘星黑，潮流滾日黃。大瀛環盡處，久已識扶桑。

戴公南歸餽予故宮人所用鏤管玉管二枝有賦

彤管分金縷，丹毛被緑璵。長門曾寫賦，東觀舊修書。湘竹隨巡去，簪花供奉餘。錦囊才啓視，雙泪落衣裾。❶

二

誰把昭陽珥，攜來海上翁。琱函傳漢代，金管類湘東。露浥仙盤碧，花披女袖紅。如何淪落此，相抱治城中。

看月

何處閨中月，盈盈起故關。全濡羈客袂，空到美人顏。遥海生將滿，高樓炤未還。秋來三度看，兩度見弓彎。

希軻曰：古詩有「海上生明月」、「明月炤高樓」句，五、六用此。

❶ 「雙泪落」，四庫本作「光采照」。

宿江寺

春宵宿上方，春雨思茫茫。花氣銜簾細，江聲入郡長。歌樽通梵宇，歸夢滿禪牀。何事偏留滯，吴鄉共楚鄉。

送李琦還家襄州

送汝還襄鄧，春風起大隄。家浮青雀舫，人唱白銅鞮。諸葛隆中客，龐公江外妻。可憐新種柳，都似武昌西。

遇邵二懷棠自潮州歸赴公車

故國三年别，天涯一望長。公車驅冀北，客路返潮陽。湖海逢張儉，才名重季方。令兄公南齊名。將攜新語奏，莫戀槖中裝。

江閣新晴即事寄伯兄

客裏回初日，樓前趁早晴。近欄江氣落，映壁水紋生。曉榻裁書遍，春帆摺布輕。愁霖罷唱久，長負寄兄情。

二

零雨銷江閣，晴光滿郡湖。奔流方捲練，滴葉尚懸珠。塞雁乾將度，原鴿煖自呼。如何春候遠，日日在修塗。

雜　詩

屢被春前酒，重尋郭外村。沿溪浮水

碓，深巷閉柴門。啼鳥一聲静，梅花萬樹繁。南天苦流滯，誰與賦丘樊？

江　園

江路入深深，江園倚碧潯。流雲當檻落，接葉滿庭陰。馬埒沉春水，魚牀啄暮禽。何年商婦在，時起隔江吟。

過普安寺并看劉孝廉伎童學伎

古寺三車合，荒城一徑斜。秋雲籠寶塔，曉露滴金沙。紅豆籬邊子，青蓮座上花。善才華鬘好，看綰佛頭髿。寺有響塔、金沙泉。

宛　溪

宛溪八九月，秋水繞溪生。吾尋宛溪路，還愛謝宣城。樓日褰簾皎，溪花近岸明。行遊垂盡處，猶聽詠歌聲。

送馮之京歸里

蕙帶束輕裝，蕭然返故鄉。甘貧辭薛客，未老念馮唐。零雨川原迴，干雲意氣長。緑楊新幔影，咫尺是河梁。

雜　詩

古驛通丹巘，山亭障碧茅。佳人酤竹葉，乾鵲噪花梢。地僻鄉書斷，江深市旆交。春還愁未遣，柳絮莫頻拋。

遇黄大有贈

織貝裝書軸，裁絲繞劍韜。春光開白

隍，野馬罥青袍。東府賓朋遠，南行江漢高。翻飛餘背羽，愧爾鳳凰毛。

胤佳曰：野馬、游絲見《莊子》。

秋後荷池泛舟

小艇下荷池，秋風拂水涯。蒲磯收枕簟，花浪蹙胭脂。洗袂牽菱刺，停橈結柳絲。野塘歌詠罷，剛值晚涼時。

寄懷姜侍御圖南分司南昌

節鉞洪都府，屏藩牛斗間。高名震吴楚，偉伐控荆蠻。江樹思來渺，湖雲望去閒。南昌陳仲舉，應向穉亭還。

丁司理偕内君王夫人玉映四十初度一在九月一在七月

四十懸弧日，同逢設帨辰。建安推敬禮，林下重夫人。漉酒黄花近，支機綵馭新。從來歌穎秀，大抵在秋旬。

希軻曰：漢郊祀歌「秋氣肅殺，含秀垂穎」。閨中稱夫人，繫其生氏。西河選越詩稱祁忠敏夫人爲商夫人，或非之，西河有覆友書甚辨，如王司徒婦稱鍾夫人，右軍婦稱郗夫人，李矩妻稱衛夫人，鄭文學妻稱孫夫人類，《世説》王夫人與顧家婦對偶然耳，他便稱謝夫人矣，見文集卷。

宫詞

玉輦推青草，金房敞碧渠。龍盤仗下舞，鳳轉殿頭書。執戟分環衛，裁紈獻倢

仔。長門無用賦，愁殺漢相如。

二

萬乘驚鑾馭，千門識冕旒。風高鳷鵲觀，春煖鳳凰樓。酒捧南山翠，花纏清渭流。少君方進幸，東望指瀛州。

三

清宴廻長樂，探春出未央。侍臣青瑣闥，仙母白雲鄉。祕戲迎琱軫，雄詞起柏梁。昇平新有奏，千載誦君王。

四

御柳搖風細，宮花滴露濃。晨驅翻鐵騎，晝漏下銅龍。弟子催供奉，昭儀敕幸從。仙盤頒瑞下，擎出玉芙蓉。

五

曉觀移仙仗，春林轉羽旗。徵歌宣曲殿，教戰定昆池。花翦千垣綵，星明五時祠。飛來雙白鵠，方上萬年枝。

贈李昇就學

尚有詩書意，寧無禮樂情。我慙晉處士，君作魯諸生。晚日花間酒，春風江上城。汾亭能就學，從此送君行。

題孤山表忠祠

事君蒙患難，在昔死官僚。樓觀祠遺

烈，冰霜識後凋。山銜天目雨，❶雲湧浙江潮。朝暮看歌舞，忠魂應未遥。

二

豈欲棲幽境，曾經從鼎湖。封章廷闕遠，祠廟海天孤。絶閣環丹巘，滄流漾碧蒲。丘山懷古地，下馬幾踟躕。

孝女

孝女秉幽姿，靈幃展素絲。春蘭時會鼓，夜火滿叢祠。江畔青螺水，碑陰黄絹詞。商船留賽去，愁煞上潮時。

西施廟

浦口西施廟，蕭蕭竹映門。越王山下路，寂寂苧蘿村。紅粉溝頭水，青苔石上魂。夜來餘里婦，燈燭伴黄昏。

題聽山堂馬駿別業

叢薄秋風裏，巋然一草堂。到來聽不盡，只在此山陽。管席環笙磬，桐臺翥鳳凰。淮南有賓客，洗耳向滄浪。

聽羅牧彈琴

未辨絃中趣，徒憐爨下材。秋風吹海水，落日炤琴臺。目送歸鴻遠，彈成野鶴來。雍門原有泪，不爲薛公哀。

❶「目」，原作「日」，據四庫本改。

二

阮氏長留嘯，鍾期復鼓琴。高臺垂晚日，野寺閒秋砧。離黍他鄉泪，飛鴻國士心。撫絃縈佇久，衹爲少知音。

爲河上白女冠彈琴作

旅泊依河岸，鳴琴起鬲津。華陽仙子操，盧女漢宮人。海鳥銜紅藥，天雞叫紫辰。青谿凡五弄，并入洞中春。

入虎丘

斜日山塘暮，清秋古寺分。樓臺銜樹雨，磐石坐溪雲。地勝開龍藏，天高見雁群。真娘墳上路，長記醉紅裙。

舟泊登望

朝雨五湖烟，江南正採蓮。丹樓凭浩蕩，碧草望芊眠。近市要離冢，浮家范蠡船。可憐漂泊久，愁過酒城邊。

吹笛

伍相曾亡楚，梁鴻乍入吳。賃舂來有意，吹笛向何途。曉樹迷長蕩，秋風起太湖。壺漿裁欲掩，流涕下菰蒲。

重過浄居和藥地大師萍字

不信枝頭絮，還爲川上萍。山門今又到，礀水舊曾聽。落日穿林白，空雲出岫青。遠公高詠在，留和滿中庭。

岸圻

岸圻疑天盡，沙平與地浮。萬程惟水宿，千古此江流。篠曲藏漁罶，蘆花起棹謳。烟波無限興，相顧各悠悠。

高郵

一片高郵水，蒼茫曉纜開。葦深知岸濶，水濁自河來。估市懸帘繞，驢車振鐸催。沙城廻泊處，檣櫓倚層臺。

早發

曙鼓開朱鷁，晨鉦出白陂。波横聯榜動，風仄掛帆欹。關遠征呼静，舟涼睡起遲。檣烏啼最苦，不使近船知。

飲馬駿宅

我醉扶風酒，南湖落炤時。叢蘭披草路，鮮鯉壓花瓷。解珮聯刀錯，傾觴倒接䍦。原來絳帳外，也有坐彈絲。

沽酒

沽酒驛樓邊，楊花入暮天。車聲驚異地，門影記當年。江下兼程度，壚頭一醉眠。春鶯如有恨，啼殺碧簾前。

過四洲寺與朱三馮大

共作臨川客，頻從化國遊。慈雲開象駕，寒日戀烏裘。人事分雙樹，天輪轉四洲。上方凭眺迥，應有仲宣樓。

逢朱三卻憶難兄朱大士稚

紺舍逢車笠，黃花對酒巵。天邊鴻雁侶，衣上鶺鴒詩。南海聞琴夜，山陽偶鍜時。秪餘難弟在，相顧淚如絲。

鄧子

鄧子本龍驤，相逢大道傍。談兵廻駿馬，吹笛上胡牀。意氣樽盤合，關城雨雪涼。東都推將相，誰不重南陽。

故人黃開平死十年矣旅夢泫然醒而有述

委抱忽不樂，幡然淚滿巾。十年泉下友，一夕夢中人。別路螢如雨，荒城雞未晨。可憐相憶語，倉卒未曾申。

入石溪寺

碧嶂縈溪遠，青林入寺幽。堦前聽雨過，城上見江流。寶樹迷天界，春花對客樓。到來題字者，誰識舊裴休。寺舊有裴休題額盧肇讀書臺。

石溪寺遇雨

古寺倚青林，禪關一榻深。江雷奔夜壑，山雨破春陰。樓迥連官閣，燈明見客心。故鄉千里月，夢去幾追尋。

東湖

東湖看落暉，湖上啓雙扉。近水堤常

溼，無風花自飛。林深重載酒，春晚欲添衣。舊日漁洲侶，相過在益稀。

沛城道懷大敬憲臣南士因作

二月淮徐道，春風馬上行。故人千里隔，新柳萬條生。鳳舉塹河内，鶯啼過沛城。枌榆仍作社，無限舊游情。希�曰：向秀從嵇康鍛，河内五君詠曰：「攀嵇亦鳳舉。」

碧樹

碧樹藏紅旆，朱門映緑潭。春風歸海甸，寒食在江南。官市初調馬，人家舊養蠶。丹陽新柳下，何處覓劉惔。

望閣皂山

靈境何年到，蓮花望裏生。烟林浮海日，雲氣滿江城。地迥丹臺遠，春深洞壑清。蒼蒼一以眺，頓起故山情。

除夕前一日崇仁官署分歲作

故友居官地，他鄉分歲筵。臘從明夜盡，客向此宵圓。栢葉金盤酒，千枝蠟炬烟。誰憐江畔旅，來日又經年。

二

古署桃符改，當筵爆竹新。一堂分歲酒，千里去家人。燈火留殘臘，笙歌度早春。年華將盡處，倍覺感沉淪。

雜詩

夜雨增歸思，朝曦動客愁。長林湖路迥，細草寺堂幽。春色還南頓，鄉書斷北郵。兩經暄煖候，猶未换烏裘。

登石鐘山

幾度經湖口，今來眺石鐘。天風吹草木，江浪起蛟龍。崱屴懸千仞，烟波思萬重。手中無寸莛，何以扣鐘鏞。

四月八日游華藏寺并懷徐徵君繼恩逃禪湖上

四月尋幽興，三摩觀會禪。支公籛室外，太子浴堂前。黄鳥銜春菓，丹臺長夏蓮。流連當此日，倍憶聖湖賢。

宿建平僧舍

寒雲宿嶺頭，隔嶺梵宫幽。門間山菓落，窓外石泉流。燈影雙林白，鐘聲萬壑秋。愁心與勞思，到此共悠悠。

菱湖晚眺

流浪經年遠，前湖一望賒。晚風吹苧葉，秋水散菱花。霅浦停帆路，烏程賣酒家。相逢似相識，延佇日將斜。

人日

綵燕經年見，仙蓂七葉新。久爲江外

客，愁翦勝中人。日上平沙午，風來故國春。巴東千萬里，極目轉傷神。

賦得小寶珠山茶叢開同用分字

細蕊穠苞拆，叢花小榦分。琱槃扶絳蠟，青女坐紅裙。冬日兼春日，丹雲共緑雲。階前頻翫賞，莫負掌中芬。

懷沈憲使大梁道署樓

避楚原非計，廻梁已倦游。君方還泖浦，我又上鈞州。鳥語開廳事，花飛飲署樓。憑欄歌八詠，面面起春愁。

飲大梁道署海棠樹下懷沈憲使荃

古署清缸發，還思沈翰林。十年賢使蹟，一別故人心。晚鱠菁初瀹，春棠花自陰。庾公乘興地，皎月坐來深。

雨後飲黃兵部園林留詠并與黃二之翰

露席花間啓，江舟雨後來。橫廊堤柳接，捲幔水亭開。日暈穿林薄，烟絲掛酒桮。名園饒遠興，還上幾層臺。

二

每渡珠湖曲，長思紅板橋。雨餘還盪槳，風起自生潮。碧嶂依晴閣，青田長夏苗。平欄低水面，四望總逍遥。

三

雉堞連烟暝，魚餐旁水多。晚雲濃過

樹，積雨暗流柯。濕蝶沾紅網，翻鷗起碧波。空亭留襆被，鐘磬動岊阿。

四

碧幕銷紅藥，青衫映緑苕。座中誰最爽，吾愛馬西樵。簾静山逾霽，天空鶴在霄。繩牀歌嘯永，不敢問歸橈。

五

愛煞名園勝，況茲園裏人。論交誠有道，作賦妙能神。玉樹開朱樹，清觴度錦茵。晚雲留客處，野水自相親。

宿少林寺夢跋陀飲予水

絕壑嵩陽晚，西行宿少林。月寒龍洞遠，露下講堂深。蓮椀分丹液，楊枝滴素心。何年婚嫁畢，重向夢中尋。

送虎丘僧游天台

飛錫朝乘嶠，浮杯夜渡湖。楢溪臨絕磵，花頂拔當塗。清嘯成公賦，（希軥曰：成公綏登天台赤欄橋作賦。）高披孫令圖。石梁如可過，萬里一相呼。

二

勝域追遊近，名賢餞送多。杖來吴地

月，掛去海門蘿。瓊樹明丹闕，桃花泛碧河。支公習静後，丘壑竟如何。

三

天畔開丹壑，霞標建赤城。荷瓢横海去，曳杖入雲行。曉日千崗立，春風衆鳥鳴。金庭垂碧澗，知汝早留名。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又名甡稿

五言律詩四

送何生赴沂州邵使君幕

曾子浴沂後，嘉賓入幕年。黃梅江上雨，行李泗州船。祖帳傾吳酒，官程接魯田。使君今管仲，應著牧民篇。

尤司理園林飲次和韻四首

是地真幽絶，臨流亦快哉。長林迷草樹，遠水見樓臺。柳色遮成幔，荷花卷似杯。泉明有三徑，早已賦歸來。

二

吳苑饒名勝，斯游倍爽然。平橋低着水，高樹暗參天。露席驚鷗起，繩牀對客眠。舊時池館在，只許辟疆傳。

三

東城環壠畔，北柴傍湖濱。金谷園中酒，藍田莊上人。雲深常帶雨，日隙不流塵。處處蓮塘滿，何從下釣綸。

四

紅泉疑物外，碧草遠人間。圖史長年静，琴罇入夏閒。開扉通下塢，隔郭見遥山。倘許留旬日，無容覓棹還。

登箕山

爲訪箕山隱，淹留潁水間。千秋高士地，一片白雲間。暝鳥枝頭囀，春花石上斑。清泉堪洗耳，不欲竟來還。

箕山有懷

處治能忘賤，居然遂爾超。知時來避禹，生世幾逢堯。石蔓披香褐，山菘掩翠瓢。嵩高棲息地，一望在青霄。

玉溪村家

碧篠參天密，清流抱屋斜。衣冠忘歲月，門巷遍桑麻。晚日東亭酒，春風西曲花。終年愁避地，思煞此村家。

憩叢祠

叢祠臨大壑，高閣俯層波。破壁銷圖畫，殘碑罥薜蘿。山深通鳥道，地僻有漁蓑。卻羨投竿者，悠悠意若何。

荷澤

荷澤將迎暑，陶丘轉上征。野花薰日

墜，深樹引涼生。負郭荒村淺，連郊古瀆平。賣漿師尚父，空向路傍行。

土寨

土寨分徒輦，山橋度馬蹄。花邊迴望遠，棗下引頭低。客舍虀春繞，人家酒旆迷。紅塵遥合處，日落太丘西。

宿儀封懷王少保

變姓游梁楚，棲遲孰問津。高門懷少保，下舘對封人。葛蕊餐當午，榆花墜晚春。驅車千里客，望起浚川塵。

定陶道中并謝魏文學兄弟

奔走未寧息，皤然濟上行。陶朱游子姓，毛遂野人名。風落楊橋暮，烟籠麥坂晴。望門堪止宿，孔氏弟兄情。

征行曲

車騎出龍沙，屠耆轉戰賒。長雲迷白漫，大雪下黃花。夜火連邊障，天兵識漢家。延州有軍吏，勿使右賢遮。

二

旌旆繞邊風，將軍遠鑿空。五原徵少俊，十乘啓元戎。月落關山白，烽高塞谷紅。磧西皆内地，不必備回中。

三

北斗覆黃河，征行日荷戈。全軍通敕

勒，救餉過滹沱。玉鏃遮鴻雁，金裝繞駱駝。寒風吹角罷，猶聽短簫歌。

四

王者慎佳兵，志士喜從征。赤羽馳河外，黄榆落薊城。飛狐方轉戰，飲馬自横行。五郡良家子，何時返玉京。

長至夜答徐生體仁見懷

朔雪下層冰，嚴飈轉玉繩。躬耕懷孺子，麗句想徐陵。律動牽緹縵，衣寒覆蜴𤎆。陽春初起和，愈使野愁增。

題吴九彦聖所藏黄檢校寒林畫幃

過臘回清境，何年製粉圖。晴鳩翻領繡，雪糝墜花柎。散彩分毫末，輕寒辨有無。深林求勝事，令我念成都。

夜雨集桐音

百里鑑湖潮，輕風度畫橈。衡門春寂寂，山雨暮瀟瀟。帳煖融桑落，燈流動草苗。明朝攜屐去，應醉緑楊橋。

平津篔簹河飲次作

十載論文契，千秋尚友情。長貧思鮑叔，多難感虞卿。夏雨槐廳静，朝花莞簟清。篔簹相對飲，偃蹇媿平生。

寄贈朱大禹錫出宰山陽

漢室臨淮郡，銅章分治遥。軒車洪澤

雨，錦纜射陽潮。叢桂依官閣，魚鹽散市橋。南陽朱季在，應聽府中謠。

董良櫕明府候選歸里

振策游蓬苑，看山返鏡湖。秦官需縣令，漢相重江都。日下開金簡，花間啓玉壺。鳳毛才五色，羨汝早棲梧。胤佳曰：克千爲伯音先生長君。

若耶溪

春水緑紋斜，行行度若耶。樓頭吹柳絮，溪口種荷花。翠袖方扶槳，明粧出浣紗。是誰騎馬去，招我過東家。

閨晚

少婦新粧罷，東墻日薄時。暮光流雀噪，晚樹織蛛絲。油壁歸來早，紅繩抛去遲。城南桑壠下，猶駐五金羈。

川上望月

旅宿清川月，流光冷欲侵。臨軒時倚徙，竟夜起沉吟。水静浮寒壁，風來蕩碎金。前洲驚汎景，定有未棲禽。

懷沈司理嶺外

粵徼驅驄馬，循城佐鹿車。蕉花扶使

節，笏子削刑書。❶海日霜旌麗，瀧臺水鏡虛。紫雲東嶺望，時見起金魚。

送向陽游天台歸還舊京

華頂看朝旭，天門聽海雞。浮槎環碧草，挂席返青谿。流水樽前逝，桃花去後迷。中秋明月滿，疑在石梁西。

仝友送康臣肩吾二國子赴都和韻

十載聯鄉譽，同時詣帝居。暫爲三舍客，不讀四門書。漢苑推司馬，膠西聘仲舒。楊園春煖候，看上總明車。

二

淥浦開行餞，朱花拂去鞍。著成郎省賦，名在太常官。觀起東西偉，人分甲乙難。長安游顧陸，仍作洛中看。

送龍川令之官

再捧郎官檄，重尋茂宰船。看花還雁塞，飛舄下龍川。盧橘垂江舘，丹蕉拆露田。揮絃吟舊曲，莫忘葛公篇。

❶「笏」，原作「笏」，據四庫本改。

獨駕小艇行大舶橫關不得前賦用自慰

小艇蓬根婦，垂鬢亂似麻。誰家艫畔女，雙臉豔如花。倚棹歌殘月，新粧炤淺沙。片帆相顧遇，各自惜年華。

顧侍御巡鹽將還京牲以羈游不得奉餞申此二詩 胤佳曰：顧西巘先生以文章名世，舊知西河。

直指達霜威，聞將返禁闈。雕鷹當午擊，驄馬逮春歸。斥地留葭鼓，朝天整繡衣。鄉關期飲餞，竟與寸心違。

二

柱史巡吳海，星軺起宋宮。波連霜簡白，花映繡衣紅。三坐需鳴鳳，諸侯合避驄。自憐流滯客，腸斷浙潮中。

柬許記室

欲賦共王殿，還登杜甫臺。岱雲搖北斗，海日近東萊。齊魯文章勝，鄒枚賓客才。湖陵城下過，俟我一徘徊。

蓮河祝贈 爲朱敬身尊人也

丹鳳起南阿，靈椿長舊柯。清觴銜栗里，高閣近蓮河。植杖生風雨，裁衣捲薜蘿。海鼇垂釣去，有子勝詹何。

夏首送李三還興化時京口有警

兵甲未寧息，憐君思故鄉。到來江路

永，歸去海天長。葛葉裁新服，荷花蔽野航。舊時雙劍匣，仍入一空囊。

二

古驛平潮外，長帆細雨中。愁心浦草緑，遮眼石榴紅。烽火吴王塹，烟花煬帝宫。前途如未達，歸去莫匆匆。

聞天章還家清源

倪生久失意，託跡江淮間。一旦便辭去，飄然歸故山。清泉流古縣，晴日滿郊關。我本無家客，愁看飛鳥還。

勃安書至云天章一草亭分與居且曰薜荔花開緑陰滿庭室邇人遥不覺泪下

今日復前日，故人還故鄉。草亭無恙在，聞道與劉郎。夜月江淮渡，春風薜荔墻。夢中尋路遠，那得到東昌。

題眷西堂并序

閻氏自山右來淮，名其堂眷西，不能忘舊，乃從堂主人再彭之請云耳。

甲第移家遠，茅堂倚郭新。久爲淮海客，仍是太原人。荷蓋看留楚，瓜生想去豳。天涯多蕩子，誰得買君隣。

二

鹽筴開鴻緒，魚鬻念舊鄉。人倫重東國，彼美在西方。啼鳥聽幽谷，流泉繞夕陽。千秋垂乃眷，聊以志斯堂。

旅次送劉孝廉赴試

把酒江城暮，逢君赴帝京。春華思庶子，歲晚見劉生。好友多聞達，中原罷甲兵。驊騮相顧去，記取贈鞭情。

信宿

信宿幽人境，流連野老家。蜂撩磵底絮，魚沫水中花。踏竹翻田罼，看雲拂釣車。平疇通曲塢，猶見好桑麻。

南村叟

最喜南村叟，長耕西社田。蒲衣遮雨後，稻種浸春前。安分能完課，憑勤減貸錢。終朝力作苦，一話太平年。

將過鵝湖經釣峊作

望望鵝湖勝，青崖去不窮。人行鴉樹底，山在水光中。峊寺浮天碧，溪莎隔歲紅。幾時幽覽遂，重訪葛仙翁。

送外生

多難隨郗氏，他鄉別魏舒。外家憐爾

勝，相宅竟誰居。夜雪廬陵酒，秋風甓社魚。一爲殷浩詠，雙泪落衣裾。

秋夜姜侍御席上贈胡璲二首

東道開丹幂，南臺敞素秋。白榆天上落，青桂月中浮。旅燕棲華屋，蒼鷹下錦韝。孝廉誰第一，伯始在中州。

二

烏府陳瑶席，黄星映少微。萱花和晚鱠，蓮葉翦秋衣。夜静江聲遠，霜清燭影稀。金鈎一十五，親見巨魚飛。

原韻酬德俊

命世甘時詘，循墻守德隅。人誰憐抱璞，俗尚好吹竽。北海君家論，南州漢季儒。青春方努力，莫忘鯉庭趨。

徐九芳烈採得雙頭紫芝

三秀何年種，雙花獨自攀。堦庭分謝樹，兄弟共商山。胤佳曰：徽之爲涵之次兄。華蓋春雲紫，金莖曉露殷。芝房歌再起，苦憶漢京還。

壽蔡貞女詩有序

蔡貞女者，予里蔡青蓮君女也。許

配山陰余孟宣，未及婚而孟宣病殂。摽梅未將，叢蘭已敗。貞女告其父，素車請往，往則賦兩髦而守志焉。歌傳蔡婦，嘗看芣苢之花；絃斷中郎，不辨鴛鴦之線。予故撫女貞之木而流涕，彈思歸之操以傷心。況孟宣家有忠節：翰林赴水，謁帝蒼梧；明府歸田，攜朋白社。遂因貞女之五旬，謬踵高賢之四韻。雖知無當于雅嘆，聊以紀予之里吟。

矢作余齊室，真成蔡宋賢。三春垂嫁子，五十未亡年。衛女流泉操，貞娘茂木篇。彈琴稱壽酒，泪落一觴邊。

壽錢節母

東海稱閨範，南山啓壽書。瑶臺龍管合，漆室蟹筐虛。上客敲銅狄，諸兒御板輿。青陵他日路，堪作廣成居。

柬黄二之翰

絶愛湖東墅，頻思江夏黄。閒情春樹賦，高閣午橋莊。碧乳傾蒲琖，紅船載豆娘。榴花新雨後，相隔在端陽。

二

謝爾傳瑶柬，邀予汎桂舟。萱亭迷浦溆，艾雨暗汀洲。採藥留丹井，分衣入畫樓。東湖逢令節，愁絶此中游。

發茱萸灣并寄徽之大敬南士桐音

曉樹前村白，孤舟獨夜醒。一身叢怨

悔，廿載竟飄零。江澗流宵露，衣寒覆曙星。茱萸何處採，愁思滿前汀。

雨中望廬山

秋雨入鄱陽，浮浮接混茫。丹崖迷北滙，青影散南康。波面雙帆渺，天間九嶂長。望中真汗漫，何處問柴桑。

泊匡廬下

屢涉三潯水，還依五老峯。流飈衝洞壑，寒雨漱芙蓉。城僻迴陽雁，江空度暮鐘。捨舟毋恨晚，自有白雲從。

遊敬亭

秋色滿晴磵，我來遊敬亭。長林消雨綠，空磴出雲青。靈蹟開金刹，高吟倚翠屏。陵陽手可接，何必眺明星。

得家人所寄衣

頓有秋衣至，誰憐王彥寒。寄遥無使到，縫密避人看。約帶鉤全緩，連絲泪未乾。可憐裘敝久，不用到長安。

二

蒙袂誰相問，招魂未有名。故衣鄉井思，新練藁砧情。歲暮羊哀去，天寒范叔

行。無須勞旅婦，長誓水清清。

廢第

廢第誰家舊，緣城是徑通。臺欹公府側，簾斷妓樓東。倚井芭蕉緑，燒池菡萏紅。田文捐舘後，誰聽雍門桐。

阻水小澆津舘懷徽之

積雨迷津舘，驚風阻客船。柳塘傾晚漲，草屋閉朝烟。近縣投無地，懸江泛到天。南州徐孺榻，相對是何年。

單昌其評曰：「晴霞升似錦，草屋閉朝烟」，俱積雨驗語，寫出近情。

來鳳亭夜集分韻得青字

春草暗江汀，春風江上亭。烟寒千樹白，月出萬峯青。換席穿林火，凭欄落浦星。山公留醉曲，長使葛彊聽。

春游即事

江郭看新柳，山亭數落梅。鳴蛙當晚日，驚蟄動春雷。野氣蒸車幔，鄉心入酒桮。津橋臨眺遠，燈火莫相催。

夢李達

萬里三韓客，連宵頻見君。關長人竟度，悲極語無聞。江上雞竿月，天邊馬塞

雲。相看知是夢，把袂愈難分。

晦日

又爾當初晦，湔衣恨若何。春光三十盡，歲序一分過。柳色揺金穗，梅花墜玉坡。明朝逢令節，不道是中和。唐以二月朔爲中和節。

過萬竹禪院

孤游復遠尋，蕭蕭萬竹林。晝靄當門合，春雲出殿深。龍潭諸佛影，禪誦上人心。幾疊青苔裏，誰憐有布金。

客中至日翻轅杜甫小至詩遣興

至日將添線，中冬且放梧。山雲時覆岸，葭琯又吹灰。柳弱春相刺，天寒臘欲催。六陽生意動，不待異鄉來。

附何道安詩：天意吹陽動，山中臈欲梅。殊鄉異生事，至日且添梧。柳岸容人放，葭灰教琯催。寒冬飛不待，相刺又春來。

徐克家詩：天將陽事至，臘且待春催。弱柳添寒動，山雲放日來。刺紋生繡線，吹琯待舒梅。異國殊鄉意，教人欲覆梧。

西山雪行遣先大人忌辰

寒雪西山裏，蒼茫祇一身。百年皆恨日，七尺是亡人。葛屨時行地，芻車未返宅。王修真不孝，掩面度茲辰。

二

自分違桑梓，無須廢蓼莪。寒風吹袂

裂，凍雪沁心多。禁日天邊度，趨庭夢裏過。可憐生罔極，行役遍山河。

寄懷姜都諫

每憶姜都諫，相看意氣真。分星同碧酒，開閣讓烏巾。晏子真知己，朱雲本直臣。十年違道路，生死託何人。

詢來十三時美消息不得

曾有婚姻約，長悲兒女殤。違離同隔世，夢寐在他鄉。白首歸侯幕，青天斷客航。漂流何處問，掩泪過東昌。

騎病驛馬有感

白馬白龍兒，春星皎皎姿。官槽傷玉臆，驛路斷金絲。病沫垂來澁，卑蹄蹴去遲。田方今在側，泪落不能騎。

墮馬解嘲示同游諸公

峻坂一長鳴，風高馬自驚。非關多軼步，豈是合徒行。王濟盤猶姣，羊公臂尚輕。從來騏驥相，泛駕是星精。

啖　栗

啖栗秋山裏，清甘勝脆桃。撲來團露棘，拆去用霜刀。銜實同溪鼠，穿林羨木

猱。解飢方拾橡，切莫厭貪饕。

二

山菓經時覓，溪亭便坐餐。日斜雙澗暮，雨過一林寒。叢刺刳金彈，重衣剥翠紈。女筐攜不盡，還向樹頭看。

奉贈丁進士克揚母太君初度

乍向金門返，忻看錦帨陳。觴傳東第客，花擁北堂人。錫壽丹書古，徵歌絳樹春。抑之家伎部名絳樹。最憐雙舞袖，燦燦賜袍新。

泛碧浪湖

曉日青絲笮，春風碧浪湖。野塘翻宿燕，淺水漾新蒲。隣舫歌來豔，前溪人姓盧。那堪臨汎去，懷舊起踟躕。

寄遠公八姪

旅思恒千遍，家書無一函。河魚終疾病，越燕又呢喃。演易思王濟，投林想阿咸。明年春草發，爲我搆東岩。

題八寶王子葯房

幽思裁芳檻，佳名重葯房。欲持荷作柱，私喜杏爲梁。杲日連滄海，薰風動射陽。烏衣新巷改，猶幸見諸王。

題雲門道五松亭

偃亞沓柯濃，空亭倚衆松。山雲飛冉冉，溪雨過重重。紅羽巢孤鵲，青天拔五龍。闌干秦望起，無復大夫封。

寄酬劉中柱原韻

不作平原客，長思鄴下才。擬觀滄海去，還向白田來。酒旆摇紅露，衣車蔽緑苔。秋風歸棹近，就汝一登臺。

曉發呈伯兄

涼月幾時落，渡頭風正生。四時寒役苦，百慮曉眠驚。歲晏吴關路，江高季子程。青天看不極，一雁向東行。

浄慧園奉陪儲公赴悫公法食

白社留方俗，青蓮樹法垣。維摩香積寺，長者給孤園。乳鹿盤間起，飢烏掌上喧。衡廬相望迥，無處可攀援。

二

精舍何年築，黄金布未成。隨時觀有道，就食得無生。迸水流香椀，飛花散上城。曇摩逢寶誌，同有渡江情。

經張梯舊居

尚有青堂贈，寧知白馬來。盤飧仍地

主，涕泪滿泉臺。叢草留人暗，繁星炤户開。隣家吹笛苦，中夜起悲哀。

二

十載窮泉路，千秋處士廬。驕兒彭澤訓，難弟晉陽書。時南士滯解州。棘楚悲黄鳥，鄉潭上白魚。誰憐徐氏劍，猶挂子雲居。

三

不作西州哭，依然東道親。文章真墜地，朋舊尚爲人。海鶴何年返，山花幾度春。空堂樽酒夜，獨坐聽雞晨。

任載董評曰：朋舊爲人狂，生言之爲達情，此際詠之爲淒節。　又曰：叢草、繁星、户開、人暗，一何悲也。

和徐水部南關署中八首

宋德壽宫梅

嶺外何年種，相攜入故宫。風開上林雪，日映壽陽紅。吹笛官亭杳，裁詩水部工。孤山宋處士，苦憶月明中。

二友軒一名梅石雙清處

古署開三益，前除有二難。經營輸匠事，冰雪受冬官。石轉江心動，花飛隴上寒。方春鳴鳥下，倚徙近闌干。

玉蘭臺

陌上春光滿，檐前曙色幽。但知都水監，不見望春樓。香霧迷銀版，晴風敞玉甌。高枝何所寄，爲我問鳲鳩。

桂墀

曲室依蘭橑，空堦映桂枝。涼風吹碧葉，秋色滿丹墀。天上披香殿，淮南叢樹詞。王孫能待我，千載一相思。

石芙蓉

不見中書石，長聞在錦林。鞭成跨海路，削取木蓮心。枯蘚粧秋色，寒花老夕陰。五工無限意，慘澹到如今。

蕉塢

碧甃深成塢，叢蕉折作阿。雨餘蛛自網，夢裏鹿曾過。翠影搖虛榻，冰心卷素羅。南方多草樹，愁望奈君何。

閣後梧桐

金井風初落，銀牀月欲回。臺含琴瑟響，閣引鳳凰來。南岳千秋榦，龍門百尺材。冬官有司囿，檟棘莫相猜。

雲峰

怪石堆盤砌，荒臺傍日曛。湖星懸不

落，湘燕舞能群。辨岫疑春雨，從風轉夏雲。青州曾作貢，審飭莫紛紛。

送客之天台是時海上方用兵念其垂老入戎馬地繫之以詩

戎馬正紛紜，城南一送君。仙山天外路，竹蓋嶺頭雲。楚雨迷初歇，川程去不分。欲留知未得，倚徙傍斜曛。

二

渺渺章安道，君將何所之。榴花環岸曲，梅雨遍天涯。玉洞貽書遠，丹崖控鶴遲。倘尋華頂去，莫賦惡溪詩。

三

固欲尋仙島，還思渡海潮。兵連白嶠驛，人上赤欄橋。雨拾溪中椽，霞分城上標。金堂堪避地，仙侶定招邀。

四

水白過新鷺，山黃熟早梅。百年逾甲子，五月上天台。采藥旌旗暗，看花溪路廻。赤城逢許邁，但勸早歸來。

周侍郎來湖上辱貽賴古堂集用龔掌憲贈侍郎南還詩韻二首奉寄

九彩朝陽鳳，單棲城上烏。罻羅同處

少，羽翼望來孤。高藻傾三峽，閒情寄五湖。吳中饒賤士，留盼在菰蘆。

二

夫子真蘭質，違時名櫟園。夷魚推介節，賦鵩幸生存。古道誰持攬，新詩藉討論。生平感知己，不獨識虞翻。

餞姜七國昌北行

暑帔越羅輕，薰風送遠行。紅船揚子渡，黃馬信安城。帝里秋花早，仙臺曉露清。故宮封碣石，猶識大鄣名。

二

別酒傾胥浦，離歌起射湖。馬周非朔客，王粲去西都。紫塞燕關遠，黃金易水孤。丈夫原有志，五十況縣弧。

遥同薛寀徐崧九日倡和詩

九日題詩易，三秋會面難。登臺思宋武，招隱愧劉安。黃花開節冷，白雁度關寒。欲採茱萸寄，臨風仔細看。

贈楊二洵美

江左王郎寓，城西許掾亭。解來黃絹字，草就《太玄經》。花院逢歌葉，松壇訪負苓。天池千萬頃，時洗鳳凰翎。

二

遯跡憐幽境，名賢重過江。遊遨時有

待，清白世無雙。紫水浮丹鼎，青油啓碧幢。南園花發候，日日醉春缸。

觀查孝廉蹴毬

七寶繡文毬，花前蹴踘遊。抛虹隨地轉，趯月似星流。戲古遺鈿杖，塲空近畫樓。綵門三躍後，時毬師三透毬門。翻向碧枝留。

蹴毬妓

畫袴錦毬帘，團花溜復黏。繙雲縈髩影，撥地用韡尖。趫捷風隨帶，低回月滿簾。近人佯背拂，不用更迴瞻。

白馬

蘭葉出雕題，梨花剪白蹄。摐金無踻步，噴玉但長嘶。並日雙瞳曜，追風萬里迷。權奇看汗血，不獨大宛西。

二

海豹白花烟，龍毛拂錦韉。玉翎翻雪薤，鐵足散冰蓮。掣練銜絲細，環珠束帶圓。燕昭曾不遇，驤首是何年？

答魯生

我愛龍門勝，君從狗監來。風清玄度宅，霜滿越王臺。月旦忻能副，兵戈苦未

廻。只今東海上，深憶仲連才。

陸少府自南海還京枉顧留飲

試吏南天遠，還京北望遥。將看酈亭月，遂渡浙江潮。馬首稱新語，烏蠻有舊標。明珠船不繫，爲我上河橋。

二

幸返橫槎浦，重逢鎮海樓。種花歸五嶺，振轡及三秋。丹闕需黃牒，紅亭泛白甌。殷勤無別語，但看水東流。

同姜黃門希轍陪太翁虞部看梅西溪即事

車騎出城西，芳流傍碧蹊。雲深穿竹暗，日暖照花迷。午寺停山屐，春船纜水畦。徐家莊上路，咫尺是西溪。

二

小檻低還敞，平橋斷復通。村廻千澗外，人在萬花中。酒晃當筵日，香隨過幔風。看梅官閣興，留醉任山翁。

三

暮宿龐公宅，朝尋許掾家。山前五里霧，溪上百層花。撤轆踰連塢，乘查度曲沙。如何林下友，尚自隔天涯。時人雲溪訪佷亭不值。

懷來十四度別駕雲南

萬里滇陽道，孤身洱海邊。從軍踰絶徼，別駕任南天。歲課車鑾井，春開路睒田。中郎方建節，歸國是何年。

呂八師濂劉大孔學游滇府有懷

司馬持驪檄，張騫出夏城。高文標鐵柱，大府重銀生。蒟醬三都賦，蘭王七郡兵。彩雲何處見，終古望昆明。希軻曰：漢武時彩雲見南中。

將投滇陽寄呂八

避俗投窮徼，無家逐荷戈。死生留八甸，居處託諸羅。黑角蠻中路，青蛉荒外河。永昌呂凱在，文教近如何。

誥贈中憲夫人執紼詞

未啓滕公室，將歸緱氏城。花間金誥在，天上玉樓成。遥海悲濤壯，前關落日平。行看龍尾上，彷彿婺星横。

二

鸞馭摇旌碧，龍章映篆紅。三遷標令節，雙表待秋風。賜帔流花露，遺文賦草蟲。古來翻大鳥，閨閣本相同。

雪夕病起翻少陵臘日詩同諸公宿巴陵署

日洩罌脂煖，年還澤草消。翠萱侵臘色，凍雪散春條。藥管隨良月，銀光漏紫

霄。今朝謀醉夜，陵下酒家遥。希軻曰：十月爲良月，見《左傳》，言病自冬也。

徐克家曰：是詩最難。翻時，相約翻入脂藥琵管等字，故尤難。猶記何道安有「謀家隨下澤，醉雪縱今朝」語，頗佳。予隨成復已，始知觀成不如下手，欲如此高融朗密，未易到也。

周括蒼茂源貽書以未歸失展裁因賦代答

一代風流守，曾經刺括蒼。十年夢寐客，相別在南昌。閲歲驚霜雪，懷人致鯉魴。那知游蕩子，猶自滯江鄉。

予宿桐音宅出所賦慰詩四章妙麗愀愴諷之傷懷因勉酬三詩導情

故國藏車日，他鄉賣餅人。秋衣憐季布，夜酒對孫賓。閣下紅蕉暗，燈前白髮新。十年悲往事，相顧泪盈巾。

二

依徙當時暮，還歸未晝遊。久辭荀里去，仍向孔門投。霜葉吟東郭，秋星墜北樓。誰憐頻把袂，猶攬舊烏裘。

三

困日知音少，衰年好會難。驚心聽漏促，久語落杯寒。妙句當筵發，嬌兒出幔看。夜闌生感激，對飯不能餐。

擊銅鉢和天衣雜題十首

丹壑啓蒙茸，招提表十峯。殿方環埤堄，人似坐芙蓉。疊嶂連疑複，添雲襯轉重。摳衣因避地，長愧舊周顒。

右十峯

翠壁千尋拔，清溪雙帶幽。飛崖看散下，到寺喜同流。覆草披遥磧，浮花逐細漚。嵓前斟法乳，此下有龍湫。

右雙澗

刺史前朝彦，臨文書亦豪。螭頭標去麗，鼇背負來高。金壁迷蒼蘚，銀鈎折白毫。千秋黄絹字，相對轉蕭騷。

右北海碑

眉池何歲鑿，傳道在西陳。掛月如圓璧，浮波只半輪。丹顔隨鏡破，碧甃帶沙湮。入水酧功德，無容幻影親。

右半月泉池

法寶翻華藏，經臺展妙香。慈賢真下座，好女自提筐。露宿隨烏子，雲開見象王。僧繇曾有畫，飛去在何鄉。

右普賢臺

七寶梁王供，三皈晉季崇。天衣饒鉢錫，佛像本金銅。守瑞亡前代，神綖出漢宫。傷心賢惠國，看賜繡經紅。

右帝主頒賜經像衣錫等

巀嵲雲門嶼，蕭條下寺灣。鷲曾遷舊嶺，龍尚護雄關。翠甓圍禾黍，荒臺盡草

萓。刦灰何處認，金布滿空山。

右下寺灣

方丘如對仗，列岫正標門。左右分環衛，中間奉至尊。馱經鑾象伏，說法弋獅蹲。何似恒河上，祥禽擁佛園。

右獅象對峙

蜒蜿喬松埂，依稀古墖𧢲。千花龍負湧，七級雁銜飛。翠粒浮沙遠，蒼鱗偃蓋微。夕陽殘炤裏，應見寶幢歸。

右古松埂爲三塔舊址

清磬三時静，踈鍾五夜號。雲邊廻竹閣，天半吼蒲牢。度磵疑秋雨，連山響暮濤。陶潛歸較晚，巨挺問誰操。

右鐘樓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大可稿

五言律詩五

北征二首

南浦歌難斷，東山望轉親。素絲方薦璧，斑髩已如銀。據地憑方朔，東方朔有《據地歌》。將車共買臣。誰憐千里驥，垂老入風塵。

二

乞病書誰上，登車路自分。驊騮難作隊，羔雁枉成群。小草經霜出，枯蘭藉火焚。周顒歸計在，休作北山文。

題陳節婦卷子

東海波難逝，南山烏自翔。嫁衣長在桁，嫠緯不盈筐。玉樹當堦緑，金釵墮井黄。羅敷年五十，無復採春桑。

清明日彰義門送客

丹禁分題罷，青門送客行。鄉程悲阻隔，佳節遇清明。帳飲風前緌，車塵雨外輕。鳳城新柳色，欲折不勝情。

祭廟❶

月吉游原廟，圜冬啓閟宫。句陳羅騎遠，甬道幛燈紅。籥舞調中律，祠官引上公。班聯何所似，倕矢與和弓。

傳臚侍班

景運開科舊，天門放榜新。九重忻得士，三唱换臚人。陛仗排雲曉，宫花照地春。東堂誰第一，不用問班隣。❷

送單贊府之任休寧

姑理松間詠，無卑柳下官。青袍還舊服，白舫上新安。霜後民田熟，雲來鳥道寬。黟山千萬户，總作洞天看。

二

玉闕依連歲，金風送及秋。簽書憑贊府，宦跡羡徽州。亭敞堪棲鳳，刀懸俟解牛。鄉心和婺水，同向浙江流。

同諸公集家明府會侯邸舍分韻得花字

禁苑度歸鴉，開罇對燭花。羊羹烹芍藥，龍劍合鏌鋣。書辯三墳博，歌看兩髩華。陶家有宗誼，相顧感長沙。

❶ 此詩四庫本未收。

❷ 「東堂誰第一，不用問班隣」，此二句四庫本作「慶雲成五色，喜氣徹楓宸」。

集家明府同諸公賦鹿脯分韻

野艇分難得，仙厨劈最宜。盤空方決齒，裘暖不須皮。得草呼朋急，包茅誘女遲。平原遺帖在，誰與共臨池。

集韻牌即事

高會開三雅，裁詩抗五都。分題標緑字，就坐擁丹罏。狎雀還林牖，看蟲結井梧。他鄉相對晚，那惜歲將徂。

喜梅庚至同施侍講韻

客舘緑草發，酒市青帘開。春色幾時到，故人千里來。公儀有儒術，梅福本仙才。秖恨黃金盡，無人更築臺。❶

再用前韻贈梅庚

上國逢春至，横門喜旦開。花看酈亭發，人自北湖來。遠興同仙尉，高科卻茂才。帝鄉能攬勝，一眺華陽臺。

送汪令之任淄川

爲邑當齊地，之官到祝其。山環羊叔里，花發鄭生祠。玉匣開丹篆，金堂展素絲。陶潛行縣去，剛及早春時。

❶「秖恨黃金盡，無人更築臺」，此二句四庫本作「駿骨當時重，黃金更築臺」。

二

歷下初爲政，陽坡舊有名。綬花隨鷗轉，書薤近庭生。目送雲山遠，心同海嶽清。興來能種秫，不礙魯田耕。

長安春雪初霽飲閣學李夫子宅分詩牌集字同顧二舉人魏大員外

禁曙初融凍，城春已放妍。堆山斜作練，着檻細流鉛。獸撤含灰凹，鵶翻落糁圓，南隣追勝屐，望盡白毫顛。

奉和高陽相公除夕入閣草制即事原韻

制爲專簾草，車從過闕停。曉含樺燭彩，春入柳條青。册府迎三朔，台階轉六星。東風方及物，論燮本無形。

二

餞臘金門外，封函玉案前。椒盤兼饌美，桃板綴花妍。幕北來王日，荆南收盜年。彌綸終歲意，應向此宵傳。

謬和高陽夫子除夕草制原韻辱蒙賜詩仍用前韻詞過獎誘因復依韻奉呈二首時己未臘月三十日

翠柏傳方始，寒蓬轉未停。送年憑酒緑，垂老脱衫青。北闕迴陽景，東方愧歲星。四時看再造，草木自含形。

二

日次行將盡，天階望不前。松盆驚歲晚，花餤待春妍。運際風雲會，恩深戊己年。昌黎安蹇劣，敢藉上書傳。

贈邗上巴君

曉樹能棲鳳，秋河看上魚。人垂高士傳，家有太常書。鄉酒隋宫遠，林花帝里踈。隔江如有贈，吾欲採芙蕖。

金黄門五十

張湛馳嶤闕，王褒使故鄉。蒼龍環北斗，鳴鳳在朝陽。婺水呈丹籙，秋花映皁囊。黑頭看入相，五十省中郎。

晚宿傳是齋贈駱佳采作即徐昭華外人也

開卷烟雲集，當軒花樹明。贅爲齊地客，少擅義烏名。永夜看揮麈，[1]掄年及請纓。閨中有徐淑，莫忘述昏情。

贈禾中盧使君

南服諸侯在，東方千騎臨。楷模需子幹，經術重盧欽。德比崑山玉，清辭昌邑金。伯牙臺畔過，誰與道知音。

[1]「麈」，原作「塵」，據四庫本改。

盆桂和韻

顥氣三秋爽，丹葩四蔕含。幽香聞月下，佳賦詠淮南。屏隘襟逾擴，盆低手可探。不須分作釀，侍飲幾回酣。❶

同枚典簿集梧陰草堂

梁苑論文候，西園對酒時。朱櫻堆似火，碧鯉鱠成絲。雨過收雷遠，雲開度日遲。據梧看病減，枚叔有新辭。

送陶丞之官

試仕趨伊洛，之官入澗瀍。雲山開縣道，河水灌鄉田。朝雨催行轤，秋花點贈鞭。驛亭無酒榷，留醉便門前。

蒙陰道中

城隱斜陽裏，旌連古驛中。林霏開北道，山勢萃東蒙。草閣侵雲緑，氈車度野紅。因思作藝日，羽畎舊能同。

殿試和李中允作

制策恢鴻典，臨軒展睿裁。天人齊奏對，雲漢自昭回。綵筆争花發，鑪香引篆開。封題天語近，不藉鳳啣來。

元日同諸公集曹舍人宅限韻

上日尋良宴，高軒集勝亭。歲筵籠暮

❶「侍」，四庫本作「待」。

靄，天闕聚春星。餅汎椒花赤，詩題柿葉青。獨慙元旦會，未設戴憑經。

二

帝里人俱集，春杯客共銜。相逢稱壽履，雜坐間朝衫。麗賦推曹植，新聲度阮咸。五辛盤正美，勿復嗜酸鹹。

奉和聖製閱河隄作

天子念河決，親詣龍淵宮。隄與江流接，源從漢使窮。東漸咨伯禹，南徙笑咸通。聖藻方貽誦，誰能掩大功。

二

覆鬴初成道，宣房早築宮。白魚圖自獻，鼯鼠飲俱窮。竹石分菑楗，芻漕輓會通。河平膺爵賞，看比徹侯功。

看菊夜飲

别館丹霄近，閒堂綺席開。星辰天上合，車馬日邊來。絳樹迴歌扇，黃花汎酒杯。東籬遺興在，宮漏莫相催。

答寄梅東渚二首

盡日懷東渚，因風想北樓。書來燕市暮，人坐敬亭秋。九市驚三絶，雙金起四愁。思心逐河水，直泝大江流。

二

春到宣州麗，花開宛水寒。游仙真漢

尉，良友是都官。雁度忻留字，鴻飛感漸磐。草堂寄傲久，猶肯憶長安。

北行入兖州界同王明府作

城僻人烟少，山行客路幽。晚天低魯地，秋色遍徐州。峻嶺盤蹊度，清泉夾谷流。同行王別駕，不爲海沂留。

詠菊四首 陳中丞席上作

紫袖西施

繡頰凌丹閣，蛾眉掩絳紗。粧遲當晚日，袖薄翳朝霞。翦帔分仙侶，和衣入舘娃。東牕頻倚笑，尚見一枝斜。崧曰：時座客十三人，五人爲詩。初傳是作至「和衣」句，座客皆失色。及畢，主人命優人捧觴代花謝，兼折花四枝插車後歸。

鶯語黃

籬落金衣散，玲瓏寶樹齊。窺人同葚熟，密葉隔枝低。織素還穿影，攜柑當聽啼。秋霜砧杵後，恰有憶遼西。

金穿宮

本是瓊臺種，還疑上苑分。銅鋪啣殿月，金椀貯宮雲。共輦雙絲轡，穿針五組文。平陽歌舞在，閣道正斜曛。

蜜輪

油壁驅來近，羊車望轉迂。傍櫳遮蝶

翅，隔轄落花鬚。漆扇廻轅下，黄支蔽道隅。夕飡同墜露，一樣釀蜂酥。

送劉勃安還淮陰

不見劉真長，于今二十春。酒披燕市月，衣落御街塵。家室真堪戀，音書莫厭頻。眼前相送者，豈是盛年人。

二

未遂東山志，還爲南浦歌。高情薄俗少，良友舊鄉多。懷璧驚投店，堅冰好渡河。淮陰城下柳，長記聽虀婆。崧曰：《搜神記》以琵琶爲虀婆。

寄何毅庵有感 時避人之長沙未歸

驃騎聲名在，廬江譽望賒。南臺餘柏葉，東閣有梅花。庭下趨三俊，屏深萃五車。楚人謡詠巧，切勿滯長沙。

任黄門舊宅齋前新産芝草同友賦贈

緑野臨流遠，丹芝繞砌開。風爲三秀發，雲護九莖來。攬珮商山聘，賡歌漢殿才。鶴啣新簡至，五色詎須裁。

二

舊里藏書處，忻看瑞草生。華文如霧合，煜質本星精。籞苑應同産，仙禽可代

耕。高門餘慶在，長見玉田榮。

赴卧龍山堂觀燈宴作 和姜太翁韻

星橋環曲幛，火樹敞高筵。一任連宵雨，長如不夜天。酒深看鳳舞，山静似龍眠。幸捧仙翁杖，閒堂景倍偏。

貽縣令

江縣桑枝秀，山城柳色新。賈彪真似父，鄴令宛如神。俸薄稀隨吏，❶庭閒少訟人。置身琴鶴侶，早晚得相親。

二

十載忘兵革，今來烽火傳。戢奸嘗秉鑑，調戍自揮絃。操比横江石，貧無緡綏錢。閭閻凋敝久，端藉宓生賢。

北行即事

客病愁來劇，徵書老去多。扳鱗瞻紫闕，載馬渡黄河。魯殿雲中出，郯城雨後過。公孫方應詔，其奈兩生何。

客福州訪許不棄郡丞園居蒙留飲數日即事書壁

閩嶠三千里，師恩四十秋。蘇子瞻憶歐陽守潁日約客賦詩，❷嘆曰：「師亡後四十春秋無繼此矣。」

❶「薄」，原作「簿」，據四庫本改。

❷「潁」，原作「穎」，據四庫本改。

予少受知郡丞大父平遠夫子，故云。通門傳北海，舊路感西州。好客罇還滿，文孫硯獨留。到來清興發，倚徙聽鳴鳩。

二

名高嘗集履，巷隘不容車。近榻花千朶，當階水一渠。鳴梆呼土附，池上擊板聲則魚集。結衹採軒于。海上烽連後，猶餘萬卷書。

三

敞閣山頻入，閒園春易過。樹深時鳥變，草暗晝蚊多。鮮膾調紅粉，香羹煑白螺。座多名下士，相顧一高歌。時鄭宫坊、高徵士、陳孝廉、蔡進士、藍山人諸公在座。

四

海畔探金鎖，堦前倒玉缸。卷蕉深當杓，次日摘蕉花片作巵侑酒。卧樹老橫牕。壁幔晴猶濕，鄉音醉更哤。座上多操閩音。閩南饒勝事，思煞釣龍江。

客寓南園答曹明府見貽原韻

春風吹滬上，春思復如何。雲牖通蓬海，花堦似馺娑。道書愁後解，佳氣晚來多。千里相依者，桐江舊釣蓑。明府曾宰桐廬，故云。

過沂州作兼寄州守邵君

纔入沂州境，清思滿客懷。《周官》通浸沭，❶《禹貢》並徐淮。秋雨行彌促，春風志未諧。封軺無意度，不欲近官齋。

送林户部使學河南

使帟東封轉，星曹北斗懸。名高班鷺日，文變景龍年。雲路瞻司命，天書獎進賢。中原推轂重，應贈繞朝鞭。

二

授簡搜儒術，驅車出帝鄉。九徵剛矢效，一顧鮮留良。客盡誇梁苑，文曾貴洛陽。三花開少室，倍覺掞天長。

夜飲家蕢倫宅

畫檻臨秋爽，丹花滴露濃。泉明懷舊族，杜位感吾宗。庭樹年前種，家書醉後封。夜闌方秉燭，月色正溶溶。

福州訪陳紫巘舉人西園亭子即和其初還故廬原韻二首

東越名賢繼，西亭別宅居。傍欄留綺石，隙地種嘉蔬。客屐穿林迴，園花着樹疎。長春宮未廢，游讌近何如。

❶「沭」，原作「沐」，據四庫本改。

三

華闥名猶舊，朱門望總非。隔橋通水罩，入座負垣衣。津繞龍還合，倉空雀苦飢。雨餘天一碧，爲看藥苗肥。

高固齋徵士陳紫巘招予西園亭子雅集仍用前韻同鄭幾庭宮坊前輩蔡思齋進士暨陳越山許不棄藍公漪諸子

邀賓季倫澗，載酒子雲居。煎餅堆銀線，淘羹攬露蔬。談深意氣浹，醉後禮文疎。應念東安客，松齋定不如。唐秦系予郡人，曾寓此地，東安種萬松自居，故云。

二

論世分今昔，繙書驗是非。花光明入牖，海氣濕侵衣。香爇思俱冥，膏饞腹易飢。南閩春又盡，何處逐輕肥。

飲陳越山齋有贈同鄭宮坊高徵士諸公限韻

勝友連辰集，高齋委巷通。魚梁雙甃碧，鸎粟一枝紅。削脯加春膳，炊彫愛晚春。道山亭下路，總在醉鄉中。

二

螺水環晴郭，鸞臺接故居。其尊人舊官省中。進蒸和稻屑，帶釀濾花鬚。特覓佳酒，以蓮

鬢爲釀。歌動牕前鳥，談嬴海外書。稺兒能下食，誰謂鳳毛疎。

和韻餞徐生克堅之益州幕

尚有涪江興，毋嗟蜀道難。家因啣蕨苦，溪近浣花寒。途記緣愁作，鄉書帶醉看。慈闈春漸轉，何以慰晨餐。

二

名重游梁賦，裝摇入幕情。戍樓依晚泊，江水向春生。高會偕賓主，他鄉有弟兄。益州橋畔月，萬里一相迎。

送曼殊 有序

曼殊病中，每夢阿母促之歸，乃貌以木衣裝送奶奶廟。

且送青娥去，言隨阿母歸。荷花開作面，菊葉翦爲衣。泪盡中途別，魂離何處依？他時香案下，相待莫相違。

二

豈有登車意，原無唾井情。因身長有病，阿母鎮相迎。寶髻山桃插，香骸土木成。傷心未開閤，生放小鸞行。

秋杪陪群公集同年馮太史宅觀菊分賦得潛字

秋日照高檐，秋花帶露拈。官貧門自掩，客至酒頻添。軟菜經宵凍，疎衣減夏炎。故園三徑在，何處覓陶潛。

二

清興招同舘，晴牕對曲㡘。篋中三家渡，花底一蜂潛。下食飢逾美，深談慣不嫌。滿頭思插去，搔首白彡彡。

題何毅庵宅

碧帙晴還展，青山老更親。春廻龍澗櫂，晚着鹿皮巾。結珮常遺客，分門在證人。劉蕺山作證人社，以毅庵爲都講。詩書饒萬卷，庭下有珣琨。

紺上人赴崑山葉太史藺園請席聯句時宛陵施少參臨安丁禮部邗上吴刺史吴門錢明府尤司理蔡茂才俱有和詩

金谷龍鱗澗，張杉珠林燕子龕。中軍新見請，甡高坐舊能參。解筏當杯渡，杉投詩滿藏函。臨岐餘眷戀，甡相顧把優曇。杉

二

送汝歸崑阜，甡看君繫草鞋。法傳迦葉紗，杉詩比惠休佳。初地從招手，甡三江宛入懷。朱門曾遍歷，杉可似住茅齋。甡

雪中集詩牌飲李閣學宅

翠嶂雲俱合，平橋路未乾。鶴歸棲院靜，客至換衣寒。翦毳凌晨散，涵暉向夜殘。坐看東閣啓，同厭大官餐。

葉公子守備清源

公子飽文史，剖竹出東齊。天際掣鷹隼，腰間瑩鶡鵜。陶山雲欲滿，濮上柳初低。長嘯清泉上，風流似鎮西。

二

書生投筆早，驃騎奉恩初。鉅鹿方開壁，聊城有射書。春風餞行幕，遲日發輕車。自笑頭將白，無能佩玉魚。

曼殊病

汝本雙成質，秋來一病深。燈前衣戀影，身後語傷心。惜誓留金合，延醫賣鈿簪。北南歸未定，魂去那能尋。

二

但厭心長捧，誰知病不甦。無兒年頓盡，恨母日來呼。初娶時，夢大士取盎中花見與，故同舘陳太史贈名曼殊。及病，則曼殊自夢一嫗携兒至，曰：「汝本吾家物，我擠眼，汝當隨我去。」其兒曰：「家去罷，不去阿母么喝。」黛椀誰書刺，予乏書記，每晨必寫刺數板。銀牀想挈壺。曼陀花一朵，看向日邊枯。

奉和杜相公元日即事原韻二首

輯瑞朝正後，端圭祝聖餘。陽回鄒氏谷，春滿段干閭。荆楚調兵檄，貞觀奏治書。蓂階方啓莢，誰謂禁花疎。貞觀，唐年號，出《易·繫》，有平去二音。

二

王春瞻首服，相業繼當陽。柏子懷貞切，椒花引興長。祈年如召奭，作曆授張蒼。第與朝元宴，何須引奉常。

益都夫子賜示閏中秋詩屬和依韻二首

三五今宵月，曾從秋半開。彩鸞驚又至，顧菟喜重來。桂樹長臨鏡，萸花待舉杯。齊紈將棄置，皦皦似新裁。

二

西風吹未斷，南吕琯猶開。疊詠袁宏在，聯槎海客來。雲留天柱月，酒宿幔亭杯。誰使瀛洲老，還將水調裁。

徐通政贈公生日

綠錡垂弧日，彤庭賜杖年。賓筵張座右，朋酒醉花前。石匱天邊字，荆溪雪後船。恩綸方累錫，應有鳳書傳。

二

東國誇遺耇，南州隱少微。内臺銀作構，上柱玉爲扉。海鶴鳴瑶席，山龍畫舞衣。一陽吹律後，漸見綵雲飛。

集同年米贊善宅和韻

逼檻拔山雲，幽花入徑分。亭虚嵓作幛，石罅水生紋。秘笈閒中發，清譚静後聞。隣園延眺晚，高樹掛斜曛。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二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僧彌稿

五言律詩六

送陳參軍之任牂柯

京國三年別，昆明萬里通。官程踰洱甸，郡舍傍烏充。海瘴連山白，蠻花染貝紅。題詩相寄遠，應在石屏東。

貞婦以未嫁死節

黃絹詞難妙，青陵路易迷。但歌貞女操，不賦仲卿妻。褵結猶懸帨，鬟垂豈副笄。羅敷墳上鳥，到死未雙棲。

凌君生日 君善醫，其子善弈。

慈竹編成屋，蟠桃斲作卮。天垂襟宇潤，霜入鬢毛遲。鼓櫂歸西塞，提壺出上池。歲華三百六，庭下看枯棋。

送孫太史充册立使封安南國王二首

金册三交使，朱衣萬里身。聖恩優侍子，賓禮覿王臣。瀧海花如霧，炎洲水似銀。百蠻開詔後，併作日南春。

二

故典淹儒術，新王拜御書。去登朝漢闕，歸負指南車。象郡卹碑遠，蒲泥賜印餘。邊亭爭負弩，爲認馬相如。

閨中秋月下作

不信秋纔半，翻憐月倍圓。光流收潦後，寒入降霜前。星没南鴻盡，天高朔吹連。閨人前度拜，只道又經年。

賦得採菊東籬下

秋菊滿東籬，黄花對酒巵。把來知坐久，採去恨開遲。玉露摧丹葉，金錢掛碧枝。故園三徑在，回首一相思。

贈張判官之武定州

趙軌分齊郡，王祥治海康。箳篁遮古道，桑椹接隣墻。山霧翻城白，湖雲映綬黄。驅車因禄養，不爲斗筲量。

二

半刺名通守，長才補判官。院從施榻重，壁掛佩刀寒。茀軾安騏驥，桐棲惜羽翰。堂堂公輔器，敢作庶僚看。

康熙十七年予以不學謬膺薦辟三辭不允兩浙開府陳中丞竟投檄舍下勒攜赴部勉强應命感而有作

恭誦王言大，深知儒術尊。九重思帝弼，三辟及公孫。府檄封投舍，徵車駕到門。微臣久荒學，乞放是君恩。

蕺山戒珠寺

古殿倚嵯峨，春風似永和。龍歸華藏遠，僧把戒珠多。舊巷看巢燕，清池想浴鵝。前王曾採蕺，霸業近如何。

送洪昇歸里覲省

十載留京國，三春返故扉。興隨青草發，夢逐白雲飛。宿旅尋題壁，前途數換衣。城烏翻埤堄，相顧轉依依。

二

孝友鄉人信，才名國士聞。竭來依上舍，此去浣中裙。柳記當門長，星從過野分。天涯原有泪，不用灑離群。昇有曲名《天涯泪》，爲思親也。

王黃門招遊祝氏山莊同施侍讀王祭酒徐大贊善曹編修汪二檢討汪五主事即席限山莊二字

尋花來杜曲，載酒到柴關。朝士此時集，春風竟日還。菰蒲依檻外，柳絮落衣間。相對塵襟豁，渾疑返故山。

二

頗覺春光盡，真成野興狂。城南天自近，杯底日初長。草閣迴林薄，花塍間水坊。追陪王給事，認作輞川莊。

左暝樵歸里

君是忠良後，爲忠毅公子。相逢早記名。題詩江令宅，供帳越王城。午雪當筵下，春潮接岸平。前途如有憶，試看柳條生。

涇陽聞人明府之官索題卷子

燕市傾行酒，秦關引去旗。蔭人通五柞，任土得三渠。林僻聞絃誦，花明照簿書。到時春信早，應見雨隨車。

二

古道攜琴意，荒亭負弩情。地高知野沃，水濁驗官清。山雉當車乳，村雞近縣

嗚。咸陽一百二，行處是王程。

奉陪馮夫子游萬柳堂和韻同汪春坊陳檢討林主事諸公

洛下三秋會，城南尺五天。草茵沾墜露，茶竈引孤烟。礙柳移橋板，澆花決壟泉。謝公餘興在，絲竹正泠然。

二

名園饒暇日，踈柳漏晴天。水洑方收潦，林深長帶烟。尋花度韋曲，記石笑平泉。千載登臨興，吾思孟浩然。

詠西平舊蹟八首 應西平令沈明府之請也

柏　亭

封國貽來久，鄉亭望去新。風清山郭曉，雲度野橋春。疆理遥連楚，桑麻宛在秦。行車長駐處，争識種花人。

積　雪　莊

四望白皚皚，高風下石臺。官橋冰未合，汝水凍初廻。峭壁參天映，窮檐負日開。縣家能埽雪，應向洛陽來。

周泊漁家

碧水横梁笱，青絲展釣車。空村聞櫂唱，前岸有漁家。夜雨流菰葉，秋禽叫蓼花，江洲吾有興，何必上仙槎。

分金岡其八景名義岡牧笛

入世懷良友，長貧感素心。非時猶韞玉，何地好分金。細草全披徑，斜陽半在林。悠悠牛背上，短笛是知音。

龍淵又名龍淵夜月

灩瀲棠谿水，蒼龍起石磻。菁蔥蓮葉劍，紫氣繞河干。利器藏歐冶，前朝廢鐵官。清光千萬里，渺渺向誰看。

董孝子織女臺

贈珮天邊杳，支機石上分。荒臺唧晚照，滿眼散秋雲。磵蝶銷紅粉，山花掩翠裙。高堂如獻帨，可用七襄文。

鄧公陂

太尉多遺蹟，中原感廢基。當年曾伐蜀，此地早開陂。迤北平田潤，征西返道遲。汪汪千頃在，爲爾一追思。

郅君章遺塚

荒壠迷春草，高丘帶夕陽。我來時下

馬，一拜郅君章。史誌鴻名舊，碑蟠螭首長。蒼茫烟樹裹，父老尚烝嘗。

同年袁編修予養歸里

才子徹中制，詞臣去北扉。幾年同禁闥，鎮日念庭闈。史祕弢銀管，裝輕疊綵衣。東明山下路，應見白雲飛。

二

朝天三館外，愛日八甎餘。曉禁辭行幄，春園御板輿。牕圍淇上竹，饌入衛河魚，獨恨南游返，居然戀直廬。

奉和高陽相公元旦即事原韻

正始端樞景，朝元散珮聲。日華方啓仗，天氣欲銷兵。祝歲占黄稑，開疆奠紫荆。萬幾勞首祚，千載藉阿衡。

二

甲子開元朔，安危寄一身。敷天皆得歲，大地總生春。玉曆頒承久，銀旛拜賜新。不須房杜在，宰相始稱真。

送蔡生之檇李 生擅星學

放眼星辰外，乘槎天漢中。新書傳趙載，高論本王充。海水分衣綠，江城掛日

紅。由拳如望氣，應過語兒東。

友人移居

喜卜安仁宅，應垂履道名。青雲當牖出，碧水繞堦生。種樹前人蹟，迴車過客情。翻嫌茅舍遠，斗酒問柴荊。

高侍講扈從東巡盛京有贈四首

朔衛嚴清蹕，東巡簡從官。持衣陪萬乘，橐筆侍三壇。仗扈龍驤遠，江迴鴨綠寒。豐人雞犬在，彌望即長安。

二

御路通澄海，鑾輿狩盛京。掞天流漢藻，計地出秦城。班借千山影，詩題五國名。長楊勞聖眷，早有射熊情。千山有九百九十峰，近高句驪。

三

豫動迎花壘，春深暗柳旗。敷文頒韎韐，前史著高驪。墓吊張僉事，歌傳來護兒。十三山下住，回首一相思。

四

才子膺供奉，皇恩逮近臣。百神黃道合，二月翠華春。鐵嶺追仙校，凌河少涷人。杏花山畔發，看點屬車塵。關外有杏山城大凌河，冰凌入夏不解。

與邑尉劉君飲次君本山陰人

莫厭雌猶伏，須知蠖自伸。青袍映江草，黃綬見鄉人。學並劉希美，仙同梅子真。罇前須記取，皓首是編民。

送顧記室赴濟南幕

送汝游齊郡，秋風起薊城。車前關樹遠，衣上海雲生。幕府藏珠匱，函山訪玉璺。徂徠能遍歷，爲我斸黃精。

二

同作長安客，君爲歷下游。贈鞭盈帝里，操瑟向齊州。雁度平原嶺，秋高望嶽樓。白雲無定所，何處是滄洲。

益都相公攜門下諸子游王大司馬園林即席奉和原韻四首時首冬雪後

攬勝覓佳囿，入門生隱心。巖從雲外接，人向洞中尋。絕閣摩天豁，空壇負日陰。恍疑臨塞峽，騎馬度彈琴。居庸關有彈琴峽，水聲如琴。

二

複磴風前折，陰崖雪後寒。橋迴雙澗落，石隙一亭安。翠柱遮行幔，銀牀漱急湍。林疎垂縷絡，尚有蔓胡蟠。

三

遨遊勝西苑，松菊想東澠。益都家近澠水。彭澤饒師弟，平泉舊友朋。相公與司馬爲同年友。山光涵盞碧，樹色落衣澄。愚谷新移處，初時攀未曾。

四

種花憐盍子，南方草花名。來鶴愛蘇耽。簾捲千峰雪，牕含衆壑嵐。書臺延遠眺，酒石醒餘酣。千古藍田業，何須在渭南。

山陰王生屢枉缺候有詩并文稿見寄奉答

夜別西園久，春還南洴稀。吕安長命駕，皇甫未披衣。入世哀時命，高文杜德機。前期千載在，咫尺敢言違。

朱文學載中童二欽震各有贈詩并詩稿寄示答之以詩

妙論朱公叔，佳名童漢宗。車中方合璧，筆下儼追鋒。隔水投雙鯉，同時作一龍。新詩都在眼，開卷恨難從。

伯興歸自新安

寶婺峰頭雨，新安江上雲。臨圻懷謝客，歸路指桐君。石記前溪好，烟攜滿袖芬。不知招隱地，可誦小山文。

客晉安同諸公飲次贈蔡進士作

良譿追河朔，雄文重子尼。當軒閒結襪，入座静啣巵。古道歡逾朴，鄉談褻不羈。座中鎮操閩音。酒酣方待駕，秉燭對彈棊。蔡好飲善弈。

又贈藍山人漪

異地聞豪客，同時擬謫仙。玉山行處倒，銀海抱來眠。挾策裘還弊，揮毫紙盡穿。山人善書。相逢林下士，看解杖頭錢。

徐水部榷使歸朝

使出南關近，天垂北望遥。朞年三奏績，四海一歸軺。鳳語廷花轉，雞含署粉銷。軍儲催賦急，平準幸相調。

二

司水推何遜，爲郎返杜陵。雲亭需倚馬，星路逐擔簦。國計關前草，鄉書篋裏籐。内廷諮近事，只飲聖湖冰。

三

駟馬官人餞，雙旌使者回。頻辭龍阜去，會見鳳城開。載惜川林賦，搜餘竹箭材。難忘吟眄處，不獨宋宮梅。南關榷署有宋德壽宮，梅水部嘗咏詩索和。

四

家乘饒中論，闕門又著書。聖王勞補衮，下士妄牽裾。授策來前席，娛賓屬後車。淥波江上路，相望轉相紆。

吴明府納姬聯句和韻

古署青鸞繞，牲春城紫燕來。筵前雙燭映，吴沐勝裏一花開。單父琴方御，牲藍田玉自栽。公門有桃葉，沐看取隔江廻。牲

二

兩槳西陵渡，沐雙輪北府來。燈垂百子豔，牲扇逐五明開。陶柳當牕種，沐潘花繞砌栽。嘒星中夜望，牲長共斗杓廻。沐

遇徐二咸清同赴徵車有贈

幸附南州辟，同爲捧檄行。名高重孺子，親死媿毛生。黻珮當年意，車徒此日情。治安如有疏，切勿效縱橫。

上巳萬柳堂修禊奉和益都夫子原韻二首即席

佳節三辰届，名園幾度過。雨來新水漲，風緩落花多。堦樹侵衣緑，盤酥映面酡。禊堂相隔久，鶯聽羽觴歌。

二

臨水從周俗，因風想魯壇。草深埋野屐，林密礙朝冠。時序杯中興，雲山天際看。明農丞相意，只顧問園官。

贈送郡司馬童使君赴任同沈光禄韻二首

展驥爲參守，分符向會稽。人如崔北地，官比謝安西。輦下諮編蔀，車前賜屏泥。褰帷將入郡，江岸草初齊。

二

暫借鈞衡器，長懷荆楚材。亭邊候騎列，山半郡堂開。披牘驚雲谿，清軍渡海來。琪花能四照，光氣滿蒿萊。

陪游祝氏園即席和益都夫子原韻四首

招尋當雪霽，此地得幽棲。巖曲通流細，林深入路迷。魚從寒潦伏，雞傍午烟啼。扶杖追隨處，悠然物我齊。

二

梁苑抽毫至，楊亭載酒過。層冰封斷磵，密雪抱繁柯。隔巷留賓騎，長樊罥女蘿。從來難和者，唯有郢中歌。

三

看山疑玉岫，入室啓冰壺。白墮傾來

淺,紅塵到此無。烟霞忻自得,牛馬任人呼。況有當牕菊,亭亭不用扶。

四

談深神自静,地勝境逾幽。傑閣憑來迴,高岡坐去浮。文章增嶚峭,杯斝起綢繆。燈火將歸晚,行吟動暮愁。

題諸暨傅貞婦圖畫

誰畫松和竹,能分珉與玒。烏羊安用匹,黃鵠不曾雙。冰鏡窺蘿石,清流繞浣江。清宵思彼髧,長自對銀釭。

蛤大師之寧州 用蛤公贈韻

道人渡江去,拂衣隔人群。將攜剡川雪,一臥匡廬雲。妙指天邊落,清談石上聞。內廷供奉久,長憶聖明君。蛤公曾延住椒園,故云。

二

永夏辭天姥,新秋去若耶。題詩存八正,飛錫近三巴。鉢隱龍宮樹,衣裁鷲嶺花。天涯相問處,不記有恒沙。

三

東土栖支遁,南朝重惠休。金臺邀翠輦,銅椀賜紅樓。出伏山前虎,行隨海畔

鷗。宗雷舊同社，相送上寧州。

四

修溪石室好，此地得精廬。編户知僧律，長廊貯佛書。塹聆幽讚會，常住浄明居。誰道秋江上，瞻雲過太虚。

江上數峰青 同南士作

極浦彈瑤瑟，群山列翠屏。烟林棲浪碧，嵐氣近江青。九面開衡嶽，雙螺洗洞庭。不須悲帝子，相望總冥冥。

吴江顧生初度

每渡吴江水，長思笠澤賢。家傳三俊譽，門繫五湖船。釀黍逢冬節，栽花度晚年。香山能自咏，好著會昌篇。

送汪檢討林舍人奉使琉球册封中山王四首

水國稱藩遠，儒臣奉使遥。玉函天外啓，金節日南標。鯨路開雲驛，虹旗結海橋。殊方倘懷闕，萬里趁歸潮。

二

北顧敷文命，東行載德音。片帆沙際急，孤島霧中深。天賫三繅玉，波涵萬頃金。針槃隨所向，總見使臣心。

三

鳳詔從天下，鵬程擊水飛。封留傳世寶，到着賜時衣。蜃氣看成幄，鮫人喜下機。主賓迎饗後，頫首奉恩輝。

四

荒服行人罕，還朝覲禮成。高風占使節，落日驗歸程。晚向龍宮別，春從鼇背生。蠻方書帶礪，敢不藉芳名。

陪同館諸公飲喬編修宅即席和韻時同年尤檢討予告將歸

秋早吟蟲急，官閒度馬遲。柳風清入座，燭影暗流巵。筵敞茵嘗密，堂深幔自垂。明朝有歸客，永夜且相隨。

二

同舍愁分首，當杯想乞身。論文輸我輩，索食向誰人。庭竹含烟細，沙蒲入醖新。夜涼衣露滴，涴盡六街塵。

周大公子赴河東參軍贈別

雅有參軍興，新添從事銜。罌藏白墮酒，桁掛緑羅衫。吏治思吴彦，兵書卻渾瑊。籌邊樓下路，猶見石巉巉。

二

庚杲才難敵，嘉賓望自隆。一官歸幕府，三絕去河東。槐簡分衣碧，蓮花汎水紅。題詩相望起，多在晉陽宮。

和秋日閒居詩十首有序

同年喬編修示閒居詩屬和。嗟乎，我乃無居。時借寓王光禄宅。因于奔走之暇，陸續和此，悉依原韻，見者毋哂爲不閒乃可耳。

鮑照非無廨，張融未有居。登朝真懶散，涉世太迂踈。僕老艱持刺，官貧厭較書。徒言殘暑退，煩悶幾曾除。

二

訪客還三市，尋真過五家。馬頭飛候雁，寺裏見秋花。近塞風逾上，衰年日易斜。所忻陪宴飲，日日醉流霞。

三

偃息竟何事，驅馳了不知。宦情供嘯咏，蠻語拙言詞。投筆增三嘆，還書又一嗤。東家有供奉，且與譜龜茲。

四

洛下吟初慣，廬江客已殘。驚心陪祖帳，違例入句欄。結組當年邁，遺鞭在夜

闌。有田鉏未得，何處問倪寬。

五

名難垂後世，賦乃嘆同時。蒼髩歸金馬，黃庭鎖玉匙。酢梅空濺齒，變豹豈留皮。特愧終貧窶，長膺鮑叔知。

六

依人在廊廡，與客度朝晡。竹牗穿雲眼，苔衣繡土膚。傍身遮短褐，無力養長鬚。誰道佯狂者，能令禮法拘。

七

緘文愁玉柙，食鱠想金虀。賄在應焚齒，香消那噬臍。涼深知夏遠，望久覺天低。借問郗公舍，今還在剡西？

八

綠髮含霜淺，黃塵着袂輕。當車翻柘影，隔巷賣餳聲。肘繫還丹訣，胸無堅白鳴。徒吟王粲賦，安得俟河清。

九

但署崇文舘，從無治事齋。花甎看局促，虀臼費安排。白璧誰留珮，青錢勿繫鞋。北山如可返，吾欲訪洪崖。

十

帶草枯難縛，籬花落未拈。歲時終有盡，出處那能兼。興至繙書簏，顔衰避鏡奩。秋來逢短景，尚恐舊愁添。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三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于稿

七言律詩一

西河七律以神、景、開、大爲歸，故用氣攡詞，用詞馭意，俱有獨至。其中偶涉融雋處，要是故爲元和後法，非流及也。蓋氣削于意，縝練減而纖疏勝，皆是中晚彼認穠麗爲西崑者貿貿耳。

律用實勝。濟南能實，惜全少隟地；若信陽則又微涉歇末矣。唐人三四虚攏、五六實攡者，十之九。假令《黄鶴樓》、《鳳凰臺》無五六抵排，可稱律乎？

西河于半律後經營未盡，此勝人處也。

西河自言曰「酬應者十九，宴游者十一，登臨感寄無聞焉」，工拙可知矣。然唐人原無虚題，自子美作俑，裁多空指，顧浮響易襲，實拈難工也。西河雖奔走衣食，本無閒情，故非作意爲唐而虚題自少。

律以律意，意完律止，故唐律皆單篇也。近不能律意，意浮于律，遂一題數累，意境雜出，或至起不押題、收無留情，倘摘去首篇，漫不知爲何題矣。西河一準于律，則單篇自多，累章自少，何則？祇就押題論，若首篇一二然，次篇一二又然，不床上床乎？以上見鴻路堂輯本卷首。

附《西河長至夜論詩筆記》　毛甡客西江，長至夜與桐城何懷仲、宛溪汪發若、錫山堵子威飲施湖西幕，湖西曰：「少陵與人同爲詩，輒不競，何也？往次早朝詩，某最抑少陵作，人多所怪。」甡曰：「唯然。曾記某時亦次此，客曰少陵傖，甡訶之。客曰：『不然，且如論其粗者。律，律也。既題早朝，則雞鳴絳幘、萬國千官，律然已。王未能岑者，王未能補舍人原唱，春色則花迎柳拂，王所怯耳。王、岑統未能賈，賈以「銀燭朝天」四言原盡，則頷之優豫，王、岑所怯耳。杜即不然。王母仙桃，非朝事也。堂成燕雀賀，非朝時境也。五夜便日暖耶？外也，且煖非早時也。若夫旌旗之動、宮殿之高，未原朝者也。日朝罷亂也。和與早朝半四句，乏主

客也。如是非律矣。且賈、岑、王多符語，豈相勦耶？律固如是矣。往誦景龍宴公主山莊詩，彼沈宋燕許諸鉅公也，所傳應制，凡三十餘首，祗如一首，此何故？假如主第有泉池，則詩中各宜賦一句，特此中見超則超耳。如趙彦昭「靈泉巧鑿天孫渚」、岑羲「泉聲迴入吹簫曲」、沈佺期「池成不讓飲龍川」，自不如蘇許公「當軒半落天河水」之妙。曾記王于一論詩曰：錢吴興《湘靈鼓瑟》詩，一結固超，特起頗窘。是必先有鼓瑟大意，恍惚徐入。陡曰「善鼓雲和瑟」，非窘耶？」某不答，只誦當時同試詩『神女泛瑶瑟』、『帝子鳴金瑟』、『瑶瑟多哀怨』諸起句，王便不復理。若吴興落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亦非創語也。魏璀有『曲裏暮山青』，陳季有『數曲暮山青』，既授青韻，則自有此句，特錢超耳。王、岑、賈不岐而杜岐，則杜傖矣。」又曰：「岑落句『陽春一曲』，急着陽春，非無意也。觀其又和『雪中早朝』，急着白雪可見。」又曰：「歷下不選少陵，有意；且複選三詩，亦有意。客之論此者雖粗，然亦有意。」湖西曰：「然，當記此一節。」因記。

禹廟

夏王四載告成功，別禪苗山起閟宮。玉帛千秋新祼薦，衣冠萬國舊來同。金書瘞井封泥紫，窆石懸花映篆紅。一自百川歸海後，長留風雨在江東。

江徼懷人

江徼懷人江外臺，江流千里重徘徊。秦人島嶼乘潮上，漢將樓船繞地廻。殘壘低連沙樹暝，孤城遥傍海門開。西陵一望滔滔水，不見長帆天際來。

無題

織素誰來問故妻，春機當户曲欄低。箏投秦氏桑林下，家近王陽棗樹西。錦字廻看江北雁，玉梭鳴傍汝南雞。絲長日短難成匹，愁煞鴛鴦半路溪。

晤太倉許長水焕左遷吉州司馬賦贈兼慰

江州司馬舊高陽，吴下風流屬太倉。長水自留循吏傳，嚴關曾使户曹郎。清秋好月逢玄度，外府卑官念子將。指顧漢庭思賈傅，不教楚水厭明光。

懷張七梧游粤

邗關客舍送馮驩，一别三年會面難。草短愁人還北固，花開憶汝在東官。明螺舟放珠江白，瑣布衣裁荔子丹。陸賈未歸書使斷，誰從嶺表問平安。

過東園

偶過東園倒接䍦，春風幾度憶前期。低花趁蝶銷黄粉，積草生魚散緑陂。架滿書編看愈懶，門無客到啓嘗遲。借問西川王録事，可能還贈草堂貲。

沈康臣評曰：意調寛然有餘處，絶似右丞，往與棄蕃鮮最愛此詩，以其不近歷下故也。

除夕逢立春效景龍體

椒盤栢酒傍江開，彩仗青旂出郭來。玉曆乍看今夕換，蒼龍先遣隔年回。林彫朔雪驚抽蕙，地近南天早見梅。添歲迸爲除歲日，他鄉何似故鄉桮。

春盡林亭書事和吳水部韻

春光欲盡曉陰寒，閒向林亭一倚闌。當牕麥氣隨風度，隔幔山容帶霧看。宿鳥盈巢遮葉暗，晴蜂繞地戀花殘。共對琴樽忘物候，朱盤新摘小梅酸。

白鷺洲施湖西席送吳百朋之任湞州即席同陸圻韻

天涯高會惜離群，錦席芳洲夜送君。樹裏星河三楚盡，樓前章貢一江分。翻來白鷺波間羽，望起蒼梧嶺外雲。怪底新歌皆妙曲，征西官屬總能文。

二

雙江高閣上崔嵬，入夜憑欄一舉桮。千里重停吳隱棹，群賢追嘯庾公臺。清歌別部風初轉，換席西軒月欲來。此去湞州應不遠，南行端賴濟時才。

東蜀山人

東蜀山人着素冠，青蒲繞屋近河干。自稱晚歲須扶杖，人贈清歌是考槃。啼鳥春從花裏密，烹魚朝出竹中寒。閒來時向藜牀卧，種樹新書看盡難。

千秋橋訪友

千秋橋畔草芊芊，司隸閒堂一徑偏。隔巷燕飛尋舊壘，開門水滿纜春船。家人偶着秦時服，❶故事猶談宣廟年。落拓相過休恨晚，夕陽江上有烽烟。

登臺望石門關作

春草群飛雉子斑，登臺一望石門關。緣江烽火來三楚，橫海樓船斷百蠻。絶徼軍輸愁遠度，長征都護未生還。我來不見周南郡，金斗城高何處攀。

旅中送張二自晉陽還歸西江

高林朝日炤叢壇，游子還鄉勸早餐。樂氏諸兒曾許趙，張良垂老未歸韓。路分南浒黄秔熟，家在西江白露寒。帶鋏揮戈年歲晚，重來莫忘釣魚竿。

❶「家人偶着秦時服」，此句四庫本作「家人慣善秦聲曲」。

登瓊花臺

何年創此瓊花觀，不見瓊花此觀開。千載名花應有盡，尋花還上舊花臺。飛鴻曉斷邗關度，疊浪秋翻瓜步來。四顧憑欄一惆悵，蕭蕭黃葉下蒼苔。

舊評曰：氣調涵渾，風格豪上，「飛鴻」二語，乃高廓無前。

張使君泛舟作

太守樓船駕露梯，平明載酒鹿城西。綠水漲時抽綠草，青山斷處界青溪。擬翻太液歌黃鵠，曾使陳倉祀碧雞。淼淼胥臺高未極，相看知與峴峰齊。

許記室新成進士有贈

三年管記在江東，獻賦還來宿射熊。並道枚皋堪倚馬，誰憐鮑照久從戎。天門日映寒袍紫，上苑花傳錦字紅。舊府蒼頭擐甲去，也聽鶯語到南宮。

送胡揭陽之官

揭陽勝地古潮州，束綬懸金起壯游。候吏遠迎三水驛，居人多在百花洲。鮫珠散處蠻雲繞，馬甲裝來海氣浮。君到若推吳隱後，玉溪應發舊清流。

張梧去淮

獨上淮陰古釣臺，登臨作賦甚雄哉。頻年帶劍驅吳楚，忽爾行歌歸去來。細草暄隨胥浦漲，平濤凍逐射洪開。南昌亭下春風發，不見王孫哀復哀。

宿東村作

東村別舘傍東田，猶許東家倚醉眠。隔屋鳴箏聽漸遠，疎檽漏日影初圓。枯荷殘暑浮新鯉，高樹先秋咽早蟬。欲上南岡無羽翼，褰幃愁較白雲篇。

徐徽之舊評曰：取調渾，寫境不渾；寫境刻，用意不刻，才是能手。「疎檽」句真神景間調。

游倪司農園亭

尚書休沐草堂成，別有層軒倚水楹。高閣恍連千堞起，修廊時繞萬山行。曉霧隔陂牽紫蔓，春風前路折朱櫻。潁川才子題門巷，只羨兒寬雨後耕。陳推官子龍題堦門爲經鋤鄉。

送洪明府圖光之任程鄉

程鄉南去載青驪，明府才名天下知。珠海烟深行處遠，藤花風煖候來遲。農錢絕徼輸螺子，官酒長亭薦荔枝。送汝鵬飛剛六月，前圖應記鳳西池。

詒徐水部

南州才子水曹郎，兩度乘軺出帝鄉。豹尾舊懸吴市曲，麟書重下楚江陽。遥天芻粟通關遠，獻歲椒花拂綬香。慚愧梁園倦游客，秋風一别竟難忘。

登會城望江仝金二鎏何四十二之杰沈太史孫吴二徵君

江水滔滔接遠空，登城遥望海門東。秦皇弩仗驅三島，句踐船軍散五戎。斥地鹽潮賓雁白，蠻天蕉雨客帆紅。津亭飲宴當年事，努力神州藉數公。

飲梁少府

仙官趨府控金羈，邀我同銜瀲灩巵。春到滿城開躑躅，晚來雙甕發胭脂。江關暇日參卿重，山坂晴雲送客遲。小吏不知廳事散，隔墻猶自聽黄鸝。

桃花津前

桃花津前津路廻，角巾布襪林扉開。客知古事倘能説，我亦野情當再來。斜日白桐寒隔塢，迎風紅蔓嬝當杯。山村處處春桑發，那見彈箏秦氏臺。

暮春三月吴淞招上巳修禊甡適過山陰不果從卻簡張慤徐致遠諸子

麗日晴風泖浦波，青油畫鷁禊堂過。江南舊俗推元巳，吴下新亭似永和。蘭葉叢舒紅錦幔，桃花高漲白龍河。千巖萬壑山陰路，不見流觴奈若何。

少　年

少年抱劍出關中，羽衛新招六郡雄。久許報恩逾聶政，平時飲酒笑秦宮。雞鳴曉日黄河動，雁陣秋陰紫塞空。當日枌榆遷欲盡，愁君馳馬過新豐。與舊刻小異數字。

黄刻知評曰：「黄河」二語驚人。又曰：雞號以興，百息俱動，三春過雁，秋賓而稀動，與空本是實，字卻下得奇警，真未易到。

與祁六公子赴曲水社集

不分肩吾曲水游，幸陪青翰鄂君舟。殊方結客三千履，連袂看花十二樓。列伎長筵歌自緩，畫屏深燭醉難留。晚來多少江南雨，瀉盡王家金埒溝。

王侍御席與歌兒

御史筵前舞柘枝，當筵重唱鷓鴣辭。紅牙長繞青螺帶，粉頰低垂緑玉巵。人是故譙車子後，歌傳秋浦謝楊兒。蘭臺曾擬貞元宴，葉底花間幾度思。嘉模曰：劉禹錫詩「花前葉底奉君王」，間與前同。

匏　瓜戲倣西崑體

匏瓜空載兩車箱，不疊蘘荷舊紫裳。争取百千邀碧玉，何如十五嫁王昌。樽前鳳舞黄華子，水面魚吹白石郎。辛苦盛年猶待聘，當時只記善和坊。

逢劉二江南行

王孫十載罷追游，又上龍江古渡頭。獨酌馬生仍作客，同行李廣未封侯。梨花滿院留青漆，柳樹長干躍紫騮。無限建康城下水，年年空向海東流。

蔡大敬評曰：「梨花」二語栩栩欲仙，所謂天，所謂自然，所謂妙，俱以此，唐人惟王維有此。

孟遠訪友吴下

孟子論交真丈夫，清江四月下三吴。花明錦帶懸刀錯，風送斑鳩轉轆轤。長夏鶯啼過茂苑，荒臺草色戀姑蘇。淮徐北望雄千里，莫道韓陵片石無。

入湘湖書事

落星湖畔草茫茫，别有澄波萬頃涼。溪口一橋連大路，城西幾里到横塘。青山入浪烟林動，翠藻縁崿水帶長。隔浦鵁鶄驚棹起，蕅荷深處又成行。

二

環山浄捲碧琉璃，紫幕紅茵度水涯。稻葉暗抽朝溉後，荷風不斷午涼時。龍堂瀨淺楊王宅，湖有楊冀王宅，今爲寺。鳥道雲盤句踐祠。蕩槳女兒歸獨晚，前湖新約采蓴絲。

衡陽

衡陽一望數峯高，雁去烟深絶羽毛。嶺海但能供荔子，滇關誰與種蒲桃。戈連歲擾魚龍舫，花落春温組練袍。新息舊標江界柱，天回南畔水滔滔。

贈姜二承烈赴從叔上元官署

横江草色柘袍輕，游子鳴榔入舊京。❶村市春烟迷浦漵，布帆朝雨近清明。河陽花縣迎潘叔，建業官廚訪步兵。天府嵯峨渾不改，❷相逢愁上石頭城。❸

馬跡懷南士

越王山下賦離群，英布城前看落雲。歲暮他鄉還作客，春來何處不思君。天開婺女揺晴翠，水滿康郎漾夕曛。陽雁欲歸

❶「入舊京」，四庫本作「報水程」。
❷「渾不改」，四庫本作「形勢壯」。
❸「愁上」，四庫本作「還上」。

愁未得，幾回哀響夢中聞。倪天章評曰：神思綿邈，意調超越，每讀三四，使人反覆不能已。

海寧祝生過訪攜伊舅氏朱孝廉書至喜贈

嘉楧曰：時朱近修新刻集成。

微雨清秋筒簟涼，誰來采苧到橫塘。天邊落雁江湖晚，篋裏懷人歲月長。越布衣含山氣白，沙門帆落海雲黃。憐君年少能乘興，攜得新詩是渭陽。

奉贈屠又良解元母太君壽

錦帨張筵泛玉波，高堂玄髮尚如螺。長攜公子攀叢桂，曾對靈均剪芰荷。麗日朱函開寶篆，秋風瑶瑟動雲和。陽山大節終能配，庭下何難見孟軻。解元尊人殉陽山令，有記。

寄獻嶺東使君

金牙玉節啓龍江，嶺右分藩早殿邦。一代才猷專百越，九天風雨下三瀧。官亭葭吹開銅鼓，蠻女花枝映繡幢。陶侃功名君獨擅，谿來國士本無雙。

過南徐軍贈袁八書記

南徐幕下談兵日，北府軍前對酒時。愧我文章輸陸賈，憐君慷慨過袁絲。星門合壁調金鼓，天塹橫江鎖鐵錐。露布草成真倚馬，可曾持示帳中兒。

驟雨口號三首

驟雨空亭暑氣收，紅雲堆作黑雲頭。檐前飛練垂垂溜，水面圓花點點漚。遠岸林明廻晚炤，平田澮滿快通流。絺衣頓覺浮涼襲，多少輕紈卻畫樓。

二

隱隱南山動晚雷，山前雨脚自飛廻。浮雲擁隊争吹去，遠樹聞聲漸過來。當户懸珠蟲網濕，衝池破鏡水萍開。不是蒼龍歸大海，翻疑神女下陽臺。

三

蒲葵觸熱雨初溥，頃刻斜飛過羽翰。花甃濺來衣自濕，荷珠傾盡葉仍乾。風飄錦帶垂虹細，晝映金釭繞電寒。滿地驚湍愁不定，相看疑下幾重灘。

嘉模曰：是詩作于兩水亭，時同賦四人，惟姜汝旦詩先成，西河亟賞之，後見西河詩，尚自恨未盡抒發，他俱匿不復出矣。猶記西河云：「使唐神堯時共爲此題，必如許新妙。」又云：「三詩惟『林明』句古人未道過，餘俱道過者。」又云：「唐人有『火雲斜襯黑雲生』句，堆字那得如襯字之清。」其諷諭如此。人之云亡，今汝旦且從哲人游矣，并識此以附累息。

入橫山宿傅大溪上草堂有感

十年九度入衡陽，最愛君家舊草堂。

曲路環溪栽野竹，前池拂水卧高楊。春雲壠首驅黄犢，秋雨山岻射白狼。少小逢君豪氣鋭，今來看作丈人行。

二

横山西上路欹斜，郭毋峯前水一窪。曾著竹書開墅曲，到來松酒醉村家。南溪人遠留紅樹，隔塢天寒噪白鴉。我欲乘船歸渡口，期君三載種桃花。

衡門

衡門寂寂傍江涯，曲徑新成到轉疑。風吹粉蝶翻花桁，雨後青蟲滿荳籬。漁網入陂牽綆細，農歌出谷應聲遲。短衧相過長載酒，不須陶令在東菑。

客中送董匡北征

朔風貂帔向皇州，愧少琅玕贈遠游。鵬翅乍分雲外路，梅花先發驛邊樓。賓開燕邸通侯第，詠並臨淮估客舟。上苑春光鳳城月，幾年廻炤越江流。

中州元夕觀鄉飲有感

石經門下早啼鶯，遺老猶存饗序情。鳩杖扶來方醉酒，鹿鳴歌罷自吹笙。官街火樹縈星晝，曲巷香車待月明。伊昔洛陽圖畫裏，春風幾度會耆英。

康臣宅感賦并憶蕃鮮

多年不見沈休文，府市南頭一訊君。兄弟婚姻驚老大，池臺今昔感離分。羊羹對酒臨秋節，鼠麥銜花散夕曛。卻憶美人南浦外，湫風凄雨渡江雲。

欲留當壚次凡不得舟發仝姜八孝廉占凡字

淅淅江風吹布帆，長征空賦石巉巉。寒來沽酒停行客，醉別當壚是次凡。雁柱橫胸愁轉結，螭環脫臂口難銜。射陽湖畔江潮落，不辨流波苦共鹹。

二

斜日將沉少婦嵒，廻船浦口繫青杉。同心未許乘油壁，載妓何曾掛繡帆。舊院雙扉樊素宅，新歌一曲杏黃衫。醉拚枕藉洲邊露，猶自燈前認次凡。

東城

東城初躍紫驊騮，萬里親隨博望侯。赤羽自傳光禄塞，紅粧新下緑珠樓。春還海雁天南盡，日照黃河水北流。寂莫朝鮮津吏婦，長聯裙帶學箜篌。

中夏寄贈宛陵施先生初度

江左衣冠尚未零，琴溪曾見老人星。聯吟時並潘尼詠，賭墅忻留小謝庭。蒲𥫱流霞傾綵鳳，桃笙捲雪卧飛螢。自憐長買餘杭酒，不及稱觴到敬亭。先生爲愚山從父，故頷云。

奉贈南關徐水部榷使君

冬官分榷並河渠，載得龍門平準書。自聽猨啼懷木客，還懸豹尾算商車。庭開鼓蓋翔朱鷺，榻下江潮滚白魚。椅梓楩楠誇美麗，可能裁搆玉臺餘。

贈閬中張明府宰會稽

郎官萬里出巴西，獨綰銅章到會稽。江上早寒頻去虎，山前春煖自驅雞。思玄舊擅南陽譽，博物重開禹井迷。何處傳君游覽興，馬臻橋畔賀公堤。

參上人還歸西陵

道人九月渡西陵，閒看湘雲杖古藤。六十年來三藏法，萬千山裏一歸僧。桑花翠薄珠林雪，蓮葉香開梵井冰。到處錫飛忘甲子，那知此地有懸燈。

贈沈探花荃歸雲間覲省

雲軿初出少陽宮，覲省還歸泖浦東。丹詔捧來瑤殿側，綵衣裁在杏園中。波翻瀛海冰魚白，日滿包山橘樹紅。此去慈親方五十，羡君年少邁諸公。

東茂倫

城雪初消想茂倫，吴江草色綠粼粼。闔門練合春調馬，天畔虹低晚渡人。金匱簡探雲樹渺，銀牀甕抱土花新。阮生亡後嵇康死，一望輀車最愴神。茂倫號抱甕丈人，見七古卷。

姜太翁月夜邀泛鑑湖

城南一棹泛清漪，永夜來游賀監池。風起平翻花底練，月流遥漾鏡中絲。開樽静久鳴箏細，撤燭涼深下幔遲。萬頃波光明似雪，誰來不作剡川思。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春莊稿

七言律詩二

題陳廣文長興學舍

天半蒼雲散畫檐，官齋習静晝垂簾。無錢不問蘇司業，有酒長携烏子瞻。下箬花從春後發，前溪水向夜來添。攤書獨擁皐比坐，門外争投問字縑。

陪天童鐸菴兩和尚立雪齋雨集食桃時天童有食桃之問予不能答用長慶體和韻即事

設食香林養大慈，何期得遇道安師。同來白雪巖邊坐，正是黄梅雨過時。山葛覆肌涼未解，冰桃到口味方知。當前不會無生法，欲下般籖遲又遲。

二

空亭高坐爲宣慈，況對人天兩國師。豈是可中纔過午，曾經大内住多時。天童曾住大内萬善殿，故云。雨來拂面空相覰，雪後探心了不知。秪爲伊蒲香供好，綏桃在手食當遲。

集劉謙吉進士園賦得高枕乃吾廬同高宗楫司理鄒嶧進士劉始恢喬萊兩孝廉韻

名園緑樹映芳塘，冰甕初開水閣涼。興到客能尋遠嶼，醉來我欲睡匡牀。墻陰日下葵根煖，檻外風生藕葉香。賓主悠然成靜對，渾忘此地是他鄉。

同周司理令樹施憲使男胡大以寧方二中通陳四晉明堵三鳳烝夜集蕭伯升江舟分韻

清江高楫郡臺前，永夜金樽雜管絃。座客多才憐異地，主人有酒似平川。天星散映廬陵樹，燈火遥來章貢船。醉裏未能騎馬去，風流思煞習池賢。

答和長洲陳太僕書懷二首原韻

並向吴臺憶舊遊，洞庭黄橘醉高秋。人歸東道除三徑，贈到南金動四愁。日上海雲回遠岫，霜清江葉下孤舟。伯通橋畔長洲路，杵臼相將願未酧。

二

衣冠東第舊歡娱，兩市三臺望去孤。天下事將憑管葛，吴中人半在菰蘆。寒雲鵰障流逋戍，細雨羊裘坐釣徒。滿地江湖愁間濶，欲于何處問鵬圖。

和方二中通韻并詶

曾來拾橡到山阿，喜爾攜予峊下過。浦口再逢秋色遠，天涯相見暮雲多。寒駒只解霜中路，飛鳥驚聞河上歌。欲採芙蓉隨汝去，大江風雨奈愁何。

龍泉李郡丞蔡宏詞偶集和韻

西來紫氣滿龍泉，高蓋忻逢鄴下賢。八俊久傳元禮譽，千秋重較少君編。寒花摘向初冬候，歸雁歌成太始年。羡汝天涯能有會，雙車齊宿草亭前。

送別高二彥彪

送客江關花正飛，關前弱柳折來稀。兩年官舍同寒食，一曲離歌共落暉。碧草馬蹄憐去路，紅亭酒色上征衣。他時訪我錢王渡，勿傍桐君舊釣磯。

朔方

天狡神兵罷朔方，雙韃不復掛漁陽。三秋白草緣關斷，萬里黄河入塞長。銕柱分標滇外戍，金書異姓漢中王。從軍久負匡時畧，愁見開邊到夜郎。

舊選評曰：自憐不得用，可謂流離世故，自傷情多。或云大可畧少愁苦語，緣其性達，是未會寄旨耳。

文生卜肆

繩囊紗帽守龜䶆，閒卧青谿第一橋。京易早年開碧檢，市簾春晝下丹綃。三街雨洗天寥濶，四壁星飛海動搖。正栻旋碁憑布伏，縱譚玄箸自超超。

薄暮飲龔氏別墅

櫻桃廳院晚棲鴉，促席留歡日欲斜。醉裏關心三部伎，墻頭熠眼數枝花。金樽細度低紅袖，畫燭高燒出絳紗。車轂繞門流水去，滿堂愁煞奏琵琶。

詠芍藥和韻 花純白中紫

層臺不復擬臨春，尚有穠花倚檻新。低列玉釭浮紫焰，近前嬌女弄朱唇。輕風吹合堦頭影，曉霧濃沾砌上塵。斜折一枝争語笑，幾回妬煞尹夫人。

寄陸嘉淑

平原分手贈青堂，蕭齎孤居對緑楊。百里信隨寒雁杳，三秋思入暮雲長。草花露冷生磐石，蟋蟀燈深下屋梁。京洛倦游能再過，城南尚有午橋莊。

奉祝丁太翁比部初度飛濤尊人也

錦瑟高堂娱丈人，聯翩彩袖雁行新。桃花水淺江門曉，琪樹雲摇海洞春。鳳誥重開金簡露，鸞牙分舞玉堦塵。長庚同是西方宿，瞻在秋官第一辰。

二

東風二月柳條舒，西第新乘廣德車。玄澗玉華齊暮雪，餘杭酒煖及春魚。八龍並下盤中食，三婦争裁機上書。暇日兩湖尋勝事，仙人多少在樓居。

蓮公還住浄土寺

飛錫還歸湘水東，丹崖翠壁舊龍宫。早開鐘磬浮雲外，不盡山河寶鏡中。珠樹臨壇垂雨緑，金泉洗鉢落花紅。高峯萬仞前朝塔，誰道重來有誌公。

飲宿采鳳堂有贈

芙蓉曲路晚生寒，白帢重逢話未闌。桂酒昏星留國士，菘羹秋露餉園官。長安購起千金賦，南郡攜來雙玉盤。羡爾才名成鳳羽，高飛時作錦雲看。

過大敬

春城高柳未垂絲，迤邐城南問故知。城頭啼鳥千般怨，「城頭」一抄作「風前」。病起尋人幾倍思。青山隔郭來新霽，流水當門似舊時。相看欲採幽蘭去，卻恨花開遲復遲。

江上逢友人

煬帝宮前老樹村，宮花宮草與誰論。君因伐輻來江滸，我亦觀濤到海門。竹路寒烟迷遠嶠，茅堂斜日對雙樽。漂流同是驚翔鳥，瀨上聞歌欲斷魂。

重過祁中丞寓山別業

中丞別業寓山莊，垂柳依然覆野塘。北寨舊扉崗下遠，寨一作柴。南湖高閣雨中涼。幽欄石竹翻鴉子，敞殿金花供象王。止水可憐沉劍履，重來疑撿碧霞方。

同姜十七梧過倪司農園訪陳二待詔

名園緑水接朱扉，坐對黃冠解息機。安道幾曾矜善畫，陳登終自惜初衣。蘿橋雨過紅櫻熟，麥壠晴薰白鷺飛。轉餉司農愁不返，逢君空拂舊林霏。

贈徐徵君徽之講學，又雅善兵法。

久向南州卧碧雲，百年忝作老同群。關西學術推夫子，天下英雄只使君。負俗偶然隨漢臘，荒城誰得避秦軍。春來喜遇東亭會，倚杖行歌日未曛。

杪夏集金孝廉熹同中州許三禮明府

河朔清觴映晝暉，炎堂静對轉霏微。盤間雪水傾瓜菓，醉裏薰風動葛衣。羌管倚吟翻碧浪，林花散日上朱扉。洛陽才子蘭亭宴，不倒春缸不忍歸。

送人之耒陽

湖北湖南水盡浮，杜鵑啼歇過衡州。幾重高峽穿天下，萬里平江入漢流。念母徐生終去魏，思鄉王粲故依劉。恢台孟夏烟花隔，鄂渚辰陽愁不愁。

中秋前一日集曲江樓分賦

高會群登江上樓，魚龍百戲繞三洲。歌鐘響徹天垂幕，火樹烟生月滿舟。賦就明河堪永夕，人傳來日是中秋。滿門車騎傾吳楚，無奈燈前送莫愁。

有訪戲作西崑體

兩度城南問狹斜，清江細路到來賒。門前雨歇憐楟樹，墻角春寒有杏花。翠幙幾重喧鳥鵲，銅鐶半面釘蝦蟆。青驄舊日行過處，還記西隣第二家。

送劉使君兵備辰州

朱衣雙導沅江頭，外幕分曹護督郵。持節遂行真刺史，懷錢不受舊劉侯。龍檣直下黄牛浦，葭鼓横開白鷺洲。明到百蠻應弭服，黔南自古重辰州。

寄李侍御

南臺分察一車軺，巡視軍鹽下浙潮。漢代餉曾歸使榷，越中兵又敗夫椒。黄冠難返銅魚渡，烏幕還留朱雀橋。驄馬幾時閒外廐，可憐髀肉竟全消。

二

江東雖小尚兵連，獨撫鹽車近一年。侍御有《蕭然山行》辱寄，辭極悲。繡斧未巡新屬國，霜毫猶記舊蕭然。離鴻夜戍還龍塞，布穀春耕叫鳥田。直指荷戈曾下瀨，相思長訊上潮船。

赴山陽呈朱禹錫明府

小山仙令種花居，卧理三年有治書。太史已占臨潁鳳，故人方乞射陽魚。琴臺高詠淮南操，官舍長停泗上車。佳客臨邛千載事，願君還念漢相如。

九日雲起閣登高分得鹽韻并序

八月幾望，集淮陰張吏部園，各賦詩三章。九日復集雲起閣，黃花映酒，清歌遏雲，雖非復嚮時繁會，而風景悠然。東山釣史分韻牌賦詩，時請摘去險韻，勿許。甡最後到，日將墮，應手抽牌，得鹽韻，舉座譁然，曰果然，蓋預擬相難也。復有五古題一，賦得秋菊有佳色。

高雲千疊繞朱檐，九日銜杯啓畫簾。雜珮萸囊盛曉露，滿堂菊影待秋蟾。金盤初下冰魚鱠，豔曲新翻阿鵲鹽。彷彿臺前重戲馬，琱鞍扶出醉厭厭。

朱明府放生池公讌同張纘孫查繼佐吳百朋俞之璧即席

淮令張筵啓暮衙，珠壇深處集高車。緋紗爛映池中月，寶樹香生座上花。醉合清樽交履舄，風吹散拍繞琵琶。主賓共擅東南美，只恐嚴城噪曙鴉。

寓吳江塔寺巢雲房贈竺蘭聖宣二上人

江觀雲開第幾重，巢雲精舍幸相從。庭前寶樹浮千級，座上蓮華有數峯。擲塵

暗飛金鸑鷟，談經清滴翠芙蓉。我來正值秋風發，真見前湖起洞龍。

淮陰道遇淄川張黻之江西有贈

淮陰道上遇王孫，家在般陽笠樹村。朝雨旗亭分玉勒，秋花幔渚共金樽。使君雄劍探江縣，公子倉琅下木門。相送圯橋渾一醉，高文細與客中論。

一草亭同韻有序

游子歲寒，良朋宵晤。霜月流地，嚴飈襲衣。共銜匏子之卮，爭擷梅花之句。一亭合唱，四韻依成。

落落天涯一草亭，寒風濁酒夜譚經。樽前燭樹光浮檻，静裏梅花香滿庭。高唱互爲林下詠，疎檽時度斗間星。更闌誰弄桓伊笛，吹徹關山不忍聽。

江上餞周司理赴虔州

星軺計日上虔陽，共集仙舟泛渺茫。山翠幾重銜晚照，江流萬里瀉清觴。安成郡裏紅旌發，章貢臺前錦纜長。合座聯吟愁思起，朔風歌吹滿滄浪。

二

王程漸近反難稽，南上高旌促解攜。樽酒共留江浦外，官艚仍泊郡亭西。紅魚撇浪當筵起，白鷺横沙舞幔低。此去風流應自惜，虔南司理重濂溪。

寄贈施比部提學山東

名曹外簡重文衡，特指星麾歷下城。炙轂漸袪齊辯士，束茅先待魯諸生。滄溟水漲春潮潤，岱嶽雲開曉觀清。漢代五經誰第一，相看惟有舊施卿。

愚山督學山左遠辱書問并饋買山之貲四韻代答

獨坐春風草太玄，故人新饋買山錢。王郎不用吴奴米，江革還披謝朓氈。鴻雁荒途愁思渺，芙蓉遠道寄來鮮。側身東望相從晚，手把英瑶倍黯然。

姜掌垣舟集即事三首

畫舸横牕捲碧綈，黄門邀客泛清溪。白苧草頭烘日鋪茵煖，水面攢山接黛低。白苧歌來翻白鷺，青芹煑就漉青泥。隨波十里南塘路，大禹陵前西又西。

二

村亭崦路撤鳴騶，换席移尊過别洲。故國祕書懷賀監，東川佳客重羅侯。溧陽羅一丈在座。林廻日影開雲葉，雨過山風滿壁油。啼罷午雞重作伎，横溪簫管在中流。

再來逢雨雪，寒花不斷繞柴荆。天涯兄弟猶相望，欲上層樓百思生。

西里先生 贈任屏臣三丈

西里先生白苧衣，園花開落舊柴扉。不關好酒長收秫，時有高歌戀采薇。暮雨客彈飛雉操，春江人在釣魚磯。戴逵入剡將投老，六十年來一少微。

二

巨犗長絲展釣車，伊人秋水傍蒹葭。夏公鄉下傳高詠，許掾祠前是舊家。座上琴樽銷永日，圖來丘壑繞丹霞。湘山多少滄洲意，不及青巖幾樹花。屏臣號青嵓居士，有《記年圖》。

三

青絲暝色繞廻塘，嵓畔穿雲日脚黄。水閣虹燈遮紫幔，山城獸管掛倉琅。迎舟快霽鳴宵鶴，疊檻分星對夕郎。一聲長笛重回首，江樹江洲共渺茫。

姜桐音評曰：西河工當境細寫，然終不墮中晚一字，氣調勝也。又曰：三詩三及日一及雨，而郊游遇雨之景瞭然。草頭烘日，未雨時景；林廻日影，雨過時景；穿雲日脚，雨收時景。時家定庵同座客賦詩，予見大可作，便輟翰，以終乏當境耳。

寄施諲

何處關山憶舊京，草青還見闔閭城。田連海上琴難學，庾信江南賦未成。陽雁

下商氏牡丹臺經年後爲雨臣內家闥花時仍得假一觀因倣劉兼光福寺牡丹詩體應和時其內家詩滿左壁矣

昔年曾住牡丹臺，三尺紅衣對面裁。今日重尋芳草路，一行粉臉背人開。橫欄初下鮫綃箔，新曲誰歌鷃濫堆。數載洛橋尋勝去，不虞還向此中來。

祁二兵憲舉子

春盤細菜籠青絲，又是金錢試浴時。蘭夢偶徵烏鵲會，桐孫再舉鳳凰枝。夫人好比參軍婦，遥集生爲阮氏兒。男子懸弧當有用，勿教空誦鯉庭詩。

游少林寺

少室諸天天際開，翻經一上魏王臺。幽嵓風靜三花落，絕磵泉分五乳來。漢禪遠留金貝葉，秦官高覆石壇槐。歸雲迷卻丹龍洞，尚有閒僧坐翠苔。

客舍贈建康胡公子以寧

相從客舍久依依，江左風流天下稀。理事自應推伯始，知名真不愧胡威。霜高一榻橫清漢，歲晚雙樽傍落暉。忼慨前期何處問，臺城南上舊烏衣。

題丁克振樓居

庾公不向武昌居，矯矯元龍百尺餘。頻理詠歌臨大道，長環泥水謝高車。重簾花散天邊雨，兩岫風生几上書。日暮空欄愁倚徙，春鴻歸盡海門虛。

姜兆禎啓昆仲覲從兄侍御維揚官署

法曹清夢豸堂開，遠覲争看赴洛才。陽雁曉從京口下，寒濤秋捲日邊來。驄花並轡趨公府，瓊樹高枝接郡臺。勿訝君家長共被，繡衣清冷舊相推。

人日書懷寄大敬

蕙葉椒花對酒尊，珠幡寶勝綴春門。幾年客卧山陰市，七日人歸江上村。風裏叢條粧燕子，堦前細草待王孫。懷君欲作登高會，一望城南幾斷魂。

送駱叔夜北行

離亭落木正蕭蕭，又見長帆去影遥。挾策幾年淮海路，傷心再渡浙江潮。寒風絶塞吹青雁，霜月横空擊皂雕。叢桂故山秋正發，一枝還擬贈河橋。

商公子席上作公子霦臣，冢宰公胤。

曉日曈曨甲第開，青葱玉樹炤銜盃。列侯幸識韋賢後，吏部重看山簡來。冠組作交分簿箸，歌鐘肆起近樓臺。繞堂瀌瀌長濠水，欲挽東流使倒迴。

祁湘君催粧有序

夫《易》占乘馬，戒其盤桓；《詩》詠集鶣，遽如飢渴。則唐女惜三星之遲，韓姞驚八鸞之快。是無故捲簾當勤，去扇宜速也。在昔雲安下降，詔作催粧；安樂成婚，賦將移燭。故鳳臺教北府頻迎，鵲路怕東方漸曉。雖復懷中石子，種待踰年；亦且池面冰花，泮諸一旦。矧嬴娘仙早，容易將翔；衛玠官高，較難久立。固宜褰帷拂嬌女之眉，卻障索才人之詠矣。夫祁湘君，祁中丞之細女，亦沈大行之少媳也。祁雲爛然，不需韓樂；沈郎瘦去，願贅齊庭。當夫西施江畔，紫炬星飛；梅尉山頭，緑屏霧捲。牛女耀東書之壁，中丞第左廂名東書堂。鳳凰迓西里之賓。乘龍載見，瓊蕊旋開；捧雁來游，穠桃預啓。則有貴家上戚，寶馬珠纓；故第名姻，玳筵綺席。叔隗擾公子之親，孫子以護軍爲戲。加之中郎阿大，執燭調花；顧婦謝家，弄觴承巹。則亦有東京才子，洛城麗人。隨綵騎以願觀，覯祥雲而遠届。看施紅粉，還陪畫額之夫；私抱青翎，竟秣珊蹄之馬。既已輸翡翠于横陳，效烏鳶之切噪。然而天上光遥，人間夜短。金莖垂素手，露溢銅卮；紅

藕咽青鱗，水浮銀箭。曩者甡選越詩，末延閨秀。曾誇梅市，甲于海内。自忠愍擅太傅之聲，夫人作京陵之範，閨中三婦，博學高才，庭下九嬪，尋章摘句。楚纕、趙璧，奕慶、奕喜配。援婦誡以著書；弢英、修嫣，湘君姊。樂諸兄之同硯。固已軼大家之漢史，駕伏女而傳經。況湘君者，貌擬桃夭，才逾柳絮。《怨詩》思父，邁等吹笳；《秋月》貽姑，比之顧莬。《怨詩》、《秋月》皆湘君詩。及升笄之妙年，臨結褵之勝事。群相樂歡，甡忝嘉與。其忍令青銅鏡裏，久佇芙蓉；碧玉樓頭，尚弛琴瑟。則是吉甫乏迎蹶之章，召公無嫁姬之誦也。爾乃介爾奕喜，索我催粧；仍示湘君，因之啓帳。維時上官懷巨秤，云有當于考功之褒；陸暢謝伽餅，疇則加以内人之誚。

中丞愛女早乘龍，徐着銖衣下碧峯。紅粉久調金菡萏，青銅時對玉芙蓉。屏高喜見花雙樹，扇底愁遮山萬重。莫厭催粧徒聒耳，漢宫待詔重吴儂。

二

雙成促駕似流泉，索我題詩畫燭前。户外分啣九子綬，帳中低撒五銖錢。故遣浮雲粧寶鬘，旋將明月作珠鈿。因爾天孫能織錦，有人先製鵲橋篇。

三

豸府沉沉蓮漏催，吹簫争引鳳凰臺。憑隨帝子雲中度，真見王郎天上來。寶袜暗舒連理字，璚鬟笑捧合歡栝。粧成莫待

朝霞起，滿院叢花滴露開。

四

萬條銀燭炤都房，陪列金釵十二行。屢倩黛烟書錦字，猶臨粧鏡着衣裳。停軒別遣催花使，隔轄群扶新嫁娘。恰是湘君太容與，頻勞宋玉賦高唐。

五

紅絲久繫沈郎腰，只待名姝贈握椒。早歲雲章傳赤縣，臨時春水漲藍橋。青虬啓馭調珠轂，丹鳳啣書出絳霄。太傅堂前饒好事，拚爲烏鵲噪朝朝。

長至寄懷吴江徐崧

數盡秋風白雁群，更逢長至一思君。高楓冷墮吴江雨，半岫遥分笠澤雲。孺子恥膺三府辟，偉長時著一家文。漢宫此際才添線，不用隣家刺繡紋。

同韻贈王玉映閨秀渡江

樟亭西望古錢塘，終歲他鄉復故鄉。綵筆題來當上巳，畫船載去又重陽。千層羅綺波紋細，十里芙蓉江岸長。吴苑楚宫能遍歷，他年青草恨茫茫。

晤雍陳二生東游

羨爾雄才洛下知，玄亭相對暮冬時。陳平自許能懷璧，雍伯何曾只販脂。幸舍横琴圍燭短，西園疊鼓奏觴遲。浮雲一去空南北，何處同尋黄絹詞。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行十九稿

七言律詩三

西園書感

河中之水莫愁家，不數南鄰張麗華。相逢恰是三春裏，連人看當一園花。斯時挾瑟彈流水，此日傾罇繞落霞。誰信平臺詞賦客，十年漂泊在天涯。

姜桐音評曰：摩詰、太白俱妙，有初唐氣調，至杜開㘞律，而傖父備矣。許渾、劉滄所由流也，千年後能重見神龍景雲風度，綿邈靡麗使人可踪跡想像者，此等詩耳。

江上逢何永紹

樅陽才子郢中行，江上逢君詩倍清。客裏梅花冰雪候，天涯樽酒弟兄情。高談自擅司空譽，就辟何慚驃騎名。他日呂亭相望起，莫教春草負生平。

同衛參軍登萬歲樓

參軍高興發清秋，落日同登萬歲樓。北顧尚驚雄塹立，東來不斷大江流。京門斥堠連平楚，吳會車書領上游。一自建康王氣盡，凭欄千載總生愁。

泗水亭漫興

去年折柳淮河曲，今日看花泗水間。此花此柳應長在，他日他年何處攀。風起宮臺來古縣，雲開芒碭見空山。千秋城下蕭條久，不信春光天際還。

寒食渡江

吴關千里燧烟通，掛去長帆返照中。三月暮春行海畔，兩年寒食渡江東。風吹官柳城邊緑，雨後山花壠上紅。惆悵故園年少在，鬭雞蹴踘與誰同。

風雨渡鄱陽湖

鄱陽東滙大江隈，渺渺層陰曉未開。萬頃波濤連地湧，一時檣櫓自天迴。山浮星子蛟龍起，雲滿湓城風雨來。莫道南溟苦流滯，此中尚有濟川才。

同諸公陪蔣斐集蘭亭

青龍江畔舊鴟夷，採蕺還來古會稽。車馬共臨遥渚外，衣冠高會夕陽西。風摇修竹歌來緩，栖汎春潮坐欲低。猶是永和王謝客，禊堂千載望中迷。

飲宣城王博士宅喜遇丁禮部澎時禮部還自塞外

謝朓高樓不用攀，開樽只對敬亭山。遷客九章詞句苦，思君十載鬢毛斑。爲看秋色停征屐，喜見春官佩賜環。獨憐決起槍榆鳥，也滯江湖久未還。

寄酬海昌陸弘定

不向山頭擷紫芝，空令腐草蔓桃枝。陸賈自無干帝語，毛萇空受獻王詩。天寒風霾菁磴吹霜薄，日斷茅堂解凍遲。衣帶從來緩，深愧加餐慰素思。

送丁四六世弟北游

鴻鵠將飛怯羽翰，登程猶自惜衣單。薊北黃雲驅季子，山中白髮老師丹。受書共憶聯牀苦，古調誰歌行路難。前途剛值東風厲，客舍雞鳴慎蚤餐。

海東與北平韓子晉懷舊作

曾無候騎至回中，屢有旌旗向海東。去節王烏難繕塞，懸金魏絳又從戎。營連白晝龍城暗，鐃發清霄鷺羽紅。燕頷猿肱愁未見，封侯重數漢諸公。

木弟桐音伯調奕慶諸子集東書堂各有詩見懷悵然賦之

茫茫遠樹一江分，瀫瀫流泉兩岸聞。愁思自能依落日，故人不用賦停雲。潯陽地僻追三隱，林下名高愧五君。滿目黄蘆圍水宅，幾時歸雁好同群。

施大公子彦淳生日作

清江綠草熠青袍，二十趨庭一俊髦。有弟共分荀氏玉，憐君先佩吕虔刀。經傳碧嶂星俱動，候近朱明天漸高。自愧修塗長擬附，春風萬里鳳凰毛。

客中禊飲值朱三驊元生日

名賢久集楚江濱，不道相過又暮春。三月良辰稱上巳，百年初度在庚寅。殊鄉未負懸弧志，躍水誰爲捧劍人。故國蘭亭重吾侶，莫教歲宴轉傷神。

寄廣州使君

使君五馬去南天，皂蓋彤幨領郡年。廉勵久推吴處嘿，風流何似謝臨川。行春人在珠江裏，來暮歌成桂樹邊。五月南征吹笛杳，嶺頭誰遣一枝傳。

枉蒙王公過問闕展侍且遺減菴二集捧讀因寄

王子洲中寋亂流，越人無分賦同舟。尋來禹穴探前史，載去東陵是故侯。夜雪幾因興盡返，明珠不惜暗中投。君家自具名山業，擬報千秋思未休。

寄傅宗孝廉尊公江園

東風吹日上江汀，野老江園酒未醒。最喜道傍無剥啄，且看膝下有寧馨。三春柳葉穿鶯語，百尺桐花繞鳳翎。五十年來蓬島興，幾時同醉草玄亭。

寄何奉新

兩度西江採緑蘋，南昌城下幾逡巡。共稱子賤真賢宰，最念何充是舊人。牛斗星寒酤市暮，龍溪花發訟庭春。歸來倘覓柴桑侶，應有扁舟到奉新。

寄送周司馬赴雲中

平城司馬詔初頒，萬里南天引旆還。星使蚤辭牛斗郡，雲州高入雁門關。王程供帳三春後，客路滄波一棹間。徒寄相思當飲轂，虔陽花樹望中斑。

二

從來刺史重雲中，此去應垂佐郡功。異代賢王猶講射，君家太尉本清戎。白羊山映春田緑，金鳳城連夜燒紅。暇日題輿增騁望，可能還顧舊江東。

酬麻二處士乾齡

聞君高卧古稽亭，邂逅江皐草正青。一代曠情同蠟屐，千秋遺恨在過庭。當關候雁天邊盡，滿眼春雲海畔停。莫怪和歌忘蔓草，毛詩廢久恐難聽。

施使君臨陽講堂作

臨陽采藻誦于胥，喜共群經載後車。旆裏蛟龍全拂騎，堂前鸛雀重銜魚。韋賢自領諸儒學，盧植終傳刺史書。壟畔遺編方倖託，敢言河上有先廬。

李贊善歸覲

曾參詔許下銅樓，賜傳還鄉擁桂斿。江橘蚤垂南苑露，陔蘭長樹北門秋。蓬池鯉鱠遺羹在，粉署磚花愛日留。賚得纈袍當綵服，何須不作錦衣游。

舟過金山

昔年曾取中泠水，正值梁王北顧時。揚子驛前雲漠漠，潤州城下草離離。千秋鐵鎖橫江險，三渡金山破浪遲。當日妙高臺上路，岧嶢不見使人思。

黄晦木評曰：瞻顧慷慨，浩然有餘，如此裁是豪傑文人本色。

客中元日

金雞唱盡曉鐘天，元日他鄉倍可憐。隔歲總成虛度月，今朝重數未歸年。梅花香煖開官閣，藍尾梧深醉客筵。誰道故園東望遠，春風萬里蚤回旋。

長至

長至長留樊水濱，三陽又見琯灰新。登臺誰似書雲客，舊舘曾攜添線人。道遠屢違江下信，律窮終度斗邊春。他鄉風物年年改，欲折梅花淚滿巾。

送王五文璜游成都

臨湘西去一孤舟，高溯瞿塘上益州。萬里橋懸秦棧樹，七盤關控蜀江流。郫筒春酒招山舘，錦堞秋花繞郡樓。君到若逢裴節度，草堂雖好莫淹留。

漫感

芳草生時憶故居，洲中帝子尚愁予。遺人千里雙鵷珮，誤我多年尺素書。桐苑雪花春乍煖，叢臺雲氣晚難舒。可憐只住空潭曲，眄殺琴高赤鯉魚。

途中雜感一首與茂倫

幾見濡須春水生，逢人不用悔微名。悔一作晦。無材濫著吴都賦，好辯難降燕將城。車輓歲連橫海粟，戈船春發下江兵。摩天鴻鵠翻飛杳，隴上何人敢輟耕。

吴陵望月呈姜侍御

吴陵望月獨登臺，萬里清光冉冉開。海樹叢生秋雪落，江門一片夜潮來。人逢枉渚袁宏放，嘯起高樓庾亮才。只有南飛烏鵲侶，月明繞樹不曾廻。

即事爲病校書作

銀牀斷綆有誰收，人病還歸江上樓。皓月近雲行過疾，空欄壓水坐來浮。開奩夜起燒殘蠟，捲幔涼生墜曲鈎。滿院穠花開不盡，一枝迸作露華流。

徐大文評曰：病中境寫得曲妙，月近雲，似行疾；欄近水，則坐浮；夜起燈明，涼生鈎落。非白居易、劉禹錫輩，那能似此曲細。始知元和後詩亦不易作也。

塞　上

五陵年少喜擒生，長在居延道上行。天馬幾時來絶塞，秋風一夜入重城。黄花戍裏明戈劍，白雁關前捲旆旌。祇恐城南留少婦，月明中夜怨長征。

同雲間吴山人沈翰林游紫陽洞

横江高堞倚天梯，曲磴盤空極望迷。雪盡兩峰寒雁度，烟臨萬户夕陽低。層巖裂石分丹壑，一竇穿雲滴紫泥。坐對瀛臺仙仗客，何年蓬海共招攜。

海昌沈亮采陸嘉淑過黄大運泰文園登高峰

刺史園林曉未開，一時雙玉照人來。共登高嶠風初霽，坐看寒江水自迴。山木接天懸畫棟，溪花散雨落蒼苔。雲間兄弟東陽友，誰是文園作賦才。

漫　贈

陽平樂部錦雲標，中有真娘似阿喬。曾下吴宫教度曲，重逢隋苑聽吹簫。雙瞳夜剪巴江雨，一笑春生揚子潮。杜牧未來韓判去，可憐二十四條橋。

垂虹橋投顧有孝居

曉風吹雨到吴江，百丈垂虹似飲駹。新水茭花横夜艇，故人椐樹倚秋牕。龐山初日摇珠塔，震澤廻波灑玉缸。田舍乍逢皆衣褐，肯教季布徙他邦。

龍江關眺望

建業重關控上游，龍盤虎踞舊神州。荆門西扼江流下，越徼東連海氣浮。故國山河天塹合，夕陽宫闕石城秋。登臨轉覺鄉關遠，日暮蒼茫涕泗流。

李瀠孝廉游越歸過别不值賦寄有作

才名十載重江都，二月春風到鑑湖。柳下荒祠來解珮，花深匹馬去當壚。廻程暮值寒潮迴，遠道天低海嶠孤。我欲西陵送歸客，長帆不見浪模糊。

梁溪黄君游越

天涯冰雪老黄香，皂帽相過朔吹涼。月旦久傾豪士駕，風流今識丈人行。鄉亭酒濫淹游屐，官寺花寒駐客裝。探秘不須尋禹穴，玉函金撿鎖簹篢。

黄君到節使君下榻適在徐渭里中寺有渭題詩壁黄本慕徐睹畢怳然因屬記事

羊裘短劍涉江來，自比山陰狂士才。南州客舍車裝留下里，官庖鼎肉餽香臺。何意宣城人去餘青草，東壁詩題掩緑苔。懷謝朓，樓頭佳句爲君開。

贈任孝廉雲蛟計偕

我歸江左還投筆，君向長安又上書。從此雄名高帝闕，況同令弟在公車。時其弟燦新登賢書。蓬池泛雪看留賦，柳汁盈條好染裾。他日内廷能召問，莫言臣里有相如。

友人北征

駿馬翩翩赴薊城，吴關折柳送行旌。良時宣室君才壯，落日河橋客思生。曉店商歌迷玉樹，春盤仙露滿金莖。三街九市千門啓，只待雄文賦帝京。

初春送人還吴江并呈沈進士自南顧隱居有孝

王孫歸去草萋萋，極望吴江芷葉齊。曉騎獨驅沙雨外，春帆遥墮海虹西。車書越徼通金馬，戈甲閶門罷水犀。誰似隱侯詞賦客，顧榮琴瑟鎮相攜。

客邸別故人子傅以成遠游

西風對酒曲江頭，數頃芙蓉掩畫樓。健翮蚤成應萬里，飛蓬不落已三秋。蒼生久恨王夷甫，佳子當如孫仲謀。渺渺長帆雲路杳，山中叢桂幾能留。

中州吴文學寺寓

蒼蒼山木曉流丹，訪剡歸舟路渺漫。時作洛中新賦詠，重逢鄴下舊衣冠。江雲龍轉空臺静，塔樹鵶棲古寺寒。念汝諸昆曾締好，十年回首盡驂鸞。

壽李少宗伯西湖

春官旅第啓艨艟，萬頃湖光照七松。東國甫侯生岱嶽，西征天子重河宗。麟游大澤蓬丘近，鳳舞秋山輦路重。繩祖曰：湖上西山有龍飛鳳舞之目，爲宋擇都地。當日老成看漸減，唯公雙鬢削芙蓉。

醉後送少年

逢君醉墮黄梅雨，送子晴登白馬橋。去路雲銜初落日，横江風急晚來潮。蒲囊永夜呼袁彦，葛帔前塗遇孝標。我欲援琴歌伐木，天涯四望淚瀟瀟。

送徐十五緘之揚州 與舊刻異

嫋嫋長帆浙水濱，停帆一送柳條新。鄒陽不愧名園客，阮瑀還爲入幕賓。赭口雪消迷賈舶，渭城歌罷醉離人。東風前路催花發，愁到邗關是暮春。

西園讌集 和吕錫馨、張修崖韻。

西園飛蓋集名才，知是曹劉鄴下來。繞座哀絲揚妙曲，滿堂高燭炤銜盃。青蕪夜合車前草，叢樹風生井上槐。倒盡明河人未散，城頭烏鵲自飛迴。

六安黃曉隨榷使自杭還京有寄

樟亭一別萬山凋，隔岸思君對海潮。伏枕黃梅愁永日，閒房紫槿發清宵。天垂雲路開吳嶽，人與星車赴洛橋。緑綺南金無限意，莫教雨雪望中遥。

來太僕生日

國師早歲謝天關，十載王官首未斑。坰野駰魚林下度，瑤池駿馬雪中還。臨江軍散依新壘，洛社賓閒老故山。當日趨庭隨九牧，曾平五校扣金鐶。姜琦曰：來方伯平白蓮賊，長公太僕與焉。

贈別

欲採江花贈別離，芙蓉吹落晚秋時。自憐此地牽裾早，卻恨從前解珮遲。山岫暗搖潮欲上，帆檣不動岸初移。相看多少留人處，不獨垂楊幾樹絲。

送葉襄還歸吴門

東尋禹嶠度清秋，歲晏吴關不可留。樽酒道傍遮落日，片帆江上惜歸舟。雲橫虎阜鄉程近，雪滿皃城海路浮。祇恐愁心如細草，春來彌望在長洲。

贈關上榷使君

東南財賦挹流波，縹緲星查下浙河。山澤舊看行部遠，關門今見著書多。春風市賈連甌越，曉日梯航接海番。自愧經生少文學，漢庭心計久蹉跎。

送王之珽之閩中

蒲帆初下楚江津，又理征車度七閩。甌越宮臺雲外曉，郎官山樹望中春。千金自載南天使，萬里還隨下瀨人。少小請纓終有待，釣龍亭畔慢傷神。

華亭蔣隱居六十

谷口青雲浦口魚，杜陵遺老自幽居。經時不用公孫學，避地還傳尹氏書。碧海放舟寒嶠遠，瓊臺吹笛早梅舒。莫言玉洞金光少，六十年來見有餘。

二

十年兄事杜陵生，有叔賢名過始平。杜陵生大鴻，爲隱居猶子。築室近開三泖路，藏書高並五茸城。風廻鸞鳳調金瑟，花下珊瑚啓玉罍。不道玄瀛洲畔客，今來才有杖鄉情。

即　事

江舟歸度板橋西，灩瀲江波逐望迷。高閣近垂紅杏小，橫塘深覆緑楊低。晴風午幔聽啼鳩，寒食春城罷鬭雞。前去使君能盡興，習家池舘在清溪。

登山陰朱相公東武山居同吴二卿禎徐二咸清商十八命説作

台師公府領三旌，賜地還留東武城。開閣虛延賓從入，築沙高是相君行。環巖露網凌遥廓，絶磴秋花繞太清。十載謝安勞偃卧，天階相望本昇平。

二

相君治第並滄洲，齊郡靈峰起壯游。海內群思師尚父，山中曾卧富平侯。崇臺萬井搴珠箔，曲檻層霄蔽畫樓。回首華林行樂地，白雲長繞舊宫溝。東武山從齊郡飛來，故稱靈峯。

劉駕部宅即事

新河門巷水澄鮮，駕部風流不記年。幾葉鳴雎開府後，一行雛鳳過庭前。歌屏綺合珍珠履，酒甕香分翡翠船。舉目龍山如罨畫，支頤有客意悠然。

葉燮同侄舒崇宋思玉游越寓玉虛道院

江東三俊早知名，歲暮同來勾踐城。節使開樽官廨冷，井公留榻道壇清。秦屏雪後山花凍，禹穴烟深古樹平。莫問舊時朋好在，十年采苦竟無成。

舟過漁林關望沈功宗墓

落日漁林放棹遲，故人宿草望離離。深憐子敬琴亡後，恐負橋玄車過時。江濶市亭環廢井，關長賈舶近荒祠。難尋下馬陵前路，腸斷膠西君不知。

登吴山蘭若同張孝廉

岧嶤紺闕快同登，直上吳山第一層。樹杪寒濤翻北郭，帆來古渡是西陵。中天化雨迷香象，落日秋風對季鷹。我欲遠尋蓬島去，何年東望海雲蒸。

春江

湛湛春江覆緑波，夕陽江上奈愁何。人家菰菜新晴少，浦口楊花薄暮多。野霧行舟迷遠渡，晚寒歸鳥聚高柯。到來三載隨漁父，不道還爲澤畔歌。

軍城早秋

關門萬里羽書稀，大將防秋出武威。高天殺雁角弓厲，平地坐人毛馬肥。雲連城障頻移斾，風起沙河早授衣。但語蹛林休再會，漢家新解貳師圍。

送賈明府入關中

安西萬里舊咸關，上客雞鳴早度閒。地入郃陽逢雪盡，春來杜曲看花還。漢京久踞三秦勝，蜀道難通五丈間。君去若能尋馬季，莫教東市浪追攀。

送別

大江東下水瀰瀰，送子江亭酒一巵。塞上黄花隨定遠，山前紅草是將離。荒雞淮浦殘星斷，匹馬燕關落炤遲。我本無家君又别，海天長望使人思。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初晴稿

七言律詩四

重陽日城山晚眺同姚監郡張廣文徐徵君作城山一名越王城

清秋高眺萬山中，勾踐曾經此築宮。拔地鷲峰何巀嵲，當年烏喙本英雄。巖垂橘柚侵衣綠，酒汎茱萸映面紅。讀罷荒碑歸去晚，前溪新月漸曈曨。

海鹽徐媛未歸時其夫以父被仇殺得痼疾家人請離異媛不許相隨數十年邑紳士爭贈以詩

鷩皂汎水唼朱鹽，猶是當牕理鏡奩。孫翊家讐慚未報，伯牛寢疾有何嫌。單棲不信裁雙枕，偕老誰曾織一縑。竊笑幽巖女貞樹，也當連理傍瑚櫩。

寄潮州使君

專城萬里授金符，渺渺寒潮瀉玉壺。嶺表舊傳廉叔度，天南重見管夷吾。丹樓日出飛鸞鳳，皂蓋春還聽鷓鴣。誰信瀛陽標勝蹟，風流千載在東吴。

贈甘山人

湖海蕭疎斑鬢生，身藏九畫應龍經。袁安願乞司徒地，陶侃曾分刺史城。江草綠隨卭杖發，山花紅映佩刀明。獨憐五嶽追游晚，不及看君萬里行。

謁贈天衣乾大師

五蓮峰下舊耆闍，高座重來轉法華。海藏自翻金貝葉，天衣真繡木蘭花。僧伽東渡曾開地，謝客南還不見家。希軻曰：謝靈運稱在家出家，時西河未歸，故云。願借九龍潭畔宿，長隨玅會聽無遮。

漫贈

空倉鵲去鳥争啼，不見盤中蘇氏妻。市舶暫逢吴下路，移家近在越來溪。朱樓晚閉楊花裏，金彈春懸桂樹西。自笑梁鴻長易姓，賃舂三載有誰攜。

沈留侯評曰：萋萋芊芊如許宛屬，與今之爲艷詞遠矣，每讀之似移我情。

邊詞

薊門衰草獵花鷹，游俠從來重五陵。塞外蒙戈垂豹尾，石中飲羽見猿肱。邊臣昨歲通青海，漢將乘秋過白登。但渡隴頭流水去，不愁馬足折堅冰。

祁公子將游金陵過别因贈

祁子臨行紫綺裘，春風三月舊京游。維舟一過江郎宅，走馬還登孫楚樓。玉樹前朝游冶曲，金陵自古帝王州。❶傷心莫向臺城望，愁見烟花滿石頭。

汝陰蕭行人枉過贈詩並有所餉依韻抒答

駪駪四牡喜幽尋，高蓋移來禁苑陰。驛路晨寒紅日近，山家秋老白雲深。燒桐久愧鄉人識，結襪難歌國士心。誰似賢門多薦達，到今桂樹滿中林。繩祖曰：時殿頭多出門下，見七古卷。

依韻贈蕭公子荃

趨庭遠道快追尋，少小鄉名播汝陰。高樹萬尋看欲上，平陂千頃坐來深。東園濁酒開蓬徑，南國佳人見蕙心。探取錦囊休問價，山前估舶是雞林。

渡江舟中作

青山疊疊大江隈，渺渺江波竟渡來。近岸沙城隨櫂轉，知風海鳥共帆廻。天垂吴楚浮雲下，地闢東南錦浪開。烽火夕陽亭障外，依然當日妙高臺。

❶「玉樹前朝游冶曲，金陵自古帝王州」，四庫本作「玉樹前朝瓊月滿，烏衣何處夕陽收」。

夜坐江上僧舍有作

南樓舊事興難同，獨坐西堂對遠公。駕鸛霧驚沙路白，芙蓉霜折小池紅。秋半寒潮生海上，夜深涼月過門東。何事淵明不歸去，長持濁酒卧花宮。

二

西堂薄霧散蓬蒿，坐聽哀鴻度石壕。萬里誰同員嶠月，三年只看廣陵濤。荒臺夜解青蓮法，野寺秋寒白苧袍。何時還向山陰道，一聽支公拂麈豪。

喜遇陸圻因贈

十年惜別在錢唐，兩度逢君入豫章。考獄久知原陸績，上書誰不念鄒陽。中春夜對湖西酒，隔歲風高嶺外裝。羨汝桐鄉曾過鯉，重來還拜舊祠堂。麗京尊大人兩宰吉安，皆有祠，時麗京重定祠典碑記。

懷徐大滯南城

徐卿匹馬走江關，一去南城久未還。坐客競傳鸚鵡賦，懷君只在鳳凰山。天垂盱水低三楚，春轉瀘溪動百蠻。同在他鄉占物候，此中新柳共誰攀。

飲劉氏贈送客以婦病歸别

紞鼓沈沈蘆葉哀，春城燈火又將催。人豪不共公榮飲，婦病翻憐奉倩才。待路驪駒歌宛轉，銜雌黄鵠羽摧頽。何緣五載無家客，也望明河相送來。

投吴寺宿懷吴江徐釚顧有孝

渺渺吴閶何處棲，姑蘇城外舊招提。齋鐘晚度龍堂冷，香閣宵分象緯低。夜鵲暫投雙樹下，秋風長動五湖西。只憐旅夢相尋路，漫水長橋咫尺迷。

江令宅 即江寺蕭山市北

寵縱貝闕現三車，云是南朝散騎家。海甸翠翻祇苑樹，山門紅對市橋花。琱壇盡日聞仙梵，綵筆何年寫法華。我欲再尋同泰講，臺城一望在天涯。

二

江郎祠宇久蕭蕭，尚有閒僧繼六朝。高閣諸天環碧海，斷垣雙塔傍青霄。蓮開東土銜馴象，草長西園拾賜貂。自笑穀城懷錦客，重來此地夢俱遥。

虔州曾孝廉自寧夏獲薦歸遇姜弱翁宅

西行不肯奪儒冠，獨上雄州看馬盤。去國曾參原不賤，游秦范叔豈愁寒。河流峽下歸靈武，雪滿天都走賀蘭。萬里嗚沙能躍劍，翻驚此地到來難。

徐伯調評曰：豪氣直壓北地。

顧茂倫評曰：激蕩中自精嚴雅當，即三四用事，一何俊妙？非庭聞幾媿此詩。

吴城贈别陸五之真州

椒丘東望水粼粼，吴子城邊别故人。駟馬幾時歸海甸，雙龍猶自躍雲津。晴風闗樹飛黄鳥，暮雨汀花散白蘋。此去江南春正好，憐君三月下儀真。

憩紫陽洞同大敬桐音南士

秋江練影挂中林，共坐松壇聽語禽。碧署玄書慚抱璞，紫陽丹竈羡燒金。懸崖天半玲瓏氣，過磵雲移薜荔陰。四顧儻能尋舊跡，三宫還在最高岑。

紫陽洞歸

高峰遠憩竟忘歸，迤邐荒臺竚落暉。紫蘚洞中懸竹筏，黄杉徑曲蔓蘿衣。遥天龍捲田横塞，倒海潮生嚴子磯。萬里玄瀛方在望，肯教蓬舘到來稀。

王使君歌席

楊花初落似江南，太守張筵繞碧潭。座上狂生來阮籍，此中良吏是龐參。清歌出幕風教斷，華燭當盃月共涵。舞罷青衫烏鵲起，醉歸應借使君驂。

送姜八廷櫸公車

金門挾策甫歸旋，又值公車上計年。供帳重開江令宅，鳴鉦先發孝廉船。燕臺駿馬橫邊雪，帝里穠花接禁烟。郊祀既成需待詔，看君此去賦甘泉。時值郊祀後。

客中送王孝廉歸汝南

潯陽舟畔共銜巵，朝日浮波惜上遲。涉江洛下未能同鳳舉，旅中何易見牛醫。涉江美子披荷葉，故國王孫望桂枝。萬里楚天君獨返，五關雲樹是相思。希軻曰：《楚辭》云：夫君兮自有美子。

張梯墓下作

翹翹夏木掩泉關，天柱峰邊夜自還。墓下未留吴季劍，望中何處謝家山。聽來谷鳥緣溪囀，看去原花滿地斑。不道故人相失後，十年流落在人間。

徐伯調評曰：不作淒語而惻然自傷。

飲鎮江軍府曹佐戎幕

新參北府建門旗，歲暮留賓傍海涯。戲下稱觴通臂將，帳中舞劍鋭頭兒。金盤虎爪擎來緩，玉甕駝酥點去遲。羡汝江南初下日，提戈還念舊毛錐。

參上人枉示詩集并較定古本大學戲作長慶體酬意

新雲百疊上衣裾，笑解花函拂蠹魚。瑶瑟已成湯惠句，石經仍作蔡邕書。敢言釋教通儒教，自演三車得五車。白馬未來麟册啓，須知此際有真如。

贈督河使君

河隍漢使舊星槎，四十爲郎鬢未華。馬頰秋渠銜竹箭，龍門春晝下桃花。平漕軍賦連芻軸，都水官錢綰艾緺。神禹九年稱底績，當時只屬五工家。

西陵渡即事

望京門外舊樟亭，驛路臨江蔽遠坰。風轉一帆沙嶼白，天低兩岸海潮青。通闤賈舳摇旌旆，下瀨軍書綴羽翎。叢笛幾行相望隔，有人垂釣在滄溟。

二

錢唐西路固陵船，十里平沙官渡遥。鎮海舊樓飛紫螐，教兵新堞散紅椒。希輷曰：《越絶書》有敦兵城，今又名教兵，有新壘。平原兔暖看馳獵，曲港鰍高欲上潮。白馬素車長在望，哀魂千載竟誰招。

上江寄藩下楊守軍末舟估艙適新燕飛來楊命女書記書杜甫燕子來舟中詩索和因宴前舟仍合書兩詩白巾爲壽

朱門華屋待歸稀，錦纜紅檣且蹔依。穿幔偶然驚柁鼓，銜泥豈敢污牕衣。風開繡臆憐多語，影下清江惜對飛。海畔春還無舊主，片時相傍莫相違。

詒舟燕用杜甫韻

紅襟海燕畫梁春，翠尾涎涎掠水新。豈厭朱樓思去主，慢停金檝遠窺人。重檣杠拂釵頭玉，隔幔空翻掌上身。孤客十年無淚拭，不須銜送白龍巾。

過張贊府別署

江城試吏又經年，江畔招予共飲泉。寄跡尚能追漢尉，解矇今始見張玄。春風燕雀飛江舘，夜雨桑麻繞郡田。回首十年同學事，青衫相對兩茫然。

襄陽嚴中丞游越枉示鴻踏草詩筆抒韻奉酬

襄陽耆舊漢中丞，八月乘槎到永興。白雪早傳梁苑賦，寒風秋上夏王陵。賜書豈敢留嚴助，奪席終教坐戴憑。渺渺飛鴻遺爪去，遥天相望最騫騰。

送桐音南遊

春江南下水潺潺，君去湟川度庾關。地界九龍連百越，天開五嶺控諸蠻。珠船行遇波中市，蜃氣看成海上山。假使黄金能滿橐，便隨陸賈共來還。

二

南行萬里出番韶，去看紅蕉與緑蕉。嶺騎似翻天畔羽，鄉書應潤海邊潮。官臺犀燭開筵敞，猺戍戈門接洞遥。痛汝招魂心獨苦，十年藩使未歸朝。桐音先大人殉南越方伯。

夜飲惜别

石井欄堂草露浮，夜闌燒燭醉還留。英雄何地依劉表，嫵婉經年是莫愁。樟葉滿亭翻月落，桃根無櫓逐江流。清絲妙管當筵發，休聽寒雞唱戍樓。

同諸公豪飲劉駕部宅醉中示諸妓

鄴中才子重應劉，駕部開堂相勸酬。暇日開樽同北海，紫雲到座勝揚州。歌來黄鵠翻林葉，酒觸紅裙漬石榴。不道漫游金谷裏，有人醉死緑珠樓。

二

駕部風流綺席開，座中名士鄴中才。不辭美酒盈盤貯，還遣花娘出幕來。趙璧五絃彈越調，淳于一石醉齊臺。滿前無數金波落，未識何人手内杯。

南鎮即事

揚州巨鎮禹陵西，祠廟千年古會稽。周制職方傳玉版，虞廷封册在金泥。丹崖翠牓浮雲聳，碧草紅裙細路迷。帝禪不逢村賽起，洞簫吹去倍淒淒。

秋日吴門姚宗典俞南史歸莊葉世佺嚴祇敬費晢葛雲芝文果昆陵王廷璧皖城方將游越過訪仝人畢集各賦

清秋高會集群才，落日同登江上臺。鴻鴈肯隨飄影至，黄花頻向酒杯開。探書穴在秦人杳，採蕺歌憐越女來。勿惜舊時良讌隔，十年雲卧總蒿萊。

游靈隱寺賦得山鐘夜度空江水

靈鷲山空鎖寂寥，疎鐘隱隱動清宵。林間響落聽來緩，水面風生度去遥。入壑恍連天竺雨，開門長對浙江潮。夜寒恐有青龍起，莫便聞聲過石橋。

七夕天衣寺

清秋烏鵲化城飛，又值銀河掛翠微。梵閣不通牛女駕，香臺自曝象王衣。人家傍晚争穿線，婦織何年得下機。雲路星橋纔咫尺，到來故國望俱非。

二

古寺層臺罥薜蘿，今朝帝子又停梭。蓮花鳳輦天邊近，寶樹蛛絲雨後多。數歲海槎難載石，一行山鵲欲填河。珠宮未得通南巷，手把長竿奈阮何。

送出塞

遼陽遷客海東頭，二月嚴裝上錦州。絶塞亂雲垂地盡，寒壕瀉日帶冰流。行車遠度鷹關曉，去馬剛隨鴈堦秋。聽得摩多新曲子，教人腸斷古伊婁。

二

鐵嶺岧嶢初下關，投荒萬里絶人寰。東青時起天邊壘，長白春深雪滿山。毳帳偶吹新筦葉，羊皮頻裹舊刀環。相思只待秋風早，看汝征蓬海上還。

奉輓故范給事夫人來太君

畫衣丹紼擁靈輴，壽母乘雲鑑水濱。舊省尚多虞殯客，高堂只有報劉人。秋霜孤燭歌茹苦，春草荒碑卧受辛。十載諫垣勞夙夜，當時長自聽雞晨。

奉輓河南吕忠節公殉難詩同朱敬身、張南士作。

司馬曾留神臂弓，黑頭歸假尚書公。碧血七兵久已推公著，群盜何期寇吕蒙。碧血自藏緱氏嶺，黄巾竟擾洛陽宫。朱衣象簡懷風節，長在山河一望中。

贈諸暨駱君初度時三月四日

九成山舘浣江邊，高卧于今五十年。問世久爲繇竹誦，傳家尚有帝京篇。花開歲勸長庚酒，水曲春廻上巳船。此際君家最堪念，丈人挾瑟且調絃。

海昌沈太翁隱居九十元伯徵君大尊人也

百尺高樓傍海居，仙翁九十佩瓊琚。青雲繞膝皆垂譜，烏鳥陳情甫上書。好學時聞淇右詠，傳經不共濟南車。百年再起懸弧宴，爲汝銅盤學釣魚。

寄王子時讀螺峰集

洛思山下舊逢君，百里相過日未曛。一自甲兵原上散，不堪風雨嶺頭分。天涯碧草看成樹，峰際青螺望似雲。那幸輞川新句好，隔林還得一相聞。

東江讌集即席贈甬上秦大行洪明府暨陳范諸孝廉

東江高讌集衣冠，一座才名盡建安。妓部笙簫揚錦席，姑山風雪下銅官。雞壇酒合金盤淺，龍劍光爭燭樹寒。猶是明州越州客，到來俱作鄴宮看。

西陵道憶李侍御

西陵舊驛接蓬萊，獬豸東巡幾度廻。漢使乘槎終遠去，秦人採藥未歸來。春深雲擁蠶叢路，日暮花飛勾踐臺。自汝著書辭柱下，人間無復伯陽才。

錢唐逢故人

西陵咫尺是天涯，喜汝從予江上槎。兩度陶朱思返越，百年張儉竟無家。鄉關恨届鑚榆節，里巷羞乘廣柳車。壯士不還仍遠去，江東兄弟慢咨嗟。

晚泊口號

十里吴關蛟岸長，帆檣千片暮相望。滿江紅浪浮新霽，隔岸青山帶夕陽。大賈幾曾來越客，小姑不用嫁彭郎。樓船簫鼓秋風裏，嫋嫋吹來欲斷腸。繩祖曰：蛟磯在蕪關。

賦得孤鶴横江和曹胤昌 舊選係他人僞作誤刻，今盡删去。

萬里秋宵一鶴横，大江西傍武昌城。高鶱清影波間落，直視浮雲天際生。遷客祠前虚比翼，仙人山半欲吹笙。長風載得淩霄去，夏口烟波空復情。

立春日大敬生男賦賀

東郊綵仗百花舒，佳日忻傳景僕書。斗轉蒼龍堪繫紱，天邊紫氣自充閭。香蘭晚歲留芳珮，玉燕先春集翠裾。我欲錦襴初浴後，爲君重餽孔家魚。

二

十年不復賦熊羆，何幸春回正誕彌。韋氏遺經方有待，商瞿得子未全遲。葭原細發青麟草，桂樹新生綵鳳枝。洛下從君遊禊久，有誰還喚蔡充兒。希輌曰：蔡子尼名充，近作蔡克，誤。

奉贈郡憲使萊陽宋公夫人生日是日初春微雪

東藩曉啓婺光開，繡帔金冠映上台。四國母儀三壽册，一堂官誥萬年栢。花縈禹嶠珠衡轉，雪滿秦屏玉女來。莫道滄洲東望遠，夫人家本在蓬萊。

得殳彤葆書并末方送諸子出塞詩有感

石頭尚有寄書郵，懷袖將探淚已流。尺素幾行藏錦字，雙金不斷是銀鈎。春還遼海投遷客，雪滿江淮刺去舟。誰唱婆羅商調苦，邊關如送李殷遊。

顧茂倫評曰：三四真元和調然殊巧雋。

寄贈吴門程西毓初度

安定先生静者流，蕭然自放古長洲。時當五月猶披褐，家在三江未泛舟。膝下有人推孝則，吴中高士是言游。何時載得滄浪水，爲汝開軒洗玉甌。

答丹陽賀宿原韻

思君十載未能過，邂逅依然採薜蘿。傾蓋久虛吳地諺，同舟願聽越人歌。黃公壚下桑郎熟，秦氏樓頭桂樹多。時飲秦樂天宅。猶是天涯流浪客，相逢不醉奈愁何。

看梨花和韻

春深新葉暗樓臺，猶有梨花照酒盃。數點漸從風裏下，❶一枝偏向雨中開。迷人翠幌連霄合，寒女緗裙帶露裁。自愧潘生言志晚，不教大谷賦名材。

淮西使君九日席上贈郭襄圖作

潢河東下鴈亭秋，乘興還爲淮蔡遊。當日賢王曾築館，今來司隸好同舟。樽前紫袖歌聲度，屏外黃花燭影留。莫怪西園詞賦少，相逢王粲正登樓。

長至飲羅生

萬里中原擁劍鐔，驅車何處問羅含。從來高士推江表，長至逢君在濟南。玉琯碧吹原上草，金盤紅滿洞庭柑。東封自古多雲物，醉裏登臺仔細探。❷

❶「裏」，原作「裹」，據四庫本改。
❷「裏」，原作「裹」，據四庫本改。

汝南郡署飲次

郡堂修竹散烟低，漉酒留賓醉欲迷。一顧尚慚燕市駿，幾年空聽汝南雞。座中名士輸羊曼，肘後陳編笑馬蹄。勿怪氍毹長擁臥，夜來風雪滿淮西。

飲息縣同王孝廉

陶公留客晚開衙，井上雙桐噪暮鴉。隔院寒風飄玉琯，滿街晴雪散冰花。銅壺響逐飛觴盡，燎火光隨舞袖斜。最愛座中揮麈者，孝廉家本舊瑯琊。

陪諸公南湖舟集和韻

初迴錦纜駐雙驂，千頃波光似鏡涵。天外遠山開罨畫，雲間高閣覆優曇。群公暇日追河朔，太史占星聚汝南。莫道行游無紀述，座中相對有桓譚。

二

芳塘瀲灩泛輕鳧，五月薰風長緑蒲。望去樓臺橫北郭，晚來歌吹滿南湖。裝成雪薤浮金盌，坐看冰心映玉壺。但惜醉歸新月好，不知還有夜珠無。

答夏聲贊府和韻

與君一別郡亭西，長向遥天望綵霓。自笑鹿門難遽返，莫嫌鳳羽尚卑栖。晚尋仙洞新詩在，日飲官齋舊路迷。猶記南還思最苦，關前高柳正蟬嘶。

原韻答何朝宗

夜涼騎馬過街西，醉舞樽前見羽霓。淮浦人從天外度，汝南雞在雪中栖。深林蕙草貽來晚，繞屋梅花夢去迷。誰念朔風當此際，飀飀出谷鎮長嘶。

從雨花臺至牛首道中

天界寺前黃葉下，雨花臺畔白雲還。同踰峻嶺盤空曲，遥見長江繞大寰。隔塢芋田秋未穫，疎林草舍晝常關。幾多雙闕徘徊意，盡在南莊信宿間。❶

宿王言憲使莊

落木蕭蕭何處村，松關繫馬到來昏。瑚闌暮雨聽山閣，華表秋風拜墓門。時謁王太君夜臺莊左。徑有名泉流暗草，缸開新釀覆香蓀。此間已是山陰墅，不用還尋謝傅墩。

❶「幾多雙闕徘徊意，盡在南莊信宿間」，四庫本作「游人不盡徘徊意，聊寄南莊信宿間」。

奉答倪粲原韻

自辭濠上尋中散，曾在梁園賦子虛。入世已無操瑟想，聞君尚有帶鋤書。東田秋到花開後，西浦人逢落鴈初。只道乘風應萬里，相看猶是舊蒿蘆。

偕沈華范同住秦淮有贈

團團槐葉減秋陰，江介同過快滯淫。賦就烟雲生四壁，畫成蛺蝶值千金。王郎渡口花舡緩，孫楚樓頭酒樹深。最是吳興容易病，莫教相對起愁心。

過舊院和陳憲副作

舊院荒涼極望迷，女墻頹處緑楊低。庭餘鳥雀啣金粟，瓦散鴛鴦覆玉鎞。桃葉一江環巷北，莫愁兩槳去城西。當年多少陽臺雨，化作浮雲何處携。

答贈黃虞稷江南踵韻

黃金高築不曾逢，敢道才多氣似龍。客路經年乘下澤，官齋卧日到高舂。王通家有三珠樹，和嶠身如千丈松。何幸臺城重會合，秋宵一聽景陽鐘。

二

虛傳往日賦明河，十載長淮未放舸。秋盡論詩逢沈約，時寓沈主考舘。年來講易共田何。龍江過雨低紅蓼，牛首看雲捫緑蘿。建業重逢愁思遠，敢言對酒不當歌。

希軻曰：原詩云「麗藻清詞鄴下逢，西河才子氣如龍。頻年變姓嘗爲客，是處移家欲賃舂」。又云「明河詠罷添愁思」，故有「賦明河」及「氣似龍」句。《明河篇》即淮陰所賦者，一時傳誦人口，見七古卷。

錢封君壽 令子副使嶺南

羨汝耆英洛下同，銜觴長對玉津宮。庭前令器推王坦，坐上通家是孔融。鳩杖屢扶江草碧，鸞書新賜海蕉紅。可知八百人間壽，只在錢鏗指顧中。

陪諸公飲歸酬贈錢大德震

春舡載酒渡江濆，野舘濃花帶日曛。許下早知繁主簿，座中今識孟參軍。當筵皂帽欹紅藥，對岸青山掛白雲。慚愧十年違禊飲，空從洛水誦君文。

飲趙解元舅之鼎宅時令嗣新領鄉薦

十年獻策在椒除，重會親朋解索居。户外不嫌東郭履，箭頭曾作仲連書。雲飛玉斝看行酒，雪滿金刀試膾魚。最愛趨庭裁結髮，也隨賢父上公車。

爲屈生悼亡并敘❶

羅浮屈翁山初造甡，絶意婚宦，游于方表。暨登華峰，題詩百韻。關中李大生見而奇之。代州將軍侯君有甥女王，國色，粧錢百萬，邀爲贅壻。山陰張杉游嶺南，遇生博羅，請敘踪蹟，则王已病故，且云：「吾乃失鳥獸儷，顧逝者傾國，致足可悼。蕭山毛甡，吾昔好，爲我賦詩。」初，張杉於臨汾遇生，贈生詩云：「攜將華嶽驚人句，博取秦城絶代顔。」夙感其辭，爰取秦字，覽者謂能增伉儷之重焉。

傾城名士本相親，況有蓮花入賦新。寶篋未開瑶瑟怨，瓦棺先葬鬱金人。湘靈不斷終歸楚，蕭史原來又去秦。逝者果然難再得，總教無泪也傷神。

問日者❷

三十潘郎頗自疑，獵冠相對問何其。迢迢雲漢通天晚，朗朗星辰出地遲。世遠庖犧休畫卦，生逢磨蝎爲張箕。何因同把靈根草，不數卿蓍數士蓍。

曉發懷大聲❸

嘈嘈海雁盡南征，歲暮它鄉接淅行。遠岫冬寒凝雪白，空江日出照冰明。刊章未到東萊郡，吹笛難歸下相城。千載共推

❶ 此詩四庫本未收。
❷ 此詩四庫本未收。
❸ 此詩四庫本未收。

排難士，至今誰似魯先生。

即　事 用姜紫環太翁韻❶

東歸剛及役車休，傍瀨潛行爲避讎。雪後一投横坂寺，月明三上望江樓。迎春草長寒蕪外，近臘人争野渡頭。不道十年還故里，依然賣餅在安丘。

❶ 此詩四庫本未收。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七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初晴稿

七言律詩五

長安雜感奉和高陽益都兩夫子春游原韻

十年裁與計車偕，帝里蘢葱氣自佳。三省愧膺新薦引，九河無復舊疏排。園花盡日開成幛，江橘何時返渡淮。秖爲晚依丞相府，長騎欵段過天街。

二

紫陌丹山未易兼，羇棲徒使歲時添。游魚欲逝翻吞沫，乳燕初飛只傍檐。故國望成千里隔，新詩裁作兩頭纖。及崖何限追隨意，静裏曾聽解妙嚴。

得姜京兆奉天貽書感賦卻寄

薊門相望一登臺，尺素忻傳遼海來。九百峰前雲散盡，十三山下雁飛迴。帝鄉草昧時方闢，官舍沙寒晝未開。爲重陪京根本地，故留廣漢救時才。

二

麐符遠佩出關東，鄉信長從黍谷通。行部早廻寧遠塞，題詩多在廣陽宮。喇嘛水下雲間白，韎韐花翻雪後紅。獨恨馬周應詔晚，長安對酒與誰同。

枯梅生花和韻

橫牕老榦久嶙峋，忽見幽花剗地新。殘蘚暗含紅蔕淺，枯苔生繡緑花勻。湖山未許歸和靖，谷口還應見子真。縱是東風能遍物，卻憐流滯幾經春。

七月廿一日上御瀛臺賜宴汎舟兼賚文綺表裏蓮藕恭紀四首

芙蓉便殿接蓬萊，秋氣新從太液廻。籞苑賜來三島宴，瑤池捧出萬年桮。隄長畫鷁啣波轉，水面金鱗入饌來。醉飽載歌臨抃舞，尚餘湛露滿罇罍。

二

滄池詔許汎仙槎，雲際廻看帳殿賒。畫艫開時翻桂槳，琱臺深處見荷花。衣光翠落波間練，纜色晴分海上霞。游盡蓬瀛千萬頃，金盤親噉棗如瓜。

三

玉虹高駕啓朱函，早見瓊林有賜緘。幸拜慌人新鳳錦，渾忘學士舊鵰衫。攜筐入白煩中使，束帶簽黃署細銜。欲被縷絲恩莫紀，五緵十緉倍摻摻。

四

上林賚菓減封題，藕節蓮窠乍出泥。鎬飲已歌蒲與藻，柏梁羞賦栗和梨。槃留白雪遮羊胖，盃覆青銅散馬蹄。蓮名馬蹄盃。三載金門沾湛久，今來誰敢厭茹藜。

雲間曹玉少五十 五月一日

燕市忻逢鄴下賢，高軒重見綵弧懸。游同荀況經年久，荀卿五十游齊。生在田文五日前。蓮葉裹書還幕府，榴花當燭照歌筵。何時海上尋仙去，與子相期三泖邊。

送陸使君出守思州

彤幨萬里使羅施，路入湘門春到遲。金齒再開蒙氏地，銅符初下長官司。蠻溪馬度天邊繘，番户龍迎雨後旗。此際炎荒行陸賈，牂柯南去使人思。

禱雨

禁苑銅池散緑陰，鑾輿親禱泰壇深。九重自有回天力，四海寧無望雨心。日下土龍鞭麥隴，風廻石燕舞桑林。盛朝霑德如甘露，何用巖阿起夕霖。

爲朱使君節母費太君旌表建坊贈詩

女陽亭畔婺星懸，喜見高門有賜旃。大節宛垂千載後，遺孤生待十年前。陶家坊爲延賓建，韋氏書教阿母傳。誰似使君懷禄養，至今猶誦白華篇。

劉民部尊人入鄉賢祠

曾坐臯比授一經，騎鯨飛作斗邊星。伏生故享鄒平廟，劉向應祠尼父庭。黍進雌卣成式穀，香含雞舌見寧馨。須知享祀從殷典，不在旗常早勒銘。

金生西行

金城萬里惜分攜，仗劍争看洗鸊鵜。偶訪傅玄來隴右，頓從柴紹出關西。胭脂嶺下河流駛，鳥鼠山空木葉低。前去臨洮知有意，新詩應向馬頭題。

贈直隸分巡吳使君 使君司通省刑法驛傳，係崇禎朝興化相公之子。

京門右鑰鎖重鐶，幕府猶開鉅鹿間。部吏遠趨清苑路，廂軍近控瓦橋關。提刑位出三司右，擁傳人從百譯還。好繼前朝名相業，外臺節制本清班。

別陳生赴濟南幕

欲上旗亭多所思，燕關惜別暮秋時。十年書隔陳琳幕，幾度車過董相祠。岱頂尚留天半賦，汝南曾和雪中詞。春明此去如相憶，須記宮墻碧柳絲。

趙中丞開府兩浙

新開幕府壓江瀆，彈事中朝重惠文。禹穴豫呈金檢册，浙潮初罷水犀軍。殿前露簡看如雪，梱外霓旌盪入雲。何幸東南煩鎖鑰，歲星重傍斗牛分。

二

文臣節鉞古來難，況復雄關似奠磐。南省坐教中憲肅，東甌開後外藩寬。賜衣真見鸞文曜，避路猶驚驄馬寒。莫道還臺鄉思遠，故園金碧在長安。開府京邸有金碧園，擬金馬碧雞之勝，思故鄉也。

贈瓊山令

金徽初試韻初諧，萬里南天渡海涯。茂宰自能瞻貝闕，漢家無復棄珠崖。陶公山獻波羅稅，黎氏腰懸瑇瑁鞁。肯向炎方重回首，春花早寄日南荄。

丁驃騎赴登州靖海衛有贈

初拜輕車駕上襄，梨花先點緑沈槍。營連北鎮沙門遠，劍指東牟海路長。充國定能籌轉運，孫臏故自守都昌。閒來莫向闕城射，恐有鄉書寄雁行。

沈萃址入蜀

徒聞蜀道上青天，誰識臨邛有令賢。曉店散書綿竹頌，春帆高送錦江船。五丁道可通金馬，萬里橋難聽杜鵑。應念紅閨相憶苦，莫教人滯酒壚邊。沈君内人爲閨秀祁湘君。

靖海侯德配王夫人生日

龍頷初傳邑號新，百年長遇帨堂春。銅屏射雀留神臂，玉軸裝花寫誥身。觴獻鑾姬啣翡翠，閣前夫婿畫麒麟。麻姑莫問蓬萊水，環海今來已絕塵。時臺灣新破。

二

二月花明玳瑁樓，藁砧今日果封侯。瑤池宴已通三羽，横海軍還領十洲。綵翟翻衣奮影動，金泥拭匣鑑光浮。當筵儻進如川頌，試看滄波萬里流。

送春日偕同館諸公集張毅文太史宅分得毫字

御苑纔開露井桃，春光又復去東皐。肯從盃底辭醽渌，且向花前换苧袍。天半結雲催夏雨，座間騁辯析秋毫。傷心九十無多賸，指下薰風莫漫操。時毅文于酒闌鼓琴，故云。

滇南大捷志喜四首

幾曲鐃歌奏太清，樓船無復戰昆明。三川終破吴曦壘，八甸重開莊蹻城。神策新軍横鐵渡，蒲蠻舊版擴鋃生。天南萬里烽烟靖，從此台階一望平。

二

龍川關險控諸蒙，銅柱當年紀戰功。青海故能通徼外，彩雲仍自見南中。前軍夜入擒元濟，降將時無似竇融。江畔金沙堪洗甲，木瓜花映緑波紅。

三

虛象滇陽習水犀，窮猿何處覓林棲。金城但築盤山下，玉斧長剗大渡西。露布馳來真倚馬，赦書頒處喜銜雞。南人自此應無反，安用徵兵過五溪。

四

星垣振旅拂旌旄，南詔碑前解佩刀。大將兵摧神石裂，長官司據麗江高。俘成宗廟看陳矢，凱獻端門有賜袍。金馬碧雞如可祀，王褒拜使敢言勞。

顧侍御生日

執法星高麗碧空，綵弧初絓柏牀東。名標柱下三台近，人在香山九老中。春雪尚餘霜簡白，朝霞長映繡衣紅。金門倘遇東方朔，莫道花間好避驄。

二

九霄獨坐重臺端，共看鵬飛籛羽翰。烏府自頒王儼敕，豸衣重領杜林官。封章曉入清宮肅，甲子星週法曜寒。幸值聖朝多雨露，不須仙掌漱金盤。

題陳生博古册子和王司農韻

春暮楊梢解刺天，碧幢閒使鬬茶錢。風流只記張思曼，朗鑒何如顧彦先。鐘缶燒殘還自弄，蟲魚註缺不須箋。燕臺雖少探花會，也有柴車到集賢。

夜飲

提壺不上曲江頭，學士官居對殿樓。長樂鐘當晴後響，短連酒是夜來篘。宫中廊下酒家，名長連、短連。園蔬不厭茭菁薄，筵燭將低菡萏收。坐近西軒看月上，有人花底笑藏鉤。

金古良將歸

春還凍澤未全消，又見東風入柳條。好友最難燕市别，思歸翻恨越江遥。才高迥若雲中鶴，興到塗成雪後蕉。古良善畫。但使官湖能乞與，相期應在馬臻橋。

胡廣文之任温州

中原十載共争雄，此日方傳吾道東。落筆賦成天闕下，横經人待射堂中。芹絲到處依池碧，芝草生時映帳紅。但向吹臺尋故碉，可知甌越舊來通。

秋日早朝

宮井鵶翻露未晞，輕寒先入侍臣衣。玉鑪香散朝成靄，金殿花生夜有輝。鳳輦陳階啣翠羽，馬𩣵傾椀賜珠璣。每朝畢，各坐賜酪。自慚陪從無文采，空見蛟龍繪兩旂。

宗藩輔國將軍博公同滿州徐翰林並以詩見寄依韻和答

小院含商暑未除，終朝乘馬尚斑如。懷人漸近三秋節，佳句忻傳兩地書。病起渴逾梁苑客，夢回思逐賀湖漁。誰知興慶坊邊月，猶向城南照索居。

七夕用前韻

秋花裛露被東除，月殿穿鍼巧不如。向夕慢陳庭下菓，連年悔曬腹中書。寒歸金馬愁仙吏，水漲銀河笑澤漁。思煞故園機織者，晚來長自對門居。

贈椒園和尚

甘泉西上敞琳宮，中有高賢似遠公。説法不離雙樹下，置身長在五雲中。平臺花氣秋來迥，御苑鐘聲夜自通。獨惜裴休難問道，空搖珠轡日華東。

送姚聚中還湖州

楊柳河橋送客還，十年詞賦滿江關。高門自啓菰城曲，佳句猶留松石間。有《松石間》詩集行世。下若人逢花鞸韘，❶前溪風定鳥綿蠻。上林春色年年好，不用端居賦采蕳。

上巳易園修禊奉和益都夫子原韻二首 時陪游者皆同舘前輩二十八人

曲江修禊已三年，勝飲無如柳下偏。地曠儘教油幔接，❷溪迴不礙羽觴傳。沿隄草向春深發，夾路花從雨後妍。陪得蓬山舊仙侶，到來滿座盡雲烟。

二

良會何須絲竹偕，春風此處遠塵霾。東流水色清堪戀，北地晴光淺亦佳。高柳隔簾抛粉絮，新蒲刺水簇金釵。洛中禊飲年年事，丞相同行豈易儕。

張梧南還

秣陵憶别十年前，帝里相逢倍黯然。玉案未酬新緑綺，時貽我漢玉，未報。柴車還裹舊青氊。花開曉店迷行騎，柳放春門慘别筵。此去但能隨謝尚，不須頻上估人船。時

❶「鞸韘」，原作「韘鞸」，據四庫本改。
❷「幔」，原作「慢」，據四庫本改。

隨陸少參歸江南。

二

青郊綠草散平蕪，別路愁聽谷鳥呼。幾見戴逵還剡舍，重看李白出當塗。難兄三載仍留粵，謂南士也。賢主千秋半在吳。欲典朝衣餞歸客，杏園東去酒誰酤。

奉和扈從登封應制四首 有序

時維肇甲，候屬升辰。承六幕之清寧，慶三能之效順。翠華安指，東都望幸多時；綵仗將臨，夏諺爲歌已久。因整協時之駕，先酬肆覲之觀。鈎陳簡肅，無煩五校蘭錡；柴望精禋，不事三壇茅脊。所過祀名，山笑玉檢探符之陋；隨時省方，俗斥金泥封事之繁。惟是問族之貞淫，問修五禮；就民相慰勞，暫遍群神。聿開千百年未有之恩，頓擇七十君歷傳之妄。❶念兹輸輓，築楗石以塞決河；攬我提封，登高丘而望遠海。謹誦《卷阿》之什，虔賡「將享」之章。才慚應劭，難傳西漢官儀；職本蘭臺，敢效東封著頌。

嵯峨方嶽望東巡，何幸天門扈近臣。磴道曉雲迴海日，石壇秋草遍山春。鑾旗翻作中峰電，鄗黍祠還上畤神。千載玉泥留檢處，今來沾盡屬車塵。

二

帳殿重重倚障開，山呼相應似鳴雷。

❶「擇」，四庫本作「釋」。

九旗總向巖邊出，萬乘疑從天半來。升氣下窺青檢合，禋河西眺白龍廻。盛朝功德真難紀，勒石慚無作頌才。

三

東方雄鎮護神京，豫日宸游減禁兵。霜繞幔城嚴未啓，花開輦路笑相迎。晴看御馬林間度，夜聽天雞海外鳴。九點齊州渾一望，可知六宇正澄清。

四

鈎陳羅列動星文，佳氣蘢葱繞聖君。騎接百靈巖曲穩，龍躔三觀嶺頭分。春還个左乘青輅，時見封中起白雲。問俗省方千聖事，百年父老幾曾聞。

潘生南歸限韻

秋雲夾日雨雱雱，游子將歸轡重銜。別曲慢調新緑綺，征衣還着舊青衫。亭廻通潞看題壁，家近前溪認落帆。若賦閒居肯相寄，雁鴻千里不須緘。

二

南湖水盡見菰茭，愁向青門折柳梢。曉雨送歸梁上燕，秋風吹動海門蛟。河陽官閥同潘岳，鄴下襟期似石苞。盡日天街同對酒，能忘出宿在東郊。

長安中秋

朝廻晝漏報新晴，坐待金波灩瀲生。闕下芙蓉開旖旎，樓頭鳷鵲見分明。當軒河影經秋白，傍苑砧聲入夜清。手把醁醽愁未倒，醉來恐起故園情。

二

西風吹葉下金溝，海畔虹生雨漸收。庭樹影摇冰鑑冷，筵花香入玉杯流。天街燭散千門静，碣石雲開萬里秋。爲侍講堂歸騎緩，晚來東閣重淹留。

湖南丁中丞生日

三湘重鎮古羅田，萬里星沙啓幕蓮。才過庾公還夏口，人如王濬在西川。浯溪伐竹當蓬矢，巒郡椎銅作酒船。指顧弧南將啓宿，崧高長頌五雲邊。

送沈五粟士本進士歸里

同研淡墨註高名，騮馬雙騎出鳳城。衣柳漸逢宫巷曉，看花剛及御園晴。開來榜目誇龍虎，歸去川原見鶺鴒。一自容臺陪宴後，蕭疎長負故人情。是科予分闈同宴禮部。

寄河南驛鹽道

三河節鎮擁朱旗，鳳詔新裁五色絲。萬竈授鹽齊仲父，千秋置驛鄭當時。開牙艮嶽飛雲旆，行部梁園奏雪詞。欲指冰壺遥作頌，由來清德畏人知。

贈送洪使君巡撫江南

中丞初拜璽書行，獨坐南牀舊有名。此去開藩跨建業，臨岐賜宴在端明。襄中羊祜方開府，海上盧循早罷兵。千頃烟波環震澤，看來不及使君清。

二

巖疆瑣鑰重吴中，萬里車書澤國通。侍御呵來驚赤棒，元臣饗後賦彤弓。平推庚甲王程緩，上念東南民力窮。特賜九花天廐馬，瀕行莫認舊青驄。

金鑾南還

把臂京華又一春，柴車欲駕泪盈巾。戴逵豈是王門客，阮籍終爲林下人。到處題詩銷旅寂，行無餽贐恨官貧。河橋相別知何幾，白首垂垂總是銀。

二

相期同返舊巖阿，豈料君先策去騾。老人侯家猶謾罵，醉辭燕市重悲歌。收禾歲晚鄉田少，落葉風吹客路多。只有雲間沈學士，長懸一榻待相過。

寄閩中提督張君

西平勳伐冠雲霄，特簡趨庭領騎曹。烏滸降旗迎谷永，文臣拜節重韋皋。島中盡隸新開版，腰下猶懸舊賜刀。不道西清頻入夢，到來還隔海門濤。時予客福州。

秋祀社壇候駕

秋行陰祀詣三壇，仙掌高垂玉露寒。百辟奉璋迎仗外，六龍扶輦下雲端。風迴天半聞仙樂，夜見星流繞從官。一自太和初獻後，愧無金奏頌咸安。

書王舍人册子舍人爲内廷供奉，賜宅西内。

仙池中禁杳難親，解玉坊邊一舍人。詞出御牀封過密，衣從宫鏡照來新。花前白事先東閣，斗下丹星近北辰。虚薦雄文似司馬，有誰還賦上林春。

奉陪李學士禮玉皇閣醮壇同胡編修袁舍人顧孝廉即事

玉皇案下舊仙官，親捧琅函禮醮壇。受事籙呈三殿切，步虛聲徹九霄寒。朱輪滿院皆雲侶，丹竈烹泉有露團。賭墅圍棋渾漫興，今來俱作洞中看。

題方編修健松齋詩限爻韻

名園幾度罷誅茅，猶見長松翠影交。太子有城頻在望，方干故宅那能抛。欄邊蘚斷驚虫蝕，石上泉流爲馬跑。誰識桐江風雨夜，尚留龍吼聽欑梢。

二

相國園林枕石嶅，[1]編修爲崇禎朝相公之孫。風光佳似孟城坳。七株偶向巖間植，百尺翻從雲外捎。如此江山龍未化，舊時林木燕曾巢。地曾經兵燹，故云。平泉多少丁寧意，肯向金門戀斗筲。

送平將軍守建昌衛

龍驤啣命重南征，閫外蓮花早列營。豈有黄騶能陷陣，忻逢白馬舊知名。護軍臺接章山戍，轉饟船隨下瀨兵。莫道元戎難就拜，麻姑壇土築方成。

[1]「相國」，四庫本作「緑野」。

宋尚書新進太宰

初裁九格掌人倫，三典名曹踞要津。司列位高紆紫紱，長名榜定勒紅銀。廷推徐勉真清士，朝有袁昂是正人。欲問開元新相業，梅花先報鑑堂春。

二

台衡久已冠文昌，啓事嘗登帝座傍。賜來褚炫端居能節儉，崔生用士總剛方。金鑑含霜薄，懸得珠繩引宿長。愧托清流陪後乘，時從畫省借輝光。

送漳州胡別駕還郡

漳南上佐計車旋，携手京門思黯然。別榻尚施花嶼側，佩刀重掛柳營邊。行時馬傍春雲曳，歸見珠飛海月圓。誰道清廉少人識，胡威譽望正當年。

施二公子歸里

楊柳河橋散曉烟，相携苦憶十年前。洲邊講學逢官舍，燭下題詩對客筵。驛路計成新歲月，江南歸向暮春天。還家若問青房李，朱仲園頭未賣錢。太夫人命以李熟爲歸期。

依韻奉答益都夫子見寄之作時夫子以禪語開示故及之

空言詞賦擬相如，豈有文章重石渠。國史未成羞碧檢，越人何意戀朱餘。從知白馬原非馬，不用騎驢更覓驢。數日朝参都廢盡，只緣新接冶湖書。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春莊稿

七言律詩六

康熙十七年十月一日大學士索額圖明珠奉上諭各大臣題薦才學官人除現任員外著户部帖給俸廪并薪炭銀兩按月稽領感賦二首

宣平初啓儲才賢，便向金門拜賜緡。烏節稻頒高廪俸，紅籮炭準大農錢。花攢印帖看成錦，日照絺衣恍挾綿。誰道舊時含糗士，還承介錫在昌年。

二

公車通詣近三臺，月俸旋教計部開。御牒宛從天上落，皇恩高向日邊來。饔錢誰是張安貴，索米慚無曼倩才。咫尺光華將啓旦，敢言遲暮答涓埃。

午門謝恩恭紀

嵯峨閶闔啓雙鐶，帝闕遥看綵仗班。伏地敢違階咫尺，瞻天只在殿中間。楓門劍珮朝方啓，草野衣冠拜未嫺。但愧聖恩無可報，遥呼萬壽指南山。

答景文上人過贈原韻

三月春江初上潮，浮杯何處渡來遥。莫嫌陶令眉頻皺，猶喜豐干舌未饒。妙偈不從禪誦得，薰衣時把佛香燒。願君長在山陰住，勿使中軍遠見招。

王明府之任零陵

瑯琊才子厭承明，萬里遥分有庳城。白日吏來花下卧，感時淚向竹中生。賦完莫笑陽城拙，操潔無如姑鋂清。湘口題詩能北望，雙凫飛處是神京。

陳君六十

樟亭十里比柴桑，中有高人引興長。白帢曉披花露滑，紅泉春洗藥苗香。門迴高駕同孺子，庭下監州類季方。邀得麻姑頻貰酒，相看猶是舊餘杭。

奉餞汪春坊同年請假覲省還里二首

裁向東朝作從臣，每因問寢倍思親。高堂豈易沾三釜，長假何難請十旬。唐長假以十旬爲滿，所謂「十旬休假」是也。閶左枌陰虚閲歲，闕前草色暗逢春。如何白首懷歸客，猶作青門飲餞人。

二

初頒儲册下銅扉，暫借朝衫作綵衣。九列尚需三度轉，十年能得幾時歸。江魚午饌烹嘗美，慈竹隣墻過未稀。第恐曾參冠不定，禁林重盼早烏飛。

贈邵吴縣

平原邵續舊知名，筮仕能分閶闔城。甲第早膺三禮貴，郎官上映一星明。車過樂圃鸞初下，綬拂金昌花正生。遮莫東南烽火近，吴門尚有水犀兵。

岳州大捷奉和高陽寶坻益都三相公喜賦原韻六首

荆門露布插雕飛，聞道王師已合圍。軍分下雋地翻留後旆，洞庭波洗戰時衣。五壘真無敵，峒阻三苗何處歸。況有樓船横浦入，天南誰不望明威。

二

湖湘寇盜本遙飛，連破平江似帶圍。夜水暗驚流劍影，春花偏喜插弓衣。人收赤子安軍鎮，地入黄陵近姊歸。但得東山堪勞士，攃教零雨誦伊威。

三

七校縱横盡佽飛，紅鞦新束馬腰圍。熊羆但計踰銀甸，蟣虱何愁生鐵衣。❶ 羅子收來忘北顧，楚軍散盡想東歸。零陽此去降幡集，何必彊兵出武威。

四

日望巴東鵝鸛飛，江陵種柳漸成圍。提兵直入移綃幕，叩馬相迎有布衣。三奏捷書當甲始，全軍振旅在春歸。從來廟算需賢相，況復詩傳翟子威。

五

桃虫誰道善拚飛，帝命原教式九圍。尅日將軍齊捲甲，連年天子自求衣。葭還舊律知來復，芑滿新田嘆曰歸。從此征驪與朝筰，敢言咫尺見天威。

六

禁旅中兵總射飛，長驅肯作掩群圍。行營夜襲藏刁斗，轉戰春生換韐衣。王濬乘風能越險，姜維有志亦當歸。哀荆自古需冞入，誰道王師不在威。

❶「蟣」，原作「饑」，據四庫本改。

張方岳巡撫閩中

來從奏計待鳴珂，去路黄旗載駱駝。斗北驟頒新筦鑰，天南重整舊山河。建溪雲樹開藩遠，閩嶠山花入幕多。身到九仙須對酒，年來東海不揚波。

夜集俞明府園亭次其小阮石眉原韻

名園竹樹夜蕭蕭，閒對清樽向午橋。屋角暗星踈帶雨，欄邊流水曲通潮。當筵酒暖杯頻瀉，促座談深燭易燒。最喜君家饒二阮，相從林下且招邀。

丁民曹分巡贑州

河橋柳色映雙旌，萬里虔南好計程。畫舘望郎初奉使，建安才子舊知名。樓船浪逐灘聲轉，幕府花含瘴雨生。他日鬱孤回首處，待君還賦泰階平。

與汪廣文

講學河汾年又年，長安相遇見華顛。空囊尚載田何易，沽酒曾無司業錢。絳帳經傳燕市曲，青袍草映御河邊。金門萬里雲霄近，莫問滄江有釣船。

答贈萬州學正何君見贈原韻

慢將春酒瀉郫筒，金錯長懷嶺嶠東。帝闕上書原有意，王門操瑟豈難工。人間居傍支公鶴，時寓報國寺。馬瘦行如鮑氏驄。謝汝容臺能薦士，風流還著玉堂中。時分闈廣西，其門人有入詞林者。

九日登善果寺後毘盧閣示同館諸公

清秋黃葉滿林臯，佛閣層層散白毫。千里有誰還望遠，十年此地再登高。香臺露下翻萸葉，茗椀霜融沃筍膏。誰道初衣難再着，晚寒猶覆舊絺袍。

送何岱瞻還江陰覲省

薊門楊柳弄春晴，欲別翻憐邸舍情。春汎白波分餞盡，夜來紅燭照牕明。西郊草映寒袍色，東閣梅傳舊句名。此去澄江若相憶，延陵城下暮潮生。

二

春城花落已垂條，萬里江關去路遥。別恨直追申浦棹，離人初上御河橋。筵前白帢留應少，臺上黃金望欲消。只恐河陽方覲省，便隨敷奏上丹霄。

平原道中示仲山諸同行作

客路秋光最可憐，平原風物更蕭然。山橋度馬雙流迴，野店留人一榻懸。酒旆碧垂丹棗下，廟門紅閉綠楊邊。卻因顧陸相從晚，每欲聯鑣未敢前。

征南大兵乘勝收復長沙奉和高陽相公原韻二首

戰艦橫江蔽鬱姑，材官百萬盡彎弧。新收岳麓時移障，遽襲湘潭夜渡湖。白馬關前鳴鼓角，黃陵廟下禁樵蘇。天南指日銘功遠，何必牟彌布陣圖。

二

南征彍騎本騰驤，況復追奔似燎揚。定遠自能摧虎穴，護軍今已下熊湘。雲車駕處城頭暗，露布書來盾鼻光。不信衡陽京觀美，都梁尚有武成岡。

重陽後一日偕同舘諸公集黃編修新宅分韻得秋字

新第重爲九日遊，黃花開徧白檀秋。集賢有會思韋綬，買宅無錢贈馬周。鴻雁盡從天際落，茱萸還向酒邊浮。主人初闢西軒好，且傍斜陽欵欵留。

贈王君

高飛鴻鵠久廻翔，何幸相逢在帝鄉。上客盤餐留北道，故園花柳憶東莊。平交世重朱公叔，直道人推王彥方。我欲續成游俠傳，爲君重數舊高陽。

二

豈有長鯨掣海濤，重煩傾注過勞勞。孝廉但舉桓公雅，子弟誰如龍伯高。通德有門爭北面，朗陵故里在西豪。可憐未埽齊庭日，挾刺徒生紙上毛。

奉和宗藩博爾都雨中見懷原韻

春街三月雨霏霏，遥憶春星隱少微。華舘近天開處密，宮車盡日度來稀。蘭分壠坂縈青幔，❶水漲河橋覆碧衣。羞煞梁園倦游客，凌雲未獻賦俱非。

謬蒙益都夫子作六子詩見贈予居其一且落句韻各叶本姓謹依韻奉答并謝二首

嵇康空自友山濤，十載深慚佩孟勞。觀海始知環海大，近天渾忘戴天高。書窺東壁驚三秘，醴設西軒笑二豪。誰想芳洲舊鸚鵡，尚蒙開鏁問奇毛。

❶「坂」，四庫本作「坡」。

飲高太史宣城會舘話舊有感和施侍講韻

但汎浮杯渡芥堂，天涯四望總蒼蒼。論文自昔同官舍，對酒何期在帝鄉。幔捲露垂天際濕，燭搖風入夜來狂。相逢不解相思苦，試看樽前兩鬢霜。

二

宣州舊邸有閒堂，匹馬相過晚色蒼。愧我十年長避地，羨君四坐盡同鄉。食甘莞菜知還健，醉舞蓮花未是狂。漏下莫愁歸路晚，天街涼月白如霜。

贈河間守

新賜幨車駕五騮，銅符東領近皇州。下車嚴似張平子，按部親于郭細侯。上谷雲連滄海動，南皮花夾衛河流。吴中人憶軍司馬，長聽清歌繞郡樓。

寄贛南道丁使君

南行節鎮重分巡，棨戟初開贛水濱。楊僕不爲徼外使，柴侯本是部中人。褰帷風動諸蠻肅，落筆花飛五嶺春。能向鬱孤臺上望，遥遥京闕豈難親。

王給事分守浙東

東南觀察古諸侯，按節明州與越州。曲蓋賜來函德殿，高牙開近甬江樓。西垣舊日能廷諍，前路清風起棹謳。若問衡文嘉祐事，會稽竹箭不勝收。使君曾典浙試。

二

攬轡登車慷慨行，臨岐猶有贈鞭情。百城久向車前望，十載長留殿上名。畫閣入雲天漢近，朱旗拂岸海潮生。伊予家在西陵渡，門外蘆花相笑迎。

上以久旱躬禱郊壇立霈奉和高陽相公恭紀原韻

皇雩練日宿齋宮，羽佾無煩召典同。祇爲三農祈泰畤，遂將六事告蒼穹。龍行甽谷迎猶緩，雲起封壇饗自通。旱魃歌成甘霤下，須知尹吉在西豐。

送錢刑部提學貴州

都官視學本含雞，帝里春風惜解攜。五衛兵踰關索嶺，諸生試待犵獠溪。城連箐竹蠻雲暗，巘畔芭蕉瘴雨迷。一曲湘靈應聽去，龍荒原在洞庭西。

寄周燾

誰言琴氏好騎魚，欲寄雙緘問轉虛。坐客已傾江左泪，聞君尚在道南居。吴中著有張融傳，花下删成蒯子書。當日章安兵未起，趨庭長得過甌餘。其尊人曾爲台州司馬。

吴江陳啓源貽詩賦詶

十年道路愧冥鴻，長向吴江聽落楓。畫舫未逢三若下，高門只對五湖東。冠時著作超承祚，滿地兵戈憶子公。何幸新詩能遠寄，光芒百丈儼垂虹。

寄贈山東開府施君生日

東藩鎖鑰衛神京，開府雄連七十城。星斗喜從天幕轉，日華看向海潮生。威行岱麓風彌峻，操比齊河水更清。一介書生能建節，當時曾見庾蘭成。

二

金笳開處動旌旄，獬繡裁成鶻練袍。賜履遠垂滄海闊，期門孤並泰山高。全齊萬户争懸矢，此地三公有佩刀。哲士挺生真不易，肯教聖主念民勞。

送徐二十二胤定廷試南還

天安門啓控雙鐶，聖主臨軒策奏還。老景去留存宦跡，夏雲重疊類家山。城邊度馬人俱遠，庭有啣魚鳥自閒。他日論文肯相待，爲君柳市重躋攀。

二

青袍裁罷謁公車，徐樂原來始上書。萬里敢嫌雲路遠，百年長坐夜牕虛。固知道在難爲報，翻笑官閒未易除。思煞舊時同學者，到今誰復共巖居。

題家司百聽月樓詩和益都夫子原韻

金梯不必問孀娥，夜静猶聞水調歌。穿槅碎投千片玉，當牕寒瀉萬重波。榆含星影抛錢細，桂入秋來落子多。自是凌雲遺構在，不須烏鵲更填河。

陳掌院先生歸里

欒欒素蓋謝明光，欲餞青門柳未黄。祇爲山濤將負土，故教劉覽暫還鄉。啣車曉日當天井，去路春雲蔽太行。咫尺東山勞聖眷，莫令同省久相望。

二

車前輯杖暗心驚，數載金爐共侍情。帝座儼臨瞻斗近，君行此去見星明。韓山白鵲盈軒集，濩澤丹芝傍墓生。若問趨庭須學禮，那能徒負后蒼名。

送裘侍御巡鹽淮揚

獨乘驄馬下江都，夾道争看御史烏。帝簡不殊李景讓，官山重見管夷吾。臨行舊邸金章露，曾彈新參鐵面孤。飲餞都亭誰勿避，可知獬豸在當塗。

施鴻臚以禁方見示賦謝

慢延三景叩崑崙，碣石猶翻北海鯤。未共馬生飡玉液，恰逢羽客在金門。啣花鳥下青絲仗，合藥人歸紅杏村。誰訝肩吾還入籍，丹臺名姓本長存。

彰德別駕之任有贈兼詢吴文學

鄴下新推監郡豪，漳河水色照青袍。車前周景初題字，匣有王祥舊佩刀。上黨雲連熊旆遠，太行山盡雀臺高。城東肯問韓陵石，何處文章少俊髦。

出沐即事有感

西郊出沐踐良辰，回首京華又一春。鴉陣噪來天欲雨，騾車過盡路生塵。年前悔作閒情賦，日出歡逢曝背人。自笑禊堂相別久，夢回還着白綸巾。

送平象九之任宜賓

夜郎南去使車稀，喜見雙鳧僰道飛。巴郡雪消來白市，蜀江花落覆青衣。春田種秫抄雲起，午夜橫琴帶露揮。此去葉榆烽火靖，掖門相望敢言違。

王時大授連江令

銅魚初佩度仙關，拄頰時看海上山。農畝課成螺蚌外，官亭開近荔枝間。王喬豈嘆京門遠，嚴助方平甌粵還。假使承明猶未厭，鳳城柳色儘堪攀。

上幸瀛臺登魚遍賜近臣恭紀和李相公韻

蓬池初獻范公鱗，敕使分鱻賚近臣。❶銀鬛散飛瑤島雪，金梭堆作御盤珍。餐同豢豹揮刀俎，夢逐非熊理釣綸。欲紀聖恩何所似，滄波漭沆竟無垠。

❶「鱻」，四庫本作「魚」。

二

九罭翻波躍錦鱗，魚征無復稅王臣。天廚入夏猶頒鮪，海谷何時不效珍。黿鼉未和徒頷顣，鸞刀欲下轉紛綸。江湖自昔相忘久，誰道龍淵渺四垠。

周太史尊人明府公年伯六十來京師同館諸公各賦詩奉贈和韻

三月鶯花滿上蘭，藍輿迤邐到長安。戴封故作西華宰，韓愈曾爲嶺外官。授册遠探金簡麗，趨庭曉過玉堂寒。宮衣裁罷褊斕色，猶作他時製錦看。

王光禄子舉茂才喜贈

丹山鸑鷟紫田芝，江左青箱數世遺。可但茂仁稱令士，果然王濟是佳兒。下帷不計探花日，在泮剛逢采藻時。猶記帝京來覲省，當樓親授鯉庭詩。

二

東園日出露桃開，佳信忻從鑑水來。藻彩橫天鷟鳳翮，渥洼墮地本龍媒。杜林名閥推光禄，漢室高文重茂才。祇爲德門饒世濟，庭前早已植三槐。

春夜讌集益都相公邸第即席和韻同王舍人陳吳二檢討徐林鴻咸清吳農祥三徵君暨公子慈徹協一

夜啓槐堂近北辰，偶來休沐藉人倫。筵前杏炙燒脣美，庭下梅花刺眼新。雅量儼臨千頃壑，清談真隔幾重塵。滿堂歌詠渾閒興，何必乘槎更問津。

二

台階濶絶若參辰，猶喜相攜邁等倫。金檢祕書看後古，銅槃高燭照來新。行觴久接荀龍譽，舉座欣無庾亮塵。咫尺天衢珠斗近，祇愁無力度雲津。

三

春蘭汎景見光風，坐聽吹陽出六同。日煖賜衣宮扇下，晚來置酒閣門東。生徒雜列超桓傅，巴蜀初開想竇融。金管暫吹羽舞後，可知調爕在三公。

四

黃閣沉沉轉惠風，柴車春夜許相同。綸書早已頒池上，絲竹何妨載墅東。舞袖亂隨燈影散，歌聲細入酒花融。當筵親作來游誦，不是周公即召公。

送周在都任濟南郡丞

肅肅秋風轉隼旟，東行監郡綰銅魚。時清且佐平原相，年少能傳櫟下書。郡丞爲櫟下先生季子。丹鳳飛時知賜璽，青山到處好題輿。選人尚有難兄在，時其兄雪客方候選。欲贈虔刀思有餘。

贈丁刑曹

初看鳳翮九霄摶，❶敬禮由來重建安。赤舃舊曾遮列宿，白雲從此護都官。荷花結芾經秋豔，棘木當廳入夏寒。況值中丞開幕後，于公門第舊來寬。

李沮東世兄由韶州太守移任寧波

重承露冕出燕關，秣馬都亭霽色殷。金轡乍迴五嶺外，銅符又下四明間。行車春傍江南柳，披牘時看海上山。隣部編氓懷世講，相思長趁浙潮還。

寄山右方伯

太原行省領方州，況復開藩在晉丘。經國不須搜粟尉，安疆重藉富民侯。編圖户列中條盡，轉餉船隨砥柱流。若問汾陰千載勝，白雲猶是漢時秋。

❶「摶」，原作「搏」，據四庫本改。

馮二宿榮遷補國子監博士

槐市南頭璧水連，馮唐待詔尚英年。漢廷博士官雖冷，國子先生獨爾賢。折角定教傾五鹿，畫衣應早兆三鱣。花前載酒如相過，可有東廳月俸錢。

秦太史歸里

一紙黃封下玉除，春風歸興動鱸魚。才名久已傾同舍，筆札長驚跨石渠。天上青簾新水棹，樽前紅燭故鄉書。甘泉此日多詞賦，莫更遊梁賦子虛。

依韻答和彌壑和尚長椿寺説法見贈原韻

騎馬宫門年又年，思君長在率陀天。因傳佛説來初地，悔拜天書出望仙。下座有人裁問道，空林何處好逃禪。當時王許山陰會，不道重來闡太圜。

送沈客子還禾中

京門曉日動行旌，相送河橋百思生。三策未經投北闕，十年長憶在西平。宫墻柳絮粘天白，旅館山梔入夏清。他日負薪能薦達，肯教廉吏抱虛名。

贈胡生

少年能讀九丘書，入洛猶乘下澤車。沐髮碧于江畔草，行文艷過水中蕖。歌殘白石天將旦，裁就青衫暑未除。前路秋風應萬里，期君先作北溟魚。

沈殊亭處士自倡村居詩遍和成集其所和多兩浙耆舊繙閱生感因其索贈亦用原韻續成一首

水南水北總皆村，何用辭家賦述昏。烏有九苞方是鳳，雞非三尺不爲鶤。投詩半是梁園客，避地深于吳市門。滿目舊時朋好在，慢將存歿句中論。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春莊稿

七言律詩七

早朝和韻

端門高啓傍青霄，待漏初廻金水橋。綵仗暗排雙闕麗，玉階徐引一燈遥。風飄御琯疑鳴鳳，寒動朝衫許覆貂。只愧仙盤頻賜露，每朝賜酪。侍臣有渴未曾消。

下朝

鳴鞭退後鼓鐘稀，日上松杉鵷漸飛。庭燭乍收遥仗綵，鑪香猶在近臣衣。鑾隨九陛陳琛去，象駕雙輿負纜歸。咫尺皇威雖暫遠，玉欄回望轉依依。

吴二東游

三年流滯薊門關，歸路重游徐泗間。逸駕豈能留駿骨，望鄉終自蔽龜山。清秋醉向湖陵度，落日吟從梁父還。他日滄洲儻相憶，爲予東望大瀛環。

寄昌平道沈僉事二首

軍都遥接塞門寬，北護神京似奠磐。舊衛尚持宣慰節，外臺方重惠文冠。牙開雄鎮邊雲静，幕映前朝寢樹寒。最喜子牟懷闕近，日華高處即長安。

二

北門鎖鑰壯皇封，大旆朱旛間錡茸。鐵騎不須屯上谷，金湯長此控居庸。朶顔故部安三衛，袋帶新裝賜九重。聞道麟符分輦後，登樓清嘯甚從容。

醉和任明府官署歌席原韻

申江三月暮春天，入夜華燈簇錦筵。官舍有情啣獸斝，客心無緒似鵾絃。歌成三疊愁將變，醉看雙娥使近前。多少臨邛仙令客，問誰真是馬卿賢。

任屏臣曰：此和家待菴韻也。座間各有詩，無得當者，及得「雙娥」句，滿座狂踹，歌妓三人各捧觴爲壽，始知才人伎倆原有爲一時紅粉所廻首者，殊是快事。

春日偕諸公集梅花樓并食即空上人魚餐即席和韻

不愛桐君與竹君，每看花發思紛紜。風來水曲初生漲，雨過山頭尚帶雲。醇酒早隨公瑾醉，瑤琴願續惠休文。有魚堪作

伊蒲供，誰道行厨少苾芬。

陶君雙壽

荷花並蒂滿江潯，並坐薰風鼓瑟琴。記得述昏曾見志，最難卻聘有同心。青蛾一奏瑶華樂，綵鳳雙栖珠樹林。終日題詩編甲子，徵君吟過細君吟。

送杭州顧使君之任

彦先才地冠中朝，新賜朱幡領六條。井邑雜通甌海路，郡樓平對浙江潮。花前試印開硃匣，雨後行車駐畫橋。誰道薊門乘傳遠，專城峻望已干霄。

壽張學士

早拜參知領從班，每因清達霽天顔。人到詞頭日判鸞扉裏，軫上星明帝座間。講筵餘紫氣，史成斷案若青山。時爲史舘總裁。年年寶樹垂弧日，載酒携花共往還。

唐公子授西安郡丞

春桐花發待鸞栖，黄綬金章惜解携。亭臨秦地通侯誇上佐，謝家司馬重安西。公府冀闕看承露，車過嶢關卻屏泥。家聲曾不改，嘉名何必向人題。

餞長沙趙使君

湘州司馬汎星槎，南雪消時好及瓜。虞愿舊曾官海上，賈生從此相長沙。琵峰轉看迎斾，橘柚洲晴待放衙。前上紫微如有憶，春來應寄石壇花。

考功郎劉君主試閩中

啣命東觀海嶠雄，風流裴楷著清通。持衡自昔推司列，敏識于今藉考功。萬選錢留浯海碧，三條燭展洞蕉紅。閩王宮畔長春閣，時有天風下至公。

翁使君之桂林郡

使君南控五驊騮，萬里褰帷入桂州。鑾地盡從辰嶺隔，郡堂斜見灌江流。枇杷花發行苗部，鈷鉧潭清記柳侯。此去建陵如戀闕，晚晴時上望湘樓。

益都相公歸田後以冶湖汎舟作見簡且自敘晨夕鄉游之樂謹依原韻和答成詩

南天從此罷樓船，東墅時聞載管絃。客至汎湖當雨後，使來授簡及春前。曆長不記移花日，稅薄剛逢刈麥天。誰信太平元老貴，竟同野稚餉炊烟。

寄贈黔南蔡開府使君

重移幕府鎮炎荒，御繖曾經賜武昌。入蜀路開韋節度，平吳功著杜當陽。九隆爨稅收青海，四部蠻歌侑白狼。欲汎一觴何處見，雲龍洲畔即瀾滄。

贈別邵明府左遷之蘭州幕

西上蘭州路渺漫，參軍垂老遠之官。故交緑酒傾來晚，從事青衫着去寒。塞柳凋隨車後落，嶽蓮高入幕中看。上林多少鸞枝在，誰道卑栖乏羽翰。

過江晤王甫白後旋有詩寄懷因依原韻答寄

錢塘江上對門居，絶勝河汾一舊廬。入洛已經逢季雅，仕秦何必羡由余。尋還高士廻通德，記得思君在執徐。咫尺西陵風雨近，莫愁論學少三餘。

蔣將軍輓歌

先生射獵早歸田，門下重歌《薤露》篇。曾破黄巾還渤海，何辭青塚象祁連。文螭自繞新題碣，櫪馬猶披舊賜韉。惆悵過庭蔣詡在，方開三徑杜陵邊。

過姚使君寓樓答贈依韻

金輪雙峙倚秋空，迤邐尋君蕭寺中。亭午薄雲方漏日，新晴高樹易生風。携來圖史披將盡，亂後登臨感自同。欲紀舊時監郡績，請看杜牧贈姚公。杜牧之有贈姚公詩，見《樊川集》。

寄李方伯

鶴繡犀鞶照錦茵，屏藩高啓浙河濱。關中轉運推蕭相，洛下軍需藉寇恂。滿道官花方向日，盤根仙李正乘春。賓門漸覺薇垣近，幾度思君意倍親。

上海廳事前枯槐再花和任明府韻

洛令原推任峻才，春風長拂印牀開。分田不用兼收秫，夾道能生半死槐。紅雨潑殘新燧火，黄花飛滿舊階苔。星精自應三台貴，何必王家再種來。槐木爲虚星之精，故云。

送張學士給假還里四首

給侍昭文敢乞身，十年華蓋鎮相親。塹從丹禁辭明主，要使滄洲識近臣。私第慢教收祕笈，還朝早已訂温綸。洞門雨後春風發，仙驥翾飛總絶塵。

二

蓬閣由來多歲年，此行未許遂歸田。授餐還撤東堂饌，賜槖長携内府錢。擁傳春卿金勒淺，登樓時見玉繩懸。還家總道家山好，卻訝蒼龍當晝眠。學士所居在龍眠山。

三

修文中禁許誰尋，乍見鵷鸞出上林。疏入獨言親葬遠，慨焉予告聖恩深。城連百子思埋玉，舟過三江笑鑄金。移孝作忠疇得似，年來空愧接衣簪。

四

横門供帳傍春城，況值清明草又生。中祕早詶圖史願，東山終有薜蘿情。六筐瘞後猶登壠，五嶽游時慢記名。祇恐聖明懷望切，海門潮上促王程。

奉寄錢唐梁明府

東垣才子興翩翩，試宰錢唐年又年。海日近從城闕上，湖山長在縣門邊。陶家種秫分官釀，吴女栽花傍訟田。只爲愛聽絃誦好，春來時有過江船。

田公子示詩卻寄

公子才名冠帝鄉，趨庭猶自逐龍驤。觀書爾獨追弘正，結客人稱過孟嘗。劍入斗邊雲氣盡，文隨幕下海濤揚。何緣共踞胡牀坐，一唱陽春大道王。

趙生爲武城宰

銅符初綰濟河西，此去陽平一望迷。吴下高賢仍作宰，晉陽公子實封齊。官清養廐皆齋馬，學至操刀好割雞。當日弦歌如未撤，慢嫌爲政笑宣尼。

寄南豐令

軒綏高駕向南城，江介時瞻列宿明。自得獨孤爲茂宰，儘教李覯作編氓。壺中巖傍春雲曉，盰下堂隨秋雨成。華轂朱輪相送後，有誰專對在延英。

送錢編修歸養雲間

暫辭東觀返蘭幃，相送青門望有輝。國史預裁毛義傳，宫羅先製老萊衣。前臨通潞當南浦，爲望干山啓北扉。顧去慈鵶歸哺早，春來仍向禁林飛。

屠少府左補始興驛丞

南行且莫厭官閒，梅尉高風好去攀。傍舍不須搗緑綺，開衙長自對青山。嶺隨陸賈乘傳去，座有司農置驛還。暇日題詩尋玉筍，丹砂正好駐朱顏。

奉和高陽相公初春入直喜雪原韻

東風吹雪滿重城，錯認山礬散落英。內府乘春忻有象，天街入夜静無聲。珠光照海驚龍蟄，玉粒盈田任鳥耕。但使三農兆三白，萬方誰不荷生成。

二

粲粲瓊霄接帝城，羔裘重喜綴三英。望添苑樹朝來色，聽得宮鵶曉度聲。闕下久淹東郭履，山前誰念子輿耕。難探相國憂時意，不是陽春和不成。

奉和高陽雪中下直原韻

雪朝下直快幽期，控馬端門欲度遲。雲葉擘成堤上絮，天花散作手中絲。高懷自埽迎賓路，雅會難傳禁體詩。何幸玉堂揮翰早，一時歌動郢中兒。

二

青女便娟未有期，春空冉冉下來遲。霙連似把青瑶屑，霰集惟抽碧藕絲。發粟久從齊相請，撒鹽終是謝家詩。連朝僵卧柴車客，也和新聲付管兒。

餞宋員外使榷贛關

一軺分榷使南天，正值都官拜簡年。驛騎預呈候吏板，亭餐不用算商錢。橫江路出蒹葭外，望闕心懸霄漢邊。只恐嚴關烽火近，將軍從此駕樓船。

二

星旌遥指鬱孤臺，春到雙江水自迴。撾鼓喜君乘傳至，吹笳放客過關來。❶廛門珠舶花前發，海嶠金裝雪後開。借問開元丞相裔，何時可賦嶺頭梅。員外爲相國子。

同吴江俞鹿牀赴江覲臣蔡右宣閶門舟集即席分韻是日送施分司還宣州

畫舫張筵汎水涯，衣冠吴會集來賒。近船歌散烟中柳，隔岸燈垂雨後花。客至早吟江總賦，人如夜過蔡經家。松陵高士相違久，欲送宣州思轉遐。

❶「笳」，原作「茄」，據四庫本改。

雪中游張家園作

名園雪霽快追陪，酒釃冰壺凍未開。豈有瑶臺乘馬至，卻疑銀漢汎槎廻。樓高俯見雲千疊，裘敝偏驚風四來。不信燕山方十月，寒枝發盡嶺頭梅。

送東莞令之任

青袍如草鷁如緺，萬里炎方去路賖。縣旆乍迎嶺徼月，海田先種日南花。獻來紫貝當輸稻，收盡紅棉好及瓜。滿匣印泥方照眼，何須句漏覓丹砂。

送益陽江明府

爲郎上應軫傍星，八月秋風過洞庭。戍火夜銷平蜀路，官舟曉泊望湘亭。黄陵過雨衣常潤，白鹿啣花車未停。莫道携琴高和少，湘靈一曲暮山青。

雨後小飲任氏草堂即席拈句

草堂積雨未曾開，霽色忻逢酒一杯。風息草頭知礙竹，日穿葉隙見殘梅。當軒野鳥横烟下，滿案江魚堆雪來。自昔題詩傾四座，何人不讓彦升才。

劉明府赴任南漳

陶令南行心自閑，十三徽上綴珠殷。名同星列丹霄上，操比漳流清漢間。編户遠連龐統宅，閒田長在卞家山。期君便作南游客，極浦看雲共往還。

送周長陽之任

都鄉本是大夫才，欲赴長陽作宰來。官牒下迎吳會遠，縣門高向蜀江開。亭留白鶴雲常護，峽過黃牛水自廻。此去荆門争戰息，江關何處有烽臺。

秋初從吳中歸值甬東葉天樂以詩下詢依韻答之

杏子街頭墮寶鞭，野橋歸路興騷然。傾囊不載黃金賦，買酒還啣緑玉船。別妓遠從花港外，思君久在竹溪邊。時天樂避地竹溪。炎天衣褐無谿浣，何幸携來白雪篇。

二

吳中意氣贈歸鞭，正值榴花似火然。風過每懷高士榻，月明初到下江船。時逢乾鵲填河曲，會有雙魚寄海邊。只恐采蕭歌未斷，相思還著九秋篇。余將往都中。

任四辰旦招賞芍藥和韻

名花初發日遲遲，共對閒堂把玉巵。紅白間來深淺色，參差開作短長枝。嬌嫌日炙從遮幔，香逐風生似解褵。一自洧川留贈返，到今相顧眼迷離。

益都夫子生日與同門諸公共祝長椿寺飲次奉和夫子首倡原韻

公府同師陸象先，良辰高會法堂前。憑拈麟紱環龍藏，敢謂羔裘藉豹緣。誦去波羅聲習習，醉隨海鶴舞仙仙。八千總是長椿酒，好借花宮祝大年。

錢鈕明府赴項城

百里雷封始拜除，衣縣錦帶佩銅魚。久傳潘岳能爲賦，豈有高柴不讀書。露濯繭絲堪作縵，秋來烏鵲解迎車。潁川自昔多循吏，攬轡三河思有餘。

餘姚諸徵君六十并其內人偕壽

千葉荷花卷作巵，客星山下看彈棊。才名舊已誇甌越，甲子今還記義熙。履道與人同繪面，深房有婦且齊眉。十年前與長庚會，五十時曾以文與詞爲壽。從此綏桃採未遲。

餞薛中丞巡撫上江

璽書新拜大中丞，皖口高懸幕府旌。水國星分吴楚會，晴帆春上建康城。九賓方集官僚長，四岳曾逢江漢清。由湖廣方伯轉太常卿，故云。此去儀同開作鎮，東南萬里正休兵。

恭祝李少司農夫子初度三首

煌煌會計佐天都，薄海新歸一版圖。唐世間稱中宰相，周官最重小司徒。當陽武庫曹端肅，李絳文名天下無。暫假春盤介春酒，百年長此進屠蘇。初度在正月下浣。

二

嘗陪華蓋引崇班，出長人曹鬢未斑。圖爲重農時再啓，門因卻魄晝嘗關。纈袍舊領東堂賜，文劍新從内庫頒。才捧百年觴欲進，陽和頓逐探春還。

三

珠繩轉後物華新，此際生賢似有神。正度上元談甲子，時歲次甲子。豈同下士守庚申。庾開近賜春前酒，户闢方填海外廛。是年臺灣甫破。三載司徒年未老，耆英未是會中人。

徐起部以小箱作枕函外裹以綺名曰詩枕自題索和

高吟長卧鬱金牀，暫借游仙當錦囊。覆褓結成魚口襭，方函空似女兒箱。開緘已覺通明遠，得句偏教入夢長。行笈自來無祕事，不須衡論比中郎。

送趙侍衛弟出鎮永寧

早領鉤陳典禁闈，爲聯戎索出金微。帳懸牙將新收鐵，篋貯今皇舊賜衣。馬邑營連環紫闕，雁門關險傍朱旂。辭朝祖帳盈車轍，誰道軍前揖客稀。

二

將軍出塞備才賢，金殿承恩正少年。宣府兵迎冬雪後，渾河馬渡夕陽邊。垣間掣電知摇旆，幕有飛鳥爲控弦。卻憶侍臣同下直，鶡冠長遇禁門前。

三

開平舊衛久休兵，欵塞無煩更請纓。束甲露看銀鯉躍，耳衣風傍錦貂生。時開邊障排雲陣，夜擁灰罏畫地營。兄弟城陽輕此別，肯教皇甫厭逢迎。

勅賜瀛臺秋藕叩謝恭紀

延景門西太液寬，秋登碧藕餉詞官。蓮衣紅散丹臺影，蔤節香分綠水寒。玉戺横陳鷺雪積，金門偃息媿泥蟠。空教三載相如渴，長向仙人掌上看。

欽簡日講官宣入乾清門引見志喜

金殿弘開詔集賢，微臣何幸與陶甄。恭聞銀蚪宣宸禁，恍見丹書出御筵。象繫未詮瑶册裏，星文先繞玉階前。桓榮稽古如堪賞，那數東京侍講年。

送何使君出守牂柯

廉范高風不可攀，西行何惜路途艱。漢家初闢犍爲郡，太守能通瓦甸關。喻蜀文章開百僰，渡瀘風俗變諸蠻。從來叱馭忠臣事，安用朱旗九折還。

二

刺史行邊析守珪，青孤山險雜羌氐。魚梟盡處遮三峽，馬援前時過五溪。部遠不辭穿赤甲，官廉常禁採朱提。使星未許長留蜀，幢蓋還朝望豈迷。

金魚池聞笛餞陸大歸里并示其令子曾禹

水滿池塘酒滿巵，平欄吹笛使人思。賦成宮柳遮新埒，歸見園花落故枝。陸大時喪婦信至。近岸錦鱗將掉尾，摩天黃鵠未啣雌。還家賸有超宗在，涕泪應霑華黍詞。

天安門頒詔

雙闕平明捲霧開，九重頒詔出層臺。旛懸木鳳啣書舞，仗立金雞下赦來。彩檟橫時天宇豁，黃封展盡聖心裁。策災本是賢良事，何處還尋杜谷才。

送平驃騎出守東平

玉節新分驃騎營，須句舊地重東平。旌門時啓中都路，弓月秋翻海上城。堠轉琱戈廻過騎，漕來輓粟聽鳴鉦。黃山尚有遺書在，東去寧無進履情。

魯太史歸覲

薰風六月漾芙蕖，歸向東園馭板輿。破闥暫飛蓬海燕，還家方饌賀湖魚。裁來暑帔當宮錦，束得晨裝是秘書。此處槐堂堪愛日，待君重數八甎餘。

翰林院中舊有柯亭劉井井爲劉文安定之所鑿柯學士濳手植二栢建瀛洲亭以臨之李西涯詩有云我行樹陰日千匝是也今遺蹟尚存而其人已往同年尤太史過此慨然有感遂成二詩予與施侍講彭編修陳檢討同和其韻

東觀曾開玉甃寒，後園鑿井笑劉安。銀牀不負丹砂甕，金綆猶垂白石欄。起草日添麻底潤，覆桐秋老葉中乾。相看一片冰花鏡，欲寄蓬山難又難。

二

瀛洲學士本重來，尚有軒牕水際開。地勝不須通黍谷，名高從此近蘭臺。簷前虛挹波千頃，樹下閒行日幾回。多少登臨歌詠去，問誰堪繼柏梁才。

陸明府之郟

初拜郎官汝水邊，河魚秋上待烹鮮。車驅宓氏携琴日，地列周王定鼎年。紅旆吏迎嵩外驛，黄陂人種魯東田。十年同學方游仕，手攬青袍思黯然。

送張太守之濟南

銜命東行海嶽秋，使君著績在秦州。曾爲秦州守，破賊有功。詔書特賜楊承令，竹馬新迎郭細侯。衣覆黄金腰底綬，花含白雪郡東樓。此鄉原有前賢蹟，早晚應傳買犢謳。

寄蔡君七十

子尼垂老着青裙，七十年來齒倍芬。西塞巖邊誰是侶，南州座上每逢君。尋還宛委餘金字，望盡鄉關見紫雲。羡汝趨庭方入對，請纓闕下有終軍。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僧開稿

七言律詩八

益都相公招集易園即席奉和原韻二首

侍沐東園載酒過，春衣猶着故山蘿。客來語燕梁間静，風定看花水面多。溪淺坐能垂釣餌，日長歸恐爛樵柯。朗陵多少門生在，欲共將車奈晚何。

二

碧柳春深始作花，謝公清興正無涯。瑚盤翠進安胡飯，玉液香分顧渚茶。亭向斷崖廻處補，山因隔水望來賒。蓬池雅會知難再，何必丘中誦有麻。

送友之萊蕪

曾共梁園賦子虚，看君仗劍出青徐。東封此日應成頌，北闕何年更上書。驛騎曉過羊祜里，亭餐秋食范公魚。暇時若向秦臺望，莫羡淄川有計車。

何起曹榷使蕪關

雞舌香含粉署郎，司農官屬日華傍。嗚呵初下神霄迥，撾鼓纔聞吳會長。幕下和衡飛燕雀，關前清興對滄浪。南行不厭袁宏放，恐有商船詠夕陽。

送劉使君任江南提學

儒臣啣命出文昌，手握靈蚍比夜光。公譙有詩稱鄴下，高談名理重丹陽。星連斗野純鈎現，馬到閶門疋練長。但使元和能振俗，起衰何止變齊梁。

題張舍人携琴圖

羞將世事較雄雌，白帢飄飖任所之。爲訪故人携緑綺，長留清聽是朱絲。橋邊納履貽書早，海上乘槎探石遲。欲把鬚眉分影幛，紫薇花下幾回思。

依韻和姚明府行縣作

出舍郊原雨未晴，尚留芻秣餉南征。兵連久藉均輸計，民在寧無撫字情。花下載書追范甯，桑間聽事想劉平。浦陽江畔春行遍，何處題詩不勒名。

重陽後一日奉陪益都夫子游長椿寺兼送家行九南歸同方象瑛徐嘉炎陳維崧潘耒汪楫諸同舘和夫子首倡原韻即席

重覓黄花到法堂，清談未敢效裴王。偶隨卭杖來初地，恰送柴車返故鄉。午飯伊蒲延供遠，秋林落葉聽聲長。詩中談笑當拈示，夫子原倡詩有「一談一笑皆真諦，❶忘我忘人是醉鄉」二句。何止琪葩照四方。

二

禪關寂静澹秋容，同向空壇訪舊踪。去客欲隨雲外雁，豪吟驚起鉢中龍。重陽小日猶堪賞，重九次日名小重陽。良會他年豈易逢。勿道遠行無所贈，涉江正及採芙蓉。

送姜之琦進士還里

南宫試罷聽鳴鳩，選入春闈直到秋。是科九月殿試。紅格獻書崇政殿，黄花開宴曲江樓。同門先後題青雁，歸路康莊跨紫騮。縱使蓬瀛身未到，故鄉還近鳳麟洲。

和寶坻相公甘霖應禱原韻

南郊禱祀撤宫懸，五畤鳌官總告虔。雲起不需瘞璧後，❷雨來剛及易衣前。禋昇昊闕馨香合，慶溢神倉黍稻堅。始信聖朝

❶「倡」，原作「偈」，據四庫本改。
❷「璧」，原作「壁」，據四庫本改。

無缺事，何煩持鼎問蒼天。

魏使君之任建昌

車前八隊引鳴騶，世濟三公是列侯。為柏鄉相公長子。李勉未經懷北闕，陳蕃偏得向南州。章山對酒官花曙，盱水褰帷錦浪秋。退食稍閒能嘯咏，麻姑壇畔有丹丘。

車騎將軍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一品夫人楊母嚴太君壽

當年都護出湟中，曾佐平陽建大功。玉軸久貽官誥紫，金箱猶貯戰袍紅。前皇賜爵標忠藎，有子為郎以孝通。此日高堂方設帨，關西佳氣正蘢葱。

喜金通至都復送之赴幕府次其留別諸子原韻

日控驂驔下直廬，重逢梁苑舊相如。幾年裘敝驅馳裏，一顧風生咳唾餘。天畔鴻飛秋後少，宮前柳色晚來踈。研經才子還為幕，何處堪移博士書。

沈宮詹六十

長隨玉輦侍銅樓，併秩南宮位望優。天上星辰方六度，雲間詞賦已千秋。宮詹松江人。蓬書每得君王顧，綺皓曾從太子游。莫道承華裁咫尺，桂山東望本滄洲。

過上海訪鐸菴遠公不值喜遇曇英和上用張弘軒壁間韻[1]

沿城何處問阿難，行盡橋西舊井桓。午日到門聽磬遠，春風吹水隔林寒。閒亭喜見飛花雨，高座剛逢渡海瀾。不信衡陽龐處士，今來仍作旅人看。

答友

天涯轍跡本難同，吳會車書一望通。自笑求材虛冀北，誰知好友困墻東。公孫未啓平津閣，郭隗終開碣石宮。此際相逢能載酒，肯教虛度月明中。

贈楊僉事歷任貤贈册子

高文早已著瀧阡，幸有雙螭帶露鐫。碧檢千秋藏二祏，黄封幾度賁重泉。野田春黍烏還哺，華表秋風鶴未旋。相對荆門餘一水，長因下馬淚潸然。

二

紫誥雙貤展孝思，寰門重表色絲詞。最憐駕鹿之官日，正是椎牛祭墓時。百里舊呈丹篆匣，五花曾賁白雲司。一從奉使羊城返，何限恩綸下鳳池。先從邑令行取入刑部，皆有贈。

[1] 「壁」，原作「璧」，據四庫本改。

李黃門席看白菊

東臺高宴啓朱茵，喜見秋花入夜新。幾載風行能震世，一庭霜氣尚侵人。屏環玉鏡流清影，酒入銀盤簇細鱗。自訴曾爲彭澤長，燈前相對倍相親。

何生游贛州和見贈韻

重逢平叔聽清談，金水河橋飲正酣。緱劍幾曾彈薊北，書船將復上虔南。廬峰當嶽游成六，廉水通江合有三。愁煞嶺頭花信隔，春來彌望總烟嵐。

送彭生之大梁

才子相逢擁敝裘，論文高會又經秋。每因擊筑來燕市，長是聽鐘在寺樓。銅馬門高迴六翮，金堤水溢見雙鈎。子虛未得君王顧，❶垂老重爲梁苑游。

平生廷試還里

曾啓公車下早朝，看君對策御河橋。筆含殿陛花千疊，衣染宮墻柳數條。海谷龍歸暑雨散，燕臺馬逐暮雲遥。羨君前路秋風起，八月應看江上潮。

❶「子虛未得君王顧」，此句四庫本作「相如自有凌雲賦」。

和倪生見寄原韻

西林木葉下叢壇，百尺樓頭雁影寒。執卷我方慚李薦，帶經誰得似倪寬。吟來秋浦逢詩史，寓近秦淮問酒官。相隔十年良會阻，思君空寄綵毫端。

寧國莊太守

千里分符領上游，彤幨皂蓋古諸侯。共推莊蹻安南服，争似元暉在北樓。行縣雨隨宛水暮，搴帷花發敬亭秋。朝來綵鳳亭邊集，認作鸞書下帝州。

和蕪關榷使君作

名曹峻譽重朝班，特簡星車控九關。計國已成桓氏策，開門長對謝家山。千秋財賦農錢重，萬里荆吴估舶間。著得五千文未半，便看紫氣滿人間。

送徐二十二還蘭亭

十年蘭上久相依，曾向空林講息機。千乘幾能酬白璧，諸州無復薦黄衣。棲遲京國仍龍卧，歸去滄江有雁飛。誰想平泉舊韋楚，到來文酒願俱違。

二

秋盡冥鴻惜羽翰，故人相別在長安。樽前可念唯官鱠，郎官鱠以張翰得名。闕下難留是伯鸞。前路斷蓬驚歲晚，還家收稻恰天寒。獨憐垂老金臺客，長過青門泪未乾。

題同年王編修悼亡詩後

寶瑟初彈別鵠吟，斷釵猶在井桐陰。病教奉倩分來少，詩到黃門感自深。月掛幔釘還墜粉，風吹箱管易銷金。玉堂修史渾閒事，半臂何人贈槀砧。

七夕送陸大學博南歸時大有悼亡之信

共羡平原入洛游，藕花開值禁城秋。公車人去雙龍闕，祖席誰登百子樓。冀北有時誇買駿，河梁何處會牽牛。送君情似金溝水，多少東西不斷流。

秋日集曾止山寓亭分韻同無休南士

十載相思贛水涯，閒堂何幸共啣巵。秋來江氣含烟早，雨後墻陰下日遲。斫桂燒成香在盎，烹芹挑得碧流匙。多君長在臯橋住，只效梁鴻唱五噫。

二

秋雨連雲覆碧幢，座中豪客本無雙。因翻凫汁燒寒鼎，爲看雞冠傍小牕。新曲早成慚下里，故人移住在平江。慢嫌相對玄言晚，猶有鐘鏞挺未撞。

奉送覺羅博問亭歸滿洲和其留別原韻❶

帝里春光遍海濆，還鄉剛及雁鴻群。關連鐵嶺排青嶂，車過蒲河起白雲。險設早知藩衛重，離懷多在御橋分。衮衣欲致東歸意，素鞞歌來不忍聞。時問亭有遷葬之役。

二

南陽佳氣本絪縕，龍種諸孫更出群。天府坦垂遼左路，日華晴見海東雲。兀良舊塞三屯合，粟末支江五國分。負土餘情如戀闕，元王詩句早相聞。

四月初八古雲和尚六十生日

大智光明照大千，生同刹利梵宮前。踏來江草當飛錫，落盡天花似雨錢。六甲乍看廻玉曆，雙趺猶自捧金蓮。那知迦葉相傳後，重見昭王廿四年。

❶「洲」，原作「州」，據四庫本改。

待庵明府生日和其自壽原韻

河陽清興自能豪，不藉綏山食一桃。闕下鳳書春後展，背間鳥爪夜來搔。綵弧掛向吴天遠，素縵操成郢曲高。但使故人能勸酒，官齋何處不陶陶。

答杼山干石二上人原韻

每望楞迦迴若神，申江捨筏一相親。空談欲度龐居士，佳句能過休上人。野寺風來皆作雨，客堂花落不知春。廬山載酒應難再，偃蹇終慚步後塵。

二

長途擾擾久勞神，幸遇曇摩且自親。布袋豈遺三世佛，祇園常坐二千人。觀心石上應多日，行脚年來不記春。遮莫禪門文字少，嗟君詩句本無塵。

喜吴兆騫入塞和徐健庵春坊韻

少爲遷客出重關，垂老相逢京索間。三篋自能銷壯骨，五城何處吊完顏。高文竄後悲零落，聖世恩多許放還。誰道混同江上水，南流到海尚潺湲。

辛酉臘月奉陪益都夫子長椿寺飯僧説法即和夫子首倡原韻兼示彌壑和尚

珠林高向帝城開，臘日同登説法臺。貝葉繙經龍聽去，天花作供鳥啣來。深厨香積維摩饌，小品籤投殷浩才。誰信經冬尋寶樹，桫欏猶是舊時栽。

奉和高陽相公春集易園原韻二首

春陰黄鳥弄交交，别舘濃花拆露稍。丞相自開新石壁，野人空憶舊書巢。草頭點屐含泥印，柳外移亭接水坳。一自蓬池修禊早，頓令陽氣滿東郊。

二

雨後春虹向日交，長林繫馬玉垂稍。臨塘水漲通魚屋，隔葉風翻見鳥巢。謝墅不連朱雀桁，輞川原有白雲坳。只憐抱病追隨晚，燈火愁看接遠郊。

雪鑑和尚四十

如是於今不可聞，入廛長得利人群。携瓢汲破池中月，賜衲披來嶺上雲。八證好參無上偈，三乘總是悟空文。臺前寶鑑光如雪，四十年來一見君。

南還候益都夫子未得過淄川謁唐豹嵓前輩書此志懷

纔倪冠衣下集賢，東行先誦泰山篇。敢言客路逾千里，不到師門已四年。巘屋未窺全豹隱，柴車枉費一驢牽。淄河南去無消息，回首般陽思惘然。

二

八口船從水次携，隻身旅病有誰依。百年自命推王管，千里相尋愧吕稽。斗傍中樞瞻未改，堂因志壑望來迷。豹嵓所居名志壑堂。驛亭多少踟蹰處，隔浦銅鐎野店雞。

寄郡守

故園東望每屏營，誰似東揚太守情。連歲只從花下卧，方春曾向雨中行。賓來白帢當前滿，官似青溪徹底清。十載金門猶未返，悔予遲作一廛氓。

朱法曹在鎬張州守錫懌徐文學允哲招赴曇潤師西林社集和允哲韻

上人聲譽過高閑，十里相從丈室間。遂有晴雲開滬瀆，可知勝會重香山。到來人喜逢三益，入坐吾將問八還。載酒莫愁歸路晚，杏花深處是禪關。

奉答兖州司馬李廣寧原韻

使君車載五都珍，谷口還尋鄭子真。岸幘自稱方外吏，江梅先報隴頭人。政分民瘼愁班鬢，書寄官齋羨等身。時寄所著文集十卷。記得南還相憶苦，爲君長挹甑邊塵。

劉琯南歸

曾從淮水託王孫，深羨君家好弟昆。三樹儘教留玉蘂，萬言仍自上金門。春郊馬去天邊埒，夏店人歸雨後村。當日東湖同醉處，可能詩句壁間存。

送陳太士長興廣文

金臺作賦興翩翩，又值西廳典教年。鳥山牀設戴憑新畫席，家餘子敬舊青氊。迎向蒼雲外，馬帳開當罨畫前。自昔槐堂通内外，羨君此去近登仙。

北征同徐二咸清途中作

河亭雨後换征裾，淮海相逢在道隅。洗馬有情堪並轡，買臣無力可將車。才高自著《幽通賦》，老去難傳《卻聘書》。借問同行舊徐樂，漢庭對策果何如。

贈扈從作二首

詔蹕巡方輦路開，詞臣何幸預追陪。江淮日向千旂轉，海國春從萬騎迴。肅仗久知通禁旅，扈游終屬掞天才。欲覘此際橫汾樂，自有星文照上台。

二

東巡不止爲登封，橐筆猶能賦射熊。郊野瞻天齊望幸，車書此日盡來同。鑾回闕里尊行學，河治宣房喜築宮。幸託屬車真勝事，輶軒何必採皇風。

贈田僉事

天南憲府領諸侯，曲蓋朱旗擁上游。越嶠賢聲推八察，漢朝相業重千秋。臺前明鏡當犀燭，海外青山見鳳洲。一自都官行部後，閒堂長使白雲留。

趙比部母太君題旌建坊有贈

婺彩高懸曜紫宸，朱門閥閱喜重陳。太君名過陶貞烈，有子賢如趙德麟。銀榜乍標東第顯，金書長啓北堂春。當筵無數鳴珂客，同慶花前戲綵人。

二

紫誥初啣下建章，鳳毛長傍五雲翔。慈闈親獻新裁幗，京闕還留舊養堂。矢髦獨憐江草碧，旌題高拂海雲黄。臨安萬户連閭闔，從此裴家有賜坊。

酬别李漁村同年

久捧銀罌伴集賢，開元舊事手同編。官貧曾餉瑯琊稻，師在難尋海上船。束篋草携三舘外，當門柳種十年前。還鄉倘憶山陽鍜，敢忘音書寄日邊。漁村爨食皆家鄉轉粟，曾蒙分餉。時予出京門，將特訪益都夫子，故三四云。

王分司重使越州

重持玉節過江行，比户歡呼襁負迎。山半尚留元度宅，潮廻再上越王城。訟亭人老棠猶在，官道碑殘蘚自生。當日蛟門題柱處，今來方奏海波平。

二

使君赴任似歸鄉，況復江東引領長。珠爲再還逢孟氏，花從前度識劉郎。攀車鳥雀棲還起，卧轍兒童長未忘。長上聲。獨笑他時跋扈者，蓬萊何處問滄桑。

漫興

平明騎馬度金川，右掖門高霄漢連。曉雨荷香流太液，秋晴花氣接甘泉。搖環馬度疑天上，捧詔人來自日邊。徙倚承明休厭處，東甌方值用兵年。

西林社集分韻得青字

西林高會勝蘭亭，花滿禪關晝不扃。露席坐當天際白，春衫換入竹中青。馬從支遁廻金埒，人共陶潛倒玉缾。落日申江相對晚，十年空憶在滄溟。

上巳雨中陪益都夫子修禊萬柳堂奉和夫子原韻

上巳名園景物幽，同來何必共羊求。花繁故向烟中見，柳弱偏宜雨後遊。濕鳥弄衣低復起，晴魚吹沫去還留。臨流不用浮杯下，碧釀沉沉滿緑洲。

二

年年此地静傳觴，恍詠春風侍一堂。談勝彩霞翻絶壁，坐看密雨過方塘。瑚盤帶絮抄雲子，蠟屐和泥渡石梁。隔岸空亭人坐處，居然有閣似熊湘。

送朱徵君歸雲間

吴中佳士着單衣，白露零時去帝畿。❶斗下三能長北轉，華亭一鶴且南飛。關連曉樹烟常早，湖偃秋荷花漸稀。到得故園收潦盡，階前無恙釣魚磯。

二

西風搠葉下蘆溝，老去依然展蒯緱。洛下競傳新月旦，篋中猶載舊陽秋。店通古寺尋前宿，路入平江訪昔游。帝里風光仍有待，孟亭初築漫淹留。

贈吴禹定瑞安教諭

延陵才子建安名，齋閣還留治事情。賜席孰能逾戴德，傳經早已重匡衡。水從雁蕩分池碧，雲起仙巖到座清。聞道安陽搴藻去，至今尚有魯諸生。

奉答吴寶崖見贈原韻

苦憶才名十載餘，千秋相訂豈成虚。燈前擬註延陵傳，時寶崖爲其尊人索墓狀。篋底難忘季重書。秋到兩湖迴客棹，夜來一榻對吾廬。丹崖收盡人間寶，瓊圃瑤林那得如。

❶「白露零時去帝畿」，四庫本作「正及歸時白露微」。

贈沈廣文

吴興譽望在人間，暫借槐堂啓素旃。深夜月明題八詠，清池藻影動三鱣。譚經尚繫桓榮紱，貰酒曾無司業錢。自是文章冰鑑在，當堦玉筍正芊綿。

贈天童曉公和韻倣長慶體

金粟山頭早化身，杯浮千里渡來新。傳心自許終歸漢，譯字何須更入秦。海上逢師俱在客，座中念佛是何人。可憐不識東山路，花落花開幾度春。

二

紫衣宣賜好披身，長被君王禮數新。❶聖德早能容道信，辯才原不類蘇秦。經函入寺還馱馬，海岸横梁且渡人。莫道相從揮麈晚，到來何地不生春。

依韻答周副使體觀吴門舟次見贈時將赴武昌軍前

昔年曾過分巡幕，西上洪州與吉州。今日再逢吴下路，可憐江月送江舟。從軍不減周南郡，佳句長吟宋子侯。此去戈船春正發，武昌楊柳漫淹留。

❶「長被君王禮數新」，四庫本作「山澤驚看禮數新」。

酬別錢中諧進士和韻有感

客裏梅花開較遲，臨行猶喜誦君詩。伯喈自足稱才逸，李廣何須嘆數奇。書有藜吹傳永夜，衣邊柳汁想當時。寒風歲暮平江棹，欲别吴興思復思。

池陽官署初成索詠

池陽官舍傍林柯，書卷閒開鳥雀過。時見彩雲生渭北，春來花樹滿涇河。吏緘印匣移文减，客踞繩牀高論多。千尺露盤長在望，溉成魚釜近如何。

宋比部分巡通永

神京左臂迤藩封，喜拜天書出九重。按日旌門開鉅鹿，當時節度重盧龍。帷褰潞水波光遠，版入灤田花氣濃。咫尺題詩肯相寄，望中雙闕對芙蓉。

同姜京兆戲賦空梁落燕泥句七字限韻

紅襟烏帔慢相羊，曾住盧家玳瑁梁。壘破不因文杏改，泥殘猶帶落花香。紅閨有婿愁難返，翠羽啣雛認未忘。不識涎涎掠尾去，可携書信到遼陽。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大可稿

七言律詩九

集劉選郎始恢新宅同李中允鎧丘檢討象隨李侍講澄中黃徵士虞稷即席

永夜閒堂對曲戺，蕭踈院落喜初移。譚深不覺圍罏暖，炙美翻嫌下筯遲。透壁暗風搖短燭，開簾積雪滿高枝。醉來静聽官街鼓，猶似閻園酒散時。曾客淮陰，赴選郎閻園之集，見七古卷。

題石城蔣生西郊汎雪卷子和原倡寒字

同雲初度石城端，載酒城西興未闌。幾點雁鴻塗去白，一船風雪載來寒。平臺舊友工詞賦，斷岸何人把釣竿。我亦剡川迴棹者，今來同作畫圖看。

田將軍遷撫軍中軍

高牙飛隼接雙旗，横海樓船總不如。草檄未投几上筆，登城還卻箭頭書。分營舊將調金勒，開府新街下玉除。❶此際東南饒羽檄，漢庭方召李輕車。

❶「開」，原作「閒」，據四庫本改。

二

水犀戈甲滿錢唐，尚有中丞新拜黄。嚴助儘教開粤徼，田家原自鎮河陽。三推幕府中權貴，萬里戈船下瀨長。在昔請纓同有志，相逢執策敢相忘。

德州渡河和徐仲山韻

曉發平原雞未號，平明渡馬德州壕。天啣白氣東開早，水接黄河北去高。霧裏旌竿摇客騎，風前鉦鼓動官艚。當年戎馬經臨地，欲勒遺聞惜佩刀。

二

客舘分燈瀉碧波，遥看屋角墜星河。關長草短知秋盡，水急風高奈渡何。酤酒驛邊留訊晚，題詩馬上寄懷多。嚴城晝閉烽臺熄，愁見平船載駱駝。

宿繆氏園同姜京兆作

因瞻通德過金閶，暫憩雙泉舊草堂。地勝謝安江上墅，人來裴令午橋莊。畫廊山半廻花塢，紅岫烟深接野塘。夜静市門堪貰酒，不教明月負清觴。

送使之大梁

花幕初開藕葉紅，離亭貰酒近新豐。征車曉度燕南路，使旆時廻宋故宮。越境有人迎郭伋，同時入蜀想文翁。時蜀新開有同被使命者。❶ 夷門千古堪憑吊，只在繁臺一望中。

二

長干精舍倚山屏，邂逅重逢舊典刑。望去石頭餘逝水，坐當木末最高亭。劇嫌客路廻冬景，須信郎官是歲星。白下相從應盡醉，暮鴉啼處不堪聽。

白下遇吴山濤明府見贈有答

江城十月早梅開，把臂同登江上臺。落日烏裘寒未徹，清秋黄葉下堪哀。西州路下停鞭過，東冶亭前看劍回。十載追陪題和晚，登臨須借大夫才。

答喬侍讀同年贈别原韻有感

齊門操瑟總難工，誰復相要到上宫。史牘未經窺五志，官淹從此笑三同。懷人望逐烟波起，羡爾名垂奏記中。侍讀以河患奏對著名。幾欲還鄉難遽别，長帆不敢掛相風。

❶ 「開」，原作「間」，據四庫本改。

二

舊院踈籬待手編，乞身書上賜幡前。不疑同舍脂車日，竟及東宮出閣年。時三月皇太子出閣讀書。江令賦情饒緑水，王維别業在藍田。致身通顯尋常事，切莫窮愁擬問天。

贈余生

高秋官舍井桐陰，把袂逢君愜素心。千里客游真意氣，十年宦蹟已浮沉。湘中種黍還收玉，門下搜材愧揀金。生廷試係予閲卷，舊例貢士試門下省。當日北山同卧者，緣墻石笋看成林。

寄江南觀察金君

登車攬轡久澄清，觀察江南舊有名。開幕不離芳樂苑，全家只在石頭城。簾邊海氣穿雲起，樹裏江潮拂岸生。只爲聖朝刑措近，故教召伯早持衡。

馮相公師歸後蒙寄詩問訊奉和來韻

每從朝罷聽鳴鞭，長頌康熙相國賢。一自日星回海岱，頓令桃李失芳妍。鴻飛未敢邀公覲，蛇細何堪受目憐。但訪東山黄綺去，莫教人誦采芝篇。

二

愛慕人皆願執鞭，況逢致政是韋賢。北山猿鶴看無恙，東洞薔薇開自妍。太傅金爲留客計，右丞詩重想夫憐。誰知冶水漁舟發，便寄湘中欸乃篇。公時住冶湖，來詩有「裁將欸乃答鴻篇」之句。

姚監郡沈考功同過草堂有贈賦答

黄公壚下酒初紅，拾得溪魚在釣筒。方外謝生真曠達，座間裴楷總清通。因尋高會乘良日，每度玄言見緒風。異地相逢殊不易，莫教轉眼嘆秋蓬。

集宗藩博公恭壽堂同徐翰林王博士即席

掖門高啓日華居，迢遞春風到綺疎。素蓋幸隨公子宴，朱函親授獻王書。簾間五木燒金鼎，庭下雙槐映玉除。抽牘自憐陪乘晚，敢言詞賦比應徐。

奉謁陳中丞邸第有作

横江開幕擁霜鐔，鑒物常如海鏡涵。千里河山歸帶礪，幾年烽火靖東南。迴看闕下翔威鳳，暫借平泉解素驂。聖主自能勤拊髀，不勞風雨發金函。

二

杖節巖邦賜錦貂，河東兵革已全消。陳蕃何幸推寒士，孔闓深慚薦聖朝。探簡雲封神禹穴，開轅晴射浙江潮。東山終慰蒼生望，黍谷盤龍未可招。

御試畢答楊吏部見詢時予方病臂未愈

詔策群才集體仁，御試時賜宴體仁閣下。共稱聖主得賢臣。殿前已幸瞻天日，腕下其如有鬼神。對就强顔隨谷永，詩成脱手遜王筠。試思左臂書空者，可是東堂折桂人。

奉別梁司馬夫子敬和所贈原韻

只合南山詠敝廬，十年空復侍宸居。難忘柳下重開鍛，但立蕉林爲受書。師所居名蕉林書屋。鎩羽每慙東觀鶴，歸心如趁北溟魚。春風一路吹行棹，尚有檣雲轉覆予。

二

緑水初開白鱧舟，主恩師誼總難酬。登朝誰似韓忠彦，故里難尋馬少游。文以漫成嘗受悔，宦當拙退最爲優。獨憐衛尉方還洛，早有青娥泣墮樓。時曼殊已亡，師詩有「半載哀蟬中夜泪」之句，故及之。

盧中丞太夫人壽

北堂萲樹映霞裾，斗轉蒼龍絓綵輿。瑶海賦成天上曲，金函時啓帳中書。羹遺賜食看浮鯉，舞進朝衫散佩魚。自是母儀堪範世，何須氏族問崔盧。

依韻和龐雪崖年兄送别

集賢院後肯重過，欲别燕關且放歌。執戟不須隨曼倩，垂綸好去問詹何。晴攀柳色分衣碧，醉看桃花映面酡。此去相思何處是，鑑湖春盡水微波。

答張公子永岳見贈原韻時新膺監簿之選

幾度乘槎到海邊，羨君神似藐姑仙。京邑探書不出三江水，對酒剛逢二月天。有懷同謝監，郎官初起繼韋賢。春來貽我新詩好，彷彿梅花隴上傳。

二

澄江千頃滬城邊，纔與同舟便是仙。驚道雄文能蓋世，誰知張姓本連天。四門書在堪供職，九嘆篇中爲惜賢。取次黄花開帝里，看君早晚好乘傳。

重過上海縣署寄徐西崖即用其所詒來韻

爲憶高陽舊酒徒，重來清興未全孤。蛟龍日出横滄海，橘柚烟深過太湖。官舍彈琴依子賤，人間著論有潛夫。望中咫尺衡門近，尚未相尋到荻蘆。

簡青浦錢徵士

清秋烏鵲噪東陵，上國賢書喜四徵。江國文章推薛浦，湘靈詩句重吴興。殿前應詔誰堪擅，車下追鋒我未能。當日高軒相過後，懷君時望海雲蒸。

馮紫燦新遷禮部

賜席成均舊所聞，百年秩敘喜推君。祠曹賴有劉原父，學行誰如馮仲文。人入冰廳衣共潔，花開春署坐來芬。聖朝方議東封禮，勒石應看海上雲。

贈吴二明府

芙蓉初發映秋波，喜見堯山一鶴過。駿馬空臺行處近，龍門佳士集來多。賜書原欲徵韋抗，製錦從教勝尹何。遮莫千言時出宿，帝城風月豈蹉跎。

寄答吴江朱鶴齡原韻時方箋詩謬附予詩説并謝

寒風客舍暗燈檠，咫尺難通兩地情。吴下未能隨市卒，洛中空復會耆英。書來西塞看留字，家近東甌苦用兵。何幸傳經千載後，説詩還得附匡衡。

桐城方孝廉過集草堂值大霪雨即席和韻

高車衝雨過茅堂，不數方疇在弋陽。柳葉漸長遮曲巷，榴花初發間清觴。盤中射覆狂能識，海内論交老漸忘。謝汝遠來江漲後，相看宛在水中央。

送高生佑釲南還并游會稽和曹侍郎韻

寶鞭不用飾珊瑚，去路經秋入畫圖。子偉遨遊真漫衍，相如車服自閑都。銅溪鑄劍看離合，石匱藏書問有無。五載風塵京洛士，但將洗滌付樵夫。

二

桑乾歸渡一車遥，客舍重門盡緯蕭。機息可曾逢抱甕，談深不必傍參寥。南過建業浮金瀨，東去天台渡石橋。前路逢迎知不滅，羨君意氣本干霄。

集河樓同吴陳琰暨門下傅生即席

佳客相逢解苧袍，閒堂深燭醉葡萄。樓頭鼓瑟風俱遠，座上聞歌興自豪。入夜酒啣花氣淺，臨流水映竹牕高。深慙十載京華客，重見樽前散彩毫。

原韻答方敦四孝廉見贈二首

天涯相隔兩茫茫，幸過城東舊草堂。高論自揮王子麈，無錢空負阮生囊。交游到處偕三俊，兄弟于今過二方。其難兄爲婁江吏部邵村學士。但惜相逢春漸老，風前柳絮正猖狂。

二

一望江關思渺茫，何期相遇賦堂堂。陸機真足稱才海，晁錯誰知是智囊。坐對曠懷能遠俗，學成修士本通方。多君道我狂如舊，卻愧清狂未是狂。

讀方敦四詩集再用前韻題贈

細雨春江接冥茫，閒尋花落到蓮堂。時寓江寺。漫言得句分銅鉢，真見投詩入錦囊。散去碧雲廻上下，高飛黄鵠辨圜方。謫仙號爾知非妄，狂客原來不是狂。賀知章稱李白爲謫仙，自號狂客。

賦得陶然共醉菊花杯

東堂高會集朱輪，籬下風光入座新。慢向筵前羅鼎鼐，偶從花裏見經綸。歌臺響合元臣舄，燭樹光分上客茵。欲把黃金閒汎酒，天街已有醉歸人。

賜魚恭紀和高陽寶坻益都三相公三首

龍池千頃接天淵，暫敕司虞獻罟筌。自是聖恩能逮物，敢言治國類烹鮮。牽絲露滴盈車美，下箸香分疊穀姸。願向艚鯊歌式燕，多公早著衮衣篇。右高陽韻。

二

嘉魚自昔詠依蒲，何幸皇恩下九郛。溉釜定能懷北闕，釣牀無復問東湖。銀絲鱠就需良燕，玉詔頒來豈細娛。猶是青髫與紅鬣，相看俱道錦鱗殊。右寶坻韻。

三

水殿風生藕葉舒，虞官宣敕賜王餘。依然在藻歌豐芑，不用橫汾羡泰初。味美勝傳公子犞，恩深敢卻相公魚。舊時彈鋏懷歸客，也向金門謝起居。右益都韻。

方編修典試四川

七盤再見五丁開，便識文星益部來。程品自高麟鳳目，名都豈乏馬楊才。夔門賦逐巫雲轉，劍外文從巴字迴。不信十年榛莽後，秋花錦里一時栽。

侍班口號

蒼龍初轉震垣東，紫極晨開引上公。趨走班隨三殿後，傳呼聲出百花中。黃鐘遞奏聞天樂，紫氣千重繞聖躬。日侍甘泉曾未頌，敢將詞賦比雕蟲。

祝友人初度

閒居十載誦《黃庭》，曾向天門舞鳳翎。海外神山千仞碧，階前兒竹萬條青。觴啣若下花如組，盤進安期棗似餅。欲掣海鼇何處寄，釣臺高築在東溟。

嚴都諫假還有贈

十載風流東省郎，聽鶯暫許沐滄浪。明湖水漲浮丹檻，深院花飛點皁囊。門下近多新薦達，函開猶有舊封章。天池萬頃蓬瀛水，親見丹山翥鳳凰。時長公新就館選。

飲李觀察署亭賦謝和韻

灔瀲春江覆楚蓀，雨餘官舍静開罇。方慚老作平原客，何幸狂登司隷門。趙北歌繁來鼓瑟，淮南賦在好扶輪。亭前但覺春風發，便有花開江上村。

雪後閶門舟集同周掌科吴太守陳學士姜京兆呂四洪烈即席

武丘東上雪初晴，載酒還過閶闔城。棹起日從雲際豁，臈寒風向水邊生。望中山作瑶林色，座上人傳兎苑名。歲暮他鄉臨眺晚，幾回繫檝倍含情。

擬館課四首

予以制科上卷，比之一甲，即授舘職，不隨庶吉士教習，兼課舘業。偶集閣學李夫子宅，命予與令嗣庶常世兄立賦四題，即席起草，追刻燭遺事，筆不加點。愧世兄詩先成，予勉强卒業，亦付録事，且謬蒙鑒賞。嗟乎，駑馬隨良驥，敢言利鈍哉！特感深難忘，不敢删軼，並誌此以紀勝會云。

朝賀 有序

南面而臨，詠萬國朝正之句；東方將啓，聽三階呼蹕之聲。瑞闕集鵷鸞，班就六蕃位次；聖人衣藻火，捧來五色雲中。但瞻日馭之多輝，願識天顔之有喜。望樺烟而進拜，環珮聲聞；當罏氣之廻飈，衣冠身惹。欲製朝元之引，應賡入覲之章。

初聞閶闔奏靈璈，建禮門通雞未號。

簾外兩行排御仗，雲中九列盡仙曹。龍文乍啓衣冠合，雉尾橫遮星漢高。無數珮環相接武，有誰堪繼鳳池毛。

召　見有序

夫雲開睿幄，禮重朝瞻；日近天顔，恩深陛見。故唐主有含元之對，漢家傳宣室之文。況堯階四子，颺言松棟之間；夏后兩龍，拜手璿臺之下。集群賢于蓬觀，選吉士于蘭臺。光華將啓旦，弘開東壁圖書；旃毳已含英，堪作北門趨走。欲承金馬門邊之詔，當題玉皇案下之詩。未經給筆，敢道三長；願效賡歌，敬呈四韻。

九陌含薰曉陛清，忻逢綵仗簇延英。受書不敢同張說，前席何當召賈生。金掌露垂瑶殿迥，玉罏烟繞御階平。聖明多少求賢意，欲獻凌雲愧未成。

扈　從有序

神堯游洛，嘗聞四子相從；漢帝之回，不藉六軍維衛。九功成而幸慶善，父老歡迎；四海定而歌《大風》，兒童起舞。況《卷阿》有召公之誦，而蒲津傳宋璟之詩。

巡行迴岱嶽，自有嘉謨；扈從至甘泉，能無獻賦。濯龍西去杏園東，羽衛旌旗映碧空。秦地山河踰徼外，漢家鐃吹度回中。三關雲繞軒營白，五時花連帳殿紅。祇愧甘泉叨侍從，並無詞賦獻楊雄。

宴　饗有序

東觀招賢，雲陛有搴珠之瑞；西園啓宴，仙厨分饌玉之光。在惟皇以雨膏下逮爲歡，❶斯群臣懷湛露不晞之德。況庭陳百樂，龍子御觴；聖壽千年，天星奉酒。駕楊舟之在鎬，咏蘭秀以横汾。筐筐咸錫，忻承綵芾文章；瓜菓同頒，愧乏赤心投報。總醉飽懷式金之度，庶鹽梅以負鼎爲功。大官能設食，不可無詩；古樂有廻波，因之作頌。

芙蓉雙闕傍雲開，淑氣新從籞宿廻。金殿曉陳三壽咏，瑶池春上萬年杯。酒漿捧出天星釀，龍鳳匏成鼎鼐才。藜藿久御曾未厭，當軒何必誦臺萊。

予請假南還時舟遇胡循齋少參赴都對江而泊以病不晤蒙惠示詩集相憶有年頃過明湖會于顧侍御莊復蒙見贈和答江字

南行兩槳泊春江，正值樓船駕繡幢。風急不聞舵下鼓，日高猶閉水邊牕。廻思舊事逾三載，每讀新詩對一釭。西子湖邊侍御宅，逢君恰在石華矼。

二

頻瞻列宿倚天杠，似此才名未易降。鳳闕書嘗聯陛進，龍文鼎豈異人扛。鄉游私喜當同澤，舟泊難忘在隔江。獨耻聖朝真病廢，時予以病轉假。十年燕市笑尋橦。

❶「惟」，四庫本作「聖」。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七言律詩十

奉和乾庵和尚天衣古蹟十詠原韻

西來白馬有誰傳，靈蹟初開東晉年。坐環萬仞遠看浮疊翠，一峰高竟入重玄。望斷法華絶壑疑無地，行到深林別有天。望斷法華臺畔路，三花寶樹盡生烟。

右法華峰

何處天香雲外飃，高峰斜傍碧天遥。渡溪時逐雲間鶴，伐木長逢山下樵。瑤磵桂枝垂白露，珠壇明月掛青霄。如來金粟當年影，只在西嵓古寺腰。

右月桂西嵓

疎松澗底漫相撐，畫得飛龍未點睛。但向嵓前觀翠積，尋來石上有苔生。春雲度處蒼鱗濕，朝雨廻時偃蓋明。臺畔有人長説法，空林鎮作海濤聲。

右松間積翠臺

塔影重重鎖碧烟，道人高坐自談玄。山高何處彈中指，花落如曾袒右肩。架上賜衣長作供，嶺頭開鉢不須牽。若非臨濟當陽在，誰遣孤峰與世傳。

右衣盂嶺

曾看梧鳳愛朝陽，不道空山現佛光。斷壁雲開貍臥穩，穿林日出燕飛忙。琳宮曙啓花俱發，鈴塔春通草亦香。時見老僧來曝背，袈裟影裏坐難忘。

右朝陽

淼淼雙溪繞寺流，蒼然夭矯望中收。降來鉢底原無着，伏在嵓前何所求。説法有時看露爪，聽經無處不回頭。笑他五百阿羅漢，渡海于今又幾秋。

右伏龍坳

孤猿一嘯萬山深，今日何由響北岑。聽去不忘他日泪，呼來應識舊時心。秋清月下鷲禪夢，夜半霜寒伴梵吟。攜得鷲峰靈蹟在，憑欄唱和有知音。靈隱鷲峰有呼猿洞，時乾公爲靈隱法嗣，故云。

右猿嘯巖

獨立幽巖幾度春，芳年謫下在清宸。崇朝細草連衣緑，入暮飛花點髩新。白日虹生疑結伴，行雲天半不隨人。多因曾禮如來懺，瓔珞紛紛挂滿身。

右玉女峰

嵑嶭嘗思瞰大環，白雲猶駐舊禪關。也知嶺背多岐路，不信淮南是小山。千佛幾離春嶂外，一門如啓暮烟間。前身子敬因看竹，誤向溪邊日往還。

右小雲門嶼

欲上南屏多所思，千秋王氣總成悲。載歸瑤海三神藥，望去函關百二基。石贔吼當亭午候，杜鵑啼徹暮春時。何年着得秦人服，野寺蒼茫倚杖追。

右望秦

喬處士壽

丹砂駐頰似芙蓉，家住東江第幾重。梁國文章傳彩鳳，湘州服食本飛龍。人如公紀吴中出，花向春申浦口逢。絓就綵弧當漢臘，寒梅香汎酒杯濃。五代喬順隱湘州，服飛龍丹仙去，處士好丹汞，故云。

贈新娶 梁司馬夫子之孫

都省雙輪控玉羈，荷花卷作合歡巵。華堂挾瑟彈三調，繡户張燈掛百枝。入魏陳群還繞膝，渡江衛玠早能詩。開元舊賜金錢串，散在屏前撒帳時。

李副使之任

恒陽憲府自崔巍，玉節新頒領外臺。繡轄近隨河朔啓，赤幢高傍太行開。五都碑紀封隆烈，三輔歌傳皇甫才。卻笑朱衣陪後乘，蓬山曾汎碧霞杯。副使舊係同舘。

送王舍人還廣平司馬

同趨丹陛惜分攜，司馬南行展畫旗。趙市尚淹騏驥足，洺河應接鳳凰池。刀啣帶珮因家授，車障緹油恥世知。舊日退朝相問處，春風無限度花枝。

高江村詹事暫假還里

暫辭雙闕下蓬萊，白璧黃金莫浪猜。海國自能瞻岱嶽，帝心不用感風雷。谷中鸜鵒眠方穩，洞口薔薇花正開。只恐恩深饒眷戀，浙潮一日兩瀠洄。

姜京兆七十

少壯提攜每及肩，何期垂老共歸田。長因親在娛良日，最憶君曾使奉天。焚草只愁聞向外，啣盃不覺感從前。黃門五十爲京兆，詘指于今又廿年。

同朝士餞益都夫子于萬柳堂即席和夫子留別原韻

元臣功德邁三楊，❶七十歸田髩未霜。誼切及門通飲餞，感深馳驛賜還鄉。集賢莊上歌猶發，履道坊南柳正長。渺渺鴻飛方信宿，便令人誦衮衣章。

二

十年政府喜投閒，載酒平泉草自刪。蘸壁題詩酬去志，滿堂拂舞帶離顏。歸時欲卧花間轍，醉後難忘檻外山。他日籃輿尋問處，散金臺在冶湖灣。

❶「臣」，四庫本作「老」。

寄還一和尚大能仁寺

遥望嚴城隔翠微，靈山自昔會來稀。堂開講席龍初下，門傍閒田鳥自飛。蹋足頓穿三寶地，閑身不掛七條衣。從他法臘年年换，何日相逢話息機。

耿使君赴任蔚州

百里真城繕塞才，攜琴西上李陵臺。州城版峻連雲起，亭長車迎自代來。官道畫烏通射革，民田牧馬當鋤萊。漢庭多少安邊策，只有雲中魏尚能。

蘇州魯司馬赴京口造下海軍船遇于秦淮有贈

平江司馬舊才賢，北府今看借箸年。早歲賦詩驚漢苑，清秋對酒在秦川。題輿名著留雲閣，將作功垂下瀨船。他日緹油看賜去，相逢重詠梓桑篇。

沈舉人飲次兼示其令嗣新赴公車

初從闕下請長纓，對策金門久未成。阮籍近爲馬乳醉，超宗真見鳳毛生。青絲到處調銀埒，白雪飛來點玉罌。他日慈恩留飲處，好同令嗣一書名。

奉祝李少司農夫子生日

正月下浣日。時家製一屏，乏詩，立命賦一十二首，署京朝官名。此祇八首，餘四首見第七卷。

集賢學士本寵崧，晉秩司元佐上公。周室冢臣兼會計，漢家相業起關中。生當白鳳翔天半，歲見蒼龍轉亢東。少小鯉庭能嗣烈，宮袍裁作綵衣紅。

二

文昌都省動星躔，誰似中行副相賢。體國自饒登版計，肥家不用度支錢。代傳蓬觀文彌著，部有天倉黍自填。祇恐隱之清太甚，空庭設矢坐無氊。

三

徒言治粟阜人民，猶藉參知作稼臣。蘭省尚傳左史貴，蓬屏轉見侍郎貧。升賢內府材無敵，生甫中原嶽有神。勿道李常無吏事，清安端屬掌邦人。

四

追趨鳳閣喜多年，早領司庾典國泉。紅廩獨稽天府外，黑頭參坐考堂前。鑒公能度均輸議，操潔曾無入獻錢。夙昔長庚雖感夢，秋星啓曜在春先。

五

槐堂接武重人宗，況復司徒即大農。懷遠入官殊簡率，深之計地甚從容。招賢譽起燕臺駿，有子名如荀氏龍。問齒不疑纔服政，含元鏡下對芙蓉。

六

三行先後總無端，祇覺相隨晝省寬。元月帝蓂連歲發，百年仙李共根蟠。六符未敢遮奎曜，五教由來仰地官。況復在庭饒儲偫，瓊林十庫總琅玕。

七

才名廿載動楓宸，公府嘗聯丞相茵。十日春生千日酒，一年花判百年身。通明自料常平粟，節儉方辭月進銀。五十公孫曾未貴，何須開閣話平津。公年五十。

八

黃柑獻罷上元巵，柏子觴傳初度遲。此日孟郊纔得第，笑他常侍始爲詩。身稽版服恢龍馭，世掌絲綸接鳳池。祇惜泉刀通九府，不令食指染銖錙。

胡御史巡鹽河東

直指風清嶽色寒，西行捧節重臺端。登朝喜接鵷鸞序，開府重瞻獬豸冠。筆下準繩追李勉，論成鹽鐵問桓寬。上林多少棲烏地，總藉還臺振羽翰。

雲間徐武静五十

南國才名嘆爾豪，高門猶記舊西曹。雲間少弟推龍躍，其難兄闇公孝廉在前朝有名。洛下諸生探鳳毛。結客酒淹珠履細，藏書花映玉臺高。相逢詘指狂歌地，五十年來一紵袍。

爲婦和黄皆令吴門閨秀。除夕詠雪見貽用東坡原韻

怕向寒風捲畫簾，多君猶自傍朱檐。不將粉絮粧眉膴，但見冰花落指尖。夾岸似張雲母幛，辛盤空貯水晶鹽。無才終讓劉臻婦，羞把丹椒歲歲添。

王封君初度

華燭當筵奏八璈，仙人海上獻仙桃。春還碧嶠雲嘗滿，晚讀黄庭興自豪。雛鳳舞從庭下轉，少微星傍越來高。遥知名列丹臺久，日擁花前白帢袍。

二

鳳毛麟角世相仍，名德高門事可憑。發策早時開緑字，傳經當日憶青燈。階前親種三珠樹，手内常拖萬歲藤。爲望南雲瞻紫氣，且將歌管祝升恒。

寄贈西安鹿明府 明府諱祐，潁州人。

琴臺高踞漢新安，之子才名冠潁川。官舍栽花逾製錦，仙山收橘當租錢。人間放棹迎春後，客至開衙返照前。只愧趨庭真駑下，驅車仍負九方甄。時予嗣兒鄉舉，以第二人出公門下，適會試下第，故云。

沈母壽

萱樹高堂錦瑟張，綵雲深處進霞觴。嘗來鯉鱠遺羹美，翦出荷衣舞袖香。夜月炤成瑶海白，秋風吹發桂枝黄。曾隨製錦陽山曲，親見仙人坐五羊。夫人爲陽山令德配，子新舉鄉試。

宮允鄭幾庭前輩將赴都值其初度有贈

圖書遥映日華東，萬仞龍門啓上宮。史擷一編傳寶曆，名同三俊重元豐。東堂詔下宣麻紫，南極星明照字紅。何幸閩江相隔久，還隨杖履問崆峒。

王兵部南使有贈

鳳書初下紫泥新，喜見西曹簡近臣。南交宮路遠迴銀瓮暖，樞臺高賜錦袍春。南交盡洗蠻方瘴，北望曾驅塞外塵。共厠鵷班有幾度，今來看欲畫麒麟。

祝　詩

東望蓬山憶故家，清秋長擬汎仙槎。蒼松偃作千秋蓋，叢桂香生八月花。金匱探書成緑字，銅盤注酒沃丹砂。山公四十方爲簿，況有鴻文薄綵霞。

贈　王　令

平陵出宰本賢豪，河上曾推舊法曹。市集沙頭行部遠，城環山半閉門高。當廳碧柳春前種，近案朱絃手內操。莫怪上公虚席久，君家原有吕虔刀。

文都司生日册子

清秋列宿啓文昌，熠熠南弧在建康。自昔分藩推鄧禹，于今開府遇文鴦。青雲並繞營前棨，黄石曾傳肘後方。他日功成攜手處，漢壇高碣已蒼蒼。

榷使君飲次

鵲袍屢賜待旬宣，裕國何須更算緡。書勝桓寬爲論日，人如劉晏入官年。重逢螺女洲邊月，曾汎菱湖雨後船。官舍薫風相對晚，管教沉醉荔枝前。

徐司寇壽

蓬矢初開竺澤濱，時以纂修總裁開舘于太湖之傍。從來東國藉人倫。巖扉高貯盤中酒，林屋分居門下人。史局鎮教添半臂，聖恩未許乞閒身。罇前多少經綸事，莫向秋風理釣緡。

壽福州王使君

秉刺分符捍國憂，專城猶是舊諸侯。冰壺坐對仙山曉，明鏡長懸螺女秋。種柳閒如辛仲甫，著書高比杜荆州。不知太守年多少，試看蓬萊天際流。

高江村宮詹初度寄書幛子以贈

北門學士苑西居，偶住當湖傍釣車。立纛手編新種竹，閉門閒訂舊朝書。聞輯遼金元三史，故云。庭懸綵箙隨年轉，酒汎黄花帶露攄。記得内廷當此節，君王長賜御前魚。

楝亭詩和荔軒曹使君作有序

曹使君典織署，其尊人舊任時手植楝樹，蔽芾成陰，使君因慨然登亭而歌，屬予和之。

冬官相繼使江鄉，父子同披錦繡裳。官閣依然梅樹在，丹陽重見柳條長。墻西紫朶迎朝雨，苑角紅亭對夕陽。每遇晚春花信滿，風前涕泪一啣觴。

二

當年開府近長干，親見栽花傍井榦。但過唐昌思玉蕊，再來舉院見文官。唐貢士舉院花名。歌成蔽芾恩長在，認作栖棲泪未乾。滿樹離離初結子，到今都是鳳凰餐。《莊子》「鳳凰非練實不食」，練即楝也。

贈陳太士并序

予己未召試，右臂瘍發。會太士以長桑臏術，遨遊諸王貴人間，❶折刀圭贈予，立效。既而予入舘，太士謁選，得吴興司教去。兩地相憶，寄書道餐飯者十，甚熟矣。今年春，太士已拂衣理長桑舊術，相見于明湖之濱，握手道故。夫以太士之才，致身通顯，直咄唶間事，且月旦藝林，甲乙諸文士，致足愉快，乃猶沾沾以利人爲念。嗟乎，稚川、元化，豈尋常自好者耶！相對感激，率題四詩，所謂東知我者，不必定贈元使君也。

❶「遨遊」下，四庫本有「京師藉甚」四字。

曾趨日下會天安，贈我仙人藥一丸。抱璞不爲勾漏長，鄭虔忽作廣文官。酒分箬下雞缸遠，書寄蒼山鳥路寒。百尺選樓長在望，年來月旦有誰干。《朝野僉載》柳亭製白雞盞，取其迅速。時長安尚成化雞缸，取以为贈。長興有鳥山蒼雲嶺。

二

相思十載隔菰蘆，老去重逢在聖湖。愧我歸田纔負耒，憐君過市尚懸壺。戴憑疊席支雲卧，司業贏錢付酒酤。半世才名仍蠖伏，可知高論勝潛夫。

三

西廳典教重宮墻，並道前身擬太倉。邀去座中皆白帢，繫來肘後是青囊。研經不讓蘇湖學，奇疾曾醫濟北王。驛舍相看裁咫尺，當年此地遇長桑。

四

領袖群儒年復年，昇山人誦右師賢。❶槐廳自鑿蘇耽井，藥地長鋪子敬氊。晚歲校書羞待詔，方春種樹當收錢。南湖築室尋常事，何日相期鑑水邊。

行過道山弔范制府作

官亭彌望草萋萋，爲弔忠魂路轉迷。蘇武不曾降塞外，魯公終自死淮西。孤臣

❶「誦」，四庫本作「重」。

殉國心如石，天子旌門手自題。試看遺骸留瘞處，豐碑直與道山齊。

早入虎跑寺用蘇子瞻舊題原韻

滿塢朝烟儼散香，法幢開處石流涼。佛閣巘垂蓮片支雲遠，塔轉松陰入路長。畫圖分四壁，山厨筍蕨供諸方。當年野虎閒跑處，留得清泉與世嘗。

二

深林行過麝臍香，參遍諸天趁早涼。時薄暮方歸。覓水續流春後淺，幡竿倒影暮來長。閒僧不作休糧術，過客時傳捨藥方。行憶舊朝風物改，百年灰刼有何嘗。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三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大可稿

七言排律

泝大江泊桐君山下作

大江直上泝新安，爲愛桐君繫纜看。三時幾樹緑蘿懸露濕，半林黄葉帶霜寒。水嶼迷烟市，萬疊秋山漱錦湍。婺宿影含書閣曉，浙潮聲傍釣臺寬。帆檣估客歌黄淡，橘柚人家翦緑團。花種上城懷杜牧，草環故宅問方干。紫巘洞口雲猶閉，烏桕門前雨未乾。丘壑儼然羞豹隱，江山如此笑龍蟠。望中未睹雙峰澗，去後應過七里灘。繡石障村真足羡，仙棊布地有誰觀。滔滔水國憑兩槳，漭漭天涯負一竿。那信戴顒還到此，雙柑斗酒暫盤桓。

過上海訪任待菴明府有贈

遥從滬瀆訪琴臺，二月春風海畔迴。地僻乍驚新候轉，官貧不厭故人來。陶家秫向年前釀，潘令花從雨後栽。戍堞但教懸畫鼓，訟庭真見鎖蒼苔。祥鸞欲下知爲瑞，斥鷃相過不用媒。客至歡然炊緑黍，兒時苦憶弄青梅。平津布被仍聯袵，季子羊裘未振埃。三載有懷方就日，四郊作誦已如雷。屬車私喜陳琳在，高宴將爲司馬開。龐公坐見徵書來北闕，賦成禄養是南陔。豈藉銅章顯，田鳳終推錦帳才。同學暮年

應見少，青衫相對且徘徊。

贈周雪客

大梁公子最翩翩，執手丹陽柳樹邊。三俊豈能遺顧彥，一經長得嗣韋賢。庭餘北海樽中酒，家鮮司農肘後錢。久別愧無蘭芷珮，相逢正廢《蓼莪》篇。南征濫入青雲幕，北去還停白下船。遮莫東田留舊咏，風流終賴彥倫傳。

錢聖植招集湖舫分韻得齊字

冬晴佳氣滿湖堤，況復賓朋儘可攜。共道主人饒玉醴，何期公子出金閨。謂佟觀察公子伯仲也。巖邊秋葉飛將盡，山半朝烟收未齊。曲罍並投蕭寺北，檥舟先在斷橋西。平皋坐去還留簟，老友逢來總杖藜。祠下幔竿揷緑漆，道傍亭子築紅泥。隔林見石蹲如鷺，隱舵看山卧似猊。風緊背嘗遮柳楄，年高齒不任薑醢。酒因談勝當脣落，歌爲箏繁到耳迷。插漢露披青菡萏，翻波日射碧琉璃。樊成官籞方袪馬，席換仙庖且臛蟜。主客豪都成鳳舉，弟兄愚轉媿雞栖。家穉黃、會侯俱在坐。晚涼錦帶吹逾薄，夕照雷峰看漸低。誰謂蒼茫歸路遠，錢唐門外有招提。

三月三日臨江官署禊飲二首

臨江官閣啓江濆，上巳銜盃對夕曛。才子風流吟麗日，使君高興入青雲。沿流疑泛桃花下，滿署爭傳蕙草熏。舞柘偶然來捧劍，拔茅無處不湔裙。諸公洛下隨王

宰，千載蘭亭想右軍。獨惜暮春游子淚，每從佳節倍紛紛。

桃花壓郡傍江開，飲禊還登江上臺。朝雨甫隨帷甸捲，春潮似逐羽觴來。前亭聽伎歌初發，別座論文酒莫催。日出花寒猶集霰，是日午後雨霰。堦前草長爲驚雷。九龍原屬徵賢宴，三日慚無應詔才。何幸天涯重依倚，將離未贈且徘徊。

臨平別潘廷章一十六年旅舍揀得所寄西陵曲哀思妙麗感生客心因爲賦述且志鄙憶

臨平村舘夜蕭蕭，春雨連江泊畫橈。別去遽如雲外雁，思深長逐暮歸潮。十年遠道搴荷葉，一夕高樓對柳條。羈客懷家新篋笥，美人報我舊瓊瑤。西陵曲好縈沙路，東海鞭難渡石橋。苦憶潘郎才藻美，相尋無那夢中遥。

客中寄姜司諫以京卿候補都下

十載承華侍從臣，還來闕下待絲綸。早推當代端圭彦，猶是前時諫獵人。起草尚濡兩省翰，看花時埽六街塵。留賓夜永開東第，少輔星高近北辰。火藻繡成衣照眼，山桃剪合綬垂身。懷予屢寄曹王劄，知己誰操郢匠斤。異地望迴卿署月，同遊記得客年春。賀循久喜能逢晉，張禄原來未入秦。倘使故宮通碣石，敢忘高閣在平津。

過汝寧奉贈金太守鎮一十四韻

郎官出守本風流，況復雄藩是豫州。下吏盡如新息長，專城原屬富波侯。九田

作賦推中等，千騎看君居上頭。招得牛醫來舘舍，夢將女子渡河洲。高車拔地熊隨軾，翠羽當風隼作旍。自愧攀轅河上過，真成躡屩潁中遊。桑花製酒村前醉，蒲葉如鞭澤畔抽。宿堠頓驚茅店曉，入關剛值木陵秋。無才豈敢依羊陟，入耳唯聞誦賈彪。大府此中猶露冕，思鄉何處更登樓。晚來擇木烏無定，春到遷枝鳥有求。三老懷錢終自獻，十年借寇恐難留。他時列桀霜垂戟，此日褰帷月在鉤。但願屢攜青鵲印，終然一御黑貂裘。

以詩代札懷復沈九胤范秘書

一從把袂分淮市，幾次封書出禁闈。結綬肯思黃叔度，行吟空憶謝玄暉。憑誰極浦題青草，愛爾分曹對紫薇。仁壽鏡邊搖綵筆，上闌花裏賜宮衣。徒聞西掖鵷鸞隔，又見南園蝴蝶飛。太史芸臺行處少，仙人蓬島會來稀。安丘避地歸何得，剡曲移家願屢違。便有黔婁貧到死，莫嫌方叔苦猶饑。院中容易推高第，吳下終難定少微。已分名王無自達，暫逢賢守且相依。時予依汝南金使君署。故交遠道還貽綺，久在他鄉敢佩韋。但詠玉堂懷友句，不知珠淚向誰揮。粲曰：沈康臣和詩有云：「孔融九歲驚人早，韓信千金報母稀。」西河每誦之，悵然累日。

題無錫縣麗譙樓十二韻并呈吳明府

吳關千里擁神京，猶有層樓倚太清。裨海近環分楚越，大江東下控蠻荆。雕楹疊起連虹度，畫桷重開映漢明。一曲謳歌闤闠地，萬家烟火闔閭城。按圖複道年來

聳，懸鼓當門夜不鳴。碧水有湖宜罨畫，青山無錫自銷兵。窓中鳥雀穿簾過，棟裏雲霞入座生。喜共仙人閒着舄，愁聽玉女細吹笙。題來文杏垂秋露，看去官花照晚晴。落日暫登思縹緲，淩雲欲賦氣縱橫。彤廷久已無南顧，彩筆何煩寫北征。但得從君頻騁望，漢宮高掌在金莖。

同諸公飲劉四廷冠柚園八韻

素蓋西園集勝游，玉缸初發雁來秋。當筵喜見環林柚，滿案愁看剥石榴。並坐佳人彈錦瑟，十年羈客擁烏裘。酒中惆悵孫馮翊，天下英雄劉豫州。意氣漸深交履舄，主賓不住錯觥籌。時聞薌澤同烟裊，倒瀉金波漾日流。欲上山亭舒望眼，重翻水調換歌頭。也知龍潤須遷飲，争奈鴉棲不可留。

春行自東城迤北郭到北幹山脚悵然有述

春城無處不留連，北郭晴光最可憐。數里川原初過雨，萬條楊柳盡生烟。到來祠廟開山麓，望去人家倚墓田。荒縣麗譙傾未復，空壇華表豎依然。草頭喜見飛蝴蝶，樹裏愁聽叫杜鵑。半嶺行過皆舊徑，隔溪流出是新泉。頻縈道左將頹苑，偶泛村南不繫船。斥堠横沙連大漠，郵亭高嶺列諸天。登臨悵惘違時俗，詩句蕭條念昔賢。燦曰：古詩「蕭條北幹園」。長願棲遲歸十畝，不虞兵革歷多年。新經無復聽松地，故老猶傳伐木篇。但得閒行餘我在，那知春色向誰邊。

史憲臣評曰：北幹村圖畫，非親歷不解其妙。登

臨慷慨，徘徊指顧，大可真是恨人。

奉贈姜掌垣内轉候闕歸里并覲

幾年起草重明光，十載恩書出尚方。超級暫應辭虎陛，鳴鞭久已振鵷行。覲庭舞綵紆蒼綬，里社簪花拂皂囊。歲減數千餘諫紙，函留七十二封章。霜蹄歸沐追張湛，白筆敷詞過謝莊。戲藻看魚分太液，棲梧有鳳在朝陽。兩垣舊第開丹幰，五月新荷抱緑房。幼度尚思朱雀里，王褒曾返碧雞坊。璆珂響曳中朝履，襆被風傳侍女香。一室競將窺武庫，三旌虛起待文昌。纘戎誥出尚書省，禄養歡承水部郎。内寢自調瑤作膳，上邽真見錦成鄉。蜀車前負郎官弩，衛國終登僕射牀。他日早膺華殿詔，爲君重舉泰階觴。

王憲鄰評曰：高文典周，才人故技也。七排饒中晚似此，那得非開寶創調。

遇高詠蕭江幕府

高子相逢碧嶂春，可憐白帢炤花新。同爲江畔登臨客，猶是天涯骯髒人。官閣夜燈彈瑟調，山亭曉樹接車茵。文成鮑炤還依楚，窮似張儀未入秦。兩鬢風霜交欲墮，十年湖海一相親。難忘幕下題詩日，莫負城南載酒辰。

二

宣城久念玄暉句，江上裁聯郭泰船。望去故園芳草外，歌來寒食落花前。青山築室期何日，白眼看雲入暮天。河内再游

成鳳舉，金陵一曲恨黽年。高有《金陵行》傳世。定交愧乏公孫紵，贈我哀如蜀國絃。那得移家還就汝，敬亭山下共流連。

讌崇仁官署同陳石麟進士劉尊汪懋勳諸孝廉呈駱明府

茂宰官衙倒玉壺，嘉賓雜坐佩鋃鋙。風流不數潘懷縣，才子原推駱義烏。江水天然開玉液，地衣霜映似金鋪。筵前高論鶱鴻鵠，燭下新粧舞鷓鴣。疊幛盡書三壽詠，時座張太夫人壽幛。環林如畫十洲圖。殘弦已墮天邊月，寒葉還吹井上梧。鄴下友朋懷讌樂，茂陵車服愧閑都。感深厠末猶蒙顧，醉倒堦頭不用扶。秋去宋生悲結軫，年來阮籍畏窮途。那知江畔逢良會，仍是天涯舊酒徒。厠之坐末爲厠末。

元夕觀燈同徐二十二胤定作

每逢三五憶當年，況復春燈在眼前。曾向上元追唱和，誰能此夕不留連。江城薄暮開瑶市，地主中宵列錦筵。一道長衢鋪月色，萬條寶炬動星躔。爔輪焰轉争疑電，火籥花生并是烟。掛樹密教朱鷺集，穿街遥見燭龍眠。千枝繡幛圍羅綺，百變新聲入管絃。妓宅飛香矜篤耨，軍人合樂奏于闐。環橋散立長明樹，啓署渾如不夜天。未有金吾防鎖鑰，從看玉女下車輧。光分衛玠停珠勒，暗裏羅敷落翠鈿。戴去鼇身横碧海，擎來黽足踏紅蓮。沿流訝向波中見，繞堞驚從天際懸。神象舞餘開戞齒，村童逐處笑摩肩。但聽東邸留歡曲，未和南樓應教篇。潛入平津觀祕戲，記于故國醉

燈船。良辰屢惜吴關杳，好友多逢楚水邊。斗轉漢回人散後，踟蹰獨立倍凄然。

九日臨川獨酌有感并寄徽之大敬南士

誰言霜雁經年返，又見黄花九日開。天半寒風吹木葉，土中無射動葭灰。愁登建武飛猿嶺，深憶彭城戲馬臺。前歲曾觀盱水去，今年重滯幕江隈。已聞羊叔留碑待，何處王弘送酒來。蟋蟀詩中三致慨，茱萸亭下一銜杯。游無江夏參軍興，人負臨川内史才。藥市神仙壺裏卧，柳家嬌女陌頭回。它鄉獨對寒林酌，故國疇將錦字裁。不識青山從眺望，可能皂帽共徘徊？

客於淮陰過漂母祠下悠然感興儆長慶長律以抒牲仰懷之情

淮水湯湯赴海門，淮陰城下一孤村。東流不斷長淮水，淮上長祠漂母魂。當日水濱來擊絮，曾于此地餉王孫。高情豈望千金報，雅意難忘一飯恩。志士有時丁晦塞，丈夫何處假涼温。我行避地全無着，人事它鄉安足論。落日偶然祠下過，傾臺依舊水邊存。蘆花淺瀨沉沙岸，蔓草荒碑卧土墩。白日西馳風勢緊，黄河南下水流渾。關漕鼓發如鼉吼，估舶帆收似蟻屯。棉子綻包涼露色，柳根穹接上潮痕。一時感爾名千古，再拜呈予酒一罇。韓信尚憐無所藉，劉安那復自言尊。舟車官客從澆酹，燈火鄉民效駿奔。唯我遠懷烟水外，踟蹰獨

立到黄昏。

兀庵節嵩蛤庵同集浄土放和尚許各賦詩見懷奉答長律一十二韻

遠師初住虎溪邊，便集廬山十八賢。雲外共尋溪口寺，雨中偏到渡頭船。解開經橐參堂轉，罩得燈紗對榻眠。擊鉢舊過祇樹嶺，燒鐺新煑落花泉。年多不記安禪偈，夜静重吟懷友篇。宛轉説憑龍女聽，殷勤書向獵人傳。違時未得紓塵軫，此日還留出世緣。德士總教頻指月，習生從此媿彌天。翻來字裏藏金葉，諷去聲中現法蓮。門同臨濟原無別，路隔恒沙豈易連。縱有餘霞能問訊，碧溪負杖在何年。

晉安朱氏新闢山園築臺飲次索題一十九韻

初闢山園笏地開，傍嵩高處築層臺。一城烟火衝檐出，萬疊雲山入座來。書幌筆床閒拂拭，酒鎗茗椀費安排。欄邊薜荔因風發，牕外芭蕉帶露栽。石榻就崖留枕簟，壁㡑連檻羃罇罍。隣墻低見雙抽笋，曲磴斜懸一樹槐。吟罷呼兒頻洗墨，興來招客共啣盃。市將梁甫銀泥餅，瀉盡滎陽土室醅。餔底翻波烹雉汁，盤間飛雪膾魚胎。天際藍超洞訝丹花接，歐冶池尋碧水隈。撲還蕭寺影，雨餘圖作米家堆。面當幔柱鋪空翠，背觸垣衣落繡苔。絶巘晚來堪倚徙，隔坡時過得追陪。每因適意多開牖，不爲逃名更鑿坏。愁見碧霞徒散去，閒看白鳥自飛回。十年隱豹難藏霧，五月喧蚊好

避雷。境僻暝含衣上月，地高寒洗屐頭埃。披襟不減臨三島，引領何須遍九垓。但得名賢同嘯咏，且留此地暫徘徊。

過雲門謁俍亭和尚同姜京兆蔣平階張杉二十二韻

雲門高峙鑑湖濱，乘興同來一問津。慶緒久爲方外友，陶潛原是社中人。到時山葉銷寒色，望去蓮花結勝因。千載門庭渾不改，四圍丘壑宛相親。行隨過客朝華藏，坐見空王轉法輪。高閣齋鐘敲處遠，長廊粉壁畫來勻。方開玉篋探三果，願借金泉洗六塵。驚拜偉長俍亭即徐繼恩也。如隔世，悔言智永是前身。他方遠遁言歸晚，何處相違不記春。話向刼前頻似絮，髮從剃後散如銀。拂衣早得完婚嫁，作賦猶能動鬼神。蓋世覺塲棲道一，當年捨宅想王珉。前朝遞勒黃絲字，後院曾邀白氎巾。船載溪風憑往復，石遮山雨最嶙峋。樵風涇石傘在寺側。門前牛馬䭾經慣，林下烏鴉念佛勤。秋深象寶鑄爲阿育女，龍牙貢自海波民。土鉢盛紅稻，午過香厨供緑芹。聽講喜追山魅至，放生徐見水鷗馴。宰官就訊同殷浩，居士當參得許詢。擲麈談玄殊自暢，卓錐無地豈全貧。曇關再啓知逾晉，桃樹初栽爲避秦。但使下方能假憇，誰言至德定無隣。

奉呈益都相公生日二十韻

黃扉曉闢日初遲，瑞靄忻從帝座覘。五會星辰雙闕現，一天雨露萬家霑。致君久已如公奭，薦士從教識杜淹。但典册書

先國史，每因講席領宫詹。班迎龍鳳池邊揖，名向琉璃盌内占。平見台階揚玉燭，警傳宫漏下銅籤。入朝每帶蕭何劍，上殿曾垂鍾傅幨。香草紉針堪補衮，空桑負鼎爲調鹽。千盤鶴醮將安飾，十載狐裘未是廉。分屏例簿卻程追寇準，租庸變法笑楊炎。上秩禮同宛見三旌列，搢笏多爲百辟瞻。河嶽貴，下賢意比地山謙。文隨泰始開林囿，樂奏昇平度里閻。徼外問安争啓幰，車前白事不隨簾。金鱗在榜應傳鉢，寳軸盈箱盡賜縑。撤到碧闌連霧捲，判來紅押帶花箝。圖形豹尾縱横接，篆蹟螭頭顛倒粘。肘後籙憑籛氏授，海中籌共子房添。年踰單豹才方壯，位進非熊志未厭。莫道耆英纔視杖，格天大業早能兼。

戊午九月予謬以入薦赴都奉謁李學士蒙賜晋接兼屢有請召陪侍讌集謹賦長律一十六韻志謝

東堂學士愛才賢，蟠木何曾有物先。時接竪儒輣禁外，晚開高閣帝城邊。買臣無復將車興，曼倩剛逢待詔年。失學偶膺三府辟，空群竟遇九方歅。虚疑白璧終投楚，不道黄金尚在燕。暗解蒯緱歸幸舍，驚看芼鼎列長筵。和成春芍芬于木，摘得秋花小似錢。幕後徐呼賓從出，楣間高見御書懸。近欄竹石皆仙署，滿架縑箱有賜籤。坐覯趨庭廻玉樹，行逢撤燭散金蓮。春坊詩本徐摛授，左相經從韋孟傳。時大令新登賢書，中席惠見。高語任傾千葉漏，醉歸難控五花韉。感深嘉意增留戀，賸有微情荷採甄。

幾度謬陪瑶海宴，平時況誦柏梁篇。彤雲遠覆珠幢下，淑氣遥吹香案前。但使聖恩能汎被，從君乞放五湖船。

雪中入直史舘即事十韻

朔風吹捲御河沙，早見天街散雪花。苑外撲將千片蝶，壇深噪過幾群鴉。遮成翠帳疑朝雨，望去紅墻似曉霞。誰賜錦貂還左掖，獨騎羸馬上東華。人逢玉署忻投璧，身在銀河未汎槎。隔院冰敲懸幕鐸，傍檐糝落濕牕紗。驚心鎮自燒青簡，呵指真難草白麻。渴至未傾杯底酪，寒多先結硯頭窪。宮臺巀嶭依天近，輦道迴環歸路賒。一望蒼茫愁思遠，東安門外即天涯。

王師收復成都詔集百官于午門外宣捷紀事十五韻

凱奏初宣曉漏清，王師收復錦官城。春還玉壘堪傳檄，水下瞿塘會洗兵。已報王均逃廣漢，先教鄧艾取陰平。統軍不待徵龍武，要路曾經過馬鳴。劍閣雨寒朝出棧，草堂花暖夜連營。降旗江漢風俱動，積甲峨嵋雪漸晴。喻教久當開僰道，樓船從此破昆明。歸心似附千官影，稽首猶聞萬歲聲。六詔烽烟將寢息，兩階干羽自縱横。星纏太華看歸馬，日出平臺好晾鷹。聽去銀笳穿玉峽，望來銅柱象金莖。帳前有客能摩盾，闕下何人更請纓。劉闢不甘爲副使，韋臯豈便是書生。恢疆大略需威克，告廟雄文在《武成》。欲識巴渝何處舞，但看

鐃吹滿神京。

寄贈柏鄉相公生日一十四韻

元臣復辟已多年，歸卧東山興渺然。天子久思黄髮侣，都人猶誦衮衣篇。集賢里第需裴度，通德鄉門屬鄭玄。賜杖不因酬赴闕，著書豈是記歸田。兩朝盡瘁餘鐘鼎，千聖相逢在几筵。静裏有籌還借箸，閒來得句已忘筌。鉏苗隴上當牛喘，煑藥階頭共鶴眠。永夜看星嘗傍斗，隨時掣電笑如椽。談深總落珠盤裏，詔密曾聞玉案前。中山連歲歉虞民力竭，歷年高受主恩偏。廢劄欲焚蹋盡蕭何履，灤水通將范蠡船。金籯遺得韋家開兩甕，緼袍難值到千錢。祇爲赤松游太早，一教，玉樹多于謝氏賢。觴長寄海雲邊。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僧彌稿

五言格詩一

格詩即古詩也。西河五古詩，初倣選體，既倣齊梁體，又既而始爲唐詩。自出游以前，約計千首，殫精悉力，統在五字中。暨山陰朱朗詣與茗中錢氏選擬古雜體詩，以西河擬古詩獨多，索其稿，攜至茗中。會錢氏有籍捕之事，倉黄奔竄，遂失此稿。嗣後漫不經意。凡遇題急卒，或厭爲詩，不得已輒以此體應去，然略不點竄一字。故先刻《夏歌》、《瀨中》諸集，俱無五古，以是也。今但録湖西使君施君所抄，與吴門聶晉人所選西河詩抄本，共若干首。

唐人以五七字古體爲格詩，近體爲律詩。此云格者，以其類唐古詩也。西河嘗曰：「吾五古詩，非古也，及格焉耳。」説見西河詩抄本。

西河曰：「少與包二先生、沈七、蔡子伯相約爲古詩。予倡言詩以五古爲主，若幸成集，古詩必多于近詩，五字詩必多于七字詩。觀漢魏六朝，七字後起。而唐人中晚詩始多近體，此詩格升降之辨，不可不察也。暨酬應稍煩，便乖前語。始知詩格升降，皆時爲之。宋、元、明集，開卷皆七律，非得已矣。子伯嘗言：『宋元間人每選唐人絶句、唐人三體詩、唐律詩、杜律詩，並無古體。予欲專選一唐五古詩行世，而究不可得。』則其意槩可知耳。」

張南士嘗言：「詩之通否，每有觀其五古，而溷溷莫辨，一觀七古，則妍蚩佳惡，瞭若觀火；至七律，則照膽鏡矣。然則五古爲藏垢納拙之境，但以之具體則可，非能事也。從來文字相嬗，猶四時代謝，不必追復。漢魏六朝既爲五字詩，則隆古三代相傳之四字，便屬高閣。今已嬗七字，而尚欲于五字間，效嘉、隆間人，討綸賦餘唾，能乎？」此南士與西河論古詩語。

七夕集兩水亭賦詠成篇

金風扇微飈，玉律回迅商。良朋遘嘉節，言讌君子堂。廣厦延樹色，敞牖生雲光。中厨敕佳餚，肆列圜以方。爟鵲間芍汁，捫馬逾蘭漿。雄談振林莽，能使煩氣涼。玆辰度靈匹，歷歲旋河梁。暗忻蛛網合，明見烏鵲翔。所愧守恒拙，偃蹇無文章。何期覿雙儀，惠我同七襄。生人重高會，慷慨啣清觴。但當保修期，終古以爲望。

入史館奉和監修先生赴召東同舘諸公原韻三首

隆古重籍氏，仰視樞東辰。宣尼起嗣之，寄志在獲麟。前代多政記，宛若眉列陳。國書過激厲，其事反以湮。大君秉遐照，丙穴觀細鱗。美劇嗣元宋，安問秦與新。一時競槖筆，群策堪扶輪。如何稽古疎，有靦稱史臣。愚賈閟寶玉，哲匠迷荊榛。所恃綸閣暇，數晷凡再巡。埽翳見白日，披巾對高旻。追隨蓬山顛，灑濯瀛海濱。空言啓石室，將以傳其人。終慚識未優，誰得資討論。前賢誦崧嶽，所重惟生申。況當天門高，下視羅八垠。

二

有明十七君，作聖述亦賢。順始復順終，遂歷三百年。八垓被鴻濛，重譯及毳旃。斯蹟既已陳，所幸留簡編。神聖炯前鑒，❶開館加窮研。勝代雖遠遥，相接猶几

❶「神聖」，四庫本作「得失」。

筵。其中升與降，疇則相糾虔。實賴司衮學，引作庸衆先。靈蚪展雲霧，蠖蝮方同緣。記盛時自速，努力咸仔肩。何必《新唐書》，修在慶曆前。

三

伊昔致治朝，時政早論紀。纂列無闕遺，一若左右史。降此多從諛，展轉互相委。虛實亦已淆，遑問非與是。況當革命時，舘載乃頓已。何期聖代興，三恪備中旨。加以春秋法，凡例共摩擬。司衡既禮絶，模楷責下士。宛如百車轍，相率遵一軌。儻云具三長，端在集衆美。惟恐同異生，筆削翻有俟。作文無發明，往與穢濫比。庶匄監正之，三寸竹毫子。

月蝕詩

季秋月丁未，望日日將暝。太陰在降婁，不輯于奎觀。維時酉初刻，里燭方進薦。奉常啓瑶壇，糞地以爲墠。堂槐挺當門，遮出白羽扇。睥睨仄慝間，驟爾丁物變。啄齧罹烏喙，涎蝕類蟲玩。頓令瞻視乖，側目不忍睊。先王有常箴，百執謹天變。宗伯統列卿，伏地作哀戀。靁鼓五十雙，轟擊儼鬬戰。奔走逮嗇夫，禮拜及下賤。須臾霒雲生，掩過十之半。明質頗銷鑠，魄色雜紺縓。餘光射輪出，迸裂過飛電。相視驚閃動，有似金在鍊。祇疑齕餳餅，中界等絃線。地形與日虛，兩兩不相劵。金牌汎銅盎，玉漏瀉銀箭。如何哉明時，入濁竟不見。光復翳漸除，災去神已

遍。君子省嚳尤，頫首矚河漢。

秋涼飲酒詩和馮夫子韻

涼風吹西堂，秋日亦灑灑。在墅有謝公，下坐及裴楷。絃誦代絲竹，童冠列慧騃。高懷浩然興，微語涣以解。作技任衆長，觀場笑予矮。譬彼黃金臺，駿骨亦可買。況當炎蒸餘，暑退氣稍憊。水潦收前池，林花覆高巘。中厨飭修餚，薑韮紛布擺。誰道鱸魚鮮，此鯉出徒駭。暗撫大食刀，雙環總精鍇。

洗燕泥詩 和宗元鼎作

紅英發新條，碧柳啣初稊。翩翩雙燕子，宛轉覓宿棲。雨中啄土梗，日出捎墻衣。一朝秋風來，東西相背飛。閒堂張委幔，層裀設重緹。巢虛易傾危，壘仄難扶持。常恐墮瑶席，落索成汙泥。因此感嘆生，攜盤滌爐枅。紅襟罕陳跡，翠羽亦虛儀。寄言韶華子，不潔安可遺。

遥題雪舫禪師山閣冊子用澄園馬居士韻

曩予陟三竺，一過西林僧。朝簾掛石闌，晝火圍紗燈。云有般若臺，眇向松間登。白雲一回首，相望空層層。十年羇京洛，蹴馬如凍蠅。史輯今共古，抄付掾與承。今來住明湖，雪舫嘗見稱。目爲青林馳，心與滄海澄。生世苦奔涉，何年斷糾纆。長嘯空巖間，谷遠聲自應。

湖舫陪臧内史喟亭飲次採蓴兼送其還京即席和内史原韻

晚春風物和，良日恣幽探。湖波浥還平，隄草綏且蓤。蠶老桑葚落，雨過鶯語酣。入寺問劉逸，放鶴尋蘇耽。山行幸追隨，所至供杖函。霧散雨未接，日漏光猶含。共言南湖濱，芹藻勝蔄庵。中有雉尾蓴，夏近採摘堪。鮮滑取下酒，可以資清譚。只憐季鷹老，我歸猶懷慙。拂衣丁暮歲，芸局本不勘。君方返承明，西掖當朝參。草詔入禁篞，人鑒藉指南。豈可蕩兩槳，流連向空潭。蓴羹未下豉，本性我所諳。秋風尚違時，嘗恐食不甘。去去典書命，文富原非貪。待君事功成，對酒看山嵐。

題青園廬墓圖有序

江閶孝廉圖其父青園公爲祖尚寶公廬墓，索予以詩。

孺慕不可已，居廬傍泉臺。自昔誰最稱，王裒蔡伯喈。今者青園公，哭父如嬰孩。負土既已就，築室倚樹檈。攀身見枝枯，滴泪成土灰。吾友孝廉嗣，爲圖誌餘哀。傍徨着草笠，手指寒林隈。云祖尚寶公，千載從此埋。丹青有時蝕，丘山有時隤。惟彼廬墓人，天地同昭回。

送史上海之任兼示舊明府暨伊兄婁縣

滬城傍東溟，本屬舊游地。良友將之官，抱此瓌瑋器。舊尹吾故人，爲治軼俗吏。

天子嘉其能，召取置殿陛。棲鸞豈無群，馴雉真足嗣。況君乘風雲，天路可坐致。黃浦環城闉，丹花被庭砌。難兄宰婁水，相隔衹埤堄。此邦羡堂堂，繼至有難弟。同時府中趨，千載生嘆異。攜琴向雲間，贈鞭送行騎。他時返承明，吾友見前事。

寄無錫吳明府

憶昔游延陵，常登夫椒山。慷慨懷令君，高雲相與還。就視獲良契，茂茂承歡顏。飲泉知其清，置身東峰間。把弄不忍去，宛若冰雪寒。迄今逾歲月，七見山花丹。相思寡言訊，欲奮無羽翰。竭來返梁苑，延甜從近關。夫君惠化洽，比蔀能相安。津亭共車乘，攏畝偕盤餐。初爲典使召，星軺起追扳。繼爲負土行，而且卧轍環。翟相制未復，寇公留多端。與民一家人，賢哉居是官。今茲四征起，羽檄紛河干。衹恐念方叔，徵輦來嘽嘽。我本羈旅客，中心戀所歡。臨風寄微言，三覆增長嘆。

秋夕詩和益都馮夫子韻

朝登青綺門，暮宿白楊巷。爲從南郡遊，搴帷總成絳。雲開逗秋陰，雨過揭晚虹。夫子鐘鏞姿，含響待莛撞。勿因宋人愚，而棄仲宣戇。碧梧嘶涼蟬，白露時以降。銀河亘長天，入地猶淙淙。

賦得秋菊有佳色 康熙甲辰重九雲起閣登高賦也。

分牌得鹽韻，先有律，衹複鹽字。

緒秋敞晴曦，百卉揚素纖。況有籬間

葩，芬藹宜幽瞻。零露日以下，玄霜日以嚴。佳氣發清姿，澹影何襜襜。東園啓遐檻，列種如抽蒹。持杯一相顧，遂使歡好兼。薌苾乍蒸鬱，歌嘯猶遷淹。良朋共遊遨，秀色時見添。緑衣障黄粉，碧椀盛紅鹽。我欲掇其英，把手徒摻摻。高天雁初度，日暮酒已醃。徘徊玩芳華，令我思陶潛。

康熙二十五年予請急歸里自京門赴益都特謁馮相公夫子恭呈八章每章六韻共九十六句

元宰昔秉政，降典手闢門。舉召遍四郊，牧豕來公孫。惟時試殿陛，誰與廸至尊。夫子搜隱逖，搆材及晃梱。以兹離詭質，濫被青黄文。晻映匏竹傍，顧眄長啣恩。

啣恩託鈞陶，砂礫就廣冶。戴崇亦何人，乃許食西序。只憐苦飢馳，出入貰羸馬。但得隨春風，摳袂自灑灑。有時開禊堂，集之萬柳下。纓緌追上辰，詠嘆振大雅。

大雅久不作，姬旦陳農篇。何悟復明辟，頓返南畝間。天子盛嘉賚，宸藻紛披宣。傾朝餞遥郭，作畫標近筵。迄今課桑牧，偃仰留鄉園。鄭公自謝政，避客已四年。

四年懷衮衣，時事喟日易。門士曁舊僚，半作夜臺客。伊予本蓬根，霜落見孤植。逝將請長假，還住賀監宅。何當感故年，擁髻失通德。謂曼殊也。從此塵網中，❶

❶「網」，原作「輞」，據四庫本改。

坐使鬢髮白。

白髮閱新序，言至萬柳堂。觸目憬物移，流涕攀條長。茂弘褉猶在，謝傅澤未忘。時禽改啁哳，清池變滄浪。驅車税北海，徒步詢鄭鄉。所嗟不同攜，豔歌亦何嘗。

何嘗識東家，遥望屈雙跗。雲門萬仞間，是我感恩處。登堂式琴罇，入里敬草樹。誰昔戀宮墻，相訂共樊素。曼殊初訂，同過益都。獨身瞻天星，咸嘆泣朝露。千秋展斯須，四顧謹翔步。

翔步肅函丈，詩書啓笭箵。周游遍廊廡，所至皆典型。元臣本樂志，天語昭上楹。上賜詩有「元臣樂志年」語，又賜「適志東山」四字印記，因以「適志」名堂，沈宫詹爲書額懸梁間。詩鐫儼韋谷，花曲勝杜陵。時從前村歸，不記漁樵名。夔龍在丘壑，日夕稱太平。

太平無窮期，景運方逮旦。東歸有康成，早已受易算。高天本寥廓，叩首日相見。人生非圈豚，安敢久留戀。祇懼負師訓，無以答宸眷。努力崇景光，終焉戒游宴。

寄贈陳山人七十

放舟過長洳，遥望梅花源。皚皚十餘里，有如銀濤翻。良友徐允哲，邀我遊其間。揮手不能從，至今勞心魂。山人穎川後，結屋繚土垣。讀書博墳索，懷寶藏璵璠。遺世謝人染，觀古究天根。有時負杖立，獨與趨鯉言。梅花正開時，栗鹿駕短轅。京華塗塵中，愛梅過芄蘭。迴想下沙浦，花開滿丘樊。君子畜祕術，青芝當朝飧。加以抱璞授，七十存真元。我欲窺至

道，卜築申江園。慷慨寄一扂，聊與志勿諼。

梅東渚築樓于草堂之北施侍讀題曰滿聽其群從淵公孝廉首倡二詩書卷命和遂依韻率成續原卷後

下直出中禁，懷人在東溪。豈無逢時交，願與静者期。如何鬱儀轡，日薄還相羇。環山如春臼，入路逶以迤。傳聞巖牖上，重屋方臨卑。虛似撓千空，泛若坐百陂。所喜朝日麗，有鶯啼修楣。樓成時有鶯啼于梁。以此屬清聽，能使神志怡。君子畜嘉告，同聲寄遥題。何當攜雙柑，倚此雲外梯。

二

披圖鮮周游，蠟屐用幾兩。惟此林間人，于焉萃清賞。逝將與晨夕，浩然學長往。詎無臨淵思，徒抱結網想。一旦玄暢成，噫氣激疎爽。崒嵂森似雲，長林坦如掌。遽令萬籟鳴，雜作衆山響。有時秋風生，南還重相訪。比之剡川賓，乘雪鼓兩槳。于斯理高吟，憑欄且俯仰。

書簡末寄徽之大敬二兄

鳳城新雨餘，涼氣襲衣帶。濊濊銅溝鳴，宛若水下瀨。何爲坐煩縟，宫漏日相待。新功令，每日赴午門坐班。故園松檜間，灌莽迷蔓葑。我有老同硯，名者徐與蔡。奇文

埽人荒，高矚出天外。投簪願追隨，欲去轉留礙。長跪作素書，飛鴻渺何在。

送李檢討予養還山

招弓下中山，茸屨朝上京。公車何崔嵬，所藉高世名。志氣本超卓，文藻亦縱橫。誰言紫閣翁，少小無宦情。至尊重良會，召見開延英。食以朱貝柈，沃以碧筩羹。給札令呈藝，轢落無弱營。因之授册府，入署承明庭。夏雲方南馳，夜火將西傾。一旦上省養，孝感動聖明。啣軾謝京邑，衣錦投鄉程。祖帳各擎攬，反若千里行。人生有初服，亦欲奠所貞。何爲坐拘牽，閟志徒怦怦。

二

圜鑿不受枘，樛枝豈爲輻。況有終南行，白華蔓空谷。曾參着兒冠，虞氏就養屋。渴借桑門瓜，甘懷洞庭橘。昔有捧檄生，色喜逮親育。今我亦何爲，但指風與木。蓬池畜嘉魚，得爲親釜熟。迎養曷不可，遽爾返邦族。白衣雖改繡，披之當萊服。碧山張學士，當此悔解幞。天涼賣漿稀，官邸日不足。臨朝思貽鞭，無馬堪競逐。但詠《南陔》詩，雙泪下簌簌。

三

太華有佳氣，乃在龍門山。千載啓石室，一若通武關。盤岡與繡嶺，隱者藏其

間。況復踵靈異，於此産馬班。當今居史宬，疇職筆與删。翳衆多匠手，而予猶汗顔。維彼粲門子，高踞蘭臺端。慷慨忽棄置，躑躅誰躋攀。柱下去一宿，撰事留五難。有論責韓愈，無書報任安。新秋坐林薄，仰看飛雲還。揔通紫微遠，户傍太乙寒。日月過櫚隙，晨夕躬庭餐。視此三寸擾，何如一日閒。予有湖上業，灩瀲通周官。思以割一曲，未敢徼聖懽。横門出祖道，藉藉皆來觀。偭彼前史賢，相顧增長嘆。

爲聶晉人題學釣圖

呂望不賣漿，公子乃垂釣。當其投竿時，相顧尚年少。清姿比晴漪，緑髮等秀蔞。違時起長吟，所念在遠道。印首解博衣，洗足脱行幐。平沙浩茫茫，斥略當晚照。荅線牽素漚，楊葉蔽枯潦。豈無臨淵思，魚美不可罩。因之戀清流，揭手把長篠。十年行天涯，汙漫靡所造。乃猶乘下澤，拔輪出泥淖。我從長安還，將以隨荷蓧。每念素心人，把臂接林隩。逢君明湖來，貰酒勸一釂。披圖見疇昔，展卷助吟眺。所嘆俯仰間，非復舊時貌。花開應重紅，綸絶可再絖。逝將溯滄浪，慷慨發高嘯。

爲家會侯題戴笠垂竿圖

迢迢新安江，上有龍門山。君子居其中，名滿四海間。披懷似錦繡，落筆成波瀾。結組騁遐軌，矯矯不可攀。夙昔有男子，把釣垂琅玕。羊裘澤雲碧，龍卧山花

殷。千載仰高躅，何處堪投竿。崇臺出天際，歷落星辰寒。披圖倘能追，日暮相往還。

黃鵠篇 出郭有訪留贈

黃鵠志千里，遥矚青雲端。相隔纔咫尺，曠若溟海間。君子秉高躅，守身如璵璠。奉簡作良牧，所念在民艱。煌煌敷奏時，久已策治安。康衢一以邁，皤然卻塵寰。香山鑿八節，將與劉白還。赫曦照林薄，徂夏增鬱煩。清霜戒前塗，倏及朔氣寒。城西有精舍，去作逍遥觀。慷慨不得見，令我凋朱顏。達人貴變化，金門借泥蟠。況當被宣力，藉此憂與懽。溯洄幸相從，俯仰同觀瀾。長風自西來，肅肅生羽翰。

九日陪馮夫子登善果寺毘盧閣和韻示同游諸公

秋陰敞金陴，朝日離羽嶠。神都融清光，佳節乃游眺。司衮請澣歸，後乘載同調。師門舊簪裾，命駕絶呼召。旨酒敕麴封，肥炙鵝與爆。貽糕作炊彫，賜橘代鍘芼。但惜金臺傾，望古不堪吊。此地有寶坊，高閣宜晚照。憑欄試一觀，縱目攬衆妙。浮屠鬱崔嵬，金碧麗象教。層垣翳松柏，隣圃通竹篠。西山飛蒼烟，空翠相映曜。況復鈴塔間，烏雀暮來噪。故園有黃花，被之幹山隩。採摘無由通，虛憶在遠道。詎意侍芳躅，丹梯迴能到。豈無參軍狂，不用拾烏帽。蓮堂静坐時，宛若陟高峭。何當據層霄，慷慨發長嘯。

康熙十七年七月廿八日京師地震大厭朝廷下詔修省群工怵惕予以謹戒之餘竊讀政府作續紀一首和益都夫子韻

維歲在己未，彝則月將晦。京師忽地震，廬舍多損壞。有聲自西來，轟作萬鼓擂。城壁樓櫓間，擣厭若碓磑。是時塵坌涌，白日飛霿霴。搖動及通潞，遠過涿鹿界。如是三十日，岌岌餘硌礙。不啻宋渭州，四震瓦亭寨。天子起修省，下詔布罪悔。群工亦憂虞，敷奏各創忩。伊予本韋布，初進即求退。況復職筆札，所愧無補乂。既鮮京易學，誰擅子政解。填陰與沴土，相習總昧昧。但道何物神，得撼此大塊。憶昔本始年，漢世當盛會。震厭毀皇廟，河上警至再。詔令內郡國，舉若杜欽輩。直言能極諫，因與陳利害。方今復制科，茂才鬱繁會。太廷倘策災，何以置明對。遒人振木鐸，惟在謹天戒。撫此修輔文，永夜不能寐。

題靈鷲逢僧圖

白門烏帽生，丹花駐雙頰。尋真向靈峰，迤邐看秋葉。奚奴負錦囊，左臂挂木篋。海鶴梳顥毛，神駿理壯鬣。老僧坐洞中，自顧能見睫。仰天驗碧甃，俯地露灰刼。山童報客至，徐起支步屧。覿面若素心，忻然笑相接。問客從何來，飛飛指黃蝶。

送張邇可還里用韓退之送陸暢南歸韻

夫子擅駿業，卓犖饒人聞。披襟對天

安，氣辟仗下軍。論達得种暠，詞雄比崔群。階前雁羔集，户外車轂紛。共言天子貴，無書禪云云。誰爲翰林者，當此硯欲焚。乃者西都賓，長懷北山文。長夏厭暑雨，高天矚流雲。京門老同學，把袂不忍分。感深語方轄，義激酒易醺。衰年戀鄉邑，刺促如蠅蚊。何當隨周磬，流涕還汝墳。

方貞靖祠堂雙白松卷子題後

昔有軒轅松，皜質如傅粉。雨實裹霜霤，數榦合一本。其下穴甘液，有若禾在囷。以兹賚嘉名，謂爲藐姑坋。磅礴與柜格，當此俱自損。何期數千年，貞靖發孤憤。峩峩尚書郎，秉直如郅惲。殺賊志不詘，絶食遂甘殞。首陽與華池，兩兩接車軫。居人表忠節，祠廟日惟謹。階隙樹佳草，所以護欄楯。何者作蔭樾，蓬蔱蔽前阪。惟時太史園，五粒方兆朕。移將未拱把，纖若織籬槿。俯仰甫數載，枳句漸囷蠢。迄今閲二紀，鬱作雲蓋偃。風雨自崔錯，鱗介亦蜿蝘。青鸞并黄鵠，一一互相引。瀏蒞卉歙間，號嗅儼叩牝。斯非徂徠山，亦異石門畛。蓮城種俱遥，衡嶽望斯盡。幾見灌河植，誰則荷土畚。得毋有神物，呵之使安穩。前賢布徽烈，所賴繼衮衮。睢鳩得遺式，百度見繩準。圖畫及詠歌，務在令不泯。況當蒼虬枝，白者等芝菌。何易雙雙列，褭葉類茂苑。貞心不可回，勁節不可挽。藉此霜庭柯，可以告久遠。

許使君詩

不唱鳳來曲，不歌虎渡詞。鳳來會有因，虎渡將安之。我有許使君，皎皎神明姿。生乘景昌運，出應忠良期。生民賴保障，庶服膺藩維。分節守外閫，巡軍付中司。初控五馬行，既展雙旌馳。心明比冰鑑，道直如朱絲。化物凜三異，介德凜四知。褰帷問疾苦，振槖哀惸嫠。遠近各有望，上下兩不疑。方其守越州，適遘張王師。調士減虎竹，行陣祛魚麗。順者既懷德，頑者亦畏威。一朝秉憲鉞，盜賊不敢窺。隣郡假敉剔，此邦藉安危。惟余本鰥生，溉澤叨恩私。僵魂起榮拂，枯骨生華滋。俚歌雜謡諺，未得展素思。但望峴山顛，泪下如綆縻。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春遲稿

五言格詩二

別伯兄五首

孤鳥辭宿柯，離獸馳舊林。驚心見曲木，走險不擇陰。判茲同生子，惻愴誰爲心。如何彼蒼天，使我遘難深。

遘難未云極，三載慰遐慕。如何復離分，悠悠即長路。遊子多苦心，況復值秋暮。絺衣薄寒飈，葛屨踐涼露。揮手自茲訣，一步三反顧。

反顧不可行，回身復牽衣。慈殯未旋壙，嚴車復停幃。門户值中落，各鮮庭樹枝。連岡隔秋照，影亡形亦疑。暫竚覿形影，及此將頹曦。

頹曦將右匿，流影眷左疆。孤雁雖西飛，其音在東湘。君子重去土，豈不懷舊鄉。形隔不得旋，魂魄思茫茫。生當從兄游，周我門東塲。死願爲飛鳩，鳴此道上桑。

桑梓在道上，猶然起繾綣。析柯解連枝，豈不極哀戀。念兄富文府，弟亦擅華絢。三珠秀稽林，雙龍起江甸。兄既辭司秋，仁人不爲讞。兄已除理刑推官，棄去。弟復遭百罹，中年起更變。天高殫難呼，道遠死誰見。疊浪阻潮汐，重山蔽鄉縣。茹蘗苦自聆，詎敢告親串。兄年已傷哀，無爲久勞眷。努力紹前期，揮手泪如霰。

王貞女詩 有序

康熙中，吳江王自瑤許字同里蘇生，未歸，生死。自瑤年十八，截髮守節。既而姑亦死，服除，請歸之蘇。母曰：「豈有以無夫而歸妻者耶？」自瑤曰：「死者吾夫也。夫死而代夫事翁，則夫猶未死也。不然，吾夫在地下，請歸之地下已耳，有何難焉！」父母知志不可奪，遂聽之。丁巳三月二十七日，蘇迎婦如禮。自瑤乃加髻與父母別，蘇遣小姑迎于門，自瑤乞撤綵止樂，始入。是日雨雪，遠近來觀者皆泣下。既升堂後，拜夫影哭畢，其翁感其義，令不即以婦禮見，先垂涕西向拜四，自瑤亦垂涕北向答拜四，然後成禮。時自瑤年二十有二，吳中人多爲文嘉之。予過海上，顧子茂倫屬以詩，乃彷樂府辭應之云爾。

黃鳥交交鳴，集彼東南枝。私顧無匹雙，誰爲好容儀。有女秉貞素，家在吳江限。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弄文翰，十六誦詩書。十七備箱簾，紅羅刺繡裳。頭上芙蓉髻，耳後明月璫。足下雙珠履，行步爛生光。將作合歡襦，上畫鴛與鴦。明月有時翳，芙蓉有時委。合歡終無期，鴛鴦空復爾。阿女前致辭，兒已得所親。非謂得所親，黃泉願相存。擣盂卻苦蓼，從舊不從新。冶金作華蓋，到底無翩翻。駕我青牛車，綰我綠玉繩。逝將爲彼媍，入門事尊章。惟時母聞之，相顧起徬徨。本謂相君子，百年永無疆。何悟凜霜下，拆此蘭蕙姿。鴛鴦未成匹，何敢言雄雌。芙蓉生兩岸，那有並蒂時。人生若朝

露，柯換葉復滋。況今隔年歲，四載尚不足。三載頗有餘，舊火既已改。新穀屢見抌，❶其家且無姑。老翁獨閒居，阿女含泪答。所以不即歸，吉凶不同行。今既凶服除，自可遠父兄。少小通文史，兼復誦詩書。詩書雖無此，文史聊以爲。爲夫入子舍，謂復理所宜。寧有升笄女，終老于中閨。不然將從誰，從夫下泉臺。母知女志決，爲女理容粧。便可擇良日，車駕來相迎。車前百枝燈，車後龍子旛。小姑到門迎，新婦入華軒。着我新嫁衣，事事相週全。頭上何所有，鬒髻雙梁釵。足下何所有，織履躡素絲。腰間何所有，袙複結兩頭。車左駕青鸞，車右從文魚。本謂坐華軒，雙雙共翱翔。何意牽紅絲，獨身充後房。到門撤鼓樂，行步將升堂。是日暮春天，百花園中開。浮雲障白日，寒風爲之吹。須臾霜雪下，牛馬皆凍斷。觀者皆有嘆，行者亦以哀。桃花冒霜雪，何得施臙脂。阿翁拜前庭，新婦拜前帷。中堂兩交拜，各自成禮儀。雖則成禮儀，浪浪泪雙垂。自古通婚姻，未有如此詞。此詞有時盡，此事無終衰。將詞記此事，當令後世知。

此樂府題也。西河凡樂府題，如《紫騮馬》、《關山月》、《摩多樓子》、《排遍》、《燕歌行》、《雨雪曲》類，俱雜入五七字古今體中，故即載于此。相傳是詩至吳中，吳中人競傳曰：「松陵有二異：自瑶一異，自瑶得是詩一異。」後禾中曹侍郎見其詩于施侍讀寓，嘆曰：「固知西河古人，然不謂其早至此。」咨嗟累日。此即施侍讀稿中所藏本。

贈武孫

姜生擅奇器，少小稱文豪。十憇柳樹

❶「抌」，四庫本作「抗」。

下，無汁染子袍。擔簦逐主父，浪跡爲名高。出入長安中，造請滿市朝。有時快落筆，掣電驚兒曹。萬言中時要，遠鑒比灼龜。純鈞具新割，安用矜鉛刀。黃鐘雖未鳴，猶足震鼓鞞。生平主文坫，高會東南交。冠蓋遍五都，謂此非久要。獨予遣京邸，仍眎漆與膠。甫嘆伏蠖久，數歲淹土坳。豈期神蟉升，一旦騰雲霄。君家本世閥，七葉盡珥貂。趨庭與群從，早已先鳴鑣。一第豈足重，斯意原囂囂。但念丈夫志，卓犖貴自超。何爲坐窮困，愁嘆生無聊。不見燕冀馬，千金在名標。不見北溟魚，爲鵬以逍遥。

寄李制府生日作

使相授節鉞，開幕東南疆。征繕行表貉，杖策入戎行。潢池會兵變，甌越多叛亡。賊旆下姑蔑，獲索近括倉。丈人師貞吉，鞠旅必有方。召虎鎮淮服，杜預恢當陽。嬰城并搏戰，威喩如秋霜。保障此半壁，一若金與湯。惟時就壇拜，絶席同親王。翳仁克佐賢，擣虛而戛亢。梟雄既懾伏，虎衛争騰驤。碨礧漸底平，鬖髮已皓蒼。迄今刷介馬，柙刃三衢旁。軍書尚倥傯，門欜猶恐皇。君子被儒服，所貴平披猖。畏威并懷德，不在稱有光。伊予本編庶，竄處負痛創。蒼頭久奸旗，白騎尤抗粱。非公翦驕悍，誰與戢斧斨。況當炎崑時，玉石不得妨。撫卹儼慈母，衽席周匡牀。方碑一以涕，奚啻在峴岡。予職忝史氏，將以書旗常。天子方倚賴，仍使鎮上航。當其始受脤，膂力真方剛。今來遘花甲，歲月亦已長。薊門隔千里，所寄惟清

觴。微言當民謠，聊以誌不忘。

聞王生新除行人有寄

春花發青瑣，天閣動遥翠。之子甫拜除，暫陟介人位。古賢重行己，不辱乃其次。少小充朝集，何止學專對。所以頒玉節，貴在伸國契。誰謂乘軺車，僅載爵里刺。況君有世德，立朝建風義。藉此嗣駿烈，且以繼其志。寧效江南使，拔草進烏昧。毋若潘孟陽，慷慨但遊寺。

奉餞趙中丞之任杭州

神魚游溟涬，不與鬐鬣群。黄鵠翔九霄，燕雀徒紛紛。伊昔秉人鑑，九格定世勳。奉使掌鏁院，曾詠江東雲。嗣此赴中召，出入建禮門。聯轡共丹陛，酌醴同清罇。一朝著風采，慷慨承宸懽。令作九州長，六纛開崇藩。内承弓矢命，外秉鈇鉞權。歲星占所麗，金牙駐臨安。吴越介天險，鳳舞龍亦蟠。昔爲臺舘交，今作編户頑。單車出都亭，尚覺霜風寒。

王學士出撫兩浙旋以閩越新定開府其地予遇于福州行舘極蒙贈饗賦此抒意

憶昔直史舘，下馬東華東。夫子秉裁鑒，視草牕日紅。一朝膺寵命，出使爲儀同。胥濤驅萬隊，轉見幕府雄。方州領節鉞，草木皆生風。百官避衢路，四譯藏甲弓。伊予有蔀屋，編在封田中。高天無私覆，但覺雨露濃。被廣絶邇遜，倚甚同穹窿。如何驟移軍，重令甌粤通。金湯藉開

基，銅柱將銘功。浙人獨何辜，奪此履戴崇。今來展私覿，澤國瞻軍容。聆茲鉦鼓肅，饗我酒醴豐。仙山本嵯峨，鼇海何渫泫。感深莫能酧，慷慨長拊躬。

題括倉劉在園使君記年圖

景星曜天衢，有目争快睹。況當泰華峰，矯矯出雲霧。夫君本顥質，少小名四布。對策軼董相，稽古邁桓傅。幽棲弄文翰，好作遐覽賦。因此守櫸山，名與李繁伍。今來明湖濱，籌大實借箸。翻以願受廛，藉是展遐慕。青天覿修容，碧崦藉高步。黼黻猶在躬，光彩灼眉宇。蓬池曠莽間，水草恣洄沍。中有鯢子鱗，相視等螘嶇。曩者千頃陂，汪汪羡叔度。展卷一以思，伊人渺難溯。

送劉考功請假歸淮安兼示令兄内史

劉郎擅東曹，吏事稱第一。比士閫海歸，浮譽斥柳七。一朝請沐去，將理淮海綷。舉朝競貽鞭，過市罷彈瑟。此去戀鄉井，兼及好風日。首曹設長名，終以待執秩。夙昔曾浮淮，登堂覿作述。朝讌施酒漿，晚食授饠饆。于今二十年，同朝頗狎暱。難兄甫待詔，行選蓬島室。春明俟君來，壎篪共均律。祇恐秋風高，予早趁歸鴻。六翮翔上林，中途莫相失。

恭餞馮相國夫子還山

神蚪廻大澤，威鳳翔雲間。君子秉耆德，淑世饒令顏。植躬表黃閣，正色垂朱

肇。道足慰三紀，勇以定百連。中司據台鼎，遐海銷神姦。啓心占帝沃，握髪爲士前。譬彼天地闢，萬物咸陶甄。已舒禹皐烈，始引黄綺年。治定當明農，功成乃歸田。且從養天節，豈爲避世賢。

二

經德凛端右，致身在虞唐。言可當人監，行久作士坊。瑞氣炳六符，道精涵三光。私語祕温室，公績留太常。維彼宣聖言，善用不廢藏。召奭别姬旦，伊尹辭成湯。都人恐公歸，旦夕瞻繡裳。啣詔汎太液，載酒遊林光。橋虚接瑶版，洞曲流羽觴。須臾灑宸翰，雲漢回天章。使官衛前途，乘傳還故鄉。借問西苑游，何如東門張。

三

夫子本聖相，晚歲懷巖阿。曠度有如雪，碧髪尚未皤。三山集土壤，九罭資網羅。代己繼疏仡，治豈沿共和。有時坐一室，兩膝容不多。顧景念踧踖，初志憂蹉跎。奠邦儼磐石，涉世同流波。城東種萬柳，長條拂岐峗。閒來集群賢，于以永嘯歌。逝將邁東山，蠟屐投林柯。高蹤固難攀，當奈蒼生何。

四

在昔裴中立，乘輿歸午橋。何如二傅去，餞之在東郊。處宦若家室，投閒亦京朝。所以鴻飛冥，千古羡羽毛。上宰展一

德，弘儀冠諸僚。幡然懷鄉邦，遽爾振沉寥。日者布文命，聖心擢賢豪。既資殿廷舉，兼藉郡國招。夫子較詞業，燭照如龜燒。以此文價起，卒與睿鑒昭。今茲且縶維，駕言食場苗。牽裳攬紳帶，卧轍填沙坳。會應棄碧組，同返青山椒。踟躕卻立間，一望空雲霄。

永寧程母康太君死賊其子乞興安兵復仇興安帥嘉其義且善相術謂他日當代己領此衆後果然康熙甲子同館翁太史作詩誦之屬予和歌

澠池有烈母，忼慨罵賊死。其子行報讎，殄賊雪其耻。當時感孝行，奮迅礪稺齒。豈期哭秦庭，頓遇姑布子。形在旄仗間，早已識前此。一旦列頗牧，正值彼故壘。曩時趙苞孝，以母膏賦矢。何如全令名，揚顯自此始。從來表至行，彪炳賴藏史。爲讀清風吟，三嘆不能已。

題宋母方夫人傳後 宋母封股行孝，其子姓兄弟觀感繼起者凡五人。

宜家不私己，大孝乃致身。況當一體分，骨肉同甘辛。賢母秉亮節，事姑如事親。封股嘗縷切，和糜進殷勤。中間瘵君子，委篤良自振。以此感至理，數世咸相因。子身可事父，弟身可事昆。往嘆聖教衰，民散在彝倫。痌瘝不相及，邈若燕與秦。敢言勿傷毀，手足當見珍。悠悠保軀子，誰謂非完真。

録別詩

綠蘋被叢薄，紅蘭覆江皐。掛席浮海濱，言渡枉渚潮。君子秉遐契，相顧稱神交。一見贈縞紵，再逢貽錯刀。芳辰羅廣宴，永夕傳佳餚。旨酒滌中脘，爰以散鬱陶。春鳩度麥葉，暑鶡鳴桑條。危檣駕五兩，風便速去橈。離歌未終曲，別思如波濤。嘉德許攬佩，隆情鮮紛囂。良覿安可幾，所恃在久要。

寄贈宋使君犖通薊行署

平明出東華，秋色亦何有。日照宣曲花，風吹掖門柳。使君擁朱旗，日飲潞亭酒。寒螗吟高槐，詩興倍抖擻。伊昔對建禮，螭陛羨趨走。相隔僅郊闉，宛若間丘阜。天涼懷家山，歲宴憶良友。何當道元州，因君贈瓊玖。

留別朱在鎬司李作

仲尼適泉源，嘗主蘧伯玉。我今遊海濱，望門向公叔。衣車稅前除，將就廡下宿。主人出未歸，四顧且踟躕。其家一何賢，開軒啓醽醁。繁花發園桃，鮮筍薦墻竹。日景方紆徐，風氣漸烜燠。幸逢主人還，握手道悃愊。如何復出門，方駕不脫輻。予住三月餘，三見征且逐。一如予汗游，虛覓升斗粟。我聞司馬公，往就鹿門曲。主客恒不分，相向以爲樂。何悟千載後，重得覿斯躅。從來沛國胤，歷禪富賢淑。況君早蜚聲，文譽振邦族。曾授司刑

官，所讞無枉獄。暨乎拂衣還，晚食幾斷肉。春草長及階，夏雲覆如屋。游子思東歸，慷慨夜擊筑。一念賢主人，雙泪下撲簌。

奉答張檢討鴻烈南還留別原韻

憶昔游東湖，同賦明河篇。酒酣一揮手，翕忽三十年。碧流徙滄海，白髮凋朱顏。何期會公車，對策隨廣川。抽毫共深禁，作史分長筵。把臂愬疇昔，聯轡課後先。誰令叱猘犬，私愧同寒蟬。多君秉謇諤，慷慨陳殿前。但謀救里胥，豈爲裕國泉。聖明早垂鑒，既已行其言。賈生去長沙，終在痛哭間。❶我本乞葬親，請假還流漣。君行及春晴，先買通潞船。聞君有別業，遠與東朐連。其山名鬱洲，溟海相迴環。中有良田疇，仙驥曾耕烟。移家暫棲止，任使歲月遷。江東無官湖，何處溯潺湲。他年倘相思，一望雲海邊。

丁給事典試兩浙枉訊奉答時予猶子見舉門下

維昔歲貞始，文昌曜南離。丈人效鴟觀，四海以爲期。高舉翔寓内，乘風到江涯。藩車下蓬蓽，熊旆臨蒿萊。爾時恨陶室，未足安范逵。設醬苦蚍薄，莝薦知馬飢。一朝升掖垣，相隔猶雲泥。引身跨鳳翮，叩額當龍墀。上殿展十論，直聲著邊陲。會承華文開，有詔典浙闈。青簾散日

❶「賈生去長沙，終在痛哭間」，四庫本作「旋作歸田計，解組還舊山」。

映，紅燭迎風吹。至公誰秉筆，恍見珠斗垂。嘉祐斥蕭穆，元和遘昌黎。不謂猶子愚，亦得擐草衣。仰瞻泰岱高，四顧乏羽儀。潢污隔滄流，何以慰中私。豈期度寥廓，握手相追隨。天地有餘量，日月無常規。但言駕逍遥，鷽鳥安足知。

九頌篇奉贈梁大司農夫子并祝初度二十一韻

結髮學儒術，負笈爲遠征。父事言子游，兄遇延陵生。文章頗濩落，意氣猶縱横。但恨日垂暮，所志百不成。捧檄入京邑，仰望天階行。牽車類趙壹，懷刺同禰衡。誰信九州大，及見三光清。老成佇朝右，明穆秉國經。峻節凛聞式，微言驗章程。容物善下士，久作來者型。蒼巖高萬仞，中有黄金庭。俯視恒華間，宛若丘與陵。名世不數出，斯代誰賢英。敢與東丘違，而令北海輕。矧予依孔墻，晚歲斟堯羹。每當皇覽日，願致歌誦情。祇慚肆風雅，三百有正聲。何爲雜衆竅，百變煩嘎嚶。尹吉自清穆，史克終和平。即此九頌末，孰與六義争。不觀蕉林詩，千載垂芳名。司農所著詩名「蕉林詩集」。

奉和益都夫子讀孫司馬韻書原韻

折竹作鳥書，所藉在都講。不虞聲未諧，齊陸導魯港。古有司馬韻，皎如月在蚌。豈必窮毫毛，祇貴挈領項。何爲守一鬨，紛紛坐投鉐。

金副憲遷少司馬舉子有贈

煌煌帝庭宿，歷歷轉玉繩。天樞近三能，欝爲萬物精。之子冠柱後，獨坐秉憲衡。殿中中執法，封事多能名。天下望風采，内外皆肅清。至尊獎遺直，特進掌七兵。峩峩少常伯，奄作西曹卿。八事既條奏，九命方出膺。制軍及佽飛，詰禁于以并。爾時正垂弧，竇樹生中庭。已協夢熊卜，況聽遷鳥嚶。大德嘉邁種，所志傳一經。華纓接芳彰，永爲斯世馨。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春莊稿

五言格詩三

有感爲雲錦詩并序

曩者傅長虞謂「素絲有杼，寒女難工」，郭泰機以寒女衣絲，未經秉杼，兩皆失言。夫機絲經緯，寒女之能事；玄黄黼黻，貴工之授裁。寧有素絲皎皎，當户無機，秉杼未工，衣裳燦燦？惟夫秦川好女，日對流黄；河畔諸姑，時支彩石。亦既焕文章于黼裳，啓經綸于筐軸，而七襄不尚于敝綈，六繪不加于敗枲。雖王肅有妻，蠶絲可續；而石崇之婢，澁布難縫。越葛徒勞，不施蓬首；魏尺雖美，未量寒體。是以每睹記夫當機，輒有傷于雲錦。

煌煌雲錦段，本自貧女織。貧女不爲衣，札札空費力。文采焕經緯，裁割被珪璧。豈知機上人，抱杼每唧唧。丹絲與素絲，各自理容飾。織錦得被素，誰爲理刀尺。蒼天絢雲霞，當牕散餘色。流炤貧女衣，一顧三嘆息。

江橘何纍纍

江橘何纍纍，葉妍實亦嘉。遥林布冬榮，葳蕤遍江涯。南金冶成色，東珠綴爲葩。青時已結緑，丹者還流砂。宛如層陰中，參差點輕霞。我食南中橘，數載曾無

家。自慚徒作頌，不能復懷沙。區區飛蓬姿，何由問修麻。逝將抱長耒，種橘藏金華。便與王郎遊，勿羡子母瓜。

重經上江過小孤山望高良作

晨颸解流潮，朝暾圻遐沚。中流辨孤嶼，相越尚百里。流峭去榜逆，飄迫來洲駛。忽泊斗巖下，遂至洪澤裏。三江憺前期，九派殊昔理。矚異物不延，時遷景爲徙。滌水掬流清，搴花摘葉委。羈孤汎無常，流浪詎有已。寧當越前峰，去逐高良子。

寄祝淮陰蔡母徐太孺人初度

淮陰有賢母，教子如子輿。朝探玉笥訓，暮讀金檢書。結交滿人間，曲巷多停車。況當草元成，家有問字廬。我嘗客淮陰，拜母戀階除。雙髩映霜雪，兩頰開芙蕖。俯首聆教言，一似訓子愚。今逢設帨辰，遠隔天一隅。殷勤寄霞觴，彷彿同追趨。丹山九苞鳳，噦噦能將雛。坐待羽翮豐，文彩横五都。

送姜京兆之任奉天

朔風吹長旟，旦日耀嚴裝。君子奉明詔，叱馭遼水陽。嘉績著圻甸，賢聲比張王。念兹根本地，曾見蛟龍翔。因假兩省貴，爰展三輔光。高江蔽鴨緑，大府開熊黄。隆冬播弘澤，能令草不僵。私惜離子舍，何以慰高堂。忽當廸新恩，子弟皆騰驤。時其弟與孫皆舉于鄉。獨予託末契，願服前車箱。一攬山海勝，再觀邊塞長。第恐冒

霧露，以此留傍徨。郵亭張飲餞，予亦持清觴。臨岐無所贈，聊獻胏與腸。賓雁倚南日，翩鳳鳴東岡。相期策榮名，還視湖海傍。

總憲徐公以掌院兼史舘監修奉贈一十四韻

古稱中執法，但畏上殿爭。自公入南司，郡國皆澄清。率屬謹鎖鑰，以實不以名。峩峩總六察，見事真風生。從來陳正志，能感聖主情。何況彈新參，動使群寮驚。朝陽有翔鳳，忼慨時一鳴。君子秉至德，緘嘿豈所營。特念蘭臺官，舊本通承明。以故東觀書，仍得藉鑑衡。太微當嚮曜，所麗惟四星。秋高肅禁令，不止象火熒。主憲得正士，視履歸章程。誰言唐子方，僅在著直聲。

奉贈許使君夫子兵巡閩中

往者吾夫子，秉鉞開秦稽。正值朱買臣，闢地東甌時。戈船出漢浦，下瀨通金𡼏。萑苻並竊發，守者誰與治。夫子擐甲冑，白晝曾登陴。群盜跪投戟，涕泗垂頰頤。今玆簡節度，方重東南陲。誰敢輕綏要，而撤蕃與維。乃以烏坂北，六羽標幢旂。仍屬會稽郡，同在天一涯。自昔惠愛及，願借相因依。何幸歲星被，照曜無兩岐。小子儌鶚薦，比之漢孔禰。況望南鐔州，劍氣長追隨。分班侍九陛，親見賜襲衣。第恨出國門，未得持鞭箠。此行藉保障，端賴張以弛。莫謂海波平，前路猶瘡痍。

錄別詩 上海縣作

修景返北陸，日馭揚赫曦。游子思故鄉，嘆息將東歸。伊昔來滬瀆，春花滿前墀。主人出美酒，式飲歌庶幾。出入並車轂，言笑同嚘咿。呦鹿饗苹草，得食還相遺。朱明變新候，丹蕊舒故枝。縶駒有時解，結心何能移。況君久仕宦，閱世經嶮巇。慷慨已投分，從容且隨時。古人輕三過，言救溺與飢。顧予亦何爲，茫茫向天涯。越人盟車笠，旦旦申素詞。今茲念崇情，信誓安可違。薰風吹廣術，中道惜解攜。願言愛景光，千載以爲期。

康熙二十九年越郡大水蒙郡使君李公盡力疏救稍得安堵贈之以詩

於越本澤國，春夏水澒洞。洪流擬懷山，瀀氣且呦棟。先是坎未發，大禹早見夢。謂有洚水至，晨起決坊壅。三江廿四閘，一闢二十洞。使君先數日夢神禹告大水至，因預啓三江閘以待之。浹日風濤生，蛟龍偃衢街。公乃披髮救，仰天大號慟。云此實予辜，豈應罹民恫。疏堰斷魚笱，掘地展龍峒。所幸急胼胝，猶得釐播種。苗山有神經，大者載禹貢。使君肯隨刊，千秋仰鴻絧。

北征

秋風生前塗，白雲興山阿。車徒既況

瘁，我行勞如何。夙昔戒于役，行行遍江河。東觀越甌蠻，西顧接岷嶓。煌煌舊京洛，裹足不敢過。何期奉明詔，良馬紕素紽。縣吏趨里門，徵車敢蹉跎。朝發長淮流，暮宿清濟渦。廣畎化黃熊，野寺名青駝。常恐冒霜露，無以答諴和。所期遘明良，尚與賡載歌。

奉召赴都經泰嶽遥望有作

朝日氾暘谷，孤光動天門。鴻濛啓青蒼，仰見喬嶽尊。鬱若顥氣接，下與浮雲騫。群峰爭嵯峨，拱列同星垣。我欲凌絶巘，俯視周大寰。奮迅鮮羽翼，屼嵂難攀援。從來聖神出，升陟柴以燔。五玉覲國后，三觀窺河源。今適遘王會，將策明堂文。下詔召博士，因之及公孫。自笑圭蓽士，敢爲封禪言。神功發眺聽，博議開渾元。但當入林丘，揮手長松間。

二

夙昔愛天孫，層霄踊雙足。俯仰志不遂，高臥滄海曲。結念周八荒，扶輿久脱輻。垂老始被徵，一憇粱父麓。崇崮倚重雲，白日繫匡谷。欲吸沆瀣漿，顑頷慚滿腹。我有雞斯乘，躡嶠如駕陸。入林招洪崖，望海誚徐福。折取東峰枝，間與夸父逐。歷嶮理自明，升遠象以矚。何爲昤修塗，展轉愧寥廓。

贈駱崇仁四首

馮生令丘陲，安仁宰河濱。灕沮非横

流，聊以涵永鱗。君子挺珪璧，既授文府珍。發跡方西游，改服亦南隣。廣路縱攬轡，遵邁以上春。

上春子行邁，徂暑予出宿。孤羇遘瑣尾，竄身渡淮服。嘗恐秋節厲，揚飈及蕭燭。回躬就南離，遐憇臨汝曲。

臨汝渺遐憇，將訪彈琴闈。春草碧如沚，愁心復懷歸。重來訊芳躅，修組揚清暉。譬彼秋晨日，新炤光襲衣。豈無周周羽，中道慰予飢。寧隨鴛鸞翔，不與燕雀飛。

飛飛隨鴛鸞，燕雀難爲群。與子辭同林，三載垂離分。子爲守官亟，予爲履險殷。崇庳兩相接，益以慚譽聞。寒商振長薄，迴飈蕩高雲。庶幾惠秋蘭，聊與揚令芬。

太末見山花發春而林無宿葉

秋栟未解葉，春櫻已舒蕚。不疑碧樹中，遽見山楧落。南中饒榮陽，百物鮮疎索。何爲逐流飈，吹吹怨寒籜。

別蔡大敬五首

朱陽當末垂，遘患避人侶。慘慘中夜別，惻惻不得語。高柯静吟飇，星墮亦如雨。行將出蘆洲，與子且延佇。

延佇不得去，行子辭故鄉。明星在天端，晨夕互相望。我今辭子去，不知從何方。飄蓬追驚風，風發蓬益揚。

飄蓬隨風揚，飛飛會有極。江流去湯湯，赴海自止息。伊予獨何辜，坎壈久失

職。號呼仰蒼天，天宇爲傾仄。傾仄天影動，黯黯夜將旦。躊躇別子去，方寸已凌亂。蘆洲積涼露，棲棲有雙雁。哀鳴至天明，一雁獨離散。離散在何所，渺渺行難尋。生死不可知，遺此經寸心。南遊漲水濶，北渡湘江深。倘遇洪崖子，惠我蘋藻音。

雨雪曲

雨雪凍關城，戰士久從行。邊風開甲滲，沙日耀戈明。銜冰和糗糒，燒火熨旗旌。不須吹木葉，萬里作寒聲。

和春寒曲

陽春汎初景，庭卉謝薄寒。如何越三變，尚自愁風湍。灑澤易沾洽，逾灌翻殫殘。暫窺已亡緒，改序誰能安。深林閉楚雀，當牖披皐蘭。風過雲不停，雨止空還溥。自聆索居苦，復嘅行路難。依人喜遐附，換服憂中單。一聽春寒謠，三復增長嘆。

壽方母七十

樅陽有名閥，奕葉嬗忠孝。所藉母聖善，恒凜冰蘗操。當其遘陽九，夫子秉高蹈。申包泣秦庭，元節走海嶠。惟母三勗之，不啻棄畚蓧。況聞覆巢警，闔室薦荼蓼。蒼天共夷齊，並受滂母教。少小友哲嗣，託契序長少。恨未拜堂下，俯仰作視傚。今來纂前史，開館奉明詔。逝將表孤忠，因之傳有道。維母年七十，壽考德彌

劭。三漿釀庭除，七誠著梱奧。他時簡汗青，千古仰德曜。一觴寄南雲，海鶴舞嶛峭。

送姜二承烈舉京闈未第南歸

相如薄園令，少且以貲仕。姜生游長安，嘗挾監郡刺。歷世嫺仕宦，惟恐失貤賜。以此往借資，少慰尊顯思。時方就試，預以資例援監郡貤贈。一朝薦京國，挂籍註名字。有子先解褐，同詠鏁廳事。其子同試春官，有名。連年滯東觀，藉爾通講肆。頓思還故園，使我喪倚恃。成都昇仙門，歸馬如赤駟。爲郎莫嫌遲，晚歲得世濟。武騎豈所安，孝子終不匱。里巷非常居，筆札有餘視。春明望還來，酌酒待小次。

此日不再得擬舘課作

此日不再得，反景淪空桑。扶輿復東馳，漸辨顥與蒼。晨氣稍解散，奄忽見末光。誰謂歲寒子，稽煖非愆陽。善道固多術，力學亦有方。當其送元冥，惟恐迎勾芒。須臾日月逝，進退兩不臧。生苟好自衒，物以材見戕。況復嗜膚理，覆粒徒舐糠。所以古賢哲，幽谷能深藏。疾視澗水下，靜聽蘭草芳。南金匪爲堅，西鏐豈云剛。銳進倘速退，中途反回徨。明去光必滿，源遠流自長。請觀大道行，坦坦如康莊。尼父造闕黨，孟子收匡章。小草能自挺，荑稗總在塲。因之起黽勉，兩目如望羊。譬諸斷乳兒，戀戀何能忘。頑者必以振，懦者亦以强。任彼江漢流，可以一葦

杭。時俗厭菽粟，不復耽尋常。方寸偶出入，難驗得與亡。先儒賦此詩，惻惻多心傷。謂此一念間，所辨在聖狂。

禱祀詞爲李使君作

太祝掌六祈，祠官重七戒。禳禜與齵辜，所事在罔害。君子謹至治，灾恤當儆忞。匪爲敕壇壝，衹以念畎澮。齋宿徒自責，散致鮮遺介。精誠一何深，祝告豈能代。邇者當旱澇，徒步凜禱賽。神明果來通，相覿在夢寐。

徂徠篇爲兩浙中丞作

使相夾樞省，曾坐文昌臺。中年仗旄鉞，遂歷三重階。赤手揞半壁，顥氣橫九垓。因之八寶幢，頻向東南開。早歲嬗駿譽，清論超王裴。席帽脱門下，賜宴排江隈。昂藏騁天衢，迴若龍與駷。集賢借仙職，册府需英才。海山舊屏下，陡坐鼇背佤。聖朝重治術，天牧驅黎蘩。暫寄赤棘遥，重使丹纛廻。虎績著方嶽，詰禁留戎陔。有時秉芻輓，持節洱海隈。比之韋若劉，轉餫踰江淮。旋令闢甌越，下瀨同風雷。開疆逼扶桑，溟渤生黄埃。論功方刑牲，宛與帶礪偕。何期移高牙，兩浙儼具胲。名都本煩劇，草木皆炱烪。幸藉一天沆，浹此萬户孩。丈夫砥勳伐，所貴居隹隗。出握九牧組，入植三公櫰。譬彼乘鳳鸞，羽翮争鎧鍡。治進虞共夏，德並伊與咍。老成推壽耇，其背尚未鮐。不見千尋松，蚴螭生徂徠。青黄并追琢，鬱作樑欐材。方其湛雨露，偃蓋通雉罻。誰知廊廟

間，千載同巍巍。

贈俞文起七十

結髮與君游，乃在桃源村。青陽感初節，意氣如朝暾。說劍事薛燭，吹笛隨劉琨。一朝會百六，皤然歸丘園。君同抱璞隱，日抄金匱言。而我亦何爲，賣餅投齊門。壯年俱已逝，綠髮生華根。老鴉松頂落，乳燕枝頭翻。今年乘離月，值君考齒尊。田豫讓官日，充國征羌年。諺云七十稀，君如日就暄。況當丹竈熱，服食能飛騫。我持一罇酒，汎之以蘭蓀。願君保令儀，千載同歸元。

康熙二十八年皇上東巡會稽躬禱禹穴臣奇齡迎駕于五雲門外紀之以詩

皇情軫民依，南狩省方俗。豈曰展豫遊，將以達衆欲。無如江淮間，浲水濫渠瀆。馮修恣潭灕，安得奠四隩。聖人曾下視，七州啓哀告。一時抱殷憂，兩面動黴墨。于焉導胡蘇，不止楗園竹。疏鑿三載餘，創痛已漸復。所嗟未成功，重煩駕轣轆。仰惟前王賢，神禹治海谷。鴟尾示遠卹，應龍兆先晝。隨刊遍諸方，輯瑞會群牧。抑鴻下沉菑，灑地澮瀉瀑。其事隔混茫，千載嗣芳躅。親禋苗山宮，躬禱石帆麓。神獸方獻珍，金匱將啓櫝。不憚鞭虹梁，豈爲駕海屋。何幸玆一方，竟得先五服。聖皇每巡幸，宛轉念民瘼。不須登塗

山，爰載石紐録。

四嫂八十

少小侍兄讀，事嫂如事母。沐髮溉膏濇，膠齒釋粔籹。迄今四十年，滄桑變寒暑。依然屬小郎，坐語相爾汝。予老入禁近，日暮類主父。幸嫂尚强健，鬓黑齒未腐。兄嘗勤國事，有志不得吐。所恃子若孫，聯翩並鵲舉。王者貴壽考，子姓酌酒醹。況當傳一經，奕世能嗣武。清秋有治蘠，道遠難寄與。但翦青荷衣，暫作堦下舞。

湖西施使君行部臨江予獨留吉安守歲獻春過行署告別遂取使君原贈韻率和二首

放溜出山峽，乘春下江畿。晴雲盪洄波，江草日以萋。伊予念行役，三祀未能歸。所藉覯明牧，蓬稗相與依。歲徂滯枉渚，悵若信誓違。獻發將東還，言別襜彤幃。生年寡知音，調苦和益稀。過此一揮手，涕泗沾裳衣。

二

曰予阻遐薄，冰雪嘗苦寒。豈不惕揺落，感此知己難。捐糜解食缺，裂帛酬衣單。相去三百里，恍與同樂歡。陽飈發長塗，昕日明前灘。逝將謝此去，歸泊遥天端。君爲山上松，方春積榮觀。予視路傍草，出地猶殫殘。前期逐流梗，會合隨波瀾。願因林間棲，寄此雙羽翰。

古意二首贈友作

好鳥翔何方，衣帶胡離離。一鳴經崑崙，再鳴登咸池。舍景絜芳淑，濯濯揚令儀。紛飈起前塗，眇在天一涯。高騫絶廣遠，結志還卑棲。顧瞻挾鷁侶，戢翮兩不遺。東園有高岡，上有青桐枝。與之攬德輝，千載無窮期。

二

南山有一木，素枝綏摩抄。云是千歲松，倒生施女蘿。輪囷復礧砢，望望風節多。歲寒薄冰雪，偃蹇不改柯。初視播五粒，再視揚九衢。三視鬱層壑，枝枝散三花。借此枝上陰，可以蔽遠遐。

蔡石舟生日

少小屏鉛槧，與君事琴書。避地東蜀間，溷跡樵與漁。中間苦奔走，相隔天一隅。三秋鮮良訊，四海皆友于。聞君訪名山，所至淹柴車。有時就記室，託志偕阮瑜。于今四十年，方歸南山廬。朱軒棄勿顧，華髮看漸虛。行行遍天涯，剩此狂者軀。性僻捐晚食，興至圖春株。故交散已盡，舊巷行復紆。惟有王霸妻，相將守門閭。世事等蕉鹿，物化同溟魚。幾見抱白璧，而羨金與珠。況曾友浮丘，聞道隨方儲。天地雖局春，[1]不廢居且諸。漫言去日多，歲月誠安舒。喬松在高岡，霜雪總不渝。

[1]「天地雖局春」，四庫本作「天地亦云寬」。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初晴稿

五言格詩四

讀史詩二首

張生本文儒，[1]夜起受簡編。忽從游俠行，破産思報韓。志意久不達，怫鬱何由宣。一朝風雲生，帷幄進儻言。持籌并握箸，所至無拘挻。當其家居時，游戲商洛間。平交結耆舊，偉製裁衣冠。辟穀散暮氣，斸芝當晨餐。貧賤可肆志，富貴難久安。寧負平勃交，勿棄園綺歡。遐哉赤松遊，豈爲求神仙。

二

蘭成烟霞姿，倜儻超等倫。少小作抄撰，落筆如散銀。並使嚼鸚鵡，同等摩麒麟。池臺紹河曲，鐘鼓宴洛濱。太平三十載，總是梁朝人。豈知蒼鵝飛，頓令玉馬湮。朱桁撤單舶，青袍蔽長津。庶望下亭旅，重遘南郡春。如何走秦關，別舘留孤臣。三户既已盡，七葉誰見親。從此東海鳥，長作西都賓。陽春方遞代，去故當就新。寒暑有時盡，日月無返晨。臨都哭三晝，繞屋步百巡。豈不被顯爵，亦既叨殊恩。無如慕鄉井，惠好難重陳。生逢亂離

[1] 「儒」，原作「孺」，據四庫本改。

世，老作異代身。江南草長時，回望情彌殷。枳橘豈秦産，夷齊本商民。一吟思歸辭，泪下霑衣巾。

重葺湯太守祠有感兼贈李使君

先哲有遺澤，所重在廟祀。況能利是人，不止悦從事。緬想前代賢，大者闡理義。細亦克樹績，樽俎列爲例。夫君親裸薦，每祀致精意。稽神戀胥蕭，假廟葺頽廢。伊昔漢太守，不以一錢繫。近且開瀏門，恩共海濤濞。感激拜祠宇，前後治無二。以之祝金石，取壽在世世。

張荀仲先生七十壽詩

紫螮斂朝日，丹花拒秋霜。攝提貞元英，穡士以滌場。良月遘皇覽，弧矢方重張。前庭羅嘉賓，中饋陳酒漿。君子聳高躅，避地羇遐方。書通獲玄祕，道蘊流詞章。軼步周五嶽，顥氣蓋四荒。華首還班陽。官亭致繾綣，歷歲同杖鄉。于今憩丘園，子姓繁趨蹌。白魚跳澄潭，潭水何滄浪。賤子託末契，登堂進霞觴。微辭播芳徽，景止安可忘。

題趙千里右軍書扇圖爲郡丞王君

右軍本瀟灑，卓筆起烟霧。曾念貧嫗飢，爲寫蜀紈素。畫子趙伯駒，畫作秦宮人。啣毫灑鸞羽，意亦超等倫。王君妙書法，乃在右軍上。健臂書榜闐，往往過尋丈。丈筆作丈書，堆紙亦丈餘。頃刻丈紙

盡，滿地堆明珠。去秋涼風時，古署看落筆。兩目不及瞬，宛如飛鳥疾。一童伸紙來，一童抽紙去。但見紙背翻，不知穎頭住。我今題右軍，愈思王君神。終朝書扇去，不解是何人。

淮上送白孝廉歸白門

我愛白夫子，遨遊迴凡俗。信友兼順親，嘗着老萊服。宿昔飲耶水，春山映紅旭。今我逢淮山，水蘸夏荷緑。與之拜漂母，彈絲并擊筑。忽言念高堂，躊躇亂心曲。解纜趁暮潮，持罇出晴郭。重茵對沙坳，列坐倒醽醁。人生各有親，戚戚怨行役。如何送歸舟，蔆花滿江麓。

題張七雛隱躬耕圖

涉世不得意，因思種南山。惟恐志莫訓，置之圖畫間。野圩青禾滿，高樹碧藟攀。所畏秋風生，蹙蹙凋令顔。我亦厭車轍，有懷在河干。耦耕倘相期，與子荷鋤還。

陳法曹妓席觀藝蘭作

種草不擇葉，所重在其花。何況藝蘭者，會鼓將傳芭。古人貴紉佩，比之雙珩牙。迤邐幽谷間，停車每咨嗟。今者啓闤闠，平地填玉砂。白跗拆夏筍，紫莖翳朝霞。或云淮南説，男寡莳不佳。所恃美爪指，炫服相勾爬。小固富苞甲，大即盤根

芽。春風汎高光，翩若嫮與姱。君今列長筵，雜坐皆吴娃。前庭貯芳馨，後苑颺綺紗。我本深林人，失足投繁華。行將採幽蘭，于以贈遠遐。

商太傅新宅作

休暇達城邑，言税太傅堂。太傅有別宅，緣城溯滄浪。小入即還坐，暫復驚違方。層庭挾幽芬，厰楹延空光。歌臺綴朱網，花洞連曲房。通川截帷帘，圜橋接闌塘。湔裙赭浮鯉，濯粉堊去航。夾石委波淺，方陂貯雲凉。鑑飛暮天鳥，幔捲春城桑。童觀雜賓對，酒榼承麯牀。酬勸藉絲管，歌詠成篇章。洛中景前模，恍慙光宅坊。

從商太傅宅左巷問伎裁欵扉間以迎亟折屧同行者詠古詩四句謿之因索予補綴數韻以代紀事遂倩埽粉幛捉筆成篇

東山舊攜妓，繐帷留空絃。獨有東家妹，不住松柏前。自矜阿侯小，豈羡羅敷賢。援箏惜爪脆，吞卵憂唇孅。左閣佳客邀，後園小婢延。抽衣起恐遲，局步迎當先。花路細蘚滑，畫屧高墻淹。腰彈翠襉落，趾弱朱底牽。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我獨知可憐。末四句係古詩。

留別四首

昔我挾弧矢，驅馳桓東塲。伊雒多少年，聯翩共翱翔。名材極吴楚，竹箭延三

邦。縱横斥海内，驕蹇莫與當。號呼震原埜，所向無侯王。高會置廣宴，浩蕩稽山陽。四顧失渺小，長嘯進樂方。朝餐金羽巵，暮宿華鐙光。四時相代序，遞釋温與涼。劇飲還自娱，歡樂誠久長。

二

少壯遠行役，置身車馬塵。挾瑟投上都，殷勤向齊門。於時啓長馭，高駕爲紛綸。朝登岱山陽，暮出河水濱。倉卒辭道里，軫念惟故人。玄冬涉冰雪，亦復回陽春。時物展徂謝，夙昔猶見新。流滯無遠大，纖屑以寵珍。外覽總濶達，内紆難重申。廻鑣策坡陀，顧眄徒逡巡。轅駒恐跆躓，何以慰我身。

三

窮冬抑悲懷，方春動遐思。遊子當困窮，亦以專所之。涼風起前庭，落月垂軒墀。❶秣馬展車輻，出門造天涯。白日無停軌，流水無止期。相將辭所好，樸拙遲言辭。長劍遊八荒，麾斥窮四陲。晞髮崑崙顛，躅足流沙隈。前塗方起駕，風伯爲我追。努力事攬轡，蹩躄毋相違。

四

涼風吹高旌，逡巡轉悠遐。我今適他方，塗路仍已賒。出門雖寡媚，四海還爲

❶「墀」，原作「穉」，據四庫本改。

家。結交本新豐，故舊欣有加。百步一回顧，不見門扉枒。我行況廣遠，河水牽浮槎。情眄雖不隔，羽翼終見遮。努力事餐飯，汎景隨時嘉。要汝以古期，石室藏頗奢。行將登龍門，呼吸餐朱霞。還視汙泥間，咄嗟生歎嗟。

潁州道中謝野人獻菊有作

晨發潁州路，朝光啓城闉。修塗接林端，遙見菊蕊新。微霜廸寒馥，❶宿露滋清神。駐馬一廻眄，駕言踰前津。野人折相贈，頓使幽意親。菉苞含紫貝，琢玉規芳鱗。佳色滿巒纈，流芬藉衣巾。故園有遺侶，高興發上辰。東籬坐相待，西苑歸何因。餐英解頷顑，釀酒酬苦辛。睠言謝修塗，雅意長相伸。

贈徐徵君三首

滔滔黃河流，中有天門高。巍然一孤柱，砥此千里濤。雲物互回合，魚龍亦相朝。豈無波中石，碨磊隨沙坳。

二

曄曄山上芝，熠熠開朝曦。朝曦一何爛，丹芝一何絢。伊昔商山翁，垂老採蒽蒨。豈無春花榮，芝草宜晚見。

三

澤豹亦已隱，吾獨誇熊羆。太公年七

❶「廸」，四庫本作「抽」。

十，鼓刀去河湄。豈無盛年子，游仕如散宜。歸載方未遥，居海以待之。

和汪柯庭哭子詩

團團青荷珠，恨在掌中碎。蘸膏結蓓蕾，翦剔轉頓頷。汪家有奇兒，阿閏年五歲。名兆熙，小名阿閏。白雪洗弱顔，香羅裹丫髻。炯目駭濬仲，摩頂驗寶誌。孝能把黄扇，智足守鄧藝。驟當秋霜飛，庭蘭忽遭刈。臂環探有在，衣篋封未既。鳳羽尚集肩，虎魄已墮地。瓦棺帶栟掩，紙轎共藤瘞。聞其理玉坡，唤作養鴨匯。桐鄉地名。千秋亭一名，十日舟再至。延陵每號呼，子夏但流涕。伊昔喪亂日，東南正鼎沸。載車亦安往，藏褲並無計。新婚嚮明別，夭殰中道棄。況當避仇出，家室總淪廢。丁年走安丘，垂老喪越騎。天道真未明，人間此何世。君家茂神光，奇骨應再繼。比之瓊樹花，一落一開替。東門無前憂，西竺有來意。人生若轆轤，聚散等升隮。莫言太上亡，情鍾在我輩。逋翁既苦吟，烏子亦哀祭。香囊果無忘，前身豈難記。

龍文篇祝嚴司農壽并貽其大令侍御

鳳翮籔海出，龍文鬱雲翔。君子秉令儀，特達成珪璋。弱齡弄柔翰，矯矯升詞場。國士傲管樂，才子傾裴王。中途騁軼足，千里駕驌驦。一出登承明，再出侍建章。以次躋榮列，廣宿羅文昌。當其隆獻替，腰組懸諫囊。暨乎涖臺端，冽冽懷風霜。雖復歷華要，數歲過巖廊。從容副司元，國計歸少常。夙昔侍文賦，曾載西園

觴。爲陪濬沖談，每登御史牀。玄冬會皇覽，甲子廻青蒼。綀日賓以集，迎春物能芳。曩者嚴夫子，解犗投滄浪。出處雖異致，千載同馨香。我將贈微言，道大難敷揚。庶幾景風徽，山水高且長。

贈王生閬齋詩有序

唐王績古詩云「朝棲閬崑木」，言鳳也。王生所居，若卑瑣而意致深遠，較之鳳，五采備矣。且遥曲通光，時有爽朗意，題曰「閬」，兼贈以詩。

崑丘有閬木，嘗以棲鳳凰。我今羡王生，結廬在市傍。初入思窅窱，坐久神飛揚。譬之珠樹巔，六翮苞采章。攬輝德彌下，處晦道愈光。有時發清談，鳥鳴在高岡。《書》以鳳鳴爲鳴鳥，見《君奭》篇。

擬游仙詩二首爲駱貞母俞夫人作

峩峩山上松，矯矯雲中鸞。鸞羽將鳳雛，松枝何團團。昔我登玉笥，遥望明星寒。明星在西方，寄我玉蕖丸。駕言丹丘兒，鍊藥燒琅玕。一朝想丹砂，忼慨前之官。蓮花爲緋衣，石頂爲金冠。修成上玉女，拂拭雲臺端。聞之華山曲，二八桃花顔。中塗杖老翁，謂棄黄金丹。高天把沆瀣，將以同所餐。華池鬱金光，千載長相歡。

二

朝吸青城霜，夕鱠紫海魚。鴻濛一萬里，白母來徐徐。中宵八公駕，外户雙成

琚。茅龍當前旌，石虎迴左車。鈞天有瓊蘂，用以標清虛。紫冥聊服食，下土安所儲。瑤臺本金精，緱氏凌玉除。從容嗽肺腑，百歲良有餘。碌碌笑周滿，竊讀層城書。春山騄駬耳，倒載空璠璵。黄眉既昇行，有母存居諸。女貞樹三山，五采將何如。

大敬生日和南士作

林深木彌茂，源濬流愈長。君子秉令器，斐然方成章。嘉言被遐服，飭行居舊邦。豹變具文質，龍神解行藏。暮類思烏鳴，逐惡如隼揚。容衆謬予及，親仁敢君忘。曲桷綴鳥枝，卑丘倚崇岡。兄以十年長，師乃一日良。昏昕共涼曝，荼旨分吐嘗。荏苒歲序移，儵忽冬春翔。鮮蔬映牕綠，弱羽翻壠黃。嘉名錫揆覽，服政惑救鄉。蘧將寡㥚悔，陶始歸畎疆。前徽豈難追，上齒總未央。道大德彌劭，日暮途方長。願觀中天曦，藉爾四壁光。

楊母九十壽

岧岧東廂桐，下有青瓊枝。有母秉懿德，鬱若鸞鳳姿。君子夙砥行，藝苑垂風規。趨庭善繼志，早歲能紹衣。筮仕出麟府，閒堂坐彈絲。中間分虎節，遠在汾水涯。板輿逖難將，養邸疏未期。菽水代榮禄，歸來戀庭闈。下壽躋上壽，星會三週馳。依結兩不釋，子孝母正慈。今當捧瑤爵，于焉慶期頤。明星在中天，百歲總不移。

曹伯母壽 曹侍讀同年母太君也

人生最堪樂，高堂有賢親。況當享修年，八十方賜珍。所慮版輿隔，西舍留逡巡。而乃拓養堂，右與金闕隣。服獻絲監織，鱠上山池鱗。拜母有王導，對客饒長文。我亦捧五豆，將遂攀千椿。❶俯首誦母德，倍覺汗簡新。當其翦荷蕙，慷慨辭靈均。唧翬養孤雛，忠孝兩得伸。白日漫揮戟，滄海徒揚塵。松柏在巖峩，豈與衆草倫。

題畫石贈友人南游作

丈人嶽嶽姿，意氣本磊落。高峙泰華巔，浮雲翳長薄。所以謝幼輿，宜置丘與壑。涉世鮮塵坌，孤懷頗岝崿。比之他山攻，往往藉礱錯。頃將訪昆吾，南游望寥廓。好友贈斯圖，其意亦有託。舉世皆脂韋，何如守堅確。想其下筆時，相視起磈礴。

金少司馬開府八閩索書幛子

曩者張尚書，帝命作安撫。豈不戀朝宁，憲邦在文武。所以名相業，往往重開府。袋帶賜尚方，瓊林宴罇俎。今公本司馬，出鎮東南疆。山澤甫聞訊，海波爲不揚。天子顧安攘，重念此一方。龍圖乃長城，虎池如金湯。❷以茲錫弓矢，兼賚旗與

❶「椿」，四庫本作「春」。
❷「池」，原作「也」，據四庫本改。

常。方今啓王會，萬國來梯航。況爾閩海間，侯衛非要荒。笳吹發國門，旄鉞分顔行。南溟與東越，從此奏乂康。八州蒞蕃衆，三公肇當陽。何如下東甌，大坐威武堂。

三竺步禱詩 爲陳中丞作

盛世鮮六事，惠政裕三澤。如何沴天行，往往遘暵爀。閶闔播時濇，歲下三百六。偶然當僭陽，所懼在恒燠。不争焚如爞，念此黍與稷。燒巫不能感，暴瘠非所欲。惟是湖上山，最峻曰天竺。上養佛母慈，判身自西域。清泉濯楊枝，甘露釀薝竹。中丞抱躬暍，十日起齋宿。出城十餘里，躑躅走山麓。由是躋雲椒，彷彿覿天目。跣足卻羽麾，炙背棄車幰。穿林蔭清幬，借汁澣暑服。從來禱郊壇，響應藉工祝。山農洗泥牛，巷婦浸土蜴。何如御史雨，所至即霑足。不煩翦爪髮，但爾熇鴝鵒。東生謡自來，魏后蓍可卜。仁人惠澤多，斵石不勝録。即此步禱詩，千秋詠芳躅。

贈別詩

嚴城薄短景，十月苦早寒。清宵風露下，游子衣裳單。良遊鮮得意，嘉覿遺渺歡。逝將去江渚，駕言投晨餐。日出舘隙光，水駛河流湍。脱木畏緒飈，驚鳥疑空彈。市圮納敝履，廨馬束壞繁。徒懷負喧炙，苦憶培風搏。推聲詎無繇，弭節良獨難。開椷乏錦段，折竹虛琅玕。游心仰天雲，餘問承海瀾。朝看行車馳，夕視飛鳥還。

姜京兆自奉天請養歸里送之潞河有作

結綬出中固，砥治蒲河陰。❶慈母在高堂，囓指長痛心。于今忽二載，霜雪時相侵。官居穴土藟，戍窖藏山葠。不知八廂冗，但覺三衛深。詔書下褒美，將以施鉅任。如何驟懷歸，車騎徒駸駸。憶昔別故里，出祖胥江潯。中間予被召，書閣隨向歆。每思邊趙入，對闕同開襟。而乃詠白華，先我返舊林。聖明首教孝，予養時所欽。烹魚割紅玉，租橘堆黃金。況當進舞者，花甲方重尋。時京兆六十。春山驅騄耳，萬里忘嶇嶔。我有一罇酒，碧露芳沉沉。既爲修塗釃，且作永歲斟。薰風起通潞，高柳棲鳴禽。思歸不能隨，雙泪如雨淋。他時罷筆札，慷慨還抽簪。待君來承明，更作海客吟。

古詩

嗷嗷孤鴛鴦，唼喋清漣漪。文藻縈外澤，幽花蔽中池。單情獨嗷嗷，戢翼還求雌。相視寡偕偶，所至恒乖離。雄鳩善姚佚，嚄唶嘗見疑。衹爲錦繡張，坐使羅網羈。賦性本良姱，與世無乖違。修容蓄文彩，還爲匹者施。懷儔不能侶，至死猶相思。如何罹愆尤，惻惻來嘆咨。

二

櫚隙朝星移，幃疎曉風柝。❷怨女歸曲

❶「砥」，四庫本作「抵」。

❷「柝」，四庫本作「坼」。

房，一顧三嘆息。堦藥彫絳衣，山藍壞芳色。曙影涵鏡光，問誰理容飾。東園有狂夫，中路懷匪測。張羅近烏邊，懷金匿桑側。思以輸樂歡，因之敘儔匹。豈知我有夫，道遠義不隔。井深念絲長，絃斷知矢急。與子堅遠心，高河展疇昔。

賦得前山手可數

層峰列平疇，曲嶼聯高岡。空庭敞嵯峨，長貯雲日光。林扉逼欄啓，石傘當門張。綰螺儼堆髻，眠磧同臥羊。有時射晴旭，霧散無遮藏。宛若書笄子，纍纍紛在牀。巨靈擘蓮華，丁士吹劍鋩。懷抱茍可通，何用長褰裳。晨興撫家珍，指計方未央。

爲姪孫友桐題伏生授經圖卷子

伊昔秦火後，典誥無完編。所賴伏博士，藏壁廿九篇。斯時無孔書，百兩數未全。先以此廿九，教《書》齊魯間。其奈口授多，雜之齊人言。兼失舊章句，詰倔誰與傳。以故太子令，奉詔來牀前。再拜請授業，展卷捧几筵。博士九十餘，齒落聲喑然。有女本姣小，代爲傳與宣。經從數嗛接，字以脂相連。❶ 義訓并屬讀，由此無闕焉。生平景芳躅，長望空淪漣。何期虎頭筆，繪入鵝溪邊。白石有時爛，高松有時刊。惟是傳經圖，皎皎千百年。

❶「相」，四庫本作「香」。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又初晴稿

五言格詩五

重汎宮亭湖效劉楨體奉貽周副使三首

汎汎宮亭湖，沿洄出彭蠡。山川互盤紆，雲霞散成綺。念君蓬瀛姿，滄波浩無紀。豈無鴻濛期，流濫自茲始。

二

蒼鴟翔湖濱，不與湖雁群。徘徊下洲渚，藻荇相繽紛。方其睇滄流，豈不念青雲。摩天厲秋節，唼嗜非所聞。

三

熒熒陵上苕，灌灌丘中樹。苕花豈無姿，纍纍且縈佇。陵苕亦有姿，樛木亦有枝。願言保層柯，眷此纖蔓施。

周括州南昌寓亭贈瞿生

括蒼賢太守，有友名瞿硎。相將泛海嶠，掇食瑤華英。春風拂行斿，秋水揚歸舲。朅來度五嶺，遘我南昌城。太守指之言，是將饗豐齡。百歲方半逮，一采穀石成。方還平原里，高眺雲間星。與之佇匡廬，延此天半青。

於臨川江上灘作

杪秋迴迅商，戚戚泝江湍。江水激如筈，挽舟上重灘。深淺清見底，宛然還新安。粼粼水中石，可以滌尠歡。修林蔽圻岸，雺霧相鬱盤。雺解霧亦斂，傾景浮清瀾。短候苦修涉，佳昐良亦難。况兼凜颷落，陰蟬徹鳴寒。瘁葉愛華蒨，枯流悪潺湲。疇謂南中榮，我獨懷殫殘。寓物未更素，中志隨節闌。誰當假寒葭，目以蕙與蘭。

詠史

良夜不能寐，起視星辰稀。四顧何蕭條，孤雁當南飛。寒輝耀層林，團露野草腓。俯首思古人，兩志胡相違。柳惠事汙君，三黜爲世譏。周武稱聖明，西山採其薇。

二

四海既混一，六國咸歸秦。不虞漢代儒，猶自著《美新》。草澤甫竊發，郡國先埃塵。三川既淪亡，軹道寃不伸。人生有義分，各自爲主臣。季布哭項羽，王蠋悲齊湣。烏鵲自有侶，毛髮亦有倫。不觀山谷間，尚有秦遺民。

施湖西白鷺洲講席贈蕭孟昉

清霜肅群木，麗景迴芳洲。開軒抽衆奥，講藝延八丘。揚鑣輯遐土，抗旌逐良

游。先哲久云逝，紹聖良獨憂。湖西早毓德，尚席來躬修。賢智效麕發，澂爽同川流。璠璵旣奠陳，笙磬將考求。徒然昭俎實，誰與羅饌羞。彼美起仔負，秩秩揚牲卣。執經數千人，驩譃咸孔周。澄波挹源會，叩鐸祛紛糾。晨暮獲芳訊，擬議開爰諏。遂令鷺渚側，絶勝鹿洞幽。西江有謐學，孑孑無前儔。宣城嗣徽躅，大義悉討蒐。吾鄉連舜水，溯泳靡自繇。遷延奉筵几，臬兀若贅瘤。緬彼素心士，方合兼志侔。發憤獨勸受，豈不成千秋。鴻筵罕時覯，嘉會難再酎。投分託謡詠，聊以播令猶。

酬別徐二十二胤定原韻

熙飇迴寒原，零雨載修塗。西游阻長薄，逝將復改徂。振策厲隰草，抽纓結江蒲。山川浩茫茫，念子情鬱紆。迢遥故鄉陌，各以貧賤驅。殊方幸連軌，登陟延須臾。如何又越服，惻惻臨路隅。程生怒征縣，孫子嘆遷衢。行雖異豕鹿，往與涕泗俱。嗟君千尋姿，譽我徑寸株。垂天茂文羽，謬許同鵷鶵。何當把腹毳，附汝南溟圖。層柯蔭崇岡，覆此下土荼。

平年伯壽詩

泰山何盤盤，海水何湯湯。鳳凰棲梧桐，鸑鷟鳴山岡。伊予汝南叟，起家承韓疆。名閥共韋許，奕葉垂憲章。中朝歷南渡，萃族移東揚。翁本廊廟才，委擇任紀綱。弢名邁孫劭，辟事同范滂。在庭嗣賢哲，入室成琳瑯。陸暐見雙璧，陳氏推二

方。迄今視鳩玉，眺望龍山陽。徘徊共賓朋，羅列紛酒漿。祈年重古稀，鄉老尊三光。況公攬德輝，貽此世澤芳。蓬萊接良會，水淺三爲桑。何如捧流霞，一顧海水長。

將雛篇爲陳庶常母太君壽

秦稽接天姥，遠在東南隅。君子善養親，顔色方令愉。每云母聖善，少小曾茹荼。負土越三世，持户無一夫。辛壬鮮良日，在襁恒呱呱。爇脂課完讀，母口真卒瘏。幸當項領成，驅騁追皇途。如何對揚切，翻令溫凊疎。❶今值設帨日，遠道承歡娱。遥持一觴獻，重以萬感俱。東山有棲禽，其名曰孝烏。嗷嗷反哺乳，將使尾畢逋。一朝翔青雲，借宿上苑株。縱或報育遠，敢謂羽翼孤。不聞丹山凰，五采備德符。産子游四海，所羡能棲梧。滄波正清淺，山谷仍鬱紆。他時返丹林，百歲猶將雛。

奉贈徐春坊先輩兼祝初度一十五韻

海嶽不易生，鸞龍與杞梓。況秉參鉉姿，出入世所倚。維昔仰蓬觀，格澤曜衆美。陟鶩瓊玉暉，❷君家好兄弟。孰悟金馬廬，偃蹇作後起。豈有白髮翁，而辱青雲友。乃蒙鎔造舒，謙順及庶士。軒宇開上靈，泰道方下濟。投贈饒案玉，斟酌逮酒醴。高義薄喬雲，崇情式波靡。餘思發文藻，掞天一何綺。自昔抱圭璧，瞻彼誦有

❶「凊」，原作「清」，據四庫本改。
❷「陟」，原作「陡」，據四庫本改。

斐。矧當皇路清，周道正如砥。君子重所生，願言毖攸始。載詠《崧高》篇，清風拂蘭芷。

送吴道賢南還

大雅久不作，下里笑《折楊》。秋秋雙鳳同，變作釜與甋。夫子懷儻哲，特達如珪璋。氣雄闢雲海，胸豁羅星房。幽情本詰曲，露技鮮蓋藏。有時起吟嘯，觸節成文章。劈流試劍影，徹札洞箭鋩。獨是鐘律滅，學者眯羽商。聽聲略沙識，造管用黍量。豈協朱孔絃，徒厠黄門倡。君來唱樂府，古調追虞唐。情文接師夔，譜數註令羊。拍散有刌度，契注生豪芒。鄭玄迷七均，荀勗罷四廂。何況元音乖，但截中指僵。念君季英裔，生在周侯鄉。高門久擴大，駿烈時誦揚。四世嬗清德，五畝餘甘棠。賜書簡增汗，予杖衣裹瘡。諸子列上舍，群從饒中郎。四游及京圻，一顧誇驌驦。公卿争逢迎，流俗罕頡頏。其如薑桂性，所至愁羶薌。以兹皤然去，有似鶴羽翔。當其乘風行，引吭鳴高岡。倏然返遥海，仍伏芝田傍。長途絶篝筊，濩澤無稻粱。緬此凌霄姿，一望猶倘佯。道賢以鶴自喻，故云。見《北游集序》。

何使君歸第詩

霜鞠被平野，秋蘭蔽江皋。吾師本金閨，攬轡渡浙橋。文章布遥海，意氣凌青霄。五馬蒼梧行，撫此棘與苗。相如久馳檄，馬援增銅標。角巾返東第，卧轍環西郊。何當散珠光，白日還海潮。

題水閣觀蓮圖爲查又微作

敞閣臨廣陂，倚柱薰風生。襟同碧梧爽，氣與流水清。傍江有荷花，呼童鼓兩槳。採之欲貽誰，獨立結遐想。

紀恩詩有序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皇上以觀河南巡，臣奇齡初迎之嘉興城北。既而軫念河患，躬禱禹陵。十三日渡江，夜雪著曙滿江口，趨走不及，傍徨跪道左。侍衛馳詢，銜名去。既則皇上勒御馬，遣侍衛馳至跪所，傳皇上問「毛奇齡你病已好否」，對「未好」，侍衛回奏，皇上顧之去。暨十五日還渡，奇齡復送之望京門外，皇上望見，復勒御馬回向，親問：「毛奇齡你病已大好否？」對：「尚未好。」又問：「是如何病？」對：「是雙足風痺，不能站立之症。」又問：「如何不調理？」對：「調理不能好。」及又問，則天語過高，艱于卑聽，侍衛呼答應，乃對曰：「小臣毫末，何足當皇上垂問？聖恩浩大，小臣何敢當？臣叩首謝恩。」遂首地三至訖，然後控御馬，復顧之去。竊思臣濫叨主知，侍從七載，曾無杪忽有所補裨，即請急以來，又及三稔，日爲二豎所苦，報稱無地，深用抑損。雖心懸魏闕，而駑戀未遂。何幸聖恩惓惓，垂眷再三，即大臣親切，未易叨此異數，么小病廢，何以得此？犬馬齒雖衰，欲不鞭策僵足、捐糜殘踵不得矣。因爲《紀恩詩》一章，以誌感激。匪敢誦揚聖德，亦以攄小臣幸遇之私云爾。

生平苦椎寋，輯足東山阿。何期天門開，垂老應制科。天子親試者名制科。丞相上墨業，擇菜分侯莎。至尊秉皓鑑，指事斥女媧。時上親閱予卷，獨指摘鍊石語，有御批票。遂爾官親近，日侍丹欐欏。槖筆紀鴻要，作史慎細苛。逡巡七載還，日影甎邊過。中間荷帝眷，曾賜雕錦絅。瀛臺饗親臣，座末猶張羅。于時最堪念，三省校士多。即就部宴時，宣予殿東坡。閣臣相迎言，所進書蝌蚪。親攜至海淀，歷歷經聖眡。天語道才士，褒詞勝温鍋。時滿中堂傳予至閣門，宣上旨，謂所著《通韻》好，有才學。小臣感腸肉，老淚如逝波。不幸五父殯，告歸篴陂陀。翕倏遘風厲，三歲成巨疴。迄今踞里門，有鬼在膝胹。徒然仰天闕，何由侍鸞和。聖人省方俗，南下將觀河。愁聞沂沭濫，厭聽宣房歌。斂圭向苗山，埋璧祀窆窩。禹陵有窆石，相傳藏衣冠處。迎鑾樟亭東，始得攀御騧。皇恩尚垂恤，駐蹕宣玉瑳。平沙擁寒雪，驟覺光風和。天顔咫尺間，軫是何病魔。拜手復稽首，小臣患跛跎。伊昔授筆札，日夕傍玉珂。東廳抱襆被，蟠戀如蜓蝸。相隔僅三稔，棄置同敗蓑。巍巍萬乘尊，猶認道上[illegible]。土芥等手足，温言重挪抄。分卑尚如此，情深可奈何。所喜聖人出，甘露垂青稞。大禹所巡地，夜半來神鱓。況復麒麟生，正在舜水渦。則是一遊豫，四靈紛婆娑。豈有扶輿升，不即蘇廢痾。東南感皇澤，擊壤遍稚婀。何爲卧蓬門，啓口時呿呿。

集南湖即事

揚舲出乍浦，高會南湖濱。春流漲前

溪，朝日吐遠津。結歡共遐邇，慕類忘新陳。臨江接輕航，大道馳廣輪。平居既修逖，積歲多風塵。何期愬難遘，兼得敘所親。高筵倚長薄，妙伎聯芳茵。但憎酒車緩，勿愁日馭湮。遲之見沒月，將欲留經旬。離懷未全抒，良遇當再伸。嘗恐歲時邁，對客爲懽忻。況兼道路難，避人多苦辛。清明斷霜雪，褭帽如綸巾。早行尚蒙頭，雙鬢已若銀。

秋日集城東何氏山莊

積雨散伏熱，新晴動秋陽。涼風接單衣，亭午到草堂。疏沼澹雲影，層樓翳山光。分黃野禾熟，帶綠江橘香。蓮枯露錦鴨，桑落餐綿羊。魚笆截長陂，蟲繭絡敗墻。佳客授素簡，主人持清觴。談議得快節，投擲當樂方。良時有代遞，高會非尋常。況丁物變衰，野行多悲傷。人生苦離索，逝者如滄浪。好樂曾幾何，蟋蟀又在牀。

泛舟

泛舟來南湖，日沒夜氣侵。北山有明月，南山尚陰陰。微風盪湖波，躍躍如散金。我欲看明月，月在山樹隙。上山看移時，滿袖畫山葉。虛聞水聲動，獨坐心自恐。下山問前舟，露滿舟上頭。

送姜黃門赴都

紫微曜層清，列宿明天階。興雲鬱文昌，閶闔一以開。君子秉亮節，振藻揚九

垓。託身蒞華要，握筆相徘徊。藻合識魚在，梧葊知鳳喈。乍轉青瑣闥，復入銅龍限。暫言隔通軌，遂得聯清裁。敷文播朝列，將以躋上台。璠璵炤日月，亮能積中懷。明堂貯鴻寶，秘此鼎與鼒。祇念幽壑侶，徒抱中林材。出處既已異，去就臨當乖。結轡淩滄洲，安能與之偕。行將攀修衢，與之詠康哉。

答張生見詒

文鳥負翠羽，揚輝集高丘。東飛覓琅玕，暫向洲渚遊。清河有佳士，意氣凌朋儔。英年發鴻譽，典籍披已優。作賦類平子，方略追千秋。聞聲願瞻依，常恐道阻修。一朝整崇駕，縱轡臨荒陬。相從挹言議，宛與江海流。明姿映寒日，高興乘清秋。禪關誦曇摩，長嘯居上頭。顧予贈佳什，遠勝英玉投。結體近南雅，敷文並商謳。大道久不作，盛誼今難求。殷勤諷來章，聊以當泳游。

雙壽詩 爲徐克家兩尊人也

高天敷崇文，厚載揚丕熙。膚華孰爲材，淑德不可儀。君子啓壽域，達人爲邦基。流徽及中閨，壽母與令妻。我欲溯自始，因之風來兹。南州本名胄，北海垂華綏。前喬鬱根株，歷植蕃溉滋。加以兩無慙，克大卿長軌。毗厥四有德，畢潤鍾郝姿。偶當元會開，周此星辰馳。兩紀競緯絡，二離争融輝。何用紱麟角，孔庭饒青絲。何用組鳳毛，謝氏多彩翅。東公授文章，西母貽瑤琪。南箕輸酒肴，北斗吹塤

簏。三君羅門廡，八龍侍堦墀。平生稱俊及，登堂拜賢懿。亦有顧廚彥，醬酺工走趨。我來扶玉杖，玉杖修難持。更爲捧珠髮，珠髮煩寶璣。但進難老觴，誦此無疆詩。

蠡城公讌詩 有序

姜侍御東游蠡城，仝人公讌于張春坊故宅。酒半，侍御出所攜伎童三人，登場爨演，皆殊姿妙藝，相遞爲旦色，歌扇招風，舞裙曳地，坐客皆心醉。如是三日。徐二十二、朱三各起爲倡韻，屬予和詩。

清風起長林，高樹環深堂。君子懷素心，佳晤合兩鄉。前屏列丹青，下坐陪綺黃。進此芳筵珍，間以華燭光。名優越數隊，別部皆成行。急管淩煩弦，嘈雜踰衆常。中酒出三姣，繡帕朱裲襠。千盤舞皆廻，四目瞪若僵。倚徙玉抛擲，盻睇珠熒煌。頰鮮勝鄭桃，喉轉過謝楊。雞䶂換鑪炭，鴨睡添衣香。侍御雖見慣，亦復神思揚。一日舘易設，再日筵改張。三日衆心醉，晵晵都猖狂。古稱殊絶伎，間代始一章。歌有緜子駒，舞乃公孫娘。今茲盛繁會，曭曭羅百昌。良辰遘神觀，過此安可忘。兔園集時彥，驄馬逢秋霜。願言保修期，歡樂應未央。

恭祝張母王太夫人壽詩

海上鳳九羽，庭前樹三珠。方泉與圜流，所蓄應有殊。我友踵名胄，伯仲同衾居。微文成圭璋，細行皆楷模。在堂有老

母，本是烏衣姝。其弟正義公，夫人弟三元趾于甲申之變，自沈柳橋，謚正義先生。湛身從靈胥。顑頷辭秭歸，博謇慰女嬃。季子遠從王，季子張楞，揭竿從王，蹈海死。荷戈走荒塗。未聞行絶袂，但見望倚閭。只今孔巢子，謂木弟南士也。猶結匡山廬。持畚偕隱淪，負米爲歡娱。南弧星當明，北陸景未徂。歲寒辨松高，風勁知草枯。從來祝千春，但得誦九如。惟有母德宏，俯仰思踟躕。

初入史館作

昭代重文治，翹車遞相因。聖教開中天，皎若星日陳。詔令下郡國，薦達如崔駰。策對賜著作，不止能親民。所念勝國史，是非方未伸。館録既漸缺，册府亦已湮。因命合繩纂，衆腋同補紉。載事在集意，辨誤需求真。記疎陋歐宋，識弇誚向歆。嘗恐大政略，要使陳編新。誰謂石室藏，便若海谷珍。代易少忌諱，辭一均見聞。野稗過苛激，翻足傷人倫。靖難詬聖祖，易嗣憎忠臣。幾有祕閣裁，下與穢史鄰。生平負末學，往欲追龍門。何幸紹前修，濫把拙匠斤。內府給筆札，下使供柴薪。當此委藉重，敢不删述勤。從來尚記善，所傚惟獲麟。如何衮褒譏，遺論徒千春。

蔡子伯庭前藝蘭忽一莖兩花過之有作

三陽扇融和，百草盡疏布。庭前有幽蘭，輝輝總唧露。一苞發雙莖，比莖坼兩跗。❶翹然孤高姿，團欒自相附。初生本空

❶「坼」，原作「拆」，據四庫本改。

谷，不與凡草伍。芳蕤托櫩楹，雅意重回互。春風發新榮，階草展故素。顧兹埤麗情，相期詠修姱。

二

猗猗庭前蘭，日出汎景光。沙石蒔有時，湯茗沃已長。誰言擁孤標，所見非同方。至德必有隣，草野應共藏。古稱君子佩，不以幽不芳。樹蕙既百畮，搴蘺亦三湘。相將得儔侶，勿過殊衆常。❶不見蘭澤間，新花滿東藩。❷

答吴生

方泉蕴良玉，圜流産明珠。藏弆既已深，表見良獨殊。跂予薄蘭渚，睠念菰城隅。五湖睽龍盤，八彩看鳳揄。文囿挺珪璧，德器揚璠璵。于焉景遐標，所在饒令譽。違時變涼燠，❸溷俗忘哀愉。懷哉進退艱，徂矣歲月除。碧葉被叢薄，彤雲轉林間。庭昏接新陰，春豔還舊居。高調不可和，佳步難爲趨。何當挹流波，再鱠雙鯉魚。

❶「過」，四庫本作「道」。
❷「藩」，四庫本作「堂」。
❸「燠」，原作「煥」，據四庫本改。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齊于又字于稿

五言三韻律

唐有三韻詩，然概入五七古耳。西河曰：「當有律體。如陳子昂《昭王臺》、薛業《洪州客舍》諸詩，此古矣。至若錢起《送李協律還東京》、李咸用《望香爐峰》、李白《贈羽林陶將軍》、杜牧《送王侍御過夏口》、白居易《過高將軍墓》、李端《病後游青龍寺》諸詩，得非律乎？蓋氣諧節調即律也。」其論如此。故西河原抄本名「小律」，又名「玉臺律」，取「庾玉臺脚短三寸」語也。又名「未完律」，又名「殘律」、「俏律」，有百數十首。今存者十之三矣。另列，不入古，從新也。但不稱「小律」諸名，恐驚人也。然此亦西河創體云。

漫作

好古不搜隱，離居敢患貧。憂愁損道德，思慮苦精神。釋餌還垂釣，行歌以負薪。

扶南曲歌詞三首

瓊欄開寶瑟，玉柱動金絲。流臉迴羞際，含嚬送態時。坐遠聞聲細，彈多入弄遲。

嬌歌金屋裏，妙舞玉堦前。笛煖如含蘂，鏄花似踏蓮。春風時度響，夜月更流妍。

試馬環俱墮，凭箏袖有紋。花陰齊卻扇，草短故翻裙。後苑饒行樂，千秋奉聖君。環一作鬟。

程杓石評曰：流靡以妍婉形曲寫，簡文、梁元後僅有之作。王維舊曲當此，減色矣。不意王、李郛廓後重

見此等。

答寄邗上劉雨峰遠貽二首

公幹膺時譽，劉生受世知。文傳豪士賦，家近漢王陂。貽我雙瓊玉，臨風解珮絲。

攬勝高三楚，興懷及九秋。披襟揚子渡，振筆大河流。何日尋劉表，荆門駐桂舟。

暫憇北幹村接得剡知勃安子搆天章昭華龍質并勃安令子書問悵然累日

避地懷終悔，還鄉憇舊廬。三年游子痛，一紙故人書。道遠誰須友，天涯尚念予。

遥劄從誰寄，探懷看復驚。語多思宛轉，感至記分明。聞道朱銓部，于今返上京。

答大敬

緑白不相宜，寒匏苦自知。百年雙鳳羽，三嘆五羊皮。只羡梁鴻案，何須蘇氏辭。

戲贈贅壻歸里二首

春雨絲絲落，清江細細流。鹿車歸故里，鷁羽度中洲。婦已工鞶帨，人如解贅疣。

客壻爲家壻，新妹即舊妹。岐陽驅呂尚，稷下返淳于。帶笑遮紈扇，攜兒見

舅姑。

九日

九日匡廬下，征帆尚未開。但看青嶂立，不見白衣來。兩年彭澤縣，真負菊花栝。

贈送吳明府

千室能爲宰，三年未有家。傾城來祖帳，載石上仙槎。歸早須栽柳，行遲正及瓜。

詢王三雅禮消息不得二首

不見王生久，傳聞又遠行。兩過芳樂苑，一上岳陽城。懷袖三年字，烟波萬里情。

五嶽游難到，三亭使漸稀。臨淮吾未去，橫海爾安歸。朝露沾天下，秋蓬捲地飛。

董子長評曰：只數語，具排山倒河之勢，知三韻亦有氣格。又曰：讀至「朝露」二句，聲情景色一齊俱動。

旅寺

萬里江關客，三秋祇樹林。竿旌心極遠，衣線淚融深。日晝朝陽影，時聽晚磬音。

即事

緑縷槎園柳，紅裙擘井桃。樓前迴馬

勒，池上理鴉毛。隔囿山逾翠，當杯興轉豪。

東　墅

東墅聽箏後，南湖盪槳時。荒園啼鳥雀，高閣閉罘罳。草長尋春晚，花深下日遲。

寄南士白魚潭

春嶂開紅藥，秋潭跳白魚。人傳平子賦，家受石公書。何日同相訪，山陰道士廬。

立秋夕二首

裁與嘆徂暑，又復詠招商。那得秋衣換，空看露葉光。晚雲停乍薄，夜氣坐生涼。

新律移天道，清飈度客闈。河間星女煥，林下暮蟬微。自恨同梧樹，先驚一葉飛。

漫　興

且飲南鄰酒，頻尋北塘歡。山花猶晚發，壚婦耐勤看。夜月來朝景，秋風起歲寒。

雜　詩

古寺依山勝，名園接水遥。野橋穿樹杪，村女弄桑條。風定絲難墮，江空日愈摇。

游峭石山亭

峭石橫江口，臨崖置草亭。大江來泛泛，叢樹覆青青。烏雀江邊噪，烟雲亭下生。

同諸公飲維揚劉孝廉宅

綠柳覆隋堤，金尊泛竹西。屏深歌扇小，語細燭枝低。人是愁中遇，詩從醉後題。

聽薛婉絃索

不道雷塘夜，還聽趙壁彈。江高飛雨急，衣動落星寒。一撥三回住，非因識曲難。

向伯興評曰：艷而不纖，矯而不薄，俏簡而有涵蓄，短篇絕調。

七夕盻織女二首

天上佳期少，人間別恨多。一身長作客，此夕枉臨河。未許穿金線，誰當停玉梭。

隔歲投銀渚，終宵望綵雲。平橋烏鵲散，故國女牛分。何日乘槎去，天邊一問君。

同徽之西美以重自湖寺晚歸過大聲園

湖近來幽訪，城高上夕陽。烏聲春到雜，人影暮歸長。欲過新營墅，先停古道場。

對酒偶成

寄友題書嬾，看天作問遲。新游多未識，前事每經思。不耐聽歌後，無如對酒時。

將行示家人

莫謂將離遠，相牽淚滿衣。時違遺世晚，貧久住家稀。試看庭前草，年年上掩扉。

小苑

小苑連山起，平欄入水浮。花低時觸帽，藤蔓好維舟。黄鳥墻陰囀，紅箏座上留。

蔡以敬處士郊園

桃李三年盛，湖山一卧長。種蔬逢好雨，送客在殘陽。何日還鄰汝，西郊舊草堂。

西洲渡

吾愛西洲渡，當壚候客程。橋門映水直，釵柱壓花横。春情問深淺，波面緑痕生。

重過清江訪施湖西宿石溪寺作三首

去歲去湖西，清江草色齊。今來尋碧

嶂，江雨又凄凄。何事留江郡，逡巡上石溪。

祇爲經年別，難忘千載情。不因歸國緩，豈是愛江清。朝雨隨人至，春雲滿寺生。

雨過春城暗，雲深古寺開。毛甡留榻處，盧肇讀書臺。山色門邊起，江聲城外來。

陳子長評曰：三章一氣呼應，似續似絕，風流跌宕，宛轉纏綿，另是一格。

西子

西子持紗女，羅敷賣酒家。衣紅因染茜，足濕爲澆花。江上商船繫，門間闔扇斜。

晚春郊行

緑水前溪漲，丹花出郭稀。柳邊門影靜，日下雨絲飛。村店重沽酒，山亭一換衣。

姜承煌曰：來北沙曾以此詩示沈孚先，曰：「在唐人宜何等？」對曰：「非白傅不能也。」後知爲西河作，遂詘伏請教。孚先死，西河爲選其遺詩，與傅德孚孝廉合刻，名《江園二子詩集》。

同南士宿西資僧房

古寺清秋暮，羈人共夜闌。杪櫂雙樹靜，梵唄一聲寒。龍定開鐘鼓，烏棲下井榦。

重經弋陽山水二首

不盡江山好，重經歲序更。萬山午雨

歇，一路夏雲生。豈有浮家戀，長隨估舶行。

淥水灘仍漲，青山黛自浮。新禽洲上出，舊寺夢中游。一日重經意，千秋萬載愁。

八月十五夜懷人

涼夜静無烟，清宵一鏡圓。自推瑶海上，長挂畫樓前。不共佳人望，于今十五年。

中秋夜真州望月懷張五客解州

涼月中秋好，天涯一望愁。關山堆雪滿，河海盪金流。何處同相憶，真州與解州。

觀競渡三首

每恨浮江日，重看競渡時。數舟迎甲士，兩岸走童兒。旆影雲間起，簫聲浪裏吹。

棹發驚波遠，龍過激水遥。記觀淮海渡，似弄浙江潮。厭甚流華競，悲哉樹錦標。

斜日争飛鷁，清灘起和歌。樓官張席綺，漿女濕衣羅。誰信三閭在，中流唤奈何。

山　家

青山低北寨，碧水到南莊。夜虎仙人杏，春鳩帝女桑。村烟浮谷口，林樹見潯陽。

半卸頭效宮體詩

佳人最可憐，莫若半卸頭。開函雙釧落，束髻一釵留。紅裳嬌不卸，停燈憶遠遊。

半上頭

誰家小女子，半作上頭來。髮短鬟猶束，鈿低額未開。私問釵茸小，何得作重臺。

七言三韻律

西林橋畔

西林橋畔最堪思，石路參差接野祠。畫舫過時波似縠，油車散盡雨如絲。爲送佳人渡湖去，曾來橋上立多時。

題陳左軍別墅

幾曾射獵藍田外，但見樓船橫海回。偶倚水亭臨水曲，便裁花檻對花開。春深繫馬花間樹，日暮呼鷹水上臺。

社

山村雨後動朝暉，山北山南有報祈。野老攜錢皆盡醉，嗟予割肉未懷歸。勾龍布穀祠前舞，新燕尋巢屋裏飛。

送張杉赴晉州幕三首

張子西游秦晉間，朔風吹雪度江關。

驛亭柳葉誰堪把，幕府蓮花爾自攀。腰下羊頭三尺鞘，近前雙紐是刀環。

使君擁彗解梁州，才子輕車汗漫游。管記肯同阮瑀幕，依人還向仲宣樓。計程傍臘過河水，何日乘春下隴頭。

鍼線密縫慈母意，韋絃兩佩故人心。長淮雪霽冰魚合，臨晉風多塞鳥深。每欲下帷留郗子，可堪倚馬送陳琳。

九日登四望臺

北幹山頭野菊開，登高載酒且徘徊。故鄉猶遇重陽日，新磴能通四望臺。況自舊游人散後，十年不上此山來。

飲壚下作

流落天涯年復年，酒徒招我醉花前。廬江小婦偏能美，洛下名姝實可憐。吴寵人前歌碧玉，蕭叢臉際似紅蓮。

山陰余氏女避兵南鄰就家母論諷陶潛詩且出手書陶集相示母以命牲

曾與班姬較石渠，可憐避地到荒閭。暫爲老母高堂客，偏愛淵明處士書。翠帶縈幰抽緑草，臙脂畫字艷紅蕖。

雨歇口吟

黄梅雨歇在村西，裁見晨光鳩復啼。

江郭幾重林裏霧，柴門一線屐頭泥。春潮渡馬浮來濶，曉閣懷人望去迷。

墻桃爲東風所落

旅舘緋桃似早霞，春風昨夜度來賒。起看枝上留殘蒂，最恨池西聚落花。布席不須開左幌，登墻空自戀東家。

淮寓謝友人各餽淮酒

玉瓮銀缸慰客懷，依然進食在天涯。深虀屈子醒何用，但作劉伶死便埋。終歲無家難去楚，一朝有酒竟如淮。

黄媛介入越感贈

漂泊明湖又一年，寒花相對意茫然。三秋病入蒹葭路，八口貧隨書畫船。南國久無劉妹賦，東征應有惠姬篇。

重過楊橋

湘湖風起縐生潮，十里平山一望遥。坐趁涼風過湖曲，重隨枯柳卧楊橋。紅亭東去人猶在，白鷺西飛影未消。

即事

龍岡南下大江限，一日江頭醉一回。堤邊浣婦堆紅粉，竹裏村酤泛白醅。貼水

浮萍隨棹合，中流野鴨近船迴。

書亭壁二首有序❶

縣城西十里永興道到江，爲縣人送行地，曾于此送二客，不能忘。今兹二十年後，物改人非，送亦匪舊。孱躬經行，觸憶生感。聊占小律，書亭壁云爾。

望京門外長亭路，鎮海樓邊古驛臺。晼晼朝陽從地起，浮浮春色滿江來。當年送客躊躇處，無數桃花雨後開。

城西舊有三清閣，道上分排幾處祠。遍地草花紅熳熳，參天楊柳碧絲絲。曾來閣上凭欄久，正是祠前送客時。

與美人著棋代語二首

礱晶作子玉爲盤，直直横横仔細安。纖指點來紅甲冷，清瞳溜落碧波寒。袖長翻卻重排易，手快停將欲换難。

明星朗朗布東厢，就裏聰明無過娘。珠串乍連懸作結，玉欄不斷打成墻。沉吟慢理眉間粉，懊惱將輸臂上瑺。

代美人答

粉豆紋楸解寂寥，眼清心格又條條。守玄便已知吾勝，失彩何妨乞汝饒。阿嫂蚱行猶有待，嗟君虎口不曾超。

❶「二首」，原無，據本卷目録補。

謝友赴揚州幕

水亭高瀉玉壺冰，六月逢君下廣陵。作賦參軍推鮑照，辟人太守有陳登。竹西歌吹應難歇，幕下圖書愧未能。

孔渡驛寄虔州周使君三首❶

虔陽雲樹鬱蒼蒼，萬里秋風雁路長。重到臨川尋内史，每從南郡憶周郎。去年曾在章江夜，十八灘前再舉觴。

聞君長向崆峒望，我亦將尋嶺嶠來。寒歲兩經安吉路，清秋一上鬱孤臺。雖無蕙草江邊寄，應見梅花郡裏開。

篋中尚載燕都草，川上遥看贛浦雲。酤酒輒思紅舫醉，裁書猶有碧蒲紋。顧因孔渡知津吏，寄與虔州賢使君。計百有燕游箋，故首句云。

遇蕃仙采山堂作

何處秋風度桂枝，王孫遲暮不勝悲。可憐花院人逢日，正是亭皐葉下時。嚴助上書須及早，劉伶飲酒莫教遲。

龍安嬌女曲二首❷

左家嬌女鎖金繩，來拜龍安寺裏僧。踏索誤翻銜食雀，隔牕驚聽撲紗蠅。欲登鈴閣行還住，羞入珠龕唤不應。

❶「三首」，原無，據本卷目録補。
❷「二首」，原無，據本卷目録補。

嬌女初來禮佛牙，額頭剪髮尚垂髫。從瞻白象能銜菓，只問黄金好鑄花。游人指顧争相語，云是墻東刺史家。

壽張母

金鳳爲冠霞作裾，萱花五月北堂居。自歸桓氏曾提甕，爲念王孫只倚閭。時張宦游未歸。拜母可通雞黍約，稱觴願獻穀城書。

泛艇

春風泛艇若耶西，細草繁花處處迷。近岸水牕紅槅小，滿墻村女緑鬟低。林邊獵火飛春犬，竹下炊烟唱午雞。

小艇

小艇紅油一棹横，平橋水滿緑紋生。樹欹不礙斜穿入，花底偏宜仰卧行。山舘再停應有恨，鄰船一笑亦多情。

丹旐詞二首❶

蕭蕭古樹落朝星，駟馬城西悲欲停。仙姥乘雲還昊闕，使君扶櫬到江亭。引將丹旐迴樊口，送去哀風滿洞庭。

荒城松栢晝生陰，松下誰爲丹旐吟。執紼行歌虞殯意，褰帷上道使君心。陳芻不盡川原草，卻賻還辭暮夜金。

❶「二首」，原無，據本卷目録補。

九日登樓示王生

登樓何處送將歸，縹緲長帆帶落暉。對酒漫愁江樹遠，捲簾時訝塞鴻稀。偶同陶令探黄菊，最愛王家有白衣。

奉贈華蓋山鄒尊師二首

清都仙觀華峰頭，高峙金銀十二樓。紫玉欄邊晞緑髮，碧桃花下卧青牛。何年示我三門訣，共向蓬山頂上遊。

華蓋山人八寶冠，紫霄宮府自盤桓。虎衣嬌女彈金瑟，龍節仙官降石壇。何年賜我盈箱藥，使我乘風生羽翰。

暫投湖墅吴氏園喜倪内史璠姚文學際恒對酒即席賦贈二首

高會正當湖墅曲，良朝剛及暮秋天。可憐張儉還鄉日，猶是黄公對酒年。流水尚環佛閣後，垂楊仍在市樓前。

豈爲博文思巨濟，每因讀《易》想姚平。游來不記亡三篋，老去何曾擁百城。此際喜看行秘在，相逢莫惜酒盃傾。時魯玉註《庾信集》，西河每就立方論《易》義，故云。西河嘗曰：「吾自包二先生亡後，書庫毁矣。所可語者，立方、魯玉二人耳。」

六言詩

西河六言詩，舊無存者，祗《越選》中二首，《吴越選》中二首，盡入樂府。

短歌行并序

輾轉日復日，日迫人遠，修游之期難矣，誰爲爲之。

離丘蔓草生花，南近溪流若耶。吴宫美人東家，曾過前溪浣紗。朝日陽春麗華，相逢宛轉輕車。可憐中道蹉跎，前溪日凋朱荷。斜日秋風奈何，誰爲爲之若何。

破陣樂詞商調曲

漢兵西出蕭關，十里旌旗蔽山。列陣如雲既破，分弓卻月能彎。鎧虱自飛銀鎖，介馬長銜鐵環。金闕賢王欵入，玉門大將生還。

僧舍除夕答沈傚見懷原韻二首❶

繞屋數竿修竹，臨流幾樹梅花。客程無限幽思，僧舍依然舊家。栢椀暗浮緑醑，蓮燈深罩紅紗。且留今夕歡宴，安問明朝歲華。

嶺外梅花未寄，江南柳色將舒。故園春信難到，客裏殘年又除。鐘磬幽尋僧臘，辛椒儼傍齋居。憐君念我意氣，浩浩淮流勿如。

行横山過華嚴寺

溪北溪南佛寺，山前山後人家。望去千村紅樹，行來一片丹霞。

❶「二首」，原無，據本卷目録補。

湖上吟二首[1]

西子湖頭盪槳，陸公祠下當壚。不是盧家少婦，也勝青溪小姑。

雨後山桃舒萼，風前堤柳垂條。正月看將二月，一橋行過三橋。

送　客

梁父城邊走馬，袁公浦口揚舲。送君十里五里，同上長亭短亭。

[1] 「二首」，原無，據本卷目録補。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审稿人　周懷文

本册責任編委　李暢然

{
"filename": "5YSS6JePIOeyvuWNjue8liAg5LqM5LiD5LqM5YaMICDpm4bpg6hfMTQ1NzU3MzYudXZ6",
"filename_decoded": "\u5112\u85cf \u7cbe\u534e\u7f16 \u4e8c\u4e03\u4e8c\u518c \u96c6\u90e8_14575736.uvz",
"filesize": 355235285,
"md5": "d515153eb547320db1ac23067662ef53",
"header_md5": "89b3f228c6cf429943b67219ccc0dfe2",
"sha1": "921d88bb9b67abd86a3ad73eb1a32c77e33b0f8c",
"sha256": "10fc09504ea0b47a4153a5afb22814a2f9f092b78828fa3cb260bcecfe8b6493",
"crc32": 2831090436,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418413909,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326,
"pdg_main_pages_max": 2606,
"total_pages": 1336,
"total_pixels": 8123234816,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